

陈垣

来往书信集

— 增订本 —

陈智超 编注

陈垣（1880—1971），字援庵，著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这部来往书信集汇集了陈伯希和、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二百余位往来书信，是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陈垣的许多家书为首次发表，信中多有修身的内容。作为教育家的陈垣，这些家书全部往来书信共2100余通。

WEI, ZI-KA-WEI près CHANGHAI.
山士亞東倫德上

北平
輔仁大學
葉千里先生雅友
陳懷麓
叔去啓

ISBN 978-7-108-03498-4



9 787108 034984 >

定价：118.00元

陈垣

来往书信集

—增订本—

陈智超 编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 —增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1

ISBN 978-7-108-03498-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垣 (1880~1971) —
书信集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652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75.75

字 数 1,152 千字 图片 28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18.00 元



一九一三年三月，当选众议院议员时留影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演讲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门前

总目

增订本前言 陈智超	
——兼论书信的利用与整理	1
初版前言 陈智超	11
书信目次	17
凡例	24
来往书信	25
家书	929
陈垣简谱	1191
通信者索引	1201
图版	1209

增订本前言

——兼论书信的利用与整理

陈智超

—

《陈垣来往书信集》1990年出版，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在当今这个飞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对于一本书的生命力来说，二十年可以算是中考了。《书信集》销售、阅读、引用的情况，说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通过了中考。《书信集》初版印了两千册，不久就脱销，以致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来索取。起先我还能从出版社给我的样书中取出来应对。后来实在无法应对，一位安徽大学的教授恳切要求从我保留的两三册样书中借阅一册。几年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很抱歉地拿回那已经被他翻破的书来还我。有此知音，我当然慨然相赠。在图书馆中此书被翻残的情况，我也时有所闻。无处购买，复印《书信集》全书的消息也不时传来。我在1985年为《书信集》写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这部书信集为研究援庵先生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材料，为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史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它也是近五十年中国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个判断。近二十年来，凡是研究援庵先生这位世界级学者，凡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学，所有有分量的著作，无不引用《书信集》。作为编注者，看到上述情况，感到非常欣慰。但是，阅读、引用者多而一书难求，又使我深为不安。这就是二十年后本书要出增订本的第一个原因。

出版增订本的第二个原因，是二十年来读者和我自己发现了本书整理工作中一些需要改正或补充的地方。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或在报刊上发

表文章，或在来信或电话中指出这些问题。例如周一良先生就告诉我一些信中提及的人物的名字和情况，指出谭祖任的来信指明了现在闻名京城的“谭家菜”的源头。有些文章指出某些信件编年有误。我自己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有这些，我都在增订本中加以改正。

更重要的是，在这二十年中，我又发现了大批可以补充的书信，其中有些非常宝贵。例如援庵先生与家叔约之先生自1927年至1969年四十二年间的家书，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援庵先生致伯希和的信件等。

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即将出版的《陈垣全集》也收入书信，与《书信集》是否重复？我的回答是：第一，《陈垣全集》整套出售，书信部分不能单独购买。第二，更重要的是，按照《全集》的体例，它只收援庵先生本人的著作，因此书信部分也只收援庵先生致他人的信件，不收他人的来信。所以《书信集》增订本仍有出版的必要。

《书信集》初版计收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375封，他人来信892封，共计1267封。经过近二十年的收集，新增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467封，他人来信180封，另有援庵先生批复家书125封，共计2039封。那些批复信，实际上包含了一来一往的两封信，照此计算，增订本共收援庵先生致他人信967封（为初版的258%），他人来信1197封（为初版的134%），共计2164封（为初版的171%）。《书信集》增订本收录了经过整理的援庵先生这样一位大学者、大教育家自1913年至1969年五十六年间来往书信2164封，如此规模在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除了《陈垣来往书信集》外，二十多年来，我还编注、整理过几大批书信。它们是1994年出版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中的书信部分（118封），1995年出版的《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117封），2001年出版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733封信及190件名刺）和2002年出版的《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407封）。总计我曾经整理的自明代前期至上世纪60年代的书信达三千五百多封。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愿借此机会奉献给读者。

二

关于书信的利用。

我们所接触到的书信，大致可分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它的文本，也就是它的释文。这类书信有文献价值或史料价值。第二种是书信的影印件。它除有上述史料价值外，如果作者书法有一定水平，还有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第三种是书信原件，除上述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外，还有文物价值。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书信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一封或一组书信的史料价值，是由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信息的重要性决定的。发掘并利用书信的价值，一般要经过一个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区分为初次利用和二次利用两个阶段。

所谓初次利用，就是基础性的利用。一定规模的书信，可以编次结集，进一步还可以作出提要。如果没有条件结集，也可以编出目录、索引，为使用者提供线索。我所编的几部书信集，包括本书的初版、《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和《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都为进一步利用、研究这些书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坚实的基础。

所谓二次利用就是利用书信于具体问题的研究。

书信首先是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在电报、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出现以前，更是除了当面对话之外，人际交流的唯一手段。因此，它是研究人际关系极重要的资料。我写的《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和《陈垣与胡适》两篇长文（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充分利用了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往来书信。明代徽州方用彬亲友手札，更因其数量庞大，交往人物众多，展现出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丰富多彩的社会相。

对于写信人或收信人来说，书信也是他们的传记材料，或者说，可以利用书信研究书信来往者的生平。如果有关书信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内容特别重要，更是重要的传记材料。援庵先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来往书信就成为他最重要的传记材料之一。他的几百通家书，更为人们全面了解、研究他的生平、学术、教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有些书信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牵涉问题的重要而有特别的价值。例如，清初临济、曹洞两派的矛盾斗争是中国佛教禅宗史的一件大事，影响及于日本。现在保存在日本宇治市万福寺的临济宗费隐通容给他弟子隐元隆琦的一封信，以及保存在日本水户市祇园寺的日本曹洞宗诸僧给东皋心越的几封信，是我们研究济洞之争及其在日本的影响的重要资料。（参见《济洞之争在日本》一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

书信作为一种重要史料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要在善于发掘和利用。

三

我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新史料的发现，史料真伪的判断及时代的确定，史料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以及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无意及有意之误：这些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书信也是历史文献的一种，它和其他种类的历史文献有共性，上述内容对于书信的发掘、辨伪、整理、校订工作也是适用的。书信又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书信的发掘、辨伪、整理、校订工作也有它的特点，有需要侧重的方面。

第一，关于新的书信材料的发掘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从未著录，也不为人所知，首次发现。

二、虽已公布，但收入法帖、书法作品集中，作为书法艺术品，首次从史料的角度加以利用。

三、虽为人所知，但被误判，首先加以纠正。下文还要详述的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七百馀通手札就是一例。

四、虽为人所知，首先加以利用，或首先从新的角度利用。

第二，关于书信真伪的判断

鉴定历史文献真伪的三个要素是：载体、笔迹（对刻本来说就是字体）和内容。现在流传下来的古籍，有些是伪书，即假托某一名人或前代的作品。这些伪书，如果能确定它作伪的时代，可以作为研究作伪者或作伪时代的资料。伪作的书信则是另一种情况。两年前，我曾从一位收藏者

的手中看到一封援庵先生致君豪（黄元蔚）的信件，过去从未报道过。从笔迹、信笺可以确认这是原信。但不久之后，我从一份拍卖图录中看到另一件内容完全相同的书信。显然这是伪作，内容则是作伪者直接或间接从原信抄录的。这样的赝品只会误导他人。这个事例提醒人们，随着收藏名人手札的风气日盛，伪作也应运而生。收藏鉴赏者应提高警惕。就援庵先生来说，他在各个时期的墨迹不少已影印公布，我和曾庆瑛教授还编了一本《陈垣先生遗墨》（岭南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可作为鉴定他的笔迹的依据。

第三，关于书信的整理

我把书信的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或“五释”。

一、认字，作出释文。

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出现以前，中国人写信，除了极少数（一般是机关）使用打字机以外，绝大多数都用手写。由于写信人文化水平有高低、性格有差异、场合有不同，各人的笔迹千差万别。我所见的书信，工楷极少，大多是行书、行草，有的还不规范。而现在的中青年，相当一部分习惯使用电脑，辨认书信有困难，因此，正确认出书信的字迹，作出释文，是整理、利用书信的基础。我在作书信释文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将书信影印件附在文中或书后，一是可以使读者对比阅读，增加亲切感受；另一方面，也是便于读者发现并指出我在“认字”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少数错误。我认为这是对读者应负的责任。

二、认人，即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

三、认时，即确定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

四、认地，即确定写信地点及收信地点。

后三项工作可视为一组，因为认人、认时、认地三项工作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指明了书信的主体及其活动的时空范围。

下面举几个认人、认时、认地的实例。

一般来说，每一封信都有上下款，所以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及的人究竟是谁，在“认字”阶段就可以解决。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是因为建国以前写信一般都不能直称收信人的名，只能称字、号。信中提及的人一般也称字、号，甚至是只有写、收信人知道的别号。其次是写信

人落款一般只署名而不著姓，稍为潦草或有特别写法就不易辨认。写信人的姓名有的署在信封上，或双方心照不宣，信文落款处写上“名正肃”、“名单具”、“名心渤”等字样，如信封没有同时留存，单凭信文要确定写信人就有难度。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手札七百馀通，在我阅读、研究、考释之前，已有专文介绍。但因为该文作者误判了收信人，所以整批信件不能得到利用。原来，这批信件的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人，从上款可知，他姓方，字号为元素、黟江等。该文作者明确说收信人是明万历年间兰溪人方太古。方太古确实字元素，这从工具书中可以查到。但作者并没有细查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认真查阅这批书信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设想同姓同字号的人出现的可能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是，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根本没有活到万历年间。而这批信件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也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即在方太古卒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此可以肯定收信人绝不可能是该文作者判定的方太古。但否定了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轻易找到真实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收信人何处寻？同解决其他历史问题一样，我们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这批信件本身，以及四百多写信人的名单。我从信件内容锁定了收信人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根据写信人汪道昆、胡应麟、方弘静等人的文集，以及徽州的地方志、歙县环岩《方氏族谱》、《十百斋书画录》等多种文献，与信件内容相印证，终于确定收信人为方用彬。他字元素，号黟江，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他是汪道昆的学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至北京入太学。屡试不中，于是经商，但同各地文人保持广泛的联系，可称儒商。他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收信人确定以后，这批信件的进一步解读并为人们所利用才有可能。

授庵先生也写过一些考释清人信札的文章，包括他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该文写定于1965年12月，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原来他有一本汤金钊藏各家尺牍，其中有两封书信，没有上下款，有日无年月。虽无上款，但收信人无疑就是汤金钊本人。写信人笔迹

虽似王杰，但无确证。第一封信全文只有五十七个字，援庵先生根据信中提到“敝省蒙恩缓征之项，再予缓征”的“上谕”，在遍查《东华录》、实录不见之后，终于从《十朝圣训》中找到这通嘉庆七年五月戊子的上谕，从而认定信中的“敝省”为陕西，写信人是当时陕西京官首席王杰，写信时间就是上谕发出的第二天嘉庆七年五月二十日（己丑）。

第三个例子是考证收信人和写、收信地点的。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手札中有耿定向致友人书信一封，无上款，信末署作时为“己巳仲冬廿一日”。《明史》卷221有《耿定向传》。耿字在伦，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三年（1524年）生，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六十年一甲子，耿定向一生中只经历过隆庆三年（1569年）一个己巳年，可以确定这封信作于隆庆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午（1569年12月28日）。此时耿定向因忤高拱，自大理寺右丞谪横州（今广西横县）判官。信中说“余年来块处深山”，知耿此信写于横州。收信人是谁呢？信中提到，“顷日杨道南来，询知贤近进修益力”；又说“吴中得春台倡导，闾日浸浸兴起”；又说“近见春台所编《守令宝鉴》，颇多惬余意”。杨道南名希淳，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耿的得意门生。杨此时从苏州到横州探视老师，谈及家乡情况，可知收信人当时在苏州。信中称收信人为“春台”，又称赞他所编的《守令宝鉴》。《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有《守令懿范》四卷，为蔡国熙任苏州府知府时辑古来守令事迹所撰。《守令懿范》与信中提到的《守令宝鉴》应是同一书。由此可以确定，此信的收信人是时为苏州知府的蔡国熙。信中又说：“偶柳塘有使来省刚峰，附此一致区区。”柳塘的姓名没有查到，但刚峰为海瑞，此时谢病回琼山（今属海南），可知耿定向是借柳塘探视海瑞的使者自琼山回程之便带信给蔡国熙的。从这个例子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异地通信并非易事，因此它的信息量是比较高的。

即使是现代书信，要确定它的时间，了解它的内容，有些也有相当难度。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了《陈寅恪集·书信集》，最近拟修订再版。集中有一封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先生信，信末具时为“三十一日”，无年无月。编者定年为1929年，未能确定月份。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曾同我讨论此信的具体作时。几经研究，最后才确定为1月31日。论证的过程是这样

的。信中说：“援庵先生函附上，乞察阅。其所拟办法，想无不可行，因敦煌组非援庵担任不可。”要确定此信作时和进一步解读此信，就要找到此信所指的“援庵先生函”。我确认，它就是与此信同藏于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中的援庵先生致寅恪、半农（刘复）函。因为此函开头说，“承示傅先生十二月十四日函，敬悉一切。敦煌经卷之最难整理者莫过于首尾不完、失去标题之卷。”然后谈到，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研究敦煌经卷，最好先将方家胡同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前身之京师图书馆。援庵先生1922年春曾任馆长）所藏八千六百卷敦煌经卷目录刊布。自己曾费数月之力，按日将这批经卷逐卷翻阅一过，编成《敦煌劫馀录》。“如果历史研究所需弟担任此事，可将弟所辑《敦煌劫馀录》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至傅先生所示办法三项，暂时月三百元亦足。现拟从二月起，继续校录无名经卷，经费请按月直接汇至弟处（翊教寺二号）。”此函未署“一月三十日”。再加上本书初版所收寅恪先生三月一日致援庵先生第十一函：“顷接傅斯年君电云，‘援庵先生件，院核准’等语，谨以奉闻。”整个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衔接起来了：1928年，傅斯年在广州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成立敦煌组研究敦煌文书，并因寅恪先生建议，请援庵先生负责敦煌组，出版《敦煌劫馀录》。1928年12月14日，傅有信给在北平的陈寅恪、刘复两位，请他们将此意转达援庵先生（此函不存）。1929年1月30日，援庵先生致信陈、刘，表示同意。因为三人同在北平，所以第二天（1月31日），寅恪先生即将援庵先生函转致傅斯年先生，并表示同意援庵先生的方案。同年3月1日，寅恪先生致函援庵先生，告知中央研究院已核准此方案。1931年，《敦煌劫馀录》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上面提到的寅恪先生1929年3月1日致援庵先生函，本书初版未能确定年份及“援庵先生件”所指，由此也得到了解答。

五、认事（释事），也就是解读书信的内容。这已属于诠释的范畴。诠释有不同层次，下面举一个多层次诠释的例子。

前述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中，有一封全文只有三十七个字的短信：“小编烦兄命人印一百部。每本该纸价、工价若干，一一奉上，但求速耳。侍生丘齐云拜。元素兄丈。”此信字迹清晰，没有“认字”方面的困难。上下款清楚，没有“认人”的问题。信的内容也很明白，写信人丘齐云请收

信人方用彬（元素）替他找人印他的“小编”，承诺负担纸值、工值，要求尽快印好。但这只是第一层意义。现在进而诠释它的第二层意义。我们已经知道收信人方用彬是徽州府歙县人，丘齐云找方印书，说明徽州印书业的发达。如果我们要进而发掘它的第三层意义，就要弄清楚丘齐云是什么人，他要印的是什么书？丘齐云字谦之，湖广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任四川富顺知县、户部郎、广东潮州、四川保宁知府，三十八岁即致仕，与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欧大任等人交游。汪道昆为他写了墓志铭，陈田《明诗纪事》、民国《麻城县志》有他的小传。信中“小编”是丘齐云对自己作品的谦称。他的著作经著录的有《吾兼亭集》、《粤中稿》、《南北游草》、《楚丘集》、《度辽集》等。如果他要方用彬代印的书是以上著作中的一种，应称小集、小稿或小草而不是“小编”。后来我在朱孟震《游宦馀谈》、潘之恒《巨史》和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知道丘齐云编有《遥集编》，因此可以确定信中所称的“小编”就是《遥集编》。这样我们就可以诠释它的第四层意义：《遥集编》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丘编印《遥集编》说明了什么问题？《遥集编》的单行本虽然没有留存，但潘之恒《巨史》收录的《遥集编》及其序跋，应该就是它的全部内容，至少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从《巨史》所录《遥集编》谢陞序和李素素跋可知，丘齐云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携《遥集编》稿至徽州，此信应作于万历十五年的徽州，此编也应印于此时此地。《遥集编》是丘齐云和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诗集。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收录了《遥集编》中呼文如的诗作，并为呼作一小传。从丘齐云《遥集编》序和呼文如小传可知，文如字祖，江夏营妓，知诗词，善琴，能画。丘、呼两人相识、定情于万历四年（1576年）。当时丘由户部郎出知广东潮州府，途经黄州（今属湖北）时遇呼，一见钟情。丘欲携呼至粤，为父所阻。以后两人几度离聚，终于在万历十年冬结合。从《遥集编》的编印以及众多文人的赠言可知，士大夫与妓女的交往唱和，被视为风流韵事，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诠释至此，似可结束，但我认为还可更进一步。《列朝诗集》闰集所收的是妇女诗作，钱谦益委托柳如是加以选编、评论。柳如是对呼文如的诗评价颇高，选录了她的二十一首诗，而仅收丘齐云一诗作为附录。我们有理由推断，这同柳如是有与呼文如相似的身世有关。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古代希腊相似，像呼、柳这样有才华的妇女，往往出身娼妓，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多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要做好书信的整理工作，除了理解书信内容以外，同时也要广泛搜集并正确利用相关的文献。仅从上面列举的四个整理明清书信的实例，涉及的文献就已包括正史、实录、诗文集、笔记、书画集、族谱、地方志、书目以及有关书信等等。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五认”的问题都能解决，不能强求。

我也体会到，整理书信实质上是一项挖掘新史料的工作，意义深远，难度颇高。援庵先生1929年关于《中国史料的整理》的演讲中说到，史料整理是一项“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工作。他自己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惠及众人，惠及后世。我之所以投入大力于书信整理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他的启发。

第四，关于书信的校订

书信一经整理发表，整理工作中的失误也会显露出来；而同其他文献一样，在转录和排印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些新的错误。失误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要在尽量减少失误，并在发现后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纠正。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提到，《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纠正初版中的失误。

在结束这篇前言的时候，我还要提出一点希望。在本书初版前言中我曾说过，在援庵先生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本书所收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这次虽然作了大量增补，但仍只占总数的一个较小的比例。援庵先生的来往书信，历经沧桑，大部分散失了，但就我所知，仍然有相当数量留存人间。我希望收藏者能将它们公之于世，使大家都能共享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还有，对已经去世的通信者，我们尽量联系他们的亲属，取得他们的授权。现在还没有联系上的亲属，本书出版后，请直接与三联书店编辑部的联系，他们将会按规定致送样书及稿酬。

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

初版前言

陈智超

我的祖父援庵先生的来往书信集经过近五六年的搜集整理，现在交付出版了。回顾本书的編集过程，真是感慨万千。

援老是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郁郁而逝的。他去世以后，我们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全部四万馀册图书、四万元稿费，以及他收藏的文物，甚至他自己的四十馀枚印章，全部交公。只有他遗留下的许多杂乱无章的遗稿、遗件，在当时北师大“宣传队”领导人的眼中是无用之物，才得以收藏，但勒令我们在一周内必须将全部房屋腾空。我们自己的家非常狭窄，为了保存这些遗稿、遗件，真是费了不少力气，几经搬迁，最后还是免不了遭到天灾人祸。所幸损失不多，大部完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谈不上整理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有可能整理援老这些遗稿、遗件。其中的一些信札，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些来信显然是他有意保存的，每人（或相关的几个人）的来信，用一张白纸夹起来，上面写上姓氏，如高闾仙等等。这些人中，有些固然是当时的学者名流，但也有些是向他求教的青年。例如方豪（杰人），一九二六年还是一名在杭州修道院学习、不准与外界通信的十七岁的青年，但他的几乎全部来信都保存下来了。还有些来信是与他的遗稿夹杂在一起的，信札内容与文稿有关，是他在写作文章时别人同他讨论的信件，或者是别人提供有关材料的信件。还有些信札显然不是有意保留的，留下来带有偶然性。至于援老致他人的信件，保留下来的很少。有些是他起草的信稿，还有少数是他认为特别重要的讨论学术的信札，当时录副存留的。

翻阅这些信札，使我对援老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萌发了編集援老来往书信的念头。我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第一，它为我们了解援老，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材料；在某些方面，它是别的材料无法代替的。援老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他的活动，当然主要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和教学活动之中。但是，他也是感情丰富的人，他的生活是多方面的。除学术以外，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走过一条艰苦、曲折、漫长的道路。他没有师承，没有家学，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主要是通过刻苦自学，当然也有朋友的帮助，才成功的。他是怎样做学问的？他与学友之间是如何切磋的呢？在政治上，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四个时代，到七十高龄时才迎了解放。他年青时考过科举，信仰过基督教，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国以后又参加过交通系的政治活动，到晚年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条道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所有这些，在他的来往书信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第二，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史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援老的史学活动，即使从一九一七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算起，也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五十年中，他结识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同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交往。他们当中，有的端庄，有的诙谐，有的严谨，有的奔放。这些信件不但反映了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情况，把它合起来，就是这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三，毋庸置疑，这些信件也是近五十年中国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从这滴水珠也可窥见大海的一斑。

此外，现在有些书信集还有误载援老书信的情况。例如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胡适来往书信集》第三集，登载有一封致丁文江（在君）的信，署名“垣”。编者定为陈垣。我从信中反映的思想，即肯定不会是援老所写；后来又近到近代史所查阅原件，笔迹也不对。现已查明此人为刘垣，但至今没有更正。从这个例子也可见编集一部经过认真编选的陈垣来往书信集的必要。

于是我开始了书信集的编集工作。

第一项工作自然是收集书信，主要是收集援老致他人的信札。收集工作得到了许多收信人以及他们亲友的支持。现在香港的汪宗衍（孝博）先

生，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同援老通信，直到一九六九年，长达三十六年。而且他将援老的来信保存得很好。除了已经在《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中影印发表者以外，收到我的信后，他又把其余的部分全部影印给我，使本集生色不少。世界史研究所的汪向荣先生将他保存的援老致廖世功先生信原件，历史研究所张弓同志将珍藏的援老致他父亲张长弓先生信原件，全部主动赠给了我，给我以鼓舞。

援老对通信是很认真的，许多信件都先起草，然后自己或让助手誊清。这些信稿一般都扔掉，也有少数由于偶然的原因（如在另一面写有别的内容）而保留了下来。我把分散在各处的信稿集中起来，也有一定数量。这些信稿一般都没有下款，在誊录时也就保持原样了。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共收集到援老致他人的信件三七五通。这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但历尽沧桑，保存了这样一批信札，也不容易了。

第二项工作是选编。从保存资料这个角度出发，收录的范围是比较宽的。凡是援老以及其他著名学者的信件，几乎全部收录。其中有少数是难以免俗的应酬之作，因为它可以从某一方面反映援老和这些学者的交往和生活，予以保留。至于其他人的来函，则以前述三点作为取舍的标准，凡对了解援老、了解近现代中国学术、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有帮助的信件，都予收录。

第三项工作是誊录及标点。这项工作看来比较简单，实际不尽然。各人写信情况不同，有的字迹非常潦草，很难辨认。有些字实在认不出来的，只好作空围了。

第四项是考订作者及时代。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估计。

许多来信人只署名而无姓。可能是知交或老友，有些署名还非常潦草，或者类似画押。为了考定它的作者，只能尽量利用我保存的资料，包括同人录、同乡录、电话号码记录等等，结合内容、字迹加以判断，并向前辈请教。有封信署名“庆×”，第二字似“仇”。信内谈到援老想看他的“先祖”所著《广州音说》。《广州音说》为陈澧所作，承汪宗衍先生来函告我，来信人名庆佑，字公辅，为陈澧之孙。在这方面，张政烺先生也给我以帮助。但由于我的水平不高、见闻不广，有些作者至今仍未考出确

切姓名，而信件的内容又有保留价值，只好将信件发表，请高明加以指教。

考定信件的时代也甚困难。绝大多数信件有月日而无年，甚至只有日而无年月。援老是考定清人信札年月的能手，他的论文集中就收有几篇这类短文。小子不敏，勉随援老之后，但恐难免东施效颦之讥。集中张宗祥先生最后一封信，只署六月十日。信中谈到他的女儿高中毕业将要投考医学院，又谈到岭南风云突变。查张先生以前有一信谈女儿来北平考高中，有信封可证为一九三三年，而一九三六年又爆发了“两广事变”，故可定此信为一九三六年。但是，由于信件数量多、时间长、牵涉面广，许多年代仍未能考出，已考出者也难免有错，这是需要说明的。

第五是信札的编排。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为此我考虑过很久。书信集的编排，不外两种办法。一种是按各信的时代先后编排，一种是以人为单位编排。两种编法，各有优缺点。按各信时代编排，可以使人看出发展的脉络。缺点是，各个通信者与集主的关系不一样，有的是长辈，有的是朋辈，有的是晚辈，有的是家人，所以口吻、内容都不一样。特别是收有来往书信时，相互问答辩难的信件，如按第一种办法，可能会被割裂开。因此，尽管第二种办法也有缺点，即从全体看，时间顺序出现交叉，我还是采用了它。现在的编排，以人为单位，同一通信者的来往信札编在一起，按时间先后排列。各人次序，则按第一封来往信件的时间先后排列。

第六是注释。有许多信件提到的人和事，我起先也不甚了了。我想，对其他人，特别是后世的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利用这些信件，我用了相当大的力量加以必要的注释。援老在家书中谈到，注书有两派，一注本事，一注训诂典故。这部书信集就是作本事注。首先是尽可能对每一位通信者作一简介，主要是他在通信时的情况及与援老的关系。其次是对信中提到的人（一般只称字）、事作些说明。总的目的，是使读者对信的内容及背景有更准确的了解。

在作注释的时候，我主要采用两种办法。

第一是信史互证。近十年来，我整理过援老的几部论文集及一些未完成的著作，写过援老的传记，编过一部学谱，搜集了援老生平的许多材

料，包括他早年写的百余篇文字。这些，都为编注这部书信集打下基础。凡是信中提到的人和事，可以同他的生平活动，特别是同他的学术活动相印证的，我都以他本人的著作和当时的可靠记载作注。当然，这些经过考定的信件，反过来又可以证实、补充他的生平活动。例如援老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几部著作，关于它们的写作情况，可以从这些书信中得到不少材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至七七事变时还没有完成，但因为书中多处言虜、言戎、言伪、言贼，后论中还借题发挥，所以倒填年月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从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本书各次稿本完成及最后发刻的时间。其他各书，从写作的酝酿，题目的改定，到各篇章完成的次序，都有详细记载，对我们研究援老的这些著作，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

注释的第二种办法，是尽量采用当事人自己的话。其中有些是过去的文章，有些则是最近回答我的询问或应我的要求专门写的。与援老通过信的同辈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就是比他晚一辈的人，健在者也很少。当他们收到我的信时，有些老人回首往事，夜不能寐，奋笔疾书，给我寄来了对当年的回忆。这些材料，更增加了这部书信集的特色。可惜的是，就在编集的这几年中，有些老人相继谢世，没有来得及请他们写下那怕是片言只语，这个缺陷已经无法弥补了。

在编辑的过程中，为了收集书信、考订年月，注释事实，我曾经发出数百封信求教，大多数得到了答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伟国、毛华阳两同志，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给我以很大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里，谨向为编注这部书信集作出贡献的各位前辈、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庆瑛更是自始至终参与了全书的编注工作，出过许多好主意，多方联络、搜集，并且誊写了许多信稿。

当这部书信集编纂完成的时候，我从头到尾再把它读了一遍，援老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有几点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援老在他漫长的九十二年的生涯中，思想上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在本世纪初，他从一个追求功名、参加科举的青年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次是在解放以后，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道

路也不是笔直的。有曲折，也有反复。所有这些，在书信集中都有反映。他是一位在旧社会生活过七十年的人，旧的社会、阶级的影响在他头脑中一直存在，这是不足为奇的；相反，如果不存在这些影响，倒是奇怪的、不真实的。我把这些记录也保留下来了。我想，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援老，更可见他终生不断随着时代而进步之可贵。

其次是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谦虚谨慎的精神。从这部书信集可以看到，援老即使在享有盛名以后，每作一篇文章、每写一部著作，从酝酿到定稿，总是一面反复思考、推敲，一面不断征求意见。他向通人求教，向某一方面的专家求教。更可贵的是，他还向自己的学生、子弟征求意见，以得他们的意见为乐，以不得意见为憾。得到新材料，得到新意见，改作在所不惜。大海不捐细流，援老在学术上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同他的虚心分不开。

最后，是他对晚辈的关怀和培养。几十年来，援老对向他求教的人，特别是青年，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些要求是过分的，有些信件的语气缺乏应有的礼貌，但只要是真心向学，援老总是给予教育和鼓励。现在发表的是信的定稿，我还保存了一些材料，可以看到，他有时为了答复不相识、不知名的求教者的一封来信，所费的工夫，绝不下于写一篇论文。有些人就是在援老通信的指导、鼓励下，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这种长者风度，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少年时代一直在南方，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来北京，同援老相处的时间不多。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援老在家信中经常问及，要我注意身体。到我稍能写字读书时，不时写些短信向老人问安。我还清楚记得，一九四一年，我们住在香港，我将所读唐宋词抄寄援老，其中有张志和的《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时临近太平洋战争，风云险恶，援老回信说：“斜风细雨不须归”，小子是要爷爷不要南归吗？这封信可惜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已从一个六七岁的幼童到过了“知命”之年，援老离开人世也有十四个春秋。翻阅援老的来往书信，抚今追昔，更增思念之情。谨以这部书信集作为奉献给援老灵前的一束鲜花吧！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北京

书信目次

通 电 (1 通)	27	张宗祥 (12 通)	67
梁士诒 (1 通)	28	陶 湘 (2 通)	72
英 华 (4 通)	29	陈庆佑 (1 通)	73
张纯一 (9 通)	31	伦 明 (1 通)	74
慕元甫 (1 通)	35	柳肇嘉 (5 通)	76
马 良 (9 通)	37	傅增湘 (50 通)	78
王若璧 (2 通)	42	沈兼士 (27 通)	94
黄元蔚 (3 通)	43	吴震春 (6 通)	101
徐 巽 (4 通)	45	沈士远 (1 通)	103
张汝翹 (1 通)	47	徐世章 (1 通)	104
张伯桢 (7 通)	48	陈伯驹 (4 通)	105
蔡元培 (9 通)	51	柯劭忞 (6 通)	108
兆 琳 (1 通)	54	柯昌泗 (3 通)	110
霖 (1 通)	55	朱启钤 (3 通)	112
颜世清 (4 通)	56	佚名一 (1 通)	115
阚 铎 (8 通)	58	宝 熙 (1 通)	116
易 熹 (2 通)	61	尹炎武 (119 通)	117
陈庆年 (2 通)	62	邵瑞彭 (20 通)	161
章士钊 (3 通)	65	黄 节 (14 通)	166

苏心愉 (1 通)	170	胡玉缙 (1 通)	275
叶恭绰 (16 通)	172	朱师辙 (19 通)	276
高 鲁 (7 通)	179	北洋政府国务院 (1 通)	283
常福元 (3 通)	182	马 衡 (5 通)	285
吴承仕 (9 通)	184	李宗侗 (2 通)	287
胡鸣盛 (1 通)	188	陈振先 (1 通)	288
卢藉刚 (1 通)	189	马其昶 (1 通)	289
卢 弼 (2 通)	190	故宫同人 (1 通)	290
廖世功 (2 通)	191	谭祖任 (24 通)	291
樊守执 (7 通)	192	容肇祖 (14 通)	297
顾颉刚 (9 通)	197	方 豪 (41 通)	307
胡 适 (36 通)	201	陈乃乾 (4 通)	334
缪凤林 (5 通)	226	王重民 (10 通)	336
张星烺 (17 通)	230	庄蕴宽 (1 通)	342
李煜瀛 (6 通)	242	钱经宇 (1 通)	343
瞿宣颖 (9 通)	244	罗香林 (1 通)	344
席启昉 (2 通)	247	孟 森 (5 通)	345
孙人和 (2 通)	248	魏建功 (1 通)	348
李正奋 (3 通)	249	徐宗泽 (11 通)	350
詹宪慈 (1 通)	252	钱稻孙 (4 通)	355
雷鸣夏 (1 通)	253	伯希和 (4 通)	357
松崎鹤雄 (20 通)	254	朱希祖 (4 通)	360
王国维 (3 通)	261	沈尹默 (6 通)	363
周肇祥 (2 通)	263	余嘉锡 (16 通)	365
邵 章 (4 通)	264	高步瀛 (5 通)	373
容 庚 (11 通)	265	俞同奎 (1 通)	375
黄鹏霄 (1 通)	268	张允亮 (1 通)	376
李宣龚 (3 通)	269	世 仁 (3 通)	377
孙 壮 (1 通)	271	恺 (1 通)	378
杨树达 (8 通)	272	汪大燮 (1 通)	380

蔡尚思 (9 通)	381	姚大荣 (2 通)	453
张 镛 (2 通)	388	刘秉钧 (1 通)	454
顾敦铎 (1 通)	389	圣心中学 (1 通)	455
马 准 (1 通)	390	王桐龄 (3 通)	456
陈大年 (1 通)	391	黄霄九 (13 通)	459
胡子晋 (1 通)	392	徐鸿宝 (2 通)	470
王云五 (1 通)	393	汪兆镛 (6 通)	471
陈寅恪 (21 通)	394	汪希文 (8 通)	475
台静农 (9 通)	401	汪宗衍 (191 通)	479
北平市公安局 (1 通)	405	汪祖泽 (2 通)	558
蒋孝先 (2 通)	406	黄子猷 (5 通)	559
傅斯年 (25 通)	407	王世杰 (1 通)	561
邓之诚 (2 通)	418	蔡 守 (2 通)	562
陈汉章 (1 通)	419	李 棧 (11 通)	563
丁传靖 (1 通)	421	滕 固 (1 通)	567
章 岷 (2 通)	422	岑仲勉 (42 通)	568
吴贯因 (1 通)	423	柴德赓 (30 通)	588
袁励准 (2 通)	424	郑鹤声 (1 通)	599
新会旅京同乡 (1 通)	425	欧阳棠 (3 通)	600
柳诒徵 (5 通)	426	姚从吾 (2 通)	602
杨维新 (3 通)	429	董允辉 (1 通)	604
江 瀚 (1 通)	430	田 农 (1 通)	605
莫伯骥 (10 通)	431	梁 宓 (3 通)	606
张尔田 (2 通)	436	陈少白 (1 通)	607
孙楷第 (7 通)	437	刘文典 (1 通)	608
福开森 (2 通)	441	张元济 (4 通)	609
谢国桢 (3 通)	443	徐景贤 (3 通)	611
贺昌群 (3 通)	444	马裕藻 (2 通)	612
新会县修志委员会		Köester (1 通)	613
(11 通)	446	陈裕菁 (2 通)	614

王 蘧 (4 通)	615	吴其昌 (1 通)	663
刘 节 (4 通)	617	周叔迦 (2 通)	664
袁同礼 (4 通)	619	方国瑜 (2 通)	665
启 功 (12 通)	621	谢兴尧 (1 通)	666
北平图书馆 (2 通)	626	厉鼎燧 (2 通)	668
戴传贤 (1 通)	627	谢道安 (1 通)	670
汪兆铭 (1 通)	628	顾廷龙 (7 通)	671
陈 述 (7 通)	629	张长弓 (6 通)	674
谢树英 (1 通)	632	李振声 (1 通)	677
梁志文 (1 通)	633	细井次郎 (1 通)	678
牟润孙 (2 通)	634	史念海 (1 通)	679
马小进 (2 通)	636	徐用仪 (1 通)	680
陈庆稣 (3 通)	637	鲁实先 (1 通)	681
储皖峰 (4 通)	638	蒋天格 (6 通)	682
严星甫 (1 通)	641	买鸿治 (1 通)	685
郭则沅 (1 通)	642	郑秉珊 (3 通)	686
朱文长 (1 通)	643	李镜池 (2 通)	688
简经纶 (5 通)	645	陈 均 (1 通)	690
陈祥春 (2 通)	647	赵贞信 (1 通)	691
张书云 (2 通)	649	冼玉清 (20 通)	692
周作人 (1 通)	651	李应林 (1 通)	701
冯承钧 (1 通)	652	庄泽宣 (1 通)	702
吴 澍 (1 通)	653	何章钦 (2 通)	703
冯友兰 (2 通)	654	陈德芸 (1 通)	705
赵万里 (5 通)	655	黄现璠 (1 通)	706
乌荫棠 (1 通)	657	朱杰勤 (1 通)	707
国 良 (1 通)	658	中央研究院 (3 通)	708
刘仙洲 (1 通)	659	刘道升 (1 通)	710
罗 庸 (1 通)	660	史树青 (1 通)	711
单士元 (1 通)	661	李铭钧 (1 通)	712

教育部 (1 通)	713	(1 通)	804
北平邮政管理局 (1 通)	714	郭沫若 (2 通)	805
郑天挺 (1 通)	715	北京市道路工程局	
香港友人 (1 通)	716	(1 通)	806
辅仁大学工会 (1 通)	717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秘书处	
芮歌尼 (8 通)	718	(2 通)	807
天津中学教师 (1 通)	722	赵俪生 (3 通)	808
包 贲 (18 通)	72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马叙伦 (1 通)	737	办公厅 (2 通)	809
葛砥石 (1 通)	738	科学出版社 (5 通)	810
胡炳贺 (1 通)	739	余惠刚 (1 通)	812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通)	740	唐长孺 (2 通)	814
白寿彝 (1 通)	741	中国科学院 (1 通)	815
陈伯君 (1 通)	742	王 睿 (1 通)	816
袁洪铭 (71 通)	743	范文澜、吴 晗 (2 通)	817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委会		广扬杂志编辑部 (1 通)	818
(7 通)	786	傅种孙 (1 通)	819
谢忠梁 (1 通)	788	齐燕铭 (3 通)	820
北京市人民政府 (1 通)	790	孙殿起 (1 通)	821
侯外庐、向达、尹达、熊德基		孙祚民 (1 通)	822
(5 通)	791	徐中舒 (1 通)	823
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秘书处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1 通)	797	(1 通)	824
董朴垞 (1 通)	798	佚名三 (1 通)	825
李青萍 (1 通)	799	杨殿珣 (1 通)	826
佚名二 (1 通)	800	历史研究编辑部 (1 通)	827
广东省人民政府 (1 通)	801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	
文学古籍出版社 (1 通)	802	委员会 (1 通)	828
周绍良 (3 通)	803	张庆云 (2 通)	829
北京师范大学海鸥锻炼队		郑明勤 (1 通)	830

- 谢仲墨 (1 通) 831
- 辛树帜 (2 通) 832
- 何锡麟 (2 通) 833
- 北师大教育系四年级
全体同学 (1 通) 834
- 北师大数学系四 (二) 班
同学 (1 通) 835
- 北师大化学系三年级
全体同学 (1 通) 836
- 北师大历史系二 (三) 班
同学 (1 通) 837
- 北师大越南留学生
(1 通) 838
- 新会修志会 (3 通) 839
- 北师大患病同学 (1 通) 840
- 潘拙庵 (2 通) 841
-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1 通) 842
- 金灿然 (4 通) 843
-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 通) 845
- 中华书局 (4 通) 846
- 李济贤 (1 通) 848
- 丁浩川 (1 通) 849
- 朱子勉 (1 通) 850
- 外文出版社 (1 通) 851
- 历史博物馆 (1 通) 852
- 葛一之 (1 通) 854
-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2 通) 855
- 陈明柱 (1 通) 857
- 郑逸梅 (2 通) 858
- 王启初 (3 通) 859
- 曹聚仁 (4 通) 860
- 荷兰学者 (1 通) 862
- 王芸生 (1 通) 863
- 广州美术馆 (1 通) 864
-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1 通) 865
- 陈凡 (4 通) 866
- 人民日报 (3 通) 869
- 邓拓 (1 通) 871
- 高季平 (1 通) 872
- 蒙文通 (1 通) 873
-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1 通) 874
- 杨志玖 (1 通) 875
- 赵紫宸 (1 通) 876
- 陈彬和 (1 通) 877
- 梁家勉 (1 通) 878
- 华南农学院 (2 通) 879
- 聂崇岐 (1 通) 880
- 人民出版社 (2 通) 881
- 任金柱 (1 通) 882
- 赵世暹 (1 通) 883
- 阴法鲁 (1 通) 884
- 余逊 (2 通) 885
- 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
整理处 (1 通) 886
- 陈奇猷 (1 通) 887

杨廷福 (6 通)	888	陈梦家 (1 通)	923
蔡 迪 (1 通)	891	张雅琴 (1 通)	924
张舜徽 (3 通)	892	朱永邦 (1 通)	925
陈叔通 (1 通)	893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余镐堂 (1 通)	894	(1 通)	926
张执一 (1 通)	895	党支部 (1 通)	927
谢公惠 (1 通)	896	附录	928
张立民 (1 通)	897		
李小文 (1 通)	898	家书	
佚名四 (1 通)	899	新会陈氏世系略表	930
张 怀 (1 通)	900	陈 约 (217 通)	931
黄鸿光 (1 通)	901	陈国键 (7 通)	1093
余穗祥 (1 通)	902	陈乐素 (104 通)	1097
张旭光 (5 通)	903	陈维镛 (2 通)	1153
新会县政协 (1 通)	907	陈雪晶 (2 通)	1156
刘乃和 (2 通)	908	陈珍铭 (1 通)	1158
常任侠 (1 通)	909	罗永昌 (15 通)	1159
康 生 (2 通)	910	张遵俭 (1 通)	1170
欧阳祖经 (2 通)	912	陈 善 (13 通)	1171
佚名五 (1 通)	913	陈智纯 (1 通)	1176
曹仕邦 (1 通)	914	族 人 (2 通)	1177
中国佛教协会 (1 通)	915	陈珞卿 (7 通)	1179
刘钧仁 (1 通)	916	陈振杰 (1 通)	1182
林 钧 (1 通)	917	施如英 (1 通)	1183
黎锦熙 (1 通)	918	陈致易 (1 通)	1184
安若定 (1 通)	919	陈珍汉 (7 通)	1185
朱 谦 (1 通)	920	陈秀婵 (1 通)	1187
档案工作编辑委员会		陈智仁 (1 通)	1188
(1 通)	921	刘慧如 (4 通)	1189
黎照寰 (1 通)	922		

凡 例

一、来往书信的编辑，以人为单位。同一人的来往书信，按时间先后排列。各人之先后，一般按每人第一封信的先后排列。个别性质相同或关系密切者，排在一起。

二、凡为励耘书屋保存之原件，均不注出处。其余或为手稿，或为录存副本，或为前辈、朋友赠的原件、影印件，或录自报刊等等，均一一在信末注明。

三、各信尽量考定其具体时间。能确定者，在该函前注明；只能大致估计者，注约某年；不能确定者，只注“来函”或“往函”。

四、除极少数原有标点及分段者按原信格式行款外，其余均加标点符号，并为节省篇幅，取消抬头、空格等。

五、每一通信者均尽可能加以简介，重点是与援老的关系，并尽量采用本人或当事人的叙述。

六、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利用这部书信集，对一些难解的字号、背景等，酌加注释。

来往书信



通 电

(一) 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日，往函

各省都督、民政长、议会鉴并转各报馆：

国会成立，友邦承认，薄海内外，向治喁喁，正宜群策群力，共奠国基。岂意权利消长之间，遂启私人竞争之渐。或者故作谣言，或则张皇武力，将不惜以大众艰难缔造之民国，博个人互斗之孤注。垣、瑞霖、霄九，且不忍见生灵无辜，重罹兵燹。窃思共和以来，五族人民，尚无意见，何有南北。今地方中央，互生恶感，大抵皆少数激烈之言论，与利禄孜孜所造成，并非出南北人民之公意。用敢敬告大家深念国家沦亡之痛，毋为一般奸雄所用。尤望各都督、各政党、各报馆顾全大局，同任维持。此后政争悉循法轨，持论一趋大公，毋复挑拨，致生厉阶。须知甘为戎首，即是罪魁，目视手指，勿谓四万万同胞尽可欺也。众议院新会议员陈垣、谭瑞霖、黄霄九叩。虞。

〔载民国二年五月二十日广东新会《醒报》〕

梁士诒^{〔1〕}

（一）约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往函

燕老有道：

誉丈^{〔2〕}北旋，具述我公近状，至慰。窃以为今中国重心，内则在河间^{〔3〕}，外则在日本。夙聆尊论，于此两方面均有不满之意，故私心甚愿我公于此两点心理有所转移也。闻誉丈言，则我公论调固已大异畴昔，此真令人叹服而窃慰者矣！国民党首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虽欲虚与委蛇，不知向谁下手也。国人眼光，均以我公为财神，是可注意。忆曾与公言，谓此所谓财神，能运用财而已，非富于财者也。而国人不察，群以为财神者，即富于资财之谓。今之有欲利用公者，多存此观感也，幸留意焉。敬候起居，不一一。垣谨肃。一月廿二日。

〔1〕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北洋政府旧交通系首领。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税务处督办、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国务总理等。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病死。

〔2〕 誉丈：叶恭绰。

〔3〕 河间：冯国璋。

英 华^{〔1〕}

（一）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华回山后得读赐示，虚怀下问之诚，令人钦佩曷极。华刻复进城，拟趋聆雅教，不知何时尊便，乞电话示知。如大驾能来培根，尤为方便。特此奉布，敬候定夺。匆匆，专此，顺颂钧安，弟英华顿首。丁巳闰月二十九日。

培根电话：南局一五九四。

（二）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往函

顷言翻刻旧籍事，与其倩人缮钞，毋宁径将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续《天学初函》理编为天学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难办。细思一过，总胜于钞，钞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须再校，未免太费力。故拟仿涵芬楼新出《四部丛刊》格式，先将《超性学要》（廿一册）付影印，即名为《天学二函》，并选其他佳作为三函，有余力并覆影初函。如此所费不多，事轻而易举，无缮校之劳，有流通之效，宜若可为也。乞函商

〔1〕 英华（1866—1926）：爱国天主教人士。字敏之，号安蹇，又号万松野人，北京人，满族。《大公报》创办人，并与马良（相伯）共同创办辅仁大学。援庵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所作《万松野人言善录跋》中说：“余之识万松野人，因《言善录》也。丁巳（一九一七年）春，居京师，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籍益亟，更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未有当也。已而得《言善录》，知野人藏此类书众，狂喜，贻书野人，尽假而读之，野人弗吝也。余极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读其所藏，并盼他日汇刻诸书，以编纂校讎之任相属，此余订交野人之始也。”

相老^[1]从速图之。此事倘行之于数年前，今已蔚为大观矣。晨起书此，不胜企盼，即请斂公早安。垣谨白。五月八晨。

〔录自《上智编译馆馆刊》三卷一期〕

(三)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往函^[2]

别后廿四日到上海，访朱、马两先生^[3]，起居均适，可以告慰。在徐汇藏书楼阅书四日，颇有所获。明末清初名著，存者不少，恨无暇晷遍读之也。廿九晚离上海，现在奈良游览，尚未能到东京。知念谨先闻，并候元甫^[4]先生均好。北京天气比此间冷，幸珍卫，夫人均此致候，不一，不一。

〔录自《上智编译馆馆刊》三卷一期〕

(四)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来函

请将两摺^[5]后各加以跋语速送去，附印于后更妙。此上援庵先生。华上。

〔1〕 相老：马良（相伯）。

〔2〕 此函发自日本奈良。

〔3〕 朱、马两先生：朱志尧与马良。

〔4〕 元甫：慕元甫。

〔5〕 两摺：指教宗禁约一道，康熙谕西洋人一道。影印件前有英华志语，云：“教宗禁约一通，康熙谕旨一道，系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南三所康熙朱批旧档中检出。兹特依照原影覆出，以供众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英斂之谨志。”后有援庵跋语，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张纯一〔1〕

（一）约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前至一品香拜谒，拟稍尽地主之谊，适驾公出，怅甚。承赐经解检目，敬领之下，如获至宝，裨益实多，不胜铭感，肃此聊申谢忱。惟足下拘谦过甚，万不敢承，以后万乞更正为祷。敬请著安，并颂日祺不尽。愚小弟张纯一拜上。六月十八日。

（二）约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有道：

捧读赐示，感慰兼极。盖自别后颇驰系，未知驾果返珂否也？刻下教会堪任真确著述，博雅如足下者，从未之见。景教碑等等探索，近想鸿文日富矣。拙作《讲易举例》，大旨融合各教，会相归元，折衷基督。脱稿已数月，奈何西人意以未能力排他教，专崇基督，尚犹豫而未付梓。吾教徒识量狭隘，见道欠真，良可慨也。现方选注《新约》，拟取儒释道各教精粹以光大之。第自惭学识谫劣，未必能仰钻高坚，然决不敢妄为解释，或可仰慰吾兄耳。大著《也里可温考》转赠诸友，无不宝爱，附以奉闻。敬请撰安。弟张纯一拜上。三月卅日。

弟意颇欲阐扬真正之基督教，一变现行之洋教，不知能邀足下许可否？尚祈多赐教益为祷。此不足为外人道也。又申。

〔1〕 张纯一（1871—1955）：字仲如。湖北人。当时在上海广学会。一九一八年十月离广学会，后至天津南开学校任教习。

(三)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有道：

接读大著，考据精详，断论真切，不胜感佩。命转季理斐君^{〔1〕}一册，已遵办，季君亦极感谢。惟有请者，素知教会有藏书纵览室数处，倘得尊著度其中，定为阅者欢爱，增光不少，不知能邀俯允否？如蒙赐寄三四份，示知价目，便即奉赵尤妙。肃候伟安。（又见《关于欧战外交上加入第三步之问难》，祈赐数份。）教弟张纯一拜上。五月廿四日。

(四)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慧照：

前月奉到惠示，感慰兼极，并舍下亦寄来尊片，知枉驾，歉甚，因敬候有日，至三月一日台从犹未至，乃敬覆一函，寄上海东亚旅馆，拟请惠然赐教时，即出拙作《耶稣基督人子释义》一篇请斧削，并祈赐一言以为重。今接大札，始知已返京寓。弟前函未邀青盼，仰荷关注，谨尘聪听。弟现述作惟求阐扬基督真光，颇为广学会外一牧师所不悦，以不合洋人旧法故。以此会中洋人欲弟停止自述，姑为彼辈翻译。弟虚灵难昧，十月出会，曾作香港粤省之游，亦觉知己难逢。一月杪返沪度旧年，适有天津学生知弟已出广学会，函商来此讲学。弟见教会无可为，只得暂停为主工作，甚非本愿，不得已也。四月初七本校春假，拟至京一游，定踵候教。《铎书》如尚有存者，容走领。专此奉覆，即颂道安。愚弟张纯一拜上。三月十七日。

(五)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惠示并《铎书》、保安院尊序均拜读，极钦佩。寄沪函迄未转到，想必滞置东亚矣。中无要事，惟祈过津惠临赐序而已。弟拟下月五日午后乘二时许车赴都，因尚有友人之约，亦不敢过于方命。承召至感，届时定踵谒详求指教也。专此奉复，即颂春祺无量。弟张纯一再拜。三月廿五。

〔1〕 季理斐：加拿大传教士。时为上海广学会编辑。

(六)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道兄足下：

前在府畅谈快甚，忽忽月馀矣。蒙赐序^{〔1〕}并为拙稿增订处极妙，感谢之至。今收到《言善录》五本，用导初机甚好。除自存一本备阅并送本校青年会一本外，余均分送各地阅书室以供众览。忆前在都见中央公园阅书室，存有教会各书为宗教类，拟请兄亦送去一本，必有好者。特此敬请著安，即颂春祺不尽。愚弟张纯一顿首。五月十二日。

(七)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有道：

赐书敬领谢，诵《李之藻传》，颇起钦仰之思，余刻皆有功基督教，甚佩。拙作疵谬处敬祈斧正为禱。兹有恳者，《维摩诘经》讲义请逐日代领一份，汇齐掷下，无任感荷。又拙作《讲易举例》，近又改削一次，原六万馀言，今存不过二万字。甚欲仿《灵言蠡勺》板纸印一千本，不知兄印各书如何计值？（弟在商务印书系以千本计，若干钱一页。）祈示知一切，可否飭该印局来函接洽也？专此，敬请著安。弟纯一顿首。九月九日。

马相伯先生《书利先生行迹后》云：但愿教中译经书者先读古译经书，译圣书者先读古译圣书。可想利先生所译之佳。不知古译圣书可购得一读否？足下见过否？甚愿一睹为快。又及。

(八)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仁兄有道：

十二日手教敬悉，承介绍北京日报馆，曾来函言价，亦如尊示。但敝校有承印人，用白连史纸，千部每页只须贰元，如同《灵言蠡勺》纸色，

〔1〕 一九一九年四月，援庵为张纯一《耶稣基督人子释义》作序，云：“吾友张子仲如，好以佛说谈耶理，以是为一般拘泥之基督教牧所不悦，仲如不顾也。所著论，恒援佛入耶。近出《耶稣基督人子释义》相示，亦以佛为注脚者也。属余为序，余所见未必与仲如悉合。使二教有志之士，能尽如仲如之互易其经，虚心研诵，不为门外之空辩，固必有最后觉悟及最后决定之一日也。”

尚可酌减少许，故拙稿已交排印，成书即当呈政。所有费神之处，极感荷，并祈代向北京日报馆致谢道歉。《维摩》讲义甚佳，敬祈逐日著人代领一份，无任感禱。此僧诚今日杰出也，弟在申曾与晤谈半日，甚佩，亦知彼著有《道学论衡》，未购阅。《觉书》亦早知其名，以无暇阅，亦未购。刘仁航君向亦鄙视基督教，自与弟往还，颇改旧观。一日，弟至刘君处，值渠将讲《法华经》（每礼拜下午开讲，听讲者七八或十余人不等），渠乃停讲请弟讲基督教。弟即融贯佛法，讲二句钟，听者无不欢欣鼓舞，此事实也。刘君亦倾倒。章太炎曾为拙作《释义》作一序，并亲自手书，弟未用，以视基督教太轻也。弟暑假返申，曾与太炎晤谈数时，或彼因弟信基督，惟言其教如专制君主云云，互谈佛教时多也。至太虚之破神执论，弟未见。总之，基督教被外人轻视，实传教人太无学识有以致之，无怪其然。洋人不足道，中国人牧师亦何殊于洋人，真可鄙也。故弟亟欲改变洋教为真正基督教，惜教会首领（中国人）不惟不赞同，且肆排斥，可叹。然使其排斥本信仰而出，弟极钦佩，然而非也，不便多言。近接香港青年会寄来排斥基督教之文字，欲弟作文抵制，弟以无暇未果。呜呼！洋人不知基督为何物，徒恃捐款来享福耳，其权柄大于上帝。中国牧师生计攸关，又不读书，惟习闻洋人几句口头禅，害基督耳。足下有意为基督伸冤乎？不可说，不可说！惟弟终欲为基督出力，幸今已脱离洋教范围，岂非基督之神助乎！弟现在本校青年会设立道学班，每礼拜讲二句钟，取儒教、道教、佛教精粹与基督教比较言之，希望听者皆能领悟基督救世之真光与洋教迥不同也，幸足下不吝赐教为盼。肃此谨复，即请撰安。弟张纯一顿首。九月十七夕。

（九）一九一九年十月九日，来函

援庵仁兄先生慧鉴：

手示敬悉。《维摩》讲义亦收到，不胜感谢。如继讲《起信论》，仍祈代领，汇齐掷下，无任企禱。诵悉大著甚佩，如成书，敬祈赐读。日前在中华书局购王觉斯字帖，系赠道未先生，显见是西洋人传基督教者，因疑必是汤先生，以望道而未之见故。今知果然，可见一时之盛。谨复，即请道安。弟纯一拜手。十月九日。

慕元甫^[1]

(一)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往函

元甫先生有道：

揖别后，不觉又已两月。天寒，想起居住佳胜。过沪时，曾晤马老先生数次，精神矍铄如恒，可以告慰。到东后，曾上敛之先生一片，未识得邀青盼否？近接黄钧选先生书，知曾往还，至慰！至慰！黄公盛称我公道德学问，叹为十丈软红尘中，绝所罕见，快慰无已。垣此行目的已达大半，心所欲得之《贞元释教目录》，已在西京得之，此书言景教与佛教关系有确证，惜中国无传本，唯日本与高丽有之。《破邪集》为明季攻击天主教之书，在中国久成禁本，其中颇多关于教争历史，为考古者所万不可缺之书，不得以其狂吠而弃之也。日本有翻印本，然亦在禁书之列，垣在东西京遍寻不获，今在大阪得之，亦奇遇也。拙著《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他日所得，当不止此。唯《宋元镇江志汇刻》，此书日本尚未有传本，当仍在国内求之。赵孟頫、潘昂霄毁教两碑，已在至顺《镇江志》第十卷发见。般若院本僧寺，不知其何以归入道观类？其他资料，尚有为拙著所未引者，三版时当一一增入。至顺《镇江志》，诚考也里可温者之宝藏，无论如何难觅，不可不备一部也，足下有志乎？垣腊尽当归国，闻徐汇张司铎^[2]说，教中同志有刊公教丛书之议，未知能成事实否？望公与敛公有以促成之。徐汇藏教中名人旧著不少，正不止一《寰有诠》已也。惜垣无暇，不能在沪寝馈数月，至为憾事！垣欲

[1] 慕元甫：当时在中国大学教英文。

[2] 张司铎：名璜，字渔珊，徐汇藏书楼主任。

仿《开元释教目录》之例，为《乾隆基督教目录》，网罗乾隆以前教中名著叙跋，而著录论列之，此志未知何日偿也。斂之先生常晤面否？见时乞为道及，不另，专此并候著安。斂之先生均此。陈垣拜启。十二月八日，时客东京。

马 良^{〔1〕}

（一）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鉴：

顷自乡间回，始悉枉临未遇，歉甚。快读《铎言》，大序详博而赅，不识可图一晤否？匆此，复颂大安。马良顿首。三月一日。

（二）一九一九年，来函^{〔2〕}

援庵先生大鉴：

得前月十九日书，随即赶抄。一则原本是抄本，借来之物，讹多不敢改；二则上下卷计八十张，且抄且校，校又补抄，是以滞迟也。今先奉上上卷，阅一二日，下卷再寄，仍请痛校是幸。附上第二板勘误，^{〔3〕}十页面九行，“阴阳”“阳”应为“德”，或曰“隳”。十四面九行，“鲁齐”“齐”为“斋”。十七面八行，“此太”“太”应为“乃”。十九面十二行，“求益今”“今”应为“而”。三页背三行，“师”下加一“尊”字何如？《童幼教育》徐汇书楼本，盖未定稿本，故不与韩子所引用者同一修洁。匆复，顺颂撰安。良启。四日。

〔1〕 马良（1840—1939）：著名爱国天主教人士。字相伯，江苏丹徒人。援庵一九二三年作《黄钧选先生暨罗夫人七十双寿序》云：“垣游京师十年，父事者二人：曰丹徒马先生相伯，曰梅县黄先生钧选。二先生者皆不以垣为不敏，而乐与为忘年之交者也。马先生不常居京师，或往或来，来则谈宴竟日。”

〔2〕 此函及四、七、八函，均录自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

〔3〕 指《铎书》第二版。

(三)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来函

手示承念感悚，又承舍宅疏赠，益增感悚。但夺人所好，似太不情，容俟回南觅得，再还合浦。至张铉著作，谨当如来教，录于疏后，以志美人之贻。通牒^{〔1〕}已付刊未，价当于回南前奉上。此复，并颂援庵先生著安。马良谨叩。十一月六日。

(四) 约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先生鉴：

昨得信，未展已如见光仪，欢甚。及展读，虽所委非所能，然亦不敢不勉。始得一联“重赋桃夭天作合，一周花甲古来稀”，于黄君^{〔2〕}事迹，未道一字，故改用今联，以符来教格言式。格不格，还当质之阁下。前者《天教明辨》第一卷，蒙乙去字句，皆甚当，非深于文者不办。不胜钦服之至。尚有十九卷，若有暇，或可拨冗。愿寄上请正，正后或可付刊也。书目一事，渔珊所属抄者，率不能归类，又不能各按著者，以是费钜而程工少，良已失望矣！南水灾甚于去年，良亦痔发，殊苦也。肃复，敬问覃祉。马良复。二日。

(五)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屡叨惠赠与教中有关之件，老懒未答，恃仁恕，非敢慢也。近闻北堂书库封锁者大开，有先哲之译稿否？抑止拳匪馀烬，宫中之故籍耶？就可示者乞示一二。近者，魏丕治子轩命子尚勇，震旦生，嘱良撰《教廷使署碑记》。^{〔3〕}署捐子轩实董之。教堂驻堂大都皆募建，而在我国募建教廷使馆，则为创举。故就国人一面所感实事情，以明遣使之缘由，由于华牧教区之必要。使有教案发生，止诉于公理，不诉于强权。诉强权总嫌挟上

〔1〕 通牒：教宗通牒。本笃十五世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颁发，由马良译为中文。

〔2〕 黄君：应为黄锡銓，字钧选。

〔3〕 《教廷使署碑记》：教廷使署即宗座代表公署。

国以令下国。传教者，社交所有事也，社交而有所挟以令者，不令君子所恶居又何令。徐见所令不行，乃寄彼国登报作申申之置，处心直与东倭同。先是拿破仑三世拟吞远东，令绘三世坐朝，中国及其他二国之王伏拜状，悬于宫中。又令在教课书言中国人无益于世，直偷息人间耳。其毒之中于人心，固不待言。言生儿不育，喂猪食，是无父子也。言娶妇聘礼，即身价，是无夫妇也。总之为兼弱攻昧造舆论耳。此教宗新通牒所以称美华人欤。然碑文又不能明言，务请以春秋之笔削定交子轩可也。捐事起讫，亦询子轩可也。恃爱有渎清神，不罪不罪。不遇子轩，交千里〔1〕转交可也。顺颂道安。马良顿首。六，七日。

有商学界新受洗者见所记，以为教外心理诚如是，故不如直言，以免教内外始终隔阂。窃虑求西士不隔阂颇难，应嘱千里一探使署意否？题与文务请裁定合格，不遗笑是慰。良本枵腹，近益不支。立石署名，既属募建，用捐会名义为宜。

（六）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伊阙石刻志》春间请乐素世兄转呈，据关君百益言，其刻多至二千，其像高至八十多尺。良于石刻向未研究，不知伊阙有价值否？如有，本笃会应愿为之。陈君彬和言伊吕波文〔2〕已有出版，其版亦可由本笃会先购一分，审定其应否进行也。上海之翻印伊阙造像廿品，太无价值，盖底本已无价值也。又我国之重檐叠宇制，一须以木为之，故不能持久；二须于檐下开门，故止能横阔，不能径深。窃思宫阙之阙，即象魏也，可仿外国之钟楼，用双、用四、用五六，皆可为西式圣堂堂门之饰，况重檐叠宇，其侧面结顶必用三角，俗语所谓山头是矣。山头下开门，此外洋制，今用阙便可改山头之面目，较用重檐为堂门似省费，不识宫阙之制尚可考否？承赐《中西交通史料》，谢谢。窃谓欲考交通史，小亚西亚一带方言不可不读，而读须有书有伴，无国力以助之，难矣！犹忆土人呼亚巴郎为海滨，

〔1〕 千里：英千里，英华之子。

〔2〕 伊波吕文：即日文。

音似 heppin，意即彼海之滨人也。近闻巴彼鸾塔，其碑文有边旁用以指事者、谐声者，然则与我国大有相同之点。我教人尤宜读，读则于翻译古经不难矣。此间小学禁用文言，文言书籍俱令毁板，但不知白话文系方言否？方言有不随时随地变者否？然而人之爱文言反胜于前。往往强迫九一老人题像赞、题图像、题卷头语等等，或书对联、条幅等。加以口有青天白日，而天上则无之，故甚矣哉吾与也。闻先生将回南，得一二日聚谈，言念及之，谈兴百倍。但执笔而谈，实苦事。世兄乐素于日本研究竟笔下有父风，可喜可喜。二世兄与其嘉偶想已承欢膝下。顺此，即颂覃安。相伯顿首启。六，廿五。

(七)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每欲致书，辄因懒而□。徐家汇管藏书楼徐君润农，拟重刊《天学初函》，并续刊二函、三函等，不但有命重刊，且可不在土山发刊，故托良代求敛之先生校对之《初函》（尝与教育部所藏校对者）存在旧辅仁社者，千里之夫人当知之，可否嘱千里检出，觅妥便寄交徐家汇藏书楼管理人，以备重刊。又曾托某教员寄上一大同大学章程，于中西文及科学，皆有历举其应读之功课者。功课宜合国情，而教授法尤应合人心理。尝见法文论学□□□□□可听其多设中学否？答无伤也。譬如饮食，各家有各家的口味与烧法。此言甚妙，故各国人民于科学，亦各有其口味与烧法。专用法国烧法固不可，但合美国口味，亦未为得也。美国修士等不知能受善言否？不学某某等国武断我国国情与心理否？（大抵外人心理，以为以我文明去教半化如中国者，必超过彼学校多多矣。须知华生能算学者百有六七十，能文学者不足十人，而能西文者亦至少有五六十人，此区区之经验也。）意不尽言，惟望辅仁不步前者之后尘耳。专肃，敬颂台安！马良顿首。十，十九。

(八) 来 函

援庵先生惠鉴：

《超性学要》□□□□□□□□□□闻。兹有徐汇师范二生，薛文明上

海人，张宗荣松江人，因唐生国樑来函怂恿求人辅仁大学，恳余一言。但薛生家道困难，有心无力，不识有何方便？外国文除撒劳曼格言外，从未见有如《孟子》义多而词简者，不识高明以为然否？故不读古书，难与言文学矣。肃此，专叩年喜。马良顾首。一，十九日。

(九)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台鉴：

敬启者：前外交总长陆子兴^{〔1〕}先生自卸驻瑞士公使之任后，入比国圣安太修院苦修景已八载于兹。虽遁世修真，身居外国，而未尝一日忘怀祖国。每遇外侮侵乘，辄在舆论界发表正理之宣言以御之，皆得彼都人士之深表同情。且对于此次暴日侵占东北，其宣言书尤为警策，容译就汉文，当即奉阅。本年七月廿九日为其升受七品司铎（按教规七品为极品）之期，届期即在该院举行庆典。是日我国驻外各使皆前往观礼，并赠送艺术品为纪念。凡我国内诸君，对陆公有交谊有感情者，似应有所纪念之。拟请宠锡诗文字画，裱成中堂、联对、横披或手卷，于国历本年五月十五日以前送到敝处，以便统包由邮局寄往比国，赶于是日悬之，以壮我国文化与美术之观瞻，此乃先得陆公之同意者，务望全成此美为感。专此，敬颂日祉。相伯谨启。廿三，四，十八。

〔1〕 陆子兴：陆征祥。

王若璧^{〔1〕}

（一）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往函

迭奉手书，未尝裁答，非懒也，以无甚可告，又复不能作虚语，故屡欲执笔而复搁置也。兄到吉月馀，未有着落，诚为焦灼。前函未照寄港签字者，防鲍督^{〔2〕}有函复三水^{〔3〕}，不过三水未转寄来京，中间又催三水作函，似不甚妥耳。兄冒险出关，壮志可佩。然究属无把握，故去时弟尚为兄踌躇也。今竟若此，奈何！秋深关外气候严寒，旅馆凄凉，孑身无侣，得无有月落参横而动征人之感者乎？昨晚《国民公报》又被封矣，笔墨生涯实不堪再执。足下闻此，其又何如？专复，并请旅安，不一一。冷斋吾兄大鉴。陈垣上。十月廿五日。

〔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下同〕

（二）往 函

示悉。是皆二闰先生所为，与《顺天报》所常载者同一鼻孔出气，不足校也，明眼人自知之。垣今日在途上得二语，录出请政：“失于此者必得于彼，可以取偿。得于此者必失于彼，应当警觉。”二语极有哲理，可以息傲，可以平妒，可以解贫，可以制忿。《生命》一册请还向园。吾最喜者为《冯将军传》，真可为军人模范也。此请冷兄晚安。垣复。五日。

〔1〕 王若璧（1892—1960）：字冷斋，福建闽侯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参加护国、护法运动。一九二〇年曾协助援庵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2〕 鲍督：当时吉林总督。

〔3〕 三水：梁士诒。

黄元蔚^{〔1〕}

（一）往 函

君豪先生执事：

惠书敬悉，经转呈三水^{〔2〕}。检报一节，似不可过用严厉手段，因日本劝告事起，吾辈当激励国人敌忾心。若政府与报界过伤感情，则反令彼生欣幸心，甚则以为日本此举为得当亦未可知也。高明必有见及，赘笔一提，欲就正于有道耳。叔明前两日始出京，国民会议议员，前曾电知与梓翁接洽，想达尊览。粤额十名，执事不可不占一席。见猎心喜，恕不负此一行也。中央钻营者甚烈，可笑。三水虽曾荐数人于粤，未必有效，望执事自留意。因执事行时未尝及此，特为劝进。馀不一一，并问起居。 垣拜启。十一月九日。

（二）来 函

爰公先生：

昨匆匆出都，不及走辞，至歉。到此始知誉使^{〔3〕}入都，今晨已发函往辞行矣。蔚到都三月馀，欲求一事如公训子之三条件者，迄不可得。冥鸿周游，惟适者止，此意想承公深察也。离群索居，讲论触发无自，此则至足怅怅者耳。何时再作夜谈如畴曩者耶？思之黯然。专此敬颂道祉，惟鉴未尽。元蔚顿首。廿四日。自法界中国旅馆上。

〔1〕 黄元蔚（1885—？）：字君豪，广东南海人。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历任吉林抚署秘书、财政部金事等。一九二五年底任财政部次长。

〔2〕 三水：梁士诒。

〔3〕 誉使：叶恭绰（誉虎）。

(三) 来 函

爰公先生：

今日承手书，蹙然如空谷足音，喜可知也。再三循读，宛若在象坊夜语吃饭围炉时也。今日入省署，已以来书及著述与蕙农同观，同人咸传观。风雨鸡鸣，君子处乱世不改常度，皆赞叹景仰，甚望公翊中国文化成伟业。舍侄来函，常道尊意垂注，至感。叔伟南来，更得详承起居。翻刻四库书此事甚伟，袁倾段倒，俱不足拟其重且大，无已，则民国建立乎！所列之表^{〔1〕}，提絜纲领，使观者若登泰山俯培楼，足虽未践，已历历在目矣。气魄如此，信此事必能举也。中国分合表^{〔2〕}更足以破俗人迷梦，俗人固信文化为治平饰具，而治平待统一而始有端倪耳。玉公^{〔3〕}入阁，本意中事。蔚在此遥知，了不怪讶。惟以其濡足危时，为勇不可及。再鼓此勇，使铁路永远独立，民不蒙战祸，此乃大善，足以证佛果矣。日前上一函，聊发狂言，玉公不诧异否？为老百姓请命，蔚固不自以为狂也，一笑。南北形式上统一或非远，稍暇仍当北来，寻围炉旧乐。北居久，南归多病（以痢为多），三月而五病，为居北所绝无，奈何奈何！是以仍思北土也。元蔚顿首。九月三号。

〔1〕 所列之表：似指援庵在一九二〇年八月检查《四库全书》后所作之《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2〕 中国分合表：指与上表大致同时作之《中国分合一览表》，有油印本，未发表。

〔3〕 玉公：叶恭绰。

徐 巽

(一) 来 函

援庵学长惠鉴：

前日畅谈，得聆雅教，佩甚幸甚。昨复获读手示，承告知谢书讹误，即当记于原书，并当告青年会总干事张佩之君。俟谢书再版时，宜依执事所条列者刊正。此后尚拟告知友人，以免引用讹谬，昨晚同居翁铜士先生已记入其日记中。弟昨晤亲友同志者数人，告以先生之品学及近拟著之书，均极仰佩，并嘱弟介绍，愿亲道范。不知每日何时为暇时，可以晤谈，即希便中告知为荷。此复，即颂著安。弟徐巽敬上。四月十五日。

(二) 约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近因感染时症，遂致心忡旧恙复发，医士切嘱静养，拟稍愈即趋谈。兹恳者：前巽推举王君海铸，因其在日留学七年，回国教习六年，如此人才，闲弃可惜。若用以编审教育新书，于教育实有裨益。现得其来函，亦专望得一编审员，月薪五六十元，俾可在京久住，借以亲师就友。王君属望于巽甚殷，故不辞烦渎，务祈执事破格怜才，拔置之于编审之列。在巽固无异于身受厚爱，而王君之才亦必能供驱策也。特此奉恳，敬颂道安。愚弟徐巽顿首。十七日。

(三) 来 函

启者：

兹订于六月五日午后五钟在东太平街敝舍开讲经会，请史主教主讲，

即祈届期惠临。此上援庵先生。弟徐巽启。

再启者：伯会长纪念碑已刻成置于礼拜堂外，拓本容后送呈。前承惠捐票洋十五元，即祈于五日携交为荷。弟巽再拜。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惠鉴：

今早奉到代查之件，即交主教转寄杜会长，承费心，殊深感谢。弟昨日由西山回城，因小儿患病，医家云非在西山不能望愈。兹因事一人返舍，适有冗事羁身，未能趋候，容日走谢。此颂著安。弟徐巽启。七月廿日。

张汝翘^{〔1〕}

(一) 来 函

援庵谱兄侍下：

大著及《灵言蠹勺》均收到，即晚当盥手焚香以诵，获益定不浅也。专此鸣谢，并叩道绥不一。弟制汝翘。十一日。

〔1〕 张汝翘：字楚栎，广东人。

张伯桢^{〔1〕}

（一）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往函

篁溪先生有道：

日间正拟趋候，适接来示，敬聆一是。韶兄信本即转去，因闻其已赴沪，故拟俟其返津乃寄去何如？《四库》事有此计画，尚未举办，系用点石，可省雠校之劳。将来拟招商承办，闻每部约需七八千元云。《张园》、《生圻》两记均拜读一过，既令人佩，尤令人羨也。近刊数种敬呈政。中有拙著叙跋，亦足见近来鄙志之所存，恐不足当大雅一盼耳。此颂著安！弟陈垣谨状。三月廿四日。

（二）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七日，往函

篁溪先生惠鉴：

连奉手教，亟欲一游名园。近因检查《四库全书》事，每日须上午八时往馆，下午七时返寓，故此并无暇日为游观之乐，有负雅意，至可惜也。稍暇自当趋晤，但不能确定何日耳。专复，顺颂著安！陈垣敬启。六月十七日。

（三）往 函

篁溪先生有道：

前星期日造访，闻者言公病不能见客。正深悬念，继知公是日有信与

〔1〕 张伯桢（1877—1946）：字任材，又字沧海，别号篁溪，广东东莞人。三次赴日本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司法部任职，直至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晚年以著述为业，有《沧海丛书》五辑。

梁公，知非病者。顷接来教，知公是日实因祭墓外出也。是否东莞馆有司法部张先生乎，不然闾者何如是云云也。韶兄最近在沪来信言，一星期后可返津，到时自将尊函转去。至前属交梁公信，久已交去，闻渠已复兄矣。谨复，并候著安！弟陈垣上。四月九日。

(四) 往 函

昨日往游香山，故韶兄午来未遇。日暮返宅，电询之，知己即夕返津矣。今早已将前月来函加数行寄去。前日及今日来示亦收到，惟前函云赠我南海尺牋真迹，未收到也。足下何时徙宅，尚望示知，以便通讯。此请篁溪先生晚安！垣顾首。四月十二日。

(五) 往 函

篁溪先生著席：

承示敬悉。杂志等已拜读一过，甚佩。弟近来人事匆匆，并无著作，检兄云云，想系旧话耳。大学^{〔1〕}规模不大，不足以辱高明。将来倘事扩充，正思借助一切。天气渐炎，唯珍卫为慰。弟陈垣顿首。

(六) 往 函

沧海先生赐鉴：

承惠书，藉悉起居万福为慰。李君尚未北旋。世兄^{〔2〕}事自当尽力，能否如吾等所期之数，未可知也。知念先复，并颂台祉！弟期陈垣谨上。十二月廿四日。

(七) 来 函

援庵先生大人阁下：

久不晤教，想起居住佳胜为颂。顷闻小儿说，李书华先生托阁下荐人，蒙以小儿荐，至感高谊。小儿在法院月薪八十元，若研究院稍厚津贴，月

〔1〕 大学：指辅仁大学。

〔2〕 世兄：伯桢子涵锐（次溪）。

有一百二十元左右，当辞法院职，专就研究院，望妥为关照至感。缘弟家况极困，稍得多津贴，不无小补也。专此拜托，并叩公安。弟名正肃。十二月二十日。

再有陈者：小儿在研究院因兼差，月薪止三十元，若李书华院长以其资望过卑，事不成就，求改荐弟充之。因弟自政府南迁后，在故都赋闲数年，只以著述糊口。年中售书所入，只可敷衍个人生活，家务仍无补救，生活极感困难。故亟欲出而谋一事，以维持现状，望为设法。如研究院仍用小儿，则此事可作罢议。或有机缘，另代向文化机关一荐。兹以履历送上，请备用。忝属知交，故特渎托，然勿向哲如兄说知也。又及。

张伯桢，前清优廪生，己酉法政科举人，庚戌廷试，签分法部，历充宪政筹备处正主稿。民国成立，留部补司法部佥事，监狱司科长，兼充清史馆名誉协修，著有《沧海丛书》行世。

现居北平烂缦胡同四十九号。

蔡元培^[1]

(一) 约一九二〇年，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奉惠书并捐助平民补习学校款壹百元，谨先代领，并为百馀苦青年谢谢，容再由该校奉上正式收据。贱恙渐愈，承注甚感，容再走访领教。专此，敬请道安。弟蔡元培敬启。即日。

(二) 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来函

圆庵先生赐鉴：

径启者：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君长于新派油画，近日来北京游历，作画多幅，不久将在高师开一作品展览会。深慕硕学，亟思请教，敬为介绍，幸赐接见。专此，敬请道安。蔡元培敬启。一月六日。

(三)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足疾未愈，尚不能走访，至歉。顷有启者，关于中法大学、勤工俭学生、工艺传习所等事，欲请教左右者甚多。特请敝友李石曾君诣尊处晤罄，敬为专函介绍，并祝公祺。蔡元培敬启。一月十九日。

(四)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阅报见贵部专门司长已提出署理于国务会议，知正式公事均已照常进

[1]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当时为北京大学校长。

行。日前面商中央观象台高台长回任一层，想荷饬办。顷有奉渎者，贵部习惯，凡部员外放厅长而卸职者，一时无他位置，则任为编审员。参事蒋维乔君外放江西教育厅长，未就职，可否为位置于编审处？屡渎不安之至，敬请道安不宣。蔡元培敬启。二月六日。

(五)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径启者：武昌高师谈校长借军警暴力开除学生多人，致激成全体罢课之举。闻贵部已有撤换之计画。顷接该校学生来函，欲请任余日章君为校长。余君声望，各界所知，以长斯校，或足抵抗外力。如能得余君同意，似不妨采纳该校学生之意见。敬为转达，尚祈尊酌。原函附奉，并祝公绥。蔡元培敬启。二月十九日。

(六)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君来京，曾晋谒左右，略述该校现状。顷接刘君函，以请省款补助，非请贵部早准立案不可。该校内容，闻贵部曾派朱炎君考察，如无大不合处，可否准予立案，以示贵部提倡美术之盛意，敬祈酌夺。刘君原函附奉。并祝公祺。蔡元培敬启。二月廿四日。

(七)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往函

中央研究院蔡院长、杨副院长鉴：^{〔1〕}

恳将北平图书馆一、二月补助费二千元，即日电汇，以资接济为禱。垣、藻、衡。^{〔2〕}

〔1〕 此函致蔡元培、杨杏佛两人。杨杏佛（1893—1933）：江西清江人，名铨。留学美国。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2〕 藻：马裕藻。衡：马衡。

(八)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来函

兹定于五月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时，在行政院会议厅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即希准期莅会，如有提案，并希先期送下为荷！此致陈理事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蔡元培启。五，三。

(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别来许久，从乐素世兄处得谗兴居曼福为慰。前承示汪龙庄先生手札，并命作跋。读之觉适之先生一跋，业已探骊得珠，所馀鳞爪，未易著手，然又不敢方命而藏拙。顷已稍稍搜集一鳞一爪之材料，拟即整理成篇。惟弟有不情之请，拟以汪札胡跋及弟所附加之跋别抄一本，发表于张菊生先生之七十周年纪念册。因龙庄、敦甫及札中所举之毛西河、魏文靖、戴可亭皆高寿，而弟亦免得别觅题目也。如蒙允诺，不胜感荷。专此奉商，敬希示复(复示请寄上海愚园路八八四号敝寓)，并祝著祺。弟蔡元培敬启。十一月十三日。

兆琳^{〔1〕}

(一) 来 函

援公赐鉴：

数日未晤，至念。承囑转托友人查询谢太傅祠一节，陈君尚未复而章君忽有函来。渠已至杭，接到前函也。据云已往查其地址，确在荐桥。惟旧有祠基仅存尺土，现已为警厅改建菜场，只留后面一小间，有玻璃橱一小座，内供三太傅神位，别无刊立石碑。该祠前墙壁犹存，新立纪念塔一座，旁注民国七年九月省会警察厅立。查该塔所载，谓以旗营地对换，别建新祠。渠又往查新祠地点，有说该处戏院间壁空地便是，而戏院左右均是商肆，并未建祠。究在何处，未得其详云。特即奉闻。至该纪念塔文，另纸录呈一览，顺颂时祉。兆琳谨上。七月廿二日。

纪念塔：谢三太傅祠故址。中华民国七年九月省会警察厅立。谢三太傅祠，始于明嘉靖间，载在《杭州府志》。晋太傅讳安，宋太傅讳深甫，明太傅讳迁。兹以警厅改建菜场，将旗营地对换，别建新祠，并就原祠基立纪念塔，以谥来者。裔孙远涵敬记。

三太傅神位式样

宋太傅惠正

晋太傅文靖 谢公神位

明太傅文正

〔1〕 兆琳：姓失考。此信为受援庵委托，请人调查元时所建也里可温十字寺旧基情况。调查结果，已收入《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修订本）第十四章，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霖^{〔1〕}

(一) 来 函

圆庵先生撰席：

日前承询《四库目录》版本，霖以寡陋，无以仰赞高深。顷以转叩敝业师王青垞夫子，蒙复如另纸。即呈，希鉴。此四种者（合之文达手书本，应有五种），我公已得几种？抑已全备？暇中尚望示及。专此，敬颂文绥百益。弟霖顿首。三月卅一日。

《四库提要》自乾隆四十七年殿本外，只扬州鹺商所刻一本，广东书局翻本，光绪中上海石印本，只此四本。《简明目录》坊刻甚多，不悉记。此外更有一本，全列书目而无提要，不记为何人所刊（非粤人即皖人）。

〔1〕霖：姓未考出。信用“万蕉馆”笺。

颜世清^[1]

(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来函

圆庵仁兄阁下：

华北赈灾筹办书画展览会登报稿一件，即送请削正，交各报登入新闻栏内。所有出品目录，三日后再行送上续登。此事手续极繁，真觉讨厌。又票亦将次印出，各机关应派若干，并祈核定，迅速开示，照数送上分派。此颂大安。弟清顿首。十一月二日。

外稿一件。

(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来函

手示敬悉，启事稿极妥，尾加赘数语，乞卓削。书画目录昨始由出品诸君交齐，竭二夕一日之力为之编定，今日即交玉虎^[2]付刊，约有四百六十余件，清室允颁十一件。至散票一事，诚如来示所云，与弟不谋而合。此次五日（五日共七千五百张），每日仅印票千五百张，拟由会分散各机关每日七百五十张，下余半数，由开会时在园中售卖。关伯珩昨云每日交会千张分散，弟以为过多恐难消，即兄意也。此事六年曾办过一次，手续琐屑，有不可胜言者。此次苟非燕公^[3]谆谆致嘱，弟决不为，因尝过此中甘苦耳。惟此次所征书画尽属佳品，届时有兴，无妨走观。此颂圆庵吾兄晨安。世清顿首。十一月四日。

[1] 颜世清：字韵伯，广东连平人。善书画。

[2] 玉虎：叶恭绰。

[3] 燕公：梁士诒。

外原稿一件。

票明日可送尊处。

(三)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来函

展览票今日始送来，当已逐一点好。数目内有多少参差，已于每包号明，兹送上。乞每张加盖华北赈灾协会图记腰圆紫印，以免伪造。并请分一半交下，届时出售。下余一半，即由尊处分散各机关。仍将分各机关若干，开一清单见示，有所考核。目录昨日始齐，赶夜工排印，大约三日可出版。此颂圆庵仁兄午安。世清顿首。十一月五日。

外五日票。

(四)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八日，来函

援庵仁兄阁下：

书画目录昨夕三更后送来样本，仍有三五字讹误，已令一律照改，兹更正一本。兹送上五本，余四本请一一照改，酌送登报。至送各机关票，若候订本同送，恐来不及。缘订本至速亦须九号晚方能赶出三数百本。弟意函中叙明，如要目录，随时可向函索，本会即送，因刻下尚未印齐云云，似觉较有馀地。昨与玉公商之，亦以为然。今日必须将票送出方好，缘恐过迟，为日更促。若天津一埠尤须早发。统祈高明裁酌，至盼。有事望随时电话相商。此颂公安。弟世清顿首。十一月八日晨。

外目录五本。

闾 铎^[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著席：

侧闻理董四库，搜集故实，甚盛甚盛。有壬子书目，虽系坊刻，却似博雅，谨以奉尘。又《铎书》如尊藏有羨，乞一副本如何？此颂道安。弟闾铎再拜。十一日。

(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座右：

顷奉手馔，敬承一是，藉谗著述日隆，甚盛之。日前在京曾一走谒，乃以不知抄手胡同之故，遍询不得，怅怅而返。辱示四库目与书不符之故，元和胡绥之^[2]丈颇有论列，所著《提要补正》，专就库目，补其未备，正其谬误，约十五六万言。又有《阮目补正》，皆专以考据家言，为河间、仪征^[3]之诤友。此与公之盛著，必有互相发明者。不知公与此公有旧否？或欲相见，铎可移书干之，必可商量加邃密矣。又此公别有经籍题跋，约百馀种，专就库目以后晚出之书详加论定，且于原书均已细读。又未收书目续编约百六七十种，则就阮目未收而作，稿如束笋，诚巨制也。铎又于刘汉怡^[4]家见所藏覃溪手稿提要草稿数巨册，似有河间润色之迹，亦大观也。以上诸作，或有足以赞扬著作者，当为介绍一二也。承示

[1] 闾铎（1874—1935）：字霍初，安徽合肥人。曾为叶恭绰秘书。

[2] 胡绥之：名玉缙。

[3] 河间、仪征：指纪昀、阮元。

[4] 刘汉怡：汉怡，一般写作翰怡，刘承幹字。

分合诸表，彰往察来，自是笃论。下走依人为活，固不足以语此，即秉钧诸公，似亦在委心任运之列，执而语此，有不掩耳瞠目者邪！我公先天下而忧，不胜慕仰。《铎书》有人欲付精印，以广其传，俟有成说，再以相闻。总总奉复，即颂纂喜。闾铎再拜。六月廿五日。库目及检书所得，幸时以相示。又及。

(三) 来 函

援老座右：

赐示拜悉，胡先生介绍函附呈，乞便相过。《铎书》已卒读，正与逸公商略，欲重付印，得示喜慰。手复，即颂纂喜。闾铎再拜。七日。

绥老前已有函详述公有欲见之忧。又及。

商馆新印《四部丛刊》，样本容即觅寄。

(四) 来 函

赐读盛课及新槧各册，纫佩何极，拟再索一分。其大同石窟寺之刊，则非多册不可，幸有以贻之。援庵先生。弟闾铎再拜。

(五) 致尹炎武函

别纸乞持示援翁，^{〔1〕}何日得暇，当拟一聚谈以倾积素也。石公先生。弟闾铎再拜。一日。

(六) 约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老著席：

昨荷惠示《燕京学报》五、六两期，已呈桂老^{〔2〕}，于《燕京故城考》极所心折。著者奉君^{〔3〕}现在何处，尚乞赐示或设法介绍，以便接近。

〔1〕“别纸”为江绍杰对援庵《史讳举例》的补充意见：“恶字不阙笔例：玄字避讳，其本字以元字代之。如弦、弦、率等字则阙末笔之一点。但畜、蓄等字则不阙。右一条似为陈著所无，弟特为举出，或不无壤流之助。请以质诸陈君。江绍杰。”

〔2〕桂老：似指朱启铃。

〔3〕奉君：奉宽。

又《高瀨还历》一书，仍乞赐借，以铎处尚未购得。种种费神，不胜悚仄。专复，祇颂著绥。铎谨上。六，二五。

(七) 来 函

昨夕赴津，应紫江之招商略《营造法式》后序，兼谈《宫史》之事。今午返舍，得读赐书及盛撰，钦佩无似。先大父《新疆大记》已有印本，极草率，乃往年在日本所印。正拟设法重为校正，以大字印之，以资斧未充，至今耿耿。此册乞斧落而征引之，幸甚幸甚。吾家故宝，印行后复得新材，目下亦思再版，公博闻群言，尚乞随时裨补。日内拟以夜来侍谈，但又不欲过晏，妨清课也。总复援老著席。阍铎再拜。卅日。

(八) 来 函

援老座下：

宋讳君、王、圣、天、龙、王、主、玉等八字，桥梁刻作龙形亦凿去之。“宣和中户部幹当公事李宽奏：凡以圣为名者并行禁止。又给事中赵野奏：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为称者，切虑亦当禁止。其后又有以龙、王、主、玉字不当言者，亦请遏绝。前后共禁八字^{〔1〕}，遂易承天为能仁，其他观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则重加之罪。虽桥梁有为龙形者，亦皆凿去之。太学同舍陈朝老语余曰：此无君无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倅兴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尽取诸寺观藏经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几而太守卒。）”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易承天为能仁寺。别有一则讳天为莧，前已钞寄，不知遗落何所，容他日觅得再寄上。铎上。

〔1〕 援庵批语：“圣、君王、天龙主玉，共七字。”

易 意^{〔1〕}

（一）约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学长：

屏四幅祈察收。对过送去又一副联，乞饬贵纲纪同送尤感。弟意顿首。九月十四号。

（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次长：

新任吉羊荣任，意本不以荐人自扰而扰公，特有一可用之才，而在教育界十五年之久，而人品可靠者一人，不能不奉为大部办事员之选。另纸书履历，如承首肯，即别函走谒台端，藉聆训示。此非敢以荐牍自况，并祈原察。专颂任绥。意口上。十二月廿八日。

〔1〕 易意（1874—1941），字季复，号大厂，广东鹤山人。工诗词，有《大厂词集》。曾协助援庵办平民中学。

陈庆年^{〔1〕}

（一）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来函^{〔2〕}

圆庵先生大鉴：

戊午秋间，友人章厥生^{〔3〕}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温考》，初版、再版先后踵至。展读再三，如获惊人秘笈，无任企仰。今年夏间，柳贡禾^{〔4〕}表侄南旋，又以从者增订三版见示。索隐钩沈，博学详说，得未曾有。朱子诗所云“旧学商量加邃密”者，执事允足当之矣。至尊说所疑洪书^{〔5〕}一节，屡得贡禾书，称述台端垂询盛意，兹谨以所知者言之。记光绪庚寅，洪文卿在欧洲为《元史译文证补》，于西史中知镇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询镇江训导汪和卿。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义，敝邑之宿儒也。彼时子如检得旧录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欧，并据子如面称，曾于北固山下见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书于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其说之所从来，盖即由于此。弟曾见其所录碑文，自“薛迷思贤”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顺志》大兴国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

〔1〕 陈庆年：字善徐，江苏镇江人，一九二九年卒。援庵有《挽陈横山》诗，自注云：“昔与先生论镇江也里可温寺碑，不知撰者梁相为何许人。后阅月泉吟社春日田园杂兴诗，知第三名高宇，第十三名魏子大，皆即梁相之隐名，时相年仅十五。未及告先生，不意先生遽殒。梁相碑‘忽木刺’之名凡七见，不解所谓。年前得凤翔磻溪谷长春观圣旨碑，知胡木刺即基督教会堂，亦未及告先生，至为遗憾。”

〔2〕 此函亦载入《元也里可温教考》修订本中。

〔3〕 章厥生：名崧。

〔4〕 柳贡禾：名肇嘉。

〔5〕 洪书：即下文之洪文卿（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大兴国寺下注云：“检有梁相碑文遗缺，附录其略”云云，于碑文下按语云“此碑旧卧山后，今山后滩尽入江，碑亦坍塌”，是洪书所谓北固山下残碑者，确系大兴国寺碑，无可致疑也。惜未得将此碑略举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兴国寺在夹道巷，当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顺志》有“惠安寺在夹道巷”之文。其地在镇江城内药师庵后，属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区域，有大城为之限隔。征诸嘉庆《丹徒县志》，碑目中即不载其名。此碑究以何时越中峰北峰而至于濒江之山后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记，载于《至顺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当必有刊落之语。如子如先生录寄洪使与附注山志者系钞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语句既毫无增减，文字又一无异同耶？惜此老久归道山，末由祛此未寤矣！匆匆奉布，尚希有以教之。弟陈庆年敬启。辛酉九月三十日。

〔录自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十〕

（二）一九二七年，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客夏承赐大著《二十史朔闰表》，展读一过，曾叹为史界未有之作。及读所附《中西回史日历序》，乃知公尚有更博大精深之伟著，私衷欣喜，几于无可名状。一则中外史实有待考于比照之日历者綦多，有此则无数纠纷可以解决。（回历尤要，自唐以来蕃客来华者至众，影响于国史者甚大。）一则出版界沉寂殊甚，此书一出，如暗中得明，可腾耀于外邦也。顾以为兹事体大，一年以内或不及出而问世，日昨邮局递来一裹，发缄启视，固赫然昕夕盼求之大著也。怀想半载，得于一旦，喜可知已。把卷细读，惟见其条理分明，朱墨朗然，二千年之历日，一检即得，中西回之比照，方便法门，莫过于此。非我公之精勤卓绝，造诣深邃，曷克臻此。从此嘉惠史林，为功当无与伦比，不朽事业，此其选矣。尝谓读史非比较时日，鲜不为古人所误。如黄巢之陷广州，《唐书》本纪及《通鉴》均谓在僖宗乾符六年，而《旧唐书·卢携传》及《五代史·南汉世家》又明言在乾符五年，两说相差一年，未知孰是。据阿刺伯人纪载，则谓其事在回历二六四年，久思以其说证之，惜无书可以比照中回历日。今检大著，回历二六四年为

乾符四年八月初三日至五年八月初二日，乃知《旧唐书》及《五代史》较《新唐书》、《通鉴》等为比较的可信。即此一端，尊著之有功于考据界，岂不伟哉！弟老病侵寻，久疏简册，撰述一事，益觉未遑，方之我公，能无愧怍。但病胃而发种种，如赐书之所云云者，亦甚希公之为道自珍耳。比来有何大撰，档案之已整理者几何，均以为念。专此鸣谢，敬请撰安。弟陈庆年顿首。孟春月念五日。

再者，弟以衰病久不能执笔，此函系他人代书，尚希鉴谅为幸。

章士钊^[1]

(一) 一九二一年，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滞京两周，未及奉教，至为歉仄。弟即有欧洲之行，今日出京。承赐钞《名理探》，不审已否竣事？兹托友人郭作云兄接洽此事，所需钞费等项，义当缴纳，亦属郭君代办。弟此次赴欧，于最近思潮须加考察之眼，至沟通中西学术，先生有何伟见，及须特别调查款目，望随时见示，寄由伦敦使署转交。勿请撰安，不尽一一。弟章士钊顿首。廿八日。

(二)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往函^[2]

去冬故宫一见，倏忽经年。前介刘君借校《名理探》，闻拟刊行^[3]，甚感甚感。原译十卷，惜敝篋所藏只有五公称五卷，其十伦府五卷尚未见。李所译又有《寰有诠》，《明史·艺文志》著录道家，盖三百年前物理化学

[1]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一九一八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一九一九年为南方“和议”代表。一九二一年春得黎元洪资助，出国考察。

[2] 此函载于《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报版）。章士钊（孤桐）有按语云：“援庵先生宏识奇士，当今无辈，于古来中西教学相互源流，考核尤精。愚粗治逻辑，曩从借明李之藻所译《名理探》抄本，以资参校，援庵欣然录副见赐，此谊迄未敢忘。近情刘君子行将李译校核笺注，并将原译、近译及拉丁诸名一一引列，复承援庵多所指正。”

[3] 援庵在一九二六年所作《名理探跋》中云：“《名理探》为三百年前之名理学，原译十卷，此本仅五卷。丁巳（一九一七）间予得自英敛之先生，敛之得自马相伯丈。辛酉（一九二一）、甲子（一九二四），章行严、胡适之二君先后从余录一副本。乙丑（一九二五）行严任编译馆总裁，介彭泽刘君子行（奇）假余原本覆校，欲付刊未果。”

也。百年来此学进步甚速，《寰有诠》遂不足观，唯名学进步稍迟，故《名理探》尚有一读之价值。鄙意久欲刊行，以公同好，人事匆匆未果。又欲倩人将原译、近译及拉丁诸名，制一对照表，附诸卷末，亦未果。曾以此意告刘君，未识采纳否？刘君又询傅汎际原名。傅葡萄牙人，原名Franciscus Furtado，效华俗，字体斋。一五八七年生，一六〇八年入耶稣会，一六二一年来中国，传教浙江、陕西等处，一六五三年卒于澳门。李之藻《明史》无传，省、府、县志亦无传。民国八年曾采诸书为补撰一传，另检呈，似亦可附刊卷末。希裁正。陈垣。十月二十八日。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兹尚读者，有新文学家蓝君菊孙持柯璜先生介绍函自重庆来，求在北京工作。弟于教育界向乏联络，因特介绍尊处，请囑张次溪兄接见，一为了解情况，再看如何办法。不胜冒渎之至。藉候著□！弟章士钊谨启。二月廿二夜。

张宗祥^{〔1〕}

（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

久不晤，渴想之至。昨至新居，适值驾出，樊先生亦不在寓，怅怅。敬恳者：教部欠薪将半年，弟近又刻书一二种，窘状遂不可言。欲舍此他图，又不愿仰面求人，计不如售书鬻物，且过目前。弟所藏唐人写经数十篇，虽非整卷，然其中有唐古忒文^{〔2〕}、有血书、有经卷护手锦，且有唐人公牒及诗札，十年以来精血所聚。樊先生曾见过，现急思售去，可否恳执事一询叶玉虎先生，如荷采取，价值请执事与樊先生公品定之如何？此事非叶先生不能惠我寒儒，非执事更不能转达下忱，故不揣冒昧，出此非分之请求。专肃，即请大安。弟张宗祥敬上。十一月一日。

樊先生均此恕另。

如需过目，请示知，当即送上。

（二）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接读手示，敬悉一一。承允进言，感不胜言。此类物件，正如杨执中香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若非执事代达下忱，正恐一无希望。务望于叶先生返京时言之，使早苏枯鲋，则一言之重，不啻九鼎矣。不情

〔1〕 张宗祥（1882—1965）：字闾声，浙江海宁人。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一九二〇年协助援庵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此时兼代教育部会计科科长。建国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

〔2〕 唐古忒文：即藏文。

屡读，容后泥谢。专肃，即请大安。弟张宗祥敬上。十一月十日。

樊先生均此恕另。

(三)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

昨思在经济上略效绵薄，至天津一行，结果仍无确款。归途受寒小病，不能趋谒，幸谅。今请仍以友谊进言如左：一、公之去留：公出任此职，完全非名利问题，实为梁总理。则总理在任一日，自当全始全终，不可轻去。二、交系之组阁，此次实出全力。学界实力虽微，尚能左右舆论。且为费不多，自当竭力设法使八百孤寒心怀感激。三、前晤八校中人，谈及陈君文虎，其切齿在马次长之上，不可因旧交之故，仍留此人在秘书厅，有损物望。（言论甚多，不能细载。总之弟与陈君并无私怨。）四、衙门薪水如旧历年前能发两月以上（现闻已发过三成，则再发两月可矣），馀者许其分期补发，自可回复原状。弟之为人，耐冷恶器，十年尘海，未迁一官，非不能，实不愿。与公虽新交，意气尚相投，故敢忽发狂言，直陈臆见，统祈鉴察。不宣，专颂炉安，并贺年禧。弟张宗祥敬上。一月一日。

(四)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

今欲纯以友谊恳公一事。交部总、次长皆执事至交，可否说及项斯得一挂名差事，以维生计。弟出山以来向不谋干薪，如须到差，不致无功坐食，尤所素愿。此事怀之数月，恶甚不愿面谈，用特函恳。专颂大安。弟张宗祥敬上。三月二十九日。

(五) 来 函

鹰论一册写毕敬奉缴，请察收为感。尊藏经史两部，必多秘笈，倘荷检借数种，借供抄校，尤为铭感。弟寓西城，相距过远，不得朝夕请益，至憾。敬颂援庵先生炉安。弟张宗祥顿首。十一月十四日。

(六)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永乐大典》一册，索价一百五十金（前年馆中买三册，每册九十金。去年商务书馆买数册，闻每册百三十金），大约尚可让些。本有两册，一册现被他人留住（据卖者所云如是）。此册成否，明晚要来敝寓讨回信，真奇货可居。卖者为一旧家，非书估（据云家中尚有三册，年底如少钱亦须卖去），着其亲送至尊寓，忸怩不肯，只得转送，请酌裁见覆为盼。此请晨安。弟张宗祥敬上。一月廿四日。

(七)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永乐大典》前途壹本已卖去，闻得价百馀金。嘱其取回，买者不肯放手，且欲来取存于尊处之书。原简奉闻，专此，即请大安。弟张宗祥敬上。三十日。

(八) 一九二三（或二四）年三月三十日，来函^{〔1〕}

援庵先生阁下：

手书敬悉，书亦到。弟回浙之后，第一批做的，专换统捐局式之中等学校校长。去冬换其七人，残留者亦不多矣。惟换出去之校长有二人太弱，实因人才难得，极不满意。第二批做的专在提高程度，招集高等学者。大学已有头绪，高中亦着手进行。第三步做的，发展小学及改办职业。满拟大学事了，即做此事。不意一师之案骤然发生，尊示名论不磨。本来浙省预算式定于十年之前，现在蔬菜且不论，米价较十年前且贵一倍，而支出之饭费工钱仍照前案，可谓不通之至，今年已决议添加。至一师案则实由学生俞尔衡下毒。俞生全体学生皆恨之刺骨（因品性不好，亏蚀饭款），在星期日拟开会宣布之，而星期六晚乃演成此剧。现在各方面搜得证据甚多，案虽未定，认为主谋，恐无疑义，厨子则行使者非主谋

〔1〕 当时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者。本月廿四日学校中已回复秩序，照常上课矣。专此，即请道安。弟张宗祥顿首。三月三十日。

(九)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此次内子偕同四女璇、五儿同报考贵校高中部，本备一函使之晋谒崇阶。至平之后，方知执事南旋，遂未投递。四女已蒙录取，惟试毕之后，匆匆回汉，未知即须检验体格，只得请求上课到校时补验，以省手续。此女向无疾病，在从前肄业各校并未缺课、请假等事，倘荷鼎力玉成，将来得有成就，皆出大君子之赐。弟依人碌碌，一无善状可陈，儿女之累日增，牛马之齿日长，真不堪设想也。专肃，敬颂著安。弟张宗祥顿首。八月九日。

(一〇)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敬启者：前因四女张璇不及如期赴校检验体格，曾上一书，谅蒙鉴及。本拟十八日由内子率女赴平缴款入学，不意河水大涨，桥墩移动，届时是否通车，实难豫料。开学日期究定何日，务望示知，以便设法赶赴。倘学费不能如期到来缴纳，亦望念事出天灾，屈为原谅，是感是盼。屡读清神，容再泥谢。专肃，敬颂著安。弟张宗祥顿首。八月十四日。

现寓汉口黄陂路协和里六号。今晨起邮信可通，人则不能过桥。

(一一)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教部以印四库事相询，弟远处汉皋，寓无书籍，但阅其名单，大半相知，且在平者多。弟意人投一简，不能统一主张，不如汇集意见，归纳之后，公致一覆，俾早解决。执事如采此说，请在故都集议一次如何？弟所见开列如下：一、用四库未刊名不如从董、叶二先生之议，用罕传本名为的当。二、四库有目无书者如《口讲诗经解义》（空匣）、《老学庵续笔记》之类，目中三种《崔氏春秋》前人有并入他书，无单行之说，

似可先检文渊，不必列入目录。三、江西先哲遗书，昔人编有目录，近却未闻如安徽之例有刊丛书者，不知是否见所编之目而误为刊书？即有此事，究竟何时刊印，杳不可知。以向来丛书之例言，本不忌复，似可不问。四、目中所列三百四十余种，有善本原本者十余种，不及十分之一（且有不全仅两三卷者，如徐氏之书）。此十余种，单印亦可，合印分编亦可。但此系善本而非四库本，名义上宜分清。其他续古逸丛书等，照印之本，为数无多，似不妨重印。总之，弟意世变方亟，旧学日微，能速印能多印即为造福，请执事裁之。沅叔先生，森玉、万里^{〔1〕}诸兄不再另函，望转致意。专此，即请著安。弟张宗祥顿首。八月廿四日。

前次议印时，弟曾与菊生^{〔2〕}兄议定，每书按照页数卖预约券，则欲购单行本者较为便利。此议现在似仍可照办，以惠寒儒。

（一二）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在平不能时承清诲，至为怅怅。本年三月奉调回汉，方幸环境略佳，不至举目生感。不意岭南风云今又突起，中国不亡，真无天理矣！四女前承照拂，得有读书之地，今幸毕业，下学期志愿入平大医学院读书。将来如有成就，皆出大君子之赐。近来日为案牍所累，且汉上本为商场，来往谈天，行可兄之外竟无一人。想执事案头大著又不知几许矣。专肃申谢，顺请著安。张宗祥顿首。六月十日。

〔1〕 沅叔、森玉、万里：傅增湘、徐鸿宝、赵万里。

〔2〕 菊生：张元济。

陶 湘^{〔1〕}

(一)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九日，来函

聚珍板书目务乞惠假一抄，明日即可奉璧。惟此录出处乞示尤感。此呈援庵先生。弟陶湘顿首。十二月九日。

西安门大街六十五号 陈次长 候示

(二) 致袁同礼函

守和先生大鉴：

顷奉手书，敬悉陈援翁嘱抄《兵垣四编》内徐光启及他人各序，已饬人赴银行抄录，抄毕即寄。弟料量先兄事毕即到平也。专此敬复，即请道安！ 弟陶湘顿首。四日。

〔1〕 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一九二八年应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藏书家、刻书家。

陈庆佑^{〔1〕}

(一) 来 函

杨君子远^{〔2〕}谭及公欲觅先祖《广州音说》读之。此说载在文集，数年前带来送人已无存。广州乱后曾属人印数十部寄来，迄今未到。兹将案头读本抄出此文奉上。暑热疏候，歉歉。即请援庵仁兄先生台安。弟庆佑顿首。

〔1〕 陈庆佑：字公辅，广东番禺人。陈澧之孙。

〔2〕 杨子远：杨其观。

伦 明^{〔1〕}

（一）约一九二一年底、一九二二年初，来函

顷悉我公即长教育，不胜雀跃。现下关于教育者有二大问题：一为部员罢工，二为八校索费。其一略事疏通便可无事，次者本年内能筹得一月经费亦可敷衍。惟此项经费，当时秉轴者过徇教职员之意，如愿以偿，致令交部无从筹措，此实大错。实则该廿二万元约可减七万至十万之间，费轻则担负易，政府履约不难。如能应付得法，减费一层不难办到。弟有所恳于公者，则为图书馆一事，弟怀抱而欲行者久矣，今将凭藉我公而达到之。（一）编定一应之书目以待搜求也。查教部直辖之图书馆，收藏非不富，然皆就旧有而保存之，初未调查我国现存之籍共有若干。例如经部除《四库》所录外，其未收者若干种，在修《四库》后成书当时未录者若干种，或旧本尚存，或尚有抄本。其最精要之某种则不可不多方求之，或就藏书家移录之。盖此图书馆为全国之模范，其完备亦当为全国冠。况迩来旧书日少，且多输出，私家藏贮，不可持久。若无一大图书馆办此，则国粹真亡矣。（二）为校讎《四库全书》也。前此曾有刊印《四库》之议，但此书之讹脱，触目而是，若任刊布，貽笑外人（前日本人某曾著论言之）。且传布此讹脱不完善之本亦奚取乎？但此书博大，校讎不易。现在教部人员极冗，一时谅难裁撤。其中文理清通者当不乏人，与其画诺而无所事事，何如移一部分之人以校此书。且馆中人员亦不少，若去其素餐者

〔1〕 伦明（1875—1944）：字哲如，广东东莞人。一九一七年曾任参议院秘书。藏书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序中云：“东莞伦明以书为性命，专收清人集部几备。”他还有志编续四库全书。

以置清通之人，不一二年，此书便可校完。在国家不费分文而成此大业，何快如之。至校书之法，则宜将内务部新得之《四库》或再借用文渊阁之《四库》，至各书之有刻本者亦居大多数，皆可取资也。（三）续收四库全书提要。此着为最要紧。乾隆修书之时多所忌讳，未著录并未存目者甚多，且晚出之书为当时所未见者亦多。若乾隆以后之著述，其未及收更不待言矣。尝谓我国学术之发挥光大皆在乾隆以后，若此小半截不全，大是憾事。为时未久，各书搜求尚易，且宿学现存者亦尚有人，宜聘请通达者约十人之谱，每人薪修月约五六十元（另有课责之法，兼差者亦可，但须限若干日成一书）。月需经费约一千元左右，亦约一二年而功成。即在学款所减内筹出此数非难。如能办到三事，则我公为福于国学者不细。且政治不过暂局，我辈在世界上要当作一事业，留作后世纪念。昔彭文勤在朝颇不满于清议，而功在《四库》，至今谈者犹乐道之，我公如有希望于后世者，此其时矣！闻教长尚未定人，最好我公以次长代理部务。弟自九月即脱离大学教席，绝无别事，日惟闭户读书，自分见弃于世矣。若得附骥尾而有所表见，则我公之赐也。草此即颂援庵我兄大人晚安。小弟明上。廿六灯下。

教部罢工，主要者不过数人，同乡黎君惠中在列。如须相助，请电知令黎君效劳也。

柳肇嘉^[1]

(一) 约一九二二年初，来函

圆庵次长先生钧鉴：

承命驰书黄总长^[2]，已于今晚发快信至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史学国文教授家翼谟诒徽叔祖，请其加函转寄上海，或商诸郭校长秉文派人送去。该校与黄总长声应气求，可得复书。函稿呈尊察，专肃，敬颂升安。弟柳肇嘉顿首。卅日晚。

附呈函稿、邮单各一纸。

(二)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次长先生钧座：

前蒙赐书端，吴兴矩范，光宠敝校，谨代诸生敬呈印本，伏惟尊察。比奉琅函，拜读批注，并诵大稿，反复竟夕，启我颡蒙。公以考订之法，稽外教之史，证确而不肤，断精而不武，据旧料，说新理，胜于饮冰^[3]多矣。嘉鄙陋，窃有志于历代西域传记分类研究，冀窥中西文化对流之真面目。大著数种均足导我先路，谨写一册，原本甫寄善老^[4]，俟得覆书，再呈钧览。罗叔蕴^[5]有敦煌本摩尼教经残卷跋，不审可取材否？肃复不一，并颂政绥。柳肇嘉敬复。四月十三日。

[1] 柳肇嘉：字贡禾。

[2] 黄总长：黄炎培，当时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未到任。

[3] 饮冰：梁启超。

[4] 善老：陈庆年。

[5] 罗叔蕴：罗振玉。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承教益，快慰奚似。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无《清赏录》，请详示，携回江乡，由家翼老代查，当有以报命也。专此，并颂撰安。弟柳肇嘉拜启。廿三日。

(四) 来 函

圆庵先生左右：

昨承枉顾，当即驰书家翼老^{〔1〕}，附以大札，请其径复尊前。顷又奉手书，亦加函寄去矣。贵校章程已拜读，学术渊藪，盖在于斯。倘蒙提挈，俾获钻仰有成，幸甚幸甚。今晚出京，一月北还。通信处镇江小市口。此复，敬请撰安。弟柳肇嘉谨上。八月七日。

(五) 来 函

圆庵先生史席：

旧京一别，裘葛七更。石公^{〔2〕}还乡，欣闻台候佳胜，并奉到大著一册，雒诵至再，精审无比，故人佩服。《陈横山先生类稿》，自夏徂冬，补刻版片，现已印刷。旦夕装订成书，即由其子南屏^{〔3〕}寄奉，不致因循。倘遇横山先生朋好如杨钟羲、朱师辙之流，幸便告之。肇嘉服务桑梓，周历江南北四十馀县，采访尚便。曾搜得钱谦益归庄造像寄赠叶誉老为像传，难得之料。润州以环山需水得名，肇嘉凭借官力，清出十数万金，为乡农开塘灌溉，冀有以润之。因是读书不专，无所成就，惭汗殊甚，惟里乘得实地研讨耳。石公云尊刊尚有数种，乞赐读。专肃，敬请撰安。愚弟柳制肇嘉顿首。十二月十四。

〔1〕 家翼老：柳诒徵（翼谋）。

〔2〕 石公：尹炎武。

〔3〕 南屏：陈裕菁。

傅增湘^{〔1〕}

（一）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前日聆教至快。兹有恳者，内侄凌念京在部五六年，资劳较深。闻部中近有佥事一缺，归第三类补者，资格甚属相当，拟请公加以培植，得补一官。感荷盛情，曷其有极。冒昧相干，尚希亮察。此请台安。愚弟傅增湘拜启。二月六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未承教，至念。兹启者，弟近辑竹垞事实，闻《越缦日记》中有论及者，惜无从检得。公钞目中祈为寻访，列卷目相示为幸。又风怀诗一案，异论滋多，越缦曾论及否，亦盼考查及之，至感。手此，敬请撰安。弟增湘拜启。十二月廿六日。

（三）一九二五年，来函

前农商部次长刘君垣厚生同友人戴陈霖欲诣清宫游览，属为介绍，祈费神代为通知，并发券（赐下）以便前往。闻参观者订星期日，刘君愿于是日上午，不知可行否。增湘再启。

〔1〕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曾任教育总长。一九二二年后退職居家，核勘古籍，研版本目录之学。先生与援庵来往信函，经与傅熹年同志（其文孙）共同讨论、辩认，并查阅了傅老日记，作了如下的编排。

(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来函

顷由缪君子受交来续目二册，乃徐积余所寄，原封未动，由弟手拆视者。兹特送呈，祈察阅检对清楚，早付尾数，以了此案。拜感拜感。此上援庵先生。棘人傅增湘稽顙。三月十日。

(五)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顷据刘厚生次长来函言，参观清宫，渠尚有眷属六人拟求加入，敬祈费神代为索券赐下至感。此公自南方远来，以一睹为快也。此候台安。棘人傅增湘稽顙。三月十一日。

(六)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来函

送呈校本《双溪醉隐集》三册，馆钞《勤斋集》一册，刻本《勤斋集》二册，祈察入。务希分力勘定，至恳至恳。专此，敬候援庵先生著安。弟傅增湘拜启。五月十八日。

又，附上《瓢泉吟稿》一册，公处有人可钞否？

(七) 一九二九年初，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杂志奉到，竟从此检得袁随园题风怀诗小序，可以作证，但恐非其朔耳，姚君考证亦多可采入。承示近作文字，干支之误乃至如此，公之精锐，真无坚不摧也。再初九之局，未知公与季豫先生是日有暇。倘不能分身，幸以见告，因有一二人欲加入此局，正在候补也。专此奉布，即候撰安。弟傅增湘拜启。七日。

(八)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来函

敬启者：昨荷驾临，猥以会长征及庸愚，惭感无既。增湘退闲已逾十年，惟以闭户读书为事，于外事极少交接，教育新制，亦罕究心。承贵校以故友关系，俾得厕名其间。自惟衰朽，无所匡助，惭负已多。若令忝居

首席，实非所堪。且屏伏王城，逃名匿迹，更不愿以姓字彰闻于世。兢兢素志，自守甚坚，知公厚爱，万勿相强。尚冀别择贤能，更图孟进，公私咸利赖焉。竭忱奉告，统希鉴原。专此，敬上援庵、奥图尔先生^{〔1〕}阁下。傅增湘拜启。七月二十日。

再者，前看之谕旨条例，起乾隆三年，迄道光十年（中间略有缺者），凡四百八十三册，议定每册三角，共一百四十四元九角。贵校似可存度为查检例案之需，如决留，乞示知，以便送上。增湘再启。

（九）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昨领教谈为快。涵芬楼藏影元本《元典章》属速由邮寄来^{〔2〕}。顷又访得厂市松筠阁有旧钞本一部，兄似可取来一勘。多见一本，必有裨益也。刘翰怡信顷付赵万里，想已呈鉴。其原书九册乞早付还，以完此段公案。前交上《家世旧闻》样本，祈付还以便刊改。手此，敬候著安。弟增湘拜启。六月廿一日。

（一〇）一九三〇年七月，来函

《元秘史》影样本四册新寄到，敬以奉上，祈督收。此上援安先生史席！增湘拜启。

（一一）约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迳启者：兹有西洋文学系学生袁绍基、物理系袁绍文二人，顷因缴学费入学，乃当事者谓该二生已转学，拒绝收费。查二生在前学期后并未呈请转学。误会原因，缘前者两生有投考香港大学之意，前注册主任将二生学分寄往该校，遂致此差误。刻下二生仍要求照章入学，祈公转

〔1〕 奥图尔：时为辅仁大学校长。

〔2〕 援庵在《元典章校补缘起》中云：“十九年夏，故宫博物院有影印《元典章》之议，予闻之大喜。后不果，予乃发奋欲就故宫所藏合予所有，详校一次。江安傅沅叔先生嘉其意，为予邮借涵芬楼藏旧抄本。”即指此事。

告注册部，仍允照常交费入学，以竟全功。此两生原为弟所保证，故代为申命，统希鉴察是荷。手此敬候撰安！弟傅增湘拜启。九月十五日自香山书

再启者：闻校中近添设美术系，所有各科教授，自在延聘之中。世好张君孟嘉名恂，夙工绘事，境趣高深，笔墨超逸，于画理研求极深。凡源流派别，古今变迁，咸所洞澈。若能延致，俾授美术史，必于学术有裨。此君与弟相知廿年，南北山游，追随最久，知之较深，故敢驰书上介，非泛常推荐位置也。其人抱负绝诣，不骛声华，不事酬酢，当世知之者不多。知公留意人才，真赏有素，愿青眄及之，幸甚荷甚。手此再颂台绥！增湘附启。同日。

(一二) 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来函

影元本《元典章》四函顷由邮寄到，阅之乃繡谷亭所跋，至可珍也。送呈祈察收。此上援安先生撰绥。弟增湘拜启。七月九夕。

(一三)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致沈兼士函

兼士先生阁下：

睽教至念。兹愚者：杨生承祚新自美国毕业回国，成绩颇优，又为故人之子。弟喜其志向坚卓，特为介绍于本校。下学期开始，教课必有增加或改动，敬恳执事告本科主任，能否分配钟点，俾得用其所长。附上该生履历，其所习经济各科目，均可胜任也。祈雅意裁成，无任感荷。此候台安！弟傅增湘拜启。八月三日。

(一四)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来函

援安先生阁下：

酷暑逼人，久未承教，良用嫌仄。顷闻辅仁校事仍以属公，计日内必到校著手矣。前因杨生承祚新自美国毕业（清华派出）回国，所习为经济科，曾作介绍于沈兼士许，附有略历，敬祈我公推爱，为之酌配钟点，俾得自效，至荷至禱。杨生为祗庵之胞侄，并令来谒，乞接晤是幸。此候台安。弟增湘拜启。七夕。

再者，前假去宋本《隋书》一本，如校毕乞赐还，因欲撰一题记也，又及。

(一五) 一九三三年七月，来函

顷细检，拟略加变更，附呈拟去各书及加入各书，附呈察正^{〔1〕}。其中如有刻本否？乞标出，以便核计。明夕希赐临一叙。此上援庵先生。增湘拜启。

去明人集，多加宋元人集，想公所赞同也。

(一六)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来函

昨拟函稿^{〔2〕}，顷已缮清，兹特奉呈，敬希察阅后签列大名，实为至幸。手此，敬请援庵先生台安。弟增湘拜启。

(一七)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不晤清晖，又经旬日。弟以避纷入山小住，借可少亲笔砚，然客来亦殊扰清课。偶逢车马便惊猜，专壑之难，荆公固已叹之，如仆者又奚足云耶！兹有启者，吴贵节、沈鹤年两生以入本校编级事，属为代达下情于左右，其事列如别纸。此两生皆自南中远道而来，求学之志甚坚，且咸为校中旧生。只以改隶学系，若回入一年级，则更须多耗一岁之光阴。特祈我公优予垂恤，与本系主任酌核。倘其学力不致参差，俾编入相当年级，得以早竟全功，亦培植后进之雅意也。切冀垂察，同深幸荷。手此奉布，即候撰绥。弟傅增湘拜启。九月二十五日自香山无量殿书。

(一八) 一九三三年，来函

吴兔床手校《容斋五笔》可以拆售。因中海留集部二种，送呈二册，

〔1〕 指对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之意见。下函同。

〔2〕 据傅增湘先生癸酉年（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日记：“夜，援庵、季豫来，商印四库事。余亦拟致教育部函言数事，起草未毕。”即指此函。

乞察阅。此请援庵先生台安。弟增湘拜启。

(一九)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函

顷检阅群书，偶于《式古堂书画考》中得徐文定光启书札三首，似可备采，未审执事曾检及否？特以奉闻，此上援庵先生左右。增湘拜启。十一月廿八日。

(二〇) 一九三四年二月，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东原、竹汀、愿船等卷均已到，有暇何妨来园赏玩之。又有人送来王伯申联，弟以为真迹，大约十六元可得。弟已有之，不更收也。《四库珍本》及《丛刊》续编，弟与菊生商妥，十部以上可打九折。弟刻正纠同人为之，学校及邨架是否需此，乞酌定见示为幸。手此，即候撰安。弟增湘拜启。

《元秘史》样本，来函言已寄出矣。

(二一) 一九三四年，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闻文驾已归，未得奉唁为怅。前阅诸学人殿试策，弟决定留戴一册，其余恣君所择。择定后见告，因尚有他人欲分得也。其价百元自可商，弟以七十至八十为度，分定再与商。此候素履。弟增湘拜启。

(二二) 一九三四年，来函

手示敬悉。竹汀、西庄二卷检出，借来使奉上。此外各卷，能为鼓吹，俾得多售，则商价较便利，盖渠意以悉数脱手为妙。今纵不能，或为销去过半数，俾得成数。闻此公将北来，待此为资斧也。复上援庵先生。增湘拜启。

金榜、凌廷堪、胡秉虔、胡培翠、何秋涛、邵晋涵、朱筠、李慈铭，共八本。

(二三) 一九三四年，来函

邵二云等七卷奉上，祈查收。惟朱竹君卷未检得，容再奉。弟明日南游入湘，公阅后与小儿忠谟商洽可也。手此，即候援公礼安。增湘拜复。

(二四)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来函

黄叔琳所纂《砚北杂录》有刊本否？乞查示。近见钞本尚旧也。明夕无事，文驾能来园夜话否？藏园再启。

(二五)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往函

沅老尊鉴：

承介绍蔡、陈、杨三生均已遵尊属勉为取录。惟蔡生程度较差，希望其能努力耳。黄叔琳《砚北杂录》，丛书中似未有刊本。连日赶办开学，故昨夕未能赴园夜谭为憾。专复，即颂秋安！ 期陈垣谨上。九月十三。

(二六) 一九三四年，来函

莫氏书目封面连写三纸，均不称意。兹均送上，祈寄莫公酌用可也。此上援庵先生。增湘拜启。

再者，闻公新得王石臞撰段金坛墓志原稿^[1]，如惠顾时，乞携以见示是幸。增湘再启。

(二七) 一九三四年，来函

顷检《粤西金石略》，得徐商老^[2]题名二则：一在临桂冷水岩，一在临桂弹子岩，并有长古一首。此皆绍兴中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所作。闻

[1] 余嘉锡先生一九三五年《跋王石臞父子手稿》中云：“甲戌（一九三四年）秋，北平琉璃厂书肆通学斋购得高邮王氏三世稿本若干种，为一大捆，颇丛杂无绪。通学斋索价甚高，更数主皆不谐。伦君哲如明乃与余辈谋集资合购之，其大部归孙君蜀臣人和，其奇零归于余与哲如，而精华则为陈援庵先生所得，即石臞先生所撰段懋堂墓志铭，与江晋三论音韵书是也。”（《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2] 徐商老：《三朝北盟会编》作者、宋人徐梦莘。

公近辑商老事迹，得此不无少助也。手上援庵先生。增湘拜启。

(二八)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水经注》曾略核否？能撮要见告，以便作跋。友人之子鲍生考本校，祈宽格甄取是幸。其母乃旧时门弟子也。此候晚安。弟增湘拜启。八月十九日。

(二九)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闻公有谢去校事之说，果否？鄙意兹校创兴之始，备极艰辛，幸诸公毅力主持。此后发挥光大，正未有期，我公似未可完全谢却也。侄孙傅绍祖从南开转来投考高中二年级，弟意颇欲其得蒙甄录，俾得就近求学，于家计为便。敬祈大力裁成，至深幸荷。又友人董守信（历任各大学教授，成绩颇佳），有人介入本校授课，不审尚有馀地否？亦盼公留意，酌分钟点何如？专此奉恳，即候著安。弟傅增湘拜启。七月廿八日。

附呈名条两纸，乞察纳是幸。

闻有问舍之说，杨荫北有一宅求售，在方壶斋，未知地点相宜否？又有阜成大街一所，约六十馀间，俟探明再告。

(三〇) 来 函

再启者：前恳沈羹梅事，烦公为腾挪钟点与之。此公因税务无课，全恃舌耕自养，不能久闲。且其学问颇有门径，得追随左右，其为学必有进，亦大君子弘奖人才所宜及也。弟与缔交近廿年，曾在弟所充秘书有年，知之较深，非泛常推荐之比，统希亮察为幸。专此奉恳，再候撰安。弟增湘再启。

(三一)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本校月杪开董事会，亟应前来与议。惟近有嵩洛之行，能否回平，殊

难预计。届时如不克列席，拟请沈兼士先生代表出席，敬乞查照。此请台安！弟傅增湘拜启。五月十九日留言。

兼士先生同候。

(三二)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月在南京书肆见有写本《元秘史略》，匆匆不及细览，旋即函属寄来。兹由邮递到，特送上察阅，恐无甚可取。其万光泰一序或可钞存耳。昨夕自汴赶回，竟不及参与会议，至以为歉。手此，即颂校安。弟增湘拜启。六月一日。

(三三)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往函

沅老道鉴：

昨谈甚快。归寓后细阅《旧唐书》补叶，盖即姚崇十事要说，语出《升平源》，相传以为吴兢撰。《通鉴考异》卷十二开元元年十月姚元之同三品条曾引全文，温公疑好事者依托兢名为之，难以尽信，故不取。惟《新书》则点窜其文人崇传，《新书》艺文志小说家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疑与温公所引同一书。文中称姚崇为冯翊太守，考天宝元年始改同州为冯翊郡，改刺史为太守，时崇卒已二十年，先天中何得有冯翊太守？无惑乎温公以为难尽信也。珂乡杨升庵乃以此为旧传之文，曾取与新传较优劣，见《丹铅录》卷十一，所引复有脱讹。此叶讹脱与《丹铅录》同，或即抄自《丹铅录》，而谬托为绍兴旧本，殊可笑。其第一行“车驾幸三百里内合朝觐”，文义不明。《考异》作“车驾行幸三百里内刺史合朝觐”，语意方显。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八十七曾引杨说，而不知其出自《通鉴考异》。广雅本《考异》又误《升平源》为《外平源》，甚矣古书之不易读也！专此，即颂著安。十月十日。

旧书一本并缴。

(三四)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
(公历十二月十二日), 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属作小序^{〔1〕}, 日内方草创, 恐未必能当尊旨也。近忽眷念时事, 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 欲借此览薛史一过。我公校《册府》及阁钞本, 甚盼惠假披阅, 并就临一通, 差省重行检勘之功, 则拜赐深矣。手此, 敬候校安。弟傅增湘拜启。十一月十日。

册府元龟卷五百十七

宪官部振举门第十四叶, “岂有听烈祖之勋旧”, 下接“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上半言窦贞固奏国忌日述先祖事, 下半言皇储诸王加冠事, 其间必有错简无疑, 未审有他书可以考证否?

(三五)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往函

沅老著席:

夜谈之乐不易得。承示《册府》卷五一七振举门十四页一行“烈祖之勋旧”下有错简, 归后阅之, 诚然。此文并见《册府》卷三一奉先门十七页。“勋旧”下凡脱五十八字。“加冠”一段未有王奂名, 王奂《南齐书》有传, 此系《南齐书》卷九《礼志》文, 见殿本卅一页十八行, “加冠”上脱二百四十二字。下文“伏曼容”一段, 亦《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文, 见殿本三页十四行。“军容”下脱一百八十八字。“是月殿中侍御史贾玘”为一段, 此段当为五代之文。惟下文世宗显德五年一段, 世宗上不冠“周”字, 知此段之前尚有周太祖广顺年间事一段也。又考南齐二段, 自“加冠”起, 至“军容”止凡十七行, 系《册府》卷五七七奏议门九页十四行“司徒”下脱文错简于此。谨闻, 即颂晨安。十二月十六日。

〔手稿〕

〔1〕 指《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之序。

(三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往函〔1〕

承询明本《册府》五一七卷宪官部振举门一四页一行勋旧下，忽接加冠及伏曼容一般，必有错简。

今按上半系晋天福五年窦贞固奏国忌事，此奏《册府》凡三见，三一卷一六页奉先门与五一七卷一四页振举门所载较详，盖采自实录。五九四卷一四页奏议门所载较略，盖采自《会要》四卷八页忌日条。或采自《薛史》晋高祖纪，见今辑本七九卷二页。

下半加冠一段，系采自《南齐书》九卷礼志，见殿本三二页。又伏曼容一段，系采自《南齐书》一七卷輿服志，见殿本三页。

由加冠至一七行“军容”，系《册府》五七七卷掌礼部奏议门九页一四行“司徒”下“戎事”上脱文，错简在此，正可补其阙。

至于窦贞固奏，“勋旧”下阙文五十八字，可据三一卷奉先门一六页补足之。

又五一七卷一四页一七行之“是月”，究系何月，据《会要》一七卷一四页知班条载贾玘此状，系周广顺三年三月事，知其前一条亦必是周广顺三年三月事，故此条承上文言“是月”也。谨复。

参考书如下：

《册府》三一卷奉先门一六页 五一七卷振举门一四页 五
七七卷奏议门九页 五九四卷奏议门一四页
《会要》四卷忌日条八页 一七卷知班条一四页
《薛史》七九卷晋高祖纪二页
《南齐书》九卷礼志三二页 一七卷輿服志三页

〔手稿〕

(三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昨奉惠书，指示《册府》宪官振举门窦贞固奏国忌事脱文，遵即

〔1〕 此函可能为前函之定稿。

检《南齐》礼志、舆服志及本书三十一及五百七十七各卷，校校一过，夺文错简，为之厘正，积之疑滞，涣然冰释，欣快之情，难以言喻。执事淹贯群书，探索详核，有叩斯应，真吾党之益友，既喜且佩。弟所怀疑者为国忌、加冠两事，君乃并下条伏曼容议亦为之纠正，洵可谓举一反三矣。近时读书者多粗疏，漫不经意，遇有不可解者辄不欲深求。如《册府》煌煌巨编，孤行只有此本，前辈亦未曾校订，今以此三事推之，其中麇杂之文，夺讹之字，正不知凡几。校勘考订，其程功非旦夕可成，此吾辈所当努力者也。我公精力英健，固游刃有馀，弟虽颓老，亦愿奋炳烛之馀光，合力采此新矿也。拉杂奉报，顺候起居。弟增湘拜启。月当头之夕。

（三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历），来函

昨谈至快，《册府》校错简一卷已竣，第其中又有麇杂两处，兹将宋本及明本次第详录一纸奉上，备我公校改之用。但恐仍未明晰，当以宋本奉假也。手此上候援安先生史席。增湘拜启。冬至后夕。

记有明钞《北盟汇编》残册尚留尊斋，未审易检寻否？

（三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往函

承示《册府》五二〇错简并宋本各叶起止，谢谢。见方有他役，未能专校此书，谨遵我公所指示，检校四则，以称雅意。未知比宋本何如，乞不吝赐教为感。本文正书，校文旁注。明钞《北盟会编》残册，当年早已全数璧还，请一检为幸。见在尊藏存敝斋书，只有近借《日知录》一册。并闻。垣又及。

《册府》五二〇校文四则（本文正书，校文旁注）

（十五页）倪 此下原衍廿一字，今略 右据《旧唐书》一八九下（殿本页十一）儒学祝钦明传校。

（十七页）张 下接十五页十七行 右据《册府》五二二（页五）私曲门，《唐会要》六一（殿本页十八）弹劾门校。

（二十页）周 下接廿二页七行 右据《旧唐书》一三三（殿本页廿六）李昕传校。

(又二十页)周 下接廿二页七行 右据《唐文粹》二八(《丛刊》本页十一)表奏书疏门校。《全唐文》七四四载此文,出于《文粹》。

(廿二页)崔 下接十七页十一行 右据《册府》四五五(页十一)贪黷门校。

[手稿]

(四〇) 一九三七年, 往函

昨谈《薛史》窦贞固名字,匆匆未写页数,又未注《册府》对照卷数,今补呈。又《册府》五五三献替门页一六,五五七采撰门页一五,有窦贞固奏议,《薛史》未载。

窦贞固名字见《薛史》:

七六《晋高祖纪》页十二;七七《晋高祖纪》页三;七八《晋高祖纪》页九;七九《晋高祖纪》页二,此条见《册府》三一奉先门页十六,五一七振举门页十三,五九四奏议门页十四;八〇《晋高祖纪》页七;八一《晋少帝纪》页二;八三《晋少帝纪》页六,此条见《册府》六四二条例门页十三;八四《晋少帝纪》页一;一四八《选举志》页四,此条见《册府》六四二条例门页十三。

[手稿]

(四一)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公历), 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顷承清教,以座有俗客不及邕谈为歉。大箸遵拟成一序,录以奉政。自知疏陋,少所发明,聊以表敬佩之忱而已。祈痛加削正,或可付梓也。手此,即候台安。弟增湘拜启。十二月初四日。

(四二)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承示约斋为梅村尊人,行辈相近,当不误也。闻人言张菊生^[1]

[1] 张菊生:张元济。

跋《元史》，公考其叙年号有误，祈详以见告。缘近撰所著《校史随笔》序，可告之改正也。此请撰安。弟增湘拜启。十五日。

(四三) 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卧病盈旬，尚未痊愈，使人闷损。偶翻阅书卷，亦不耐久坐。衰惫若此可叹。近思作小文，涉及《永乐大典》事。此书历来所存册数多不明了，公于修四库书事，闻见广博，不知乾隆开馆时实存若干册？前人纪载曾及之否？祈开示大略。弟颇记有人言尚存六千馀册，现亦无可踪迹。甚矣，考据之难也。司铎书院赏花诗自当作一长篇志之，非徒流连韶景，亦以追念故人之雅意。俟病愈当勉为之，未可仓卒而就也。手此，敬候箸祺。弟增湘拜启。六月二日。

(四四) 来 函

尊藏《通鉴补》，祈检首十册见假一阅。至永思手书卷子，如能赐给拜观尤感。此上援庵先生史席。增湘拜启。即夕。

(四五) 来 函

昨失迂为歉。其时适洽芎、筱麓来问疾，留之少谈，亦并无生客也。今日当无他客，仍盼文驾贲临一谭，尚有书可看。手此奉达，敬候援安先生箸祺。弟增湘拜启。八日。

昨买得东原先生篆书说文序屏十二幅，笔力苍劲，堪称杰作。此今年最得意事，甚望公来相与欣赏。公若有东原书翰，亦盼携示。藏园副启。

(四六) 往 函

沅老著席：

昨夕未晤为怅。闻尊藏有释大汕著《离六堂集》，能否检赐一阅？或有其他关于大汕著述，亦盼检示。专恳并颂著安。

〔手稿〕

(四七)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往函

沅老尊鉴：

承索观所补《魏书》缺叶，谨缩摹一分呈览。此叶自靖康以来沈霾千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今一旦复得之，其快慰为何如耶！稍暇拟付影印，以广流传，想凡有百衲本《魏书》者无不欲得此一叶也。专此，即颂晚安。陈垣谨上。四月十五日。

〔傅熹年同志提供原件〕

(四八)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往函

沅老尊鉴：

承询《魏书》补叶出处，前十五行用北宋本补，后三行用唐本补。唐本为何？大历卷子本也，见今《通典》一四二。公试检之，必叹其吻合之神也。《周书》本纪六缺八十八字，蒙亦以景德卷子本补足，见今《册府》一六四。惜严铁桥辑六朝全文时全未注意及此耳。即颂午安，不一一。陈垣谨上。四月廿一日。

陈仲儒一段，卢抱经已补十六字，并闻。

〔同上〕

(四九) 一九四二年，往函

新补《魏书》缺叶已影印，谨呈上数纸，乞分贻同好为幸^{〔1〕}。即请沅老道安。陈垣。

〔同上〕

(五〇)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往函

沅老尊鉴：

昨夕之会为乱后第一次，况享以盛饌，复假以秘籍，快慰何如，谨

〔1〕 傅增湘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农历）致张元济函：“陈援安新补得《魏书》一叶，特取影本奉寄一叶，公视之当否？”同月十五日张元济复函：“寄示援庵先生补辑《魏书》一叶，为之狂喜。《通典》、《通志》、《册府元龟》为古书一大渊藪，循此推之，旧史缺文必尚可收获不少也。”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84页。

谢谨谢。《辞史辑本发覆》一册奉呈，颇有谈言微中之处，四十六、七两叶〔1〕尤显著，幸垂察。偶阅竹汀〔2〕自撰年谱，言五十七岁忽得风痹之疾，两足不能行动，目入夜不能见物。然《通鉴注辨正》、《疑年录》、《金石文跋尾》、《元艺文志》、《十驾斋养新录》等均撰次在患风痹之后，尊恙区区，当可以竹汀为例也。谨此预祝，并叩晨安。陈垣谨上。五月五日。

外附单印尊撰《发覆》序文二分。

〔同上〕

〔1〕 此为《励耘书屋丛刻》本之页码。援庵引《旧五代史》文，借古喻今，有“此胡用法如此，岂能久处汉地”，“契丹强盛，仅三十年”等语。

〔2〕 竹汀：钱大昕，傅增湘先生一九四四年病瘫，故借钱大昕事慰之。

沈兼士^[1]

(一)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不晤教，惟道履安稣为颂无量。兹有友人梁君叔五欲游学瑞士或英国，已由农专递呈教部，敢恳先生速赐批准，俾遂求学之愿，幸甚幸甚。叨在爰末，用敢奉恳，希亮之。专此，敬请著安。弟沈兼士顿首。

附呈梁君履历一纸。二，二十。

(二) 一九二二年，往函

兼士先生道右：

承示译稿两篇。吐谷浑一篇，敝处未有研究，不敢置一词。艾君一篇，敝处所知亦少，谨举数条如左，以备参考。

著《利氏纪事》之法人特里高助于利氏抵京后数年来中国，一六二〇年返欧，著有《中国史揭要》。当其在华时，曾著有传教游历之书，纪利玛窦事甚详。二书皆辣丁文。其人与利氏意见极相左，甚不以利氏举动为然。盖谓利氏多循中国人旧俗（如称道孔子等），曲学阿世也。

艾田尝官知县，见《祥符县志》。译文谓其未尝为知县，应再考。译稿有疑义处，特用蓝笔标识。

[1]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等。台静农先生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一文（载香港《大成》杂志第八二期）中说：“兼士先生与援庵先生是好友，兼士先生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曾聘援庵先生任导师。兼士先生始终任辅大文学院院长，援庵先生曾休假一年，即由兼士先生代理。”

注七谓一六二八年李九功出教，应考。李九功系李九标之弟。李九标著《口铎日抄》，自崇祯三年（一六三〇）起，至崇祯十三年止，凡八卷，今沪上尚有传本。此书记艾儒略（意大利国人）讲道之言，卷首均有李九功参定题名。一六二八年为崇祯元年，谓李九功于是年出教，不可信。

注三、注四、注七引《明史》均作第若干章，章字应改卷字。

又原引《明史》叶数，当系缩印小字本，与今通行大字本如殿本等皆不合，似应改正。

兹呈上拙著《一赐乐业教考》及艾儒略著《利先生行迹》各一册。内有关于艾田事迹，已有红笔旁识，请察阅。原译稿并欧文原书二册均缴。拙著《摩尼教考》已油印，并呈政。此颂撰安。垣谨复。廿六日。

〔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下同〕

（三）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往函

顷因事须即日南下，未及告别，至歉。大约一个月即可回京，相见仍不远也。摩尼教稿遵命送上三分，火袄教稿亦已印就，并呈上。^{〔1〕}乞以此稿发刊，取销前稿为幸。藏经六册敬珍复，匆匆不尽，即请撰安！兼士先生。弟垣谨上。九月廿七夕。

火袄稿提要未及作，但大旨已尽在目录中，似不必词费也。又及。

（四）一九二三年，来函

援庵先生：

送上浙灾振捐收据二纸，请查收。教潮前途颇足虑。先生亦有高见赐教否？敬颂撰安。弟兼士拜启。

大著《摩尼教考》已编入《季刊》第二期。其中有须与外国原文对照者，适之已为之加×矣。

〔1〕指《摩尼教人中国考》及《火袄教人中国考》两文，前者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号，后者发表于一卷一号。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

兹将孙芳君所译法文书目列后，请览。

- (1) 利玛窦时代中国之欧洲画与铜版画；
- (2) 哈喇和硕哥司罗夫发见之中国文书；
- (3) 伊瓦罗夫中国哲学资料绪言之法家管韩译本；
- (4) 沙洲都督府图经与罗布淖尔之□布第亚殖民地；
- (5) 犹太艾君小记；
- (6) 吐谷浑、苏毗笔记。弟兼士谨上。

(六) 来 函

援庵先生：

校课忙碌，未能趋谈为怅。本校史学读书会拟敦请先生讲演，遽先〔1〕囑弟转恳先生，务祈允许，是为至盼！星期六下午或可到第三院与先生晤谭。此请研安。弟兼士拜启。四，二十。

(七) 来 函

援庵先生：

顷有一疑问，请先生为我决之：林罕《字原偏旁小说》自序云：“罕长兴二年岁在戊子时年三十有五。”查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为辛卯，非戊子，不知林氏何以云然？祈便中代为一考订是荷。弟兼士。十，二九。

(八) 来 函

援庵先生：

天津□屯书肆貽安堂在法租界嘉乐里口，特此奉闻。敬颂纂安。弟兼士。九，十四。

〔1〕 遽先：朱希祖。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

(九) 来 函

援庵先生：

艺风堂藏帖似由明日起开始点查，望先生随时莅所指导一切为荷。弟兼士。十九。

(一〇) 来 函

援庵先生：

大村著《密教发达志》送请参考。法国琪眉博物院出有宗教史年报，鄙意尊著似可寄赠该院一份。清恙全可否？念念。万里定于礼拜一动身，并闻。弟兼士。十三。

(一一) 来 函

援庵学长先生史席：

日间所谭洪氏藏书家有数万之说，见于《北江诗话》卷三，非《晓读书斋杂录》中语。特函更正，顺颂晚安。弟兼士拜上。十六夜。

(一二) 来 函

援庵先生：

《大公报》送到了没有？以建功来信说：“援庵先生托访之书，大概可以有点头绪”，谨转达。前天听说你移家大连的计划又告中止，信否？敬问暑安。弟兼士。七，十九。

(一三) 来 函

援庵先生：

日人那波利贞君（专攻东洋史）为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刻来京由滨冈先生囑弟介绍先生一谈，特为先容，馀面叙。敬请著安。弟兼士拜启。五，九。

(一四) 来 函

援庵先生赐鉴：

兹托琪卿先生转交《归潜记》一部，祈检收。再《千字文》下篇仍请

检出掷下，至荷。此颂著安。弟沈兼士顿首。

又向友人马君处假得《鄞县志》十五本，奉请检阅，阅毕掷还为幸。兼士又及。

(一五) 来 函

援庵先生惠鉴：

前得接谭，快甚快甚。日来天气极热，惟起居清胜为颂。前承面允代购新刊《东塾文集》、《千字文》、《粤讴》三书，厚谊实深感谢。书值若干，请见示，即当奉上。尊居地址便祈示及为荷。伏中尚祈来西山一游否？即请台安不具。弟沈兼士顿首。八月十四日。

(一六) 来 函

援庵先生著席：

小文一首，送请赐阅，并望予以不客气的匡谬。敬颂道安。弟兼士拜白。三月十二日。

(一七) 来 函

明日午后二时约适之、咏霓、旭生、润章、守和、稻孙^[1]诸君至南三所参观（略有新成绩），我兄如有暇，敬乞屈驾指示一切，不胜感荷。专此，敬颂援庵先生晚安。弟制兼士顿首。廿日。

(一八) 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郑石君^[2]兄（即郑介石）闻邨架有日人新著《史记会解考证》，欲一假观而嫌其唐突，特托弟转借。如荷许可，不胜感谢。又俞平伯信札价已如数送至尊府否？念念。敬请晨安。弟制兼士顿首。二，四。

[1] 适之、咏霓、旭生、润章、守和、稻孙：胡适、翁文灏、徐炳昶、李书华、袁同礼、钱稻孙。

[2] 郑石君（郑介石）：郑奠。

(一九) 来 函

《洪武正韵》一部(十册)送请查阅。援庵先生晚安。弟制兼士顿首。
三月六日。

(二〇)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 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窥园图记》移稿阙字, 遵命补填。惟“其”字断烂, 不知是否, 乞谛察为荷。原帙每行字数十九, 忆前曾以照像奉赠, 试一复按如何^[1]? 复颂著安。弟制兼士顿首。十一月一日夜。

钱竹汀题图诗若有照相, 乞见赐一分为盼。

(二一) 来 函

曩所索书, 承注意检寄, 感谢何极。已凉天气, 灯火渐亲, 想著述益富, 缓当走谒请教也。惟为道自重不宣。援庵先生史席。弟兼士顿首。九月一日。

(二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北大纪念日编辑室拟陈列所有之成绩, 现已囑刘、戴两君整理材料及说明书, 尚望先生随时指导, 俾免错误, 不胜感荷之至。专上, 即颂著安。弟兼士拜启。十二, 十二。

(二三) 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顷接幼渔^[2]君来函, 转请察阅。陈君与弟为旧同事, 教授功课极为

[1] 援庵壬申(一九三二年)冬有《窥园图记跋》(未发表), 云:“顷兼士先生出示江艮庭为西庄篆《费玉衡窥园图记》, 有太炎先生为之跋。余旧藏有钱竹汀先生隶书《题费君窥园图》三绝句, 与西庄此记同时作。”余嘉锡先生亦有《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2] 幼渔: 马裕藻。

认真，闻与硕公^{〔1〕}先生亦颇熟洽，可一询之。厂甸已游过未？敬颂春安。弟兼士拜启。二十四日。

谏稷如事并恳留意，感何如。兼士又恳。

（二四）来 函

赵凡夫篆文榜书，承费神代致，谢谢。来教云欲见赠，何敢当之？连日拟奉访，以俗冗不果，先此驰谢，直当面谢也。敬上，即问援庵先生起居。弟兼士顿首。二，廿。

（二五）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兹有请托之件，乞卓夺。戴名扬拟请酌加四小时功课。赵憩之（名荫棠）新文学颇有根柢（报章常发表作品，静农亦知其人），拟求位置（近研究音韵学，亦有成绩发表），特此转恳，不胜悚息之至。敬请著安。弟兼士顿首。七，廿。

（二六）来 函

瞿木夫列代避讳札记，其自订年谱（嘉业堂刊本）中似未言及。《烟画东堂小品》，《瞿木夫文集》内载有序文一篇。其书只是随手札记，恐未必有何组织也。援庵先生史席。弟兼士拜启。十二，二。

（二七）来 函

比来俗务牵连，心绪至劣，大著顷始读过。提领挈纲，臆理缜密，拜服拜服。昔王怀祖藉疏证《广雅》，以发挥声音训诂之通例，诚儒林之楷素，先生斯作，其庶几乎？此真吾国学界抗日工作之重要成绩也。诤诤吹求，实不能赞一辞。敬请援庵我师著祺。弟兼士拜启。

原稿二册附□。

〔1〕 硕公：尹炎武。

吴震春^{〔1〕}

（一）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察：

部中因公晋谒，不尽欲言。每思造府畅谈，又恐座客常满，难于请间，以是趑趄不前，非自疏也。自公莅部，亲故中知震春与公有旧，每属有所关白，震春辄婉言谢之。惟舍侄婿陶良以高等正科毕业生之资格，在部办事十年，常思得补一官，以慰其母。震春昔年为浙江高等学校监督，陶适在校肄业，嗣联姻娅，固深知其为人，用敢不避请托之嫌，为进一言。查委任文职序补办法，本部早有规定，陶之资格，实与第三类相符。将来遇有主事缺出，应由第三类人员序补时，拟恳商诸总长，尽先委任，俾其得遂养亲之志，则震春亦受惠良多矣。冒昧渎陈，无任皇悚之至。祇颂道安，诸希亮察。吴震春谨启。二月廿一日。

（二）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察：

承惠尊著《旧约三史异文考》稿本，业经《真理》周刊社同人决定，于周刊第二、三期接续登载，先此致谢。敬颂台安。吴震春谨启。三月廿一日。

〔1〕 吴震春（1870—1944）：又名雷川，杭州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一四年在北京圣公会受洗。一九二二年与宝广林、吴耀宗合创《真理周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任燕京大学空衔校长。

(三)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史：

昨谈为快。《宗教辨惑说》送呈尊览，览毕即希掷还，因下次作《真理》社论即拟以此为题，尚须略加翻阅也。敬颂台祺。震春谨启。八月卅日。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赐察：

久未侍教，惟兴居多福为颂。启者：雷海宗兄为鸣夏会长之哲嗣，前在清华毕业，留学美洲，研究哲学历史具有心得。顷者学成归国，将来于教育界必能有所贡献。适由京来海淀晤谈，述及昔年鸣夏会长与先生交非恒泛，震春因属其晋谒崇阶，并以一言为介，敬乞进而教之是幸。海宗兄品学渊雅，实为后起之秀，倘辅仁大学有需其助理之处，彼必乐于尽力也。率布，敬颂台祺，惟希垂察。吴震春谨启。八月廿九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尊察：

畏暑不克奉诣，敬维兴居康胜为颂。政局又开新幕，不知辅仁大学立案事进行如何？前承枉顾，携去呈稿数件，倘已录副，乞将原稿掷还。事变之来，不可预测，凡事皆宜随时为结束之计，想公必能谅及也。专肃，祇颂台祺。吴震春谨启。六月廿七日。

(六) 来 函

(上缺) 应贵校社会学系编级试验，不如可否？敢乞酌夺示复。弟为爱友心切，冒昧渎求，谅必仰荷鉴原也。拙著《墨翟与耶稣》一册送请指教，并希察存。专布，祇颂暑祺。诸惟亮察。吴雷川谨启。七月廿四日。

沈士远^{〔1〕}

（一）一九二二年四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久不晤教，钦企良深。左右对于京师教育经费奔走经营，同人均感。惟当此政治现状之下，努力正复不易耳，奈何奈何！兹敬恳者：舍弟尹默东游时，部中曾令准其照章支领治装费及川资壹百七十元，迄未发放。当时尹默以不能坐待，便向大学如数商借而去。本年二月间大学曾有函上部，乞发此款归垫，又复迟迟至今未奉明谕。校中因经费支绌，已将此款在于尹默俸薪项下扣除。现在尹默于所究学科修习完了，因监督处靳不给资，欲归不得，而室内嗷嗷，又切内顾。特知有素，用敢渎陈，敬恳先生立属有司查照校文，将前项准支之治装费及川资壹百七十元速赐发给，不胜感荷之至。手肃奉恳，祇颂台祺，伏惟亮察不宣。沈士远谨白。四月五日。

〔1〕 沈士远（1881—1955）：浙江吴兴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建国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

徐世章^{〔1〕}

（一）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仁兄次长阁下：

久未晤教，至念，就维兴居家善为颂。顷接法公使来函，译呈台阅。此事究应如何答复，前途之处，恳祈福示至感。专泐，敬请台安不一。虞老^{〔2〕}同候。弟世章顿首。四月廿一日。

附件二。

〔1〕 徐世章：徐世昌之弟。

〔2〕 虞老：周自齐，时任总理。

陈伯驹^{〔1〕}

（一）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次长学兄钧鉴：

捧读钧示，所陈种种，自属实情。惟欲得吴兴^{〔2〕}致照老^{〔3〕}一函，似甚不易。缘吴兴本与弟有师生之谊，前年彼奉明令时，弟适在京，尚与晤谈甚密。嗣因到省见辱于军队，误以为杜枚叔所主使，乃迁怒于我粤人。是以弟虽有燕老、^{〔4〕}何护使先后为之说项，彼总口惠而实不至。此次夏^{〔5〕}以法校风潮之故至欲去职，彼亦感于其平时办理之不善，并向无成绩，本拟任其自去，不过夹袋中尚未有相当之人可担任者，姑暂留之耳。至于挡驾一节，在卢^{〔6〕}沈近日之对于中央尚较别省为颇有拥护之诚意，彼对于教厅一席，素不甚注意。缘此席不比别项机关可以任便委人，可以不拘资格，以故谋者既属不多，而欲借以调剂私人亦不易，如中央一旦任命有妥人，彼亦何苦故为反对？且弟为浙江候补，历任成绩都在人耳目，可无卖词。而卢之旁有杜枚叔、何护使（此人可通两面，经两次荐弟于沈，未奉见用耳），沈之旁有冯政厅、朱秘长，皆可为弟说话。弟拟如奉中央明令，即托前数人分道疏通，当无不可立解，此经弟彻底筹算为确信有把握者。如至奉令，不克到任，弟亦不敢冒昧至多此一举也。仍请商诸

〔1〕 陈伯驹：广东新会人。

〔2〕 吴兴：沈金鉴，当时浙江省长。

〔3〕 照老：齐耀珊，当时兼署教育总长。

〔4〕 燕老：梁士诒。

〔5〕 夏：夏敬观，当时浙江教育厅长。

〔6〕 卢：卢永祥，当时浙江督军。

照老，决由大部主持以成全葑菲，幸甚。肃此，即颂钧安。愚小弟伯驹谨肃。十七日。

(二) 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老次长尊兄钧鉴：

自十五日快邮复上一函，随即专函递致齐兼长，并托其前所最信任之钱塘道尹张□询君将此间实在情形详告，请其径由中央主持，不必征求外间同意，当均蒙察览。此间用人行政，全由卢督作主。卢督平日之待弟，尚称关切。自奉尊谕，飭就地方接洽妥当，已托杜枚叔及督署副官长何君、秘书长孙长探询卢督意见，对于弟极表同情。至不能遽行表示者，则以为夏自沈长挽留后，未见有若何之表示，似未便遽行保员接充，中央任免有全权，可请中央自由作主，予必为之赞助云。盖此缺固非人所必争，中央既任用有妥人，何必故为多事。且近日浙中优缺如运使、如杭关、如印花会办皆卢督所保，只此最难最苦之一席，岂尚不留为中央所主持？况其近日宗旨，与燕系联络日密，弟为燕老保荐于沈长，彼所深知，尤可决其无作梗之意。目下夏处于四面楚歌，种种困难，沈长以为总任无人，不难其辞，心实难安。最好有相当位置，或内用或他调，以弟承乏此间，最为两全。以为何如？务恳格外成全，则感激为靡既矣。肃此，恭候钧安。愚小弟伯驹谨肃。二十九晚。

(三) 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次长学兄钧鉴：

九日快邮寄上一函，计邀察览。夏君现因学生之反对，报界之攻击，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即不遽行辞职，亦必设法求他调。我公主持大政，何不趁此机会，两予曲全。盖弟年来困苦之状，亦是岌岌不可终日，全仗我公为活命符也。临书不胜翘首待命之至，肃此，恭颂钧安。愚小弟伯驹谨肃。十四日。

(四) 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次长钧鉴：

捧读钧谕，照老恐弟不能到任，实不成问题。弟固有可自信者。至谓粤

人极难在浙活动，亦殊非事实。如杜枚叔、云海秋、章子超等亦何尝不活动。夏虽为东海人，此次辞职，实出于其自动，含有不愿再出之意。吴兴以为无相当之人可以总之，姑为挽留，亦非有他意也。总之教育一部，我公自有实权，仍望相机鼎力成全，至为盼祷。肃此，恭颂钧安。愚小弟伯驹顿首。十三日。

柯劭忞^{〔1〕}

（一）一九二二年，来函

援庵仁兄次长左右：

荣准教部，不胜欣忭，从此造就得人，贺贺。小儿昌济在图书馆当差，平日尚属勤慎，幸隶仁骍，乞随时加以照拂为感。附呈伊旧箸一册，上尘阅及，肃此，敬请台安。弟柯劭忞顿首。

（二）约一九三〇年，来函

远庵仁兄先生左右：

久别不任驰念。弟积疴甫痊，未能走访，歉歉。小儿昌泗大学文科毕业，思觅一教席以维生计。左右学界宿望，乞为之嘘枯。现届放暑假，以后更易教员，敬希留意为荷。此请著安。弟柯劭忞拜。十六日。

（三）约一九三〇年，来函

示悉。小儿系文科大学毕业生，国文、经学、史学均能勉强胜任，乞费心埏埴为荷。日内即令其上谒，面聆教诲也。此复。即请远庵仁兄大人簪安。弟忞顿首。廿七日。

（四）来 函

援庵仁兄先生左右：

闻贵校讲授需人，有张星五太史，学优品粹，历充各学校讲席，实堪胜

〔1〕 柯劭忞（1849—1933）：字凤荪，山东胶县人。民国初年任清史馆总纂，《新元史》作者。

任（附呈履历一纸）。乞留意为荷。手此布请箸安。弟柯劭忞顿首。廿二日。

再小儿昌泗现因吊唁赴沪上，一星期即返舍。忞再上。

（五）来 函

《至顺志》百朋之锡，谢谢。极思聆教，明午走访，乞俟我。此上援庵仁兄大人著席。弟忞叩。

（六）来 函

援庵仁兄著席：

卧疴久未晤教，至为怀想。敬恳者：《宋史记》一书，前经鉴阅。弟因向不藏旧槧旧钞，夙有出让之志。如有公私藏书家愿购者，伏乞便中费神为感，馀容面谈。手此，敬颂撰安。愚弟柯劭忞顿启。十二月八日。

柯昌泗^[1]

(一) 来 函

援公先生道鉴：

庆成佳节，适值嵩辰，谨奉上鹿砖一事为我公寿。砖近出涑水，审为宋辽时制，颇尚精整，足供文房清赏，乞晒存为感。专肃，顺颂道安，兼祝眉寿馆绰。晚柯昌泗谨启。

(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函丈：

顷谭为鬯。兹将王氏《宋史记》首函呈阅，馀函如需检阅，请随时示谕为荷。又杨定夫^[2]丈《三国会要》并呈鉴及。定夫先生在晚近治经史诸家中，颇有缜密之长。其文集（名《存雅堂稿》，油印一册）世不多见，泗亦有此书，殊简略，如需参考，容即检奉。勿此，肃颂道安。后学柯昌泗谨启。九月卅日。

(三)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来函^[3]

援老函丈：

旧都祗役，得谒门墙，私惊至慰。国庆后匆匆返任，未获再为走辞，

[1] 柯昌泗：字燕舛。台静农先生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中说：“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燕舛记闻浩博，天资极高，不仅精于‘历史地理’，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拓片收藏也多。但此君喜欢作官，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作教育厅长。”

[2] 杨定夫：杨晨。

[3] 当时柯昌泗任察哈尔教育厅长。

歉怅无似。此间公私托庇救平，堪纾垂廛。前所遣打碑人已归自云冈，据言题字之石有四五处，皆在半岩，秋寒风劲，架拓难施。兹先将蠕蠕国可敦造像记一石拓竣，谨即驿呈清鉴。已嘱此工驰往蔚州椎拓辽金国书幢碣，拓成当再奉寄。惟闻此等幢碣有数十种之多，倘荷平市各大学图书馆鸠资欣助纸墨，俾得尽量多拓，必能补摭古、艺风所未赅者。前已略为视缕，伏乞长者赐以倡率为叩。专此顺请道安，惟照不庄。后学柯昌泗谨肃。十月十二日。辅大诸同仁乞便中代候。

朱启铃^{〔1〕}

(一) 来 函

迺启者：昨奉堂交报告一件，兹抄一分送，希鉴阅为荷。此请台安！
朱启铃启。三月十五日。

(二)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大师左右：

闭户索居，百无聊耐^{〔2〕}。近复两耳癯闭，不能对语，屡欲诣访探讨滇黔方外故实，而趑趄不前者，恐晤面转不如笔谈耳。缘于去夏发愿搜辑贵州碑传，抄录已近数百篇（清代尤多），惟方外一门，黔籍记载殊鲜。幸得尊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广搜旁证，取材甚宏，不惟足补黔志之缺略，而各篇触类引伸，启发陋闻，增我认识。循环寻译，受益不少。爰时莫氏纪略中所录传证诸家，如大错、无尽、利根、丈雪、天虞、鬼庵、于斯，业于传后补入尊撰考证（其他尚在辑录中，未能即完）。今日写至语嵩时，始开箱取出息峰县署重刊语录，抄写大错所撰塔铭及方于宣序文。原来残蚀文字太多，竟难贯串。及检尊著方于宣条，有尹石公抄寄塔铭一语，如在案头，当借读一校缺字。又《语嵩语录》，往岁台端似未曾寓目，兹以重刊本赍奉乙览。语嵩行实，就此录中可充新证不少。蠹窥所及，略引如次，并恳指正。鄙意拟恳吾兄于语嵩塔铭作一书后，藉以阐发此僧之言

〔1〕 朱启铃（1872—1964）：字桂辛，晚年别署蠖公。贵州开阳人。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一九二五年创立营造学社。

〔2〕 耐：原文如此，似应为“赖”。

行，其触类可补证之问题，亦不难附见也。闻方着力于《通鉴发微》，尚能以馀闲及此否？附呈抄件，聊证伏处之工作。塔铭残脱字句，烦先批校尤盼。拉杂奉商，语不达意，惟希亮鉴及之。弟启铃拜上。六月卅日。

语嵩碑传请作书后，并附格纸六叶，留备挥翰。所呈他传抄稿，阅后掷还为感。援庵先生。铃再启。

(一) 语嵩亦蜀僧，滇黔多蜀僧篇可补一人。(二) 语嵩开辟西望山，拓殖篇可补其事迹。(三) 《语嵩语录》，僧徒撰著条应补入。(四) 语嵩书问杂编中，与明末居士往来，除大错、神生外，尚有相国文安之（称铁庵），相国吕居士，不知是何许人？其他禅侣、禅人名号可触发疏证尤多。(五) 语嵩塔铭为大错丁未所撰，而大错云甲辰秋过湘潭，与师同游南岳。是年并同寓淡斋庵结腊，可补大错入楚以后行迹。(六) 黔南灯录不收语嵩，西望山近在省城，隐居与诸僧隔绝，或亦有门户之见耶？

(三)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往函

承示《语嵩语录》，求之十年，不知贵阳近有刊本，陋甚。民国廿四年江苏图书馆第八年刊，曾载语嵩塔铭，撰《滇黔佛教考》时，亦未之见，盖自事变后杜门索居，见闻不得不陋也。属为塔铭书后，无甚新意，年来从事《通鉴胡注表微》，诸内典早束高阁，仅就记忆所及，疏其一二，幸垂教焉。

塔铭为钱邦芑撰并书，篇中“并书”二字，似当补入。碑凡十三行，行七十字，今《语录》所附塔铭，阙字之外，尚有漏字，谨将敝篋所藏，另钞呈校。《锦江禅灯》十一，《黔南会灯录》二，皆载语嵩为破山弟子雪臂峦法嗣，今碑中所谓长破杲者，即雪臂峦庚子以前旧号。《黔诗纪略》作长破果，传写误也。语嵩先参之破雪，乃破雪玺，亦破山弟子。与语嵩同日得法之书云，即书云岳，《黔诗纪略》所称为天峰和尚者也。语嵩大弟子佛宗号嵩目，佛海号嵩眉，皆见《黔南会灯录》四；佛智号醒闲，又作省贤，见《五灯全书》一〇五。远庵则木陈弟子远庵僧，见《五灯全书》七十三。湘潭孝廉郭金台，隆武丙戌举人，见《小腆纪传》五十八。吴门刘居士，见《山晖语录》十一《与钱中丞书》。《五灯全书》八十七载远庵为语嵩掩龕偈，有“三千里外孤筇至，万指丛中拨手归”之语，与塔铭所

载远庵举火偈不同。《锦江禅灯》十一载语嵩病中示偈，有“吾年五十七，无补法门益，拜扫上天童，老病相摧逼”之语，亦与塔铭所载不合，当是后人缘饰。且生于辛亥，卒于丙午，亦非五十七也。

语嵩与钱邦芑、方于宣关系最深，其住牟尼山，即二人所邀请，今《语录》与二人书问亦特多。于宣晚节披猖，《语录》卷十《答神生偈》，有“休恋途中风景好”之句，曾于《黔诗纪略》见之；今观《语录》卷七《与神生法语》，又有“无端妒杀人，几个知休歇，不休歇，惹得子规夜啼月”之语；卷十二《与神生偈》，又有“佛恩国恩何如报，孝莫亲兮忠莫君，今日夜郎珍重汝，金汤法化度迷津”之句，语嵩之于于宣，可谓尽忠告之道。虽其所示句语，孰先孰后不可知，然大意总是劝其不宜出，出则必须忠于君国，惜于宣不能听，卒至身败名裂而后已。当语嵩卒时，于宣恐已先卒，塔铭通篇不及于宣一字，殊可注意。《贵州通志》卅二云语嵩化后，钱邦芑为作塔铭，方于宣序其语录行世，《滇黔佛教考》据此以为于宣当卒在语嵩后，大误。今观《语录》于宣序，乃永历八年撰，其刊行当在语嵩生前。其所记皆永历时事，其中人物，钱、方而外，如相国文居士安之、东川吕居士大器、金一程居士源，皆《小腆纪传》有传，莫子偲以为足备掌故，最称卓识。往考顺治宫廷事，亦曾利用憨璞、芾溪等语录，以补公私记载所不及，偲翁实先得我心也。《嘉兴藏》尚有《燕居语录》，为今本《嘉兴藏目录》所未载。今本《目录》止于又续藏之四十三函，其末数种为黔南语录，《佛教考》藏经篇曾论之。其第四十四函之第一种即为《云山燕居申语录》八卷，倘能物色得此，必于黔中掌故，更有裨益。燕居与山晖争席事，为吾人所不取，然《黔南会灯录》称黔南宗风，兴自燕居、语嵩、云腹三人，则《燕居语录》似不可不一考也，未识黔中有传本否？今因语嵩连类及之，处地北而语天南，必又有笑其陋者。匆匆不具。乙酉七月四日。

〔原稿〕

佚名一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道席：

不奉教者数月，想闭户著书，定多宏著，无任企羨。前为同乡朱桂老〔1〕整理于襄勤裔孙丛残，兹编成一册，谨以奉呈。所言皆据其手稿，尚非虚诬，聊见当时循吏之艰苦耳。近颇有意搜阅清初诸王情事，期与实录参证。不知邺架有此种书否？博览所及，乞以见示为荷。专请著安！弟□谨上。廿九日。

〔1〕 朱桂老：朱启铃。

宝 熙^{〔1〕}

（一）一九二二年，来函

走谒未值为悵。敬恳者：大儿志庚任教育部主事将及十年，今春齐照岩^{〔2〕}兄在部曾派其在秘书厅办事，未及批定薪水数目，照翁又行交卸。今幸台端长教育部，奉求垂爱，将大儿秘书厅办事兼薪迅予批下，并乞从优，俾资糊口。此虽照章之事，若不由我公主持于上，则不知何日始行揭晓也。琐渎大神，不安之至。专肃，留请台安。愚弟宝熙上言。

〔1〕 宝熙（1871—？）：字瑞臣。清室成员。

〔2〕 齐照岩：齐耀珊。

尹炎武^{〔1〕}

（一）一九二二年，来函

送上教部现职员简录一册以供清览。鄙意先就专门司三科长、六视学全请，其他如孟刚、维白、道荪，酌量可也。参事、秘书异日再定何如？此呈援庵先生道右。炎武再拜。

（二）来 函

送上《荆公年谱》、《温公年谱》，请转示劼刚。未知所云即是本否？以走所知，刘氏所刻《王荆公年谱》，即是顾注，并未刻考异也。手呈援公吾师。炎武叩头。

（三）来 函

送上周君交来之书七种，伏冀转递燕大。或印或藏，均所深企。敬呈援公道座。炎武顿首。廿八日。

（四）来 函

今早趋侍教言，未逢其会。兹有友人睹公大著，诧为绝伦，属代奉上国币十元，愿得《朔闰表》及《日历》^{〔2〕}各一部。仰赖见爱之私，冀邀半

〔1〕 尹炎武（1889—1971）：又名文，字石公，号蒜山，江苏丹徒人。一九一一年入安徽存古学堂，从朱骏声学《说文》，后入上海中国公学攻读古文及法律。自一九一九年起，历任北京农专、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河南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教授，并曾任江苏通志馆纂修、国史馆纂修。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2〕 朔闰表及日历：指《二十史朔闰表》及《中西回史日历》两书。

价之惠。倘蒙许可，即付来侔是幸。冒昧率请，无任主臣。瑞雪满天，神驰无已。手此，祇请援公道长撰席。末学炎武顿首。十三日晚。

(五) 来 函

奉赐所借书两种，谨收到。兹奉假黎二樵《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集》一观^{〔1〕}。黎先生名简，字简民，顺德人也。此书江浙人士甚少，如尊处亦未藏此集，烦代觅之为幸。此呈援公道座。炎武再拜。

(六) 来 函

一昨奉到代假《五百四峰堂诗钞》，讽诵循环，殆忘饥渴，诚有清一代大家，非一州之美也。任公拈出，与巢经匹偶，信为巨眼。十年饥渴之忱偿于一旦，感谢何已。拟再假少时，略钞百首，即行归赵。本日社集，因预有清华之约，不及赶回。社中诸友，幸为代谢。得间当诣高斋承教也。专此并颂著绥。炎武顿首。援公道长侍者。星期日拂晓。

(七) 来 函

此李慎言先生原稿共四叶，阅过请赐还，尚须改订也。此上援庵先生。弟炎武顿首。

外《清代朴学大师传》两本，日本写本书一部。

(八) 来 函

送上口刻初印《郡斋读书志》六册，《书林清话》一函，繙阮刻《薛氏钟鼎》一函，《说文音谱校》两本，都四部。《郡斋书志》为敝斋所藏，馀均为周氏书也。厂市汪刻《书志》现无书，如有初印视此者，索价当更高耳。僿公家嫌价贵，即祈赐还，不愿贬价。即承援庵吾师起居安隐。武顿首。

(九) 来 函

奉上夏仲子集二本，夏弢甫行状两本，夏仲子状一本，共五本，仰祈

〔1〕 援庵有批语：“《五百四峰堂诗钞》廿五卷八册。”

察人。旦夕有暇，当过高斋奉手，有所受也。北氛日棘，而东事方殷，吾侪尚在故纸中钻研，抑可见侘傺无聊之极矣！手颂援翁吾师道右。炎武顿首。

(一〇) 一九三一年三月，来函^{〔1〕}

□□尊处有《史潮》一册，又东洋文库讲南北史（内有六朝玄学）一大册。此两种待用甚亟，拟借一缙，十日内即归赵也。援庵吾师几下。文顿首。

(一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往函

《元典章校补》系君促成，今幸蒞事，谨以一部呈政。此次印书无多，如有赐示，尚可随时挖改也。此上石公先生。垣再拜。四月廿六日。

〔录自原件〕

(一二) 往 函

石公先生撰席：

昨晤袁公^{〔2〕}，得睹秘藏，至为欣幸。更有一意外之获，则耶律卷宋跋^{〔3〕}是也。曩读《元史·耶律楚材传》，其卒年与《元名臣事略》相差一年，《事略》云癸卯，《元史》云甲辰，致疑者久之。昨观宋跋，言“公生于庚戌，廿六岁入国朝，庚子年五十一”云云，知《元史·楚材传》甲辰云者，亦宋公修《元史》时所加也。宋公盖误信楚材神道碑“明昌元年生”之文，认定楚材生于庚戌，卒年五十五，应为甲辰，而不知神道碑实误以金章宗即位之年为明昌元年。因章宗以大定廿九年己酉正月二日即位，明年始改元明昌，楚材实生于己酉，廿七岁入元，庚子当五十二岁。知宋跋所由误，即知《元史》所由误。十年疑问，释于一旦，快何如之，谨录呈旧作^{〔4〕}一篇，小技不足观，因近年张蔚西、王静安撰耶律年谱，

〔1〕 援庵批语：“廿年三月廿七日到。”

〔2〕 袁公：似指袁同礼。

〔3〕 宋跋：宋濂之跋。

〔4〕 旧作：指《耶律楚材之生卒年》一文，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皆承《元史》之误，未及订正，故略申鄙见如此，乞指正。即颂撰安，不一。弟垣谨上。九月廿七日。

(一三) 来 函

左盒集目已写得，兹将原书奉赵。逊先^{〔1〕}书明日借来，今年可刊木断手，尊处可毋须再抄也。明日仁大考试，走仍拟八点半钟到校以观动静，先生倘届时一往，便可畅谈。此上援庵先生。尹文顿首。卅日。

(一四) 来 函

奉赠南城行草楹联一对，以便与高斋新得之湛若肖像相俪也。手颂爰公道长晚安。文惶恐。廿四日。

(一五) 来 函

一昨枉谈，深荷眷顾之雅。小雨微凉，想著书每有佳获，佩慰无既。叔辰卧疾在家，不克赴滇，厥况至窘。昨来一简，谨附奉呈。如可栽培，感同身受。料量行李，不克趋承。敬请援庵我师簪福。文叩。

(一六) 来 函

昨辱厚贶，谢谢。孟劬^{〔2〕}寄来论学文一通，特代呈鉴。订午后三时当诣前同访禾九^{〔3〕}何如？手颂援公道安。文叩头。九日。

悦今日无暇，改后日总理诞日亦无不可。请酌之。

(一七) 来 函

廿一行“罍”字上脱一“施”字。廿三行象形指字而字形立，“字”疑“事”之误。又十九行说壹从宀，丰之意。从倒，子之意。廿行从庚之意。三“意”字，按上文说字之义，“意”皆应作“义”。右三事录呈援翁

〔1〕 逊先：朱希祖。

〔2〕 孟劬：张尔田。

〔3〕 禾九：陆开钧。

吾师教之。文载拜。

(一八) 来 函

王文的系老年手笔，除前述脱误三字外，其铭辞一行作吏砭砭穷经，亦有疵累。公细玩之以为何如？兹专人奉赵，日内再趋承清诲。手上援庵先生尊前。文顿首。

(一九) 来 函

粗菜一器，正野人芹献之意，乃荷盛奖，弥增惶恐。郭条及严、吴二联谨收到，此复援老道长左右。文叩。

(二〇) 来 函

前见案上有耶律文正集，拟求借一缙。《辅仁杂志》如已出版，亦有先睹为快之想也。手呈援公吾师史席。尹文拜白。十二日。

伦秩老约星期六午饭，谨闻。

(二一) 来 函

三日不见，旷若经旬，想缘眷顾之谊竺，故觉思念之情切耶？荆公集已钞成，计抄胥之费五十元左右（二毛一千），竹纸（四元有零）。尚有两本未校，三五日内当一并送尘。明日我公如赴郊外，便请将抄费携来，书手甚汲汲也。本拟走访，适大风昼晦，不敢出门。手颂援公道祺。文拜启。六月十四日。

(二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师事：

今早畅谈甚快。旋晤杨雪翁^[1]，据其观察，张册完全旧仿，钱册虽真，亦无味，蒋山堂更不足道。徐星伯两件大致不差，然亦非极精之品，价廉可留也。兹先奉上。庆翁日内趋前面商。此颂箸安。文顿首。十一日。

[1] 杨雪翁：杨鍾羲。

(二三) 一九三二年四月，往函

石公先生有道：

承示雪桥老人^{〔1〕}雅意，至可感纫，日间当亲诣乞题原稿，谨先珍复。曩读《雪桥诗话馀集》卷六有“施愚山后裔不振，既葬，被人发冢”等语，因检《洞箫楼诗纪》卷十一，知此语出自宋于庭，于庭闻之张竹谿。然考愚山后裔：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其次子彦恪曾续编《施氏家风述略》，梅定九盛称之；乾隆十二年丁卯，其曾孙念曾曾编先生年谱，杭大宗亦盛称之（李次青为《愚山事略》，并称念曾乾隆丙辰召试鸿博）；乾隆卅年乙酉，其曾孙企曾犹辑先生遗著二种付诸劄氏，即今所传《愚山外集》是也。自康熙廿二年癸亥愚山之卒，至乾隆卅年乙酉，已八十三年，其后裔未尝不振。宋于庭以道光七年丁亥过宣城，闻先生轶事，时距先生之卒已百四十有五年矣。后裔不振，被人发冢事，纵有之，亦当在五六世以后，则于庭诗注“既葬”二字，似须省去。未识雪老以为何如？可否请鉴兄婉达，唯尊裁之，皇恐皇恐。专此，即颂著安。垣谨肃。廿一年清明日。

[抄件]

(二四) 来 函

第四卷传版略存吴越诸儒治学方法及其行谊，文亦娟絮可诵，不似桐城诸老之徒存腔调也。援庵先生。炎武谨上。

(二五) 来 函

早间畅聆麈论，快慰无极。《蜀抱轩杂抄》除取材于《辘轩语》、《书目答问》外，别无采获，亦一奇也。刘览一过，先奉还。晚间须出城一行，不及诣谈为怅。《十三经记字》明后日再奉赵也。《九史同姓名录》、《三史同姓名录》二种，如遇书坊来人之便，烦代觅一份为托。即呈援公吾师座次。文叩。

〔1〕 杨鍾羲。

(二六) 来 函

奉上《方輿纪要》稿本卅八册，伏冀惠览审定。贵省三册，置诸首面，以便精鉴也。严寒贱躯大有不克支持之势，年财四十而颓废如此，岂堪为世用哉！仰视明公，惭汗无极。即请援庵先生晚安。文百叩。七日酉正。

(二七) 来 函

请将小汀研交来人带下，以便与燕舲^{〔1〕}兄一看。手上援公吾师。文叩。七日。陈大人。

(二八) 来 函

兹有藻玉堂书友属为介绍钩座之前，如学校中购书，不妨照顾及之。此上援龠先生道座。文叩头。四月十八日。

(二九) 来 函

风雪长途，冲寒南下，不及踵门握别，曷胜怊怅。旧历年终，恐南中汇款不时至，曾检出《小方壶斋丛书》托森玉^{〔2〕}兄代售。悦先生邂逅，不惜齿牙之惠，因促成之，其有造于远人大矣。频年嘘植，屡蒙披拂周委，犹复哓哓以俗事相干，负咎滋大，唯先生曲宥之。幸甚幸甚。留呈援庵先生吾丈座前。文叩肃。卅一日。

(三〇)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社长道右：

到汴四五十日，尚未笈候起居，负疚何已。前辱手示，藉悉道履绥和，深符私颂。此间风土与平绝异，一日之间备四时之气，清晨尚御中毛，卓午便须单夹（珠皮不行，非灰鼠不可。今日清晨犹如是也，中午便

〔1〕 燕舲：柯昌泗。

〔2〕 森玉：徐鸿宝。

着单衣矣)。大风扬尘，远在北平之上，阴霾昼晦，无异淞沪之间。可谓无东西之长，而兼南北之短者矣。至于饮料之坏，殆非南人所梦见。观其色既黑且浑，辨其味咸而兼涩，据地质调查所试验，盖盐硝混合也。到此三日，遂攫末疾，半月以后方渐习。然回忆北平，邈如天上矣。全城之内，无树无花。校居城北贡院废址，四周之间，荒冢累累，陂塘污池，臭不可耐。街衢房巷，一无可观，祠庙伽蓝，拆毁净尽，只有铁塔高浮，铜佛露坐，相与点缀而已。询诸故老，此皆民国以来之所改良，而二马先生〔1〕厥功尤伟（坊巷里弄旧名全改，不曰自由巷，即曰共和街，或曰独立桥、团结坊。不忍卒读，肝肠欲裂矣）。吁可伤也。课馀之暇，以阅肆访书为消遣。偶从故家见金泰和本《玉篇》，首尾完具，披挂满篇。又长白敷搓、棟亭曹氏藏宋本《南史详节》亦瑰琦可观。购入行篋者有内聚珍本《四库总目》，旧钞本蒋《东华录》，旧钞《全唐文目》（廿四大册），殿版《上谕内阁》，原本《音学五书》（樊云门藏），何义门批校柳文（明刻本），《楼山堂集》（两朝剥复录、东林本末、熹朝忠节死臣传、留都闻见录）寥寥数种。尚有夏燮《中西纪事》稿本全部（六卷、十卷、廿四卷三种，亲笔手钞，改窜纷披，颇可喜）。洪武《元史》尚未议妥，而囊中空空，力难为继。幸卖得臭文两首，聊以济之。前寄《佛陀波利经幢》，偃师新出土也（见《高僧传》三集二卷）。尚有装师碑未到。兹寄上竹汀先生序左评二册，瓦壶拓片（有外国文）（此两种可示寅恪先生一观，寅恪教《高僧传》也）一章，借媵芜函，以博大雅一笑耳。金元新拓，寂寂无闻，次第访求，异日再报命也。《永乐大典》，从中孚先生得到线索，一俟经眼，当快函详闻。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国，我公与适之、圣章、叔琦、贝大夫诸君到站送行。临发，伯翁谓人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意者夫子之道，其西行乎？辱在下风，欣忭何极。此间第一师范学校之长田恩霖者，亦法国之留学生也，雅闻公名，又与张伯霖博士同学。而藺生适毕业归来，公宴之间，亦颇道及。闻高神父久在汴

〔1〕 二马先生：冯玉祥。

都，少滨^[1]与走适薄游到此，一时顿觉辅大空气被于大河以南矣，可发一笑。兹有恳者，校中有勤苦学生数人，欲购《中西回史日历》及《王忠愍公遗书》^[2]翻印本各五部，拟请我公照原值小为贬损，王书托修绶代办，共值折实若干（每种五部），以便汇款。披拂之惠，无异亲被。不情之请，尚幸惠宥。坊间新印《鲁岩集》、许文忠《至正集》（八十卷石印大本）（《鲁岩所学集》为张昉所印，校旧书板刻为精），如须购用，盼便相示。匆匆肃简，不尽所怀。平中据敌人申明，暂可无事。或者暑假归来，尚不至为丁令公也。此颂著安。尹文叩头。四月廿七日正午。

左冲

《鲁岩集》后附有交游记两本，校旧书为多。许文忠《至正集》是石印本，计公已有矣。

（三一）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昨上一笺，计达清览。顷闻敌氛甚炽，前锋已达密云，宛平吃紧，不胜焦灼。北大提前考试，结束定在月中，仪器图书悉数运沪。师大、平大先后来人假地，准备迁移。群公纷纷来豫，贱子汲汲回平，殊可笑也。先生前识若神，素所心折。此次镇静如恒，足以裁抑浮竞。（少滨书，辅大同事以有陈、沈二公，颇事镇静云云。）贤者举措固不同于流俗耳。政权转移已来，司空见惯，如不发生巷战，何须披发纓冠。吾侪被训之民，固不必越俎代庖，谋入党国也。前托代购大著《中西回史日历》及《王忠愍公遗书》，仍乞照旧进行。又沅叔^[3]新刻《榕邨语录》（文友堂发售，定价六元），请代购一部。如先生欲购《鲁岩集》八元、许文忠《至正集》六元，便当奉寄也。匆肃不尽欲言，即请著绥。弟文顿首。四，卅早。

闻季豫^[4]先生偶撻小疾，住院多时，未知近已康复否？不胜念念。

[1] 少滨：朱师辙。

[2] 王忠愍公遗书：“愍”应作“恏”。

[3] 沅叔：傅增湘。

[4] 季豫：余嘉锡。

哲翁^{〔1〕}前寄一信，未辱嗣音，岂已南行耶？

（三二）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长史席：

一昨自新都归，奉读手书。卷逮之深，相期之厚，旷世寡俦。猥以庸腐，为世所弃久矣！未审何以得之于门下也？响濡披拂，以遂其长育人才之盛心，而使尘埃之人，先下天而蒙其泽，独不虑点污门下之光华耶？悚息悚息。南来行匝月矣，行李往来，而京而苏，而扬而沪，几于席不暇暖。日前方赁居于此，报开办矣！志稿盈筐，犹未发缄。拟随类缀一提要，各冠于当卷之首，不涉各类之主体，但揭编制之类例，成一近时所谓审查报告书者，以供操枋者之参考已耳！过是以往，非今之所及也。身本南产，入北廿载，一旦游子还乡，不觉举目有山河之异，而感逝怀人，酒后灯前，最难为情耳！怀抱之恶，无可为门下告者，幸有二事，聊足伸眉。如有爱我者询及近况，愿门下以是告之：一江都秦氏（敦夫、玉笙父子之所纂）著有《词系》一书，订正万洪友者廿厚册，谱调俱全，沿革又备（末附自著词手稿）。顷晤得后嗣，已允许公诸当世，见已派人录副。一仪征刘氏《左传正义》稿本，已得其动脉所在，亦在商量录副中。前二事皆于江表文献有绝大关系，常在海内人士心目中，走却于谈笑中得之，可以浮一大白也。横山世兄已晤过，甚佳，渠属为门下问安，并云《横山类稿》已杀青，横山丛书完成即寄赠，可喜之至。其他琐琐，皆不足溷门下之清听。春寒料峭，伏维为道自重，谨奉状起居不宣。末学文再拜。

森玉、诗荪两先生购书寄书皆门下嘘植之赐，谨附此叩谢，并祈代达鄙忱。心史^{〔2〕}先生并附此致问。季豫、哲儒、羹某、聊园诸公，伏冀代为道意。文又拜。三，八下午。

（三三）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来函

援公道长吾师座前：

别来无日不怀仰，顾俗事袞袞，懒作书耳。伏奉手诲，勤拳惻怛，

〔1〕 哲翁：伦明。

〔2〕 心史：孟森。

如获晤对，感颂何极。南来颇见异书（松江韩氏之所藏为舍亲陈氏所有，《庄子》《梦溪笔谈》其著也。又赵氏三愿堂佳本亦多），恨不与公同之见。森玉、季豫、哲儒幸为道意。明日星六应仲深、松岑邓尉观梅之约，倘有佳获，别笺相闻。前在新都，傅泉邀领，邂逅季刚、逖先，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闻者无异辞。走于叔彦之经学，余杭之小学文章，并公之史学，愿终身诵之，没齿不变。所冀时锡箴海，庶少有所成。幸甚幸甚。匆肃，即叩著安。文再拜。三，九。

（三四）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来函

援公礼席：

从江北回，接奉赴书，惊悉太夫人仙逝，哀悼惊悼，云胡能已。惟公纯孝夙成，摧剥之怀，必万恒辈。比日计已北上，起居何如。文朝夕返平，相晤不远。伏冀勉抑哀衷，倍加保啬，以慰吾党见附者之望，幸甚。情切言尽不罪。专颂道安。文叩头。五，十七。

（三五）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来函

文顿首。援庵先生礼席：前接赴告日欲拜正，以不审从者是否北旋，加濡滞淮上，以故至今。日月如昨，行复暑假，想返平读礼，哀疚日深如何。即日伏承孝履曼荜。我公学术，海内匪二，主讲旧京，腾声域外。文孤拙无状，蒙庇独深，猝闻哀问，五情震悚。所冀为道为学自重，少慰区区。月杪当躬诣吊问。奉手启简不次。文顿首。五，十八日。

途次闻人谈胡、马、林、许近状，感喟深矣。天下至大，北庠以外，岂无世界耶？而傅大哥东行拨汤，又不值得也。

（三六）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庵吾师座前：

手示并二樵诗集均收悉。诗集仍是邺架所藏之本，内有拙签二条存在卷中，一时坊间恐不易得，他日浏览三过后再奉缴也。次南山均一时兴到，发见错处，务求不吝教诲。前诗两语字太近，遵示照改。此种试作，

本不足存稿，即醇然无疵，亦不过架底货耳。况求纳诸架底，亦谈何容易？或谓标语、扬旗二名□□，不知开宗标语，《宗镜录》中数数见之。扬旗自是常语。此首毛病似在首尾不匀，未述八府三州亦颇觉板滞。无灵动之，如信手瞎写，不过尔尔。哲嗣《徐考》^{〔1〕}，初见不知何许人也，继知为天麟，乃吾党之老友。未翻《宋史》^{〔2〕}，不知传中著有以字行否，何如直书其名之为愈也^{〔3〕}。若夫钩稽之缜密，排比之合度，下语之肃括，用意之深□，□□之恻怛，吾无间然矣！生子当如孙仲谋，窃为吾师诵焉。敝处克至本月杪结束，计签出两志谬处在千条以上，补成人物志姓编（在一万以上）、艺文志长编（在十万以上）、贞孝节烈表约四十本于一册之中。金石志已有印本（仅至元朝，是分时的），改编年为属地，并考其存逸，臣力尽矣！过此以□，□□□独裁所能任。天时不正，□□已达九十度，近又少凉。或北归避暑，或入山结夏，届时再用奉闻。孟劬来函已迁入城，文如^{〔4〕}想能继续，落芎之东人要回老宅，金坛文襄实行移家，未知他日莘莘学子尚复有考古审音之馀地否？匆此鸣谢，并颂著安。文叩头。六，二。

（三七）来 函

援庵先生吾师社长道右：

昨属平寓奉上《润浦糞声》一册，想达清右。窃恐高斋染臭，当燃麝以熏之耳。《横山集》^{〔5〕}昨已寄邮，不知收到否？此老史笔在敝邑六百年中所未有，若论博雅鸿深，犹不及吾师之超群绝伦也。唯以书院课经之作为卷第之冠，犹有旧时习气，虑为知音者所持，不识吾师以为如何？近日工作甚紧，助手亦多（编校钞写在三十人以上），日则登楼斟乘，晚则闭门腾糞，足补圣叹之所发，一笑。专颂著安。文顿首。

〔1〕 徐考：指陈乐素《徐梦莘考》一文。

〔2〕 援庵在此处有批语：“四三八儒林传”，指徐梦莘传在《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中。

〔3〕 尹炎武先生误以为梦莘为徐天麟之字。其实徐天麟为徐梦莘之侄。

〔4〕 文如：邓之诚。

〔5〕 横山集：指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

(三八) 来 函

援公道右：

手示并大著及横山目录先后拜领，谢谢。横目已交南屏^{〔1〕}，遵示补刻矣。走又成校记四叶，别书呈览，布鼓雷门，勿笑。书用洋纸，外托摩登，实为省费，天下滔滔，抑何足怪？其《春秋兵史》（计十二卷，问答一卷，口义一卷），材料本于周秦传记，意识采自西人（自强军教习德人某君），极为文襄所激赏，当时有推倒一世之目。而其家不甚爱惜，任其零落。走觅得全部，为之校订，弥缝其阙（关于粤难方面，与时代精神抵触，又征引欧战以前战史纳入小注，亦伤汗漫，僭为删订，以归醇雅。其中删节回乙，尚具匠心，惟有吾师能鉴赏耳）。上之国府，已蒙发下，付诸排印。恐用并装，以便戎旅，未知能抽印中装数十部以供吾侪浏览否？此公经、小学皆不深，卷首课艺大可不必。惟纪兵事，考乡乘，实有可观。文章庄雅，熟于《左》、《国》，无考据家破碎支离习气，自为可取。然负此大名，横行江表，亦足见清末之无人也。奉上小诗一首，可与哲老观之，同发一笑。手颂新安。文顿首。

此事发之公愚，慎老门下，与走有同门之雅，亦南纪之豪杰也。

(三九) 来 函

援老吾师道右：

南来逢八十六年未有之奇热，百度内外，昼夜无间，孱躯至不可耐。松寥阁上蚊虫甚多，凉爽亦不见得，比之城内，仅少三度有零也。今日迁至南郊竹林寺，比焦山幽静，日中九十二度，夜晚八十六七，此吾省中避暑最美之处，岂不可笑耶！附上翼谋信稿，祈察入。松岑主办之《国学论衡》，其第三期有成吉思汗实录一文，胪列《元秘史》本子有十二种之多，殊可笑耳。手颂箸祺。文再拜。七，七。

〔1〕 南屏：陈庆年子裕菁。

(四〇) 来 函

援庵吾师道右：

上月蒙赐大著，适因牙疾，卧院中数日。拜读后，内附一签，略申向往之意，缘何书到而签亡，曷胜惶恐！复劳手毕，负罪无已。沟犹之见，不日回平面尘清听也。尹恭保系走近支宗人，曾在□□□□有年，平生注意词章，于甲部亦成书数种，亦有雕版者，但不甚闻耳。《周官译义》未知刊刻与否，想励耘书屋中必无馀隙收此等著述。如价不甚昂，则愿购还宗祠，亦不失其亲之意耳。匆复，并请著安。文叩上。廿日。

(四一) 来 函

援庵先生社长师事座前：

风人萧艾之喻，一日为劳，别久思深，良不可任。每念高斋促膝，娓娓雅谭，风月聊园^[1]，沉沉清夜，未尝不极目苍茫，精神飞越。南北相望，想同之也。夫以博雅闳深之学，精密湛邃之思，肴核百家，委怀乙部，冷交易集，起冬至而消寒，版本搜奇，汲修绠之供给。左揽绩溪^[2]之奇瑰，右瞰藏园^[3]之珍秘，真率五簋，高谈娱心，横议华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寤寐不忘。辅仁诸友，晨夕过从，亦曾忆及憔悴江头，风雪弥天，有一故人寅夜灯前，拥书独坐乎？上月书来，先后并读大著二册，九服之内，旷代寡俦，二百年来，有谁方物？即使晓微并世，亦当让出一头，西庄再兴，更复退避三舍。五体投地，不自今始，万本流传，何须异日？文文质无底，董理邦乘，谬继缪、冯之后，徒强颜耳。秋冬之交，往来江南北，谘故老，访遗书，惟日孜孜，不敢自逸。昨从沪归，移居将军巷（十八号），省署侧也。笳吹频闻，幽栖遂恼，窃笑冷人而偏邻热地，咄咄称怪者久之。大箸承惠兼本，感纫无既，乃于舟车之暇，重温一次，名言妙谛，令人解颐。谨拈出手民俗体，识于简上，以答相期之雅。

[1] 聊园：谭祖任所居。

[2] 绩溪：胡适。

[3] 藏园：傅增湘。

《史例》^{〔1〕}中似衍两字，皆在一简末行之末，次简首行之首，适与先生翻例相合。书林掌故，亦它日之佳话也。又记明代宗一节，未知见于何书？雪堂明老之词，亦觉新奇罕见，并系牙签，以资请益。扬州张雨平先生穷研六书，精究八体，久在岱枋幕中，习闻公名，盐慕甚郅。适来志局，因出新书，相共披赏。明灯相对，分外眼明，校勘如仇，一点不放，简端别墨，多出此君手笔。附书介绍，一证同心。岁云暮矣，燕市酒香，伏想讲诵多暇，文筵常开，无以座无车公为之不乐。风物聿新，与时俱懋，不尽。

聊园居士、江安老人及伦老师、余季老、雪桥、心史、葆之、理斋、羹某、少滨、蜀丞、燕龄、森老、遇夫、孟劬、文如诸钜子，见面时幸为道意。开岁春回，当来平作十日饮也。附呈小诗，藉博拊掌。尹文叩首。十二月二十三日。

志局移居将军巷省署侧也，笳吹频闻，幽栖遂恼，戏书长句，用简知我

决起而飞不越枋，却邻省署对堂堂。志中亥豕将何校，门外车声为底忙？鳃理敢期遵义郑，整齐终待会稽章。增荣天国遗曾左，累眷踌躇例未详。

励耘书屋主人师事教我 尹山扛稿

酬鹁雏秘监并示君默 尹山

云间文派高吴越，江上逢君又一奇。诗骨不因官后健，豪情唯有我先知。晦明风雨天休问，草木虫鱼世所资。忽损新篇照空谷，纫兰持用报心期。

车过吴门有怀太炎兼忆太夷辽左

太炎文笔太夷诗，五百年来自一见之。各有千秋皆浪掷，沼吴霸越漫相师。

前意未尽再书二十八字

诗文两大日中天，五百年来自有二贤。凄绝吴门观沼目，又看辽骑薄幽燕。

〔1〕 史例：《史讳举例》。

(四二) 来 诗

寄北平陈援庵先生并眎许心武淮上

殚精乙部刘贡父，文如欧九常狎侮。胜朝九钱左袒刘，天下之民八八数。
后来宗匠谁最贤，励耘书屋操鼎俎。三千年历一串珠，章我华风被西土。
避人伏案盟晓昏，绕屋徬徨定鱼鲁。雕残肝肾不自休，凿开混沌矜创举。
夜半窥伺百灵来，来共驱遣吞北户。我曹睹此颜为頰，敢向鹑雏吓腐鼠。
斟乘图南瞥经年，鳃理茗柯纷欲吐。窃闻绪论媿未娴，有似弊弓张劲弩。
毕阮渠型不可作，艺风更为流俗沮。著粪续貂坐两难，大儒已逝小儒苦。
探囊馥智应无多，张目只羨仪征许。荷锺征工廿万人，趋海而东供掌坵。
剧怜双手一丸泥，封寄上下四方宇。

(四三) 来 诗

往事一首寄平中老友兼眎北庠诸子 尹山

涛园一别过三春，竟缚雕龙百战身。燕市酒徒今渐了，南都文物正铺陈。
山泉梦里供谁饮，豪杰眼中欲作尘。莫向晓莺钩往事，万安桥上唤归人。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九十四，万安桥在会稽东三十里樊江广渡庵之南，桥长二十四洞。)

援庵道长师事。文再拜。一，八，上午。

(四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社长师事：

承赐令郎乐素先生新著及适之《说儒》，并拜高惠。当附上赵氏《金石跋》两册，聊为木瓜之报，未知曾收到否？前寄小诗，偶想到晦闻^{〔1〕}学简斋，为当今第一手，不料今日报载在平逝世。当此乱世（皖中来者不堪卒读），高年者未知非祸。不过晦闻年始五十，遽归道山，实吾党之巨失也。忆民元首识于沪上，在平亦数数见之，又于葆之座上屡共杯盏，近年于高斋及聊园不时奉手，爱其修整清峻，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颇意

〔1〕 晦闻：黄节。

索其书一扇面，而今不可得矣！先生与晦闻交谊自非吾侪所及，经纪其丧，谊无多让，聊园想亦为之痛悼也。其嗣兄如何，曾随侍否？遗稿曾写定否？黄书少作非其玉者，频年除哦诗外，闻于毛诗颇为殚力，曾在公园偶亦闻之。共进退之友不知果何如也。拉杂奉启，不尽缕缕。并请著安。文顿首。一，廿八。

横山校记曾邀赐览否？

（四五）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来函

励云书屋主人师事炉右：

手帖下逮，如煦春风，并惠大著及《文襄书札》两册珍荷。走为世所弃久矣，而巨人长德，勤勤如此，可感也。申、王二札，得公继傅山藏弃，又添一重公案。末学小生岂敢以盲辞糞声，尘垢名迹。公乃以酬倡无虚日日之，益滋惧矣。使闻于幼渔^{〔1〕}之耳，必置我于东郭先生之列同类而并笑之。欲为伯裘之寿诗，飘动于冷摊之上，虑不可得耳。佳话云云，抑何善谑。晦闻竟尔作古，惊骇欲绝。北院同人能以待半农^{〔2〕}者待之否？论其有功佐命，岂尽出考古、审音下哉！气类之中，又弱一个。草莽之论，愿主人有以宏之。横山校记一裹，似未邀玄鉴。若竟浮沉，当再重寄。二月之望，厂甸嬉春，拟乞假北归，一顷别愆。新得《唐藩镇节度使诸将姓氏编韵》、《清内外大臣编韵》两种，足以继响萧山，愿亲审有道。南纪至今无雪，清兴益减，斟乘埋头，发言莫赏。每忆励云学肆之雅谈，聊园春酤之坠馥，茶消意倦，遥夜明灯，辄不胜起舞弄清影之感。岁华又晚，忧来无端，北望经帙，精神飞越，临书累眷，不尽缕缕。专颂著安，并祝起居万葑。一，三十一。尹文顿首顿首。

（四六）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往函

近年拙刻卷首题字多晦闻手笔，昨寄上《化考》^{〔3〕}，已非复蒹葭

〔1〕 幼渔：马裕藻。

〔2〕 半农：刘复。

〔3〕 化考：《元西域人华化考》。

楼^[1]体，感怆何如！想公见之必有同慨也。

〔信稿摘录〕

（四七）来 函

寄援庵北平并简石遗^[2]公休含光三君子

平生缟纈倾南北，天下文章右八陈。乱世功名委尘土，藏山著述割星辰。
从来吴越陵中国，今日湖湘叹绝伦。开岁聊园数社集，知君定忆未归人。

援庵史学，伯严、公休古文，弢庵^[3]、石遗歌诗，含光骈体，海梢倚声，皆极天下之选，卓然为一代传人。八君子著籍粤、闽、吴、赣，皆吴越境内也。

（四八）来 函

援老座右：

昨谈甚快。公何时往苏，乞示明某班车过镇，以便走赴，盼甚。并颂旅安。文再拜。三日。

（四九）来 函

孟劬^[4]寄来《后妃传》两部，谨以其一奉赠。此本与《史稿》^[5]所收，有霄壤之别，但可为知者道耳！敬呈励耘主人座右。文顿首。廿六。左冲。

（五〇）来 函^[6]

此间盛传寅恪殉难，闻之呜咽。南北乖违，无由诘其真相也。闻藏园张宴旧京，大作其寿，冕之云云。不知励耘主人感想如何耳！石心道人

〔1〕 蒹葭楼：黄节书斋名。

〔2〕 石遗：陈衍。

〔3〕 弢庵：陈宝琛。

〔4〕 孟劬：张尔田。

〔5〕 史稿：《清史稿》。

〔6〕 此函似作于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时陈寅恪先生在香港。

叩。哲嗣乐素世兄安否，良念。

(五一) 来 诗

陈援丈□□□□□为寿

昌齐朴□□□□，南海明珠煜五车。郁起先生尤横绝，自成一子殆无馀。
华风考已被西域，史讳编成孰揭簏。炳烛勤劬六十一，当灾梨枣定丛书。

(五二) 来 诗

海上罡风一夕吹，惊飞乌鹊又逐枝。□天方醉将何诉，时日偕亡定不辞。
狂寇仍闻肆狡掠，痴儿唯解纵游嬉。英雄□戚前规在，大将东南□鼓旗。
爰翁吾师。文顿首呈政。

(五三) 来 诗

□□□□与席上闻人谈近事归读后汉有感漫赋两截句寄援庵道

长并简兼士季豫琴石哲儒葆之诸老宿

外传长系犹惊喜（《范晔传》中语），思杂风尘实绝伦（出《后汉》刘昭补注序）。不有番禺陈学海，千秋申范是何人（《东塾集》中《申范》一卷言之颇能成理）。

骑虎操蛇孰敢非，武安凿穴（《臺佟传》中语）遂终违。伤心白下桁杨路，忆否前贤有孝威。

(五四) 约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陈于阶传》、《河北新道教考》先后递到，细绎三番，如闻警咳，望风赅衽，我劳如何。《语嵩语录》十二卷（装两厚本），幸获经眼，其第八卷书问一门，材料郅多，兹先钞王于野、方于宣两叙奉览。尚有《黔灵山志》、《由行集》同为尺松所造，恨不得一一奉览也。关河万里，迢递羁危，伏维为道自重。小弟石公顿首。一月十八日。

别一纸属少滨转奉。

(五五)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老师事：

昨寄方于宣《语嵩语录》叙，计光达览。因系醉后所书，颇有讹误，兹改正如下：《游行草》，赤松道岭著；《黔灵山志》，赤松道岭著。此二书与《语嵩语录》均已经眼，《语嵩语录》已得一本，赤松二书方谋录副。天牖其衷，《明季滇黔佛教考》再版，头白归京，得奉二书于励云阶下，增补一二，平生之幸，何以加兹。一月廿日。小弟石公顿首。

(五六) 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师事：

得八月十六日手帖，欢若覆面。《滇黔佛教考》弘揽广砌，有为而作，神往无穷。因以示腾冲李印泉^[1]，渠亦诧为得未曾有。而昆明老儒于乃义复寄来补目，以走观之，皆无所取材。兹附入书内，敬希澄鉴。圣遗^[2]作古，颇有老成凋谢之感。昨寄一联，以写哀思。录书另纸，以求教益。乐素先生久未通书，不知仍住原处否，颇思伊来斟理中史教科，不识抑有远游之勇气不？翼谋^[3]近著兴化县乡间，其女公子在此与台静农同事，尚未结婚。如欲通书，可属伊转也。旧京诸友，琴翁^[4]婚嫁已毕，应动五岳之思。聊园觞咏如恒，可有昔时之盛？少滨携妾北征，兴致不浅。哲儒养痾家弄，曾否还平？季豫《四库考证》，定增新稿。兼士殚思音韵，发明必多。亮丞^[5]钻研外史，有何新纂？孟劬息影燕大，近况何如？搔首停云，我劳曷极，匆此奉覆，不尽欲言。并颂著祺。九月七日。弟炎武顿首。

附呈挽杨雪桥挽联求正

去者日已久，生者日以疏，纵然白首还家，抑又何心认城郭。

[1] 李印泉：李根源。

[2] 圣遗：杨鍾羲。

[3] 翼谋：柳诒徵。

[4] 琴翁：郭家声。

[5] 亮丞：张星煌。

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无分雅谈侍座，真成遗憾到龙蛇。

(五七) 来 函

兹托盛成中教授带上《语嵩语录》二册，《赤松语录》一册，明永历三子志一份，即祈察入是幸。手上援庵先生座下。十月五日。炎武叩上。

(五八) 来 诗

柳翼谋过筑入都赋此送之

仓黄未饮茅台酒，邂逅还登甲秀楼。奔命兵间神愈王，填胸掌故世无俦。难忘书藏几灰烬，早续卮林（明周婴）备敏求。犹欲据遗传大错，文澜侨置待卢牟（文澜阁库书近侨置贵阳）。

援庵少滨琴石季豫诸老一笑。石公录稿。

(五九) 来 函

《僧诤》与《三教考》并到无阙。与柳翼谋同读，感喟深矣。隐侯在渝未之见，舍侄媛适孙者则常见。脉脉此心，绵绵无极。外照片存念。

(六〇) 一九四五年九、十月，来函

援庵先生道右：

胜利后曾发两电，未知已获入目否？兼士先生由沪转平，未审近已到达？千里^{〔1〕}昨得奉手，知留平同人皆各安隐，深慰远怀。走去年在筑大病，住中央医院一年，九死一生，见在牙已全拔，完全无齿之徒矣。呵呵！最近在图书馆特藏组与国史馆任编纂，文献无征，滥竽而已。五月过遵义，与乐素世先生作竟日谈；其言论风采，与走谒公于西安门大街时无一不肖，不独文章学问如伯申之似怀祖也。盐慕之馀，欣踊无似。遵俭、友潜不日抵渝，可以晤面。渠颇思北归省视，交通未复，当少有待。走体力既衰，唇吻不调，教书不便，服务未能，已成废物，而向平之愿未遂，山

〔1〕 千里：英千里。

林委质未能，得见中兴，亦为厚幸矣。尹默、叔平^{〔1〕}不时晤对，如见兼士，并乞告之。郑、余、闵、朱、张诸老翁，统希道意。附上近照一片，如见老丑也。手颂著安。炎武叩。

柳劭堂^{〔2〕}上月杪乘江安轮东下，在渝无日不谈及我公，复盛赞柴德赓能传其学，部中出柴氏所作交伊审定也。比德赓来此而柳已东下，未及遇。大匠之门，自不同于流俗耳。《通鉴胡注表微》已脱稿否？谨为天下学人致祈向焉。硕公顿首。又白。

（六一）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来函

援老道长师事：

来成都期月，尚未笈候，良用恹然。时与季明、禹僧、无量道及先生，学与年进，为人天眼目，不仅宇内景星北斗也。胡注发微，抉往哲之心事，惜莼菽不及见耳。承赐提要，已传观蜀中士大夫矣。但交通不便，未克将大著一一沾溉此都学肆。曾录一目交省市图书馆，冀他日有缘物色及之，得开风气为幸。令坦遵俭，在渝备承眷注，自是推先生之爱，令人感荷无既。东菽亦尝晤面；叔平邂逅公宴中，欢饮两次。顷已返陪都，不久仍来展览古物。走日内应马湛翁^{〔3〕}之约，拟与禹僧结伴一游嘉州。发春回渝，静待复员。暑期前后，当可回平奉手。华西装牙技术高妙，美医尤忠勤备至。但因颊车神筋受创，见仍贻复胚胎，未能上齿，只得静以俟之。专此，即颂道履曼荻。炎武叩上。腊月七日。

（六二）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来函

援公吾师：

渝州两荷手教，并读《胡注表微》新著，为之击节起舞，以为字字《春秋》尼父心也。千百年来，那得此作？曾僭题一律，屡改未惬意，因循未寄。南归后，沪上淹留一月，蹀躞于润、扬二州者旬又馀日。昨晤

〔1〕 尹默、叔平：沈尹默、马衡。

〔2〕 柳劭堂：柳诒徵。

〔3〕 湛翁：马一浮。

昌群，始悉从者月内来都，不胜踴躍兴奋。随驰质遵俭，知所闻匪虚，且与安定^{〔1〕}同来。旷代耆英，翩然戾止，足为江山生色，不惟吾党二子之光。谨翘企大云，鹄立以俟。专肃虔叩著祺不既。尹炎武叩头。十月十四日。

（六三）来 函^{〔2〕}

援老师座赐鉴：

兹有一事求教。《图书集成》内自《史记》下迄《明史》。当时《明史》未修成，而标题概用《明外史》字样，上自太祖，下迄宏光，应有尽有。取对《明史》，繁简不侔（外史详，明史略，多数如此），与《明史稿》亦不同（其他明史稿，商务所印者亦不对）。往在贵阳偶尔发见，询诸劬堂，既不能答，当时曾将各典中之《明外史》纪、传目概行辑出。今月偶翻旧篋，跃冶而出，不得不委质于师前，便祈门下惠而告我。手边无此书，会中有一帙，须典收掌者出纳，不免麻烦。多年不翻，但记地理一门所载府县志，当然全是明志，今日未必尽存，尚可从而辑之。独不知《旧五代史》是否列入，或但载《五代史记》也。此书成后，仅摆印数十部，颁给亲贵，学者从未寓目。四库馆开，群趋《永乐大典》，那有青眼看此袍套之官书。况陈梦雷与安溪互相诋谟，朝士右李者多，直（陈）者少^{〔3〕}，更不暇顾此司空城旦书也。信笔胡写，以博师座一粲，不比邓林之笑话耳。石公叩上。

（六四）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老吾师左右：

昨从镇、扬回，得九日毕诰，如亲道座，曷胜快慰。并获励云书屋总丛目著，更为欢喜。惜全书八十九种中，半数以上皆未得读，不免怅惘。尤其《佛教史籍概论》廿篇为甚也。不知门下能为我结集惠寄，当即拜观

〔1〕 安定：宋之胡瑗，此处借指胡适。

〔2〕 此信均用红铅笔断句，似为援庵所断。

〔3〕 直陈者少：“陈”为援庵所加。

录副，及时奉赵，何如？又《励云丛刻》八种，《元秘史译音》四种，除下走与柳、徐^{〔1〕}两老愿各得一份外，另有上海文管会、镇江绍宗楼图书馆、苏南文管会、苏北文管会、南京国学图书馆五处，皆愿各得其一。如荷概允，当将详细地址奉告，其邮费每份若干，各归其主汇上不误。敬候来命，再行分告。又有友人携来钱竹汀手简十五通十四叶，系在河南、广东到任前后（亦有任内），写给其弟可庐与其子东塾、东壁及其夫人者，极为有趣。兹一并付邮上呈奉赠。其主他无所冀，但愿吾师在厂肆遇到袁爽秋墨迹（尺牍、斗方、对子、扇子、中堂、屏幅皆可），为之代收一二，即为满足，其价仍归自缴。未卜春节当中能邂逅遇之不？此种思想包袱，一时丢掉甚难。佛家所谓习气，亦某翁所谓笑话耳！吾师与时俱进，养新德而起新知，幸有以广之。率复不尽缕缕，藉颂春釐。石公叩上。一月廿一日。

（六五）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师尊道座：

大著《佛教史籍概论》拜读两过，欢喜无量。见正觅手录副一面。有同好友人来舍共读，无不各如其意而去，真闻所未闻之奇绩也（录毕即寄还）。《励云丛刻》，除柳老取两种外，乃为钟钟山、王佩铮^{〔2〕}两大儒持去。两君皆耆年硕学，为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成份与高闾仙^{〔3〕}同，故以大儒称之）。兹将王函奉呈，钟、柳二函再续寄上。又《西域华化考》二本、《史讳》一本、《旧五代史发覆》一本、《吴渔山年谱》一本、《僧诤记》一本，共五种，请求各寄一份，以便分配。又如本日《大公报》载吾师三反检讨文，朴实说理，真诚无妄，真可示范。同时觉茅唐臣所作，未免辞过于义也。闻陈奇猷云：叶德禄兄告伊，余季豫先生著有《世说新语考证》，已出版。拟乞师代购一部，以快先睹，拜托拜托。匆肃，即颂著祺。尹石公顿首。十四日^{〔4〕}。

〔1〕 柳、徐：柳诒徵、徐森玉。

〔2〕 钟钟山、王佩铮：钟泰、王睿。

〔3〕 高闾仙：高步瀛。

〔4〕 援庵在此上批“二月”二字。

《爻山笔话》四册，苏时学著，同末光初刊本；《列女传补注》或《集解》二册，萧道辰著，光绪中刻本。右二书为友人王佩铮先生托购之书，拟请门下交厂甸书贾代觅一部，径寄舍下，书到即照单汇价。琐琐轻读高范，皇悚无兢。石公又拜。

(六六)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来函

援老吾师：

大著数种均已拜收，兹将柳翁谢书奉览，又钟钟山一笺并呈左右。钟见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前在之江、浙大甚久，亦华东之大儒也。佛教论文录成再寄还，同人展转传观，不敢损失，无不钦其枝叶扶疏，深入显出，读之令人忘倦。劬堂谓励耘手有炉锤，眼似岩电，笔端诙诡，时令人忍俊不禁。考据之业，到此境界，真神乎其技，空前绝后也，岂特当世无两哉！还有一点向师请益，卷中未录《大唐西域记》、《佛国记》（二书皆著录），疑必有说，门下有暇，便请开示。季豫《世说新语注》是否刊行，顺请一询。少滨住杭州，想已闻之。此颂道祺。尹石公顿首。十一日〔1〕。

援公远预禅家事，憎彼新朝赐紫僧。太息曹溪流欲断，终无七祖继传灯。

僧徒嗔患佛门灾，牵缀三藩构祸来。何取梵音赞三宝，不如听唱祝英台（善权寺本祝英台故宅）。壬辰正月雪窗戏书。

(六七)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往函

石公吾师：

承示钟、王二公函札，且惭且感，乞代致意。本拟俟所找书找齐后即复，岂意《爻山笔话》遍找久无着，今仅寄上《列女传集解》一部，又柳老索《讳例》、《吴谱》各一部，又柳老属钞笑峰塔铭一首，乞并转。亮丞去秋作古，柳老似未知，《交通史料汇编》绝板。季豫《世说注》未见刊行。叶生〔2〕前年已逝。袁爽秋墨迹曩曾见过，今年却未遇。《中国佛教史

〔1〕 援庵在前批“三月”两字。

〔2〕 叶生：叶德禄。

籍概论》以《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系外国地理，故未列入。拙著有《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登在一九三〇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述辩机与房少奶奶奸通事，未识曾读尊览否。竹汀手筒年月悉已考出如另纸，请正。即颂台祉。清明。

跋钱竹汀手筒〔1〕

钱大昕竹汀手筒十五通，分裱十四开，石公自沪寄我。抽暇一阅，皆竹汀寄家人子弟信，中有“东壁图书”印，当为竹汀长子东壁所收藏。今考其年月次第如下：

第一通“我自”至第五通“十一月”，凡六开，皆乾隆三十九年竹汀由河南乡试正考官转任广东学政，九月至十一月寄京家信。信无上下款，时妻王夫人已前卒，盖寄如夫人浦氏者。信中屡提及大官二官，即东壁、东塾，时东壁九岁，东塾七岁，皆浦所生。第二通有白大人，为河南乡试副考官白麟，有制台何大人，为河南巡抚何焯，曾加总督衔，故称制台。第三第四通有金大人，为前任广东学政金士松。

第六通“昨接”，约可庐携眷至苏城观竞渡。可庐竹汀弟大昭，字晦之，乾隆五十四年竹汀初至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此函当作于是时。

第七通“初七日”，付东塾，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入京祝八十寿时作。信中言“王臬司已落职，书制台亦罢官”。臬司王士棻，制台书麟，皆因高邮州伪串冒征案革职。是年东塾廿三岁，故诫以读书为上，闲游无益。

第八通“昨接”，第九通“今日”，皆付东壁、东塾，订廿七日接镜涛夫妇归宁，冬至前要回去，信中并问阿同、阿闰好否。镜涛瞿中溶字木夫，竹汀长婿，见潜研堂诗续集七洞庭杂咏诗注。乾隆五十六年结婚，此二信盖作于五十七年十月，是年十一月初八日冬至，归宁可住十日。阿同东壁子，名师慎，阿闰东塾子，名师康，时阿同五岁，阿闰一岁。瞿木夫自订年谱不载镜涛旧号，不合。

第十通“昨暮”，付东壁、东塾。笺墨与前二札全同，札中所言人事亦相接，盖同一时作，即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

〔1〕 此跋后经修改，发表于《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五期，题曰《钱竹汀手筒十五函考释》。

第十一通“前二次”，寄晦之，托小松转，并候覃溪。乾隆五十九年阮元继翁方纲任山东学政，晦之佐阮元幕，翁撰复初斋诗卷四十五，甲寅题黄秋盦同知得碑十二图，有“近与钱家仲，停车意不忘”之句，即在此年。黄易字小松号秋盦，官山东运河同知。

第十二通“别来”，与既勤大侄。既勤系晦之长子东垣，札中间“节内尊大人已解馆否，前所订尊堂同往武林之说，今拟在苏启行”，当是嘉庆元年晦之佐阮元浙江学政幕时作，掣经室四集二，有丙辰题钱可庐明经蕉窗注雅图诗，即在此时。札中又言“张芑堂欲将丰宫瓦刊入金石契”，张芑堂补刻金石契，正在嘉庆元年。

第十三通“涉斋”，与可庐。札无月日，涉斋瞿中溶父，嘉庆二年八月涉斋招竹汀为洞庭西山之游，见竹汀年谱，此札当作于是年。

第十四十五通“可庐”、“别后”，皆与可庐。二札无月日，共袷一开，笺墨相同，盖同一年作。札中言“邑志采访陆续已到，正可删定成书，了此一事”，又言“精神渐渐恍惚，殊可虑”。嘉庆六年长兴令延竹汀、可庐总修县志，八年志成，此二札当作于是年，即竹汀卒前一年。时屡患病，故札中有“恐不能久驻人世”语。

综核此册，虽寥寥十五简，但自乾隆三十九年竹汀四十七岁起至嘉庆八年竹汀七十六岁止，绵亘凡三十年。中多有月无年，或有日无月，或月日并缺，今为一一考出，以质石公。一九五二年清明。

〔原稿〕

（六八）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师席：

奉四月中毕海，并跋竹汀手简，欢喜捧诵，传观赞叹。当时亟欲道谢，适亲友中颇有与于登三成五者，不觉搁置，并王君书款亦未寄，可笑之至。跋竹汀文与往年跋于文襄手札同一精妙。尝与柳劭堂、鲍技九（鼎）谈当代擅场史学，而以深入浅出之文达之，励云书屋外无二手也。甚愿都为一集布之（从前散出报章杂志未尝结集），以惠吾党，幸甚。附上王佩老一函，外汇三万元代还书铺，馀再续申，并致敬礼。小弟石公顿首。五，廿四。

(六九) 一九五二年五月，来函

援庵先生师事：

上月奉到手诰并十驾斋家书跋尾，即与原文并读，昭若发矇。因忆往时先生考纪河间尺牍，同一精凿，惜无好事如兰泉其人者为之影印，公诸当世也。原件久赠励耘书屋，何能返璧。适小女尹襄入京开会，属其上叩起居，便递门下。孰知伊在京未久，转之广州，行期匆迫，托人送呈。昨日返沪来告，不禁恍然者久之。托末契于后生，古今同概，无足论也，横令下走负稽答之疚为可恨耳。昨在一藏家获见竹汀绢本墨迹，长可一丈，尚未淘换到手，先将照片挂号寄上，仰邀法眼鉴定，或不以为贗鼎，则幸矣。所欲言者，容再续布。此致敬礼。石公顿首。左冲。

(七〇)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来函

援老吾师左右：

五日毕海奉悉。《爻山笔话》居然找到，当即将原单转致王佩铮先生，数日未得报。昨接其家电话，谓近患伤寒不能起床，俟渠病愈后再闻。又闻书肆中有养新尺牍，如非贗鼎，即寄奉也。沪上近日阴晴不定，气候不佳，率复不宣，并致敬礼。石公顿首。十五日〔1〕。

(七一)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来函〔2〕

援老吾师赐鉴：

一昨王佩铮先生病起，仍烦吾师为《爻山笔话》等书作缘谐价。兹将原件奉览。又王逸吾《水经注合校》初印本，杨氏《水经注要删》，并烦一询价格。《爻山》如愿售，即寄敝处，价即照汇也。顺致敬礼。石公顿首。

(七二) 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往函

六月廿日来示早收到。爻山及大庄书均照来信给价允售，但发见

〔1〕 援庵在上批“六月”。

〔2〕 援庵批“六月廿日”。

大庄书内《礼记审议》一种，卷一阙第十四页，属其设法补足，至今早始来言一时无法补足，只得先购上爻山三册（十万），写经二册（万五），其他俟补足后再议。王校水经、杨注要删均有书，价如另纸。

〔原稿〕

（七三）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来函

援老吾师：

伏暑向阑，惟台候清佳是颂。王佩铮先生汇上书价廿万元，仰烦代交通学斋，仍盼将叶书寄到，缺页日后补寄。拜托拜托。昨于友人处见竹汀先生手卷，兹抄一份呈览，有方便时当乞得奉赠。反覆谛观，绝非贗本，颇足藏也。《水经》两种，似觉稍贵。别有一单，尚烦转交访价。即致敬礼。石公叩上。七月八日。

往年曾在吾师几上见有智永真草《千文》墨迹一册（珂罗版）、《史记汇解》十二册（日人著，并装本）两种，更烦通学主人觅之。此乃生员切己之事，非代人作嫁，祈师玉成为幸。石公叩启。

（七四）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师座道席：

奉五日毕海，藉悉台候胜常为慰。通学所访三书，昨接王佩铮自苏来函，项《水经》已得，吴刻《水经》仍烦代觅（初印），《指月录》更求原刻也。佩铮时婴喘疾，故尔稽复，更求吾师宥之。不宣。石公叩复。十六日。

（七五）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昨得手毕，如亲教益。《礼记审议》缺叶，居然钞得，即盼遇便惠寄敝寓，以便转交王佩铮先生，以成完帙，不胜欣快。北地闻已落雪，伏维台候胜常，以慰海内学人之望，幸甚。附上柳劭堂一笺，并祈察入。即致敬礼。石公顿首上。十一月廿三日。

(七六) 来 函

援公吾师左右：

前寄大著两册，想已收到。尔时适见四厚册名贤尺牋，内有王鸿绪、李文田两函，颇与史料有些关系，即思淘换寄谥，因此未即奉书。两度折冲，未能受办，不得已先抄一分寄览。通学书估信用可敬，阙叶补来，已交王翁。千谢万谢，仰祈转告。另访二书，附写别纸。寒假在迩，拥炉多暇，颇复有新著以惠三十年从学无成之老革否？乐素在浙大前进也，比于特健乐矣。附呈一笑。手颂道安。十九日。石公顿首。

(七七) 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来函

援老吾师道履：

寒假已届，想劬书健饭，声施益隆。一昨通学寄到《偶记》六册，《史记》、《千文》尚无嗣响。春节厂甸或者旦暮遇之，乃为幸耳。友人张叔通托访书两种，便祈转致。上月沙孟海来，谈及乐素大兄在浙学懋誉兴，后进师资罔不敬爱，为之开口而笑者移时。今年清明，应马湛翁之约探青湖上，将与大兄一奉手也。尊著《中西回历史》未卜坊肆尚有存者否？此间两馆待用甚亟，盼属通学广为钩致，荷荷。匆肃，并致敬礼。石公拜上。二月六日。

(七八)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吾师道座：

壬辰除夕奉到二体《千字文》一巨册，欢喜捧持，不胜感幸。惟此册向为吾师所重，一旦轻于割爱，似觉非情。拟饱读若干日再行返璧，庶不负云天高谊也。《贩书记》收到，价尚未寄，又托代觅两种（《史汉方驾》、《晋书斟注》），春节厂肆或可遇之。东塾墨绩，尚无所见，一旦邂逅，必不放过。好在朋辈中精赏鉴者多，不致以贗鼎寄尘。连日沪江大雪奇寒，为数十年所罕觐，长江水位极高。不审北地风雪如何？近来曾写定新著否？连日温习励云丛著，最喜《华风录》^{〔1〕}及《胡注表微》，惜不能拾遗补阙

〔1〕 华风录：指援庵《元西域人华化考》。

为可愧耳！手颂春禧。二月廿日。尹石公顿首上。

(七九)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来函

援老吾师道右：

辱承毕诲，赐我宝藏，感荷深衷，岂敢言谢。惟谓藏归敝庐，“乃起作用”，可云善谑，而须眉警咳，均于字里行间见之矣！爰将大笔裒于《千文》之后，以为永享之券。临风九顿，不足言也。兹又有请者，此间有人作了一本《清史稿列传人名通检》，校之励耘书屋所制，岂啻霄壤。不揣冒昧，欲乞门下检寄来申，俾便照本抄号，至多两星期即可归赵。当兹春水方深，莺飞草长之际，篋衍秘籍来作短期旅行，或亦吾掌钥诸子所不靳也。专此祈求，并颂道履。尹石公再拜，三、十七。

(八〇)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往函

寒假台从北来，未能一晤，至以为憾。我住院一百十日，三月十七日出院，在家休养，亦已月馀，经过尚好，可以告慰。惟久未得台从南旋后消息，亦未接来示，渴念无已，今试按旧址投寄一缄。沪上有何新闻，文娱有何笑话，幸不吝赐示。

〔信稿摘录，以下各通往函同〕

(八一)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来函

援公师事：

去年趋京奉访，适值道体违和，在告休养。逗留弥月，未得望见颜色，天寒日薄，怅快而归。篋中携有《清史列传通检》，思欲就门下所辑一校，亦未能达。兹有刘申叔之甥梅鹤孙，旧学中人，其子英超见充工业部钢铁工业学校教习，仰慕德晖已久，思得一接清光为平生之幸。因检出去年所携者藉呈于门下，请公交刘秘书付系中中学子一雠校之。推想出入必多，精粗殊别，最好得门下所辑借我自钞，真乃所愿也，不敢请耳。此种琐事，原不敢奉烦，唯谬荷教施所及，恃爱直申。傥邀俯宥，何幸如之。南中阴雨两阅月，沈阴欲绝，北地何似，维台候胜常是祝。

不宣。六月十六日。石公再拜上〔1〕。

柴、刘两君子并此致候。

(八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日，来函

援庵吾师道右：

秋热维台候胜常为颂为慰。上月有梅生携呈《清史稿列传目索隐》就正，想已入览。顷因原售出书店来青阁视为奇货，索值奇昂，拟请门下打包寄回，以便退还。此种琐事，有费清神，抱歉无已。秋后获得机会，即来学门劬安。匆肃，并请暑安不旣。末学尹石公顿首。八月十日〔2〕。

柴、刘两君子并候。

(八三)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往函

不通音问，将近一年，语云多病故人疏，石公其疏我耶？我最近饮食终日，无所用心，养得甚好，惟手尚有些麻痹耳。兹寄上去年十一月照片一张，阅之亦可略知近状。沪上诸君子，不时在念，能给我一二消息否？

(八四)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往函

夏五曾接复书，中间消息隔断，月前忽奉手谕，并与劬翁〔3〕合照一张，知劬翁健康已恢复，欣慰无量，当即将照片虔奉案头，朝夕瞻对。劬翁如道君，石公如古佛，佛道论衡，在下如亲罄歎。忽忽五十馀日，早当复谢，因近印一书，欲与俱，迄未印成，致稽裁答，今岁末不及待，仅先以机师《西域记》〔4〕一部寄呈，馀俟异日。劬翁大著《要义》，拜读一过，丰度犹昔，《学衡》之流泽长也，倾慕不置。文如公近出版《桑园读书记》，已寓日本。少滨先生著《清史述闻》，欲采及蒋廷黻论文，前作书嘲之，未识能见谅否，晤时幸为道地。

〔1〕 援庵批：“一九五四”。

〔2〕 援庵批：“一九五四”。

〔3〕 劬翁：柳诒徵。

〔4〕 即《大唐西域记》，后附有援庵所撰《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文学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八五)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往函

昨复一缄并寄上新印《西域记》一册，想登记室。科学出版社印拙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说是年内出版，故拟等出书后寄呈，一并复十一月九日信，乃等之又等，至昨日不等了，先复信，至今日该社将印出之书送来了。覆阅一过，殊不惬意，恐为当代贤豪所笑也。然既已刊行，亦听之。今付上三本，乞分致劬公、森公，此书稿本曾经吾师审阅，如受批评，老师须负一部分责任。有须要请教者，幸开列姓名住址，当照寄。

(八六)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往函

青峰北来，言在沪曾谒师门，精神旺盛，至为欣慰。惟柳老久无消息，想近已痊愈，极念。能惠我一音，为幸。即日所闻，积微居主^{〔1〕}已作古，思辨同人，又弱一个了。

(八七)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往函

春寒，杨、柳^{〔2〕}一时俱萎，其为怆痛何如。

石印《道藏阙文错简表》，具见从者校勘之劳，谢谢。此书是从明刊折子本改为方册本，偶不注意，即易有错落，从头到尾，将全藏卷叶对勘一遍，实为必要。惜某年暑假，家人要逛青岛，旅费无着，遂将《道藏》估去，无从一勘，至为遗憾。原件题目“校勘”二字，似可省去；备注栏内“明刊”二字似可改为“馆藏本”，请酌。

与大师兄^{〔3〕}合照早收到，渠来书屡将张冷僧^{〔4〕}误为阎仙^{〔5〕}，昨去书告之，渠谓石公曾见告，但冷僧非僧故改为仙，余谓阎仙、冷僧皆教部同事，而君与阎仙又是思辨同人，今必欲改冷僧为阎仙，则将来《光隐集》中高张何别。名从主人，古有明训，何必效乾隆之改忽必烈为呼必赉，徒乱人

〔1〕 指杨树达，其书斋号积微居，著作有《积微居小学述林》等。

〔2〕 杨树达、柳诒徵。

〔3〕 指朱师辙。

〔4〕 张宗祥。

〔5〕 高步瀛。

目乎？若谓非僧不可名僧，则仲尼又何尝是尼乎？录博一粲。

月前寄上《大唐西域记》一精装本，系文学古籍出版社用《嘉兴藏》本影印，已登记室否？

（八八）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往函

十日奉寄一缄，想已得览。大师兄来信，欲印拙编《清史稿列传检目》。此事与吾师有关，故敢奉告。今将原稿并复函呈阅，阅毕请代付邮筒，至感。

（八九）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来函

援师道眼：

前辱惠赐《大唐西域记》，得读妙文^[1]，如“其材实可兼人”。“若非肱膂偷神枕，安得唐书载辩机？”“亦惟有深信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而已。”“二人来往已有八九年之可能”。如此者不一而足，令人忍俊不禁，读之唯恐其尽。考据之文至师可谓登峰造极矣！善哉！唯有一事须请教者，“《西域记》则究心历史地理之人皆读之，故佛藏以外传本亦众”，何以文学古籍社独选《嘉兴藏》本？卷中并未交代。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太监郑和一节，不知吾师所藏《大正藏》本亦有此否？若磧沙、赵城现存者得有此帙则妙矣。劬堂归道山前，下走将《佛教史籍概论》送去，随到随览，惊叹不已。属将《国史要义》请教。昨日其孙曾符将遗命来属下走次其行事，必须加入在行状外者数端。其一即病中读《概论》二三过，加了十几条签子以识欣赏，在创获一方面，而复书“无懈可击”四字作总结，以见其耄而好学，勤志服知之精神至死不衰。刻下此传创稿已具，尚有数处考究未彻，日内写来，当先呈阅，请求掩揲。如师不暇，即请门下高座青峰、乃禾之流为我勘正，亦深企也。年老笔荒，当然丑态百出。好在师以提挈冗士，阅长风流^[2]为嗜欲，安所顾其腾笑哉！春寒呵冻，不尽拳拳。并颂著安不戩。末学尹石公顿首。三，廿。

[1] 妙文：指《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

[2] 阅长风流：援庵在“长”字旁批“奖”字。

乐素大兄并此致敬。

(九〇)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师座下：

得十六日手诰并致大师兄〔1〕一函，不禁大噱。遵将原书照寄，并另加数纸以申鄙意。大师兄近读开房记以后，顿失文字波若。意者物固不能两大耶，呵呵！原序万不足用，一行之中矛盾立见，除吾师拈出外，下走又签出数处，不难顿悟。俟有嗣音，即行奉闻。近翻《读书》周刊卅六期，见大箸玄应、慧苑两音义合论，尚未与《略论》对校。想励耘书屋中此类单篇不在少处，悦汇为一集以惠学者，何幸如之？匆复，即致敬礼。尹石公顿首。三，廿六。

(九一)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师座下：

昨寄一笺想邀惠览。大师兄仍执加入诸王列传姓名之见，鄙意大不以为然。曾代拟一序，略述编辑之旨，亦不邀省录。兹不避腾笑，写呈门下，企同门诸子一评骘焉。至先生史学明并日月，无待称述，况名垂瀛海之人，更何须自号老友者为之扬诩也。大师兄不晤此意，徒劳翰墨，亦足开胃。呵呵。三月廿九日。石公叩上。

其实大师兄文中一行之内即见抵牾，既曰精密，又曰漏略，不止一处。

跋

《清史稿传目姓名通检》二卷，新会陈援庵先生曩时之所辑也。原为励耘书屋中自备工具之用，向未刊行。三十年来，仅北京图书馆录一副本，余亦得假钞一过，藏诸篋衍，时用繙玩。今三联书局既印余《清史述闻》，思益得斯编，为批判《清史稿》者节约日力，属代通其意。先生重违其请，不复深靳。此编论次类例，则按姓名笔画多寡排列，若笔画相同之姓，又以其姓属于韵之先后为序。闳诣渺旨，较《史姓韵篇》心同貌异。

〔1〕 大师兄：朱师辙。

《韵篇》于传目下往往注及字号地址，既与通检无关，何须芜累行格。至《清史稿》诸王列传，各自为卷，卷亦无多，欲索某王，开卷立见，故略而不录。亦犹《经籍纂诂》所载经子史传，皆出章名，而《孝经》《老子》独否，其归一揆。综览全编，言寻觚理，粗有所见，辄为拈出，庶有达者，举其切焉。

（九二）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往函

连得三月廿日、廿六日、廿九日书，快慰无量，长日寂寂，以得石公书为乐，迟未复者，以二十日书言劬堂传将脱稿，先睹为快，拟俟传到乃复，久候未至为念。

文学古籍出版社选印《大唐西域记》，本人并未预闻，只因附印拙文，曾征询同意。及全书印出，送来精平装各一部，始知所选者为《嘉兴藏》本。承询《大正藏》本有无此五百十六字（中缺）。

大师兄以《清史稿》为无上著作，其实此书除疆臣及部院大臣诸年表外，其用处尚不如《耆献类征》，不知吾师以为然否。

钱大昕手简及跋文，请费神一勘，有须补释或须删节，及有不妥当之处，统乞不吝纠正示知。

（九三）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往函

五月十五日手书并钱竹汀题吕孝子孝行图卷照片，谨奉到，谢谢。吕孝子图卷前曾见有王西庄石琢堂题绢本，盖即此卷分散者。唯钱王二家集不载此文，盖以为酬应之作，不欲芜其集也。如三十年前则必追求此钱大昕题跋，但今昔异尚，今惟吾家东塾墨迹尚不断收罗。未识此等遗迹，海上间有流传否？

（九四）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往函

拙著《释氏疑年录》经吾师审定，始敢付梓，但刊行后人不甚注意，近忽畅销，不解何故，若云向科学进军，何至垂青至此？《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亦然，积存数十部，束阁经年，无人过问，近忽争购，已告绝版。大抵与中医、国画同其命运乎？

(九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往函

别后久未得书，正思念间，忽奉十四日书并钱、阮等手札，不胜雀跃。钱、阮二札均有年月，孙^{〔1〕}札虽阙及半，其中有大母九十，老父七十，又有服阙已半载等语，知系嘉庆六年夏间作。

(九六)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数致刘生^{〔2〕}书皆得见，竹汀等札及东塾联亦拜收，厚赐何以为情。铁君学佛，遗墨固难得；平叔孙尔准，为述庵、二云弟子，平日专治讼师恶棍，与民除害，道光元、二年巡抚安徽，此札专言皖事，当作于此时，亦属难得，不得以大官僚薄之也，吾师以为何如。

(九七)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来函

励耘翁师事：

奉所惠书并戊戌纪念册，不胜欣荷。尊处既藏有《松龕志略》稿本，不可无联以配之，亟检旧藏，奉寄联语（老西口吻），自状其为学，亦尚不恶，质之门下，以为如何？明日有杭州之游，颇思得鲒埼、樊榭手迹为寿。好在诞辰尚早，当有得也。平叔二叶，得公举似可以杂厕册内，毋庸扣除，幸甚。囊括殿试策专家之子，昨自甘来，携有邵南江一本求售文管会，并光降敝居。观其戴稳右弁，俶俶如也，不便兜搭，小坐而送去。因南海而南江，巧合如此，亦可作笑话。匆匆肃，敬叩起居，不具。末学石公载拜。

乃和先生并及门诸子恕不一一。三月三十日。

(九八) 致刘乃和函

乃和同志：

前寄松龕一对想已呈校长。昨由杭归，偶遇得光宣藏书家手简十五

〔1〕 指孙星衍。

〔2〕 刘生：指援庵的学生和秘书刘乃和。尹氏致信刘乃和，说明寄赠清人书札墨迹，为援庵祝寿。

片，名刺一片，皆有寿意，即请代呈。总想谋得全、厉墨妙为励耘翁寿也。不宣。石公顿首。

一，缪艺风四片。

二，沈培老一片。

三，柯逢时一片。

四，罗叔问一片。

五，刘聚卿六片。

六，萧敬孚一片。

七，缪艺风九十二年前用的片子。

此七件乞代呈校长。艺风说广疋怕重做寿之名，必合校长口味也。

(九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1]，往函

日前寄示东塾等联，均已转呈校长，校长谓东塾联如谏议大夫端拱而道，松龛联如三日新妇羞涩可人。正拟作复，又奉到缪、罗^[2]诸札，如敦煌散叶，复出人间。

(一〇〇)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来函

励耘翁师事：

得三月廿六日手翰，指出平叔即孙尔准之字，真乃巨细不遗，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异。连日云台会竣，自必俯仰如神，曷胜向往。岳降之辰为十月中，拟钩致毛（西河）、朱（竹垞）墨妙为芹献。二老耆宿，公可许为搭当耶？一笑。大著《表微》、佛、道二考既有新版，而《西域华风考》何独遗之？此四种本是一组，《开一元教考》^[3]亦可附入。至先生单篇短幅，皆是瑰宝，匪徒碎金，谓宜合印励耘杂集论一部，于十周国庆节献礼，何啻学术界放一卫星也！乐素事忙，不妨属乃和佐之搜集。排比较为吃力，但亦不甚难，不知以为然否？又往时奉教，曾闻《亭林文集》中麝

[1] 此函以刘乃和名义作复。

[2] 缪荃孙、罗振玉。

[3] 开一元教考：指《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入《文献通考》一节，未忆是何标目，乞示。乃和同志便以见告。《清史传目备检》既荷录副见惠，敢不拜嘉。尹默想已晤面。《罗马字注音拔文》^{〔1〕}尚是渠所书，一九二七年九月印行，距今盖一世有馀矣。拉杂上呈。并颂起居曼荝。石公顿首。五、二。

（一〇一）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往函

承询《亭林文集》初印本卷六“子胥鞭平王之尸辨”后，有“读《隋书》”一篇，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云云，凡五百五十馀言，乃《文献通考》卷廿三《国用考》之文，后印本删之，补入“顾与治诗”及“方月斯诗草序”二篇，目录则删而未补，是为今本《亭林集》，即《四部丛刊》本《亭林集》。此事《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顾宁人”条曾言之。

（一〇二）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来函

励耘翁师事：

连日奉到杂志并所钞书，不胜感幸。酷暑炎蒸，一月无雨，未知北地如何？曾易地避暑否？《玄龟》得大文^{〔2〕}拈出重点，将与《御览》同为世重矣。先此报谢，并颂起居曼荝。八月二日。末学尹石公拜上。

（一〇三）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往函

钱题《吕氏孝行图》，曾承留意物色，甚感。现在此轴已由南而北以大衍半数归于励耘，可谓巧遇。兹将另邮寄上最近《人民画报》一册，其中有一照片，正在披阅长卷，即钱题《吕孝子图》卷也。

（一〇四）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往函

贱辰已平淡度过，尚不致招摇。承长电并武书徐画，隆情厚意，真使我踟躇难安，竟不知如何以为谢。

〔1〕 罗马字注音拔文：指《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2〕 大文：指《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一〇五)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往函

石公吾师尊鉴：

除夕书奉悉。承示《清史稿列传通检》的错误，至感。但孝义1之张良松不误，总目误耳。

又忠义3目录杨堂等，应去等字，是矣。但似应添梁崇、李培秀二名。

又列传15禅布一名，似可不添，禅布系达海之孙，《达海传》还有他几个孩子，单举禅布似不妥。拙见如此，仅供参考。续有所得，尚望不吝赐示，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也。

文如本月六日作古，有所闻否？

专复，即颂春祺！陈垣。一月十五日。

(一〇六)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往函

兹有近人手札真迹十八通、廿八页，并信封八个，密行细字，言皆有物，实为近代史资料珍品，谨以奉赠。

(一〇七)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往函

大错和尚为公乡人，前承借我大错遗集，久思以大错真迹为报，昨在厂肆见《明人印章题词》墨迹一册，十八开，题者八人，中有陈元长持钱少开札索晤张一鹤之事，又有少开亲笔题记。册首有董玄宰、陈眉公书，末有夏树芳老人题诗，又有眭明永，希姓书家难得，因亟携归，另邮寄呈，以为吾师寿。

(一〇八)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师事：

承赐明人印章题辞墨迹，不独开少亲笔，生平未睹，即夏、眭遗翰，亦希罕之极矣。不知先生何幸得之，又不自留，其于鰥生，惠贶大矣。望风拜嘉，难以笔述。今年友人中继先生之后登大鼈者，有遐庵、孤桐、〔1〕

〔1〕 遐庵、孤桐：叶恭绰、章士钊。

森玉，皆用黄老，以自隐无名为务。尚有人为章征文字者，徐、叶则深闷之，亦各行其志耳。近欲觅东塾简牍以献，竟难若登天。竹汀老人或邂逅而一遇也。北地首夏花事浓于南中，惟起居胜常是祝。谷雨后天三日〔1〕。末学尹石公顿首。

（一〇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励耘翁师事：

前赐明人题词，是甲申前一年在松江儒学时诸贤所书也，略已寻出踪迹，容写出就教。赵册前途竟以奇货自居，屡谈未洽，请暂寄还，绝其妄念，妥后再寄。不胜惶恐，乞亮是企。末学明日诣镇江应酒人食鲋之会，老来好啖，真可笑耳。率颂起居万福。石公叩上。五月廿一。

（一一〇）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往函

前日偶检旧篋，见有凌次仲上款钱、阮尺牍一册，记得系吾师所贻，中有残札两开，据内容笔迹，是孙渊如的无疑，但此札年月，颇有问题，特为考定如另纸〔2〕。

（一一一）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来函

援老师事：

昨自镇江回沪，忻接廿四日手诰并赵册，不胜感激。百忙之中，拂拭细事，足征精力之盛，尤可喜也。跋无名断简，断定孙渊如〔3〕，真是具眼，非我公无第二手。窃计励耘书屋中类此小文，就已读者不下数十首，似应属门下裒为一编。安石之碎金，陶公之木屑，此当之无愧。中华方四出集稿，何妨公之海宇，开新生面。昔王荆公咏司马迁有云：“成书与后世，彼岂以自私。”不审有当门下之意否？匆匆致谢，并叩著安。末学尹石公顿首。六，一。

〔1〕 援庵批：“一九六〇年四月廿三”。

〔2〕 所考即为《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一文。

〔3〕 指《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一文。

《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与余存吾书》：“承示戴东原事略，所举著书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其坚持成见者，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云云，而不知江、戴笃信西人之天算也。得此札可以关纪氏之口矣。石又拜。一日晨。

(一一二) 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来函

励耘翁左右：

侧闻释耒归来，劬书健饭，上说下教，俯仰如神，矍铄期颐，海内共诵。辱赐行田小影，大似南雷，奉置寒斋，如亲晤对。上海文管会藏弄清代学者书札百廿家，公开展览，兹写一目奉寄。上次北江札中之秋旌，公所考出者〔1〕，亦在其内。又北江踵实斋史籍考略著抄辑之例，前亦未闻。潘次耕托闽友刻《日知录》，致叹于三徐不能为而我为之。其他各札中零玃碎金，往往而是。未卜辍耕之余，更有吮笔翻纸之兴否？近以止酒，颇复倦谈。朋辈为腹者多发言冀赏，北望神皋，我劳何极。专颂大安不戩。未学石公顿首。

附单一纸，请分甲乙丙符号，以便分披抄寄，又拜。三月六日〔2〕。

乐素大兄、乃和同门并候。

(一一三)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往函

上海文管会所藏清儒手札，洋洋大观，属分甲乙，以便抄寄，雅意可感，惟太费事，不敢多劳，独陈兰甫一家有几通，共几笺，上款为谁，能查示足矣。小文一首附呈。〔3〕

(一一四)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往函

颁到东塾楹联，敬谨拜领，在远不忘，至可感纫。

〔1〕 指《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一文，后发表于《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文中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尹同志寄示乾嘉诸儒手札墨迹，中有洪亮吉与秋旌明府一札。秋旌者王复，浙江秀水人，王又曾之子。”

〔2〕 援庵批：“一九六一”。

〔3〕 即《跋陈鹏年自书诗卷》。

(一一五)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往函

前年跋钱竹汀手简十五通，内说第二通之“制台何大人”为汴抚何焯，“制台”系“抚台”二字的偶误。何焯曾加总督衔，故称制台，原函并不误，误者我耳，特此更正，并致歉忱。

(一一六) 一九六二年六月，来诗

简陈援庵：

珠江学海肇仪真，粤秀承风更绝尘，今日代兴起新会，不知面广几由旬。（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先生实承其术，面复加广。）

漫云国竞判西东，且暮何年跻大同，不有励耘钩距手，谁知西域被华风。（《西域华风考》）

随园樊榭寻常见，西泚辛楣是处无，今日吾侪眼孔仄，天台梅磬已模糊。（《通鉴胡注表微》）

霁月光风上绿阴，坐看群碧在遥岑，护林影事难回首，却慰平生种树心。（第四句先生原句）

满园桃李向啼莺，取次芳菲曜晚晴，昔日雅谈君忆否，大儒笑语倚缠声。（末句有本事）

杨（遇夫）朱（少滨）解故（《汉书窥管》、《商君书解诂》）破拘挛，高叟（闾仙）钩沉（《文选注疏》）孰比肩，一任余（季豫）吴（检斋）规纪阮（《四库提要辨证》、《经籍纂音》），登坛述学首潜研（先生教人，为从竹汀《考异》、《养新》入手）。

黄（晦闻）陈（匪石）伦（哲如）孟（心史）闵（葆之）孙（蜀丞）谭（篆卿），二邵（伯纲、次公）张（孟劬）洪（泽丞）共一龛，若问聊园思辨社，空馀惆怅望江南（黄诗，陈词，伦、孟、闵、孙考证，二邵、张、洪均词家，谭金石赏鉴）。

梦到宣南著作林，追攀翊教许同心，昨宵有客传新句，如接锵鸣满袖金（西城翊教寺为先生闭户著书之所）。

昨读先生新诗，忆及往事，爰效急就篇得八截句寄呈，可发一笑。壬寅夏五尹石公于上海假借居。

〔包敬第同志寄赠油印件〕

(一一七)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往函

恪诵八绝，奖掖备至，且感且愧。

(一一八)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往函

前闻公不适，极感不安，又不便惊扰。顷接手札，如获至宝，更喜公能挥毫，不胜健羨，仆只能用钢笔，殊觉不恭。

(一一九) 约一九六四年，往函

元白^{〔1〕}言沪上有些人愿得《渔山年谱》，唯市上无售处，诚然。今重刷数十部，将五本寄呈，有愿得者请赠之，不愿得者勿与也。

〔信稿〕

〔1〕 元白：启功。

邵瑞彭^{〔1〕}

（一）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来函

援庵仁兄次长坐右：

日前枉存，未获拥彗，至以为歉。拟于日内趋谈，望示晷刻为禱。专此，敬诵春祺。弟邵瑞彭叩头叩头。初六日，二日。

（二）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借月山房一册奉还。今日《顺天时报》一则^{〔2〕}剪呈清览。果有此碑，于景教又增材料矣。专上援安兄长吾师。弟瑞彭合十。二十一日。

（三）来 函

大著第三册后不及细阅，甚为怅然。此书鄙意材料无一可芟，而文句终有冗累，务宜沙汰，以蘄于咳简易晓，如何？并请见恕狂妄，千万。此上圆龠兄长。弟彭顿首。二日。

弟今晨八时赴津。

〔1〕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民国初年为众议员。杨树达先生一九四二年三月所作《淮南子证闻》自序说：“余曩寓北京，友歙县吴承仕检斋，淳安邵瑞彭次公。检斋创建思辨社，余与次公皆籍社中。检斋尝校淮南王书，为《旧注校理》三卷，次公亦治《淮南》。一九三六年冬，余读《淮南》数周，始成此书，时检斋已改治他业，而次公远在大梁，未遑与之讨论也。大难五年，海宇分裂，南北睽隔，检斋死于忧愤，次公累于外物，既驩其令名，旋亦佛郁以死。检斋长余一岁，次公视余犹少也。”

〔2〕 报道美一考古学家在陕西掘得景教碑。

(四) 来 函

援安兄长有道：

贵友到沪，出示手书诵悉。弟以其它关系，不能直接致书夏省长，特托其故旧李君代陈。有效无效，诚不敢必。且弟之为此非一次，往往难得良果，须视此公运气耳。弟今日回津，十日内拟入都一行，晤期不远矣。此颂著安。弟彭顿首。卅。

(五) 来 函

圆安兄长史席：

弟匆匆返津，未及告别为怅。《元草堂诗馀》（凤林书院本，秦氏词学丛书刻之），卷上第十一叶阴有九皋司马昂父大行畏吾儿。偶见此条，不知公曾取材否？此颂道祺。弟瑞彭顿首。廿九。

(六) 来 函

圆盒学长有道：

大教敬悉。宋琳事承惠泽，现已发表，谨此鸣谢。弟迩来为亡僦之事所中，春水干人啸歌废，我思之辄复怅然，端阳后或仍可杜门读书乎！《宫史》缘数日未到史馆，赵公亦仆仆道途，俟缓旬日再可借奉也。专此，祇颂安善。小弟瑞彭叩头叩头。二十一日

馀慎。

(七) 约一九二五年初，来函

圆安学长兄史右：

别来匆匆壹月，佳想春早康胜为颂。弟于久历岁不尽二日，从辽海还天津，除日入京，当即返辙，兹行仅留滞一日，未及凑晤，良觉惘然。顷展尊简，本思乘暇莅斯佳会，因俗事陈椽，恐不果来，瞻望清尘，怒如调饥，乞公告诸长老勿罪为祷。寓舍无僦，块然独处，学荒体罢，志颓神荼，不足以对高贤，奈何奈何！春明气暖，拟仍入京居住也。尊著《朔闰表》印成不？颇思先睹耳。匪石来函今日接到，晤求代告，不另复。专

此，敬讯道安。弟瑞彭顿首。

(八) 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来函

圆安老兄学长道席：

敝同乡杨生泽，北大毕业，得有学士名位。此人于图书馆之学极有兴会，自余文字理化均甚精研。现值故宫图书馆权輿之际，乞公加意延揽，俾杨生得以窥兰台之秘藏，而襄石渠之斟理，幸何如之。今由该生走谒，求赐教为盼。专颂道安不既。小弟邵瑞彭叩头。十月九日。

(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函

前承赠黄文弼君拟编《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书》，因交报馆登报载，被印工失去一叶。尊处若有另本，请再赐一册为幸。此上援安学长兄。弟邵瑞彭顿首。一四，一二，二八。

尊处倘无此册，请代觅。

(一〇) 来 函

圆安兄长足下：

书款既难猝办，弟急欲回津，甚困，亦无可奈何。请公再询，果能略予半数左右否？如不能，则依尊命，将书取回，不得已将卖与它氏矣。顷因有客不果来，用函奉达。专颂道安，不一一。弟瑞彭顿首。十八日。

(一一) 来 函

援安兄长有道：

前日文旃还后，弟遂遭疾，暍热竟日，不能离榻。昨夕方能强起书四函送呈察收。此外尚有吴刻《通鉴》或《二十二子》可以一并附入，不另加直，即赠与公。检出即行送奉，专叩大吉。弟瑞彭顿上。十三晚。

(一二) 一九二六年，来函

前日电话甚慰。友人陈遽庵（嘉异）于国故夙有研究，办事尤极贞干（遽庵私德甚好，品良学粹，一见即知其人。著述数种，弟所欣赏）。愿

任清室委员会内整理事宜，每星期二、五两日前往任事，请公代达会中聘邀为幸。此颂援安兄长道安。小弟瑞彭顿首。廿日。

(一三) 一九二六年，来函

圆安兄长执事：

陈遽庵承派顾问甚感。又有至友许倬云，新旧学识均佳，亦愿来会帮忙。此君性情廉洁，品行纯笃，办事热心，每星期至少可办事二日（多则四日）。请转委员会中依照成案聘充顾问，一概由弟负责，决不误公。屡读不安，亦以事关公益，颇有速成之望。知公同情，敢觊倖也。专颂道安不具。小弟瑞彭顿首。廿八日。

(一四) 一九二六年，来函

圆安兄长史席：

承发许君聘函，已前往办公矣，恐注谨闻。弟因汉太初以前上推夏代历法杂乱，足为读书之障，拟为清理。知兄于此道夙所措意，乞代开参考书目为幸。弟所有者正续经解各历谱，杜预长历，姚氏邃雅堂学古录，邹叔子颢项历考，汪曰桢超辰表，钱氏、陈氏三统术书而已。此诵安俶。弟瑞彭叩首。二十日。

(一五) 一九二六年，来函

圆安兄长侍下：

承示欣感。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尊斋如易寻检，希借阅三数日，即交小价带下为幸。此颂道安。弟瑞彭顿首。廿八日。

(一六) 来 函

援安学长兄左右：

入秋度箸祺曼福。有友人吴应麟，拟入辅仁就学，志甚坚决，望公于考录时，遇可能范围内赐以照拂，至幸。专读，敬颂道豫。弟瑞彭再拜。即日。

(一七) 来 函

今夜与友人宴客，缘日期系他人所定，不能自主，致吾辈佳约竟不能践，良用怅惘。前日晤时尚不知有此相左之憾。天下事往往出乎意外，岂独一饮一啄哉！望转告同人千万原谅。圆庵兄长。小弟瑞彭顿首。十四。

(一八) 约一九二八年初，来函

援安兄长：

范仲云^[1]兄要尊撰避讳演稿，系平民大学所讲者，请寄交西四后毛家湾四号范寓为幸。此颂著安。弟制瑞彭顿首。十九。

(一九) 来 函^[2]

援安学长兄史右：

嘉辰承惠简，至感。新岁度曼善同胜。弟在此十五个月，公私俱有微益，聊免虚度，足纾注念。玄黄之厄，海水群飞，纒真山雀，孰是乐土？专书敬存道安。弟瑞彭顿首。夏时岁旦。

(二〇) 来 函^[3]

“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云：睢上有祆祠。此必不然，宋襄公时祆祠何由至于中国？”右何琇《樵香小记》下第七叶。瑞彭案：杜读祆为媿也。《樵香小记》在《守山阁丛书》及《畿辅丛书》。

[1] 范仲云：范文澜。

[2] 当时邵在河南大学。

[3] 此为对援庵《火祆教人中国考》第七章《春秋时睢水有祆神之谬说》提供之补充材料。

黄 节^[1]

(一) 一九二二年，来函

白沙先生书心贺诗卷，为柯廷言尹阳江时祠宋太傅张世杰于赤坎作也。邓秋枚十馀年前访求忠义遗迹，得此卷于海上。壬戌三月携置北来，以值归之陈子援庵，不免惆怅。为志一诗于后，并告援庵。

攘胡事则已，为国人难俟。曾城对夕烽，故山邈海汜。去兹越廿载，揽古与吾子。张皇首学术，慷慨及忠义。烂烂厓山云，落落慈元记。世往足嗟伤，文垂亦纲纪。追寻乱微日，补拾缺亡理。岂惟心贺诗，所慕在紫水。金门桃始华，春林燕方垒。少逢忽雨晦，将离复鸣雉。会与时兼左，昔视今相诡。负贩尔已劳，得舍情何自。殷勤语陈侯，先民垂乡里。（鸣雉用“有鸷雉鸣”，寓邛须我友义。）

癸公教。壬戌三月。节。

(二)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

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有无印本？昨见书坊有油印者一部，想另有排印者也。何处寄售，乞示知，最感。白沙象对照想无讹。手问起居，不一。弟节顿首。二月廿一日。

[1] 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广东顺德人。诗人、学者、书法家。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长居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三) 一九二六年，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

昨承枉过，又荷厚赐，感何可言。大著经营心苦，使数千年日历了如指掌，有裨史传，是亦前人所未有之宏著也。日内谨当题句奉贻请正。明日六号下午五时奉约驾至五道庙春华楼便饭。座客无他人，胡子晋甚欲晤公，借此一叙耳。手□并颂著祺！弟黄节顿首。五日。

(四)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违教至念。顷松崎君托人带纸件一包，属致执事，专此转送，乞督收至幸。辅仁大学闻有国文系之设备，北大毕业范文澜（别字仲沅）学行兼优，前在南开大学任教授，有《文心雕龙》之笺疏。昨来京，又值国校多故之际，弟以执事方主持辅仁，倘有国文（诸子学、文学、史学等）时间，愿与延聘，是所切望。秋凉，并颂起居。弟节顿首。八月十六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即日承枉过，备领教言，甚慰。《四库全书荟要》始末一段，及现存一部与被毁一部，其事极愿详示。（覃溪跋《汉隶字原》为乾隆四十二年，而《荟要》成书未知何年，最有关系。）顷因跋《汉隶字原校勘记》，欲略志之。盖《四库》今传本《汉隶字原》不附校勘，则弟昨所得钞本当然是《荟要》中物，或足资记载也。专此奉读，并颂起居！弟节顿首顿首。七月十一日。

(六)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星期三（八月十三）下午六钟后，奉约过北海仿膳晚饭。树人北来，欲晤公一面。昨已托鹿生转约，到时乞枉过。倘有风雨，则临时致电

话改订。此候学安不一。弟节顿首。八月十一日。

(七) 来 函

属题卷并书眉，非不用心书写，但数月来作字奇劣，或是将进而或退之象。只得如此应命。异时当再重题也。原卷并纸格亲送援庵先生！节顿首。二月九日。

(八)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奉命录拙诗，虽劣，然不敢不献丑。草草写十二笺纸呈教，乞督正。不一。节顿首。七月廿八日。

(上略)春回园树爱纷华，愁见封条满雪沙。休问桃梨去年事，眼前清泪湿梅花。题画梅。

援庵先生属书拙诗，久而未报，暑中写此奉教。

壬申夏黄节。

(九)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函

前日枉过邕谈，获教无量。昨又承赐示王紫诠传略，拟将跋著独漉字卷中，因集内各诗未系王名，即温某所为独漉年谱亦盖未注出也。委书字幅等，愿日间寄示纸张，俾于寒假内写复呈教耳。手上复援庵先生！弟节顿首。十二月廿七日。

(一〇) 来 函

援庵先生：

承惠大著，至荷至佩。兹谨送复《岭南画征略》两册，乞察收。又拙注曹诗一册，并呈正。日来有无新得佳品，顺示一二。不一不一。手颂学祺！弟节顿首。一月七日。

(一一) 来 函

东塾楹帖自粤中带来，谨送呈张壁，乞纳人为幸。此上援庵先生。弟

节顿首。七月十七日。

(一二) 来 函

援庵先生：

久违，维起居万福，至念。《存悔堂集》一书，弟拟退回书肆，因其中杜诗话一种有单行石印本，可以另购，故不需全书也。顷以秋节，当退回即在此时。公如阅竟，愿即掷还是幸。或公需此，亦可留之。馀未悉，并颂学祺！弟节顿首。八月八日。

(一三) 来 函

援庵先生：

手书并示黄圯仙小传诗篇至感。新会有黄小池者，以捐册来募捐，又未附黄传，故敢以质公。黄诗尚可诵也。手复致谢，并颂著祺！弟节顿首。八月卅一日。

(一四) 来 函

援庵先生执事：

兹有粤籍学生郑永康，去年在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因毕业证书未及奉发，仅携有该校证明书来平投考贵校，务乞准予报名与考为感。该生之来，并携有广才中学校长任君子贞一函，介绍见弟。据任函亦言该生确在省立二中高中部毕业。任君在粤办学三十馀年，言必可信，是以弟敢为函陈左右，至希督照不尽。手此，并颂学祺！弟黄节顿首。八月廿三日。

苏心愉^{〔1〕}

（一）一九二二年底，来函^{〔2〕}

十一月十六日，晨起发函后，友人颜君到访，即约与同往先贤古墓。出流花桥二三十丈，有清真别舍，舍北有回教式坟场一，人舍无可观者，乃伫立墓门。门加锁，对门有小户，料可探询究竟，乃入问之。有一妇人，年四十馀，一男子，年约五十，姓刘。问可参观否？曰：“此墓门即此妇人所守。”嘱其启视，果见圆顶式内列坟二，无碑记字迹可考。给妇人茶资一角，出，偕男子同往先贤古墓。道中询知他为阿洪，阿洪者，守寺诵经人也。谓先贤古墓另有阿洪，询以舍希德墓，答甚含混。既至，寺额颜曰“清真先贤古墓”。入门折而东，即启墓门，同人，见有回教式坟，曰：“此即翰葛思墓也。”墓两旁有回教名人列葬焉，盖曾隶官籍者。拨草寻索，无所获，颇怅怅。出墓门，见寺内有《赛尔德墓志记》（即兄所已录者），抚读间，适有一教徒来，告以来意，乃寻舍希德墓之所在，叩其姓杨，即阿洪也。彼遂嘱引导之刘姓者偕往，并携有竹梯二（因舍希德墓门已堵，由梯出入），出寺门，转东约十馀丈，见一回坟，上顶已倾，只馀四壁及三门，内有坟六，无碑记。闻拟重修数次，棚成，屡为风雨所倾，遂中止。复遵路行数十丈，果有围墙一，额为“舍希德先贤之墓”，门已堵（闻屡受盗，故以砖塞之），梯墙而入，有坟四十，五列八行。发见石碑

〔1〕 苏心愉：广东顺德人，为援庵在广东光华医校同学。

〔2〕 此信为油印本，前有援庵按语：“民国十一年秋，予南返省亲，顺道访广州回教遗迹。所有鞞歌思墓及怀圣塔、濠畔、南胜诸寺，均往焉，尽录其有关考证之碑记以返。惟舍希德墓以事未及往，归京后乃贻书挚友苏医生心愉代访之。苏君精细人也，不逾月即得其广州来书，并碑记二，附以路径图。兹特移录如下。”

二：（一）嘉庆七年（碑用粗石立地中无盖，近地处之字迹甚难审视，以墨填之，经三人之目力，乃得录出，颇费时间）。（二）道光三年（此碑立于壁，用黑石勒之）。今已完全录出，亦不负此行也，惟入门处，另有一坟，询之，即害此四十舍希德者。此人既杀舍希德，良心发现，复自刎而死，故同葬于此。细察壁间，有一碑痕，惜已毁去，想为旧碑之记此事者也。既逾墙出，复折返原寺，与杨姓者谈，询当日遇害之故事。据谓回教当诵经时，须一心事主，心念唯一，父母唤，只可转头。当四十舍希德诵经祈祷之时，遇此强盗，故任其杀害而不顾。盗既害此四十舍希德，忽自刎，故并葬之云。问此四十舍希德及先贤古墓东葬者六人之名字，答以不知。再询其详，则谓南胜里寺有周姓者或知之。遂告别出门，给茶资数角于刘姓者。入市午点，再往南胜寺，访周君，据云此四十舍希德之名字无存，六坟墓者亦然。询以舍希德之意义，译即殉道者云。彼又谓鞞葛思来自新疆、甘肃，转入长安，建有一寺，寺名忘矣。往浙江，建有麒麟寺。再往福建，建有凤凰寺。来广州，建有光塔寺。其馀历史，不甚了然。不识其可据否也？又谓濠畔街寺有《回教考》、《天方典礼》等书，颇可参考云。此等书想尊处已见及，故未寄呈。此行虽受尊托，然借此得知回教之有此故事，及此殉道者之可敬，亦甚满意也。但嘉庆七年碑，其字迹不久便当泯没。并呈。

叶恭绰^{〔1〕}

（一）约一九二二年，往函

誉老尊鉴：

昨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送来考古学室藏器拓本一单，属转呈尊处，并希有所赐教。又明清史料整理会藏明季清初重要文件极夥，能惠临一览，尤所欢迎。公暇请先期电示云云。专此谨达，并候起居。垣上。七日。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二）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往函

承询集宝展览会，为同乡王斧军所发起。斧军文昌人，旧国会议员，自号黼室逸客，好蓄古玉，所藏在吴憲斋诸人之上，粤中称为古玉大王。约同发起者马叔平，北大同人；蔡元，清华教授，及张溥泉。皆新近从洛阳、彰德试验掘地回京者也。又高曙青，观象台台长。会场拟借中央公园，余以为不如在北大第三院。因北大研究所有小规模之考古学室，可以一并展览。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两月前曾函请转约我公参观研究所（有明清史料多种，颇有一顾之价值）。当时以尊恙未痊，故未转达。今欲乘此交卷，苟不以贵人事忙见拒，幸复我。沈函检呈，此上誉老座右。陈垣顿首。六月卅日。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1〕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铁道部长。爱国民主人士。

(三)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二日，往函

承示敬悉，参观故宫券费一元，寒士辄叹不能普及。此次藉援照沪案减价外，并陈列书画，所以广招徕，亦以示普及也。唯事起急遽，装置器具，尚未做齐，故是简率。又书画本以斋宫所藏为富，因开封手续繁难，故只将懋勤殿、永和宫二处所藏零件便于取携者提出，未暇严加甄别，东山、南楼并得入选，亦此故也。承示云云极感。此后再有陈列，当悉加以罩护，以称尊属。至昨日所陈懋勤殿二十轴，原藏该殿厨房南间，倘我公见之，必更感喟。此上誉老道右。垣谨复。六月廿二日。

〔手稿〕

(四) 一九二六年冬，往函

誉老尊鉴：

愧非叔向，竟遇祁奚，感纫之情，非可言喻。满拟此事一了，即走出并道谢忱，奈遛者言去仍未去^{〔1〕}，匆匆又十馀日。恐塵系不已，谨先奉告，习惯亦无所苦，乞勿念也。馀情已托樊君转致。年前示我《圆仁行记》，比知尊处有日本佛教全书，近朝鲜又刊行一《朝鲜佛教总书》，尊处曾见及否？曾见其目录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知新罗尚有存本，则敦煌残帙，不足专美于前矣！此传为西域史学重要典籍，一旦发见足本，其欣幸为何如耶！孟冬渐冷，唯起居万福。

〔手稿〕

(五)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往函

誉老座下：

承示明碑，敝处藏有拓本。日前驹从晋京，曾电询一次，不遇为怅。兹乘樊君来津贺岁之便，谨以新刊二千岁日历为公寿。此书撰之五六年^{〔2〕}，

〔1〕 一九二六年八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武力接收故宫博物院，援庵与马衡等尽力抗争。张宗昌命宪兵司令逮捕援庵，虽迫于舆论，当日下午释放，但派两名宪兵至家中监视，历时一百馀天。

〔2〕 指《中西回史日历》。

每发明一表格，必病胃数日，如是者三。今虽幸告成，而发亦渐白矣。倘蒙赐以题咏，尤所欣感。专此，并颂年禧。陈垣谨上。十六年元日。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六）一九二七年，往函

承示募修万松塔疏，甚盛甚盛，谨附名缴还。万松著述今存者《从容录》、《请益录》、《答通玄百问》三种外，据《湛然集》尚有《万寿语录》、《释氏新闻》二种。能购求遗帙，汇而刻之至佳。《答通玄百问》篇帙无多，尚无单行本，倘公能自书嵌于壁，亦一大功德也。万松塔自明万历以来，即有豕肩挂檐、酒瓮环砌之诮，迄今三百馀岁，中经两次修理，此等情况依然如昨，实缘植基太小，近市太甚之故，无可如何也。得讯曾亲履其址，照原议，门由大街入，须收用西广丰一部、桥洪全部，若改由砖塔胡同入，则只收用两店之后截，西广丰门面不缩小，桥洪更不用全收，较易为力。且由砖塔胡同入，名实亦相符。试略图如左，请酌核万松著述。遐庵居士座右。垣知闻。

照甲办法则西广盛油盐店须收用其门面三之一，桥洪羊肉铺须收用其全部。

照乙办法则两店只收用其后截，西广盛之门面不用缩小，桥洪店更不用全收，于古迹商情，两有裨益，而塔由砖塔胡同入，不由缸瓦市入，名实亦相符〔1〕。

〔手稿〕

（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往函

承询，《医籍考》八十卷，多纪元胤撰，元胤号柳洪，为德川氏医学世家多纪元简长子。其书仿朱彝尊《经义考》体例，条举中国历代医籍撰人卷数，著其存佚，录其序跋，及诸家详论，加以考订，精审无比。道光以前中国医籍搜罗殆遍，为医史学一巨著，中国人未之先也。久耳其名，戊申暑假，与曼殊上人同怀兄苏墨斋，访书东瀛，得见此书稿本于富士川游

〔1〕 信函后援庵画有一图。

博士家，云将付刊，故未借录。今事隔二十年，未知何如。曾见其零星刊本，为产科一部分。又曾从邻苏老人遗书，今存大高殿者，见其伤寒一部分，惜皆不全。柳诒卒于文政六年（一八二三），所著尚有《疾雅》三十卷，《名医公案》五十卷。又有《体雅》、《药雅》、《脉法》、《医林撮要》、《柳诒目录》、《柳诒日钞》、《香泉日抄》、《伊香山日抄》、《屏巷随抄》、《心迹双清堂随抄》、《柳诒文集》、《聿修堂医书目录》等。其治学方法，一如乾嘉诸老，吾尝谓柳诒为日本医史学界之钱竹汀，信非虚也。专复誉翁馆长。垣谨上。三月十三日。

〔录自《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6号〕

（八）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往函

示询富士川先生，名游，字子长，本汉医学世家，然笃好治史。曾入广岛医学校，习西洋医学，后游柏林者二年，归国主中外医事新报编辑，并著《日本医学史》巨帙，考据精详，条理缜密，为东方医史界空前杰作，真不愧子长者也。垣谒先生于东京时，先生年已四五十，今当六七十矣。久与医学界消息隔绝，未知先生近状何如？只闻先生于数年前，以医史学之努力故，同时得文学、医学两博士头衔，士论荣之。先生旧居似在医科大学旁之本乡区西片町，然事隔二十年，中经地震，未必无改，苟至医科大学一询，当无不知者。此复誉公馆长。垣谨上。三月十五日。

〔录自《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6号〕

（九）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往函

遐公道右：

承唁至感。年来忙于校课，亲友音问多疏，殊不值得。睽违愈久，欲言愈多，更不知从何说起，以故搦管辄止。间从报中及南中来人询起居，藉悉近祉为慰。西北之游，本有是志，所虑者公款。至于个人（用费）关系，各校尽可代筹。唯此间工作未完者多，正待结束。近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敦煌出土经卷，拟先将前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卷目录编印，次将已佚或稀有之品影印为《敦煌零缣》第一集第二集……。丙寅夏公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蒙曾费数月之力，就馆录其目名《敦煌劫馀录》，

尚有首尾残阙不知名者三百馀卷，拟一并景印，以俟识者，想亦公所乐闻也。常盘大定编印之《支那佛教史迹》七巨册已出齐，曾见及否？我不自谋，他人越俎而谋之，真堪愧煞。万松塔修葺后颇雅观，唯门扁尚阙，久欲请公书“万松老人塔”五字横额并重修年月，凿于石榴。前晤鹤初，曾属致意，想曾道及。原石厚与三叠砖齐，今另纸为度，乞书就寄守僧，命工刻之为荷。前年尊处借逖先书数种，系蒙经手，公曾函彼谓决保不失，去年渠有书来索，幸检还之。原函呈阅，专此，并颂撰安。陈垣谨上。三月十七日。

月前曾有近著《史讳举例》寄呈，想察及。兹又付上《辅仁学志》一册，乞指正。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一〇) 来 函

援兄左右：

近日颇闻从者有南下之意，不胜欣慰。粤中教育文化落后情形，去岁兄已谥知。弟归后忧心忡忡，但孤掌难鸣，故亟盼从者乔梓能以归穗，策进一切，否则亦可领导援应。至实际工作，明知非易，亦冀打破枯寂，免致永永沈沦。前此奉请为省志发凡起例，意即在此，非不知其艰巨也。乃未得一字之覆，遂只能搁置。弟学力精力均非可以任此者，所以拳拳强聒，亦为维此绝续之交，非有他也。其他琐琐者更不胜枚举，未敢再渎。旦夕皇皇，尚祈不吝指示，盼祷之至。再前承赐茹溪（道忞弟子）语录抄本已毁，现拟将此书印入《广东丛书》三集，不知能否再抄寄一份（需费照奉），祈示。馀颂大安。弟焯。六月廿八。

(一一) 约一九四三年，来函

援兄大鉴：

不通讯者已久。前从乐素处时谥尊况，三阅月来与乐素音问睽隔，念之不置。惟与燕中相距较近，知居彼尚略有书史友朋之乐，此为弟所企羨者耳。弟归沪后以卖字为生，勉强撑拄。书籍存者迄未收集，失者已无可寻。饱暖之余，遂又欲寻曩日生活，将五代文等编辑竣事。所惜此地此时

助手太少，而力又不足养士，未知所以为计。现乘精力尚未大衰，只有自力程功之一法。惟有许多事仍不得不求其友声（在资料及校勘两点）。关于五代十国文，乐素助我编次，已有头绪，但搜遗事尚未及做（金石及志乘、文集、笔记中之附见者尚未从事，馀则已竣事矣）。北大所存繆小山碑拓及北平图书所存各碑拓，又北平研究所搜集北平各寺院碑拓，三者中均有五代十国文，不知兄能为我抄得一全目（指五代十国）否？拟据该目对勘，如弟处所无者，再设法借钞，不审兄能为我任此事否？如兄不出面，能托人进行亦好。所需费用，自当担负也。又前承寄之《释氏疑年录》，比加简阅，似不少遗漏，有待续补，未知曾从事否？日本黄檗寺为我国隐元和尚开山，印有黄檗高僧没年便览，未知曾见否（弟处有之）？又高野山关于僧史尚不少。此外新罗、高丽之高僧似不容没，兄谓何如？弟昔年有志再续《宏明集》，预计恐有五百卷，此时不敢问津矣。《释氏疑年录》所引之新续高僧传，弟未见其书，不知系何人何地所编印，祈示。流浪频年，遂并读书之乐而无之。有病方知健是仙，非流徙不知安居之好也。专布，即颂大安。弟玉上。二月一日。

目下键户不出，外缘殆绝。有靖节绝景穷居之况，不知此境复得几时耳？

（一二）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来函

印泉 行严
亚子 援庵 先生^{〔1〕}大鉴：

明代李卓吾先生之墓在北通州城外，久已芜没。近经实地调查，访得焦弱侯竝所书之墓碑，始得其遗址。若不从速保护，恐将重遭毁弃。兹拟分致社管局及省政府、市政府三函，请求修理保存。如承同意，乞赐署大名以示提倡为幸。馀致敬礼！ 叶恭绰上。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

（一三）一九六〇年九月，往函

遐翁大鉴：

十三日示悉。月前有人间接函询元大德《南海志》残本，曾答复如另

〔1〕 印泉、行严、亚子：李根源、章士钊、柳亚子。

纸，今缮呈请正。

来示称《李文溪集》有《赠陈大震序》，敝藏《粤十三家集》本《文溪集》无此文，只有《重修南海志序》，系指宋淳祐志，距元大德志凡五十六年，与陈大震无涉，未知尊示所云《文溪集》《赠陈大震序》见于何本《文溪集》，幸不吝见告。

至陈大震《南海志序》，阮《通志》及道光《南海志·艺文略》均载有全文，不必求之崇禎志。元《南海志》只有陈大震一部，万历、乾隆各志序均提及，亦不必专藉曹元忠跋，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崇禎志旧钞本据《中国地方志综录》，北京图书馆有之。谨复，即颂台祉！

〔手稿〕

（一四）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往函

遐老：

示悉。《道藏》入门书未见有狠佳者，唯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尚可一阅，有退耕堂影印文津阁《四库》本。此致敬礼！陈垣。三月卅一日。

〔手稿〕

（一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往函

一，元以前有金藏，名《大金玄都宝藏》。二，元编《道藏》在平阳，不在白云观，白云观有明正统藏。

〔信稿摘录，下同。〕

（一六）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往函

大著《谈艺录》敬谨收到，拜读一过，如阅宋人说部，至感兴趣。

高 鲁^[1]

(一) 约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承询十二年历书末附对照表与道光万年书不符。所举五项之中，或先或后各差一日。此类发现，真有注意之价值。查本台编制对照表，以光绪殿本为根据，覆查无误，二者均为殿本，未知错在何代。所可疑者，道光殿本当无咸、同各年号耳。又查道光年间曾经覆算万年书一次，尚未觅有确证，不敢必光绪殿本之据以更正也。容俟续考，再以奉闻。先此复颂日祉。高鲁敬上。二月十七。

(二) 约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足下：

惠示领悉，并赠油印议案四十份，具见热心会务，至为可感。此类有关学术议案极难得，足为本会增光。惜因开会聚餐，日内诸多不便，特于本日发出通告改期，想当不出旬日内外也。顷读《三历岁首合表》样本略例，对于“吾国向用阴历”一语，有所商确，因附陈之。专此奉覆，即请撰安。弟高鲁拜启。十月廿四。

中国采用回历，行之未久，即已废去，其曾用阴历，固无疑也。但前清之时宪历，为明清交替以前，由西人本帝谷之成法而推定者。其为阴阳合历，毫无疑义，举其法理二项为证：

一、太阴周天，比诸太阳周天，其数略短。假定太阴太阳开始运行之

[1] 高鲁 (1877—1947)：字曙青，福建长乐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任中央观象台台长。

顷，本为同宫。因需时长短之不同，经过若干月后，太阳已过某宫，而太阴仍在某宫，故太阳必须静候一月，始得再与太阴同宫。此置闰一月之所由来也。

一、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曾制太阴、太阳二表，公布以为推算万年历之用。此表自一六四四年始，至二〇二一年终，约三百九十馀年，为有清一代推算历书之根据，为阴阳合算之一证也。

由是上考古历法，古人所谓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语，是古人之所谓岁，果为阴阳合算否耶？尚待一考。

（三）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兹有恳者：查新法历书百种之内有《月离历指》^{〔1〕}一篇，先生收存甚富，不知备有此书否？拟请见假一用。倘无此书，或能代为转借，尤为感荷。专此，敬请著安。高鲁拜启。五月一日。

（四）一九二五年，来函

函悉。承借《月离历指》三册，感谢无尽。拟请再为展期三五日，即当奉上。此请援庵先生大鉴。高鲁拜上。

（五）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来函

送上《月离历指》三本，即请察收。承情见借，容当晤谢。此请援庵先生大鉴。高鲁拜上。十四年六月十日。

（六）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数日未晤为念。前承借用之书三函，检阅之下，获益殊多。兹先缴呈，容日再当趋谢。专此，即请早安。弟高鲁拜启。五月廿七。

《碧琳琅馆丛书》一函，

〔1〕 月离历指：援庵在旁批：“四卷三册。”

《邃雅堂学古录》一函，
《春秋朔闰异同》一函。

(七) 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奉上《中西回史日历》四本，即请查收。昨日展览于会场者，有《三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李之藻传》，皆先生之名著。他如余、张二君之英文、法文原著，均为本会增光不少。同人围绕传观，极为欣羨。惜因会刊插图未就，不及出版，兹特先将较稿一份送上。即请著安。高鲁拜上。十一月二日。

常福元^[1]

(一) 来 函

鲁监国大统历卷已阅讫，并择要录存矣。有明大统历似有三种：一、刘基所进者。二、崇祯十六年诏用西法大统历。三、王正中所进，即黄宗羲所造者。三历之异同，将从事考核，俟有所得再闻。兹先奉缴宝卷，馀书暂留，以备参考。敬呈援庵校长。常福元上。

附手卷一轴。

(二) 来 函

近受经济迫压，神志不专，囑事竟尔忘却。昨由曙青^[2]兄传达尊意，始忆及之。耽搁许久，抱歉之至。查西历元年元旦之为土曜抑为日曜，其关键在西历四年为闰为平。奥古斯图虽指定罗马七六一年（即西历八年）始为闰年，但西历八年以前何年置闰，史无记载，故历家仍认四年为闰年。则元旦当为土曜，似无疑义。草此敬复援庵先生。福元谨上。廿一日。

[1] 常福元（1874—1939）：字伯琦，江苏南京人。曾任中央气象台技正、代理台长。台静农《辅仁大学创校点滴》说：“数学教授常福元先生，圆脸长须，肥短身裁，步履从容而和蔼可亲。他是天文学家，半生都在天文台任事。当义和团起事时，他还是读洋书的少年，因为有二毛子嫌疑，从北京逃到天津，竟被擒住了，令他穿过两队奇装的士兵执刀架成的甬道，再经大师兄看香火、别善恶，居然放行了。”援庵在《中西回史日历》自序说：“曩吾读《元史译文证补》，见其多纪西历或回历之月日，苦不知其为中历几何时。壬戌（一九二二年）春，遇江宁常君福元，曾请为回历岁首表，以回历岁首求中西历之年月日，得此足知中西回历之比年矣。”

[2] 曙青：高鲁。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赐鉴：

前辱垂询印度用何种历法，有无闰月，是否如太阳历之月有卅一日，抑如回回历之四时无定，又年岁比较有无差异等问题。谨案《唐书·历志》所载九执历即是印度历，系瞿昙悉达所译。金山顾观光氏曾为之细解，所有用数与算法已阐发无馀。惟积日为月，积月为年之法，则译文所未及。兹从西书考得，印度东部用阳历，西部用阴历。其阳历与今日西历不同，所分十二月，最短者廿九日，最长者卅二日。阴历虽有闰月，但与我之旧历亦不尽同。至年岁比较，大致可云无异。若指定某月某日，容有一岁之差。因彼之阳历系从恒星度起算，不计岁差，故每百一十五年强应差一日。又彼之阴历有起自今西历三、四月者，有起自十、十一月者。且政治上所用历法，与宗教上所用历法又不尽同。已译成印度历法一卷，他日誊正，再当呈教，先择要奉复。迟延之罪，尚希原宥。专肃，敬请钧安。旧属常福元谨上。九月廿九日。

吴承仕^{〔1〕}

（一）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来函

本星期六，自作主人。思辨社^{〔2〕}轮集，能展缓一星期更佳。昨读《长庆集》有句云：“藩东节度‘摹阌’市”，此亦译音之较异者，或足供参考也。援庵先生。弟承仕白。四月三日。

（二）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尊兄鉴：

十日前得太炎先生书，属代检《明宪宗实录》，弟即函托钱玄同，至今未得回信，想玄同已暑假南归矣。而太炎先生欲检此书甚急，今敬求代检。应检之处甚为简单，弟实与彼中人无素，与其展转介绍，不如径乞代办之为得也。如能速办，尤所感激。原书钞阅，手此奉慰，顺颂暑安。弟承仕顿首。七月廿九日。

砚斋足下：前一发函，谅已收到。仆因教育改进会延往演讲，曾赴金陵一行。其图书馆有《明会典》及《篁墩文集》，皆系明代旧刻，因摘要录归。近作《清建国别记》已脱稿，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其《明一统志》，乃钞自四库者，则未敢深信也（清人喜改明人书）。清祖

〔1〕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章太炎弟子。经学家，与廖平齐名。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思辨社：杨树达一九四二年所作《淮南子证闻》自序中云：“余曩寓北京，友歙县吴承仕检斋、淳安邵瑞彭次公。检斋创建思辨社，余与次公皆籍社中。社初名思误，取北齐邢子才语也，后乃易思辨云。社中旧侣，霸县高步瀛阆仙，新会陈垣援庵，盐城孙人和蜀丞并陷贼中，不屈。”

范察（明人书称凡察）至肇祖孟特穆中缺一代，据明人书，范察于正统初，与兄子董山分领建州左右卫。其后董山伏诛，则在成化三年。又三年，董山、范察之后，及中卫李满住之后，皆得袭。董山之子名脱罗，明人书亦未录其名，今闻《明实录》存在大学图书馆，而宪宗一朝，卷帙完具，能否为之代检？但看成化六年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破建州后，有款贡之文，其得袭者，除脱罗外，应更有二人。如检得其人，则一字千金矣。东南大学中友人发愿修明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惟作明通鉴尚易，夏燮之书，援引既少，而徐薰《小腆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也。但亦须三五人分头排比，方能为之。不然，则废时而缺事矣。北中大学诸友，如逖先、蔚西^[1]，亦于历史地理有所研究，南则柳翼谋，于此最明。但恐以糊口故，不能分精神于他事也。章炳麟白。七月十四日。

（三）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委员会^[2]函件并收。弟将时间表奉上，请转交委员会为感。再到会工作，是否须俟通知，到会是何路线，上直何处取齐，一切务乞示知，至要至要。敬问撰安。弟承仕顿首。二月十八日。

（四）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来函

坚士^[3]、援庵先生：

昨在清宫点查休息室，闻刘含章君宣言，前在太极殿、长春宫等处发见被盗之迹，靴痕手印，了了分明，法当请地方司法官厅，侦查检举。如官厅认为所遗罪迹无保存之必要时，始能开始点查。今案既未破，而太极、长春诸处，均已点查，则委员会之处置，实为不当云云。弟等以刘君

[1] 逖先、蔚西：朱希祖、张相文。

[2] 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

[3] 坚士：沈兼士。

所述，甚有理致，故昨日下午同人一律不到第一组执行职务，以避嫌疑，并致函李委员长〔1〕诘问其开点太极、长春之故。其函弟亦署名，明日当可发送矣。弟于此事前无所知，果如刘君所言，则委员会至少亦当负过失之责。刘君又言，足印似为皮鞋形，其端甚纤云云，言外尤有深意。不审二兄深知开点之始末否？弟昨在场亲见亲闻，故以奉告。手此，顺颂日佳。弟承仕顿首。六月二十日。

（五）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来函

兼士、援庵先生鉴：

昨检阅养心殿，发见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等阴谋复辟函件数事。其事皆在癸、甲〔2〕之际。可知溥仪自复辟失败以后，了无悔祸之意。此次驱逐出宫，待遇已为宽大，而论者颇多误会，如胡适之辈，且表同情于废帝，尤足淆乱观听。事后复有自命遗老如刘若曾之流，呈请执政，为之缓颊，是是非终未大白于天下也。意谓上述文件，应在报端公布，使民众周知。既足以闲执谗人之口，即将来处分故宫旧物，亦足使清室遗孽，不得妄有主张。务请极力主持，随时发表，于事至为有益。顺候起居康胜。弟承仕顿首。八月一日。

（六）一九二五年，来函

今日检得载恬日记及溥仪日记数册，皆属秘要之件。欲提出而军人不许，望即提出为要。又吾辈点查员，是否应受军人指挥？彼辈常沮挠检查员行事，亦乞注意。此上兼士、援庵二兄。弟承仕白。

（七）约一九二六年，来函

援庵尊兄左右：

同事廖君维勋，于书画金石素有研究，拟加入善后顾问，以广识见，属弟介绍。不审尚能添聘否？如承俯允，请直函廖君（西四牌楼太平仓平

〔1〕 李委员长：李煜瀛，时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2〕 癸、甲：一九二三、二四年。

安里)。手此，敬询近好。弟承仕顿首。

(八) 来 函

援庵我兄大鉴：

前日晤谈甚快。弟任中国大学国文主任，殊无成绩可言。而暑假以后，如林公铎、杨遇夫^[1]、周树人等皆已他就，组织尤为困难。拟请我兄授课二三小时，大约不出史部，科目由兄自定，不识能降心相从否？无任钦迟之至，即颂近好。弟承仕顿首。八月十日。

(九) 来 函

援庵我兄左右：

日前相遇，匆匆未尽所怀。师大讲演已蒙允许，仍请先示讲题及时间，已便函请。有暇即希见复，最佳每日（每日者不论何日也）午后（除星二）可也。即询撰安。弟承仕顿首。十一月一日。

[1] 杨遇夫：杨树达。

胡鸣盛^{〔1〕}

(一)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钧鉴：

比来尊体奚似，伏维万福。前蒙颁借石印《太宗圣训》一部，鸣盛已与大庠档案中清太宗圣训底稿残本对讫，其事实相同而文词大异者计凡七条。兹特请友人将此七条于两种本中各影抄一份呈上，谨乞饬收。至此七条之散见于各官书者，鸣盛原拟作一校勘记奉上，只缘所中事务烦冗，尚未校毕，一俟蒞事，即当呈请教正。肃此，敬颂道绥。胡鸣盛顿首。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 胡鸣盛：字文玉，湖北人。

卢藉刚^{〔1〕}

(一) 来 函

前假《图书集成》一本奉还，乞察收。容日再走谒也。费神感谢，草草上援庵先生侍下。藉刚顿首。初一日。

〔1〕 卢藉刚：字毅安，广东人。

卢 弼^{〔1〕}

（一）一九二四年，来函

援庵仁兄大人阁下：

奉教敬悉。敝处重刊《丁鹤年集》，初拟就《艺海珠尘》、《琳琅秘室》两本择印，惜均非佳本，不便撮照，《元诗选》所录刊印诚佳，又非全集。后始借文津阁本付景，至阁本与二本之异同，亟于付梓，未暇勘读。承示笔记二则，考核精审，剖析毫芒，千里、莛翁，当谢不勉。展诵一过，忻佩何如。曩假沅叔校本，卷末书据陈西畴抄校本覆勘，或系借尊藏本转写。所录佚诗，间有小误，已为校订，另纸录呈，藉资参证。拙辑《湖北先正遗书书目》四册附上左右，仓卒抄辑，纰缪繁多，匡正弩蹇，所冀贤达。肃覆，敬请撰安。弟卢弼拜启。甲子春日。

（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往函

慎之先生著席：

违教久，忽奉接颁来大作《慎园诗选徐集》，在远不遗，至可感纫。无善可陈，惟元旦集得一联，谨以呈教。专复，并颂起居万福！愚弟陈垣。

〔信稿〕

〔1〕 卢弼：（1876—1967）：字慎之，湖北沔阳（今仙桃）人。民国以后，历任国务院及铨叙局秘书、平政院评事等。后弃官从事著述，晚年寓居天津，著有《三国志集解》等。

廖世功^{〔1〕}

（一）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往函^{〔2〕}

叙畴仁兄史席：

尊藏《大唐西域记》，弟始即疑为《四库全书》所据之底本，今细考之，果然，诚可宝也。书眉签注之人为祖之望，之望盖当时缮书处之分校官，名见《四库提要》卷首。书内间有墨点，其一点者行也，三点者叶也。四库书每半叶八行，行廿一字，此缮写时计算行款之标识也。篇首方印不甚明，当为翰林院印。进到各书，例于篇首用翰林院印，此见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上谕者也。卷十一第七叶“式修供养”以后一段廿九行凡五百十六字，为宋、元藏本所无，盖据明藏本增入者也。《四库提要》（地理类四）未检校宋、元、明藏本，仅以理想推定自“今之锡兰山”句起，至“无量功德”句止三百七十字为明人附记之语，此馆臣之疏略也。日本缩印《大藏经》，以宋、元、明、高丽四本互勘，特将此五百十六字移附卷末，至审慎也。此为吴氏西爽堂刊本，《四库提要》所称为吴氏刊本者是也。不知何时流出海外。今君乃于海外复得之，其可宝贵为何如耶！阅毕敬缴，并缀数语如右，以志欣赏。弟陈垣谨启。甲子二月十五日。

（二）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往函

叙畴先生道右：

前日晤教，快慰生平。大著已录副，谨送呈。如有他著或新著，尚乞不吝赐示，先睹为快。此颂撰安。弟陈垣谨白。四月十一日。

〔1〕 廖世功：字叙畴，上海嘉定人。民国初年曾任驻法使馆秘书、驻巴黎总领事。

〔2〕 此两函原件，均为汪向荣先生所赠。

樊守执^{〔1〕}

（一）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来函

援师钧鉴：

前日捧读四日手示，敬聆一切。法友人^{〔2〕}所言何书二宗经、三际经两碑，系得诸龚易图其人。龚确是闽产，福州闽县人，世居会城，号蔼人。通籍后由庶吉士改知县，随河南督师毛昶熙剿擒匪有功，巡抚阎敬铭尤器重之，以知府举贤良第一，历官至广东布政使。其官山东登青莱道时，请于巡抚丁宝楨，以高祖溶溪（其裕）、曾祖岱生（嶠）、祖一发（厚斋）、父海峰（景瀚）四代奏乞付国史馆，撰四世循良传，奉旨允之。故后有子五，家亦渐替，惟次明仲（铭义）尚能承积学，现方家居。今午执往访之未遇，容晤询后即刻奉尘钧右也。前次接奉二月十七日手示时，已托王彦和（孝缙）转询其姻亲龚、陈两家。龚即蔼人，陈即弢庵师，里第均最富藏书。据复，俱无是物。执八日复上一函，曾简叙及。今法友人既述得诸龚家，不审有希望否也。第法友人所云已托龚拓此碑，久未拓得等语，斯则执尚有所进陈者：查龚蔼人故后距今已三十馀年，归里以还，业盐典事，不类与外国人有来往者，亦不类劬学信教、彝考故实之人。惟其子明仲、亦叔昆季，于二十年前（蔼人已故）辟私寓，设立矿务学堂（该学堂只许族戚友人子弟来学），聘法国人一名魏池（不审法国字为何）主文言，一主矿学名忘之。翻译人一，林藩号肖岩，马江船政学生，尚健在。未知函示之法友人是否即躬与此事之法国人，似钧座亦可对渠谈及复

〔1〕 樊守执：字又善，福建人。二十年代曾为援庵助手。

〔2〕 法友人：伯希和。

知也。比日闽垣秩序尚形惊扰（闻孙馨远今晚返会城），以致未能亲赴乌石山实地详觅该两碑，不胜歉怅之至。馀谨续详，先此敬请钧安。受业樊守执谨呈。十五午后六时。

（二）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来函

援师钧鉴：

十八日午后往访龚蒿人（易图）二世兄明仲（铭义），据答敝处并无乌石山何书二宗经、三际经两碑拓本，日前舍亲王彦和来函询问时，业据实作复，想已知之。该两碑不但先人手置之双骖园（在乌石山麓）内无此物，即鄙人亦未曾闻有此物也。法人所称得诸先人各节，当无是事等语。并赠执以其尊公年谱、墓志铭、《谷盈子》十二篇、《餐霞仙馆外集》、《玄玄上经注疏合编》五种，兹一并另邮呈上，到乞察鉴收复为禱。执十五日复上一函，中述龚官山东登青莱道时请转奏准高、曾、祖、考四代循良交国史馆立传事，系根据《闽县乡土志》。今据年谱及墓志铭，作官山东济南府时请以七世祖、六世伯祖、太高祖、高祖四代宣付史馆立传，始知其错，亟应更正，于此并乞鉴谅。按蒿人今年若在世，恰为九十岁，以光绪十九年癸巳卒于里第，享年五十有九，距今作古三十二年矣。法国友人最少当于三十二年以前到福州始及与龚晤谈，未知法国友人今年有六十岁否？（假定今年为六十岁，则到福州时仅二十八岁耳。）如不及六十岁，大约未能与龚晤谈。法友所云已托龚拓此碑，久未拓得等语，不无疑问。法友其未知龚之早已病歿欤，何以久未能拓得此两碑也？抑所托之龚另一龚易图欤？然以执之闻问，则福州知书能文之人，无另一龚易图其人与其同姓名也。然则法人得诸龚氏子侄而以达宦之易图为言欤？或实得诸龚易图而其世兄辈不知之欤？谨以礼无犯无隐之义，曲尽其愚，似钧座不妨就上列各节婉询一切，迅予示复，并示执以法友人之姓氏（法语及译文，此人能福州方言否，在福州若干年，作何业务，统祈附示），则此两碑拓本不难觅得报命也。馀再稟，先此敬请钧安。受业樊守执谨呈。三月二十夜。

(三)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来函

援师钧鉴：

七、八、九三日共赴海天阁致用书院（今师范学校）卢氏祠，美人莫多马、锡惠琛住宅，清沈幼丹祠（即涛园），许氏医院一带寻访，均无摩尼教两经石刻。今上午赴蚕业学校（旧神光寺之大部分），下午赴道山观两处寻访，亦均无摩尼教两经石刻。至两经文或木刻板，该两处亦无之也。道山亭故址在今蚕校内，附近石刻特多，元至元时石刻几萃于是。宋曾子固祠（祠久废，只题额在）、唐神光寺（寺今只有一佛堂、一方丈），俱在蚕校隔壁，满拟此地当能找得，孰意不然，未免有负负之感。甚矣，智识欲之于人也！道山观内，除楹额及“望潮峰”三字外，无他石刻，近亦无守观道人。与斋公张定慧（福建兴化人）晤谈，询悉该观内并无藏经，亦无经板，现时仅手边使用的经都没有。至于往昔有无藏经，彼亦不知。即有藏经，光绪十五、六年时大火，当已焚烬等语。特即录闻，馀续禀。敬请钧安。受业樊守执谨呈。四月十夕。

(四)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六日，来函

援师钧鉴：

十日肃上一函，计达座右。十一日以又良先兄忌日未出门。十二日赴石塔寺上殿道山祠，十三日赴蒙泉山馆一带寻访，均无摩尼教两经石刻、木刻或经卷。至是已环山腰以下一周矣。十四日取道花封别径赴吕祖宫、弥陀寺、大士殿、文昌宫、九贤祠、朱子祠一带寻访，亦均无是刻。至是已达山腰以上矣。孙部炮营陆续开赴前线，山腰以上现由警厅保安队看守。队多土著人，与之说明原委，即可畅行无阻。文昌宫住持僧净然与家君游有年，此次备承其导往各处镌岩攀视，实资助力也。乌山近无一庵，除道山观外亦无其他道观或一道人，附闻。昨雨今阴，未赴山。日内即可到山巅，详情续禀。馀请钧安。受业樊守执谨呈。四月十一日^[1]。

[1] 据此函内容及下一函，知“十一日”应作“十六日”。

(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师钧鉴：

十六日肃上一缄，计邀裁察。十七、八两日雨未赴山。十九至廿一三日偕僧净然赴天后宫及山巅（该处无一祠宇）一带寻访，均无摩尼教两经石刻。至是已环乌石山全座矣。实无是经，此可自信而告人者也。似钧处不妨告伯希和君，摩教乌山两经已遣人实地寻访，实无该经石刻、木刻或经卷。执此次沿山搜寻，所得可为山志资料颇多，暇拟编辑成文，补充乌石山志，未审得如心愿否？再乌石之支曰豹头山者，在会城南门外，日内即赴该处寻访，以全竟此事。详情续禀，余请钧安。受业樊守执呈。四月廿二日。

附件〔1〕：

宋元间（十一至十四世纪）闽省有人将摩尼教经典二部与道经同列一铭刻，摩尼教遂流入福建焉。当是时也，三山人士（佛儒）咸谓外国学说流害中国。一九一六年，福州收藏家龚易图对余谈及（见注一）福州乌石山之宋碑，二碑上刻有（见注三）二宗经、三际经两碑文。此两经乃中世纪最流行中国之摩尼教经典，现仍存在乌石山（见注二）。关于此两经之记载，除此碑文外余实未知其他记载（福建关于碑铭一门，记载不如他省之详。《福建通志》、《福州府志》、《乌石山志》均无此项记载）。

注一：法文字句确用一“谈”字，且系过去式，并有一“我”字随之。

注二：法文“存在”一字系用“半疑式”，凡事之未敢确定者用此式。

注三：法文“刻有”一字，系用半疑式，与“存在”字同。

(六)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师钧鉴：

昨捧读十四日手示，以赴豹头山访求摩尼教经，致未即复。同夜并收到尊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册，北大《国学季刊》二册，谢谢。豹头为乌山支脉，甚矮小，只有圣王庙一所，祀孙悟空。庙内及沿山一带均无摩

〔1〕 此附件为伯希和关于福州摩尼教经之叙述之译文，似供樊调查时用者。

尼教经石刻，谨闻。此次经执考访之后，乌石一山实无该经石刻、木刻或经卷，可以断定。第福建七八百年前既盛行摩尼教，而摩尼教又与道教互为依重，则此二宗、三际两经或可于他处所寻得亦未可知，谨当诚心识之，以报钧命也。正谊书院出板书尚有邱葵《钓矶诗集》一种，为执闻问所未得者，喜承提示，当遍告此间交游，亦有奇共赏之意。《镜山文集》现尚未购借到手。检林西仲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六，有何乔远撰《黄孝翼七州诗稿序》一文，矫健可爱，不审该集内有摩教关系文字否，至为焦急。蒙示《西域闻见录》各书，俾增见识，极感极感。馀再稟，敬请钧安。受业樊守执谨呈。四月二十四日。

(七) 一九二六年，往函

承示一月九日《申报》《四库全书中之疑案》一则，谓《十三经注疏正字》为浦镗撰，非沈廷芳撰。此自是《四库》馆失考之过。沈作《浦声之传》已明言此书为浦撰矣，其所以误为沈撰者，则因稿在沈家，采进时混为沈作，《四库》馆不加考察，遂有此失。今谓“廷芳乾隆初召试鸿博，当日编纂《四库全书》时，或亦躬与其事，利镗已前卒，遂将《正字》书据为己有”。此亦未考事实者也，试为足下陈之。

一、《四库》编纂之例，除官撰诸书外，生存人不录。故《四库》书以生存人得录者仅一毕沅撰之《关中胜迹图志》，可参考《简明目录》地理类《关中胜迹图志》条。沈廷芳纵能躬与《四库》事，何能私自为此。

二、沈廷芳曾否躬与《四库》事至易考。《四库》书成后，凡曾参预其事者，无论生卒，均得列名《四库总目》卷首。今《四库总目》卷首所列职名三百五十余人，并无廷芳名，廷芳何能为此。

三、据汪中撰《沈廷芳行状》，廷芳卒于乾隆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始下命编纂《四库全书》，时廷芳已前卒矣。

有此三点，则《申报》所言，岂非臆说？足下以为如何。

[抄件]

顾颉刚^{〔1〕}

（一）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

顷陈万里兄来所，道及拟于云冈造像有所考索，惜材料不多。闻先生著有游记^{〔2〕}，可否惠假一读？又如有其他材料，可否一并借下？一俟读毕，当即奉返也。敬请著安。颉刚敬上。十三，四，四。

（二）一九二四年五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借云冈史料一册，感甚。兹奉还，请检收。儒学年表一册半月后可送上。专此，敬请道安。颉刚敬上。十三，五，七。

（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

兹奉上拙作二篇，乞赐审览，如有误处，请即示知。至为盼感。宋周晖《北辕录》中有孟姜故事。周晖何如人？大约非作《清波杂志》者，《北辕录》何处可得，检查多日，迄未能知。未识先生知之否^{〔3〕}？敬请道安。颉刚谨上。十三，十一，廿三。

〔1〕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此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2〕 游记：指《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3〕 有援庵批语：“《说郛》第五十六有之，周晖著。《古今说海》、《续百川学海》亦有。”

(四)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

兹有傅彦长先生从上海来，因读《季刊》^{〔1〕}中尊著各文，钦仰已久，囑刚介绍谒见，未知能见允否？如承许可，拟于本星期日上午十时顷由刚伴之同行。

彦长系留学日美两国学音乐者，艺事之外酷好研究历史，倾心于那珂、桑原^{〔2〕}二公，谓先生为中国之桑原，故渴欲一谒也。

如星期日须往平民中学布置一切，未能见待者，由刚伴至平中何如？诸乞示知是感。敬请道安。颀刚敬上。四月十日。

(五)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

乃乾寄中国书店书目来，敬以一册奉先生，一册奉平民图书馆，请检收为荷。敬请道安。颀刚谨上。十四，六，十三。

(六)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

别后忽忽两旬，想起居安适，定符远念。刚等于廿一日抵厦，途中幸无风浪。大学地处海滨，涛声帆影，至畅胸怀。惟风气闭塞，文献无征，使人不惯耳。

览报，悉清室善后委员会竟遭破坏，至愤。未知先生三年辛苦不至徒劳否？军机处档案仍继续整理否？古物、图书两馆仍可照豫定计划进行否？至念。时局未定而谗言已逞，使人怆然。

《国学季刊》二卷二号稿未知已排了多少？冯君甚肯用功，得先生指导，当进益不少。一切事件，请随时囑其办理，是感。

适之先生来书，囑为亚东图书馆付印之《封神演义》作序。此书述道

〔1〕 季刊：《国学季刊》。

〔2〕 那珂、桑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桑原鹭藏。

教中截教与阐教相争之事，固不可信，但不知截教、阐教二名亦为作者臆造否？先生对于道教史久事探讨，幸即见示。如教名不虚，则应行参考《道藏》中何种书籍？并请告知为禱。

厦大富于资财，出版一方面，大可做些事业。现在出版经费虽规定为每年一万元，但有名著出版亦可增加预算，且每年一万，二三年后积累既多，可以腾转，不难印大部书籍。未知先生意中有何种书可以付印？便中乞示及，当编入计画书也。馀后陈，敬请道安。

玄伯先生前乞道候。颉刚敬上。十五，八，廿五。

(七) 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

接诵十二月六日及十七日两书，敬悉一切。大箸《中西回史日历》亦收到。展览一过，无任敬仰，昔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先生此书，盖亦类是。现在说空话者甚多，率自矜为智，而视做切实工作者为徒自苦。先生此书出版，未知能使彼辈生愧心否。

此间风潮，迄未解决。盖当局本不知学，但知装点面子；而与之抗者亦惟以凌折在位为高。以此小事变为大事，遂成相持不下之势。亮丞^{〔1〕}先生人过和易，屡为群小所狎侮，观之愤恨。

关于道教博物院事，江西省署来书，谓将运至南昌保存。然符篆法物任便易置亦足为研究之障害，最好仍置龙虎山天师府中。拟再去函详晰言之。未知有效否？

承嘱搜集泉州人宋元箸述，当随时留意。厦门、泉州俱无旧书肆。福州虽有，然寥寥五六家，亦无甚有价值之书。前旬曾往购取六百馀元，俟运到后当一检也。敬请道安。颉刚敬上。十六年二月五日。

(八)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前日接赐书，敬悉壹是。沈勤庐君屡次来书，情甚恳挚，如蒙许其来

〔1〕 亮丞：张星煌。

所作助理员或补张长弓缺作研究生（张君已就岭南大学中学教员之聘，闻下年决不来矣），均所乐从，乞酌夺示知是幸。又刘朝阳君，清华史学系已聘其任年代学一课，惟仅三小时讲师薪，不过六十元，不足维持生活。因请于燕大当局，亦聘为讲师，惟商量结果，仅有两小时。如此则两校之薪可有百元，一妻二子，或可足用。惟自粤到平，川资实不在少数，又布置房舍，初来时必有种种费用，故仍恐其不敷。拟再为觅二三小时，未识辅仁方面能为位置一席否？希望不多，只二小时，月薪有四十元，功课则仍为年代学，以各国各时代之历法作比较研究，而考虑历史上之种种年代问题。此事与先生所研究者有关，当可辅助先生解决史上诸问题。如蒙登用，俾得尽其才能，实属公私两益也。《学报》^{〔1〕}七期出版后，已囑送上，想览及。近来因纸价飞涨，致此次印费比前期多出二百元。又以外国邮费增高，致所领之四十元邮费只够寄外国之用。下年豫算必须增加始能敷用。好在金贵银贱，则此间研究所之经费折合国币亦应增加也。天气酷热，似为北平往岁所无。豫拟工作，十不成一，怅甚。先生近日起居何如，著作何如为念。天热，幸节劳也。匆上，敬请道安。颀刚敬上。七月卅一日。

（九）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上缺）沿革史之学生发行《禹贡》（下缺）敬奉上，乞赐指正。此浅薄（下缺）先生一笑，甚愿示以研究之方，使其渐进于有成也。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晚顾颀刚顿首。三月十九日。

〔1〕 学报：《燕京学报》。

胡 适^{〔1〕}

(一) 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晚读黄震的《黄氏日抄》，在第八十六卷上发现一篇《崇寿宫记》，乃是为摩尼教的道士张希声作的。其中颇多材料，可以旁证先生已引的材料，也有可补先生所未及引的。

如述希声语云：

吾师老子之入西域也，尝化为摩尼佛，其法于戒行尤严，日惟一食，斋居不出户，不但如今世清净之云。吾所居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

此可证先生说的《宋摩尼依托道教》一章^{〔2〕}。

此记作于景定五年，而记中叙：

绍兴元年敕赐额，嘉定四年建三清殿，岳祠建于端平乙未，法堂建于淳祐壬子，藏殿建于宝祐乙卯，山门建于景定癸亥。是南宋百馀年中，摩尼教不但盛于民间，且得政府之承认，学者的记载。

记中又云：

希声复緘示所谓《衡鉴集》，载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两尝敕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两尝自礼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经颁入《道藏》。

〔1〕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2〕 此为《摩尼教人中国考》的一章。原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该文的修订本已将《崇寿宫记》材料补入，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此可补先生所引《云笈七签序》。

记中又说崇寿宫的道士中有黄震的叔祖仲清，以诗闻。今检同书卷九十五，有《祭叔祖机察壶隐先生墓》一文，注云“讳得一，字仲清”。文中云：其在初年，学老子说，一登讲席，听者千百。

文中又述黄氏自己少时受仲清的影响。黄震为朱门大师，而他竟是一个深受摩尼教道士之赐的人。当日摩尼盛行于三山，则所谓闽学，受“吃菜事魔”的影响，大概是很在意中的了。无意中得此一事，写寄先生，以供参证。胡适敬上。十三，六，三。

（二）一九二四年六月四日，往函

适之先生：

奉书狂喜，即检阅《黄氏日抄》全文，知当时摩尼确已混入道教，观其所谓“记其始”者可知。又云“摩尼之法之严，虽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庶几记之以自警，并以警后之人”云，则崇寿宫（崇寿宫元时尚存，延祐《四明志》卷十八载之，在慈溪县西北鸣鹤乡云）形式上久已变为道宫，张希声特溯其原始也。此等事他日《道藏》出齐后，当必更有发见。数月前有友告我嘉定《赤城志》（台州丛书本）卷卅七有知州李谦戒事魔诗十首，可知闽浙沿海一带，如明、台、温、福、泉等州，皆盛行摩尼，不独南宋时闽学受其影响，即北宋时道家所倡导之太极、两仪、阴阳、善恶、天理人欲等对待名词，殆无不有多少摩尼兴味也。先生以为何如？谨复，并谢赐教。弟陈垣。六月四日。

〔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三）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日承询一五八二修历之后，以前的史事是否改从新历。当时我在电话上曾说，以后的史事仍用旧历。今日细检参考书，始知此答应加附带说明，方可成立。

新历成于一五八二，而各国之采用则互有先后。俄为最后，其他诸国亦有甚晚者。旧历虽大体从罗马历，然岁首则最不一致。有以三月廿五日

为岁首者，谓耶稣受孕在“天使入梦”之日，故纪元当始于耶稣诞前九个月零七日；有以三月一日为岁首者，有以三月十八日为岁首者，有以十二月廿五为岁首者，有以 Easter 节为岁首者。英国旧以圣诞节为岁首，至十二世纪又以三月廿五为岁首，至一七五二始用一月一日为岁首。法国用一月一日为岁首始于一六六三年。

如查理曼之加冕，依今史家记载，在八百年之圣诞日，其死则在八一四年。而麦次与马萨 (Metz and Moissac) 之纪载则谓加冕在八〇一，而死在八一三。此因纪年者用了两种岁首，记加冕时用圣诞日为岁首，故谓此日属八〇一年；而记死时又用一种岁首（或三月廿五，或 Easter 节），故谓岁首以前之几个月为属于八一三年。

又如英国革命，平常皆谓在一六八八年，此系因当时用三月廿五日岁首故也。维廉与马利之即位乃在一六八九年之二月。若以一月一日为岁首，则革命当为一六八九年。

此二例之中，前例可见古事纪载已一律改用一月一日为岁首；后例可见岁首虽一律改正，而“一六八八之革命”已成人人皆知之史事，终不易改口也。

W.L.R. Cates 云：“英国著作家已将历史的纪年一律改用一月一日为岁首”（《大英百科》，六册，页三一四。上二例亦见此页）。

岁首改为一律之外，其余日月皆不曾改，皆沿用旧历。例如三二五年之春分在三月廿一，则仍谓是年三月廿一日为春分。又如修历之年（一五八二）春分在三月十一日，则只能减去是年十日以正其误，不能全改以往之数百年也。

又恺撒改历，本以每第四年为闰年，而当时司历者不明其术，仍以每第三年为闰年，故三十六年之后已闰十二次，不止九次了。奥古斯德欲正其误，乃令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皆不闰。纪年之家虽知当日有此误与正误的一段史事，但为纪算^{〔1〕}便利起见，置而不论，直假定恺撒改历以后，皆用改历，不计其误闰，但一律以四年一闰纪年（《大英百科》四册，页九九〇）。

〔1〕 纪算：原文如此。

以上所述，不知有足供采择的吗？我对于此事，完全是外行，说的定有不少笑话，请先生不要见笑。胡适敬上。十四，二，廿六。

又纪年家以耶稣生前之年为前一年，而不为〇，故纪元前之闰年为第一，五，九等年，而不为四，八，十二等年。此事先生想早已知之。

(四) 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往函

适之先生惠鉴：

日前奉上一函，关于《中西回史日历》英文名有所领教。嗣经友人之解释，已照付印。所有叙例点句，及每段首行低格等等，均照尊属办理。又将《现代评论》大著印作广告，当能多销一二部。此书有一日商代理在日本卖预约，将来日本销数恐怕多于中国也。中国人数虽多，但读书人比日本少，奈何！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巴黎之游，想大有所得，便幸示知一二，以慰饥渴。专此，即颂旅安。弟陈垣谨上。十一月八日。

附印件数纸。

〔原件藏近代史研究所〕

(五)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往函

适之先生撰席：

不晤又二日，知公务极忙，未敢造谒。兹有友人田君^{〔1〕}所撰《西洋史表解》四册，谨代呈一览。是否有出板之价值，乞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并请晚安！弟垣谨上。二月廿夕。

(六)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往函

适之先生撰席：

赐示大著《蒲松龄生年考》子细读过，石印本《聊斋诗集》亦子细读过。先生所考定蒲松龄生年及年岁，精确不可移易，至佩至佩。

〔1〕 田农。

因墓表有又十年为雍正之三年一语，是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其说不可移易。

又《降辰哭母诗》有“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句，崇祯十三年庚辰淄川一带确系饥荒，有《淄川》、《青邱》诸《志》可证。假定庚辰是庚午之讹，则崇祯三年庚午淄川一带并无饥荒，是蒲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其说亦不可移易。

生于庚辰卒于乙未，自然系年七十六。《山左诗钞》引张元所作蒲松龄墓表作七十六，垣尝见曲阜孔氏所钞《聊斋文集》，附录之墓表亦作七十六（此集今归燕京大学图书馆）。七十六之说诚然不可移易。

唯先生所下判决书，断定全集皆系捏造，愚见颇为被告抱冤。今欲效先生为魔的辩护士，希望能撤销原判或延缓判决，再事侦查。

据墓表，《聊斋诗集》有六卷，今所传本当然不全。但石印本既与清华本不同，似不得独谓石印本为伪。又《山左诗钞》所载十一首未钞入，亦不得即指为伪之证。

假定在石印本中找出有他人混入之诗，则此集可疑。假定在石印本中找出时、地、人物等等有与聊斋生平不合，则此集亦可疑。

今因三首诗年岁不符，遽断定全部诗为伪，似乎太过。因东菑句下有“淄东有薄田数十亩”注，遂断定为非本人诗，亦似不可。因此系注本事，非解东菑。

书贾谋利，以甲集冒充乙集，改头换面欺人，事所恒有。若文人作诗数百首，冒充古人诗集求售，事尚罕闻。因集中所咏多用本事，且有拟白香山《想东游》五十韵，及用东坡《石鼓歌》韵二首，均非易办。若为谋利计，所得几何，似不必如此大卖气力。且全集诗格虽不高，然稳炼中时见佳句，恰是蒲秀才本色，似不得遽诋为歪诗。

在未有确实证据证明该三诗因何致误之前，我用我的所谓理校法推定其致误之由如左，请高明赐教。

甲子重经又廿年句，原文当为又十年，偶误为廿年。校者因相信他年过八十，遂改《七十述怀》为八十。次又改戊寅仲夏之五十八为六十八。次又改五十知非之己巳除夕为己未。次并改墓表之七十六为八十六，以符甲子重经又廿年之句。不知“甲子重经又廿年，健全腰脚胜从前”二语，

根本就有毛病。普通算寿都系十年一算，今忽由六十超过七十算到八十，而谓“健全腰脚胜从前”，是八十岁的腰脚胜过六十，似乎不近情理。且二诗全无衰老状态，并谓“杖履翛然乐有馀”，似刘孺人此时尚未死，故翛然自得如此。可见此诗原为七十述怀，校者过信廿字，遂据以改题目并改墓表也。

尊见以为何如？姑备一说，以待将来确证之发见。专此，并颂著安不一！陈垣谨上。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1〕}

〔原件藏近代史研究所，下同〕

（七）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往函

适之先生著席：

昨上一函，故为魔的辩护士，瞎说一通，未识能延缓判决日子否？石印本《聊斋文集》有王士禛序，及《曹大妄传》、《明湖泛舟》等篇，均为孔氏本所无，先生以年代证其谬，甚善甚善。

大著评近人考据方法，细读数过，获益不浅。谨珍复，请即发表，俾大家先睹为快也。

《中国思想史》讲本有副馀，请检赐一分有幸。《聊斋集》一部呈缴。即颂著安！陈垣谨上。一月十八日。

（八）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来函

承示讲演记录，^{〔2〕}受益不少。惟关于佛教史，鄙见稍有异同。佛教盛行之最大原因，一为老庄之学可以作初期解释佛教义的基础；二为其教义仪式确有为中国古宗教所无者，如轮回，如因果，如神像崇拜，如庄严祠宇，皆可以震动世俗；三为帝王贵族之提倡；四为经济原因，包括募化制度，徭役赋税之免除，等等。

先生所举三事，其中至少有二事为佛教盛行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文学

〔1〕 一九三二年八月援庵搬家至后门内米粮库一号，胡适此时住米粮库四号，自此至七七事变，两人做了近五年的邻居。

〔2〕 讲演记录：指援庵一九三一年夏在辅仁夏令会上所作《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讲演之记录。

之佛化与禅化乃是后期的事。……美术亦是如此……鄙见如此，亦是为魔作辩护否？

[信稿摘录]

(九)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往函^[1]

适之先生撰席：

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为玉笙先生莹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2]，亦能诗词、精鉴赏也。专此，即颂晚安。弟垣谨上。十三晚。

(一〇)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往函

适之先生：

承教极感。译“罢”译“别”之语尾，皆系表示过去的动作。其表示未来的动作或语气关系的，另有译法，不译为“罢”为“别”。承教后又作一表，拟加入文中，谨呈上。并因先生之提示，为使人明了起见，特将“了”字音译等表题目改为过去动词语尾音译表，未识有当否？关于此字，曾请教蒙古语专家田司铎，今将来函呈览并谢提示之意^[3]。大著《文存》，敝处仅存有一集、三集，第四集或第二集，邺架有存本，各赐一部至感。三月七日。

[手稿]

(一一)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往函

适之先生撰席：

大著细读一过，无懈可击，当然可以成立。唯信《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似太过。树下一宿，革囊盛糗，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

[1] 此函载于《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出版）。编者原注：“此信时间无可考”。此据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援庵致伯希和请柬。

[2] 谭祖任。

[3] 此函为讨论《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的问题。

于《四十二章经》。

且襄楷上书，永平诏令，皆言浮屠，未尝言佛。故袁宏《后汉纪》释曰：“浮屠，佛也。”《后汉书·西域传》论言“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騫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屠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称述。”据此则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因佛之初译为浮屠或浮图，犹耶稣之初译为移鼠或夷数，谟罕默德之初译为摩诃末或麻霞勿也。今《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岂初译所应尔耶？此《四十二章经》问题，与大著本旨无关，但襄楷句似稍嫌著实，贤者以为何如？专此，即颂撰安！弟垣谨上。四月一日。

大稿一帙并缴。

〔手稿〕

（一二）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

前上短文中，有一段论现存后汉佛经均不称佛为浮屠、浮图，我提出三个解释：（1）此诸经皆非汉译？（2）皆是汉译而已经后人改正？（3）后汉佛徒已渐渐一致用“佛”之名？三说之中，我取其第三说，甚盼先生教正。

昨夜点读《弘明集》，见其第八卷中刘勰《灭惑论》引当时道士所作《三破论》云：

佛，旧经云本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名为浮屠，胡人凶恶，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伤其形，故髡其头，名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祇后改为佛图。本旧经云“丧门”，丧门由死灭之门，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至罗什又改为桑门，僧祇又改为沙门。沙门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称。（页十）

此种议论可证我说的“佛”字所以独被采用之故，正以浮屠等字皆有通行之别义，而佛字无义，故为最适者之生存。但《三破论》说此等新译名，皆至罗什时始改定，此似非事实。罗什译经已在五世纪之初年，岂五世纪以前之诸经皆此时所一一改定者乎？又如“桑门”之名已见汉明帝诏令，

岂是罗什以后所改定？又如陈寿死于罗什译经以前一百馀年（二九七），刘繇传中所用“佛”字岂是罗什以后人所改乎？

引此一条，可见浮屠之称虽久为佛徒所废弃，而教外人偏要沿用旧名，其中往往含有恶意的诋毁，如《三破论》所说。先生以为如何？胡适上。二二，四，五。

〔录自《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一三）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往函

适之先生撰席：

关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及汉明感梦等问题，近二十年来，中东西学者迭有讨论，垣何敢置一词。前函因大著发见《真诰》与《牟子》之关系，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语似过信《四十二章经》，故略陈管见。今来示谓欲为此问题结一总账，甚盛甚盛。谨将前函未尽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诸家已经论及者，恕不复及。

后汉诏令奏议，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国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尝一用佛。其中两称浮屠经，亦不称佛经。至陈寿始以浮屠与佛参用（范书《陶谦传》采《三国志·刘繇传》文，亦浮屠与佛参用）。至袁宏始纯用佛，并以佛释浮屠。至范蔚宗，于汉诏议仍用原文，于自述则用佛。

不独佛一名词如此。沙门之初译为桑门，鱼豢历举桑门之异译，曰疏问、疏闻（一本作疏间，当有误衍）、晨门，亦不及沙门。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今《四十二章经》数言沙门，亦岂初译所应尔？

根据以上史料，遂得有如下之标准：

- 一、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
- 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
- 三、东晋至宋，则纯用佛。

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

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为汉译佚经，可信。襄楷所引为汉译之《四十二章经》，

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

依此断定，遂推论到《牟子理惑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译撰。

大著说，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难道这些旧译本都已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吗？

我今答复先生说，三国的译经除外，若现存汉译的经，没有一部不称佛，不称沙门，没有一部称浮屠，称桑门，就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可信为汉译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汉译的，就可以说是都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绝不是原来的译本了。

大著又举出四证，证明佛之名词，在汉已成立。第一证即是现存之汉译诸经，第二证即是《牟子理惑论》。依愚说，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我今可答辨第三证：

大著第三证引袁纪延平元年记西域事，有“本传曰”云云，据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东观记》既有佛道之称，则是后汉时已有佛道之称。惠氏此说，不审何据。据吾所考，本传殆指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因袁纪所引“本传曰”虽少，而引“本志曰”甚多。所引“本志曰”之文，今皆见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略举如下：

建武二年正月，日有蚀之，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六。

永初六年六月，河东水变色，赤如血，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三。

延光三年十月，凤凰见新丰，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阳嘉元年十月，望都狼食数十人，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一。

阳嘉二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坼，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四。

建和三年四月，雨肉大如手，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巴氏，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永康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五。

光和四年，驴价与马齐，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一。

中平二年二月，南宫云台灾，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后汉纪》所谓“本志”，既皆指司马彪书，则所谓“本传”，亦应指司马彪书。据《艺文类聚》七十六所引，此正《续汉书·天竺国传》之文。不知惠氏何以指为《东观记》。司马彪既是晋人，当然有佛道之称。则大著所举第三证，似可撤消也。

至第四证所引《三国志·刘繇传》，是我所公认的。可惜陈寿是三国末至晋初的人，我已排他在上文所举第二标准中之浮屠与佛参用一行，不能为后汉已用佛字之证矣。

至汉明感梦事，《四十二章经》与《牟子》均载之。关于张骞、秦景诸人，已有人论及，唯傅毅似尚未有人注意。毅之为兰台令史，在章帝建初中年。若明帝永平中，毅尚在平陵习章句，何能有与帝问对之事？世俗传说，佛家或可随笔记载，史家则不能不细勘当时史实。故袁宏记此事，不得不去傅毅而改为“或曰”，至范蔚宗《天竺国传》，更不能不加“世传”二字以存疑，此史家缜密之法也。

考证史事，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孙仲容为清末大师，其所著《牟子理惑论书后》，据《牟子》以证《老子河上注》为伪，谓《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止三十七条，兼法《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今所传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汉艺文志》载《老子》有《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彼此互证，知汉人所见《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尔，足明其为伪本云云。

夫《河上注》之真伪，另一问题。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谓与牟子所见之《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不合，遽指为伪；不知《河上注道经》，何尝非三十七篇？所谓八十一篇者，与《德经》四十四篇合计耳。一言以为智，言不可不慎。故垣更不敢多言矣。幸高明有以教之。

又《牟子》书本名《治惑论》，唐人避高宗讳，改为《理惑》，有时又称《辨惑》。北宋熙宁元年所刊之《北山录注解随函》，尚引作《治惑》，而今则鲜有称其原名者。拙著《史讳举例》曾论及此，兹之所称并从俗，乞谅。癸酉清明日陈垣。

〔原稿〕

(一四) 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示及先生对汉译《四十二章经》等问题之意见，甚感甚佩。

先生结论谓“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又谓“襄楷所引为汉译之《四十二章经》，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右二点皆与鄙见无冲突。故关于此经的本身问题，尊见都是我可以同意的。

我们不能一致的一点，只是因为先生上次来示提出“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一条结论，此点至今我还不能完全赞同。现在我把几点疑问提出，请先生指教。

前次我主张“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之时，我提出四项证据。其中第三项，引袁宏《后汉纪》延平元年记西域事所引“本传曰”的一段，据惠栋说“本传”是《东观记·西域传》。此段经先生证明是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之文，我很感谢。依此论断，我的第三证与第四证可说是同时代的例证，因为司马彪死于惠帝末年（约三〇五），与陈寿（死二九七）正同时。

范蔚宗生（三九八）在陈寿、司马彪之后一百年，死（四四五）在他们之后近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不能说范蔚宗所收史料无佛之名词及记载。今读来示知先生已修正此说为：“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鄙意以为此说亦尚有可议。

第一，凡一名词之成立，非短时期所能做到，在古代书籍希少时尤其是如此，我们追考古史，似不宜根据一二孤证即可指定一二十年的短时期为某一名词成立的时期，“三国末至晋初”的规定似嫌缺乏根据。

第二，鱼豢与陈寿、司马彪略同时（张鹏一补鱼豢传，说他死在晋太康以后），《魏略》不说佛，而寿与彪则同时用浮屠与佛，此可见某一名词之用与不用由于个人嗜好者居多，恐未必可用来证明某名词出现或成立的先后。

第三，先生谓鱼豢不但八称浮屠而不称佛，且历举“桑门”之异译，而亦不及“沙门”，“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然《魏略》

本文说“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本文所举仅二十九名中之七种而已，我们岂可遽然断定其时无有“沙门”之译？桑门一名而有这许多种异译（其中“比丘”、“伊蒲塞”等应除外），可见译经之多。我们若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似不宜断定其时无“佛”之名称及记载。

第四，鱼、陈、司马与范皆是教外史家，其用浮屠而或不用佛，或偶用佛，皆未必即可证明其时佛徒尚未用佛为通称。试观韩退之生于几百年之后，其时已是先生所谓“纯用佛”之时代了，然而他在《送浮屠文畅师序》里，凡七称“浮屠”而不一称“佛”。若万一不幸退之其他文章与同时文献皆遭劫火，独此序存留于世，后世考古家岂可即据以定退之之时无有“佛”之译名乎？鄙意以为先生过信此等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似乎未为平允。

话又说回到我举的第一二类证据了。

先生说：“现在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

这话可见先生方法的谨严。然而先生所用的三个“标准”是否讼事皆已了，已有作证人的资格了吗？先生用的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这个标准必须先否认一切现存之汉译诸经及《牟子》，然后可以成立。现在先生不曾先证明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为伪，却用此待证的标准来断定“《牟子理惑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译撰”，这就成了“丐词”了。

此是方法论的紧要问题，我知道先生最注重此种方法问题，故敢质直奉告，非是有意强辩，千万请先生原谅。

《牟子》一书，经周叔迦与我的证明，其为后汉末年的著作，似已无可疑。至于现存汉译诸经之考订，决非一二名词即可断案，我们此时尚无此能力，亦无此材料。至于此等汉译是否全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我不敢断定无此可能。然而有一疑问：假令后汉经中真无“佛”与“沙门”之译名，那么，陈寿、司马彪诸人用的“佛”字又是从何处得来的？

此一疑问亦是方法论的一个紧要问题，即是我近年提倡的历史演变的观点。前文说的“凡一个名词之成立，非短时期所能做到”，亦是从这个观

点出发。《牟子》作者当汉末大乱时尚在壮年，他与竺融同时，大概死在三国中期。其时鱼豢已仕官，而陈寿、司马彪皆已生。若依鄙说，则后汉佛徒已渐渐一致用佛之名，故汉末三国时佛教信徒如牟子已一律用佛之名，而教外史家如陈寿等亦不能不采用佛字了。如此说法，似稍合于渐变之旨，诚以新名词之约定俗成决非一二十年所能为功也。

此次所论，问题虽小，而牵涉的方法问题颇关重要，幸先生恕此“魔之辩护”，更乞进而教之。胡适上。二二，四，六夜。

〔录自《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一五）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往函

适之先生：

顷上一函，第三行《真诰》与《牟子》之关系，应为《真诰》与《四十二章经》之关系，特此更正。即请晚安！弟垣上。六晚。

〔原件藏近代史研究所，下同〕

（一六）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往函

适之先生撰席：

承示极感。前函谓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系指后汉时之后汉史料，如永平诏、襄楷疏等，非谓魏晋以来之后汉史料也。假定能在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外，找出彼此公认之证据，如《东观记》等，则前函第一标准，即可取消。唯在未得此种证据以前，姑暂保守原标准，以待将来之发见。

至来示谓一名词之成立，非短时间所能做到，信矣。然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其译名（不独佛、沙门等）与后代之译经，亘千馀年，无甚差异，岂不与历史演变之旨相戾乎？唐时已有大食法，然不能名唐时之大食法为回回教。元时已有也里可温，有聂思脱里，然不能名元时之也里可温及聂思脱里为基督教，或天主教。今屠敬山之《蒙兀儿史记》有基督教之名，柯先生之《新元史》有天主教之名，此正与司马彪、范蔚宗书有佛之名同一例也。

鱼豢著书，事止明帝，说见《史通》。其仕当在中年，其卒当在魏末。

来示据张鹏一补传，谓豢卒在太康以后，则豢当有百岁，未知何据。且卒年先后，本无关系，只问其著书之年，是否早于陈寿、司马彪四五十年耳。张氏补传谓其记赵王幹卒、司马文王西征事，当陈留王景元二年，其书非止明帝。然豢以私人资格，编撰八十九卷之书，固非短时间所能卒业。其开始搜集史料，必早在齐王芳之世。刘子玄亲见其书，当有所据。其所谓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当系指其他译名，未必仍系桑门之异译。因桑门异译，既已详载，并无沙门，故前函谓豢所见之浮屠经，未有沙门之译也。

来示又谓一名词之用与不用，由于个人嗜好者居多，未必可用来证明某名出现或成立的先后，因举韩退之送文畅序之纯用浮屠为证，似也。然此惟文家之于文辞则然耳，若史家之于记述，自当名从主人，岂能凭其嗜好。尝见今人为文，有称天主教为景教者。若著清史宗教志，称天主教为景教，岂非笑话？退之之送文畅序是文辞，鱼豢、范蔚宗之书是记述，似不能以相比例。

来示又谓假令后汉译经中真无佛与沙门之译名，那么陈寿、司马彪诸人用的佛字，又是从何处得来的？此自易解答，陈寿、司马彪盖在三国译经中得来耳。

来示又谓我过信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诚然诚然。窃以为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亦孔子所谓“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之意也。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尝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研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

至承示方法论的紧要问题，敬谨受教。但前函意见，系研究未成熟以前一种假定，并未著论公表。倘无此次大著之赐示，此种假定，亦只蕴藏胸中，以待印证，似于方法，尚无大碍。且我近来并不是研究此等问题，平日对此等问题，亦无甚深研究。倘所赐示者系已经发刊之稿，当不置一词。唯因赐示在未发表以前，故欲供给一点军粮，俾大稿益加邃密。后复接第二次来示，故聊为友谊的比赛，非敢与大军对垒也。癸酉清明后三日。陈垣。

(一七)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往函

适之先生：

《真诰考》定稿拜读，敬缴。此书在《道藏》从未有人理会，先生得此荒地，一经开采，即发见至宝，岂不可贺。以视《四十二章经》、《牟子》等曾经多人采掘，不易见宝，迥不侔矣。此次数承见教，获益良多。先生绝顶聪明，是不可及的。先生的研究态度及方法是亟当师法，而亦苦材力不逮的。能时时赐教督促，则幸甚幸甚。专复，并问大安！弟陈垣谨上。四月十日。

(一八)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往函

适之先生矜鉴：

奉手教，厚意拳拳，令人感泣。尊体不适已隔一日，想已复元为念。垣因居庐未满百日，未敢诣人，即翁先生^{〔1〕}来平，亦未往视，抱歉万分。沪印《名理探》系新奇到，故以奉赠。《马士英洗冤录》则以与《桃花扇》有关耳。谨此叩谢，并祝健康！期陈垣稽顙。五月十六日。

(一九)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往函

适之先生大鉴：

手教敬悉。董事任期应俟下届开会时增入。咏霓先生函，遵属送地质调查所。惟事前未有机会与翁先生接洽，欲请先生为之先容也。专此奉恳，并候撰安！弟期陈垣谨上。五月廿八日。

(二〇) 一九三四年秋，往函

《元典章校例》已遵示改正数点，仍不甚惬意，奈何！兹将序目录呈，乞正。承示垂柳词故事，谢谢，已照转诸公矣。专此，即请适之先生撰安。垣谨上。

〔1〕 翁先生，翁文灏。下函之咏霓同。当年二月，翁在南京至杭州途中遇车祸重伤，四月底返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

(二一)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往函

适之先生：

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同时《史讳举例》亦刻就未印，并呈一览。如有所指示，当于未印前改正也。此颂撰安！弟期陈垣谨上。九月十日。

(二二)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往函

适之先生：

正值开学时候，要先生作序，^{〔1〕}似不近情。但此书刚刚刻好，既承金诺在前，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亟所愿闻也。王念孙避家讳一节甚新，顷已剜补入文，谨此致谢。即颂撰安！弟期陈垣谨上。九月十三。

(二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往函

适之先生：

昨谈甚快。大序原稿，报馆适寄还。“叅订古书”之“叅”字，系照原稿，再印时拟挖改“考”字何如？此颂晨安！弟期陈垣谨上。十三日。

原稿珍复。

(二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往函

适之先生：

闻台从北还，正拟趋诣，知公必忙，是以未果。大序早已刻好，谨送上单印本十二册。又《释例》四册，一册呈先生，一册请转叔雅先生，又二册分送同好。承示《说儒》，谢谢，并照转。南方人士云云，安能尽如人意，听之可矣。即颂晚安！弟期陈垣谨上。十一月十五。

〔1〕 指《元典章校补释例》之序言。

(二五)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往函

适之先生著席：

今早九时辅仁有会，十一时基金会之约恐不能到。李氏藏敦煌卷，据来目，除大部分佛经外，可取者不过三二十卷。普通写经，精者市价不过百元，次者更不值钱，来目索价太昂，购买殊不相宜。鄙意只可抵押，抵押之数，可以到贰万元，惟应要求者一事，应注意者一事。据弟所知，李氏藏有世界仅存之景教宣元本经，此目并未列入，恐尚有其他佳卷。此目之外，应要求加入吾人所已知或已见过之稀有珍本。又来目不注行数及长短尺寸，此中伸缩力甚大，最易发生弊病，应注意本主或关系人不至将各卷割裂。鄙见如此，谨请公酌，原目并缴，顺候晨安。弟陈垣敬上。八月六日。

〔原稿〕

(二六)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往函

示敬悉。《四库提要》纪氏底稿，为天津徐端甫购去。谨先奉复，馀容面罄。即颂适之先生晚安！七月廿日。

〔原件藏近代史研究所，下同〕

(二七) 往 函

大稿要细读，今先将慈禧尊号全文写呈，并请早安。

适之先生 垣上

孝钦 慈禧 端佑 康颐 昭豫庄诚 寿恭 钦献 崇熙 配天兴圣显 皇后
8 1 2 3 4 5 6 7 8

一至三，同治时所加。四至七，光绪时所加。

八、八则宣统时所谥也。若就其生时称呼，则应去八、八而加太字。

(二八) 往 函

开元间关于吐蕃及金城公主文件续缮寄。中有吐蕃表长七百五十馀字，隋唐语体散文，除佛典外，恐不容易再找一篇有如是之长也。究竟此

等可算为当时语体文否，何以限于翻译的？便幸有以教我。此上适之先生。弟垣。廿七日。

(二九) 往 函

适之先生：

日前谈《隋书·外国传》语体文，今已检出，另纸抄呈。又唐时与突厥往来文件亦有同样文体，不知是当时白话否？此外类此者尚多，稍暇当续呈。敝店对于此项货物销路颇窄，故只可请贵行代为发行也。此候兴居！弟垣谨上。五月卅日。

(三〇)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往函

适之先生著席：

违教不觉八阅月。此次教育文化基金会开会，先生回国出席否？此间消息隔膜，无由知悉。辅仁经费支绌，去年董事会议先生主席，曾议决今年向基金会请求补助，兹特拟就申请书，由丰浮露教授责呈，并请其晋谒台端，领教一切，乞多多帮忙为幸。垣八个月来无所用心，仅刻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已另寄小儿乐素呈正。短书不足观，聊以告知近状而已。专此，即颂著安！南中知旧均此不一一。弟陈垣谨上。三月八日。

弟沈兼士附候。

(三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来函

兹寄上为蒋梦麟先生竞选立委请予支持函壹百份，请转致贵校同仁为盼。此致陈援庵先生。弟胡适敬上。一月十六日。

(三二)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

今天收到先生送我的全谢山笔迹影片两张，十分感谢，已寄给中研院王崇武君，托他去比勘国学图书馆所藏双韭山房校本《水经注》了。

辅大的讲演，已托让之〔1〕兄转达先生，俟稍稍安定后即来补讲。《胡注表微》的后序，稍缓也即试作，但恐不能副尊意耳。

匆匆道谢，敬祝大安。胡适敬上。卅六，三，廿五。

（三三）一九四七年底，往函

适之先生：

久未晤教，想起居住佳胜。拙著《清初僧诤记》，卅三年清明付梓，卅六年冬至始克出书，谨以一部奉呈，未识有玩物丧志之嫌否？专此，即颂年禧。弟陈垣谨上。卅六年小除夕。

乐素小文一篇并代呈。

〔原件藏近代史研究所〕

（三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往函

适之先生：

大跋在杨守敬写给梁鼎芬的信里，发见杨守敬光绪十九年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又发见《水经注疏要删》卷首光绪五年己卯潘存的题词，是捏造的，最为有趣。

但此两札年月，大跋系以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及《复堂日记》之刻成为根据，推定其最早当在光绪十九年或在后一年。鄙见则以梁节庵、叶浩吾在鄂时代为根据，断定此札须照尊说更移后四年。理由是光绪十九年癸巳，梁节庵尚未到鄂。据梁氏家乘，壬辰至丙申，节庵在焦山及南京，丙申以后始常在鄂。又据叶浩吾撰《块馀生自纪》，癸巳至丁酉，浩吾在鄂，但丁酉秋即离鄂返沪。然则此札当在丙申节庵到鄂之后，丁酉浩吾离鄂之前。札中所署四月十三日，光绪廿三年丁酉四月十三日也，时惺吾年五十九，节庵三十九，浩吾三十五。大跋谓叶浩吾在当时大概最少年，卅五亦不算少。结论：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杨守敬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是否有当，谨请教。即颂道安。陈垣。卅七年十二月七日。

大稿一册敬缴。

〔1〕 让之：余逊。

(三五)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来函〔1〕

援庵先生：

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北大五十周年，承允惠临讲演，不胜感谢！

先生依据梁节庵与叶浩吾两人在武昌的时代，修改我的结论，断定杨惺吾两札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此事劳先生费不少日力，不胜感激！

先生这个修正，我特别感觉兴趣。但今天翻查《邻苏老人年谱》，发见了一点反证，似还需再斟酌。《年谱》说：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五十七岁。……是年七月因长女……欲归，遂送之上省乘轮船。及至省，船未到，忽闻母病亟，又携女返黄。及至，则母柩停堂中矣。哀哉！八月，以母柩厝堂左，即赴宜都本籍卜地。……

据此则惺吾于乙未七月丧母，至丁酉四月，尚在母丧之中，因此两札均仅署名“守敬”，均不似居母丧的情形。故我颇疑梁、叶两家所记。浩吾自癸巳至丁酉均在武昌，是可依据的，而梁氏家乘所谓“壬辰至丙申节庵在焦山及南京”，则似仅记行踪大概，未必可以完全信赖（如董秉纯所作《谢山年谱》，其所记谢山行踪多不完备，不可用作考据）。惺吾自记丙申年九月曾“致书梁星海，恳求张文襄以小轮拖柩赴宜都，文襄允之”。不知此札亦在尊藏否？如此札尚存，不知其署名作何式？以上所陈，均乞先生切实指正。匆匆，敬祝大安。胡适敬上。卅七，十二，十三夜。

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1〕 此函录自《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出版），两处个别文字稍有不同。

(三六)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往函^{〔1〕}

适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惘。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到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当北平和南京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

〔1〕 此函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及五月十七日的《进步日报》，题为《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

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煞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份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渡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份，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说到实证，我又该向你说明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未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恃”。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不知道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陈垣。一九四九，四，廿九。

缪凤林^{〔1〕}

（一）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往函

赞虞先生足下：

十四日手书并支那内学院颁到《新校三藏法师传》均拜领。此传为慧立未定稿，立卒后，复流离分散，至彦棕乃错综原文，序次为十卷。史料犹是，然裁剪编纂，已非慧立昔时之旧，故其中差舛恒有。如六、七卷，八、九卷之间，月日均缪辑不清；九、十卷之间，三年正月一条，叙述重复：其显而易见者也。今校本搜集同类史料，稽其同异，胪列行间，用力之勤，至可钦佩。（昔法师在西域，见彼中铭塔，于如来降神、成道、涅槃等日，诸说混淆，通列其上，《续高僧传》、《法师传》所谓“有云或云”，今校本即用其例。）惟第六卷以下，月日讹舛，全未校出，不无遗憾。岂以其细已甚，未及注意耶？曩读此传（常州天宁寺本），曾以长术校之，发见矛盾不少，今录如后，识小固不贤责也，唯教之为幸。^{〔2〕}此颂撰安！弟陈垣谨上。六月廿五日。

〔原稿〕

（二）约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来函

圆庵先生道席：

久诵鸿著，弥深仰止，比维道履嘉胜为颂。兹肃者，晚曩在南都草

〔1〕 缪凤林（1898—1959）：字赞虞，浙江富阳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

〔2〕 此函附录即《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之附录《本传甲子纪误》。

有《中国人之佛教耶教观》数章，刊布《学衡》（缺误颇多，现渐改正）。所有耶教部分，引用左右名著及他种著录（如《正教奉褒》、《七克》及《畸人》等），大都就近借录。来此一年，拟赓续前业，乃就各图书馆访问耶教文献，丝毫无有。即左右印行之丛书，亦遍借不获。函京购取，亦称无售。不揣冒昧，拟向左右索取已刊著作及印行丛书全部。（因审知各书系非卖品，故云。如本数过多，纸墨印刷费，晚可照出，或以南京支那内学院流通之佛典为谢。再大著《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及《元也里可温考》已见《东方文库》，如系最近改订本，请将此二种除去。否则望仍寄。）如有他种未刊孤本（如《超性学要》、《名利^{〔1〕}探》《寰有诠》等），或昔贤重要著述，为研究耶教所不可不阅者，务恳详细指示，俾得借读或转抄（遇此等情形，晚愿先付押金，污损遗失则照赔）。素昧生平，在理未能率尔请教，益以琐事，回惶何极。祇以左右圣教大师，薄海同钦。兼百城坐拥，撰述深阔，自维浅薄，未甘自绝，如荷垂允，不胜感激。渎犯之愆，并祈宥原。专肃，恭请台安。晚缪凤林再拜。四月十二日。

（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自睽矩范，瞬更岁琯，疏叩起居，弥深歉仄，伏维道履康泰为颂。一昨雨僧先生转到尊赐影印《名理探》一部，拜领之余，感激莫名。赵君恂如为晚幼时同学，十载以还，音问久踈。今展此编，恍晤旧雨，近不知尚在尊处否？《名理探》十卷，严译穆勒《名学》云，曾见其书，十伦诸名亦取旧译。今此本仅五卷，不知严氏所见，即马相伯丈本否？余五卷尚存在否？前闻清宫故物，颇多觊觎，幸赖左右力持正义，稍戢野心。经久之道，迩来未知已规画妥贴否？此间文溯阁，省当局于夏初，拨现款十万修葺，现将竣功。西院已由省教育会迁入，正殿闻将改为博物馆，四库书即藏其中（惟东院仍为无线电机关）。一部分人士且倡议将袁氏运京、现陈三殿之古物提归。首都方面，未识已有所闻否？拉杂书呈，乞恕草率。敬叩钧安。晚缪凤林敬上。十一月五日。

〔1〕 原文如此。“利”误，应为“理”。

(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奉示敬悉种切。军警护视左右起居，数月前曾见一度报载，后遂寂然无闻。私意此种无理由无意识之举动，不待解释，握权者事后亦必自觉其可笑。今竟不然，良深愤慨。惟曩读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谓乱世之学术每优于盛世，并有风雨鸡鸣，各行其素之言，今大著《朔闰表》与《中西回史日历》适于此时传世，为自来治表历者开一新纪元，不徒供学人研究之利便已也。继自今远搜旁绍，极深研几，明夷艰贞，益以促成左右贡献文化之大业，中夏学术且利赖之矣！广告二纸，已在图书馆张贴，并嘱馆中函京订购。兹汇呈洋二十四圆，请尊纪代购二份，一寄南京半边街支那内学院吕秋逸君，一寄晚收。琐事本不敢上渎，因昨得吕君书嘱便购大著，并代恳左右将印布新旧各书（如《名理探》、《辩学遗牍》、《主制群征》等等），捐赠内院一份。内院有新刊物，亦当随时报呈。晚又恐大著预约逾期，不揣冒昧，谨以函达，伏祈鉴原，并恳酌夺为感。专肃，敬叩钧安。晚缪凤林再拜。十二月六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奉读赐书，感愧交并。评《东北史纲》一文，本为此间文学院院刊而作。嗣因傅君南下，为所探悉，肆布谰言，兼图恐吓。林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非非个人所能掩，因先付单行，并布之《大公报》。两月以来，傅某因羞成怒，至谓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后已。其气度之褊狭，手段之卑陋，几非稍有理性者所能存想。（例如介绍方欣安、谢刚主二君来中大以图代林，其致方君信则谓林已辞去中大教职〔此系方君语平友某君，某君因以告林者〕。一面又在京散布流言，谓中大史学系下年度决实行改革，腐旧之缪某势在必去云云。）林方自惧学之不修，且除学术外亦无暇与之计较也。暑后林决仍应中大聘约（傅君对此事必有出于意外之感。实则林在此间，自有其立场，初非傅君所能贵贱。惟方、谢二君，此间以傅君关系，

闻已延聘)。私意拟在此间多住数年，期于国史略植根柢，再行来平，以广见闻。异时学业稍进，倘长者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则幸矣。专肃，敬叩道安。后学缪凤林谨上。六月三十日。

张星焯^[1]

(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别来数月，犹如一瞬，尚未问候起居，不意京中又一政局矣。中国事变之急亦至如斯，而各界穷困，终无救挽。大军阀倒而小军阀遍地。山东自宣布中立以后，庶政自为，中央官吏多已更换，路局长亦为本省督理所派。下级员司幸尚未动也。京中学界运动基金独立有希望否？前接先生寄来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术年表，焯因忙碌自己之书，故至今尚未得暇填送也。该研究所内中外学者现有几人，皆为何许人？已有出版物否？《国学季刊》是否即该所所出季刊？现有新出者乎？有前清乾隆十九年时出版之《回回原来》一书，先生曾得见否？书肆中尚有乎？肃此，顺问文祺。张星焯谨上。十二月十四日。

(二)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十九日惠函并《回回原来》皆收接无误。《史地学杂志》第三期已于

[1] 张星焯（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曾任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台静农《辅仁大学创校点滴》说：“史学系主任张星焯先生，原是在德国学化学的，归国后，好像一度在胶济路任事，因患严重的肺病，即在青岛养病。多年养病期中，放弃了化学，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曾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由辅大为之刊印。他学问的转向，想是受其尊人相文先生的影响，张相文先生是早年地理学的倡导者。亮丞先生因病的关系，不到四十岁，须发皆白，面孔又异于常人的红润。一次他搭胶济火车，没得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的老，居然让座给他。援庵先生喜拿这事向他开玩笑，说他鹤发童颜，连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

昨日寄上。先生对于李罗氏史有新发明乎？束君之作先生检阅后可否仍为保存，俾他日如有第二版《李罗游记导言》发行时可以采入也。游记导言已成书，前蒙慨允代销若干部，故烺曾函家中送贵处廿部。若喜阅之人多，可电话通知家父多送也。天下大乱，救死不暇，遑论学术。全国教育机关几皆停闭，故拙作一时恐难销出也。本书印刷尚须待若干时也。《回回原来》实属可笑，惟其中史事如贞观二年奉旨西域取真人及噶心抵中国等，不知能有一二分可信否也？书之不可恃，俄国白莱脱胥乃窠博士亦言之也。专此，顺颂文祺。张星烺谨启。十二月卅日。

（三）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来函^{〔1〕}

圆庵先生大鉴：

前月在京聚谈甚乐，蒙赐材料尤感。大著《三教日历》已完成否？贵处元代书籍甚多，关于常德之史迹有书可查否？丁谦《刘郁常德西使记考证》谓“常德乃郁本名，仁卿其字也”。其言可信否？刘郁为刘祁之弟，祁有《归潜志》，郁除此《西使记》外尚有他书否？暇时乞代一查赐教幸甚。专肃，恭请著好。张星烺谨上。五月三十一日。

（四）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六月四日惠书敬悉。地学会得先生鼎力支撑，重整旗鼓，前途发达正未可量。不尽为地学会贺，为中国学术贺也。以前农、教两部津贴费已得恢复否？总须有稳固富裕之经费方能发展也。现在日俄两国皆已决定退还赔款事，宜急急设法为地会谋一稳固之基本经费也，多多益善。以前两部津贴合共仅二百元，印刷费外，所馀无多。调查、购稿等事，完全不能办也，亦永无发达希望也。拙作《马哥李罗游记导言》在第十四年第五、六合期内已印至第一百七十六面，以后经许多挫摩，始得交中华印刷局接续印去。惟以本人不在京，邮寄往返，校对需时。至上礼拜寄来初校稿，始

〔1〕 信上有援庵批语：“《秋涧集》卷五八有《浑源刘氏世德碑》，《刘静修集》卷七有《刘仲文挽章》，《元史》卷四有真定刘郁。”并有一刘氏世系表，似为覆张信所准备者。

得至第二百五十六面。屡催多印，终无覆音，可恨已极。依现在速率，每月仅得印十张而已，待至导言全完，尚须二三月时候也。所有导言之稿，皆仍存中华印刷局。已印者由第一面至第一七六面，皆存在地学会东耳房内（此乃以前加印一千份者），由一七七至二五六则存中华印刷局。恢复后第一、二合期，可由第一七七面印起，请向中华印刷局接洽，使再排印可也。英文原书亦存该局，铜版图即令其依原书制造可也。拙作以前交地会付印时，曾与编辑姚存吾商定，杂志所需七百份外，加印一千份作为酬报。原以此乃一部大书，不得已而印入杂志零碎出版，将来仍可汇集成书也。恢复后若能加印一千份，则以后游记本书等不妨仍交地会零碎出版也。能否办到，请斟酌。至导言一七六面以后者款已交，且已印出，无需再加印一千份也。附图自二十二号以后，尚全未制出也。拙作《中西交通征信录》仍未能全脱稿，一面修饰已成之欧洲部份，一面则进行非洲及亚洲西部诸国者。天若假时，至今年底或明春即可全书完矣，专此，即问文祺。张星烺谨启。六月六日。

（五）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前上一函，述及《李罗游记导言》译稿在中华印刷局内，不悉近已开始重印否？杂志已出版否？地会经费问题解决已略有眉目否？青岛无图书馆，每遇疑难，无从查访问津，兹有一事请先生代为一查，不胜感禱之至：（一）赵汝适之生死年代可查知否？（二）赵生平曾亲至外国否？（《诸蕃记》中不言有亲见之事，而英文译本有中国游历家赵汝适之语。）（三）重订《函海》本《诸蕃记》无赵之自序，不知他丛书中如《四库全书》、《学津讨源》有否赵之自序？《诸蕃记》成于南宋时何年？前在京时吾等闲谈元世祖之生母显懿庄圣皇后，据《元史》所载，两次与也里可温有关：（一）为天历元年，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二）为顺帝至元元年，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当时先生以为庄圣皇后恐为基督教信徒，然中国载籍上无证据。烺现在西文书中已觅得确实证据矣。旭烈兀与元世祖为同胞兄弟，旭烈兀尝与瓦儿当言：“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

爱基督教徒也。”庄圣太后者克烈部长王汗之侄女也，王汗即《李罗游记》上之约翰王也。旭烈兀之元妃托古思可敦者，王汗之孙女也。托古思可敦为基督信徒，波斯及亚美尼亚史家皆有明了记载也。《中西交通史》现正编至阿拉伯部，据西人云：西安府有回教清真寺，寺内有唐碑详记回教入中国事。西人云，此碑可与景教碑并驰矣。先生昔尝研究回教，不知有类此碑文者乎？肃此，即问文祺。张星烺谨启。七月十三日。

(六)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前承赐刘郁史料，感甚感甚。兹再有恳者：《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哈烈及撒马儿罕两条可抄示否？康泰《外国传》今尚有传本否？读大著《一赐乐业教考》，对于斡脱之为犹太人似有疑义，未悉近来尚有考证否？《元典章》新集上斡脱事迹可略示乎？时局不久恐又有变化，中国人已同于亡国奴，而内哄不已，诚可浩叹矣！专此，即颂著安。张星烺谨启。七月二十日。

(七)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八月五日大札，及《明一统志》二则，《元典章》斡脱材料皆收到，无任感谢。据鄙见所及，斡脱为犹太人无疑。术忽之原音，得自回教徒。阿拉伯人称犹太人为诸乎得（Jehuda）（见《天方正学》），术忽即诸乎略去尾音得字。斡脱之原音得自欧罗巴人，希腊人称犹太人曰亦俄代（Ioudaios），拉丁人曰裕的由（Judaeus），今代俄国人及德国人皆称犹太人曰裕对（Jude），斡脱音与裕对或亦俄代相近。今英文、法文称犹太人曰哲由（Jew）（Juif），似与术忽相近矣。《经世大典·马政篇》斡脱辄与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并列，是其为一种宗教毫无疑义。《元史·成宗本纪》元贞元年二月壬午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仍以其钱赏首告者。犹太人专以放重利债、开当铺为业，俄国帝政未覆时代，犹太人多为债权人，而俄国人多为借贷者。犹太人逼债过急，往往激成仇杀犹太人之暴动。《元史》此条，已记五、六百年前之中国宛若晚近俄罗斯矣。斡脱

人事业亦为犹太人之明证也。比较译音，以斡脱为正，《元典章》之斡字为误刊无疑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常引康泰《外国传》，其原书或已散佚。陶九成《说郛》有康泰之《扶南土俗》，焘尝托人抄得一份^{〔1〕}。《长春西游记》载至塞蓝城，“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傍午相贺”。西人考是年为回历六百十八年，耶稣纪元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中国历辛巳岁，此年阴历十一月四日断不能为回人新年，新年应在阳历二月二十四日^{〔2〕}，其考不知确否？请用先生所著《三教日历》校正。又马黎诺里献马元顺帝，《元史·顺帝本纪》谓在至正二年秋七月己亥^{〔3〕}，揭傒斯、周伯温等《天马歌》皆谓在至正二年秋七月十八日，伯希和考谓在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亦不知确否？亦请以贵著《日历》校正。京中美国人将办一本笃大学，据云规模宏大，将延马湘伯为校长。焘在青已将三年，所编之书亦将告成，对于理工技术无多大兴味，拟回京择一相当学校有史地学门者仍从事学术，不知该新立学校有此类功课否？先生能为焘介绍否？专此，即颂文祺。张星焘谨白。八月二十八日。

(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十月廿日并廿四日两次惠书皆已收到。《元西域人华化考》下册亦收到。德教士鲍润生尚未晤面，不知彼之青岛寓所在何处，焘或可造彼处访之也。辽太祖之后月里朵之名，确为基督教中之名，英文为 Juliet，拉丁民族妇人用此名者尤多也。糯思之“糯”字，吾清淮人读音如“栾”字，皖北颍寿人读之如“罗”字，江南常州人读之如“年”字，若依长淮一带口音，糯思即今人通用之鲁易思 (Louis) (或仅书鲁易，依法国人之读音也)，亦极普通之耶稣教徒名字也。若依江南人之读音，则与聂思相近。圣经中有 Nezhiah 一名亦与之相近，惟非由聂思托里之缩短也。月椀即若望

〔1〕 援庵有一便条：“《说郛》康泰《扶南土俗》十二条，系采自《御览》七八七所引。康泰，三国吴时人，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云云。”似为复张信所准备者。

〔2〕 援庵批语：“是二月十五。”

〔3〕 援庵批语：“己亥误。”

之转音，英文作 (John)，今人则译作约翰（德国人读音与中国人所译者最近）。《元史·阔里吉思传》作术安也。魏宁舍利、慎思梅里、婆姑梅里三名不能查出，恐非基督教徒之名也。西文记载与先生所臆想者有三事可互证，烺可举之于下：

（一）耶律大石征服中央亚细亚，兵威震于远西时，欧洲各国传布殆遍，谓大石乃聂思托里派基督教徒。聂派人称大石^[1]为拍莱斯脱约翰 Prester John，即约翰王之义也。

（二）宋真宗咸平年间^[2]，当辽人统治外蒙古时，克烈部已全信聂派基督教^[3]。

（三）畏吾儿部（即回纥）在唐时为摩尼教之中心点，至宋初聂派大兴，元初西方人东游者称畏吾儿部为达尔赛^[4]Tarse, Tarsia, 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是名也。

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精密异常，有一二处小事似可增入也。

（一）和禄采思之名亦见圣经，惟乃双名耳。英文作 Horam Meshech。

（二）俄国总主教拍雷狄斯查出《元史》上阔里吉思即佐治王之证据，不仅蒙哥未诺在燕京所发之第一书，《马哥孛罗游记》卷一某章言佐治王先世皆尚元室公主，卷四某章言佐治王征海都，亦皆其所据之事实也。

（三）关于脱必赤颜，烺查得下方之记载：（甲）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太祖本纪开端注云：“拉施特自谓亲见本朝谱牒史策依据成书，今以《元史》、《亲征录》、《元秘史》较之，则尤与《亲征录》符合，用知《亲征录》实由脱必赤颜译出，当日金匱副本必然颁及宗藩，否则夷夏异文，东西异地，何以不谋而合若此。”（乙）俄人白菜脱胥乃窠所著《中世纪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研究》关于拉施特一节云：“蒙古史名《阿勒坛戴勃脱儿》(Altan depter) 者犹言黄金史，藏于合赞汗之文库，有大臣专管之，拉氏编史时亦得参阅之。”称为黄金史者，必以藏于金匱之故也。

[1] 援庵批语：“当是大石子直鲁古，非大石也。”

[2] 援庵批语：“咸平三年，即西一千年，正当辽圣宗十八年。”

[3] 援庵批语：“《蒙兀儿史》称乃蛮亦奉基督。”

[4] 援庵批语：“达婆迭屑。”

(丙) 白氏书中又一节云：“俄国驻北京教会在北京购得蒙文《阿勒坛脱必赤》(Altan tobchi) 写本两种，至为稀罕。喀桑大学(在乌拉山附近)教授刚波叶甫 Gamboyeff 将蒙古原文及俄文翻译登之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丰八年)第六册之《俄国考古学会杂志》。阿勒坛脱必赤亦名额尔德宁脱必赤，其义犹言黄金史也。由蒙古开国迄十六世纪(明之中叶)为止。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康熙元年)《蒙古源流》著成，明初蒙古事情《源流》多采之也。”据此观之，察罕翻译之后，蒙古人必仍继续其书，以至明之中叶为止也。惜乎我国人愤愤，无人研究蒙古事，今由俄国人之研究乃得悉蒙文中亦有甚多史籍也。专此，顺问著安。张星烺谨启。十一月四日。

(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十二月六日惠书敬悉。耶律大石，西方聂斯托里派徒传之为约翰王，崇奉基督教，确实无误。关于拍莱斯脱约翰，亨利玉尔《马哥李罗游记》有长篇论文。拍莱斯脱(Prester)或源于拉丁文(Presbyter)，其义犹云长老或司祭者。今代在中国教会派别有一派曰长老会，英文即称为拍莱斯必梯良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中世纪欧人所传之拍莱斯脱约翰，其真人有数个，最早者即南宋初之中央亚细亚之某基督教王，东征西讨，无不克捷，聂派人传之。至元宪宗时，法国高僧卢白鲁克奉使蒙古时，有长篇记文斥聂派之夸张。就卢之记文观之，乃知南宋初之征略家即菊儿汗也。菊儿汗者，大石之尊号也。其时代、其事迹、其名称，皆为大石无疑。大石在中国深染汉化，必为佛教徒，而西方记载如是，烺亦甚疑之。烺所知大石事迹，仅《辽史·天祚本纪》一段，而记事简略已极。不悉据先生所知中国文中尚有他书记大石者乎？俄人白莱脱胥乃窠所著之《中央亚细亚研究》有回教著作家关于大石之记载数节，亦未言其信基督教，此事诚有研究之价值也。拍莱斯脱约翰之第二真人，即乃蛮部长屈出律，高僧卢白鲁克言之，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其第三真人则基督教著作家阿伯尔法拉哲斯(Abulfaragius)大书特书拍莱斯脱约翰者，托里王汗也。王汗者，克烈部长也。《通报》烺处无之，英人庄士敦侨寓京中，充宣统帝师，常与大学校往来，庄处此类杂志或有之也。《马哥游记》烺在京时曾交和

济印刷局付印，后来青岛月馀，不见样本寄来，亦无消息，乃连函追询，始得悉该局因印铜元票风潮，机器被警厅所封，不能开工也。不得已，乃将译稿函索交回地会，现已另交中华印刷局印矣，想不久当可排印也。中西交通史初意仅欲起自汉武帝，近来搜得材料颇多，可以证明西域之通实不自汉武帝，盖自中华开国已然矣。因此乃又再增一章，故至今尚未脱稿也。鲍润生至今尚未晤及也。专此，即问著安。张星娘谨上。十二月十九日。

(一〇)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十二月廿一来函敬悉，又蒙惠寄《天马赞》一篇，感谢无既。此篇与以前者并无重出。关于西方人记拍莱斯脱约翰之各种记载，焯就已成之稿某节录出如下，以供研究：

一千一百四十五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叙利亚格白拉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皇犹进三世之廷，在欧洲宣传，远东有约翰王者，虔信奈斯托流斯派基督教。王为古者三贤王之后裔，尝征讨波斯、米底诸国。王陷爱克巴塔那城，欲至耶鲁撒冷，至梯格利斯河不能渡而归云云。十二世纪初半，欧洲各国传布殆遍，谓中央亚细亚有信基督教某王，威力甚盛。干戈所向，无不克捷。奈斯托流斯派徒传之以增己派之光荣，加特力派闻之，而色为之喜，以为无意中远方竟有基督教强王，摧败回教徒，代为雪耻也。成吉思汗兵马西进时，欧人初闻之，亦竟有以为即拍莱斯脱约翰王也。元代欧洲东来人士，如卢白鲁克、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游记书札，皆有拍来斯脱约翰之名。欲知悉蒙古初兴时，蒙古各部基督教状况，不可不考证此拍莱斯脱约翰或约翰王之究为何人也。约翰王既得，则蒙古诸部基督教情况，亦可以思过半矣。

卢白鲁克游记关于拍莱斯脱约翰有下方之记载：

当法兰克人陷安都城时，亚洲北部之君长，为菊儿汗。汗者其称号，有代天行道之义。菊儿者，其名字也。据安都城史记，突厥人尝有求菊儿汗助攻法兰克人之事。盖突厥人亦发源于其地也。菊儿汗为哈喇契丹王，哈喇者，黑也。契丹者，国名也。哈喇契丹犹言黑契丹也。盖以别于契丹本部也。契丹本部在极东，余以后有专章述之也。黑契丹人居于山谷平原

间。余尝过其境。境内有某牧羊者，强于腕力，崇奉奈斯拖流斯派，为乃蛮部长。其部人皆奉奈斯拖里派基督教。菊儿汗卒，奈派牧羊者，自立为王，其同派皆称之为约翰王。关于约翰王奇事甚多，而皆言过其实，一夸为十也。盖该处奈派教徒悉皆如此，善于造谣，无中生有也。其人传布撒里答王及蒙哥、贵由二大汗皆为基督教徒，而实则皆子虚乌有之事。二汗仅待遇基督教徒较之他人略为宽厚而已，其心中固无丝毫信仰基督教之意在也。约翰王各种奇事之播布，亦正如是。余尝过该王昔时牧地，访问详情。除极少奈派教徒外，竟无人知之者。其牧地今为贵由大汗所有，当余归国时，亦过其境。僧安德鲁与余同时至贵由之廷者也。约翰王有一弟，名温克，居黑契丹高山之他面，兄弟相距约三星期路程，居喀拉和琳小邑，王克烈及蔑里乞两部。其人亦皆以游牧为业，崇奉奈斯拖流斯派之基督教。唯其王已背弃基督而崇奉偶像教矣。王之左右僧侣，尽皆偶像教徒，终日以求神祷妖为事。过温克王之境，为蒙古部，无酋长。占卜巫蛊以外，别无宗教。东方诸地，尽皆如此。再过蒙古部即为鞑靼部，人民亦贫苦。约翰王卒，无子，乃召其弟温克立为可汗。所部牛羊，大为繁衍。常至蒙古部边境，蒙古部有铁匠，名成吉斯者，常盗其牛羊，启争端。牧者乃诉之温克王，温克王起兵侵入蒙古部，讨成吉斯。成吉斯逃匿鞑靼部，温克王大掠蒙古及鞑靼二部而还。成吉斯乃谓鞑靼及蒙古二部人曰：吾二部因无王以统众，故邻人得凌虐吾辈也。鞑靼人及蒙古人乃举成吉是为王。成吉斯密练军队，袭温克王胜之，温克奔契丹。温克有女为成吉斯所获，以妻其子，怀孕生蒙哥大汗。成吉斯出战，辄以鞑靼人为先锋。故四方之人，无不知鞑靼之名也。连年战争，死亡殆尽。今则蒙古人设尽方法，谋取消鞑靼之名而代以己名，俾将自部威名传布也。其部落初在之地，及成吉斯庭幕驻所，今皆称曰蒙古利亚。鞑靼部为发祥之地，故国人重视之，王都在焉。历代选举大汗皆在其地。

上方所引西方人之记载两节如是。其第一节之约翰王则完全为大石事迹，盖年代与史事相符也。卢白鲁克记载之首数语亦为大石事迹。安都城于西历一千九十八年时为法兰克人占据，大石适于是时征服中央亚细亚诸部也。大石之孙直鲁古究奉何教，史无明文。多森《蒙古史》记屈出律初奉基督教，后从其妻言改奉佛教，屈之妻即直鲁古之女，故直鲁古亦奉佛

可以信也。至拍莱斯脱约翰何以有真人三名，吾意此事亦不足异，今代欧洲奉基督教诸国之帝王如德国威廉第一、威廉第二，英国王以爱德华为名者已七人，俄国皇帝以尼古拉斯为名者已四人矣。基督教诸国名字有限而姓氏无限，故重名者多也。东方人姓氏有限而名字无限，故重姓者多也。专此，即问近好，并贺年禧。张星烺谨启。一月四日。

(一一)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来片询问《交通史》已写完否？现在大体已完，印度一部份，案注尚未杀青，大约尚须二三月功夫。全书复视一遍，又须若干月也。阴历年底，烺拟回京一行，届时将携稿至尊处请求改正也。会晤不遥，专此先覆。即问近好。张星烺谨白。一月十八日。

(一二)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年前曾上一函，谅已入览。烺前本欲于夏历年终回京一行，无奈陆路交通久不恢复，欲往津、京者须绕道大连。十二月中将动身之际，奉军又行人关，烺恐来往危险，故决止入京，俟战乱稍息，定须回京一行也。久不见先生之面，近来有新著作否？关于也里可温有新发现否？北大《国学季刊》久不见新品，是否已停办矣？上星期会晤鲍润生君，得闻英敛之先生已于阳历正月间作古，闻信之下，不胜悲悼。前辈学者又少去一个，尤为可惜也！善人多不得永年，而生性险诈、日事捣乱之徒，举世痛恨望其速死，而反得延年锡寿，吾于是恨无天矣！英先生生时所办之香山、平民学校等，现在不知何人继续办理也。专此，即问春安。张星烺谨启。二月二十日。

(一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三月二日手示敬悉，拙作仍在修饰期内。承问第六十一节拉耶德之新发现为何物，此节甚短，可录出如下：“晚近英人拉耶德在曲儿忒斯坦丛山，叶绿谷内，探访聂派古教堂一所，见屋顶悬挂中国古代磁碗甚多，满

积尘垢。守屋者告之云，为古代聂派教士携自中国者。吾意此亦必唐代景教僧所为者也。”六十二节译述事业正指敦煌写经。一百十六节马黎诺里之各种记载即各家之天马歌，以及《庚申外史》、朱泽民集等是也。一百九节之才通已遵命改为刺桐矣。《偃曝谈馀》所录朱泽民集，其原文如何，可抄示否？专此，即颂政安。张星烺谨启。三月十六日。

（一四）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来函

圆庵先生史席：

不通函问者又多日矣，比维起居纳福是颂。前次惠书问及阔里吉思之叔君不花及爱不花皆为基督教徒，烺处并无是书。鲍润生司铎已会晤数次，此君中国话不甚通了，而中国书籍颇能读也。其《离骚》译稿略示于余，尚无误差，翻译功夫甚见其勤也。近阅报，日人拟在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沪设自然科学研究所，而自然科学方面起而条陈意见者颇不乏人，在人文方面无多人出面。闻北大有谋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不知确否？吾辈研究史地学者，对于此事皆宜有所表示，不可默然。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故图书馆馆长及研究所所长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闻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长之说，烺意此两人甚相宜。柯则为遗老，与世无争，梁则无党，且气量宽洪，可容纳异派人也。先生近在京华，此中内幕当深知之，日本学者亦尝连络，便时不妨与日本之调查员言之。先生如有所发表，烺亦愿附骥尾赞成也。未悉高见如何也？专此，敬候文祺，张星烺谨启。四月廿五日。

（一五）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来函

圆庵先生惠鉴：

蒙寄示大著《二十史朔闰考》，已接到。推算精密，装订印刷俱极华美，可与书中内容并称其良也，诚为研究历史者不可缺之书也。拙作《中

西交通征信录》现已完全脱稿，惟文字上尚待修饰耳。自二十五六岁时起始搜罗中外材料，迄今十四五方告成功，而年已四十。回首一看，犹转瞬耳。昔崔述谓人惟胸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纸笔以抒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利不利，诚非吾辈箸述者所欲计者也。烺定于十日后回京矣，届时当携稿以求正于先生也。晤面不远，馀容后述。专此，即问暑安。张星烺谨启。六月九日。

(一六)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别后次日即离京至津乘船至沪，复由沪转厦，到达目的地已阳历八月廿九日矣。校中已上课，烺因迟到，临时预备讲义，故颇觉忙碌。此间情况不见甚佳，国学研究院牌子已挂出，而内中并无的款办理一切。目下仅筹一种国学季刊而已。据云因校主陈嘉庚下半年来橡皮生意不佳之故也。何时起始印书，现下尚未能定。先生为拙作所制之序，若已完竣，请即寄厦。兼士先生现已决意回京，不欲再问此间事，大约四五日后彼即动身北上矣。此间天气现仍甚热，房内衣短衫即可矣。专此，即问文祺。张星烺谨启。十月十六日。

(一七)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来函

圆庵先生大鉴：

十一月廿九日华翰敬悉。贵客厅内寄寓两不被欢迎之客人^{〔1〕}已去，慰甚慰甚。大著《中西回史日历》已与林玉堂君言之，托多购数部矣。厦大国学丛书不久即将开始付印，拙作《中西交通征信录》为第一种。先生允许赏序一篇，请早日寄来，俾可付印。国学季刊真不易办，第一册本定十一月初付印，而稿则至今尚未收齐也。容肇祖君为人孜孜矻矻，真一学问上良友也。《守山阁丛书》中有朱彧之《萍洲可谈》，其卷二有广州蕃坊一段记事，至有兴趣。此间图书馆竟无此书，贵处谅必有之，乞先生使人录出寄示，无任感禱之至。专此布陈，并颂文祺。张星烺谨启。十二月十五日。

〔1〕 指在家中日夜监视之两名奉系军阀宪兵。

李煜瀛^{〔1〕}

（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函^{〔2〕}

敬启者：窃煜瀛承乏本会会长，照章应兼常务委员。惟本会会务甚繁，一人实难兼顾，敬请先生担任本会会长所应兼任之常务委员一席，以便办理一切。又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是为至感。此致陈援庵先生。李煜瀛敬启。十三年十二月 日。

（二）约一九二六年，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弟因事出京，请假三日（星日、星五、星六）。请先生偏劳，主持一切为感。此颂公安。弟李煜瀛敬启。星期三。

（三）一九二六年，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弟因病仍须请假数日，仍祈费神主持会务为感。敬颂大安。弟李煜瀛敬启。

陈先生。

〔1〕 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河北高阳人。当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2〕 抄自清室善后委员会便函稿影印件，为函陈援庵先生请代理常务委员并随时代理委员长事。十三年十二月廿日发。

(四) 一九二六年，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弟因事到津，且近来时常离京，会务不宜延搁。弟所担任之清室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乞公代理，积极进行为感。敬颂公安。李煜瀛敬启。三日。

兼士先生同候。

(五)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昨晚胡君来谈，略谓：

(一) 毅军改奉军，故宫奉军负全责，张汉卿^[1]君已特嘱注意。
(二) 大高殿驻军觅得居所即迁。(三) 内部主持最要，请陈先生继续维持，照常前往办公，必无妨碍及任何危险。

以上意嘱为代达左右。言甚诚恳。叶君同任维持，伊亦赞成，并将为劝驾（弟劝胡维持，伊允从旁帮忙，谓不在事中，尤为方便。亦是诚意）。先生前往照常办公，亦是一法。此颂道安。弟煜瀛敬启。九月廿八日。

又胡君说，张、韩二君均赞成点交办法。胡君曾访赵次珊^[2]君，胡、赵且稍有争执，因胡赞成先生之办法也云云。又及。

(六)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到平尚未晤教，至念。拟请明日午后六时惠临中法大学便餐，藉伸积愆。届时务乞早到尤盼。此颂道安。弟煜瀛敬启。廿五。

[1] 张汉卿：张学良。

[2] 赵次珊：赵尔巽。

瞿宣颖^{〔1〕}

（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圆庵先生道右：

昨谈若未尽。部派助理员事，已另定办法，则二人与三人之说自无问题。颖平习研讨前朝文物故书载记，搜采颇多（有图书馆所未备者）。去年撰《北京建置谈荟》一篇，刊于《星报》，今但欲一与所闻相印证，当于此学有所裨益，乞极力主持，勿拒不令人。闻名单送会，须公决乃能加入也^{〔2〕}。匆匆奉白，祈鉴不一。顺颂撰安。弟瞿宣颖顿首。十二月卅日。

（二）约一九二五年，来函

圆庵先生左右：

到善后委员会迄未与公相值，怅惘无似。近人渐有研究北京历史之兴味，因为书肆编北京历史风土丛书一种。其中四种：一、《京师偶记》，二、《燕京杂记》，三、《日下尊闻录》，四、《藤阴杂记》，均搜采而得。其第五种《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欲乞先生随意赐题数字以赠，想不吝一染翰。速藻尤所盼祷。冒昧奉恳，不任主臣。祇颂撰安。瞿宣颖顿首。

（三）来 函

圆庵先生左右：

新岁惟多福是颂。年前奉乞为《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撰序，谅蒙察

〔1〕 瞿宣颖（1894—1973）：字兑之，又号蛭园，湖南湘潭人。当时在司法部。

〔2〕 指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诺。兹者全书将次印就，务恳挥洒数行见赐。此书非得皇甫士安一序不足以为重也。专颂撰祺。弟瞿宣颖顿首上。五日。

(四) 约一九二八年，来函

援庵先生：

日前在校得读《史讳举例》一篇，至佩精博。兹有芹献二事：

一、茅盈名似宜再引《四库提要》一八〇《野客丛书》条下。

二、古人避讳，不仅避帝王之名，尚有讳年号（姚元之避开元年号），讳天高等字（《容斋续笔》及《明史》某传）二例（惜不能确记出处）。妄言以发一哂。宣颖白。

又父子同名尚有一例，见《容斋随笔》。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史席：

小儿报考辅大，承许收入门墙，感戴何极。惟年稚业荒，实难与多士竞技，端望破格甄录，以宏造就。专恳，敬颂箸祺。宣颖再拜。

报名号 五七四 姓名瞿昭旂 大一

(六) 来 函

援庵先生执事：

久未亲教，实以相距过远，辄难得间。顷在燕大晤吴雷川先生，述及执事对下走之编纂历史索引一议，颇认为有研讨之价值，属径与执事一谈。不审执事何日稍暇，得容一接绪论否？如承赐示，即当趋访贵校或贵寓也。十月廿九日。瞿宣颖拜白。

(七) 约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入春敬承道履康胜为颂。邑子俞生志远在辅大哲学系二年级肄业，姿禀秀发，颇能奋勉。年前省亲南归，仍拟北上就学。虽离校稍久，究在停课期间，尚非旷课可比。如无其他情节，可否仍准入学，以宏造就。大匠

曲成，同深感禱。并祈裁复，不尽缕缕。宣颖顿首。二月三日。

(八) 来 函

援庵先生道右：

锺君介民自粤来，与公穆^{〔1〕}先生同邀一饮，略话珂乡事，并拟约李药农先生文孙^{〔2〕}。不悉其居址，乞分神飭交是感。手颂撰祺。宣颖顿首。四月五日。

(九) 来 函

援庵先生侍者：

锺介民君自粤来书，深道倾想，由学海书院敬备蒲轮束帛之仪，无论何时命驾，小作讲论，均所歧仰。属先将意，别具专函。敬颂道安。宣颖再拜。七月十日。

〔1〕 公穆：陈庆修。

〔2〕 李药农先生文孙：李棣。

席启驹^[1]

(一) 来 函

数月未获奉教，结企为劳。商务印行《东方文库》中《名学稽古》一种，尊处当有之，乞抽借一读，数日后即奉还也。手上援庵先生侍者。启驹再拜。廿八日。

(二) 一九五〇年初，往函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净记》、《道考》、《表微》^[2]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

〔录自《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

[1] 席启驹（？—1966）：字鲁思，湖南东安人。思辨社成员。武汉大学教授。

[2] 指援庵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

孙人和^{〔1〕}

(一) 来 函

垣庵社长道鉴：

奉还《道藏目录》四本，乞检收。内载《周氏冥通记》四卷（翔字号）与《隋志》所载一卷不合，有暇请检出一阅为感。又今本《金楼子》乃自《永乐大典》中辑录者，故讹缺最多，《邵亭书目》载有元至正间刊本，不知方家胡同图书馆有无此书，亦请电知，是所至盼。即颂撰祉。弟孙人和再拜。

(二) 来 函

援庵社长大鉴：

呈还《楷法溯源》壹本。又清人墨迹价洋肆拾捌元，并乞检收。此上，敬请撰安。弟人和顿首。卅一日。

〔1〕 孙人和：(1894—?)：字蜀丞，江苏盐城人。与援庵同为思辨社成员，一九三〇年后亦在辅仁大学任教。

李正奋^{〔1〕}

（一）约一九二四年，来函

援庵导师钧鉴：

日前由研究所转来手谕一通，不以生之僻陋而殷殷教诲，不胜欣喜感激之至。遵教依次订补，大致无甚出入。小说类增刘孝标一家一部，佛家类增至二十二家二百十四部，众文经始□新字，生原读本均用红笔标识，后未检，故遗。明元帝集移入儒家，目下已至集部，即遵教检严氏《全后魏文》。惟有不能不向先生声明者二事：

一、序传即魏收自序，生依《总目》题序传，并非范祖禹等之序录也。

二、正光历即神龟壬子历，生为节省篇幅将原文删去，兹复增入。

佛家类参考书，生觉《释教录》比其他均精审。隋沙门法经等之众经目录，尚不如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未审先生以为何如。严氏《全后魏文》以存者为目的，而有集无文之各家均阙而不载。生意有目无文者亦均采入，殊异日可藉之以搜辑佚遗，逐渐增补以复旧观。惟学校久不发表，殊出生初料以外。生初意按章六月一日《日刊》发表奖学金，可得则下半年继续研究，不得则去而之他，另作糊口之计。乃至今竟大不然，去则事未结束，留则万分拮据。情因生在北京别无他事，去年初事研究，自觉能力薄弱，便将太原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员辞脱。今年朱遽先先生又荐生担任母校预科历史，生亦辞脱，专心从事研究，以求有始有终。去年既滋此端，今年不能不观其成。若兼营并骛，势必终于无成。此生区区之志也。祈导师酌谅维持，商同沈先生早日发表。如奖学金可得，则生著述之志可

〔1〕 李正奋：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生。

达，否则生亦另作他想。生前曾三函沈先生，均以敷衍了之，迄今仍是进而不进、退而不退，不知是何主张，未免令人怀疑。设□生有万不得已，断不作此无耻之晓喋。谨此奉达，顺请撰祺！ 生李正奋鞠躬。

（二）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来函

援庵老师钧鉴：

睽违教晖，倏逾稔载。国破家亡，琐尾流离，为人作嫁，又经八年。计曾奉函数件，均未得复，以为我师定南旋矣。去秋大局底定后，见报载各端，始知师座仍居北平。原拟趋承左右，敬候起居，不料枝节横生，迄今杌隉，真令人百思不得一解也。受业西渡后，因生计压迫，学思丝毫未进。赖关中各贤达不弃，历任各高初中导师等职，幸未流落，堪以告慰一方。循诸青年之请求，将拙作《戎曲文稿》印至第五版，合计前后数万册一一售罄，用以维生贍家，亦流离中一快事也。但食众生寡，已尝尽人间苦矣。兹谨呈上一册，请师座予以斧正，略事吹嘘，俾涸鲋藉之而昭苏，诚属万幸。回忆民廿三在绛中时曾奉上《玄奘西游各国地望今释》一文，蒙赐广东《惠中季刊》一册，仅弹指顷已逾十年，从可知古人白驹过隙之喻，诚非我欺。受业一事未成，两鬓已霜，想师座更老大矣！幸际邮通，不胜缕缕。肃此奉达，祇请撰祺，并问潭第□席不一。受业李正奋敬呈。国历四月十日。

（三）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来函

援庵老师钧鉴：

昨奉到五月十三日手谕，附《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寅恪序一篇、《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一篇，敬悉我师自十五年以来治学之概况。适于数日前《中央日报》文史周刊所载相符。久经渴思不得者，今奉手译，复睹愉快之情，莫可言宣。惟自恨毫无佛学智识，又无《通鉴》可资参证，更加近年流落在外，谋生十分不易，子女繁多，嗷嗷待哺，更无余力购书，又无良师友可资研讨。虽为人作嫁，始终未离学界，而学之荒殖已不堪言状矣。情因区域非文化，环境非学术，即有余力研求，亦终难言进步。关中学风大非太原之比，遑论北平乎！正奋前年代朱遯先师购一局板《三国

志》，遍西京市而不得，其他可想而知。正奋厌长安学人之市侩气太深，遁迹兴平，但仍非久居地，而故乡沦陷后又历经兵匪及红军之洗劫，已成墟，势又不得即归。天意茫茫，尚未知流落何时，只好付之一叹而已。专此敬问铎祺！受业李正奋敬呈。六月九日。

詹宪慈^{〔1〕}

（一）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来函

《恒言录》二册先珍缴，敬希察收。《南海县志》尚未读完，拟再延一星期奉还何如？《干禄字书》倘已检出，并乞借阅。琐渎不安之至。专此，敬上援庵先生阁下。宪慈启。十一月廿六日。

外附书二册。

〔1〕 詹宪慈，字菊人。

雷鸣夏^{〔1〕}

（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来函

陈先生台照：

前日余偶阅方志，于《凤阳府志·名宦传》内搜得元也里可温人哈刺宦绩，又阅阁下前著之《也里可温考》及《李之藻传》，皆未引用此条。尊前囑代访之命，故将此条钞录寄呈台览。是否有当，望赐回示。专此特达，顺候教安。雷鸣夏鞠躬。一月廿号。

〔1〕 雷鸣夏：河北永清人。中华圣公会牧师。

松崎鹤雄^{〔1〕}

（一）约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阁下：

日前奉教，得释久渴。昨少姐惠临图书馆，拜受法墨，感佩无名。闻台从既小还，不能奉送，歉仄之至，幸垂大恕。惟天寒风凛，切祈珍摄。并敬颂著安不具。小弟松崎鹤雄顿首。二月十一日。

再敢请致意晦闻^{〔2〕}先生为荷。

（二）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辱光降，不堪感激之至。坂井女史来请云：樱花台古闲宅亲戚举结婚式，古闲夫人有病不能理事，所以请坂井女史办理。由今夕约一星期乞暇到古闲宅，一星期之后再归贵府。此事弟代请，幸赐台察为盼。弟颇疲劳，未能晋谒，一二日后当拜叩。兹敬颂道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八日。

（三）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顷者辱攀清范，赐教细细，不堪感激之至。台从匆匆回京，不能尽礼，歉仄之至。而不弃愚蒙，承赐《徐文定公集》刻收。拜领之余，谨谢

〔1〕 松崎鹤雄：字柔甫，日本人。曾从叶德辉学。长期在大连图书馆工作。

〔2〕 晦闻：黄节。

高义。此书弟久物色沪上不获，今蒙惠赐，如抱鸿宝，心感至深，不知所以奉答盛情也。伏祈自今以弟加门下，时辱叩端启蒙，不任切禱也。专兹肃颂撰安。小弟松崎鹤雄顿首。五月晦日。

再敢祈致意海闻先生左右为荷。

(四)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奉大教，接羅一事详悉，心感殊深。今又有一事奉质：

(一)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所著 (chung hēō ts'ēun shwō)，上海印，咸丰八年。右汉文书名不明。(二) 咸丰七、八年伟氏所刊 (Lūh hō ts'ungtan)。右汉名不详，此书今犹可购否？右二条伏祈垂示为荷。叶总长^[1]今在大连星浦避俗。桥川君带着暂住。李道衡及弟等拟请两君择清闲地催蝴蝶会为尘外之游，是文林之佳遇也。海闻先生久绝音讯，想京师局面一变，不久而回京否？专兹敬颂道安。小弟松崎鹤雄顿首。六月六。

(五)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顷者辱枉顾，感激之至。弟前晚以来伤了风，闭居服药，今日渐痊，怯风未能趋候。惟既乔迁大黑町否？命女儿奉侍。弟离京时，海闻先生挥写重阳作一首见赐，先生亦赐大作一首以作对幅永纪念。折扇一把，桥川所贻，敢请承赐墨宝，心感为深。专兹敬候大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月念二。

(六)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久违清范，惟杖履佳胜堪臆祝。日前尊夫人及令爱惠绒女儿，感激无极。彼等不能草华文尺牍，不克奉答盛情，歉仄之至，弟代致意次。弟

[1] 叶总长：叶恭绰。

今年不能入燕，想望旧都之书香耳。顷者翻《高丽史》，有难解之处，另笺，付圈之处幸赐大教。心感为深，专兹敬候撰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一月念日。

(七)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奉大教敬悉，惟杖履佳胜任臆祝。今复承赐《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部，诚是珍书，可以覘上代美术之变迁。拜领之余，谨申谢悃。贵府迁乔之后，询李道衡君，到大黑町搜一搜，未搜得，拟明日礼拜日再往奉候。弟前次在晋所购之书籍，其一部分输送奉天图书馆，其一部分到大连图书馆。其到奉天者，抑留于山海关未到。其到大连者，亦在天津未运到。如此事未尝有之，甚可怪。又桥川君邮寄相片（日前在西长安街酒席照相者），此亦未到，不知有何因也？时天气渐寒，惟珍摄千万。专兹敬颂著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月念九。

(八)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承赐慈母堂印书目录，感激无极。此种书目，弟久搜索，今得之，忻跃之至。拜领之余，谨奉谢忱。日前与晦闻先生相见，奉审尊况。晦翁南去之后未得消息，不知未回燕否？日前黑田博士（奉天医科大学教授）晋京，惟晋谒奉教。此人研究贵国欧化美术之沿革。惟夏日学校休课时不远，当再奉大教也。专兹敬颂撰安。小弟松崎鹤雄顿首。四月念五。

(九) 一九二九年八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执事：

前呈楮奉质之人名稍得审之，今复有一事奉大教者。清初乾隆帝赞平定台湾图铜版，敝馆藏其十二叶。此种铜版画，何人所画，若可考据其作者姓名及刻版之地，则伏冀垂示为至祷。此图台湾图书馆亦藏之。敝馆所藏平定金川图，其下端有欧人之名，或云此种铜版在巴里刻之，未知有确证也。旅顺工科大学预科中文教员将更人，物色后者。预科教科不要最

高之学力，以人格正端为首要。该校薪水不能过每月二百圆，若先生门下有其人，请赐内示，则弟可试荐举也。今罗叔言^{〔1〕}翁移居旅顺，又在大连开办事铺（以别人之名义），未知生意好不好也。专兹敬候大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八月四日。

（一〇）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旅顺工大学中文教员一事，有一旗人猛烈运动，占其一席，不能容新人，弟之企画遂成画饼。日前所拜恳请作罢。弟拟秋后入燕，未定期。即今敝社新陈代谢之时，暂俟机会耳。专兹敬颂撰安。弟松崎鹤雄顿首。九月初八。

令爱令郎均候。

（一一）一九三二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惟杖履佳胜，敬为颂。弟久拟移居北平，犹踌躇未能断行。又拟上书奉质疑义，犹惮世情，久阙奉讯，幸赐大恕。尝奉大教，四库全书未刊书目未能详查，若有大著之关之者，则弟拟晋谒。奉赐箴，弟见圆庵丛刻十二种目，顷获《铎书》、《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灵言蠡勺》、《万松野人言善录》五种。未得《利玛窦行迹》、《李之藻传》、《四库书目考异》、《主制群征》、《辩学遗牍》、《武州山石窟寺记》等，可于何处购得，赐示为荷。专兹敬颂道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六月初二。

住址大连樱花台四号。

（一二）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惟杖履佳胜任臆祝。昨奉到大著《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部，感激无名。顷者杉村勇造自北平来，得奉审尊境。弟依旧闲居无事，仅

〔1〕 罗叔言：罗振玉。

保残喘耳。拟秋晚游燕见孙女，专兹敬颂著绥。弟松崎鹤雄顿首。八月念一。

再鄙人去年过周甲，犹叨残喘，拜恳执事墨宝，以辉陋室，为老馀之箴。有高丽纸一张，幸赐挥毫为叩。鹤雄再拜。

(一三) 约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辱承大著《史讳举例》一部收到。先生至情，不弃愚蒙，时赐启发，感激无名，拜领之余，恭奉谢悃。顷者杉村勇造君寄书云，贵府公子违和。杉村信太简，不得审其实，不知早占勿药否？念念之至。拟呈楮奉讯，弟日来右臂硬疼易怠，执笔未果也。大连近日日大降雪，埋路，寒威透骨，较去年更烈。惟旧都气候何如，切祈保重。专兹敬候撰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二月十六日。

(一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奉手教，惊悉有西河之痛，真是难堪之恨耳！弟亦尝验之。先生子女甚多，乞自慰可也。弟拟年底入燕，未定日，到日必趋谒左右。专兹奉唁，并敬请大安。小弟松崎鹤雄顿首。一月六日。

(一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奉谕拜悉，惟道履佳胜任臆祝。承赐段懋堂先生墓志，感谢感谢。以一纸送交叔蕴翁。史料目录乙编兹补上，祈察收。专兹肃颂道安。弟松崎鹤雄顿首。十二月十八日。

(一六)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刻奉谕缕缕，感谢不尽。徐氏诗帖一事，始得启蒙，更□问于式枚先生（尝闻诸晦闻先生）有关朝野掌故著述甚多云，否有刊本？又闻有于著

骈文（或云不在王秉恩先生家中）及诗集，均未过目，不知否有贵藏乎？未了裁此书，邮夫赍到尊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二本、《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本，拜领之余，谨谢隆情。先生不弃此老耄，赐垂示，心感殊深。惟春色和畅，切祈保重。专兹申谢悃，并肃颂道安。小弟松崎鹤雄顿首。四月十三日。

（一七）来 函

恭贺新祺 一月一日

鄙人厕足大连图书馆以来，多蒙推爱。现以年满辞职，嗣后专心读书以涵余年。尚冀时赐规箴，不胜翘企。此上。

再拟数月之后为燕市之民。

暂住大连市樱花台四号。

（一八）一九三六年，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奉谕拜悉，道履佳胜任臆祝。承惠公子大作《记万历刊毛诗六帖》一篇，感谢无似，小弟平生之愿稍得偿，他日有机则往睹实物更幸。小弟前月毕整理档案再归大连。近年善病衰惫，择海滨侨居，懒惰可笑也。年来想望燕都风光，未能一游，遥瞻馨风，专兹肃颂著绥。小弟松崎鹤雄顿首。

（一九）来 函

援庵先生道席：

顷者久违清范，歉仄之至，惟兴居万福任臆祝。小弟老颓善病，怯风不出门，所以缺礼。且先生谢俗，不敢冒渎也。顷者敝国学界仰慕高风，频属弟问先生之阅历、著书书目，能听其请，赐示先生自叙传及大著书名，则弟当冒风趋谒函丈。奉教到贵校教员细井先生处，拟为此请，未知细井先生无由请谒也。春寒未消，敬祈千万保重。专兹肃手颂道安不尽。小弟松崎鹤雄顿首。三月念日。

(二〇)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秋以来，闭居慎独，久违道范，歉仄之至。弟拟四月初（未定时日）上船回国，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欲登府叙别，感慨领胸足不前，幸赐高恕。回国之后，读书有疑义，则应奉大教，幸莫弃为叩。伏维千万保重。专兹肃手颂道安不宣。小弟松崎鹤雄顿首。三月念七。

王国维^[1]

(一) 一九二五年二月，来函

《花间集》(卷十)有李秀才洵词三十七首(此据绍兴中晁谦之刊本，宋鄂州本“洵”作“珣”)。《鉴诫录》(卷四)：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鹖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善友，因戏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薰来也不香。”黄休复《茅亭客话》称珣为波斯人(手头无此书，未及检)。

王灼《碧鸡漫志》(五)李珣《琼瑶集》有凤台一曲，注云：“俗谓之喝驮子。”又云《花间集》和凝有《长命女曲》，伪蜀李珣《琼瑶集》亦有之。又卷三云李珣有《倒排甘州》。卷四云李珣有《河满子》。此四首皆在《花间集》所选三十七首之外，是珣词有专集，且至南宋初尚存。

(二)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往函

静安先生道右：

承示李珣事，至快，即检《茅亭客话》李四郎条。四郎名珣，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兄珣，有诗名。珣举止温雅，以鬻香药为业云。因忆《旧唐书·敬宗纪》有长庆四年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事(并见李汉传)，珣、珣其苏沙后耶？若然，则尹鹖诗所谓“胡臭薰来也不香”者，亦嘲其素业也。录之以博一粲。十四年二月廿日。

〔手稿〕

[1]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著名学者。当时任清华研究院教授。

(三) 来 函

(上缺) 下部赞

赞夷数文

叹无常文 末思信法王为暴君所逼因即制之

普启赞文 末夜慕阁作 次偈从宜依梵

称赞忙儻具智王 诸慕阁作 一者明尊那罗遥佛作

收食单偈 大明使释

收食单偈第二叠

初声贤文 夷数作 义理幽玄从宜依梵

叹诸护法明使文 文子黑哆忙儻电达作

叹诸护法明使文第二叠

叹诸护法明使文第三叠

吉日吉时翻斯赞呗，上愿三常舍过及四处法身，下愿□级明群及十方贤哲，宜为圣言无尽，凡识有涯，梵本三千之中所译二十馀道，又缘经赞呗愿皆依四处制焉。但道明所翻译者一依梵本，如有乐习学者，先诵诸文，后暂示之，即知次第。其写者存心勘校，如法禁治。其诵者必就明师，须知讹殊。于是法门荡荡如日月之光明（下原钞未录）

右摩尼教经赞目，伦敦博物馆所藏唐写残卷，反面写《大唐西域记》卷一，次《往生礼赞文》一卷（比丘善导愿往生礼赞文廿二拜），次《十二光礼忏文请佛作梵》（此二段疑亦摩尼教经），见日本矢吹庆辉《敦煌出佛书解题》，惜所录未完。然其中人名颇与何乔新《闽书》所载参证，忙儻具智王即《闽书》之具智大明使，忙儻亦即 Mani 之音译也。录呈援庵先生。国维。

周肇祥^{〔1〕}

（一）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来函

圆庵先生侍史：

前读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征引繁博，极为钦佩。近阅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内有西域人华化一则，特录出奉藏，以供采择。新热郁蒸，惟为道珍重。肇祥谨启。七月四日。

（二）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往函

承示《茅亭客话》李玹事，极快。玹兄珣，《花间集》卷十二〔有其词〕。后阅何光远《鉴诫录》（卷四）始知为土生波斯。今承示《茅亭客话》，又多一证，快感何如？玹以鬻香药为业，因忆《旧唐书·敬宗纪》有长庆四年波斯大商苏沙进沈香亭子材事（并见李汉传），李珣、玹其苏沙后耶？若然，则尹鹖诗所谓“胡臭薰来也不香”者，亦嘲其世业也。录呈以博一粲。专此敬谢，并候起居。垣顿首。七月五日。

〔手稿〕

〔1〕 周肇祥（1880—1954）：字养庵，浙江绍兴人。曾任临时参议院参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

邵章^{〔1〕}

（一）约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来函

援庵仁兄大人惠察：

启者，同乡中人有欲开设中学实行救正时流之失者，拟照女子职业学校例，假用故宫博物院北长街一带官产一所，未谕尚有可商借者否？祈示复，以便与思缄会长接洽。专此，敬请撰安。弟章顿首。七月四日。

（二）约一九二五年，来函

援庵仁兄大人阁下：

日前因商度校舍事，尚有未尽之义，兹特介金君然□（校中庶务主任）面聆雅教，祈赐见为荷。专颂著安。弟章顿首。

（三）来 函

昨在海王村相遇，顿慰饥渴。外间相传辅仁大学新购开化纸《图书集成》一部，仅抄配二册，然否？请示知。此颂援庵吾兄大人著安。弟章顿首。

（四）来 函

援庵仁兄大人史席：

启者，前函恳饮助《扬荷词刻》^{〔2〕}，已荷慨允。兹第三卷开始上版，需洋五十元，拟请于日内拨交硕公兄转交弟手，俾得佳集完成，不胜感禱。专请撰安。弟章顿首。九日。

〔1〕 邵章（1874—1953）：字伯罔，浙江杭州人，曾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校长。

〔2〕 《扬荷词刻》：邵瑞彭作。

容 庚^{〔1〕}

（一）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来函

《金文编》乙部奉呈，敬希正谬。此上援庵先生。容庚。十月廿日。

（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寄去《广仓学窘书目》，想收到。庚近与友人购买多种，概照八折计价，外加邮费。如欲购，请汇款哈同花园李汉青君，云庚介绍便妥。大著《中西回史日历》署首，庚前到津商允叔言^{〔2〕}先生，请将纸式寄来。闻故宫彝器皆椎拓发售，价目如何，希嘱仲益兄查明示复。陈子砺先生所著《胜朝粤东遗民录》，舍弟元胎^{〔3〕}已寄来，俟进城时奉呈。初寒伏惟珍摄不宣。容庚再拜。十一月六日。

（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往函

希白先生惠鉴：

《广仓书目》早收到，因第一、二集未有，故未购。即接六日示敬悉。《日历》^{〔4〕}书签前因罗先生^{〔5〕}赴沪未回，急于印刷，已请叔平先生^{〔6〕}书

〔1〕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2〕 叔言：罗振玉。

〔3〕 元胎：容肇祖。

〔4〕 日历：《中西回史日历》。

〔5〕 罗先生：罗振玉。

〔6〕 叔平先生：马衡。

之。承示极感厚谊。官院事弟久不闻问，拓片目代取附呈，其有红点为识者须定拓云。《明粤东遗民》及《宋东莞遗民录》月前已觅得并已函知令弟^{〔1〕}，唯前接令弟来讯云不日往厦门，故复函直寄厦。来示云云，似令弟尚在粤也。便乞示知为幸。专复，并颂撰安！弟垣谨上。十一月九日。

〔四至九中往函五件均藏中山图书馆〕

（四）一九二七年，往函

希白先生惠鉴：

承屡索稿件无以应。顷接顾颉刚先生来函言，《元西域人华化考》下卷，《国学季刊》已停办，可否由《中山大学季刊》续登之云云。弟与中大尚未发生关系，而与燕大则关系甚深，与其由《中大季刊》发表，何如在《燕大学学报》发表。未识尊处需用此等稿件否？或嫌接续《国学季刊》不便，亦请示复，以便向北大索回原稿转寄也。此颂文安！弟垣谨上。廿八日。

（五）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往函

希白先生：

顷有友托购《金文编》一部，未识星期六（十日）台从晋城否？希留下，欲于是日到贵寓取书。先此奉告，并颂撰安！弟垣上。八日。

（六）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往函

书价十七元二角，敬缴。《广仓艺术丛书》卅一册，富晋取价八十元，未识能有法子便宜的否？此候希伯先生学安！弟垣敬上。十二日。

（七）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来洋十七圆二角已收。《艺术丛编》定价六十圆，或有扣折，如欲

〔1〕 令弟：容肇祖。

购，俟庚函询再通知（不知彼处有无存书）。庚明日移家海淀，匆复。即颂撰安。庚再拜。九月十五日。

（八）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往函

希白先生：

《史讳举例》本不成著述，前承为《燕京学报》索稿甚殷，适弟急于需款，故以塞责。当时曾希望在《学报》第四期完全登出，实为条件之一。昨闻拟另印单行，似与原议不符，未识是编辑会公意否？今特声明，能照原议至佳，不能，则弟极愿缴还原价（或附息），将稿收回，恕免令经手人为难也。即希示复以便缴款为幸。此颂台安！弟陈垣上。九月九日。

（九）往 函

希白先生著席：

违教久，忽接惠书，知有《桃溪集》新抄本可以假借，雅意可感。但现因另有所营，暂不拟索阅，先此复谢，并候起居！陈垣谨上。四月九日。

（一〇）来 函

援庵先生：

敝校社会学系专任讲师雷洁琼女士（南海人）欲趋谒台端，奉询关于天主教问题，未知廿二日（星期六）上午九时左右有暇赐以一见否。如另有他约，请电示为幸。敬颂教安。学生容庚上。十七日。

（一一）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前求赐题《兰亭集刻》，如书就，乞邮寄为幸。渔山题画诗，另纸录呈。^{〔1〕}敬颂教安！

学生容庚上。六日。

〔1〕 所录者为《石鼓砚斋所藏书画录》所录之吴历做米山轴等。

黄鹏霄^{〔1〕}

(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老钧鉴：

嘱查之《书画录》三种，已向古物馆方面查询，并无是项藏书。西洋新法历书，据何澄一君称，在全部书中无从看出某种为顺治二年补刊，某种为康熙十七年刊，祇永年表（与日躔表同订）有南怀仁序者，可以确定。兹将何君原函附呈察阅，专此，敬请著安。晚黄鹏霄肃。十，卅一。

〔1〕 黄鹏霄：字鹏笑，广东新会人。当时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职员。

李宣龚^{〔1〕}

（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都中快晤，畅领教言。别后南归，驰思弥切，遥审履祺增胜为慰为颂。敝馆承印《四库全书》事，屡承指导，铭感不谥。且文津阁一书，原为我公平日所整理者，一切简帙，秩然有序，尤堪征信。月前曾代梦翁面约，俟全书运沪之后，拟请执事莅沪一游，共商绵絮。辱蒙允许，此不独敝馆之荣幸，异日书成，揭槩得当，必更有以履海内人士之望者，则皆我公之赐也。感荷高情，曷可言罄。惟目下交书、还书手续虽已订妥，而输运停顿，不知何时始能着手筹备耳。尚乞推爱，随时注意，无任盼祷之至。专此，敬颂道安。弟李宣龚谨启。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旧都奉访，未得聆教，深用怅望。南归后，亦稽笈候。先辱注存，惠寄大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册，敬领感荷。拜读一过，弥佩鸿裁，当即珍藏，以志雅贶。便中尚希不遗在远，时锡箴言，是为至幸。专此布谢，祇请道安。诸维亮照不备。愚弟李宣龚谨启。六月十五日。

〔1〕 李宣龚（1876—1953）；字拔可，号墨巢。福建闽县人。商务印书馆经理。一九三二年任总经理。

(三)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惠鉴：

昨奉六月十九日赐函，诵悉一一。春间南辕北辙，困于逆旅，致老伯母大人虞祭之期尚未及知，并缺束帛之敬，深为罪歉。比维居庐读礼，为道珍重，是所企祷。承示《元秘史》影本错简数叶，甚感明教，遵即查知是书并非样本，不过先将毛叶钉本寄商沅翁^{〔1〕}，辱蒙指示，当于正式线装时逐一厘正，不许再误，以副雅意。专此布谢，敬候素履。弟李宣龚谨启。六月廿三日。

菊翁^{〔2〕}嘱笔致意。

〔1〕 沅翁：傅增湘。

〔2〕 菊翁：张元济。

孙 壮^{〔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台鉴：

昨承委估大著，兹将京局估来详单即注明纸样之上，均系按照全纸合宜之尺寸。如放大则甚不合算。黄毛边若横用则宽大些。至于日期，须两个月竣工。兹附函缴呈原书两册。顺颂著安！弟孙壮顿首。廿四。

〔1〕 孙壮：北京商务印书馆分馆负责人。

杨树达^[1]

(一) 约一九二五年，来函

援庵先生：

前谈为快。拙著《汉书补注补正》奉呈一本，去岁匆匆付印，今观殊不惬意，乞先生严重批评，俾得于再版时改订，至幸至幸。专请著安。树达再拜。十八日。

(二) 来 函

垣安先生：

奉呈拙著一本，希教正为幸。此请著安。树达再拜。六月廿日。

(三)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安先生左右：

前日晤教，至慰驰想。弟顷因送眷南归，匆匆成行，未及走别，至歉至歉。辅大弟任修辞课于廿四日讲授恰已完毕（因系继承去年功课续教，故恰授完），学年考试已拟题交静农^[2]兄请其代监考矣，知注并以奉闻。九月北来，届时当再趋谒闻教也。专此，敬颂著安。弟树达再拜。五月卅一日。

日前晤教时尚未决行，故未面告。并及。

[1]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

[2] 静农：台静农，时为辅仁大学秘书。

(四)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多日未见，想著作日益，为颂为幸。海宁吴君其昌专攻史学，尤长于宋史。孳孳矻矻，不肯释卷，信后来之俊秀也。顷缘离去清华，外地有欲相延揽者，惟吴君迷恋故都文献，不欲他往。为生事所迫，不得不以教授糊口。我公夙有弘奖风流之雅抱，故敢贡其所知。如辅大有相当位置，必可有裨诸生。弟日来患河鱼之疾，故未能奉访。一俟精神恢复，当即趋高寓求教益也。手此，奉颂著祺。弟树达再拜。廿一年七月一日。

(五)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曾一奉谒，不值为怅。久未相见，殊相念也。昨偶在友人案头见大著刻本《史讳举例》，材料似较前益丰，四十二叶齿及贱名^[1]，以拙劣无足重轻之名字，乃能附大著以有传，何其幸也！第未审大著何处寄售，尚希示知，以便重为细读，幸甚企甚。手颂著安不一。弟制树达再拜。七月三日。

(六)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不见将十年，时时想念，不知近日著书又增益多少？胜利已久，而局面尚在云雾之中，令人三叹。弟频年僻居荒徼，极苦无书，闻辅仁出有甲骨书，急思快读。前托季兄^[2]求觅，自当备价奉缴，一时邮政不通，仍请季兄觅南来之便带下耳！大著不知可赐寄一二否，甚盼甚盼。近作二叶，希正之为幸。手颂著安。弟树达再拜。三月六日。

[1] 《史讳举例》卷四，第三十八，《因避讳二人误为一人或一人误为二人例》引杨树达关于“柳宗元有弟名宗玄”一段。

[2] 季兄：余嘉锡。

(七)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往函

遇夫先生史席：

久别，时从豫公^{〔1〕}信中藉悉近状安吉，至以为慰。顷奉六日书，询近年拙著，惟有惭愧而已。国难中曾著宗教三书：一、《明季滇黔佛教考》六卷。二、《清初僧诤记》三卷。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从今日视之，殆如梦呓耳！又为《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近始付印。小引一篇呈正，恐亦不值识者一笑，高明何以教之。大著二页拜读，甲骨书已交让之^{〔2〕}。专复，即颂著安不一一。弟陈垣谨上。三月十五日。

〔杨逢彬同志提供影印件〕

(八)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往函

遇夫先生：

违教久，奉廿二日书，悦若覩面，欣慰何似。《积微居金文说》已由科学院送到，稍暇当细加钻研，以答盛意。来示谦欲法高邮^{〔3〕}，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前屡得骆君绍宾寄示近作，甚欲以此意谕之，不知尊见以为何如？专此复谢，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十二月二日。

〔同上〕

〔1〕 豫公：余嘉锡（季豫）。

〔2〕 让之：余逊，余嘉锡之子。

〔3〕 高邮：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胡玉缙^{〔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侍右：

久未聆教为念。昨游小市，购得大著《元代也里可温考》，引据详确，无任钦佩。篇末载丁巳英^{〔2〕}跋，知英君有《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辈著述辨》，必大有裨于拙著之《总目补正》，又有《唐景教碑考》，亦必有裨于《萃编订误》。此两种刊本拟恳转求各惠一份。如尚未刊，能否借钞，限日缴还。将来采入书中，必举其名，决不攘掠也。统祈于公馀之暇代为商请，至祷至叩。琐渎清神，容再诣谢。专此奉恳，祇颂日祉，诸希爱察。小弟玉缙再拜。二之月十八号。

〔1〕 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著有《四库总目补正》等。

〔2〕 英：英华。

朱师辙^{〔1〕}

（一）约一九二五年，来函

送西安门大街路南恒德厂陈先生：

日前约今日赴贵寓奉候，并同至院观书，顷因事不克如约，特遣价走迎，以便导引道路。此上援庵先生陈先生。弟朱师辙顿首。

（二）一九二五年，来函

□□□□以时局关系，暂停办事，柯凤老^{〔2〕}不易晤面，《二十史朔闰表》题封面纸二张仍奉还，希察入。顺颂援庵先生著安。弟辙留呈。

（三）一九二五年，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多日未晤，甚忆念也。昨赴故宫博物院，询知执事未到，甚怅。杜占瀛前有函来云即就道，昨复有书言火车阻滞，属向先生转达。兹将原书附呈，大约火车一通，即来进谒。史馆同事戴君海珊（戴君著有《西夏纪》，颇详实）闻足下《闰朔表》将出版，属询如有预约，拟购一部，希示知为

〔1〕 朱师辙（1879—1969）：字少滨，号充隐，安徽黟县人。民国初年任参议院秘书，一九二〇年初任清史馆协修，历任中国大学、河南大学、辅仁大学、华西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五一年退休后定居杭州。台静农《辅仁大学创校点滴》说：“朱师辙先生是清史馆纂修而在辅大兼课的。少滨是《说文通训定声》作者骏声先生之孙，而少滨之学偏于史。《清史稿》一书他是始终参与其事的。当民国十七年北方时局纷扰时，馆中任校刻者某，将《史稿》窃名、增改、刊行，私运成书至关外，事后发现，即由少滨抽改修正，然后发行。少滨因撰《清史稿关内本与关外本异同》一文，详述此案经过。”

〔2〕 柯凤老：柯劭忞。

盼。专此，敬请撰安。弟师辙顿首。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著席：

昨奉手示并《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属为校对，已检续官史书目细校，异同者识诸简端。兹将原稿奉还，另钞三纸一并附呈，希察收（赠柯凤老书已面交）。大著数种，乞赐一份为祷。专复，敬颂撰祺。弟朱师辙再拜。十二月三十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著席：

前以病躯恳请辞职，并荐贤以代，荷承枉驾，失迓为歉。昨晨趋谒，略陈因病辞职衷臆，未蒙允准。下午又承半农^[1]先生过访慰留，并商只担任本科功课，预科准请高君暂代。体恤之意，良深心感。当面请不必变更课程，或约高君兼代，抑另选贤能继任，祈酌定。复蒙半农先生敦勉，属以考虑。但辙细思，以孱弱之躯，预科尚未能教授，则本科程度高深，精神益难担任，惟有再函恳先生准其辞职休养，并希转达半农先生敬谢盛意为祷。敬颂教祺。弟朱师辙谨上。十月一日。

(六)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临行时走别未值，至怅。抵汴后课事忙碌，学生颇驯谨向学，精神勉可应付。惟地方萧索，远不逮北平有兴趣也。顷奉大著《元典章校补释例》，探赜钩稽，精审无匹，岂独有裨《元典章》，而于校勘学亦另辟门径，良用钦佩，拜领谢谢。此间次公、若夔均尝晤面。迺柳翼谋先生来汴讲演，大约两周后返白下。先生如有兴作汴、洛之游，使中州学子夙闻大师高论，广开史学途径，实多士所祷祝盼望者也。专此，敬请撰安。弟师辙顿首。九月三十日。

[1] 半农：刘复。时为辅仁大学教务长。

石公常晤否，见时乞道意。

(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前承赐大著，曾上一书道谢，谅邀青览。兹有恳者，学生祁玉章曾在辅仁肄业，后转河南大学，行将毕业，欲求贵校将其成绩钞录一份。祈饬贵校注册部速为办理为禱。专恳，敬颂教祺。弟师辙顿首。十二月十四日。

贵校旧同仁并候。

(八) 来 函

援庵先生惠鉴：

小别旬日，相思弥切。忆行前遇先生于道，曾承询蒙君文通，匆匆未及详答。顷返汴，始悉蒙君校中当事不合，不复回汴。其人品学兼优，博洽多闻，弟所钦佩。其去也，此间学子颇思之。现南京支那内学院长欧阳居士留之住院编纂佛学，先生倘有意罗人才，此其时也。因旧岁同游燕都，渠颇乐之，故弟亦怱愿其北游。顷致书亮丞先生已言之，请其与先生商定见示，未知已接洽否？乞赐复为禱。专泐，敬请撰安。弟朱师辙顿首。二月廿日。

中国沿革地理。史学发展史。秦汉史。中国或印度佛教史，或唯识学。古代氏族史，或上古史，文化史。经学各类。

以上皆蒙君所乐教，其学术之优，先生当早知之，固无待弟赘述也（其人高怀阔达，性情亦佳）。

(九)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别来数月，相思弥切。迺惟撰述日富为颂。弟于二月间应成都华西大学友人再三之招，匆匆就道，未及走辞。琴石先生恰于弟行时过访，曾托致意。此次蜀游原非以教授为主，不过藉以览锦江之春色，探峨眉之名胜。弟抵此倏忽三月，蜀英震于先代学术，极表欢迎之意。名流学者多已晤面。蜀都风景极佳，人文亦盛，颇堪留恋。惟匪乱时有，风鹤之惊，令

人稍不安定耳。兹有恳者，姜君和生为汴大同事，毕业日本明治大学，研社会政治，曾充北平法政、中国两大学教员及汴大社会学系教授，现在川大教课，仍思居北平。姜君学问甚优，著有《中国政治动向之史的考察》，兹寄赠一册，乞察入。贵校社会及政治学系如需人，希留意为禱。弟草堂、薛井诸名迹已游，昨拟赴青城，因匪警中止。暑假时尚拟返平度夏，相见匪遥，不赘。专恳，敬请著安。弟朱师辙顿首。五月十九日。

兼士先生均此。亮丞、琴石先生并候。

(一〇)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旧秋一别，忽忽而春，矫首燕云，思念靡极。遥惟撰述日宏，鱣堂多乐为颂。迩来当有新著增刊，甚思快睹。大著《廿史闰朔表》暨《史谱举例》，校中拟各购一部，乞将价目、邮费开单一并寄下，以便照缴。尊著各书，为治史学所必须，而蜀肆无售者，亦可见蔽塞矣。弟本不欲久居此，惟以校中印先代遗稿，谊难坚辞，故暂留。先大父^{〔1〕}《尚书古注便读》已印就，拟续印先君《半隐庐丛稿》，俟暑假返平当奉赠。故都已成租界，能无感喟？然蜀民痛苦，数倍华北，川边邑人相食，报纸时时见之，闻之伤心。陆沈之痛，乌能幸免，不欲再言矣。敬颂著安。弟师辙顿首。三月廿五日。

亮丞、兼士、琴石、蜀丞诸先生祈道候。

(一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燕都别后，岁星再周，眷念旧游，相思弥切。想乐育人才，著书又增几许矣！旧夏返平，仅与检斋、蜀丞遇于公园，旋赴津。及返而芦沟变兴，匆匆挈眷由平绥至太原，转正太、平汉、陇海、津浦至南京。勾留二日，由江南铁路抵芜湖，换汽车回徽，寄寓屯溪舍甥胡沅一新居。旅行劳顿，颇思息影蓬庐，而校中叠函劝携眷入蜀。家人皆不欲远行，时沿江空

〔1〕 先大父：指朱骏声。

裘频惊，因无以谢校中之盛意，不得已于九月复孑身来蜀。内人仍居徽。小儿在浙大数学系，已随校三迁至赣。世变如斯，羁旅飘零，能无感慨？回思故都昔日与足下游，讲学之乐（旧友忆念殊甚，希示一二），恍如隔世。顷闻次公逝世，伤悼不已。挽词一阕，附呈教正。专泐敬颂撰安。弟朱师辙顿首。二月十三日。

兼士、凉丞、琴石、蜀丞诸先生并祈致意。石公回平否？

锁窗寒 邵次公卒于开封用玉田韵吊之

镂月华篇，调风妙曲，响沈云外。修文奉召，骑鹤碧霄宫里。想瑶台眷怀绛桃，听歌未了心先碎。（君旧岁聚一姝。）试扬荷再览，清辞俊逸，自饶高致，（君著有《扬荷集》。）谁是怜才意。记斗韵燕都，赋情溱水，前尘如梦，梦见也惊疑人鬼。叹梁园词客，恨深神州，泪襟穷途泪。最可伤，巢寄鸛鷀，暗飏吹断苇。 援庵先生教正 充隐初草

（一二）来 诗

世乱波辞鼓吹喧，空嗟学术失渊原。读书有趣听胡说，辨史无稽笑臆言。季札观风兴感喟，孟轲谈道仰评论。迷途易辙谁先觉，拭目贤豪再转坤。（学术）

援庵先生教正 充隐初草

（一三）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往函

去年及今年来书、信，均收到，并转。每有刊布，皆赐我一份，至可感纫。倘有闲日，能阅读一过，何幸如之。閻仙^{〔1〕}先生三十年知旧，精力弥满，殊可健羨。《励耘书屋丛刻》八种十六册，近有重印本，又拙著《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卷，有关浙省乡邦文献，浙馆曾否有其书，如有所需，示知当属人寄上。石公北来，闻之喜甚，惜未能一见。世兄今在何处，西湖侍奉者何人，便信见告。

〔信稿摘录，十五函以下同〕

〔1〕 閻仙：应为閻僧，见第一六函。閻仙为高步瀛，已故；閻僧为张宗祥，时为浙江图书馆馆长。

(一四)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去年杪奉惠书，藉知一切，良慰。属询阆仙^{〔1〕}事，当即告知渠早有书接洽。洗玉清来言先生极健，甚喜。及得石公函言未晤，颇以为念。今春晤乐素世兄，询悉清恙状况，知己渐愈，托其致意，劝先生当小加运动。弟前数年亦时手麻腰痛，自来杭后，徜徉山水时多，宿痾顿除，健步不减在燕时，耳目俱佳。年来看唐宋以来笔记小说数百种，藉以消遣。大儿福祖，教授上海华东师范，今夏代表校中数学系赴北京讨论大学课程，住贵校北校。及弟函其进谒，而彼已出都。彼妇及一孙皆居上海。现随弟在杭者内人王氏，在北京时，刘毓瑶曾见之。小儿俊异年十五，在初中二年级。大儿母范氏病故已十年矣。先生多男，近侍侧者有几人，亦欲知之。近日代表出席，谅甚劳。知己闭会，或可暂息。先祖《临啸阁词选》顷印就，寄赠二册。近词呈教。顺颂道安。弟朱师辙谨启。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

先生作书如不便，可属毓瑶代复。

(一五)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往函

弟自去年底起，两手麻痹，曾入院医疗数月。当未入院时，精神甚好，玉清之言并不误。石公到京时，亟欲一晤，而医院不许见客，石公之言亦不误。其实病并不至于不能见客也。现在出院已半年多，在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九月时，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闭会为止，并未缺席，惜未得如足下徜徉山水为可羨耳。小儿乐素调京工作，每星期可见一二面。

(一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往函

秋间曾奉手书，知起居安吉，因托找《北海图书馆月刊》三卷一期无着，是以迟迟未复。顷接石公来信，知台从曾到沪一游，藉知步履胜常，

〔1〕 阆仙：援庵批：“僧”。因高步瀛字阆仙。

至以为慰。这两天又托师大图书馆转向北京图书馆索阅该刊，亦渺无音。寄下《临啸阁诗存》，谢谢，已照来信分发。青峰现调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承询季豫先生尚能看书否，季豫墓草已宿矣。

再者，来信屡误者两事：一、误闾僧为闾仙，闾僧是图书馆专家，闾仙思辨社同人也。二、误乃和为毓瑶，毓瑶乃和父也，与公同国务院旧同事。此二名初次来书以为偶误，未以奉告，今来书屡误，故特此提及。

(一七)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往函

奉二月廿八日书，知欲于《清史述闻》后附印拙编《清史稿列传检目》，征询同意，本人编此，原为自用，并未预备印行，三十年来，索抄者众，恐有错误，亦不敢轻以示人，仅北京图书馆抄去一部。尊处何年抄得，竟尔忘记，今若认为可以付印，以免大家重编之劳，我不反对。

惟有需商榷者，承示识语，谓“诸王子孙名颇有漏略，因增补之”，不知此编根本即未将诸王名字列入，并非漏略，因诸王列传，各自为卷，本易检查，若将其名字分隶各画，反为不便，今既曰增补，未识增补诸王全部，抑偶增补一二，增补一二固属无谓，增补全部，是否必要，请酌。

关于稿费一节，老兄未免太客气了，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请勿复谈此。识语原稿奉还。

(一八)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往函

三月卅日来书奉悉，《清史稿列传目录通检》原备自用，不打算印行，前函已说明，不过因来示征询同意，我不反对罢了。今来信要我重抄一部，颇觉为难，因人不易找之故。又要我就近送去书店，更感突兀，我与书店无来往，此事又全不接头，何能贸然送稿去乞人出版，将来如果抄成，只可仍由兄处与书店接洽，弟实不愿参预其间。

(一九)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往函

奉大教并莫干山避暑词，在远不遗，至可感纫。思辨旧人，尚有席鲁思先生在武汉大学，当时年最少，今亦六七十矣。

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函^{〔1〕}

（一）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

径启者：本院组织，内分古物、图书二馆，图书馆内又分图书、文献二部。文献部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除实录、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尚堪检阅外，余如朱批谕旨、留中奏折等，皆散帙零编，搜讨不便。加以年代久远，尘封积寸，狼藉异常，非予清厘，恐终废弃。曩者内阁大库旧档，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商，麻袋八千，易钞半数，不俟秦火，已沦劫灰。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用垂不朽。唯院中所藏史料，尚虞不足。查清旧军机处档案，现存集灵囿，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军事机密，胥具于是。今境迁事过，无所忌讳，是宜公表于世，以资考证。且此项文件，与宫中所藏档案，关系至密，往往一档分载两处，或两种记载相互发明，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亦宜汇聚一处，加以整理。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大抵编勒成书，方

〔1〕 关于此函，单士元先生在《回忆陈援庵师》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中曾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袁世凯曾将清王朝军机处档案，从清故宫中迁至旧国务院，在集灵囿楼上储藏，尘封鼠啮十馀年。到一九二七（按：应为六）年，其时北洋政府总理为许世英，是援师的旧识。商之于许，要求将军机处档案和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一并移交故宫博物院。已得同意，但须有一公函。给旧国务院的公函，当时说是由援师来起草。我虽未亲阅援师手书，但从文字观之，非有学者不能写出那样文字。当日援师命我还有其他一、二人，至集灵囿交给负责管理此项档案和图书的朱师辙先生。朱先生接到公函，朗诵一通，拍案称许。军机处档就是在这时又回故宫，皮藏于故宫所属大高玄殿中，这批档案才得保存下来，它现在已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故将此函收入集中。

能流布。其以散帙传者，未之前闻。即已有成书，如唐二十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除顺宗一朝外，至明多已不传。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如《元丰广案》百卷，《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至明朝亦已不传。元代史料之见于明初《文渊阁书目》，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太常集礼稿》百册，《大元通制》四十五册，至清初亦已不传。以此类推，清代遗文，失今不图，后将何及。查德、法等国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均移存文献馆，以为编纂国史之用。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以便从事整理。一面分类陈列，并可勒成专书，一举两得，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又集灵囿图书室所藏书籍，内多有关清代掌故，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请将该项书籍同时拨归本院图书馆，俾供众览，并作编纂参考之用。贵总理阐扬文化，素具热心，故宫博物院之成，亦夙蒙赞助，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传示将来，岂惟本院之幸，实国家之盛业也。特此函乞准予施行，实纫公谊。此上国务总理。

马 衡^{〔1〕}

（一）约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封面十四字，写作两行，不知嫌小否^{〔2〕}？如不适用，请电示，当重写奉寄也。此颂晚安。弟衡。一月六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顷晤日本松本高等学校教授岩垂先生访问先生住址，拟过访，并拟参观文渊阁《四库全书》，特为介绍。此颂著安。弟衡上言。八月五日。

（三）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违教半年，时深驰系，敬维兴居胜常为无量颂。弟此次来平稍迟，贵校早经开课，所有金石学功课，闻已由陆和九先生代授，甚善甚善。惟授课已数星期，若骤易人，恐功课不相衔接。弟意本学年功课即请和九先生暂代，以免两歧。好在彼此均系熟人，当能见允也。专此布达，敬颂教安。弟马衡上言。十月廿五日。

〔1〕 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2〕 为“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十四字，应为《二十史朔闰表》或《中西回史日历》之封面所书。

(四)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今月为先生五十寿辰，本拟加入班次，奉觴晋祝。微闻同人中之联合组织，亦非先生所愿，故选一佳石刻印奉诒，以留纪念。印文拟作“新会陈垣印”五字，不审有当否？如欲改刻成语，祈以文句见示为感。此颂寿安。弟马衡上言。十一月九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本院^{〔1〕}现拟编印本年年刊，凡有涉及故宫文物之论著，亟思广为征集，汇印一编，藉为文化之宣扬，用增研讨之兴趣。素谂阐扬学术，撰述宏深，关于本院文物，夙精研求，定多名著，敬乞录示，用广流传。如承特予撰述，俾得仰藉鸿篇，增光简册，尤为感盼。专泐奉息，敬颂著绥。马制衡敬启。

〔1〕 本院：故宫博物院。当时马衡为院长。

李宗侗^{〔1〕}

（一）约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收条查出送呈，仍请示知，以便彻查严惩。敬颂道安。弟侗敬上。一月初七。

（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匆匆起行，乃未走辞，惆怅何似。何时来沪，尚希先示知，以便谒谈。来津旬馀方能候得船位，一二天内即起行矣。院事非景周^{〔2〕}等所能支持，尚望先生及兼士、叔平^{〔3〕}诸公出任厥艰，否则恐难保无危险也。沪上通讯，由英界四川路一百十二号魏道明律师处转。特此敬颂道安。侗敬上。六，廿九。

〔1〕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时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

〔2〕 景周：吴瀛。

〔3〕 叔平：马衡。

陈振先^{〔1〕}

（一）约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惠鉴：

公园晤教，忽忽又数月矣。想讲学著书，又添许多成绩，羡慕如何。兹有恳者，挚友麦君仲华字曼宣，南海先生^{〔2〕}之令祖也。南海先生之相攸所属，其品学不言可知。闻故宫文献馆现方整理前清档案，需才必多，公为该馆专门委员，与沈兼士馆长亦善，恳力为推荐，至以为感。麦君寓东总布胡同宏通观六号，倘有相需之处，希照此通讯，或由弟处转知亦得。此上，顺颂新禧。弟振先拜启。一月十一日。

〔1〕 陈振先（1877—1938）：字铎士，广东新会人。一九〇四年赴美学农业，获博士学位。民国初年曾任农林部总长，兼教育总长。一九二七年任北京税务学校校长。后从事实业活动，任金水农场场长。

〔2〕 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广东南海人。

马其昶^{〔1〕}

（一）约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仁兄先生足下：

久病不克诣候。顷闻大著历书已印成，亟思快睹。此种专门之学，海内精其术者殆不多觐，今幸与公遇，何敢交臂而失。特命三小儿根蟠趋谒，倘蒙惠赐一部，即命小儿祇领，不胜禱切之至。拙集初印百馀部，朋友索取已尽，俟续印成再行呈教。专此敬息，顺颂道祺不庄。弟马其昶拜启（男根蟠恭缮）。三月二十九日。

〔1〕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著有《抱润轩文集》等。

故宫博物院同人公启

(一)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敬启者：本院赖同人两年之辛勤工作始得成立，使历代重宝公诸国人。今闻政府有改组之议，同人关系既深，对此不能不交换意见以郑重其事。兹订于本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神武门内委员会开茶话会，敬祈蒞临是幸。故宫博物院同人公启。八月廿一日。

〔据单士元先生追记，此为援庵起草，召集故宫同人商讨如何应对北洋政府改组故宫博物院，以保护故宫文物〕

谭祖任^[1]

(一) 约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公校长：

前承赐大著《二十史朔闰表》，尚未肃谢，前日又奉到惠缄，书价单已收到。余君考试事，闯关防甚严，我辈恐不易为力。然才笔优美，亦自必能获隽也。满拟昨夕酒集面陈，而大从不来，今不得不专函上复矣。肃颂道安。祖任谨状。八月二十二日。

(二) 来 函

援公先生赐鉴：

兼旬未聆清诲，曷胜驰仰。兹有恳者，去年小女令嘉与关氏离婚后，生活困难，前途黯淡。弟拟在教育、银行两界中谋一小席，俾资遣日。小女前在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近年兼习绘事，未知我公所领之辅仁、翊教两中学能许以阶前尺地否？倘能畀以职员，俾资学习，尤盛盼也。冒渎尊前，不胜皇悚，惟我公鉴其情而曲谅之。专此拜恳，祇颂道安。祖任谨上。十月七日。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

久违清诲，曷胜驰仰。傅沅叔、沈羹梅诸君发起鱼翅会，每月一次，

[1] 谭祖任：字琢青，广东南海人，谭莹之孙。辛亥革命后，曾任议员。为饮饌专家、书画鉴赏家及词章家。“谭家菜”创始人。

在敝寓举行。尚缺会员一人，羹梅谓我公已允入会，弟未敢深信，用特专函奉商，是否已得同意，即乞迅赐示复。会员名单及会中简章另纸抄上，请察阅。专此，敬颂著安。祖任再拜。一月二日。

此函本拟邮寄，因近日邮局往往拆阅，故专人送呈。又及。

会员名单：

杨荫北，曹理斋，傅沅叔，沈羹梅，张庾楼，涂子厚，周养庵，张重威，袁理生，赵元方，谭琢青。

定每月中旬第一次星期三举行。会费每次四元，不到亦要交款（派代表者听^{〔1〕}）。以齿序轮流值会（所有通知及收款，均由值会办理）。

（四）来 函

手示及钱、赵两册并席费肆圆均照收。座无车公，殊减色也。张辟非篆屏，前途减至叁拾伍圆，如晤兼老，乞一询其有意收购否？勿复，敬颂援公先生著安。祖任谨上。廿七。

（五）来 函

江门手书卷（有木匣）奉尘清赏。任日来颇窘，乞为我玉成之。敬上励耘先生。祖任顿首。卅。

（六）来 函

快雪时晴，起居何似。星三翅集已另柬奉达，想已鉴及。翊云是日未能出席，请转商哲如兄暂代如何？琐渎皇恐。援公有道。祖任再拜。二月廿三日。

（七）来 函

前夕枉谈，殊慰积愆。送上点心两器，奉饷从者。戈戈之意，即乞晒存。敬上援公先生。祖任顿首。十一月十二日。

〔1〕 原文如此。似漏“便”字。

(八) 来 函

手示及钞票肆拾圆照收，当飭司庖妥为预备。过感高情，惟有铭刻。专复肃叩援公先生道安。祖任再拜。廿一。

(九) 来 函

久未奉教，至念。月之卅日午后六钟，任代陈少白作主人，奉迓大驾至东兴楼一叙，酒柬另呈。《青鹤杂志》阅毕乞掷还，倘荷鼎力推销数份，尤感激也。敬颂援公先生著安。祖任顿首。廿七。

(一〇) 来 函

援公先生赐鉴：

前日寄上酒柬，计邀鉴及。公送陈少白新居贺礼，已遵谕列入大名。共用洋肆拾陆圆，二十位均派，每位派洋贰圆叁角，专此奉达。明日当再面将所送物品清单呈阅也。舜水先生遗集是否佳本，有可留之价值否？手上，祇承起居。祖任顿首。廿八。

(一一) 来 函

援公先生赐鉴：

日前叨饫盛筵，至今饱德。陈少白在粤住址，昨询之吴镜芙，谓系广州市西堤东西安码头塔影楼某某收必可收到等语。鄙意如公不放心，似可遣人至北长街一一七号陈宅一询更为妥善也。容再趋诣，祇颂撰安。祖任再拜。二月二十日。

(一二) 来 函

手示并钞票拾贰圆收到，所差无几，前途谅无不允之理。叔安云云，古人得官方能发展抱负。孟子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祝颂升官亦犹盼望得行其志耳。公乃以是诟病，窃为芳茂山人^[1]呼冤也。一笑。此复，即

[1] 芳茂山人：孙星衍（1753—1818），清经学家。

承起居，援公先生足下。祖任再拜。十九日。

(一三) 来 函

援公先生大鉴：

日前得聆雅教，殊慰积慕。曾宾谷题之邝湛若像，如尚存尊斋，拟求暂借一阅，未知可否？一两日即可奉还，倘清秘不欲收入，价不过昂，任颇拟购之，统祈裁酌示复。琐渎皇悚，祇颂著安。祖任再拜。四月十四日。

(一四) 来 函

承赐大著，牖我愚瞽，感佩何极？邝湛若画像珍缴，乞察入。曾宾谷诗内有两讹字（人琴亡，“亡”字误写“已”。翩翩书记，“书”字误写“画”），想是重摹之本也。高明以为如何？敬上援庵先生有道。祖任顿首。十九。

(一五) 来 函

援公校长道席：

连日未聆清诲，鄙吝遂生。前承假《画史别号》一本，谨专人珍缴，乞察入。此书颇陋，待补之处正多也。明日校中放假，又可偷浮生半日之闲矣。专此，祇承动定不宣。祖任再拜。五月十九日。

(一六) 来 函

顷趋候不值为怅。珍复讲义稿本，任谬加墨圈者，即请转饬检出送敝处一二份。缘任因魏晋文所讲尚少，故先从此取材，将来次第再及唐宋也。公谓何如？敬上援公校长。祖任肃启。廿七。

(一七) 来 函

援公校长赐鉴：

顷趋侍不值为怅。任薪水一事，昨已由哲翁^{〔1〕}处领得。知关垂注，

〔1〕 哲翁：伦明。

谨以奉陈。荣行已定期否，至念。肃叩道綬。祖任谨上。七月八日。

(一八) 来 函

手示祇悉。友人新购得乾嘉经学诸老手札二本，异常宝贵。昨任索观，仅允以三日为限，兹遵谕呈阅。明日下午当专人走领也。专此，复颂援公先生道安。祖任再拜。十七夕。

(一九) 来 函

日前枉谈至畅。先君遗著两种，系任昔年在京师所校刊者，谨各检一分奉呈清览，即乞赐存。敬上圆庵先生有道。祖任再拜。十七。

(二〇) 来 函

程易畴联系振雅斋物，价三十二元。公如赏识，即请留之，否则请发还可也。援公校长。祖任顿首。廿二日。

(二一) 来 函

昨奉手教，承赐墨拓瘞鹤铭集联，欣谢之至。该联犹是光绪中叶装池，想见承平吉祥气象，弥可贵也。送上折叠，求公大笔一挥，想荷俯允，容日走领。琐读并乞鉴原，祇颂援公先生著安。祖任顿首。廿九。

(二二) 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来函

援公先生道席：

旬余未聆清诲，曷胜驰仰。任现住之宅业已售去，此刻急待移居。常伯齐先生有房一所，在帅府胡同，门牌四十六号。闻常先生之意欲出售，惟任拟求其特许借住两月，未知可否，乞费神与常先生一商。如承慨允，月租若干，旧例房茶等项尚须缴否，统乞示下遵行。琐读皇恐，祇颂著安。祖任再拜。二月六日。

(二三)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来函

手示祇悉。日来出门较多，未及奉电一谈，至为怅惜。任二十外首涂

遵海而南，不复过宁沪，大驾归期倘不甚远，或可再图良晤。承赐广雅书札影片精绝，其手术当在铸新之上也。援公侍者。祖任拜复。十三日。

(二四)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公先生赐鉴：

十年奉手，获教良多，惜别匆匆，弥增依恋。濒行宠以盛饯，感激高谊，泐之五中。别后于五月二日由津展轮南下，十日行抵香港，即下榻小儿寓中。拟在此小作盘桓，再往广州一行。北返之期，目前尚难预定。知关垂注，顺以附陈。舟行无事，补作留别诗二章，另纸录呈大教，不知能仰邀赐和否？北平近状如何？报载外力极为伸张，是否实情？星三会仍照旧举行否？闻定议在傅沅叔、鲍仰丞两处相间办理，我公是否仍为会员，便祈示及。专泐肃谢，祇颂道安。祖任谨状。五月二十八日。

丙子春暮还粤留别旧京亲友

旅食燕台四十春，扁舟归里作闲民。行装未改来时旧，拙宦难纾老去贫。静对烟霞供寄傲（寓中面山临水，烟云离合），每逢风雨辄怀人。思量一事差堪慰，归及乡园荔子新。

绿波南浦思依依，酒意诗情共载归。花事方浓争忍别，朋欢苦恋惜相违。关山蒿目馀残照，羽翮何心学退飞。他日重来话畴昔，杖藜旦晚款君扉。

援公先生和教 祖任呈稿

容肇祖^{〔1〕}

（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由顾颉刚兄转来《名理探》一部，拜谢之至。名理之学在明已入中国，李之所译，旨达辞雅，《明史·艺文志》列之道家，足见清初之际其学已不传。此次辅仁大学付印此书，实为有识。至于先生所撰《李之藻传》，考证详明，李氏为不死矣。先生近状如何，实为系念。沈兼士先生回京，未审有会见否？肇祖在此间现复担任中国目录学功课，编著略忙。厦大研究所近拟出厦大国学季刊，肇祖著有《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一文，迟日印出，当奉上一册呈政。此间国学系主任暂由张亮臣先生兼代，张先生于中西交通事极熟，著有《中西交通征信录》，肇祖所愿师事者。暇中谈论研究，于学问当有进益，与居广州时之不易觅良师友较，每觉到此地后为适意也。仲益兄近状如何，并甚悬念。专此，即请著安。学生肇祖谨上。十一月九日。

〔1〕 容肇祖（1897—1994），字元胎，广东东莞人。最近容先生撰《忆陈垣老师》一文，说：“我是陈垣老师的学生。一九二五年，我选过陈垣老师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校勘学。他的淹博学识，把一门研究资料性的课程，讲得有深度、有广度，听后，我深感自己基本知识还很不足。在老师的诱导下，我读了不少书籍，同时，还运用考据方法，作了某些钻研探讨。一九三三年，我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为了写《孔尚任年谱》，我曾写信给陈垣老师，没多久，即得到答覆。孔尚任卒年的确定，是陈垣老师翻阅《兖州府志续编》传记中‘卒年七十一’得到的。当时广州图书馆有关山东省的地志是无法寻找的。我曾因广州各图书馆参考书缺乏，去函陈老师述欲往北京的志愿。一九三三年暑假，陈老师回粤，谈及这事。一九三四年五月，陈老师在辅仁大学提出聘我任副教授。”

(二)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前上书及汇款，未审已得收否？尊书如未赐寄^[1]，请寄广州东莞旨亭街八巷三号肇祖收。肇祖昨自漳州回，始接厦大秘书处通知，云陈嘉庚来电，国学院停办。北大同人皆无留恋意，一俟薪水领到，并发行一经过之册子外，即各散四方。亮尘先生其始尚欲维持，然停办已成事实，当亦不得不去。虽有校长特留张、顾^[2]二人之事，然顾去志已坚决，张亦不能唱独脚戏也。此时肇祖稍事屏当一切，即拟回粤。粤通信处，请寄广州旧仓巷新门牌五十七号。资本家办学，究竟是外行，意见之偏，随意便可开可停。厦大科数之多，比之北大为远过，而学生只有三百人。内容之糟，皆陈陈相因，莫可发覆。此次停办国学院，便是新旧派别之竞争。旧派之于新派，积妒恨之衷，便为一网打尽之举。此时亮尘先生尚欲顾拾破罅，抑亦惑矣。子民^[3]先生今日已离厦。天下如可为，澄清当在不久。将来肇祖便欲北上也。匆卒不尽一一。专此，即请教安。学生肇祖上。

仲益兄等均此问候。二月十八日。

(三)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睽违训诲，忽忽数年，音候鲜通，至以为罪。肇祖近以岭南大学裁去国文系被裁，行止未定，远劳垂注。接家兄希白^[4]来函，得知先生盛意殷殷，力为推引，远方闻讯，感愧交并。肇祖现在已接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之聘，亦先生平日延誉之力。当努力学问，以答厚谊也。暇中幸赐教诲为盼。专此，即请著安！学生容肇祖拜上。六月二十八日。

[1] 援庵批：“书二月廿一日寄出。”

[2] 张、顾：张星焯、顾颉刚。

[3] 子民：蔡元培。

[4] 希白：容庚。

(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久未通候，至以为歉。想道履安吉为慰。家兄希白回粤，闻先生回长辅仁。著述多劳，名望日高，岭外遥瞻，翘企无已！肇祖自别后以教书为业，成就甚稀。本学年回就中大教席，又适遇复古高潮澎湃，盖古直为国文系主任，以《文选》为主，以读经为务（《文选》共占二十学分，七经皆必修，主在默读。《书经》则主不分今古文）。肇祖自以为在广东有乡土关系，在中大有历史关系，与之反抗。不行，因改就史学系教席。所任功课为史学史，文字史系等。逖先^{〔1〕}先生南来，虽可与为史学研究之提倡，然而学校经费，又值困难，教授人材，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气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欲求如傅、顾^{〔2〕}在时之情况，已不可能。故兼聘朱逖先先生为文史研究所主任，而朱先生考□□后，亦不愿就也。处此情形，肇祖每以□□乡教书，为事为乡，俱已无济。而为己一方，□甚愿暑假中到平甯一枝栖息，多作学问，少谈事功，庶于将来自己学问，可希小成耳。先生以为如何？广东修志馆今年移交中大接收，从前朱骝先^{〔3〕}在省政府委员席时为中大争而不得者，今卒归于中大。现在虽久经接收，但位置一些人而已。朱逖先为修志馆委员之一，颇贡献意见。目前观之，计划办法，尚茫如也！天一先生颇有相见，他与先生谂熟者，并闻。匆上，不尽，即请撰安！学生容肇祖拜上。十一月二十六日。

寓广州侨商街六号二楼。

(五)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座：

大驾北旋，未及走送，遥想安抵旧都，杖履无恙为慰。肇祖别后忽遭无妄之灾，右股生一毒疮，荏苒二十馀日，现在已割治就痊，可以强步，

〔1〕 逖先：朱希祖。

〔2〕 傅、顾：傅斯年、顾颉刚。

〔3〕 朱骝先：朱家骅。

惟尚未结痂耳。前先生属为代觅《香山续志》，经托中山人回乡觅之，惟久未得复，大约需假以时日也。代借之《香山续志》，因借自中大，肇祖已离中大职，不便过于久借，如属缮录，尚幸督促记室早日成之，以便缴还耳。近著孔东塘尚任年谱，据《湖海集》，《阙里孔氏诗钞》，《阙里文献考》，《出山异数记》等书为之。闻有新修之《山东通志》，又知先生藏有山东县志多种，《曲阜县志》，此间不可得见，如值记室之便，钞示孔尚任传，如何？先生对于孔尚任有关系之书籍，如有所知，尚幸示及也。疮疾中，肇祖卧多坐少，拟录正之《公孙龙子集解》，只得待之他日。藉以遣日者，惟再遍读《潜研堂文集》一过而已。大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已从庆祝蔡公论文集见之，古籍窜乱通弊，可以藉知大概。然而先生之读书一字不苟，方法之严密，分类之确切，钦佩之至。此篇与《史讳举例》同读，当更得益不少也。匆卒未尽，即请钧安！学生容肇祖拜启。八月二十六日。

(六)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师尊座：

奉到手简，敬审起居万福为慰。承录示孔东塘事绩，开启愚蒙，增广不逮，为喜为谢，何可胜言。《兖州府志》续编有卒年七十一条，尤为肇祖所急欲知者。《颜李师承记》具见其与李塨之交好，由此以翻李恕谷年谱，又可补知一事，即东塘罢官后第三年仍居京师也。东塘年谱大体已具，尚俟细心校补，得来示启发，增若干条，缮正当更易也。《香山续志》前托觅之香山人已付之浮沈，经再托黄慈博先生，据云商之友人，有重复可让出者，迟数日或可交来云云。如觅得时当即邮寄上也。来示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为勗，肇祖不敢不勉从先生之后，以求学有所进。新会之学，白沙^[1]之于理学，任公^[2]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肇祖心仪者盖在于是，而非苟为谀佞者。如得

[1] 白沙：明陈献章。

[2] 任公：梁启超。

重到旧京，当追侍左右，所得于谈言微中之中者必不鲜，于学当更进也。南中参考书难得，每有好题目，以参考书不足故辄废然而止。前人著述，每喜谈乡土掌故，从前提学使观风，亦每喜以乡土掌故为问，亦以材料与参考书困难，故卑之不便他及。然而在困难中仍当努力向上。兰甫^{〔1〕}先生在困难中努力而出人头地者，此固非肇祖所能几而及之，故每一自念，辄欲奋飞以至北平，此固可徐图之，而非不可能者，先生以为如何？拉杂及之，或先生不以为渎也。德芸先生、玉清女士、镜池兄见时当代道候，并闻。匆上不尽，即叩著安。学生肇祖再拜。九月廿四日。

肇祖足疮已愈八九，尚有八九分径口未生皮耳，大约十日八日中可全愈也。附及。

（七）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座：

承寄县志三种及大著二册，敬审起居安吉为慰。大著一本敬收，谢谢。另一本，未审欲赠何人？便中幸示及。粤中读《孝经》之说既风盛一时，而变本加厉，又有提议以朱子《小学集解》编入中小学课程者，吠影吠声，可为浩叹。学生每读钱、王二家之书，以谓学者风靡，不致有人非难，近得夏炯（道光间人）《夏仲子集》观之，竟云“辛楣之学，全不足贵。《廿二史考异》，只算为抄写镌刻家耽忧。《养新录》东涂西抹，令人生厌。文集哀然数十卷，无一语为世道人心、学术风俗起见，吾未见其可传也。”又说高邮王氏：“《经传释词》，则尤破碎决裂。……变而于语助虚辞，指东画西，横竖任说，学问之劣，无甚于此书者也。”此种蛙鸣蝉噪之语，顺口开阖，亦竟有人，真比方植之为空疏矣。故此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竟颠倒其学于内，犹戴东原树徽学于外，而桐城有方植之，当涂有夏炯也。然而蛙鸣蝉噪，其声易竭。尽夏炯之力，何损于辛楣及伯申等之分毫。努力向上，肇祖当知所勉矣。得暇，尚希批示为感。匆卒不尽，即请著安！学生肇祖拜上。十一月七日。

〔1〕 兰甫：清陈澧。

(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师尊座：

承示，敬审一一。前数日寄上《明史窃》一部，想已察收。《元典章校补释例》，当以一册代赠慈博先生。肇祖前曾以《滇云历年传》一部酬其赠《香山续志》之谊，不必再以他物为报矣。承示询及有意北上否，此意自当有之，如承鼎力推荐，当明夏北上，努力以报万一也。来示所云“南方朝气方新”，然在学术上，实暮气寻寻，读经复古，抄学古堂课程之旧本以为课程，据皋比者又哦高头讲章之大全经学，宁非暮气乎？肇祖甚欲就北平公家藏书之富，在此年富力强之时，成就一二种著作，此非居南方之可幸苟成者。所志在此，未审先生以为如何？闻素痴^{〔1〕}归国，亦甚欣快也。冬寒，伏望珍摄，敬请撰安。学生肇祖敬白。十一月十八日。

(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师尊右：

奉读手谕，及赐寄《于文襄手札》一本，感谢交并。明岁当北上趋侍，以亲教益。职席苟定，尚幸先示，以便向岭南方面正式提出坚决辞职，并预备一切。此时到暑假间，为期尚长，可以从容先事预备也。来示云及“夏仲子似胜仪卫轩”，盖仪卫轩于朱学尚隔膜也。肇祖近得夏斡《述朱质疑》，觉夏燮似不知夏斡。夏斡所说为当行，夏燮所说为出乎自己研究之外，肆意攻击，不免无的放矢矣。来示云“实时势造成应有之反响”，所见甚是。东塘年谱旬日可以脱稿，《湖海集》肇祖有之，为作谱之动机，盖基于阅此书，故年谱中丙寅至己巳四年所述较多。考东塘生于顺治五年戊子九月，《桃花扇》下续四十出徐韵，副末扮老赞礼云：“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又唱词云：“新历数，顺治朝，五年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疑九月十七日乃东塘生辰，而故意托云福德星君？此说未敢遽定，附记入以备考证。如此说法，先生以为果武断

〔1〕 素痴：张荫麟。

否？《桃花扇》一书，东塘以为千秋事业及身后名寄托之所在，故“本末”所记，颇以自负，虽以此罢官休致，不悔也。二百数十年后，我们考他生辰，亦竟于此书得之，如果属实，亦一趣闻也。专此道谢，即请年安！不尽。学生肇祖拜手。十二月卅日。

（一〇）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承惠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一本，敬谢。另包寄上《孔尚任年谱》单本及陈子砺增补《罗浮志》一部，望察收。闻先生以大故回粤，未及走谒，并申唁吊，歉歉。北平近状何似？远道异辞，未审先生视为何如？《马阁老洗冤录》，肇祖当另为一跋。盖姚氏洗冤，语多意气，系属同乡，不免阿好。《明史》编辑，时间颇长，在史书中，为最善者，即于马阁老有过分之语，必不致于大误。姚氏以为史书难翻，稗官曲部易倒，于是颠倒时序，以为《明史》受尚任《桃花扇》之影响，故遂云云。不知草明史之初稿者为万斯同，万斯同与尚任为老友，恕谷年谱于康熙四十年正月赴东塘筵，斯同亦在坐。即《桃花扇》作成之第三年。后一年，斯同便卒。斯同老史家，且一生不苟，于《桃花扇》之内容，当不致漫不加察而依之作传。故王鸿绪《明史稿》（本万氏稿）有马士英传，与《明史》多同，此不能谓《明史》马传为必出于《桃花扇》之后者。姚氏深文周纳，欲加孔尚任以罪过，以为《明史》之误，即孔尚任之愆，至谓尚任为受左氏后人之属托，或弄笔舞文，意在结欢巨室。实则清初之记事，指骂士英者不一而足。如周亮工《读画录》记王贻上、黄俞邨之题辞，皆隐然以士英为奸臣，姚氏以为亦受尚任《桃花扇》之影响。然周亮工卒于康熙十一年，《桃花扇》成于康熙三十八年，不晓诸人何以得读尚任之《桃花扇》未有轮廓时之心稿也？谓尚任之作为受人之属托，或意在结欢巨室，果尔，则《桃花扇》必成于仓卒。但《桃花扇》后本末云：“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多年经营，其非一旦用以结欢巨室可证。然而姚氏亦可云此尚任之虚言。案尚任《湖海集》丁卯存稿观剧诗有云：“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则尚任所记本末，非虚言矣。姚氏又谓尚任既非显宦，又非科第出

身，既令知音识曲，亦非偶然兴到，按谱倚声，便能号召伶工，舞榭歌筵，倾倒四座云云。不知《桃花扇》前，尚任尚有与顾天石合作之《小忽雷》填词成，即有景云部为拍演，顾天石序《桃花扇》，说及《小忽雷》，谓“翌日而歌儿持板待歌，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至于姚氏以为孔尚任之作为左梦庚继起承袭之人而作，事无左证，我们亦可谓姚氏为为马氏子孙而作，尚可微有证据。一者非构通马氏子孙，何以书前印有阁老遗像，一者书后有提议应谥忠武之说也。凡在历史上辨证一宗事实，必以证据之充分与否为衡。姚氏支蔓之辞多，虚懦之气盛，求洗冤之法而不得，则用其诬指之法，以乱罪他人。一冤未去而他冤即生，余觉其白费心力为可惜也。草草顺笔写及，未尽一一，先生以为如何？勿上即请著安。学生肇祖拜启。五月四日。

（一一）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吾师著席：

奉五月十一日手教，敬悉一一。“吾人论学求真非求胜”之语，当服膺不敢忘。《马士英洗冤录跋》如脱稿当呈政，并转与姚老先生也。《孔尚任年谱》另包十册挂号寄上，察收为幸。来示云“传言不足恤”，当敬奉教言。暑假期中北上，得奉几席，读所愿读之书，纵有艰险，已足取偿。肇祖家中除书籍外，无多长物，有室家而无儿女，故北游之心，不致为传言所阻，此可为吾师告者也。但有一事为动程前所应解决者，敝藏之书，欲于未动程前先邮寄北上，如寄与家兄处则居后门左右，往取为艰，未知先生处或辅大图书馆可能觅一些地方为之存贮否？又广东书籍为北平所少者，如志书等，未知辅大需要否？如所未有书，或已有者，列目寄下便中代为找求，以报代为存贮书籍之劳，何如？肇祖北行之期，早则国历七月内，迟则八月内。如辅大功课已定，功课名目及内容概略，便中略为详示，俾便携带书籍及编划讲义规模，以免临时周张，如何？匆卒不尽，即请著安。学生肇祖拜上。五月二十一日。

兼士师前均此请安，不另。另一函望代转。

(一二)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师尊座：

奉到大作《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至谢。在港曾上一函，未审已得收否？今日在港归来，明日即将肇祖所藏书籍，直寄辅仁先生收。另将拙作《学海堂考》一包，寄上尊寓，请代转各人，并指正。肇祖约七月十三日左右起程北上，现在料理私事，尚需于数日后回乡一行也。辅仁事想必已决定，肇祖不待聘书寄来，即当北上，或聘书未寄时，留存尊处，待肇祖到平签聘亦可。肇祖此次北上，早具决心，当不游移也。受颐^[1]先生回，藉知先生体履清泰，学仍不厌，并专习蒙文，此种精神，真钦佩钦羨无已。到平后，深望教督一切也。匆上不尽，即颂教安！学生肇祖拜启。六月二十三日。

迟一二日当与受颐先生往见岑仲勉君，附及。

温氏藏《宋会要》钞本未有所闻。已函各处查询。拙藏有《三朝北盟会编》钞本，甚精。

(一三)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来函

援庵师尊座：

前上各函，想已得收。尊著《元秘史校本》，领收，钦佩之至，谢谢。今日托中国旅行社寄付书籍廿一件，又被包一件至平（写明交辅大先生收）。自津至平运费，未知若干，届时如到平，望觅一妥当之工人代为领出，寄存辅大，并先代付运费等为祷。费神，不胜感谢。肇祖已定于十三日搭由港开之俄罗斯皇后赴沪，十五日可抵沪，届时或换船北上也。别离旧都，忽忽八年，获亲函丈，更为庆幸。见时当再细述一切也。匆上不尽，即请著安！学生肇祖拜上。七月六日。

(一四) 来 函

援庵师尊座：

承惠示《甘泉先生文录类选》，周孚先编，嘉靖八年刊本，此书甚值得

[1] 受颐：陈受颐。

购买，所争论的，价钱而已。今通行本同治丙寅葺刻之《甘泉文集》，实为选本，所选殊少，且有经节录者。此嘉靖八年本所有，同治本多无之，一也；肇祖所见之《甘泉先生续编大全》，三十三卷，为万历补嘉靖三十四年刊本，在此书后二十六年所编，无一编文相重复，则续编或为续此书，二也。续编为万历补刊，全部缺页至一百三十馀页，缺字更不可胜计，不能用者。□□修细堂者，没人过问，至今留肇祖处未取回也。匆匆翻检所得，敬以奉复。匆上即请著安。学生肇祖拜上。五月二十四日早。

附呈先外祖郑莲裳《诵芬堂诗草》，惠存为幸。

方 豪^{〔1〕}

(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来函^{〔2〕}

援庵先生大鉴：

晚闻先生名久矣！驰心向往亦久矣！每以未能亲炙为憾！几席间所仅足以当警欬者，惟明李之藻一传与《辩学遗牍》、《利先生行迹》、《万松野人言善录》二三序跋而已。尝回环而雠诵，如亲言论丰采，而知大君子之热心宗教也。以自惭固陋，未敢上书。今春英君^{〔3〕}逝世，而先生乃受托继任主讲大学，斯文自任，宏振木铎，倡导后进，其乐育人才，嘉惠方

〔1〕 方豪（1911—1980）：字杰人，浙江杭州人。一九二二年入杭州天主堂修道院，一九三五年晋升为司铎。一九三八年在《益世报》（昆明）主编《宗教与文化》副刊。一九四一年起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牟润孙先生《悼亡友方杰人——陈援庵先生与方豪》（载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新晚报》）中说：“杰人出身于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学是由于与老师陈援庵先生通信的关系。修道院中的修士本不能与外人通信，他为了热心求学问难，偷着给援庵老师写信，才引导他走上治中国史学的路，极为难能可贵。杰人念念不忘援老，抗战期间他在后方写文章称援老为爱国的史学家，援老逝世，他在台湾写文章纪念援老。他偶尔来香港，必来看我，很关心祖国，虽因有人陪着他未敢明白说出，但他十分向往祖国的心意曾借着问援老的事向我作过不止一次的暗示。我写信告诉他今年十一月援老诞生百周年纪念，希望他能写篇文章。他答应考证‘密日’的文章作为纪念援老的论文。听说这篇文章已写好，而且作为在今年春天台北开的汉学会议宣读的论文。”

〔2〕 方豪先生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中回忆：“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是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陈先生通信，很显然的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但我又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往返信件，即由他代为偷送。”此信日期，方先生推测“大约在十一月十五日后，二十三日前”。此信封皮现存，可知为十一月十七日。

〔3〕 英君：指英华，即万松野人。

来，当不在英君后也。因忆马公相伯序《言善录》曰：“唤百唤千，而得一相与印证者，共持人道，诂无补？”自思先生或即其人矣。盖先生之识英君，自云因《言善录》也；而今晚之识先生，因《言善录跋》也。跋有云：“《言善录》每述明季西洋人译著，有为余所欲见而不可得者。”夫好古敏求如先生而犹不可得，况晚乡僻浅学之末乎？然而先生幸而遇英君，乃得获如所愿，而晚不幸而不遇英君，乃不能遂所志，故自嗟叹不已！继又思今先生既受托英君而继其任，将以竟其未竟之志，是则悲天悯人之怀，救世淑人之念，亦必与英君有同也。则又不胜跃然自喜其幸遇先生，而不致失所望矣。晚所欲见书为：《灵言蠡勺》、《主制群征》、《名理探》、《寰有论》四种，及英君与先生所著所刊各书。（又《天学初函》，其书英君谓已觅得全帙，未知已刊全否？如其不全，则祈将已刊者各惠赠一部。）诸书价值颇贵，世人倒囊，或不易置，而晚以家贫，徒手为请，虽大君子乐成人之美，与人共善，必肯分惠，而晚蒙厚愧，则受之弥愧矣！所愿大君子有以谅我耳。且喜今日晚之求赠于先生，与七八年前先生之求假于英君，无以异也。而今日先生之必不吝允所求，亦必与七八年前英君之吝假先生同也。故辄不避谄陋，奉书求赠。小子狂简，不知所裁，引领以望，率意布陈，伏维惠察。

〔录自方豪《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载

《传记文学》第19卷5期、20卷4、5期〕

（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往函

远辱惠书，喜东南之得朋，欣慰何似！唯猥以万松相比，令人愧怍。《灵言》、《主制》等作已奉寄，今又寄呈数种，乞察收。诸书或已绝版，或非自刊，故《寰有论》未刊，不能备寄。最近印有二种，则非论道之书，广告如另纸。尚望时赐教言，商量学术，固所愿也。专颂台祉。陈垣谨覆。十二月六日。

杭州谢三太傅祠旧址为元时也里可温之最大天主堂，闻今已改作菜市，明年拟游杭一登临其地，届时或可晤教，至足乐也。方先生史席。垣又及。

〔出处同第一函〕

(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函

豪生十有七年矣。少入修院，前以久仰大名，辄欲奉教，因于修规有碍，适家兄执鞭启悟，因特署家兄之名，乃蒙不弃在远，一再厚赐，并辱手覆，引以为朋，实令人亦幸亦愧。惟第一批所寄《灵言》、《主制》^{〔1〕}等作，则豪并未收到，而大君子盛情雅意，实深铭感，捧视所赐，珍逾拱璧兼金。方拟细读一过，以寡其过，而增其学，乃收到之次日（阳十二月十二日）晨，忽接江山来电，赤军已占衢堂。是日下午，院长即宣布诸修士遣往乡僻各堂，至今旬馀，未见动静。豪亦遣往他处，风尘仆仆，长途奔波，未暇作答。足下学问深沈，著作等身，谨将游览所得有关圣教者，录呈教正，想所欢迎。（一）方井南（今名大小方井）圣教古墓窟内有一瓮（藏遗骸者），上镌有字曰“锺巴相江兄修士”，想即大著《李之藻传》中所称之锺明仁。惟书曰“江兄”，殊不可解。或者江系其名，兄为尊称乎？又西湖宝石山下东冷亭畔，有一小碑，款用万历年号，题曰“复太石山祭文”，中署李之藻名，想系未受洗前所作。他日有暇，当前往钞录寄呈，亦足供参考。承示谢三太傅祠一事，豪前于大著《李之藻传》末已见及，而卒未能一登临其地，实为憾事。而李水部与杨侍御二公皆卒于京师，杭州无其坟，而其子孙亦并不显，无人知其详，殊不能与同称三大柱石之徐相国裔颀颀于今日，亦一大遗憾也。按吾杭为圣教策源地，而教难蒙害亦颇烈。中绝之后，教产未经收回者甚众，而尤以卫匡国圣心堂为最著。盖自今杭堂收回后，凡各庙宇寺屋之以天主堂改建者，遇有遗迹，即行掩埋，以杜藉口收回，而况元时也理可温之堂乎？即今杭堂，亦仅二樟树与堂中十馀柱并楼屋一所（已稍改变）尚为三百年前之物。足下志古敏求，因附及。朔方天气严寒，惟为道为国自重不宣。此覆，敬颂台安。后学方豪谨复。十二月二十二日。

(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来函

前复一笺，计已得邀钧览。谢三太傅祠旧址已一临其地，所见与《元

〔1〕 灵言、主制：指《灵言蠡勺》、《主制群征》二书。

也里可温考》中所言同，亦无所新得。《复大石山祭文》亦曾往钞，甫及数字即为兵士所逼止，未解何故。知不可理喻，遂离去，以俟他日。晚近于书肆中偶得嘉惠堂丁氏《武林藏书录》两册，其藏书家传中有虞长孺、僧孺两先生一传，盖即与利西泰先生辩道者及其弟也。乃忆近刻《辩学遗牍》万松附识中有云，虞德园铨部事迹不详，晚因另纸录其全文寄呈。虽片句只字，于虞公事迹仍不免有憾一斑，而蛛丝马迹，于大贤参考或亦不无少补。又英君于《天学初函》有云曰“初函者，拟续刻也”。然晚近于《辟邪纪实》一书考证书目内于《天学初函》后并有《天学续编》，想即续刻之书，然其书终未之见耳，或竟非其书亦未可知。按《辟邪纪实》一书著于咸丰十二年，不书撰人姓氏，但署天下第一伤心人，晚所得本为光绪丙戌海隅苍生刻本。其书攻讦天、耶两教，穷极诬妄，盖不仅令人可笑可怜可恶，直欲使人见之毗裂发指，不忍卒读。而又非出自臆说杜撰，大抵见之于各书。然其考证书目内，颇多明清季天教绝无仅有之如《灵言》、《主制》、《畸人实义》、《交友》、《西琴》等有名著作，此则为可奇而可笑耳。又按吾教书籍所以散失不全而难求者，大抵亡于兵燹水火者什三，而亡于教难时仇教手者什七，故该书中亦劝读者悉举而火之。又著者于艾正心有云无知匪徒为所惑，无足深怪，惟明季金声之徒稍读圣贤书亦被所惑，为之赞扬西学而自附西儒，可为痛哭。得此则金氏信教之证益厚，亦足一喜。足下志古好学，不耻下问，晚故不惮许子之烦，录呈所得，并附浅见，以求教左右。尚望时颁金针之度，匡我不逮。想吾师以裁成后进为心，不嫌妆嫫费黛也。专颂日祉。晚方豪上。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大著《元也里可温考》中所录《杭州谢三太傅祠改建纪念塔记文》于“载在《杭州府志》”之下漏去“晋太傅讳安，宋太傅讳深甫，明太傅讳迂”，虽前于《西湖游览志》引文中已录出，欲免重复，顾于直录例中或未遗漏而欠安。浅谬之见，尚希裁正。又晚前以搜求教中旧著述，肃笈乞于足下，乃承倾篋倒囊以赐，而欲求未得者犹属不少。惟有仰祈不弃卑微，更赐所藏，或代索诸万松家。晚欲得无厌，亦可笑矣。不佞鄙人，愿足下有以饰我耳。

(五)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客岁冬间，敬肃两笺，未知得登钩览否？念念！！豪近读香港出版，A.Z.L.Caberd 主教所著，实授于吴尔巴诺公学传信科之名理学提纲；及法国外方传教会公学学生用之修词试验作品，就中一章专论犹太教（开封），虽简略不详，然异同处，亦足供参考。原书为拉丁文，豪特不厌辞费，将该章原文另纸译出，无只字更改，以留其真。惟稍加按语，聊表鄙见，自惟支离雷堆，殊难登法家之眼！回忆前以乞书于公，得附友朋之末；并承不弃鄙陋，允为商量学术，大惧草零木落，有伤知己之明！是以常竭萤烛之末光，辄效眇微之绵力，辱爱如吾公者，或不以小子谄痴而弃之也。前书论《天学续编》一节，“英君附识云”当改“大著《李之藻传》中有云：曰‘初函’者，拟续刻也”，因一时失于检点，遂尔谬误，愧甚！大著之未得见者，计豪所知：尚有《四库书目考异》，《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记》，《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入中国考》等四种。入春以来，前赠各书，已渐次看毕，神形获益良多，实深感佩，而犹以未得尽见大著为憾！足下能弥此恨乎？则固豪所深望也。课忙，草此敬请大安，并贺年禧。后晚方豪谨上。

自杭州天主堂启悟公学寄 二月十二日

万松野人书法绝妙！豪尝于某处得见其所书珂罗版印之联多条，甚心爱之，未知足下能代致乎？望之。豪又附。

I 何为犹太教？

R 犹太人之称为 Lán máo hoey（原注）蓝帽回者（因其俗尚戴此种颜色之帽），“按上章论回教内谓回教人称白帽回，皆各随其俗。”汉时或云周末，由 Sī yāng 西洋（原注）即西域来我国，犹人始居于 Pè Kin Káo Tchéou Su 北京干城戍。及 A hing kia 亚馨下（原注），且其时势力极盛，因曾有人侧身官场，或居各种显职。今则惟有少数人居于河南省开封城。并有经生出为建寺，俾能整理教规，而向他人宣讲主律。此寺桓帝时，毁于火。因其地邻城垣。迨后重建者，又于定宗七年时，黄河泛滥，全城遭灭，而寺亦被淹。后有犹太人，赵姓某官，别建一寺。今犹人常至其寺，

其大略情形记之如下：

寺之前部最初触于吾人眼帘者为皇帝 *Vàn sui pái* 万岁牌（原注）。在此牌上，书有金字希伯来文：“以色列人听哉，吾辈之天主耶和華惟一无二，其名宜颂，其国之荣荣于永远。”（按大著中少后二语。）

离牌不远有帐棚一，呼曰天堂 *Jien t'áng*（原注），门上有希伯来文书曰：“知之哉因天主耶和華為诸神之主，皇皇赫赫而威灵之天主。”（按此为大著中所无。）犹太人于此棚中置有天主律书曰 *Jâ king* 大经（原注），亦希伯来文所书。

寺之后部，则有二牌。曰诫律，计有下列十条：1，“敬尔上主天主”；2，“毋用尔主之名于虚地”；3，“记忆安息日”；4，“孝尔父母”；5，“毋杀人”；6，“毋行邪淫”；7，“毋行窃”；8，“毋发虚誓以逆汝近人”；9，“毋愿其妻”；10，“毋贪尔近人财物”。

寺之东部有中国碑四方。其第一碑略曰：以色列人教祖亚伯拉罕，传其教于摩西，彼于西乃山顶恪恭受经于惟一天主，中所载道与经（原注）*King* 中之道无大异。后记于定宗七年遭河患；并其时居于 *Lim Pô* 林波（原注）（按即宁波）及亚馨下之犹太人，续修其书，以补遗没者（按即弘治二年碑）。

第二碑亦并列下，此碑为一四川总督（皆原注）（按即四川布政司左唐）所立，于正德亦名武宗（皆原注）十年。其起始曰：“以色列人之教：*Acham* (*Adam*)（皆原注）亚当始祖，在西方造自天主。犹太人有经有传，诫律包括于五部及五十三卷中”（按碑中惟言道经四部）。以后皆为犹太人赞经之词，其后如下：“亚伯拉罕为此教之祖，彼为犹太人之父（按父字拉丁有祖意）。摩西传其律，彼为师法。汉时，犹太人迁此。孝宗元年贡印度布于帝，帝欣纳之，并准其在开封彼时名白梁 *Pè leang*（原注）（按应作汴梁）建造居屋，其时七十家犹太人合建一寺。藏经（圣书）（皆原注）其中。”

又有多书，则非仅为犹太人。凡为帝王庶人父子老幼当尽之职，咸载其中（按此即正德碑，惟原碑无贡布之文）。

第三碑立于康熙二年。在此碑上记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及摩西。其于亚伯拉罕之圣德极力赞扬，并谓其圣传至今遵守不替，又记摩西

受诫西乃山顶及其守四十昼夜严斋，并记其时，全心全意，热切务天上事。最后则记有经五十三卷，及其中奥蕴。法师司此，当初吾教中确守安息礼日，悉按犹太律中所定。后又记黄河泛滥。而犹太人经籍与寺屋皆湮没于水，又谓有一自林波（原注）来之犹人姓秦者，增补其经。而又一犹人名 Len tou la 冷都辣（原注）（按即俺都喇），集资另建一寺。以上论经。

第四碑亦赞及亚伯拉罕，称其为始祖亚当十九世孙，其余所纪，与别碑所载相同。其后列诸工人姓氏，及修理万岁牌、帐棚而损^{〔1〕}资者之姓氏。又附以当时居于开封之七姓犹太族，此七姓今仍居于彼。以上论犹太寺（按此即康熙碑碑阴题名）。

（以下为逻辑式论犹太教之伪及天教之真等，从略。）

（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往函

杰人仁兄惠鉴：

迭惠书，均悉。前因杭沪未靖，至稽裁答。所译拉丁文论犹太教一段，具见用功，唯原文材料，悉译自弘治、正德及康熙二年碑，不如仍求之汉文原本为愈。窃尝有一譬：先以中币换英币，又由英币换法币，复换德币，如是展转兑换，若欲得回中币之原价，恐所亏巨矣。以汉文译外国文，复由外国文译回汉文，其意义之损失，当复如是。尝见有未见景教碑原文，特由外国文译本言景教碑事，繙为汉文，有至足笑者，正坐此病，似当注意也。足下英年好学，至可钦佩！公教大学现有湖北司铎三人在校读书，将来成绩，必有可观。天主教文艺复兴，端赖此后起之秀也。第一次寄上之书籍，系公教大学秘书所办，事后询知包裹不得法，想未收到之故，系因封面破坏，无由投递也。今再检上《教宗通牒》二份、《辩学遗牍》三种一册、《灵言蠡勺》一册、《主制群征》一册、《蹇斋剩墨》一册、《万松心画》一册、万松联一对、《火袄教入中国考》一册、《摩尼教入中国考》二册，共为一包，挂号另邮寄。火袄、摩尼二种，曾登北京大学《季刊》，稍有添改，此系稿本。又承询《四库书目考异》五卷，书成未刊。

〔1〕 原文如此，似应是“捐”。

《武州石窟寺记》，久已绝版，故无由寄奉。杭州近状如何？至为悬念。颇复有所述造否？便幸告我。惠函请寄西安门本寓为便。专复，并颂学安。弟陈垣谨复。四月十九日。

〔出处同第一函〕

(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来函

寂坐书斋，正深悬念，忽朵云遥贲，并荷惠寄书籍。发函庄诵，且感且惭。豪前上三笺虽有所发明，然亦故纸生涯，前人唾馀。自惟鄙陋，知难逃弄斧之诮，乃荷不弃，嘉许殷殷。虽奖借之情或过，而取譬之意良深，雒诵之馀，踴躍起舞矣。先生宏开绛帐，斯文自任，俾多士沈潜乎经义，为圣教振起其人物，徐子先、李振之雅化复见今兹。文艺复兴，虽在诸后起之秀，亦赖在耆哲宿儒之振兴也。杭州自厉行清党后，景象尚不恶劣。堂中曾驻兵月馀，其始并修道院亦居之，旋即退出，迨旬日前已完全撤退，损失尚幸不大，惟稍感不自由耳。赣、浙西教士已全体赴上海，诸同学已二次遣散，此次惟豪一人不出走，以是而得接读尊函，不致有失，岂非幸事？承询有否述造，乃竟无可报命，惭愧惭愧。惟自客冬难后，辄于课馀从事于编著《浙江公教史》及《圣教辞典》两书，事绝繁重，体大物博，则宜广搜精选，求能美富两称。惟是豪识既不广，学又不足，心细胆大，徒为他人所窃笑。我师博物君子，若得赐教，或蒙惠示种种，则拜德多多矣。前承赐读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至后读时，乃知有上而无下，不知是未刊或错落而未寄，抑已寄而不知遗失何处？盖自家兄至予，展转托人，迨接到而包裹已散矣。夫以万松野人称为空前杰作之书而不成原璧，诘非憾事，便祈补赐。豪自闻先生名后，尝思先生或已为同教友，近嘉兴有来自燕北之修士，道先生为耶稣教教友，其然，岂其然乎？大著金声、王微二传俱已拜读，考古弥精，崇论弥闳，洵足光辉基督，推倒陋儒，亦有单行本否？大著《中国基督教史》深愿早睹为快。神交半载，末由晤教，道貌德躬，时发梦想。如蒙惠赐玉影，则胜百朋之锡矣。肃复，敬请教安。晚生方豪谨复。五月三日。

惠函照旧。

(八)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往函

五月三日手书敬悉。圣教词典极需要，未识日文《基督教大辞典》曾见及否？术语名词不易订定，日人对此颇有经验，且与我同文，似可参考也。《元西域人华化考》下卷，只有油印本，今已无存。此文原付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因《季刊》久未再出，又未便取回另印，故至今无下卷也。承询予是否为耶稣教教友，亦应有一问。余数月前曾演讲回回教人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为辅仁大学（即公教大学改名，现已报部立案）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也。检旧牒，得尊处来信论虞德园事，德园在明季佛教中负盛名，曾为利马窦序《畸人》，文存德园集中，颇有嘲讽语，故今本《畸人》不载。未识足下曾见此文否？德园事迹甚多，以无关天教，故无所用之。《辟邪纪实》为曾国藩幕府著，志在引起人反对洪杨敌忾，义和拳未尝不受此书影响也。此书余所见者有数板，多寡不一，盖逐渐增刊者。庚子后已无刊本，间在冷摊中见之耳。足下留意文献，将来成就，正未可量。南方炎热，幸为道珍卫。不一，不一。杰人仁兄足下。弟陈垣谨复。六月十三。

〔出处同第一函〕

(九)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来函

夏初曾复一笺，度已得邀青盼，徒以数月以来，茫无一得，愧无可以报命，又不欲以数语寒暄，上溷清听，故缺然久不报，盖不尽稽生懒慢也。顷阅报章，知膺辅仁大学校长之任，遯听之馀，踴躍起舞矣。维我国天主教文艺，久已凌替不振，为复兴计，莫如治学，而斯文重任，自非才学优赡，经验有素者莫属。我师怀边孝先之经笥，兼江文通之笔花，以考古博物之馀绪，兼多才故艺之高造，挟其所长，乘时而起，以宣劳于坛坫之间，自必驾轻就熟，游刃有馀，从此合贤主嘉宾于一堂，上下交契，定卜珀合。多士雍容，胥赖栽植，其嘉惠方来，何可限量？立言树人，皆不朽之盛业，我师兼而创之，则不独万松之夙愿可满，而徐、李之雅化，亦可复见于今兹矣。仰望芝光，弥罄葵祝。豪虎林株守，鹿粟才庸，叹寡学

之堪耻，朝夕常惕，乏偏长之可述，陨越时虞。两地神依，时兴采兰采葛之咏。客岁言欲来杭，屡怀迟迟。惟从此事务增多，当更不能作市上壶公，缩地而览湖山之胜。或者假缘暑期，亦得飘然而来，使倾心丰采，如仰泰山而瞻北斗者，亦得一亲髻欵，以慰平生。谨此先达，企予望之。惟幸不我遐弃，时颁金针之度，想我师以栽成后进为心，当不嫌妆嫫费黛也。

〔出处同第一函〕

（一〇）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老伯尊鉴：

敬肃者：数年来生以牵于院例，致疏奉候，而历年所获以及存疑不安诸端，亦未克求正于左右，其为感喟，何可言耶！乃数日前沪上润农徐司铎到杭时，忽面述其前岁在平时，备聆我公眷念之言，当时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况值遭遇迍邐，益觉悲来哽咽。回忆数载以还，曾以不甘庸陋，力求高深学问，并蓄意纂成《浙江天主教史》、《中国天主教大词典》等，迭遭教中当局之忌。比复以致函在平某同学叩询我公最近起居而受重责。嗟乎我公！黑暗若此，夫复何言！窃念著述与求学，原为吾辈当务之急，彼既不能悯其志而曲为裁成，反从而摧抑之、沮尼之，则生实不能不另求所以完成其爱教爱国之志之道。顾生今年二十有四，其所得实寡，况无证书、学位之可恃，故出而应世，实难归适。恐将来为饥寒所驱，终于一无所成，想亦为我公所深怜也。况我公以史学号召天下，爱士之忱又汲汲如恐不及，生敬而慕之，已非一日，久以不得亲侍左右以求效其恳恳为憾。且尝辱数语甄奖，知必能哀其志也。是以直陈无讳，冀以文字自效。所望口不弃废，伏举纤介之微长，收抚奖励，俾得奉候几砚，陪侍游从。仍界以暇晷，使续治其学，或于大学中量才位置（薪金自然不计）。如是，则我公乐育人材之志既遂，生亦能释然自拔，以卒就其生平之学，以终不负我公之知，其他无所望也。想左右多士如林，不敢谓自隗始，苟与之进，敢不竭其弩钝，铭感之意，未易言宣。情隘辞蹙，不知所裁，鹄候示复，迫切迫切。暑热不庄，并希鉴宥。专肃，敬请讲安。生方豪杰人谨上。八月十二日。

赐示请寄杭州湖墅天主堂方俊卿（家兄）收。

（一一）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敬启者：六七年来，豪以环境关系，久疏问候。去夏因便曾由航空恭肃一笺，未蒙示复，耿耿此心，未能自己。昨悉大著《中国基督教史讲义》久有油印本问世，并知先生尚辑有《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印影本叙录》，噫！以豪八九年来急欲早睹之书，而以囿居修院，致出版后尚茫然在望，宁不可叹。故得讯之下，大喜欲狂，有迫不及待之势。念六七年前，曾荷不弃菲才，谬蒙奖饬，屡贶名书，至今难忘。知今日先生嘉惠后学之热忱，必不稍渝往者，敢乞先生将上述讲义及《康熙关系文书》并其他一切近刊有关中国宗教史籍之著作，各赐一部。如尊处散送已尽，须向他处邮购者，亦祈开示。其为感德，岂易言宣。区区向学之诚，惟大先生俯赐鉴谅。专肃，敬请教安。晚方豪杰人谨上。六，十九。

赐函请寄浙江平湖东大街裕大茂号季平转交。

（一二）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大函暨惠赐第一包书均收到。贫儿暴富，感极感极。惟第二包书籍迄未收到，向邮局调查亦不可得，仰先生重赐寄下，藉慰饥渴（按第一包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及《于文襄手札》等三册，第二包据来函所云尚有七册）。去夏读《辅仁学志》（三集二号），大著《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拜服无地。嗣读宁波天主堂出版之 *Le petit Messenger de Ningpo* 两月刊（非卖品），该刊近三年来有比籍某司铎专以外国文资料撰法文《浙江天主教史》，去年某期中（大约与尊著同时发表）载有：乾隆时浙江有抚台乃一教友，同时西士通讯中或名之曰 Prince Joseph，或以 Te Joseph（若瑟亲王、德若瑟）云云。上语据法文德神父传原著者，又据南怀仁主教之手札，而 J.B. Maigrot 日记中则以 Joseph Té（若瑟德）称之。Te 与 Té 一也，《圣教史略》等所谓亲王若瑟之为德沛，益不容疑矣。该杂志豪曾特备一份，惜在杭州，拟俟便寄奉左右也。先年

读《代疑编》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及大著《李之藻传》，似均有锺念江其人，史书中辄误即锺鸣仁，或以为念江即新会之别称（似在某西书中见之），今见《圣朝破邪录》中鸣仁口供有“先年同父念山及弟鸣礼”云云，疑念江乃其叔伯也，仍望先生教正。又庐陵铁十字，豪据英敛之先生语否认其为圣教遗迹，曾与徐景贤先生往复辩论。徐先生坚执，1、徐光启铁十字著，2、江西传道人之目的存在，3、罗马传大华生作文表彰（？），4、《三国志》中东西交通可能之记述等四证。豪实不能置服，千祈先生俟稍凉赐复。《嘉乐来朝日记》有出售否，并祈告知。此间大热，笔又破败，不能端写，请原宥也。专此奉复，敬请教安。后学晚生杰人方豪。七月八日。

浙江平湖东大街裕大茂号季平转。

（一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承手复并赐题词，谨谢。来教谓“见闻不可不广，著书尤不可轻易下笔”，极是。故拙稿《浙江天主教史》虽迭经友人怂恿付梓，迄未敢问世。前为《我存》撰《近三百年之浙江主教》，去函增补至三次之多，而第二期尚不得不有补遗之作。博洽如先生，《名理探》之《李之藻传》已较前刻累有增添。读木刻《西域人华化考》哈刺条，亦视北大《国学季刊》本为多。近撰《我存年谱》，参考旧籍，知我存亦曾为于忠肃公集（天启刊本）作序。又杭州金石家余绍宋先生谓杨廷筠尝屡举陈眉公不起，杨公荐牍或杨陈往来函牍，豪均未能访获，至今耿耿。盖欲求见闻之广，势必须读书多。欲读书多，又必须藏书多，或借助于图书馆。而豪近且僻居僻邑，环境不佳，虽百般奋斗，亦无能为力。前乞赐阅大著《基督教史讲义》，竟为先生谦辞。乃近阅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知赖先生匡助不少，洵矣求博之难也。大著《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校改不为不精，而六页八行“又太夫”之后，尚少一“人”字），谓杨廷筠有教外著述二种，此或举例。盖豪近于《浙江通志》中发现杨之著作竟达十馀种之多。见闻之须广博，诚无可间言矣。又近读《烈皇小识》（琉璃厂留云居士排字本）至“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不解其意，疑上海之上少

一“徐”字。乃忆大著《从教外典籍……》中亦有引证，取以参阅，知“上海”之后尚少“徐光启”三字，乃叹读书亦须有善本。读《明季稗史汇编》及《明季南略》诸书，不见瞿式耜奉教痕迹，其所感想，亦正复与先生相同。简亲王德沛之西文史料均作德若瑟。德字虽为译音，然极准确易辨。近复于法文《湖广三百年传教史》中见之，益信。乃以译者不知参考汉籍，致费后人探讨也。前得徐宗泽司铎来函，知对大著《许缵曾传》有所辩难，将发表于《圣教杂志》。许传豪未之见，仅睹其摘论。然历史以信实为主，宁确无滥，尝以此与徐景贤先生往复辩论，铁十字即其一也。金声曾终其身奉教与否，近亦颇疑之，则以鄞县志中发现其崇佛嫌疑也。曩在平湖时，曾以徐景贤对《基督史讲义》等不满之言上读清听者，冀一聆先生辩护之语耳。乃先生竟以示徐君（徐君自言），徐君复告于敝主教，豪虽见责于上，然以求见闻之广博，为教会撰信史，而本人神师亦以主教迂顽，不妨设法通讯。故虽获谴，而私心实颇自慰。兹已于九月十五日忝列铎职，才疏德薄，益增惶悚。然教会在栽培方面亦自当负一半责任也。拉杂书此，实出于九年来敬慕先生之私忱，不足为外人道也。专复，敬请教安，并贺年禧。晚方豪谨复。十二月廿九日。

暇乞赐书小联一副，以慰渴仰。椽笔不敢以微值易取，纸币一圆，聊充纸墨费耳。

（一四）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惠教并退还邮票拜收，始以为先生绝我矣，则愕然惊。但既猥以晋铎为贺，复承赐读油印大著目录，虽益增愧怍，亦颇自慰。盖九年来先生对豪策励诱掖之盛意，无时或忘，而豪对先生敬仰之私忱，当亦久邀明鉴。谊同师生，何敢讥弹。馆刊讲稿，实应由校对者负责。前函所云，因对来教所谓“著书不可轻易下笔”一语，中心非常感佩而欲更为阐明耳（校书亦成书程序之一）。为取材便利计，又因有九年之熟识，益以素性戆直，故并将大作历年修改增订之处亦略述一二，以证求备之难。行文不善，落笔太率，遂致先生有此误会，悔何可及。然亦幸先生直言相告，俾知以后当益加谨慎。过则勿惮改，谅先生必能恕之也。会病不能即复，并祈亮察。

肃复，敬请教安。后晚方豪谨复。一月九日。

附呈《我存杂志》社谢函，乞察收，仍恳赐复，俾释远忧。豪又启。

(一五)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来函

久疏教言，正深驰念，适晤于野声司铎斌，知先生不久可望领洗。遯听之余，欢忭欲狂，谨此预贺。最近始得《青年会季刊》读书运动专号，大著《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亦幸获拜读。该稿距今已久，想先生必新有所获，兹但就晚所知者略书一二以求教于先生：

(一)《圣教实录》有刊本，八九年前之香港纳匝勒印书馆西文目录中列入。

(二)《教要及天主圣教》亦罗明坚著，见 *Bibliothèque*, t. VII Col 307 seq.

(三)《交友论》据上海费司铎刊于万历二十三年。晚据利西泰传云系在南昌为建安王而作，疑成于万历十九年（艾著《利先生行迹》一九一九年重刊本第二页第八行末应改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四)《崇正必辨》亦名《鸱鸾并记》，或云系一六六九康熙己酉北京版。

(五)《天乐正音谱》、《续口铎月(?)抄》吴渔山、赵修龄，现无刊本。

(六)《圣教豁疑论》瞿笃德（名见道家传），无刊本。

(七)《天主实义》万历二十九年北京已有印本，惟下卷第八篇有云一千六百有三年前耶稣降生，可证下卷必撰于万历三十一年也。

(八)《天主圣教约言》万历三十八年龙华民刊于南昌，次年湖州重印（晚曾亲见湖州三和堂刊本）。

(九)《天主圣教小引》上海现有刊本，香港本附于某书后（晚曾亲见待查）。范中系杭州府学生，香港本误作抗州府，洗名第莫得阿。

(十)《永暂定衡》亦有刊本（晚曾亲见待查）。

又静乐居士撰《辨学》，晚亦有一抄本，因恐邮寄失落，不敢寄呈。该抄本尚有其他文字，内有文定公存稿《赤道公晷略》、圣奥斯定、圣额我略、圣热罗尼摩、圣盎博罗削等行略叙赞及《弥撒冠议》等未刊稿六篇。各处堂志，弥撒巾是明亡之暗信，吴道南求赐利玛窦葬地奏，利玛窦进中国为明失

天下之暗信。又大西修士行略纂列利玛竇、罗明坚、郭仰风、金尼阁、艾儒略、罗雅谷、毕方济、傅汎际、伏（原作伏）若望、潘国光等述杭州事较详，疑出杭人手也。又圣方济各沙勿略行略叙赞、□□道监察御史崇真教以正人心奏、钦命传教约述、上海三天主堂碑记、戴进贤等教诬奏章、陆思默铎德姓氏录小序、求政凡例及汪天培亮工序后（？）。又王言谗论，晚已另录副本，详加考证。惟稿本中某御史文内有“嘉庆十六年来”及“数十年来”二语，及仁宗睿皇帝一名，知必在嘉庆崩后。然道光二十一年既有和约，故此文必在一八三一—一八四一年之间，则稿本亦不甚古矣。此外可议者多，不可悉数。晚曾撰《中国公教文献年代表》，大都根据费司铎法文《中国耶稣会士传》。其书精密博洽，足资考证。

最近晚专攻唐宋时代阿剌伯人游记中之 KANFOU 问题，日人桑原隲藏所执之理由亦尚有可疑者。月前海盐（澉浦附近）传教司铎曾告余，数十年前其地时有十字发现。又云澉浦甬里堰吴姓族谱中且有保乐等名字。晚现拟亲往调查，盖仅以回历与黄巢破杭州或广州之年代相核合，适足以滋人疑窦。缘中国载籍中所记年代颇多出入，而澉浦彼时之多外人亦非不可能事也。博雅如先生，亦有新说否？此外晚在研究中而欲待请教者正多，非面究不详。然缘又甚慳，片楮岂能尽言。《浙江天主教史》已粗具规模，屡有怂恿付梓者，则以古人有不轻著述之明训，实不敢冒昧尝试。他日不得已而被迫付印（因《我存》杂志社已代恳主教准印），尚拟恭请先生校阅、赐序、题签，未知能邀俯允否？数年来受恩良多，兹以近年所采访而得之咸丰八年志问答（系重准，故在是年之先书内亚孟作亚门，圣事作圣秘迹）及中西合璧之圣歌书各一本（圣歌书缺三十六至四十三及一至六页，第六页存晚处聊作纪念云尔）寄上，伏乞晒收。又附洋叁元，即祈掷下《元西域人华化考》木刻一部。事冗，灯下草草，又兼病腑不庄，并恳原宥。专此敬请著安。晚方豪。十月二十八日。

浙江嘉兴城内天主堂

当代史地家如柯劭忞先生、胡适之先生、张星烺先生、张相文先生、陈受颐先生等，均祈不吝介绍，俾得商量学术。又向达、冯承钧等不知程度若何？

(一六)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敬启者：昨读《益世报》人文周刊尊著《墨井集源流考》，喜不成寐。惜《辅仁学志》第五卷^{〔1〕}未获拜读，深以为憾耳。《东方杂志》大作^{〔2〕}，已见报端披露广告，想不日即可寓目。拙作《墨井道人年谱》系五年前试作，考据本极疏浅，因牛若望司铎为《新北辰》拉稿甚急，仓卒寄登，复以印工恶劣，乃致不可成诵，今特略加校改，寄呈台阅。但以时机巧合，得与大作先后发表，虽相形见绌，亦颇自慰耳。《口铎日抄》、天珠、陈砥阮等皆袭李氏之误。崇正堂序则豪亦疑有误，曾加（？）号而为手民漏去。《乙亥吟草》亦于附（一）内述及《墨井集》更正如干条，未审先生有暇一一是正否？专肃，敬请教安。晚方豪谨上。一月四日。

(一七)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八日赐示及十二日惠赠单行本俱拜领。豪自得读《益世报》尊著后，深悔将墨井年谱轻易发表，贻误读者。此乃由衷之言，非世俗客套也。为今之计，惟有请先生将所著年谱从速刊登以赎豪过。窃思《我存》出版以来，迄未敢仰求大文，若即以该年谱赐寄，何幸如之。豪必竭其心力，亲为校对，并抽印若干本聊表微意。若年谱已允在他处发表，则请拨冗另撰，或即将已成旧稿掷下刊登，亦所感激。明日天津裴化行神父来此访问天学古迹，不知能有所新得否。专肃，敬请教安。晚方豪谨上。一月十五日。

(一八) 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往函

杰人司铎大鉴：

迭接七月六日及廿一日书敬悉，执事谓搜罗史料应极广博，运用史料

〔1〕 该卷一、二期载援庵《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一文。

〔2〕 指《墨井道人传校释》一文。

应极缜密，谅哉言乎！然孤陋寡闻，沾沾自喜，则何从广博？先入为主，成见自封，又何能缜密也？愿执事明以教我。筇竹寺元碑疑系保护寺观圣旨碑，凡大寺观多有之，特有传有不传耳。大理崇圣寺至大四年碑久传于世，今筇竹寺碑待执事传之，亦佳话也。某教士谓镇江碑有“受教者悉为也里儿”一语，未审何据。《至顺志》载大兴国寺碑，固作“悉为也里可温”也。伏开鹏司铎被捕已一星期，至为焦虑。亦未司铎安否，乞致意。徐未一一，专复，并候道安。陈垣谨上。八月九日。

〔录自影印件〕

（一九）一九四〇年底，四一年初^{〔1〕}，往函

一版三行为志下，应加入爱慕中国之原因，觅中国货句方不突兀。

一版十三行师范学校上，应有地名。

一版十九行上文有同年，下文是年二字可省。

二版二行五年十月在前，四行七月在后，不合。

二版十行侍寝食句，应酌改。

三版三四行是年明年等字不清晰，两是年可省。明年应改为二十四年。

三版廿一行卒六十二云云，民国廿六年，照中国算，公才六十一。

四版十六行有二十九年字样，十八行今年二字应删。

（二〇）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一月收到十二月四日大函，即于廿二日分三日寄上《佛教考》十一函，未识能否接到？昨日始接一月廿五日大函，此函迟到了，因乐素二月二日来函早收到。快者廿馀日，迟者竟达七十馀日也。乐素来函，极言司铎招待殷勤，至为感激。惟自接伊抵遵第一函后，至今未接第二函，甚以为念。三月三日曾复伊一函，由尊处转，亦未知收到否？兹遵属钞上《西游录》一帙，乞察收。愚前欲注之未成。此录除《老学丛谈》引用八百馀

〔1〕 对方豪一九四〇年所作《雷故司铎鸣远事略》所提修改意见。

字外，《至元辩伪录》亦曾引用千馀字。相片一张乞代致乐素。馀未一一，即请道安。弟垣谨上。三月廿八日。

〔录自影印件〕

(二一) 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往函

三月廿八日曾寄上足本《西游录》抄本十一叶，想已收到。即日接二月廿一日大函询耶律^{〔1〕}刻像，未见，耶律墓则数年来并未出城，不知其何若也。关于耶律旧稿二首，想见过。姑检呈《天然年谱序》，请文乐素为幸。专复，即颂杰人司铎道安。弟垣谨上。卅二年清明后二日。

〔录自影印件〕

(二二) 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往函^{〔2〕}

耶律楚材在金国未为忠臣，不知尊处何以取之也？

(二三)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往函

杰人司铎著席：

五月廿七日手书前数日收到，今日复接四月廿六日手书。此函在途中八十日，颇恢复前世纪交通状况，亦可异也。副刊^{〔3〕}诸文拜读，足见惟日孜孜，企羨之至。廿五期如有剩馀，幸寄一读。四月函中提及庆祝论文，令人颜汗。此事须得德望并重者方可行之，讵生非其人也。且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恐一有赞叹，则又为不赞叹者生嗔，非公所及料也。去年春在司铎书院谈话，龚司铎记之。此一席话，本为诸司铎曾作一文曰《书〈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后》而发，不足为外人道也。公非外人，特检呈一

〔1〕 耶律：指耶律楚材。

〔2〕 此函录自方豪《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一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9卷第4期，1971年10月出版）。文中还说：“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日为元代开国功臣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纪念，是年《东方杂志》在重庆复刊，该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即有拙文一篇，以为纪念；余又于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刊出两期特辑。其时僻处贵州遵义，因手头无足本《西游录》，亦无先生昔年在《燕京学报》第八期发表之《耶律楚材之生卒年》，清明后二日先生即寄来单印本，附短札云：（见上）”

〔3〕 副刊，指方豪主编之《益世报》《宗教与文化》副刊。

阅。馀未一一，即颂道安。陈垣敬上。七月十七日。

〔录自影印件〕

（二四）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吾师尊鉴：

敬启者：《正教奉褒》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銮舆启行，出汉西门，毕嘉、汪汝望于天主堂前设案跪送，手捧黄袱，内函谢恩诗进呈。上驻蹕堂门，谕令接收，启袱赏览，天颜喜悦，良久始启行。毕、汪二西士进呈之诗，疑即吴渔山先生代作，抄本墨井道人《三馀集》所载《代远西先生谢恩赐饮葡萄酒并青缎白金诗》也。尊著《渔山年谱》列此诗于康熙二十八年，未知何所依据？若以康熙二十三年渔山尚在澳门为疑，则晚另有说详后。诗题称帝赐青缎白金，《正教奉褒》亦谓蒙恩赐青绉白金，知为同一事。若康熙二十八年之幸南京，据《正教奉褒》所记，帝仅赐西士白金，并无青缎，西士亦未进呈谢恩诗，更可知此诗必作于康熙二十三年也。《三馀集》尚有《代谢驾过昭事堂前驻蹕柔问兼赏诗句》一律，与《正教奉褒》所记情形略同，疑亦为同时所作。此诗之年代既确定，连带可以解决之问题亦不少。《三巴集》澳中杂咏末二首，尊著年谱皆列于康熙二十一年，以晚考之，二首中之前一首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末一首则作于次年也。并知渔山以康熙二十年赴澳门，明年初夏回内地一行，非在春间，故前一首诗曰“西征未遂意如何，滞澳冬春两候过。明日香山重问渡，梅边岭去水程多。”渔山到澳门至迟当在康熙二十年仲夏，诗中仅言冬春者，指西征未遂之后也。何以知末一首作于康熙二十二年而不与前一首作于同年？此首云“江路阴晴费较量，归帆迟缓下南昌，榜人还认冬来客，为报春流比旧强”。前一首明言冬春两候已过，此首则舟子尚在高谈春水，其非在同一年甚明。若在同一年，则应称夏来客，盖渔山第一次赴澳不在冬季，不得称冬来客也。尊著云“先生初次往澳并不在冬，不知诗何以两言冬春，尚须俟新证解释。”若如上言，则已无待新证而可解释矣。盖渔山以康熙二十年赴澳，二十一年初夏第一次回返内地，前一首诗即咏此行。二十一年冬渔山又至澳，二十二年春再回内地，此第二首诗之所由作也。二十二年春渔山既重返内地，二十三年冬又在南京为西教士代

作谢恩诗。徐润农司铎并谓二十七年渔山之晋升司铎，乃在上海或杭州，不在澳门。然则二十二年后渔山或并未再往澳门亦极可能。洵如是，则二十四年长至后五日雨帆戴先生所作拟古十二帧第五帧之题“画于桃溪”，即画于先生故里，亦得其解矣。渔山第一次赴澳目的，在希望与柏应理司铎同往罗马，此尽人皆知，且无异说者。其在澳留七八年，目的在修道兼读拉丁文与神学，亦尽人所信者，但不必尽然。若云学道，则渔山不应两返内地。若云读拉丁文与神学，则万其渊、刘蕴德皆与渔山同膺铎职，未闻二人负笈澳门也。昔徐文定公丁外艰归里，家居三载，即两赴澳门行所谓避静神工。且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墓即在澳门附近，粤省各县及他省教友到澳门行避静而朝圣者甚多，渔山亦其中之一耳。愚见如是，敬祈赐教。并请大安。晚方豪谨上。七月二十日。

赐教可由乐素兄转。

(二五)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往函

杰人司铎大鉴：

九月廿二日来示敬悉，但称谓太谦，殊不敢当，乞以后勿复如此，幸甚。至《司铎园地》讲师之称，系根据去年来书，今云实系教授，更为可贺^[1]。此间司铎书院亦有隽才，如龚司铎者，文字俱佳，后起之秀也。教会学校甚少注意书法，近风气大变，司铎书院能书者渐有其人，亦破天荒之事也。其意义《道教考》廿三页曾畅言之，想犹忆及。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未知南中风气如何？素患难，行乎患难，愿与同人共勉之。《天主教史论丛》纯是翻印旧作，篇页颇巨，已告

[1] 方豪先生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中说：“三十一年一月十日，励耘老人特在辅仁大学附设司铎书院演讲《国籍司铎之新园地》，龚士荣笔记。老人特赐寄一份。他提到我：‘方豪司铎今任国立浙江大学讲师，为国籍司铎在国立大学教书之创举。’”

叶兄，未识能否寄达耳^{〔1〕}。专复，即颂道安。弟陈垣谨上。十一月廿四日。

前函书就待发，适接七月二十日函。此函在途四阅月（信皮一纸付呈），可谓复太古之遗风矣。所言《渔山年谱》事，“旧学商量加邃密”，快慰何如，谨此并谢。十一月廿四日，垣又及。

〔录自影印件〕

（二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往函^{〔2〕}

十二月四日书收到，敬颂道安，不一一。

（二七）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清初僧诤记》抽印本，卅年四月曾寄港乐素转呈一册，未识已入尊览否？今刻木本新成，谨以一部奉贻，乞不吝指正为幸。即颂杰人司铎文安。陈垣谨上。三月十四日。

〔录自影印件〕

（二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恩师尊鉴：

敌国投降，瞬将三月。所以迟迟未修书奉候者，则以今岁新授越南史，材料虽多旧蓄，惟串缀亦颇费时。英千里先生暨蔡总主教学先后来渝，知道履安康，至以为慰。蔡公尤盛称先生为学之勤与撑持辅仁之功。月前实先兄《殷历谱纠诤》稿成，子展兄为长歌以贺，晚于历学曾未窥其门径，但囑实先足俟其书印就后送请谏正，实先乃先以长歌寄呈。今晨共读覆示，始知平渝间航邮已畅通，欣何如之？今春马伯乐逝世集中营，晚曾

〔1〕《天主教史论丛》全名为《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叶德禄编辑。叶为广东梅县人，辅仁大学历史系第一届毕业生。

〔2〕方豪在《爱国史家陈援庵先生》文中说：“记得那年（一九四三年）冬，曾得先生寄来《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单印纸，上附十六字（按：见上信），那是先生和辅仁大学处境最险恶的时期，教职员被捕极多，陈先生也不能不为学校着想，而稍加谨慎了。”

为文悼念，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数年前编《文史》副刊，附《益世报》出版，客岁编印《真理杂志》，其性质皆遵先生昔年所示，教内杂志期能获教外人阅读。又拙作《中国天主教史论丛》暨《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并拙校《杨淇园先生年谱》，俱先将目录及序文拆下寄奉，敬祈指正。去年《复旦学报》创刊，实先兄为文发表，亦曾寄请赐教。想为邮驿所误，或未能上尘清览。顷实先兄见告，谓对先生之钦敬殆未能以言语形容，居恒常自恨谫陋，极希来年能有良缘，面聆教益。实先兄年甫而立，而治学勤劬，往往通宵为之，不知东方之既白。渠在《复旦学报》之文，对尊著虽有所献疑，但今则已深感歉意，伏冀宽宥。闻司铎书院已造就若干英才，蔡总主教津津乐道，则又先生之赐也。数年积怀，一纸难罄，拉杂书来，还祈鉴谅，并恳不吝赐复。敬请道安。晚方豪拜上。十一月七日。

(二九)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久不通讯，正以为念，顷奉七日来航示并附件一束，如入山阴道上，接应不暇，快慰何如。《真理杂志》及《益世报》副刊登载鄙著数篇，皆多年旧作，曾经他处发表，其所谓陈编，阅之增愧，未知有注明转载字样否？《复旦学报》创刊号未见，目录有鄙著订误一篇，^{〔1〕}先睹为快。文章天下之公器，有人指正，求之不得者也，便幸裁示为感。垣老矣！恐不能复有所造述，关于天主教史及《日历》等，皆二三十年前所致力，此调不弹久矣。今得诸君子为之接力，岂不甚善！专复，即希为道自爱不既。弟陈垣谨上。十一月十日。

(三〇)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恩师尊鉴：

中央图书馆转来赐示，欣慰无已。鲁实先君一文，渠云今日将亲函寄奉。鲁君甫逾而立，颇用功，惟所学殊窄，性亦狂妄。蒙渠不弃，以晚为

〔1〕 指鲁实先《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

好友，两年来时时劝导，已进步多矣。本校薛仲三先生专习统计，廿八年曾在上海商馆出版《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渠手头亦无此书，据云极便检查。昨语晚曰：《〈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或竟错在鲁君亦未可知。惜其书不在，无从查稽也。嘉兴严敦杰亦一少年，并未受高等教育而治中国历史算史，颇有心得。晚抗战后遍游西南各省，独在教内犹未发现可造之才，盖修院教育制度太坏使然也。日前将拙作《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等书寄上，不料工友竟作平信寄，则何时能到故都，颇难言矣。此间无书可读，学殖日落，深惧有负训诲，日夜彷徨。明岁初夏，可望北上亲聆教益，则毕生之愿偿矣。专此奉复，敬请铎安。后晚方豪谨上。十一月二十日。

（三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十一月廿日手示敬悉，大著《论丛》等三册亦均收到。公教论文，学人久不置目，足下孤军深入，一鸣惊人，天学中兴，舍君莫属矣。鲁君《订误》，已承寄示。士贵有诤友，蒙何幸得此。正拟广为传扬，以志吾过。惜此书早已绝板，不然将鲁君之表刊附卷末，岂不甚善？华北沦陷八载，人才消散，奎壁所聚，乃在西南。来示所述诸公，恨未能一一奉手，晤时为致倾慕之意，实所厚盼。专复，即颂道安不一一。弟陈垣谨上。十二月一日。

另有谢鲁君书，乞代转。

〔录自影印件〕

（三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来函

援庵恩师尊鉴：

拜读赐示，奖饰逾恒，益增愧怍。今日晚稍有所获，皆十九年前恩师一言鼓励之功。惜彼时承赐各札，俱毁于嘉兴天主堂，但尚能背诵一二。犹忆有一札中谓公教文艺复兴，端赖诸后起之秀。而昨日所奉手教，则有“天学中兴，舍君莫属”之语。虽一方面颇以不负师望而自慰，但进而思之，乃尤感责职之重。况僻处南服，典籍空乏，所撰各文，岂能称心。

且三十年来恩师时时以书法勉公教学人，而晚之书法则至今犹恶劣不堪，诚无颜以见恩师。故每次握笔作书，必踌躇者再，不知尚有补救之日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苏继庠先生已两次来函，嘱代求索尊稿。盖八九年来，西南人士不读宏论久矣。苏君谓恩师篋笥中必多短稿，如蒙俯赐一二篇，则读者拜惠多矣。倘承宠锡巨著，尤为感激，但不敢存此奢望耳。肃复，敬请教安。晚方豪谨复。十二月十日。

（三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来函

援庵恩师座下：

献岁春回，伏维道体安和为颂无量。《新政论》创刊，嘱为撰文，乃以寒假馀暇，撮述吾师爱国言行，草成一篇，《益世报》复为转载。谨各邮奉一份，无任惶悚。肃此，敬叩新禧。晚方豪谨上。二月十日。

（三四）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在平晤野声主教，具悉近状安和，至以为慰。承寄示《新政论》及《益世报》大文^{〔1〕}，阅竟为之颜汗。徐昭法言：“恐一有赞叹，又为不赞叹者生嗔”（语见《僧诤记》四三页），足下不虞有生嗔者乎？本月十一日寄上三册，一为《僧诤记》，忘记往时曾呈教否？此记与佛、道二教考为弟国难中所撰“宗教三书”之一，前数篇因派系纠纷，殊眩人目，然此烟幕弹也，精神全在中后篇。以足下慧眼观之，当作何批评，幸有以告我。二为《谢三宾考》，乃柴君精心结构之作，在近年出版界中似尚是第一流文字。柴君现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未识曾晤及否？三为《表微》未定稿五篇。未定稿不能与外人看，认君非外人也。虽已付印，但未出版，尚可修改。且付印本已有修改与油印本不同者，如有所见，幸不吝指示。专此复谢，并颂道安。弟陈垣谨上。卅五年二月廿三日。

又《表微小引》一页付呈，较前寄者已修改数字。

又前接十二月十日书论书法，近读来书，书法已大有进步，足见留

〔1〕指方豪《爱国史家陈援庵先生》一文。

心此道。有志竟成，大为可贺。书道入门，宜注意笔画先后，习惯一成，不易改变。即如“成”字写法，必须先撇后画，不然则无法写好。此例极浅，然非直谅之友，谁肯说破，纯恃自己悟入耳。高明必能悟入也。又及。

〔录自影印件〕

（三五）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来函

援庵恩师座下：

承赐寄尊著三种，早已拜收。只以学生为东北问题发起徒步游行，自此入城凡八十里，次日又在城内步行六十里，豪又被公推起草宣言等，连日颇感疲惫，迟覆为歉。《僧诤记》曾收到一册，惟早为友人借去遗失，故撰文时无法引用。《表微》油印稿同人借阅者颇多，无不深致佩仰之忱。某公且提议请政府当局出资广为印送，发扬民气，不知先生以为何如？柴君曾通讯数次，近女师院解散，准备改组，想渠必不安宁也，奈何？豪将于本月二十日后提前结束功课，下月初飞京，届时当再奉告。蒙赐示笔法先后，衷心感愧。数年前见人书“方”字颇妩媚，遂亦仿效。自晋司铎后，将傑字改用杰字，近年亦颇后悔，盖《说文》无杰字，若欲刻图章，必须杜撰。何时北上，瞻仰光辉，企予望之。专此奉复，敬请教安。后学方豪拜复。三月五日。

（三六）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三月五日由渝来书早收到，顷又接四月十八日由京来书，敬悉一切。邮局汇款已取出，用台端名义送去，回条一纸夹呈。至国大代表云云，敝处绝不过问此事，不知尊处消息从何处得来，殊可笑也。龚司铎雅才，曾晤面否？昨有回教友人杨君敬之来谈，并开列回教徒在各大大学任教授者凡十五六人，想不及天主教徒在大学任教者之多也，尊处有此等调查否？月前野声主教来平，领教多次，佩慰无已，晤时幸道及。专复，并候道安。陈垣谨上。四月廿四日。

〔录自影印件〕

(三七)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来函

援庵前辈尊鉴：

敬启者，敝友严敦杰君顷以文稿一件嘱呈教正，来函亦附奉。严君年事尚轻，亦未能在学校卒读，惟对我国历算史似颇有研究，可造材也，幸吾恩师有以嘉勉之。肃此，敬请大安。晚方豪谨上。五月四日。

(三八) 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前接四月十八日函并交冯宅万元，已将回条于四月廿四日寄上（天主堂转）。兹接五月四日函，未见提及，念念。又日前接到严君托友人交来五千元，未声明用途，想是交冯宅，已代交去。掣回领帖，恨未知严君住址，兹接来示，幸不误也。严君大作拜读，精审之至，佩服无已。国事螭蟾如此，尚有好学之人，私心窃慰。拙著所以将谭运所推清以前冬至著于编者，本欲藉此知儒略历每年后天之日数耳，今严、鲁诸君博考历朝史实冬至，正可知各朝历与清时宪历相差之日数，岂不甚善！古人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者即指此，幸为我谢严君，并祝其进步一日千里也。国大代表云云无此事，亦无此想，前函已及。各地误传，奈何？专复，即颂撰安。弟陈垣谨上。五月七日。

〔录自影印件〕

(三九)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往函

杰人司铎道鉴：

旬日未晤，公事稍暇否？兹拟请驾于明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莅寓畅谈，并以烧鸭作午膳。座中只有伏司铎及孙子书楷弟先生，渠久欲一瞻丰采也。专此奉约，即候道安。弟陈垣谨上。七月十七日。

〔录自影印件〕

(四〇) 往 函

旧藏有关教案文献一纸，谨以奉呈，藉作纪念。此上杰人司铎。

陈垣。

[录自影印件]

(四一) 往 函

谨介北大史系三年生宋君伯胤上谒，乞赐延见为幸。此上方豪司铎。
陈垣。

陈乃乾^{〔1〕}

（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往函

乃乾先生道右：

承示并《国学》均拜领。《李之藻传》未曾在各处发表，登《国学》无可，但无甚精彩，恐贻笑方家耳。原刻第十二行有“卓萃通人”句，通为过之讹，幸改正。拙著《中西回史日历》及《二十史朔闰表》，能在中国书店书目中登一价目否？有人购者可由尊处与敝处直接接洽也。谨颂撰安！弟垣上。十一月廿二。

（二）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来函

援丈侍右：

顷接上海胡文楷君寄来《旧五代史》佚文数则，谅早为洞鉴所及，惟既已寄到，因即送呈台阅，乞赐审核。《册府元龟》补文不知已校写完毕否？闻印局即待付印，颇盼早日掷赐也。专上，敬颂著祺。晚陈乃乾谨上。五月二十日。

（三）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来函

援丈侍右：

《册府元龟》卷首署名，乃用：建南道胡维霖、长乐知县夏允彝、闽县知县曹鼎臣、甌宁知县孙以敬、新建举人戴国士五人姓名分题，惟胡维霖

〔1〕 陈乃乾（1896—1971）：名乾，以字行，浙江海宁人。版本、目录学家。《国学》杂志编辑、中国书店经理。建国后主持中华书局影印部工作。

题名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三。其中四〇四、四〇五、九四八、九五八四卷则改题胡尔慥，不知胡尔慥即胡维霖否？专此奉告，敬颂著祺。晚陈乃乾谨上。六月五日。

（四）一九六四年，往函^{〔1〕}

乃乾同志：

顷谈甚快。《嘉兴又续藏》第卅二函有《千山剩人禅师语录》二本，甚欲托人在上海图书馆影钞一部，未识有可能否？如果可能，需款若干，示知当照缴上。费神之至，即祝晚安。

〔手稿〕

〔1〕 此信稿后有援庵注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复汪（宗衍）信曾提及此。”

王重民^{〔1〕}

（一）一九二六年，往函

承示询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此碑今尚在，数月前有人过易州尚见之，系唐景龙二年刻。《绩语堂碑录》载其全文，又有唐广明元年道德经残幢，原在泰州，今移置焦山，《绩语堂碑录》亦载之。未知曾见及否？谨复重民先生。弟陈垣。十五日。

〔王夫人刘脩业先生提供影印件〕

（二）一九二六年，往函

即检《道藏辑要》，有《太上道德宝章翼》二卷，为白玉蟾章句，程以宁阐疏。又有《太上道德经释辞》二卷，为王一清撰。似均《道藏》所无，未知兄处已见及否，谨此奉达重民学兄。弟陈垣。十九。

〔刘脩业先生赠原件〕

（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往函

有三先生撰席：

不晤兼旬，前接手书，知尊体稍有不适，未识现在何似，想已康复，为念。巴黎之游既可决定，则语学练习正须加紧耳。贺表撰人尚未考出，大约是孔传熹手笔，惜无文集可证。区区屡费清神，至深感佩。孟彤^{〔2〕}

〔1〕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在北平图书馆工作。

〔2〕 孟彤：赵士炜。援庵在该年夏曾为其《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作序。

遽逝，痛不可言，初不料其短命至此，奈何奈何！专此，即请大安。弟陈垣拜启。十二月廿日。

〔刘脩业先生提供影印件〕

（四）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检《文集篇目索引》^{〔1〕}，得关于荀彧者“论”四篇，“读传”一篇，谨列于后：

荀文若论 郝懿行 《晒书堂文集》卷八页十三上

荀彧论 余廷灿 《存吾文稿》卷一页五十九上

荀彧论 方东树 《仪卫轩文集》卷二页二下

荀彧论 陈玉树 《后乐堂文抄》卷二页五下

读荀彧传 张宗泰 《鲁岩所学集》卷四页十一下

右五书除《鲁岩所学集》图书馆无有，余均有之，先生插架如有无有者，重民可代借代抄也！示知为祷！顺候道绥！后学王重民上。卅日。

（五）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数年未致书问候，罪甚，然无日不念先生也。每读大著或友朋中有以先生近况见告者，则恍若亲承警欬！近闻所印《敦煌叙录》第二辑将訖，即托平中友人转呈一册，敬希晒纳。重民近数年来，于校辑天主教史料，颇感兴趣。前获徐光启《絳州天主堂碑记》及韩霖等《辩教论》，即拟撰《絳州开教及其反响》一文，以为再通信贽礼，敬希指正，乃迄今未动笔。李闾章《儒教辩正》当为霖等《辩教论》而发，今《辩教论》已出，未审先生曾获有李氏《辩正》否？又重民除已辑成《欧洲所藏来华天主教士译述书籍联合目录》，颇欲别为《奉教九华人集》。除为徐集，仅为徐宗泽辑本作补遗外，徐则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韩霖、张賡、朱宗元、吴

〔1〕 刘脩业先生函告：“他（指王重民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是于一九三〇年任索引组组长，至一九三一年开始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历、张星曜八人，均各自辑为全本，而以有关系者并附焉。如玄扈诸孙附徐集补遗；韩云、二段附韩霖是也。诸家篇帙，因多得自海外，然自来美后，稍稍翻阅明清间著述，所得亦不少。如从《四六类函》及群书得李我存二十余篇，从梵刹方志得杨廷筠诗文若干篇，汇其奉教前与奉教后撰述为一编，读之别饶滋味。先生搜辑此种史料最久最富，一俟写定目录，当先寄呈，请为补所未及。《联合目录》北平图书馆似可代印；日来强自节省，冀能有积馀以印此九集也。

《道学家传》似无刻本，前曾就抄本录出朱宗元文两节，尚拟再校一次，而美京无其书。先生若有此书，而肯命人抄录一份，抄资愿先奉上也。

何乔远《皇明文征》卷三十八，载利玛窦《答人寿既过误犹为有》（李太宰问）、《答君子希言而欲无言》（曹给谏问）两文，想先生久已考出其出处。重嫌疑节自《二十五言》，而此间无《二十五言》，莫由检证。所疑然否，敬请先生教之。

来此倏已一年，所获较在欧时远逊。近赶编书目，冀早日完成，明年能返国也。在此无师友指正，颇郁郁，亟盼先生速覆一札也。请寄：Mr. Wang Chong-min, Division of Orientalia,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A. 即请著安！后学王重民敬上。十一月一日〔1〕。

（六）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今年为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纪念，我正为上海中华书局重新编校徐光启集。闻在抗日战争时期徐宗泽曾有重编本，并打出印样若干份，寄请传阅补充；想先生或曾接到一份。内有新补入的十二篇我还没有找到，故敬向先生询求。

我这次编校，除更求完备外，主要是想恢复到明本的文字之旧。所据

〔1〕 刘脩业先生函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致援老的信，应写于一九四〇年。我们原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即于一九三九年八月间由大西洋赴美。原拟再由太平洋回国，后因在国会图书馆远东部藏有一批中国善本书，该部主任恒慕义（A. W. Hummel）邀请有三鉴定那批书，他又为这些书所吸引，乃滞留美国。”

材料，有：①明钞本《徐文定公奏疏》三册，即徐允希、徐宗泽所据家藏祖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②明刻明印本《治历缘起》，止于崇祯十二年，但比清印本多出二十八篇，内多出的有徐光启的七篇，且有日月蚀等图。顾子刚售与美国一部，我照回胶片。近北京图书馆又得一部；③这次拟将《徐氏庖言》编入。徐宗泽照来的明刻本影片现藏上海图书馆，正由中华书局派人勘校；④其余诗文，尽可能依原书校字。至于编次，拟先奏疏，次杂诗文，次宗教论文歌赞。这样作法，有何不足之处，先生有何意见，敬希指教，并希由刘乃和同志写出寄下；或通知重民往谒，面聆教言，均所感荷。敬请道安！后学王重民上。62.2.20

通信处：

北京大学，朗润园公寓三楼 107 号。

(七) 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往函

友三先生史席：

久未晤教为念。二月廿日来示早收到。承询徐光启集在抗日战争时期徐宗泽有重编本？我亦记不清楚抗日时期徐宗泽有无增订徐光启集，但只记得他在一九三三年有增订徐文定公集，未知尊处所询者是否此本？

广州华南农学院梁家勉同志亦正在新编徐光启集，所拟凡例极佳。既是同志，分道扬镳好，还是彼此合作好，谨为介绍，可否去信联系，请酌。此祝

健康！陈垣。三月九日。

〔刘脩业先生提供影印件〕

(八)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顷从《光明日报》拜读大著关于《徐氏庖言》书名一则^{〔1〕}。明刻书

〔1〕指援庵在当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徐光启著作中一个可疑的书名》一文。该文怀疑《徐氏庖言》之“庖”，为“卮”之误。接王重民先生此信后，即写《关于徐氏庖言》一文更正（发表于六月九日《光明日报》，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影已从上海摄来两叶，目次题《徐氏庖言》，卷一题“庖言”，“庖”字均甚清晰。

徐光启在礼部做官，为兵部练兵，在《兵非选练决难战守疏》中曾说：“臣备位官审，业在文史，非敢冒跃冶之嫌，忘典冠之职”（《庖言》卷一），还没有明说是代庖。后来受了智铤的攻击，自己校刻这一时期的疏稿，才以“庖言”为名。自从刻了《庖言》之后，代庖的思想才比较显露了。崇祯初铸火器，又是以礼部的官代工部做事了，所以崇祯三年《钦奉明旨谨陈愚见疏》敢坦白的说出来：“臣伏念人臣自效，各有时宜，时极则救焚拯溺，惟力是视；时缓则典衣典冠，宜循职守，如臣今日代庖，不止义所不敢出也。”这样解释，先生认为可以通得过去么？

徐光启关于《方孝孺裔奉祠疏》，从明钞本中仅得前半，然忆他书中有引其全文者，遍寻不得，先生犹忆出于何书么？

专此，即请道安！后学王重民上。6.2。

（九）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往函

解释庖言系代庖之言甚是。明刻书影，实在可据，足下既看清楚，庖言二字可作定论。

〔信稿摘录〕

（一〇）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奉四日手教，承蒙抄示《海虹先生文集叙》，是年来遍寻不得者，极为感谢！

“理校不如对校稳当”的指示，以后谨当作为座右铭，愿终身奉行，因这次在校徐集工作中，亦深有所体会也。《阳明先生批点武经序》指出，刻书者为生生氏，在初看时，依平素稔知徐光启与茅元仪（止生）关系推之，曾以为铅印本必是把“止生”误排为“生生”，既从东北图书馆追查到陶兰泉所藏原本后，见原本实作生生，而且原书还有茅震东生生氏的一篇小引，即已悟到“理校”是极其危险的。

一九三三年后徐宗泽所增补的遗文，已基本上找到；序跋内，尚

有《葩经嫡证序》一篇未找到。其馀所补，疑出一个抄本上，或北大所得《徐文定公奏疏》三册，另外还有一册，后来（在徐允希以后）为徐宗泽所得，但今不知流落何许，只好暂阙也。专此，敬谢，并祝健康！后学王重民上。6.5。

庄蕴宽^{〔1〕}

(一) 来 函

昨接国务院来文一件，请察阅。今日《晨报》有中一区登录一段，见及否？此上援庵先生。弟宽顿首。

〔1〕 庄蕴宽：字思缄，江苏武进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副会长。

钱经宇^{〔1〕}

(一) 往 函

近读贵杂志第廿三卷廿一号姚君大荣《辨画征录记王石谷与吴渔山绝交事之诬》，佩其精审。既又谓渔山人教不足为讳，尤征卓识。渔山不独入教，且曾为教士传教三十馀年。信仰自由，有何足讳？鄙著跋渔山致石谷尺牋一篇，特录呈，并附原牋（另寄）影本。可否登贵杂志卷端，以与姚作参证，请酌。经宇先生撰席。陈垣谨上。

〔原稿〕

〔1〕 钱经宇：时为《东方杂志》主任。

罗香林^[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尊鉴：

二次晋谒，均值先生外出，请教无由，不胜怅怅！客家调查事，迭晤寅恪、亮丞诸先生，均谓有举行之必要。香林学浅性愚，然甚欲终其生以研究华南各族（如畬民、瑶民、蛋户、客家、福佬、黎民等等）之语言、文化及人种，甚望先生能谅其愚诚，予以指导！是为至禱！谨此并请教安！罗香林敬上。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半。

再者，族兄罗梓材（军人，曾任粤兵工厂厂长），近日自日本返北平。据云在东京动身时，曾晤族叔罗翼群^[2]先生及其太太。罗太太曾特为叮嘱，谓到平以后，当即进谒先生及陈太太以便代达一切云云。梓材现寓青年会宿舍。因初到不久，道路不熟，故嘱香林先为达知。三数日后，彼当造贵府晋谒也。罗香林又上。

[1] 罗香林（1907—1978）：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人。此时在清华大学史学系。

[2] 罗翼群：援庵连襟。

孟 森^[1]

(一)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去年清宫一别，几又两年。近见胡适之介绍尊著《朔闰表》，正在渴想拜读，忽又武进商会转到嘉贶。竟承不弃，出版之日，早赐瞻仰，以药愚蒙，感激奚似。南北睽隔，想望为劳，专鸣谢悃，惟希道鉴。敬请撰安。孟森谨启。一月十三日。

(二) 一九二七年，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顷读尊著《朔闰表》，于回历之纪元著在武德五年。观其后闰日闰月之法，三十年为一周之制，先生之于回历，自必有真本可据。未知此本为回教中所传，抑中土治回历者所述，乞示其详。惟于开皇己未之下，注《明史·历志》之误，此则不能无疑。《明志》自指历元，观志中回历亦用积年法，有积年则必有从起之年。中法则以十一月夜半冬至朔之年为历元，自授时始废积年，遂无所谓历元。明时之回回历则犹用有积年之法，而以开皇己未为历元也。其以此为历元之故，则云即其建国之年。然则历元在建国之年。后数十年，因迁都而定纪元，则历元与纪元，建国与迁都，各为一事，《明志》非有误也。清顺治十四年，吴明炫疏诋汤若望，亦言开皇己未为历元，其祖默沙亦黑抱其学以来此为历官等语。《清史稿·

[1] 孟森（1868—1937）：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明清史专家。曾任南北各大学教授多年。时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历志》删去“为历元”三字（《东华录》有三字），汤若望传亦同，遂以默沙亦黑为自开皇己未即来中国。考《明志》，洪武初传译回历者为马沙亦黑，则默沙亦黑自即其人。《东华录》文义已不甚了，惟尚有“为历元”三字介其间，《清史稿》则认中国自隋以来即设回历专官，尤其疏舛者。默沙亦黑之名，汤望传不误，历志则作默河亦里。总之，隋之开皇己未为明时回历之历元，则必无误。至后来回历是否已不用历元，弟不能知其详，想先生必据有现行回历，能言其故。观《明志》谓回历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今《朔闰表》宫闰之年不过三十二三年耳。又谓三十年月闰十一日，今《朔闰表》似犹相当，即所谓三十年为一周耶？缕缕求教，敬请著安。弟森手上。廿二日。

（三）一九二七年，往函

承询拙著《朔闰表》回回历所根据。拙著所根据者系史实，史实以唐武德壬午为元（即月分之元），不以隋开皇己未为元（即宫分之元）。回回历虽有宫分月分，然其实用月分，《明志》实误。嘉庆间钱竹汀先生大弟子元和李尚之锐曾著《回回历元考》驳正之，其说略见罗士琳《续补畴人传》。其历元即其纪元，其迁都即其建国之年，非另为一事也。谨此奉复，并颂著安。

〔原稿〕

（四）来 函

援庵先生：

久不奉教为怅。昔年见《语丝》杂志登中山先生上李文忠书，云系得之先生所藏《万国公报》所载。今检《德宗实录》，乙未之夏广西起事已有中山大名，是冬伦敦使馆蒙难。然则中山之反满革命，已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其上合肥^{〔1〕}书，必更在其前。但乙未之前一年即是甲午，东衅未定，国中尚少愤激之情绪，颇以为疑，而又不能记忆《语丝》所载究是何年之事，敢叩台端，乞赐指示。中山谈新政乃不缘甲午之激刺而已然耶？

〔1〕 合肥：即李鸿章，安徽合肥人。

则可谓先觉矣！敬问，乞示复，专请道安。弟森手上。廿六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台鉴：

久不趋候为念。陈君聘三，北大旧学，居与比邻。朝夕相见，知其为辅仁教课，携学生功课在寓评阅，往往星期不得休息。比缘辅仁续聘在即，于待遇一层，欲有求于公，为向英先生^{〔1〕}切实商定，与他讲师平等，则他校所任之课，或可婉谢，专心于辅仁，虽繁劳犹可勉力，于校务于个人之体力庶为两得。缘知弟与公相得，属介一辞，乞切陈于英君。公亦雅重聘三，更不待弟烦言也。敬请道安。弟森手上。六月廿九。

〔1〕 英先生：英千里。

魏建功^{〔1〕}

(一) 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敬肃者：久未致书，敬维百益。日者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部长速水君借得一八〇一朝鲜天主教徒寄北京黄牧师手书写真，内容不啻一部朝鲜仇教小史，事实极为详尽。当时朝鲜教士曾有建议运动中国并吞朝鲜之意。此物现存教皇处，速水君系从大学德国讲师某牧师赠馈得之。原物绢本，写真题端为法文：

Misszon De S'eoul (Corée)

LETTRE D'ALEXANDRE HOANG A L'ÉVÊQUE DE PÉKIN

1801

现功正抄录。字小而行多，颇费时日也。抄成后，春假归国，当呈先生一阅。去岁承赐《墨苑》本罗马字注音，整理稿尚未成，成时拟付孙伏园兄之《贡献》杂志。朝鲜故家闵泳翊（闵妃侄）之子（中国妇人所生）生活窘迫，尽先人之藏鬻而糊口。近日由书贾持一画像求售。观其题签，曰“梁公爵滋像”。轴内为一四五十许人，持书卷趺坐。画笔未见如何高妙。有四赞跋，款署树斋先生、树斋年大人、树斋大前辈大人；下款为高均儒、杨振纲、馆晚金安澜。又一为受业铭岳，无上款。询其为何人，不能知，讹言为梁任公云。叶誉老搜求清贤画像，不知其目中果有此梁公？

〔1〕 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人。语言音韵学家。时在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即后之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按金安澜之称呼，梁当是一翰林公。闵氏在三十年前与国人有交际，意者梁为同光间人也。彼索价五十五元，自不值此。乞功为函询，特此渎达先生便告誉老，如系重要人物，有意收藏，请即示知何价可买，再与磋价。谨此敬请道安！后学魏建功敬上。二月五日。

徐宗泽^{〔1〕}

（一）约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前接手示，因复活节出门，未及即复为歉。嘱抄前西士所著书目录，今附奉请察收。北平图书馆自袁先生回来后，亦曾寄下华谛冈图书馆书自，惟查各书，敝处都有矣。大著《许缵曾传》，敝处未有，不知马相老先生处有否？缵曾自传抄费若干，请示知，以便奉上。天津工商学院裴神父近著关于利玛窦等书几种，今亦有人从事译出。裴公对于明末清初西士传教历史非常熟悉，译本如能参考中文书更为完备。此番工作闻在北平进行，先生能加以指导，亦是一件文化好事业也。专此，即颂道安。徐宗泽顿首。四月二十五日。

（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接奉手书，并蒙惠寄大著《许缵曾传》，援据详明，文情高妙，有此大手笔，洵为吾教之光。捧读之余，曷胜钦佩。承示许太夫人传略多所舛误，蒙先生一一指出，俾得更正，以成信史，何幸如之。手复鸣谢，敬请道安！徐宗泽敬启。十二月廿一日。

〔1〕 徐宗泽（1886—1947）：字润农，上海人，徐光启十二世孙。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馆长，并主编《圣教杂志》。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

接诵手示敬悉。承指示关于重印文集^{〔1〕}事，非常感激，不知有何新资料加进否？见《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三日《图书副刊》明张五典《海虹集》中有文定公序，不知先生亦见过是书否？兹抄奉《名理探》二序，未见刻本中，因在刻书之后，但于史料不无新贡献，尊见以为如何？顺颂大安。徐宗泽。一月十二。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伟鉴：

《超性学要》刻在印，目录不日当能印竣奉呈领教。《名理探》亦已付印，惟尚缺五卷，不知有法觅得否？《超性学要》译笔简明，诚为一部巨作，不知可否仗先生鼎力鼓吹得以广销否？马老先生^{〔2〕}已复元，知关锦注，特此奉闻。此颂文祺。徐宗泽敬启。七月二十四日。

(五)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伟鉴：

前承惠下《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拜读之下，无任钦佩，马老先生亦甚称可。《名理探》十伦及《徐氏卮言》刻在巴黎影印，不久当能接到。惟《卮言》一书，在吾国除在《皇明经世文编》上几篇奏疏外，均为未见，其价值可知。是书木版大本，共五卷二百馀张，分奏疏、会议、书牒、文移等等。先生今春寄下之续订徐文定公集目录上，有卷三、五，六中数篇，为敝处所未有。如蒙托人抄录惠下，不胜感激。泽刻在续印文定公集，如蒙允准加上，尤为欣幸。今附奉所缺单一纸，专此，即颂文祺。徐宗泽敬启。十月十二日。

〔1〕 文集：指徐光启文集。

〔2〕 马老先生：马相伯。

(六)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伟鉴：

接诵二书敬悉。嘱查清初魏信，未见，恐传闻有误否？关于何事，俾有线索再从西书一查，或能有得。《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敝处所藏抄本系来自河间府耶稣会书室，除韩序外，有白晋自序，今另抄上。惟伯希和所见之书题为“大清……编辑”，中所缺之字，伯先生疑为“乌”字或“额”字，如此假定不错，则有关于苏努之子矣。但此设想未必确切，因 Couprant 及 Corvier 之《中国书目》上均谓白晋所编，但亦有疑非白晋者。总之，有他的自序为证。韩序在白序前，韩序系一七〇三年，白序写于一七〇七年，马若瑟译成辣丁文（一七〇六年），但此书在一七〇五年教皇使臣多罗主教定为禁书。然则何以白在一七〇七年作序，一七〇六年马又译成拉丁文？伯希和在《通报》上兴起之问题有待解决，未知然否？泽如能效之处，必乐为之也。即颂文祺。徐宗泽。五，六。

(七)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伟鉴：

今日接到手示敬悉。《徐文定公集》已经印竣，早已奉上二册（寄辅仁），恐先生未曾收到。惟此次重刊本校对错误甚多，因系小印书局代印，缺字太多，颇不满意。拟再印仿宋体大字本，今再交局奉上，请先生诸多原谅校对之不完备为幸。《名理探》十伦未曾开印，须再待时日。牟君所编年谱，日后再行刊布不妨，如能早日寄下为感。徐文定公著有《毛诗六帖》，闻罗振玉先生抄有是书，不知仗先生鼎力能设法觅到否？今晨徐家汇大堂举行徐文定公去世三百周年纪念追思大礼弥撒，法、意、比领事均到堂与礼。午后三下，文定公墓上行追思大礼，上海市政府亦派代表来也。近新搜到李之藻之《频官礼乐疏》及《西儒耳目资》中之列边正谱译引首谱，惟尚缺一本列音韵谱也。即颂大安。徐宗泽谨复。十一月廿四灯下〔1〕。

〔1〕 后有援庵批语：“三册共百五十页，每半叶十行，行廿五字，共约七万五千字。十二月十四复。”指《毛诗六帖》。

(八)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昨接手示敬悉。先生已借到《毛诗六帖》非常欣慰^{〔1〕}。文定公集拟用仿宋体大字再印，不知《毛诗》可以加进去否，请先生指教为幸。如可以加进去，则抄本不必太好，只要为排印看得出已彀。如先生意不必加入，则抄本当用连纸，一切尊裁可也。至抄费由泽负责奉还不误。近又搜得《松风馥韵》，价卅元。《程氏墨苑》亦在购买之中。《名理探》五公及十伦，近德司铎北平来函说及，在西什库已获见是书，并有原序，惟系抄本，恐不及巴黎图书馆刻本之少错误。近又悉章行严^{〔2〕}先生之次公子今夏在法京图书馆亦从事考证是书，发见抄本之五公论中错字不少云。兹又邮奉《庵言》一部，文集式部，文定公墨迹一册。敝处所藏墨迹有许多名人题词，敬恳先生赐题以志不忘。奉上白纸一页，专此，即颂道安。徐宗泽。十二月十九日。

(九) 约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伟鉴：

前日驾临徐汇，得领雅教，甚为快慰。近泽又从巴黎国立图书馆影印徐文定公行略，系撰自柏应理，第六期《圣教什志》上将刊登。利玛窦之西国记法乾坤体义亦影归，将来亦拟重印。此次文定公三百周年纪念，各什志有论文，刻正汇集刊印专册。前牟先生所编年谱不知能否惠下？先生前寄下之吴梅村诗未收到。专此，顺颂大安。徐宗泽。五月十四日。

(一〇)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惠鉴：

承惠《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至感至感。近又函至巴黎友人影印所缺

〔1〕 家父乐素先生《记万历刊本〈毛诗六帖〉》一文中说：“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夙搜文定遗著，闻燕京大学有拜经楼旧藏（《毛诗六帖》），民国二十二年文定逝世三百年纪念，曾托家大人录一副本。虽非全帙，已不胜喜慰。”（见《求是集》第二集）

〔2〕 章行严：章士钊，字行严。

西教士所著书。第一步现拟搜集，然后整理，尊意然否？北平国立图书馆有《天学初函》，如先生提议景印，恐有效也。先生前借去之手抄各小件小传，有便如赐还为感。即颂撰安。徐宗泽敬启。六月二十一日。

(一一)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往函

润农司铎台鉴：

二十三日手教敬悉。拙著《佛教考》本专为传教士有所借镜而作，深盼传教士能细读一遍。至于公教史，既有大著各种刊行，我辈似可搁笔。若欲仿《佛教考》体例，其中如士夫禅悦、遗民逃禅、遗民禅侣、有教无类等篇，明季公教初来，未能深入社会，何从有此史料？又如高僧辈出、传灯鼎盛等篇，当时公教华籍教士甚少，何从有此现象？故欲成一出色之中国公教史，尚须赖今后之努力，今日能借镜佛教史，亦可促成公教进步也。高明以为何如？专复，并颂著安！陈垣谨上。八月卅日。

〔录自《上智编译馆馆刊》二卷三期〕

钱稻孙^{〔1〕}

（一）约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顷得辅仁招考简章，拟令小儿端仁报名投考，其志欲作学习图书馆专科之预备。在兼士办之天津中日学院肄业二年有半，去年三三制初中毕业，今年应卒高中一年课。以先严之丧归京，樱病不能继业（今半载将息，当再继学业，而中日似无所得），如能跨考预科一二年最好。其在初中毕业时成绩尚不恶，不过中日学院草创简陋，旧生罕出读书人家，所谓成绩尚佳者，亦不过小鬼群中之大王而已。又教部旧属洪君芑舲逵，想尚在记忆中。前年简教厅，颇著政绩。去冬安庆之变归京闲居，颇思教读，辅仁有相需处否？其人中西学并邃，才识复优，无待稻孙饶舌也。此次教部更动，稻孙亦从此不官矣。森玉^{〔2〕}亦在被摈之列，方家胡同故纸，未卜能保长相聚否也？专此，即颂道安。晚钱制稻孙顿首。七月一日。

（二）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前日见过，光幸之至。《元典章校补》已接日本来购寄者十馀部，一昨嘱松筠阁走领，据云已不能如数发。缘刷成仅五十部，似亟须续刷也。日本方面至少即有二十许部，续来订购，将无以应之矣。《大公报》明日

〔1〕 钱稻孙（1887—1966）：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欧洲，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2〕 森玉：徐鸿宝。

登出^{〔1〕}，编辑部思以八折买一部，不知蒙允否？专此，敬请著安。稻孙顿首。五月十七日。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多时不晤，前月途中一遇亦未及问讯为疚。前年尊处购旧札，有陶俊人先公诗，不知尚在尊处否？俊人近来信，愿恳以原价五十元予让，俾宝其祖泽。信来已久，以校课、家事，罕得心绪宁静之时。昨今始得寒假，而积案盈数寸，未克诣趋面求，用先函候，乞赐覆示，无任翘企。即请道安。稻孙顿首。一月十日。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赐鉴：

奉示敬承，当即函询俊人，俟复来，即诣求玉成，专此先申感荷，即请道安。稻孙顿首。十三日。

〔1〕 指《元典章校补缘起》一文。

伯希和^{〔1〕}

（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

伯希和先生史席：

承赠大著十五册，至为感谢。又九册，已于五月卅一日转交王国维先生。但交王先生之第三日，即闻其沈渊而死，未识其所著《鞞鞞考》已寄尊处否，至为可惜。

承询李问渔所著之《徐光启传》，即《徐文定公集》卷首之《徐文定行实》，又丁志麟所著之《杨廷筠传》，即附于《代疑篇》末之《杨淇园行实》。前已检寄各一部，乞为查收。

又顾颉刚所著之《古史辨》，亦已检寄。

杨廷筠所著书，《千顷堂书目》内，尚见有数种，但原书尚未寻得。尊处所得之杨廷筠事实，能赐示尤感。

《元史译文证补》所称关于也里可温之北固山下残碑，即《至顺镇江志》之《大兴国寺碑》，想尊处已见之也。

阿尼哥子孙事迹，在他人文集中，尚未有发见。

巴黎图书馆所藏之《名理探十伦》，能用照像法照出否？需费几何，便乞示知为盼。

鄙人近著有《足本西游录校注》，印成后将请教。专此，谨请著安！ 陈垣敬上。七月十二日。

〔原件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1〕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通报》主编。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曾从敦煌掠走大量珍贵文物，以后又多次来中国与学术界交流。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伯希和先生道鉴：

敬启者：本月八日为编辑蔡先生〔1〕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事由，上次所务会议所派各人开会讨论议决各项，另纸奉闻〔2〕。此事在中国为创举，万祈共襄其成，以求尽善，公私至感。专此，敬请
著安！

陈寅恪 陈 垣
弟 赵元任 刘 复 敬启
李 济 林语堂
朱希祖 傅斯年

中华民国廿年三月廿六日

〔此件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

(三)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伯希和先生撰席：

顷谈俄京所藏《元秘史》来历，当系俄主教拍雷狄斯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在中国所得之本〔3〕。今承先生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吾人至深感谢。此本卷一首叶有“玉雨堂印”及“韩氏藏书”印，卷十五末叶有“韩泰华印”、“小亭”二字朱文印。

韩泰华字小亭，钱塘人，道光间官陕西，晚居金陵，著有《无事为福斋随笔》二卷，潘祖荫刻入《功顺堂丛书》，又著有《玉雨堂书画记》四卷，为自刻《玉雨堂丛书》十种之一。今景教碑侧刻有大字云，“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云云，即此人也。此本《元秘史》即其所藏。连筠篹《元秘史》张穆跋所谓“道光廿七年复从仁和韩氏借得影钞原本，校对无讹”，即此本也。后为拍雷狄斯所得。

〔1〕 蔡先生：蔡元培。

〔2〕 此函附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编辑会议录。

〔3〕 关于此本，可参考援庵《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第四节《俄本来历》。

此本卷七末叶有小字一行云：“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卷九末叶又有小字一行云：“嘉庆乙丑二月廿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通介叟系鲍廷博自号，《读画斋丛书》《玉山逸稿》有通介居士鲍廷博跋。鲍廷博与钱大昕先生同生于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至嘉庆十年乙丑（一八〇五年）正七十八岁。则此本实原为鲍氏知不足斋所藏。鲍氏从《永乐大典》钞出，又曾从刻本补写，后归韩氏者也〔1〕。

往年垣曾由上海涵芬楼假得顾千里原校本，以校叶氏刻本，得讹误数百条。叶氏所据本系文廷式钞本，今又藏敝处。垣甚欲以先生所赠图书馆之鲍本，合文本再校一次。文本从顾本出，顾本从刻本出；鲍本从《大典》出，《大典》本亦从刻本出，而分卷不同，盖钞入《大典》时变为《大典》卷数（五一七九至五一九三），而不依刻本原来之卷数也。管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乞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即请晨安。陈垣谨上。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三夕。

〔原稿〕

（四）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往柬

二月十四日星期二正午十二钟半洁樽候教 陈垣谨订
座设丰盛胡同六号谭宅

〔1〕 援庵在信稿此段上有批语：“《知不足斋丛书》第廿三集各书跋多称‘通介叟’。廿二集《鉴诫》称‘通介老人’。廿三集《澠水燕谈录》、《石湖三录》、《庶斋老学丛谈》、《深京杂咏》等跋均称‘通介叟’。”

朱希祖^[1]

(一)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日承寄叶玉虎先生征求有清学人像传启事并名单一纸，弟对此事不胜钦佩。窃谓文翁石室、武梁石刻图像之重，自古已然。然汇集成书者，始于《会稽先贤像赞》五卷，见《隋书·经籍志》。明代汇集图像者甚众，散见各家记载，惜多未见传本。道光中嘉定程氏绘刻《练川名人画像》六卷，以嘉定一邑，得百数十像，可谓勤矣。苏州顾氏绘刻吴郡名宦先贤遗像于沧浪亭，得五百六十人，然尚局于一省。嗣后国粹学报馆颇事搜罗，印出者百馀像，则不限于时地矣。程、顾、邓三家所印，弟处多有。兹以校叶氏名单，已有各像约得四十人。待访各像则得八人，曰惠栋、曰陆世仪、曰计东、曰叶方霁、曰江声，顾刻有之；曰王夫之、曰颜元、曰孙奇逢，邓刻有之。而未见于叶氏名单尚可补列者，则程刻中有钱大昭、钱塘钱民、陆陇其、程瑶田；顾刻中有惠周惕、陈宏谋、彭定求、彭启丰、张伯行、梁章钜，朱琦；邓刻中有朱之琦、严衍、彭绍升、朱用纯等。他若钱仪吉、钱泰吉、张廷济等，其著述中亦刻有画像，曾国藩、张之洞、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等，亦偶于他书见其照像者。大抵同、光以前多画像，较难得；同、光以后多照像，较易得。便祈转告叶君为荷。更祈劝告叶君，广为搜罗，能超出于五百名贤像以上则尤妙矣。或将南雪先生所得一百八十像作为初集，先为印出，再将玉虎先生续得者次第分集印出，既

[1] 朱希祖（1879—1944）：字邈先，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

可慰学子先睹为快之忱，又可引世人之注意，各将所有名人像传投寄，继长增高，必大有可观。区区之意，未知有当否？元朱思本《九域志》八十卷，见蒋光煦《东湖丛记》。承赠张氏父子各书，谢谢。敬颂著安。弟朱希祖敬上。十六年八月十日。

(二)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临行承大驾惠顾，匆促未曾造府辞行，抱歉万分，敬祈宥恕为荷。弟于十五日安抵广州，寓百子路中山大学第一医院校长住宅。房舍精洁，花木秀美，大可读书其中而无羁旅之感。文德路旧书店亦已去过，居然得到一部好书，为二十餘年来求之未得者。中山大学图书馆书籍太少，自己书籍亦不能多带，颇感不便。闻莫天一、徐信符二先生藏书颇多，拟常去奉访，或能济一时之穷。初次到广，所见多与中部北部异，俨如新辟天地，饶有趣味。惜与先生等相隔太遥，不能常相切磋为可恨耳。其他近况，详致伦哲如先生函中，请其转呈一阅。关心桑梓，或乐闻焉。专此道歉，敬颂著安。弟朱希祖敬上。廿一，十，廿二。

(三)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此次来平，辱承宠燕，不胜感谢。北大旧史学系旧毕业生谢兴尧君，专研究太平天国史，颇有心得。前数年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学系任明清史讲师，今因女院裁减课程，因此无事，不能维持生活。闻辅仁大学明清史尚未有人担任，谢君尚堪承乏，敢请鼎力扶植，成全后进好学之忱，不啻身受。诚心好学，专精研究者，当世甚乏其人。萌芽摧折，诚不忍坐视，故敢冒昧进言，伏祈原宥。专此，敬颂道安。弟朱希祖敬上。民国廿二年九月二日。

(四)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疏笺候，甚念。弟于春初莅南京中央大学，春假时赴富春江游览，

归途感受风寒，小病缠绵，一月未愈，近始至校授课。忽承远赐姚大荣先生所撰《马阁老洗冤录》一册，与南明史大有关系，不胜欣慰。姚氏私谥马士英曰忠武，而承认阮大铖为奸臣。以奸臣事君，甚至翻先帝之逆案，斥满朝之清流，致清君侧之师，犹不罢斥阮氏以靖内难，反撤御外之军以急内争，遂致亡国，可谓忠乎？士英不忠，罪案甚多，姚氏专责修《明史》者以《桃花扇》为史料，此无根之谈，颇有深文周内之嫌。然士英与大铖相较，自是彼善于此。鄙见如此，未知尊意以为然否？专此恭谢，敬颂道安。弟朱希祖敬上。五月十四日。

沈尹默^[1]

(一) 约一九二七年九月，来函

属件早已写就^[2]，事冗忘奉上，甚歉仄。字极不中意，如不合用，当另写一过也。此上即颂著祺。尹默拜上。

援庵先生史席

(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属件写两纸，皆不佳，且不审大小合式否？兹送览，如不合用，请告知，当再为一书也。此上即颂著祺。尹默拜启。十月二十二日。

(三) 来 函

援庵幼渔两先生赐鉴：

兹有一事奉恳，前北大文科毕业生吕家骥君，去夏由蔡子民先生推荐来平，嘱为觅一事做。几次荐与各厅处皆不见录用，或因其南蛮鸩舌，故被屏斥，亦未可知。两兄主持图书馆，可否怜其南蛮，与一小事，责其努力从公，久之或不致无一点成绩可言。详情已与叔平兄谈过，希接洽为荷。如不允许，亦请语叔平兄转告，至盼至盼。此请台安。尹默拜启。十九日。

[1] 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书法家。

[2] 似指沈尹默先生为援庵一九二七年九月所作《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之写件，见该书影印本。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兹有友人王相伯君托为转呈所著书一部，幸赐收入。此君意欲在辅大谋一教书位置，不知有法可想否？归来多日，为目疾所苦，加之事冗，未能趋教，歉甚。专此即颂著祺。尹默再拜。二十五日。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前承书扇，谢谢。兹有一事奉恳：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生钱王倬君，前在南开大学讲授国文，颇著成绩。兹因事离津来平，特为介绍，能在辅仁大学为觅一位置否？专肃奉恳，希裁示为荷。敬颂著祺。沈尹默拜启。七月二十日。

(六)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嘱题之件已写就送览，殊草率可笑，聊以应数而已。愧对愧对。专此，即颂著祺。沈尹默再拜。二十年四月九日。

余嘉锡^[1]

(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日为高头讲章所困，久未晋谒，甚以为歉。嘉锡生于僻陋之乡，希复接当时通人谈论，而又家贫，力不足以聚书，正如井底之蛙，何足以言著述。虽好治目录之学，而中实枵然，未有所得。所撰《四库提要辨证》，罅漏滋多，牴牾不保，居尝以此自憾，惧见笑于大方家。故虽前后再三易稿，卒不敢视为定本，未及杀青缮写，盖将以有待也。此次携来北平，原欲就正于鸿儒硕学，乞与匡救而改定之。先生之学之识，素为私心所向往景慕。及蒙接见，所以督飭训海之者甚厚，为之忻然以喜。即欲持以奉质，而稿本删改涂乙，不便省览。又以相见之始，即进而请益，近于冒昧，且惧公私之事繁而有所未暇观也。前日小儿来传叙尊谕，竟承索观，闻命之余，踊跃欢抃，不能自己。今辄携持，呈之左右。厚稿已成者十一

[1]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一九二八年以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以《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台静农先生《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一文中说：“这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来的。因为援庵先生居北平久，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如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现在都知道他的博学，是一位严谨的考据学者，他原是前清举人，在北京做过官，自己说是六品小京官。”援庵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为《余嘉锡论学杂著》所作序言说：“季豫先生一九二七年入京，不久他就来看我，我们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后来他到辅仁大学中文系任教，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互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抗日战争期间，论学诸友纷纷离京南下，能谈者渐少。余与先生同在一校工作，又同住一街为邻，早晚相见，来往就更多了一些。这时先生以种种关系，未能离京，虽然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仍能不亏操守，淡泊自持，惟以读书教学为事。”

编，系随得随录，都无次序。所以分为若干编者，系于总目下注明编数，庶将来缮稿时便于检查，未尝有义例也。经部一门，已按《提要》目次别缮为二册，故与各编相重复，然其后又改正更易，终非定稿。其五、六两编系用散纸片撰著，随后钉成，多已磨损散乱，欲缮录之而未暇。此二册不便呈上。今所呈者计经部二册，初、续、三、四、七、八、九、十、十一、补凡八编七册，都共为书九册，伏乞于观览之余，严加纠正，径予涂改，不胜祷祝厚望之至。中有采用大著处，直著大名，希恕僭妄。其每篇皆有擦损涂灭处，原系贱名。因去年避祸，变姓名亡命，携此自随，惧为所侦察，是以涂去，并以附陈。肃此，敬请著安。余嘉锡顿首。十月廿九日。

(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前日晋谒，畅聆高论，猥蒙奖饰有加。盖将诱而进之以至于成就，仰见大君子乐育人才之盛心。惜乎嘉锡材庸学陋，不足以副之也。嘉锡以故乡鼎沸，重遭家难，故驾言出游，以写其抑郁。自抵旧都以来，忽复数月，金尽裘敝，无以自资，遂滥竽民大讲席，以谋升斗。然百钱囊粟，所人仍不足以自活，于是浩然有归志。岂期意外，忽遇知己，平日既无纤芥之契，又未尝先容于左右，而每一进见，辄承慰勉。既勖以治学之方，又将谋所以拂拭而薰沐之者。殷勤甚厚，非所敢望也。樗栎之质，久已支离憔悴，分作沟中之断。自承匠石一顾，乃复蔚然有生意矣。嘉锡在民大所任科目为经学通论、史学通论、中国文学史三种。此数者之中，惟经学所涉稍浅，余则自问尚堪讲授。他若目录、诗文、小说之类，亦平日所尝用心者也。承谕国学尚缺教师，如蒙推毂，遂获承乏，是亦昌黎之举侯喜，东坡之荐乐圃也。学虽不逮，事正相仿，何幸如之。前日先生言及于此，嘉锡虽私心感激，而赧于自荐，言辞拙钝，未能自道其意，故复以书奉陈，伏希垂察。至于拙著，出于摭拾采获，以备遗忘，义乏宏深，词靡条贯，见闻孤陋，纰缪实繁。尚乞俯赐纠正，加以删改，俾附大名以传不朽，幸甚幸甚。昔子慎春秋，资康成以成书，蔡沈集传，赖文公之点定。艺林相传，以为佳话。嘉锡虽才谢古人，犹欲窃附斯义，此则夙夜之间所延颈企踵祷祝以求者也。肃此布臆，敬请道安。余嘉锡顿首。十一月廿日。

近日所著有《宋江平方腊考》、《古名家杂剧跋》二篇，缓当缮写呈政。又及。

(三)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往函

季豫先生撰席：

顷奉手示，敬悉。昨在报中拜读大著，至为佩服。承询周亮工著述撤出四库原因，据乾隆档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在覆勘文渊等阁所藏四库全书，据详校官祝堃签出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褻之处，已照签撤改矣。祝堃著交部议叙，钦此。所谓违碍者，因《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馀”之句也。所谓猥褻者，因《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也。此事年前王君似曾询及，事冗未暇详答，晤时乞转致为荷。现在通行之《简明目录》，有系乾隆四十七年赵怀玉据四库馆初成稿本录副南归刊刻者，故李清、周亮工之书目具存。至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始发见李清《诸史同异录》，内有顺治与崇祯相同四事一条，指为悖谬，因而连累他书，同年八月又发见周亮工等书，遂一并撤出。赵本简目未及照改，故与库书不符。粤刻简目每半叶九行，行廿一字，以为常，间有特疏特密者，即撤出填补者也。又《四库提要》内原有引周亮工语数十处，后皆挖改，敝处有详表，文繁不录。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有撤出各书后填补空函办法一件，五十三年十月廿日档，又有先后奏请撤出销毁书单一件，另纸录呈。此等掌故，求之私家记载，多不可得，古人所以愿读兰台、东观书也。为之一笑。专复并颂撰安。弟垣谨上。三月廿八日。

附录档案

臣等遵旨，将现在销毁李清书四种，应行补足空函之处，与纪昀公同商酌。查得《四库全书》每分六千馀匣，均只于匣面按次标刻第几函字样，其书则各自分部，不相联属，并无通身流水卷数，是以屡次奉旨添书撤书，皆可通融办理。此次所毁李清书四种，《南北史合注》一种，系在史部别史类中，《诸史同异录》及《不知姓名录》二种，系在子部类书类中，

此二类备抄之书尚多，均可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次补入，不见抽换之迹。惟《南唐书合订》一种，系在史部载记类中，此类书籍甚少，现在别无备抄之书，无可补入。查从前武英殿装潢全书，向因册数函数厚薄不匀，有奏定衬纸之例，现在四阁书内衬纸者甚多，今此书仅只六册，匀装此空匣之内，即可不必再补。再现在刊刻总目，应一并查明改正。所有臣等公同商酌通融办理缘由，理合奏请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右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臣等者，军机大臣也。

《诸史同异录》 此书系李清撰。因书内妄称世祖章帝有与明崇祯相同四事，悖诞不经，续办三分书，缮进一分，内未照底本删去，当蒙指示，前经奉旨将全书销毁，并将李清所撰各书，概行查毁。此系文渊阁缮进之本，其悖妄语句已经原办之总校删去，全书应毁。

《南北史合注》 此书系李清撰。应毁。

《南唐书合订》 此书系李清撰。应毁。

《列代不知姓名录》 此书系李清撰。应毁。

《书画记》 此书系吴其贞撰。因书内所载春宵秘戏图，语多猥褻，奏明应毁。

《读画录》 此书系周亮工撰。因诗内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餘”，语涉违碍，经文渊阁详校签出，奏请销毁，并将周亮工所撰各书，一概查毁。此系文渊阁缮进之本，其违碍语句已经原办之总校挖改，全书应毁。

《闽小记》 此书系周亮工撰。应毁。

《印人传》 此书系周亮工撰。应毁。垣案：周亮工尚有《书影》及《同书》二种，后亦一并撤出。

《国史考异》 此书不著撰人姓名。内多引用钱谦益辩证，奏明应毁。垣案：此书潘耒章撰，已刻入《功顺堂丛书》。

右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档。

〔录自王重民编《四库抽毁书提要稿》〕

(四) 来 函

援庵学长先生史席：

拙著草创粗就，谨将原稿一册并提要一首奉呈斧正。提要希先饬交皖

峰。拙稿词繁意复，刺刺不休，其病痛在不能割爱，务望大加删削，并改正其谬误。曹子建云：后世谁知子定吾文者？素叨知爱，愿推直谅之益，毋使下走为刘季绪辈所诋诃则幸甚。明日或当偕千里等晋谒，容俟面罄。敬请著安。余嘉锡顿首。

(五) 来 函

敬启者：邨架如有至元《嘉禾志》，希即暂假一阅。屡读清神，无任惭愧。肃此，敬请援庵先生著安。嘉锡顿首。陈校长台鉴

(六) 来 函

藏经二册奉赵，谢谢。拟再借《大唐内典录》及《弘明集》第一卷。琐屑读神，不安之至。肃此，敬请援庵先生道安。余嘉锡顿首。
陈校长

(七) 来 函

承假明治藏本《弘明集》及《大唐内典录》，不胜感谢之至。锡平生颇不重视版本，今见《高丽藏》与《明藏》之不同，始信顾千里所谓同是一书，用较异本，无不复若径庭者。锡又假得《大正藏》本，虽同出一源，然校讎似不如明治本之审也。敬以奉赵，伏希察收，并鸣谢悃。肃此，即请援庵先生道安。余嘉锡顿首。三月九日。

(八)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昨有乡人至平，携来土物二种，谨分以奉饷，伏希莞纳。一为菌油，《吕览·本味篇》所谓和之美者，越骆之菌，其淪之以油者。《癸辛杂识》言天台桐茸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以麻油也。敝邑所产，四时皆有，种类极多，而以重阳菌为胜，兹之所致者是也。已煎熟可食，或用以和羹及煮汤饼皆可。一为桃源石子，其大者文类玛瑙，可为玩具，颇珍重不易得，而不见于《云林石谱》。此其小者，可养水仙、石菖蒲以为案头清供。二物皆不足道，以其非此间所有，远来不易，故辄以上献，伏望斥存勿晒其陋为

幸。手此，敬请道安。余嘉锡顿首。十二月一日。

(九)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日昨上谒，适值公出，未晤为怅。敝同乡骆君鸿凯者，字少宾，为黄季刚高足弟子，在男、女两师大国文系教书有年，长于《尔雅》、《楚辞》、《文选》等书，学有师法。因闻辅大下学年有扩充班次之说，再三相托，必欲锡向先生推毂。锡为之迟回者久之，兹闻渠又已托伦哲如介绍，恐其疑锡吝于一言，故以书奉陈，敬希裁夺。冒昧之处，统祈鉴原。拙著讲义，重复疏谬之处尤多，倘承斧削，不胜幸甚。肃此，敬请道安。余嘉锡顿首。七月一日。

(一〇) 来 函

援庵先生道鉴：

久违麈教，结想为劳。近因感受寒热，遂患耳痛面肿，未能趋候起居，至以为歉。兹送呈普洱陈茶式饼、沅江银鱼乙斤，系小儿新自故里携来者。戈戈微物，聊佐煮酒敲诗清兴，伏希晒存。奉求法书聚头扇子，如已挥就，即乞飭交去使带回，至以为禱。旧藏《永乐大典书目》尚在赵斐云^[1]处，容当索回奉呈，肃此，敬请著安。余嘉锡顿首。九月五日。

(一一)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拜别以来，倏将匝月，引领北望，结想为劳。惓惓之情，无时或释。乃者狂寇凭陵，震惊畿辅。鲁连谈笑，自处危城，身之著书，藏之地室，高怀雅抱，抗迹古人，逖听下风，莫名钦服。得小儿书，知北平国学诸生，休于鹤唳风声，遂至卷堂大散，独辅仁弦歌不辍，讲诵如恒，以此见儒者之设施不同流俗，是又艺苑之雅谈也。锡到家以后，诸病渐愈，惟体弱不耐繁剧，现惟日与诸亲友谈宴，不复能亲书史。五载未归，一切非复

[1] 赵斐云：赵万里。

旧观，知交亦多零落。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矣。辅大秦汉史承公代授，不胜感激，糠粃在前，惟以增愧。北平学术界有何新闻，《宋会要》尚能付印否？肃此布臆，敬请道安，诸惟蕩照不宣。余嘉锡顿首。六月七日。

(一二)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奉到廿四日手教，敬悉一切，即拟肃函具复。适会霖雨经旬，茅屋为风所破，床头屋漏无干处。沅水盛涨，城不没者三版，惴惴焉有其鱼之惧，以此无暇执笔，尚希鉴原是幸。小儿以廿八日抵家，具叙辅仁情形并传达尊意，本拟即日束装北上。奈五年未归，一切琐事一时未能摆脱，现正积极办理，大约八月初间当可抵平。届时不知执事已否南下，兼士先生是否在乎，于下学期进行一切不至有误否？尚祈示知，以定行止，至以为盼。良晤匪遥，徐容面罄。肃此奉复，敬请撰安。余嘉锡顿首。七月一日。

(一三) 往 函

王季平之名当为王称，吾于钱氏^{〔1〕}所举之外，又得二证焉。《学海类编》之《西夏事略》、《张邦昌事略》，原即《东都事略》之一篇，均题曰王称撰，可见曹溶所据之本原作“称”字。一也。海源阁藏宋蜀刻《二百家名贤文粹》，其序题王称撰，又为眉州人，则与撰《东都事略》者同为一入无疑，“偶”之当作“称”是亦一证。二也。

〔录自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五〕

(一四) 往 函

季豫先生著席：

《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四部丛刊》景宋本）第七页背三行“式修供养”后，明本臚辑入五百十六字。《四库提要》地理类四知其误，从“今之

〔1〕 钱氏：钱绮。

锡兰山”句数起，认所衍共三百七十字，《四库全书》本遂改为小注双行，《守山阁》、《墨海金壶》本因之。而不知“今之锡兰山”句上一百四十六字亦明本衍文。此盖未见宋、元藏本之故。明本《大唐西域记》衍文一页另抄呈。明藏之误已如此，不独吴氏刊本。《提要》又谓《读书志》载有玄奘自序，此本佚之。亦谬。今卷一目录之后一段，即玄奘序论，《读书志》所引数语具在其中，何得云佚？拙著《辩机考》（第七节末略与此书有关）并检呈，乞不吝指正为幸。专此，即颂午安。

〔手稿〕

（一五）往 函

昨函《西域记》序，高丽藏本尚有“秘书著作佐郎”敬播序，为宋、元、明藏所无，故《全唐文》及拾遗亦未收入，未识可藉尊著介绍于世否？此颂晨安。

〔手稿〕

（一六）往 函

大著拜读，僭易数字，以报雅意。间有拟去而复留者，其他虽去而可留者尚多也，请勿泥鄙意为幸。专此，即请晚安。

〔手稿〕

高步瀛^{〔1〕}

(一) 来 函

圆庵先生左右：

数日不晤，念念。部中同人拟流通《四库全书》，钞写时间及值价均粗有计算，尚未确定，此事是否能成，今姑不论。同人令弟撰一广告缘起，弟于此事平日未甚考究，仅就所知勉成一稿，未敢自信。同人等均深佩先生于此中历史研求精确，特将敝草呈阅。误处务希是正，以便修改。非独弟一人受益，亦部中同人所亟拜赐者也。拜手以请，伏乞教正。并颂节禧。弟高步瀛顿首。一月廿二日。

(二) 来 函

圆庵先生有道：

前奉赐复并文宗阁证据，佩服无似。前弟颇信《午风堂丛谈》，故定为从水之淙。公引清高宗诗，似又较邹氏为确。名从主人，可无异议。转告同人，均以为是，已遵大教改为文宗矣。一字之师，顶礼无已。谨此鸣谢，诸惟筌筌。并颂春禧。弟高步瀛顿首。二月四日。

〔1〕 高步瀛（1873—1940）：字闾仙，河北霸县人。民国后任教育部佾事、社会教育司司长，一九二八年后历任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援庵在一九四一年所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序言中说：“忆去年余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成，曾以此编要旨语老友高闾仙先生，先生河北大儒，深韪其议，惜余稿未集，而先生已一瞑不视也，悲夫！”

(三) 来 函

奉到赐函及《白集》制二则，谢谢。新旧唐书李翱传均略，前日刺取集中事，有一二年月无从考订者，妄冀《全唐文》中或有状志一证。承示此书不载，恐此疑终难析矣。前呈《心史》与目不合，盖后三书迄未出版也。此上，敬颂圆庵先生著安。弟瀛顿首。四月十七日。

(四) 来 函

圆庵先生左右：

□□□□□兹有师大学生刘汝霖君欲考藏经以供研究。闻公邃于此学，嘱弟介绍左右。此君勤学精进，得□指导，当益年□□□□□望推爱乌之谊，予以指正，则感同身受矣。此上，敬颂撰安。弟高步瀛顿首。五月卅一日。

(五) 来 函

《宋金元人集目》钞一通讫奉还，谢谢。内有一二疑误处签出，希鉴督。此颂
援庵先生早安！弟瀛顿首。四月十三日。

俞同奎^{〔1〕}

（一）约一九二七年，来函

援庵先生：

丹石先兄系于十五年七月病故，因尊处电话号码或已改动，故昨日未及奉告。即颂道安！弟奎上。廿七。

〔1〕 俞同奎：字星枢，浙江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

张允亮^{〔1〕}

(一) 来 函

《述学》初刻与通行本异同，弟曩有校本，兹由小儿贻呈，即请鉴阅。后刻各本异同，则方氏校勘记详之矣。此上援庵先生阁下。陈校长 允亮顿首。

〔1〕 张允亮：字庚楼，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与援庵同为聊园文宴会成员。

世 仁^{〔1〕}

(一) 来 函

昨由沪寄到完白联二，敬以奉存。张约斋征得说益确。弟不珍帖学而公又好米书，并上或资浏览也。援公道安。制弟世仁顿首。四月十三。

(二) 来 函

惠碑两种，察其锋铓，颇有时习。元魏近多赝品，其用心亦良苦也。蕙兄交来捐册已认百金。世仁今晚津行，匆布并谢。即承援兄道祉。制弟世仁顿首。四月廿二日。

(三) 来 函

新出唐赵知春志奉上，并附小跋，维鉴正。前在《时事新报》有记武州造像甚详，兄见之否？世仁下星期返都，再约谭。援庵吾兄先生。世仁顿首。七月十三日。

〔1〕 世仁：姓未考出。

愷^{〔1〕}

(一) 来 函

嘱件，谨就此间回汉各方面调查所得，录陈钧鉴。惟当日奉面谕，只查食饭采用何手，录陈各项极琐碎，又至粗野，甚不安耳。勒石事，此间官绅极表同意。

卅号因他事须回京，再面禀一切。肃此，敬仰援老主任道安。后学愷谨上。八月廿八号。

回教食饭用右手，布施用左手，类如赠送钱物皆用左手。如用右手，均不肯接受，因右手付出之钱物必须偿还也。

食类：

.....

〔宰杀〕 回教宰杀禽兽，必先祷告，未经祷告而宰杀之禽兽不食。与汉人往来，不食汉人家内食物，畏汉人锅碗不洁，曾储未经祷告而宰杀之禽兽食料也。

.....

〔葬法〕 回人死后，不用棺木。富者将尸身洗净，用白布缠裹后葬之。贫者葬法亦同，惟少用白布耳。其冢为长方形，用子午向，谚云所谓回人不信邪，死了头朝北。

〔迷信〕 回人不烧香，不信佛，不叩首（在前清时作官者循例叩首）。不家祭。祭祖坟时不烧纸，长跪默诵忏悔经。每作大恶之事，有愧于心，坐卧不安，必至礼拜寺默祷、忏悔，然后用面包红糖作成圆饼，用香

〔1〕 愷：姓未考出。信笺用“沧石路工处启事笺”。

油炸熟，分赠各亲友家后心始安。

回人无乞丐之人，赤贫者每日讨饭只讨一家。

回教另有一种回文，惟现时通行者甚少。

汪大燮^{〔1〕}

（一）一九二七年末，来函

援安先生台鉴：

敬启者：曩岁弟与诸同仁创办平民大学，已历有年所。兹值寒假在即，拟于假期内敦请名流公开讲演，以旧历正月初八日为始，每位每星期一次，四星期共计四次。其演题先期自行拟定，登报俾众周知。夙审台端学问湛深，热心教育，顾恳莅校开演，俾学子闻风兴起，增进求学义趣。伏望俯允示复，当由校派人趋诣接洽一切也。^{〔2〕}此恳，祇请道安。愚弟汪大燮顿首。

〔1〕 汪大燮（1857—1929）：字伯唐，浙江杭州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2〕 援庵于一九二八年寒假应邀作题为《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违学》的演讲。

蔡尚思^{〔1〕}

（一）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来函^{〔2〕}

援庵老师：

久耳斗山，时深景仰，前此虽未受业门下，每读所著书，辄想见其为人！窃观当今之为士者，非随波逐流，则逃人绝世，否则喜新好奇，竞尚欧化；至于国粹，毫无顾及！以致古圣之书，束阁不讲，而有志之士，欲得一良师以成其学，迄不可得！幸天不欲绝我中国之教育，独生三数热心办学之善士，为国家社会之导师，使学子得以宏造其学业，而免向隅之叹。噫！何其幸也！今生及冠矣，未尝知堂牖之分，涂轨之别；惟赋性异人，自少即嗜国学，及长因有所观，致有所感，故益愤发，不能自己！向在故乡（福建），未尝不自恨其生于遐陬，既寡师友之观摩，又乏书籍之浸灌，故于前年（来京三年所矣）不远千里而来。盖欲乘此时机，脱蓑危邦，远离陋俗，专心致志，求诸通都广邑之中，与夫名山大川之间，有道通古今，学博中外，以承先启后为怀，以经世诱民为任，真足为师资者，而亲炙之。如：颜、曾之随孔子，颢、颐之从周氏，朱晦庵之受业于三君子，李愿中之请教于罗从彦；且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尽读古来有用之书，

〔1〕 蔡尚思（1905—2008）：字中睿，福建德化人。思想家、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蔡先生在《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收入《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说：“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求学，陈垣先生是我最多接谈的导师之一。饮水思源，我是永久忘不了他的。”

〔2〕 关于此函，蔡先生在自传（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中说：“我曾上清华研究院、北大研究所诸名师书，此书最足以见北来的志愿。所以王国维、陈垣、朱希祖、江翰、梅光羲、李翊灼等一见面就称道我这封信。尤其是陈垣总是记住这封信。”

以辅其德，扩其识。他时道通学成之后，得效涓埃以报国家，或垂简策以资后学，尚不愧于先圣，有裨于世人；不致行尸世上，蠹食宇内，以羞炎黄之裔，而为夷獠所笑，则虽槁萎于蓬蒿之间，腐化于乌鸢之腹，亦足以了其愿，而瞑其目矣！此居常蕴蓄未纾之愿，安敢不尽于老师哉？乃今老师，学博中外，道通古今，昌明国学于将绝，灌输欧化以补短；且能热心教育，培养人才，此不特当世难侔，即古人亦罕其匹！故生以为，当代之有名导师也！生比既入京大国学研究馆，老师又为本馆导师，生由是喜而不寐，兴曰：吾师在是矣！吾之所愿，其可以达乎！第未知樗栎之材，果不见弃于大匠之门哉？如蒙不弃，乞常赐教！俟病稍愈，当即晋谒。昔者李太白上韩朝宗书有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邪！”今生之仰慕老师，实有类于此所云者。又其言曰：“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今生之愿望于老师，更有类于此所云者。又其言曰：“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今生虽未必尽然，然亦难免于此所云也。盖恐老师未知其志之所存，故先叙其所以往拜之意。铎安。京大国学研究馆研究生蔡尚思叩上。三月廿二日。

通信处：宣外椿树上三条三号永春馆（现时京寓）。厦门德化县西墩乡。

（二）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往函^{〔1〕}

尚思学兄撰席：

去年冬间接到一函，即行奉复，想已察及。久未得讯，未审近状何似，至念。明年行止何如，能赐示一二否？专此，即颂文安。陈垣谨上。
廿二年六月三日。

华中大学^{〔2〕}是何性质？有若干年历史？学生若干人等等，幸不吝赐示。

〔1〕 此函及以下援庵致蔡尚思四函，均据蔡先生所赠影印件抄录。

〔2〕 时蔡尚思在武昌华中大学任教。

(三)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往函

尚思足下：

快函并华中大学一览敬悉，忙未得复为歉。前函区区之意，固系想念吾尚思，亦因近感热心教员之难其人。尚思英年，必能超乎流辈，但未识尚思近年生活何如。辅仁局面不大，月二百元以内之数，恐不足招罗贤者。且吾之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竭之词源也。辅仁之所需亦在此不在彼，尚思有意北来乎？幸举实情告我。专复，并颂撰安。垣谨上。廿二年六月十六日。

(四)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往函

尚思足下：

两快函敬悉。辅仁文史二系原有主任，垣本不欲过问。兹因国文系主任病假，史学系又颇缺断代史教员，故垣忆及足下。照辅仁史系课程，中国史分六阶段，即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足下所开示之哲学史、政治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等，能改任六阶段中之一则善矣。又国文系有普通国文，所谓普通国文者，系因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一律须补国文一年。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每班约卅人，分四五人担任。足下可担任一班，每两星期并讲授一次，即足下所开示之国文、韩文、学术文、文学史等功课也。至于国学概论、诸子概论等，近来担任此项课目者人甚多，须到年后方能分配。总之，现为辅仁所需要者，一断代史，一改作文。后者足下最适宜，前者则请足下斟酌也。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是岂吾所望于尚思者哉！愚戆之言，久为尚思惜，故藉便一吐，不敢云有当也。其他详情，非面不能罄。有意北来，幸先见示。匆匆，即颂大安。垣谨上。廿二年六月廿四。

(五)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往函

尚思足下：

承示关于任课问题，量而后进，足征审慎，至佩。校中延聘教员，例由系主任主持，校长不过画诺而已。此次因国史二系主任向我征求热心教习，遂忆及足下曾有北游之意，特为介绍。国文系所要者改作文，史学系所要者断代史，馀如诸子概论、国学概论等，均已有人担任。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功课。来示云云，似适宜之钟点太少，不足以招致高贤，至为可惜。姑以俟诸将来。关于治学问题，前函不过偶尔论及，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博”，更未尝主张“无博之精”也。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词。愿足下勉之而已矣！急于南下，匆匆奉复，不尽欲言，唯为道珍卫。陈垣上。七月一日。

(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来函

援庵吾师左右：

上月承吾师不弃，复赠以大作木板《史讳》一书，拜读之后，敬佩弥深。既专精而切用，将万古以长存。因心向往，遂生陋见，忝在爰末，故敢寄呈。倘蒙大君子，先谅其愚，进而教之，则感幸万分矣。如有发表之价值，请由吾师发表，苟无一可取，阅毕掷还可也。近复作《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及《锤惺谭元春与佛学之关系》（此系驳周作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之《袁中郎全集序》）二文，未悉吾师可向《辅仁学志》或其他较有价值之刊物，代为介绍发表否？因冯、周二人在北方，若清华、燕大与彼有关系，必不为发表；如在南方发表，又恐彼等及北方人未能阅及，不然，早已在此间刊物发表矣。暇乞赐示，以便决定。此间《中国日报》请弟子担任史地副刊编辑，以性质过普通（无聊），条件又不合，业已向之辞谢。来京勤读要籍，所得材料虽多，因生活未安定，尚无心整理也。自问读书有法，谋生无术；为学愈进，行运益乖。贫病交加，再不得志，即归隐躬耕，不复出门矣。天地虽宽，不能容也；草木同朽，岂得已哉？惟望吾师，既当冬天，又居北地，应为文化前途万万珍卫耳。专此奉

闻，并祝道安！弟子蔡尚思敬上。十二月九日。

妄草《读陈援庵先生讳例》一文附上。

暂寓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目前赐教，直寄此间可也。

(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夫子座右：

顷读手教，感喜交集。前哲所谓“忠告而善导之”，“循循然善诱人”，吾师有焉。当先效子张之“书诸绅”，并企图子渊之“不式过”。

曹丕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然弟子非文人，更非敢相轻也。实由于（1）木直人，无他肠。知必告人，告必以实。愚忠成性，故颇好言。（2）因己之好闻过，而误推世人之好闻过，必不下于我，故喜作评论之文，而或为人所不喜。（3）素抱“学术”与“感情”分开主义，以为非各出其一得之愚，文化终难期于日进，故论及学术时，即少顾及私情。（4）凡吾对之有所言，必其人之为我所极钦佩者，由敬而爱，由爱而诤。但亦被世人误以为评击人，轻视人。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前者究甚少，后者比比然。然吾实应自责，而不能怪人。夫读历史而不知千百帝王中，惟汉文、唐太差好纳谏，其愚甚矣；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之教训，而不知实行，其陋极矣。众人皆醒，而我独醉，行运日乖，亦其宜也。且恶“已甚”而尚“中庸”者，仲尼也；主“不辩”（“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而行“德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者，老聃也；吾即不能如彼老氏，岂可不勉学此孔子哉？吾过多矣，今始自讼耳。唤醒我者，吾师为最也。见爱之甚，见赐之多，欲无感喜，其可得乎！

至于为文，因少学史迁而不学班书（惟雕琢近班耳），学庄子而不学韩非，学韩愈而不学炎武，故喜浮词，而多虚字。忆昔在平，因《世界日报》征求古文，而出吾在中学时代所作数篇以应，张恨水评云：“以此为文，文未有不佳者，吾知此君研究韩文有年矣。”梅光羲先生亦评云：“大著文气极似韩文公，足见兄于文学，造诣甚深，至堪钦佩也。”不知弟子自赴平以后，即厌恶古文，尤恨韩文之累我，而思有以改变之，惜积习太深，至今犹未能尽去耳。近来益认文学为手段，以为“自己写得出，人家

看得懂”，即可矣，何必雕琢美茂为哉？故对于朴学家以文为说明学术之工具，最表同意。忆昔王闿运及章太炎先生有一教人为文之法，即先作白话文，再由白话文改成浅白的近代文言文，更将此浅白的文言文改成简深的古代文言文。此法殆非所以为文之道，原不足师（胡适之先生亦以为不然），惟既有彼病，而济以是药，在大体上，亦无大不可也（即删改自作）。

前稿因诊胃病，匆匆续成寄呈，故文特繁，而事亦略。既承吾师勉以行文修洁，与避免世俗嫉忌。今就原文删去一千字强，而另外补入“史实”与“义例”，则一千字弱，此亦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也。且有改变文法或措辞之处。不知意较和平而文较简洁，可以谓为“孺子可教”否？如犹未也，请用红珠笔，为我再加删改，使之自此以后，在态度与文笔，均能日渐接近于朴学化也。

此第二次之寄稿，系请大朴学家为我改文，并表示遵命改过。如不必再改，即请付丙；如肯再指正，仍希退阅。欲使吾师之阅此文，直如烟云之过眼而已。至于“发表”与“存留”，皆可不必：恐重吾罪，而贻人讥也。

弟子对吾师一切名著，均无一不好。惟若比较言之，则以《讳例》一书为最。盖细读后，愈不欲释卷。今所妄言，实系一种最敬爱的表示，万勿误会为普通之批评。虽相处日浅，然此点当能见察也。

誓自今后，改头换脑，前此书稿，于必要时，尽自禁毁，以示坚决。以此改过，过庶能去；以此医病，病庶能除。

名著《校例》，叹观止矣！胡先生序，实不溢美。佩甚！敬谢！

肯以实告，感何可言！希常赐教，俾能成人。专此函谢，并祝道安！愚弟子蔡尚思敬稟。十二，二十夜。

此信“古文”色彩，带得太浓；以朴学家观之，仍一无可取也。惟欲表示吾诚，故不删改耳。

文稿另寄。

（八）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吾师左右：

南京一别，转瞬数年，吾师精神，定极矍铄！弟子战前即来此间，现

仍在沪江讲授通史等课。惟最近不论精神物质，均感痛苦，交通稍便，或将返乡。闻友人言：在全国中，惟有贵校，一切照旧，至堪庆贺。弟子天性喜纯粹之研究，不喜任何活动，贵校如有机会，仍希代为留意。异日能大成就，皆吾师之赐也！弟子近来治学，侧重历史，颇有结果，已由大书局印行，俟有机会，再请教正可也。闻吾师近来关于专门学术之著作甚多，惜在此间，不易购得耳。天热，至希为道珍卫！专此奉候，并颂道安！弟子尚思敬上。卅一年七月廿日。

通信处：上海西爱威斯路 375 号治生商店转。

（九）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往函

中睿仁弟惠鉴：

去年六月九日曾有一函寄上海大夏大学转交足下，未见回音，以为足下离沪久矣。前月忽奉手书，藉知起居安吉，至以为慰。辅仁近状勉强支持，万方一概，卜居殊不易也。大著研究法提要拜收，略读一过，唯有望洋向若而叹，佩甚佩甚。承询近著，精力日衰，不能复有所造述。间弄笔墨，亦聊以自遣而已。顷寄上数种，乞不吝指正为幸。专此，即颂著安。陈垣谨上，卅一年八月十二。

张 镛

(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师钧鉴：

谒别南归，瞬经两载，政变多端，音问悬隔，近维杖履绥和为颂。去春离职赴沪，秋间返里，满目疮痍，深堪恻侧。镛家贫，至是益困，久拟出游，迁延半载，月前始抵都门。人地生疏，不易得当。适直鲁收复，满拟北游，以人事牵累，刻难成行。顷五弟真甫随介公北上之便，因嘱晋谒，乞赐接见，并面陈一切。匆匆不尽欲言，专肃，敬颂钧安。受业张镛谨上。六月廿五日。

(二) 一九二八年八月七日，来函

援师钧鉴：

舍弟南归谒别，适师赴大连。抵京得审近状，甚慰。镛事仍无头绪，现五中全会或可开成，镛意闭会后当有一番变更。顷李石曾先生亦已抵京，敬祈吾师赐函石曾、子民、寅村诸先生及其他有力者恳切介绍。如仍不易有相当机缘，即拟北来趋侍函丈。往日师友亦多和平，朝夕相处，徐谋一清闲事，能多读书，亦良得也。专肃，敬颂钧安。受业张镛谨上。八月七日。

如蒙赐示，恳由南京最高法院沈又林转。

顾敦铎

(一)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来函

夫子大人函丈：

燕都拜别，匆已两月，近维吉健为颂。生南返后本拟入中央研究院，继因该院国学、政治二门均未开设，无可研习，而母校之江大学朱经农、李培恩校长咸坚邀返校，以规划国文学系事相属，固辞不获，只好暂为帮忙，聊尽同学之义务而已。惟学识、经验两感不足，遽膺重任，殒越堪虞。深望不弃在远，源源赐教是荷。近得吴校长^{〔1〕}来函，悉吾师已荣任哈燕国学研究院院长之职，改进院务，发扬国学，可为预祝。生前交《笠翁年谱》及《朋辈考》各一种，以搜集材料之余时匆匆为之，漏误必多。前拟领回重录一本以便修正，并为续成《李笠翁研究》全文之参考，未识可否即饬院中助理挂号直寄浙江闸口之江大学，录毕当即缴还不误。前于院务改进，口头书面均有陈述，谅邀明察。在位谋政，定可逐渐施行以增进学术，嘉惠后生也。目录索引之学，实为整理国故必要之工具，吾师提倡已久，今掌院政，必能以此为“研究”之始矣，快甚慰甚。新院章印成，乞见惠数份。之大同志颇有其人，本校及浙江图书馆亦尚可应用，俟有相当准备，拟介绍来燕研究。生亦希望不久仍能回院读书也。专上，敬请海安。受业顾敦铎谨上。

张星煌先生晤时乞代致意。八月二十日苏州木渎下塘。

〔1〕 吴校长：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

马 准^{〔1〕}

(一) 来 函

援公有道：

去夏一别，倏已经年，昂企清风，恒深怀想，唯兴居万福为祝。弟自离羊城，仆仆道途，旋因恙返里，现拟之平。际此暑假，度贵校正在选聘教授，务恳推情于语言文字学、中史学，或贵校图书馆中，俾予一席，无任心感。准准于六月初旬买棹北来，当晋趋崇阶，敬聆雅教。先此奉恳，并颂道绥。愚弟马准谨启。七月廿八日。

〔1〕 马准（1887—1943）：字太玄、绳甫，浙江鄞县人。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负责图书馆工作。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和目录学。

陈大年^{〔1〕}

(一) 来 函

兹有世好潘永祥，最近考入北平燕大理学院肄业。因其少年远道求学，人地生疏，如到拜谒，请求随时加以指导照拂，不胜铭感。专此奉恳，即颂援庵先生著安。弟陈大年顿首。八月一日。

〔1〕 陈大年：字萝生，广东人，律师。

胡子晋

(一) 来 函

援庵我兄阁下：

久未致候，翘企良深。启者：小儿肇椿肄业燕大，久坐春风，今年毕业。此儿拟从事教育，但学粗浅，非得长者随事指海，未克深造。今诚恳求公介绍一职。闻公长辅仁大学，而辅大附设中学。小儿肄业文科，可否委以一职，俾得执鞭公后，藉获裁成如何？伏乞示复。弟住营口利源精盐公司，昨日到连，一二日即返营口也。此请大安。弟胡子晋。八月九日。

王云五^{〔1〕}

（一）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同人窃不自揆，颇有理董国史之念。再三斟酌，拟先刊行中国历史丛书一套，以为通史椎轮。惟是志业较闳，棉力有限，不赖众擎，难期集事。素审鸿雅，敢浼命笔。用将丛书拟目及编例等项，别纸干进。想望先生担任《回教之兴起与输入（景教附）》、《火袄教与摩尼教之传入》、《色目人之华化》，至乞裁答。此外如承另有圈定，亦祈随时示知，以资接洽。专肃奉恳，无任钦迟，敬颂著安！王云五（何炳松代）。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附上中国历史丛书编例及拟目等十纸。

〔1〕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号岫庐。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陳寅恪^[1]

(一)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來函

援庵先生大鑒：

頃接傅斯年君電云：“援庵先生件，院核准”等語，謹以奉聞。又前借之《元書》，久未奉還，甚歉，一二日內當即遣人送上也。匆此，敬請著安。寅恪頓首。三月一日。

(二) 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三日，來函

再啟者：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畢業後任南開大學教員，近為美國斯丹福大學經濟學會搜集中國經濟史材料。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師範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專此奉陳，並希轉商半農先生為荷。寅恪再啟。九月十三日。

(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來函

援庵先生大鑒：

鋼和泰君言，欲於下星期五（一月三號）十二時半請公午餐，以便領教。如下星期五無暇，則改再下禮拜五（一月十號）十二時半。若每週禮拜五無暇，則除禮拜二、六兩日外，其餘之日均可，務求勿卻。其意懇摯，想公亦必不拒絕也。鋼君住東交民巷台基廠奧國使館舊兵營俱樂部

[1] 陳寅恪（1890 - 1969）：江西修水人。著名史學家。當時在清華學校研究院任教。

內，詢闈人即可引導至其寓所。特此轉達，敬乞示復爲感（請電話示知，因鋼君欲於禮拜一日得回音，郵函恐遲到故也）。恭叩著安。寅恪謹上。
十二月廿七夕。

（四）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往函

寅恪先生均鑒：^{〔1〕}
半農

承示傅先生十二月十四日函，敬悉一切。敦煌經卷之最難整理者，莫過於首尾不完失去標題之卷。前方家胡同圖書館所藏之八千六百卷，到館已十餘年，尚有三百餘卷未知爲何經。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欲爲此等研究，似宜先將前方家胡同圖書館所藏目錄刊佈；一面搜集海內外公私所藏，陸續介紹於世，以引起研究者之注意。民十一年，弟長該館時，曾費數月之力，按日逐卷翻檢一過。大約十之九是佛經，而《法華經》占十之三，《金剛》、《金光明》等經各占十之一五，《涅槃》、《維摩》等經各占十之一，餘經不過百種。蓋劫掠之餘，精華已盡矣。唯披沙揀金，尚時有至寶。民十五同人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弟被推爲採訪部主任，曾登報徵求私家所藏，應者絕少。乃就館錄存其目，名《敦煌劫餘錄》，凡十餘冊。會現停頓，稿亦擱置。如果歷史研究所需弟擔任此事，可將弟所輯《敦煌劫餘錄》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義出版。至傅先生所示辦法三項，暫時月三百元亦足。現擬從二月起繼續校錄無名經卷，經費請按月直接匯至弟處（翊教寺二號），不用函催，則事易辦也。專復，即頌撰安！
弟陳垣謹上。一月卅日。

〔影印件〕

（五）來函

援庵先生賜鑒：

頃清華教員王君以中來言，尊處藏有《殊域周咨錄》一份，不知能

〔1〕 半農：劉復（1891—1934），江蘇江陰人。文學家、語言學家。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允許借鈔否？王君為李君濟之助教，專攻東西交通史，故亟欲得此書一觀也。專此奉詢，敬叩撰安。陳寅恪謹上。二月三日。

(六) 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來函

援庵先生道鑒：

前呈拙文^[1]首段，誤檢年表，致有訛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當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幸。匆此，敬請著安。寅恪謹上。九日。

(七)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九日，來函

近見西文本二種，似皆有可參考之價值者，謹於別紙錄上，乞察覽。匆此敬叩援庵大師著安。寅恪拜。十月十九。

1. W. Barthold: 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時代）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Turkestan at the Time of Mongol Invasion) (Gibb memorial Series, London) 本俄文，新譯成英文。

2. Epigraphica Indica Vol 2nd. by Konow 印度石刻第二冊（貴霜時代）作者為那威人，但用英文。此書有敘論一篇，綜述西人關於月支塞種問題之研究。

(八) 來 函

援庵先生道席：

久不承教，渴念無已。聞輔仁大學有藝術系之設，湯定之先生滌，畫學世家，諒公所知，洵中國畫之良好教師也。敬舉賢能，以備采擇延聘，不勝感幸之至。專此，恭叩著安。陳寅恪謹上。九月十九日。

(九) 來 函

援庵先生道席：

伯希和教授住址開列于左：Prof. Paul Pelliot, 38 Rue de Varenne, Paris VII, France。

[1] 指《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

匆此，敬叩著安。寅恪。三十一夕。

(一〇) 來 函

援庵先生賜鑒：

頃欲乞靈於公所編《全唐文》、《全唐詩》等索引，謹將人名列後，軒轉托記室諸君代為一檢，不勝感激之至。專此奉懇，敬叩著安。寅恪拜啟。四月五日。

大中時代：王端章 陳元弘 左承珍

(一一) 來 函

援庵先生賜鑒：

《宋史新編》及《七克》奉還，乞察收。《天學初函》諸書尚欲一讀，便中檢出時仍求惠借，但不必急急也。專此，敬叩著安。

《名理探》收到，謝謝。寅恪謹上。九月十一日。

(一二) 來 函

援庵先生著席：

頃欲檢布拉特阿哈（元世祖時派赴波斯者，《新元史》卷二十八、十六頁上，氏族表上，其父名卜兒吉）事蹟，非乞靈於尊編之《七家元史類目》不可，求便中示復，不勝感激之至。匆叩暑安。寅恪謹上。八月八日。

(一三) 約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來函

援厂先生道鑒：

手示敬悉。寅病癒當入城趨謁，面領教言，不敢煩公遠出郊外。《秘史》〔1〕韓本前在巴黎伯君〔2〕家匆匆一見，亦不知其與葉刊優劣如何也。專復，敬請著安。寅恪謹復。五月四日。

〔1〕 秘史：《元朝秘史》。

〔2〕 伯君：伯希和。

(一四)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來函

援庵先生道鑒：

昨日快聆教論，欣慰欽佩之至。承詢及拙撰短文，無聊之作，謹奉上。實不堪供大師一覽也。昨又蒙賜木刻本《史諱舉例》及轉贈索引二種，感荷感荷。歸檢《水經注引得》，尚有第一冊在尊處未攜回，乞便中交下，以成完書為感。敬叩著安。寅恪拜啟。十月十五日。

傅君^[1]尚未晤。僕星期六會見後即可將昨談事辦妥也。

(一五)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來函

援庵先生道鑒：

久未承教，渴念無已。岑君^[2]文讀訖，極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數篇，俟寫清後呈正。所論至淺陋，不足言著述也。匆此奉復，敬叩著安。寅恪再拜。十二月十七夕。

(一六) 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來函

援庵先生著席：

頃讀大作^[3]訖，佩服之至。近來日本人佛教史有極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於教外之典籍，故有時尚可供吾國人之補正餘地（然亦甚鮮矣）。今公此作，以此標題暢發其蘊，誠所謂金針度與人者。就此點言，大作不僅有關明清教史，實一般研究學問之標準作品也。拜誦之後，心悅誠服，謹上數行，以致欽仰之意。尚希垂鑒是幸。專此，敬叩撰安。寅恪謹上。四月六日。

家人多患病未愈，雜務頗多，俟得暇再詣尊寓承教。寅恪附中。

[1] 傅君：傅斯年。

[2] 岑君：岑仲勉。

[3] 指《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一七)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往函

寅恪先生撰席：

大序^[1]拜謝。今已刻就呈覽。卅一頁後七行嗽欲穀、五十二頁後十一行托爾斯太二處亦酌改。複校一過，殊不愜意，頗自悔災梨之無謂也。尚乞不吝賜教爲幸。此頌晨安。弟期垣謹上。三月十七日。

(一八) 來 函

援庵先生著席：

孫君道升，前清華哲學系畢業高材生，學術精深，思想邃密，于國文尤修養有素。年來著述斐然，洵為難得之人材。聞輔仁附屬高中國文課尚需教員，若聘孫君擔任，必能勝任愉快也。專此介紹，敬頌道祺。寅恪拜啟。七月廿三日。

(一九)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來函

援庵先生史席：

俞君大維詢《超性學要》上海土山灣本與近北平刊本有無異同。前年蒙惠賜一部，因移居不知置何篋中，遍覓不見。以意揣之，兩本皆同翻印順治本，當無不同之處。又前所賜本，何人何地所印，並求示知，以便轉復。瑣屑瀆擾，惶悚惶悚。敬叩撰安。寅恪謹上。五月十五日。

虞山之遊^[2]必大有發見，亟願早聞其概略也。

(二〇)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往函

寅恪先生史席：

大序^[3]頒到，同人聚觀，正如故鄉消息久斷，聞有人來，群相問訊也。甚感。惟文中疵病未承指出，遽爾流布，豈不貽笑方家耶？不勝皇

[1] 大序：指爲《元西域人華化考》木刻本所作序。

[2] 虞山之遊：時援庵正撰寫《吳漁山年譜》，吳歷（漁山）爲常熟人。該年五月援庵至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會議，似順道作虞山之遊。

[3] 大序：指《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恐。專此復謝，並候
旅安不一。弟垣謹上。七月卅一日。

〔影印件〕

(二一)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來函

援庵先生道鑒：

手示敬悉。拙著承代為分送，感謝之至。北方秋季氣候最佳，著述想益宏富。滇中友人又須遷蜀，現正在轉徙中也。匆此復謝，敬叩著安。寅恪頓首。十月十九日。

諸友人處乞代致意。

台静农^{〔1〕}

（一）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往函

静农仁弟：

来书并撰集二册，久收到，迟迟未复，为歉。集部后总集无撰人姓名而有朝代者，仍可按朝代编入各朝中；其有姓名而无朝代者，颇不易考，检《史姓韵编》或可得之。若能将严辑《全上古文》按笔画繁简先编一姓氏通检，则检寻较易。此种工作，似尚未有人为之，亦一憾事也。近百年史之研究，仆为门外汉。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前数年上海《申报五十年纪念特刊》，即此种办法，足下曾见及否？别久极念，暇幸过我一谈。即问近佳。垣谨复。十二月三日。

（二）约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往函

静农仁兄鉴：

《全上古六朝文姓氏通检》稿本在兄处否？顷有人欲借阅，最好连兄所编者一并交来一阅为幸。此问秋安。陈垣谨上。八月十七日。

〔1〕 台静农（1902—1990）：安徽霍邱人，字简伯。历任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一文中说：“沈兼士先生与援庵先生是好友，兼士先生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曾聘援庵先生任导师，我就是他在研究所的学生。”“他约我为辅仁的讲师，出我的意外。”“我是十八年入辅大为讲师，二十年七月改副教授兼秘书，九一八次年回皖。”

(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往函^{〔1〕}

静农先生：

昨游厂庙，在大雅斋见有旧仿黄小松刻扇骨一持，尚有似意，敬以奉呈，乞晒存为幸。专此，即颂潭安。陈垣谨上。二月三日。

(四)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往函^{〔2〕}

静农仁弟著席：

前晤庄公，知台从有到青机会，即极力怂恿玉成其事。今奉来示，知已到青，为之大慰。青地绝佳，常在海滨独坐，即是无上快乐。人情复杂，似不必介意。待人处世，只有忠信笃敬四字。以弟饱经忧患，定能领略。至于待遇之多寡，更不足计较矣！仍望努力，勿作吾京兆之想为幸。匆匆不尽欲言，即颂大安。陈垣谨上。九月廿一日。

皖峰又病，其势不轻。幸已转佳，仍在西什库医院。如有去信，勿作忧郁之谭，令其伤感为要。再者，闻霍邱裴氏有王觉斯铎行书手卷^{〔3〕}，未识能一探其有转让意否？垣又及。

(五)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公吾师道席：

奉到二十一日示谕，教以处世之道，谨当永佩勿忘。王觉斯手卷事，日前已函舍下探询矣。闻裴氏所藏，近年来颇有流散，不知此卷尚存否？皖峰又病，曾接储夫人书告以情形，至以为念。七月间冒暑南行，盖亦致病原因之一。此间秋高气爽，远非南海滨热湿可比。校中上课已一周，学生尚沉静，似无嚣张之气。专此不一，即请康和。学生静农敬启。廿七日。

〔1〕 此函有台先生一九七三年七月廿二日识语：“此二十四年书。师所赐黄小松刻扇，去年目寒去日本视大千八兄，托以转赠大千矣。”

〔2〕 台先生有识语：“此二十五年书，时余初至山东大学，明年七月四日到北平，又三日，七七事变起。静农记。”

〔3〕 台先生有识语：“觉斯此卷，家君曾询诸裴氏子，皆不知此卷下落。按此卷中华书局曾经影印，系觉斯书赠汤若望者，故援师欲得之。静农记。”

(六)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往函

静农老弟著席：

久未通讯，奉四月二日手书，有如面晤，至为欣慰。嗣接五月廿五日潜女来函，知我弟曾有不适，想此信到时早已康复如常矣！念念。皖峰夫人日前子身来平，拟携二子还乡，现因道阻，暂留此间，情殊可悯，幸生活尚能维持耳。南中知旧，常见者谁，为我道候为盼。专此，即颂著安不一一。垣谨上。六月廿五日。

(七)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来函

援公吾师函丈：

沧桑以来，久废过庭。吾师以鲁殿灵光，当阳九之会，默持风教，表率人伦，想望龙门，曷胜仰企。今则戎车告捷，强敌授命，华夏澄清，云旗反旆，实开前史未有之局。生自二十七年敌军迫皖西，以川友之介，来居江津之白沙镇。时四方流寓于此者惟生一家。次年春则有国立编译馆、中央图书馆先后迁至。廿九年，女子师范学院复建立于此。生初入编译馆，后该馆移去，即应女子师院之聘，今已四年矣。生与两机关人士初无雅故，特知有一读书人避地于此，乃引之共事。生则利其就地得食，免致播迁，犹之穷猿投林，不遑择栖。顾遗迹江村，师友远阻，请益无从，鄙塞日积耳。昔年居编译馆时，读班、马史，钩稽史料，成《两汉乐舞考》四万馀言。得暇脱稿，即寄呈教诲。月前千里先生来渝，适校中方开课，生以负有国文系科之责，不及候晤，深以为憾。此间旧友有建功、青峰、霁野诸兄，建功且以国语推行事去台湾，青峰兼图书馆主任。专此，即请道安。受业静农再拜启。十月二十日。

(八)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往函

静农仁弟史席：

久别为念。本月二日回青峰^{〔1〕}信时适接到十月廿日来函，未暇即

〔1〕 青峰：柴德赓。

复，曾将寐叟一笺托青峰转上〔1〕，信皮照来信写重庆白沙，未知能否收到，念念。今有伯喈先生一函，随报剪寄。《两汉乐舞考》在辅仁发表何如？专复，并颂大安。霁、建诸兄均此。垣谨上。十一月十日。

（九）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来函

援师道席：

十一月十日手谕及承赐寐叟唐卷札先后奉到。寐叟书川中殊不易睹，仅于流人中见其一扇面、一条幅，皆中年所书。其苍古之致，均逊此札。寐叟晚年为倪黄书，嶮岩温粹，并极其美。年来颇得鸿宝影本，喜其高古，借医俗笔，亦霜红龕所云，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之意。今获师赐寐叟百十四字，足供揣摩，有所取径。顾资薄而无恒，虽有金丹，难换凡骨耳。师新著《通鉴胡注表微》三篇，顷已捧读，精深博大，合王伯厚、顾亭林为一手。身之潜德，六百馀年后得吾师发之，然师之寄意亦深远矣。生所草《汉代乐舞考》终不得暇钞出，春节后或可奉呈海正。另有一小文，日内刊出后即寄奉，题为《南宋人体牺牲祭》，不过取《宋会要》刑法志所载杀人祭祀史料，证以各民族风俗，藉以识小而已。专上不一，即请道祺。生静农元月五日拜启。

〔1〕 台先生有识语：“日本降后始与援师书候起居。师见余字习倪鸿宝体，因以所藏沈寐叟一笺寄赐，寐叟亦习倪书者。癸卯夏静农记。”

北平市公安局 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往函

顷据报，本校秘书台静农与其弟本校附中学生台川泽，忽于本月十二夜在家被军警捕去，羈押公安局，原因不明，殊为惊异。查台秘书在本校供职四载有馀，平素工作向极勤慎，其兼任之大学部现代中国文学小说，及附中部国文工具书、国文等功课，教授讲解均极稳重，绝无越轨言动，为平日师生所共见。此次被捕原因，闻系受同居某生影响所致，无辜被羈，殊觉冤诬，特函请查核，迅予省释，以保人权；其弟泽川在本校附中肄业有年，品学俱优，亦系安分力学之士，拟请并案早日释放，免荒学业，是所感盼。

〔录自习贤德《北平辅仁大学札记》180页，

(台)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蒋孝先^{〔1〕}

（一）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往函^{〔2〕}

本校秘书台静农在校供职六载有馀，兼任大学部现代中国文艺专题研究、小说史，附中、部国文等功课，教授讲解，尚称稳重。顷据报告，该秘书忽于上月廿七日上午被贵团逮捕，殊为惊异。查该秘书在校安分守己，未闻有不稳言动，此次被捕，想系冤诬。现在谅经侦讯明确，倘无违法情事，即请迅予开释，以保人权。相应函请查照，并希见复，实勿公谊。

（二）来 函

查台静农系北平市党部奉中央党部命令缉鞫之共犯，在逮捕时经市党部派员来本团要求协助，捕获后即寄押本团，故本团对该犯不负惩鞫或开释之责。所请开释一节，应请向北平市党部要求。

〔1〕 蒋孝先：时为驻平之宪兵等三团团长。

〔2〕 此函及下函均录自习贤德《北平辅仁大学札记》181页。

傅斯年^{〔1〕}

（一）一九二九年，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十年景仰，瞻对无由。亮节清风，载驰遐想。久欲借寅恪先生之介绍，奉陈衷曲，既不敢于率尔，尤以琐事纷纭，不能坐定写一端书。今日始上此笺，深惭稽迟歉仄之至，想先生必能鉴原。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去年一月，斯年行旅京沪，与蔡子民先生谈及国立中央研究院宜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意，子民先生久有此愿，乐观其成，即托斯年筹备。自惭年少，学无所底，不堪此任。然一事设置之始，事务居多；积学高贤不愿移其精力于此，若能先效□筋力之劳以成此设置，事务有序，学者惠来，然后舍其事务，更作学生，或亦贤者所谅亦□无伤于子民先生不弃之□。故冒昧不辞，勉作筹备。惟去年国家兴兵，此所经费无着。夏间破虏收京之后，便思北上以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不果。十一月中，此所之经费始定，即托寅恪、半农两先生转陈衷曲，冀不暇弃。日前奉到寅恪先生转来先生复寅恪先生函，欣知惠诺。欢喜之情，不可言喻，子民先生闻之，

〔1〕 傅斯年（1895—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史学家及学术组织者。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英、德两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八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九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尤当感荷也。此所根基，均赖先生与寅恪、元任、半农、济之诸先生成之。从此前征，必能超乾嘉之盛，夺欧士之席，国家且与有荣，岂特斯年等之大幸而已。斯年十九日动身北上，廿二日可至上海，月底必更北行。相见不远，一切面罄。兹先略述纲略，或亦先生所乐闻也。

〔信稿影印件〕

（二）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1〕，往函

示悉。《元典章》甫毕，即着手发《敦煌录》稿〔2〕，一二日后即可送上。此事颇似欠债，日推一日，大对不起，只有请罪而已。北江手稿，能属携来一阅至佳。专复，即颂撰安！

孟真先生史席。弟垣谨上。一月卅日。

〔影印件〕

（三）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往函

孟真先生史席：

《敦煌录》不过五百七十五叶，另总目、检目等约七十叶。从三月起至今，尚印剩检目四十余叶。有何法属其稍为快些，以免长此不完也（从来来稿，隔夜即交还，未尝稍一耽搁也）。

封面样子送上。鄙意封面后面加入外国文。尊意以为何如？如以为可，即请写就正面并后面译文，交京华制板。又有数叶，覆校时不误，但发印时铅字脱出混乱（共六叶，已告京华。因系数目字错，不得不重印）。此当由京华负责重印（如由我们错的，应由我们负责）。鄙意数目字不能作勘误表，只有再印之一法。并请尊处裁酌。专此，即请撰安。弟垣上。十月廿二日。

〔影印件〕

（四）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两日晤谈，至快！顷斯年来寅恪处坐，就尊旨商酌多时，以为研究所

〔1〕 傅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2〕 指《敦煌劫余录》，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断不能与先生减少其关系，一切指导，正赖高明。惟先生既再三言辞津之意，而希白、斐云月中亦言之至于十次不已。前日已与元任、济之两兄商量，余以为此时办法，似可用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待遇之通例，以代替本所以特别办法，或可使诸先生及本所之意，均能融合。其通例即是：

一、特约研究员于其约定每一工作完结时，由本所付给其工作之费用（如抄写等等）。并可酌赠报酬，以偿其时间之损失。

二、其须调查等件者，可先支若干。

本所前年未能行此，改用一种月津办法。但在全院亦是例外。今先生等以月津为有干薪之嫌，则此法似无可虑。其实两种办法，相差亦不多，只是一分月给，一作总算耳。未知先生以为如何？专此，敬颂著安！弟陈寅恪、傅斯年敬上。二十年六月廿九日。

〔信稿影印件〕

（五）一九三三年冬、三四年初，往函

孟真先生：

谨将封面^{〔1〕}式样呈阅，是否如此说法，乞示知照印。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同时《史诤举例》亦刻就未印，并呈一览，如有所指示，当于未印前改正也。

〔录自手稿〕

（六）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多日未晤，比想兴居百福，为颂为祷。弟前函上海查卷，至今未回信。日昨又函陈钝君矣，想三五日中可到也。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2〕}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二月十七日。

〔1〕 封面：指《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封面。该书由中央研究院雕版。

〔2〕 岑君：岑仲勉。

(七)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上海回信，待之又待，昨日始至。所附卷宗，仅有一项与此有涉，余皆催稿校印事也。兹以奉呈，看后乞赐还，至感，因案卷内无第二份也。前者见命之事，如何办理，并祈示及，弟三四日内当走谒求教。专此，敬叩著安。弟傅斯年谨上。二月廿八日。

(八)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闻太夫人弃养，大驾南归，为之怆然。正思修书驰吊，而以研究所事遄赴南京未果。日昨返北平，诸事忙乱，尚未及奉谒为歉。《元秘史译音用字》一书印就甚快。封面式样，照已往各书抄下附呈。《元典章校例》单印本事，已照尊旨通过所务会议矣。并闻。专此，敬叩礼安，诸希节哀。弟斯年敬上。五月十七。

(九)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奉读惠示，并承赐书，感激之至。《史讳例》一书，再读一过，愈佩其文简理富，谨严精绝，决非周书（此稿现存弟处）所可及也，谢谢。面陈者多，五六日内趋前请教。专此，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八月十四日。

(十)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昨日电话中匆匆一谈为快。题目虽差，式样却佳。如此妙误，似应是二月前傅孟真之所为，乃出于典型之校刊大师，岂非大怪事！原样敬留，以为佳话何如？专此，敬叩礼安。弟斯年谨上。九月十五。

(十一)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来函 附拟稿

援庵先生著席：

数日未晤，想起居安善，为祷！日前寅恪先生谈及先生关于《元秘

史》之二种大著，弟深以二书得在研究所出版为本所莫大之荣幸，愉快何似。自今年暑假，所中情形较入时有不同处，谨述其有关涉者如下：

一、自丁在君^{〔1〕}先生就任后，厉行支出按照预算之办法。故凡有追加及改变，均须得其许可。此事提出时，弟固当请其立即批准，然如此一千五百元本年度无法全数追加时，当于下年度中设法补齐（即二十四年六月以后）。

二、本所与商务印书馆在今年六月签约，因此，书式与再版皆受限制。

又目下院中规则，凡有支出，均须有卷宗的根据。谨据上列情形，拟一公函稿，如荷同意，乞即惠示，以便根据呈院批准后送上也。一切手续，弟自当力求迅速耳。专此，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十月廿九日。

附件：拟稿

〔授庵〕先生著席：

前承清海，拟以大著《元朝秘史诸本校记》，并与辅仁大学某君合作之《元朝秘史汉语重译附注释》二书，交由本所列入专刊中出版一节，寅恪先生及斯年皆欣愉之至，深感先生光宠弟等之盛意！至其具体办法，谨择所中目下实在情形，奉拟如下：

一、此两书先生既表示不受报酬，极深感佩！亦与本所不购求稿件，而深愿能助成工作之原则与习惯相合。但其编纂中所需各项费用，共由本所具备一千二百元，依所中逐月经济状况，送先生处，以供支用。

二、此工作，先生云需时二年，已开始约一年，本所当于二十四年下半年中准备将此二书出版。

三、依本所于本年四月与商务印书馆所订契约，两书均须由该馆出版，以后再版之权亦归该馆。每次再版时著作人有修改或增加之义务。

如荷同意，即乞惠示，至荷。专此，敬颂教安！弟〔傅斯年〕谨启。

年月日

〔信稿影印件〕

〔1〕 丁在君：丁文江。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害后，继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十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日，往函

孟真先生撰席：

承示函稿，有数处须商榷，谨列于后。并颂撰安。弟期陈垣谨上。十月卅日。

一、辅仁某君合作句拟删去。因此君系比国司铎，与辅大无关。且非与合译，不过遇有疑难请教之耳。

二、重译只于人名、地名略加注释，并非全注，故附注释句上拟添“略”字。

三、逐月经济状况句不明。前与寅恪先生谈，二书拟限二年完成。但此项工作不自今日始，已往费用早经支出。假定有成议，愿先收还一半，其一半明年六月后收还。

四、著作人不受金钱上之报酬可也。至此书出板时著作人应有此书若干部以赠同好，此节未识有无规定。

五、再板权永归商人可也，惟合同内著作人于再板时修改或增加，视为义务，不视为权利，则著作人直商人奴隶耳。为之一笑。

原稿敬缴^[1]。

(十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惠书敬悉。一二两事谨遵。第四项待抄来（或弟到京时直寄尊处）与商务原合同时，送请一查。第五项之意义，其权利义务之分，亦请先生于收到原合同抄件后一酌之耳。此皆在所中无问题者也。第三项，因在君先生厉行各所不欠主义，故追加预算上各节，均须呈院批准后方可支付。而每月如无盈馀，即须改到下月再付，本年度如无盈馀，即须改至下年度再付。先生所提支付方法，当呈院请其批准，然非所中所能自决（因非列在原预算中者）。弟今日南行，到京即以原合同抄呈。专此，敬叩著安。弟傅

[1] 此函为商榷刊行援庵《元秘史音译类纂》及《元秘史校记》二稿事。

斯年敬上。十一月一日。

(十四) 一九三四年末，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弟此次赴京正值编制明年度概算，一切事件纷纷待理，启候稽迟，深感歉仄。兹谨如前者尊示所开各节改正原拟所中公函^{〔1〕}奉上，即希察收为荷。又其中有待说明数点，分述如下：

一、此时所中如将书账清理，已无存款（因迁京后卜居各事），故拟每月送付。然先生此时若急需，尚可于月下移出三百元光景奉上。即此间书账暂不全付也。

二、此款全数半在暑假之后，廿四年度概算中已列入，彼时无困难（本年度内颇费事，故稽于奉覆也）。

三、送样书一事乞查商务合同。所中有同人及交换各事本需百册左右。兹于第二千之内时，分送先生三十册（所中所得全数百册），以后百分之二（全数百分之五），可乎？

四、再版永归商务一事，定合同之前，同人曾细思之，觉尚无大碍，此非弟愿为书贾作奴隶也。彼等既印一书，制版与广告皆有所费，若于换版时收回，似未尽允。且一书出版，再版仍由原处，亦是西洋各国之通例而学术机关尤然也。合同所云，非谓再版时非修正增加不可，仅谓不得以修正增加，更改原在商务出版之约耳。

〔据信稿〕

(十五)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北平侍教，欣愉无极。返此后微感不适，自昨日起，始清理积件，已

〔1〕 所拟公函，即第十一函之附件。根据援庵十月三十日复函（即（十二）函）修改各处为：（一）首段删去“与辅仁大学某君合作之”十字，在“汉语重译”下加“略”字。（二）具体办法第一节“依所中逐月经济状况”改为“自二十四年一月起按月”。（三）第三节“有修改或增加之义务”下加“（如有此必要）”并增“原合同抄奉”。（四）末增一段：“两书在印行两千部时由本所赠送样书三十部，逾此数后赠送书百分之三”。

盈尺矣。每日不知为何事忙，仰企先生，精进不息，吾等真惭愧极矣。岑仲勉先生想无法安居此百二秦关^{〔1〕}，弟时时思欲为之效劳，终想不出办法来，未知先生近接其来信否？又前由寅恪先生转上之浙江大学某君论《新元史》文稿（忘其姓氏），承先生披阅，至感！如先生能批示其应修正处，俾弟寄回改写，则造福后学，不可量矣，弟亦同感无既也。专此奉慰，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一月九日。

（十六）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奉手示，敬悉一是。所示陈叔陶君文应改正之处，均转达陈君。昨日来书，均如尊命，并陈感谢。陈君大约是浙江大学学生，用功如此，亦可佩也。专此，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一月廿九日。

（十七）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日昨寅恪先生以先生手书及陈述先生大著^{〔2〕}见示，拜读之后，钦佩无似。陈述先生潜修成此一书，精勤可佩，坚实可钦。承先生赐登本所集刊，尤感光宠。敬如尊命，已以出书交罗莘田先生编入矣（罗先生现代弟办公）。金源一代之史，弟最无研究，故除欢喜之外，无可奉赞。弟窃以常识论之，此书之充实，当以所参检文集、碑志之数量为准，而其优越，当以发见沿习之误为标。今初稿已坚实丰盈至此，后来必为金源一代史事研究作础柱矣。欣甚幸甚！弟明日又将南行，半月即归。当谒陈述先生或与之通讯（如陈先生不在北平）。此稿不知尚须修正否？如不需，即以此印矣。

又前上先生两书，先生谓兴趣稍迁，意思有改，可暂不覆，此事即延后数月，暑假以前，弟将此事悬置之，以待先生考虑，何如？在暑假前先生何时惠示，均当即行照办，以在本年度中也。此一大著，关系甚大，弟

〔1〕 当时岑仲勉在潼关。

〔2〕 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

甚盼早观厥成。倚装匆匆，敬颂道安！廿四年一月廿九日。

〔信稿〕

（十八）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别来想一切安吉，为祷。弟在此做此似官非官之职，无异充军，只缘研究所皆是充军朋友，不至索居而离群，故至今犹未觉关山之感。然军充既久，不敢保其必不大恼。若江山不改，仍将北归之日耳。研究院评议会将开会，自蔡先生^{〔1〕}以下，切盼先生惠然来会。驾到此间，仍可住研究所中，当预为除扫。何日动身，乞前数日示知，为感。专此，敬颂著安。弟斯年谨上。四月一日。

（十九）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往函

孟真先生著席：

奉一日手教，敬悉起居佳胜为慰。评议会已决定出席，藉聆教益。惟不惯出门，颇觉矜持，不如适之先生之随时可动员耳。承示院中可住，尤感厚谊。行期定，当预告。谨此复谢，并颂撰安！弟陈垣拜上。四月四日。

（二十）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往函

孟真先生撰席：

前日奉复一缄，想登记室。顷已决定十三日下午三时卅五分平沪通车南下，与适之、莘田先生同车，殊不寂寞。前示研究所可住，甚感。唯以不勉强、不迁动别人为最要。莘田先生言所中住处无多也。晤教匪遥，不一一。弟垣。四月十一日。

（二一）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下关送别，先生自此远矣，为之怅惘。返寓知赏敝寓仆妇十元，惊

〔1〕 蔡先生：蔡元培。当时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愕无似。此次命驾来京，适弟极忙，居停不过三日，招待深感不周，乃惠用人以巨数，弟弥增愧惭。如全数寄还，或先生以为不恭，兹以半数交仆妇，彼等已喜出望外，其它五元谨以邮还。先生幸无以为过，盖聊解私衷之不安耳。川行在即，草草不恭。专叩著安。弟斯年谨上。五月一日。

(二二)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别来想道履康娱，祷之！斯年伤风未愈，又生中耳炎，苦恼无似，幸日内已平复矣。评议会开会即在即，尊驾何日南来，盼先期电示，当趋迓也。住处已安排妥当，勿念。侍教不远，一切面陈。敬叩著安！弟斯年谨上。四月廿二日。

(二三)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往函

孟真先生撰席：

别后匆匆又一月，想起居住佳胜为祝。弟顷定本月卅日下午六时乘301次车晋京，但到时夜半，未识所里有下榻处否？如无，乞飭纪纲预定一旅舍为幸。屡承照拂，感何可言。接岑先生函，知我公爱才如渴，至佩至佩。晤教不远，馀俟面罄。专此，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四月廿三日。

(二四)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往函

孟真先生撰席：

违教久，时以为念。拙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正印就，欲寄呈，忽接颁到《性命古训辨证》二册，如天外飞来。穷日之力细读一过，叹为近代奇作。睹西施之容，归憎其貌。拙著本欲停止寄上，姑藉此示年来饱食之外，非无所用心焉耳。乞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复谢，并颂撰安不一一。弟陈垣谨上。八月十五日。

拙著一册寄乐素转上。

(二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孟真先生史席：

沈、英^{〔1〕}二公来，备知近状安好，至以为慰。顷又接九月二日函，敬悉。弟自卅年底出板《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后，未尝发表一文，可谓懒极，仅为《通鉴胡注表微》，尚未出板而虏已降服矣！提要一纸谨呈。《道教考》想尊处亦未见，俟交通稍便当呈正。精力日衰，恐不能复有所造述。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寅恪先生游英，常通信否？仲勉先生近况何如？吾二人至今未尝晤面也。专复，不尽欲言。即颂道安。弟陈垣谨上。十一月十日。

〔1〕 沈、英：沈兼士、英千里。

邓之诚^{〔1〕}

(一) 来 函

奉谕敬悉。蒙书扇，细审之，乃真有元明人风味，远非时下书家所能梦见，不胜狂喜，容再面谢。梁君扇当即致之。前日进城，闻台从往游西山，故未奉诣，一半日内，当再趋候一谈也。敬上援庵先生左右。之诚再拜。八月四日。

(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违教企念，维近状当佳，致以为祝。松崎柔甫^{〔2〕}不欲行，将被敦迫就道。顷以书来，辞甚凄苦，未知先生能转托友人为之缓颊否？诚为此事不能去怀，方病感冒未愈，不克入城，特以此函为之代吁，幸恕唐突。诸容面罄，手此，即叩道安不具。之诚再拜。三月廿八日。

〔1〕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江苏南京人。台静农先生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中说：“我认识他时他在北平某大报任主笔，又去南京交通部任秘书，后来才到辅大任教的，他后来任燕京大学教授，好像也是援庵先生推荐的。”

〔2〕 松崎柔甫：松崎鹤雄。

陈汉章^{〔1〕}

（一）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昨聆雅教，无任愉快。蓄疑二事，急须玄解。一，《隋书》四夷《曹国传》云，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当是里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案《唐西域记》，此国名劫布咀那，而未言得悉神，是为何教之神，能令海东诸国统共敬事？其二，《明史》外国《爪哇传》云，宣德七年贡表书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上推之为汉宣帝元康二年，此是何教纪年之数？以上二事候示外，《辽史·兴宗本纪》无解洗礼与国语解不合，为史驳文。《萧惠传》讨回鹘阿萨兰部亦与《圣宗本纪》伐甘州回鹘不合。据《属国表》，甘州回鹘始见于天赞三年，阿萨兰回鹘始见于天显八年，嗣后两回鹘各见于表。若同一部，何必分析言之？甘州回鹘与《太祖本纪》七年之和州回鹘，及表中开泰三年、九年之沙州回鹘，同为西州回鹘之分散在今甘肃、新疆者，阿萨兰回鹘又在今新疆西北俄属锡尔达利亚，故汉章疑即《西游记》、《西使记》之塞蓝赛兰之回纥。尝以《兵志》属国军证之，有大食，有甘州回鹘，有回鹘（此即《宋史》西州回鹘），有阿萨兰回鹘，有沙州回纥，和州回鹘。又以《百官志》属国官证之，有阿萨兰回鹘大王，亦曰阿思懒王府，有回鹘国单于府，又有沙州回鹘、甘州回鹘大王府，莫不区以别之，甘州之非阿萨兰明甚。且表中又言统和十四年阿萨兰回鹘遣使为子求昏，不许（《圣宗本纪》同）。开泰九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纪作册割）

〔1〕 陈汉章（1864—1938）：字伯弢，浙江象山人。俞樾弟子，此时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

请婚，太平元年大食国王复遣使请昏，以王子班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公主非圣宗女，不见于公主表）。至兴宗重熙十六年，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阿萨兰与大食通称，更可明其国与大食比连，奉大食法而非即甘州回鹘。凡史文表、传之不合者多矣，况简略之《辽史》乎！是否，祈更有以示云。敬贺新禧。弟陈汉章顿首。十二月三十一日。

丁传靖^{〔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道鉴：

前日领教为快。《张太岳集》有与两广总督熊近湖书数通，所论皆隆庆、万历之间广东平寇之事。惟遍考《明史》，当时两广督抚绝无姓熊之人（吴向之所作表亦无其人），惟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曾设广东巡抚，诸书不载其名，求查《广东通志》是时巡抚何人，以一纸见示。拜恳拜恳，敬请道安。弟丁传靖再拜。

〔1〕 丁传靖（1870—1930）：字修甫，江苏丹徒人。

章 崧^{〔1〕}

(一) 来 函

圆庵先生侍史：

前聆钧教，景佩久之。敬维箸牯骈蕃，引为臆颂。后学所任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仅本国中古之一部分。谨将是科讲义检呈，仰求诲正。三国以后讲义，一俟编排葺事，容再奉呈。平居私论，以为宗教、学术与历史因果常多关系，国之名公巨卿，学术优长而又以宗教之精神济之，未有不建设大勋者。故自承教以来，向往私忱，益以拳拳靡已也。尊著《李之藻传》，久闻精核，厂中何处可求，公便可否示知，曷胜蒙荷。专肃布臆，祇颂崇安。后学章崧拜上。二月十七日。

(二) 来 函

圆庵先生侍右：

讲稿续呈，敬求海政。鄙事前由蔚西张公^{〔2〕}、筱庄陈公转达先生，拳拳之意，录及锥末，深为铭篆。后学学问浅尝，亟期追随函丈，领受教迪，因是不揣躁昧，仍求先生加之提拔。后学力所能及，知无不为。稍缓敬当趋请箴辞，不尽款款，专肃布臆，祇颂崇安，惟鉴不既。后学章崧拜上。四月二日。

〔1〕 章崧（1880—1931）：字厥生，浙江杭州人，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华通史》等。

〔2〕 蔚西张公：张相文。

吴贯因^{〔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阁下：

冯君穰家、姜君梅坞系弟挚友，现共办华北大学。兹有事拟请教吾公，特为介绍，希延见倾谈。吾公乐友天下士，当必相见恨晚也。专此敬请大安。愚弟吴贯因再拜。

〔1〕 吴贯因：字柳隅，广东人。

袁励准^[1]

(一) 来 函

援庵仁兄大人阁下：

一昨趋谒高斋，适值公出，未晤为怅。暑期多暇，偶作小画，似尚有意致。年来余力小篆，颇泄平津卷施茗柯之奥。近作一长联，一并装池就正有道，尚希教之。年来因执事殚心著作，不敢再三渎谒，致扰清襟，非敢忘也。天气渐爽，暇当走谒，一罄积愆也。即上，顺叩台祺。弟袁励准顿首。

(二) 来 函

昨鉴两卷想已入览，希勿吝教益，为幸多矣。严永思卷稿题二绝似尚不泛，仍乞正之。日来风云甚恶，人心不靖，稍缓当图一叙也。即上援庵道兄刻绥。弟准顿首。

[1] 袁励准（1876—1935）：字中舟，江苏武进人。晚清翰林，工书、诗。三十年代初为辅仁大学美术导师。

新会旅京同乡

(一)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往函

拟致同乡公启稿

敬启者：本邑新旧两馆契据，久已遗失，迭经函粤就乡人之曾任前清京官并曾充邑馆值年者，细为查询，均置不复。因循以迄于今，亟应补行印契，以重物权而杜后患。况官厅近有验契之举，一再展限，以七月底为截止之期。警吏迭次来催，迄无以应，尤不能置为缓图。查两馆补契税价约需千馀元，而我邑公款不名一钱，势须另筹办法。兹定六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二时，约集旅平乡人到永光寺西街新会新馆公同筹议，以利进行。倘再迟迟置之不理，恐将来无契呈验，官厅加以干涉，或难免将两邑馆充公。事为全邑颜面所关，凡我乡人，岂能漠视，务请先生届时必到妥筹办法，俾资补救，万勿吝玉，至盼至禱。此上先生台鉴。新会馆董事陈垣、何嘉兰谨启。五月廿四日。

柳诒徵^{〔1〕}

（一）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六日，往函

翼谋先生撰席：

久未通候，少滨^{〔2〕}先生北来，具道拳拳盛意，并辱赐近刊，在远不遗，至感，至谢！

兹有愚者，前因搜集元代史料，得汲古阁毛氏及钱塘吴氏、高邮王氏、南昌彭氏、巴陵方氏等各家所藏《元典章》，遂为董刻《元典章校补》，书凡十卷，已付梓矣。唯董刻据称出自杭州丁氏，丁氏书今藏钵山，甚愿先生就近一查，丁氏原书是否亦有阙佚，抑丁氏原本无阙，而董刻独自遗漏也。

今将所欲求指示者开列于后，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并颂撰安！不一不一。陈垣谨上。十一月六日。

一、每半叶若干行？行若干字？

一、行款全部是否一律？据沈跋董刻所据者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叶十五行，新者每半叶十行。

一、董刻卷九吏部三阙“仓库官”以下六类，丁本有阙否？

一、董刻卷卅四兵部一之末阙“军装”一类，丁本有阙否？

一、董刻目录卅五叶背七、八、九三行，及卅六叶六、七两行，下层均有阙目。未识丁本目录同样阙否？

〔1〕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史学家、文学家，历任东南大学等校教授。当时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馆在钵山。

〔2〕 少滨：朱师辙。

一、董刻后半部添改之处甚多，尤奇者，各条年月之下常著有日子，为诸本所无，如卷四九第卅八叶背三行“二十一日”四字，及同卷四十二叶第二行“二十四日”四字是也。未识丁本是否如此？统乞检示，费神容谢！ 垣又启。

〔录自柳曾符同志赠影印件〕

（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座：

荷六日教，欣悉新著又增一种，亟盼拜读。董书底本著在丁目，不知初购时入于何人之手。宣统第一次馆目及民八第二次目皆无此书，馆所藏者止董刻耳。诒初到钵山即索之不得，颇疑前此购藏者有所隐匿。今春始见缪艺风^{〔1〕}师与友人手札，述当日丁书自浙运宁时由丁氏派人押载，中途盗售六箱，故馆书所有者不尽与善本书室及八千卷楼两目符合。至当时何以不追究，则不可知矣？少滨返燕，兴致奚似。亮臣^{〔2〕}等公回平后体气若何，便乞代询，颇盼有佳消息也。专此奉复，即颂撰安。柳诒徵顿首。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来 函

援庵先生道座：

承赐大著，精博无似，竹汀、荫甫亦当敛手。积日未克上书奉谢，以近印年刊稽缓，顷始蒞事，谨并小史邮呈著席。漏略之处，敬祈签示。抱经年谱，尤多遗脱，闻北平有人藏有卢先生诗稿，倘有因缘，能展转访录，俾因诗句推求年历，尤所至愿。前阅报纸述诸公审查《清史》，未知已否着手？敝馆去岁即征求是书，史馆靳而不与。现闻已出五十册，是否可向主者请其直赐，以供南中诸学子浏览。又先生伟著，自《也里可温考》、《西域人华化史》以暨新印各本，学者亦渴钦诵习，倘不鄙遐陬，惠赐全份，尤所感仰。亮臣兄近居何处？已否兼馆清华？此间中央大学冀其春初

〔1〕 缪艺风：缪荃孙。

〔2〕 亮臣：张星娘。

南来讲授，属由陈伯弢先生致书，未得复信，晤时敬祈代为探询。诒去年语亮臣有南人归南之言，先生其以为然乎？绍滨所著艺文志，体裁致佳，近想时相过从也。诒徵假馆钵山，学不加进，第且稍竭棉薄，印行各书。顷检馆藏宋本摘印书影，月内即可出书，尚当呈之邺架也。专此，即颂新禧。柳诒徵谨启。一月四日。

(四) 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座：

石公为公惠赐大著《河北道教考》及《元典章校补释例》、《释氏疑年录》三种十一册又《译音用字》一本，敬拜嘉贶。至《史讳举例》，前曾拜赐，劫后失之。又《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及《渔山年谱》，曩所未读，不识尚有重份可惠我俭腹否？衰病馀年，目昏不能读小字书，如尊著之精刻，时得寻绎，既补昔所未窥，兼倚之如亲教益也。蜀中改土，闻藉高贤，裨赞新政，龙马精神，闻而健羨。亮臣兄养痾家居，近颇康复否？增改之《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不识已否付印？其初印者亦以兵燹无存，便希代访。不拘初印及新增者，倘惠寄一份，尤所感也。悵惓笺，敬惟亮察不悞。柳诒徵拜启。一九五二，二，六。

又启：《青原山志略》四，张贞生所撰《吴峰大德和尚衣钵塔铭》，不识可检取属写官抄寄否？琐末奉干，毋任主臣。

(五) 来 函

援庵先生道座：

前承惠赐大著多种，感仰无艺。又承抄寄《语嵩塔铭》，补订阙泐，尤佩他山之谊。证之前寄校订大错集抄本，已于兹铭详加补订，兹又惠赐新抄，知拙辑遗脱，长蒙盛德关怀，一再诏相，俾臻完善，谨当心寓心藏，宝存篋衍。倘异时能付铅槧，当附注此一段墨缘也。亮臣身后所补史料，能否有机会印行否？秋日清佳，伏惟摄卫珍重，不尽颀缕。诒徵顿首。九，一八。

杨维新^{〔1〕}

（一）约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来函

援公先生著席：

违教数月，驰仰为劳。新于数日前已回平，日内当趋候一谈。前承嘱代买书籍，谅已寄到。此款如未汇去，请交来人携回，以便转汇。无任盼祷，专此，敬请著安。后学杨维新顿首。二月十一。

（二）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公先生有道：

两月前森玉^{〔2〕}先生传言尊嘱，编制朝鲜实录调查表一份，以供阅览人检查之用。新当时拟就式样，适因台从南行之际，未得请谒就教，未知当否？兹已誊写数份，敬呈一本，务希赐教为幸。比日开学在即，谅必多忙，容再趋谒。专此，敬请著安。后学杨维新顿首。八月廿五日。

（三）来 函

援公先生赐鉴：

专恳者：月前在府上见有洪学浚手札一件，与史料无关。新曾以之告日人藤冢教授，今彼来信嘱代钞一份，未知可否？倘承尊允，请派人钞一份，即希于一二日内惠寄为幸。琐渎惶悚之至，专此，敬请道安。后学杨维新谨上。十月廿五日。

新日内东行，已与乐素兄通信矣。

〔1〕 杨维新：字鼎甫，广东新会人。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2〕 森玉：徐鸿宝。

江 瀚^{〔1〕}

(一) 约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教下：

还示祇悉。前贵校举行毕业典礼，缘未奉知会，致失参与，良用怅歉。三小孙隆教习日语一节，务祈留意为感。手此再读，无任主臣。即颂道祺不具。弟瀚拜启。六月廿一日。

〔1〕 江瀚：字叔海，福建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莫伯骥^{〔1〕}

（一）约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兄足下：

得大著，读竟为之一快。弟往年尝得独山铜井文房旧藏景元本《典章》，有暇当将大校原文为之勘对也。弟读书之余，颇欲有所纂述，以俗冗，动辄阁笔。近顷拟将家藏各书稍编目录^{〔2〕}，前承贵馆刊赐录序言，想尘清览。将来请益之处正多，或寄全稿刊正，或乞序首，皆意中事也。此叩日祉。伯骥上。十一月七日。

燕北有何新闻？近况奚似？希便函告。伯骥又启。

（二）来 函

援庵兄足下：

前承赐大作，曾作函道谢，想入清览。慎馀^{〔3〕}先生回时带赠之书收到，谢谢。顷以曾刊入北平馆刊之目录序单印成册，稍有改订，分送交好。以索阅者不鲜，稍酬厚意也。目编成已有六百种，稍俟就绪，当寄呈左右削正壹是耳。县人容希白^{〔4〕}回里，极道燕北风物之佳，弟颇怦怦，当觅良机一行也。此颂日祉。伯骥上。一月一日。

〔1〕 莫伯骥（1878—1958）：字天一，广东东莞人。著名藏书家。容肇祖先生一九四七年所作《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序》中说：“先生与援庵师早有三同之目，一同为案首秀才，二同习西洋医学，三则同精国学也。”

〔2〕 指《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

〔3〕 慎馀：梁培基。

〔4〕 容希白：容庚。

序目五份别寄。

(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兄足下：

文从南归，鬯谭为快。嗣由容元胎^{〔1〕}转诵褒语，醍醐灌顶，益以距跃曲踊。敝县去年开始有图书馆，买得尹家《明史窃》旧板，今岁新印多部，顷以其一份赠贵库，乞为赏收，当已察入。柯凤荪^{〔2〕}先生老成硕望，著作等身，弟所敬重。先考墓表前由世丈陈提学撰成，久未上石，未审柯先生尚在平否？敢乞足下传达图诚，以书丹之役渎冒老辈。以小篆书写墓表，前人久有其例。拟以佳纸用朱丝栏直为写上，别摹入石，将来即以墨迹印成册子，分赠朋游。前阅大著，其封面为柯先生手写，侄辈均极心仪。倘荷玉成，没存感感大惠。专此奉叩，并颂道安。北风多厉，千万自珍。伯骥手上。十二月廿五日。

(四)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兄足下：

久别驰念，想清况大佳为祝。顷有请者：先君子墓表久未上石，委由家兄子侄辈催促，早请老成名德书丹。迟迟未有相当者成此未了之事。日前舍侄谓江安傅先生^{〔3〕}前朝耆旧，与撰文之陈提学可为两美之合。因思足下与傅公京华把晤，交谊当深，倘荷代达诚悃，赐以鸿题，无任衔感。至于酬报若何，并蘄指示，俾好遵行。敝藏书目初编大致就绪，约四十万言，可分装廿四本。鄙意以为近日书目，郅园活字本行格尚佳，装订亦朴雅，拟照此印行，未审北平图书馆可受稿否？或由馆印刷，给回敝处若干部，以便分赠亲友？统希代谋，以便寄稿。前序非足下无以知弟之实，敢请赐撰。以此戈戈者而扰及清神，殊愧歉也。此颂起居曼福。伯骥上。五月廿八。

〔1〕 容元胎：容肇祖。

〔2〕 柯凤荪：柯劭忞。

〔3〕 江安傅先生：傅增湘。

(五) 一九三四年，来函

手书省悉，至感厚意。大序仍靳赐撰。生客空言满纸，万不若老友实话指教。印刷须延时日，约须二三月（六七十日）之久始可完工。此六七十日内，当有兴趣生发之时。但求心中有此事，则不愁无新意。千祈勿却为叩。复颂援庵兄日祉。弟伯骥上。八日。

傅老赐书封面亦收到。

(六)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来函

复书奉悉，费神同感。大洋票已预备，唯表文须在乡中家乘传录。伏假侄辈反里，正合办此，已属其照为，稍间当寄上陈请耳。容君北行，曾请代候，深虑远盼，专此，并颂起居曼福。援庵兄足下。伯骥上。七月廿四。

书目或设他法印出，在进行中。大序千万鼎诺。

(七)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来函

顺德李君^[1]南反，来寓观书，备闻清况亨嘉，无任羡慕。七月卅日寄去各件，想已收入。闻总长^[2]对于鄙事颇为悦意，日间当必交件。奢石以待，清便希为谈及，非敢云催促也。大序想已起草。援庵兄无恙。伯骥上。九月十七。

(八)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来函

援庵兄足下：

邮来傅公写件并大函均领悉。顷遵来教，写一谢函，乞为转达，费神多谢，并候秋安。伯骥上。十一月五日。

夹入傅公原函他日再缴上。

[1] 顺德李君：李棧。

[2] 总长：傅增湘，曾任教育总长。

(九) 来 函

援庵兄足下：

顷有请者：敝师叶湘南先生之世兄文津投考贵校，顷以中第（考入社会系），因事急于南回，未有注册。刻决定北上入学，深虑校章不许，属为代达，恳稍通融。且李君棫亦贵校学生，昨日始搭船赴北，有例可循，当承许诺。专此奉布，即颂

日祉！ 伯骥上。十月三日。

(一〇)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足下：

不通问久矣。每于报章见贵校之岿然及大贤之高躅，未尝不色然以喜。弟前以脑病休养山村，废读书之业者数年。大局多故，流离道路，港友怜之，招寓其家，稍告宁帖。但心爱本子已付烟云，手自绸缪之敝帚亦同时散佚^{〔1〕}。道力未坚，中心不能无介。至于事国工夫，未尝有丝毫尽力，更怀惭矣。病后足力颇弱，外出殊渺。加以蚤岁索居寡交，朋游日乏，外间消息，多未知晓。上月始悉吾乡容君^{〔2〕}就馆香江，因容而转悉足下康豫如恒，撰述无已。龙马精神海鹤姿，足见吾人习医，尚非白费日力。唯贱子适得其反，则又何耶？足下今兹犹冷水浴否乎？惺可先生既以经验告我，君亦滔滔言其益，而我以设备不周，漠视此理，嗟何及矣！我有二事不听清言，一如上文所述，一则留恋故乡而不赴冀，盖赴冀固君所垂教至切者也。春间小儿从港友家中接予来澳门渠寓督课子女，排遣韶光。久之在报中发见教部奖学条教，小儿并以收拾一二稿件作逢场之兴为请，故技偶痒，所得遂多。年前家中曾以书目初编付沪印刷，当时未及细检。印成在病榻审视，讹误颇多。拟俟元气恢复，作详细勘误表，以资补救，然后请教同人，印本遂原箱置之。今日之偶有出现于人间者，则事变

〔1〕 莫伯骥先生抗战胜利后有诗记抗战时书稿散失情况，诗曰“我书委化付虫沙”，自注云：“余家五十万卷楼一千三四百箱之书，广州之变全佚，著述手稿五十余种，亦只字无存。”

〔2〕 吾乡容君：容肇祖。

时劫掠而来者也。此次于旧日所作，加以详核审正，别撰新稿。最新出版书，友人家亦有之，间多采获，加以阐发。面目精神，自视以为比前时有进。家人已代为清写，阅之颇合当路所启示，届时即以此为干禄之资。唯原章须得时贤介绍，我以为足下望隆山斗，忝在素知，条件最合。当此风雨晦冥，同群星散，而无用之身，又易为人简弃，看我为老榜官，看我为倒绷孩儿之老娘，非足下莫属，敢以兹请。多年前在敝寓所晤之郎君，想官贵久矣。其馀子孙，当更洗洗绳绳。弟只一子，以医谋食，颇能糊其口。予亦藉孔子旧说，荫芘衣食于渠。心纵皇愧，但时时仍说承欢上寿诸故事以文其过，此晏子所以谓儒家无耻也。并述之以博千里故人之一粲。马君、张君主办之两书院，为我国近年教育界崭新事业，断珪零璧，颇见报章。往岁伏假中张院有在港招生，今年似不闻。贵处如有两院消息，希见告耳。专此函恳，敬候起居大吉。弟莫伯骥谨上。八月一日。

平之公有典籍无恙耶？北望燕云，时殷祝祷。还章可示一二否？江安傅公、顺德李侍郎之文孙，有见面否乎？统希略及。

张尔田^{〔1〕}

（一）约一九三一年，来函

援庵先生侍者：

前承枉存，极慰劳结，拙集公阅之感想如何？弟素主张思想自由者，窃谓考据与思想本属两事，思想人各不同，而考据之是非则当予天下以共见。拙文如有引证纰缪之处，应请我公无吝纠弹也。世变亟矣，我辈著述不能不随时代以牺牲。然存之俾后来知过去一期尚有斯人，是亦未始不可以自慰，千秋之想，徒虚语耳。拙集无副墨，弟处只留此一份。公如阅毕，仍祈见还，即交徐孟博世兄带下为感。尊著《元典章校补》亦望赐我一部。敬问撰祺不一。弟尔田顿首。

（二）来 函

承示并赐大著，至为欣慰，谨当快读。拙编《清后妃传》现又增补约百馀事，附校记一卷，在再版中，容当呈正。兹先藉奉新刻入论□义一册，敬求有以教之。复颂援庵先生春祺。尔田顿首。

〔1〕 张尔田：字孟劬，浙江杭州人。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援庵一九四七年跋张尔田遗札曰：“人各有所好，不能强同。忆民国廿三年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刻成，适之先生为之序。一日，于某宴会中，孟劬先生语予曰：‘君新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余愕然曰：‘书甫刻成，似未送君，何由得此？’孟劬曰：‘此吾所自购者。’余曰：‘君购之，君撕之，乃君之自由，他人何能干预’，孟劬默然。丁亥冬于役南京，槃厂宗兄出示孟劬遗札，属为一言，因记其事如此，固不胜人琴之感也！”

孙楷第^[1]

(一) 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久慕风猷，幸遂拜识，每因侍坐相与从容，聆大儒之至言，饫诱掖之诰语，未尝不生敬爱之心，有愤悱之意，虽前人春风之喻时雨之谓，亦孰能逾于此乎？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方今宇内，不乏名流，然试为蠡测，较其品类，效斥鷃之嗤，为野人之谈，则亦有数事焉。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馀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此谓时势造英雄。一也。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此谓渊源有自。二也。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絜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

[1]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县人。孙先生生前曾函告他的生平及与援庵交往情况：“父亲在乡间当小学教员，年薪不及百元，供我上小学中学。十四岁上州立小学，傅沅叔(增湘)先生为直隶提学使，查学至沧州，阅所为文，甚赏之，传见嘉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二八年毕业后，历充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北平图书馆编辑，兼北京大学、辅仁大学讲师。一九四一年，日本宪兵接收北京图书馆，愤然弃职家居。一九四二年，辅仁大学教授储皖峰病逝，经援庵先生介绍入辅仁大学为专任讲师。”“识援老在王重民之后，初次见面在民国二十年。从援老游，数十年始终无间。所作论文，大多数经援老看过改过，对其佳处，每加好批语，浓墨加圈，背后每对人戏呼之为沧州才子。所作《评明季滇黔佛教考》、《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为援老激赏，赐书引《诗》：‘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受知援老如此之深，一生引以为荣。”

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此谓博辩多识。三也。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为烜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若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剑以日淬而铦利，镜以久磨而光华，其诚之于中而发之于外者，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此在今日固不多见，而窃以为先生者即其人也。抑楷第为此言，非徒今日对先生言之而已。往与余季豫先生从容，因季豫先生感慨时贤，楷第遂徐露此意。及与王重民君居常谈论亦未尝不时时为此言为此想，而王君亦莫逆于心，共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然名浮于实者一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中消息，如是而已。猥以先生以坦怀接下愚，故忘其狂愚，以平素所感想者罄所有而言之。生平于师友至善，以及当代儒流知与未知莫不景慕，盖自视藐然，不觉尊贤之心油然而生。今之为此言盖道其诚，非阿谀亦非诋世。于以感至名之不易得，大非偶然；末学庸蔽之有志于学者，尤当以苟且要誉为戒耳。敢布腹心，幸望先生鉴之。祇请大安。后学孙楷第谨上。一月廿五日。

(二)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昨日赴厂肆还帐（不敢作账字，一笑），归来之后，始见赐书并颁示鸿编，未能即覆，颇以为仄。《元典章释例》，捧阅再三，体大思精，盖为绝学，读之忻惊无似！清儒校勘最精，从无开示体例，如公之此书所为者，唯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校《淮南》例及引之先生《述闻》后之通例，俞曲园之《疑义举例》，差为系统之作。然彼乃泛论，所示人者校古书之通例而已，其于条理，不无缺然。若先生此书所示者，乃元人之语言常例及关

于名物制度之特别用语，为后人所不能辨不能知者。此真卓然为专门之学，其有裨于读元人书治元人学者，盖至宏矣。往岁杨遇夫先生作《汉书释例》，然其所释者或通于各史，若先生兹编乃至足贵也。荷先生德量汪洋，询及下愚，此为愧悚，殆不可胜，譬之贫儿入帝王之宫，俗师预世尊之讲，方且目眩宝物耳聆法音，将迷离涕泗之不暇，又何足云云乎？然大命如此，敢不细读，若乃书手误写，亥豕之讹，偶有所得，宜当奉告。或有俗字俚言，记忆所及征之他杂书有可以疏通证明者，然此等实不必要，且度之不及百一，区区所疑得先生书而进一解，实无裨先生书之毫末耳。但闻仲尼著书，未睹游夏赞语，盖非不敢，实亦难能。古传所云，定不误耳。专此拜覆，祇请大安。后学孙楷第谨上。二月三日晚。

（三）一九三三年，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敬启者，重民、楷第猥以凡才末流，承先生不弃，得以趋诣门下，时赐矚睐，耳提面命，受惠为多。前日进谒之次，垂询年来在平曾否有开讲之事，念及隈曲，颇增感愧！自昔儒释讲贯，大抵尊宿名德阐扬正法，事至庄严，以重民与楷第之陋，固未通经，何云转授？至于闾里塾师，负记诵之微长，杂科声德，有宣杨之末技。此则小道喻世，不同大雅，虽未能之，窃愿借几前片席，为导达之地。先生高风雅量，虽后进庸材，夙昔涵盖，不忘吹煦！此后辅仁如有机缘，尚望随时留意，无任感激之至！祇请撰安。末学王重民、孙楷第敬启。

（四）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往函

子书二先生鉴：
友三

手教敬悉。迟迟未得复者，一因上学年结束忙，二因改组，西友全换，新人始来，诸事未定，故未敢答复也。乞谅。近颇感热心教员之难其人，故日前闲谈，思及贤者。二公方当盛年，定能超越流辈，但未识惠然肯来否耳？现改组大概已定，正欲征求二公所愿任之科目，请详细开示，俾得斟酌分配，至以为盼。匆匆，即请撰安。弟垣谨上。廿二年六月廿六日。

(五)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师钧鉴：

上礼拜六日晚赐下书并拙文稿一份收到。礼拜因身体偶然不适未出门。生作冗长芜累，呈吾师衡阅，本对不起（蒋心馥对袁简斋所谓先生当生一场小病）。乃师不嫌，为之一一爬梳。其间用字之颠倒，语句之不妥，体例之欠当，载事之错误，读后皆恍然大悟。耳提面命，殆不是过。而使生对外好看，不致闹笑话，则夫子之饰我也盛头。感荷曷已，先此奉陈，嗣再面款。祇请著安。学生孙楷第顿首。十一月廿四日。

(六) 来 函

近体诗三首呈援庵夫子

天下滔滔是，巍然见此翁。避人非忘世，吾道与谁同？风味逸民传，文章太史公。损褒尼父意，所论不为空。

寥落人间事，辉煌万世名。寄身无寸土，絃诵有诸生。考史明三教，搜书专一城。孜孜儒者业，守此以为荣。

陋巷孔颜乐，石渠迂固才。虬须真异相，凤目亦奇哉！（辅仁大学女生作文有“陈校长当代名人，美髯凤目”之语。）海客求书至，山僧问字来。谁云长寂寞，名字起蒿莱。

(七) 约一九四一年^[1]，往函

细读一过，佩服佩服。“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之谓也。末了一段，随手拈来，即成妙辞，尤见心花怒放，有左右逢源之乐也。谨珍复，两浑。

〔底稿〕

[1] 此为复孙楷第评《明季滇黔佛教考》文。该文载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

福开森^[1]

(一)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顷阅《畿辅通志》内载张留孙神道碑称天□二年五月赵孟頫奉敕撰，并书“年号泐下一字。元有天顺、天历二号，天顺无二年，此为天历无疑。而张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后一年孟頫亦卒，奉敕书撰自在至治元年，刻石乃天历二年事，而后人‘妄填’年月耳。又案此文不见本集”云云。惟查敝处所藏道教碑拓本，天历二字甚为清晰，究竟是否系后人所填？执事考据精详，必能知其原委，尚祈明以示我，是所至盼。专此，祇颂台绥。弟福开森拜言。四月卅日。

(二)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往函

承询《畿辅通志》张留孙碑，天历年月，是否为后人所填？谨按《通志》此碑跋语，不过寥寥数行，其错误之点有五。原碑天历二字，甚为清晰，诚如尊论，《通志》修于光绪，乃云年号泐下一字，误一。原碑首称赵孟頫奉敕撰书，末称天历二年五月，吴全节立石，本系二事，先后不同，今《通志》将天历年月冠于孟頫奉敕撰书之上，误二。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壬子，时孟頫归里已三年，奉敕撰书，当在至治二年六月孟頫未卒以前，今《通志》谓孟頫奉敕书撰，在至治元年，误三。孟頫撰书于至治二年，吴全节立石于天历二年，立石年月，自应是后人所加，《通志》诋为妄填，妄字实为过当，误四。且留孙可称上卿真人，或玄教大宗

[1] 福开森 (J.C.Ferguson, 1866—1945)：美国传教士。北洋政府时曾任总统府顾问。

师，不可称天师，明载孟頫碑文，今《通志》循《燕都游览志》之文仍标题为天师张留孙碑，误五。有此五点，颇疑纂者并未细读原碑也。尊意以为何如？廿一年五月一日。

〔原稿〕

谢国桢^{〔1〕}

（一）来 函

援庵先生师事：

昨畅聆教言，至为欣慰。兹奉上黄晦闻先生评校李长吉诗，及汪喜孙、邵二云两先生笔札。桢为酌价廿元，并祈酌之。拙稿整理完竣后当面诣请诲正也。专此，即颂道绥。后学谢国桢再拜。即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师事：

数日未聆清教为念。兹奉上汪喜孙册页一纸。前途之意，颇为淳切，聊备尊斋真赏，该款可不须掷下也。此公人极清介，如接文字之缘，送相当之书较为完善，未知尊意如何？并希酌之。专此，即颂道安。后学谢国桢再拜。廿四日。

（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往函^{〔2〕}

承示并大著二种，早已收到，非忙即病，久稽裁答，至以为歉。《丛书目类编》敝处二十五年前也曾编过一部，凡二十馀册，恐多错漏，只备自用。我公所著，必比敝作精密，如能早日印出，实益人不浅。自十二年规划后，资料索引工作，已列入规划，渐加重视，自当组织力量，从事此项工作。

〔信稿摘录〕

〔1〕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河南安阳人。目录学、明清史专家。一九二六年在清华学校国学院毕业，一九二九年至北平图书馆工作。

〔2〕 时谢在南开大学工作，后调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贺昌群^{〔1〕}

（一）约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承赐荐书，如同身受，谨为觉明^{〔2〕}君先致铭感之忱。今午获谒寅恪先生，亦蒙慨诺，无任欣忭。倘事有所成，皆两先生之赐也。图章经文，前未审视。承示，怖实误佛，而涅槃亦误作担槃，如此，则是否为桂氏之物，诚可疑矣。谨此叩谢。祇请晚安。昌群谨上。一月卅一日。

（二）约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座右：

昨亲教范，至深欣感。副刊得布尊文^{〔3〕}，篇幅弥增光彩。顷接《大公报》馆校对处寄来清样一张，谨呈鉴察。标点系群擅加，以应副刊旧例，恐有不当，祈先生谅之。影片似不甚佳，宜置中央为善，此或便于排字之故耳。副刊单张寄到后，敬当送呈六份，不知足用否？匆上不庄，祇请著安。贺昌群谨上。四月九日。

本文改正之稿，前寄交《大公报》馆。近去函索反，谓已无法检还矣。昌群再上。

〔1〕 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人。一九三三年起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

〔2〕 觉明：向达。

〔3〕 似指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登载之《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

(三)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今日至图书馆重检《大唐内典录》卷五，其称译者，实系总括以上六十七部而言，非专指《西域记》。拙稿^{〔1〕}依据最初笔记，竟一时误会，遂以为传写之误，至深歉咎。幸得先生指正，致免为一篇之累，谨重申铭谢之意，并感佩先生为学之谨焉。祇请著安。昌群谨上。九月廿一日。

〔1〕 拙稿：似指《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一文。

新会县修志委员会

(一) 一九三三年二月，来函

援庵先生钧鉴：

素闻大名久矣，只缘驾驻京华，未克时亲道范，翘瞻北斗，怀想为劳。比维履祉绥康，曷胜忭颂。兹恳者：吾邑志乘，自林志、彭志增修后，迄今六十馀年，其间文献接踵，有待搜罗者倍于昔日，岂容久付阙如。去岁黄前县长维玉、吴前县长风声有提议修志之举，旋由现任黄县长槐庭重倡。当经召集当地各机关、团体开会讨论，议决由县参议会选出二人，县市党部、县市教育会、各区公所等机关各选一人为修志委员，以县长为当然主席，先经成立修志委员会，策划筹款，甫经就绪。其中另设一修纂委员会，选举总纂一员，分纂十员，专事编纂。总纂月薪壹佰陆拾元，分纂捌拾元，现在亟应进行。日前经开大会，议定先举总纂一员，以资提挈。惟兹任綦重，非鸿才硕望之士，恐弗克胜。讨论之余，佥以非先生莫属，依例投票，已占多数，决定延聘。伏念先生薰班马之古香，摘屈宋之奇艳，就此权衡人物，斧藻文章，必能使简册扬芳，山川生色。况既蜚声畿辅，尤须留荫粉榆。鸟入青云，倦飞思返，燕寻旧垒，相识归来。当为父老扶杖欢迎，更为同人下榻敬俟也。专肃尺书，并附聘函，祇求鼎诺，并恳于函到一星期内先行示复。顺颂文祺！新会县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黄槐庭，常务委员简清吾、陈恒业、李仲湖、赵殿臣、赵立勋、黄跃门。中华民国廿二年二月。

(二)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往函

修志委员会诸公公鉴：

敬启者：昨奉公函并总纂聘书一件，伸纸发诵，至为震撼。总纂何事，

垣顾何人，敢膺斯任？方志之作，非独考古，且以知今。考古之事，取弘治以来诸志，荟其精英，删其芜蔓，正其谬误，补其阙漏足矣。知今之事，则须取之官署档册，档册不足，须继以调查。调查固贵得人，指挥尤须通识，选能任使，头绪纷繁，此非离群索居者所能办也。垣离乡廿年，声气隔绝，黄云紫水，曾未忘怀，孤陋寡闻，从何措手。又况此间事务蝟集，不能遽离，虽欲勉随诸君子之后，实不可得。再四思维，唯有函请就地另举贤能，庶易集事。事关桑梓，垣愿任一名誉职以效一得之愚。举凡义例之磋商，门类之增损，体裁之订定，稿件之勘阅种种，倘有垂询，自当竭其所知，以称诸公盛意。聘书敬缴，并颂公绥。陈垣谨上。三月廿二日。

〔原稿〕

（三）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得接覆翰，略以事务蝟集，不允受任总纂一职，并将聘书掷还，愿任一名誉职以资效力等由，业经本会提交第七次委员大会讨论，余以先生学问渊博，赅括古今，等身于道艺著作之林，服膺乎桑梓恭敬之义。而况海滨邹鲁，文化昭垂，耆旧粉榆，流风不竞，则黄云紫水之文献，继绝举废，舍先生将无其人矣。当经一致议决，仍请先生担任总纂一职，并决定先生无须长川驻会等议在案。相应录案函达查照，敬恳俯念邦人冀仰之殷，慨然鼎诺。行见邑乘观成，考献有赖，是则同人所馨香祝祷。惟其纂修办法，千头万绪，待决之事者甚多，暑假之暇，尚希拨冗南旋，俾同人尽承教益，商榷一切。纲举目张，自可遵循而就矣。再同人愚见，以此事先定义例、从事采访为要着，故参酌旧志类目，另缮奉寄。恳请查照核夺订定掷还，以便从事采访。谨肃寸楮，并附聘书，请照俯纳，仍希见覆，不胜翘企，专此，敬候文祺！

新会县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黄槐庭，常务委员简清吾、陈恒业、李仲湖、赵立勋、赵殿臣、黄跃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一日。

（四）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往函

志会诸公公鉴：

奉读一日大函并聘书、志目各一，扣敬悉。诸公必欲以总纂一席相

委，且允许不常川驻会，优加体谅，感纫莫名。倘将聘书往复寄还，殊非事体，谨暂行留下，以副雅命。惟总纂不必限定一员，似可增聘一人，垣改为名誉职，亦不用增加预算。既是一邑之志，应合全邑人材为之，凡邑中耆硕，均应礼致，以备咨询，而资启发。至于纂修年限，应有规定，届时不能竣事，宁可展限，苟无规定，恐书成无日也。承示志目，大致妥善，可先行分区采访。惟记载事项止于宣统三年，抑止于民国廿年，须先定。鄙意应止于民国廿年。关于职官、宦迹、人物诸门，前志已载者是否复载，抑补续其所未载，须公定。在未公定以前，可先补续前志之所未备。若建置、古迹、艺文、金石诸门，前志已载者，似应仍行采访，以知其是否存在。阖邑金石，尤应藉此机会尽行推拓，载其全文，勒成新录。其他详细义例，一人意见不能决定。且例由事起，进行遇有窒碍，即须随时改变，此节非返粤与诸公同酌议不可。鄙意欲觐一邑之是否进步，必须利用历年统计，曾见有方志调查项目，谨另纸抄呈，俾资参考。倘择其必要者制为表格，即可按项填入。其县署业已调查有案者，志会即可据以编纂。譬如自某年起本县有公路若干里，汽车若干辆，今已增至若干里、若干辆。自某年起本县有电灯用户若干家，电话用户若干家，今已增至若干家。苟有细密调查，任举一端，皆可证明本县之进步至何程度，如此方为活方志，非死方志，未审诸公以为何如？暑假本拟返粤一行，惟辅仁大学下学年适值改组，同事西友例须更换，恐行期较晚。进行各件，应即进行，不必久待。唯分纂、采访各员，是否已经聘定，请将同人名单并别号、住址、担任职务等开示，以便随时请教，实所厚幸。专此，即颂公安。陈垣谨上。廿二年五月卅日。

志目并调查事项附呈。

〔原稿〕

附件：

- 一、区域形势
面积广袤。
气候、山川。

水陆交通。铁路电车里数。轮船艘数，汽车人力车自行车辆数。电话户数。电报局邮局公路上数。

二、户口

现住人数，男女性别。

每年生出、死亡、婚姻数。

出县、出国人数。

三、县府及参议会组织

地方行政附。

四、财政收入支出

田税收入。

商税收入。

杂税收入。

县府支出。

公务人员支出。

警务及其他支出。

五、人民生计

甲、田亩总数。荒闲地亩。沙田。耕作人数。蚕桑、丝厂、烟茶、葵扇、橙柑。果园附。

乙、工业。砖窑。木厂。机器铁工厂。女工。织机架数。车衣机织袜机架数。电灯户数附。

丙、商业。出入口货种类及吨数。历年比较。墟市情形。

丁、畜牧渔业。猪、牛、羊、鸡。新法养鸡。牛羊乳。渔船海味。

六、教育

中小学校并学生数（男、女）。

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幼稚园。

私塾及学生数。义学。不识字人数。

本县大学毕业人数。国外留学生数。

社会教育：电影、演讲、阅报社、图书馆。

七、地方团体

公所。乡约。乡团。祠堂。会馆。商会。书院。社学之存废及运用。

八、风俗及宗教

庙宇。僧尼、道士、南巫数。

酬神、建醮演戏日期。

天主教堂及神父、教友数。

耶稣教堂及牧师、教友数。

九、慈善救济事业

善堂。育婴堂。养济院。

义会。乞丐及失业人数。

救灾设备。围基。种树。水利。

十、卫生事业

医院及新旧医师数。女医。药房。牙医。牛痘。

自来水用户。

吸食鸦片人数，年龄、性别。烟馆。戒烟所。

十一、民刑事件

命、盗、奸、斗、离婚事件。

监狱设备并人数。

感化所。

赌博种类：番摊，白鸽票，花会。

(五)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往函

志会诸公公鉴：

敬启者：五月三十日付上快函，想邀公鉴。垣一时未能即返，恐碍会务进行，兹因本邑黄霄九先生还粤之便，特托其代表到会接洽一切，乞赐延晤。又各省县志舆图门每附有北平各该县会馆地图，本邑北平两馆，新志亦应载入。惟契据久无下落，民国初年旅平同乡曾致函谭亦张、伍夙葆、陈笃初诸公查询，久未得复，契局迭催缴验，苦无以应。乞由会就近查明示复，以资保管为幸。致谭、伍、陈原信钞呈，即希查照。专此，敬颂公绥。廿二年六月四日。

再者，志会似应设收掌一员，专收掌分发各种文件及接洽纂修会与志委会间之事项，并转达总纂与分纂、采访问之意见，其待遇可略如分纂。

垣既不能常川驻会，须有一人枢纽其间，方可免隔阂之患。今霄九先生适返家园，若会中能聘霄九先生，及霄九先生允任此职，则大善矣。谨此附陈，并希公决。

〔原稿〕

（六）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往函

槐庭县长尊鉴：

久慕鸿名，未亲芝范。南中人来，每道吾邑近年善政，下风逊听，与有荣施。此次垣被举为邑志总纂，辞不获已，深惧不胜，惟盼随时指示，俾资遵守，至以为幸。今因邑绅黄霄九先生回粤之便，除公函托其到会接洽一切外，谨附芜函，藉伸敬意，并叩崇安，惟照不备。廿二年六月四日。

〔原稿〕

（七）一九三三年七月，来函

援庵总纂大鉴：

迳启者，本会自开始采访以来，收入访稿业已具有相当成绩。现经本会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议决，定于八月十五日召集总、分纂莅会，成立修纂委员会，以便从事编修在案。除函请各分纂依期莅会外，相应函请台端届时返会主理一切，俾有遵循。无任盼切，如何之处，还祈示覆。专此，敬请文绥！
新会县修志委员会

（八）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来电

北平米粮库一号陈垣鉴：修纂会款有着，本月删日成，祈请回会主持。希电复。修志会。支。^{〔1〕}

（九）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往电

江门新会书院修志委员会公鉴：

删日之会，垣不能到。总纂一席，实无暇兼顾，仍恳另举贤能。

〔1〕 援庵批：八月五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到。

垣。支。

〔手稿〕

(十)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来电

北平米粮库一号陈垣先生：支电悉。期迫不能变更。如难回，请派人暂代。恳复。新会修志会叩。灰。^{〔1〕}

(十一)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往电

江门新会书院修志会：

灰电悉，辞意决，请另推主席。垣。真。

〔手稿〕

〔1〕 援庵批：八月十夕二时到。

姚大荣^{〔1〕}

（一）约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承赐书并鸿箬二种读悉，拜领嘉贶，曷胜铭感。惟拙著各书除蒙鉴及外，余均未脱稿，只好俟诸异日，再图奉报。近十年来屡于杂志报章得观绪论，语皆心得，迥异时贤。虽未瞻眉宇，彼此神交久矣，容再趋谢。倘蒙枉驾，当敬迓高轩，聆训诲焉。专复，并颂撰祺。姚大荣谨复。三月十四日。

（二）来 函

日昨晤教为快，台示并于文襄手札奉悉。兹将拙著十册藉使呈上，乞察入。敬上援庵先生。弟大荣顿首。即日。

〔1〕 姚大荣（1860~?）：字伈桓，贵州人。

刘秉钧^[1]

(一)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夫子：

昨晤仲勉^[2]先生，曾将馆事向之陈述，伊甚为感谢大人引用之厚意。不过仲勉先生还有恳求大人者，即是请大人将北平文化机关之名目及主事者详列示下，又该机关等有无支干薪者。盖仲勉先生意欲自己设法谋一兼职，使将来在平方馆事上有伸缩之馀地，非谓二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费尚不足之故也。如何，乞即示复。敬候道安。生秉钧敬启。四，十六。

[1] 刘秉钧：广东新会人。1932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

[2] 仲勉：岑仲勉。

圣心中学^{〔1〕}

（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龙门名重，久切钦迟。昨由刘君^{〔2〕}传示手书，奖饰过当，恭读之下，以赧以惧。敝校同人等今后自当努力上进，希于一得。惟僻在南区，时虞孤陋，终恐有负期许耳。《圣心》二卷行于暑假付刊，满欲借助鸿题，使价增十倍，不情之请，先生或见许乎？专泐布臆，伫候福音。敬请道安。圣心中学校同人拜启。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1〕 圣心中学：在广州。时岑仲勉在该校任教。

〔2〕 刘君：刘秉钧。

王桐龄^{〔1〕}

（一）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来函

许久未候起居，想诸事平安，定符臆颂。别纸所记之问题，弟未能解释，先生素有研究，敬祈加以指示。专此奉慰，顺颂
著安！

弟桐龄鞠躬。

五月六日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引《元统癸酉进士录》所载蒙古、色目出身之进士中，有许多杂居中国内地者，其籍贯往往写某某录事司（如博颜达后居江州路录事司，亦速歹居龙兴路录事司之类皆是）。查《新元史》卷六十二“诸路总管府”下有“录事司”（秩正八品），系官署名，掌路府所治城中民户之事，岂亦如前清各省之驻防旗籍“军户”（《元统进士录》籍贯中亦有此名称）之外尚有世袭之官户乎？（前清八旗之外有所谓“包衣旗”者，亦一种特别世袭籍。）《元统进士录》中有许多杂居路府州县者可以假定为民籍，则住居录事司者当然可以认为旗籍也。

（二）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往函

峰山先生撰席：

承询《元统癸酉进士录》蒙古、色目进士有杂居路府州县者可假定为民籍，其住居某某录事司者可认为如清之驻防旗籍云云，窃不谓然。元时

〔1〕 王桐龄（1878—1959）：字峰山，河北任丘人。两度赴东京大学留学，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录事司之制略如今日之市，与清之驻防旗籍渺不相同。凡诸路治所，民户多者则另置录事司领之，不隶倚郭县，犹今北平民户不隶大兴、宛平二县而隶北平市也。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诸路录事司条下云：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

卷五八《地理志》大都路左警巡院条下注云：初设警巡院三，至元四年省其一，止设左右二院，分领坊民事。

卷六二杭州路左右录事司条下注云：宋高宗建炎三年迁都杭州，设九厢。元至元十四年分为四隅录事司，泰定二年并为左右二录事司。

福州路录事司条下注云：至元十五年行中书省于在城十二厢分四隅置录事司，十六年并其二，置东西二司，二十年复并为一。

龙兴路录事司条下注云：宋以南昌、新建二县分置九厢，元至元十三年废城内六厢，置录事司。

南安路条下云：至元十五年割大庾县在城四坊设录事司，十六年废。

广州路录事司条下注云：至元十六年立。以州之东城、西城、子城并番禺、南海二县在城民户隶之。

韶州路曲江县条下注云：元初分县城西厢地及城外三厢属录事司。

卷六三衡州路录事司条下注云：宋立兵马司，分在城民户为五厢，元至元十三年改立。

据此诸条，则元时录事司之制略可考见，似不如来示所云犹清之驻防旗籍也。元初府、州亦有置录事司者，如上都路之顺宁府、晋宁路之河中府、真定路之冀州、广平路之磁州等是。其后府、州之录事司皆废，分隶于倚郭县，惟路之录事司独存。今将各省录事司之数略表如下：

省及行省	路	录事司
中书省	二九	一九
辽阳行省	七	二
河南江北	一二	一一
陕西	四	二
四川	九	五

甘肃	七	〇
云南	三七	二
江浙	三十	三一
江西	一八	一三
湖广	三十	一六

其设置与否，以路之治所民户多寡为断。据右表，则当时各省人口之疏密亦略可考见。唯与民籍、旗籍之说无关，只可谓隶属录事司者系住居各路城厢之人而已。辱承下问，谨据所知以对，尚乞指正为幸。又《元史》本有之史料，来示引《新元史》不引《元史》，窃所未喻。专此，并颂著安！元统后第十癸酉立夏后第二日陈垣谨复。

〔录自底稿〕

（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来函

手书敬悉一切。先生费心指示，无任感谢。《元史氏族表》所引《元统癸酉进士录》中之蒙古、色目进士籍贯有所谓某路某县军户者（计河北一人，山东二人，山西二人，河南淮北一人。）当系驻屯中原之蒙古及探马赤军，颇似前清之驻防旗；有所谓录事司者（计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各一人，江西四人。）当系杂居内地之人，颇似中华民国之市民。《新元史》百官志诸路总管府下有云，凡路府所治之地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民户之事，是录事司专管城厢之民。原文本自清楚，弟自模糊过去耳。至弟引《新元史》不引《元史》，理由却甚简单，不过因陋就简耳。（弟现在需要者为列传，《新元史》传中人数较多。弟无旧版《元史》，订购商馆百衲本一种，但《元史》尚未出版。殿板五局、同文以后之《元史》，人名多改错，故不愿用之，《新元史》中大体用旧名也。）蒙关心指示，以后检阅志书时当用《元史》也。专此鸣谢，顺颂著安！弟桐龄鞠躬。五月十九日。

黄霄九^{〔1〕}

（一）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来函

援哥赐鉴：

弟抵津寓大安栈，现决定搭太古海口轮明早（五日）上午十时开行。查该轮所谓唐餐房以至房舱，共分四级，价目最高四十三元，最低二十三元（津至港），“连食”。皆由客人直接具铺保向行内买票，而买办所管者仅统舱及船尾下层之舱而已。统舱十八元，舱尾下层二十四元，另搭食六元。船尾仅小小一舱，有四十个床位，尚不如他船房舱之舒服，而价则与他船之官舱相若。由此观之，买办所管者与行内所管者，有打屁股与打边炉之别。弟不先在中国旅行社买票，可谓大上其当。然客栈中人云，唐餐房床位甚少，向旅行社买票亦殊不易，未知是否？闻该轮仅行过一水，买办系新手，不会减价招揽生意，因比较不值得，故搭客无多。弟倘非急于进行，亦必不肯搭该轮也。馀俟抵里再行奉告。专此，即请台安。弟霄九上。六月四日下午十一时。

〔1〕 黄霄九（1885—1940）：广东新会人。辛亥革命前在广州办《人权报》、《平民日报》，从事反清宣传。民国成立后与援庵同当选为众议员至京。一九三三年五月，援庵接受新会县修志委员会聘请为总纂。此次黄霄九回乡，援庵托其代表到会接洽一切。现在保存一份抄件，与黄之来函对照，显然是援庵在黄临时交他的一份调查及办事提纲，内容是：“一、预备修若干年？一、预备几时开办？一、分纂聘定何人，担任何门类？一、采访聘定何人，各区分配？一、现有收掌一职否？一、通函各村绅、学校征集志目所列各种材料。一、县署倘有志目所列材料，尽量抄交到会。一、采访材料未到时，分纂应作之事：旧志编订，县署材料采集。一、旧志现存若干种？彭志止于何年，能寄一部到北否？一、津粤直放船情形。一、江门至会城交通情形。一、新会通函地址。一、会馆契件。”

又客棧如代客人向太古行买票，要加经手费二元，据谓太古行无回佣给客棧云。顺以奉闻。

(二)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来函

援哥惠鉴：

弟于五日上午八时由津乘海口轮，是日下午二时开行，到塘沽停泊一宵，到烟台及威海卫均稍停即开。沿途风平浪静，十二日上午六时安抵香港。往晤国键兄谈片刻，拟即日下午七时转船返江门。业已买妥新南海轮船票，计程明早便可抵里矣。馀俟续陈，专此，敬颂台安。弟霄九顿首。廿二年六月十二日。

(三)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弟于阳历六月十三日抵家，稍为休息，即往晤跃门、仲瑚两委员。闻各分纂业已聘定，其名单亦已寄呈台览，皆系弟之熟人。未闻有收掌一职，遂将致志会之函交与李君仲瑚，以便于六月十六日常会提出讨论。十七日早弟再往晤跃门伯，据云添设收掌一事，经由常会提出，大会将于下星期五开会（六月廿三日），谅可通过等语。是日下午，弟往江门县政府，适值槐庭县长公出，弟遂请见教育局长陈恒业及督学赵殿臣，因两君皆系修志会常委也。弟顺将致黄县长之函面托陈君恒业代为转交，以免在县署久候，遂返回会城。查修志经费，原指定将旧守备衙署拍卖，其不足之款，则由阖邑书院设法补充之。因经费只有此数，故限期暂定为二年。但修志会成立业已半年，而编纂会尚未成立，将来必须酌延限期，只可见一步行一步，到时再说。闻拍卖公产之款，已有一部份到手，系由李君仲瑚保管云。昨据赵君殿臣言，此间各人希望我兄早日返里，召集各分纂开成立会，宣告就职等语。似此则编纂会必俟至八月方能成立，然舍此亦无人有权召集开会也。容俟收掌一职确定后，弟再与修志会各常委商酌进行，或者届时由我兄来信先行召集各分纂开成立会，庶可提前办理耳。馀未细及，专此，敬颂著祺。弟霄九顿首。阳历六月十八日。

(四)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六月十九日寄上一函，想达记室。弟因事曾赴广州数日，前天返回会城，接到修志会来函，聘弟任收掌，月送舆马费五十元。昨该会文牍员许君约之到舍下叙谈，始知该会所聘分纂名单尚未寄呈台阅。据许君言，目下采访主任业已聘定，各采访员亦将发表。会中原拟采访期间为四个月，俟将材料搜集，然后着手编纂。盖因经费有限，如是则各分纂之月薪可节省四个月也。至于调查项目，则拟遵照陈总纂所开者调查等语。闻每逢星期五日开常会，弟拟俟七月七日常会，到会与各委员接洽后，看情形如何再行奉告。弟初返里时，曾往江门访黄县长一次，不遇，当将尊函面托陈君恒业转交。是时因收掌一职未定，故不便继续往访，今聘函既已收到，弟拟日间再往江门访晤，顺与简君清吾一谈。闻会事多由简君主持，惟简君兼职多，事务忙，故会事进行颇缓。弟与接洽后，当可商定办法也。至于旧志现存若干种，亦俟到会后调查始知。津粤直放船约行一星期可到港，太古行新开之海口号及某号两船之唐餐房颇相宜，惟必须预早在中国旅行社买船票，否则到津时必无船位。若其他之船，则只有官舱，与向来情形无异。江门至会城交通甚便，新宁铁路火车每点钟均有开行，而汽车尤为便利（但有江门市内汽车，有江门至会城汽车，宜问明白）。每半点钟或二十分钟即开，且可行至大新路（大新路即大新街）宜民桥下车。县署早已迁至江门，即在原日之石湾庙内。江门市内改筑马路后气象一新，甚为热闹。邑城马路尚未修筑完竣，而平日通行之大街则已修好矣。弟回里后，每日必雨，气候甚为潮湿。幸雨后片刻街道即干，行道尚便耳。馀俟续告，手此，敬请台安。弟霄九顿首。七月三日。

附修志会职员表一册。

(五) 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六月廿七日自北平寄来手示敬悉。弟于七月三日曾上一函，想在途中，到平时，行旌已动矣。六月廿三日，大会通过聘弟任收掌之职，月送

與马费伍拾元，业已接到聘书。七月七日（星期五）常会，弟亦被邀出席。各采访员分区选出者有十区以上，仅有二三区未定，当即去函催促之。至于采访条例，则请采访主任莫君北坪起草，谅下次星期五常会可以提出。闻会中经费，决定将守备署开投，预算可得万馀元，其不足者，或由闾邑书院资助，或由县府拨充，或由邑中富豪捐款，当可凑集。修志期限，暂定二年，与尊意不谋而合。此事主持最力者为简君清吾与李君仲瑚。简君系竹居先生之弟子，前年简氏修谱，曾随竹居先生助理一切，故对于此种事颇有经验。简君言，邑中名宿虽多，而头脑太旧者恐不适时宜，故认定此事舍兄莫属，邑人皆无异辞。今得兄允肯担任，将来全书出版，必为各县所取法也。李君仲瑚亦旧国会同人，谅兄尚能记忆及之。现会中财政由李君管理，其婿亦会中职员也。会中同人闻兄不日南旋，皆喜形于色，盖编纂会待兄回来然后成立，从此可早日进行也。万历王志，邑中似无存本。彭志则有存者，俟驾返时便可呈阅。县政府已迁至江门，修志会则在邑城闾邑书院。目下江门至会城交通甚便，冈州马路汽车公司每一二十分钟有汽车开行，江门至会城东门，票价式毫，由东门入城内以至产湾街，票价壹毫（由江门至闾邑书院则坐至县前直街下车，若到舍下，则可坐至宜民桥下车）。而新宁铁路火车亦每点钟有车来往，票价尤为便宜，但火车仅在东门车站停留，不如汽车之便利耳。寒舍由宜民桥冲边入龙胜里，行至尽头转湾，见有“中宪第”三字便是，门牌业已改号数矣。兄如到江门，请于电话通知新会城西隅路“浩然”（电话六号）与弟谈话，或留话嘱其转告弟知便妥。浩然系一俱乐部，弟每日必到，因友人李君吉甫常在该处，而主人梁君伯俦亦是熟人也。各分纂业已选出，多是熟人，惟尚未召集开会，盖必由总纂召集始合手续。最好我兄到港时先行赐示召集开会日期，以便早日将通知书发出。而尊驾于开会之前能先到会城一行，星期五日与修志会各常委接洽，则更为妥当。或在江门先与简君清吾接洽亦可。弟初回里时，连日下雨，不便出门访友，复曾往广州数日，故各分纂多未会面。日间拟遍访之，藉通情感。弟曾往访黄槐庭县长一次，不遇，即将尊函面托陈君恒业转交。是时因收掌一职未定，似不便急于请谒，今聘函既已收到，应与接洽。昨已托赵君殿臣先容，拟于下星期三往江门一次，容俟晤面后看情形如何再行奉告。馀未细及，专此，敬颂旅

安。弟霄九拜上。七月八日。

另邮寄上职员表一份，统希察阅。

(六)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来函

援哥赐鉴：

近数日未接来示，不悉台旌已北返否？上星期五（八月四日）修志会常会将各分纂对于采访例之意见交弟代兄核定。弟以为凡关于补充或增加之条项，皆一律采纳。至于某类应改归某类及并入某类，又某类应详应略，则留待编纂时讨论。会中同人皆以为然。谅本星期五（八月十一日）便可将采访例决定付印。惟七修新会县志名目，各分纂颇有异议。盖旧志明有李、黄、王，清有贾、王、林、彭共七种，此时应为八修。又有谓以前无一修、二修等名，此时似不宜用几修字样者，提议改为重修新会县志，或新会新志。弟言七修乃计算之误，改为八修不成问题，纵使不用几修字样，亦是小事，尽可从长商议。此事与采访无关，宜留俟编纂会决定。同人均赞成，已记入常会议事录矣。上次常会，黄县长拟到会与兄把晤，及后闻兄未出席，遂中止。此公虽声名平常，尚知仰慕高贤，亦可取也。修志会中最热心者为简君清吾，惟简君私事甚忙，常来往省港间，会事有待其决定者，遂不免稍为迟缓。然此外又无切实负责之人，只可见一步行一步，得便即催促之而已。闻邑人言，近日简君与黄县长私人间颇有意见，前次黄县长被控一案，有疑是简君主动者，不知真相如何，而县署中人则有思设法报复者矣。总纂月薪从何时起支似尚未决定，弟上月之舆马费亦未见发出，关于金钱事，不便急急追问，而于弟个人，则相需甚切，拟俟简君回里，请其向李君仲瑚言之。月入既甚微，弟必须寻一兼差始能维持生活，拟日间到省港一行，看有无机会。江门一埠，商业大有可为，弟对于商业亦颇有阅历，但资本不易筹集，故未作此想耳。北平迁家回南，可免两头顾虑，惟此时困于经济，只可暂缓一步再说。林君灿余曾有草案送呈台阅，不悉有可采之处否，希核定后便中寄下，或将尊意示知一二，俾林君问及时可答覆之也。江君筱吕曾有书来，言福州一事，月薪百元，询弟愿就否？弟因东道主不知何许人，性情是否能投契，尚是疑问，且月薪亦觉甚微，业已婉却之矣。馀未细及，专此，敬颂台祺。弟霄

九顿首。阳历八月九日。

(七)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来函

援哥青鉴：

八月初旬曾有函寄港，嗣接键兄来信，已转寄北平，谅达尊览。修志事，已将采访条例印妥，于九月一日开始采访。大区以四个月为期，小区以二个月为期。惟经费不敷尚巨，上早期五例会，曾商议筹款办法。一募捐，一预约券。业交赵君立勋拟订，俟本星期五决定。谅或看将来筹款成绩如何，方能定期开编纂会也。日前接到新会旅沪同乡会卢景君私人来函，表示对于修志事极端赞成，愿尽义务，已嘱修志会将采访条例寄去矣。弟七月份之舆马费业已领到，惟我兄之薪水则未闻有开支消息，或俟编纂会成立然后与各分纂同时开支亦未可定。简君清吾已回里，谅与黄槐庭消弭意见。修志会事仍照常进行。许君约之现拟出一旬刊定名为《熊子塔》，求我兄题词数句以光篇幅，祈勿吝珠玉为荷。弟现时仍未谋得兼职，日间拟赴广州一行，与各老友会晤，看有无他种机会。《熊子塔》旬刊弟虽列名发起人，然仅能安置舍弟汝鸢一人而已。昨晤冯君敦伯，谈及北平会馆事，冯君言永光寺西街新馆前由伍叔宝先生经管，似闻其将房契交与长班保存。至于粉房琉璃街邑馆则不知房契在何人之手。惟闻外海尚有产业，年租约有二三百元，陈笃初先生经管时，曾将该项租金作为每年团拜酒席费云。似此则新馆房契可问长班，旧馆房契及外海产业可问笃初先生。弟以为若由北平同乡公函托陈少白先生一查，亦是一种办法也，请与各同乡商之。馀未细及。此请台安。弟霄九顿首。廿二年九月四日。

(八)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久未通信，想道履康和为慰。修志事在采访期间，访稿未来，故无可报告。近陆续已有来稿，上次十二月一日常会公推莫君北坪与弟两人先行审核，下星期起当有些少工作矣。简君清吾对弟言筹款已有把握，常会所定办法，一为先收购书预约金，一为募捐。前项业经通告各乡乡长进行，将来预约金必可收集多少。后项则捐册亦既印妥。最可喜者，冯平山之夫

人及其公子极称颂修志会总纂之得人，曾对人表示，如经费欠缺在一二万元以内，拟尽量捐至足额。俟下月采访期满，便可召集编纂会，请弟先将此消息报告我兄知之。惟各采访员恐多有不胜任者，将来或须另想补救办法耳。弟自返里至今，未能谋得兼职，经济问题已觉困难。十月份领到奥马费五十元，系江门阜民银号支票。内子因事未暇往兑，耽搁数日，而阜民忽然倒闭。虽修志会尚承认此数，然必俟阜民存款清理后始能补发，未免周转不灵。又因戒烟心急，服食丸药太多，以致大便不通，十一月初一日忽患腹痛，其势甚剧，洗肠后始见痊可。乃饮食不慎，余患未清，不数天而旧病复作，再受痛苦三日，越一星期然后全愈。医药费化去三十馀元，可谓屋漏更添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矣。本拟将黎马沙田产变卖，弟名下可得毫银千馀元，即汇大洋数百元将平中家人迁回，以免心悬两地。无奈商有成议，忽生波折，一时未能定妥。十一月份奥马费此数日内应可支取，而月来邑中银号纷纷闭歇，修志会存在宝其昌银号之款受此影响，诚恐速其歇业，不便提取，须稍为延迟始能发出。因种种窒碍之故，十一月份北平家用已不能汇寄，十二月份亦未有办法。远念平中儿女成群，饥寒交迫，心中异常焦急，无可奈何，仍乞我兄代筹大洋伍拾元，即烦嫂夫人就近袖交小妾金氏收用。请将此款作为女人经手之款，容俟弟将田产卖妥（现又有买主在磋商中），汇款到平由小妾手归还。至于弟从前所用去我兄之款，一时无力奉璧，谅兄亦不介意，只可铭诸五内，再候机会矣。弟南行时劳兄尽力照拂，本不愿再有请求，然情势至是，大违初意，但求知己格外原谅耳。幸修志会筹款已有眉目，屈指来年一月间，编纂会可以成立，我兄之薪金开支则弟亦可分润多少，以后应不至十分困难，此则差堪告慰者也。弟稍有一线之路，决不敢渎请，致扰清神，是以屡欲修函，惭而中止。今则卖田之事中途顿挫，暂觉无路可通，不得已再求通融一次，务祈俯允，实为厚幸。至于召集编纂会时，大驾或不暇回里，拟请致函修志会委弟代表召集各分纂共商进行，弟当负责办理一切也。何分纂蔚霞上月仙逝，现尚缺分纂一员，顺以奉闻，可否举弟担任，敬候卓裁。馀俟续报，专此，即颂台祺。弟霄九顿首。廿二年十二月五日。

(九)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岁月不居，转瞬又近清明矣。修志事仍在搁浅中，而弟亦无善状可告，是以久未通信。然每当风雨，辄念故人，想异地有同情也。去年会中各常委对弟言冯平山之后人拟捐资助成邑志，则筹款非无希望。惟各区采访员殊鲜成绩，现定一补救办法，由会中加聘采访专员四人，分赴各乡访查，顺将采访征例详为解说，庶收效自易等语，遂促弟勉任采访专员之一。弟见既有办法，自应见步行步，未敢辞劳。同时聘定者许君约之、何君翼云、李君泽云与弟共四人。何君因事未就。弟曾会同许、李两君往外海一次，又偕许君往篁庄一次，正拟续赴各乡稍效奔走之力，但各委筹款进行甚缓，约期赴港劝捐者数次均未成行，而会中存款至去年旧历腊底所馀无几。由弟介绍李君吉甫承受旧守府房地三间，会中得价四千馀元，始渡过年关，然预算亦仅能照现状支持一二月而已。似此情形，前途难望进步，而弟个人经济亦无法维持。昨弟到广州一行，拟与各老友先会晤一面，察看有无机会另谋生计。惟旅费有限，此行只可逗留一星期，迟日回乡，稍备资斧，当在广州住一二月再定行止也。平中家人前蒙嫂夫人借款援助，同深感激。弟因谋生之地未定，故迁家回南之议至今亦未实行，此中苦衷，惟知己能谅之耳。近接北平来信，闻小儿女多患病，甚为悬念。然相去数千里，财力又不足以济之，奈何奈何？昔陈君六逵尝谓谋生之路甚多，而弟则觉甚少，岂见仁见智之不同，抑个人能力之各异乎？将到穷途之时，窃自思维，仍以能力之说为是，故不敢豫逸，欲复入世途，至尽骡马之力为止。惟遍地荆棘，何处康庄，行至歧路，不免却步踌躇耳。我兄高瞻远瞩，决断力极强，且旁观者清，望有以教我。去年有友人拟荐弟往福州，弟因生平与福建无缘，且是时该处危机四伏，遂未前往。及后思之，幸免一场惊恐。盖深信运气不佳时，行止当益加审慎也。目下广东政局似将有些微更动，然弟个人观察，其结果亦换汤不换药而已。广西表面上政治甚有成绩，但其内容则民穷财尽，而当局者强使垂绝之民力，从新建设以壮观瞻，怨声渐闻于外矣。西南政客好为大言，而实力不足，近且垂首丧气，不复高声呐喊，其势将被挤至水滨，不俟他人驱逐，乘桴浮

海。现虽犹作负隅之势，已见其残棋一角，兴致阑珊矣。由此观之，南京军事当局着着顺利，似有统一全国之可能。此后春云渐展，或有新戏法出现也。尊意以为何如？日前粤省报章盛传杨君畅卿将为粤省长，弟早断其为神经过敏之说。惟畅卿政治上奋斗之毅力亦殊可钦佩，以粤省政治之黑暗，中央故乐意放任为将来换人之借口也。北方内当兵燹之余，民困已极，外有强邻之逼，应付为难，时势推移，前途殊难逆料。东北似有新兴景象，然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苟非矢尽援绝，谁愿追纵李陵者。此所以老骥伏枥，犹有雄心，而祖生着鞭，未知指向何处也。节近清明，连天阴雨，旅中午夜，益感寂寥，拉杂书此，聊当晤谈。倘晤惠农兄，请以此书转知，俾悉弟之近况及心理，是所至感。余俟续陈，专此，敬请台安。弟霄九顿首。廿三年三月卅一日。

惠农兄统此不另。

(一〇)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久未通讯，自觉疏懒。然公私之事均无成就，精神困顿，固难以言宣也。日前惊闻老伯母仙游，有谓我兄曾奔丧回籍者，屡欲致函奉唁，以未接讣音，恐或讹传，不敢鲁莽。及此次出省，询诸友好，均谓所闻相同。窃念我兄纯孝在心，鉴于世俗礼尚奢华，故以宁戚之义，力矫时弊，如是则亦不必以千篇一律之唁词来相慰问，惟有心印而已。修志会曾加派采访专员征求材料，而成绩极微。各常任委员屡言往港澳募捐，而往再数月，尚未成行。上月开会时，有人提议早日成立修纂会，嘱弟函询我兄于暑假期中能否回里。弟以款既未备，如何进行，何必徒劳往返，未敢劝驾。近已决定日期，想必有公函寄上。惟会中存款仅馀千元有奇，预计阖邑书院可拨来者亦只有三千九百元，此外则靠募捐，其数可得若干，非到手不能作为实有也。若开修纂会，每月需费九百馀元，恐不及半年，非中止则欠薪矣。此种办法，见步行步，无整个计画，弟颇不以为然。但筹款乃各委员之责，设或一到港澳，即集巨资，亦未尝不可进行。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窃谓我兄如有事回里，顺便到会城一行，成立修纂会自无问题，若专为此事南行，则尚非其时，似可函覆修志会，派弟代表出席，以免跋

涉，尊意以为何如？弟南旋时，蒙兄允将总纂月薪拨一部作为津贴，而转瞬一年，修纂会尚未成立，总分纂均无薪水开支，此则非兄所意料。盖弟之命运，尚应困穷也。本年春间，弟知修志事急难成功，故数月以来曾三往广州，另谋别事。而离乡日久，反觉人地生疏，至今仍无希望，且因此用去旅费不少。目下困处会城，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北平家人因数月无款汇寄，催索甚急，尚无有以应之。欲将不动产变卖多少，稍济一时之急，而市面金融涸竭，亦无买主光顾，奈何奈何！每念平中儿女嗷嗷，忧心如捣，不得已，惟有仰恳我兄就近接济，俾免饥饿。至前后借款若干，容俟日后设法筹还。又学校中职员，弟自问尚堪承当，如暑假后可以用人，乞为弟留一席位，请不必论等级高下，但有微薪足免饥寒，固胜于闲居坐以待毙也。邑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朋比为奸，而全省邑令考绩列为第一，则粤省之吏治可知。弟既不能同流合污，在政治上无可活动，其他各业非资本不办，弟除少数不动产外，无流动资本，此所以觉得谋生之路甚少也。书不尽言，诸惟爱照，专此，敬颂台祺不备。弟霄九顿首。廿三年七月十七日。

(一一)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往函

九哥大鉴：

十七日函敬悉。删日之会，垣不能到。总纂一席，实无暇兼顾。顷复会中诸公，仍恳另举贤能。恐信到迟，已由电达，想早收到。至经费一节，倘办理得人及能亲任事，数万金似不难募集。兄意以为何如？专复，并候台安。弟期陈垣谨上。八月四日。 送函知兄之所□辄阻，可为感叹。已遵属量为接济，但终非长久之计，赖兄一振乾纲耳。

[手稿]

(一二)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我兄台鉴：

顷在修志会晤分纂李君香阶，谈及香港西南中学校有陈、叶两生愿入辅仁大学肄业。陈生名国恩，南海人，高中三年级，叶生名大棉，鹤山人，高中毕业。两生皆李君之高足，品学均优，现拟北上投考，嘱弟函恳

我兄俯赐取录。弟以时间短促，恐逾学校试取新生之期，徒劳往返。李君又言，两生向学之志甚切，如赶不上考入新班，或能到校旁听，作为预备，或能在预科插班，亦所甚愿。弟本门外汉，未悉校中有此办法否，乞示覆应如何进行，以便转达李君告两生知之，是所至祷。专此，敬颂礼安。弟霄九顿首。廿三年八月十五日。

(一三)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往电

江门新会城龙胜里中宪第黄霄九兄：

试期已过。垣。江。

〔手稿〕

徐鸿宝^{〔1〕}

（一）约一九三三年，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承教为快。故宫所藏乾隆《新会志》，顷代查询，尚有一部留平未运，谨以奉闻。专此，敬请道安。徐鸿宝再拜。廿九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赐鉴：

手教敬悉，承假《陈确庵集》，兹特检奉，即乞察收。陆廷灿所著书名《南村随笔》，雍正刊本，顷检馆藏，此书已南迁矣。专此，敬请钧安。徐鸿宝肃上。十一月卅日。

〔1〕 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金华人。北京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主任。建国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汪兆镛^{〔1〕}

（一）一九三三年六月初七^{〔2〕}，来函

援庵仁兄左右：

日前枉临，畅谈为快。拟奉约一叙，属五儿转达，以行旌伊迹，未暇，歉甚怅甚。承贻乐说和尚书幅、雷峰高弟妙墨，至谢。王巨潜未知其人，疑是绍武遗臣，能见示否？张梦奇画，真迹无疑，藉饱眼福，已交五儿珍缴收入。施愚山家书卷命为跋尾，不敢辞，但愧不文，附缴幸指正。另东塾先生书扇面一件，重刊先曾祖史亿一卷，谨尘文几。先叔《随山馆诗词》前经五儿奉赠。管见海内百年来诗家不能不推及先叔，而侯官陈石遗《近代诗抄》、顺德何翔高《岭南诗存》均未及之。只晚晴簃刻十馀首，系鄙人交易君实甫汇辑，兹再送呈一部。如有名流选诗，祈随时转交。内举不避亲，当亦大雅所不责也。杨止庠郡守前年过杭州，晤吴絅斋同年（昔梁节庵屡称及，闻于絅斋者又加详焉），屡称道之，惜未得一晤。顷见题愚山家书卷极佩。附上东塾先生诗一卷，祈转赠，并代致拳拳。手泐陈谢，即颂行安，不尽欲言。弟兆镛顿首。癸酉六月初七日。

再者，先十二世祖青湖府君讳应轸，《明史》有传。文集十四卷，《明

〔1〕 汪兆镛（1861—1939）：字憬吾，广东番禺人。陈澧弟子，著有《晋会要》、《碑传集三编》等。援庵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家书中说：“知憬老去世，至为感怆。卅年前，憬老见予所写作小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今往矣，天南知己又少一个矣，为之凄然者终日也。”为挽联曰：“节拟西山，学传东塾。词刊雨屋，诗著晴簃。”“雨屋”指汪著《雨屋深灯词集》。“晴簃”指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例不录生人诗，但采汪作《泐溪岩》一首。

〔2〕 来函均用旧历。

史·艺文志》、四库均著录。原刻本（嘉靖间刻）久佚，去年莫天一兄购得，举以见归，感极。惟书迹无存，如厂肆遇有扇面真迹，务乞代购，无论价若干，示知寄缴。或冥漠相感，可旦暮遇之也。至祷至祷。

（二）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仁兄左右：

日前文从南归，幸获晤谈，匆匆未及答候为歉。施愚山家书卷承属跋尾，送缴，亮登青寮。捐助陈庆笙^{〔1〕}文集刻资拾元已转交，兹将收条附上。简竹老^{〔2〕}知贵邑修志，嘱将所撰庆笙墓志及所著书目并庆笙父仁泉孝廉家传、庆笙女弟墓碣一并寄呈，祈察人转寄贵邑志局分别采纂，以不没其人，同深感祷（庆笙墓志三件，一赠文几，一送志局，一请就近交孔熙伯昭焱）。李劲庵君为文诚公之孙，孔曼部郎长子，聪颖幼学，暑假将满北返，手此布达。即颂讲祺。弟兆镛顿首。六月廿二日。

（三）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仁兄左右：

日前接到新历十一月十六日复书并另包抄件一册共十七叶，均拜收，感荷感荷。丁伯厚平日不自表暴，世仅知其善应奉文字，不知其工俚体文及诗也。庆笙尺牍，足见其生平志行，未可湮没。原集为简竹老手编，又未宜麝人。现集已刊刻过半，俟续刻补遗，当与简门弟子商之。惟文君^{〔3〕}熟人，惜其无行，不欲庆生集中见其名，或标题《与友人书》何如？刻资足否，亦俟商定再行函告。《东塾类稿》，昔年见之，随作随刻随删，未为定本。廖泽群诸人编刻东塾集时亦多掇拾于类稿中者。弟近于东塾集外搜辑遗文，抄录成帙（可作二卷），屡劝泽群之长子伯鲁（名景曾，现管广东省立图书馆事）重刻东塾集，并以拙辑者附于后为补遗，尚未有定议。盖丁卯之乱，东塾故宅及所刻诸书版片悉付一炬。江浙友人屡托购《东塾集》

〔1〕 陈庆笙：陈树镛。

〔2〕 简竹老：简朝亮。

〔3〕 文君：文廷式。

而不可得，图书馆印行广雅书局所刻书，储资即可为刻《东塾集》之费，不患无款，而迟迟未果，世事可叹如此。承录寄东塾遗诗三篇，感谢之至。另有友人亦云，尚有题石宝田画册一诗，俟交到一并刻入续补遗中。前日有小恙，故裁复稍迟（字亦多脱误，精力衰茶，愧甚）。录寄东塾遗文有关于年谱者，已命六儿先行函覆不赘。另寄东官尹守衡撰《明史窃》一部，想已收到。此书湮沉已久，其中多可为张廷玉等撰《明史》拾遗匡谬也。莘伯先兄之丧，弟为圻铭，并于家谱中略缀数言。所著诗文，于敝邑续志艺文补遗内仅著录惺默斋，苦心可哀，君当知我耳。专复并谢，即候起居不一。弟兆鏞顿首。旧历十月十七日。六儿宗衍随叩。

（四）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仁兄左右：

前晤李孔曼兄，谈及乃郎挺龢^{〔1〕}家书，述及属查伍叔葆^{〔2〕}同年生平事实。当询其家有无撰具行状，只交到哀启一纸，甚简略。复检取其案头日记，确有端绪，掇拾成篇，附上祈察阅，付志局加以润色，编入人物中。不另誊清者，以昭征实也。志局定稿后，乞命抄胥录出寄下，以便付其后人奔存。叔葆往还甚稔，而叙述只此，良愧故人矣。庆笙文集昨由简岸门人交阅刻本，知剞劂毕工，甚□。原稿疏行大字共四册，续加入六书问答数十叶，以为卷帙哀然，乃今刻本每半叶十一行，行廿四字，共只一本耳。当将寄示与梁星海书廿馀通，择其有关于性行风义、学术渊源者，录付刻入补遗，加跋尾数行，记述君所录寄。大抵秋间可全书告竣。贵邑志艺文内著录《庆笙文集》，可加补遗一卷也。孔熹伯兄（昭焱）盼望甚殷，晤时并希转致之。贵邑志是否限断至宣统三年，番、东、顺、香、增、花、英、阳（阳江）等续志皆然。□光间曾勉士、黄香石纂志，寓贤寥寥。国初顺德何不偕（绛）与其兄衡及梁器甫、陈独漉、陶苦子称北田五子，复与独漉渡铜鼓洋访明季遗臣于海外，又逾岭涉湘，欲赴滇，道梗不果。诗疏朴古澹，眷眷故国，雅近柴桑，寓冈州最久，似不可听其湮

〔1〕 挺龢：李棧。

〔2〕 伍叔葆：伍铨萃。

没。又言良钰为贵邑令（道光中），有政声，辑有《续冈州遗稿》，表章邑人。甘白石（天宠）、黄舟山（其勤，黎二樵拔贡同年），似亦可补入宦绩，何如？弟老病，读书一无精进，浮沉自愧如何。专此，敬承起居。弟兆镛顿首。甲戌三月十七日。

（五）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来函

前函写就，六儿宗衍言晤莫天一，知有太夫人之丧。正拟探询致赙吊唁，而奉到寄衍儿函，已料理丧事毕，北还。道远未及走慰孝思，罪甚歉甚。旅中惟随时节哀自摄为祷。匆匆未易笺素，尤惶悚惶悚。馀详前函不赘矣。援庵道兄素鉴。兆镛又顿首。三月廿一日。

（六）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来函

援庵仁兄左右：

弟三月晦日在舍偶尔失足跌地，致伤面部、齿部及两肩，肩伤尤重，两手不能举动。疗治半年有馀，近旬始可稍亲笔砚。老病不死，徒自苦耳。《庆筮文集》久经刻成，因简竹老逝后，原派捐册有题捐而延不交款者，竟复有收册而不认捐者，以致无刷印之资。弟处募册一律清交，然尚未克多印。兹由任、陈两君嘱先寄呈两部，俟续印再行补寄。书另包付邮，递到望示复为祷。前寄上伍叔葆同年事略稿，如贵邑志局传稿已定，祈录示。如尚未定稿，请嘱志局将拙拟事略抄录寄下，叔葆之子伯新向索而弟处无存稿也。腕疼尚未复元，不及多云。即颂纂安。弟兆镛顿首。甲戌十一月初三日。

孔熙伯处应送《陈庆筮集》，已交陶质生转寄，晤希转致。

汪希文^[1]

(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学者赐鉴：

国事日急，吾兄负国人重望，今膺国难会议会员之选，吾国有赖矣。何日首途，至盼示知，俾得渡江迎接。弟在财部服务，夜后归宿于游府西街东方饭店，兄若南来，必须握手一谈为慰也。匆匆草此，敬颂道安。弟汪希文敬启。一，廿三泐于南京。

上年兄言收得先伯、家严致梁节庵手札一束，能携来一阅，至所感祷。兄若不果来，亦祈示我一音。

(二)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来函

援庵学长赐鉴：

去年奉到赐寄《元典章校补释例》一册、《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册，寄到广州时，弟已返南京，尚未函谢，殊觉惭愧。我公著述日宏，曷胜钦佩。弟上年大病三次，气血甚亏，人未老而身已老，精神尤差，必须经过长期休养方可也。正缮至此，奉到二月廿八日手谕，敬悉一切。杨君处三年前弟曾致她一函，由公转致者，该函不过普通问讯，并无所表示。她曾覆弟数言，嗣后屡次寄函，均未得覆。年来弟已与之断绝通信矣。诸承留意，至所感谢。但弟久病之身，关于续弦之事，现在谈不到了。匆匆奉覆，敬请著安。弟汪希文敬泐。三月九日。

[1] 汪希文(1890—1960)：汪兆镛第五子。与援庵同为广州光华医学校第一期(一九一〇年)毕业生。

精神甚短，不及多叙为愧。迟日寄上《番禺县续志》十六册，到请察收。

(三)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学长吾师如握：

别后想已平安抵京。在港赐覆手示已奉到矣。《聚珍丛书》迭经催促钉装，乃延至旧历九月十二日始送来，当经即日送呈令弟点收。该书价一百六十四元及挑工一元二角，均经令弟支付清讫矣（令弟覆函附阅）。惟书籍册数太多，寄京殊费事耳。馀容续布。专此，敬问起居。弟希文谨启。旧历九月十三日。

日前再晤伍葆老^{〔1〕}，尚谈及左右。知己返京，亦以未及一叙为恨。如有赠伊书籍之类，敝处尽可转付也。又及。

(四)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学长赐鉴：

昨奉手示，敬悉一切。舍弟名宗衍，字孝博，寓广州市豪贤路五十四号。关于陈东塾年谱资料，乞径寄舍弟手收为祷。弟返宁后，依然如故，无善可述。惟儿女辈之游学于京沪者，均醉心于共产学说。值此外忧内患，纷至沓来，以弟多病之躯，不知死于何处也。噫！匆匆奉复。敬候起居。弟汪希文顿首。十一，十六。

(五)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来函

援庵学者大鉴：

去岁在粤曾呈上扇面，请赐墨宝，日久未奉掷下，兹再寄呈，务祈大笔一挥为祷。弟病已逐渐告痊，值此寒冬，又起续弦之想，未知杨思齐女士现在何处？其舅父尚在京否？尊处能否再为一探？至所盼祷。闽浙已发生战事（外患未了，内战复生，中国其将不国矣，曷胜浩叹）。专托敬请大安。弟汪希文顿首。廿三年元旦。

〔1〕 伍葆老：伍铨萃。

(六)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公学长赐鉴：

在粤分袂，不觉一易寒暑矣。思维雅范，何日忘之，不胜渴想之至。日前阅报载北平日本公使馆拟组织“华人观光团”，欢迎中国各界人士往日本游览，每人由日使馆补助四百元等语。弟久有东游之意，甚不愿放此机会。日人对我中国内情考察无微不至，而我国人对于日本国情懵然不知（其实糊涂者连本国情形亦不了了）。故弟此次决意东行，拟请吾兄托人代为一查，是否确有此事？有若干人参加？即请吾兄代为报名，至所拜祷。弟今日离宁赴沪，廿三日乘邮船归粤一行，吾兄代查情形如何，即乞赐覆，径寄广州豪贤路五十四号弟收便妥。弟返粤后恭候复音，方能定夺何日归宁沪也。重托重托，没齿不忘。专此，敬请大安。弟汪希文顿首。五月廿一日。

求书纨扇，尚祈暇时赐笔一挥，俾资永宝，先谢先谢。大府住址已忘记，便中请示知。

汪希文年四十五岁，现充财政部秘书，广东番禺人（如需填略历，大致如此。此外请酌量代填。如何填写，仍请示知，以便接头，至恳至恳）。

(七)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来函

援庵学长赐鉴：

日前由南京转来手示，敬悉一切。正拟拜覆，顷又奉颁到汪容甫、陈庆笙书札手卷一轴，感谢不可名状。当即呈家君一阅。对公雅惠，深表佩谢之忱。弟日间即偕内子北上，二十日在沪结婚。中年人为此儿戏之事，自觉非份，惭悚交集。辱承厚赐，感不去心。自当珍藏，遗之子孙，永志雅谊也。专此，敬鸣谢忱，敬请大安。弟汪希文顿首。十二，七。

(八) 来 函

援庵学长如握：

奉五月廿九日手示，敬悉一切。查《南海县志》纂修于道光年间，迄宣统初元，邑绅桂南屏太史等曾集合同志，续行修纂。当时延揽人才，颇

不得力，所修殊不见佳，后来曾否刊行，尚未查悉。奉示欲阅最近《南志》，当即遍觅之，市上均无宣统初元所修者。觅之数日，始觅得道光年所修者，姑先行寄呈，请察收，改日再当访之桂太史，如宣统初元所修者已有刊行，再当设法搜罗，续行寄呈便是。迟延至今日乃奉覆，实难辞咎，尚祈原谅。狱中布道，京师已行之多年，至为欣慰。算来此事行于吾国，当属创始于兄，而行于吾粤，亦属发起于弟也。呵呵！京中有新民辅成会，粤中亦有出狱人保护会，开办于民国四年，宗旨与辅成会正同也。馀容续布，敬候起居。尊夫人均此问候。弟汪希文顿首。六月廿日。内子率儿女随叩。

汪宗衍^{〔1〕}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往函

孝博六哥青及：

前承钞示戴子高致东塾书，极感。昨有上老伯^{〔2〕}一函并东塾年谱资料，想已入览，但未必能出兄所搜集范围，甚以无补高深为愧。兹有恳者，敝藏莘伯^{〔3〕}先生致节广^{〔4〕}书札颇多，大抵有月日无年，能将莘伯先生行状或生平纵迹大略见示，至所感盼。又莘伯著述除《茱楚轩诗集》希文兄曾惠寄一部外，尚有何种，并乞开示。顷检敝篋又有东塾赠倪云渠诗扇一帧，已残，有注无题，中有“名园复来，云渠因事未至”语，不知何园雅集也，谨录呈。老伯乞代致意。即颂撰安！弟垣谨上。十一月廿日。

〔1〕 汪宗衍（1908—1993）：字孝博，汪兆镛第六子。援庵致汪宗衍先生函九十七通，除个别注明者外，均录自汪编《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于今书屋刊本）及汪先生寄赠的原函影印件。汪宗衍先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所作《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后记中云：“一九三三年夏，援老回粤，时衍方增订旧作陈东塾先生年谱，持以就正，语及新收东塾复戴子高书墨迹，适衍自陈氏后人假得子高与东塾书原本，出以相视，援老大喜，欲为双璧之合而未果，乃将戴书抄寄，遂有《戴子高遗文与年岁》之作。自是四十年来书简往还不辍。愧余学殖荒落，疑莫能释，或访求书册，久而未获，时时邮函叩询，靡不指示周详，稀见之本，亦悉力为衍搜求抄影，近二十年来，犹源源以东塾资料远寄，其为人服务，诚如援老表字之称也。衍稚性难驯，偶有商榷，援老亦欣然接纳，且于增订本中齿及，尤足令人愧。”

〔2〕 老伯：指汪兆镛。

〔3〕 莘伯：汪兆铨，兆镛之从兄。

〔4〕 节广：梁鼎芬。

(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奉与家父书并抄件一帙，敬悉种切。衍编东塾^{〔1〕}先生年谱，属草数年，尚未写定。昔岁友人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曾以付印，其中颇多错误，今已增订过半。今夏从者返粤，匆匆未暇清稿，遂以初稿印本奉呈，无任惶悚，实不足大雅一晒也。承示东塾遗文二首，与谭叔裕书三首，点读《陈书》、《通典》年月及《等韵通序》、《郑氏遗书序》、《邹特夫地图序》末署年月，均极为重要，曷胜感佩。惟体例应如何更改，尚望不吝指导，至为盼祷。《东塾类稿》衍仅见一残本，来书所列考正胡氏禹贡图序（此文极重要）末署道光丁未一首、读说卦传一首、论语说二首、子张问十世一首、六书说三首、读墨子一首、焦山南仲鼎铭跋一首，残本《类稿》仅有论语说一首、六书说二一首，兹别纸录呈察阅，倘有异同，统希飭人代抄（《类稿》目录亦请抄示）。需费若干，务乞示知为幸。惟抄写颇费时日，倘将原书寄下尤盼，俟用毕当即寄还也。此间新印东莞尹守衡撰《明史窃》，谨寄呈一部（共十八册，分二包寄），祈晒存为荷。前呈折箠，求赐书大作，望速藻。琐读至谢，馀不一一。敬颂著安。汪宗衍敬上。十一月廿八日。

家父命笔奉候，嘱先代覆。关于补刻庆筮丈书札各事，迟日另行函商。

(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日前奉上一函，随寄《明史窃》十八册、《惺默斋诗》一册，度登记室。顷奉十一月二十日手书，并抄东塾赠倪云渠诗，均拜悉。承询先伯生平纵迹大略，谨将敝族谱及家父所为圻铭录呈，乞察阅。《惺默斋文集》、《词集》，未知希文家兄曾奉呈否，祈示及。东塾书扇多写他人诗，自写诗扇不易得，可宝也。承抄示，至感至谢，当即补入遗诗中。专复，敬颂著

〔1〕 东塾：陈澧。

安。宗衍敬呈。十一月卅日。

(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往函

孝博六兄文几：

月杪两函并莘伯先生小传均拜悉，因欲俟《明史窃》、《惺默斋诗》收到后并谢，故裁答稍迟，乞谅。昨日二书与老伯旧历十月十七日手谕同时收到，二书纸包已碎，幸有挂号，邮局尚加意保全。倘封面地址一失，则无从投递矣！谨谢谨谢。《惺默斋文集》及《词集》，希文兄未尝寄我，亟欲一读，能各检赐一部尤感。《东塾类稿》此间曾见过两部，目录及属钞各篇，已于前日寄上，想已入览。其告示碑阴记及林跋系得自另一本。前属书扇，自揣书劣，故交卷迟迟，稍暇当勉应命。老伯手谕，不欲庆笙集见道希^{〔1〕}之名，尺牍中有涉及道希者，略去何如？孟劬^{〔2〕}先生昨日托人询问老伯住址，盖欲直接通讯也。专复，并颂撰安！陈垣谨上。十二月十五日。

老伯前乞叱名道候。

(五)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日前奉到抄示东塾遗文一帙，正欲复谢，适奉十五日手教，敬悉《明史窃》一书，家人包扎草率，几致遗失，重劳雅注，至罪至罪。先伯《惺默斋文集》、《词集》合装一册，另包挂号邮呈（近日邮局对于敝处邮件时加检查、重封，故稽时日，真可恶也），希察入。顷于旧纸堆中检得《东塾类稿》数篇，皆尊藏本所已有，惟邹特夫地图序、郑氏全书序、长子宗谊墓碣铭三篇，板心是《钟山集》字样。大约《钟山集》是咸丰末年以后随作随刻之文，《类稿》是以前之文，后改名《钟山集》也。前承抄示梁星海与陈庆笙手札中亦有“交来《钟山集》”字样，似《钟山集》必不止此三篇，不知尊处藏本《东塾类稿》尚有板心署《钟山集》之文否？琐读清

〔1〕 道希：文廷式。

〔2〕 孟劬：张尔田。

神，感何可言。近日新著刊行者，望赐读为盼。即颂著安。宗衍敬上。十二月廿五日。

(六)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日前奉赐寄于文襄手札景本一册，谨谢。大作跋文考订精密，至佩。曾于北平《晨报》附刊拜诵，今得全书读之，尤欣感也。闻近人刘盼遂有王念孙年谱之作，不知在何处出版？衍近日购得清初粤人吴韦（与屈、陈、梁同时）画梅花卷，有张埏、卢文弨题识（题跋上款是恭甫，不知何许人，似非陈寿祺也），钱载、王念孙题诗。王氏遗诗，衍仅见缪荃孙重刻丁亥（时二十四岁）诗钞一卷（王诗是五古），此诗当是通籍后作，欲得年谱一考之。罗氏刻高邮王氏遗书亦无载此诗也。王氏遗墨顷始得见。读近人作刘端临年谱，知先生收藏清代经师手札甚富，王札亦有数通，曷胜钦羨，不知曾有摄影否？能以影本赐示，尤盼祷也。专此，敬颂著安。汪宗衍敬呈。一月七日。

《惺默斋文词》一册，想已收到。

(七)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往函

孝博仁兄撰席：

廿五日手教并《惺默斋集》一册敬拜谢。承询敝藏《东塾类稿》板心并无“钟山集”字样，惟《太上感应篇序》有二篇，文同而并非一板，可知当时所刻不止一次矣！谨复，即颂撰安。弟垣启。一月十日。

(八)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往函

孝博六兄足下：

久未通候，精进奚似。王题梅卷诗已考出年月否？一月间曾寄上石臞父子年谱，想已察及。敝藏王氏父子墨迹无多，除《广雅疏证》手稿前数卷二百九十馀页外，有石臞中年书札数通，晚年伯申代作信稿、文稿数通而已。近见有梁节庵光绪十二年刻《东塾集》八卷，有文数篇为六卷本所无，想尊处必已见及矣。专此，老伯尊前乞代请安。弟陈垣谨上。三月

十日。

垣酷爱莘伯先生字。莘伯手写诗词，敝处有纪游一首、和郭葆生一首、某人一首、《浣溪纱》、《菩萨蛮》各一首，为前赐《惺默斋集》所未收，是有意刊落否？又及。

(九)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右：

前承赐寄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一册，谨收，谢谢。久未拜复为歉。昨奉手教，欣悉一切。王题梅卷诗未能考出年分，兹将原题诗跋录呈察阅，倘于著述馀暇，赐以考证，尤所感盼。承示梁节庵光绪十二年刻《东塾集》八卷本（此书是否在厂市？索价若干？）有文数篇为六卷本所无，未知是何题目，乞查示。如敝处无抄存（衍在陈家录得遗文不少），当奉托抄录。衍仅见六卷本，并附刻《申范》一卷耳。大约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故别刊一本欤？《惺默斋集》为先伯手自删定，承示诗词五首，或是散佚。其生平对于诗词文稿颇不自收拾。纪游一首敝处亦有之，是纪游天山草堂归舟触石事。节庵好为友朋取别号，“乐人”二字系节庵所取，先伯有一小印也。近日整理东塾年谱，略有端绪，拟付油印，再当奉呈海正。东塾遗诗续得数首，已刊成，现修板印刷矣（印成当奉寄）。馀容续布，敬颂著安。宗衍谨上。三月十八日。

家君命笔奉候。另致张孟劬先生一函，请便中转交为荷。

(一〇)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上月奉手教，承示《东塾集》八卷本，有文数篇为六卷本所无，当即快递一函奉复，请将所无数篇文题见示。久未见复，岂为洪乔所误耶？昨交邮局上拙作《东塾年谱》稿一册，敬祈海正，俾得写为定本，曷胜感盼。此次匆匆写印，聊作一小结束，并就正于同人。适偶染小恙，无暇校对，以致错漏百出，无可如何。又东塾遗诗十二叶，夹于年谱内，现又补上二叶，祈查收，分别抽换补入原书内为荷。前寄上王石臞题梅卷诗，未

知可考证否？粤中连日奇寒，为数年所无。现稍放晴，又潮湿异常，殊可厌也。匆匆不敬，即颂撰安。宗衍谨上。四月廿日。

(一一)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往函

孝博六兄矜鉴：

前月因奔本生母周太夫人之丧，曾匆匆回粤，北旋复奉手教，敬悉一切。孟劬先生函并即转去。梁刻《东塾集》叙目钞呈，乞察阅。此据节庵家藏初刻红印校本，非见之厂肆也。谨复，并颂文祉。老伯尊前乞叱名请安。弟陈期垣顿首。四月廿五日。

(一二)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往函

孝博先生撰席：

前日匆匆奉复一札后即接到油印本《东塾年谱》。搜辑之勤，至可钦佩。即日又奉到廿日手教，敬聆一是。东塾遗诗散叶亦拜领。年谱同治五、六、七、八年及十一年，光绪元年、五、六年各条下之“新会陈氏藏”等字幸抹去，因《通典》值昂，尚非吾有，谭氏诸札仍藏其家，不敢掠美也。石疆题梅卷未见有别证。东塾友人号小溪者，是何许人，便幸见示。专复，并候撰安，弟期陈垣谨上。四月廿八日。

(一三) 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昨奉四月廿五日手教，始悉伯母大人前月在会仙逝，为之骇悼。道远未克致奠，歉歉。文从过省，不获把晤，怅怅。承示梁刻《东塾集》序目（未见廖刻），欣喜无量。检敝篋仅抄存《同律度量衡解》一篇（此篇有东塾手书“删去”，廖刻不载，良有以也），其余均未见，祈便中觅人代抄，抄资务望见示，勿客气。屡扰，于心不安，恐他时托抄之件尚多也。梁序与《庆筌文集》载《东塾集序》略同，盖庆筌代作。梁诗注中亦曾说及八卷本为庆筌卒后（光绪十四年卒）始刊成，流传如此之少，不解何故也？衍昔年在庆筌家中见有《东塾集》抄本（不全），标题下或文末均署有年月，不知梁刻本有无删去。倘有之，为拙作之绝好资料也。《庆筌文集》已刊成，

现续刻，尊处所藏与梁手札，年底可出版矣。专此，敬颂礼祺。弟汪宗衍敬呈。五月三日。

(一四)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足下：

手示敬悉。东塾遗文十篇即抄呈，颇有讹字，均照原刻，未校，希察核。文末有年月为廖刻所无者，只有格术补序，前函似已录上。兹有恳者，嘉庆间徐星伯松在《永乐大典》辑出《宋会要》数百卷，其稿后归刘翰怡^{〔1〕}，经刘倩人改编。今原稿及刘稿已由北平图书馆借到，拟付割删。惟刘稿舛误殊甚，徐稿亦经割裂，无法付印。今欲回复徐稿之旧亦不可得。去夏闻粤中温氏有《宋会要》钞稿，未知此书见存何处，能借校不？（校其割裂痕迹，欲复徐氏之旧，非逐字校对也。）抑或由馆遣人就校，或另有其他方便之法，请吾兄细为调查示复。成兹美举，亦艺林佳话也。专此奉恳。老伯前并乞致候。弟期陈垣顿首。五月十三日。

(一五)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两奉手教敬悉。东塾遗文十篇收到，谢谢。顺德温氏藏书，大半是南海曾勉士（钊）旧物，十八九年间全部寄省托潘君寿樾代售，索价三万元左右。而书籍残损，尚未出售，仍存潘君许。当时家父曾为介绍于张菊生^{〔2〕}年丈，嘱东方图书馆买之，其书目曾存舍甚久。惟菊丈拟选购十二种（记忆所及者，一部是张氏旧藏书，一部是黄泰泉《广东通志》），遂未议成。书目中有无《宋会要》抄本已忘记。衍本拟即商之潘君，适家父于前周在舍误踢地毯跌于地上，两手重伤，连及背部，当时极为危险。即夜又复大雨，舍下水深逾尺（附近马路水深三尺，可以行舟，幸豪贤路面略浸而已），一切书物被浸不少，至今尚未及整理。幸家父身体素强，未有中风，现已旬日，尚无变化，右手亦略能移动，左手则仍甚痛楚，未能下床。衍

〔1〕 刘翰怡：刘承幹。

〔2〕 张菊生：张元济。

侍疾时心绪不宁，未能如愿，至歉。现已托廖君伯鲁（廖廷相之子，现充省立图书馆馆长）即日面晤潘君，妥商一切，俟得复后，即行奉闻。惟廖君谓温氏书目昔曾寓目，似无此巨大抄本书籍云云，不知确否也。前承询东塾朋辈字小溪其人，有伍延鑿字少溪，号梅广，番禺河南乡人，许青皋（玉彬）之弟子。许氏没，伍刻其遗集，曾乞东塾为许作墓碣（见《东塾集》）及遗集序文（《东塾集》不载，衍有录本）。伍之生平，见家父所撰《岭南画征略》中，未知即其人否？又昔年客上海，晤王雪澂丈，谈及《宋会要》辑本，谓此书本由广雅书局付刻，适遇辛亥之役，遂携之至沪，现嘱翰怡刻之云云。不意翰怡倩人割裂原书，殊为可惜。若不整理，则不必多此手续也。匆上不尽，即颂著安。弟宗衍顿首。五月廿一。

（一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往函

顷复令兄书，将发，奉快函，知老伯跌伤，想已痊愈，为此驰候。《宋会要》事，有消息幸再告。此上孝博六兄足下。弟期陈垣顿首。五月廿七日。

（一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久未通候，想撰著日富为颂。前接希文兄函示吉期，即得一联，所用故事惟兄知之最悉。敝藏有陈庆筮与梁星海论昏礼书，去年曾钞寄老伯刻入《庆筮文集补遗》，兄所知也。敝藏又有汪容甫致刘端临书，刘文兴撰端临年谱曾引之，亦兄所知也。敝藏尚有容甫续昏时致大宾刘仿魏启，为年谱所未载。仿魏，端临父也。垣即用此二札成一联云：“敢效庆筮谈古礼，喜闻容甫续昏书。”颇觉贴切，已将二札合装一卷，欲以为赠。未识结婚地点在何处，去信南京未得复，希文兄是否已返粤，乞示知。老伯前并乞叱名请安为幸。此颂台祉。弟期陈垣谨上。十一月十八日。

（一八）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奉到容甫、庆筮手札合卷，当即奉复，计已达览。前日希文家兄自

港返省一行，已将该卷转致矣。闻大著《溢法考释》已付印，未知出版否？祈赐惠一部为盼。专此，敬颂著安。弟汪宗衍敬上。十二月八日。

(一九)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奉赐寄大著《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二册，佩谢佩谢。向读高邮王氏遗书罗叔言序，知王石渠撰有段若膺墓志铭而未见其文，承示王氏原稿景本，曷胜快慰。闻尊藏清代学者手稿极富，尚望陆续印行，供诸同好也。专此布谢，敬颂著安。汪宗衍谨上。十二月十六日。

家大人寄呈陈庆笙文集二部想已收到。

(二〇)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连接两函敬悉。承询《溢法考释》，传自何人，弟实无此著述。本月三日、六日先后寄呈新刻《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各一部，是否指此？此系旧作，因排印者散完，遂以祸枣，殊无足观，勿吝指示也。《校例》中夹有段懋堂墓志一纸，系王怀祖手稿。罗叔蕴据道光《苏州府志》知有其文，求之廿年未获，弟以无意得之，传抄者多，故付影印。（南中诸友有愿得者即可寄呈。）又君家龙庄先生著作，《书目答问》曾采入六种，而著述家姓名略中竟略其姓名，是可异也。弟求龙庄墨迹亦十馀年，夏间得其晚年致汤敦甫长札数通，亦快事也。粤中有所获，便幸告我。专复，即颂著安。弟期陈垣谨上。十二月廿四日。

(二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月前奉到大著二种，当即复谢，度达记室。承赐希文家兄之容甫续昏致大宾启，大跋考定容甫续昏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衍检其子喜孙作年谱，未载续昏之年，不悉见于何书？祈详示，俾开茅塞为叩。专此，敬颂撰安并贺年禧。汪宗衍谨上。十二，卅。

(二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侍史：

承询容甫续昏，当在乾隆卅九年甲午，前跋误也，应更正。此事孟慈撰容甫年谱不载，汪氏母行记亦不载，惟致大宾启尚有附启一通，今藏江安傅氏^{〔1〕}，可以证明。启云：

中于二月初三日由浙江水路北归，因竹君先生有书交中投宁绍台道冯公，中于杭州往拜，约计二月下旬抵家，三月初五前即可上谒左右。

竹君罢安徽学政在癸巳冬，容甫持竹君书由徽州取道杭州赴甬，谒冯当在甲午春，故此知容甫续昏亦在甲午也。使孟慈见吾跋，必须作正误。然孟慈之误亦自不少，其作五松园文稿正误云姚终礼部郎中，姚姬传实终刑部郎中，此犹可云述他人语也。又云佯狂骂坐句为先君辛卯暮雨诗结句，今遗诗暮雨诗实无此句。又云辛卯先君年二十七，据年谱当年二十八。一篇之中误已如此，安得有人为正误耶？尊见苟有异同，幸勿吝赐示，往复商量益加邃密也。去腊廿四日奉复一缄，已察及否？专此，并问动定不一。弟期陈垣谨上。一月十二日。

傅藏附启行书，比正启楷书，尤觉妩媚，恨不能令君一见也。

(二三)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奉十二月廿四日手教敬悉。曾寄一函，乞示大跋所考容甫续昏之年见于何书，未知收到否？龙庄所著诸书，实启引得之先路，且有同宗、同乡、同业（寒家先世多就幕为业）之谊，衍亦欲求其遗墨而不可得。承示新得其晚年长札数通，可喜可羨。粤中多尚画幅，对于学人手迹颇不重视，然骨董肆亦不易见也。近日所得薛剑公为屈翁山画独石直幅及钱竹汀先生自书诗册十二叶而已。薛画有关文献，家大人作长歌一篇，附呈察阅。王石臞作段懋堂墓志手稿景本，有欲得之者，祈赐寄七八纸为荷。专

〔1〕 江安傅氏：傅增湘。

此，敬颂著安。宗衍谨上。元月十八。

(二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奉一月十二夕手教敬悉。承示考正容甫续昏在乾隆甲午，与订正孟慈《五松园文稿正误》三事，佩服佩服。年谱亦载甲午客宝应，同刘台拱、朱彬校《大戴礼记》，殆即就昏宝应时也。至正误引暮雨诗而年谱作细雨诗，虽一本如此然亦不相照应矣。洪稚存《卷施阁诗集》甲寅岁莫怀章实斋诗（胡氏作章氏年谱订本未载此诗），有“竟欲持刀抵舌锋”句，自注云：“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年谱于乾隆五十一年云“时袁枚、章学诚、张埏并以诗文名，先君辩论无所让。”然以章与袁、张比固不类，至汪、章议论不合，尝以两人年谱、踪迹推之，似是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至甲午间事，在朱筠、冯廷丞幕中。因傅氏藏容甫札有持朱札谒冯事，故附及之（朱与冯书见年谱及汪氏学行记。年谱谓甲午五月往宁波，未几归。当即指谒冯事。据手札应在甲午二月间也）。尚望勿吝指正为盼。潘氏《滂喜斋藏书记》元刻《释疑韵宝》昌字注云：“德昌旧讳，明昌、阜昌、盛昌暗讳……。”所谓暗讳，是否即大著所言宋辽金互讳？何以于昌字注某昌讳耶？蓄疑莫决，求示知。烦读清神，曷胜惶悚。专此，敬颂著安。弟汪宗衍敬上。一月廿三。

(二五)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

前接十八日函并老伯近作拜读。竹汀自书诗册有上款否？段志续寄上八份，已收到否？顷接廿三日函，关于更正容甫续昏年份事，前跋匆匆据朱彬《游道堂集》平家庄石阙记后题“忆岁壬辰，大兴朱学士筠罢安徽学政归”，以为朱罢学政在壬辰，则汪谒冯当在癸巳。谒冯在癸巳，则续娶当在癸巳。有傅藏附启为证，而未计及朱之罢学政实在癸巳，则谒冯当在甲午也。有兄一问，得即更正，幸甚。傅藏附启已借影出，付上一份。承询元刻《释疑韵宝》内永康二字不一定系年号，或以其与宋诸陵名相类，故以为忌，亦未定。此是忌讳，非避讳，章实斋所谓俗嫌是也。原书未见，

据潘氏所记，系坊刻射利之书，则大抵村学究所为，不足为典据矣。专复，即颂文祉。弟期陈垣谨上。一月卅一日。

老伯前乞叱名道候。

(二六)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奉一月卅一日手教敬悉。段志八纸、汪启五纸均拜领。钱竹汀自书诗册后记甚长，别纸录呈察阅。匆匆未考羲琴与韩绍真是何许人耳。专复，敬颂著安。弟宗衍顿首。二月十日。

(二七)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寄来扇面三件、序文二纸，谨拜收。书法秀雅，绝似怀祖、容甫，佩服佩服。承示东塾先生题画诗，俟当刊入诗集中。另交邮寄呈《东塾年谱》（岭南大学之广东专号单行本）、《晦闻遗墨》一册，祈查收。《蒹葭楼诗集》已得见否？勿复，敬颂撰安。弟宗衍谨上。五，二。

(二八)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久未驰候起居为念。月前李君劲庵北上，托其带呈新印《海云禅藻》乙部，计登记室。去岁偶于旧篋检获先伯莘伯先生致家大人诗词手简数十纸，皆自光绪丁未以迄戊辰二十馀年者，然已散失不少。已付装池，附呈小签，甚欲得先生赐题，俾续装册端。尝闻尊藏有先伯致梁节庵文书札、诗词笺一帙，颇赞赏其字迹，故敢奉渎也。以册子未能付邮寄呈台览，另备纸幅，希获佳章，尤为欣幸。前阅《大公报》，拜读大作《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至佩。衍近亦得文襄手札三通，附诗二首（知服斋及石印本诗集未载），颇有乡里文献，遂收存之，另录呈览，不知文襄全集已载入否？家兄希文在粤居闲曹，寓东皋大道一横14三楼，拟下月入浙一行。前承示东塾遗文三篇，早经拜收，并谢。专此，敬颂撰安。宗衍白。五月八日。

(二九)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往函

《东塾年谱》及《晦闻遗墨》拜收。遗墨字太小，可惜。年谱同治十二年八月下未见著录《全唐文纪事序》，是否有意刊落？匆匆谨谢，并问幼定。弟陈垣再拜孝博五〔1〕兄足下。五月十日。

(三〇)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久未通候，劲庵北来，带到《海云禅藻》一部，拜领之下，藉悉老伯大人起居曼福，为谢为慰。顷奉手教并张文襄手札。全集所藏书札甚少，此札当然不在内。近得莘伯先生致伯端函二通，伯端不知何人，当是粤中一小官僚。又有朱棣垞致梁节堪打油诗一首，诗中本事不甚了了，顺天举人是蔡金湘否？并望见示。敝藏莘伯先生书，有在乙酉正月者云：“今岁以来，一意读时文，写楷字。千秋可期，一第难得。恍遂所怀，明春当相见于上京耳！”书法极秀逸可爱，当是得意之笔。属题册端，勉强应命，佛头着粪，大可不必。谨复，即颂撰安。弟陈垣拜上。五月十八日。

老伯大人前叱名道候。

陈石遗撰张相国传，谓督两广时创广雅书院，故又号广雅。敝藏文襄光绪二年札，刻“广雅堂自制蜀笺”七字。石遗曾入文襄幕，其说乃倒果为因，史事考证之难如此。

(三一)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五月十八日手教敬悉。承赐题先伯诗牍册端，感谢曷已。录示棣垞与节庵打油诗，顺天举人是杨叔翘否？梁、朱恐不肯与蔡金溪〔2〕为文字游戏也。款红楼、毋暇斋似皆节庵室名（原抄作漱红，是否笔误？节庵款红

〔1〕 应是“六”，原文如此。

〔2〕 蔡金溪：“溪”为“湘”之误。蔡乃煌，番禺人。

楼词，叶玉虎所刻节庵诗集中似有毋暇斋诗)。豪贤汪当时指先叔祖英生公与先伯，因棣垞与家君少时均居于先叔祖处也。冯家客、虎牢、河内是章梅轩（琮）、郑玉山（权）、于渊若（式棱）三人否？光绪乙酉十一月，节庵罢官归，尝与王子展、杨叔翹、文芸阁、陶子政、朱棣垞、先伯、家君同集菊坡精舍咏雁来红（诸人均赋词纪之，词册存先伯处），棣垞调寄台城路送叔翹、先伯北上会试见集中，此打油诗亦因送叔翹而作，殆在丙戌正月也。又询伯端姓陈（忘其名），江西赣县人，来粤候知县，工篆刻，曾为家君作微尚斋长方印。昔年题尊藏白沙诗卷似亦用之，即伯端制也。十年前编有顾千里年谱，曾载入杂志，改稿今为岭南大学取去，将刻入学报中。邨架有其书札题跋，幸见示。涵芬楼藏千里批校本十馀种，十七年客沪时见之，抄本《元秘史》即其一，知先生曾借读也。石遗去年来粤，名曰游罗浮，乃效袁子才之所为，卑鄙异常，为利是视，自负为老革命党人，尤为可哂。入桂后更丑态百出，无怪其作文襄传，倒果为因矣。去年曾写印雁来红词录一帙，以省同人传抄之劳，检呈一份，祈察阅。致家兄希文函已面交，家嫂病鼻渊脑癌，已入弥留状态，其心绪极为苦闷，亦无法为之解释矣。知念顺及，专复，敬颂撰安。弟宗衍拜上。五月廿七。

（三二）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往函

廿七日惠书并印件敬悉一切，漱红楼原稿的是“漱”字。伯端藏友朋来信以盛九为最多，称乡愚，弟初疑为俗吏，不意其能治印也。顾千里书札少见。昆山赵治琛撰千里年谱，民国十九年姚氏印于上海，想已见。近得道光刻崔东壁遗书十八册，有东塾印记及批语数十条，书衣题字四行云：“此书世间所少，兹特送与兰甫先生。咸丰己未九月记。珠海老渔时年八十。”盖南山^{〔1〕}卒前数日所赠也，可加入东塾年谱否？又尝见东塾拟江文通《闽中草木颂》，《颂粤中草木》并序，已收入集外文否？匆匆奉复孝博六兄足下。弟陈垣谨上。六月三日。

〔1〕 南山：张维屏（1780—1859）字南山，号珠海老渔。

(三三)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足下：

久未通候，想老伯、令兄均好。年来有何所获，幸见告。近得桂星垣玉堂归娶图卷有陈东塾、张南山题词。东塾词有年月，可入年谱，未知曾见否？谨录呈，即颂大安，不一一。弟陈垣谨上。四月廿六夕。

(三四)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昨阅报知文从有金陵之行，正驰念间，得奉手教敬悉。承示东塾集外词至感，当编入年谱中。东塾不以词传，而中原声鄙颇称许之。昔年亦得赠王定甫词二阙，集中未载，连此共得三阙。盖皆少作，故不补刻也。粤肆无所获，去冬见两卷，一为海幢寺落成天然示阿字训词，一为淡归请天然开山丹霞书，皆南天法物，为捷足者得之，殊怅怅也。专此，敬颂撰安。弟汪宗衍顿首。五月六日。

家父、希兄托庇粗安，命笔致候。

(三五)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文几：

承寄《青湖集补编》一册，拜领。日前令侄女来平，藉悉尊大人以下均安，至慰。偶阅《金文最》，有东塾序，署明光绪七年九月，可入年谱不？此颂潭安！弟陈垣谨上。十月廿八日。

(三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奉手教敬悉。承示《金文最》有东塾先生序文，至感。尝见商务书馆之丛书汇编目录，谓姚氏《咫进斋丛书》有东塾序文，而粤中所见者俱无之，不审邨架有否？希兄已来澳，并及。专此，敬请著安。弟宗衍顿首。十二月廿四日〔1〕。

〔1〕 援庵批：“一九三七。”

(三七)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去夏奉大箸吴墨井年谱，曾肃函谢，未知已登记室否？衍侍家君迁寓澳门南湾三十七号已数月，背山面海，略似吾乡鉴湖风景。闭门读书看画，出门登山临水，殊无聊也。前晤文郎约之兄，知公近状。顷晤洗玉清女士，复知其详。并闻新箸五代史研究（书名洗言之不详）已刊成，尤为快慰。如有印本，请赐寄何如。通甫家兄昨已来澳，希文家兄近日体气略胜前，仍在粤服务，知念并及。专此，敬请道安。弟汪宗衍顿首。一月廿六日。

(三八)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久未通候，忽奉一月廿六日手书，藉知阖府安吉，至以为慰。去夏复示早已拜收。《吴谱》误处略加改正，重新刻木，日间当再呈正。拙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十二月五日曾按旧址寄上，不见退回，以为收到，今奉示始知尚未寓目。短书原不足观，聊以告知近况而已。顷再寄呈一册，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即颂潭安。弟陈垣谨上。二月十四日。

(三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奉手教，藉悉兴居迪吉，快慰何似。随奉大箸《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谨拜收，谢谢。乃蒙一再赐寄，悚歉曷极。前册殆必寄失矣。澳岛为渔山旧游地，携来年谱，讽诵数过，承示修正木刻，尤先睹为快也。顷重游普济寺，寺为大汕建，有其自画像及澹归丹霞日记、天然迹删、查伊璜、陈独漉诸人字幅。其时流人皆集寺中，惜无翁山墨迹耳。专此，敬请著安。弟汪宗衍顿首。三月五日〔1〕。

〔1〕 援庵批：“一九三八。”

(四〇) 约一九四〇年七月二日，往函

孝博先生大鉴：

承两次寄来《微尚斋诗》，均已代为分赠，谢谢。近接十一日函并邮票五拾元，拟购《释氏疑年录》二部，已于廿五日将书二部八册分二包挂号寄上，想已察收。兹将原邮票五拾元寄还，因此间不通用也。专此，并颂台祉不一。弟陈垣谨上。七月二日。

(四一)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往函

孝博先生著席：

七月卅一日手书、国币五十元、《鼎湖山志》、《微尚斋诗续稿》二包均先后收到，国币折二十四元，已交学校。《山志》谢谢。所需此间何籍，信来当代采购。见虽汇兑不通，不必客气也。诗续集已分半与孟劬先生。承示《疑年录》、《僧净记》二点均应改正^{〔1〕}，所误当不止此，不吝指示为幸。年来饱食终日，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并著《南宋初河北新创三教考》以配之，已脱稿，目呈正。希文兄近状何似，至念。通甫兄函托二生均已录取，乞并转致。不一，即颂撰祺。弟陈垣谨上。九月二日。

外邮《释氏疑年录通检》二册。

(四二)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奉手教并《释氏疑年录通检》二册均拜收。承示大著《三教考》序目，悲慨缠绵，有关世道人心，不特足补正史之阙已也。至佩。刻成祈赐寄一部为盼。弟近欲辑天然和尚年谱，附其弟子纪略。惟天然语录谨见河

〔1〕 汪宗衍先生在《论学手简》此函后记：“励耘书屋刻本《释氏疑年录》弘赞、一机缺卒年，一九六四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已据《鼎湖山志》补正，《清初僧净记》今释卒年，励耘刻本及一九六二年中华排印本已更正。又援老撰《李志常之卒年》一文亦述之，且齿及贱名，殊可愧也。”

林一卷（全录曾见抄本一部，现归澳门梁某）。今辩撰行状能钞示否？今释《遍行堂集》〔1〕前年散失，厂肆有之，祈代为物色一部，国学社排印本即得，该价祈示知归赵。因汇丰汇兑甚便，且有熟友在行也。倘一时未得之，邮架或图书馆有此书，祈代为一查。此集系今毳与传某同编，忘其传下之字〔2〕。因当时宗派为道函今古传心法，传字辈考得者甚少也。又弟近得钞本丁晏《周易解故》、《易林释文》、《论语孔注证伪》三种〔3〕，有丁氏删改及印章，暨其子寿昌所编年谱，其孙赐福所辑《颐志斋诗文贻稿》，均属丁氏家藏稿本。检敝藏《颐志斋丛书》未刻入，汇刻书目亦云未刻。或云周易三种已有刻本，未知确否，请便中赐示为盼。琐读至感。希文家兄现在市府办事，居豪贤路一百号老屋中，并及。通甫家兄嘱笔致候。专此，敬请著安。弟宗衍拜上。九月十八日。

（四三）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奉十月六日手教，并承钞示今辩撰《天然行状》，至感。《光孝寺志》向未有刻本，昔年曾嘱图书馆印行，寄呈一部，未审收到否？弟拟辑天然年谱，惟乱后无书可借，殊为怅怅。兹更有无厌之求者，《天然语录》向所未见，据《嘉兴藏目录》凡三册，书不多，拟请觅人代钞一部。今辩作行状、汤来贺作塔铭及梅雪诗，已刻入《瞎堂诗集》，可不钞。又续汇刻书目日本续藏经有天然作《般若心经论》一卷，是否语录之一篇〔4〕，祈代查。觅人钞之书必不多也，钞胥之资，纸笔之费，需款若干，祈赐示。兹先交沙面汇丰行汇上国币壹百元，请查收转致为荷。天然作楞伽心印、楞严直指自序及今无、今辩跋，《番禺县志》所载疑非全文，兹录呈，希暇时代查，飭人补录全文至祷。屡读精神，殊抱不安，至谢至感。专此，敬请著安。弟宗衍顿首。十，卅一日。

附呈大洋壹百元汇票一纸。

〔1〕 遍行堂集：援庵批：“四十八卷本，古理、古止等编。”

〔2〕 援庵批：“古止传涌编。”

〔3〕 援庵批：“前二种广雅有刻本，《易林》有南菁书院本。”

〔4〕 援庵批：“见语录卷十二。”

正封发间，由通学书局寄到《遍行堂集》一部至感。书价万望赐示。

(四四)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先生：

卅一日来书并款早收到，款此间实收卅七元。《天然语录》外间少见，唯宫中有一部。因非公开阅览之品，钞阅极不易。前者塔铭系敝处旧藏，故即时钞上，语录须展转乃得见，迟迟奉复，乞谅。计每册百馀叶，共约十二馀万言（塔铭、行状、梅雪诗除外）。可就钞，不可借出。天短而冷，每日只能钞四五小时，星期除外（钞费每千字七角，因就钞须稍加津贴）。连钞连校，需时两月，费百金，粤币则须毛诗之数矣。有钞之必要否，候示照办。《光孝寺志》谢谢，《遍行堂续集》即以为赠。惟今辩序失前半，前序又失后半，此本乃两序合成，前半未识何人所撰，考出时幸告我。楞伽等三种，敝藏所有，随函钞呈。来款卅七元暂存敝处。专此，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十一月十九日。

张汉三老先生在省抑在港？拙著《道教考》印成将以一部呈政也。

(四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昨奉十一月十九日大教敬悉。楞伽钞件收到，谢谢。《天然语录》外间少见，仅闻友人梁君有钞本一部，亦秘不示人。宫中之本亟欲钞之，惟近日汇路不通，须领许可证，手续极多，只可缓议。通甫家兄经已抵平，俟其舍馆稍定再托其就（俟其拨到始可发抄，恐其行囊无几也）（下缺）

(四六)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往函

孝博先生著席：

两月未通函，以为粤邮未复也。通甫兄已见，《天然录》提出后又收回。一月十日接电，知决意要钞，但提取手续甚烦，拟过旧历年即办，天时亦较暖而长也。十七日又接十二月廿二日函，知是电前之信。正金款至

今仍未收到，因未接该行通知，又无据往取也。瞎堂、千山两诗集曾见有新印本，粤中如易得，乞代购一部为幸。天然像尊处有佳本否，年前曾托此间名手摹得一帧，神情奕奕，胜《瞎堂集》卷首所传者远甚。前寄《般若心经论》，《天然录》卷十二已载，并闻，专此，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二月十三。

晤通甫兄，知希文兄近状甚详，乞代致候为荷。

(四七)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奉二月十三日大示敬悉。一月十日交正金电汇军票七十元，为抄《天然语录》用，并拍一电、寄一函。至今款、函未到，经往正金查问，谓北京行不通知收款人，必须收款人持函或电往取云。当日汇款，正金仅发收据，并无凭单，弟以为北行必送达，今乃知此办法，故昨晨再拍一电奉告。因近日私函仅收普通信，递达无期，其航快信只限于公署寄公署，故此函系用署封寄法院，由通兄转，所谓邮通只此办法。诚恐正金凭信或电付款，必验信封邮戳，遂不得不用电也。抄《天然录》手续甚烦，至为不安，如太困难，亦可置之。弟决抄者，一因此书罕见，宫中一部已成孤本，非仰仗大力不能借，不可失此机缘。一因录内如有年月，可为年谱资料。诃林录内有年月（见《光孝志》），各刹语录不知有年月否耳。嘱购瞎堂、千山诗集，昔年海幢、六榕两经坊均有新印，乱后六榕坊已闭，不知海幢尚有无存书，俟往一查，并向府学书肆觅之。如遇之，价殊廉也。天然像仅见《瞎堂集》本，尊处既有佳本，未审重摹工价昂否，拟请便中付照相店影一二片赐寄，价在钞书费内汇算何如？承寄大著《新道教考》二册已拜收，适张汉三丈返省，即以一册赠之，嘱致谢忱。汉丈欲再索一册，置罗浮山酥醪道观中，观有道闻图书馆，俱藏陈子励丈遗书也。大著《滇黔佛教考》谓汰僧事在康熙元年，惟《瞎堂诗集》十二有乙巳冬闻沙汰之令诗，及沙汰宽旨诗，《光宣台集》五，监院解虎六十一寿序谓忆乙巳时方住海幢三载，百务未备，廷议汰僧。乙巳为康熙四年，元年之说不知何据，祈赐教。又偶见《听帆楼书画记》及《神州国光集》载吴渔山扇、联各一，另纸录上，不审《年谱》已载入？书存澳中，无可查也。专

此，敬请著安。弟汪宗衍谨上。三月十四日〔1〕。

此信寄达，不知正金款能否汇到？如仍未到，已另函托通兄拨上通用币七十元，祈查收。琐渎至谢。

（四八）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二月廿七日由通兄转来一月廿九日函，当已告知款收到。本月十三晚续接来电，顷又奉到由通兄转来十四日函，敬悉一切。书已钞得一半，先从第三册书问杂著钞起，防有中变，亦可得比较有用之一册也。录中著年月者不多，兄必欲钞之，亦还心愿耳。天然像重摹不易，拟拍照寄呈。《道教考》收到殊意外，邮局云不能寄即退还。今复寄二册，一赠酥醪观，一请留赠同好。《佛教考》谓汰僧事在康熙元年，系据《丈雪纪年录》，见《佛教考》廿六页，又《三山来年谱》一条，录于别纸。二录均康熙时撰，康熙时刻。汰僧为顺治末年尊崇禅僧太过之反响，《瞎堂集》云云，或不止一次，或《三山谱》误记耶？然何解于《丈雪录》，且康熙四年汤若望败矣，僧敌既去，何复汰僧，疑不能明也。渔山扇、联，《年谱》未载，颇有知也无涯之叹。瞎堂、千山集不急，本已见过，姑欲存一部而已。专复，即颂台祉。弟陈垣谨上。三月廿三日。

（四九）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往函

孝博先生著席：

三月廿三日曾复一月廿九、三月十四日来函，三月十三晚来电，并再付上《道教考》二册，想均收到。四月廿三日又挂号付上《天然语录》抄本三册，天然相片二张。计先后来洋百零七元，支写生八十四元，赏茶房五元，纸九元，馀款九元，暂存敝处。瞎堂、千山集已有，如未寄请不必寄。《魏书》阙叶补两张附呈。馀未一一，此请著安。弟陈垣谨上。五月二日。

〔1〕 援庵批：“廿二日由通甫兄转到。”

(五〇)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上月奉三月廿三日手示敬悉（《道教考》亦拜收）。通甫家兄已先函告款已汇到矣。顷又奉到抄本《天然语录》并像，谢谢。未知前汇款足敷钞胥之费否，幸勿客气。家兄近有款汇粤，就近拨交极易也。承示《丈雪录》、《三山谱》至感，则元年汰僧绝无疑议。《三山谱》谓三年又有沙汰说，或属初议，而明令乃在四年。据《清史稿》汤若望、杨光先传，汤案定讞在四、五年，故又复取消耶？惜史载汤案有年无月，不能为详确之证明耳。尚祈赐教为幸。另邮寄《南华》一、二两册，尚有三、四两册俟觅得续寄，中多明季粤人著作，颇足观览耳。专此，敬请著安。弟宗衍谨上。五月十三日。

(五一)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五月二日曾奉寄一缄并《魏书》补叶，想已察及。顷接五月十三日大函并《南华》二册拜收。《南华》第一册曩年曾寄到，惟第二册以下未见，且未知共出几册耳。承询汤案，定讞在康熙四年三月，见《实录》，杨光先之控汤则在康熙三年七月也。专复，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六月十六日。

(五二)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先生惠鉴：

六月十六日曾复五月十三日来函，想已察及。又五月二日曾寄上一函，未知收到否？兹有新印旧著数种，谨以《史讳举例》一部寄赠尊览。至月前钞书之费，余款九元，无法汇远，谨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二部附呈，如能售出，即将前款取消，以清手续，何如？专此，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七月十八日。

(五三)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迭奉五月二日、六月十六日、七月十八日手教敬悉。近因家务赴港、澳旬馀，迟复为歉。《魏书》阙叶，亡佚八百载，史家从未发见，得公搜出，实为奇获，已即日附入敝藏百衲本中，谢谢。《南华》共出四册，即遭乱停刊。三四两册，俟购得即寄奉。（先君文集，承代乞张孟老书封面，至感。旬内可出版，另寄。）大著《史讳》、《华化考》未寄到，先谢。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八月十二日。

(五四)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往函

孝博先生惠鉴：

奉八月十二日大教并《微尚斋杂文》三包十一册，拜领，将以分饷同好。卷五有黄岩王君家传一篇，本校史学系主任张教授星焯即王君之佳婿，今已须眉皆白矣。时序迁移，不胜感叹。专此复谢。顺候文祺。弟陈垣谨上。十月一日。

(五五)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奉十月一日手书敬悉。《魏书》阙文，前承赐寄二纸，已装入旧藏百衲本中。近有友人欲得之，可否再寄二三叶以广流传。敝辑《天然年谱》草稿略成，俟印成当寄呈教正。顷有何新著，祈赐寄为盼。专此，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十二月三日。

(五六) 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久未通讯，忽奉十二月三日手书，藉悉起居安吉为慰。《魏书》补叶三纸，讲稿一纸敬呈。前承寄《微尚斋诗续稿》，分赠友人，多有欲得正集者，无以应。倘有存书，幸惠数册。《天然谱》印就，先睹为快。专此，即颂著安不一一。弟陈垣谨上。一月四日。

(五七)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寄来《魏书》补叶、跋谢山文、《述学》年月正误，早经收到。顷奉清明后一日及四月六日赐示《天然谱》序误点，至感。甲子六周，推算偶误，当改为五周。龙池世谱具在，当将“若继起储”四字删去，专就粤僧言之，与上下文较连贯耳。当时粤中高僧有天然、在惨；俗僧则有木陈行森，而不驻锡于粤，可谓相映成趣也。年谱曾寄上十册，误处恐不止此，且感资料缺乏，万望勿吝指示为幸。谱序俟重印再补寄抽换。弟藏有在惨书扇偈曰：“逆顺未尝忘此道，穷通一味信前缘。是他了达虚空性，不动纤毫本自然。”其书法似不多见。木人剩稿未见，不知载入否耳？近得滇僧学蕴为了法七十寿画轴（下款称弟子画于九台），题句有“幽居白马”语，疑了法为白马山僧，亦不知何许之，希教之。专此，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四月廿八日。

(五八)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先生撰席：

《天然年谱》十册早收到，谢谢。分赠同好尚馀二三册。惟四月廿八日来示昨日始得接，在途中五十日，不得谓之快矣！在惨外省人知者甚少，不若千山剩人之能声闻邻国也。《咸陟堂稿》二有天然七十颂，大著未收，岂以其无事实耶？知空画轴甚难得，敝处近得破山明一直幅，颇脱俗，馀无所获。专复，即候著安。弟陈垣谨上。六月十九日。

(五九)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不通音问者数年，偶于报章与洗玉清处得闻兴居迪吉为慰。家五兄自穗扫墓回，出示手教，尤欣快也。承询及近作至感。近者世界学术迈进，先生耆年硕学，犹欲从而学之，小子何知，更何敢妄言旧学耶！况宿患羸疾，甲申冬移澳就医，复疽发于背，频死者屡。幸得新药治之而瘳，体重已如常人。而医者力戒从事笔砚，然舍此何以生活耶？去秋偶有所感，尽

将廿年来澳寓藏，尽货之新设图书馆，而不无依恋。乃取百馀种为之题跋，藉留鸿爪，聊自稽考而已。莫天翁近刊《五十万卷楼书跋》七巨册，已出版，大笔冠于卷端。方今南北阻隔，书报巨帙不知能递达否？弟不喜其过于繁徵博引，又所述广东雅故多耳食，以粤人而言粤事，又多在近数十年者，尚且如此，甚矣述作之不易言也！求如先生旧著，博雅笃实，发人深思者，何可多得乎！五、六年来有何新作，望有以寄示，以开茅塞也。去年报载，华西大学从日本皇室图书馆，抄得随元太祖西征某人之纪述，为世界孤本，未言著者、书名，不知即耶律楚材《西游录》否？弟旧藏李宗颢抄、若农注、盛如梓删节本，又校以元稿，颇详于江标刻本，欲叙于题跋中。又闻有昭和二年摆印本，未见，似非完书也。希指示为盼。覆翰寄澳门大堂巷五号三楼转家兄收即达。弟山居，邮人不至耳。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四月十日由港转寄^{〔1〕}。

（六〇）约一九五一年底，往函

《翁山诗外》，余所见国学扶轮社排字本二十卷外，有康熙刻本十八卷。内容两本相同，而卷数不一。康熙本刻成后于卷八、卷十后，各增一卷，称为卷又八、卷又十；排字本则改卷又八为卷九，卷又十为卷十二，以次递改，故有二十卷。兹为表对照如下：

康熙本	排字本
卷八	卷八（以前同）
卷又八	卷九
卷九	卷十
卷十	卷十一
卷又十	卷十二（以下递改）
卷十八（嗣出实止十七卷）	卷二十（嗣出实止十九卷）

〔底稿〕

〔1〕 援庵批：“一九四九”。

(六一) 一九五二年初，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新年伏想福躬安善，著述日富。去腊由大家兄转到代购之《翁山诗外》排印本十二册，并承示康熙本与排印本异同表，至为感佩。惟排印本卷七第四十五页食荔罢东族叔五律后缺，注云“以下原缺一帧”，似其所据康熙本缺少一页，不知尊藏有此一页否？又衍近欲搜辑翁山逸文，偶见《国粹学报》，知《离六堂集序》为翁山代作，翁山亦曾为作序，而粤中藏本多无此二序，统祈饬人代抄赐示为感。《广东丛书》所印翁山逸文，有重见文外、文抄者，为通人所笑也。大著各种昔年已蒙赐赠，只《通鉴胡注表微》一种迄未获见，亟欲拜读。他种亦拟酌购，分赠同志。兹交澳门南通银行汇上人民券二十五万元，祈查收。如有余款，拟别购他书浏览。不情之请，尚恳曲谅。谢谢。希兄来往港澳以子平^{〔1〕}为业，并及。专此，敬请撰安。弟汪宗衍谨上^{〔2〕}。

敝寓澳门荷兰园圣味基街七号

(六二)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往函

计开

吴渔山年谱三部	三册	每部五千元
释氏疑年录（附通检）二部	十册	每部五万元
清初僧诤记（排印本）	一册	非售品
通鉴胡注表微	一册	非售品
晚明史籍考	十册	九万元（此书绝板）
节庵遗诗	二册	一万元
海藏楼诗	四册	一万元
沧趣楼诗	四册	一万五千元

〔1〕 子平：即子平术，一种占卜星命术。

〔2〕 援庵批：“一九五二。”

右八种三十五册分三包寄，邮费一万八千元。

来人民券廿五万元讫。一九五二，二，二八。

〔底稿〕

(六三)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寄来翁山诗文四纸及《渔山年谱》等书三十八册，经已如数点收，感谢奚似。抄示康熙本《翁山诗外》卷十七末有七娘子词一首，已见排印本卷十九第二十九页，并以奉闻。专复，敬请著安。弟宗衍谨上。三月十二日。

补抄《晚明史籍考》缺页一纸收到。我公精力弥满，一丝不苟，佩谢佩谢。

(六四)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前奉到书件，即由广州肃复一函，计达典签。日来拜读大著《通鉴胡注表微》，至为钦服。治学方法精严细密，足以启示后学，不特身之引为知己也。澳中同人纷来借观，并求代乞他种。情谊难却，别纸开列书目，并交南通银行汇上人民券三十八万八千元（港币一百元伸算），祈查收俯赐惠寄为托。四家兄欲得节庵遗诗、海藏楼诗各一二部，如有余款，祈飭人于厂市访购何如？尊著各种，价目祈便中寄示，俾便续购也。陈协之融今年七十七矣，曾作论岭南人诗绝句三千余首，附以诗话（粤东诗海各书未收），苦不得茆溪行森之诗，如其集与语录有之，嘱求酌选数首，俾传其诗，亦快事也。渎神先谢。专此，敬请著安。弟汪宗衍谨上。四月十日。

(六五)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往函

承示协翁苦不得茆溪之诗，余所藏《茆溪语录》卷六有偈十三首，除第一首四言，已见拙著《语录与顺治宫廷》董后火化条引用外，余十二首七言，照录如后，或可供协翁采撷也。

(下录《五台万年冰怀龙池幻有老祖》等十二首，略)

《苕溪语录》除卷六有偈十三首外，其他各卷尚有偈颂多首，亦诗之流也。特为录出，以供参证。壬辰端午。

(下录《早参》等九首，略)

(六六) 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奉四月廿六日大示敬悉。苕溪诗已转协翁，大喜，嘱致谢忱。大作《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颇多苕溪资料，前承惠赐什袭珍藏，已付协翁参考。惜董后火化事未详为憾耳。诸读清神，感谢感谢。敬请撰安。弟汪宗衍谨上。五月七日。

(六七)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往函

孝博先生：

五月七日函悉。前书曾于四月廿八、九日分两次寄岭南转，本冀有便人带澳也。书单今附呈，幸点收。希文二月初来信要节庵诗，已寄港。又云近□子实，何以子实又在南京，便告我。匆匆不尽，即颂台祉。陈垣。五月十七日。

计开

元西域人华化考 校勘学释例 清初僧诤记 以上各两部
史讳举例 吴渔山年谱 明季滇黔佛教考 通鉴胡注表微上 通鉴胡注表微下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以上各三部

右专刊八种廿六册

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 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 耶律楚材之生卒年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 记徐松遭戍事 语录与顺治宫廷 明季殉国者陈于阶传 李志常之卒年 以上各两部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一帙

右抽印本九种十四册另一帙

节庵遗诗 海藏楼诗

右代购二种六册

合共十九种四十六册另一帙分六包两次寄汪德亮转。 四月廿八
九日。

[底稿]

(六八)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接德亮来信，知惠寄书籍六包已递到，谢谢。经将十册转寄到澳，大约少易多则难，假以时日，可寄齐矣。大作《李志常之卒年》一文，顷始得拜读，乃蒙齿及，惶悚曷任。弟近补辑节庵遗诗，并合余越园、叶遐翁两本改编之，一时未能付梓。友人欲将弟所辑百馀首先行付印，行将出版，寄呈五册祈惠存，并请分致遐翁及辅大图书馆。遐翁于入京前数日曾以节庵诗词联语抄件见赠，今印成，故以奉报耳。专此，敬请著安。弟宗衍敬上。五月廿三。

(六九)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文席：

奉五月十七日大示并书目二纸，敬悉。书籍先已寄达岭南，并转来数册，前已函覆，计达典签矣。顷从潮州人家抄得山翁忞禅师随年自谱一册，仅记至四十五岁止，与潮州艺文志著录本同。惟一岁条云“不席暖者四十年”，二十岁条云“自此奔走道途不下三千里”，似作于六十岁时，此乃残缺不完之本，不知先生曾见足本否？另邮寄呈（中有误字，悉仍其旧），祈惠存。又谱中三十四岁条云“费兄”，是否费隐容？又谓“室中议及寿昌博山嗣续，曹洞无来源”，殆指费隐欤？四十四岁谓“萋菲之言殆不理于同门之口”，祈示教为幸。子实兄近旅港为多，为嘉业堂卖旧籍。又谈时以书寄港，前函为实兄之意，想非谈所乐为耳。大著《南北史校刊诸臣考》、《东发卒年》、《述学年月多误》，如卷帙不繁重，求惠赐一份，价款仍乞示缴。如无抽印本则不必矣。贵门人李劲庵将赴英讲授中国文字学，并以奉闻。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端午〔1〕。

〔1〕 援庵批：“一九五二阳五月廿八。”

澳门未设人民银行，所有外汇皆有南通经办。近有国华银行，总行在北京，汇款较便矣。并及。

(七〇) 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日前希兄过澳，交来抄寄芾溪诗偈影片等件，即已转交协翁。渠言前承示芾溪牛诗，已作绝句二首，并撮录大著《汤若望与木陈》论文为小传一篇，寄港其门人代抄。今拟更作诗话一段，以补选家之遗。一俟其门人抄回，当录呈教，嘱先致谢。节庵诗补印成，寄呈五册，请以二册分致遐庵、思孝二公。如有欲得者，希示续寄。闻沈曾植《海日堂诗集》，十年前刊于沪上，尚未读之，不知有用《晞发集》夜坐简韶卿呈葵霜一诗否？乙庵与节老挚交，壬癸间唱和尤多，颇欲一见其集，不知难免难寄否耳？芾溪字卷影片附缴，乞察入。敬请著安。弟宗衍谨上。六月八日。

(七一)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往函

孝博足下：

恣谱、节诗收到，并转。恣谱八岁后阙一叶，未知是原阙否？费兄确指费隐。曩在旧摊得节庵自书六十生日奏稿一本，拟俟有同情节庵者赠之，今谨以为赠。《黄东发卒年》等等，系杂志补白之文，无单印本。《述学年月多误》系一讲稿，今检呈。敝藏有陈东塾与郑小谷书一通，凡十五笺，集所未载，书首署五月十五日，书中称谭玉生、邹特夫皆逝，称曾涤生为文正。涤生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小谷卒于同治十一年十月，此书当作于是年五月。惟书中有“弟新新丧女”语，若指此为女婉，则此书当作于光绪元年，必不然矣，是否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间东塾曾另丧一女耶？此颂撰安。垣。七月二日。

(七二)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往函

孝博足下：

前函疑东塾于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间曾丧一女，今考东塾同治七年重刻琅邪台秦篆系女嫫所摹，及再跋琅邪台新刻时称嫫已夭死矣，嫫何年卒无

明文。据敝藏与小谷书墨迹，则所谓“新新丧一女”者殆指娴也。娴盖卒于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间，可补记载之阙。高明以为何如？又大著东塾年谱载女律生于咸丰七年，似因遭奠文中有“汝生数月逆夷攻城”语，但下文明言“阿雅死时汝五岁”，雅卒于咸丰十年，女律五岁，则律实生于咸丰六年。六年十一月英人曾炮击粤城，未克逞，至七年十一月复攻陷省城，掳叶名琛以去，遭奠文所指自是六年事。未知有当否？此颂撰安。陈垣谨上。七月十日。

(七三)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奉七月十日示，东塾两女律、娴生卒年分考证精确，至为钦服，当即将旧稿改补矣。初时于其女之卒以为无关重要，今乃知东塾再跋新刻琅邪亦同治十一年之作，何快如之。旧藏东塾批读白石道人集续书谱临摹条有眉批云“余倩友人双钩琅邪台秦篆十馀本，皆不佳，最后命小女阿娴以墨点字外，遂与拓本无异，此摹古碑妙法也。今娴死矣，前日欲摹汉碑数字而无能用其法者。有其法尤必有其人乃得成之耳”。全书无年月，知此同治末所读，拜赐多矣。近欲辑翁山年谱，得其丙申二十七岁为僧海幢时所撰华镜宝镜跋（文外、文抄、佚文未收），知其曾充道独侍者。又于《有学集》知翁山曾助独搜辑憨山梦游集，皆希有资料。孱躯多病，久未属稿，而李因笃、王弘撰诸人诗文集又苦不得见，想先生必有以教我也。敬请撰安。弟宗衍呈。七月十八日。

(七四)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往函

孝博先生：

十三日书奉悉，《魏志》缺叶及《吴谱》照寄，非售品。东塾与郑小谷书原文录呈。敝藏节庵诗钞本有花王阁稿题词七古一首，又陶斋上欵扇面有节庵所写诗数首，录供参考。匆复并祝健康。陈垣谨上。十一月廿七日。

(七五)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奉手教并魏志、吴谱抄件，均拜收。谢谢。大作东塾手札跋，考据精密，至佩。广州刊有胡锡燕仿苏写本《陶渊明集》，为东塾集资付梓者（并见胡伯蓊墓碣铭），末有东塾题记数行，无年分（封面之背叶亦无年分）。今由胡锡燕卒于同治十一年，亦可约略推定陶集付梓在同治末矣（上海扫叶山房本即据此影印，而削去东塾题记）。东塾札言《切韵考》新刻一卷，此后尚有二卷，当指《外编》。自序作于光绪五年，知此书第一卷同治十一年已刻成，皆足补拙辑年谱未及，真快事也。抄示节庵丈诗，俟汇刊之。《吴谱》系代友人所购，务乞示值为禱。《澹庵文存》（张汉三丈去春作古，寿八十九）为十年前家兄所印，已否奉赠，已忘之，奉呈一册，并节庵诗八册，祈查收。专复，敬请撰安。宗衍敬上。十二月七日。

偶检敝篋有道光辛卯读雪山房刻王源《居业堂集》（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中有东塾批语甚多。书衣有张南山题记云：“此书世间所少，特送与兰甫先生，咸丰己未九月记。珠海老渔时年八十。”原书二十卷，分钉四册，今残存一册，只前五卷。不知厂市有此书，能购一足本配补之否？琐琐不敢请，因所愿也。

(七六)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往函

孝博先生：

七日书奉悉。《澹庵集》已见过，谢谢。读雪山房刻《居业堂集》一时尚未找得。读雪山房者，管榭山斋名。榭山八股名家，官御史，有直声，编《居业堂集》之管绳莱，其孙也。集刻于道光辛卯，至咸丰己未不到三十年，而南山已云世间所少。今又隔九十馀年，其少更可知。求之覆刻本，有光绪间《畿辅丛书》本，每行字数与原本同，惟每半页十行，又删去每篇后各家评语，并删去文九篇，与原本不能相配。应稍假时日徐徐物色之。敝藏亦有南山赠东塾书一部二函，书中东塾批语甚多，书衣题记年月及词句与尊藏《居业堂集》完全相同，见照片。盖南山临终之一月赠东塾者。南山著《国朝诗人徵略》，收清人诗文集至夥，恐所赠尚不止此。今

吾二家各得其一，亦佳话也。专复，即祝健康。陈垣谨上。十二月廿九日。

(七七)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奉十二月廿九日手海，如诵潜研堂题跋，精密且过之，至为钦佩，谨装入《居业堂文集》册首。书虽残阙，得此亦足补其遗憾矣。张汉三丈《闇斋集》并行状寄呈查收。去秋后北京、上海书店已能直接寄书来澳，但限于八十年内印行者耳。敬请著安。弟宗衍敬上。一月十日。

(七八)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先生：

去月廿九日复一书，想收到。《居业堂集》管刻久未获，近得一部，尚是原板，可以相配。但曾被人作为日常读本，故颇残旧。因不易得，故留之，拟分日寄上。莫天翁健康否，晤时幸道及。通甫兄仍就养岭南否？洗大家最近通信地址幸开示。据《东塾年谱》，知台端辑有东塾集外文，已付梓未，能将篇目钞示不？日前整理旧书，检出东塾文录存稿一册，每半页六行，行十八字，工楷，经字缺笔，间有录存时所加注文，皆少壮时作。中有祭侯君模文及补杨孚南裔异物赞并序，与刻本颇有异同。又有唐宋歌词新谱序，序末有“道光癸卯四月陈澧书于越台词社”一行，足供参证。序中“即坡谷之遗意”句下有“余亲串中则有若沈君伟士、朱君墨庄并好填词，时同结社”等语，足补故事，不徒词句异同而已。此外尚有曹葛民石屋洞天著书图赞及与桂星垣等诸书，效建康体，皆集所未载。虽无年月，然皆可考，未识集外文已收否？又未识前曾钞寄足下否？已忘之矣。与桂星垣书系道光十一年作，答杨黼香书系道光十五年在京寄粤，又一书系道光十八年在粤寄京，答梁玉臣书亦道光十八年作，又一书系道光廿一年作。凡此既可补集外文，又可增加年谱少壮时资料，想尊处闻之必大高兴。专此，即颂文祉。陈垣谨上。一月十九日。

(七九)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孝博足下：

十九日寄上管刻《居业堂集》三册并一函，函言东塾与桂星垣等书效建安体，建安似错写建康，封发后始觉。诸书今钞寄，聊作新年献礼。所考年份如有误，幸指正。凡年谱多详于晚近而略于少壮，此为少壮时资料，实为难得也。即日又寄出《居业堂》后三册，附寄《亭林考》乞分赠同人，不一一。陈垣。一月廿三日。

(八〇)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上旬奉十二月廿九日手海，即复一函，另《闾斋稿》一册，计登记室。昨今奉到十九、廿三日两示，并《居业堂集》六册，拜收至感。书度恰与旧藏残本大小相若，正可配合。此书极难得，书值想不菲，祈赐示，当照缴，至盼。莫天翁健康如常，惟双目失明已逾十年，闻月当夕犹约老者为诗酒之会。所居在万松岭之麓，风景极佳，与敝寓隔三四街而已。其子培樾仍治西药业，近岁作花鸟甚秀雅，其近况也。冼三家上月来信，极道学习之勤。岭南已改中大文学院，冼仍旧贯，通信址为河南康乐乡中山大学文学院新女生宿舍。玉清年近六十，尚自煮饭弄菜如少年，生活刻苦耐劳，殊不可及也。亮侄已移中大师范学院，在旧城东造币厂故址，通兄就养其中，然地方湫隘，远不如岭南矣。承抄示东塾逸文六纸，向未获见，考定年分精确，至佩。足补拙辑年谱少年资料不少，弥足珍贵，感谢奚如。昔年屡考索唐宋歌词新谱序年月未得，姑据与梁章冉手札，约略系于道光甲辰，然引据似嫌傅会。今抄本末署癸卯四月，相差一年，尚不大谬，已即更正。又知越台词社同人掌故，为之大快。东塾作初学编未成，咸丰乙卯谱内述之，并推其作始于辛亥前后。获见东塾与徐子远原札，小学者一通为甲寅间作，以札末署制澧字样，时丁生母忧也。近时硕学魁儒一通，为庚戌作，以札中有门人虞子馨一病不起语也。亦仅知尚早一年而已，今读道光十八年答杨黼香第二书，引班孟坚云一段，则早有此意矣。初学编仅成音学一卷，略似近世之中小学课本，可见东塾已感觉当时教学

僮书本之苦闷，思有以变之也。尚乞赐教。东塾与梁玉臣书所访程侍郎集，后十年始由桂星垣寄赠之，衍曾见于友人许。粤雅堂似即据此为底本。前有星垣题识二则，眉端亦有东塾批语，另录呈览。辱询东塾集外文，旧时编次者尚存广州，原有零篇与尊处历年抄赠者，幸存澳中，已十馀年矣。近年续有增益，颇欲将年谱与集外文重加整理，尚未动手。集外文诂经部份，最易与读书记重复，如梁刻之《周易述跋》、《易义别录跋》，与读书记全同，诗言志解亦撮其大意入记中，故廖刻删之也。除见于《东塾类稿》、《钟山集》、梁刻《东塾集》、《学海堂集》，所著书序、寿序不抄外，先录（篇目）一部份呈上，如有欲阅全文者，当抄上也。《顾亭林考》收到，当分赠同人，谢谢。敬请著安。弟汪宗衍谨上。一月卅一日。

《武溪集》只载道光卒年^[1]，偶检同治《韶州府志》三八载孙时敏撰碑铭，知其生于纪元六六九，年七十五，并及。

（八一）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往函

孝博先生：

一月十日函早收到，惟《闾斋集》至今已一个多月尚未收到，恐已付洪乔矣。因久候《闾斋集》而联想到《居业堂集》亦恐寄失，因分两次寄，亦恐有一次会寄失。今接到一月卅一日函，心始释然。承示莫翁等近况，至感。李劲庵现住何处，能赐示否？吾国解放三年，广大人民生活日好，国际地位日高，公等寄居海外，当必有所感觉，甚愿得知一二。专复，并颂春祺。陈垣谨上。二月十二日。

（八二）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翁先生道席：

二月十二日手示敬悉。劲庵赴英讲学，乃积溪所介，已函托港友代查住址，俟得覆再报。闾斋稿想已寄失。此书在穗所印，容函索另寄。闾丈尚有《采薇百咏》及《年谱》各一册，邮呈查收。此间中小学校近年已改用新课本，春假后开学又多仍用旧者。弟经行书市，所知者此耳。敬请撰

[1] 援庵批：“《释录》四卷十二页。”

安。弟衍上。二月廿三日。

(八三)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日前奉复一函，计登记室。李劲兄通信址另纸开列，祈查收。祖国解放三年，广大人民生活日好，国际地位日高，弟侨居海外亦有同感。而政府人员为人民服务精神，不畏艰难，为有史以来未有，尤为钦佩。弟宿患肺疾已廿余年，现日须注射药液疗治，故一时未能归国，以为憾耳。敬请撰安。弟宗衍谨上。廿六。

(八四)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前奉手示并书单一纸已由卢君转到，该书四包亦已到粤矣。卢拟与他书合办申请，故稍迟迟，现已在办理申请中。一俟批出，即由弟结汇至卢君处，当由邮局汇上也。弟初以为不久可批出，故拟一并奉复，久稽驰答，并奉八月四日大教，致烦垂注，歉怅奚如。弟已函卢催促新闻处早日批出矣。专复，敬请著安。弟汪宗衍上。八月十二日〔1〕。

(八五)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

日前奉大示，即覆一函，计登记室。顷接达文八月廿五日函云，大著各书申请已久，尚未批出，已先行汇上书价人民币肆拾元，其余俟新闻处、海关批准，由敝处结汇后再行续汇，乞鉴原。敬祝健康。弟汪宗衍上。九月一日。

莫天翁康健如常，并及。

(八六)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接卢达文信，知大箸各种近始批出，只《僧净记》不能出口。已即

〔1〕 援庵批：“一九五五。”

结付外汇，大约尚须经过旬日海关手续始能寄港。当经函嘱速将《僧诤记》原书退回，书价除先兑四十元外，尚欠若干，已嘱其算清数目由邮汇呈矣。此事因办理申请稽延数月之久，至为抱歉。七月二日敝处汇北京修绶堂港币贰千元，定书一批，至今未到，无可如何。广州手续尚较北京为快耳。专此布谢。敬请撰安。弟汪宗衍顿首。十月廿日。

辛楣先生《疑年录》云：“柯九思生皇庆元年壬子，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年五十四。据张昶《吴中人物志》。当考。”近读朱德润《存悔崇文集》祭柯敬仲文，及虞集《道园学古录》十九王公信墓志铭，知其生年必误。又据《云林诗集》至正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诗，知其卒年亦误。惟《吴中人物志》苦不可得见，有便希将原文抄示。如有关柯九思生卒资料，亦祈不吝赐教为幸。惠复可寄达文或玉清转来。并及。

柯氏生卒，伯希和《疑年录考》不知有说否？

（八七）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惠寄大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拜读，至佩至谢。另一册已面交莫天翁之子培樾兄收矣。天翁今年七十九，老病侵寻，已卧床不能兴，且时说乱话，不能见客云。专复，敬请著安，并贺春禧。弟宗衍敬上。二月十六日〔1〕。

（八八）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久未通候，想起居安吉为慰。数年前希文兄索我《二十史朔闰表》，因书绝板，迄无以应，近已重印，欲寄他一部，未知他住址，便请告我。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寄来《黄荫普先生捐赠〈广东文献〉书目》一册，黄公何人，能道其略否？中山图书馆未有地址，是省立抑市立？此等图书馆想不止一处，望以所知见示。南中文教消息有可谈者否？协老绝句已印出未？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七月六日。

〔1〕 援庵批：“一九五六。”

(八九)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七月六日大教敬悉。

承询黄君荫普，字雨亭，番禺人，留英习经济，曾任中大教授、广州商务印书馆经理。抗战后一度任某地信托局副席。平日专收粤人著述，曾以所藏《翁山文抄》印入《广东丛书》中，即其人也。惟附印所辑佚文，多与翁山文外、文抄重出者，是可异也。现寓香港，藏书向存广州，今春返粤办捐献手续，叶遐翁有诗美之。

希兄寓香港德辅道西二〇五号B大德行友人处，信件可寄德辅道中大观酒店二〇一号房，每日在此为人批命为活。去春已与其妇离异，生活颇困。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广州文德路，即旧府学东街，系省府所办。

协老已于去年作古。所撰绝句，闻香港陈氏宗亲会拟为之付梓而未果。近见黄子静翁（诏平之弟）藏有吴渔山山水长卷，乃岳雪楼旧物，款署甲寅二月，为年谱所未收，题识别纸抄上，祈查收。末有余越园、叶遐翁题词审定为真迹。静翁所藏书籍、字画（多旧城楼物），存广州者亦照雨亭办法捐献政府矣。

山翁恣禅师自订年谱已付马来亚大学印入东方学报中，校样已印成，俟出版当寄上。

暑中读《清史稿》，闻《辅仁学报》八卷一期有《清列朝后妃传稿订补》一文，能觅一本寄阅否？抽印本更妙。该价若干，乞示，由粤汇奉。如不便直寄，则寄由冼三家转亦可，她日前来澳度假，时有晤谈。

此请著安。弟汪宗衍上。七月十五日。

古人论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用笔点墨，大非细事，必须无一毫世念，澡雪胸中了了，而后了了于笔，自然与天地生生之气烟云湊合，吐出万象，无不如意。甲寅^[1]年二月戊午^[2]，墨井道人吴历。

[1] 援庵批：“康十三。”（指康熙十三年。）

[2] 援庵批：“乙未朔，廿四。”

黄氏小画舫斋藏吴墨井山水长卷。

(九〇)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去夏曾复一函并附渔山画跋乙则，不觉将一年矣，久疏音候为歉。南中朋辈仰企硕学，索阅大著丛刻者甚多。曾托修绠堂先后邮致数部来，转瞬便罄。更有欲得我公历年学术论文专集者，苦无以应之。际兹百花齐放，曷不汇集付印，嘉惠后学，亦快事也。昔年读邓汉仪《天下名家诗观》，中有吴兴祚抵香山，舍舟从陆，经翠微村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1〕}，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2〕}题诗一首，有“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岙里归”之句，因识于《墨井集》岙中杂咏，“十日纵横拥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原注“小西货物至岙，担夫争路纵横”之书眉上，以可以互为参证，为未设榷关前石岐澳门间情况也。顷有友人曹君思健欲辑澳门文献，嘱为参订，拟以吴兴祚诗付之，而恨当日未抄全，《留村诗抄》亦不易得，而曹君求之甚切，未知我公肯惠抄前六句示我否？乞邻与之，亦殊寒矣。今年一月二十日《大公报》文综一则剪上，聊供一粲。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上。五月廿七日^{〔3〕}。

(九一) 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往函

孝博先生：

不通问者，将近一年，正思念间，忽奉五月廿七日来讯，快何如也！嘱抄吴兴祚巡海诗，今抄呈，未知有合否？去岁八月底，曾寄希文兄新印《朔闰表》一册，谅已收到，便请一提。天一先生健康如何？通甫兄仍居常念佛否？甚念。匆匆不尽，即祝撰安！陈垣。六月七日。

承剪报一则，谢谢。港澳出版有关文史刊物，能寄我者，不吝赐示为幸。

〔1〕 濠镜：援庵在此下批“岙”（指漏此字，下同）。

〔2〕 留：援庵在此下批“宿”，并圈去“题”字。

〔3〕 援庵批：“一九五七。”

(九二)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六月七日手教敬悉。承抄示吴留村巡海诗两首，问一得二，快何如之。谢谢。留村误关闸为官闸，辽人官关音不分，与广州天官里本名天关里可谓无独有偶。“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岙里归”，二百七十馀年前后情景略同，亦趣事也。天一先生卧疾如昔，不能见客。通兄仍就养石牌，康健如常，今年七十八矣，承念同感。去年曾闻希兄谈及《朔闰表》已收到，岂未覆谢耶？已遵谕函告之。另邮上《新亚学报》一期，其第二期及香港大学出版《东方文化》已函托港友代为寄上，祈惠存。另有台湾出版文史刊物见附单，请察览，或可在港觅购，祈酌示。海隅诸友前得大作丛刻者，颇以未有《鉴注》、《表微》、《道佛教考》三种为憾，已函托修绠堂孙君向尊处洽购，不知尚有存书否？拙辑《屈翁山年谱》已在马来亚大学《东方学报》发表，俟出版寄奉教正。行篋乏书，瓠借亦艰，如李因笃《受祺堂集》曾见光绪刻本，本不难得，与王弘撰之《华山志文集》均未引用，漏略甚多，徒灾楮墨耳。《清史稿》弘撰传云其集亭林数十人所与函札，题曰《友声集》。前年《大公报》登载遐庵杂俎，曾为之跋，意翁山函札亦在其中，想公必见及之，但不知有抄存否耳。馀不多及。敬请撰安。汪宗衍上。六月十六。

去岁承寄惠《清后妃传稿订补》，迄未覆谢，甚歉。旋托港友寄上敦煌本《老子想尔校笺》一册，不知收到否？

《明清史料》续出至戊编（台湾史料）。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续出至第二十八本上。

文史哲学报一一六（台大）。

《中西交通史》五册，方豪著。第二册（隋至宋）港肆已缺售，第三册引用《华化考》、古教考、木陈忞、渔山谱四种甚多。前二书方氏有商榷三点，已托人节抄中，日内续寄。

(九三)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六月十六日来信并抄件及《新亚学报》一册，费神谨谢。去年寄

下《老子想尔校笺》，也早拜收，勿念。《寿祺堂集》康熙刻本有与翁山诗十三首另纸抄呈。所注年分，系随手添入，未识正确否，谨供参考。原本“翁山”名字，间被剗去，当是印在乾隆禁毁翁山诗文之后，幸尚可看出。听说中山大学辟有东塾劫馀室，有所闻否？专复，即祝健康！陈垣。七月十四日。

（九四）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七月十四日手海并抄《受祺堂诗》五叶，费神，谢谢。《东方文化》及《新亚》二期系六月十九、二十先后在港寄出，岂竟未递达耶？翁山续昏在丙午非乙巳。丁未八月朔自代东入京，戊申正月初七在代为华姜作生日，七月女雁生，八月二日携家自代北入京南行，均见《文外》。受祺堂夏日与翁山留饮龚鼎孳纪映钟斋二诗为戊申作，则两至京师矣。惜征之诗文外无旁证耳。中大辟东塾劫馀室，闻之神往。昔徐信符先生藏东塾遗稿、遗书凡数百册，壬午岁衍曾赴港为之救之出险，后展转归广东图书馆，《老子注》即其中之一也。中大所藏，不知与此有关否耳。洗三家暑假或来澳，当询之。敬候健康。汪宗衍上。七月廿五。

（九五）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先生：

七月廿五日书早收到，六月十九日寄来《东方文化》及《新亚》第二期最近才收到，包皮破烂，因纸质太重之故，虽迟幸尚未失，费神，谢谢。专复，即颂大安。陈垣。八月十四日。

（九六）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寄惠新印本大著《通鉴胡注表微》一册，谢谢。港澳书肆尚未发售，可喜之至。同人欲得之者甚多。《史讳举例》新印本则早见之矣。上月曾去函修绶堂定购大著丛刻二部，每部港币160。旋接孙君复函云，以木刻不许出口，甚望将丛刻各种陆续重印，嘉惠后学也。春初曾寄上《乡

土》一册，内有渔山为竹垞作江南春图卷景印本，想登记室。惜缩景题语不清晰耳。专此，敬祝健康。宗衍上。四月廿七日〔1〕。

（九七）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往函

孝博先生：

四月廿七日手书奉悉，日前赐示《乡土》一册，并大著《柯九思之卒年》，早已收到，谢谢。《乡土》前所未见，海外得此，至可宝贵，惟《中国名画录》编者似未见拙著《渔山年谱》，知此书推行尚不广也。丛刻二部，闻修绠最近已寄出，想不久可收到。柯九思卒年，精确至佩，未识在何处发表，颇有讹字，想系校者一时疏略（如一处仁宗误仁京，一处至正三年误二年）。关汉卿生卒年，尊处有发见否，幸启示。南中学术动态不吝见告尤感。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五月廿二日。

（九八）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日前奉五月廿二日大示敬悉。顷由邮递到大著《渔山年谱》五册，工料若干，望示知为祷。丛刊已由修绠寄到。近日上海寄书甚敏捷，曾函图书公司申请一部矣。张昶《吴中人物志》想京中必有之，不知所记柯丹丘生卒年原文如何，亟望赐示。又丹丘生稿曾见大著《华化考》引用之而未见其书，恐不易得，烦觅人抄寄诗题以备年谱资料何如？关汉卿生卒确年迄未发见。港澳学术动态极岑寂，多衣食奔走为累。莫天翁老病仍卧床第。通兄居穗粗安。洗三姊曾被反右派，后以一生清白免议。去年港报有《佛教史籍概论》介绍文，剪出奉览。敬祝健康。汪宗衍上。六月二日。

（九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

六月二日手书敬悉，剪报一则并谢。承询丹丘生稿，据予所知见，

〔1〕 援庵批：“一九五八。”

有《元诗选》本一卷，全是诗，又有《台州丛书后集》复刻《元诗选》本。又有缪荃孙、曹元忠辑本，以《元诗选》为底本，而增辑题跋诗文，分为五卷，附录一卷，易名《丹丘生集》，光绪卅四年武昌息园刊本，兹将柯逢时跋录后。

一九三四年《仙居丛书》将缪、曹本排印，增补遗一卷，主其事者为仙居李镜渠，兹录李跋如后。

以上各本，诗题有纪年者寡，题跋纪年有在至正癸未后者，文繁未录。

来示又询《吴中人物志》，传本极少，自钱录引用后，缪、曹辑本《丹丘集》附录及仙居本补遗均未见引用，其罕见可想。惟北京馆有胶卷本，影自海外，字极细难阅，兹将其中柯九思传录出。

关于柯九思卒年，本有二说，一至正三年癸未说，出《稗史》；一至正廿五年乙巳说，出《吴中人物志》。

《元诗选》柯九思小传及钱氏《疑年录》，四库存目《稗史》提要，均主至正乙巳说，《提要》又误以《稗史》之癸未为癸亥，言：“其叙柯九思之卒，在至正癸亥，至正无癸亥，九思之卒，实在乙巳，此书传写误”云云，殊可笑也。

至曹元忠作《丹丘集》跋，又据倪云林、顾仲瑛诗文，别为至正十二年之说，柯逢时不以为然。仙居本《丹丘集补遗》仍有是说，因此柯九思卒年遂有三说。

三说以《稗史》说为长，大著本之，最为有见。惟《宝绘录》所录丹丘题跋，纪年在至正癸未后者凡十馀段，其中必有伪撰，但何以如是之多，须有解释。

又《稗史》丹丘传，缪、曹辑本及仙居本《丹丘集》均已附录，柯逢时且曾特引其说，则大著所云“近世学者均未利用”一句，似须斟酌。

来示报道通兄及洗姑等消息，甚慰。希兄近状如何？身体佳否？住址仍旧否？望不吝赐示。近见陈庆筮藏东塾批语一册，笑龠题签，癸酉尊公题记，称“绍穆道兄于坊肆得此册”，绍穆何人？笑龠是否莘伯？幸见示。

来示又询及吴谱工料，惭愧，日前寄来新亚、乡土等杂志，久无以报，区区复何敢言值，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六月廿一日。

附三件

1. 武昌刻本《丹丘生集·柯跋》
2. 仙居丛书本《丹丘生集·李跋》
3. 《吴中人物志·柯九思传》

(一〇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六月廿一日大教敬悉，承抄寄《吴中人物志》柯传各件，谢谢。知前文疏略殊甚，他日当另改订，幸结论尚不误。而《人物志》似以《稗史》为蓝本，其致误乙巳卒之由，岂以乙巳日出游而指为卒年耶？《丹丘生集》仙居本最备，又近年所印，想较易得，当函沪上书友觅之。《式古堂画考》四尚有甲申人日山水，在宋元名家画册中，柯逢时跋亦无之，想原辑亦遗之也。读朱德润祭文及王逢赠柯诗，似九思晚年生活颇优裕，《稗史》称其以暴得疾卒，似即中医所谓中风，西医所谓爆血管者。而仙居本后记云其侏僚服散自戕，不知何据，以先生曾研医术，故及之。承询绍穆其人，为邓章兴，东莞人，云霄之裔，笑龠其自号。好收藏书画，办理广东教育行政廿馀年，癸酉^{〔1〕}前后数年正与衍供职教厅中，其歿已廿馀年。日本军陷粤时，绍穆书画已被劫出矣。五兄身体尚健康，往来港澳间，通讯址仍旧，以卖文为活，登于无聊报章中，无如之何。前^{〔2〕}年董作宾有《二十史朔闰表》一文，偶于旧篋觅出，即以寄呈。适有人来见之，欲抄四历朔闰，借去二三日便付邮，祈查收为荷。此祝健康。宗衍敬上。六月廿九。

一九五二年承示东塾与郑小谷书，由女嫔之卒年知胡锡燕亦卒于同治十一年。偶繙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义）附表云：锡燕生于嘉庆十五年，卒于咸丰七年，年四十八，与东塾同庚。可疑。而东塾《汉儒通义》有咸丰八年七月锡燕跋，知钱说必误。则尊藏东塾书札足以补订记载者不少也。以有馀纸，顺及之。

〔1〕 癸酉：援庵批：“一九三三。”

〔2〕 前：援庵将此字划去，旁批“去”字。

(一〇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奉赐寄大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册，敬领，谢谢。此间尚未发售也。《明季滇黔佛教考》已付重印否？同人均渴望购阅。《渔山年谱》印行已逾廿年，想新得资料，曷不增订重印耶？专此，敬颂健康。汪宗衍上。十二月四日〔1〕。

莫天翁与通、希二兄均安，并告。

(一〇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惠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册，谢谢。港澳书店尚未见发售，或未寄到。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已发行数月，迄未见之，想印数九百册，不足国内分配耶？此后大著续有刊布，尚祈赐示为禱。希兄患疝气，拟入院割治，并及。敬祝健康。汪宗衍上。三月十日〔2〕。

(一〇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往函

孝博先生史席：

十日手教敬悉。拙著印少，系因题材窄，又用文话，销路有限之故，但比起木刻来，所印已多了。近得东塾书团扇面一帧，上款梧生，诗中提及要刻神谶碑事，盖咸丰庚申为俞梧生作也。诗另录呈，似可补遗一首。希兄施手术已痊愈否？念念。协之先生诗已印出否？天一先生书能保存否？便幸示及。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三月廿四日。

(一〇四)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

三月廿四日手教敬悉。

〔1〕 援庵批：“一九五八。”

〔2〕 援庵批：“一九五九。”

承抄示东塾赠俞梧生佚诗一首，谢谢。

报载先生批准入党，八十高年，积极孟晋，至佩至慰。

希兄病已痊愈，协之先生晚年生活极困，后人亦不能继，近日澳中藏书亦散出，读岭南人诗绝句未能印出也。

天一先生藏书早于日寇入粤时劫失，其后购回数十箱存澳中，俱京估唾馀。其子培樾仍业西药，极发展，必能继志保存也。

画人郑褰裳前日在澳逝世。

专此，敬祝健康。汪宗衍上。四月一日。

(一〇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无厌之请，尚乞见原。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十一月廿五日。

(一〇六)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十一月廿五日手教敬悉。

数月前在《人民画报》获睹尊照及生活影片，福躬康强如三十年前相见于五十万卷楼时，至为快慰。

《论再生缘》一书乃寅老^{〔1〕}数年前之作，冼三家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

《翁山年谱》下帙久已印成，以东方编者人事改组，未以单行本见赠。顷觅得散叶及东塾先生读十三经注疏简端记一册寄呈，祈惠存。华南师范学院吴三立教授近受上海中华书局托注翁山诗云。

《册府序》拜读，至佩。先生今年八十，与大家兄同庚，而长于五家兄

〔1〕 寅老：陈寅恪。

十年，法书秀逸如三十少年，至深仰慕，敢乞椽笔赐书一小帧，写读史绝句允盼。曾读大作《辩机》文引用二句，而未窥全豹也。

大作《渔山谱》卅页引劳之辨《静观堂集》五岫夷缣帛二诗，苦觅久之未得，便中乞飭人录示何如？琐读请原宥。敬祝健康。汪宗衍敬上。十二月五日。

前承垂询莫天翁遗书能保全否，当时未经调查，匆匆以常理推测奉覆。旋闻以港币三十馀万归于北京公库，并谓寻常之《四部丛刊》亦在其中。后质诸培樾兄之星期雅集人士，则谓厅中书箴迄未搬动，晤培樾兄亦不便以此询之，究不知孰是？而先生忽尔询及，必有所闻，乞示一二。培樾兄生活安适，其出让为保存计而非为易粟耳。衍又及。

（一〇七）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五日书并大著《屈翁山年谱》抽印本收到，资料丰富，用力至勤，佩甚佩甚。容当细读，谨先复谢。《论再生缘》及《十三经注疏简端记》亦同时收到，费神之至。令兄通甫、希文，久未通候，便时乞为道及。阅报知令侄德量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尤可致贺。《东方学报》与日本《东方学报》同名，是何组织？香港除旧有香港大学外，尚有何大学？统幸赐示。劳之辨《静观堂集》诗二首，遵嘱录呈。馀未一一，即祝健康！陈垣。十二月十九日。

（一〇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十二月十九日手海并劳之辨澳门诗收到，谢谢。

香港中文大学，报载已由英伦批准筹办，但久无消息。其大学级之学院、书院有新亚、崇基、珠海、浸信、联合等五间，皆十年来旧社会人士设立者。新亚为钱宾四主持，贵门人牟君润孙在院担任教席。崇基则广州岭南大学旧人也。

《东方学报》为星加坡马来亚大学出版，校内人材缺乏，皆向来征稿者也。专复，敬候健康，并贺年禧。汪宗衍上。十二月卅日。

报载燕京、辅仁均在台筹复，并告。

(一〇九)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新春维福躬安吉为颂。日前玉清三家转示大函，过爱之言，曷胜惶愧，已将敝处所有数种寄之。木陈自谱则托其赠送图书馆收存矣。希兄突于月之中旬仰药自戕于港之新界沙田僧寺中，施救不及，已安葬矣。近年卖文算命为活，贫病交迫，无人生乐趣有以致之。先生与之五十馀年旧交，能不凄然。其子只一人在港，仅能自给，馀均在国内。第三继室与之离婚数年，此其最痛心，自此生活入困境矣。

昔年曾蒙寄示昂溪森字卷照片，当即奉还，不知方便觅出否？如有可能，乞再赐寄一阅，并乞惠大作《汤若望与木陈忞》一册。缘偶与友人谈及昂溪与宫廷掌故，嘱为文述之，且谓广州拟印乡贤书画集，香港《大公报》已印广东名家书画选集，不及森、忞二人，亦须借助于此，故敢以奉求。无厌之请，乞谅之。（如麻烦则不必矣。）

《新亚学报》第三期已托人在港购得，尚未送澳，俟翻阅后再行转寄察览，先以奉闻。以前由港寄，包扎不慎，几遭遗失故也。寄出再另函，并及，敬祝健康。宗衍上。二月廿六^[1]。

(一一〇) 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日前接通甫大兄信，惊悉希文兄噩耗，至为悲痛。我辈几十年受尽帝国主义的气，眼见自己国家蒸蒸日上，正应当高兴的时候，为何反而萌厌世之念，不甚可解。通甫兄索敝处所藏莘伯先生遗诗为惺默、苕楚二集所未刊者，敝处只有四五首，已照钞去，偶检旧篋，尚有菩萨鬘一首为《惺默斋词》所未收，今将原词并信共三纸奉贻，便乞转去为幸。昨见友人案头有香港出版的小说，名《金陵春梦》，凡四五册，此等书容易购否？容易寄否？港澳近出有何新书，能寄示一书目否？不敢请而固所愿也。专此，

[1] 援庵批：“一九六〇。”

即祝健康！陈垣。三月七日。

(一一一)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

上月下旬曾寄上一函，未知收到否？顷交邮寄呈《新亚学报》二册，祈惠存为荷。敬候起居。汪宗衍上。三月十日。

(一一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昨奉三月七日大示敬悉。承惠先伯与节庵词札三纸，拜收，谢谢。已转寄大家兄矣。港澳新出版书目取得数页，都无甚可观，已函托香港友人代觅寄上。近年东海亦翻印古籍，均习见者。惟历史语言研究所尚有学术论著耳。《金陵春梦》系香港《新晚报》连续登载的小说，澳中缺售单行本，已托人往购，俟寄到即转呈。月之上旬曾寄上《新亚学报》二册，《艺林》一纸，已收到否？大著《校勘学释例》重印本澳中未见，港报登出介绍文，剪出奉览。敬祝健康。弟汪宗衍上。三月十六日。

(一一三)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嘱觅《金陵春梦》小说，已购得三册，连同最近书目，分包由香港寄上，祈示复。《金陵春梦》第四集为《草山残梦》，连续登香港《新晚报》，未完突中辍，据商务书馆职员云未有单行本，一俟出版，当再购寄。姚大荣《墨缘汇观撰人考》，邨架有其书，可借阅否？各家笔记言安岐事，以叶郎园为最详，或谓《啸亭杂录》之安图为安岐之父，不知可信否？姚书考订必详，欲一读耳。梁思孝在京否？近状如何？便中希示及。敬候起居。汪宗衍上。三月廿四。

(一一四)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道席：

三月七日奉上一函后，翌日即接二月廿六日来书。希兄事朋友们也有

些责任，为何在这个时代还让他去占卦算命，不早给他一个忠告，等他越来越无聊赖呢，可惜可惜！承询茆溪森字卷照片，遍寻不获，似已毁去（因所书实不高明），仅存钞跋数纸，忘记从何处得来，又忘记曾钞寄尊处否，兹并钞上。不睹原迹，徒见其跋，想像而美化之，似尚胜于亲睹恶札也。《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单行本已散尽，兹照钞一分寄上。尚有《语录与顺治宫廷》一文，述茆溪与宫廷事颇详，想尊处已见过，姑检寄一本。洗三家要道恣弘赞之书，不提及茆溪，何也？三月十日书，并《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一、二期及《艺林》一纸，均收到，谢谢！续奉三月十六日书，并书目，及港《文汇报》对拙作《校勘学释例》的介绍，亦收到。子微先生当是熟人，但未知是何人耳。他说：“其人其事，本版前已介绍过”，究竟如何介绍，恨不得见，能查出否？兹付上该书十册，祈查收。尊处需要什么书，示知当代办。专复，即祝健康！陈垣。三月廿六日。

附一包内十册

又一包内三件

（一一五）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三月廿六日手海并书件二包均收到，谢谢。抄件字数不少，太费事，于心不安也。《金陵春梦》三册已于上月寄上，《草山残梦》未见发售，俟觅得当续寄。《文汇报》书的世界版前文偶未留意，已函询港中友人爱剪报者觅之，一面托该报熟人查询出版日期，或可得之。孟子微不识其人，似系笔名。国内出版书籍多由孟君撰文介绍，其专门性者多登《大公报》艺文版，大众化者登《文汇报》，似系该两报特约撰述也。自前年起，港澳人士不能直接向京沪购买古籍，改由商务印书馆另设集古斋在港供应，由黄荫普兄主持。惟愿得之书往往缺货，托其函沪代觅，亦迄无回音，懊恼如何。顷承垂询需要何书可代办，欢喜欲狂，厚谊不敢却，另列书目一纸，能寄来一二种，于愿足矣。台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有胡绩溪生日、傅孟真逝世论文集四厚册，体例略如旧印庆祝蔡子民先生者，可寄上否，乞示覆。专此，敬祝健康。汪宗衍上。四月五日。

《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

《隋书求是》，岑仲勉。见一九五八年北京国际书店中文图书预订目录，迄未见发售。

《33种清代传记引得》^{〔1〕}：旧印本恐贵而难得，明代者已见，清代者有新印否？

《澳门记略》，印光任。不知易得否？能寄出否？

《广雅堂诗集》，张之洞^{〔2〕}。石印亦可。

《箠石斋诗集》，钱载^{〔3〕}。书多恐难寄。

再者，廿馀年前大驾返粤，携有张西园萱画轴，此后未见第二本。穗港开文物展览会十馀次，询之同人，皆叹为难得。如易于觅出，赐一照片何如？又报载故宫博物馆收回宋拓华山碑，未知系何本，盼赐示。李仲约藏本下落如何，甚念。

（一一六）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本月九日奉复一缄，并付上《墨缘汇观撰人考》抄本一帙，想已察收。续接到四月五日来示并书单一纸，敬悉。今挂号寄上《箠石斋集》八册一包，又《广雅堂集》二册，《清代传记引得》一册，合一包，请查收。关于胡、傅论文集，甚欲一见，邮局能寄，则请寄下为幸。故宫收得宋拓《华山碑》，是何本，尚无所闻。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四月廿日。

另附二件

（一一七）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四月十六日奉九日手示敬悉。《墨缘汇观撰人考》抄本今日始寄到，谢谢，渴望久矣。敝藏此书为端午桥木刻本，有宣统己酉序，与姚考引光

〔1〕 援庵批：“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印。”

〔2〕 援庵批：“四卷二册，顺德龙氏刊。”

〔3〕 援庵批：“五十卷八册，光绪四年重刊于苏州府署。”

绪庚子端序略异，而与缪氏《云自在龕笔记》相同。己酉序提及李猛庵，殆为李葆恂捉刀，而姚君似未见端氏后刻也。集成书目已寄出数日，想先此函收到矣。《文汇报》之文章以为时太久，未能查出日期，已托人问孟子微先生，不知能一当否耳。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上。四月廿三日：

闻叶玉老患血压极高，达二百四十度，老年人多如此，念念。其新著《矩园馥墨序跋》第一辑，南中未见，不知能代购一部否？

(一一八)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四月廿八日奉二十日手示敬悉。《箠石》、《广雅》及《清代传记引得》昨亦收到矣，谢谢。胡、傅论文集四册已于廿八、廿九两日先后分三包寄上，祈查收。港澳购书、寄书极简便，尊处如需要何书，当代办。昔年曾寄上张汉三丈阁斋稿一册，付去洪乔，日前函家姊自广州寄递，不知收到否？如早已得之，则转赠图书馆何如？敬祝健康。汪宗衍上。五月一日。

《清代传记引得》系新印尤妙。此间书店尚未发售。此书仅印六百册，想分配国外无几。国内新印书籍，间有寄港十馀册者，顷刻即罄矣。香港《新晚报》之《草山残梦》一纸奉览，尚连载中。

孟子微在香港文汇、大公两报投稿数年，从不露面，亦不与该报中人通讯。该报曾函孟君约其茶叙，亦不赴会。故其作先生其人其事一文，无法查得登载时日，实难找寻。又去年八月至最近之文汇副刊亦托人查过，无以报命，甚歉。

(一一九)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四月廿三及五月一日手示，并剪报，敬悉。集成书目早收到，胡、傅论文集四册三包，亦先后收到，谢谢。阁斋稿前年曾惠我一部，最近寄来者尚未见。昨日寄上《矩园馥墨》一册，又挂号寄上西园画照片大小二张，请查收。遐翁近日情绪较佳。专复，即祝健康！陈垣。五月十三日。

(一二〇) 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赴港旬日，归来奉五月十三日手示并张画影片二、《矩园馥墨》一册，拜收谢谢。迟复至歉。西园画少见，其生卒年亦无纪载，曾见陈子励手抄张穆铁山人诗抄，有“过张九岳先生西园，时先生已捐馆”诗并注“癸未”二字，诗云“名园阒寂美人遐，满壁馥香旧墨华，石隙紫兰幽自放，无人饥鹤啄残花”。今见尊藏画本，款署癸未，知其即以崇祯十六年癸未逝世。以八十四岁推之，生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陈本殆从铁桥山人自订年谱残本抄出，又抄本《铁桥诗稿》则略去“时先生已捐馆”及“癸未”数字矣。另邮寄呈《新亚》学术专刊一册，祈惠存。敬颂健康。汪宗衍上。一九六〇年五月卅日。

(一二一)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前日寄呈一函并《新亚》学术专刊一册，想已收到。所言张西园卒于崇祯十六年癸未，画帧疑作于是年，则万历十年^{〔1〕}中举人为二十三岁，会试与服官二十年，加以优游林下四十年，与寿八十四岁似相合。惟画本精力弥满，似不类八十四高年作。张铁桥之过西园诗序，云其癸未已捐馆，未必卒于是年。若云画为万历十一年癸未作，其时只二十四岁，岂西园卒崇祯初，画为三十馀岁作，则连会试服官仅十年，而乞养归粤耶？行篋无书，苦思不得其生卒确年以考其作画年份。玉清本有《西园存稿》，亦难借阅，乞先生有以教之，曷胜企盼。报载辅仁大学在台设立，并以奉闻。专此，敬祝健康。汪宗衍上。六月二日。

(一二二)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五月卅日及六月二日书，均悉，《新亚》学术专刊亦收到，谢谢。张西

〔1〕 援庵批：“壬午。”

园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见《西园存稿》卷二赠张仪吉还钱塘诗序，云“戊午之夏，我生之初也。”又卷卅五有初度日与亲朋书，云“五月二十四日，不孝萱生之日也。”又卷卅七有回徐韶阶公祖书，云“萱七十有七矣”，“己巳以来，两目为焚膏所烁，六年间百医无效，今将瞽矣。”己巳越六年为甲戌，甲戌年七十七，正是戊午生人，至崇祯甲戌为七十七也。西园生年无疑义，年八十四卒，则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也。张铁桥癸未过西园诗，谓“时先生已捐馆”，盖捐馆已二年，非谓先生癸未捐馆也。今画题癸未，当是万历十一年癸未，即中举后之一一年，时年才二十六。以上所说，是否有当，仅供参考。洗三姑《西园存稿》，前年曾托予补抄阙页，就近索一观何妨。辅仁大学在台设立，此间未见报道，承关心此类新闻，不吝剪示，至感。孟子微先生既高隐，似不必再考究，为此区区费大神，深觉不安。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六月十二日。

（一二三）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六月十二日复五月卅日及六月二日来书，述及张西园生卒年事，未知收到否？未知有问题否？久未得复为念。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七月十九日。

（一二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六月十二日、七月十九日手示已先后收到。张西园生卒年尊考精确，至佩至谢。缘赴港旬馀，归来感暑，多日体气不适，稽迟至今，可为罪也。

台设辅仁大学事，旧报已失，月来未见续有报道，似系于某主持其事。

西园画照片已交《大公报》，据该编辑函言，制版后不甚清晰，尚未见印出，想终必付印耳。

洗三姑藏《西园存稿》曾见之。穗对港澳邮递查验极严，如先君之《岭南画征略》欲寄来数部，亦被退回，况明刻本耶？（已托《大公报》带来，尚在审查中，防有善本出国外也。）

《大公报》艺林周刊欲觅书画照片，邺架如有摄存照片，亟望惠予假借，俾化身千万以供同好为盼。敬祝健康。汪宗衍上。七月廿六日。

再者，友人黄君荫普系前清汉军黄宣廷诰之侄，喜收藏广东文献书籍，一九五五年曾以全部数十箱捐献广州中山图书馆，并由该馆油印书目分寄各处。曾承下问黄君生平，即其人也。南海潘明训藏《南海志》已捐献北京图书馆，一九五二年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 57 页著录之，云为元陈大震纂修，元大德间刻本。惟据潘氏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称为元刊。潘跋谓“凡所举废，由宋及元，最后为致和元年”。是称为大德本不合。黄君蓄疑莫释，欲求先生审定赐教。弟以《南海志》为元刻善本，难于借阅婉覆之，而黄君先后三函相询，絮絮不休，特为转达，不敢奉渎清神，倘肯惠予指示，同深感幸也。衍又及。

(一二五)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八月十日手书敬悉，并附大作《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拜读数过，考证精确，欣喜无量。当即转致黄君荫普，并嘱其交去《大公报》艺林周刊发表，嘉惠后学，想荷赞同也。专此复谢。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八月十九日。

(一二六) 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八月廿九日大示敬悉，尊著《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一文，前已转黄君荫普，其意欲引用大作，与叶玉老、赵斐云旧文另成一篇，故《书后》一文始终未付刊登。承示各节，已郑重函黄君切勿发表矣。黄君上月底始由广州返抵香港，据云本周内始能执笔，至快中旬黄文始能刊出，届时再剪出寄呈。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九月五日。

(一二七)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五日曾发一函，计登典签。昨天《大公报》艺林竟然把大作发表出

来，大为震惊。好在黄君声明系答彼所问，由其出主意发表，大约不会碍事吧。此事衍处理经过是这样的：

上月得读大作后，即转黄君，并云最好由其综合各人意见自成一文。但大作已考据详实，或作为前篇，而其自作为后篇。适黄返广州兼旬，月底才回港复我，拟用第一办法，当然赞成之（附黄八月廿九日函）。

九月二日，弟犹未放心，再有信请其务必照第一办法，并早日执笔。故五日奉大函，不欲在海外发表，以为必无窒碍矣，仍有信去黄君郑重叮嘱之。

岂料六日又接黄君函（附九月五日函），改变办法，当即复函再将尊意详言之，一面去函《大公报》编辑主任兼编艺林陈凡，将此事源本告之，并云如已打小样，即取销，或上版亦要抽换他文。以该刊向系星四才集稿打小样，星六晚才付印，衍发函在六日，而七日（星三）必到，距集稿时间尚多，以为必可阻止矣（以后以他事函陈凡兄再三提及均阻之）。

大约黄君执起笔来自无“主宰”，珠玉在前，殊难综合写成“似样”之文，而陈凡兄一见大作，如获至宝，爱不忍释，遂成现在的办法。虽经衍再三去函坚持万勿登载，无可补救矣。

兹将黄君来函二通三纸、陈凡兄函三纸（中间抽出他事四纸）及艺林一纸呈请察览，藉知衍处理经过，尽有时间不必登出，而他们不肯听话，奈何！惟有负荆请罪，乞谅之为荷。

黄君所求图签一节，未知能邀俞允否？其别有一图系挂幅，先君亦有诗题之。黄系清华留美生，与德亮侄同学，少孤贫，望有以慰之。

西园画，粤东同人无第二本，故前乞尊藏照片以为可化身千万在艺林印之，乃试样后极为模糊，不能印出，奈何！艺林主要图片必须附以说明，故衍东拉西扯几句，为图而作。图既不存，文应掉之，乃仍登出，自觉汗颜。幸有考证生卒年得自先生惠赐，略略为遮丑而已。谢谢。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九月十一日早。

附黄函三纸、陈函三纸，艺林壹纸。港报向系夜后方派到，故十一日方付邮也。

国内教授如唐兰、李可染、容庚、冼三姑等，均有文字在艺林发表。洗上月底来澳，旋即赴港，住九龙新界山中，尚未回澳。并及。

(一二八)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五日示悉。偶检道光《南海志·艺文略》载南海旧志各序甚详，中有涉及大德陈志者，特为录出，亦可见大德志之独一无二，不必致疑也。因检《南海志》，触及《番禺续志》，忆系希文五兄所贻，手泽犹新，人琴已渺，不禁为之凄然。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九月十八日。

附抄件

(一二九)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十二日曾上一函，计登记室。昨日《大公报》艺林续刊黄君荫普一稿，检呈查收。曹元忠跋所言，亦不出大作范围之外。至崇祯《南海县志》，新印《中国地方志综录》已著录，北京馆藏十三卷旧抄本亦非异闻矣。顷接陈凡兄来函，尚欲征求大作，已一之为甚矣，然衍姑为代达，原函奉览。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九月廿日。

(一三〇)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十八日曾复五日一缄，想已入览。顷接十一日来示，并附函、剪报等，知台端为大德《南海志》稿件事煞费周折，深感不安。今既由黄君负责登出，不是本人投稿，这样处理，至为适当，礼谢礼谢。黄君属为《茶飴》卷题签，本当应命，但久不使用毛笔，恐不能如意。且上头题者已不止崔颢一人，更不敢着笔了。专复，即颂台祉！陈垣。九月廿二日。

(一三一)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连上二函，想已收到。昨由《大公报》澳门分销处送来大作《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稿费收据乙纸，嘱为代转。惟此文之发表并非先生本意，故未敢代为收款，兹将原件寄呈查收，乞示复，当为代达。专此，敬祝健

康。汪宗衍敬上。九月廿三日。

(一三二)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老先生史席：

迭奉九月十八、廿二两日手示，附抄南海旧志各序，指示弥详，至佩。已即转黄君，顷得复书，极感雅谊，要向先生学习也。由万历序文知其时大德本已不传，比之崇祯本所云不传，又早三十年矣。从前广州双门底石川堂药房主人之子姚百泉，澳中藏书颇富，以两大洋楼储之，去年已售与加拿大博物馆。衍所知抄本书最大者为《册府元龟》一部。今闻徐信符先生澳中所存广东文献书籍又复出洋，为之怅然也。日前寄上《大公报》付来大作稿费单一纸，收退与否，盼示复掷还为荷。敬请撰安。汪宗衍上。九月廿九。

附黄函二纸，不必掷回。

(一三三) 一九六〇年十月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廿二日曾复十一日函，想已收到。昨接廿日示并附函《艺林》等，敬悉一切。陈君函属为撰稿，雅意可感，奈文思贫乏何！大德志曹跋无新史料，诚如来示所云。所引《文渊阁书目》，不能证明其为元志抑宋志。陈大震志序阮通志及道光《南海志》均载有全文，亦不必求之崇祯志。吕桂孙是路教授，路字应注意，曹跋省之，则此志为一路之志少一证佐矣。《艺林》转载曹跋，颇有误字，比较重要者如《文渊阁书目》南海志“八册、六册各一部”，误为“卅六、四十各一部”，盖册误卅，又误四也。崇祯志，北京馆有之，善本书目不载者，不作为善本也，不得因善本目不载遂谓北京馆无之，尊兄以为何如？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十月四日。

附函缴。书成待发，续接廿三日函并稿费收据，无接收理由，谨付还，请代为处理，费神之至。又及。

(一三四)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日前奉四日大示敬悉。艺林稿费收据一纸已代为退回陈凡兄收矣。衍

亦预料必如此也。尊论曹元忠、黄宇庭《南海志》跋语至为精当，佩甚佩甚。崇祯志虽不载于北京馆善本书目，而新印《中国地方志综录》收之。宇庭疏于检查，以为曹君独得之秘，衍早已函告之矣。《大公报》曾印《广东名家书画选集》，闻欲以一册寄奉，不知收到否？广州方面近印《广东画集》，质量更为丰富，年内可出版。又广州曾将先君《岭南画徵略续录》油印，衍迄未见之。陈凡兄得一部，拟由《大公报》印行云。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十月十九日。

（一三五）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日前曾上一函，想已收到。旋接陈百庸（凡）函云，《广东名家书画选集》一册，经已寄呈，并谓日内尚有专函恳求大笔为《艺林》写稿，嘱为代转云。

迭接黄宇庭兄函，坚嘱代求法书《茶飴集咏》卷签，附来笺纸，谨以转呈，不知肯俯允以慰其仰慕之诚否？企盼企盼。

闻《广东画册》年内不能出版寄港，则《岭南画徵略续录》亦须明年乃能刊出矣。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十月廿六日。

附黄函四纸。

（一三六）一九六〇年十月三十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九月廿九及十月十九日大教敬悉。《广东名家书画选集》尚未收到。敝处最近又发现东塾遗诗一首，写在一把团扇上，未识从前曾抄寄左右否（记不得），词云：“短簿祠边放棹迟，春江风暖四弦知，莫弹暮雨萧萧曲，正是灯红月白时。梦惺大兄属书旧诗，此前四十年作也。壬申二月陈澧。”壬申为同治十一年，前四十年当为道光十三年癸巳，短簿祠在虎丘云岩寺，祀晋司徒王珣。此诗盖先生初上公车过苏州时作，时地俱可考，应编在遗诗《山塘元夜》后，《登虎丘浮图绝顶》前。此扇面系与陈古樵合写，久藏敝篋，初不注意其可补遗诗也。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十月卅日。

(一三七)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上月卅日及三日手海敬悉，承示陈东塾游虎丘绝句，至谢。前此所未见也。茶飴图签，法书遒劲，至佩。明日有香江之行，看石湾陶展，当面致黄宇庭兄，必欢喜赞赏也。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十一月十日。

(一三八)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十一月十日来信敬悉。记得本年二月间尊处曾拟再借茆溪字卷照片一阅，当时因遍寻无着，以为毁去，前日无意中发见原件具在，书法虽不高明，尚不至如前此印象之坏，兹特重行寄上，不知现尚需要否？此卷系周邦宁付法卷，原有超海及张照、郑燮诸人题跋，今只摄慈翁笔迹。全文见《茆溪语录》法语门，此卷首尾残缺过半，存者字句亦有不同，惟题款比《语录》特详。书于吴门放生精舍，当系康熙初年茆溪住苏州时手笔。据超海乾隆四年跋，此卷残缺早已如此，而人犹展转宝藏之，以至于今，想亦因其稀有难得也。专此，即祝健康！陈垣。十二月二日。

照片九片另邮。

(一三九)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十二月二日大示并茆溪森字卷照片九张收到，俟用毕即奉缴，先谢。

上月中旬至港，已将椽笔书《茶飴集咏》小签面交黄宇翁，大喜之至，嘱为道谢。

又晤陈凡兄，当告以《广东书画集》已寄到，并代为谢之。陈兄仍欲追求先生为艺林写稿一二篇，即付旧作来亦可。衍已告之，因海外关系，可不必作此想。渠云党与《大公》有关系，将来有长函奉恳。其醉心于黄宾虹画辑，有论画语录印刷中。

大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迄未在港澳发售，如有存书，乞再寄惠一二册为盼。（《滇黔佛考》已到。）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十二

月十日。

(一四〇)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十二月十日大教敬悉。陈凡兄已来信，并附有《艺林》一束，意甚诚恳，惜无以报之，至为仄歉。承索《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系北平沦陷日寇时作品之一，对象为当时知识分子，用文言写出，不通俗，不能多印。各地书店门市部、图书馆各分配几部，顷刻即尽。因此市上很难看见，海外或竟分配不到了。今搜得二册，另邮寄呈，请查收。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十二月廿六月。

外附二册。

(一四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翁先生史席：

上旬奉到大示并行森字照片，即复一函，想登记室。昨〔1〕已在《艺林》印出，原件奉缴，乞察入。行森生平，港澳人士知之者少，故抄撮大作以为说明。日前陈凡兄来澳看杂技，云已将艺林按期寄呈，故不另邮，亦无佳篇耳。又谓曾在深圳寄呈一函，不知收到否？专此，敬请撰安，并贺年禧。汪宗衍上。十二月廿七日。

照片因制版接缝，故剪去些少，想无大碍。并及。

(一四二) 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上年十二月廿六日大教敬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二册奉到，谢谢。愧无以为报耳。慈翁遗墨照片，前已交邮奉还，想已收到。制版后尚属清晰，但茆字间有仍如《广东通志》误作茆，校勘之疏可笑，亦以字房无茆字耶？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一月八日〔2〕。

〔1〕 援庵批：“廿五日。”

〔2〕 援庵批：“一九六一。”

(一四三)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及本年一月八日书并茆溪字卷照片已收到。大著《茆溪森及其遗墨》亦已见，遗墨不取句语，只取题款，剪裁得法，至佩。茆溪茆字，《惠州府志》亦误作茆，据在惨赞木人剩稿有“与昂溪法兄书”，知茆实音昂而非卯。得大著在报上重复申明一次，不至再有人误念为茆溪矣。南宋粤士李文溪名昂英，有将昂英误作昂英念者，今又把茆溪作茆溪，可谓无独有偶。专此，即颂春祺！陈垣。一月十八日。

(一四四)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来函

援老先生史席：

日前奉到《新道教考》，即复一函，计已收到^{〔1〕}。闻台湾方面新编《清史》已付印，由张其昀（台教长）发表谈话公布，主编者萧一山，约千万言，分钉洋装八大册。第一册定一月内出版，每册约港币二十馀元（未到港），准今年十月间出齐。系以《清史稿》为底本，加以增订，多党人传等。香港《工商日报》曾载之，惜未过目。史稿本应重编，但恐仍未能满人意耳。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一月十九日。

(一四五)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一月十八日曾复一缄，谅登记室，旋接一月十九日大教，敬悉台本《清史》将近出版，现在已寄到未？我暂不拟购置，但愿知其内容及外表，书有何人序言，有无编辑凡例？与《史稿》大不同之点何在？书型大小，十六开本抑卅二开本？用几号字排印？有否点句？凡此种种，如果见到，尚望不吝赐示，报刊上有介绍及广告等，亦望剪寄为幸，费神之至，即颂文祉！陈垣。三月二日。

〔1〕 援庵批：“一月八日。”

(一四六)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二日，来函

援老先生史席：

一月十八日、三月二日大教敬悉。台印《清史》尚未寄到，《中国一周》及《新闻天地》二刊物曾略述之，非长期定户不易买得，平时以政论为多也。

全书约一千万言，系由台国防研究院印行（张其昀已改此官），精装八大册，用老五号字，十八开模造纸印，加句读，并附索引。

内容为本纪二十五卷、志一三六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一五卷，又补编二十一卷，即南明纪五卷、明遗臣列传二卷、郑成功载记二卷、洪秀全载记八卷、革命党人列传四卷。

前有张其昀序及编辑经过二文，以《史稿》为底本，校以《实录》诸书，参照时贤评论而增订之。除补编二十一卷外，略述如下：

（一）太祖以七大恨告天、戊戌政变、慈禧垂帘，《史稿》曲为之讳。宣统逊位临时优待条件，史亦略之。今《清史》悉为补入。

（二）《史稿》宣统纪未载唐绍仪议和，且对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督、奠都南京缺而不书，今已补入。

（三）《史稿》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称为伪僭，今改称明某帝。

（四）《史稿》于明代遗臣斥为逆贼，今悉改正。

（五）补吕留良、方孝标、顾祖禹、朱筠、谷应泰、翁方纲诸人传。

（六）《史稿》于盛宣怀、瑞澂、伊克坦等传不书民国正朔，以甲子纪年，陆润庠、梁鼎芬等竟书复辟，又有宣统逊位以后谥号者，今悉改正。

（七）《天文志》日食补至宣统三年，月食由顺治三年补至宣统三年，又补道光二十四年三垣、二十八宿、垣星、黄道经纬表等。

以上种种不过老生常谈，洪秀全载记殆出于粤人简又文之手，以其为编纂人之一，其名单曾于另一册《中国一周》见之。如觅得，容当抄呈。专此奉覆，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三月十二日。

(一四七)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日前^{〔1〕}上一函言新编《清史》内容，系据《新闻天地》所载《清史与清史稿》一文节录。顷假得《中国一周》，内有张其昀《清史序》及清史纂修委员会《清史叙例》、《清史稿纂修之经过》等文，兹将《叙例》及编纂人名单抄上，祈察阅。张序间有政论，《经过》则人云亦云，故不抄矣。《清史》原书仍未寄告并及。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敬上。三月十八。

(一四八)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三月十二日及十八日来示并《清史》叙例凡十页，完全是吾兄亲自手写的，甚过意不去，如果知道是这么多字，就不敢劳烦了。专此复谢，并颂著安！陈垣。四月九日。

(一四九)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上月奉手示，敬悉《清史》序例等已递达为慰。闻此书寄港仅十馀部，顷刻即罄矣。近始寄到《文物》今年第一期，二三期同时到，有书简与诗笺一文，提及《北京笺谱》第六册收梅花笺二十幅，中有陈煦、陈蕃浩之画。二陈不知为广东某县人，有无传状之文，歿于何时，所收二陈画各若干幅，其画款识印章如何？乞赐示为叩。广州拟印《广东画集》，出版无期。现《岭南画徵略》增订本及续编稿本改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如二陈歿于一九三九年以前，意欲补入续编，以先君歿前之人为限也。二公殆久居京师，疏陋竟不知其人，至愧。专此，敬请撰安。汪宗衍上。五月十九日。

闻《金陵破梦》已出版，俟购得即寄呈。

〔1〕 援庵批：“十二。”

(一五〇)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五月十九日函奉悉。承询缘督、少鹿二公，二公从前皆辅仁大学美术系教员。缘督梅县人，今年五十九岁，仍任北京艺术学院教师。少鹿名蕃诰，广西贵县人，一九三二年六十六岁时，刊行梅花回文画册后，闻不久即卒。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六月二日。

(一五一)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寄来《岭南画徵略》二册，均收到。其一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亦已送到，谨此复谢，并致敬礼！陈垣。八月四日。

(一五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久未接信，忽奉十一日手教，藉知近状及通甫大兄起居佳胜，至为欣慰。剪报二则，收到谢谢。史学要籍解题是弟从前讲授课目之一，老生常谈，无甚高论，是以并未印行，亦未成书，没由请教，乞谅。承示《朔闰表》永兴之误^{〔1〕}，再版时当改正，谨此复谢，并颂著安！陈垣。三月廿八日。

(一五三)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五月十八日来信收到。《东塾杂俎》系平津沦陷时古学院诸人所刻，闻公睦对此，并不满意，刻成不久，诸人即败，书印无多，因此知者绝少。承示，已属书估代找一部，尚无答复，今将封面叙目跋抄呈，请察收。敝藏也有用“东塾杂俎”格纸抄的读书札记七厚册，共约六百叶，每

〔1〕 永兴之误：汪宗衍先生函告：“系指《朔闰表》年号通检‘永兴’重出。七八年三月北京二次印本已删去。”

叶不一定写满，少者或一二行，颇似今人所用之卡片，惜不是东塾亲笔耳。册末有潘锡基慕农印，又有疋庐珍藏书画金石印，君知其人否？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六月二日。

附四纸。

（一五四）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陈凡兄来，询知台端起居安善，至以为慰。二日寄去《东塾杂俎》序目，想已收到。光绪十二年梁鼎芬曾刻《东塾集》八卷，百二十四篇，光绪十八年廖廷相又辑《东塾集》六卷，二百二篇（序目误为二百二十篇），观其序目，廖似未见梁刻。今节庵遗文有收入《东塾集》梁序否？特抄呈备考，并祝大安！陈垣。六月十三日。

（一五五）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七月廿九、卅日两函并《节庵遗稿》二册，先后收到，谢谢。惟卷二代张八摺，均不在文襄全集奏议七十二卷中，是否拟作而未经入奏者，待考。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八月九日。

子远兄别卅年，晤时幸致意。

（一五六）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

迭函并《书画录》等早收到。病住院三四个月，近始回家休养，奉复稍迟，乞谅。专此，即颂著安！陈垣。三月十四日。

通甫大兄均此。

（一五七）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七月十五日书，敬悉。《南台备要跋》系应师大学报同人之请，勉强塞责，原不值识者一顾，承索观至愧，兹谨另邮寄上一册，乞不吝指正。

专复，即祝健康！陈垣。七月廿六日。

通甫大兄晤时幸道及，回忆庭讯卢梭魂^{〔1〕}时，已过半世纪矣，恍如话剧一幕，可笑。

（一五八）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久未通候，忽承寄示《广东藏书纪事诗》一册，敬谨收到。我离广东已半世纪，于乡邦文献，至为隔膜，读此如游粤秀山房，如入白云仙馆，何快如之。惟此刊错字颇多，校对时似不甚经意，除陈庆笙卒年六十，经尊处改正外，如叙传之黄应麟、岳柯，生卒表之伍紫坦，78页之谭裕叔，101页之王丹瑶，81页之光绪辛亥，99页之国学粹报等，触目皆是，至为可惜。此刊末附广东藏书家生卒年表，颇便检阅，惟既将生卒年考出，甚不容易，何以不按生年排列，如陈珪应在丘濬前，梁储应在黄佐前，屈大均应在梁朝钟后等，又如黄佐为正德十六年辛巳进士，何以不据进士题名碑而据黄文裕公祠牌坊，皆不甚可解。又，顺德冯龙官谓古人多以一字为字，因字曰孟，尝闻之矣。今41页龙官小传谓“龙官字孟苍意不嫌于赠者因自称孟”，此语究系何解，乞不吝赐教为幸。专此复谢，即祝健康！并问令兄通甫先生安好！陈垣。一月十四日。

（一五九）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廿三、廿四日大函，并《广东文徵作者考》二册，均收到，谢谢。贱恙已痊，承念至感。《文徵作者考》页数一贯到底，至可效法，唯校对仍未尽善，即冯龙官传寥寥六行，已有治昭两错字。校勘之事，诚未易言。专此复谢，并候春安！陈垣。二月四日。

〔1〕 庭讯卢梭魂：据汪宗衍先生函告：“卢梭魂系广东顺德人，忘其名，似黄节《兼葭楼诗》中之卢某即其人。佩服卢梭，因以为号。宣统间援老偕其访希文先兄，介谒先父，而先父素性守旧，因以孔孟之道屈之，故有‘庭讯’语。”

(一六〇)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四日函刚发出，即接廿九、卅日大函，敬悉一切。徐著误字，已照来示改正，诚有作勘误表的必要，但第一怕有漏改，第二又怕以不误为误，此责应谁任之。前函致疑龙官称孟，徐著谓“不嫌于赠者”，不知此语何解，故请教，非有疑于孟苍二字不雅也。古人以孟字苍字为名者众矣，何所谓不嫌于赠者。至于黄君函询二事，一伍元薇，二学海堂。学海堂与菊坡精舍、应元、越秀、越华等书院均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废。伍元薇与伍崇曜是一人，吴诗二伍之说，如注崇曜、绍棠，尚不算误。因《粤雅堂丛书》前二十集均题伍崇曜跋，其廿三、四、五及廿九、卅等集，则题伍绍棠跋。绍棠，崇曜子，元薇则崇曜初名，尊处解答，已甚明白，不复赘赘。惟徐著 27 页伍绍棠上应有伍崇曜名，方合事实。尊意以为何如？专复，即颂春安！陈垣。二月十一日。

再有请者，徐著卷首题徐绍荣信符撰，男承瑛汤殷校补。承瑛、汤殷是一人，抑二人？如系一人，则汤殷是字，何以叙传及生卒表均称字，如系二人，则承瑛、汤殷应平列，何以直列，与徐绍荣信符同例，究竟是一人是二人，请指示。

(一六一)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史席：

二月廿五日书敬悉。徐著得黄君为作校记，甚是好事，但开卷的梁朝钟，阮通志艺文略六辅法录条，艺文略八喻园集条，均作梁朝钟，阮通志列传二十胡方传引《南涧文集》亦作钟，《广东文徵作者考》145 页亦作钟，《清史稿·儒林》一胡方传亦作钟。唯《小腆纪传》廿四作钟，《胜朝殉节诸臣录》七亦作钟，《南疆绎史》摭遗、谥考，钟钟互见，《喻园集》全部作钟，而卷首王鸣雷所作传仍作钟。似此纠纷，校记只云：“钟应作钟”，不易释人迷惑，似应有小小说明。又徐著 50 页有“番禺生员陈澧东塾集”一语，此系何人所引，何以如此称呼，便请示教。专此，即颂春祺！陈垣。三月十七日。

(一六二)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三月廿七日大函，敬悉。“番禺生员陈澧东塾集”九字连读，百思不得其解，得大函一点，豁然大悟，始知老拙脑力之差，而书之所以贵点句也。谨专函复谢，并颂文安！陈垣。四月四日。

敝藏有东塾为青皋篆“蜕学斋”额，甚精。跋云：“荀子曰：‘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也’，青皋先生取以名其斋，盖温故知新之义也。”顺及。

(一六三)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四月四日奉复一函，想收到。顷接四月三日函，并剪报三纸，足见对我关怀，至为感纫。我所曾办过的报系《时事画报》、《震旦日报》，陈某所述，不尽符事实，诚如来示所云，记载之难如此。溥仪自传，是否指《我的前半生》，此间原有油印本三册，非卖品，近日始见报载有排印本，询之书局，云书尚未到。今另邮挂号寄上《释氏疑年录》一册，请查收。即颂著安。陈垣。四月十四日。

(一六四)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四月廿五日书敬悉，溥仪自传，此间已见，群众出版社出版。梁黎儿女亲家之说，或指乾亲未定。解放后所印《元典章》，不久销尽，市上少见。《校补》板今藏敝处，亦久未印书，近拟刷印一批，印就当即寄上。来示言拙著《西域人华化考》各种，近年台湾有印本，未知尊处所见有那几种？用何书店名义出版，是影印抑是排印？幸不吝赐示。专复，即致敬礼！陈垣。五月七日。

(一六五)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海外纪事》早收到，《华化考》及《稗海纪游》亦于今日收到。《华化

考》印得不坏，比《海外纪事》好看，谢谢。《元典章校补》已印就，十一日挂号寄上一部五册，未知收到否？其它如有所需，幸赐示。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六月十七日。

附相片一张。

(一六六)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连接六月廿四、廿六日两函，敬悉一切。新印《东塾年谱》四册，亦收到。内容充实，外表美观，至可宝贵。除谨留一册备读外，余俟有好事者赠之。先此复谢，并祝健康！陈垣。七月五日。

洗姑久未通讯，晤时幸道候。再者，年谱印刷极佳，校勘尚欠精审，涉猎一过，除勘误表所举外，62、63、119等页，谱主之名凡五六见，均误作泮；51页粟香误栗香；76页小谷误小首；115页韵有东冬钟江之目，目误日。其它句逗误者尚不少，再版时似须细校。又及。

(一六七)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七月十五、十六日书敬悉。台本《讳例》亦由港寄到，敬谢贵友黄君盛意。屡蒙邮购各书，从未问价，因零星汇款太琐碎，极欲以书为报，未识此意能见谅否？如有所需，示知为幸。《天然年谱》封面，遵属书就夹呈，不一定合用则置之，不必客气。承示《释录》误字^[1]至感。集刊能购得最佳，但不敢多劳耳。专复，即颂撰安。陈垣。七月廿六日。

(一六八)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三日四日手示早收到，十日示昨亦收到，惟集刊等久未收到。今日接《陈

[1] 承示释录误字：据汪宗衍先生函告，指《释氏疑年录》今释条“檐园”误作“澹园”，“高要”误作“高安”。

谱》校本一册，并附一北京关驻邮局办事处通知，说邮件内有胡某〔1〕纪念论文一本，根据规定，应予没收等语，这是一次教训，知念先复，至后寄之集刊三册，何时收到再报。《陈谱》校本谢谢，《天然谱》如果内容改动不大，用癸未三号字排印本加句点影印何如。兹另邮寄上1964年师大学报第一期，乞察收。1963年师大学报第二期，有拙著一篇，忘记已否寄上，便乞示知。十日来示附伯任先生条敬悉。《释录》自序不过老实写来，并无精意，老先生乃如此过誉，又惊又愧，何以报之。匆复，并候撰安！陈垣。八月十九日。

（一六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昨上一函后，即接十日寄来集刊两包三册，费神之至。前次来示知最近集刊有关涉鄙人文字，亟欲一看，是以劳君远寄，不料后寄三册都已收到，偏偏此册收不到，可惜可惜。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八月二十日。

（一七〇）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十九、二十日连上两函，报告胡某纪念论文集未收到事，想已入览。旋由校组织电询北京关，至昨日已将原件送回，请释廛念。但经此麻烦，嗣后非有必要，不敢劳君远寄矣。知念谨闻，并候台祉！陈垣。

（一七一）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八月廿六日来示，早收到。同日我亦有一函呈上，九月三日又寄上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二、第三、第四册，未知收到否？念念。即日接九月十七日函，内有《陈谱》第二次勘误表五份，又集刊第廿四本上册目录一纸，但无信。《陈谱》印工甚佳，而错字如许，可惜。集刊目录已见，费神之至，但此册无甚可参考之处，请不必寄下。前函承询《渔山年谱》，暂不拟再排印，

〔1〕 胡某：胡适。

因有木刻足用，要看者并不多也。专此，即颂台祉！陈垣。九月廿七日。

(一七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十月六日书并《集刊》第三十本下册收到，谢谢。九月三日挂号寄上六三年《北师大学报》第二、三、四期，至十月七日退回，因不能出口。今寄上拙著《跋西凉户籍残卷》一篇，系登六三年《师大学报》第二期的，殊无足观，聊补邮寄之失而已，请不吝指正为幸。《集刊》第三十本上册目录已见，无甚需要参考之处，如未寄，请勿庸寄。《艺林四录》未见，陈凡兄久未通讯，惟三录有《清两帝与木陈忞》一文，忘记登载《艺林》何年月日，是尊著否？便请示知，因三录敝处亦未见也。专此，即候兴居！陈垣。十月十六日。

日前续读新印《陈谱》，发见勘误表未举者，尚有9页第九行，一行之中，澧澧并见；70页第四行，一行之中，澧字三误；61页第二行、98页第九行、116页第六行，澧皆误澧。如果付印时，特别声明谱主澧字不要误澧，请其注意，或可减少此误，尊意以为何如？

(一七三)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十月廿四及十一月三日函均悉。冼姑撰《广东僧道著述考》，甚盛，但搜采殊不易，未知已成书否？《千山剩人语录》六卷，嘉兴又续藏第卅二函虽有刻本，但《嘉兴藏》全者极少，故有《嘉兴藏》未必印有《剩人语录》。《释氏疑年录》所引，并非敝藏自有之书，仅抄存塔铭等件而已。天然撰剩人塔铭，已见《天然录》，今抄呈郝洛撰剩人塔铭，未识有用否？《再变记》未见。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十一月廿三日。

因向各方寻找《剩人录》，故奉复稍迟，乞谅。

(一七四)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二日手示并世界书局书目，早收到，谢谢。顷又接七日书，知“希

与”是人名，可知书贵点句，但今希亦是他高弟，倘非千山诗集有确证，又何从知希与为人名耶？特未知古下又是否僧名耳。前所抄剩人录叙目，系托人在上海图书馆抄的。关于《梦游集》问题，二十二卷本当另是一本。来示谓江北本卷五十二至五十四题海幢法裔今照、今光收藏，卷五十五题虞山私淑弟子毛晋编校，这完全与涵芬影印续藏经本《梦游集》相同，可知江北本即鼎湖本。钱氏二序，两言四十卷，皆指钱氏自己所删订之本，非指鼎湖本。鼎湖本之名，本起于钱序，虽未明言五十五卷，而云大师弟子福善、通炯及刘起相所编，则即今涵芬本也。鼎湖本、江北本、涵芬本三位一体，均五十五卷。五十五卷本未刻时，钱氏据以删订为四十卷而刻之，是为虞山本。五十五卷本后刻，其中文字有照虞山本改易者亦并不奇，似不能因此遂谓五十五卷实源出于虞山本也，高明以为何如？1912年日本印《大日本续藏经》，1923年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名《续藏经》，共三编，一百五十套，每套五册，计七百五十册，敝藏即有其书。其第二编第卅二套第二至第五册，即憨山《梦游全集》五十五卷。黄君商务馆老同事谓涵芬未曾影印是书，岂事隔四十年，偶忘之耶？《艺林丛录》现只收到第四册。最近曾接洗姑十二月十四日信，笔端尚健。专此，即颂春祺！陈垣。一月十九日。

（一七五）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一月廿七日来书并二月八日寄来剪报均悉。又承惠照片，如见其人，至为欣慰。我与令兄通甫同岁，未知尊庚若何？便幸示我。剪报作者奖饰太过，令人感奋。若思君未识何人，非吾兄见示，不知天涯亦有知己也，感谢之至。来示以未得见《憨山集》汲古、嘉兴二本为憾，诚然。但《憨山集》嘉兴本即汲古本，钱氏据福善等所集重订，付汲古雕板，捐置《嘉兴续藏》，编入第五十三、四函，共十六册。今明知京中某处有藏本，但扃镳甚固，尘封已久，未便借阅为可憾耳！陈百庸兄寄来《艺林丛录》第三、第五编收到，又寄来《黑网录》一册，人人爱读，真不愧才子。专复，即祝健康！陈垣。二月廿四日。

(一七六)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久未通讯为念。昨接五月九日大札，并剪报二纸，敬悉。拙著《回回教入中国考》，发表于四十年前，得腊斋先生为之补正，何幸如之。谢谢吾兄关怀，不然，澳门报纸，敝处又何由得见耶？成鹜著《渔樵问答》，《昭代丛书》丁集有之，字数无多，今特钞呈（另寄），乞察阅。末附杨复吉跋，称成鹜为九谷先生弟，其说本之《清诗别裁》。九谷方殿元，《清史稿》附陈恭尹传（阮通志列传及《广东文徵作者考》均言成鹜为方国骎子，但未言方殿元为方国骎子）。《释氏疑年录》今释条引《檐园文集》，误作檐园，承示至感。世界书局翻印《通鉴胡注表微》，有单行本出售否？便请示及。专此，即颂台祉！陈垣。五月十八日。

(一七七)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五月廿九、六月一日大札，先后收到。剪报四纸及《宋史研究集》目录亦收到，谢谢。《渔樵问答》本与前函同日寄出，中间经过退回，重装再寄，是以到达稍迟。承示成鹜系九谷从弟，非亲弟，此语甚确。沈德潜与方朝拯熟，当稔知其家世。从弟之“从”字实不应省。《天然和尚年谱》已付重印否？至念。《逐鹿陕川康》未见。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六月八日。

(一七八)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自接六月十五日函后，久未接书，想起居安吉为慰。《逐鹿陕川康》及《广东文献丛谈》已由著者寄到，谢谢。来示谓洗书颇多新名词，最为南洋所禁，所谓南洋，指执政者抑指华侨？外国人似不会看汉文书也。所谓新名词指何等语？尊藏有东塾为李梦惺书诗扇，梦惺履历能见示否？有人说是李应庚，高要举人。但查《高要志》选举表，咸、同间高要举人似无李应庚。公知其详否？专此，即颂台祉！陈垣。八月十三日。

(一七九)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八月十九日手示敬悉。“梦惺多藏金石文字”曾见东塾遗诗注 38 页，但梦惺自己是否能书，实一疑问。敝藏东塾及陈古樵与梦惺信，多系答复梦惺求书，无谈学问者。梦惺似系一资本家，善堂董事之类。尊藏李应庚篆隶钟鼎四屏，除署款应庚外，有梦惺印章否？此可证明梦惺是否即李应庚，甚欲得知，便幸见示。东塾与梦惺信，曾有“来函称赞拙书，此末技耳，鄙人虽老朽，岂肯以写字称，即如所云足传，亦不为也。且尊处所有拙书亦已多矣。”等语。又，陈古樵与梦惺信，有“承属作筠堂款画，并惠笔金一函，惟连日忙冗，案上画债尚多，谨将原纸并笔金敬复，容俟暇时再掷来为幸。”等语。玩其词气，二公对梦惺似均有所不满，梦惺究竟是何如人？《番禺续志》已查过，无李应庚名。《大陆志》六月期代购，雅意可感，但太费事则不必。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九月一日。

(一八〇)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八日手书敬悉。梦惺名应庚，既有证明，此问题可算解决，谢谢。但梦惺是否番禺人，尚待物证。又梦惺为何如人，前函推测为一资本家，善堂董事之类，因古樵与梦惺信常言义学及邝葵等事。古樵又有李母六十寿序言梦惺振邝单寒，家中落而不悔，因此推想为“善人”耳，未有确证也。梦惺上款书画不断见，梦惺下款惟尊藏篆隶四屏有之。今后如有所获，尚望不吝赐示。专此，即颂文祉！陈垣。九月十七日。

(一八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久未接信，正思念间，忽得七日来示，知洗姑噩耗，至为哀悼。其所著《广东释道著述考》，如果释氏部份已完，可先出版。此等工作本是图书馆员工作，亦是为人民服务，不必求全责备，且曾经我公审订，可信其无憾，洗姑不托他人，而独托公，知公之必不负所托也。闻香港有新亚书

院、新亚研究所，是何组织，主持者何人？能见示否？专复，即颂文祉！陈垣。十月十六日。

(一八二)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十六日奉复七日来示，想登记室，旋接十四日函并《节庵剩稿》四册。叶、梁同住，经已照转。此稿印刷似乎太差。另接到《读岭南人诗绝句》二册，封面写：“马宝道余寄”，我与余君不相识，想是尊处所属托，谢谢。应交款若干，请示知。此作搜罗极富，但印刷方面亦有问题，又厚又重，殊不便观看，再印时似万不可用此纸。又此作不用卷而用帙，书中又有佚文，帙之一、帙之二。“之”字又写成甚似“文”字，骤视之以为佚文一、佚文二也。又，姓氏韵目注帙数，不易查，不如注页数，因书口有页数，无帙数也。又此作印于今日，而不点句，亦一遗憾。以上种种，尊见以为何如。匆复，即颂文祉！陈垣。十月廿四日。

昨日百庸兄来，藉知近状安吉，至以为慰。又，敝寓门牌改号数，非迁居也。

(一八三)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收到《节庵剩稿》及《读岭南人诗绝句》后，即复一函，想察及。顷接十月廿四日大教，得知新亚新闻，至为感纫。但中文大学既有校长，又有院长，是否新亚、崇基等书院名目仍旧保存，抑系另分文学、理学等院，便请示及。又有请者，伍叔葆先生生平事迹及生卒年，君知其详否？幸不吝赐示。忆卅年前尊公似曾寄过我一篇伍铨萃传，属纂入新会县志，其后志未修成，传遂不知下落矣。专此，即颂文祺！陈垣。十一月二日。

(一八四)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连接十日、十一日、十三日三函，对伍葆庵先生事迹，不吝赐教，至深感谢。光绪丁酉，余赴北闱，与葆庵同住新会馆，葆庵对余备极奖饰，

返粤后曾一谒之于光雅里，其后遂无来往。葆庵少年得志，晚似郁郁。其所收藏古物，京市从未一遇，未知粤市何如？承示尊公挽葆庵联，出比第三句“忍话尘陌铜驼”，有否漏字？因对句是“只回首空楼玉雁”也。又，来示有“节庵原籍潮连”语，不甚明白，便乞示释。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十一月廿三日。

偶检旧篋，有莘伯先生便笺六纸，附呈，未识有用否？

（一八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一日手示敬悉。《剩人录》序目，已由上海友人抄得，今寄呈。此本系据广东重刻本。来示要找鼎湖本《憨山集》，江北刻经处重印本五十五卷即鼎湖本，因稿为鼎湖栖壑禅师所藏，故号鼎湖本。后此稿为曹秋岳诸人所抄得，钱谦益加以删订，由汲古阁出版，是为虞山本。因此《憨山全集》传世者有两种本，一即所谓虞山本，四十卷，钱谦益所删订先行出版者也。一即所谓岭南刻鼎湖本，五十五卷，憨山弟子通炯、刘起相等就憨山原稿所结集者也。五十五卷本后刻，仍冠以钱谦益序，遂有卷数互异之疑，其实两本同出一源，惟分卷有异。今《嘉兴续藏》所收，四十卷，即虞山本；涵芬楼影印《续藏经》所收，五十五卷，即鼎湖本。此本总目每卷均注明“古本卷第几”，即表示两本分卷不同，所谓古本即指虞山本，虞山本印行在前，故称古本。是否有当？请指正。专复，即颂撰安！陈垣十二月十一日。

附钞件七页另寄。

（一八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往函

孝博六兄著席：

十八日、廿二日手书，均悉。关于找人抄写《剩人语录》事，现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家工作甚忙，想不出有妥人可以委托，且书不外借，只可就观，在京犹易，在沪更难，此事当徐图之。偶阅郝著《剩人塔铭》，有“所著书及得法人附记碑阴”语，当即致书沪友，询问所著书为何，旋得复书如另纸，原来系散篇文章，并非整部著作，又云有《语录》

十卷，与今本六卷不同，未识何故。专此，即颂年禧！陈垣。十二月廿九日。

附钞件一。

(一八七)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三月廿八日大札并廿九日寄来《天然谱》二册，先后收到，谢谢。《天然谱》以旧本相对，增改甚多，足徵功力。倘有馀册，再赐一二为感，因有友欲读也。《东塾杂俎》系北京沦陷时古学院所刻，印书无多，已托书店代找，未识何时到手。来示得知通甫大兄消息，至念。百庸兄多才多艺，可佩。《军阀列传》未见。承询近作，愧无以应。专复，即祝健康！陈垣。四月八日。

(一八八)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十五日手书并家谱、《天然谱》、《军阀别传》等均收到，一再谢谢，并谢陈凡兄。久欲知尊公与莘伯先生亲属关系，阅谱始确知为同曾祖昆弟。至于莘伯先生之名与芙生老人名字，粤音均同，不以为嫌，想亦南北朝风也。写至此，忽接上海友人寄来显微胶片一卷，原来系《千山剩人语录》，大喜。此录虽不是什么珍贵之书，但总算少见难得，久欲托人抄写一部送君，总未有便人。日前偶与上海友人谈及，不料他竟全部摄影寄我，凡三百七十馀页，字体清楚。拟俟晒好后寄省陈凡兄转上，如何寄去，现尚未定，先此奉复，即颂文安！陈垣。四月廿四日。

(一八九)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五月三日手书奉悉。九日挂号寄广州陈凡兄转上《千山剩人禅师语录》照片十九张，每张影书二十页，凡三百七十二页，字尚清楚，但字太细，非放大镜不能看耳！何时收到，便幸示及，专此，并祝健康！陈垣。五月十八日。

《理初诗稿》一册，亦收到，谢谢。

（一九〇）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五月十九及六月二日大函敬悉。《剩人语录》本欲托人抄写一部赠君，友人为出主意，摄影寄来，似乎省事，但仍需抄写，乃能阅读，转成多事矣。幸需费无多，不必齿及。至拟将原照片送广州图书馆一节，似不值得，若用鄙人名义，尤非所愿。专复，即颂台祉！陈垣。六月十一日。

（一九一）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往函

孝博六兄撰席：

久不通信，忽已两年。顷接六月十五日手示，惊悉通甫兄夫妇去年秋冬间先后逝世，至为悼念！弟聋聩日甚，坐食无聊！“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专此奉复，并候进步！陈垣。六月廿二日。

汪祖泽^{〔1〕}

（一）约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久未奉候甚念。昨接孝博舍弟来书云，伊近已迁居广州市小北路十七号，嘱为通知，俾便通信。又梁节庵诗，前经余绍宋等刊行，但遗漏颇多。近经叶誉虎搜辑得数百首，以其售字所得中储券五万圆印成续编五百本，以二十册邮赠其哲嗣梁思孝兄。思孝以卖文为活，《华北新报》所载《暮香室诗话》即其所撰，署名“龙虾”，以其又聋又瞎之故，景况甚苦。近将誉虎所赠节庵先生诗续编托为推销，每本售联银券十二元（成本每册中储券一百元，即合联钞十八元），似不为贵。如有欲购其书者，请即示知，俾便将书送呈。敬颂日祉。弟汪祖泽拜启。十，五。

（二）一九六〇年三月二日，往函

惊悉希文兄噩耗，至为悲痛，他与君为七十年兄弟，与我为五十年老友，其感怆当何如。

〔信稿摘录〕

〔1〕 汪祖泽（1880—1968）：字通甫，汪兆镛长子。在司法界工作，长居北京。

黄子猷^{〔1〕}

（一）一九三三年八月，往函

因明译《秘史》太略，欲将日文回译为汉文，其要点有一名、一句不遗，以便与《秘史》蒙文对照。

明译志在语言，故人名地名多略，如八卷二五页之九十五功臣，名字尽行略去，是也。今译志在事迹，故拟照蒙文一名、一句不遗，未知日译是否如此。蒙文常有对句，略如汉文骈句，文法甚佳，未知日译是否如此？此次书名拟照蒙古原文，译为《忙豁仑秘史》，不依日译作《实录》。

（二）一九三三年八月，往函

正是想如此译法，不嫌复沓也。如嫌复沓则与明译何异。鄙意能按蒙文以句为单位，先行逐句译出，然后以汉文语法勾勒联缀之，自无遗义遗句，未知此法可行否？其原属对偶，如此次所译第三段“急征之时”四句，《秘史》中似此者甚多，能照译出，文气自厚。又如第四段，明明说过又说，在汉文中少见，照此译出，亦可见蒙古文体本来面目。

（三）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来函

援老世丈尊右：

前在牯岭曾上一书，适輿从南归，未审得达否？侄在匡庐消夏约七十馀日，昨始返南昌。征途仆仆，都无好怀。案牍劳形，慨然有归志，世丈

〔1〕 黄子猷：字孝可。曾译日本那珂通世传。此时在南方。援庵请其将日译《元秘史》回译为汉文。

其何以教督之。北首燕路，无任依迟。专泐，敬承道安不宣。世侄子
献谨上。十，一。

(四)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往函

此间每星期有两次蒙文，每次二小时。因习蒙文之便，曾将《秘史》
蒙文逐句译出，以与尊处由日文译出者相互对照，甚有裨益也。

(五)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老世丈侍者：

去月奉上一书，未审得达否？比日凝寒，想尊候佳胜，至慰延伫。侄
拟辞职北归，当及厂甸之游。侍教有日，翘望欣然。先此布达，敬贺年禧！
世侄子献谨上。十二，卅一。

王世杰^[1]

(一)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往函

雪艇部长大鉴：

承以编订四库全书未刊本目录事见委，并寄到《草目》一册，敬悉。垣于图籍见闻狭隘，谨就所知，剔出确已有刊本及四库实无此书者共五十余种，并补入似未有刊本者数种，签注如另帙。乞即博采众说，将共认为未见刊本之书先行付印，庶得早日观成，至以为幸。专此奉复，并颂勋祺。陈垣谨上。廿二年八月廿一日。

附草目签注^[2]一帙。

〔原稿〕

[1] 王世杰：字雪艇，当时为教育部长，

[2] 草目签注：已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蔡 守^{〔1〕}

（一）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来函

援厂社督侍右：

奉上月色^{〔2〕}画一幅，《艺毅》一册，希指教为幸。另寄马夷初兄^{〔3〕}处梅石小手卷，乞赐题荣幸网极。此叩道安！弟守顿首。廿二，九，十一。

又血经^{〔4〕}亦希赐题为幸。

（二）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来函

援厂道丈执侍：

前上函件，计达典签。今再奉上小写一，乞教之。祇叩道安！弟守顿首。廿二年十月一日。

〔1〕 蔡守（1879—1941）：字哲夫，号寒琼。南社社员，擅书画篆刻。时在广州。

〔2〕 月色：蔡守妻谈月色。画家、篆刻家，善画梅。黄宾虹弟子。

〔3〕 马夷初：马叙伦。时在北京大学任教。

〔4〕 血经：广州檀度庵藏康熙初连州知州窦必胜血书莲花经，后归谈月色。蔡守请马叙伦及援庵赐题。

李 棧^[1]

(一) 约一九三三年，来函

援庵校长钧鉴：

南归得副伤寒疾，故延至昨晚始由大沽乘车抵平。生于九月十日曾电汇学费，今早幸能注册，然功课久稽矣。濒行时莫天一君嘱带荔枝干一箱转呈左右，谨飭人送上，希察收为望。此行携书甚多，有《嘉靖辽东志》九卷颇好，然乙卯^[2]水浸后，弃置乡间败篋中。今夏偶检出之，真幸事也。如执事借阅，可不靳。汪老伯^[3]健饭如常，属致相念之忱。专此，敬请撰安。学生棧谨上。十六日。

(二)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钧座：

敬启者：今晨寄来此次漏带之书，内有《三云筹俎考》，则前奉上者乃其上册也，谨呈鉴定。郑大郁有《边塞考》六卷（弘光年刻经国雄略本），未得海盐朱氏藏本比较，不敢妄断敝篋《四夷考》是否《边塞考》之一种，至为憾事。李清《甲申日记》八□□□图书馆之《南渡录》五卷同是一书，生□□□□□□放假之便校完之，再覆校北平图书馆藏《南渡录》一过，冀成善本。学校论文已遵命不作《晚明史籍考补》，而改为《东林人物考略》，仿陆心源《元祐党人传》之例，其纲要已呈去余主任矣。《圣教序》望掷还，其信札撰

[1] 李棧：字劲庵，广东顺德人。李文田之孙。时为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一九三五年毕业。

[2] 乙卯：一九一五年。

[3] 汪老伯：汪兆镛。

人尚□他旁证否？念念。专此，肃请撰安。学生李棣谨上。十月三十一日。

(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先生座前：

敬肃者：顷得广州付来钞本《元秘史注》四册，奉呈校阅。已函舍弟，属其补寄影钞元本及伍氏^{〔1〕}哀启矣。舍弟疏忽之罪，乞恕宥之。昨得汪憬老书，托查张孟劬身世，想有以报之也。原条夹呈，馀面陈焉。敬请讲安。学生李棣谨上。十二月二日。

(四)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先生座前：

敬肃者：昨日惠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部，谢谢。敝箧藏本得经表彰，尤为感刻^{〔2〕}。前校《双溪醉隐集》卷三页二七“素知元只在蓬莱”，法本元作原，而卷三页十二“击惰捣虚原有策”，则法本原又作元。其余原作元者甚多，而元作原者仅一见，岂成仲著书尚沿唐宋人语，至传抄者始以原字代之欤？今午奉谒，适外出未获请教，至怅。专此，敬候撰安。学生李棣谨上。六月十日。

(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先生钧座：

顷仆人回时带到《横山乡人类稿》四册，稍留数日即珍还也。其陈校《通典》首两册，如能检出，尤所盼祷。专此，敬请撰安。学生李棣肃上。三月二日。

(六) 来 函

垣庵先生钧座：

敬启者，顷得南中寄来司空表圣诗集（席刊）《河湟有感》（卷二页四）

〔1〕 伍氏：伍铨萃。

〔2〕 援庵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第二章中曰：“近门人李生棣，知余校《秘史》，曾以其先大父仲约先生（文田）抄本示余。”

末二语有浓圈补字（卷一页二十亦补字一），奉呈察阅。敝藏书籍，类此者甚多，记忆不及，未能一一检出也。肃请撰安。生桢敬上。四月九日。

（七）来 函

援庵先生函丈：

顷承赐沃堂致梧门信札一通，至以为谢。翁山所为《王葵心传》，别纸录呈，并附《实报》一份，统希察入为幸。岭南文献目录红格抄本，便乞挪还。专此，敬颂晚安。生桢谨呈。五月廿三日。

（八）来 函

援庵先生函丈：

生与陈伯南所订简章，顷由打字机印出，先呈察览。内有一条（第四页阳板末）加入尊藏，为丛书增重。拟请开列书名、卷数、撰人爵里，以实第三页篇幅，俾重行打字赶寄粤中如何？《西园闻见录》卷帙浩繁，已占三分之一，将来或缓印亦未可定耳。专此，敬请晨安。生桢谨呈。五月廿四日。

（九）来 函

援庵先生函丈：

昨过尊斋，适有贵客在座，未敢奉扰。二十七日下午六时，薄具杯盘，敬屈大驾小叙，至望赐临，不胜欣幸。因谭三伯^{〔1〕}久欲下访寒庐，故更约容氏昆弟^{〔2〕}及哲公、澄一诸乡老同作德星之聚耳。专此，敬请撰安。生桢肃上。八月二十五日。

（一〇）来 函

援庵先生函丈：

戴东原稿本《筹算》并闻人刻《唐书》一部送呈，乞检收为望。顷得

〔1〕 谭三伯：谭祖任。

〔2〕 容氏昆弟：容庚、容肇祖。

胡毅生书，谓粤市有崇祯二年历书十二页出售，属求北平市价。未悉尊藏明《大统历》系以若干价钱买入，希赐告之，不胜感谢。专此，敬请撰安。生棧谨上。八月二十八日。

(一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台鉴：

曩趋候，适有南京之行，未得晤谈，至怅。兹送上《景教碑》一册，尚是旧拓，敬乞赐存。碑后有先人题字两行，如要补盖印章，则行篋有之，但无印泥耳。谭三伯将离北平，甚欲饯别，俟大驾回时再定时间也。专此，敬请钧安。学生棧拜上。四月十七日。

滕 固^{〔1〕}

(一) 来 函

援庵前辈先生史席：

在平获聆教益，至慰向仰之私。又荷赐观敝乡先贤墨宝，欣幸之忱，匪可言宣。在京敝同乡自前年起即合股搜集乡贤遗书遗墨，春间且有编印练川往哲遗书之议。然世难日亟，似不容吾侪网罗放佚也。尊藏严、李两公遗翰，拟恳赐借摄影。严氏手卷过长，只拟摄世说末数段。如荷俞允，即拟托从吾兄代办。牛街清真寺已列入二期工程计划草案内，将来可望实现，并此肃闻。有暇尚乞赐以教言，匡所不逮。专此，肃颂教安。后学滕固叩上。十月廿六日。

〔1〕 滕固（1901—1941）：原名成，字若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留学日、德。一九三二年冬回国后曾任行政院参事、故宫博物院理事等。

岑仲勉^{〔1〕}

（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岁首邮呈敝校校刊^{〔2〕}，由刘君秉钧转传温奖，惭恧莫名。嗣以敝同人不情之请，复承慨允题签。拜赐之余，既喜声价之借重龙门，益恐荒疏而贻讥獭祭。二期手稿，夏末早付手民，适因辍业转移，遂稽时日。顷印刷甫竣，别由邮附呈十部。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篋中物者，望为分致。浅学技痒，辄效喧呶，尚幸进而正之。云天在望，不尽一一。专肃，顺请道安。岑仲勉拜启，廿二，十二，六。

（二）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适校期将届结束，未及即复。南中学务，向无起色。私立者限于经费，不能严格以求，更有得过且过之感。旧京为昔游地，每怀曩迹，再切观光，惜一时尚未能成行耳。《圣心》业即续寄十部，想早登记室。陈君缄附缴，便祈代达感意也。肃复，顺颂新禧。岑仲勉拜启。廿三，一，廿二。

惠于文襄手迹乙册，已拜领并谢。内有涉《水经注》者二条，似足证实东原之攘窃公案也。

〔1〕 岑仲勉（1885—1961）：名汝懋，以字行，广东顺德人。史学家。曾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中山大学研究、任教。著述甚丰。

〔2〕 圣心中学校刊《圣心》，当时岑仲勉在该校任教。

(三)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月初闻以太夫人终天之痛，道出穗城。适扫墓乡族，不获趋唁，至深歉仄。前李君棧书来，为同乡会季刊，有所征责。秉钧兄复传谕，以顾君颉刚近办杂志^[1]，飭为贡献。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姑就拟议中之《汉书·西域传》校释，择其稍完整者《康居》、《奄蔡》二篇，录呈斧正，复祈为分致。如其无当，覆瓿可矣。顾君学报，内容未悉，倘是月刊，少暇或可再勉强敷衍一篇也。专此布达，顺请礼安。岑仲勉谨启。四，十七。

稿另付邮，附及。

(四)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前稿眷录需时，匆匆点定，封发后再循阅乙过，觉必须更删者数处，暇时多读两本书，复有插入，未奉明命，恐失造次。顷承采及菲葑，敢不如命。改稿尚须缮正，下周当可付邮也。大著颁到，拟觅暇细读。《禹贡》重在国地，与勉最近探讨不同，率尔操觚，恐无当处。陈受颐先生尚未获面，诸荷关垂，总此鸣谢，并请讲安。岑仲勉谨启。六，廿二。

再者，奄蔡即钦察，《黑鞑笈注》早略说明，伯希和亦谓钦察之名已见九世纪撰述，更无害于前说之成立。惟检柯史^[2]，只著库莫奚后人一语，来得太突兀，或屠记^[3]更有详说（闻似在卷三）。而中大、莫氏^[4]均无其本，不知除道园碑文外，更得信凭否？拟恳飭检节钞此段见示。现虽有附带论及之稿，未敢遽尔露布也。

[1] 指《禹贡》杂志。

[2] 柯史：柯劭忞《新元史》。

[3] 屠记：屠寄《蒙兀儿史记》。

[4] 莫氏：莫伯骥。

(五)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上周曾复乙缄，计达左右。兹将改稿数纸另邮付呈，尚祈费神饬照删改，无任祷盼。顺请讲安。岑仲勉谨启。六，廿七。

(六)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来函

期考毕休息乙天，又敝寓新迁，昨受颐先生奔走半天始得获面，可感之极。渠意须俟下月约十日返平后，与我公面商，方能切实见示。濒行时索《圣心》旧刊，已允径寄数册往京大矣。合并奉闻。仲勉再启。六，廿九。

十馀年前尝慨我国惟兴农或可补救，故喜谈稼圃之事，居恒亦以此自遣。今存农植专书，《竹谱》最古，文辞斐然。习专艺者不暇及，攻书本者又不之重，因思为校注，有所见辄录之。洎任教育后，整理旧稿，粗成乙篇。稿成，辍之篋笥，忽忽数年。顷偶检出，用并呈正。其中有应修补者若干处，倘蒙许为一得，能假《湖北先正遗书》本统行校入甚盼。否则，不必多此一举矣。又《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等草木虫鱼之训，都近于搬演类书，窃谓十可汰半（《尔雅》郝疏比较切实），有志为之而未遑也。《山居杂志》尚有存本否？

(七)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有道：

现定日间离此赴沪，《圣心》一二期尚存少许，谨再各检九册挂号邮呈。赐教请暂交上海北四川路邢家木桥德仁里廿二号张宅转交为幸。专此，敬请讲安。岑仲勉拜启。七，十四。

(八)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

在粤连肃三缄，计先后达。抵沪承暨南校长以秘书兼文书相约，责任较轻，且可多得自修时间，为计亦得，故已接受到校。赐教请照址径寄为

盼。专此，顺颂台祺。岑仲勉拜启。八，三。

(九)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久未奉教。月前约世兄道沪，两俱相左，未悉舍馆，不获回候也。学报出版否？冯君承钧曾有史地译丛，刊学报中，拟乞惠赠乙册，藉资参检。专读，顺颂讲祺。岑仲勉谨启。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〇)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前奉孟真^[1]所长驰函，以尊处《圣心》之介，来沪约见，嗣复驱车走访。临行时嘱赴宁参观图书，来月中或抽暇一走也。《佛国记》因欲广其传，故去年底将拙前后二稿迸合为一，其中子合于麾竭义数地，觉旧说终有未安，又完全改造，已别由邮付呈，祈不吝指示一切为盼。专泐，并请撰安。岑仲勉拜启。廿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一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座右：

前上书暨考释计达。承惠《学志》^[2]，顷翻阅，始知误记题目。缘所欲参者乃冯氏^[3]自撰之《楼兰鄯善问题》(三卷二期)。倘有本，请饬即赐赠乙册，至盼。专恳，拜请道安。岑仲勉拜启。十二，廿一。

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4]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闻渠月底北上，勉意平粤往返费倍沪粤，月给若可至风信之数，决乎舍此就彼耳。惟去就之谊，常随遇而安，非真有意，请不必以此望进也。属承知爱，敢布私臆。仲勉再启。

[1] 孟真：傅斯年。

[2] 学志：《辅仁学志》。

[3] 冯氏：冯承钧。

[4] 所：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二) 一九三五年，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奉手书，示以周行，既感且识。此间情形亦有可得言者。溯自春初易长，失职者以毁约涉讼。暑假后，事务人员概致函约，期限并不声明半年，只是默喻。沈校长尊兄乃勉总角旧交，来此之意，亦乐得清闲，初无急急求去。惟校事内多派别，部屡责言，爰当局者咸望其急行脱身，所分只迟早问题，故可去则亦去耳。金陵谭话，固尝再三申言，不必勉强。但假有北上机会，复思由粤挈眷成行，最早须在夏历二月间也。前书未尽，用再布臆。专此，并请道安。岑仲勉拜启。

(一三)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承示良获教益。前寄书时，即欲更有请问。奈先以风湿小恙，继而溽暑薰蒸，故迟迟也。《观堂集林》此间无本，《备录笺证》成于民十五，未着此说，不审与《集林》之文孰先后也？《备录》“今鞑人甚朴野”，乃比较蒙鞑文野。“蒙已残灭久”，亦非甚久远之久，不过承上天会间言之。珙^{〔1〕}之所疑，只是蒙鞑非一，亦犹采《朝野杂记》之说。洪氏^{〔2〕}谓改元天兴，珙实疑之，未免误解古书。又《备录》引《征蒙记》，只致兄、称帝二语，《笺证》谓李作疑词，不审从何处推出，则更视洪说而节外生枝矣。冯^{〔3〕}译多桑史未见。前函发后，偶检渠著《成吉思汗传叙》，则抑洪扬屠^{〔4〕}，适与拙见相反。其咎洪者，在妄用新翻，此则未就洪氏环境着想。夫蒙古史译汉，洪为初创。若必一一实以旧名，不误犹可，误则贻累无穷。惟译新名而附注旧名，正洪氏之谨慎处，即其书最佳之点。冯著此传，多本拉书，已失折冲。既不称译，自应以十二支系年，否则元年、前一年等，今纯用欧历，不知何解。此等小节，充其义为顺民之旗，亡国之征，窃断断

〔1〕 珙：《蒙鞑备录》作者赵珙。

〔2〕 洪氏：《元史译文证补》作者洪钧。

〔3〕 冯：冯承钧。

〔4〕 屠：《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

以为不可者也。妄言触忌，只偶一吐露于长者之前耳。兹又有请求者数事：

一、《华夷译语》年前曾略为摘钞。目前见书目，有涵芬楼零本，函询则已售出矣，能赠假录乙部否？

二、俞洪《西域访古录》，李光庭屡引，闻多僻说，然亦足代表道光间言论。北平坊中可能觅得否？

三、龚之钥前后《出塞录》，亦数见《游牧记》，然《小方壶斋》已不收，是单行本否？

四、去岁初曾草《达旦考》乙篇，以检书未备搁之。今岁复取出一阅，似觉日人及徐（炳昶）王（静如）诸家阻卜分布漠南（北）之说，万万不能成立，欲眷成一稿。惟阅沈子敦复徐星伯书，谓旧《范文正集》有西夏图，记鞑鞑交界各地。今坊间所谓康熙本等，尚有附图者否？

阅报知平津各地亦苦闷热，稍凉盼摘要赐示，幸甚祷甚。专此，敬颂道祺。岑仲勉谨启。六，十八。

（一四）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屡承赐假佳本，受惠孔多。兹谨先璧八册，《集林》暂留。俞氏书无如何僻论，耳食确不可信，诚无大价直。然亦间见一二独得语，开卷必有益也。《集林》再略涉乙回，所辨《行程录》纯本理论，《征蒙记》较从事实着想。但去伪书之断论，相差尚远，颇欲写出拙见。惟旬前因牟君说之牵引，现方作《姓纂》之校记乙篇，专就局本勘斟，条数或尚比罗氏多一半，故未暇及也。犹有渎求者，勉所购《雪堂丛刻》，其《姓纂》校记下适缺第一页（即董孔史等一页），拟恳飭草钞乙纸见惠，庶得对勘。盼切祷切，专此，敬颂道祺。岑仲勉谨启。七，七。

（一五）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启邮包，知慨以校库本见假，如获瑰宝。窃谓吾人求学，虽未必确有心得，要须贡其所见所闻以为群助。拙稿正眷至上声之半，现拟再为修

正，把库、洪本^{〔1〕}不同处暨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许乎？唯库、洪两本异同仍未尽明，下举数端，亟待明教：

一、各卷下所记某声某韵是否库本原文？

二、书眉楷字，当是校库本之文，间有尊笔行书（单字）者，是否漏校补上抑依罗校之说（例如卷一，一页下之信郡，书眉有行书“都”字）？

三、就牟君文看，似洪本“据秘笈新书补”者，皆洪氏补入，非库本所有。但如卷二董姓，书眉称，“董狐二字增”，则是洪氏所谓据补者，亦非洪补矣。然则“据〔秘〕笈新书补”六字，库本有否？其余各条，洪称据补而书眉无校文者，是否均库本所有？

四、普通所谓洪校注而书眉无校文者，似皆库本所有，而为修书诸臣之注（恐未必是《大典》原有注）。若然，则洪氏之校注极少极少，然否？

五、牟君谓洪本于姓视库本例在某姓之后（某姓大公板刻不明），书眉未说及。

已上不过略举拙见，有未及处，并祈一一赐悉，厚幸厚幸。专此，敬请道安。岑仲勉谨启。七，十八。

（一六）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承代购《石柱考》，喜甚。勉读书习惯丹墨纷涂，借阅终觉隔阂，此自量一僻，书款兹附璧。《萃编》只校其名，姑就精舍碑言之，似无大出入。惟郎官则有数十人（单所检各姓），未见尊辑检索中，意劳著未成，丁氏未补，俟书到时再加检核耳。《姓纂》一书，实有详注之必要，然兹事固不易言，是在合力，故其人（史无传）有散见他书者，亦如竹头木屑，不忍竟弃，略附校记中。约计稿本当可十万字（八万至少），不审《辅志》能容得否？校事本早毕，但近又泛览唐集十数种，亦间有一二难问，可资解答，故迟迟也。《大公报》屡载余氏其人，谓有详注稿，认识否？专此，敬请教安。岑仲勉拜启。九，十九。

〔1〕 库、洪本：指《元和姓纂》之四库本及洪莹校本。

(一七)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呈拙稿暨附璧书款，想达。书匆促，诸未达意。窃以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今春承惠稿费，觉有未安。然却之不恭，则姑受之耳。《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如不弃瓦砾，则略有数短篇可供采择，兹别附乙目。诸事请勿客气。闻年来受环境影响，私校多支绌，稿费尤不愿滥领。语不达意，诸祈察照。专上，敬颂起居。岑仲勉拜启。十，十四。

草目

汉书西夜校释：此是校释之一，颇谓一得，原拟俟全书刊布。大意以为西夜即塞之异译，而乾陀罗亦见于后书。有此则佛教入华时期问题似可上推西汉，而休屠金人等可研究也。

外蒙古地名四个：大意就于都斤、他人水等（已见《辅志》）作再详细之研究。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一篇：此为拙稿《突厥集史》之一篇。清儒专唐书者少，窃谓旧、新不能偏废，而新书溢出之史料似不可不先考其本据。所谓注者，即注其本据。

再说钦察：前年寄奄蔡稿后，知伯希和主钦察（屠、柯）即库莫奚之说，即再作详细驳论。

汉书地理志序列之臆测：《汉书集注》有此讨论否？

已上各稿，尚须一度修正。如承摘出，稍暇当整理录呈。惟可否之间，总不必客气耳。

(一八)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前奉两缄，计邀鉴及。此次校劳考，只及石刻，不及补遗，石刻中又只限于《姓纂》有世系之姓。校时不及一一检页数，现只就检索表漏列者代填，今日由邮寄上。《大典》影本未见，《提要》谓《姓纂》散见千家姓下，然则今影本当可见若干条，然否？又《姓纂》无独孤详系，而劳考屡

引《姓纂》，且屡注云原本误入《辩证》三十五。误入二字，颇费思索，能飭摘录此节见示否？又《大典》为分韵类书，是否如旧日韵书以一竖（——）代韵脚，或偶见此例否？诸待明教，先此鸣谢。敬颂兴居曼福。岑仲勉谨启。十，廿六。

《姓纂》本稍迟再璧。

（一九）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奉教暨《大典》、《辩证》等，始恍然于“误入”二字之解释，缘初未悟《辩证》亦出《大典》也。邓^{〔1〕}旨在补正，郑^{〔2〕}旨在厘分，初以《氏族略》为通行书，经前人从事，颇不注重。两校后乃取而逐条比对，所获竟比他书为多，殊出望外。然由此知成功多寡，固不必专恃珍刊秘籍也。《辩证》乙册，因便顺校乙过，如馆中暂无需用，能赐观全豹更佳（约借十天），否亦不必勉强。《大典》湛氏入勘，《广韵》入范，《通志》入上声，独辑本《姓纂》以入十二侵，殊不合。又后汉大司农湛重一语，非叙姓源，窃尝疑之。今观《大典》，《元和姓纂》上犹有豫章二文，似是《大典》倒错耳。馆藏四五十本，倘无大姓，一二日当可校毕。公门多桃李，或属性近者为之，定有所获也。拙稿先寄乙篇，馀俟飭抄正，陆续呈教。专此，敬请著安。岑仲勉拜启。十一，七。

承赠大著二册并谢，《辩证》、《大典》随璧。

（二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座右：

前日拙稿刚发，昨又奉快邮。《突厥传拟注》已飭辑缮，大约旬后可就。《西夜校释》，搁置数年，续得资料，零纸片段，尚须整理，或在两旬外。倘急付印，可勿待也。拙稿两种，适自粤来，谨各检寄五帙。牧守表讹脱太多，俟得暇校毕，当再呈教耳。专此，敬请台安。岑仲勉拜启。十

〔1〕 邓：《古今姓氏辩证》作者邓名世。

〔2〕 郑：郑樵。

一，九。

(二一)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比奉教示，锡以南针，至感。顷来欲于昭陵诸臣草一篇史的（非碑的）总集考证。林、罗两著已略读过，惟孙书为专研之作，故极思购得，未审可托北平坊贾代觅否？平中有哈佛社，主者何人？去岁陵大学报由其拨款刊印，个种事业，岁中常办否？拙稿《括地志序略诠释》，昨由粤递到，兹谨检五册，挂号寄呈。不当之处，幸赐指正。专此，即颂撰祺。岑仲勉谨启。三，二十。

(二二)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挂号寄回《昭陵碑考》乙部六册，计当得达。涉猎一过，孙著似脱胎《萃编》，惜未能青出于蓝也。诸碑旧说既多，经罗氏校缺，文渐可读。碑史互证，正可略作总归结而免群言混淆。第参考书不备，一时未易着手耳。张石洲《魏书地形志》未脱稿，已成者曾刊行否？《蒙兀儿史记》定价太昂，未尝一读为憾，有能暂假周间，俾供眼福者否？公便祈指教一一。专此浚恳，顺请道安。岑仲勉谨启。四，廿一。

(二三)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前承惠假《蒙兀儿史》，赐我良多，无任感谢。昨诵手教，知石洲遗箸并未出世，殊为憾事，以《游牧记》涉夏州考证，未获完全解答也。屠氏书卷帙过繁，只择所欲知者检之，月底当可奉璧。就管见所窥，成功差比洪氏，而矜慎逊之。其最标异者，似在世系一表。他之所疵，大抵稍好奇而间涉臆断。若世祖纪等，谅是凑数之作，删存或多未如法。妄有论列，然亦见著书诚非易事耳。偶忆年前读近人书，似有谓李大谅《征蒙记》不尽实，今不复记所出，公暇能揭教尤感。屠氏所侧重者非汉族，请无劳检寄矣。专复，敬颂著祺。岑仲勉拜启。五，十六。

屠氏书闻分次发刊，作始何年，亦得闻否？

(二四)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姓纂》版本异同，月前备承指示，深感深感。拙稿正从头修改，适奉调事务所，虽是同地，而一交一接，琐务纷如，砍去读书兴不少，至可恨也。去年曾在沪商务见有汉书无传人名检索（恍惚如此），颇可助校勘《姓纂》之用。昨去函购，竟谓无之，怪极。便祈费神转图书馆查出原名，示知一一。顷检商务周刊，乃悉研究集刊登拙稿一篇。查此稿系去年初见孟真先生时匆匆写定寄去，嗣登否不获复答，以为业付纸篋，尤未便询探。今夏复视，曾削改过半，兹竟公布，自觉汗颜。原稿亦已弃去，只有急购乙部，略为补正，免受人指摘耳。日来稍暇，渐理旧业，《姓纂》四部，已竣其三，然又拟编精舍碑、郎官柱两检索以资参对，尚非一月之功不办。徐尚有请示商榷之处，当俟毕业时也。专此，敬请尊安。岑仲勉拜启。九，五。

(二五)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奉手示暨两碑题名检索，省去多许劳工，幸何如之。惟购得《月河精舍丛钞》乙部，内郎官考已缺。故都中倘有完本，乞就近代购，或邮押至潼收款。或一时不能即得，则敢作无厌之请益矣。兹先就《萃编》所对，似劳氏颇有漏略，故非得读原书不可。拙编检索，拟只取《姓纂》有世系之姓以资比照，如是则李、裴、张、崔、王、杨等大姓均可从略，程功较易。叙次仍取笔画部首，因如此亦有一利，昆弟命名同取某偏旁者，得比近也。孟真先生适有书来，寄下拙著单行本，俟到时另邮呈正。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之耳。专此，敬请撰安。岑仲勉拜启。九，廿一。

(二六)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昨上稿想达。冯译蒙史，前承开示，即拟函购。惟需书多而购力有

限，不能不酌其缓急。兹荷惠赠，比阅东文本，难易迥殊，至可感也。日来忙于整理，又《姓纂》工作未竟，只略涉序例。冯氏于河中一译，特有说明。窃以为西辽河中府之领域，与大食人所呼，是否同一，尚无确证，则“河中”为造名。古代一名多地，为无能改避之事实。若造名似应免复，否则元辽史沟通时，发生误会矣。尚有他见，暇时再陈之。拙稿《突厥传拟注》已抄毕，连原传约三万言，尚须圈点，后日或可发出。连前稿可登则登，否亦愿将原稿掷还，至为盼祷。《全唐文》固无力购，然每读一唐集，于《姓纂》校正，不无小补。《碑传集》正续一书，是否搜罗全唐墓文，抑只属石刻，乞垂教。近人似有和林或蒙古金石一书（非吾乡李侍郎〔1〕本），已忘其名，能将目开示，或代购乙种否？西夜稿大约颇短，拟乘机稍再整理眷正呈阅，十日当可发出。专此，敬请撰安。岑仲勉拜启。十一，十九。

又丁麟年《阙特勤碑释跋》，想文字无多，不审外间购得否？如尊处有皮藏，极盼赐下一读也。勉再启。

（二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奉《十经斋集》暨《辩证》。月前读陈毅官氏中，屡引沈氏，检丛目又不知出自何种，正欲有所请教，不期先有以诏我也。罗氏虽据《辩证》补佚，尚有漏略复误，今阅三册，已得数条，将来拟汇合删定，并作一总目。范围愈久愈扩，惟姓源及风俗通等，决不牵涉。姓源难得定论，春秋战国又涉经子，费功多而所获有限也。西夜传校释，已检视乙过，尚无如何新料，略为修改，本周末当可缮正寄呈。昨偶翻《曲江集》，觉突传拟注□（伊然主八年卒）固不敢移册他人也后，尚可酌加一段（另录）。旧稿系在暨大时借《丛刊》集本，同时自购一《备要》本备校。两种编次不同，今手中无《丛刊》，故不注卷数也。专上，敬请大安。岑仲勉谨启。十一，廿五。

〔1〕 吾乡李侍郎：李文田。

(二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上数缄，有所请益，又附还《辩证》拾册，计均达。此次校《辩证》所获亦不尠，《姓纂》有而《通志》无者，约七十姓，勘以《潜夫论》、《广韵》等，约去其半。今得宋本存目，则见《辩证》者，又约三分二，其存疑者不过十姓上下耳。《姓纂》有无错误，最要略知其人时代。顷方就宋人金石目及《唐会要》等略为用功，誊改之期，尚须两月。又近稿乙纸，似亦可续西夜校释之后，并附呈，乞教。专此，敬请著安。岑仲勉谨启。十二，七。

(二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接手示，诸荷教益。阙特勤碑跋，系据容媛金石目五，题日照丁麟年（黻臣）辑移林馆刻本。今承示东本，后署日照丁氏移林馆金石文字。盖同是一书。惟铃木跋称日照丁辅臣，辅黼相近，黼黻义近，或铃木跋有讹欤？此种拟即留下，该价多少，乞示悉奉璧。体仁传历任太府、司农二卿，考《河东集》三六，有上大理崔大卿启之称，则詹大卿体仁，断即宋人。其为洪氏分辨不清，抑谢氏秘笈转据他书误引，不见秘笈，尚难悬决也。《西陲石刻录》，刚向沪上购得。罗氏近年出版墓文，亦拟陆续购置。不观其全，亦聊知一二也。专复，敬颂著祺。岑仲勉拜启。十二，十四。

(三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前上覆缄计达。兹有请求者：

一、月前阅《潜夫论》（王氏汉魏本），讹错颇多。继购一《丛刊》本，亦复如是。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笺，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笺校，乞代购乙部，否则可免置议。因馀书皆非急要之本也。

二、《中国学报》五期（见《国学论文索引》），有陈汉章上灌阳唐尚书论注新唐书书，颇欲一阅。惟此是多年旧报，恐不易觅。辅大如有皮藏，

愿赐假读。

三、年前辑法显、义净年谱，本意合玄奘为三。嗣见刘氏继作，故置之。玄奘出国，自以叶护为先决问题。叶护非必统叶护，尊论^[1]不易。至奘之享龄，尚有疑问，多年未释。《岭南学报》之谱，亦无新表见。偶检《国论索引》三编，《东北丛刊》十七、八两期更有陈氏谱乙篇。该志出版尚近，能转坊贾代觅两本否？

以上均非急急，不过趁年暇顺为请求耳。专恳，敬颂新禧。岑仲勉拜启。十二，卅一。

(三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月前建生兄属为中大专刊五期撰稿，适校《姓纂》，未暇分功，曾许以去春所编《会昌伐叛集编证》，进查《金石录》一〇巡幸左神策军碑，崔铉撰，公权书。《宝刻丛编》四，碑在京兆。而清人雍、关各记等，均未著录。唯亭林《文字记》引其中喟没斯特勤语。勉缘此文与会昌伐叛有关，又臆为《全唐文》必采，托建兄录寄。顷得复书无有，未审见陆氏《拾遗》或都氏《金薤琳琅》否？为复见于他书？公馀祈为见教。又《集古录目》单行本亦请转坊贾代觅乙部。前书偶忘，因并及之。专此，敬颂撰祺。岑仲勉拜启。一，三。

(三二)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承示甚感，各书均不移录此碑，如非清初失，则或见于帖耳。突厥文碑在沪得读法译，早欲转为汉文，以实拙编《突厥集史》。惟未见白鸟^[2]东译，故俟之。今韩氏^[3]已占一步，喜极。惟其译注似有须订补之处，稍暇拟草乙跋（约万余言），附突传拟注后，聊答盛贶。不知下期稿再能容

[1] 尊论：指《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之论。

[2] 白鸟：白鸟库吉（1865—1942），日本人。

[3] 韩氏：韩儒林。

否？汪笈大体甚佳，如汪用之子续，劳用之金石，陈用之魏志，合沈氏书后，清儒治《姓纂》之成绩，殆已见六七。惟张澍注《风俗通》姓氏，以时考之，亦应引及。二毛丛书多史地本，价亦不昂，拟恳代觅一部。因函购或受欺，故敢奉劳也。丛鏤二册，原只得英谱之半，勉意留俟暇日溜览，亦祈嘱坊贾代觅本，或多或少，所不计也。书三种六册，今日已另邮寄璧。专此，顺颂著祺。岑仲勉谨启。一，十四。

(三三)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撰席：

修缙书已寄来。受欺者时有缺本，故敢奉劳。张著虽是可传，惟裁择断制，大不如汪氏。《寻源》、《辨误》，闻其名而未知，行本若非单行者，又不能不乞诸左右矣。《姓纂》大校懒于转录，故仍暂留。现方三次改稿，约一月后即可奉还。半年来小有成绩，将来拟并简列呈正。碑跋今早发出，篇末涉月份问题。碑格如何，已不确记。京中有拓本，盼不吝是正也。专此，敬请著安。岑仲勉谨启。一，廿九。

《突传拟注》有两处改补，另录呈。

(三四)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上乙缄，乞便觅《寻源》、《辨误》（想不易得），暨碑跋、抽刊共三种，想均察阅。张辑《风俗通》引《姓纂》可廿条，均与今本及《通志》、《辨证》引文异。自序谓是早年所为，似总在洪本刊行而后（张生乾隆卅六）。不知其未见，抑竟未对勘也。此等来历，疑出自《统谱》，或牟君所谓明陈士元《姓鱗》者。然明人多伪，似不能不慎重用之。《姓纂》修稿过半，颇欲得《集古目》一勘。疏厂邃雅斋有其名（署价三元），暇恳电话一询，或略优厥值何如？类书文中用——代子目之字，明人已有之，究不知昉自何时，尊鉴宋元本类书有此款式否？诸乞见教为盼。专此，顺颂春祺。岑仲勉拜启。二，廿六。

再者，本日奉贵校注册课通知，有五卷一、二期^{〔1〕}稿费算讫等语。勉前经声明不敢受酬，故屡次投稿，今若此，是意邻于贪，固非初衷，且迹近妨碍言路也（借喻）。无已，谨拟如次：

甲、可不支出，则充支出。

乙、为他方面计，如须支出，则拟恳赐赠《万姓统谱》乙部（修绋目似有其名，标价约三十金。此只合而言之，因未知采登若干种），以助勉一策之功（稿费数不及，或市上无其书，此议均请取消）。余则购图书移送贵校图府，庶勉不至尽食前言，而受赐者在学，或庶几不伤廉也。

贵同事未有因缘，事过琐屑，故不径复，乞我公为主持之。仲勉再启。二，廿六。

（三五）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昨上一函计达。《集古录目》已由修绋堂寄到，请不必再饬他坊代觅，特此布达，并颂撰祺。岑仲勉拜启。三，四。

尊假《姓纂》，大约两周后可以奉璧。惟《观堂集林》二册，或略迟也。附及。今日寄到《禹贡》，知韩儒林君对突厥碑再补新释，然同者不过一二条，亦详略互异。三，五。

（三六）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未奉教，至深悬系。昨日赉到大函暨阙碑乙帙敬悉。入山将养，以不知，屡扰为罪也。《寻源》一书，稍可比附，便溯羲黄。而宋何承天《姓苑》（否亦唐人姓苑）所见或以为金源之后。在今日古史论盛行，即吾辈不极力主张者，亦殊觉其难信。惟全书搜采极博，指出错误亦常多可取。书刻于二毛后廿年，宜乎比前者胜多多矣。所引《姓纂》，不见今本或前人校补者，将来总而汇之，殆可得七八十条，于勉极有裨助。若凌氏《统谱》，原不知是《尚友录》式，复误数书累支数十元，殊大不值。惟得此可窥见

〔1〕 五卷一、二期：指《辅仁学志》。

明人氏族学之本据，且可悬断张武威所征，殆由宋人类书中来，是亦不可不备览耳。书无不有用，此无非就经济方面观察之论。月前凭书目以数元购入《姓氏谱纂》，亦是《尚友录》式，不禁稍懊。幸同时得回古佚零本之《姓解》乙部，略偿损失，足供一噓。又书目有所谓《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十册，日本刊本，不著撰人，未审是尚友一类否？提要及改本已遵照拟就，另眷夹附阙碑寄呈，幸赐斧政。月份未敢确定，或空乙格，如何？贵校惠赠，恕不专函致谢也。肃此，敬颂撰祺。岑仲勉拜启。三，廿四夕。

《姓纂》校稿仅差一卷。近因分功《寻源》《统谱》，璧复或在半月后也。附及。张氏凡例，有辑古今姓氏书总目为考证附末等语，不审有附辨误后否？若然，则尤欲得一读也。

再《姓纂》詹姓下，洪据秘笈补者有“詹大卿体仁家谱”云云。查《宋史》三九三有詹体仁传，勉颇疑即其人。行篋无《宋史》，不知大卿二字在本传有无其证。又体仁属某宗，暇乞费神一检示悉。勉附启。

西夜稿虜沙一名，系自铅印本四史录出^[1]。当时未觅对汲古本，拟恳代检过。若然，则请将原文径改。汲古本殿本不必提及各家所引矣。怀舜、大智两条，亦可分附突传各注后。勉再干。

(三七) 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前璧阙碑计达。兹又将《辨误》六帙连同久假之《姓纂》四帙一并挂号寄呈。孟真先生近有书来，云得尊处推毂，约专任研究。业将挾疑数小节函复，俟接示再确定也。禁政^[2]周旋匪易，要不愿久居。然事前亦须有一两月游豫时间，藉作准备。《姓纂》大致已校三过，因新料续增，尚需一回添改，恰与勉拟命名四校记相符。约计大半年所得，冒文计百姓，属文约三十节，佚文三四十条，沈、洪、罗复补者各数至十数条。洪氏既补一宋人詹体仁，又补一熊克，可谓有偶。至能引佚文芟其疑误，总计百

[1] 援庵批：“铅印误。”

[2] 禁政：岑仲勉当时在禁烟督察处潼关事务所工作。

条以上。合观洪序，似出宋末之《合璧事类》，拟别为一编。倘得就研究职，更当再勘耳。此外附录，拟《潜夫论》两章及校记，《贞观氏族志残卷校记》（稿已付中大，尚须修改），《贞观郡姓辑》，《广韵姓辑及其略校》，《柳芳氏族论》，《姓解略校》，《沈氏跋》，《罗氏补佚删定记》。虽属拉杂，似可略成局面。能合《姓纂》为一书，则尤所愿望也。至《世本》辑者已数家，不拟涉及。张辑《风俗通》太滥，拟略为补订，别成一编（此书引者太多，难于适从）。唐人李涉编古命氏孔至姓氏杂录，似只《辨证》多引，曲江韵谱又与宋人著作名称相混，均暂置之。以上粗拟，当否尚祈多赐指正为幸。另一纸或可插入碑跋，引新纪十一月辛丑朔之下，否亦无伤也。专此，敬请著安。岑仲勉谨启。四，九夕。

（三八）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奉书藉悉清恙初痊，至切悬念。世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发稿，孟真先生最始来函即已提出，然有若干研究，非亲近图府无从进行。况书中有云，数年积愿，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尤未便负却盛意。人生世上，说来说去，总不外名利两途。利则积多年经验，已置度外。即不为名，而献所学以供商量，亦期守先人遗志也。承属拟提要，以为出第三者口气，故就迎合欧美风味立言。顷读附件，始知略有误会，然思量供外人参考，尚不为碍。《姓纂》之校，既费如许时日，故尚拟就大部书如《英华》、《唐诏令》等略再搜索，始行结束。缘每阅碑集乙种，总有一两段可供勘校。其讹舛虽不能尽扫，要欲就其所知，使稍复本来面目，无使林氏常为世诟耳。即如新表，多出《姓纂》，厥证累累。欧阳不为道破，当时吴赵等又未明端委，文人狡狴，遂令后世读史者堕入雾中。六一得颜氏谱，如获至宝，此又岂罗列谱牒者之言邪！试举一例，新表王叔文党韩泰，苟不读柳集，即不悟其何以与《姓纂》立异，更不悟《姓纂》中间脱去“逊”名，致泰之一支虚悬无着。又日来略检艺文志，有樊绅者，与林宝同修《德宗实录》，知其人应著，而检今本，则讹“绌”。开元献书者“是光又”，检今本，则讹“是光又”，故非多涉唐代记述，实无法揣测。月来得暇，或先作一弁言，稿竣当录呈指正。辱在爰末，此次用功复多承教益，苟获问世，

尤愿求赐一序，以增光宠。非敢如报上所云“开口便某某先生或我友人某某”也。率直不恭，并请著安。岑仲勉谨启。四，廿六。

拙稿希亮碑地理一篇，稍后当拟一提要寄呈转达，他无必要者置之。附及。

(三九)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昨孟真先生赴陕，电约在站晤谈，备悉台从会竣返平，至慰。聘书闻下月乃可发，研究计画须与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见否？便见时恳略代一探（如何方式），俟接约后再通问也。邮寄清华想必能达。月前报载某会拨研究款式千元一节，未审近来专研何种？再祈突传注拟加入乙则。倘已付印，或附篇末得否？专上，敬请撰安。岑仲勉谨启。五，十八。

(四〇)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连上两书，谅登左右。顷南京已寄来聘书，拟下月初就职。寅恪先生邮址，盼能日间见告。又《金陵》抽刊五本，另邮付呈，祈赐指正，幸甚。专此，敬请撰安。岑仲勉谨启。六，一。

再《学报》五卷一二期早奉，有抽刊否？此非必需，惟中有错字，无者能多赐乙本，俾校正寄回贵校图府存底亦佳也。仲勉再启。

(四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左右：

顷读致孟真先生书，知尊寓乔迁。迩日外氛甚恶，阖潭受惊否？暑期多暇，或南行否？念念。勉五日晚即已抵京，因卜居奔走，致未修候，日间仍多在所中，赐教祈由所转更便。专此上达，顺候撰祺。岑仲勉谨启。七，十四。

(四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往函

仲勉先生史席：

久未得消息，忽奉到大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册，知起居安吉，

至以为慰。在今日朋友辈中，出板著作堪称为多快好省者，阁下实其中之一人，敬仰之至。谨先复谢，并颂文祺！弟陈垣。

〔信稿〕

柴德赓^[1]

(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来函

夫子大人尊前：

敬稟者：自违函丈，瞬告半载。每念同门诸君，得亲侍座右，立雪承教，执经问疑，而受业独以环境所趋，僻处江上，对秋风以陨涕，捧残籍而生感，虽中怀之隐郁而难宣，然函丈之思久而弥切矣。数月以来，日惟从事于课本之改削，卒卒无暇。为人多则为己寡，深负夫子之所教。每思握管修禀，辄念吾师之恩，没齿难报，吾师之前，不宜率读，感极而泣，至不能卒书。以此蹉跎，忽焉岁暮，翘首都门，中心如焚。敬维夫子拯学术于已敝，树史林之新基，德躬常绥，宏著日富，此受业数千里外，无时不在祷祝之中也。受业于故都消息，隔膜殊甚。牟、张诸兄亦鲜音问。在此课馀灯前，得书亦复不易。安徽省立图书馆仅有普通书籍，稍求专门，罄城难得，故惟多读基本史籍而已。此间教育腐败，教者学者，茫不知所为何事。学风之坏，不特方望溪、戴东原辈为之痛心，即朱笥河、章实斋等亦当为之叹息。受业势不能郁郁久居于此。今年家庭叠遭事变，受业往返浙皖，颇费周旋。待家事稍告安定，使老亲可安，便当只身北上，还依师门。昔年受政治影响，颇思投波逐浪。自受夫子之教，顿易昔日之趣。迩来愈觉除为学外，不足以言意义，故虽处艰蹇，不堕斯志，或亦足以慰夫子垂念之万一耳。著述之暇，望时赐训言，受业不胜感激瞻企之至。肃此敬稟，敬请大安。受业柴德庚叩上。十二月廿五号。

[1]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一九三六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一九五五年调江苏师范学院任历史系主任。

赐谕请寄安庆第一中学或安庆近圣街卅七号。

(二) 约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往函

附录一篇，已托皖^[1]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至以为感。专恳，并颂皖峰、青峰两兄著安。陈垣谨上。十月十八日。

〔手迹图版载于《文献》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二辑，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文中，下两函同〕

(三) 往 函

文中砂石甚多，殊不满意，请细为雠勘、讥弹，以便洗刷磨砢，至盼至盼。

(四) 往 函

承示各节，应时改定，倘有疑义，仍请不吝指摘，俾加邃密，至以为感。

(五) 约一九三八年，往函

修士文史补习班^[2]课程，拟分文、史二部，每周授课约二十小时，年限二年至三年。除讲授外，分习作、诵读、涉猎、参考各门。请拨冗列成一表，日内交还，以便印寄各教区，俾知所学为何，酌派学生来学也。卅日。

(六) 来 诗

奉题司铎书院海棠

满院轻阴护睡魂，旧将枝叶倚王孙。非关草木知时节，一样春风托主恩。

[1] 皖：储皖峰。

[2] 开办后正式名称为“司铎书院”。

浅红淡白雨初收，艳绝还宜日日游。十丈红尘飞不到，名花只合伴清修。

夫子大人海正。受业柴德赓呈稿。

(七)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来函

夫子大人函丈：

八月十四日奉上快信，未审达否？近闻千里先生飞来重庆，白沙旧友欣慰无似。受业遂以本月二日下渝，当晚即晤千里先生，藉悉平津实情，师友近况。遥想此时，兼士丈已返北平，南中百事尽在洞鉴之中。数年阻滞，一旦畅通，此乐不易得也。国事如麻，忧患正多。贪污之风不除，陷溺之心难救。受业目睹斯难，益憎惶悚，惟望得一清静环境，从事学业，于愿足矣。兹寄奉《图书季刊》五卷一期一本，此书或已见到。徐书恐千里先生乘飞机携带不便，俟后再寄。邮路稍通，《史讳举例》等书请赐数种，《胡注表微》尤思先读为快也。肃此，敬叩大安。受业柴德赓敬稟。十月五日。

尹石公先生去渝时相见，并闻。

(八) 一九四七年，来诗

丁亥三月十五日喜方重禹自徐州至

西蜀周旋久，南天偃仄频。归田虞猛虎，怀旧忆芳邻。惨淡黄图战，萧条故国春。相逢此时节，无语更伤神。

海内息春耕，驱除事力征。非关艰得食，直欲可怜生。几见人盈野，仍闻血作城。从今风雨夜，入耳尽悲声。

闻从淮上来，极目见蒿莱。水决鱼龙喜，城屠兆姓哀。忍饥臣朔事，鼓腹相公才。梁益东归后，诗怀为尔开。

四郊多垒日，飞絮满长天。紫塞春无迹，江乡梦似烟。剧谈吾可续，豪饮子宜先。珍重平生意，绸缪万里缘。

夫子大人海正。受业柴德赓请稿。

(九)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往函

十五卷《学志》〔1〕刚出板，报上即有黄文相新闻一段。《学志》作者略历，诚如尊旨，有搜集发表之必要矣。此上柴丈人！二月三日。名知。

(一〇)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来函

援师钧鉴：

八日别后，晚八时到军管会集合，九时半赴车站。同行十八人，分三小组，车位为软席卧铺，甚舒适，昨日（十日）下午一时前到汉口，此间中南局统战部、军政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均有代表在站照料，即乘交通车至招待所。下午渡江与同人一登黄鹤楼，实则今名曰奥略楼，张之洞所书，遍寻无“黄鹤楼”三字，不身莅其境真无从了解也。昨晚土改委员会设宴招待，共三桌，中南教育部正副部长潘梓年、陈剑修、李步青，中共中南局宣传部长赵毅敏，武汉市长吴德峰等均在座，大约决定明日上下午听报告，晚赴长沙，湖南境内，当住两星期以上，然后至江西一看，又回武汉，看武昌土改，再至郑州附近一看，行程不能固定，恐临时变动太多也。徐容续禀，即叩钧安。诸同人均此不另。受业柴德赓敬上。二月十一日。

(一一)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师钧鉴：

汉口奉上一禀，想已到达。受业昨晨（十六）七时离长沙，十时四十七分到衡山县，明晨下乡。此来到汉口，由中南土改委员会介绍中南全区六省土改情况。到长沙，由湖南省土改委员会介绍全省土改情况。到衡山，由衡山县正副县长暨县委等介绍整个衡山情况。然后深入乡村，重点参观。经此十日学习工作，对土改工作有初步了解。尤其湖南土改，斗争剧烈，一路闻所未闻之事，不绝于耳。与京郊土改，迥不相同。现正处土改高潮，一路行来，均甚忙碌。下乡以后，恐写信都无工夫了。南岳在县

〔1〕 学志：《辅仁学志》。

境，天寒不能去。此行为土改，本不为南岳也。阅《大公报》知十二日燕大接办，吾师亦去讲话。昨又见参观团总名单由新华社发表，《光明日报》由京寄湘一书请做通讯文章，一刻不得闲，须到长沙后（约十馀日）再谈。匆此，敬叩钧安。受业柴德赓敬上。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时。

诸同仁均此致意不另。汉口动身前曾晤遵俭兄。又及。

（一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来函

援师尊前：

别来二十馀日矣，曾发两信，想达钧览，敬维兴居安乐为颂。受业自上月十八日赴衡山县，参观松坳乡反霸斗争，及石山乡划阶级工作。三月一日全团回长沙，受业抽空一至衡阳，当夜乘车昨日上午九时半回长沙。在此日程已排至八号。每日乘汽车出发至长沙县属参观没收、征收、分配、生产及农民翻身大庆祝会等。原定十日回北京，恐又有一两天耽误。在衡山，县中屡次提及符定一，不退押租，写信说农民与土匪无异。符在乡间不但地主，且有劣迹，农民要求他回乡，干部还须说服，添出许多麻烦，此亦新闻之一。连续阴雨十馀日，今日放晴，预计在此工作，更可顺利，所挂心者校事及系务耳。昨日报载陈迹撰关于于斌一文，系转载《人民日报》者。各地天主教徒纷纷表示意见，不知北京如何？入乡后读报较难，中间脱落甚多，不能详也。匆此，敬叩钧安。受业柴德赓谨叩。三月三日。

在此与华东、西北两团消息不通，不知重一兄等何时回京？

（一三）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来函

援师尊鉴：

三日赴津，承亲至车站送行，中心感奋，不能自己。到津以后，忙于编队、学习。六日晚动身来沈。连日听贺龙总团长报告，陈沂秘书长报告，今晨又有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来沈欢迎。现传总团规定，华北、东北两总分团先入朝，总部及第一总分团（北京各中央单位的代表）行期略迟。各地区代表团尚未到沈，总部势不能先走。此次慰问团人数已过五千，队伍壮大，文工团居半数以上。华北总分团今晚动身（有六百七十人左右），

预计坐火车四十小时，明日此时，已过鸭绿江也。入朝后，行路、吃饭、住处，困难尚多，全团同志坚决表示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此间天气早晚已寒，入朝后当更甚于此。平生第一次出境外，殊觉兴奋。整装待发，谨致数行。祇请钧安！受业柴德赓敬上。十月十日下午三时。

何、傅二校长及各位同仁均此致意。

（一四）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往函

青峰仁弟：

别已两月，只来过一信，迟迟未覆，得无怪乎？青矜之诗曰：“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正可为弟咏也。与元白函，曾见及。民主德国蒙古史专家拉奇奈夫斯基，亦曾晤面，能读《元典章校补》及《释例》，盖左史倚相之伦也。弟所与游者，想即此公。

璧子^[1]不断见，就中能得一些近状，至以为慰。石公十一月九日来书，并与柳公同拍一照见贻，柳七十七，尹六十八，皆安吉，信封是上海天平路四十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刘玉素尊人仙洲先生，年六十五，最近光荣加入共产党，闻之羡慕不置，特以奉告，馀未一一。即祝健康！陈垣。十一月十六日。

（一五）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往函

青峰仁弟：

十一月十四日、廿三日来信均收到。与乃和书也看见。璧子常来，藉知近状，至为欣慰。我是懒写信的，但时时想起仁弟，有事要请教时，更不方便。兹有附件一函^[2]抄寄，急欲得知仁弟意见，替我推荐几部。君子成人之美，不妨放宽尺度。限期迫促，苏州无航空信为憾。馀未一一。即祝健康快乐！陈垣。十二月廿日。

[1] 璧子：陈璧子，柴夫人。

[2] 附件为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对授给科学奖金之历史著作的推荐表。

(一六) 约一九五六年三月^{〔1〕}，往函

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起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尊重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谨此复谢青峰仁兄。陈垣。

(一七)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往函

青峰仁兄史席：

常州、南京信先后收到。常州信提及郑部长，竟想不起是何人，能告我否？记忆力真差也。南京信初看如在梦中，再三看，知是真的。此公为攻胡宿将，年不过六十，尚可用也。

史学会送来《中日战争资料》叙例，谨附上一阅。《辛亥革命资料》也有叙例否？请参酌。

璧子夫人佳否？近北屋悬有程易畴中堂写《书谱》一段，中有“璧子”二字相连，日夕晤对巧极。专此，即颂俪安！陈垣。六，一。

(一八) 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往函

青峰老弟：

五月廿七日函奉悉。令文说我病，是有的，曾患肠炎七日，瘦了七磅，这是从心所欲的。

某公给你信，说返京之后，要来看我，欢迎欢迎，你见五日《人民日报》否？

我现在忽想起一事，弟在外甚活动，我盼望你在苏州搞好史学系，培养一大班能教课又能研究的学生，使国内找历史教师的，都向江苏师院

〔1〕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收柴函，云：“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此函似即复函。

找，则大善矣！吾弟果有意乎？专复，并祝俪安！陈垣。六月七日。

(一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往函

青峰老弟：

十一月廿日及廿九日札均收到。前见吾五月间文，以为无新闻，感到不足。近见吾斥向公文，以为说得真好，拍手赞成。非吾态度有改变，实君之看法有改变，足见半年来进步为可贺也，为可慰也。

苑北前者南游，系受叶公之委托，真可谓行大人之子矣。

贱辰承记住，并享以盛饌，诸子殷勤，情不可却，贸然受之，谨谢贤夫妇在远不遗之厚谊也。乃和实忙，有时复信稍迟，乞谅。专复，即颂俪安！垣。十二月三日。

(二〇)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往函

青峰仁弟侍史：

《通鉴胡注表微》已重印，略读一过，觉资产阶级气味甚深，时时流露士大夫的臭架子，与无产阶级相距很远，奈何。今寄呈一册，足下能为我仿陆稼书对《战国策》例，著一卷《通鉴胡注表微去毒》否？至所愿也。我想自我批评，因学识、精力来不及，只得借助他山。专此，即祝俪安！陈垣。三月卅一日。

(二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往函

你十一月中旬到京开会，当可畅谈，藉申积愆，可惜一元诸旧，均与我等分途，会晤时，未必能如前此欢畅耳。

〔信稿摘录〕

(二二)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迭奉手书，迄未暇复。钧衡来，藉悉贤夫妇近状安吉，至以为慰。承示相片，得朝夕晤对，尤感厚意。璧子是去年八月廿七日离开我家的，今日足足七个月。眼前事物，样样大跃进，思想时赶不及，倒有一点懊恼。曹子桓云：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这真是有经验之言。贤

夫妇均属壮年，至可欣羨，韶光不可轻放过，幸努力。不宣。即颂青峰仁弟俪安！

适北京图书馆送来《戊戌纪念展览目录》一册，第十四页有康有为殿试策小掌故一段，足供谈助，特以滕函另邮呈寄。陈垣。三月廿六日。

小妹来长信祝贺我入党，真是可人。

〔信稿〕

（二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往函

贱辰并无举动，安静度过，真是轻松愉快。元伯前日来，情绪尚好，已于前星期一宣布免冠了，可以告慰。

（二四）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往函

青峰老弟：

五月廿二日手书奉悉。《嘉兴藏》从开始刻至结束，历时一百多年，随刻随印随发行，很不容易得全藏。据我所知，从前浙江大学及上海图书馆都有全份，闻洞庭包山亦有全藏，今若将包山所藏的移至苏州，公开阅览，至为盛事。全藏应有二千二百六十册，单《续藏》、《又续藏》就占有八百十册，未知包山所藏共有若干册，能查示即知其是否齐全矣。专复，即颂俪安！陈垣。六月二日。

（二五）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往函

青峰老弟：

七日手书在香山得读，为之击节，盼早日登出。等至今日晋城，适见报，谨此驰贺。^{〔1〕}仍望源源而来，切盼切盼。此颂俪安！陈垣。九月十五日。

报载刘三姐巡历全国演出已毕，忆去年与璧子同看三姐，未能终席，至今耿耿不安，未知璧子怀憾否？更未知何时能补此憾也。

〔1〕 指《陆秀夫是否放翁曾孙》一文，载九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二六)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往函

青峰老弟：

既得十七日书，又读廿五日《文汇报》，这是陆秀夫后第一炮，谨祝胜利。让之属为豫公遗著序，义不容辞，但恐未能窥见高深，有负期望，兄能为我捉刀不？前接璧子信，知手已能作书，慰甚。专此，即颂俚安！陈垣。一月廿六晚。

(二七)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往函

青峰老弟：

叙文收到，大佳。连日因他事太忙，未能细勘，恐念，谨先奉覆，并祝俚安！垣。二月廿五日。

小毛带来穿篱藁水梭花，精美异常。谢谢。

(二八)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往函

青峰老弟：

廿四日手书并王嗣爽文，细读一过，极佳极佳。^{〔1〕}《僧诤记》著于二十多年前，颇感材料贫乏，且只注意于僧诤，关于爱国一方面未多及。今写弘储爱国，必有许多新史料，先睹为快。

南潜卒年，未细考过，《僧诤记》说康熙廿八年月函潜撰《洞宗世次疑问》，系据《宗统编年》卷廿四宋乾道九年条注引，说是“己巳中秋后五日作”，己巳当是康熙廿八年，若移前六十年，则为明崇祯二年，颇疑己巳为康熙四年乙巳之讹，无确据，不敢定。

纪荫时代与南潜相接，《宗统编年》说他是康熙廿五年卒，似可信。何日北来，当恢复夜谈之乐。璧子佳否，甚念。草草复，即祝俚安！垣。四月廿八日。

〔1〕 指《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爽》，后发表于六月十七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

(二九) 一九六二年十月，往函

青峰老弟：

一日书奉悉。想今日已抵杭州，特复一书为纪念。

余丈^[1]文集目录一纸，已见。余丈生平著作等身，何只此寥寥数首，似应广搜博采，以免遗憾。《网师图记》，钱集不收，自有道理。《苏州吕孝子图》，钱、王石琢堂皆有题记。王氏手迹，久为余所得，最近钱卷亦归励耘，见八一《人民画报》，而钱、王二集均不收此记，独《独学庐稿》收之，故道光《苏州志》得采以入九四卷《孝义传》。今日风气，与往日不同，文集应放宽尺度，不得以《网师图》与《吕孝子图》二《记》为例，未知高明以为然否？

承命为余丈文集作序，不敢不敢。惟敝藏余丈跋文数篇，如《跋施愚山试鸿博时家书》，《跋高邮王氏手稿》等，每篇约五六百字。如果需要编入文集，届时示知，当录呈。

《续通鉴长编》，库本靠不住，不必费心。

《历代通俗演义》，敝藏没有，想是误记。

馀未一一，即祝旅安！陈垣。立秋夕。

《网师图记》拓本能属人抄示一份否？

本欲寄杭州，恐收不到，仍寄苏州。

(三〇) 往 函

来示说贵友爱读吾书，至为荣幸。惜《佛教考》、《胡注表微》均阙，惟《道教考》、《僧诤记》尚有存本，谨检赠。能给我一个评价，尤所企盼。青峰上座。陈垣。廿二日。

[1] 余丈：余嘉锡。

郑鹤声^{〔1〕}

(一) 来 函^{〔2〕}

援庵前辈先生尊鉴：

声因查阅《东华录》，其月份大小、闰月前后，与尊著《中西回史日历》相较，间有不同，而与万年书一致。例如顺治五年万年书四月小闰四月大，尊著作闰三月小四月大，顺治九年万年书十二月小十年正月大，尊著作十二月大正月小之类，不知当以何者为依据（万年书是否为实际上之计算）？又节气一项，据万年书自天命九年以后，俱可查考以前节气，查汪日桢《长术辑要》仅逢闰填列，不得其详。兹欲将自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至明熹宗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间，二十四节逐年推算，未悉应用何种方式能得准确？若有陈书可查，自属最妙，务恳不吝指教为盼。肃叩道安。郑鹤声谨启。五月廿六日。

〔1〕 郑鹤声（1901—1989）：浙江诸暨人。一九二九年任国立编译馆编译。一九五一年任山东大学教授。

〔2〕 郑鹤声先生函告：“《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一书，是我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时编写的，编好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写信向陈老请教定是1934年以前一、二年之事。”

欧阳棠^[1]

(一)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

元旦日赐赠照片及续寄《于文襄公手札》，均先后拜领。睹照像，与脑幕上廿馀年前先生之印象对照，则穿企领西装者变为长袍小褂了；丰腴的面貌愈益丰腴，和霭的态度也愈益和霭了；最显著的异点，还是长在丰腴的面部的那从前所没有的浓浓的胡子。时间在不断地把人催老——虽然先生老当益壮——这也好像我在先生的记忆中还是顽皮的小孩子，但现在我已经戴了近视眼镜（幸而还没有弯背脊），脸上也写上了几道世故的皱纹了吧。为了想先生也知道我廿馀年来外貌的改变——虽然学问一点也没有长进，特寄上去年我编的江门一个小学的校刊。其中照片有“×”号的，就是先生的那个老小学生了。

听说先生在家藏书甚富，每年薪俸所入，多以购书。会城一个朋友说，“当先生参观景堂图书馆时，偶回顾随来的小妹妹说：‘我家图书比这馆孰多？’小妹妹天真地答道：‘我家多！’又，当馆员奉笔砚请先生开列应购置之书籍时，因为馆员所说之款额所限，先生乃不能下笔。”这，令学殖荒落如小子者闻之，不禁神往。何幸有一天得游北平古都，探讨这古代文化的宝库，更得观览先生之藏书？面承启迪，那就大快平生之愿了。

下学期仍服务于篁庄三区二小学校，课暇乞赐教言！敬颂道安。学生欧阳棠上。民国廿三年一月卅日。

[1] 欧阳棠：援庵一九〇六年在新会县篁庄小学任教时的学生。

(二) 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往函^{〔1〕}

昨日检点旧籍，得你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来信，那个时候你在篁庄乡三区第二小学，今又隔二十年，想我弟道德学问与时俱进。我不过长你几年，你现在也当有六十矣，身体健康否？至为悬念。特给你一函，试探你近况如何，并问候从前旧同学安好。

〔信稿摘录，下同。〕

(三) 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往函

前年五月曾有一信试投，结果退回，颇失望。最近得了一块石头摆在厅上，中间刻有“锦棠”两字的图章，这“锦棠”当然不是你，但是名字相同，对此石头就常常想念你。今日忽然接到你的来信，并知你是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我高兴万分。

〔1〕 此函上款为欧阳锦棠，即欧阳棣，又名欧阳棠。

姚从吾^{〔1〕}

(一)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往函

海尼士教授所译《元秘史》仅见一卷三四页至二卷一一页，此外尚未见也。承询，谨答复如下：一、涵芬楼藏《秘史》即顾校本，闻最近将在《四部丛刊续编》印出。二、叶刻底本即文廷式抄本，由顾本出，今藏敝处。三、王注《亲征录》所用之《秘史》即叶刻，间有异字，是王注之误，非与叶刻本不同。我近为《秘史》译音用字作一文，尚未敢付印，谨将目录抄呈，改日或为抄一份呈政也。

〔信稿摘录〕

(二)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吾师尊鉴：

陈雪屏兄返昆明，得悉吾师起居安适，施教犹昔，甚慰下怀。生半年来忙于结束工作，大部分时间费于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西南联大史学系与北平图书馆廿七年合组者），已得材料（内分日报千余种，期刊千种，抗战书籍数千册，约可装一百五十大箱）之编目、装订、装箱等事，故疏于问候，敬乞赐谅！冯子衡^{〔2〕}先生译著宏富，夙所钦佩。去年兼士先生返

〔1〕 姚从吾（1894—1970）：名士鳌，以号行，河南襄城人。历史学家。一九二〇年北大毕业后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牟润孙先生《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收入《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中说：“中西史学如何结合，为当前一大课题，先师当年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相结合。”

〔2〕 冯子衡：冯承钧。

平之前，生曾专函朱骝先^{〔1〕}部长，代冯先生解说。尚冀重晤有日，领教方长，不意哲人先萎，冯先生竟于今年二月病逝北平。昆明同仁，悲伤至深。已由向觉民^{〔2〕}先生为文追悼，并与生联合多人署名，代为发送哀启，捐募款项，预计可得二十万元以上。子衡先生死后，遗稿编印、妻子赡养等善后问题，不知由何人主持？是否亦有治丧或募捐委员会，专主其事？昆明向先生主持之捐款，若集有成数，可否径汇寄吾师处（或由辅仁大学转呈），烦吾师代转？并盼代为计画用途，俾冯先生之亲属，得获实惠。此事应如何办理？敬希赐示指教为感！向先生悼冯先生文及哀启各一份，谨附呈备查。生月前曾有一函上陈左右，未蒙赐复，当系交通困难遗失也。又，生现住昆明北门街十五号，拟六月中返平，尚不识能如愿否？联大下周年考，五月中结束。知念，谨以奉闻。专此，敬颂著安！学生姚从吾敬上。卅五年四月十五日。

〔1〕 朱骝先：朱家骅。

〔2〕 向觉民：应为向觉明，向达。

董允辉

(一) 约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

援庵吾师大人函丈：

自违塵海，无日不驰念。冬间忽承惠贻《于文襄公手札》一册，领谢之余，因敬读尊跋，对于考据之精审，词句之清劲，更令人赞叹不置。诚以吾师之地位、境遇始得观中秘函谕也。同时生深自感想，年已过立，顾学问尚未成就，推厥原由，未免因前迫家贫，求食不能，何遑著述哉！今幸父债清偿，身无重累，欲乘壮盛，编纂汉史，恨为教事所羈，不得少暇。又所处僻陋，无藏书以资参证。中心惶恐，以为何时方可遂志。此生不得不求吾师援引之故。昔章学诚之见遇纪昀，王国维之见器罗振玉，皆其例也。今生虽无王、章二氏之才与识，然窃有志学焉。且学问成家，全赖机会。如日与典籍相亲近，以生之能耐苦勤奋，时久必有成绩。况生自从学吾师后，既粗知考证家法，数年以来，复点完乡哲孙公诒让遗著，如《周礼正义》、《墨子闲诂》诸书，深悉孙氏著述之方。即短篇小文，亦能悟其作法，只求时间许我实践耳。伏维吾师夙以奖掖后进，乐育群材为己任，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觐。乞予援助，相机推荐。生意欲于北平图书馆或母校引得处谋得一席，薪水在百元左右，即带着住平著书以了一生。又前在厦校抄出《越縕堂日记》中所载诗词本事别为六册，并感李氏治学之诚，生愿学作此类人也。草此叙心，恭候撰安。学生董允辉拜上。四月二日。

顾先生颀刚晤时为致候，不另禀。

田 农^{〔1〕}

(一)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吾师：

一月以来生甚少晋城，想吾师一切均好。本月出版之《清华学报》九卷二期对生之《西洋史表解》予以评正，生读过后，即草一答复在天津《益世报》社会思想副刊发表。今谨寻得《清华学报》一本附生发表之答雷海宗先生一文，一并呈上，敬请予以指正，谨颂著安。生田农敬上。四月十七。

答雷先生一文，已附书一册，送交清华大学雷先生矣。生又及。

〔1〕 田农：原名继综。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梁 宓^{〔1〕}

（一）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者：

自台旆由粤归，迄未展晤，渴仰并极。玉甫^{〔2〕}北来，谈次屡以从者为问，惟闻读礼杜门，恐艰一面。兹拟于月之十八日星期五午刻在舍下薄治蔬酌，奉邀两公一叙，同席仅琢青、铎士、公超等三五同乡。既乏酒肴，且无杂客，务望不以酬应为嫌，翩然莅止，无任延跂。此请礼安。弟宓顿首。五月十五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侍者：

日前为贵校西洋文学系第一年生林维和拟由新学年起转入经济系，曾函恳飭所司照准，想达典签。现距交费截止之期已迫，贵校注册部谓未得我公命令，不能照转。可否分神飭知，俾遂其向学之愿，不胜厚幸。琐事屡渎，统祈鉴原，并请大安。弟宓顿首。九月十四日。

（三）来 函

前夕谭谐为快。粤讴检出奉上，重刻软字本，虽不精，较洋版差胜。乞纳入。援庵先生。弟宓顿首。十月十三日。

〔1〕 梁宓：字直铭，广东人。一九二二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一、二两函用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笺。

〔2〕 玉甫：叶恭绰。

陈少白^{〔1〕}

（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往函

少白先生大鉴：

日前闻台从北来，亟欲奉访，祇以遭本生先慈之忧，未滿百日，未便诣人。兹拟日间趋候，藉聆教益。近著一册，并呈，即请暑安。期陈垣谨上。八月一日。

〔手稿〕

〔1〕 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广东新会人。近代民主革命者，早年与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为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中国日报》的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一九二二年以后主要从事家乡的建设及著述。一九三四年因病来平休养，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世。

刘文典^{〔1〕}

(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人座右：

数星期前在《大公报》上见适之兄为大著《元典章校补释例》所作序文，深佩先生校订古籍之精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凡研讨元代典章制度者固当奉为南针，即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亦当谨守先生所用之法也。猥蒙不遗，颁赐一部，拜读之下，愈深钦感。典以蒙鄙之姿，谬主北大、清华两大学校勘学讲座。方法、经验两感阙乏，今得读大著，受益多矣。顷已将适之兄序文油印颁发选修此课诸生，并将大著留置本系研究室中，使与俞先生《举例》同观矣。肃此敬颂著祺不备。弟刘文典再拜言。十一月十八日。

〔1〕 刘文典（1891—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时为清华大学教授。

张元济^{〔1〕}

（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往函

菊生先生尊鉴：

日前傅沅老属小儿带上明抄《北盟会编》前半部共廿六册，因一时未能成行，恐有延搁，已由邮局挂号先行寄上，收到请直接复沅老为幸。专肃，并颂撰安。期陈垣谨上。十二月十七日。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阁下：

敬覆者：得十二月十七日手书，敬诵悉。寄还明写本《三朝北盟会编》廿六册，已由邮局递到，检点无讹，有费清神，不胜感谢。傅沅翁处亦已函告矣。肃覆，祇颂著祺，兼贺新禧。弟张元济顿首。十二月廿九日。

（三）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久违雅教，弥切溯洄。别后南旋，突婴废疾，致疏音讯，深歉于怀，比维履祉绥和，定符下颂。弟病魔久扰，岑寂无聊，去冬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静思陈迹，聊写悲怀。顷已印成清稿，谨呈一册，伏乞俯

〔1〕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建国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

赐浏览，锡以教诲，不胜感幸之至。祇候起居。张元济拜启。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四) 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往函

菊老尊鉴：

承示并《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一帙，足见身其康强，至以为慰。忆我公七十生日，子民先生以敝藏汪龙庄七札之记录与说明为寿，并列举札中高寿者八人。今阅十馀年而公已度越诸子矣。中惟毛西河九十四，子公独作八十五，当时以为疑。今乃知此为我公度越西河之预兆。谨为拈出，以博一笑。专复，并祝康宁！

〔信稿〕

徐景贤

(一) 来 函

先生座前：

奉诵手谕，敬谢师恩。生愿将在北大研究所提出之研究题《中国天主教史》，仍仰仗师指导，改在辅大研究所完成初稿。如师认可，给一研究员名义，予少许生活费（因家庭不能供给北上费用）。再师若以程度尚差，充研究生亦愿从事。专肃，敬叩钧安。受业徐景贤敬上言。十一月十五日。

相老先生^[1]正在译福音经，附禀。

(二) 来 函

先生座下：

敬捧手谕，恭聆壹是，感荷至深。受业在沪两年来，充相老先生义务秘书，撰文售稿而已，故得在辅仁研究院任编译员，且在老师指导下致力学文，亦偿夙愿。专肃，恭叩教安。受业徐景贤敬上言。十一月廿五日。

(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来函

援公我师大人赐鉴：

敬禀者：睽违师座，思慕日深，伏维福躬安康，化雨广被，为颂为祝！生长崇中七年，明春应国立厦门大学聘，讲哲学社会学，预定来年二月十八前到闽长汀云。时届冬深，尚祈珍摄！专肃，敬请钧安！并恳慈诲不宣！生徐景贤禀。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1] 相老先生：马相伯。

马裕藻^{〔1〕}

（一）约一九三四年，来函

援安先生：

承赐段氏志铭，拜领谢谢。今夏先母之丧，辱蒙赐奠，感激莫名。前月造府叩谢，未获赐见，怅甚怅甚。迩来新著当益宏富，俟病躯复原，谨当趋前聆教。诸惟珍摄，不宣。弟马裕藻上。

（二）来 函

援庵先生：

校勘实习一科，其内容及时间于新学年开始时有无变更，尚希函示。稍迟当走谈，敬颂著安。弟马裕藻上。十月一日。

〔1〕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

Köester^[1]

(一) 来 函

陈校长惠鉴：

素仰大名，无任钦慕。兹启者：罗马教宗曾拟编辑中文百科全书一种，以备华人应用。刚主教在华时亦曾斟酌再四，即由教宗委托圣言会肩此重任。继由敝总会长指定辅仁大学诸司铎协同本校精通中西文化教授编纂。今夏教宗与敝总会长复授史司铎全权办理，当由史君委托包 Biallas、颜 Jaensch、胡 Kroes 等司铎分编数科。敝人不才，恬任总编辑之职，穆校务长则直接代表敝总会长。素仰阁下精研中史，包司铎亦屡言及兹，拟恳请阁下担任中日史地科，以便玉成。此次编纂百科全书，非与日用释名辞典可比，故须专载有关现代中西文化之思想事体，详加注释，故与 Herder 或 Brockhaus 相仿，或类似较小之《大英百科全书》或《大美百科全书》。兹拟先编百科全书一种，大小与商务印书馆之《教育大辞典》三倍相等，然后再行编纂大部百科全书。如蒙允诺，即希阁下将中日史地择其重要而为学者必须知之名辞、事迹，摘要赐下。再者，此次编纂百科全书，既系名誉工作，愿协助阁下者必大有人在，谅阁下必不感十分艰巨也。一俟俯允，即将该科详细办法呈览。至于分类及标题等事，当由各科编辑与专家规定。再者，此事现系草创，幸勿向外见告是禱。专此敬候教言，以便面洽，无任企盼之至。顺颂近祺。Hermann Köester。

[1] Hermann Köester (1904—1978)：中文名顾盛德。德籍圣言会会士。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在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编辑部工作。

陈裕菁^{〔1〕}

（一）约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座：

往者随侍先君^{〔2〕}广陵，获读尊著，即识先生考证之精，并世无匹。未亲颜色，惟有向往。客岁石公兄南下，盛道尊意，令人感奋。兹幸先稿^{〔3〕}告成，先呈江南纸一部，藉慰远注。日内尚拟续印连史纸也。专肃，敬请台安。后学陈期裕菁拜启。一月十一日。

赐示请寄镇江磨刀巷二十三号。

（二）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座：

大著下颁，珍逾拱璧，谨当精研，以副嘉惠之意。昔年得《中西回史日历》，许多未决之问题都迎刃而解，自此遂为案头秘籍。今得《朔闰表》，繁简相得，其趣弥昭。《元典章校补释例》，开中国校勘学之新纪元，前无古人，下开来者，厥功之伟，直无伦比。甲子之夏，裕菁译订《蒲寿庚考》，曾取沈刻红样本通检一过，颇有疑义，然不料其讹脱竟多至万有馀条，脱无先生之毅力，是书之真面目将终为沈刻所蔽矣。昨石公先生出示我公为先集所写篇目，感谢感谢，再版时当遵命付刊。现连史纸已印成，日内即寄奉矣。尊著计若干种，愿得一细目，未审能得请否？专谢，顺颂台安。后学陈期裕菁敬上。一月廿二日。

〔1〕 陈裕菁：字南屏，江苏镇江人。

〔2〕 先君：陈庆年。

〔3〕 先稿：陈庆年之《横山乡人类稿》。

王 蘧^{〔1〕}

（一）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往函

即日检寄拙刻二种呈政。卷首题字皆蒹葭^{〔2〕}体。《化考》^{〔3〕}一种，乃用怀仁法摹集而成，典型尚在否？

〔信稿摘录〕

（二）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来函

奉书并惠赠大著多种，弟早在杂志读过，深佩核实。今得线装直行，益觉可珍。属贻宣、叶两帙，当分致。宣翁积学，箸述颇富，独惜靳刊，将沦沙虫。然其语不虚发，高邮父子之衍泽也。敝跋本可发表，因见海上刊物率多忌讳，如《申报》载此诗去一贼字，甚觉无谓。拟能不失本意者乃托登之公布，固可释然于蒹葭之诗史，而刻其诗者未免惭沮矣，达见以为如何？微吟并录博教，即承道益，毋任恳企。蘧顿首。援庵先生史席。二月十八日。

（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北晤惜未畅教，亦负故都春光。蒹葭诗度已登览，惟尚多未刻入。此遗诗乃从其手稿撮出，特以奉察。读此可明其苦志，彼权豪欲藉以标榜

〔1〕 王蘧（1884—1944）：字秋湄，广东番禺人。清末曾编辑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书法家。时在南洋烟草公司工作。

〔2〕 蒹葭：指黄节，黄书高名。

〔3〕 化考：《元西域人华化考》。

者，见之能无惭汗？此诗作于壬申岁暮，兼葭曾示弟，面遗后两句谓“死后乃与世见”，今竟成讖。故弟跋记千馀字，拟布诸世，不审否伤时讳。公与兼葭亦交厚，感想如何，似不能没而不彰也。此片祇寄兄，并与哲公观之。粤攻胡某电附上，即候著益不次。弟蘧顿首。二月廿二日。

收到请复。

(四)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来函

兼旬留沪，昨归吴寓，始读手教。兼葭遗诗已见《申报》(三月七号)，惟缺贼字，免触时忌。拙记附上，希指教。率陋所言皆事实，暂不发表，请姑存之。《时报》三月八号有黄老将军一文，乃驻平记者徐某之笔。起段尚允洽，后论诗一节，未免门外。墓志弟已商太炎，允动笔，有人主张孟劬，今尚未定。兼葭诗闻寄数十部到平，或在马某处，何以尚未见及？现函其家属径送尊处，如不获，弟当设法搜寄。敝处止有十部，沪友取尽，而刻者所据甚多也。复候援庵先生著绥。弟王蘧顿首。三月十二日。

刘 节^{〔1〕}

（一）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箸席：

兹交人送上拓片一包，并附发票一纸。如可通过，请即示知，以便开请款单。专此，即问早安。后学刘节上。二月十八日。

（二）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往函

子植先生著席：

手教并拓片敬悉。五十元昂否？减去十元何如？如尊意以为不昂，亦可购也。原件敬缴，即叩晨安！弟期陈垣谨上。二月十九日。

（三）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昨日不克奉谒，有愆前约，至以为歉。兹奉上石鼓文拓本一册，庆云堂物，开价百伍十元。又麓斋藏匋诏版一册，善业泥铜造像等二十七纸，陈育丞物，开价捌拾元。价皆太高，如可买即与论价，希即示复为幸。又奉上新得墓志五十五种，用毕乞交人送下为荷。专此，敬请道安。后学刘节上。五月二十一日。

〔1〕 刘节（1901—1977）：号子植，浙江永嘉人。时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

(四)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

前奉上石鼓文一册及陈簠斋藏拓片一包，谅已察收。节今日追随徐森玉、赵斐云二公赴安阳参观殷虚出土各物，本星期四可回平，待是时亲到府上领取。专此，敬请道安。后学刘节上。二十七日。

袁同礼^{〔1〕}

（一）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前尊处借用《元秘史》、《华夷译语》、越缦堂手稿本及《新会县志》等书，如已用毕，拟请费神检出，交去人携下为感。内中有数种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专此，顺颂大安。后学袁同礼顿首。五月一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

奉上拟与商务订立合同草案，请尊酌。应如何修正，亦希标注，俾有遵循。此系依据常熟瞿氏底本略予改正者。顺候时祉。同礼顿首。八日。

（三）来 函

援庵先生惠鉴：

兹送上燉煌照片十四种（见附单），何者可印，何者应删，请审定示复，俾有遵循。无任感荷。顺候著祺。同礼顿首。四月一日。

王重民《巴黎燉煌残卷叙录》可供参考。

（四）来 函

援庵先生：

李木斋书目兹有所需，请掷交去人带下。又前寄上之燉煌照片，何者

〔1〕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长期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主持馆务。

可印，何者不印，并请赐示，俾有遵循为感。暑假中令媛实习事，拟请在图书馆协会实习两月（或壹月，由渠自定。中南海增福堂）。请转告是荷。顺颂大安。同礼顿首。十七。

启 功^{〔1〕}

（一）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往函

元伯先生：

大著拜读，僭易数字请教，并希望能就正雪老^{〔2〕}也。专复，并颂撰安！弟陈垣谨上。五月十八日。

旧著新刻二册，乞代呈雪老。

（二）往 函

元伯先生著席：

不晤又旬日，想起居安善为慰。前承示陶圃松菊图照片，顷以制铜板，西友亟欲知其原画尺寸，未识尊处能否示其大概（高广），实所厚盼。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八月十二日。

（三）往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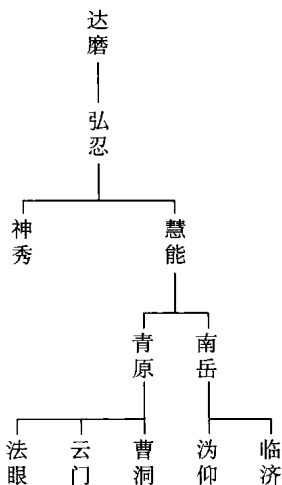
元伯先生有道：

昨谈南北宗之说，想系指禅宗而言。禅宗为中国佛教之一宗，以梁武

〔1〕 启功（1912—2005）：字元白，满族。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收入《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说：“我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一九三三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

〔2〕 雪老：雪桥老人杨钟羲。

帝时西来之达磨为第一祖，五传而至唐弘忍。弘忍有二大弟子，慧能传教南方，号南宗；神秀传教北方，号北宗。其后慧能下又分南岳、青原二支，南岳下又分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又分曹洞、云门、法眼三派。是为南宗之二支五派。为表如下：



达磨在天竺为廿八祖，在中国为禅宗第一祖。慧能在禅宗为第六祖，在南宗为第一祖。谨附呈《宋高僧传》一册卷八弘忍、慧能、神秀、神会四传，对南北宗所由起，颇有叙述，请督阅。陶圃松菊三秋图著录高六尺五寸，广三尺，并闻。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一月十四日。

(四) 一九三七年，来函^[1]

再启者：晨间奉手教，如钦提命。知墨井册是伪物，证据确然，实一快事^[2]。同时所见另一横方册（无年月者），以笔墨观，与故宫藏大册相近，似不甚恶，惜无资料足供引据耳。今自吾丈钧箸刊行，恐将平添若干

[1] 当时援庵撰《吴渔山年谱》，以下五函即讨论《年谱》撰写过程中的问题。

[2] 启功先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说：“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迹影印本，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

墨井贗画。侄有友人好摹古作伪，晋铎纪念册终不敢示之也。侄功又上。

(五)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往函

元伯先生撰席：

昨谭甚快。中华影印之山水册，其末帧题云“乙丑长至后五日为某某先生拟古十二帧”，按渔山乙丑正在澳门学道，以余力写画本有可能，惟其第五帧题“乙丑长至日画于桃溪”，桃溪为渔山常熟故乡，其为贗作无疑。此与营丘之作营邱同一破绽，曩时作伪之术尚未工也。谨以此当面谈，高明以为如何。即颂晨安！弟陈垣谨上。二月十三日。

(六)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晚，往函

元伯先生：

即午再游厂甸，失迎为歉。承示恠跋极感。《清晖赠言》李长康赠石谷八袂诗亦有“剑门山人真人瑞”之句，则许诗曾指虞山，不得云误也。谨谢，并颂晚安！弟垣拜上。十三夕。

(七)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老世伯大人台坐：

违教多日，惟道履安胜。启者：昨于固始张效彬先生玮镜菡榭中，见墨井真迹绢本立幅，确无可移，谨录原题奉上，不知足入《年谱》否？又于日本影印《宋元明清名画大观》中见一卷，是吴中吴湖帆先生梅影书屋所藏。缩小过甚，画笔已不可辨。谛玩其题字，亦殊不类其他画所题，不知其辞句内容有无关系，故一并录上也^[1]。专此，敬请文安。侄功再拜。廿四日。

雨过遥天水气腥，树连僧屋雁连汀。松风谡谡行人少，云白山青冷画屏。忆予戊申嘉平，赞侯四兄同客淮上，索画此幅，匆匆未能即应，忽又三年矣。今归虞山，聊写大痴遗意，殊惭效颦耳。庚戌闰春吴历。

右张氏藏

[1] 此两条材料，收入《吴渔山年谱》康熙九年、十三年条中。

甲寅秋日仿方壶笔意于饮绿山房。适篱菊初开，颇有佳兴。渔山吴历。

右吴氏藏

(八)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往函

元伯先生大鉴：

承示拜悉。吴藏，上海天绘阁有影印本，已见。张藏，诗与《石渠宝笈》轴同，今采入《谱》中呈正。惟《石渠》轴言戊申九月从毗陵归虞山，此轴言戊申嘉平客淮上。岂九月归后，十二月又客淮上耶？《谱》甫眷清未校，如有谬误，尚乞不吝赐教为感。卅日拟往南京一行，未识动身前能一晤否？专此复谢，并候著安！弟陈垣谨上。四月廿七早。

(九)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往函^{〔1〕}

元伯先生道鉴：

顷发见前日发印之补叶有错误，不能用，请即设法电知撤还为幸。因原稿多钞数字也。屡费清神，至歉。专此，即候晨安！弟陈垣谨上。四月十八日。

势须劳公再写，总觉不安于心，奈何！

(一〇)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往函

昨谈叶末加一行，兹拟加二行。此上元白先生道右！弟垣谨上。十七日。

此叶自靖康以来亡佚八百载，近始复出。前十五行见《册府》五六七，后三行见《通典》一四二，真快事也。

(一一)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往函

元白先生著席：

蜡纸已送来未？昨晚又校出《通典》一错字，即后三行之第二行，“高

〔1〕《魏书·乐志》自南宋初即有缺页，援庵据《册府元龟》及《通典》补足，一字不缺。并请启功按原书行款、大小补写此页，影印分赠同好。此三函即谈此问题。

阳王维等”云云，维当作雍也。祈先将原稿改正为幸。专此，即颂晨安！弟垣谨上。四月廿八日。

(一二) 往 函

文和尚康熙间人，武亿嘉庆间人，而园公、亿二书均与苍言。假定亿为武亿，则园公必非文和尚。园公名去痰，疑是苏去痰字园仲也。

〔信稿摘录〕

北平图书馆

(一) 约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往函

奉函垂询购买寿县出土古器事，谨答复如后：

此项古物应否保存是一事，本馆应否购买又是一事。如果此项古物值得保存，中央博物馆及安徽博物馆应先购置。区区式千四百元，中央及省府何至无办法，而必欲售归本馆。本馆经费并不充裕，且系图书馆，非兼办古物馆。古物日有出土，此端一开，本馆恐无此力量。在中文购书费内挪购，理由亦似不充足。如果此项古物确系廉值，商人自必争购，何至迄无购者。至于转售外人云云，为售古物者要索高价之唯一用语，无论世界金融吃紧，古物买卖并不如前，即使不欲古物流出外洋，政治亦应有整个计画，枝枝节节截留无当也。若基金会有款可购，乃另一问题，不在本馆范围之内矣。拙见如此，仍请公决。九月七日。

〔原稿〕

(二) 来 函

援庵先生大鉴：

查敝馆所藏另单开列之书，前承台端借阅，为期已久。用备察览，曷敢读请，惟现值年终清理书籍之际，拟恳暂予赐还，将来如有所需，再当检奉文几也。专此奉恳，敬候道祺，诸维亮察不备。国立北平图书馆启。
十二月卅日。

《姓韵》三十三册（由徐森玉先生代借）

《土官底簿》（四库珍本）二册

《高丽史》三册（由杨维新先生代借）

戴传贤^{〔1〕}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病中得读惠寄《元西域人华化考》，不觉身热之苦矣，谢谢。阅书目，知大著尚有多种，兹寄去银肆拾元，烦将各书检赐一部。贤虽毫无研究，然于此类问题兴味特浓也。即颂著祺。弟戴传贤拜启。十月二日于待贤馆。

〔1〕 戴传贤（1890—1949）：字季陶，浙江吴兴人，时为考试院院长。

汪兆铭^{〔1〕}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惠鉴：

日前在京，幸亲麀教^{〔2〕}，至慰渴怀。兹奉到惠赠《史讳举例》及《元西域人华化考》，博大精深，无任景仰，专此陈谢，晋候著安。汪兆铭谨启。十月三日。

〔1〕 汪兆铭（1883—1944）：即汪精卫，广东番禺人。时为行政院院长。

〔2〕 该年九月，援庵至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次会议。

陈 述^{〔1〕}

（一）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翁夫子函丈：

节临圣诞，祝颂多福。丁此年关临近，检省往日，愧鲁钝多负吾师之启诲。每忆所示东塾先生点读之《考信录》，“此何必辨”、“此何必注”等，辄耸然警惧，著笔真难矣。受业前曾刺取曳刺年、曳落河等材料，拟为一文，迟迟未敢动笔。属草竟，律以材料、见识，组织之训，又废然失意，置于案头者累月。屡曾删改，仍恨涉史论之嫌，终于弃之篋中。但每日读书至少九小时，从不敢以鲁钝而怠忽，冀或少补于万一乎！恭叩道安。新禧。受业陈述谨上。十二，廿二。

（二）约一九三六年，往函^{〔2〕}

述兄足下：

理丛牍，得兄来书，具见近来闻见日广，心胆更虚，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必然之过程也，可贺可贺。惟愚见只要心小，胆不妨大。少年人应保存少年人气象，不必效老年人之多所顾忌也，高见以为何如？绝句一首呈正，并候旅祉。日前傅乐焕君来文，乞代谢。垣上。十七日。

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

〔1〕 陈述（1912—1992），字玉书，河北乐亭人，辽金元史专家。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2〕 此函及下一函的影印件，均为陈述先生寄赠。

北强^{〔1〕}。

（三）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往函

大著细读晋王与阿保机会晤有两史源：一、《纪年录》作天祐二年；一、《庄宗列传》作天祐四年。列传记事，无论撰者及传写，数字均易有误，纪年则按年排列，不易有误。温公据列传不据《纪年录》，足下驳之，是也。惟考异不受代条引列传亦作二年，吾人若信温公所说不诬，则此二字必是讹字。因《册府元龟》九五六总序作四年，九八〇引此文亦作四年，可知温公所见之列传实作四年也。初到江南，住得舒服否，甚念。专复，即颂大安。述兄足下。垣谨上。三月廿四日。

文另寄。

（四）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来函

夫子大人函丈：

受业受研究所命编订《全辽文》，私念此极端形容之“全”字，过为隆重，因拟改为“文汇”，已承傅孟真先生同意。编录之法，拟以人作单位，列帝在前，诸臣在后。或是依年次排列，然前尚未见此法，读时恐亦未必便，求巧转拙矣。吾师以为何如？谨录序例一份，恭请教诲。敬颂道安。受业陈述叩上。十，六。

（五）来 函

夫子大人函丈：

受业前呈教诲之草，拟抽姓氏考内一条刺入，另增回鹘一条，不知可否？恭钞别纸附呈。又字句内亦拟增易一二，幸吾师教诲。恭叩道安。受业陈述谨呈。惶、罪。

（六）往 函

屡奉大著，藉知近状安吉，至以为慰。无善可告，谨检印件三纸，寄

〔1〕 诗中东塾为陈澧，广东人，东壁为崔述，河北人，《考信录》作者，故分称“南强”、“北强”。此诗为答覆前信所说陈澧点读崔述《考信录》批语：“此何必辨”、“此何必注”。

呈台览。并颂玉书仁弟万福不一一。陈垣。

〔写于名片上〕

(七)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往函

此稿我无意见^{〔1〕}，但发见所引辽天禄三年《石匣记》，《辽文汇》漏了整一行廿四字，勘误表并未校出。

〔信稿摘录〕

〔1〕 稿名《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

谢树英

(一) 约一九三五年，往函

拟撰《汉以来新氏族考》将《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名氏效华俗》一章扩大，由元朝推至各朝，由西域推至东南北各裔，内分四篇：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所谓新氏族者，因中华新氏代有增加，中华旧氏亦代有新族加入，有来自东部北部者，有来自西部南部者，举历朝有名字见于史传者为证，证明中国民族自汉以来已有许多民族加入，成为混合的，而非单纯的。故今日只可称中华民族。

[信稿摘录]

梁志文^{〔1〕}

(一) 来 函

爰庵我兄：

违晤逾月，贱恙略愈。前承电问，感荷无尽也。蔗青先生丁艰，同人当有公份致赙，务乞偏劳办理，并与志名为盼。容面谢。此颂著安。志文谨启。

慰农处所留电灯表能否移用，望便中见复，因舍间尚无此物也。

〔1〕 梁志文：字伯伊，广东人。

牟润孙^{〔1〕}

(一) 来 函

援老夫子大人函丈：

昨承晦教，忭感无任。顷自旧篋检得《春漪斋笔识》所记吴渔山先生事，谨别纸录呈^{〔2〕}。张氏为长洲人，据《笔识》卷二，称竹汀先生为师，知其为钱先生弟子，仕履未及详考。至云石谷五十诞辰，渔山年近百岁，想系传闻之讹也。《笔识》多载里巷琐闻，此亦未必可采，聊博一粲耳。肃此，敬请崇安。受业牟润孙顿首。三月三日。

(二) 来 函

援庵夫子大人函丈：

月前匆匆来去，未克沃聆诲训，怅何如之，近维起居万福为无量颂。生迹来迫于功课，殊少进益。惟以讲授之故，于两汉史事全局略有条贯，亦教学相长也。此间学生近亦有作课外研究者，不似前此之沉闷矣。所憾者，问学之士虽众，而生自问殊不足以副人之望，用是益增惭惧。近于三国两晋郡国省置，欲略有所论述，写定后当即呈海正。生日前检读《汉书考异》，见钱先生多以班孟坚著书义例，考订后人之妄增与夫字句之讹

〔1〕 牟润孙（1907—1988）：山东福山人。牟先生在《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载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九日香港《新晚报》）中说：“我于一九二九年考入燕京国学研究所，陈先生任所长，我之受业于援庵先生从那时开始。”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收入《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说：“一九三二年，我在燕大国学研究所写完硕士论文，完成学业，陈先生认为我年纪轻，还不可以去教大学，介绍我到中学教国文。于是我进了辅仁附中，一直作了四年国文教员。”

〔2〕 援庵在《吴渔山年谱》康熙二十一年条中引用此则材料，并说明为“牟君润孙录示”。

误，每多精义，乃思如扩而充之，成《汉书条例》一书，亦殊有裨于治史。犹忆杨遇夫先生有《汉书释例》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期数忘记），其意似偏重文章，似尚可另作。或更进而荟萃各史体例之可论者，评其正误，仿《史通》之制，成一论著史义法之专书。惟兹事体大，非贯穴群书，别有会心，渊博如吾师者莫办，则吾师《广书林扬觝》之作，正斯意也〔1〕。为史学开新途，为学生指迷津，生意先生当早著纸笔矣。私衷盼祝，殊不胜翘企。此间僻陋，所见闻者寡，近日学林倘有新消息，敢祈便中示知一二。冬寒诸希珍卫，肃此，敬请钧安。受业牟润孙顿首。十一月二十九日。

〔1〕 牟润孙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中说：“先师极讲研究著作体例。他对于方东澍的《书林扬觝》大为赞赏，就因为其中谈了好多著书体例。不过先师认为方氏的书尚不能算十分完善，曾说过想另写一部《广书林扬觝》。”

马小进^{〔1〕}

（一）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来函

援庵我兄：

许久未通音问，近状想必佳胜。兹有恳者，弟极欲研究公教及天方教最初到广东传教以迄今日之历史，苦无专书。夙仰兄博学多闻，谨请赐示可供参考之书名及出版书局、作者姓名。关于公教者（汉、英、法文均可），关于天方教者（汉、英、回文均可）。若兄有此项著作能惠寄，俾弟得拜读尤感。专此敬求，并颂道安。弟马小进谨上。五月十日。

（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老友足下：

久未通音问，至以为念。昨承赐示大作二册，拜诵之余，考据精审，佩服无量。兹谨另包寄呈《越风》两册，内有拙著二篇，伏乞正谬为幸。去月弟到广州晤老友黄霄九君、司徒仲实君。黄则穷极无聊，司徒则大病濒死，殊可慨也。弟在香江煮字疗饥，舌耕糊口，乏善足述。差幸顽健如恒，尚堪告慰而已。匆匆，专此，并颂大安。弟马小进顿首。十月二十一日。

许守白先生死后，遗著有发刊否，便乞示知为感。又及。

〔1〕 马小进：字退之，广东台山人。民国初年与援庵同当选为众议员。

陈庆馥^[1]

(一)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史席：

违教忽又数月矣，思如何也。承示并梁文忠公诗词，雅怀可佩。南行或在中秋节前，容当走别。敬请著安不宣。弟庆馥拜白。十三日。

(二) 来 函

援庵宗兄有道：

前日惠缄，适往城南，未及即复，歉悚何似。先祖^[2]遗像，谨识数语。惟年来不能作小楷，殊觉参差生强耳。附上银元叁拾叁元六角，希察收转付为感。专此，敬请讲安。弟庆馥拜上。二月廿七日。

(三) 来 函

援庵先生足下：

前日辱枉过畅谈慰甚，惠参至谢。承询事附呈察阅不宣。弟庆馥顿首。七月十八日。

[1] 陈庆馥（1869—？）：字公睦，广东番禺人。

[2] 先祖：陈澧。

储皖峰^{〔1〕}

（一）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师赐鉴：

今晨精神大佳，故能作此书。承师迭次光临病院，实不敢当，如此关切，不禁感激涕零矣。青峰来谈，师作有《四库提要与周亮工书影》一文（题记不清），颇有发见。生平常最爱读吾师老练之文，惜此刻无缘耳。顷阅沈钦韩读《金石萃编》条记，纠正固有是处，但其诋毁王氏，一则曰殆于目不见其睫；再则曰可笑之甚；三则曰穷窘赤露，不可弥缝，反成笑端；四则曰展转迷瞶，动处窒碍。此类口吻，殊失学人风度。又翻商务新印中国参加英伦艺展数册，字画极有趣味，惟御题及臣某奉敕撰诗语多拙劣耳。即此，敬颂著安。学生皖峰上。二五、九、廿七，于西什库法国医院。

（二）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来函

援师赐鉴：

昨承惠翰并尊著《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浣读数过，爱不忍释。此文极不易作。一、倘不见四库馆提要原本，中有纪氏涂去周亮工名笔迹，虽知祝堃签出《读画录》诗句认为违碍，究不知实际扣除或抽改之内容为何若？二、倘不将各本加以比较，固不知广州小字本行款有疏有密与殿本异，亦不知湖州本后经挖改行款不一。又《空同集》条，原本“周

〔1〕 储皖峰（1894—1942）：安徽潜山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经胡适介绍，自一九三三年起至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

亮工书影载”。文津本漏改，亦未删；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条，原本“周亮工书影曰……固亦无可矣”。凡百三十九字，文津本亦漏改。不经对校，又何从知其尚保留原本痕迹耶？来示谦抑以“此作即孔子所谓好行小慧之属”，实则此等文字，博览窥秘阁之藏，比勘检群书之府，夫岂好行小慧者所能为耶？病中好多言，未知当否？尚乞吾师谅之！昨日傍晚遵医嘱返寓调养，精神较佳，胃口渐强，知念，故并陈之。即此，敬请道安。学生储皖峰上。二五、九、卅。

（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来函

援师赐鉴：

惠示并尊著^{〔1〕}昨已拜读。噪疾想见效，仍请多事休息。《年谱》浣读两遍，深佩磨炼之精，不易寻出闲字闲句，兹写出数条，似均无甚关系，想吾师能恕其妄言也。年谱七叶十行“毗陵许之渐因汤若望案波连，与华亭许缙曾同罢官归里”。汤案及许罢官罪名，均与宗教有关，许、吴交情又密，读者至此，或急欲知其源委，可否在此补述数语？《年谱》中对于搜求材料诸人，均一一列名，世兄之名，决不可删。承下问，故及之。即此，敬请道安。学生储皖峰拜上。四月十一晚。

今晨惠示亦拜读，因早上堂，未及将尊著交来人带上。十二日又记。

叶	行	原文	妄拟
二	20	二十岁	均二十岁
三	13	先生之认识陈瑚，当在此数年	先生识陈当在此数年
四	19	先生天学师柏应理鲁日满两司铎本年至中国	本年先生天学师柏应理鲁日满两司铎至中国
十	13	“庚戌小春”	似可不删，如三十四叶十六行“甲申秋日”例
	14	此画若真，亦当为在京时作	因前数行及后隔行均有在京字样下句似可省。如省，上句应改定

〔1〕 尊著：指《吴渔山年谱》。储对《年谱》意见十三条，多数均采用。

续表

叶	行	原文	妄拟
十一	5	曹尔堪程可则王士禛本年亦在京	本年曹尔堪……均在京
十二	17	蕉林其读书之屋	蕉林其书屋名
	18	清标既得此轴，宜先生有得见之机会	清标既藏此轴，宜先生有得见之机会
二四	12	南敦伯者南怀仁	南敦伯为南怀仁
二五	15	遂仍和，有六十来周促句，当作于六十以前，兹录其前三首云	遂仍和，兹录其前三首云（徐详下条）
二六	1	按先生……病身如瘦竹语	按先生……病身如瘦竹语，又有六十来周促句，当作于六十以前
三三	8	沈姑苏人	沈苏州人（如系引书则不能改）
三六	12	按此跋见墨井画跋	见墨井画跋

（四）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来函

援师赐鉴：

尊著^{〔1〕}浣读数过，第一叶五行当作“多沿前人自无足异”。文中实无语病可摘。尊著所辨四层，均系事实，叶先生^{〔2〕}见之当不至见怪。末五行先生已略去，亦好。日来不敢趋教，恐扰先生静养故也。即请道安。学生皖峰拜上。四月十八。

〔1〕 尊著：指《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

〔2〕 叶先生：叶恭绰。《清代学者像传》为其祖叶衍兰先生纂集。

严星甫

(一)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师惠察：

昨北大傅韵笙（成镛）兄函称尊常询及鄙况，感谢。七月四日邮上一函，为桂博物馆拟敬聘吾师为名誉导师事，想达左右。敝馆廖葛民馆长八月返邕报告赴鲁参加博物馆年会并沿途考察博物馆事宜。只缘桂局未定，从速返程，在北平仅留一日，弗克趋谒吾师，兹托转候，至表歉意。廖君云亦得徐炳昶先生首肯，任桂博名誉导师，因徐先生履历尚未寄来，故未商诸桂省府也。吾师若有意赐教，生即转廖君妥为办理。又生处此颇佳，间亦授课数小时。惟初来桂意本游历，书籍行李等事仍置羊城。近友人同学每望返省港，明春便当转粤游也。专此布臆，顺祝康乐。学生严星甫再拜。廿五、九、廿八日自古邕州上。

郭则沅^{〔1〕}

（一）一九三六年，来函

授庵仁兄先生尊鉴：

多时未亲台教，驰仰无似。兹有启者，弟兼领国学书院，现正物色研究院新生，以文科或史科优美者为合格，月致津贴。贵校本届毕业文科诸生想不乏出类拔萃之才，祈代选二三名并为介绍，不胜欢跂。如承惠允，能早日开单见示，尤所心感。想我公奖成后进，定不吝于推引也。专布，敬颂道绥。弟郭则沅拜启。

〔1〕 郭则沅：号啸麓。北洋政府时曾任国务院秘书长。

朱文长^{〔1〕}

（一）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来函

授庵师：

昨天您没来上课，听说是因为病了。很挂念您，不知现在已经好点没有？

前次您在班上说到《劄记》卷十三尔朱荣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当作“韩、彭、伊、霍”。韩、彭，指韩信、彭越。当时我颇疑心。因为韩、彭和尔朱荣同样都是不得善终的人，似乎不能和伊、霍并举，更不必“若修德义之风”才能达到。所以回来后将《魏书》等翻了翻，所得的结果如下：

	魏书	北齐书	北史	北史 尔
	尔朱荣传	魏收传	魏收传	朱文略传
明南监本	彭韦伊霍	韦彭伊霍	韩彭伊霍	韦彭伊霍
汲古阁本	彭韦伊霍	韩彭伊霍	韩彭伊霍	韦彭伊霍
百衲本	彭韦伊霍	韦彭伊霍	韩彭伊霍	韦彭伊霍
开明排印殿本	彭韦伊霍	韩彭伊霍	韩彭伊霍	韦彭伊霍

这里可以看出来，“韦彭”（或“彭韦”）的可能比“韩彭”大些。于是我知道韦、彭指的是谁，却终没有找到。只寻着了两处连用这两字的。一处是《梁书·武帝纪》：（卷一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书》诏中语）“七辅四叔致无为于轩、昊；韦，彭、齐、晋靖衰乱于殷、周。”另一处是曹植《武帝诔》：“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以彭、韦和旦、奭并举，一同拿来赞

〔1〕 朱文长：时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

美曹操，那无疑是古代的贤臣。但究竟是谁，您能告诉我吗？也许知道了这两人，可以作“韩、彭系韦，彭之误”的一个佐证。

还有赵先生所说：“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据《北史·尔朱文略传》，文畅当系文略之误。

谢启昆的《西魏书》，北大藏有光绪癸未年，谢氏曾孙谢维曾的重刻本。据重刻识语，这书初刻在乾隆六十年乙卯，较您的估计略晚三四年，但仍较早于赵先生之刻《割记》约五年。

这个本子里所载赵氏《致谢启昆书》，谢氏答书，与赵氏答书，和《割记》所载颇有出入。例如《西魏书》一节内：“如八柱国内少李弼……”，作“如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元廓；八柱国内少李弼……”，谢答书内：“承示《西魏书》挂漏处，极费清心。所有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八柱国内少李弼……等，诚属疏略。然断代为书……”作：“承教《西魏书》挂漏一则，若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元廓三人；八柱国内少李弼……等。按育，赞二人已载宗室传。惟赞误作替。元廓即恭帝也。至断代为书……”，犹可以看出赵先生更改原书，删去自己错误的地方。此外，这本子里还载有一篇颇长的谢氏二次答书，是《割记》所没有收的。拉杂奉陈，还请恕其繁渎。谨祝早日康复！受业朱文长敬上。廿六，四，廿一。

简经纶^{〔1〕}

（一）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来函

日前令嗣过言，欣悉足下南来有日矣。正冀得承□□，且约秋斋^{〔2〕}来申图良晤。不二日乐素来言谓足下已北归矣，何其不情之□竟一晤对而不可得耶！月前萝生挟其琼琚展于都门，相问与数晨夕者无虑旬日，日说足下不离口，咸许为特立独行，明白淳粹，卷舒不随乎时，心事莘莘，宴居自处，与我辈□事坐言而无长短者，岂可同日而语。纶年来竟不能为担石谋，而食指二百有奇，只依薄俸赡养，正如韩昌黎所云：“闲居食不足，为官力任难。”况官而闲冷，有不可思议，日惟以笔研而慰牢落，真不足为长者道也！心承笥记属书楹帖，留宣叩之，战越不已，抑亦无限光宠。盖纶未尝读书，只于临池末学习有岁时，自顾只堪为行役、作抄写，曷堪长者一盼。今竟不以为责，反令簿写以伴琴书，其为光宠可知。前为□人书联时，偶一为之，尚未尝攻究甲骨文字也，后得山居小住，窗下清凉，日就月将，辑成《甲骨文集古诗联上编》一书，交商务印书馆梓行。正拟寄呈谂正，□第一版不数日而告罄，二版将成□寄奉。日来□以盈尺大字作甲骨书，又以甲骨文入印，□以前□□为文，治成者无虑百事。曾与菊生张翁商付梓人，大约二三月后可藏事。此□前人所未经道，即拙著亦然，不敢以此向长者夸说，以纶之鄙□，不□随人后耳。属书联□，付装池即寄奉。石章治成，拟交邮寄。有怀忡忡，薄言倾□毋任驰□。夏暑将

〔1〕 简经纶（1888—1950）：字琴斋，广东番禺人。书法家。时在上海侨务局工作。乐素连襟。

〔2〕 秋斋：王蕴。

交，伏祈为学珍蓄。拜奉手状，附承动止万福。援庵姻丈座前。简经纶顿首敬启。五月十二日。

(二)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来函

曩上状当□呈彻，久未获嗣音为念。寻于令嗣处欣悉尊疾康胜，为慰无量。数日前为吾丈书一楹帖，草草报命，自度不工，不足以当大雅，请有以正之。近日患小疾，不宜于奏刀，故尊章尚未能呈教。大凡积日未晤。秋斋月中尚能一二见。不□祇承动静万福。援庵姻丈座前。纶顿首。六月四日。

(三)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来函

纶启：二日海书□问累幅，过情奖饰，愧悚不敢当。拙著第二版今日适成书，□寄正之。陈君^{〔1〕}印日间当可报命，缘近来目疾未可奏刀耳。夏炎伏冀为学珍蓄。拜状附承动静万福。援庵姻丈。简经纶再拜。六月十二日。

(四)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来函

蚤起为足下治二印，未事□□，尚能见其自然。寅恪陈君之印亦既治成，仿古未到，只能异于肆间耳。前寄上楹联尚未到为诧。状既成，忽得令嗣君转来手海，始悉曩寄楹联尚未呈彻，深为怪异，当往问之。秋斋向以能书见称于侪辈，近年颇研章草，国内书家皆让之。昨适由阊门来谈竟日。足下近有晤面不？印稿寄呈，希斧正。石章拟交令嗣君代寄。拜勒手状附承动止万福！
援庵姻丈台前。 简经纶顿首。六月廿日。

(五)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前上楹联，庶务处不谙手续，将回条搁置，以致日久不得呈彻，至可恨也。兹将收条寄奉，即请飭人取之。拜上援庵姻丈。纶顿首。六月廿五。

〔1〕 陈君：陈寅恪。

陈祥春^[1]

(一) 约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来函

夫子大人尊前：

敬禀者：《超性学要》北平本与上海本，生匆匆翻阅几处，似颇有出入。兹将拙见，另纸录呈，乞察。肃此，敬请著安。学生陈祥春敬上。五月十七日下午。

附呈《超性学要》（北平本）两本

一、两本所根据之底本不同。北平本根据康熙十六年印本。上海本根据顺治十一年印本。北平本较上海本多叙文两篇：一为华亭高层云撰，一为利类思本人于康熙十五年撰。

二、上海本有重刻例言（叶拾柒）。其第一条云：“但原刊舛误处，谨依圣师原文更正。”惟其更正之处，似未于当字下，分别注明。

三、兹将两本内不同之字，就所见到者，摘录若干于左：论复活

本子	叶	行	不同之字
北平	自序 叶二	一	罗
上海	自序 叶四	五	禄
北平	小序 叶一	二	佑

[1] 陈祥春：辅仁大学国文系一九三一年毕业生，一九四〇年史学部研究生毕业。

续表

本子	叶	行	不同之字
上海	小序 叶一	三	佐
北平	二	二	契
上海	二	四	基

(二)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来函

夫子大人尊前：

来示恭读后，即飭人交叶君矣。谨案教廷所禁止之书籍，仅为背谬教理及有伤道德风化者。《开教略》中之画像，既与此二者无涉，自无禁止之理。西人著书于出版后，多分赠各大杂志，乞人作文批评。其意似谓：“凡一言之锡，皆我师也。”故海外各大杂志，皆辟有书评一栏。是项风气，似较我国为强。《开教略》中之画像，久为识者所诟病，但均未能明示此弱点到底如何构成，其不好究至何种程度。今吾师为之一一道出，加以论断^[1]，其穷搜冥索之功，不特为此书之幸，且由是可见史源学之重要性焉。若吾师者，诚著述家之畏友，同时亦彼等之益友也。敢希于大部著作之暇，续写是项小品，俾今之作史者，不再铸同样错误也。语云：“批评乃进步之原动力”，其斯之谓与？肃此敬复，顺颂著安。学生陈祥春敬启。六月十八日下午。

[1] 指《燕京开教略画像正误》一文。

张书云^{〔1〕}

（一）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校长惠鉴：

日前枉顾晤谈，至为感慰。病躯旬日来日见进境，食量渐增，惟精神气力仍欠充足耳。兹敬恳者：儿辈吁请以其亡母不日开吊，讣告上印有遗像，意欲求二三当代名人长德题赞，俾增光宠。拟请台端赐题数语（或数字均可），藉塞儿辈之悲，不胜感禱。至内子生平，不及缕述，谨开具大略于后，伏乞垂察。如蒙赐赍，望于五日内写就交下，以便从速付印^{〔2〕}。专此奉恳。敬请著安。弟张期书云顿启。五月廿六日。

亡室邹氏与弟为表兄妹，随侍外祖川南道任所。早年许聘，弟通籍后始乞假赴蜀迎娶。虽生长华腴之家，然刻苦自励，有若寒素。来归卅余年，京宦清贫，家用常不给，处之怡然。治家井井有法，弟向不亲理家事，得无内顾之忧。一生自奉极薄，而于亲朋交际，必情礼兼备。性廉介而与人无忤，以此戚鄙均无间言。其庸德不琐述，大率勤能恭俭，庶无愧焉。清封夫人，享年五十有六。

附呈素纸。

〔1〕 张书云：字卿五，广西人。辅仁附中教员。

〔2〕 垣老题赞如下：

张母邹夫人遗像

出自华腴归于公艺生刍一束

素丝一襜长倩家风至今不坠 陈垣敬题

(二) 来 函

月前厚扰，至谢至谢。近以俗冗相牵，不获时诣高斋，多聆清诲，深用歉恧，忽忽月馀，又迫南行。即日乘平沪通车南下，匆匆恕未走辞。寒假或能北来，再图良觐。布谢，敬请撰安。弟书云顿首。八日。

再唐焯章逝世，文简公唐书注稿现归余戟门保存，恐散失在所不免耳。并闻。又及。

周作人^[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

近来想译日本《古事记》中之神代卷，虽已有三四种参考本，尚嫌不足，知尊处图书馆中有《世界圣典全集》，可否请将其中日本之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一册赐借一个月，不胜幸甚。如蒙许可，请一示复，当携借条往领也。专此，敬颂近安。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

[1] 周作人（1885—1968）：原名遐寿，字启明，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冯承钧^[1]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

《譬式警语》阅毕，谨奉还。此书仅题卷之上而无卷之下，然卷末有订阅姓氏。似为全帙，而传写者漏写卷下欤？费神甫《传记书录》作《譬学警语》，疑因卷首譬学自引而致误，抑传钞者误“譬学”作“譬式”，皆未可知。此书原刻本应刻于天启四年至崇祯十三年间，盖一志在一六二四年变名人绛州，一六四〇年歿于绛州，与黎宁石歿年同也。南怀仁《道学家传》，徐汇有藏本，《圣教杂志》曾转载，似非全帙，先生处不知有无钞本？如有，希赐一阅。专此，祇颂起居不备。冯承钧谨启。二月十九日。

[1]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武汉人。史学家。

吴 淦

(一) 来 函

夫子大人函丈：

敬肃者：违侍道范，倏逾两月，伏想杖履安燕为祝。家君所著《晋书斟注》板尚在平，此间附印者甚多。如校中需用，亦可附印，乞便中示及为盼。此请台安。受业淦叩。

每部（毛边四才）洋叁拾五元，先交拾五元，下馀二十元，俟出书凭条交清取书（出书在五月一日）。

冯友兰^{〔1〕}

（一）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未晤教，惟起居佳胜为颂。闻容元胎^{〔2〕}下学年到北大，如果属实，不知辅仁中国哲学功课已另有人担任否？黄离明（建中）在教部高教司多年，近闻颇有厌倦作官生活意。此君对于中国哲学造诣甚深，想在洞鉴中。辅仁如有意罗致，弟愿为介绍也。敬请著安。弟冯友兰谨启。五月卅日。

（二）来 函

援庵先生执事：

闻贵校经济系教授刘甸忱先生因病去世，继任人选不知已确定否？有黄曦峰先生于本学年曾在清华经济系任讲师一年，闻其履历著述已由徐侍峰先生呈览。若承延揽，黄君于经济系功课必可胜任。若何之处，乞饬记室赐一复函以便转达黄君。屡读清神，不安之至。谨此，顺请大安。弟冯友兰谨启。六月十三日。

〔1〕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当时在清华、燕京大学任教。

〔2〕 容元胎：容肇祖。

赵万里^[1]

(一) 来 函

谨收到《大典》堂字韵三册。专复，顺颂援庵先生道安。后学万里再拜。十九日。

(二) 来 函

援庵先生：

兹送上旧抄《攻愧集》四十八册，请察及。此本有一部分系据常熟瞿氏藏本补抄，然有马氏印记者，皆明抄也。匆上，即请道安。后学万里再拜。

《枣村诗集》容检得后续奉。又及。

(三) 来 函

赐书敬悉。明日中秋，善本书库不开，《中庵集》准后日送上不悞。匆复，敬叩援庵先生道安。后学赵万里再拜。廿二日晚。

又万里现已迁居景山西陟山门大街七号（电话东局二〇五〇），此后如有赐函，请改寄该处为禱。又及。

(四) 来 函

援庵先生：

兹送上《姓韵》三十三本，请察收赐据为荷。匆上，敬请道安。后学

[1]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八年至北海图书馆。长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各函均在北平图书馆时所写。

万里再拜。十四日。

(五)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来函

馆藏宋刻本《册府元龟》：

存二十五卷 二八六——二九五 三〇九 四四二 四四四——四四五
四八二——四八四 七八六——七八七 七八九 九〇一——九〇五
存八卷 二四九 二五一——二五四 二六一——二六二 二七六

以上均藏本馆善本书库

存八十八卷 六——十 四一——四五 五六——六〇 二七一——
二七五 三〇七 三四一——三四五 三五六——三七五 三八六——三
九〇 三九六——四〇〇 四一一——四一五 四五六——四六〇 四七
一——四七五 四八四——四八五 四九一——四九五 五八六——五九
〇 六一一——六一五

以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援庵先生：

宋本《册府元龟》卷数如右，请察阅。此请近安。万里再拜。六月十一日。

乌荫棠

(一) 来 函

援庵先生左右：

久仰清名，无缘一晤，缅想德辉，歉仄无似。比维撰祺休嘉，德业日隆，至为祝颂。兹有所请教者，为先生大著《记大同武州石窟寺》一文，载商务馆初中复兴国文教科书第三册内，篇中有“像有剥琢，傅以土垚，尽失原形，金碧辉煌，徒取炫目，泯绝古意”。不知此剥琢之琢字在此当作何解？是剥蚀琢磨总为损坏残缺之意，抑此琢字另有解释，或为修饰雕琢之意？现在对此琢字发生问题，有人争辩，故不避琐渎，敬请指示。此间对先生私淑、亲炙均有其人，谅先生在学术上情谊上均能不弃而予以指示也。专此敬候道安！ 鄙人乌荫棠再拜。十月十九日。

有人解作“像有剥蚀者，又重琢而修饰之”，谓此剥与琢是两件事，因未身临其境，不知此解对否？但此文在他本，“像有剥琢”又作“像有剥蚀”，未知二者孰是，统祈不吝珠玉赐复为感。

如蒙赐复，请寄彰内报国寺中山中学。

国 良^{〔1〕}

(一)

世伯大人尊前：

敬禀者：侄已于今午十一时半安抵天津，一切购票诸事，经已办妥。轮船“海口”号准今夜半二时启碇，想一星期内即可抵港矣。顷走访中国旅行社，得知“葵州”、“惠州”两轮现已停航，而以“海口”、“湖南”两轮代之。至“湖南”号将于本月十五日到津，十七日在津启行南下。该轮等级除西餐楼外，共分“唐餐楼”（四十三元）、“官舱”（四十元）、“房舱”（二十八元）、“统舱”（一十八元）四种，饭食在内。至于怡和公司诸轮船，该社以尚未得有通告，故消息未详。而以侄观之，觉此“海口”号舱位极佳，想“湖南”号必不逊此，而较怡和轮船则胜多矣。临禀仓卒，未尽欲言，馀容再禀。此上，敬请金安！ 侄国良谨上。六月四日。

伯母大人以次均安。

〔1〕 国良，姓待考。

刘仙洲^{〔1〕}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前蒙抄录大作《泾阳王徵传》一文，俾弟得充份参考，曷胜铭感！弟前年草《中国机械工程史料》一书，已获益不小，近又草《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一文，取之于先生为王公所作之传记者尤多。兹各呈上一册，希不客气的予以教正！实为深盼！肃此奉达，顺候道安！弟刘仙洲谨上。廿六年七月廿一日。

另封寄上两文各一册。及原抄《泾阳王徵传》一文。

〔1〕 刘仙洲（1890—1975）：河北完县人。机械工程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

罗庸^{〔1〕}

（一）一九三七年，来函

援庵先生惠鉴：

去平匆促，未及谒辞。近月以来，遥想著述安宁为慰。顷承惠寄大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拜受嘉惠，益念兴居。庸自来湘滨，将及两月。讲肆多暇，旧雨相亲。间理陈编，足遭忧患。唯长沙卑湿，易感风痺，（下缺）

〔1〕 罗庸（1900—1950）：字膺中。江苏江都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随北大西迁。

单士元^{〔1〕}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往函^{〔2〕}

大稿略读一过，精实详明，佩服佩服。略为删易，取便翻译，非有所倚揄也。略去小注数段，亦是此意，请细酌为幸。至于两王世系表，特为改造。

一、凡无关本文考证之名皆略。

二、补入同、光、宣三朝，以便比照。

三、补入洵、涛，因洵、涛曾使外国，外人多识其名，涛又为辅仁旧校之房主。

四、补入漪、澜及大阿哥，因漪、澜等为清末重要人物，亦名闻外国。

五、补入斡、侗，因斡、侗现为本校美术科主任及导师。

〔1〕 单士元（1907—1998）：字君实，北京人。长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任副院长，并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单先生在《回忆陈援庵师》一文中说：“我得识陈援庵师是在一九二五年。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将溥仪驱逐出宫，曾由当日社会上名流学者组成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援庵师是被延聘的委员之一。我当日在北京大学旁听史学系课程，同时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低级职工，是一个工读学生。”“旧北京大学有研究所国学门之设，援庵师是国学门的导师。我曾于一九二六年在这里进行历史研究，援庵师经常教导我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后来又在文学院北大红楼开‘史学名著评论’课程。”

〔2〕 关于此函，单先生在同一文中说：“辅仁大学的本校原来是清代末年载涛的府。一九二五年又将东邻恭王府买来，即后来辅仁女校。在购买之初，援师和沈兼士师，约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和我，视察空府情况。当时援师嘱我作一文以考府之历史。稿成呈师，承援庵师亲加批改，复将恭王世系表改作，并将改作意见手书告我。文章改订精细，至今我仍珍藏。”

吴其昌^{〔1〕}

（一）来 函

援庵先生前辈史席：

承赐近刊新著《薛史辑本发覆》三卷，已蒙友潜先生^{〔2〕}转到，岂胜感激。苦痛烦懣之余，冥心详读，理顺冰释，心融意恻，遂忘神州有陆沈之厄。拜公之赐，良已厚矣，不特增长新知而已。烽烟照眼，何日复得重过旧京，从容捧手，鬯领教益乎？念之惘然，专此函谢，敬颂道安不一。后学吴其昌顿首。十二月廿四日。

〔1〕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浙江海宁人。当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2〕 友潜：援庵次女。

周叔迦^{〔1〕}

(一) 来 函

行满为荆溪弟子，荆溪卒于唐建中，下距开宝将二百年，《宋僧传》、《佛祖统纪》作行满卒于开宝，殊误。据法聪《无量寿经记》，有行满元和十二年跋，自称老僧，疑开宝为开成之误。

〔录自《释氏疑年录》卷五末〕

(二)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往函

叔迦先生著席：

昨上一缄，想登记室。来示说此牙的历史考证，在前半段与后半段的衔接是不明确的，但我将佛牙故事子细研究，得到一线索，实为快事，谨以奉告。所谓不衔接者，即此牙如何传至北京一节。据《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崇释氏门》记载，长安的佛牙唐末由僖宗传至西蜀，后唐天成二年（九二七）由蜀传至洛阳，后晋天福三年（九三八）由洛阳传至汴京（全文见《佛牙故事》五代一段），记载甚为明白。又据《辽史》卷四《太宗纪》大同元年（九四七），法驾至汴，晋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鹵簿法物，悉送上京。则此牙之北传，当在契丹入汴之际。不有《册府元龟》作桥头堡，此段历史如何联接得上，若将此节添入资料，则可作为一完整资料，并无不衔接之处。是否有当，请指正。即颂著安！

〔信稿〕

〔1〕 周叔迦（1899—1970）：字志和，安徽东至人。佛教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援庵在《释氏疑年录》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卷五末加一按语云：“此录初次刊行后，友人周叔迦居士贻书谓……云。吾恐此类误处正复不少，赖专家随时订正耳，谨发其凡于此。”

方国瑜^{〔1〕}

（一）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往函

国瑜学兄著席：

久别忽奉四月十三日手书，藉悉近状，快慰何似！拙著《佛教考》已付印，兹将目录寄呈。承询《四译馆考》，敝处无之，只有《四译馆则》，已付港转上，未知邮通否耳！文矩《子山集》见《元诗选》，陈旅《安雅堂集》有《四库》本，文中无关云南者，诗已托人代查，有则钞呈，无则作罢。谨此奉复，不尽欲言，见熟人幸为道候。此颂大安！露封以便检查。陈垣谨复。六月四日。

〔抄件，下同〕

（二）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往函

国瑜仁弟史席：

十三日手书并《唐宋间佛教》，略读一过，甚佩！拙著已印讫，正待订装。仆于西南文献，素乏讲求，此文聊寄所感，不值大雅一盼也。《四译馆则》系敬赠足下者，不必寄还。《闻见随笔》见《国粹学报》六十三期，非冯书也。安雅堂诗二首录呈，未必有用。玉书兄近状佳否？至念。专复，即颂撰安！陈垣谨上。七月卅一日。

〔1〕 方国瑜（1903—1983）：纳西族，民族史专家。

谢兴尧^{〔1〕}

(一) 约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来函

援师尊鉴：

久不聆训，深为企慕。缘生自暑期拜谒后即大病数月，迄今始稍复元。前归读师大著《跋张青瑀集》及《语录与顺治宫廷》，所谓决疑辨难，诚足不朽。近来师复作学术讲演，不知发表于《辅仁学志》否？如有印本，敬求赐读。关于《青瑀集》，其中疑问甚多，亦即所谓真伪。生之愚以为张集既无刻本，嘉道间学人展转传抄，而昔日文人除文章外又好谈经济之学，发经世之论。青瑀既属老辈，而水利屯垦又对策要目，或当时文人为便利计，以此所谓经世文章附录张集后。迨后传抄既多，不加细察，以致混而为一，实遗憾也。其后序除《尧峰文抄》外，如龚定庵《青瑀文集序》谓于上海李家得《青瑀文集》三十卷，按之今见抄本仅十四卷而犹有真伪者，盖已佚其半矣。且极称其《中书述》一篇，其余所记亦可资考订。今本末似谓京师借其传抄者已有两本。惟原文意旨，生不大明了，果尔，则所称三十卷本必尚有存者，不知是否？尚请师指教。又关于清初之历法与天主教事，生近亦稍稍涉猎，其最有关人物莫如汤若望与杨光先二氏，《青瑀集》中指杨为妄人，生拟撰一小文，亦敬求吾师指导，因生前阅《辟邪实录》，初以为杨氏作，后见其记载已至乾嘉，乃悟其误。生愚以为杨光先不过顽固守旧者，亦未可厚非。当时因中西历算科学之争，遂影响于天主教，此亦清初一大事件，而亦彼

〔1〕 谢兴尧：一九〇六年生，四川射洪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

时宗教问题与汤若望与清帝之馀波也。琐琐问题，渎师清听，不胜惶悚。拟于日内放假期中再为拜谒，敬祈赐以教诲为禱。专此函陈，并请大安。学生谢兴尧谨上。一月三日。

厉鼎烽^[1]

(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往函

星槎先生著席：

奉示藉知近状，并欲据近代天算以治《春秋》，甚盛！甚盛！鄙著《朔闰表》，系据史传编排，非能知历，本不足道。所以不上溯《春秋》者，因史传舛误或可纠正，圣人笔削非所敢议，故断自汉以来也。间尝阅贵乡先辈汪君《述学》，有《荀卿子》、《贾谊年表》，知汪君对年代亦颇注意。然今本《述学》年历多误，殊不可解。粤雅本《广陵对》误乾隆五十二年为二十五年无论矣，其各本同误者，如《朱先生学政记序》，末署旃蒙敦牂；《释印》云至正十三年岁在丙戌；《江德量墓志》云德量以乾隆五十八年十月辛丑歿，是月无辛丑；《冯廷丞碑》云廷丞以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卒，次年十一月乙丑葬，据朱石君撰墓志，廷丞实以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己未卒，五十年十一月某日葬。《江志》撰于汪君卒之前夕，其误不足异；《冯碑》精心结撰，何至卒葬年月皆误。又其《先考灵表》云乾隆十四年卒，中生凡七岁，与汪喜孙撰《年谱》异；《先母灵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是月丙寅朔非辛丑也。《哀盐船文》云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是月癸酉朔无乙卯。《洪君妻蒋氏墓志》云乾隆四十二年友人洪礼吉丧其母，洪丧母在乾隆四十一年不在此年也。又开卷第一页《释阙》第一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传云云，僖公亦误。凡此皆显而易见者，若细加考证，误当不止此。汪君近在百数十年，《述学》卷帙无

[1] 厉鼎烽（1907—1959）：字星槎。江苏仪征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并从事契丹文字研究。后在吴淞中学任教。

多，付印时又经刘端临、李申耆诸老审定，今重刊小字本且附有校勘记，然上列诸点全未校出，幸文献具在，故可确知其误。倘再阅千百年，文献散佚，从何正之？即以盐船火言，为当日巨灾，父老必尚有能道之者，不独日非乙卯，年亦非乾隆三十五而是三十六年也。事关珂乡文献，执事何以教之！近印《道教考》一册，《魏书》补一叶，另邮呈正。柳翼老近在何处？想起居安善为念。专复，并候著安！弟陈垣谨上。五月八晚。

〔信稿，下同〕

（二）往 函

星槎先生大鉴：

奉到《通讯》二期，极感雅谊，聊以拙著为报。承属担任咨询委员名目，万万不敢。数年来，因衰老，校外事概不预闻也。专此复谢，尚乞原宥。即颂著安！不一不一。弟陈垣谨上。二月十二日

谢道安

(一) 约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著席：

自甲戌孟冬弟续宝徵诗，蒙赐七绝两章，俾不肖姓名因缘附见于援庵诗文集，而后消息阻绝，盖七年于兹矣。事变之第三年，即弟移居北城之第二年，暑期曾有一度前往拜访，适值公出未获握手。嗣以我公木铎在抱，忙于教育，弟乃天涯潦倒，久赋闲居，遂不敢再渎。是以虽曰一城同客，颇感室迩人远。今年暑期贵校招考新生，三小儿庆璞，西语系徼辜录取。试前绝不欲我兄知庆璞为某氏之子，杜嫌疑也。试毕不使上谒崇阶，殊失古人交友之义。数日前令璞儿持弟刺叩见，未蒙赐见，想系弟之姓名公早忘怀，兹再专书以陈。弟原名铭勋，五十岁后读孔子“人能弘道”之言，改名道弘。事变以来，以种种感觉，觉宇宙间得道则安，反道则危，突又改名道安，改字宁一，且表示景慕乡先哲高僧卫道安之为人也，迈度旧号未改。欲令璞儿一望校长颜色，冀追陪函丈，严加教诲，并非干以私也。外附拙作文稿、《陶庐书目考》各一册，如蒙辱教，交以文字始者，仍以文字终，幸莫大焉。临书神驰，不禁向往，肃此谨上，即颂撰安。愚弟谢道安顿首再拜。九月廿二日夜。

回示交厂桥豁子内永祥里南口杨家大院可，交璞儿亦可。

顾廷龙^[1]

(一) 约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往函

起潜先生著席：

屡承惠赐新印图籍至感。兹有恳者，《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丹棱文钞》第三卷有《谢山全先生述》一文，拟请尊处代为钞示，因敝处无此书也。专此奉托，费神之至，即颂道安。弟陈垣谨上。八月廿五日。

筱珊^[2]兄交来扇面，稍暇当写呈。又及。

〔顾廷龙先生提供影印件，下四函同〕

(二) 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往函

起潜先生道右：

承示《丹棱文集》钞件四叶，敬谨收到，费神容谢。石谿事迹，敝处所知甚少，其诗集亦未见。《辅仁学志》今年拟出一合期，印就当寄呈。《里堂家训》已由筱珊兄转到，并转交辅仁图书馆一册，专此统谢。并候著安。弟陈垣谨上。九月九日。

(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往函

起潜先生大鉴：

承示敬悉。学校售书定购书须实价现款，邮寄更麻烦，今谨将本宅所

[1]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江苏苏州人。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1935年与友人创办并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建国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2] 筱珊：聂崇岐。

有者五种十三册分二包挂号寄呈（照旧价九扣），连邮费共卅五元捌角，希查照为幸。专复，即颂大安。弟陈垣谨上。十二月廿日。

《摩尼教考》无单行本。《辅仁学志》已属学校设法找齐，但不一定有也。

（四）约一九四三年一月，往函

十日手示奉悉。前月书价早已收讫，顷接到《书画录》等数种，共十二册三份。谨留一份，以一份送辅仁图书馆。其致廉公^{〔1〕}一份暂存，因有不利于公，闻已隐去也。专此复谢，并颂文安。不一一。

（五）一九四三年，往函

承由聂筱珊先生转到《补藤花馆石墨目录》一册，《恬养斋文钞》二册。敬领谢，并寄呈拙著三种三册，分两包付邮，乞察收为幸。

（六）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席：

睽违雅范，忽忽十馀年，每以杖履为念。比辱枉教，快幸奚如^{〔2〕}。翌日奉访，悉已清晨返旆，为之怅惘。前承慨允代洽贵校换书事，附呈一函，便希转致。如《华裔杂志》等有不便，则不必勉强。琐屑上渎，实深抱歉。然非仗鼎力，难能邀赠，如均购置，力有未逮，不备即陷入寡陋，因为抛砖引玉之谋，伏维亮察。敝馆近为永嘉黄氏、仁和陈氏编印黄溯初先生《敬乡楼诗》及金仍珠先生家传两种。拙书丑劣，但求速成耳。敬贻台端各一册。《约园杂著》三编二册已从张氏乞得，一并邮上，请查收为荷。专此，祇请撰安。后学顾廷龙顿首。卅六、八、廿七。

〔1〕 廉公：顾先生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来信说，廉公“可能指（沈）兼士先生”。

〔2〕 顾廷龙先生函告：“此次来合众（图书馆），是看全谢山《水经注》稿本，（胡）适之先生起初不承认为全氏手笔，经今祖鉴定后，遂亦信之。”

(七) 一九四七年，往函

起潜先生道鉴：

沪滨握手，倏又旬日，想起居住佳胜。承致学校函，已交主管酌办。《敬乡楼诗》等三种四册亦已递到，谨谢。拙著刊本现存者有：《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卷，《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卷（以上五种木刻）。《明季滇黔佛教考》六卷，《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卷（以上三种排印）。未识贵馆悉已入藏否？如有未备，请开示目录以便选寄为幸。专复，即颂道安不一。

葵初先生均此致候。

〔手稿〕

张长弓^[1]

(一)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往函

常工仁弟惠鉴：

别后倏忽半载，忽奉手书，藉悉近状安吉，至以为慰。承询今本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虽非后人伪撰，亦未必尽是元书。苟其中史料有见于范蔚宗书^[2]者，自可以范书为主，而说明并见今本《神仙传》或《搜神记》。因范书为历来学者承诵，其保存元本部分较葛、干二书为多，故可引用。至其事实之可信与否，则时代知识及风俗问题，而非本书之真伪问题矣。高明以为何如？专复，即颂著安。垣谨上。八月十一日。

〔六函原件均张先生哲嗣张弓同志所赠〕

(二)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往函

长弓仁弟史席：

十月十六大函敬悉近状，至以为慰。本届校中寒假甚长，凡两越月，因省煤也。兹定明日上课，知念谨闻。余近作一书名《通鉴胡注表微》，大致已就，写定尚需时日，谨将提要寄呈，藉知近况而已。牟君^[3]闻在商丘尚佳。晤知旧时，代为致候一切。即颂台祉。垣谨上。二月廿八日。

〔1〕 张长弓（1905—1954）：又名常工，河南新野人。一九二八年至三一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后任河南大学国文系教授。

〔2〕 范蔚宗书：范晔《后汉书》。

〔3〕 牟君：牟润孙。

(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往函

长弓仁弟史席：

十月廿二日函虽曰航空，今始接到，可知交通之不便。函中言十二月初返汴，恐未必能实现，兹特复一函，将以试探弟之已否返汴也。《表微》日内付印，篇目分合与春间所定稍有异同，小引一纸呈阅，尚是敌人降服前手笔。又旧著《道教考》，吾弟似尚未见，邮寄不易，只可将目录、后记伴函，幸察正。宝鸡奎娄所聚，知旧当不少，晤时能代致意为感。专复，即颂台祉不一。陈垣谨上。十二月廿三日。

(四)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往函

长弓仁弟：

去年十二月廿三日接到十月廿二日来函，当即复一函寄宝鸡。兹接十二月廿三日由开封来函，知寄宝鸡之函不能收到矣。牟君^{〔1〕}前在商邱张岚风军幕，未必近日如何，久不得消息。余近状尚好，八年杜门习惯，一旦打破，故比敌人降服前为忙，想有所述作，亦不如日前之静。始知敌人之困我，未必非福我也。太史公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云云，至今乃知其言之有味。油印二纸附上，前函未到，阅此亦可略知近况也。专复，即颂台祉。垣谨上。卅五年一月廿日。

(五)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往函

长弓老弟文几：

接三月十九日书，知《通鉴胡注表微》尚未收到，拟再寄奉一册，亦未知何时到也。交通不便可叹。日前寄来《小说珍存》等早收到，但《珍存》封面用大黑边，见者皆诧异，不知何以不拘如此？鄙意仍以避俗为是。润孙时有信，但未提及论文事，窃以为余不堪有此也。专复，即颂著安不一。垣谨上。四月七日。

〔1〕 牟君：牟润孙。

(六)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往函

常工仁弟文几：

十六日手书敬悉。姚校长^{〔1〕}到平，晤谭甚欢。足下课馀著述不倦，至可佩慰，惜仆于文学为门外汉耳。承询生活状况，甚感关怀。然仆向不事家人生产，好在习惯淡泊，子女又皆成立，是以不觉困难。关于介绍拙著文，曾见《文讯》七卷四期登过一篇相类之文，因此不再登未定。可否寄津，请酌。既是他来索稿，寄去似亦无妨，但登否之权，仍操诸人耳。专复，即问近佳。垣谨上。二月廿九日。

〔1〕 姚校长：姚从吾，时为河南大学校长。

李振声^{〔1〕}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来函

援公校长吾师函丈：

敬肃者：八年薪胆，今日得以竟功。值兹正义来临之际，曷胜欢忭。母校在平之消息，时有所闻。贤劳如师，弥深钦敬。复员在望，一年之后即可亲领雅教矣。生现执教于国立师范学院，一切尚属称意。惟望南针时赐，以匡不逮，是所感幸。肃此敬叩

崇安！师母大人前请叱名请安。生李振声叩上 三十四年八月廿日

〔1〕 李振声：一九三三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社会经济学系。

细井次郎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来函〔1〕

一九三八年八月，鄙人应学校当局的盛情邀请，到此赴任。彼时以来，星霜七易，承蒙各位极大的好意与帮助，使鄙人得以完成职责，幸无大过。时至今日，名分与环境已变，返归之事乃成定局，鄙人继续任职已无任何意义，故谨此辞去职务。

教授兼日文学系主任
校务长首席秘书 细井次郎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启
同校务长雷冕 (Rudolf Rahmann) 启

〔1〕 原信为日文。

史念海^{〔1〕}

（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援老吾师道席：

拜别以来，瞬已八载，念慕之忱，无时或已。每欲肃笺叩请起居，而寇氛尚炽，恐致意外，因循未果。日者兼老莅止，得以拜闻尊体安吉，为之欣慰不置。我校虽处于恶劣势力之下，日在风雨飘泊之中，赖吾师鼎力维护，卒能止彼敌寇之覬觐，伸我民族之正气。而生远在南服，未能北归，略效驱策，聊分患难，闻讯之下，既感且愧。年来服务此间编译馆中，敬遵吾师历年教导，努力前进，未敢稍自蹉跎。中枢近正积极筹备复员，年内或可东归。聆教有日，欢乐何如。肃此，敬请道安。受业史念海顿首拜上。九月十五日。

〔1〕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一九三二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此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

徐用仪

(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师座尊鉴：

敬呈者：自旧都拜别尊颜后，驹光如驶，迄今不觉已逾十二年。虽以关山间隔，但时切门墙之思。只以对日战事发生，交通阻梗，匪特不能北上晋谒师座，鱼雁亦不易通。荏苒九载，不胜瞻念之至。兹以对日战事已告结束，一切复员，交通自便，特豫为裁笺恭候，遥维师座福躬康泰，著作宏富，为颂为祷。稍俟时日，再来平亲聆教言。受业自返蜀后即在渝各校任教。现在巴县惠民乡辅仁中学任专任教员。该校系惠民乡私人创立，已三年有馀，高初中已有学生毕业。惟该校虽距渝城仅六十馀里，惟交通颇感不便，到渝殊不易也。若师座有暇，深望赐教为祷。战事胜利后，师座行旌如何，亦请示知，以便恭候。专肃，即请教安！ 受业徐制用仪鞠躬。卅四年九月十八日。

鲁实先^{〔1〕}

（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前辈座右：

奉损书，猥承奖饰，至为惭感。所以有纠诤之作者，正以彼辈出言悖谬，其形于言语者，较之见于文字者为多，故亦不惜反唇相讥也。不然，实何以至此。于尊著《日历》有贡疑之处，曾于去秋呈教，比得读先生致杰人^{〔2〕}一书，藉悉拙作未邀尊察。虽规尺札短篇，而言辞煦煦，霭然仁者之风溢于纸表，信一代之儒宗也，钦服无既。兹检呈拙作，伏惟宽宥而指正之，不胜幸甚。其对照表，年来绝无改订，惟序文则材料大增，多有更张也。拙作《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上推至太初，下止于崇祯，所以不与郑鹤声对照表相蝉联者，因郑表踳驳讹缪，不胜指摘，故须别有新篇也。因其所涵年代较之旧作增长，故改题为《汉太初以徠气朔表》，约在明年春夏之交可以付印也。俟印讫，自当尘政。不尽拳拳，敬倾教福。后学鲁实先叩头奏记。十一月十八日。

〔1〕 鲁实先（1913—1977）：湖南宁乡人，曾在《复旦学报》第一期（一九四四年十月）发表《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

〔2〕 杰人：方豪。

蒋天格^{〔1〕}

（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吾师函丈：

不亲几杖，八载有奇。前岁兼士师避寇来蜀，备言师座虽身陷虎穴而仍仗义不屈，维弦诵使不辍，艰苦之状，令人感泣。顾以惧引敌伪注意，于道驾或有不便，未敢上书请安。今幸抗战胜利，禹甸重光，政府崇德彰善，自必有以旌扬母校诸师长之瑰行奇节。生虽在远，亦得略申孺慕之私，欣幸何可胜言。所不能无馀憾者，外忧方去，内争又起，尚不知何日始得返平，再就席前执卷问业耳。生自二十六年夏离平如汴，后以大乱骤作，未得北归。次岁复转徙入蜀，拖笔佣食。初在渝任时事报馆采访，继任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编辑，继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兼图书馆主任，去秋始改业舌耕，来李庄为同济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国文。我辅仁同学之继生来此者，有国文系毕业之董维藩兄愨，及史学系毕业之陈致平兄均，以故尚不十分寞落。生昔在北平时，学殖本尚未固，频年飘泊，职业屡易，东掀西拾，与专门之学相去乃日以远。每自念及，辄以重贻门墙之辱为虑。今春见《复旦学报》第一期载有鲁实先作《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于尊著《中西回史日历》委肆攻击。私念鲁某一狂人耳，其目的端在自炫，吾师长者，自不屑与之计较，然不可不略遏其锋。乃草一短文，发其纰缪。此文已经傅孟真先生交由《东方杂志》发表，以印刷迟缓，迄尚未曾刊出。生于学历素未致力，所知有限，深恐不足尽祛其妄，且或为

〔1〕 蒋天格，江苏丰县人。一九三三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学习。建国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

所反噬，谨将拙作暨鲁某原文一同奉上，敬乞予以指示是感。《辅仁学志》，抗战中闻尚赓续出版，生以僻处蜀中，迄未得一见及，母校如有馀存，并祈惠赐一份为禱。专布，肃颂道安不一。受业蒋天格顿首。十一月二十日。

诸师长前叱名叩安。

(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吾师函丈：

拜奉一月二十五日手谕，并尊撰《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小引》，柴撰《谢三宾考》，喜跃扑舞，不能自禁。而将各书披读既竟，默念师座近年处境之艰，节行之贞，立言之精，用心之苦，又不觉潜焉泪下。顾封豕甫除，长蛇继来，东北局势，已日趋险恶。抗日战争，国力消耗几尽，益以吏蠹党证，民已不堪其命，何由再言御外。设东北不能保全，华北又将随之而危矣，奈何奈何！柴青峰先生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前已闻兼士师言及。以相去约四五百里，尚未得一亲雅范。致平兄在母校肄业时，与生并不相识，今所居去生寓不逾百武，时相过从，情感至为欢洽。同济为一实科学学校，仅理工医三院，于文史等科素不重视，生等在此备数而已。暑后迁沪，将增设文法学院，前途或可稍为开展。如有机缘，当为我辅仁校友尽拓殖之力。惟生等学殖能力皆极薄弱，而同济中人事又颇复杂，不免时以辱及师门为虑耳。尚乞时赐训迪，俾可永矢弗谖是禱。专此肃谢，并叩道安不一。受业蒋天格顿首。二月二十七日。

(三) 一九六三年，往函

天格老弟史席：

我自去年九月间起病，延绵数月，住院三次。近渐恢复，略能读书，可以告慰。顷清理积牍，得去年十一月来书，垂念殷殷，至为感纫。久未复谢，抱歉万分，尚乞原宥。拙著《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二种，现已重印，谨另邮寄上各一部，乞查收备检。令兄天枢先生晤时幸道及。专此，即祝健康！

〔信稿，下同。〕

（四）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往函

天格仁弟著席：

久未晤教，想起居住佳胜。前由元白先生转来食物，深以为谢。兹有恳者，清初粤僧函可，其语录名《千山剩人语录》，《嘉兴藏》有刻本，我曾见过，仅抄存其塔铭，未抄其序跋，今亦忘记其有序跋与否。请费神在上海合众图书馆一查，如有序跋及目录，请抄写寄下，不胜企盼。馆主任顾廷龙先生晤时并请致候。专此，即祝健康！

（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往函

天格仁弟如晤：

二日书并《剩人语录》序目谨收到，费神之至。承示此本郝铭后附有碑阴所刻剩人和尚著述及得法人，如能抄寄，至感至感，但不敢多劳耳。专此复谢，并祝健康！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往函

天格仁弟如晤：

九日来书并郝撰《剩人塔铭》后附记及卷六偈书细目均收到，谢谢。至于十卷、六卷之异，尚待考查。专此奉复，即祝健康！

买鸿治^{〔1〕}

（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六日，来函

援翁校长钧鉴：

八年长别，未聆教言，敬维身体安康，起居饮食适意。敬肃者：七七事起，生与同班林熙篈、黄伯暉二君赴粤办报之事遂寝。廿七年来兰创设西北中学。八年来安居后方，惭愧无似。廿九年张之真等同学来兰后，备知校长在平作育青年之苦心。后凉州段神甫及山东张主教先后到来，讲叙校长在校庆校友返校节中之训话，更使生等在关山外鼓舞振奋，莫可言状。战期全校师生在前后方之忠勇表现，皆校长精神之感召。兹特作书致最敬意，并候起居。肃此恭请 崇安！ 一九三七年班受业买鸿治谨上。卅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1〕 买鸿治：一九三七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西语系。

郑秉珊

(一) 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迳启者：晚研究中国美术，曾任中大中国美术史等科讲席。前于《辅仁学志》得见大著《吴渔山年谱》，极为钦佩。兹悉该书已有单行本，因拟购藏两部。又《清初僧诤记》一书亦拟购藏一部。本欲将此书款寄奉，因现在币值低落，书价高低无定，为此恳将书价示知，俾便邮汇购置。若可先将书籍寄出，则一俟书到即将书价寄奉不误。专此即请 撰安！ 晚郑秉珊顿首。二月五日。

回信请寄南京汉中门龙蟠里国立第一临中，因晚服务于是校也。

(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惠书两种均已收到。《渔山年谱》拜读一过，极佩精审。晚正拟写董香光、石涛两书，今读大著，得启悟不少。《清初僧诤记》晚前曾借读龙榆生先生处之抽印本，今得《辅仁学志》九卷二期本，因得读其中《明失辽东考原》一文，恨未刊完，未知能拣寄其续刊诸期否？《辅仁学志》二卷二期滕若渠先生所作《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一文，前在图书馆中读过。《学志》第七卷一二合期中启功先生《山水画南北宗说考》一文则未能快读，未知该二期尚有存书能拣寄否？兹汇上书款国币壹仟伍百元，请查收为荷。专此即颂 撰祺！ 晚郑秉珊顿首。二月十五日。

(三)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三月三日赐示敬悉。承询龙、钱两君近况。钱君已去沪执教，何校不明。榆生先生则业于去岁十一月上旬被囚。缘渠去夏在中大将放暑假时与当局稍有龃龉，愤而辞职。初拟回庐山小住，船已雇就，奈困于胃病，未能成行。越旬日而被命为国立模中校长，八月初视事。嗣胜利来临，国立学校被接收，所有学生加以甄审，分发入各临中肄业。诟知有一部份学生对于甄审表示不满，曾一度罢考。适朱部长骝先先生到京，遂认为各校长有鼓动嫌疑，俱被传入狱，迄今已四月馀矣。方初去时，胃病大发，幸即平复，每周能送点心、衣服一次，以佛书自遣，故现在身体尚好。惟家本寒素，惟赖其大女公子及大公子得一微职，藉供家用，实至窘迫。月前闻张东荪先生在渝曾去函求援，旋张氏转来朱氏复函，仍未能得一解决。窃念渠任职不及二月，所谓鼓动实属无稽。晚承其招入模中供职，实深知其受枉，恨无人能为之昭雪耳。因念先生与榆生先生为知友，朱部长亦称稔熟，敢请为之一言，俾早日开释，至深感纫。大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前已过目，《明季滇黔佛教考》极欲拜读，顷已汇款至贵校售书室购此二书，并载滕、启、赵三先生文之《学志》矣。专此布达，即请撰安！

晚郑秉珊顿首。三月六日。

李镜池^{〔1〕}

（一）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来函

援庵夫子函丈：

南归一载战事爆发，又一载而广州陷。幸先三日逃出虎口，匿居家园者三阅月，复往香港协和神学，迁入云南大理，随校西行。后以校方乏款，家人滞居香港，遂回居港三年。曾助许地山先生编道书详目，翻检《道藏》等书，颇有所得，成《道藏子目通检》，备许先生研究道教史之用。卡片四万，交商务印书馆录副待印。不幸许先生遽归道山，更不幸而战祸扩展，香江沦陷，一切书物与岛俱陷。此后再返家乡，展转于恩、台两邑与曲江者凡三年又半。粤北又失，铁蹄蹂躏，被劫者再，濒死者屡，家人分散，呼吁无闻。杜子美诗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又云“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以今视昔，犹或过之。幸邀天祐，全家复聚，尽卖衣裳，长途跋涉，止梅县而止。胜利降临，复返羊石。八载沧桑，子无长物，只余部分图书寄存学校，约五千册。战后物价暴涨，薪入难谋一饱，然犹寄情于劫余之图籍，朝夕抚摩。旧藏宗教史料尚存十一，大著如《元也里可温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亦在焉。一再展读，如聆雅训。独惜惠书扇面一诗，已无踪迹，怅恨奚似。日月逝矣，蹉跎已极，何日有缘，还期请益。十载睽违，定多名山之作，但恨不能常亲左右，藉资钻仰，长此下趋，必将疾没无闻耳。内子北人，渴思北返，若有机缘，幸为提挈。内弟王锡印月潭，向供职北平图书馆，久无音讯。兹有

〔1〕 李镜池（1902—1975）：字圣东。广东开平人。援庵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生。建国后任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古典文学教研部主任。

一函，请就近探投，不胜感盼。即颂著安。学生李镜池上。卅五年二月十日。

(二)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往函

贵恙无时不在念，但不敢常惊动耳。知长期疾病中还能有此成绩，至可钦佩。

〔信稿摘录〕

陈 均^{〔1〕}

（一）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来函

援师夫子函丈：

奉一月十六日手谕，慰问殷殷，感不可言。承示学报，得知高山景行，骄虏亦为夺魄。晚近世风披靡，正义不张，吾师之领表人伦，振衰起敝，其影响于域内者，较海外为尤大。挽砺人心之功，可以不朽。胜利以还，举国望治，然环顾踌躇，隐忧尚多，生民苏息，未审何时？同济近因人事与迁校问题，纷扰不宁。后方一切现象，仍呈紊乱。触目伤怀，益思北国。羁旅之情，寸阴若岁。生频年忧患，偶于教读之余，略有所录，皆片断不能成章。前年湘桂之役，又悉毁于兵燹。猥蒙垂询，不觉愧汗。内子现在泸州泸南中学教书，已有儿女三人。回忆曩昔北平结缡时，吾师曾为证婚，往事犹历历如昨。岁月如流，忽已十年，抚时增感，为之惘然。此间辅仁校友蒋君天格格外，尚有董维藩君在附中担任教务主任，居恒思慕吾师不置。鄙居寡闻，尚祈不吝时有以教诲之。肃此敬请崇安，并祝春厘！ 受业陈均谨上。二月十四日。

〔1〕 陈均：辅仁大学史学系一九三三年毕业。作家琼瑶之父。

赵贞信

(一)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尊鉴：

睽违德范，已近三年。每念隆谊，曷胜遐想。辰维道履安和，福躬康吉，至所祝颂。晚学自入川后即应川大之聘，数载以来，尚称平顺，堪慰台注。惟因两方形势不同，恐笔墨不慎，或滋敌伪疑虑，致上累先生，故迄未敢奉书申候。去秋八月十日胜利消息传出，晚学当于十三日即肃緘请安。不意近接各方友人来函，知晚学于该时寄往沦陷区之信件，大多未能收到，则上奉先生之书，亦必误于洪乔。第每得平中友人惠翰，均称先生康健逾恒，宏著益富，至为喜慰。目下交通已渐见改善，复员工作日有进步，后方之人皆图得早遄返，晚学亦望仍得回平任事，期可时承杖履，常荷教益。倘有适当机遇，则随时立可启程。或万一一时竟未逢机缘，则只得俟至暑期遵道北上，趋赴门墙，恭申别悃。当此春和，敬肃芜笺，虔叩道安。晚学赵贞信顿首上。二月十七日。

赐诲乞寄成都南较场四川大学为感。

洗玉清^{〔1〕}

（一）约一九四六年初，来函

避难黄坑十二首

甲申十二月初七初八坪石墟乐昌城以次失陷岭南大学停课疏散
忽报前墟铁骑横，鸟飞猿哭鬼神惊。冥鸿未许罹罟缴，可奈樟林满棘
荆。（大学位于大樟林中。）

全校教职员及妇孺避难黄坑得区林清君照拂
扶老携孩更裹糒，踰跟陌上似累囚。悽悽问路黄坑去，（行二十里乃
达。）东道平阳得一区。

泥屋漏雨席草卧地有感
十户泥房隔市闾，（村凡十一户八十馀人。）鸡栖豚栅且偷闲。雨淋衾
枕无干处，苦块馀生世路艰。

随乡保长踏勘通乐昌仁化险隘
涉溪陟岭费驰驱，辨识东西有畏途。莫道纤腰难步履，先生偏不怕啼
鸪。（黄梨洲弟人称为鸪先生。）

闻曲江失陷
枕席何曾片刻宁，怕闻宵鹤唳华亭。关门自此无关锁，（曲江古称韶
关。）风度楼头有血腥。

乡人以艾叶和粉制粢笆度岁
驱傩祈谷鼓频挝，爆竹声中换岁华。绿艾黄糖添紫芋，家家忙煞制

〔1〕 洗玉清（1894—1965）：别署琅环馆主。女，广东南海人。先后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文史馆馆长。

粢笆。

乡妇

耙锄腰脚健村娃，种菜芟茅更砍柴。红带束腰乌裹发，新年才著硬帮鞋。

到村家贺年

不须攒盒与钉盘，一簋盈盈礼未慳。娱客家家风物好，生烟地豆饼如瓊。

敌驻桂头日日入山躲避

传闻风鹤紧声声，日日重山襍被行。觅得箐林嫌不密，崖阴蜷伏水流坑。

劫掠频闻周郁文君邀住五山罗雨山秘书约来仁化区林清君留居黄坑感赋

掠货前村又后墟，东西奔命各分裾。去从何处谋詹尹，日日回肠读卜居。

拟取道仁化返家

西风苦忆季鹰鲈，无奈谋归计太粗。闻道丹霞蔬筍美，又担榔栗上征途。

从黄坑赴仁化经黄嶂岭

七降八登黄嶂岭，青天蜀道此艰难。长吁挥汗都如雨，不辨啼珠与血斑。

援庵先生教正：读此可知当日避难之苦也。

西樵洗玉清初稿。

(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二月一日手示拜读备悉，始知长者蛰居旧京，亦有无限隐痛。然有书可读，有著述可以问世，亦足以自慰矣。秋涓^[1]丈患心疾，在沪往访关寸草，径登第三层楼，遂心停溘逝。王亦鹤丈为我言者。江霞老今年八十

[1] 秋涓：王蓬。

四岁，尚矫健如恒，然一开口便叹诸儿不肖，盖神龛之金箔都被刮去出卖，至于窃盗衣饰更无论矣。汪孝博居澳门。梁培基仍欲建设从化温泉。陈萝生古玉失而复得，近且筹开展览。此皆故人消息之可以为慰者。大驾欲俟交通方便南归，至为喜慰。敝校欢迎来往，短期固好，长期尤佳。此乃当局之意，而玉清私人更喜得一良师也。粤政府筹开文献馆而经费有限，现在广府学宫办事，恐未易有成绩耳。敝斋藏书损失极大，尊著可以检赠者，将来望赐我一份也。即请大安。晚学洗玉清拜。三月八日。

(三)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十二月廿九惠书，沛然英锐之气，溢于词表。我辈但冀新政府实事求是，一洗从前贪庸萎靡、醉生梦死之风，人人努力日新，则国家前途有希望也。梁方仲君任本校经济系主任，时时会面，梁小山书牒已妥致矣。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前旬因登漱珠冈探梅，往返步行约十里。陈夫人谓渠数年无此豪兴，附唱和诗可知也。《西园存稿》缺页表付正，如能倩人补钞，当将钞工用款照数奉返。前示谓冀玉清能于暑假北来，此事固所希望，但来则欲住一两年，不愿仆仆往返。惟居住甚成问题，故欲得数小时教席，或其它工作，乃能安定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晚学洗玉清拜。

另包寄上拙著诗集《流离百咏》，散文集《更生记》及《广东丛帖叙录》各二份，请以一份赠辅仁图书馆。

纯阳观寻梅呈洗玉清教授

陈寅恪

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事已随尘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侍寅恪先生漱珠冈探梅次元韵

洗玉清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谁来讯落开？铁干肯随春意改，孤根犹倚岭云栽。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丹只冷灰。何意两回花甲后（纯阳观朝斗台建于道光己丑，距今一百二十年。壁有碑记），有人思古又登台。

(四) 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座右：

二月廿四惠书奉悉，措语极风趣，极活泼，大有还童气象，不知何因而致此？代补《西园存稿》，极感雅谊，所示校补方法，受益尤多。此书缺漏实不止此，初时以琐碎麻烦，不敢重劳长者。及读覆示，有“不满意再发下”之语，具见爱护书籍盛心，此学者所以为学者也。今摘其太甚者再录十纸付上，其卷卅五、卅七及附录后三本原册附呈。附录后四十四页以下似尚有缺页。书中破行甚多，如可随手代补者，则做一次功夫胜于做两次也。得毋责其竭忠尽欢否？抄工若干示知，俾照奉还为幸。言及此书经过，则来历悠长。其收藏章为番禺大岭陈氏，陈仲良字罗山，嘉庆戊辰举人，历任四川盐亭、成都、安岳、青神、蒲江知县，合州、绵州知州，河南安阳知府。子泰初，字在田，道光乙巳翰林，与招子庸有姻谊。子庸罢官后，曾挟琵琶至蜀依之。廿年前，伦哲如得此书之一部分，聂子材在双门底冷摊得其一部分，玉清在文德路又得数册。民廿四秋，哲如丈向玉清及聂氏借去十馀册补抄。抗战期间，聂氏下世，徐信符丈又得一部分，居为奇货，疑为聂氏旧物也。信符丈逝后，其儿女以所藏零本见赠，袁同礼君又抽出伦氏遗书中之西园散册相贻。于是数家所藏，悉归琅环馆。然非长者代为校补，亦无由得全璧也。钉装完整后，尚馀数册，如有人求之，亦可奉送。当时各家所买，疑系两部汇合，因板样亦微有不同。其聚散之经过如此，亦有兴赐撰一跋否？新春承岑学吕丈之招，到香港小住。渠老态日甚，时患哮喘，不饮酒则不能执笔作字。因受虚云老和尚之托，欲重修南华寺志，以精力不及，谋诸玉清。自愧于佛学素未研究，宗派统系亦不了了，何能操觚？因思长者思精体大，为专门名家，必有以教之也。南洲书楼书籍次第散出，其陈澧手批《水经注》及张维屏手批苏诗亦求售，然开价惊人矣。在港时□□□□□□□□欲托冯元颀君带上，不意其先行一日，无法托带。兹值欧阳庚太太返京之便，拟乞其带呈。收到时望即□□，因留存三阅月，恐有变也。晚学洗玉清拜。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

(五)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月前付来补校《西园存稿》多纸拜收，感甚。旋作长函奉复，并附大朱古力糖一盒托人带上。岂知人事参商，诸多濡滞。月初本校王力院长晋京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岂知又改期至下旬始去，乃知小小事尚不能顺利做去，何况其它。读尊著《释氏疑年录》引及曹溪大师别传，此书尚未见过，不知容易买否？有人拟新修南华寺志及云门寺志，想必有特到之见，望示一二。陈德芸先生所编《人物别名索隐》，甚蒙推许，但出版以来，本省只销去七本，现在存书堆积，有推售之法否？黎季裴丈已于三月十三在港逝世，其《玉蕊楼词》出版仅两月耳。江霞公患老懵懂病，见人不辨，奈何！莫天一丈住澳门甚健康，去冬在澳与其长谈多次，所失之书，收回不鲜。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

(六) 一九五三年四月，往函

三月廿一日曾复十五日一函，想收到。闻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已出板，能代购一部否？又数月前汪君^{〔1〕}在澳寄我《暗斋稿》，久未收到，想已寄失，闻此书在省印，能否在省找一部寄我？恃爱烦渎，乞谅。即祝健康！

〔底稿〕

(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往函

足下北游，未能多晤，至以为憾。久未接信，正盼望间，得十一月十三日及廿八日信同时递到。

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汪君^{〔2〕}未南行前，曾到舍间商酌，同人意见以为所长一席，寅恪先生最为合适。今闻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颇为失望，

〔1〕 汪君及第四函之汪六均指汪宗衍。

〔2〕 汪君，指汪篈，陈寅恪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副教授，衔命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

奈何！

仆自解放以来，未尝为学术研究文章一篇，数月前忽想得有一题目，我可以作，且也应当作，因此大聚群书，朝夕研讨，忽觉两手麻木，翻书执笔，都有困难。初以为偶然，未甚注意，到十一月初，仍觉未好，乃请校医诊治，谓劳累过度，非即停止工作不可，因此休养十余日，仍未减轻。廿七日由苏联大夫诊治，苏联大夫对我说：“你错了，你不应该与青年人竞赛。”我说：“不是与青年人竞赛，但觉我有责任作此题目罢了。”遂令即日住院，至今已三星期，人神各样尚好，惟两手仍未见效。在医院日吃五顿，照顾非常周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公费治疗，倘非在此时代，以我穷书生，焉能得此，真是提前过社会主义生活矣，为之一笑。医院禁止会客，来书也限制阅读，所以两次来信，获读较迟。苏联大夫嘱咐好好休息，可以恢复。晤寅恪先生时，幸代致候。

〔信稿摘录，下同。〕

（八）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往函

港中友人来信说闻我脑溢血，当是传闻之误，我血压并不高，尚未有此等现象。粤中有何所闻，幸望见告。足下北游数月，所采材料不少，想已整理完竣，健美，健美。谷雨既过，花事正浓，有与寅恪先生唱和否，录示一二，为盼。

（九）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往函

我现在仍在休养中，附呈照片一张阅之，可略知近状。寅恪先生起居佳否？闻其女公子调粤工作，可以照顾，甚善。天一先生今年七十八，未识近有新印的著述否？协之先生今年八十，《读岭南人诗绝句》已出版未？廖凤书所著已刊者有若干种，何名？售处何所？汪六书摊，仍旧开设否？仲勉先生有晤面否？学吕先生^{〔1〕}酒量如何？以上种种，均欲得知一二，能便中示之，至以为幸。

〔1〕 与援庵同在广州《时事画报》负责报中文字的岑学侣。

(一〇)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往函

久病，粤中消息隔绝，仅剩琅环馆一线，欲知一二，遂有四月七日之函，不期久未得复，肠几欲断，未审近日起居何似，玉体安否，情绪佳否，至为惦念。古谚“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不知是否大家〔1〕弃我疏我，更为惶恐，特再肃一缄，希有以告我。

(一一)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往函

春节来书奉悉，广东省馆辟有广东文献特藏室，甚盛甚盛，惜敝藏粤籍无多，粤人字画虽有几件，暂为保存，终须公之大众的。协之先生《咏岭南人诗绝句》，有印行希望否？汪君书摊，继续开设否？有最近目录，寄示一张为幸。岭南文史消息隔绝，足下主持文献，搜罗宏富，耳目灵通，凡人事之往还，文物之隐现，告我一二，胜于百朋之锡，谨此奉托。

(一二)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往函

清末广州《南越报》已托人遍找无着。哲如先生〔2〕诗敝处所存甚少，仅有丁卯五日吟稿七十首，是油印本，已另邮寄上，不识与尊处所收有重出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寄来《黄荫普捐赠广东文献书目》一册已见。兹遵嘱寄给该馆《励耘书屋丛刻》一部，八种十六册。

(一三)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往函

八日付上哲如诗七十首油印本，想登记室。续得排印本十三首，又抄录二首，未知尊处所收有重复否？如能开示目录，则续有所得，不致重寄，于彼此均方便也。

(一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往函

从前广州出过一种《时事画报》，名为画报，其中夹有小文。我记得很

〔1〕 大家，读作“大姑”，是对妇女的敬称。指洗玉清。

〔2〕 哲如：伦明。

像每月出三期或两期。又光绪末年，广州有一个《震旦报》，是日报，它的附张叫《鸡鸣录》。这一种期刊同日报，未识您心目中有印象否？粤中无人可托，欲恳尊处替我物色，能有人出让，固为上上，就是知道哪里有藏这些刊物，能够借阅，也是好的。

（一五）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往函

从中大图书馆借《时事画报》丁未年得早年撰文十几篇，可惜不全。

托人带来《西园存稿》〔1〕第三十七卷，缺了四页，经我出北京藏本一校，也同样缺此四页。

（一六）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往函

知天一先生〔2〕消息，至为哀悼。闻广州文史馆诸君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获得各方好评，这与馆长的领导分不开的，至为欣慕。

（一七）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往函

寒家藏书不多，粤人著述尤缺，谓我也有些粤人著述，以告者过也。粤中如欲收粤人著作，最好先编成书目，然后按目求书。

（一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往函

《嘉兴藏》刊刻时间逾百年，都系陆续出书，不容易得一部完整的，其所谓续藏，又续藏，多系明清间诸家语录，颇有明季文人逸事。我所见语录虽多众，自藏者实无几，况经日寇之扰，藏书渐以易粟，故今所存者更少。岑公信佛，所蓄释典必多。汪君孝博熟谙明清间粤僧掌故，何不就近商之。兹特遵属先挂号寄上《弘觉语录》一部八册，阅毕寄还。寅恪先生晤时乞道及。

（一九）一九六四年，往函

玉姑著席：

久未通讯，间从《艺林》得读大著，知身体康强。最近由汪君书知曾

〔1〕 明张萱著，张萱，粤人。

〔2〕 天一：莫伯骥。

往港就医，深以为念。但又得知尊著《广东僧道撰述考》已告成功，为之欣忭。

昨日在人大会遇王君，说尊处托他带交敝处糖果一盒，并有十四日手示，借知近状安吉，至慰。专此复谢，并颂
年禧！

〔底稿，下同〕

（二〇）一九六五年，往函

玉清三姑撰席：

前蒙寄还三十六年诗扇，自当好好保存。

顷又蒙寄下新印《广东文献丛谈》一册，既似《羊城古钞》，又似《广东新语》，至佩至佩。又闻大著《广东僧道著述考》将近出版，先睹为快。

惟两次寄件住址均在医院，知尊恙尚未痊可，至为系念。务请安心调养，勿过劳累，切盼切盼。专此，并致
敬礼！

李应林^{〔1〕}

(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来函

圆庵先生有道：

顷聆文旆有南来之讯，欣忭逾恒。从此羊石文坛顿增光彩，可为预道。敝校复员以后，积极为发展计，期于南方学府中有所建树。先生声闻久敷，未审能否屈驾来校教学，俾莘莘学子，得立程门。如荷不弃，则所奉束脩以及一切应有问题，再当函告也。伫候明教，不尽依驰。专此，并颂教祺。弟李应林敬上。三月十五日。

〔1〕 李应林（1892—1954）：字笑庵，广东南海人。当时为岭南大学校长。

庄泽宣^{〔1〕}

（一）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先生道鉴：

敬启者：日前玉清女士出示尊函，借悉先生近况。兹又承叶德禄君转告，先生一俟交通便利，即将南旋，闻之不胜雀跃。敝校李校长已恳约之公子电邀先生来校。岭南规模虽小，幸经此次战事，无大损失，亟盼学术先进如先生者，能来指示今后发展方针。何日命驾及同来几人，尚祈示及，以便扫榻恭候驾临。如先生不以敝校员生为不可教，允予学术演讲及主持研究工作，则更幸矣。临颖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讲祺。后学庄泽宣谨启。卅五年三月十五日。

〔1〕 庄泽宣：当时为岭南大学文学院长。

何章钦

(一)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来函

援庵吾师：

国难前曾奉函报告生南返后对于唐代文史进行工作，并寄《唐文献通考稿》一本，当蒙赐示指导。自后因交通中阻，生转辗避入浙南山乡，不能奉函问候。近在报上得悉吾师仍在北平，欣幸奚似。生继续在浙服务，惜课作忙碌，对于自修工作无暇进行，不时阅读玩赏而已。兹为继续前功，并求指示起见，拟于夏秋间北上久住，未知有何栖身之地，请吾师为生留意。若得于某图书馆中服务，同时在外兼一二课较为适当，以便进修，吾师以为如何？请即示明为盼。拙稿《唐人生卒年表》、《墓志年表》、《唐人传志索引》、《唐代日历新编》等，幸均保存。如能北上，当携来请教。尚此奉达，敬颂绶绥！生何章钦呈 卅五、四、二于萧山。

惠函请寄浙江萧山本校可也。〔1〕

(二)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来函

援庵吾师：

上月初奉函道候，即蒙复示，欣慰非常。因悉吾师在平安康，并在国难中著作不已，足为后辈慕效。来平事一时确不容易，且待时局安定，交通方便再说。报载昆明西南联大在本月初出发东迁，定十月中在平、津分别开学。清华教授浦江清系小婿江澜之兄，曾有函邀，赴平后得暂住其寓，使安心研究。此事当于清华复校后再行函商。如可能，拟即来，因急

〔1〕 本校：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

于向吾师请教从详指示以开茅塞也。近报载中央研究院亦将复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设在南京。该所主任傅斯年先生，生前来北平时曾一度会晤，拙稿亦蒙批阅，惜当时匆匆，未蒙有所指示。此次将来南京，往访较便，可否请吾师从详介绍，如得入所工作最好，使得安心研究。拙稿若有可用，即得在所补正，以稿本付印，抛砖引玉，借以得海内各家之指正，吾师以为如何？如蒙惠许，请备函赐下，以便专诚赴京面洽。尚此即颂绋绥！

生何章钦敬呈 卅五、五、四。

陈德芸

(一) 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来函

援庵家先生有道：

数载不通候，每从宗强兄处得悉撰述不辍，晚节弥贞，为海内学者所倾仰，至羨至佩。受降以后，又以为从者不日南旋，私衷可以晤罄，宗强兄亦谓会面当不在远，是以半年内绝无片楮奉候。兹值春假稍暇，不得不略陈积愆。计几年之内，在蒙难艰贞中，彼此当同感困苦。当时所谓东亚学院，曾聘我任讲师，卒以坚拒谢之，幸得度过难关，未曾对红膏药行过礼，未曾任过某一种有薪无薪职役，未曾自己签名加入某一团体，差堪告慰。至生活问题，前半期受冯宅供养，后半期教私塾、教专席，有米有柴有饭，收入等于老监犯之不愿出监，似胜于乐素之坐拥教授头衔。今则私塾猢猻已改编入岭南分校，弟亦在分校任教历史（初中生）数小时。扶杖观太平，本可无所顾虑。惟是历年编辑之稿不欲抛弃，尤以《别名索引续编》已续辑有十万馀条，希望两三年内尽将廿一省（现只编竣六省）通志人物，全行编入。顾炳烛馀光，残存无几，钞写巨费，筹措亦难，愚公移山，志愿可笑，但空中楼阁，不得不如是设想耳。舍侄极劝弟复返穗城，俟暑假后当另筹之。闻浙大复员当在夏间，乐素或可晤面。此间粮食略廉，日用品仍贵于战前五倍至十倍，伸算起来，亦贵于广州。馀俟后陈，即问教安。弟陈德芸。卅五、四、七。

赐示乞寄楼梯街青年会。

黄现璠^{〔1〕}

（一）约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夫子道席：

敬启者：容庚先生南来晤谈，借知八年抗战，尊况安好，为颂为慰。在抗战期间以至结束，亲友能得相见，或知道消息，真有隔世重生之感。七七事变后，生留日至十一月始行回国。初在西大，次在中山大学，后在国立桂林师院任教。八年中，由助教升至教授。年岁面色，固然变老，然受夫子感化之好学精神，依然如故。在耕人田复耕已期中，编成中国史讲义五十万言，萧一山先生欲令出版，作经世学社丛书。昔闻夫子言，收藏脱稿之书，如贮藏酒，愈久其味愈好，故婉却之。生前离西大到中大去任教，陈寅恪先生来西大任教，他在图书馆所借之书，卡片上几乎本本都见生名，深为讶异，以为西大亦有与他好学同道之人，诚出意料之外。生之学问固不敢妄附时贤，然在校时受教，深感夫子治学精神，念兹在兹，实未敢一时稍懈，违背麀教者也。年来有无大作出版？张鸿翔、柴德赓诸兄是否仍在辅仁？南北阻隔，于今八九年，亲友消息，彼此茫然，课馀能示一行，不胜盼祷之至。谨此，敬请教安。学生黄现璠谨上。四月十五日。

〔1〕 黄现璠（1899—1982）：广西扶绥人。壮族。一九二六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教授。

朱杰勤^[1]

(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往函

杰勤先生史席：

承示悼冯公^[2]诗，拜诵。恻息缠绵，冯公得此可以不朽，佩服佩服。冯长公子先恕本辅仁史学系高材生。甲申^[3]三月辅仁自秘书长、院长、教授以至助教被日寇拘捕者三四十人，冯公子亦在刊章中。适卧病，日宪兵至榻前揭被，执其手热甚，闻是病肺，掩鼻而走，遂得免。然自是起，痛哉！幸冯公次、三公子均已长成，可以告慰。专复，即颂著安。弟陈垣谨上。五月十五日。

〔朱先生寄赠影印件〕

〔1〕 朱杰勤（1913—1990）：广东顺德人。当时为云南大学教授。

〔2〕 冯公：冯承钧。

〔3〕 甲申：一九四四年。

中央研究院

(一) 一九四六年，往函

奉复中央研究院秘书处：

敬复者：承奉朱、翁二公^{〔1〕}九日函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拟于本年十月中旬在京举行，届时能否莅示等语。九年未预盛会，极愿一行。至能否实行，仍视届时交通为准。专复。

〔原稿〕

(二)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来函

本院依照组织法之规定，设置院士八十至一百人。当经本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就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告之第一次院士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中依法选出八十一人为本院院士，并于四月一日将当选院士名单在国民政府公报公告，同时呈报国民政府备案。敬查先生业经当选为本院院士。除关于当选院士证书、证章正在设计式样，俟另寄奉外，相应检奉院士名单，函请督照。此后尊址如有移动，并希随时示知，以便通讯为荷。此致陈垣先生。代理院长朱家骅

附名单一份。

(三)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来函

敬启者：本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定于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在京举行，业经专函邀请莅临出席。兹查院士会议规程前经本年三月间本届（第二

〔1〕 朱翁二公：朱家骅、翁文灏。

届) 评议会第五次年会议决订定, 又第三届评议员之选举为此次院士会议主要任务之一, 兹特寄上前项院士会议规程及评议员选举规程各一份以作参考, 相应一并附函送请督照为荷。此致陈援庵先生。国立中央研究院谨启, 中华民国卅七年九月七日发出。

附规程二份。

刘道升

(一) 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大鉴：

敬陈者：前为读史便于查考计，曾于业馀自制综合年表一册，并公元、民元、历朝及日本纪年合组编成。四年来困居蓉城附近小邑，乏书参考，残缺错误，在在多有，久未杀青，心颇憾怅。获闻先生大著《廿二史朔闰表》考证详明，因战事阻隔，无缘拜读。顷来故都工作，曾遍寻各书肆均未得，谨冒昧专函奉请。如先生尚有存书，拟请惠让一册。如难割爱，借阅亦可。想先生史学前辈，对后学定能赐助也。临书神驰。敬候教安。后学刘道升上。十一月廿日。

史树青^{〔1〕}

（一）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往函^{〔2〕}

树青仁弟文几：

二十日惠书并拓片三张，敬谢。《高僧传》沈市未有不足奇，乾隆修四库书时，馆中亦未有也。鄙意读书当随环境，书籍完备，固可博览，即遇书籍缺乏，以一二年间，不论经史子集，专精一二种，亦必有所获，不必俟书籍完备而后能用功也。吾弟以为何如？专复，春寒幸自珍卫不宣。陈垣谨上。四月廿四日。晤沈中知旧幸为道候。

〔史先生寄赠影印件〕

〔1〕 史树青（1922—2007）：河北乐亭人。一九四五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先生在《励耘书屋问学札记》（收入《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书中）中说：“余生也晚，自一九四一年秋至一九四六年夏，五年之间，在辅仁大学从先生受业。其后，专事文史研究，问学请业，未尝中断。”

〔2〕 当时史树青在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任教。

李铭钧

(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校长钧鉴：

今岁春假之暇，作青城山之游，与天师洞主持易道长心莹谈论道学，得尊著《南渡后河北新道教考》一书。惟该寺只此一本。返蓉后即向成都各大书店询问并探之于坊间旧书铺，均无有出售者。特专函尊处，愿以吾蜀史学名流、前川大教授双流刘咸炘鉴泉先生遗著《道教征略》一书相交换，可否同意？钧现肄业川大历史系，拟以暑期之暇拜读尊著，使于史学及宗教上得以明确认识，故不揣冒昧致书于先生之门。愿先生不吝片纸，赐书相教。倘能奉读大示，不胜幸甚。专此，即颂教安。李铭钧谨上。七、十三。

钧因校中放假，现已返里。来示请赐掷四川牛华溪复兴路七十号李铭钧收。

教育部

(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来函^{〔1〕}

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约章第七条规定，各会员国得设“国内委员会”，以资联系，而备咨询，并负建议及办理委托事项之责。我国为该组织会员国之一，本部缘于本年四月，聘请国内有关方面人士，成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从事筹备。刻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并经推选台端为中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兹定于八月廿八日在本部召开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用特函达，届时至希拨冗出席。又台端能否来京参加，及在京住宿，是否须本部预备，并请迅予电复，以便汇寄旅费为荷。此致陈垣先生。教育部。

复示请迳寄本部国际文教处。

〔1〕 此函援庵用墨笔断句。

北平邮政管理局

(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往函

近来国营事业邮政算是第一进步的，这事大家都感觉得到。鄙意以为凡事必先有要好的意思，然后能办好。如果想办好，未有办不好的，即使办得不甚好，人也见谅。若根本不想办好，那会办得好呢？我对近年贵局服务精神最称满意，谨借贵局求批评的机会，写这一段奉呈，如果从事邮务人员对人能更“和”气的，就更美满了。此致

北平邮政管理局！

地外兴化寺街五号住户陈垣。卅七年九月二日。

郑天挺^{〔1〕}

(一)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往函

毅生先生惠鉴：

承示航空公司定座单，谨填就，相片二张附呈，出发期请代填。款何时缴？及是否能买来回票？并有何等手续？请随时赐示遵办为感。来示称谓太谦，不敢当不敢当。专复，即颂
著安！ 弟陈垣谨上。十月三日。

〔1〕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门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授。

香港友人

(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一月十二日、二月三日信均收到。余思想剧变事，已详前信。世界大势所趋，必然做到，早晚而已。已颓败之势，无可挽回。学术思想，应从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

〔录自 1949 年 4 月 1 日香港《华商报》〕

辅仁大学工会

(一)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昨日本校职工业余补习学校开学，承当众公推我为名誉教员，至为荣幸。我今想购买各班国文教本全份，看看那一班是我能教的，即担认那一班或二班，并愿与该班教员商洽合作办法，届时上课。为此函请转达一切为幸。

辅仁大学工会台照。 陈垣。三月十四日。

〔原稿〕

芮歌尼^{〔1〕}

（一）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来函^{〔2〕}

敬爱的校长先生：

昨日我接我的首长许多通讯中的一个最后通讯告诉我，教会在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度给予大学补助的消息和指示，以及给予是项补助费的条件。

教会在来年度自一九五〇年八月起至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要给大学补助费每月最多不超过一万二千元，按月分付。因为我们海外支出减少，其中每月一千元作为海外支出，每月最多以一千五百元作为煤火费及修缮费用（上项所需人事开支除外），每月最多以九千五百元作为薪饷及一般开支。

教会将在下列条件下给予上述补助费。其中第一、第二两项坚持的理由是为保证本校的私立及天主教性质，第三及第四两项坚持的理由是为了保障圣言会及圣神使女会的福利。

（1）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

（2）教会经由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即教会代表对聘任问题如新聘、续聘或解聘表示不同意时，上项问题将不作决定）。

（3）男中东部前圣言会区，要恢复并保留为圣言会用，作为专用而不受滋扰的地区。

（4）大学和附校的负责当局对学生在大学社区的行为，要使他们保持做到相当的改进。在此地区应该指出大学本部北面，所谓神父花园，对中

〔1〕 芮歌尼 (H. Rigney)：教会驻辅仁大学代表，辅仁大学理学院院长。

〔2〕 此函附有根据第二项不续聘的五位教员的名单。

小学学生过去未开放，将来也不开放。大学学生到花园去的时间，也要每天限制到几个钟头。芮歌尼。一九五〇、七、十四。

(二)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往函

芮歌尼司铎：

本月十四日函奉悉，我感谢你关于本校津贴费了好些力量，至所提四项，经请示人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给我们的指示如下：

- 第一项，新董事会由教会与校长选任，经教部核准，即可成立；
- 第二项，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 第三项，等于教会与学校财产划分是可以的；
- 第四项，也可以办的。

辅仁成绩声誉能有今日，很不容易，现在同人正转向团结，比往日情形改进的多，我仍盼望你们重新考虑，不要偏于一时的感情为幸。此致敬礼！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九五〇、七、廿二。

(三)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来函

亲爱的校长阁下：

关于我昨日的信，我愿意重复在我交信给张重一博士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我希望一个早日的答复。

如果到今晚一个满意的回答还没有的话，我就要给我的首长打电报，报告他们，关于继续津贴的条件拒绝。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七月底停止继续拨款。因为缺乏津贴了。芮歌尼。七月二十八日。

(四)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往函

芮歌尼司铎：

接到你昨天（二十七日）的信，正要答复，又接到你今天的信。关于董事会的提名问题，只要合乎人民政府的法令，怎么办都可以。

关于第二项，在你了解政府政策以后，自动撤销否决权，这是很合理的。至于你坚决要求不续聘五位教员当给津贴的条件，这仍然是运用否决权，我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

辅仁开办二十五年，有这么多的教职员学生及附属学校，在今天中国境内，任何人不能随便说不办就不办。如果因为你坚持这条件，使教会不继续津贴，那末对于教会，对于学校，对于人民政府，一切后果，你是要负责的。

我盼望你再慎重考虑，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合作，办好辅仁。此致敬礼！私立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五)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往函

芮歌尼司铎：

得你八月三十日回信，知道我送交你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及《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收到。现在辅仁已经开学，我应当清楚的问你，你七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从八月一日起，教会停止拨付辅仁大学的经费，这是否就是教会从此不办辅仁大学的意思，希望你很快的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我好正式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此致敬礼！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

〔《新辅仁》第十五期，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下同〕

(六)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来函

校长阁下：

接到你九月四日的来信，我愿意答复如下。

教会集款办学校，本来是为的辅助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辅仁的创办，尤其是本着这个意思。经营多年，已有规模，绝不忍见其毁于一旦，不论为了什么原因。

现在很幸运，中央人民政府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与《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都颁布了，辅仁当然应当遵照办理。

至于经费一节，我已给教会当局打电报去，请求从长商议。相信在一切校务重新纳入正规之后，是不会再有什么重大问题的。此致敬礼！驻教教会代表芮歌尼鞠躬。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七)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往函

芮歌尼司铎：

接到你九月六日的信，知道你们没有不办辅仁的意思，并且对中央人

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表示当然遵照办理，这是对的。我已报告教育部了。现在还想问明两点：

一，来信没有提到不续聘五位教员的话，是否已经撤消了这项要求？

二，来信有校务重新纳入正轨的话，是否就指遵照政府新颁的法令办理，抑或别有所指？

这两点，希望你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此致敬礼！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八）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三日，来函〔1〕

校长先生：

您九月十二日的来信收到了。前函所谈关于辅仁基本方针，悉已认为正确，并已代为报部，甚感忻慰。所谓重新纳入正轨，自指依据部颁私立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改组校董会，重行立案，以次革新校务而言。一俟走上新的正轨之后，彼此和谐相处，人人格遵《共同纲领》，不作题外攻讦，不论学校经费与教员聘任，当都可再无问题。特再简明奉覆，即希察照为幸。此致敬礼！芮歌尼（盖章）。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三日。

〔1〕 芮歌尼于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九月十九日还先后两次致信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教育部马叙伦部长于九月二十五日邀致芮歌尼到部并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中国政府关于外国人在华办学、教会学校中宗教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解决辅仁大学问题的方针与办法。九月二十六日芮歌尼将马叙伦部长的书面谈话致电“教会最高首长”，九月二十八日接到回电：“根据九月廿六日来电的条件，补助费决定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教会坚持决定，即使你和全体神甫都要求重新考虑的话。卡盆勃”。九月三十日，教育部收到芮歌尼代表天主教会的正式答复，于是报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十月十二日明令将辅仁大学接收自办，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垣为校长，负责主持校务。

天津中学教师

(一)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往函

同志们：

来示敬悉。《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系我三十五年前旧作。根据历史所载，武州山的石窟寺，不止一所，相连一带，依山凿成，都叫作“石窟寺”。后人修了一所，改名“石佛寺”，不究根源，不考历史，故说他是“陋”。这是我当时的看法，其实改称石佛寺，有何不可。你们教课这样负责认真，真不愧人民教师。谨致

敬礼！ 陈垣。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

[底稿]

包 贲^{〔1〕}

（一）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

夙聆名高，无缘请益，殊为怅惘。顷有言者：隋诗人寒山子，形则似僧似道，总归于儒；诗则亦雅亦俗，旨在牖民。诗教诗法，皆臻上乘，厕于并时作者之林，实未易如王卢之可分前后。但其埋名隐姓，使后之学者，难竟知人论世之委，殊可慨也。贲不揣庸陋，妄为论次，欲拭刷尘翳，以见古德之真形，故有《寒山子事迹》之作也。然闭门造车，来敢自信，蠡瓠测海，何能周尽，乡无子云，谁决其疑？猥以先生学林渊藪，小大兼备，是非真假，须经莹拂而后定。特将拙作奉鉴著席，恳为诂正，倘能由此以决学人累世咻呶之讼，明诗人事迹千载之下，则虽分宝晷，谅在不惜。素未识韩，而敢冒渎者，乃以学术无亲疏，休文钟情于刘勰；片善之必录，欧公不距于三苏。不材如贲，固不敢拟于刘苏，而大雅扶苏，实有过于沈欧诸公矣。心殷求教，幸勿屏弃。敬颂著安！末学包贲叩上。五、二七。

（二）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往函

仲修先生：

夏间入蜀，参加土改工作，最近还京，得接五月廿七日书，并大作《寒山子事迹考》，略读一过，其说可以成立，具见读书得间，至佩至

〔1〕 包贲（1898—1955）：字仲修，浙江三门人。中国公学文史系毕业，曾任浙江通志馆分纂。当时为宁波市第三中学教员。

佩。今谨将原件寄还，另寄上解放前拙作八种，请不吝批判为幸，能惠我《默庵集》一部尤感。关于寒山子年代，清代目录家自《四库提要》以下均置诸初唐，诚如尊论，则志南三隐集记为不足信矣，因记中说赵州、泐山曾与寒山对话，赵州、泐山皆晚唐人，何能与寒山对话。但赵州见寒山拾得，出《古尊宿语录》十四，泐山遇寒山拾得，出《宋高僧传》十一，殆皆寓言，后人当作实事耶？匆匆奉复，并致敬礼。一九五一、十月十八日。

〔原稿〕

（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十月十八日惠示暨尊著八种统拜收，谢谢！《寒山事迹》得先生具眼，不可谓千载无人知者矣。志南之记，大率本之闾邱，其所增益者，类取自赵州语录。语录关联寒山事有二：一为丰干至五台；一为赵州至天台。此等事似皆不能证其同时，而且可证其为先后之人。高僧如赵州，丰干至五台未与相见，而赵州却传其事，则彼之后于丰干可知矣。语录多系山居师弟问答之词，忽云到天台山，殊属支离突兀，此节在两卷书中，实先后不贯，最难安贴。观寒山子诗，于佛则敬，于僧则咒，如真眼见赵州，岂集中毫无跣足之声邪？大凡论其人其事，最好本之其集，虽难尽得，亦可庶几而少违戾。语录等书，玄觉固能动人，征信则微嫌不足。有当与否？还请高明裁之。敬读大著，获益良多。道忞和尚所居广润（见《僧诤记》页42），在今三门县。光绪《宁海县志》并无一字提及，想以文献无征故也。赉偶钞得广润寺志，曾于三门县志为之立传，今见先生之书，自感语焉不详，实为惭恧！胡梅磬、方逊志皆赉邑人。晚清之季，邑令以逊志斋版片留于黄岩，宁海拟为重刊。同乡章一山（楫）先生以在宁在黄，无分彼此，如邑人有心乡贤，可取梅磬《通鉴注》刻之，乃多一流传，功不在刻方集之下（见《一山文存》）。一翁之言，为利甚溥，惜于寢息，终未成事，后之读《一山文存》者，于此必致遗憾！先生于梅磬代远地修，竟为钩深曲尽，表微阐幽，真所谓千里同风，有德有邻也。邑有明达，当表无既之感，后或有议，敢尚可舍其鉴注而应雕《表微》以著显也。《史讳》、

《校例》，方便来学殊多，佛道之考，得非李龙眠画罗汉之意乎？先生著述宏富，贲希望更有所益，情之所至，不自觉其褻褻，幸乞鉴原。《辅仁学志》五卷有吕留良事，甚愿一览，道忒等集，恳为借阅，当不敢损。盼同见惠，至感至望。《默龠集》另包邮奉，请查收，敬颂长寿！后学包贲敬叩。十一、十九。

（四）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往函

仲修先生：

据本校图书馆人说，足下想买我所著的书。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现正深自懊悔。足下乃想花钱买这些书，大可不必，今除去绝版者外，特检寄数种，能不客气的批判，幸甚。此祝健康。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二日。

计开：

《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册；《元典章校补》五册；《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册；《释氏疑年录》（附通检）五册。共四种十三册。

〔原稿〕

（五）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

一月廿二日信暨大著四种统收到。感谢感谢！华夷同化，史家都这么说着，而有系统的专著，要以《华化考》为创作。夷人华化，信不止表面的衣冠文物，而其内心确有同然的了。泰不华和民族思想极浓厚的王冕做朋友，正可见得一斑。《释氏疑年》和《佛学辞典》是内学重要的工具书，较一班高谈理性禅慧令人摸捉不着要切实得多。我用《元典章校补》和《释例》对读，校出一百多条不尽相同的地方。这样两部正误传误一字一笔都须合于客观标准的大书，是最费脑力易犯误差的，以长沙叶氏的学力专到，其所校《元秘史》错误累累，反观二大书的小小几点不相同是难或免的，且或书本无错我却看错，这也难自保证其必无的。附校表一份，乞见教。乡间无书籍购借，浅陋得可笑。尊恙脱体了吗？鱼肝油治眼病颇灵，野夫贡曝，又一可笑！前在报上读过自我批评的指示，今教将铺人民

需要的大道，足见掌握时字较人深切。学人伟绩，原重指导，盼望大道早日完成，该我们有坦途可走，省了许多东撞西碰之苦，真是功德无量。虔祝长寿！包赉叩上。三、七夜。

(六)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信早收到。鄙谬之意，蒙采取二十九条，足见胸怀若谷，不捐细流，至敬至佩！顷从报端见贵校与北师大调整，当属实在，以先生之学问人格，国家必照样仰仗，完成当前偌大之事业。忝在爰末，甚欲有所闻悉，愿不吝赐教为企盼。敬祝康健！后学包赉叩上。六、十九。

附俚辞一首，乞教正：

见蹄知虎迹，拾芥判松精。一代陈夫子，书来甬署名。

贵校有储皖峰^{〔1〕}先生，现在何处，便请附闻。

(七)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往函

仲修先生：

承问各大学调整事，正在进行，暑假后当可实现。储君皖峰逝世久矣，今年二月六日系储君逝世十周年，所谓墓木已拱了。日前来示，举出《元典章校补释例》错漏一百廿九条，至佩至感。但《元典章校补释例》系为校勘学所作，不是为《元典章》校补而作，特借沈刻《元典章》的错误来说明校勘学的法则，故又名《校勘学释例》。他所根据都系直接取自沈刻《元典章》，不是取自《元典章校补》。且《校补》出版在前，《释例》出版在后。《校补》有漏校者，往往在《释例》中举出以弥其憾。因此以《校补》的札记来与《释例》对勘，不如以沈刻《元典章》来与《释例》对勘，更为吻合。此外《释例》卷六又有“不校”三例，因此未校者甚多，不止百廿九条而已。专此，并致敬礼。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二日。

〔1〕 援庵批：“储一九四二、二、六卒”。

附：元典章校补释例刻本勘误

承示《元典章校补释例》错误一百廿九条，其中确实错误必需改正者三十一条，特为勘误表如下：

叶	行	正 误
十	二	十二行 十三行
十三	背四	礼三 礼二
十六	十二	二十五字 二十二字
二十	背一	七九 吏七八
廿三	背九	刑十二 十三
廿五	二	吏三 礼三
廿九	一	转患 转添
	四	刑八 十九
卅一	背七	肾囊 囊肾
卅三	四	吏二 十三
	十二	兵 新刑
卅四	十二	户八 四九 四八
卅七	背十一	户八 四六 四五
	背十二	户八 四七 四六
四十	八	兵三 四五 四四

四二	一	刑十五 ^{五一} _{三一}
	六	忙各歹 忙古歹
四三	十一	刑八 ^{十三} _{十一}
四四	背六	兵十九 刑十九
五十	背十	兵十 户十
五一	背三	刑十五 ^{十四} _{四四}
	背五	刑十九 ^{五五} _{四五}
五二	背六	台纲 ^{十二} _{十一}
五三	背十	礼三 ^{廿一} _{二十}
五七	八	吏八 户八
五八	九	吏四 ^六 _五
	背四	台纲 ^十 _{十一}
六十	背七	诏令 ^三 _二
六九	背二	六字衍 十字衍
七一	十二	吏三 ^{十一} _二
	背十二	刑十四 ^六 _五

(八)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先生：

去岁天台邮奉一函，即延存问，乞恕疏懒。近写贾似道短文，未敢自是。尝以考昔人事迹，譬执远镜探星，形可粗见，象难纯明。人异其说，

理类由斯。然器良者近真，艺精者说贯。先生为世宗师，敢奉绳愆。犹忆大著以胡三省、王应麟居鄞不谋，未省其原。鄙浅谬揣，胡三省心眼中的贾似道本末，未必如《宋史》之横决，而王应麟言行或有如谢太后之痛心，李庸之议正为此辈而发。是邪非邪？质之高明。仰指舛误，当再寻思。谨致敬礼！包賚叩上。十二、十三〔1〕。

阅后请寄回。

（九）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往函

十二月十三日来信，并贾似道文收到，少有馀暇，当试读一遍，再行奉复。兹有请者，因经年通信，未识生平，深以为憾，请将自传或履历（尤其是年岁、学历及曾任职务）之款赐示一分，以为知人论事之助，至感。

〔信稿摘录〕

（一〇）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一月三日信收到。嘱寄自传或履历，顿起愧感。屡恳改正文字，自应先通名籍，第以拙才谫浅，无当齿牙馀论，故不繁及。承蒙垂询，未容延懒，特具概略，聊备他日按省相应耳。肃复，虔颂长寿！包賚上。一九五四、一、八。

姓名：包賚，浙江三门人，清光绪戊戌生。民国十七年吴淞中国公学文科文史系毕业。在中等学校教书近二十年，浙江通志馆分纂，三门县志馆总纂。著有《先秦史述》、《晋史述》、《史通校臈》、《刘知几年谱》、《曾子固年谱》、《老子学》、《墨子识小》等稿，又有《吕留良年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冕事迹考证》（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都不好。

奉赠明贫士屠隆草书立轴一幅，另邮寄递，乞晒赏。

（一一）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往函

仲修先生史席：

住医院百馀日，今始能敬读大著《贾似道二三事》论文一过。子贡

〔1〕 援庵批：“一九五三”。

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为奸臣辩护，殊非易事，足下独为其难，至佩勇敢。惟据青词一语，即信其忠，则汪精卫辈，何尝不自称爱国。又谓世俗文人都以贾似道有万恶而无一善，则《癸辛杂识》后集贾相制外戚、抑北司等条又何尝不说贾似道好话。大著词气之间，参以感情，遂不免抑扬太过。今且不谈本事，而谈行文的末节，可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立以前，各少数民族相争之事常有，自《共同纲领》制定民族政策后，我们讲历史的，对于古代民族相争之事，要很谨慎的来处理。大著第一、第四章说宋元交战之事，“蒙古”二字，凡四十见，大为刺目。蒙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之一，我们要说宋元交战之事，尽可说“宋人”、“元人”，何必一定要说蒙古？在编年之书如《宋元通鉴》、《续通鉴》等于宋未亡前用宋纪元，所以他引《元史》时，常常将元帝称为“蒙古主”，以别于宋帝，是可以的。在我们今日，则说蒙古人侵宋，何如说元人侵宋，说蒙古围襄阳，何如说元兵围襄阳。兹将大著中所有“蒙古”二字一律易作元朝或元人，未知尊意以为如何？且大著中有一处用“蒙古佬”三字，更欠严肃。又有一处“金人、蒙古人”并称，也欠妥。

凡引书当引原始之书，如原始之书已佚，或十分难找，始可引后人转引之书。大著第一章援鄂事引《续通鉴》而不引《元史》，不知此段即出于《元史·赵璧传》。忽必烈与廉希宪谈旧事，引《续通鉴》而不引《元史》，不知此段即出于《元史·廉希宪传》。廉希宪传原文“帝曰”二字，《续通鉴》改为“蒙古主曰”，大著亦照《续通鉴》改为“蒙古主曰”，大可不必。又如张晏然所奏，大著引《续通鉴》在宋军大溃之后，认为“贾江上兵败后，才由汉奸口中说出订约”，但原文见《元史》八《世祖纪》，在宋军大溃之前，其语且为元世祖所追述，其在前更可知，然则大著所据，岂不是落空了吗？

毕沅《续通鉴》成于幕僚之手，本非精湛之书，《书目答问》推之，实为过当。关于宋元史事，吾人用他作参考，未尝不可，至于引证，则原书具在，我们应引原书，不应根据《续通鉴》。除非他的议论或他的考证有用，如《续通鉴》一七五开庆元年条的考异，可以与大著相参证。其他史

事的记载，均应引原书。况《续通鉴》于《元史》译名用乾隆改译本，如大著第一章所引阿勒达尔、额埒布格，呼必贲等名，皆乾隆时改译，令读者多增一重障碍，贻误后人不浅。

大著第二章引《清续通考》曹彦约、李鸣复之说，清人的《续通考》何能直接记载宋朝人之奏疏，必另有所根据。但《清续通考》之前，这两人之说曾见引于王圻《续通考》卷卅四，王圻是明朝末人，也何能直接记载宋人之奏疏，也必另有所本。曹彦约有文集名《昌谷集》，已佚，清乾隆修四库书时，曾由《永乐大典》辑出为二十二卷，亦未收此疏。然则《清续通考》此奏从何来？谓他采自王圻《续通考》，则王圻《续通考》又从何来？今考此二人之奏，实见明永乐间所编的《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及二七三两卷。明初宋元人著作存者尚多，故《历代名臣奏议》能采及之。但此书卷帙浩繁，共三五〇卷，且原刻本流传亦少，如果边远无书，只可由王圻《续通考》或《清续通考》转引罢了。

凡引自己认为重要之说，如果其人不甚著名，则当先考究其人一下。来信特推重李镛之说，大著第三章也引《续通鉴》李镛之言，李镛之名，章中凡数见。但李镛究是何人，原来不是李镛而是季镛，处州龙泉人，金华何基弟子，《宋元学案》列北山四先生学案中。《续通鉴》所引见《宋史》一七三食货志，据百衲本《宋史》原作季镛。王圻《续通考》卷一亦作季镛。惟薛应旂《宋元通鉴》一二二误作李镛。《续通鉴》据误本《宋史》或承袭《宋元通鉴》之误，不加考察，也作李镛。大著又过信《续通鉴》，遂大上毕府幕僚之当。又文中“纽折”二字，《续通鉴》误为细折。纽折系宋人赋税中常用之语。如果先将季镛略历及各书一查，当不致有此错误。

又大著稿中，时有误字或误标，如兀良哈得，得应作斛，赖高达，赖字非姓等等，请注意改正。

又文中第二章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一段议论。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宋朝是封建社会，那里能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应仔细参考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后，加以改正。

以上所举，系病中拉杂写出，无补高深，有负殷殷垂问之意，尚乞恕其愚直。兹将原稿随函寄还。并祝健康。陈垣。一九五四年清明前一日。

再者，一月八日来略历并照片敬悉，但略历中未述及现任职务，是教员抑是校长，担任何年级何种课程，能详示更感。至于屠赤水立轴，有关乡邦文献，至可珍贵，留观数月，已感眼福不浅，今谨另邮璧还，收到幸复。

〔原稿〕

（一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

信和拙稿统收到。来信是一张很好方案，病源、药剂、疗治方法，都仔细綦详，至佩！至感！满身疥癣，虽抓出鲜血淋漓，何敢呼痛，正须挖破疮痂，让其遍体糜烂，方可通散药性，以瘳厥病。肤受反应，亦因告知，使来日换方再砭，更切肌理。然身边无宋、元等史（所以用《续鉴》、《续通考》者，手头只此十一通，偶引宋、元史一二处，乃在他处一翻，似有矜色，未便借携）。拟俟返舍，再为按索，使应不虚。值尊躬违和之中，不遗僻远寒陋，为之劳瘁条达，与善之怀，益令体感无既。春风畅和，未知复原否邪？至念！敬祝长寿！末学包贲叩上。四、一二。

立轴特赠留念，乞晒纳。先生惠我良多，愿察其区区未尽之忧。近在此间初中秋一年级任中国古史，每周十五小时，无他兼务。即此附白。前搜有贾秋壑鳞爪数千字，唯恐多劳，故留不寄。又白。

（一三）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

十二日奉上一函，请存赤水书留念，十四日邮局递到立轴。有如女子归宁，不觉又喜又忧，只好暂代保存。恐在廛注，特简以闻。敬颂长寿！后学包贲叩。四、二六。

（一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为拙作指出许多差误，得益很多。近由舍间寄到《元史》，略为检查，觉得所指各点，有应即为改正的，有可以改可以不改的，也有还需商量的。

应即为改正的，如“李镛”应为“季镛”，“赖高达”应为“赖高达”〔1〕。有可以改可以不改的，如“蒙古人”改为“元人”。蒙古为种族通称名词，犹如说中国人、日本人，原极寻常，不含等夷，若改“元人”，恐读者联想到《春秋》“称公”“称人”那些尊贱褒贬上去，反误会了作者本意，成为“郢书燕说”，岂不益发不好。并且蒙古称“元”，起自度宗七年（一二七一），“襄阳之围”，事在称元之前。人未称元，我却称之为元，这未免犯了“预言”的毛病。因此，即须要改，亦祇可改一二七一年以后各文，不宜并以前都将他改了，这样方可免侵后之讥。未识是否？有还需要商量的，如张晏然为宋主乞命上书，究竟在“江上之败”以前，还是在后。前史早已搀乱模糊，搅不清楚，故《元史》置之于前，《续通鉴》又移之于后，并未为说明，可知前人已在依书依理，各求所安，难以明辨。今又后《续通鉴》百六十年，欲望清同列眉，谈何容易。祇就史文，为之缕析，验之前后事实，度以情理，求其近似而已。《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年云：“二月，庚申。遣塔布岱、鄂啰召鄂汉降臣张晏然，赴阙，仍谕之曰：……比卿奏上，已遣巴延按兵不进；仍遣兵部尚书廉希贤持书往使。果能悔过来附，既往之愆，朕复何究……。”这段史文提供了三点资料：一、召张晏然赴阙是二月庚申日（十九日）；二、在庚申日前已遣巴延按兵不进；三、仍遣廉希贤持书使宋。廉希贤使宋事见本传与《巴延传》。《巴延传》云：“三月，丙子（初五日），国信使廉希贤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即分驻建康、镇江等处），毋得妄有侵略（禁将士抢劫）。希贤与严忠范等奉命使宋。……丙戌（十五日），至独松关，果为宋人所杀。”这是廉希贤持书使宋的事情。按襄阳失守后，元人大举侵宋事，以巴延、阿珠二传记载得最详细。在这段时间中，“按兵不进”有二次，一次在至元十二年正月，见《阿珠传》，一次在同年四月乙丑（二十四日）。这些都明白记载在二传中，但并没有见到三月时有按兵不进的记载，这是要令人奇怪的。我以为《元世祖本纪》十二年二月庚申这一段史料是具有综合性的（史有故置

〔1〕 此处两个赖高达，原件采用旧式人名线符号，将前一个赖高达三字，全部标在人名线内，后一个赖高达，则改为只将高达二字标入人名线内，显系接受援庵意见，改正原标之误。

于此、故附于此，今连书之等例)。碰到这种地方，骤然看下好似一时一事，但经仔细分析，才觉得中间的时间事情都不简单，二月庚申的记载就是“附于此”、“连书之”的一种。这段史实将他分析开来，知道有两个各自相近的时间，每个相近时间都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相近时间是二月十九日庚申，这时有派廉希贤持书使宋，又有派塔布岱至鄂召张晏然赴阙；第二个相近时间大概是三月底或四月初（根据吕文焕自襄阳到燕京计十九日，则塔布岱到鄂，再张晏然到燕，约在这时），这时有派员令巴延按兵不进，又有张晏然的人见，奏上“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赵氏乏祀”等话。这样将他分析开来，再对照各有关史实看他是否能逐件相合。一、廉希贤事是相合的，已见上边。二、塔布岱、张晏然途中时日有吕文焕行程作比，这也相合。三、贾似道“江上之败”正在塔布岱由燕京动身的时候（江上之败，《续通志》帝系纪作庚申，《元史·世祖本纪》作辛酉，《巴延传》作壬戌），等张晏然人见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时元兵已分布在建康，镇江一带，临安受到严重的威胁，故张晏然作“两害相权”的想头，宁可把罪推到贾似道的身上，来替宋主请命。这是对症下药，近于情理的，设若在江上未败以前说出，那时宋的主力尚存，连忽必烈都还没有把握，张晏然怎可讲这种迂远不切实际的话。四、张晏然人见时，忽必烈告诉他已遭巴延按兵不进，《巴延传》说四月乙丑（二十四日）接到这个诏命，时间史实又皆相合（这点也可证第三点假设的不错）。按《元史》本于《十三朝实录》（除顺帝），《实录》当本《起居注》（至元五年设）。照此推测，《起居注》当以二月庚申为召张晏然事，三月底或四月初为张晏然人见事。大概编《实录》时已将他综合连书在一起了，修《元史》时匆匆忙忙，无暇细辨，只是照抄下来，致使后人迷糊不清，成一历史公案。惟有执其枢纽，查各片面，分析还原，断之以理，差可见其本来面目的情状。钱大昕说毕沅《续通鉴》博稽群书，凡四易稿而成，可知他辛苦用功夫了。但对于此事尚不能扣准时日，益知著述困难，大非按图制器所可比拟。但他能根据情理轨则使前后有序（在他或确有根据），较之《元史》因人成事钞撮完篇，似要进步。前日用第二手之书，今又仅凭《元史》，实觉不够，所以有见即说者，正如某君所云想由批评得到进步。梁任公以懂得八九分便发表，王静安于《书》只解四五成。真的，广大的学问都要等到十全才说，

恐世界的书大半可垫鞋底，不少嘴巴可挂板壁。因此不敢自矜，更不敢掩饰，惟望多摘瑕疵，使可磨洗，岂不胜抱病讳医。敬祝康健！后学包贲叩上。六、十九。

（一五）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三日，往函

仲修先生：

七月四日书谅已收到，久未得复为念。前书所论者凡三点：一、一二七二年以前，蒙古可以称元，想已释然。二、乾隆改本《元史》不可用，恐仍未了解。三、毕《续通鉴》非佳书，足下更不心服，故引钱先生之言为重。钱说出所为毕墓志，自是客气之言，今特抄寄珂乡先达谭复堂、李越缦两家日记各一则，可以帮助足下了解二三两点，幸垂察。并祝健康。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三日。

〔原稿〕

（一六）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往函

七月廿三日来信并说帖^{〔1〕}收到。兹将说帖挂号寄回。此等说帖关系人民利益，如能将闲话略去，又不能明白的句子改为明显一点，由作者直接寄呈，较为妥当。

〔信稿摘录，下同〕

（一七）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章湘来函

援庵先生：

亡夫包贲，不幸因患肝癌，曾经宁波各医院诊治月馀，群医束手，已于十月二十日与世长辞。

亡夫性耽史学，嗜书如命。徒以幼失怙恃，长丧手足，家道中落，旅食四方，未能潜心学殖。仅以课馀之暇，从事撰述，历时久而成绩微，其已出版问世者，厥唯《吕留良年谱》及《王冕事迹考证》耳！其余《先秦史》及《晋史讲话》等，均尚非成熟之作。先生博学群书，素为亡夫所景

〔1〕 说帖指包贲关于兴筑塘田致毛泽东主席的建议。

仰，忆其生前频频请益，而蒙先生殷殷赐教，邮鸿往返，湘亦间尝寓目，但未窥得全豹，究竟有那些文稿寄请斧正？对于此等文稿评价如何？又《贾似道二三事》一文有无发表价值？如有发表价值，则可否乞先生特为介绍？均请不鄙一一示覆。有渎清神，尚乞鉴谅为禱。谨致敬礼！ 章湘顿首。十一月六日。

(一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往函

本年八月一日曾复仲修一书，音信即断，今接你十一月六日来信，惊悉仲修已作古人，可惜，可惜。仲修与我，素未谋面，又无人介绍，数年前，忽尔来书，并论文一篇请教，以其笃学，当即去书夸奖，自后年一来书，我皆尽所知以对，间有不客气处，仲修自信力甚强，遂使我有失言之感。承询他所著论文，有可发表者否。我不甚记得，因来文都是随信寄回，所有意见，均在去信中说明，如能找出一看，便知明白。似此劬学之人，若早得一二直谅之友，相与切磋，成就当不止此。

〔1〕 此为复包赉夫人章湘函。

马叙伦^{〔1〕}

（一）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往函

马部长：

去年十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辅仁大学，我们定这天为新辅仁的校庆，今天正是接办一周年。这一年来，在部长领导之下，我们学校比从前已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全校师生员工继续和帝国主义分子展开激烈斗争，已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定于十月十四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在本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并有校友返校参加。现在我代表全体师生员工恭请部长届时来校对大家讲话，希望你答应这个要求！此致
敬礼！ 陈垣。十月十二日。

〔信稿〕

〔1〕 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浙江杭州人。时为教育部长。

葛砥石^{〔1〕}

（一）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往函

砥石同学：

十日来信收到。记得你系一个好学生，现在国家正当建设，样样需材，不怕无事可做，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必需改造。

来信说决心求深造，我以为不如决心求改造。北京革大最近不招生，未知华东有同样学校否？

来信称我做老师，且引用我的旧话，令我十分惭愧。我现在是小学生，不敢当老师了。我从前所说的话，是解放前陈垣的话，现在不一定是这样说了。你们应该从新学习，从头学起，不要留恋旧的。专复，即祝进步！陈垣病眼中。一九五二、一、廿六。

〔原稿〕

〔1〕 葛砥石：辅仁大学国文系一九四四年毕业生。

胡炳贺^{〔1〕}

（一）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往函

胡炳贺同志：

接你三月十五日信，谢谢你。因为我有一册胡金竹先生草书《千字文》墨迹，二十多年前曾影印行世。但这本《千字文》题乾隆丁未人日书，丁未系乾隆五十二年，据《新会县志》、《广东通志》都载先生卒年七十四，但未载他卒于何年。志又载雍正四年广东学政惠士奇荐先生，称先生年已衰老。假定雍正四年六十岁，到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已是一百二十多岁，与卒年七十四的说法不符。因此想知道先生何年卒，或何年生，以解决此本《千字文》是写错还是伪造^{〔2〕}。承你费神查过祠中及家内主位，都没有记载，未知家谱有记载否？如果他卒于番禺，直属子孙皆不在新会，就更难查了。现在我找先生所著《鸿桷堂集》同治间广州刻本，或有资料可以解决此问题，谨先谢谢你。另附上影印《千字文》二本，乞查收。此致敬礼。

胡金竹先生遗像我也有照片。

〔原稿〕

〔1〕 胡炳贺：胡方（金竹）后人。

〔2〕 援庵一九六三年作《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证明“此帖之伪无疑”。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往函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同志：

五月廿八日来一〇六七号函，敬悉。谨答复如左：

一、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概要》初稿说：“自周平东迁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中国史上的春秋（前七二二到前四八一）战国（前四八〇到前二二一）时代。”此语并不误。

二、《辞海》说：“战国时代，系自周威烈王廿三年（前四〇三）起。”盖误以司马光《通鉴》起始之年为战国开始之年，其说不足据。

三、普通所谓“战国”，即接春秋之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终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前四七七），《六国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前四七六），其意即以战国接春秋后。

四、来函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时代”，此语也不误。但因为东周亡了，六国还有好些年才亡，所以《中国历史概要》标题称这时代为春秋战国时代，不称东周时代，甚有分寸。

愚见如此，是否有当，请指正。陈垣。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

〔原稿〕

白寿彝^{〔1〕}

（一）一九五三年四月六日，往函

寿彝仁弟：

《史学》创刊号《介绍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新书》^{〔2〕}说：“《中国近代史》说：‘第八世纪回纥（唐时住新疆吐鲁番一带），奉摩尼为国教。’此处恐有一点误会，第八世纪回纥犹在中国北部，其时吐鲁番名高昌，统治者为魏氏，信佛教，尚未改奉摩尼”云云。

据我所知道的，《中国近代史》此处所说未为误，《史学》的批评反误了，魏氏统治高昌亡于唐贞观十四年（西六四〇），具见两《唐书》和《通鉴》，第八世纪回纥助唐平内乱时，魏氏亡国已百几年了，《史学》根据什么说的，这样批评，不甚妥当，应否更正请酌。此致敬礼。陈垣。四月六日。

〔原稿〕

〔1〕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历史学家。一九三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并主编《光明日报》《史学》副刊。

〔2〕 此文署名方回，事后始知为向达笔名。《史学》第二期发表了方回的更正。

陈伯君^{〔1〕}

（一）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往函

伯君先生：

欧洲向用罗马帝儒略历，一五八二年教王格勒哥里改历，以是年十月五日为十五日，中间销去十日。并定逢百之年不闰，逢四百年仍闰，是为格勒哥里历。欧洲各国先后采用，称为新历，俄国十月革命前，仍用儒略旧历。

千七百年及八百年、九百年，旧历闰，新历不闰。闰者二月廿九日，不闰者二月廿八日。一八七〇年俄历四月十日列宁生，是时新旧历相差十二日，故列宁生日在新历四月廿二日。

一九一七年俄历十月廿五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改用世界公历，是时新旧历相差十三日，故苏联革命纪念日在新历十一月七日。

联共党史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以前用旧历，十月廿六日以后用新历。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三日。

〔原稿〕

〔1〕 陈伯君（1895—1969）：原名绍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当时在教育部研究室工作。

袁洪铭^{〔1〕}

（一）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久仰山斗，未得修谒，耿切之情，与时俱积！铭曩年避地香岛，橐笔为活，获与江东名诗人杨云史先生过从甚密，对于艺文一道，夙闻绪论。事变后，踉跄归里，伏处篁溪，杜门却扫，日唯征文考献，聊以见志。暨夫倭寇屈膝，国土重光，铭为维持生活，乃应友人之邀，从事乡村教育，五载以还，成绩颇著，甚得当地人士之赞许，私衷颇以为慰！解放后，以脑疾复发，迫得辞职休养，三年以来，仰屋穷愁，生活至窘，故拟将所藏文物如张铁桥墨鹰、梁小舟八言楹帖、屈翁山行书册页、胡金竹草书直轴、戴醇士八言楹帖、陈兰甫八言楹帖、梁节庵手札、康南海写诗手卷等出沽与人，以资易米。在此贫病侵寻之中，虽欲抱残守缺，用偿吾愿者，亦为环境所不许，文人潦倒如斯，至堪浩叹！素仰我公扶掖后进，至具热忱，倘承俯赐矜怜，敬乞代为介绍于当道，承购此批字画，以免落于市侩之手，事关保存乡邦文献，谅我公必具同情也！附呈拙诗《秋夜独坐》二首，敬请郢政，如承雪和，用志文字因缘者，尤所感禱！我公著作等身，一代宗匠，史学湛深，尤为士林所称许！甚盼惠贻大著，俾资领益，实深感幸！兹夹奉宣纸一小幅，伏恳赐书寒斋“问花庵”榜额（请题上下款），以应装池悬挂，用愜仰止之忱。冒昧之处，仍乞恕之！专肃奉恳，即请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

〔1〕 袁洪铭（1909—1991）：广东东莞人。广东文史馆员。

贵校所出版文史刊物，敬请检赠，俾资参考为感！又及。

秋夜独坐二首

山城如斗屋如船，秋意撩人总黯然。风急乱萤低度水，夜深孤雁远横天。宋台置酒思高会（九龙有宋皇台，余曩年尝与江东名诗人杨云史先生雅集于此），邵里吟秋感昔年（余存篁溪秋唱图卷，篁溪一名邵里，即南宋邵廷珩故里也）。今日重寻真一梦，清灯寒杵伴无眠！

积卷如堆懒拂尘，闭门孤坐动经旬。河山暗换风前鬓，城市空羁物外身。殷浩多情甘作我，梁鸿生性不因人。新寒旧热循环事，风雨高歌若有神！

录呈援庵先生郢政并乞雪和。乡晚生袁洪铭未定稿。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

〔原件〕

（二）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久仰山斗，未得修谒，耿耿之情，与时俱积。前年曾邮奉一函，并宣纸一幅，乞法书寒斋“问花庵”榜额，谅邀察核。迄今事隔两稔，仍未承赐答，愧赧之状，匪言可喻！铭一介书生，行能无似。曩年避地香岛，橐笔为活，获与江东名诗人杨云史先生过从甚密，对于艺文一道，夙闻绪论。事变后，踉跄归里，伏处篁溪，杜门却扫，日唯征文考献，聊以见志。故十馀年来，以节衣缩食之资，搜藏乡邦文物，为数不鲜！比年脑疾复发，赋闲家居，仰屋兴嗟，生活至窘，虽忍饥耐寒，亦不愿尽沽所藏，以资易米。文人潦倒如此，而结习又如彼，言之至深浩叹也！我公道德文章，一代宗匠，扶掖后进，尤具热忱。用敢不揣冒昧，奉书左右，聊表拳拳之意！敬乞俯赐矜怜，折节下交，时惠教言，俾有遵循，曷胜感禱！（铭纯是一个非党的文化工作者，于任何政治活动绝不参加，决非如胡风之流，假借文化人之幌子，图谋异志！）铭藏有陈庆笙（树镛）先生所剪裁肄业菊坡精舍时陈兰甫先生批文评语一册，为中山黄妃香故物。卷中有汪憬吾、莘伯两先生跋文，是不可多得之乡邦文献。我公与陈庆笙先生甚有渊源，曾搜刊其遗札。基此情况，敢请惠赐题词或跋语，早日交邮寄下，俾

得加插装池，以垂永久。事关保存乡邦文献，谅我公必具同情，而赐予俯允也！

大著各种，暨北京所出版关于历史、文物、文学、艺术之刊物，甚盼随时检赠，俾作精神食粮。盖铭目前失业家居，生活日窘，实无余力备资购读。此中苦衷，当蒙鉴原也！至民国廿四年北平市政府所编印《旧都文物略》一书，敬请在北京冷摊上代为搜购一部，统费若干？容当归赵不误！铭藏有徐悲鸿画家翎毛两幅，拟以人民券五拾元出沽与人，以维生活。如北京方面有人收购者，伏祈鼎力介绍为感！倘我公喜欢徐悲鸿大画师之作品，请为示知，铭自当奉赠一帧，聊作缟带也。专肃，即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

寒斋藏有康南海写诗手卷，拟以人民券伍拾元出沽，以资易米（因藏有多件，否则，亦不愿割爱也）。敬乞代为介绍是感！此上援庵先生。后学袁洪铭再拜。

铭最近在仰屋穷愁之际，竟以人民券拾元购得陈兰甫先生八言篆书联乙对（写天发神讖碑，甚为精彩，是其晚年之作也），什袭珍藏，视如拱璧。其酷爱乡邦文物如此，殊令人可笑亦可怜矣！

〔原件〕

（三）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钧鉴：

叠奉芜函及拙诗，谅登记室，未承教答，悚皇莫安！铭一介书生，行能无似（今年四十七），惟以性耽文学，甚喜搜藏乡邦文物，以资参考。去年十月，承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统战部委派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暂留原籍研究，每月津贴生活费六十元。仰见党和政府如此关怀知识分子，至深感佩！自当竭尽棉薄，致力乡邦文献之探讨，以期有所贡献。我公道德学问，海内宗匠，尤为吾粤之鲁灵光殿。用敢不揣谫陋，再三奉书左右，聊致拳拳之意。敬乞不遗在远，时赐训诲，俾免陨越，毋任感禱！铭最近动手编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一书，以公于世。邛架中如有关于此类材料，甚盼惠寄，俾资采用。事关阐扬耆旧，谅我公必具同情，而

赐予助力也。

大著多否？亟望惠读，以启茅塞！寒斋藏有陈兰甫、陈古樵手札多册，爱如拱璧，如在可能范围，敬请惠赐题跋，幸何如之！附呈拙诗二首，伏祈郢政。专肃布臆，即请道安！竚盼明教。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

奉和罗翼群先生《辛亥革命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上有作》一首

卅五韶华转瞬过，抚今追昔感如何？黄花溅泪怀先烈，白雁横天发浩歌。缔造艰难应共念，发扬光大莫蹉跎。中山早定三奇策，马列精神借鉴多！

为友人题耐峰上人画菊一首

穆之去后岂无人？（张穆之为明代广东名画家，耐峰上人即其入室弟子，工画菊。）落落高怀一秃僧，最是西风帘卷日，描来瘦影倍传神。

拙作录呈援庵先生削政。乡后学袁洪铭未完稿。

再者：黄晦闻先生之《蒹葭楼诗集》及其遗墨遗照，便乞惠赠为感！

〔原件〕

（四）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往函

足下喜藏乡邦文物，仆亦有同好。

〔信稿摘录〕

（五）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先生待右：

一月十五日覆札奉悉。承录示大作陈东塾与郑小谷书跋，考证精确，至为敬佩！如在可能范围，伏乞将该书十五笺如数抄寄，俾广流传，并资保存乡邦文献，毋任感祷！至书中所言郑小谷、谭玉生、曾涤生诸人，其遗墨寒斋皆有收藏，倘有机缘，自当奉呈清览。

寒斋搜藏陈东塾先生遗墨颇多，如手札、批语、四屏、楹帖、条幅、册页、中堂等类。爱如拱璧，年前虽奇穷至极，亦不肯将其出沽。以生平甚私淑其学问与道德，并为保存乡邦文物计也。结习如此，未审高明以为

如何!?

寒斋藏有陈东塾先生墨迹一册，约二十馀页，此为陈庆笙（树镛）先生遗物，殊有文献价值。兹将汪兆铨、汪兆镛两先生跋文，另纸抄呈，敬乞先生体念下忱，惠赐题跋，以诗笺亲笔写寄，俾得装池其中，以垂永久。事关阐扬乡邦耆旧，谅先生必具同情，而乐于俞允也。大照有便，甚盼惠赐一帧，用愜仰止之怀为感！嗣后赐教，倘能亲笔书写，俾得珍藏者，尤所企幸。专肃，即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一月廿一日。

〔原件〕

（六）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往函

尊藏东塾遗墨多项，甚羨。其中手札一项，如系《东塾集》未载者，无论长短，能悉数抄示，至以为感。又尊藏小谷、玉生等书札，上款何人，能将目录开示否？尊藏庆笙所集东塾批语，甚佳。敝藏有马贞榆菊坡课卷一大帙，每卷均有东塾头批及浮签批语数条，未悉能与尊藏庆笙所集者相比否耳？

〔信稿摘录〕

（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来函

援庵先生钧鉴：

一月廿五日大教奉悉。兹如命将所藏东塾先生手札一册，如数录奉，随函夹呈，即请收阅。尚有数通系写与李梦惺，惟无学术研究关系，故未抄奉，倘须阅读，仍乞示知，当为照录也。寒斋所藏小谷、玉生遗墨，系属诗作，并非手札。庆笙所集东塾批语，为数约数十则，皆语极精审，较之普通头批，千篇一律者，迥然不同。容有机缘，自当奉呈清览，并乞惠赐题跋，以存乡邦文献。良以我公之道德学问，甚为铭所敬慕！吾粤学术耆旧，今为鲁灵光殿者，舍公其谁与归？！甚望善自珍摄，颐养天年，俾为后进楷模也。大照务希惠贻一帧，藉供仰止，并留永念。如承以宣纸一小条幅，赐挥墨宝，俾得装池珍藏，尤为感禱！东塾与小谷书，便乞录示，以饱眼福；并应保存也。来示云及马贞榆，查贞榆别号季立，顺德

人，铭藏有梁节庵先生手写诗稿一横幅，其上款即他也。

大著有便，伏祈惠读，以资领益。专肃，即请道安！并祝春釐。乡后学袁洪铭谨上。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

〔原件〕

（八）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往函

洪铭先生：

二月二日手教奉悉。东塾与绳斋书多言刻《说文》事，当系同治十二年作。其他各札，如能一一考出其年月更佳。最末一札上款玉仲是何人，未见提及，予别有小跋。^{〔1〕}

梦惺上款札，能钞示亦好，因敝藏东塾与梦惺写的东西颇多，或可参证。

承索拙著，迟未复者，因拙著不只一种，都系随印随散，无甚足观，又未知尊处需要何种，请开示。如有存本，当检寄呈政。

东塾与小谷书稿，今钞寄。倘与拙跋对勘，发见有不正确处，乞指教。

贵邑耆旧叶觉迈、莫天一两先生，皆仆至契，近状何如，甚念。便幸告我。

前函说我“与庆笙先生甚有渊源，曾搜刊其遗札”，此事从何处得知？（下缺）

〔信稿〕

（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来函

援庵前辈钧鉴：

二月十日大札奉悉。承抄寄东塾与小谷书稿，至深感谢，自当珍藏，以存乡邦文献。前抄奉东塾与绳斋手札，皆无年月可考。玉仲何人？不得而知，容日考出，当为奉闻。尊作跋文，并乞亲笔录示，俾得装池为感！我公道德文章，素所敬佩！大著各种，不论零篇或单行本，均欲搜藏，敬

〔1〕 后以《跋陈东塾与玉仲札》为题发表于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

请体念下忱，将所存大著各种一一检赠，俾资领益，感何如也!?

铭酷嗜名人书画，十年如一日。我公书法古朴，饶有亭林、竹垞遗风，伏望惠贻一小条幅，以供仰止。因此间未有宣纸出售，故无法购奉，乞谅之！前承许赠大照一帧，久未惠寄，至念！便希实践诺言，俾偿夙愿也。

铭刻正编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一书，由岭南三大家始，至现代已故名诗人止（如黄晦闻、梁节庵、曾习经等），计有数百人（刻下未有确数）。如能编成，则于阐扬乡邦耆旧，未必不无少补。甚盼指示一切，并惠赐材料，至感！至感！

比来天气甚冷，手足欲僵。东塾与梦惺书稿，稍迟当为一一录奉，用答雅意也。

吾邑叶觉迈在前二年已捐馆舍于广州，其女公子妙英女士系铭之戚好，颇有渊源。至莫天一先生，闻解放前已迁往香港，生死未卜，但其藏书，早已运寄安全地带，绝无损失也。辱承垂询，敢以奉闻。

贵校出版学报（关于文史研究方面），内容甚佳，能否检赠最近各期，以应参考耶？望之！望之！

前函谓我公与庆笙先生甚有渊源者，系曩年闻之汪憬吾姻丈所言，是否确实，仍乞示知也。北国严寒，当较南方为甚，务请善自珍重，颐养天年，俾为后学圭臬。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二月廿三日。

〔原件〕

（十）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往函

二月廿三日书谓“绳斋札皆无年月可考”。月固不易知，年可由内容推得，即所用信笺亦有关系，如果考得一笺年份，则同样之笺，其年份亦当相去不远，幸试考之。

〔信稿摘录〕

（十一）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二月廿八日大札奉悉。承垂询各节，谨答如下，仍乞政之为幸！

(1) 大作《东塾与玉仲札跋》考证精确，至为敬佩！汪憬吾丈之子宗衍兄曾编著《陈东塾先生年谱》，其中“七十二岁（光绪七年辛巳）”一条，有“是年有王玉仲（名蕴璘）招看荷花诗一首”。据此，则“玉仲，即蕴璘”应无疑义。且在“五十九岁”（同治七年戊辰）一条，有“四月，肇庆府知府王五福议修府志，函聘先生莅肇纂修志事，先生为订修志章程十四条复之”之语。则事隔一年（同治八年），东塾先生为应知府戴肇辰聘修《广州府志》，乃去函王五福之子玉仲索阅其所拟《肇庆府志》章程，以供参考，此为无可否认之事。因其时王五福经已逝世（卒于同治七年十一月），故向其子函索也。

(2) 东塾与绳斋之札，据其函中所谈刊行《说文通检》等书，则其时间，当在同治十二年。汪宗衍之《东塾先生年谱》，在“六十四岁”（同治十二年）一条，有“秋，为黎永椿（即震伯，洪铭案）订定说文通检凡例，并为之序”。可作参证也！

(3) 先生道德文章，一代宗匠。大著各种，不论零篇或单行本，均有“搜藏”之价值。若云“徒慕虚名”，则吾岂敢？先生何虚怀若谷若是耶！

(4) 叶湘南（觉迈）丈逝世确期，容去函敝戚查询，俟得其答复，即当奉闻。

(5) 承惠贻大照一帧，至为心感！谨当珍藏，以供仰止。

(6) 兹抄奉《东塾与李梦惺札》数通（共八通）随函夹上，到请查收。

(7) 大作《东塾与玉仲札跋文》，如在可能范围，敬乞以宣纸信笺亲笔录示，俾得合装于后，用存乡邦文献，幸甚！感甚！

以上敷陈，未审有当否？诸多奉读，至希鉴原！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再者：咸丰十年二月，陈朗山（名良玉）招集浮邱寺、东塾先生赋诗七绝四首，其原稿为寒斋所藏，写作并佳。惟原稿与汪憬吾丈所辑刊《东塾遗诗》略有出入。容日有暇，当抄奉一阅。铭性耽研讨乡邦文献，关于编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一书，甚盼先生提供卓见，并惠助材料为感！

〔原件〕

(十二)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三月六日肃奉芜函，暨东塾先生与李梦惺札八通，谅登记室，未承教答，渴想无似！

前承惠赠先生与白石老人合影一帧，至为喜慰！惟该照片纸质不佳，恐难保存于永久，美中不足，殊为抱憾！兹特函请先生最好以珠纸（晒相最好之纸料）将该照片晒制六寸一帧，早日交邮掷下，俾得珍藏，以偿吾愿。盖先生与白石老人皆为我国文化界之耆宿，其留影实有保存之价值也！若云徒慕虚荣，则非铭之素志也。奉渎之处，仍乞鉴原为幸！

兹附呈小照一张，敬乞存念。自惭形秽，殊不自量，唯希恕之为感！

中央文化部所印发唐代名画家周昉所绘《簪花仕女图》长卷，闻经出版（荣宝斋复制，系属非卖品）。如在可能范围，敬请找赠一份，以应参考。高情拜嘉，感何如也！韦庄《秦妇吟注补》（似为陈寅恪编著）邨架有藏否？希惠借一阅为禱。肃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三，廿八。

〔原件〕

(十三)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往函

汪辑《东塾遗诗》三十三首，《浮丘寺》诗阙一字，原稿在尊处，最好开示。此间亦有人同好东塾手迹，如有愿割爱或出让者，尊处见之，请为介绍。尝见东塾书扇面，款称“石邻老公祖”，此人曾任东莞县，幸以其姓名告我。

〔信稿摘录〕

(十四)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先生钧鉴：

四月十一日大札奉悉。过奖之语，益增汗颜！东塾遗诗《浮丘寺雅集四绝句》，另纸抄奉，惟其中与汪辑之本，略有出入，希考证之为荷。

尊编《敦煌劫馀录》，未审尚有存书否？请搜赠一册，俾应参考。

至《秦妇吟笺校》并乞惠读为感！

昨读汪芙生（即汪憬吾之叔父）所著《旅谭》一书，得知王玉仲确即蕴璘，为五响亭第二子也。并知王玉仲曾受业于广西郑小谷（献甫）先生，尝为其师校刊《补学轩诗集》也。“石邻老公祖”，其人姓张名琮（字石邻），清同治年间尝宰东莞、番禺等县，东塾先生款称为“公祖”者，实基于此也。至其原籍何处？不得而知。

附呈近诗三首，即请郢政；如承雪和，尤所企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文学研究季刊》创刊号；及古籍刊印社所编印《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三月号，敬乞就近代购各一册，统费若干，自当奉缴不误也。我公为国之幡，至为景仰，与白石老人合影，请冲晒六寸一帧（请晒珠纸），俾得保存于永久，该费若干，当为奉上。仍希俯念下忱，赐予俞允为感！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

春阴二首

苔痕青上碧窗纱，燕掠残红故故斜；多少闲愁春不管，半帘疏雨打梨花。

耐尽春寒换袷衣，逢春忽又送春归；杨花似解离人恨，细雨东风不肯飞。

丁酉寒食遄返故乡拜扫祖茔感而赋此

一别俄惊廿六年，归来正值卖饧天。门庭虽寂春仍在，故旧多疏心尚悬。抚树盘桓思往事，问花无语认前缘。杜鹃啼遍东风里，泪尘松楸意惘然！

拙作录呈援庵先生郢政。后学袁洪铭未定稿。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

〔原件〕

（十五）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四月十七日肃奉芜函暨陈东塾浮邱寺诗，谅登记室。承代购《文学研究》创刊号及《文物参考资料》三月号各一册，经已拜收，费神至感！兹将该书款暨邮票费共人民券一元五角（文学研究八角，文物参考资料五

角，邮费一角三分）随函夹奉，到请查收赐覆为荷。大著《敦煌掇辑》，如有存书，敬乞惠赠一册，以资领益。北京人民美术社所编印《国画季刊》创刊号，闻在本年五六月内出版，届时便请代购一册，俾得先睹为快！盖铭性耽文物，故对于此类书报，素好搜求，此时虽入不敷出（每月六十元），仍节衣缩食，设法购读，文人结习如此，令人可笑亦可怜也！附呈挽吾粤教育界耆宿金曾澄先生联，即希教正为幸。专肃，敬叩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附人民券一元五角

挽金曾澄先生联

万里负笈东瀛，革命同盟，那堪忧患频经，霖雨苍生成一梦；
几年闭户珊洲，自伤落寞，赢得焦桐见赏，名山著述亦千秋。

再者：北京文艺报社所出版《文艺报》周刊第一期，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印《诗刊》第一期，如邮局发行处尚有存书，便希代购各一册，费神至感！

〔原件〕

（十六）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五月廿日肃奉芜函，暨人民券一元五角；拙作挽金曾澄先生联，谅登记室，未承教答，渴想无似！铭于月前在《人民日报》上拜读大著关于整风问题，谠言伟论，至堪敬佩！仍希锲而不舍，树此先声，使吾辈知识分子有所适从，不致彷徨歧路，斯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幸也！是否有当？亟盼明教。

铭性耽文史与美术，故对于此类书报，甚好搜藏。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出版《中国摄影》第一期、《国画季刊》创刊号；文物出版社所编印《文物参考资料》本年第四、五、六月号；人民文学社所出版《文学研究》季刊第二期等，如在可能范围，敬乞就便代购各一册，交邮寄下，俾供参考。统费若干？自当如数奉缴也。

日前抄奉陈东塾先生浮邱寺诗四首，想已收到。顷闻广州中山大学辟有“东塾劫馀室”，陈列东塾先生各种遗物，并刊行其遗著《东塾杂俎》一

书。此说如非子虚，其发扬吾粤学术，良非浅鲜也！未审我公以为如何？

我公道德学问，为吾粤鲁灵光殿。甚盼善自珍摄，颐养天年，俾吾辈小子得长奉楷模。并乞于公馀之暇，多多赐教，毋任感禱！

附呈拙诗二首，伏望郢政！新作有便，至祈惠读为幸。专肃，即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六月廿四日。

奉怀陈寅恪教授广州

文字论交廿载前（曩年以友人罗香林兄之介，曾与先生一通音问），暮云春树赋连篇。等身著作千秋业，大雅扶轮一代贤。山谷遗风应继述（先生尊人散原先生诗宗涪翁，蜚声海内），东塘馀绪喜钻研（先生近喜研究词曲）。芜函屡付洪乔误（余年来叠寄芜函，均未得覆），翘首珠江意惘然！

丁酉端午节前一天病中水涨书感

茶铛药鼎伴维摩，斗室栖迟可奈何！雨下倾盆天作剧，潮来奔马地成河。导疏不作难为策，涓滴非防苦自多。户外鱼龙呈曼衍，摊书高枕且赓歌。

拙作录呈援庵先生吟政。后学袁洪铭未定稿。

〔原件〕

（十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校长我公钧鉴：

叠奉芜函，及本年五月二十日奉还人民券一元五角，为代购《文学研究》、《文物参考资料》等刊物之费，谅登记室，未承教答，惶悚之情，匪言可喻！想我公为国育才，公事鞅掌，无暇赐覆耶？抑以铭诸多奉渎，致生讨厌耶？若属于后者，铭嗣后当不敢时常奉函请益，免增罪戾也！

铭性嗜藏书，求知欲切。对于尊编《戊戌变法》及《太平天国》两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亟拟购置，以供参考。只以月中所入，区区六十元，一家数口，殊感不敷，焉有馀力购读？此中苦衷，实不足为外人道者！我公扶掖后进，夙具热忱；垂爱之厚，尤为心感。倘承体念下忱，慨然惠赠上列两书各一部，俾偿吾愿者，高情拜嘉，感荷无暨！一俟入息稍裕，当将书款归赵，决不敢忘也。冒昧奉渎，仍乞鉴原为幸！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黄节笺注《鲍参军诗》、《曹子建诗》、《阮步兵咏怀诗》等书，因此间书店未有出售，殊以为憾！便请代购各一册，交邮寄下，俾资先睹。统费若干？自当奉缴不误也。

铭最近在冷摊上购得清代名诗人黄仲则写诗墨迹一幅，上款为药房先生（即顺德张锦芳先生，清乾隆年间人，与黄仲则常有唱酬。著有《逃虚阁诗集》）。此幅系吾粤名收藏家孔广陶所藏，并有其题跋与印章，殊可珍贵也！俟有机缘，当奉尘清览。先此奉闻！

大著有便，乞惠读为幸。专肃，敬叩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八月廿八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

〔原件〕

（十八）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我公钧鉴：

前接本年九月八日大函，藉审以托购书报事，致令长者发生讨厌，不谙世故，死罪！死罪！唯望爱我如公者，格外宽恕之耳。兹有陈者，铭以家人多病，耗资不鲜，而省文史馆所给月薪，只得人民券六十元，入不敷出，殊感捉襟见肘之叹！遂致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五中焦灼，匪言可喻！在此筹措乏术之中，只得忍痛拟将所藏陈东塾先生手札两本（即日前所抄奉台览之二十馀通，并附有陈古樵、张南山、李文田、梁鼎芬、何维朴、耆英诸人手札，装池合为二册，裱工甚佳）割让与人，售价为人民币一百元，以便清还债务。文人潦倒如此，殊堪浩叹！倘尊处有人承购者，敬乞鼎力介绍；并将售款交邮汇下，俾济燃眉之急！一俟收到来款，即将该手札式本交邮挂号寄上，决不有误！忖铭虽与我公素昧生平，未谋一面；然自问人格修养，为时有日，岂肯以区区阿堵物而自毁信用耶？想明达如我公者，当能体念下忱，而赐予助力也。昨阅十二月八日北京《人民日报》，得知《中国画》季刊创刊号，经已出版，内容丰富，足资参考。伏望搜赠一册，俾饱眼福为幸！（如需款购，请为代垫！）如何之处？统乞卓裁，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专肃，即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

〔原件〕

(十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我公钧鉴：

十二月廿五日大札，暨人民币壹百元正，经已拜收。仰见我公急人之急，世所罕觐，至为感佩！兹另邮挂号寄上陈东塾等手札两大册（两册均木板装潢，陈东塾手札册共十五页，每块式页，另陈东塾陈古樵等墨迹册，共廿七页，每块式页）。到请查收见覆，俾慰吾念！此两册乡贤墨迹，为寒斋珍藏卅馀年之物（据先父云卅馀年前以银毫四十元购于羊城），今以环境所迫，只得忍痛割爱，文人潦倒如此，殊堪浩叹！然而归之于公，物得其主，斯亦颇慰吾憾耳。

陈庆笙所藏东塾批语一大册，本应遵命奉上；惟以邮途往返恐遭损坏，故一时未便果行。俟有机缘，总可将其持赠我公，聊答垂爱之厚也。

北京出版《文学研究》季刊第四期，及《中国画》季刊创刊号，敬请搜赠各一册，俾饱眼福！我公书法潇洒、脱俗可爱，可否赐书寒斋“问花龕”横额一幅，以应装池增光耶！？望之！望之！专肃，敬请崇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原件〕

(二十) 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往函

承命找人承购，东塾札出手尚易，耆英等札不易有人愿要，奈何。来示云“珍藏卅馀年，忍痛割爱”，何至如此。文物过眼便足，何必一定要私为已有，且个人力量有限，能保存几何，何如公之于世之为得耶。

〔信稿摘录〕

(二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接一月七日大札，藉审东塾手札册板面已遭破烂，至为惋惜！盖铭待人接物，均持以诚，焉肯以此区区阿堵物致作此诬语耶？！（请细看板面破

痕之新旧，便知端的也。)

兹以家母乡居患病，需款孔急；而夏历年关在即，尤感彷徨！虽函请有关部门给予补助，不特不予照准，反而大肆批评，五中焦灼，匪言可宣！迫得拟将所藏陈庆笙遗物东塾批语一册（全册批语十三块，每块二页。另有汪憬吾跋文一块，汪兆铨萃伯跋文一块，板面系酸枝木，完整无缺，装璜甚精，且纸色鲜明，字迹绝无残烂）忍痛以人民券一百元出让与人，俾济燃眉之急！倘尊处有人承购，敬乞代为介绍；并即将该款交邮汇下，一俟收到来款，当将卖品邮奉，以清手续也。如何之处，仍希卓裁为幸！临笔不胜惶悚待命之至！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再者：前次所售东塾手札二册之款，因缴还债务，在一日内竟化为乌有矣。贫困如此，殊堪浩叹！

北京出版《中国画》季刊创刊号，及《文学研究》季刊第四期，亟需参考，便请代购各一册，统费若干？自当奉缴。有扰清神，死罪！死罪！

〔原件〕

（二二）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往函

前寄来东塾册，算是由我承受。

〔信稿摘录〕

（二三）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钧鉴：

四月廿九日肃覆一函，计登记室。顷承惠赠大著《通鉴胡注表微》一册，拜领谢谢！此必传之作，不特饶有学术研究价值，抑且能使读者油然而兴起民族气节及爱国热情，其有关世道人心，良非浅鲜。鄙见如此，未审高明以为然否？！我公道德学问，一代宗匠；铭对之尤为拳拳服膺！嗣后仍乞多多惠读大著，俾资领益为感。专肃布谢，敬叩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四月卅日。

再者：东塾行书四屏，如我公喜欢收藏者，铭愿意取回售价人民券一百元，聊答垂爱之情于万一！（铭若非为孔方兄所窘，则当不敢领受此

款，区区此心，可质天日！)若他人承购，则必须售价人民券一百五十元，不能减少也。

前函(四月廿九日)所谈陈独漉写诗册一块，现拟不予出售，特此奉闻！洪铭再及。四月卅日。

[原件]

(二四)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叠奉两函(四月廿九、卅日)，谅邀察核。关于出沽东塾行书四屏，及独漉写诗册页事，现以心爱之物，一时未忍出让，决定暂停出售，俟将来无法保留时自当奉函通知也。结习如此，令人可笑亦可怜也！仍乞鉴原为幸。至东塾行书七言联、吴荷屋行书四屏，愿意割让，便请介绍，俾纾目前物质上之痛苦，实深感荷！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

[原件]

(二五)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尊右：

接奉五月四日大教，暨退回芜函两通，拜读之下，不胜惶悚！然铭此次作法，自知事涉反复，推其原因，实在不欲出沽东塾行书四屏也。俟他日无法保留东塾四屏时，当照原议人民券一百元出售，以补前愆。伏祈鉴原为幸！专肃布覆，藉表歉意。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

日前出售东塾先生手札一册，上款写绳斋仁弟。查绳斋姓陈氏，番禺人，东塾入室弟子。番禺张学华太史曾有文纪之，足供参考也。大著出版，乞惠读为感！如我公喜欢此东塾行书四屏者，铭此时愿意以人民券一百元出让；他人欲购，则不可能也(因目前不愿出沽别人)。

信甫写就，拟将付邮，适奉到大著《清初僧诤记》一册，拜领谢谢！此书搜罗宏富，叙述精审，宗门掌故，赖以阐扬，嘉惠士林，厥功不鲜！吾粤出版《海云禅藻》一书，内容所纪，虽只诗篇，而宗旨与事实，均隐

约可见；且于粤中禅宗系统，足资参考。惜流传甚少，搜集不易，甚盼有人重为刊布，以存乡邦文献也！（昔日丁伯厚太史曾藏有一部，今不知尚有留存否？）澹归上人尝住持吾邑芥菴有年，与明遗民陈独漉、张家珍、梁无闷频有往还。著有《偏行堂集》。寒斋昔年藏有一部，日寇南侵，邑城沦陷，携走不及，遂付劫灰，迄今思之，至为肠痛！此间某市佺藏有澹归行书条幅，为吾邑芥菴故物，惟索价人民券一百五十元，以手头拮据，无法购藏，殊为憾事耳！

大著《吴渔山年谱》、《明季滇黔佛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及《敦煌劫馀录》等书，如尚有存，伏乞惠寄，俾资领益为感！此上援庵校长。后学袁洪铭再拜。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三时。

〔原件〕

（二六）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校长尊鉴：

五月十二日奉寄芜函，谅邀察核。兹为免使我公做介绍人难过起见，拟将东塾行书四屏照原议人民券一百元出售，以赎前愆！如荷同意，请即汇款，俾应周转。因处此贫困环境，实无办法保存乡邦文物，言之不胜浩叹也！如何之处？仍乞卓裁为荷。谨致敬礼！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大著《吴渔山先生年谱》、《明季滇黔佛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尊编《敦煌劫馀录》等，如有存书，敬请惠赠为感！洪铭又及。

〔原件〕

（二七）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五月十七日大函，暨人民币百元，经已妥收矣。兹以我公殷殷垂问陈庆笙所藏《东塾评语墨迹册》，且庆笙是新会人，与我公为同乡，渊源有自，此册似宜归公珍藏，以存乡邦文献。故特将其内容录奉，以副尊嘱！倘荷合意，铭愿与所购东塾行书四屏更换。否则，请即赐覆，以便早日邮

奉东塾行书四屏，俾清手续。因上列东塾遗墨二件，为铭十分珍视，无论如何贫窘，总要保留一件，是以函请速为选择也！（庆笙册，售价一百元）

大著《吴渔山年谱》、《元西域人华化考》两书，亟需参考。敬乞搜赠各一部，俾偿吾愿。如须款购，亦所不计也。

铭比以所如辄阻，心绪不宁，潦草之处，乞为恕之！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五八年五月廿二日。

〔原件〕

（二八）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五月廿五日大函奉悉。兹如命将庆笙册一本（用酸枝木板二块作封面，绝无破烂）另邮挂号寄上，到请查收见复为荷！

此庆笙册铭最珍视。只以环境所迫，无法保留，文人潦倒如此，殊堪浩叹！所幸者落在我公之手，颇以为慰！俟迟日经济稍裕时，未审我公能予以购回否？便希示我为盼。

承赐大著各种，尚未收到，先此致谢！拜读后，如有所见，自当专函请益，若云指正，则浅学如铭，岂敢！岂敢！嗣后请公千勿如此客气，使铭惶悚无地也。

大著《吴渔山先生年谱》，亟需参考，请即检寄一册，以资领益，幸甚！感甚！至《励耘丛刻》，本拟购藏一部，惟以手头拮据，无法如愿，奈何！奈何！

新著有便，仍乞随时惠读为幸。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五八年五月卅日。

赐复请购贴新出“关汉卿诞生纪念”邮票为荷！

〔原件〕

（二九）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昨日（卅日）交邮挂号寄上陈庆笙册一本，及芜函一通，谅均妥收无误矣。

此庆笙册，铭甚重视，本不欲割爱与人，但闻我公极好搜求庆笙遗物，故不得不将此更换四屏，聊答雅意。倘不合意，唯请早日退回，铭当将四屏奉上，以符原议也。（铭虽与公未谋一面，但待人接物，均持诚恳。）

承示寄大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至深感谢！惟迄今未见收到，想为洪乔所误。务乞补寄，以资领益！至《吴渔山先生年谱》，亟须参考，伏望一并惠贻一册为感！

铭以家累，债台高筑，入不敷出（每月省文史馆只津贴生活费六十元），殊感捉襟见肘之叹！长此以往，廿年来所珍藏之乡邦文物，恐无法保留矣。奈何！奈何！

我公如有个人四寸或六寸之近影，敬请惠赠一帧，以供仰止；因前年所赠与白石老人合摄之影，似嫌细小也。（倘承将该影放大六寸，惠赠一幅者，尤所感禱！）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五八年五月卅一日。

再者：陈东塾先生为吾粤一代大儒，道德学问，士林矜式，故其遗墨、遗著，铭搜藏颇多。只以生活迫人，恐难持久耳！文人如此，可为一叹！

〔原件〕

（三〇）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叠奉芜函，谅登记室矣。

今晨接到大著两种共三本，拜领谢谢！《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校订专精，只眼独具。不仅订讹补逸，抑且寻窥笔削，以揭其束缚钳制之威。其词微，其旨远矣！《西域元人华化考》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诚如陈寅恪先生在序文所言。此必传之作，铭当谨为珍藏，以资领益；若云指正，则吾岂敢？！

大著《吴渔山年谱》，因未检寄，至以为憾！敬乞惠贻一册，以供参考。其他各种，不敢索赠也！如何？

萨天锡《雁门集》；及《丁鹤年集》，邨架中有藏否？便乞假我一阅，

阅毕当奉缴不误也（请交邮挂号寄下）。

新著有便，甚盼随时惠读；并多多赐教为幸。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

〔原件〕

（三一）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往函

五月卅日函并庆笙册收到，得饱眼福，欣幸之至。

〔信稿摘录〕

（三二）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六月五日还翰奉悉。查“绍穆”姓邓，名“章兴”，东莞人，历任广东省教育厅科长，收藏颇富，在抗日前逝世；与铭有感好之谊。

敬有陈者：兹以家母乡居多病，需款孔亟。在无可筹措之中，拟将东塾行书四屏寄押尊处，押款为人民币一百元，以一年为期；倘逾期不取赎，作为断卖。因铭生平甚爱东塾先生墨迹，不忍尽数出沽，故不得不如此做法。想夙承垂爱如我公者，当能体念下忱，而赐予俞允也！如以寄押手续麻烦，未便照办者，唯有将其出沽，售款亦人民币一百元（此数系出沽于我公者，若别人承购，则须人民币一百式拾元），仍希我公暂为保留，俾便设法购回也。倘荷同意，请即汇款，以应周转为感！

大著《吴渔山年谱》，请设法搜赠一本，以资领益。至陈寅恪先生新著《元白诗笺证稿》，如尊处存有多册，敬乞分赠，因此间书局未有寄售也。

心焦如焚，语无伦次，乞恕潦草为幸。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六月廿一日。

再者：如承赐覆及汇款，请购贴“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邮票为荷。

〔原件〕

（三三）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往函

洪铭先生：

六月廿一日函收到。来示屡言窘迫，恐所藏文物不保，极表同情。解

放前我亦曾遇此景况，看《通鉴胡注表微》小引第一二句便知之矣。然此亦何伤，书物能留则留之，不能则任其流通可也。

兹遵属汇去人民币壹百元，请查收为幸。专复，即颂台祉！

〔信稿〕

（三四）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六月廿六日大札，暨人民券壹百元，均经妥收，勿念！

兹另邮挂号寄上东塾先生行书四屏，到请查收见覆。此四屏为铭最所爱赏，如能代为保留，俾得设法购回，以偿吾愿者，尤所感禱！惟未审尊意如何？

尊藏东塾先生墨迹，想在不少，便乞告知。倘能影印成册，以饱学人眼福，实深盼禱！

大著《吴渔山年谱》请设法搜赠一册，以铭需用参考故也。其他新著出版，甚盼随时惠读为幸！

铭现迁居“广东东莞县城内县后坊石涌四甲六号”。嗣后赐件，请径寄新址为荷。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

再者：如承赐覆，请购贴关汉卿纪念邮票“4分”一种两枚，俾便集邮为感！

〔原件〕

（三五）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七月七日还翰奉悉。承惠赐东塾篆书中堂影印本；关汉卿纪念会请帖；及大著《吴渔山年谱》等，均经拜收，甚谢！只以家累所迫，变卖心爱的文物，心绪不宁，久稽裁答，至以为歉！唯望垂爱如我公者，格外宽恕之耳。

今释（即澹归上人）行书条幅，为吾邑芥庵故物（今释曾住持该庵）。现归此间某市侩，索价人民券一百五十元。铭以目前手头拮据，无力购买。公如有意收购，当可代商。但他为市井之辈，唯利是视，恐难贬价

也。此幅书法甚佳，真迹无疑，惟上下款均被挖去，只有“今释”及“澹归”两印。绢本，字迹绝无残缺，可称佳品也。

叶湘南先生，闻在一九五二年逝世，但确实日期，无由知悉。因铭去年曾函询其女公子妙英女士（她为家嫂弟妇，亦吾邑张其淦太史之孙媳也）。迄今仍未得其覆音也。俟得其答覆，自当再为奉告。

铭生平酷爱东塾先生墨迹，甚盼我公将所藏东塾墨迹者设法影印，以广流传；并饱学人眼福也。如何？

遵嘱将所藏东塾行书中堂、条幅内容另笺录奉，到请赐阅。

新著有便，伏乞随时惠读，以资领益。并望多多训诲，用匡不逮为幸！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再者：如承赐覆，请购贴《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一十周年》纪念邮票为荷。

大著《吴渔山年谱》，材料丰富，考证精审，至佩工力！读之获益不浅。谨当珍藏，以示景仰！公有单人半身二寸或四寸照片者，敬乞惠贻一帧，以留永念；否则不敢强求，免增罪戾也。（前年所赠与白石老人合摄之影，似嫌过小，故敢再请赐赠一帧较大者。）

1. 东塾先生行书中堂（此幅为东塾最晚年之作）

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华不注山，单椒秀泽，青崖翠发，望同点黛。玉樵年世兄雅鉴。陈澧。

〔援庵批：五十字，《水经注》八“济水”。〕

2. 东塾先生行书条幅（此为东塾五十后之作）

光武封泰山，马第伯从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睹。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竅窿，如无道径。遥望其人，或为白石及雪，久之，白者移过，乃知是人。斗墟大兄先生雅鉴。钟山陈澧。

〔援庵批：六十三字，《水经注》廿四“汶水”。〕

3. 东塾先生篆书八言联

仲统芳园，家家并翠；王孙春草，处处争鲜。

璘石先生雅鉴。陈澧兰甫。

4. 东塾先生篆书八言联（写天发神讖碑，为东塾晚年之作）

仙桂一枝，古人明月；乔松百尺，君子清风。

峻之仁弟雅鉴。陈澧兰甫。

(查峻之即番禺王国瑞，与东塾先生过从甚密。)

5. 东塾先生行书八言联（未裱，鲜明异常。晚年之作）

辞宏八索，辩崇八〔援庵改作“三”〕耳；诗成七步，声闻九皋。

怡生六兄雅鉴。陈澧兰甫。

(以上各件，均纸色鲜明，墨迹如新，绝无残缺。)

〔原件〕

(三六)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七月十五日奉覆一楹，并附上陈东塾中堂条幅内容一纸，谅早邀察核矣。

昨接乡下人来告：云家母乡居有病，日趋严重，嘱为筹款寄回，以应急需。基此情况，真令我内心如焚，彷徨无措矣！故拟将所藏陈东塾行书中堂及条幅各一幅出沽，售价人民券一百式拾元，俾应燃眉之急。如荷同意，请即将款汇下，毋任感禱！（东塾行书中堂纸心阔九寸，长三尺一寸，内容写“池上有客亭”。装璜甚好。条幅纸心阔一尺一寸，长四尺五寸，内容写“光武封泰山”。惟头尾轴子以被日寇撕去，至今未重装，其余均完整无缺。以上尺度，均以中国旧制排尺计算。）心绪紊乱，未尽所言，仍乞谅之为幸。专肃，即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七日。

如我公购藏，请给回人民券一百元便可；他人承买，则须一百二十元，不能减少也。又及。

〔原件〕

(三七)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八月二日大札奉悉。东塾行书中堂条幅，议价既然如此低微，铭亦不愿出售。若在粤中向人求售尤不愿为。因铭并非市侩之流专以牟利为目的也！

兹有愚者：日前售出之东塾行书四屏，因内容系节录《文心雕龙》，且

写得甚好，极为铭所爱玩，割爱之后，抱憾不已！现拟将东塾行书中堂、条幅及行书八言联乙对（共叁种）与公换回四屏，俾偿吾愿。否则伏望暂为保留，以便容日设法购回也。夙承垂爱，用敢冒昧启齿，至希鉴原！如何之处？仍乞卓裁为幸。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

再者：兹以家母病势好转，筹措不须着急，故目前不忍贱价变卖东塾墨迹也。

附上今释条幅内容一纸，乞收阅。

兹将今释上人条幅内容抄奉，此乃落花词一阙，其调乃八声甘州也。且墨色鲜明，绝无残缺，殊属难得。上下款虽挖去，但有印章两枚，赫然在目，庸何伤焉！只以目前手头拮据，无力收藏，五中抱憾，匪言可喻也！洪铭附启。

叹春光一似水东流，有去更无回。尽颠狂池馆，迷离歌舞，惨淡尊罍。镇日驰风骤雨，相送葬莓苔。似无情须髻，白把人催。

遮莫沾裊落溷，只苍黄付与，不许安排。便沾将裊上，早晚共尘埃。得他怜怜惜惜，看钟情何计上枝来。伤心处，悲歌远望，生怕登台。

此词是否今释所作？不得而知。因手边无《徧行堂集》，无从检阅也。

〔原件〕

（三八）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八月八日肃奉芜函，谅登记室，未承赐答，渴想奚如！

兹以家母之疾，又转严重，身后之事，需款尤急。故拟将所藏梁鼎芬写诗手卷，出沽与人，价格人民币一百元。此卷为吾邑邓莲裳太史故物（上款写莲裳太史。莲裳即名金石家邓尔疋之父，亦系容元胎之外祖父）。内有诗七首，信一通，长度四尺。另有题跋不计。纸色鲜明，绝无残缺。是铭在解放三年前以港币八拾元购于莲裳太史后裔（当时港币八拾元的物价，高于今日人民币一百元的物价。如此索值，亦不为过）。在乡邦文献上，殊足珍贵。只以为家累所迫，不得不出之变卖，文人潦倒如此，可为痛哭也！如荷同意，请即汇款，俾应急需为幸。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

拜启。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二日。

再者：陈东塾行书条幅及中堂，贵友如能出价人民币八拾元，亦所愿售。因穷人无争气，古今同慨也！乞代鼎力帮忙为感。

〔原件〕

（三九）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八月廿六日大札奉悉。

兹以急需，东塾行书条幅、中堂，愿以人民币六十元出售，请即汇款，俾济燃眉为禱！倘嫌价贵，一俟有钱，当即购回也。

东塾行书四屏，铭甚爱玩，倘承假以时日，俾得设法购回者，尤所感禱！若云匆促之间，则为事实上所不能也。知我谅我，是所望于高明者！

节庵写诗手卷，既以价昂不易出手，只作罢论。可否请公惠赐题跋？俾付装池卷内，以存乡邦文献耶？！望之！望之！

新著出版，乞随时惠读为感！以我公之道德学问，极为铭所景仰也。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八月卅一日。

附还货单乙纸，乞查收。

再者：《庆笙册》，亦所酷爱，迟日拟购回，以偿吾愿，惟未审尊意如何耳？

〔原件〕

（四〇）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九月三日大札，并人民币陆拾元，经已收到。只以连日参加此间政协全体委员会议，忙碌异常，未便即将东塾字幅寄上，耽搁之处，想不以为罪也。

兹以会议完毕，故即将东塾行书中堂、条幅共式件，另邮挂号寄上，以清手续，到请查收见覆！如承代为保留，俾得有钱购回者，尤所感禱！

来示以出售文物为生，似非长策见教，肺腑之言，至为感激涕零！惟投入劳动生产，及写作稿件，均非易易。力不从心，奈何！奈何！倘承赐

予扶掖，使工资增加（铭在省文史馆工资只得六十元，除每月扣除公债及各项捐款，实得五拾元。且三年来家人多病，总未领过补助，拮据之情，于此可见也），以纾精神与物质上的痛苦者，实为感激不尽也。（铭生平酷爱东塾先生遗墨，今竟再三出沽殆尽，内心之痛，真不足为外人道者。）

昨在此间冷摊上，购得我公与容元胎兄手札数通，书法潇洒可爱，谨当装池珍藏，以供仰止。

大照有便，请惠贻个人四寸半身或全身一帧，俾资昕夕晤对，以悃仰慕之忱也！

新著有杀青否？伏乞多多惠读，以启茅塞，幸甚！感甚！

比来远东风云，变幻日亟，将来如何？殊难逆料。倘有卓见，乞以示我！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

〔原件〕

（四一）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九月十三日交邮挂号寄上东塾行书中堂、条幅式件，暨芜函乙通，谅均收到，迄今多日，未承赐覆，真令铭望眼欲穿也！

昨阅报载：藉审北京史学界曾于九月廿八日举行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会，我公亦前赴参加。此富有历史意义之运动，殊有纪念之价值。倘该纪念会有印发纪念论文集，及纪念全人摄影者，伏望惠赠各一份，以饱眼福。如须款购，亦希示知，俾得奉缴也。

新著有便，甚盼惠读，以资领益。并乞多多赐教，俾有遵循为感！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原件〕

（四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前奉两札，未承赐答，渴想奚似？！

昨承惠贻大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册，材料丰富，考证精当，至佩功力；而文笔优美，犹其馀事！谨当珍藏，以资领益，谢谢！

乡先辈陈友珊先生著有《长春道教源流》，刻入聚德堂丛书中，寒舍藏有一部。惟铭昔年尝搜得陈东塾先生书赠友珊先生诗轴一帧，殊属珍贵，不幸于日寇香江时，以携走不及，遂遭浩劫，迄今思之，至为惋惜！于此可见保存乡邦文物，良非易事也。

我公道德学问，为吾粤鲁灵光殿。伏望善自珍摄，颐养天年，俾为后进有所矜式！仍乞时加训迪，免致陨越为感！

朱师辙先生现仍健存否？五年前曾与渠一通音问，迄今未得其消息，便希示知，用慰悬悬！专肃，即请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原件〕

（四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十二月四日赐书拜悉。铭以僻处乡间，甚少往省，对于粤中文教界异常隔膜，消息如何？未能奉告，有负雅意，甚以为歉！至于省文史馆工作，最近积极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及编纂《祖国歌颂集》，以为一九五九年元旦献礼。

闻粤中史学界对于陈寅恪先生有批判其资产阶级历史观点，详情如何？未得确实。顺此奉告！

陈寅恪先生校笺《秦妇吟》一书，亟需参考，邺架有藏，可否假我一阅乎？！

敝藏陈东塾八言联，上比系写“辩崇三耳”，而“八耳”者，是铭一时误写耳。辱承指示，至感！至感！

铭在香港沦陷、返居乡间时（一九四零年），曾编有《明代遗民梁无闷先生诗集》一本（梁系东莞人，工诗，与岭南三大家时有唱酬，屈大均尝为其诗集作序），置诸行篋，久未刊行，殊以为憾！前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来函索阅，铭经已寄去，截至今日止，仍未见有切实答覆。倘该所未能通过出版时拟请我公代为设法梓行，俾为阐扬乡邦文化之一助也！如何？便希示及。

大著《广东教育史》刻已脱稿否？念念！关于陈东塾先生遗墨遗像，

应列为插图材料。寒斋藏有东塾先生遗像影片一幅，如需采用，可以奉借制版。

我公为吾粤鲁灵光殿，文章道德，足为后进矜式。铭对之，尤为拳拳服膺！伏望时加训诲；并惠赐大著，俾资领益为幸。

铭昨以人民币三元，购得元代名诗人萨天锡《雁门集》一部（清嘉庆木版，共八册）。在此经济拮据之际，仍节衣缩食搜求名家诗集，结习如此，殊可叹也！未审我公以为如何？

附呈拙作《五十生朝书怀》二首，即乞削政；并望宠赐和章，俾留永念为感！专肃，敬叩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再者：如承赐覆，请购贴“志愿军凯旋归国”纪念邮票为荷。

戊戌五十生朝书怀二首

五十年华鬓已皤，文章事业两蹉跎。梦萦故里怀秋晓（余九岁离乡，至今四十载矣。乡名温塘，宋遗民赵秋晓先生隐居于此），笔橐香江忆邵窝（倭寇南侵，余避地香江，橐笔为活，获交江东名诗人杨云史先生，过从甚密，其书斋颜曰江山万里楼）。著述名山吾岂敢？（余供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才疏学浅，无所建树，言之滋愧！）琢磨道德客常过（比年与同乡林乾初君往来甚密，林君出身保定军校，兼长文学）。梅花万树逢初度（余生辰为农历十一月廿八日），且把豪情入醉歌。

白云苍狗感何深！卧雪家风座右箴。热不因人聊自慰，穷能守道本初心！收罗文献平生志，俯仰乾坤放浪吟。如日方中欣未艾，岂愁人事苦相侵！

拙作录呈援庵校长郢政；并乞雪和，以资策勉！

乡后学袁洪铭未定稿。

〔原件〕

（四四）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十二月九日奉上一缄，暨拙诗五十生朝书怀二首，谅邀察核矣。

兹以内子患病，缠绵两月，医药之费，罗掘俱穷。虽曾函请省文史馆借支工资或补助，均未获准（铭任职省文史馆，三年以来，绝无受到一分

钱的补助，及公费医疗)。彷徨之情，匪言可喻！如尊处有便，敬乞惠借人民币一百元，从速交邮汇下，俾应周转。最迟三个月内，当可如数归赵，决不跳撻。并以梁鼎芬写诗长卷交执作押，以昭信用！（此手卷为铭十分心爱，目前不拟出售。）夙承垂爱，用敢汗颜奉读，至希鉴原为幸！

谨赠《东塾先生墨迹》一册，聊表微意；敬希晒存，千勿客气为荷！（另邮挂号寄奉）

另邮奉拙编《明代遗民梁无闷先生诗稿》一本，伏望代为设法出版，以阐扬乡邦文化。如未能为力，请将原稿寄还，以免遗失，因铭未有副本录存也。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件〕

（四五）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十二月九日邮奉拙诗五十生朝书怀二首，全月十七日奉上一函，并挂号寄上《陈兰甫墨迹》一册，拙编《梁无闷诗稿》一册等，谅均收到。惟迄至今日，仍未见赐覆，盼望之情，真愁煞我也！

铭以家累之故，筹措无术；且夙承垂爱，用敢呼吁于左右，决非市井无赖之辈，专以借贷度日可比。每一念及，愧汗涔涔！如手头未便，唯请即作罢论而已，铭亦不敢强求也。

《陈兰甫墨迹》一册，希为晒存，聊表微意。拙编《梁无闷诗集》，倘无法代为出版，请即将原稿交邮挂号寄还，以免遗失，因未有副本录存也。

大著有出版者，伏望随时赐读，俾资领益，幸甚！感甚！专肃，敬叩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卅日。

此函收到，请即赐覆，俾慰吾念为荷！又及

〔原件〕

（四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廿六日大札奉悉。承惠借人民券一百元，亦经收到。周人之急，当世

罕覩，铭何人斯，敢不为之感激涕零耶?!此款在三个月内当设法如数归赵，决不以区区阿堵物而伤道义之交也。

《梁无闷诗集》，乞代为设法出版，以存乡邦文献。并希撰作序跋，用资阐扬先哲为禱!

前奉拙作五十生朝书怀二首，想邀清览，有何批评?便乞赐教，幸甚!感甚!

大著有出版者，请随时惠读。专肃，敬贺年罄!乡后学袁洪铭谨启。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再者：拙作“梁无闷诗集跋文”，乞削政!

〔原件〕

(四七)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久未笺候，想不以为罪!去年十二月曾邮奉拙作五十生朝书怀二首，谅登记室，未承赐和，愧赧之情，迄今在抱!

前承惠借人民币一百元，至感高谊!本拟在三个月内如数归赵，以符宿诺。但自今年二月起，因内子得患胃病，缠绵未愈，医药之费，耗资不少，罗掘俱穷，彷徨殊甚!重以比来物质高涨(柴百斤七元，鸡蛋每只式角，鸡每斤五元)，入息(每月六十元)尤感不敷。以致尊款须延迟奉还，决不跳搯。此心此愿，可质天日!知我如公，当能体念下忱，而赐予通融也。

拙编《梁无闷先生诗集》甚盼设法刊布，以存乡邦文献。我公如能作一序文，附刊其中，尤所企禱!新著有出版者，乞惠读领益为幸。临书惶悚，不尽欲言。专肃，敬叩崇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九年三月卅日。

〔原件〕

(四八)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侍右：

本年五月三日得接大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一册，暨拙编《梁无闷先

生诗稿》一本，至深感谢！只以比来主持此间社会人士学习组（由政协主办），工作甚忙，久缺覆章，良由于此。所望爱我者格外宽恕之耳！

尊款久未奉还，至深愧赧！然环境所迫，无可奈何！容当设法筹还，以免有负于我公。此中苦衷，万乞鉴原为幸！

铭拟将所藏陈东塾先生行书八言楹帖乙副奉赠我公，聊表微意！此联书法遒劲，允称佳品，求之今日，实所罕觐（联曰：古榦凌秋，秣花藻夏；华峰驻日，翠壁流云。上款写“醴泉五兄”）！如我公喜欢收藏东塾楹联者，请即示知，铭当交邮奉上。祈勿客气也！

大著《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一文，闻已刊载贵校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五九年第四期。伏望惠赠一册，俾资领益。其他新著各种，并乞示读，用慰饥渴！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九年七月廿八日。

通讯处：广东东莞县城内石涌四甲六号。

再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梁任公先生所著《饮冰室诗话》闻经出版。便请代购一册，以供参考，因此间书店未有寄售，欲购无从也。有费清神，罪甚！罪甚！然而求知欲切，实属无可如何耳！如承赐覆，请往邮局购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为感！

〔原件〕

（四九）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本年七月间曾肃寄一械，谅邀察核，未承教答，渴想无似！铭于八月下旬，由东莞县党委会统战部派送广东省政治学校学习，期间半年。一切伙食、杂费，皆由自己负担，政府未有津贴。故目前经济状况，尤感拮据！所欠尊款，容当设法归赵，拖延之处，至祈原宥为幸！

昨阅八月一日出版《人民画报》第十五期，拜读大作《六十年教育生活》（题目记不清楚）至为敬佩！并附有照片一套，尤为珍贵。如在可能范围，敬乞惠贻该套照片，俾得珍藏，并留纪念。盖铭对于我公之道德学问，极为钦敬，故敢奉读，伏望赐予俞允也！大著有出版者，甚盼惠读，以慰饥渴为感。专肃，敬请崇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九年九月

一日。

来件请寄广东广州市三元里广东省政治学校民主人士班，袁洪铭收，便妥。

〔原件〕

（五〇）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往函

洪铭先生：

久未通讯，忽得九月一日来书，知己入广东省政治学校民主人士班学习，至为喜慰。既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人，就应该好好树立新人生观、新世界观，将封建主义残馀、资产阶级习气铲除净尽。我因为闻道太晚，习染已深，涤除不易，故改造颇为吃力。足下年方壮盛，习染比我浅，改造当较易。今既有机会学习，应趁此机会将从前所学的一套从新估计，何者应去，何者可留，子细检查一下。这是不可失的机会，贤者以为何如？专复，即祝大跃进！陈垣。九月六日。

〔信稿〕

（五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九月六日大教奉悉。语重心长，启我良多，至深感谢！惟自问资产阶级习气甚深，洗涤不易，诚恐有负师友期许，曷胜惶悚！所望多多指示，俾得努力以赴，用答党培养之恩于万一耳！

大著《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一篇，经已拜读，考证精当，立论高明，至佩卓识！此书出版，其有助于史学之研究，良非鲜少也。

《人民画报》所刊载我公最近生活照片，不胜羡慕，甚盼设法惠赠一套，用留纪念为感。大著出版，并乞示读，俾资领益！如何？专肃，即请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

来示请寄“广东，广州市，三元里，广东省政治学校民主人士班，甲楼 208 号房，袁洪铭收”。

〔原件〕

(五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函

援庵校长我公侍右：

九月十八日奉上一函，谅邀察核，未承惠赐《人民画报》所刊大照各幅，俾供珍藏，至以为憾！铭来广东省政治学校参加学习，瞬已三月。在思想方面，较前提高，颇为慰！惟此间生活程度甚高，月中所入，尤感不敷（工资六十元，除寄回四十元，以应仰事俯蓄外，所馀二十元，焉能支拆？）。兼之购置棉衣及被褥等物，在在需财，拮据之情，与日俱增！（寅吃卯粮，至感痛苦！）基此情况，迫得呼吁于左右，拟将所藏陈东塾篆书八言联乙对、行书八言联乙对、七言联乙对、横额乙幅、便面写诗乙幅等（均属精品）割让与公（抵押亦可），请体念下忱，赐回人民币一百元，早日汇下，俾纾目前精神与物质之痛苦，至深感禱！字联之件，俟铭于元旦节放假回家时，当即检寄，决不有误！我公垂爱之厚，铭感肺腑。用敢在此走投无路当中（请文史馆补助，亦无以应），再作将伯之呼，（内心之痛，匪言可喻，因心爱之文物，割卖实万不得已也！）敬乞赐予助力也！至前借之款，容当设法归赵，拖欠之罪，至祈鉴原为幸！大著《史讳举例》，闻已出版，便请惠贻一册，以资领益为感！专肃，即请崇安！并乞赐覆！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四日。

来示请寄广东广州市三元里广东省政治学校民主人士班，袁洪铭收。

〔原件〕

(五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十二月一日赐书奉悉。涸辙之鱼，未获西江之水，彷徨之情，难以言喻！兹尊嘱将东塾字联从记忆中录出，敬乞鼎力帮忙，早日汇款，俾得稍纾目前之痛苦，至感！至禱！大著《史讳举例》一书便请惠赠一册，以应珍藏为荷。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十二月六日。

（东塾字条共五件）

东塾行书七言联：1. 上联：“雄文□拟三都赋”；

下联：“□翰能摹八体书”。

2.上联：“月光似水衣裳湿”；

下联：“松气如秋枕簟凉”。

东塾行书八言联：1.上联：“古木凌秋，□花藻夏，

下联：华峰□日，□□□□

(注：“□”的符号，是记不清楚的字。)

便面一幅，内容写五言律诗一首，词句记不出。

横额一幅，内容写：“得好友来如对月”七字，秀劲可爱。

以上各件，均纸色鲜明，完整无缺，堪称精品。本不愿出沽，但由于需款甚急，且无可筹措，迫得愿收回价钱人民券五拾元，至盼鼎力以助，寄款愈快愈好。该件俟元旦回家，方克检寄也（如五十元买不到，即四十元亦可，因急于用款，以免函商耽搁时日也）。

来件请寄广州三元里广东省政治学校民主人士班袁洪铭收。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下乡南海县盐步公社参加劳动十天志感三首：

数点疏星荡晓风，村前集队笑声浓；荷锄戴笠秋收去，今日书生总不同。

赤足拖泥刈稻忙，工馀憩坐傍横塘；下乡劳动初尝试，胜似毛锥日处囊。

四体不勤谷不分，冬烘头脑误斯文；如今欲洗平生垢，争取红专第一人！

拙作录呈援庵校长教政。后学袁洪铭未定稿。十二月六日。

〔原件〕

（五四）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承汇寄人民券四十元，早经收到。兹另邮挂号奉上东塾七言联式对、八言联乙对、写诗便面乙幅，到请查收见覆。至于横幅“得好友来如对月”一幅，因匆促之间（学校只放假二天）搜觅不得，故未能一并寄上，殊以为怅！一俟春节放假回家，自当翻箱倒篋，搜得寄奉，决不有误，祈勿介怀也。（学校放假二天，时间忙迫，本不欲回家，但因寄东塾楹联与我公，故未敢爽约也。）大著各种，乞惠读领益，因手头拮据，无法购置，

此中苦衷，当承原宥也！专肃，敬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日。

赐覆请寄广州三元里广东省政治学校袁洪铭收。因铭定今天往广州也。

〔原件〕

（五五）一九六〇年一月九日，往函

兹接到二日来信，並对联三对，便面一幅，暂存敝处，以俟同好。说有东塾《浮丘寺》诗稿及吴荷屋行书四屏，甚欲一观。

〔信稿摘录〕

（五六）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一月二日在东莞交邮挂号寄上东塾行书楹联三对，写诗便面一块（横幅俟春节返家搜寄），并函一通，谅均收到，未承赐覆，至以为念！

兹以春节将临，需款甚急；加以家母有病，医药之费尤感筹措乏术。迫得拟将最后所存东塾先生遗墨精品：八言联篆书两对、八言联行书一对、写诗大册页一块，忍痛变卖，以资支持。售价人民币一百元，有意承沽者，请将款从速汇下，俾应周转。因上列各联，殊属精品，为目前市面上所不易得也。临书彷徨，不尽欲言。专肃，敬叩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

1. 行书八言联：“辞宏八索，辩崇三耳；诗成七步，声闻九皋。”此联长五尺，冷金笺，鲜明夺目，从未装裱过。

2. 大型篆书八言联：仲统芳园，家家并翠；王孙春草，处处争鲜。

中型篆书八言联：仙桂一枝，古人明月；乔松百尺，君子清风。此联上款写峻之仁第。查峻之，即王国瑞，番禺人，藏书甚富。此联写天发神讖碑，为晚年得意之作。

写诗册页：内容写游浮邱寺五首，用笔苍劲，在其遗墨中罕有其匹。上款写□□，即陈良玉。

〔原件〕

(五七)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一月十二日肃奉一缄，乞为将伯之呼，谅邀察核矣。承惠一月九日大札，暨尊著《史讳举例》一书，均经拜嘉，谢谢！若云指教，则浅学如铭，岂敢？！岂敢？！

铭性耽文物，故收藏颇富。解放后，以生活所累，忍痛将所藏顾亭林、黄道周、澹归和尚、天然和尚、屈大均、张穆、赵焯夫等遗墨，出沽与人。迄今思之，至为肠痛！目前所馀者，只是普通作品而已（现尚有陈元孝写诗册页、黄仲则写诗小条幅、张船山写诗大中堂、黎二樵行书七言联、吴荷屋行书八言联、李文田写诗横幅、冯敏昌墨迹诗册、黄虚舟墨迹诗册、梁任公行书七言联、居古泉仕女、花卉中堂、邓承修行书七言联等）。至吴荷屋行书四屏去年八月间以人民币八拾元售去，经已易主矣。陈东塾写浮邱寺诗五首（记不清楚四首或五首），系横幅册页，极为珍贵，稍迟当为检寄一观，奈邮途往返，恐遭损坏耳！

元胎兄近况如何？至念！有便乞为告知；并将其通讯处示知，以便致候，因廿年来未有与通音问也。

铭以学校安排，定于二月一日前往海南岛、湛江、韶关等地参观、作实地教育，届时又要用钱许多矣。奈何！专肃，敬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

昨接家书，云及内子有病，需费应用，如此情况，真使我心烦意乱也。

〔原件〕

(五八) 一九六〇年三月九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叠奉芜函，及二月五日在东莞交邮挂号寄上陈兰甫先生横披乙件，想已收到无误，未承赐覆，至以为念！

兹以内子患病，需款甚急；且因月前往北江参观各人民公社（由学校组织参观团，舟车费由学校津贴，其余均由自己负责），耗资不少，是以本

月工资所入，尤感不敷！基此情况，用敢呼吁于长者，愿将前函所列陈兰甫字联写诗册页等件，以人民币陆拾元出售（前函愿以一百元出售）。敬乞鼎力帮忙，将款从速汇下，俾济燃眉之急！一俟本月底学校结业返莞，当将所售各件交邮奉上也。如何之处？仍希赐覆。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专肃，敬请崇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三月九日。

再者：月前参观韶关，曾到南华寺一游，赋诗七律一首以纪。并闻！

〔原件〕

（五九）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承汇寄人民币六拾元，经于本月廿二日拜收，至感助力！惟以家庭之累，罗掘俱穷，竟变卖心爱之文物，处境如斯，殊可叹也！

前交邮挂号寄上陈东塾横披一幅，想已收到，未承赐覆，至以为念。

本校因学习课程未竣，又需延期，大约四月中旬，始能结业。陈东塾先生字联等件，俟铭返家后当即邮奉不误，祈勿介怀为幸。

附呈游南华寺诗一首，即请郢政！非敢自炫风雅，不过聊志鸿爪耳！

北京作家出版社所出版郭沫若先生近著《潮汐集》（旧体诗集），此间遍购不得，殊以为憾！倘承就近代购一本（售价约六、七角左右），俾资参考者，实所企禱！

大著多否？亟盼惠读，以资领益为感！惠件乞迳寄广东东莞县城内石涌四甲六号便妥。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三月廿五日。

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九日广东省政治学校诸同学往游南华寺，纪以七律一首：

卅年早慕南华寺，今日来游愿始偿。满院李花春正放，一声清磬韵偏长（时寺内仍有僧人居住）。红羊历劫欣无恙，白发谈天亦可伤！禅学南宗宏法乳，岂徒游客共徜徉？！

拙作录呈援庵校长削政。后学袁洪铭未定稿。

〔原件〕

(六〇)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奉读四月廿六日大札，不胜惊异！^{〔1〕}如此倒霉，至深浩叹！查铭于四月十一日从广州结业返乡，即于十三日下午二时将东塾篆书联二对、行书八言联一对、写诗册页一幅用黄色薄鸡皮纸装包一束交邮挂号寄上，封面并写明“收到乞覆”四字。意料一定如日前所寄各次字联收到无误。今接来示，始悉未有收到。且以“寄款则急，寄物则缓”之语见责。铭何人斯？岂肯以区区阿堵物自毁人格？！重以我公爱铭甚厚，素所心感，若以欺诈手段出之，尤为打心有愧！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铭虽潦倒，决不至此！除经向此间邮局追查，以期有所着落，倘不幸失之洪乔，无法追回者，铭唯有变卖其他文物，将六十元之款如数奉还也。

我公明达，当能体谅铭之苦衷耶？临书彷徨，不尽欲言。专肃，即请道安！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五月二日。

〔原件〕

(六一) 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五月八日来示奉悉。东塾字联，经再三向邮局查询，据云早已发出，中途耽搁，或意中事，但始终必有着落。似此情况，殊感不安！如尚未收到，仍希示知，俾得追讨。倘终遭失误，唯有设法筹还六十元，决不跳扯也。尚望鉴原为幸！

铭最近发生两件倒霉之事：一为藏书被白蚁所蛀，损失不赀；二为省文史馆汇来五月份工资，失误无着（五月七日汇来，至今未到，虽查询银行，终无着落）。如此不幸，殊堪浩叹！故比来心绪恶劣，为空前所未有也。夙承垂爱，敢以奉闻！

铭以供职省文史馆外县成员，偏处一隅，殊感枯燥。拟北上参加工

〔1〕 援庵《袁洪铭来信》登记页上，记：“三月九日来信，十四日汇去六十元，廿五日来信收到，四月廿六日去信追问。”

作，以偿吾愿。倘有机缘，敬乞赐予扶掖为感！

铭于本年二月间随广东省政治学校同学往游南华寺，摄有照片，拟冲晒一帧奉赠，以表微意。惟未审以为多事否？

新著有便，乞惠读，俾慰饥渴为幸。专肃，敬叩道安！后学袁洪铭拜启。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

再者：铭拟将吴荷屋行书八言联乙对及写诗便面奉寄一阅，未审尊意如何？

〔原件〕

（六二）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久未得教，正切怀念！忽奉十月六日大札，拜读之下，且感！且惶！铭邈来因致力政协工作，与参加支援农业，忙个不了。同时以内子胃病缠绵，罗掘俱穷，心绪紊乱难以言喻！（今年为铭最倒霉之一年。因藏书被白蚁蛀蚀，损失不貲，至为痛心！）故对于师友音问久疏，良由于此。所望爱我者格外宽恕之耳。关于所寄之件，已再三追讨此间邮局。据云该件早已寄去，中途发生意外，或未可料，容当代查等语。事隔数月，尚未收到，殊属奇怪，我公滋疑，固其宜也！总之，如属遗失，铭当负归还售款之责。唯望假以时日，俾得设法筹还为幸。我公垂爱甚深，感激不尽，决不肯以此区区，致伤道义之交也！伏乞予以鉴原铭之苦衷是祷。铭僻处乡间，绝少往省，对于粤中文物界进展如何？异常隔阂，是以无从奉告为歉！大著多否？甚盼惠读，用慰饥渴，至感！至感！铭藏有陈东塾先生遗像照片，如承需要，乞为示知，当即奉赠一帧也。专肃，即请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

再者：铭亟拟北上，另找工作岗位，调换空气。未审我公能赐予扶掖否？望之！望之！

〔原件〕

（六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来函

援庵校长侍右：

久未得教，想眠食俱佳为慰！关于陈东塾之件，数月来之闷葫芦，今

始打破。用特奉告如下：

铭在本年四月十一日从广东省政治学校学习结业归来，即于全月十三日将东塾字联包裹完好，当时以精神不适，走路颇苦，遂托内子之姨丈林某代往邮局挂号投寄。詎料此人棍骗心生，伪造邮局挂号收据（改将邮寄其女广州之挂号函收据交给我）。翌日，即将东塾字联携往广州古董店出沽，卖得人民币一百元。直至昨日敝戚王某由广州来莞，偶谈及此，始获真相。因林某往广州出沽东塾字联时，系寓宿王某家也。如此倒霉，殊堪痛恨！总之，尊款人民币六拾元，容当设法归还，至祈千万原宥为幸！

兹以家庭之累（内子胃病，缠绵未愈，罗掘俱穷），需款孔亟，拟将所藏吾粤名家陈璞（古樵）净墨山水大四屏，及行书大四屏出沽与人，售价人民币貳百元。陈璞之件，纸色鲜明，绝无残烂，殊属精品。如尊处收购，除扣回六十元外，所馀一百四十元，即交邮汇下。俟收到来款后，当即将该件亲自邮寄，决不有误也（日前寄尊处挂号之件，皆亲自投寄，故无失误）。新著有便，伏乞惠读，俾慰饥渴。专肃，即请道安！乡后学袁洪铭谨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辛丑元日书怀一首即以代柬敬贺援庵校长春釐

闭户萧斋雨雪天（是日阴雨天寒，杜门不出），椒花颂罢意欣然！江山无限供吟咏，花鸟多情足养年。坐拥百城聊寄傲（余颇有藏书），抗希一代着先鞭。春回大地昭苏日，万紫千红景物鲜！（在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大好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录呈郢政，并乞赐和！后学袁洪铭未定稿。一九六一年二月廿五日。

文物出版社印行《中国版刻图录》，亟拟购读，惟以经济支绌，无可为力，殊属憾事！倘承购赠一部，铭当以所藏吾粤名书法家冯敏昌手写诗稿真迹一册作为交换也。洪铭又及。

〔原件〕

（六四）往 函

洪铭先生：

久未通讯，想起居住胜。偶检旧篋，见桂星桓《玉堂归娶图》有东塾题词，尊处似曾索阅，忘记已抄寄否？又未识何知敝藏有此？今特抄寄，

并祝健康！

(六五) 一九六一年，往函

洪铭先生史席：

得七月十三日信，惊悉岑公作古，至为哀悼。承索拙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此书乃课堂上对初学的讲稿，不值大雅一盼，足下何所闻而索之？谨遵属寄上一册，不吝指教为幸。粤中文史界有何新闻？近日所见文物有何佳品？便请赐示一二。专复，即颂文安！

附相片一张，另邮挂号寄书一册。

(六六)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信中屡提及款项事，令人不乐，我辈应致力之事正多，岂舍钱以外，遂无可讲。我今正告足下，前两次之款一百六十元，此间早已注销，不必筹还，以后来信，请勿再提此事。

(六七)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往函

洪铭先生史席：

十月十一日来示所索拙著，不是以前寄过，就是现无存书，是以迟迟未复。至对于拙著，阅读批评，在所欢迎。来示要来“珍藏”，大可不必。此等著作，值不得珍藏，前函已屡言之，未蒙察及，至为可惜。专复，即祝健康！十一月五日。

〔信稿〕

(六八)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往函

洪铭先生著席：

承屡索全身相片，久无以应。

日前偶照一全身闲装，神情尚似，兹晒上一张，晒存为幸。

另附《东塾年谱》勘误表一纸，请查收。

粤中文史界有何新闻，望不吝赐示。此祝健康！

(六九)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来函

援公赐鉴：

四月十四日奉复一函，想登记室矣。兹集毛主席诗词为楹帖三副，甚愜吾意；另纸录呈，敬乞教之！倘承不弃，敢请法书一副，（宣纸请代买，垫款若干，自当奉缴，因此间未有宣纸出售也。）交邮寄下，俾付装池悬诸座右，藉供仰止为感！专肃奉恳，即请道安！ 乡后学袁洪铭谨启。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一、集毛主席词句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二、同前

白浪滔天，万里长江横渡；
苍山如海，红旗漫卷西风。

此联甚佳，铸意造词，皆以气胜也。未审高明以为然否？

三、集毛主席诗句

洞庭波涌连天雪；
玉宇澄清万里埃。

(七〇) 往函（应为一九六五年）

洪铭先生撰席：

久未通讯，想起居住佳胜为颂。兹有请者，《陈东塾遗诗》三八页有《寿李梦惺母七十》诗。梦惺何人？有人说是李应庚，高要举人。但查《高要县志·选举表》，咸同间高要举人无李应庚名。有人说是番禺捕属人。君知其详否？便幸见示。专此，即祝健康！

(七一) 往函（应为一九六六年）

洪铭先生撰席：

二月一日函收到。去年九月承示尺冈草堂有寿李母文，亦早得见，谢。惟梦惺详细履历仍未得悉。梦惺盖资本家、善堂董事之流。东塾与梦

惺信有“来函称赞拙书，此末技耳。鄙人虽老朽，岂肯以写字称。即如所言足传，亦不为也。且尊处所有拙书亦已多矣”等语，似东塾对梦惺亦不甚满意。公以为何如？专此奉复，即颂进步！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委会

(一) 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日，往函

《列宁全集》第一册已收到，谨致谢。兹送上代垫书费一〇四五〇元，请查收。

〔信稿摘录，下同。〕

(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往函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平装本一册已收到。《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仍请你代订，要平装本一册，兹将预订款一万五千元送上，请代为办理，并致谢忱。

(三)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往函

《列宁文集》第三卷一本已收到，谨谢。书款壹万贰千陆百元，随函附上，请查收。

(四)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往函

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承代购到《列宁文集》第五卷、《斯大林全集》第八卷，谨致谢意。送上书款贰万捌仟元，请查收。此致

敬礼！ 陈垣。十月五日。

〔信稿〕

(五)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往函

学习干事会办公室负责同志：

《列宁文集》共七册皆已收到。多承费神，谨谢。兹送上一千九百五十元请归垫为感。此致敬礼！ 陈垣。十一月廿七日。

(六)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往函

承询是否参加中宣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会，我愿参加，请发听讲券为荷。

(七)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往函

您会所编印的学习资料因字大行疏，材料集中，颇便老眼阅读，对学习大有帮助。今后仍需要此项资料，兹送上人民币二元，请查收代订，诸多费神，非常感谢。

谢忠梁^{〔1〕}

（一）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往函

忠梁同志：

住医院数月，近始见二月四日来书，说我曾批评各史篇目表。^{〔2〕}我从旧社会来，向守“生存人不录”的习惯，不轻议同时人的著作。朱文所述，未经本人阅过，应由记者负责。

至于各史篇目表偶有错误，并不足怪。例如《汉书·外戚传》，与各史外戚传名同实异，与各史后妃传名异实同。如果只看名目，不看内容，就会将《汉书·外戚传》误列在各史外戚传一栏了。

《廿二史劄记》，是一部好书，但欠细密，错误颇多，本人另有《廿二史劄记考证》，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就如卷一《各史例目异同》，关于列传的沿革，他说：“《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等等，他只按各史朝代排列，不知除朝代排列外，应注意到著书先后的排列，如果按朝代排列，自然汉在前，三国在后；晋在前，宋在后。但是按着著书的先后排列，那就《三国》在前，《后汉》在后；《宋书》在前，《晋书》更远在后。现在他说《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这不是错误吗？（良吏始于《宋书》，艺术始于《周书》，皆在《晋书》之前）试将各史著作年代排列，就知道《劄记》这一段，错误太多了。

又如史目表将《隋书》列《北史》后，也是不对的，因《北史》是合《魏》、《齐》、《周》、《隋》四书而成，应排在《隋书》后。以上所举，皆

〔1〕 谢忠梁：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2〕 指黄炎培《廿五史篇目表》。

史学中的小节，无关大体，既承虚心垂问，谨答复如右。并祝健康！陈垣。三月十五日。

〔底稿〕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往函

十九日召开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我因病请假。兹由我校人事科副科长王桂筠同志代为出席，请查照为荷。此致北京市人民政府。陈垣。五月十八日。

〔原稿〕

侯外庐、向达^{〔1〕}

（一）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往函

顷接武汉大学教授席启桐先生来信，推荐该校历史系唐长孺教授入研究所。称其人“方逾强年，心精力果，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史，主讲武汉历史系已历十载，中间以师资缺乏，系中赖以楹柱，授书之余，著述斐然。其所述造，尤迫而未已”等语。我曾读其《魏晋户调制度及其演变》、《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等论文，服其治学甚勤，读书有得，信如席所说，研究所如能罗致则大佳。谨请公等了解考虑，至以为幸，并盼示覆。

〔信稿摘录〕

〔1〕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人，土家族。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侯外庐 尹达 向达^{〔1〕}

(二)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来函

援老：

外庐、尹达同我来看您，刚好您去医院检查，怅甚怅甚。这一张学术委员名单，送请您审查，看是否合适？有无应增应删之人？学部要名单很急，您看过后，今晚用电话通知外庐同志（五、四八一〇），明日即拟将此草拟的名单先送学部，汇合其他一并决定。此致
敬礼！

侯外庐 尹达 向达
十月十一日下午四时

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拟聘学术委员名单

1. 陈 垣 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本所兼所长。
2. 吴 晗 学部委员、北京市副市长。
3. 吕振羽 学部委员、党员。（吕先生研究少数民族史，故提出。）
4. 邓 拓 学部委员、人民日报总编辑、党员。（邓先生研究资本主义萌芽。）
5. 尚 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党员。（尚先生研究资本主义萌芽。）
6. 翁独健 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
7. 冯家昇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研究员。
8. 傅乐焕 同上。

〔1〕 尹达（1906—1983）：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9. 韩儒林 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10. 郑天挺 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
11. 陈乐素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12. 邓广铭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3. 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史教研室主任。
14. 吕 澂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印度学专家。
15. 唐长孺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16. 李 俨 本所研究员。
17. 白寿彝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本所研究员。
18. 贺昌群 本所研究员、兼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19. 侯外庐 学部委员、西北大学校长、本所副所长。
20. 向 达 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所副所长。^{〔1〕}

〔1〕 最后通过名单，参中国科学院1955年12月8日来函。

侯外庐

(三)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往函

容君肇祖所著《李卓吾传》承允审阅，至为感谢，兹特将原稿送上，请费神给以指导为荷。

[信稿摘录，下同。]

侯外庐、熊德基^{〔1〕}

（四）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往函

今接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来信一封，托查找旧杂志论文三篇。兹将原函及译稿附呈，应如何办理之处，请酌裁。

〔1〕 熊德基（1913—1987）：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七年调任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

向 达

(五)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往函

前承赐《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三种，今又奉到《蛮书校注》一册，专门绝学，层出不穷，至可钦佩。

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秘书处

(一)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往函

我因病休养，不能出席，烦代请假。会议讨论的问题，极关重要，拟由本校校长办公室刘乃和同志代为记录，请发予旁听证为荷。

〔信稿摘录〕

董朴垞^{〔1〕}

（一）一九五四年七月五日，往函

来信收到，弟既希望入历史研究所，最好将著作及自传并愿做什么工作、能做什么工作写明白，直接寄北京东厂胡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如果审查合适，自然会回复你。

〔信稿摘录〕

〔1〕 董朴垞：浙江瑞安中学教师。

李青萍^{〔1〕}

（一）一九五四年七月五日，往函

来函及自传收到。阅自传经过，十分同情，惟学校人员有一定编制，不能随便添人，且本校原系两校合并，职员格外多，尚要逐渐向外调整。经与重一兄商酌，非特别需要难以提出，爱莫能助，抱歉之至。

〔信稿摘录〕

〔1〕 李青萍：一九四四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

佚名二

(一) 一九五四年，往函

比三十年中，我与同学讲钱竹汀之学，不闻政治。九一八以后，讲顾亭林《日知录》，以为经世之学在矣，成《日知录笺释》三十二卷。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转而讲《鮚埼亭集》以振之，为《鮚埼亭集笺释》未成。所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通鉴胡注表微》等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尽此矣。

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惜衰老时觉不及耳。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遂有与胡适一封公开信，今后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

至今整整五周年，月前遇夫先生来信索阅此书，以其中所说太幼稚，不敢寄去。又月前遇夫先生来信，欲追踪高邮。余复书，遇夫何必企高邮，高邮又何足尽遇夫。遇夫生当今之世，近圣人之居，当法韶山，不应以高邮自限。遇夫未复我也。

足下也生近圣人之居，不当仍守曩昔旧习，(下缺)

[手稿]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一)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往函

此次会议^{〔1〕}。我不能列席参加，谨复。

〔信稿摘录〕

〔1〕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文学古籍出版社

(一)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往函

一月二十日来信索取拙著《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兹将修定本付上，即希查照为荷。

〔信稿摘录〕

周绍良^[1]

(一)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往函

不见十馀年，时时想望，近在报中，看到有你的文章，至为欣慰。前日又接你来信，并《敦煌变文汇录》一册，裒然巨帙，足见近年用功甚勤，不断学习。尊翁也久未见，想都很好，幸代我问候。

(二)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往函

绍良仁弟：

久未晤面，想起居安吉为慰。好几年前，你赠我慈翁森字卷照片一份九张，还记得否？慈翁系顺治、康熙间和尚，上款周君廷，法名超凤，未知是何人，你知道否？此卷是否系府上所藏？仁弟从何处摄得？便幸告我。专此，即祝

健康！ 陈垣。十一月十八日。

字卷原文附寄。

〔录自原信，下同。〕

(三) 往 函

绍良仁弟：

久未通讯，常从《艺林》见大著论墨之作，至为钦羨。

前借去程易畴字卷，顷有友欲看，如已用毕，请退还为幸。此祝健康！ 陈垣。六月廿九日。

[1] 周绍良(1917—2005)：安徽东至人。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

北京师范大学海鸥锻炼队

(一) 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往函

我非常高兴你们成立了锻炼队，希望你们坚持锻炼，始终不懈，达到毛主席号召的“三好”的要求。祝贺你们胜利。

[信稿摘录]

郭沫若^{〔1〕}

（一）往 函

郭老尊鉴：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团委会准备在五四青年节时，举办学习老一辈革命传统的晚会。同学们都要求请您来和他们见见面，说说对青年们的要求和希望。

郭老革命经验丰富，久为青年们所爱戴，知道您很忙，但极希望您能抽出一点时间来讲几句话。

我校五千多青年学生和我自己都热烈的盼望林宗^{〔2〕}能答应这个请求！

馀面谈，专此，即致

敬礼！ 陈垣。四月廿日。

〔信稿〕

（二）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承过访，因往参加米丘林纪念会，故失迓。书签已题就。^{〔3〕}闻立群云，曾面请代为物色家庭教师，教小儿女钢琴及绘画。如有适当人选，敬请便为留意。专此，顺致敬礼！郭沫若。十，廿八。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 林宗，东汉郭泰字。

〔3〕 书签：郭沫若为援庵《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题签。该书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道路工程局

(一)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往函

你局（五五）道工第八号函及附件，又道工第十号函均收到。

关于辟修道路的命名，你们如此慎密考虑，广泛征求意见，这种负责的精神，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因为所提出的命名原则五条，都很妥善，尤其是第一、第二两条，所以拟定的道路名称，都大致恰当，我只有两点小小的意见，提供你们参考。

一、一五（一）、一五（二）、一五（三）我以为名机场东、南、北路，较为妥善。

二、一一（四）、一一（五）文化、文教、学府、学院四名之中，我以为学院较妥当。

学院、学府也不好分开并用，改为学院东路、西路或南路、北路如何。

〔信稿摘录〕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秘书处

(一)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往函

十二日函并学习资料三份收到，谨谢。随函附上一寸半身照片一张，请查收。

〔信稿摘录，下同。〕

(二)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四日，往函

六月四日来信，说本会设立的工商、文教、民族宗教三个工作组，问我能否参加。我愿意参加民族宗教组学习。

赵俪生^{〔1〕}

（一）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往函

又承寄下《顾炎武传略》，敬谨收到。每有新著必赐我一份，在远不遗，至可感纫，暇时捧读，使我受益不浅，特此致谢。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往函

数数拜读大作，至佩。承索《元典章校补》及《释例》，兹照寄呈。又寄上《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净记》等各一种，共十册，分两包，乞察收。后四种皆抗战时作，言辑校、言注释、言道、言僧皆托词，尚有《明季滇黔佛教考》，亦同时作，惜书阙，无由呈寄。沉霾旧社会之人，闻马列主义甚晚，故当时所见，只是如此，乞不吝批判为幸。《元典章校补》一种，系史料书，无意义，阅毕转赠山大图书馆如何。

（三）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往函

大著数种，均已收到，谨一并致谢。闻暑假拟来京小住，能得晤谈，至为欢迎。曾与学校联系，为留宿舍一间。惟因暑假我校函授班外地同学要来校面授，又有其他任务，校舍拥挤，恐条件不甚佳耳。

〔1〕 赵俪生（1917—2007）：原名牲，以字行。时为山东大学教授，后调至兰州大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

(一)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往函

此次大会会议上所印发之各位代表发言稿，我缺少七月廿五日廖鲁言，廿六日傅作义、黄敬等三份，如有剩稿，能补给我各一份，以便装订成册为幸。

(二)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1〕}，往函

征求意见表问：“是否出去视察？”答：“很愿意出去视察一次。”

问：“拟到哪一省市视察？”答：“因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拟到北京市市区或近郊。”

问：“你何日可以出发？”答：“最近即可出发。”

〔底稿〕

〔1〕 来函云：这次考察工作，拟于十一月十日以后出发。在出发前需要作各种准备工作。拟到哪一省市视察？何日可以出发？请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前填好退回本厅，以便进行准备工作。

科学出版社

(一)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往函

(五五) 发文便四字第一〇二六号函收到。拙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封面题字，已由郭沫若院长题好，兹一并送上。又封面颜色，拟用《史学译丛》五五年第五期颜色，封面题字位置，请按附上书面所贴之部位，如何，请酌。《史学译丛》用毕，仍请掷下为荷。

[信稿摘录，下同。]

(二)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往函

十一月廿五日来函收到。所云我的《顾炎武日知录校注》研究题目，拟列入你社一九五六年选题计划中一事。该书原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如中间有其他任务，尚需延期，故一九五六年一定不能付印。专复。

(三)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1]，往函

是书成于王先生晚年（卒前二年），其精博诚不如往年之两《汉书》注，但王先生究是编书内行老手，故其体裁方式，都比沈氏合钞^[2]为优。如此巨帙，既已写成，值得为之一印。

但校印是一事，修订又是一事，这次是校印，不是修订，如果王氏原稿的确错误者，应为校正，如果是两可的，应尽可能仍王氏原文，不轻改，不轻增，不轻删。

[1] 此函为答复校刊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的意见。

[2] 指清人沈炳震所编《新旧唐书合钞》。

送来样本第一册，有浮签大小两种，付印时应揭去，其正确而有意义者，可留为作校记之用。

关于新式标点，如果版式许可，全书应加新式标点符号。

（四）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1〕，往函

寄来《新旧唐书合注》标点略例二份及总目、纪、传、志、校记、通检等九册未能及时审阅，至歉。兹经检查，大致不差，间有一二小节，尚须斟酌，另纸录呈。

（五）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2〕，往函

承示《刊行新旧唐书合注说明》，大致妥善。坚守对王氏原稿不动原则，尤为卓识。

〔1〕 此函为复该社第四编辑室来函。

〔2〕 此函为复该社编辑刘荔生来函。

余惠刚^{〔1〕}

（一）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往函

得书知安吉为慰。承示文衡山小楷《仙山楼阁赋》并大跋，足见业馀游艺之乐。足下所临既极佳妙，又为考补残阙，尤见用功。赋为宋道士葛长庚撰，见《历代赋汇》卷一百六，今试与所补相校，有切中者，皆恰如原本。其他所校，不尽符合，凭空臆补，不一定能中者也。

但衡山所书，亦有误字，果是衡山所书，何至一误再误，此则有待于解释者也。足下欲以此相赠，雅意可感，惟老人得此无所用，不如完璧归赵，留为校勘学及考证学谈资，尚不白费此一番功夫也。旧著《校勘学释例》一册，附寄，统乞察收。

校勘学最重“对校”，不得原本而凭理推测，谓之“理校”，理校不易与原本悉符。今葛赋因有本可据，故能将阙误校出，其诗则因一时未得据本，故莫由对校。“琼瑶台”句下甚似漏去一联，但不能凭空臆补，姑待异日，找得原本对校之。

大跋称衡山书此时年七十有八，想系偶误，嘉靖丙申衡山才六十七耳。又来书称裘曰修官粤，子孙遂家此，曰修一生未闻官粤，或其后人有官粤者邪。

励耘书屋今后不拟收书，并欲将往日收藏供之大众，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后，除日常所需书籍外，私人不需藏书也。谒者厚意，惟有铭谢而已。

《通鉴胡注表微》去年因无存本，未能寄出，近得一本，特为重装，检

〔1〕 余惠刚：一九三七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时为广东南海石门中学教师。

同《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齐寄上，此二书皆抗战时作，当时眼光只见到此。

〔信稿摘录〕

唐长孺^{〔1〕}

（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往函

一别又年半，正思慕间，忽奉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册，文十三篇，凡三十馀万言，一何巨丽而宏博也。乾嘉诸儒何曾有此？生当今世，真可傲古人矣。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往函

承惠大著《唐书兵志笺正》，在远不遗，至可感纫。略读序言，拗谦可掬，容细钻研，谨先复谢。

〔1〕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

(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来函

为加强学术领导，本院决定在所属研究机构设置学术委员会。现经院务常务会议批准通过，聘请您为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希惠予同意。兹附上聘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及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各一件，至希查收。此致陈垣先生

附件：聘书一件，名单一份，规程一份。

中国科学院

公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学术委员名单（以姓名笔划为序）

白寿彝 向 达 吴 晗 李 俨 吕振羽 陈 垣 陈乐素
侯外庐 翁独健 贺昌群 冯家昇 傅乐焕 邓 拓 邓广铭
韩儒林 郑天挺 唐长孺^[1]

[1] 郑天挺、唐长孺两人名字用钢笔书写，似是后加的。

王 睿^{〔1〕}

（一）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来函

援庵先生赐鉴：

十年前陈君奇猷南来共事女震旦，每语师承，必首从者。嗣是恒值集刊报章有大作，必雠诵往复，不忍释手。近岁获交于尹石老，更饫闻至道弘文，孤根绝学，钦仰益深。石老分惠刊行大著所寄三分之一，并读佛史考略稿本，足以启迪茅塞之处，沈沈夥颐，九顿拜嘉，辄因石老转致谢悃。异日有所请益，尚希推爱而惠教之，感且无既。专此鸣谢，顺颂著安，诸维垂察不一。教弟王睿佩诤鞠躬。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

〔1〕 王睿（1888—1969）：字佩诤，江苏苏州人。曾著《平江城防图考》等。时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范文澜、吴晗^{〔1〕}

（一）一九五六年四月九日，来函

援庵先生：

标点本《资治通鉴》即将出书，这是我们草拟的一篇《标点说明》。先生对《通鉴》很有研究，《胡注表微》一书尤多精湛之论，请你千万不要客气，对这个草稿加以删削改正，或提出修正的意见，拜恳拜恳。敬礼！范文澜 吴晗 四月九日。

（二）一九五六年，往函

承示《标点资治通鉴说明》，请我提出意见，你们真客气了。我细读了一过，确是无疵可求，佩服之至。因此更足证明集体合作的好处，比单干户好过多了。司马公当年也是集体合作的。祝你们的校点胜利成功。

〔手稿〕

〔1〕 范文澜（1893—1969）：字仲沄，浙江绍兴人。吴晗（1909—1969）：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据苏双碧、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交给吴晗两项工作”，其中之一即是标点《资治通鉴》。同年十月，成立了由范文澜、吴晗等组成的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见该书第235页）。

广扬杂志编辑部

(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往函

四月七日来函敬悉。我对于瞿式耜，在教外书上根本没有找到他奉教的凭据，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后人弥缝得严密，还是他根本没有奉教呢？既未有奉教的确实凭据，更谈不到爱国的事情了。

关于金声，我替他作过一篇传，但是也不完备的。

孙元化材料我也找过，没有很好的材料，我找到他的孙子致弥的诗集，这诗集是很难得的，但是也没有元化的材料。是以无从奉答。

〔信稿摘录〕

傅种孙^{〔1〕}

（一）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往函

闻公要搜罗本校同人著作，谨将拙著现在有存本者十一种共十九册检呈，乞不吝赐教为幸。

〔信稿摘录〕

〔1〕 傅种孙 (1898—1962)：江西高安人，数学家。时为北师大副校长。

齐燕铭^[1]

(一)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往函

昨谈四川台州张石卿要校全史事，一九三八年傅增湘撰《张元济校史随笔序》曾说到他，今特另纸录呈，藉供参考。

〔信稿摘录〕

(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往函

燕铭同志：

今日《参考消息》载印尼国务部长亚明教授注意南京发现印尼淳泥国王陵墓事，他要求中国的有关方面说明是否有墓碑和碑文足以证实等语。

查《人民日报》六月三十日登载此事，说有碑已残。今考此碑系明文渊阁大学士胡广所撰，《胡文穆集》当有记载，但胡集一时不易得，《明文衡》卷八十一有此碑全文，足补《明史》之略。今录呈左右，以供参考。专此，并致敬礼！陈垣。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

〔录自底稿〕

(三)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往函

前日谈到《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一节，一九三七年曾有拙著一篇论此事，原稿未经发表，今特复写一通呈教。

〔信稿摘录〕

[1] 齐燕铭(1907—1978)：北京人，蒙古族。时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首届组长。

孙殿起^{〔1〕}

（一）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往函

近有广东友人要辑录哲如先生^{〔2〕}遗诗，问我有他的存稿否？我想你一定存得不少，请你便中找出给我，请人抄录后将原稿奉还。

〔信稿摘录〕

〔1〕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河北冀县人。琉璃厂通学斋书店老板。经营书业数十年，成为版本目录学家，著有《贩书偶记》等。

〔2〕 伦明。

孙祚民^{〔1〕}

（一）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往函

收到你十一月九日信，并《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我在杂志上，经常看见你的文章，今接来信，更得知你的情况。这样年轻，就有如此成绩，实是我们史学界可喜的现象。

〔信稿摘录〕

〔1〕 孙祚民（1923—1991）：山东龙口人。时在济南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

徐中舒^{〔1〕}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往函

惠书知尊藏有高雪君墨迹，至为健羨。仆虽早知有高雪君之名，但未曾见其笔迹。《明季滇黔佛教考》浅陋不足道，徒以当时日寇猖狂，平津沦陷，藉以泄其愤耳。

〔信稿摘录〕

〔1〕 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一)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往函

三日来信收到，承索本人所补《魏书》志阙页，因当时影印无多，早已散尽，今特请人摹写一页寄上。又拙著《通鉴胡注表微》系在《辅仁学志》分两期发表，久已绝板，今特找出一本，重装另邮寄上。

〔信稿摘录〕

佚名三^{〔1〕}

(一) 往 函

承赐大著，谨谢。来陈老信亦收到，陈老说对《水浒传》无研究云。

〔1〕 此件以校办或刘乃和名义发出。

杨殿珣^{〔1〕}

（一）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往函

殿珣吾弟：

久未见为念。数年前仆曾借阅馆藏明张萱撰《西园存稿》。今仍欲借一阅，未知手续麻烦否？仆这回所想看者乃《西园存稿》卷三十七赤牋六，如能借出，至为感谢。专此，即祝春安！二月五日。

〔信稿〕

〔1〕 杨殿珣（1910—1997）：河北无极人。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时为北京图书馆采访参考部主任。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一)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往函

我不赞成“历史动态”等稿件改为六号字，与其用六号字，不如减省不必要的词句。我赞成出版社的意见，可登可不登的稿件就不登。我更赞成出版社的意见，稿件内容上尽可能压缩，这样做不但可以减省纸张，而且可以节约阅者的目力和精神，更可以精炼作者行文的本领，一举三善。

〔信稿摘录〕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

(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往函

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

十四日来函收到。关于稿费制度问题，谨提出个人看法如下：

1.现在的科学书刊稿费总的标准并不算高，如暂行标准中所订的：“创造性专门著作每千字十四元至三十元”，如果是精心的简练的有发明创造的专门著作，十四元至三十元并不算高，因为那是要付出很多心力的。只是有些著作很少新的见解，而文字冗长，以致字数很多，领取这样稿费，就觉太高了。

2.学报上的论文，是学校的校刊，本可不付稿费，但如不付稿费，则本校的文章或不愿投学报，却投在其他刊物了。而且不给稿费，要所有学校都不给，如不一致，则会有意见。

3.根据各单位的正式任务而在业务时间内写出的研究报告、考查报告、观测纪录及各单位工作人员在业务时间内整理的资料，在出版时似可不付予稿费。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谨供参考。此致
敬礼！ 陈垣。四月廿一日。

〔录自信稿〕

张庆云^{〔1〕}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往函

来示所询各点，甚有兴趣，但考史不同猜谜，仅见一斑、未窥全豹不能有所断定。如需要我参加意见，请将原碑拓本寄示，或抄录全文寄来，庶可解答。录文应照原形，不用简写，以免误会。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往函

承示宇文恪《造像记》拓本，全文除了年月官衔人名外，无甚内容。但北周建德三年正月是壬戌朔，不是庚寅朔，此碑可疑之点就在此。

〔1〕 张庆云：河南郑州第三高级中学教师。函询在河南鲁山隋城墙下发现的石刻。

郑明勤^{〔1〕}

(一)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往函

长乐县《南山天妃宫灵应记》拓本早收到。该碑《长乐志》及《福州志》未经著录。前半虽属神话，后半却是史实，很可参考。

〔信稿摘录〕

〔1〕 郑明勤：时在福建福安师范学校函授部工作。

谢仲墨^{〔1〕}

（一）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往函

仲墨先生：

七月廿三日书收到，承询臞仙，其名甚著，撰述亦多。《明史》《艺文志》及《千顷堂书目》均著录十馀种，称宁献王权撰。宁献王权者，明太祖第十七子，事迹具《明史》本传，宁其所封国，献其谥，王其爵，权其名。臞仙其号也。所著书或单称臞仙，或称涵虚子臞仙，或单称宁王权，或称玄洲道人涵虚子。试将《天一阁书目》中臞仙著述录出，观其所标撰人，即可知玄洲道人及涵虚子等皆宁王权别号，非另一人也。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臞仙活人心法》二卷，系明嘉靖间朝鲜刻本。此书在当时颇流行，故朝鲜人所辑《医方类聚》等书曾引及之；在中国则明末《千顷堂书目》及《天一阁书目》皆曾著录，惟《四库全书》不收此书，又未见有其他刻本，是以流传较少。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大图书馆曾将此书及他朝鲜刻本别为一类，以供众览。故此书有朝鲜刻本可以肯定，但未闻此书为朝鲜人作也。足下所考并无误，乃承下问，谨举所知以对。臞仙撰述，《四库》只有附存目六种，特节录如后，藉供参考。陈垣。

〔信稿〕

〔1〕 谢仲墨（1912—1974）：字诵墨，浙江萧山人。时在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工作，来函询问《臞仙活人心法》。

辛树帜^[1]

(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往函

承示大著《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略读数过，应用的方法都已用到，应引的材料都已引到，应提出的问题都已提到，以自然科学家作考证经史文章，在我国尚是仅见。

〔信稿摘录〕

(二) 一九六五年三月，往函

树帜先生著席：

久未晤教，想起居住胜为颂。承示新刊大著《禹贡新解》，敬谨收到。略阅一过，真是一部好书，佩服佩服。先此复谢，容细钻研。即致敬礼！

自从听毛主席夸过你“辛辛苦苦，独树一帜”后，至今不能忘。因读大著，又想起这句佳话来了。

〔信稿〕

〔1〕 辛树帜 (1894—1977)：湖南临澧人。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时为西北农学院院长。

何锡麟^{〔1〕}

（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往函

锡麟同志：

昨观尊藏百衲本廿四史，其中《魏书》一种，自南宋以来即有阙页，历经八百余年，史学家、藏书家均未能补足，想尊藏本亦同样有缺。十年前，我曾补得一页，当时颇为高兴。今特检呈，便希装入本书为幸。此祝健康！

〔信稿〕

（二）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往函

听说你休养还未见大好，颇为悬念，不过尊体病弱，乃是久劳积累，并非一日而得，休养自亦不能急见功效，还望遵照医生意见，耐心疗养。现在养好身体是目前首要任务，切不可心急。

〔信稿摘录〕

〔1〕 何锡麟：一九一五年生，河南濮阳人。时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

北师大教育系四年级全体同学

(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往函

亲爱的教育系四年级全体同学们：

廿八日接到你们团支部和班会的信，今天又收到教系四同学送来你们的贺年片和信一封。首先让我谢谢你们！并在这一九五八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向你们祝贺新年好！

一九五八年是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将会在各个战线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

你们就在这一年，开始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我希望你们努力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劳动锻炼，作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准备在祖国教育事业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祝贺你们

新年幸福！

学习进步！

身体健康！

陈垣。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卅日。

〔抄稿〕

北师大数学系四（二）班同学

（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往函

亲爱的数四（二）全体同学们：

你们给我的信我已收到。

我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不能来参加你们的晚会，让这封信带去我对你们的祝贺，祝贺你们新年好！

一九五八年是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将会在各个战线上取得更辉煌的胜利！

你们就在这一年，将开始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刻苦钻研业务，加强劳动锻炼，作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准备在祖国教育事业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祝贺你们

新年幸福！

学习进步！

身体健康！

陈垣。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卅日。

〔抄稿〕

北师大化学系三年级全体同学

(一)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往函

亲爱的化三全体同学们：

今天收到你们的贺年片，并给我的诗一首，诗作得很好，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加紧学习，积极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祝你们
新年进步！
快乐幸福！

陈垣。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卅日。

〔抄稿〕

北师大历史系二（三）班同学

（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往函

亲爱的史二（三）班同学们：

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这样关心我的健康，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加紧学习，积极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培养和期望。祝你们新年进步！

快乐幸福！

陈垣。一九五七年除夕。

〔抄稿〕

北师大越南留学生

(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往函

亲爱的越南留学同学们：

你们送来的贺年片已经收到，谢谢你们！

你们在我校学习，在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能习惯吗？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加紧学习，积极锻炼，各方面都能迅速提高。

祝中越两国的友谊日益巩固，祝你们
新年快乐！

陈垣。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抄稿〕

新会修志会

(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往函

鄙人无状，离乡数十年，诸公犹知有“吴下阿蒙”，至为感激。

〔信稿摘录〕

(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新会修志会诸公同鉴：

二月六日大函并修志大纲等件早收到，阅读数过，大致妥善，至为钦佩。

编纂地方志，科学规划委员会已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重点项目之一。今日不同往日，种种条件比往日好得多。诸公膺此光荣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一定能作出一部适合人民所需要的县志，谨此预贺。并致

敬礼！陈垣。三月廿六日。

〔信稿〕

(三)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往函

承征集本县作家著作及小传，鄙人著作多系解放前所写，殊无足观，今遵属附上著作目录并小传各一纸。再者，石头乡白云书楼有一明朝碑记，旧志未著录，今将拓本附呈，可否采入新志文物栏，请酌。

〔信稿摘录〕

北师大患病同学

(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往函

亲爱的同学们：

听说你们得了流行性感冒，我非常惦念。希望你们不要着急，好好安心调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陈垣。三月廿九日。

〔抄稿〕

潘拙庵^{〔1〕}

（一）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往函

京华一别，倏尔半年，接奉华笺并珍贵食品，感谢奚似。谨回赠重印旧作一册，非敢云报，聊表微意，不吝赐教为幸。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承奖饰，又感又愧。足下力争上游，追先进，赶先进，至可羡慕，至可学习。

〔信稿〕

〔1〕 潘拙庵：广东三水人。援庵光华医校校友，第十三届毕业。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一)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往函

《人民日报》六月三十日登载南京市南郊发现淳泥国王墓新闻一则，说有碑已残。今日《参考消息》载印尼国务部长亚明教授注意此事，他要求中国的有关方面说明是否有墓碑或碑文足以证实云云。

查此碑文系明文渊阁大学士胡广所撰，《胡文穆集》当有记载，但胡集一时不易得，《明文衡》卷八十一有此碑全文，足补《明史》之略。今录呈左右，以供参考。

〔信稿摘录〕

金灿然^{〔1〕}

（一）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往函

灿然同志：

前日畅谈甚快。拙著《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一篇，系旧稿，因嫌琐碎，未发表过。兹连同拙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送请台阅，不吝指教为幸。此致敬礼！ 陈垣。十月十六日。

〔影印件〕

（二）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往函

送来《册府元龟》补遗七十二页已阅毕，其中十四条与本卷或与他卷重出，似可不补。又傅校《册府》，亦已阅毕，除漏去一行半行者不录，录其整条漏去者凡十五条，送上。

〔信稿摘录〕

（三）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往函

灿然同志：

《影印册府元龟序》已拟就，另纸呈上。此序共分八段：第一说前人不重视《册府》；第二说《册府》渐为人注意；第三说《册府》材料丰富，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第四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第五说宋本比明本为强；第六说明本亦有胜宋本处；第七说明本脱文是有意删去，不尽是脱文；第八说宋刻既无完本，以明本影印亦宜。如此作法，未

〔1〕 金灿然（1913—1972）：山东鱼台人。时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总经理。

知能用否，请删改，不必客气。此祝健康！

影印宋本《册府》二册奉还。

〔信稿〕

（四）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函

援老：

六月十八日来函并《影印〈册府元龟〉序》稿，均敬收悉。序文说明八点，均有必要；其中指出宋明两本互有轩轻，足以祛除今日读者崇宋非明的成见，尤为重要。兹已将序稿发排，俟排就当以清样一份送请察阅。

我局对于选用底本，采录各本的原序和附件，以及出版工作上应向读者交代各项，尚拟写后记一篇，附于卷末。拟定当录稿就教。此外，为便于翻检，将舍去原刊目录，另行编排在各门下系有总页码的总目录。并以各门首字笔画多寡为序，增编卷目索引一份。如此做法，未知妥否，请示尊见。

全书印刷工作，将发我局所属香港印刷厂进行，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可全部完成。知注并陈。

退下宋本影印样二册，已照收。

此致敬礼。金灿然。六月二十六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往函

贵所拟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点勘《鮚埼亭集》，至为适当。蒋先生说我对《鮚埼亭集》有多年丹铅之功，蒋先生太过奖了。贵所应仍请蒋先生担任点勘或注释，当能胜我百倍。

〔信稿摘录〕

中华书局

(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1〕}，往函

我是赞成第一项办法的，此项办法成本虽贵，但用此书的人都可靠图书馆购备，不一定每人都有此书也。

〔信稿摘录〕

(二) 一九六四年，往函

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同志：

承示《影印四库总目出版说明》草稿一份，因人大会议期，久稽裁答。顷细读一过，大致不差，提不出什么意见。仅挑剔个别字句如另纸，请高明斟酌。此致

敬礼！ 陈垣。

一页六行	首都北京	首都二字可省。
一页九行	原注册个字	可省。
一页十一行	也以他化力最多	拟改为“也以他的力量为多”。
三页三行	七万六千	嘉业堂刻本《郑堂读书记》作“七万八千”。
三页五行	陈垣《四库书目考异》	未有刻本。
四页九行	道光	“当时的”五个字可删，因道光时阮元离浙抚任已久。
又	遗漏	二字可省。

〔信稿，下同。〕

〔1〕 此函为回答中华书局十月二十四日征求影印《册府元龟》意见的来函。第一项办法是以商务印书馆原缩小摄影宋刻残本的方法，用明刻配足。

(三) 往 函

中华书局出版部负责同志：

二月九日来书征询我对印行《明文海》的意见，时我适在医院，未能即复为歉。

查此书为黄氏晚年未定之本，其体例颇多可议，诚如《四库提要》所言。但此书为研究明代文献者必须参考之书，不予印行，终必散佚，所以我的意见，今日若有余力，印行仍比不印行为好。专复，即致敬礼！

此书文津阁本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八页，中间缺一五八、一五九、一七〇、四八二等卷，未识其他钞本有可采补否？

(四) 往 函

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同志：承示《汉唐地理书钞》出版说明，细读一过，作得甚好，提不出什么意见，但看出几个错字。较重要的，是任昉所辑书名“地记”，不是“地纪”。又“隋时仅存十分之二”句，隋时二字改为唐初似较合。谨复，并致

敬礼！ 陈垣。 月 日。

附原件。

李济贤^{〔1〕}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往函

赵彦书原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有藏本，如现科学院图书馆没有，想已被运往台湾；毕自严有奏议一三六卷，《剿叛公疏》当在其中。

〔信稿摘录〕

〔1〕 李济贤，时在历史研究所工作。

丁浩川^{〔1〕}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往函

接受你这亲切的祝贺。这几年，在政治思想上，你对我帮助很大，应该说我的入党，是和你具体帮助分不开的。

〔信稿摘录〕

〔1〕 丁浩川（1909—1961）：河北完县人。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

朱子勉^{〔1〕}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往函

收到来信，不见近三十年，得知起居佳胜，至为欣慰。来信说广州文史馆有九十二岁老人，不知是何姓名？馆中七十以上老人当不少，都有何人。

〔信稿摘录〕

〔1〕 朱子勉：自广州来信。

外文出版社

(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往函

承示《历代名人录》，翻阅一过，校出几个错字。可惜我所知道者甚少，不能有所帮助为歉。至于排列方法，愚见以为按姓氏排列，不如按类按年代排列，如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似较有意义。

〔信稿〕

历史博物馆

(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往函

北京历史博物馆负责同志：

承三月廿八日示询历史人物名单拟增加陆棠，并关于陆棠的评价，谨为介绍如另纸。应增加与否仍请高明酌定。史料三件附呈。此致敬礼。陈垣。三月三十一日。

陆棠介绍

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年之间（1130—1132），建州范汝为愤政府之无能，痛官吏之贪暴，据建州起义。建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谢向、陆棠等，或善文章、多才艺，或已登科，望风从之。失败后，施逵逃脱入金，改名宜生，为著名汉奸，此知识分子之败类，不足道。今特介绍一以学者面貌出现的陆棠。

陆棠字敬思，建州建安县人。为大儒杨龟山门婿，从龟山游者几三十年（1104—1132）。知识分子参加农民革命失败后，其生平事迹，每为人所湮没，陆棠参加范汝为组织失败后，胡寅为作长传，见《斐然集》三十，阳抑而阴传之。陆棠未参加革命前，陈渊为作定交篇，称为“君子人”，又作定交篇跋，既失败后，陈渊仍留此二文在《默堂集》二十，不肯削去。《朱子语类》一三三盗贼门不讳陆棠为杨龟山婿，且称其人极端重，似有德器者。此等对所谓“盗贼”的批评，在历史文献中实为罕见，故特拈出之。

据胡寅所作陆棠传，棠参加革命时，龟山年已八十，曾为三书招之，棠复书悲痛。棠平日必有一套革命道理，可于此往复书中见之，惜此书不

传。据传，棠父及妻皆支持棠所为，死而不悔，其革命主张，必有极精处能动人，故传又称“士大夫为所笼惑者比迹而是”，则断非龟山翁之纲常大义论所能说服者也。

范汝为事，见《宋史》三六四《韩世忠传》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杨龟山，为二程门人，《宋元学案》二五有龟山学案。

胡寅为龟山门人，《宋元学案》四一有衡麓学案。

陈渊为龟山门人，与陆棠为僚婿，《宋元学案》三八有默棠学案。

陆棠如果不参加范汝为组织，亦可占《宋元学案》一卷，但棠不愿以彼易此。

〔原稿〕

葛一之

(一)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往函

一之先生著席：

奉书并画久收到。画已题款，却之不恭，只可存领，谨谢。关于人事调整一节，已与处系商酌，系中人事本年尚无大动，暂可不提。展转磋商，遂至稍稽裁答，尚乞原宥。专此复谢。即祝健康！五月卅日。

〔信稿〕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一)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来函

陈垣先生：

我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内设有广东文献室（现藏图书资料有十一万册）以收集广东历史资料及人物传记著作、出版等方面图书画册、印刷品等，并将有参考研究价值部份整理出版。现我们正进行编辑“广东近代漫画（主要以宣传画、讽刺画）选辑”，取材以《时事画报》为主，其次有《赏奇画报》、《平民画报》及《广东白话报》的影相馆插图。我们对于《时事画报》当时的组成情况不甚了解。据冼玉清先生说，陈老先生为《时事画报》之创始人之一，因此特函询先生以下几点：1.《时事画报》组织的经过，成员姓名、籍贯、笔名、经历。2.在清末广东还有那些作为旧民主革命运动宣传刊物的画报可供选辑的。3.现在有那些单位或个人藏有是种画册，请告知以便函请借用。以上三点烦请先生给予帮助为盼！此致敬礼！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一九五九、六、廿二。

(二) 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往函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同志：

六月廿二日来函收到，承询广州《时事画报》组织经过、成员姓名、笔名等等，事隔五十多年，我记忆不清楚了，对你们不能多所帮助，至为抱歉。

据我所知，广州《时事画报》创始人为潘达薇，又名潘心薇，是革命画家，同事者有何剑士、高剑父、谭云波等。我只管报中文字，当时同写

文字者有岑学侣、胡子骏等。

至于报的组织，我不大清楚。报中文字多倾向民族主义，当时在内地讲民族主义，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广州《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我的笔名为谦益、钱罍等。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钱罍取其别名“扑满”，这是当时的思想。

《时事画报》创始于光绪乙巳、丙午年间（一九〇五至〇六），月出三期，逢一出版。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数十期，与《赏奇画报》订在一起，一九五六年曾蒙借阅。

乙巳、丙午，正是粤沪拒约会抵制美货最热烈之年，粤中有名漫画《龟抬美人》，就是当年产物，今将龟抬美人漫画记事一则录呈，所记甚略，未识能供参考否？专复，并致敬礼！陈垣。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

记龟抬美人漫画

一九〇五年，美国续颁华工禁例，华侨冯夏威自刎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外，举国大愤，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抵制美货，余亦其中之一员。时适有以美国秦大臣与大总统女公子为首的美国游历团二百余人到广州，广州当时交通工具只有轿而无车，同人乃鼓动全城轿班罢工，四处张贴《龟抬美人》漫画，画一个美女坐轿子，两只乌龟抬之。这是说抬美人者便是乌龟。因此，地方官吏大窘，一面出示禁止张贴漫画，一面逮捕曾在街头演说人。遂有马、潘、夏三君之狱。人情更愤，开会生祭马、潘、夏。马者马达臣，为广州拒约会主任，潘者潘信明，工人，夏者夏重民，为余义育学堂学生，时同人正筹备出一《时事画报》，龟抬美人漫画，即《时事画报》同人所出也。

附记：我记得游历团是二百余人，这些人皆为视察抵制美货情形而来。有人根据当日地方官告示，说只有秦大臣及大总统女公子二人，倘若如此，又何必鼓动全城轿班罢工，与我所记忆的不一樣。

〔原稿〕

陈明柱^{〔1〕}

（一）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往函

治病健身，勿以体弱而苦闷，要珍惜和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不懂得养生，生平不喝茶，不吸烟，不饮酒，少吃肉，日必大便，早睡早起，如此而已。

〔信稿〕

〔1〕 陈明柱：成都一青年，在税务局工作。

郑逸梅^{〔1〕}

（一）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往函

来信询及拙著《吴渔山年谱》，系早年著述，殊无足观。兹特检出一册，另邮寄上，即希指正。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日，往函

承惠大著，敬谨收到，容当细读。遵属题签，殊不称意，聊以塞责而已。

〔1〕 郑逸梅（1895—1992）：江苏吴县人，南社成员。时在上海晋元中学任教。十七岁即开始为报刊写文史小品，勤于写作，有“补白大王”之称。

王启初^{〔1〕}

（一）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2〕}，往函

统观诸人皆大官僚，此册盖朝房值班时销闲所书，风格平凡，无甚特色。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六一年六月^{〔3〕}，往函

此三札必在光绪十六年以前，十四年七月以后。而札中语气，皆系在到任未久时语，则此札当作于光绪十四年九月无疑。

（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往函

连奉大札及《沧浪五老》图卷，并《湖南出土铜镜图录》，至可宝贵。住院月余，医嘱休息，是以尊卷久未题，恕罪恕罪。因恐延迟日久，今特先另邮挂号奉还。

〔1〕 王启初：时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

〔2〕 王启初来函请援庵鉴定他所藏嵇璜、刘统勋、钱陈群、彭启丰、梁诗正、汪由敦、介福等人手卷。此为复函。

〔3〕 王来函请援庵为其审核馆藏吴大澂与倪文蔚手札。此为复函。

曹聚仁^{〔1〕}

（一）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来函

援庵先生：

昨天，一位朋友告诉我，您老要找“孟子微”的文章，今日上午，整理报纸，刚看到这一篇，就剪了寄给先生，乞检。

我今日在香港《循环日报》也谈到尊著，校籀之学，胡三省还是我们浙东的乡先辈，但在海外，为生活而奔波，就难于埋头了。

我和先生是不相识的，却也是弄史学的，仰慕之心，与日俱增也。即颂著祺。曹聚仁敬上。四月八日。

（二）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日，往函

公既搞史学，又是胡身之浙东同乡，钦羨之至。我在北京沦陷日寇时，曾撰《通鉴胡注表微》，对身之生平颇有所叙述，但尚欠详尽，今另邮寄呈一册，乞不吝赐教为幸。

〔信稿摘录〕

（三）一九六〇年六月三日，往函

聚仁先生史席：

四月底来大札，早已收到，唯大著八巨册一包，最近才接到。略阅一过，大言炎炎，真令小儒咋舌，至佩至佩。无以为报，谨将新印旧作二本

〔1〕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兰溪人。新闻工作者。爱国人士。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等报纸。孟子微即其笔名之一。

另邮呈正。明知无当大雅，聊示谢忱而已。大著容当细读，藉广见闻，先此复谢，并致敬礼。

〔手稿〕

（四）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日，来函

援庵老人：

奉三日赐教，知拙著已寄到京中，承赐阅，谢谢。尊著定必精审，先谢佳惠。

聚仁近十年在海外所写种种，约有三十五种，其实只是新闻记者的专栏稿，每天得写五千字，每月十五万字，一年就有百八十万字，十年间，差不多写了一千六百万字，这当然算不得著作（也只出版了五分之二）。在先生的眼中，当然可笑的。只是这十多年中，国中文士对海外情形也颇隔膜，寄上各书，可作齐东野语看也。（此间友人，有每天写三十多篇，一万五千字的，也有每天写一万字的，写五六千字的，那是常事。最近，我主《循环日报》言论，每天仍写四五千字。新闻记者的文字，只能是“大言”，强不知以为知的。）

聚仁在抗战时期做战地旅行记者，那时立志研究《太平天国战迹》、《弋阳腔流变》、《红军在江西》及《乱世哲学》四题，人事草草，一直没弄好。只在一九四七年写了《中国抗战画史》，比较有系统，海外无书，待返上海日，再行寄奉求正。最近准备编写现代中国通鉴，不知何日可竟稿。已入暮年，精力就衰，写得多少是少了。

近刊行《北行二语》、《三语》，由邮寄上。乞正。

即叩著祺。曹聚仁敬上。六月十一日。

荷兰学者

(一)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往函

先生：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金丹教我无研究，不能对您有所帮助，至为抱歉。关于景教，我所知道的，你都已知道。惟有一事想谈谈，就系来信提到的唐朝道士吕岩。有人因为书写《景教碑》的人名吕秀岩，遂谓吕秀岩即吕岩，并以此证明吕岩与景教有关。我以为此说不可信。

中国人习惯有单名，有双名。双名遇必要时如避讳之类，就去一字改为单名。唐朝第二代皇帝名世民，当时有一大臣名李世勣，就去一字单名李勣。这例是有的，但不适用于吕秀岩，因吕秀岩无去秀字的必要。

又中国人习惯名之外有字，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字太白，故李太白即李白。这例也是有的，但吕秀岩亦不适用此例，因秀岩是名不是字。吕岩字洞宾，又非字秀岩。秀岩是官员，吕岩是道士。谓吕秀岩即吕岩，毫无根据。谓吕岩与景教有关，亦无根据。我所见如此，是否有当，请指教。

〔信稿〕

王芸生^{〔1〕}

（一）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九日^{〔2〕}，往函

芸生先生：

《劝学罪言》一册，遵嘱寄上，乞察收。在抗美援朝时，我曾结合当时天主教反美侵略问题，匆匆写成有关英敛之的一篇宣传文章，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对英老先生并未全面了解，只就其一时一事言之，以激起天主教徒的爱国思想，今已无足参考了。专复，即致敬礼！ 陈垣。九月十九日。

附一册。

〔信稿〕

〔1〕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历任《大公报》主笔、总编辑。解放后任《大公报》社长。

〔2〕 王芸生来函请援庵审阅他所著《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此为复函。

广州美术馆

(一)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往函

敝藏张西园山水立轴，虽属罕见，但未必能选入《广东名画集》，恐系容庚教授过誉。兹将该画照片寄上，看看能否刊印再说。

〔信稿摘录〕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一)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往函

有友人想看鄙人旧著二篇：一、《中国解剖学史料》，见《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出版；二、《高嘉淇》，见《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一九一〇年九月出版。您处如能倩人代抄，所须报酬，函告当即汇去。

〔信稿摘录〕

陈 凡^[1]

(一)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来函

援老：

前寄《广东书画家作品选集》一册，据孝博先生说，您已经收到了。那本画册，由于成本所限，编印也极匆忙，质量很低，只是聊胜于无罢了。

这几年来，我们常在香港开一些展览会，介绍祖国文化遗产，透过这类活动，做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这种做法，对于中间落后的群众，确实发生了若干作用。《大公报》的主要读者对象，为工商界及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去年五月起，决定办一个《艺林》周刊，作为联系特定读者的手段之一。一年多以来，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办得好，而是因为：一、香港各报没有这类刊物；二、虽有一二近似的，但我们比他们较为严肃、认真、持久；三、香港确有不少人，对这类东西有兴趣。

我们想进一步充实这个周刊，但有一个最大的苦恼，就是稿源问题。去冬我去北京时，曾由文化部、中侨委方面，请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约集了有关文物、考古、书画、篆刻等方面的老先生，谈了一次，我把香港环境及我们办这个周刊的目的对大家讲了，他们都决定要支持，宣传领导上也要我们把这刊物坚持下去，再求充实，并设法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使它的普遍性更能扩大，以达到古为今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但无论怎样，中心问题还是一个稿源问题。因此也希望得到您的支

[1] 陈凡：字百庸，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编辑。

持，给《艺林》寄一些稿件。新作也好，存稿也好，有关岭南历史、文物、人事的固然好，其他方面的同样好，总之，有稿来就是支持，就是充实本刊的一种大力量。您的文章的影响，除了文章本身而外，登出了文章之后，让海外的人知道援老老而弥健，消息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影响。我们万二分的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孝博曾对我说：“援老甚愿援人”，亦愿援《艺林》以一臂乎？

我们在国内组稿，有时托北京中国新闻社办理，因此，除了我写信给您之外，也已写信托中国新闻社的人来面恳了。《大公报》是人民报纸，在复杂的环境从事复杂的战斗，为了充实火力，诚恳地希望与要求援老予以援助。

如果您有复信，直接寄“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可以，或者寄“广州惠吉西路二坊二号大公报办事处”转我亦可以。专此并颂道安！ 晚陈凡拜上。十二月一日。

附寄《艺林》数期，以后二期寄呈一次，恳请指正。

（二）一九六三年三月，往函^{〔1〕}

陈凡同志：

接奉三月十六日诗笺，光彩夺目，陈老大加叹赏，以为酷似近日文物出版社所印《陆放翁自书诗册》，谨以一册为赠，并附相片一张，即希晒存，并致敬礼！

共阅陈凡同志诗笺。一九六三年三月。

〔信稿，下同。〕

（三）一九六五年，往函^{〔2〕}

陈凡同志：

久未通讯为念。陈老有《答友人书》一篇，今抄呈，未识《艺林》合

〔1〕 此函系以刘乃和名义寄出。

〔2〕 此函亦以刘乃和名义发出。

用否，请酌。^{〔1〕}此祝健康！

（四）一九六五年，往函

百庸同志：

久未通讯为念。承寄示《艺林丛录》第三、第五册及大著《黑网录》一册，敬谨收到。大著人人爱读，风行一时，至佩。专此复谢，并颂著安！

〔1〕 此文标题为《萨都刺的疑年》，为答张旭光书，后发表于七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上。

人民日报

(一)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编辑同志：

看了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从借书谈起》^{〔1〕}，甚有趣，报纸能多刊载这样的短文，可以省时、省纸，对读者大有利益。惟所附袁枚《黄生借书说》原文，句读有误，因之译意亦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应改为“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省记犹言记得，“通籍后，俸去书来”，是说通籍后有俸可以买书。过去中了进士的，他的名字就上通到朝廷了，所以叫通籍，这是个小错误。

又译意注里说四库全书馆编书十六万八千馀册，亦有问题。据我所知，《四库全书》原有七部，每部三万六千馀册，今藏北京图书馆者系文津阁本，凡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陈垣。

（载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二)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理论宣传部编辑同志：

三月二日和廿四日来信都收到。承索稿件，兹寄上小文一篇，^{〔2〕}如可用，请删改。如不合用，请退还为幸。此致
敬礼！

〔信稿〕

〔1〕《从借书谈起》，邓拓所作。

〔2〕小文：应指《跋陈鹏年自书诗卷》，发表于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三)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往函^{〔1〕}

法献佛牙（即现存广济寺的佛牙）入中国后，怎样由长安传至燕京，现在已找出他由长安至燕京的线索，特为写出。^{〔2〕}事关宗教政策，国际信用，可否发表，请酌。

〔信稿摘录〕

〔1〕 此函为致该报理论部编辑陈大可者。

〔2〕 应指《法献佛牙隐现记》一文，后发表在十月出版的《文史》上。

邓拓^{〔1〕}

(一)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邓拓同志：

阅今天《人民日报》大作《从借书谈起》，甚有趣。报纸能多载此等短文，可以省时省纸，对读者大有利益。惟所附袁枚原文，句逗有误，因之译意亦误。“故有所览辄省记”，省记犹言记得。“通籍后俸去书来”，言通籍后有俸可以买书。中了进士，通籍于朝，谓之通籍。这是小小错误，值得更正否，请酌。又译意注言“《四库全书》馆编书十六万八千馀册”，亦有问题。据我所知，《四库全书》原有七部，每部三万六千馀册。今藏北京图书馆者系文津阁本，凡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专此，即致敬礼！ 陈垣。一月廿三日。

〔信稿〕

〔1〕 邓拓（1912—1966）：福建福州人。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

高季平^{〔1〕}

(一)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往函

年表二张收到，绘图细微，定下功夫不少。既称年表，则要便于查看，一目了然。这二表似觉过于繁细，眉目反为不清。又关于历史上各朝代的年限，应根据正确史料，得出结论，吴国、越国都在纪元以前，自应以我国史料考其年代为宜，不能无选择地用外文材料。

〔信稿摘录〕

〔1〕 高季平：自天津来信。

蒙文通^{〔1〕}

（一）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往函

来示谈到《薛史》辑本^{〔2〕}郡县志，并不是《薛史》原文，据《通鉴考异》所引，《薛史》本名地理志，不知馆臣何以名为郡县。今台端欲重辑一编，至为盛事。敝处所标点《旧五代》，初稿虽早已完成，但尚须细细重勘数过，断不能如传说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

〔底稿〕

〔1〕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以字行，四川盐亭人。时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2〕 即通行的辑本《旧五代史》。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一)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往函

寄来中古史校样十二条请审阅，细读一过。只在元太宗条下添了“又称合罕皇帝”一句六个字，理由是：合罕皇帝之称，见于《元史》一五七《刘秉忠传》，今据新发见的海云禅师碑（在北海）补入一句。

〔信稿摘录〕

杨志玖^{〔1〕}

(一)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往函

志玖同志：

六月三日来信收到。《元典章》户部五第十页的“你教”，据敝藏知圣道斋钞本、巴陵方氏藏旧钞本均作你教，汲古阁藏元刻本亦作你教，所以仍而未改。来信引《元史》卷十二至元二十年十月条并《大元海运记》至元廿二年条，证明应作“你敦”，对了。这即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所谓“他校法”，至佩至佩。似此类错误未校者恐尚不少，靠后来者加工再校耳。专复，即颂

健康！ 陈垣。六月七日。

〔抄稿〕

〔1〕 杨志玖（1915—2002）：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紫宸^[1]

(一) 一九六一年六月，往函

紫宸先生尊鉴：

久未晤教，想起居住佳胜为颂。顷接友人来信，说一九四五年间燕京大学神学系曾出版一种《新约》译本，未识如何可以购得。或尊处有藏本，拟恳惠借一阅。今早专诚拜谒，适值公出。今特函陈、乞赐指示，至以为幸。专此，即致

敬礼

〔信稿〕

[1] 赵紫宸(1888—1979)：浙江余杭人。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时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

陈彬和^{〔1〕}

(一)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往函

彬和老弟：

久无消息，忽得手书，欣慰何似。吕译《新约》初稿，已从赵公处借得，但说只此一册，寄出颇为为难。今着人将序言三篇抄寄，或可知其梗概。专复，即祝健康！

〔信稿〕

〔1〕 陈彬和：江苏吴县人。曾任北京平民中学教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中俄大学总务长、《申报》总编辑。

梁家勉^{〔1〕}

(一)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来函

援庵校长：

我院为了纪念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拟将旧集从新编纂，由晚勉负其责，已草就缘起及凡例初稿各乙份。因限于水平，其中欠周欠当之处定必不少。谨连同我院介绍函乙通，随函奉读，敬祈拨冗审阅，提示尊见，俾便遵照修正。同时，关于如何进行工作？如何搜集有关资料？亦盼随时教导，并鼎力赐助，至深纫感！专此奉达，谨致敬礼。晚梁家勉敬上。61年6月27日。广州石牌华南农学院图书馆。

又：闻徐光启曾为华亭许乐善（修之）《适志堂集》作序。该集（见1936年《圣教杂志》二十五卷二期引述）今屡搜未获，未悉留存何处？倘有所闻，敢盼示及。

又：徐宗泽增补本旧集，著录徐光启诗多首，后附“松风馀韵卷七”六字，可能这些诗是见于《松风馀韵》一书中，但此书系何人所著？现藏何处？敢求示知。

〔1〕 梁家勉：1908年生，广东广州人。时为华南农学院图书馆馆长。

华南农学院

(一)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来函

陈垣校长：

我院为了准备纪念我国自然科学家和农学家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特由梁家勉同志（图书馆主任、中共党员）从新编纂他的专集。素仰您对徐光启生平学术思想，研究有素，因特连同编纂缘起及凡例各一份，随函奉呈，敬祈拨冗指导，提示宝贵意见，俾便遵照办理，为荷。谨此函介，并致敬礼！华南农学院。一九六一年六月廿七日。

(二)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往函

华南农学院负责同志：

六月廿七日来信并《编纂徐光启集缘起》及《凡例》均收到。徐光启一代伟人，文集未有善本，至为憾事。贵处拟从新编纂，甚盛甚盛。来示以为我对徐光启生平学术思想素有研究，我于徐光启所知甚少，恐不能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如有问到，自当就所知以对。

梁家勉同志^{〔1〕}所问许乐善《适志斋稿》，敝处抄存有徐光启序一篇，今抄寄。又问《松风馥韵》，此书五十卷，北京图书馆有藏本。

〔信稿〕

〔1〕 梁家勉：该学院图书馆馆长。

聂崇岐^{〔1〕}

（一）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往函

承示指出《朔闰表》太平兴国改元日子有误，至为感纫，岂特不以为忤，而且欢迎。

〔信稿摘录〕

〔1〕 聂崇岐（1903—1962）：字筱珊，河北藁县（现属天津市）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五二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前身）。

人民出版社

(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往函

人民出版社服务组：

十月廿一、三十日来购书账单并《苏共二十二大文件》一册皆收到。两次单上款项，计一一·八八元加一·四五（《隋唐五代史纲》）加一·〇〇（《二十二大》）等于一四·三三元，一并送清，请查收。

寄来十月份新书目录，拟选购五种，已圈在目录上，请查收。

又《苏共二十二大文件》，学习正需参考，你组能及时主动送来，殊感。其他如《苏共二十二大文件汇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出版后，仍盼各代购一册。谨此致谢。

敬礼！ 陈垣。十一月二十日。

(二)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往函

人民出版社秘书组：

《苏共二十二大主要文件》一册退回。新本即交来人带回如何？即致敬礼！ 陈垣。十一月廿二日。

任金柱^{〔1〕}

（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往函

听说你们都是小学教师，你们的工作是重要的工作，是有意义并且非常崇高的工作，希望你们能认识自己工作的责任重大，在小学教育上作出成绩来。

〔信稿摘录〕

〔1〕 任金柱：河南延津县小学教师。

赵世暹^{〔1〕}

(一)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所谈《册府》校订事，意见甚是，该书卷帙浩大，如俟校好再印，则需时甚久，故先影印，以供研究者参考。

〔信稿摘录〕

〔1〕 赵世暹：在北京水利水电科研院工作。

阴法鲁^{〔1〕}

（一）一九六一年，往函

法鲁先生著席：

久未晤教，忽接手示，并明祖诏书抄件，至为感纫。

此诏书约分三截。第三截已见《西域记》附注，即拙稿所引用者是。第二截亦见《西域记》附注及《永乐实录》卷七七、《明史》卷三二六。惟第一截为以上三书所未载，至可宝贵。

第二截因两国现正要好，交兵旧事，不便重提，故拙稿一字未及。

至拙稿其他缺点尚多，乞不吝赐示为幸。

专此复谢，并致

敬礼！

〔信稿〕

〔1〕 阴法鲁（1915—2002）：山东肥城人。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余 逊^{〔1〕}

（一）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往函

尊公逝世时，我正在医院，出院后家人久乃告知，不胜悲悼。近年朗润园中，我所常怀念者二人，一为校长汤公，一即吾兄。承属为尊公遗著作序，义不容辞，但恐未能窥见高深，有负期望耳。稍暇当勉力为之。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往函

尊公集序，今始草就，未知能用否，有不同意见请提出商改为幸。

〔1〕 余逊（1905—1974）：字让之，湖南常德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余嘉锡之子。

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一)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往函

史料整理处负责同志：

您处所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收罗完备，对我们极有帮助。您处已送我校一部，现由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使用，我校政治教育系党史教研室亦需要经常参考，因此恳请您处再惠赠我校一部（如需购置，请函告，即办理购买手续），使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好的开展。诸多费神，无任感谢！专此，即致敬礼！ 陈垣。二月廿三日。

陈奇猷^{〔1〕}

(一)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往函

承寄来《韩非子集释补编》一册，知仁弟精进不已，至可钦佩。

〔底稿〕

〔1〕 陈奇猷（1917—2006）：广东韶关人。一九四〇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一九四二年获硕士学位。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杨廷福^{〔1〕}

（一）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往函

承索拙著《释氏疑年录》，此书现无单行本，特在《励耘书屋丛刻》内抽出一部四册，另邮寄上。

〔信稿摘录〕

（二）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往函

廷福同志：

四月廿五日曾复一函，并另邮挂号寄去拙著《释氏疑年录》一部四册，至今已近三个月，未得回信，究竟已收到否，至以为念。专此，即祝健康！陈垣。七月十六日。

〔杨先生寄赠影印件，四、五函同。〕

〔1〕 杨廷福（1924—1984）：字士则，浙江鄞县人，时为上海教育学院教师。杨先生在《缅怀新会陈先生对我的教导》（载《读书》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七期）一文中说：“二十多年前，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玄奘，陈先生的《释氏疑年录》是我所必须参考的。那时，中华书局还没有排印，只有他励耘书屋的家刻本，坊间不多见，我也没钱买，当时形格势禁，我向图书馆借阅还有一定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向陈垣先生借书。可是素昧平生，我踌躇再三，就斗胆而冒昧的上书。一周光景，邮局寄来《释氏疑年录》四册，陈先生亲笔写了热情洋溢，勉励备至的回信，并将此书奉贻。以后，我在学习时，遇到疑难，就向老人家请益求教。他有问必答，为我函授教导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戛然中止。十二年来，陈先生对我的通讯指导，约计共有四十封左右长短不一的信函。这种雪中送炭的温煦，成了我在逆境中不甘自暴自弃的精神支持，更可宝贵的是毫无保留的教导了治学的方法，启迪搞科研的门径。这四十封信札，在浩劫中捆载以去。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我对蜗居进行清洁大扫除，从尘封蠹余中找到了幸存的陈先生的几封简短书简，虽非论学之作，但多少尚能窥见老一辈学者对后学的掖导。”

(三)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往函

前者寄上《释氏疑年录》，久未得复，是以函询是否收到，并非催促还书，不久即接寄回原书，是否误会。承前后寄示大作六种，住院月馀，医嘱休息，是以未能细读大作。惟观其用力之勤，读书之博，态度之谦，足规其造诣。

〔信稿摘录〕

(四) 往 函

连来二函并扇面一帧，及大著《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的影响》一文，皆早收到。扇面作书，苍劲有力，能写能作，真多才多艺之士也，至佩至佩。

唐律一文，条理清晰，材料丰富，收到后即遵嘱送《历史研究》并代为推荐刊载，是以迟迟未复。最近始得历史研究所同志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同志回信，他们都称赞此文确实下过工夫，但因目前史学界曾检查了一下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发现其中一些涉外事件，就令是历史事件，对当前国际也有影响。经慎重考虑后，大著中某些提法，在当前似有不适宜地方，因此都认为暂时仍以不发表为宜，可惜，可惜。专复，即祝暑安！陈垣，七月廿七日。

(五)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往函

廷福仁兄著席：

国庆前夕来书敬悉。两年国庆，均在医院渡过，本年幸得在天安门上观礼，承示垂念，至为感纫。

大著《试论玄奘西行首途年月》，亦已略读一过，征引繁博，言之成理，对于拙著，不轻附和，尤合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至佩。专复，并祝健康！陈垣。十月十二日。

惟大著只论玄奘西行首途年月一事，正文廿五页，附注十一页，凡一万八千馀言，似可稍加压缩，或添上小题，以便读者。又来示谦称，殊不敢当，请后勿复尔。台端近在何处工作？便望示知。又及。

(六) 往 函

廷福仁见著席：

十月廿一日来信并《玄奘年谱序例》收到。我于佛法所知甚浅，故不能为大著提出什么意见，但有几点所欲言的。

- 一、印度现正反华，文中不能不提到印度。
- 二、东南亚各国多奉佛教，派别分歧，又有大乘、小乘之目。
- 三、中国幅员广大，容易涉沙文主义之嫌。

凡此诸点，下笔须费斟酌，大著想已见及矣。专复，即祝健康！

陈垣。 十一月廿一日。

[信稿]

蔡 迪^{〔1〕}

（一）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往函

仕而优则学，谓做事有馀力则学习；学而优则仕，谓学习有馀力则做事。

〔信稿摘录〕

〔1〕 蔡迪：在教育部研究室工作。

张舜徽^{〔1〕}

（一）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往函

承示大著《史籍校读法》一册，博极群书，常识丰富，于学者大有裨益，至可钦佩。大著采用《史讳举例》一人二史异名表，与原表排列不同，排列改变，失却二史对照的意义，颇似云台二十八将，可谓无独有偶，谨拈出以博一笑。校书真不容易也。

〔信稿摘录，下同。〕

（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往函

《清代扬州学记》敬谨收。一部又一部，层出不穷，无任钦羨。

（三）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往函

大著《广校雠略》，拜读一过，获益良多，博极群书，尤所佩服。大著美矣，然词锋太利，时或伤人，试为拈出，略分四项。一、骂尽一切；二、轻视后世；三、指名相讥；四、自视过高，看人不起。

〔1〕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时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陈叔通^{〔1〕}

（一）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往函

叔老尊鉴：

承询年谱始于何时，谨按宋以前经籍志未见有年谱之属，惟《宋史·艺文志》有洪兴祖撰《韩子年谱》一卷，《四库总目》有赵子栎撰《杜工部年谱》一卷，鲁豈撰《杜工部诗年谱》一卷，作者皆北宋末、南宋初人。此年谱之见于著录最早者。又《宋史·艺文志》有朱昱撰《朱胜非年表》一卷，亦年谱之属。元明以后，此类书渐多。《千顷堂书目》著录者，指不胜屈矣。

至于年谱是何人创作，据现在所知，有吕大防撰杜诗、韩文两年谱，尚早于洪兴祖四十年。专复，并致敬礼！

陈垣。七月卅一日

〔信稿〕

〔1〕 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余镐堂^{〔1〕}

(一)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往函

前寄来大著《南汉述林》稿本，已略读过，材料丰富，再加磨勘，便成佳著，兹另邮挂号寄还。

〔信稿摘录〕

〔1〕 余镐堂：自广州来函。

张执一^{〔1〕}

(一)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往函

执一同志：

即日接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第十期，宗教工作基本知识栏内载“历史上公元五四八年，北齐下令取消道教”。谨按公元五四八年根本就不是北齐，恐有错误。又载“公元五七四年，北周偏用道教”，谨按《周书》卷五：“建德三年（五七四）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似未偏用道教。应否查明更正，请酌。

陈垣。九月廿二日

〔信稿〕

〔1〕 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谢公惠^{〔1〕}

（一）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往函

住院多日，近始出院，是以奉复稽延，恕罪。大著十章，拜读，敬佩之至，足见白沙诗教，宗风不绝，忝附乡末，与有荣焉。

〔信稿摘录〕

〔1〕 谢公惠：时在广东江门市政协工作。

张立民^{〔1〕}

（一）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往函

大著拜读，敬佩之至，但有小小意见，谨献其愚。文中“蒙古”实指元朝，可否以“元人”代之；大著用《新元史》，不用宋濂《元史》，未喻尊旨。

〔信稿摘录〕

〔1〕 张立民：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

李小文^{〔1〕}

（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函

立志作人民教师，这个志愿很好。人民教师要德才兼备才能胜任，希望你加倍努力，达到自己的志愿。

〔信稿摘录〕

〔1〕 李小文：宁波市府桥街小学五年级学生。

佚名四

(一) 往 函

先生：

来信索取《通鉴胡注表微》，陈老想知道足下现任何职，要此书何用？兹特另邮寄上一册请教，收到请覆为幸。此致敬礼！北京师大陈校长办公室启。

〔信稿〕

张 怀^{〔1〕}

（一）一九六三年三月，往函

张怀同志：

前接贺年片，适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未及答复，至以为歉。兹检旧篋，有比国朋友赠我关于蒙古语文著作两种，共四册，谨以寄上，请费神为我转赠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至以为幸。专此，即祝健康！ 陈垣。

〔信稿〕

〔1〕 张怀（1896—1983）：字百龄，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任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建国后在内蒙古大学工作。

黄鸿光^{〔1〕}

（一）一九六三年六月二日，往函

《玄风庆会图》，卷一，六图；卷二，十四图；卷三，十五图；卷四，十九图。

常志清在劝缘题名五人一组中，其四人皆当时道教各派领袖，独阙大道教，而常志清又独未写职衔。来书疑他为大道教领袖人物，甚有见地。但文献不足，不能确实证明。若以为即张清志，则更嫌无据了。此节应俟多读多见后才能解决。

〔残稿影印件〕

〔1〕 黄鸿光：自广州来函询《玄风庆会图》问题。

余穗祥

(一)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陈老：

《通鉴胡注》自得您老表微，始见义理大明；群疑既释，嗟我身之，长为不死矣！

末学简陋，于史素无所窥，大作开卷，精彩纷呈，目不暇接，遂如行于山阴道上矣。顷据粗读一过中，似觉《表微》第72页7行5字下所作引号上端反向；又第270页15行28字“末”疑是“未”之误。一得之愚，仅供参考；是亦有所望于再版，小疵不为大醇之累也。幸甚幸甚。

承辱赐大作两种，足资阶梯，拾级而上，敢不自勉；栽培之恩，所不敢忘！谨此鸣谢，伏维矜鉴！敬祝您老秋日道履清泰，椽笔日健，尊府迪吉！末学余穗祥肃具。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通讯处：安徽省宣城县园艺场双塔管理区敬亭队

张旭光^[1]

(一)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来函

援老夫子道席：

九月五日赐谕敬悉。承海避讳与忌讳之别，豁然于尊著之所以不列此例之故，无任欢喜赞叹。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已托南京友人代借，不日当可拜读。暑期读张舜徽《广校雠略》，随手札记，现草成《评广校雠略》一稿，敬呈夫子请益。此作较大缺点：一、思想方面，提倡唯心主义的经学正统思想。二、系统方面，将平时杂文笔记，略加分类编集，并无完整系统。三、作者见非甚广，识又不高，往往望文生义，轻下断语，以致多陷谬误。此书在治文史青年中颇有较广泛市场，难免不有所贻误，治文史者应有加以批评纠正之责。生不自量力，谨就管见所及，提出若干条意见，约得四万言。人微言轻，不敢自信，深冀折中于夫子。亦唯有学术泰斗，如吾夫子者，对此等撰作，能如老师看小学生作文一样，从容纠正于立谈之间耳。敬恳夫子于著作之余，赐予披览指教，不胜厚幸。专肃，敬叩崇安。门弟子张旭光拜上。六三、九、廿二日。

(二)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往函

旭光仁兄著席：

三月底（未署日）来书并《评广校雠略》目次表二纸收到。所拟删去各节，甚佳，贵精不贵多也。

至于《评广校雠略》，改为《广校雠略商榷》何如？语调客气一点好，

[1] 张旭光：时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

目次表中“谬误”等字样少用亦好。今将原表璧还，即祝健康！

〔信稿〕

（三）一九六四年五月，往函

讲中国文学史至元朝，不能不提到萨都刺。萨都刺为元朝著名回回诗人，有《雁门集》传世，但其年岁至今未能考定。今欲考萨都刺年岁，不能不涉及为《雁门集》作序之干文传年岁，但干文传卒年有问题，《雁门集序》纪年亦有问题。今先辨之如下：

一、关于《雁门集序》纪年之误。此误容易看出，但知其错误易，考其实在则难，因所署为至正丁丑，至正无丁丑，其误显然。日人岛田翰刻萨天锡逸诗作至正十七年丁酉，余初亦信之，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今大著据黄溍《金华集》卷廿七干公神道碑，知干文传生于前至元十三年丙子，卒于至正十三年癸巳，年七十八，则又何能于至正十七年为《雁门集》作序，此所论最为明确。

至谓至正丁丑当为至元丁丑，则殊不然，此节萨龙光《雁门集注》曾辨之。因序明言作于休老以后，干至正六年丙戌才退休，故萨龙光推此序作于至正九年己丑；余则推此序作于至正七年丁亥，时干年七十二，萨年六十左右。大著仍主张至元丁丑。由泰定四年丁卯登第，至至元三年丁丑，不过十年，而集中为姑苏陈子平题黄公望山居图有“尘途宦游廿年馀”之语，则请干作序在至正不在至元也。

二、关于干文传卒年之误。钱椒《补疑年录》根据《元诗选》干文传小传，谓干卒于至正三年。至正三年召修《宋史》，两年书成，然后致仕，致仕垂十年然后卒。干神道碑记载甚明，何能以召修宋史之年为干卒年，此不得不谓为读史疏忽也。《元诗选》干文传小传，本于《元史》，《元史》本于干神道碑。删其卒年，而存其寿数，此史家恒例，在《元史》、《元诗选》未为误，《补疑年录》以“至正三年”与“卒”字连读，则大误也。

黄溍文集传世者有十卷本，俗名《文献集》；有四十三卷本，俗名《金华集》。干神道碑见四十三卷本，为十卷本所无。陆心源《三续疑年录》曾数利用《黄文献集》，但因所据者为十卷本，故未见干神道碑，不能纠

正《补疑年录》之误，同类之书所以贵广求异本也。《疑年录汇编》抄自各录，不自检书，故亦不能纠正补录之误。大著据四十三卷本《金华集》发现干神道碑，虽属偶然，实为创获。

三、关于萨都刺年岁之推测。萨都刺虽有大名，但《元史》无传，《元诗选》、《元史类编》、《元书》、《新元史》，虽各为补传，而碑铭、墓碣、挽词之属，至今尚未发现，故萨都刺的确生卒年无考，只可推测。

吴修《续疑年录》据干文传《雁门集序》，以“年二十登泰定丁卯进士”推之，谓生于至大元年戊申。但干叙明谓“逾弱冠登第”，未确指为年二十也。《疑年录汇编》照抄《续录》，亦无新证。

萨龙光据《雁门集》北人冢上诗有“自言家住大河北，闽岭相望六十六”之句，谓“此是公自数其年，本年为后至元丁丑，逆数至六十六，当为前至元九年壬申，此公之生年也”。此语殊傅会，愚见所谓六十六者，言闽与岭相距甚远，各有三十三天之遥，故云六十六，与六十六岁无涉。

集又有李清庵见过诗，有“何人更有八十岁，与子须倾三百杯”之句，遂谓此是公八十岁时语。不知所谓“何人更有八十岁”者，言人生七十且不易得，何人更有八十，须及时痛饮，不能证明萨都刺时有八十岁也。

杨维桢至正八年序《西湖竹枝集》，谓萨都刺已卒，是萨都刺卒于至正八年以前。然《雁门集》有寿大宗伯致仕干公词，末有“成全今古稀”句，是至正五年乙酉，干年七十，萨仍有贺词，可为其时萨未卒之证。

照吴修所说，干长于萨者三十二岁，固不足信；照萨龙光所说，则萨尚长于干者四岁，亦不足信。萨与干互称为友，干《雁门集序》称萨为“吾友萨君”，萨又有去吴留别干陈诸友诗。在干为长，称萨为友不足奇，在萨亦称干为友，则干长于萨者谅不过十馀岁。

据溪行中秋玩月诗，至元丁丑，萨母年八十馀，萨龙光说萨都刺为长子，则其时当有五十馀，丁卯登第时当有四十馀。然何解于《雁门集序》之“逾弱冠登第”一语，是二者矛盾，终不能统一，吾恐干序有讹误，此节须待将来之发现。

大著中时有不稳之句，如谓《雁门集》中并无有关庐州之作，今集中题蜀山驿，宿龙潭寺诸诗，非庐州地耶。

又谓集中并无有关淮西诗词，今集中有《贺山长丘臣敬复淮西田》诗

一首，非淮西事耶。

又谓萨同时人未有称萨为郎中为侍御史者，今《元诗选》李孝光《五峰集》即有和萨天锡郎中诗多首，何得谓无。

“未有”是一事，“未见”又是一事，不能以未见为未有，且《雁门集》佚诗多矣，此等不稳之句似应修饰。

又文中屡评柯、刘二家之书，至斥为梦呓，未免太过。又谓我三十年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查此书系一九二三年发表，至今已四十余年。少作不足观，以不引为妙。一九六四年五月。

〔载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

（四）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往函

旭光仁兄著席：

五月十二日曾复一函并另邮挂号寄还大著稿三篇，想已收到。相片已晒好，兹遵属寄上一帧，惠存为幸。专此，即祝健康！

〔信稿，下同〕

（五）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往函

旭光仁兄撰席：

八月卅日函收到。发见《法苑珠林》李俨序毕功之年有异说，具见读书心细，至佩。

古书有异说，著比较合理者于上，而注异说于下，遇有确证，仍易之，此《释氏疑年录》所用之法，未知可采否？

此书^{〔1〕}主要的是说侵略者的屠城。正如孟子所说，败走是事实，则不必论其五十步与百步。屠城既是事实，不必论其五日或十日，亦不必论其屠杀八十万或八万。可作的题目甚多，何必为侵略者辩护。愚见此文似可不作，^{〔2〕}请细想之后复我为幸。此祝健康！

〔1〕 此书：指《扬州十日记》。

〔2〕 张寄其女德方所作《扬州十日记辨误》一文与援庵。

新会县政协

(一)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往函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会委员会公鉴：

奉八月十三日书并转三梁先生信，〔1〕均即转去。我于任公生平接触不多，承询各项，愧无以对，只收得任公所书横额二帧，兹另邮挂号寄上，藉留纪念。专复，即致
敬礼！

陈垣。十月十日。

〔信稿〕

〔1〕 三梁先生，指梁启超之弟启勋、启雄，子思成。

刘乃和^{〔1〕}

（一）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2〕}，往函

常任侠先生信及新会政协函，改好送还。心跳至念，不能过劳。谢先生说是陈门弟子，前所未闻，大约客气耳。

有功夫要来同大夫谈谈。今日说可以出院，下午又来取尿培养，至少要四五日乃有结果，不解何故。大夫说，我又听不清楚。

十月十四日下午五时

〔信稿，下同。〕

（二）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往函

来信说“下午在兴化，晚间不走”，我看错“晚间不是”，到六点半才看清楚是晚间不“走”，真系好笑。既然不是，何以又叫人带东西回去，总想不通。再细看，原来是“不走”，不是“不是”，为之一笑。不是“不是”，原来是“不走”，走与是，老眼看花了。十月十四下午六时半。

“下午在兴化，晚间不是”，此语今日适用。十月十五日。

祝您明早往西苑顺利。

〔信稿〕

〔1〕 刘乃和（1918—1998）：河北武清（今属天津）人。一九四七年辅仁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即长期担任援庵助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陈垣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

〔2〕 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月，援庵因胆囊炎在北京医院住院。

常任侠^{〔1〕}

（一）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往函

任侠先生著席：

读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大著《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一文，至为钦佩。唯弟对鉴真和尚失明事，颇有所怀疑，谨录如另纸，请高明指教。即致敬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

附《鉴真和尚失明质疑》。

〔信稿〕

〔1〕 常任侠（1904—1996）：字季青，安徽颍上人。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康 生^{〔1〕}

（一）往 函

康老：

承询景宁是何年代。考历代纪元，有竟宁，无景宁。据《释名疏证》释天（《经训堂丛书》本）：“景，竟也。所照处有竟限也。俗书竟字加土旁，非。”古之用字，景、竟实通，疑景宁即竟宁，汉元帝年号也。专复，即致敬礼！陈垣。十一月五日。

〔信稿〕

（二）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来函^{〔2〕}

陈垣同志：

读来函，知您身体健康，不胜欣望。

〔1〕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 此函内容曾报毛泽东审阅，批示如下：“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北师大原配备给援庵的专职秘书刘乃和以及公务员、男护士都被调回参加运动，亲人们或被批判，或下放干校劳动，只有多病的次子仲益在身边，还有一名做饭的老保姆。一九六九年底仲益病重住院，不久去世。年迈的援庵曾几次跌倒在地，许久才发现扶起。亲人们商议，以援庵的名义致信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反映情况，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六日由孙媳曾庆瑛冒险送至中南海。两三天后，周恩来即派军代表与北师大联系，先后将刘乃和及公务员、护士调回援庵身边。一月二十五日，康生将援庵信件转报毛泽东时写道：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阅后，写了上述批语。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援庵逝世，家属仍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一生珍藏的书籍、文物及全部积蓄上交。

九旬高龄的同志，还能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党章，改造思想，在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人虽老而志愈坚，年虽迈而学愈勤，令人钦佩之至。

您对历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交与党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工作尚未就绪，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如需要人帮助整理，亦可派去。至于稿费交党，此意甚好，但因您年迈体弱，应多加保养，希望你自已存留，以改善生活。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请原谅。以后如有问题，请即来信为盼。祝您健康！康生。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

欧阳祖经^{〔1〕}

（一）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往函

先怡先生史席：

屡承奖掖，虽极鲁钝，能不兴奋。兹送上四十年前拙著^{〔2〕}一部，未识尊处曾见过否？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幸高明有以教之。此致敬礼。

〔原稿〕

（二）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往函

先怡先生道鉴：

承示大著《日本佛教渊源概述》，拜读一过，获益良多。通篇条理详明，叙述清晰，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尤所注意，足见两国人民友好历史悠久，非少数野心家所能破坏，则此篇实为今日切时名论，至佩至佩。原著敬缴，并候
撰安！

我于佛教所知甚少，于日本史又未有研究，不能对尊论提出意见，惟论前能加各节小题，论后附征引书目则更佳矣。

〔1〕 欧阳祖经（1884—1972）：字先怡。江西南城人。早年留学日本。建国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一九五七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2〕 指《元西域人华化考》。

佚名五

(一) 一九六四年九月^{〔1〕}，往函

潘拙庵先生令郎启超来过，知拙庵先生近状甚佳，至慰。陈大年先生近状如何？校长甚愿得知，便请示知为幸。

〔信稿〕

〔1〕 此函以刘乃和或校长办公室名义发出。

曹仕邦^{〔1〕}

（一）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往函

仕邦仁兄著席：

屡承寄示大著，至深感谢。今又寄示《中国佛教史传与目录源出律学沙门之探讨》一文，既博且精，足见日进无已，为之惊服。谨此致谢，并祝健康！

诸师晤时幸为道及。

〔信稿〕

〔1〕 曹仕邦：自香港来函。

中国佛教协会

(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往函

佛教协会负责同志：

贵会如有《千山剩人禅师语录》，请借一阅。禅师名函可，语录六卷，在《嘉兴又续藏》第卅二函。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陈垣。

〔信稿〕

刘钧仁^{〔1〕}

(一)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往函

钧仁先生史席：

承寄示《新、旧五代史》校记各一条已收到，专此复谢，并致敬礼！

〔信稿〕

〔1〕 刘钧仁，在中华书局工作。

林 钧^{〔1〕}

(一) 一九六五年一月，往函

石庐先生大鉴：

久未通讯，想起居住胜为慰。顷接寄示《闽中古物集粹》一册，具见好古敏求，不知老之将至。专此复谢，并颂著安！

〔底稿〕

〔1〕 林钧，字石庐。自福州来函。

黎锦熙^{〔1〕}

（一）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邵西先生著席：

承介绍安君携示字册，系陈鹏年录其祖父郭金台之诗，殊可宝贵。已略为题记，未谙有当否？便请转知安君领回为荷。专复，即祝健康！

〔信稿〕

〔1〕 黎锦熙 (1890—1978)：字邵西，湖南湘潭人。语言文字学家。时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安若定^{〔1〕}

(一)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安若定先生：

来示并大作敬悉。陈鹏年字册，陈老认为是陈鹏年录其祖父郭金台之诗，至可宝贵，已略为题记，便请领回为荷。专复，即致敬礼！北师大校长办公室。三月廿六日。

〔信稿〕

〔1〕 安若定，似在政协。由黎锦熙先生介绍来。

朱 谦^{〔1〕}

(一)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往函

朱谦先生：

九月廿九日来示敬悉。历代梵夹本藏经，多系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自北宋崇宁万寿大藏及南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南藏皆同，不独南宋碛砂藏为然。不能因行款相同，遂疑为一本。

尊藏《大明度经》书末既有碛砂延圣经院刊雕字样，自是碛砂藏本。重庆图书馆当有影印碛砂藏，《大明度经》在第七十一册，可往一查。

至于砂、沙二字本通，偶尔别写，不足为异。

明南藏洪武间刻于南京，明北藏永乐间刻于北京，来示称“永乐南藏”，是否有误？专复，即致敬礼！

〔信稿〕

〔1〕 朱谦：自重庆来信。

档案工作编辑委员会

(一) 一九六五年十月^{〔1〕}，往函

档案工作编辑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第四期《档案工作》已收到，谢谢。陈垣同志有短文一篇，题目是《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今付上，并附照片三张，未知《档案工作》合用否？如不合用或用毕，请遵照照片退回为幸。此致敬礼！

〔信稿〕

〔1〕 此信以刘乃和名义发出。

黎照寰^[1]

(一)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往函

曜生先生撰席：

奉去岁岁底书，藉悉近状安吉，至以为慰。承询中国近代出洋留学生资料，敝处素未留意，年老记忆力又差，尊问竟无以答，愧怍之至。专复，即颂
年禧！

〔信稿〕

[1] 黎照寰 (1898—1968)：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陈梦家^{〔1〕}

一九六六年一月，往函

梦家先生撰席：

久未晤教，忽接寄来大作《汉简年历表叙》，藉知近状安吉，至以为慰。对于拙作^{〔2〕}有所指正，尤为感幸。专此复谢，并颂春祺！

〔信稿〕

〔1〕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诗人、考古学家。时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 应指《二十史朔闰表》。

张雅琴^[1]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往函

张雅琴同志：

你来信问张鸿翔先生住址。他住在北京北池子路西六十四号。此复。
校长办公室。

〔信稿〕

[1] 张雅琴：辅仁大学一九四二年第一届女生，时在天津北站铁路中学工作。

朱永邦^{〔1〕}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往函

永邦先生撰席：

三月三日来信收到，知先生拟编撰一部《蒙族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贡献》，甚盛甚盛。但蒙族人汉文著作传世者甚少，《元文类》、《元诗选》、《补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蒙族人著作找不出几部。《熙朝雅颂集》一百卅四卷，蒙族人仅得十六。《八旗文经》一百九十七家，蒙族人仅得十二。史料似此缺乏，先生毅然为之，必已胸有成竹，至可钦佩。鄙人虽衰老，亦亟欲观其成也。

来信提到《元西域人华化考》，此系四五十年前旧作，殊无足观。至谓勔实戴为回回人，系因他是回回炮手军总管之故，当时并未深考。先生能详考之，幸甚。

《全唐文》引书不注出处，不足法。能照《全上古三国六朝文》例较为妥善。尊意以为何如？专复，即致敬礼！

明安图研究未见。

〔信稿〕

〔1〕 朱永邦：时在内蒙师范学院工作。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一)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往函

遵属写就李大钊诗，殊不称意，如不能用，请将原件退还为幸。
附刘乃和同志一件，北师大历史系讲师。

〔录自信稿〕

党支部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往函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虽衰病未能亲自参加，但我一直在密切的关心着，尽自己力之所及，在别人协助下，克服我精力、眼力、耳力的不足，学习了报刊上的社论，阅读了重要的批判文章，自己思想也在起着变化，也有了一些提高。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旧观点、旧意识是很深的，这些年我出版的书、讲的话有不少错误观点，起了不好的影响。毛主席说：“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我愿在这次运动中，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破旧立新，兴无灭资，进一步改造自己，希望党组织和同志们大力帮助我。我真诚地欢迎革命师生对我给以彻底揭发和批判，在这里我谨向党表示决心。此致支部同志并转工作组同志们！陈垣。六月十二日。

〔信稿〕

附 录^{〔1〕}

举人陈垣敬复太尊大人钧座：

承掷阅题目，悉抄留矣，原单附呈典签，请查阅为幸。惟顺天题目未得，如到时请赐一观。缓日即当趋叩瑶阶，谨领教言也。肃此，即请□安不一。即夜。

〔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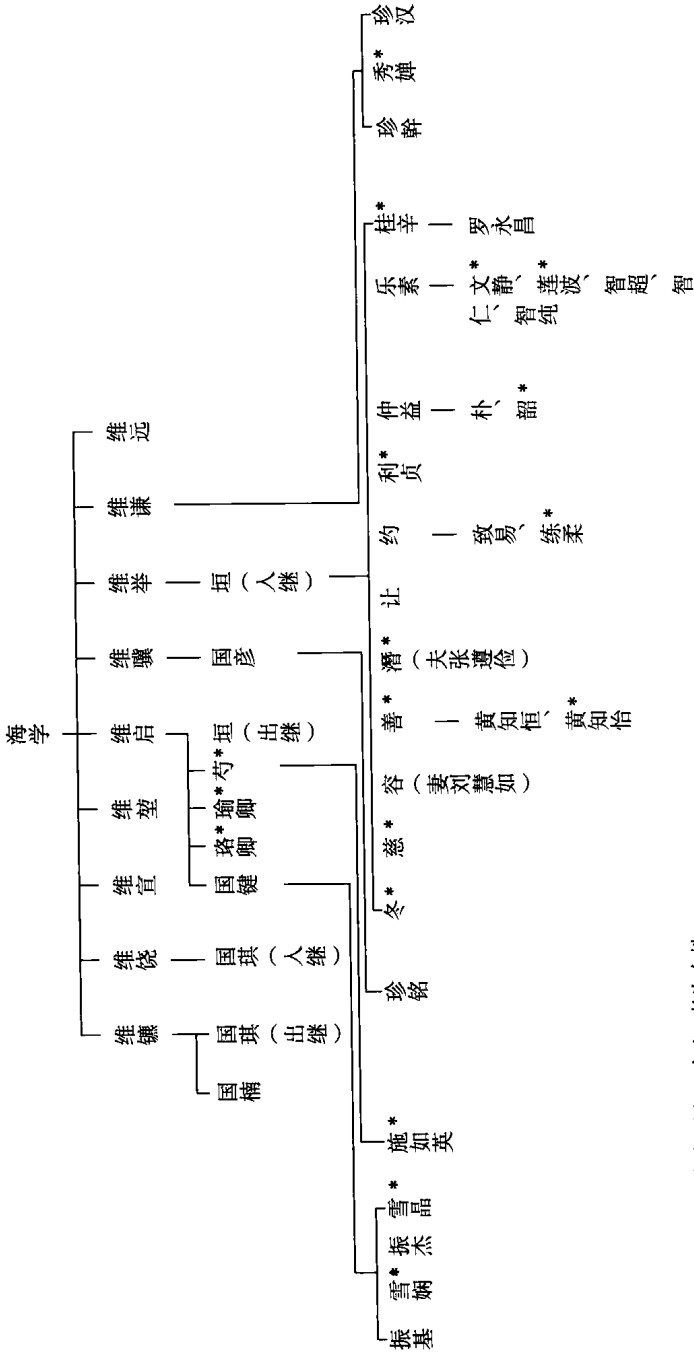
〔1〕 援庵乡试未取，其自填履历均写“前清优廪生”。此函似为同名者所写，故作附录。

家
书



新会陈氏世系略表

(第三代以下以家中提及者为限)



注：长幼次序依次由右至左，右上*者为女性

陈 约^[1]

(一) 约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没有信给父亲，总在一年之上。不是儿不想常常写信父亲，但总是像有什么从中阻住一般。儿知错了。父亲得接儿这封信就会知到儿已从“苦闷”里觉悟过来。

儿千日也是父亲的儿子，父亲也千日是儿的父亲。〔按：援庵圈去此句，并批：此等话不必说，犹之说兄弟是男儿，说姊妹是女子，无甚意思，因不说亦一样也。〕^[2]不过儿和父亲会少离多，儿是怎么一个人，相信父亲不会知到，反过来说，儿何尝不这样呢。愈远愈疏，就令到父亲像不知有儿，儿也像一个有父而像无父的孤儿，（我常常念尔，奈你时时埋怨父亲何。你等常常对人说父亲不是，于你等有何益处？你等可以细想。）是何等一件可惨痛的事呢。

儿自离铺^[3]，（我本不以为然。）生活简单而枯寂。枯寂和简单，就令儿尝透了“苦闷”的滋味。

[1] 陈约（1909—1999）：字约之，援庵三子。书法家。少年时曾在陈信义药材行实习。一九三二年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一九三三年起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广州沦陷后，转道至香港拔萃中学任教。太平洋事变后，在韶关、南雄等地作教员、文员。一九四八年再任香港拔萃中学教员。一九五〇年回广州，先后在广州四中、广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广东师范学院任教。一九六四年起任广州文化局研究员。家书中使用了一些广州话（信中称“白话”），如“点解”（什么，为什么），“唔使”（不用），“书枱”（书桌）等。

[2] 援庵在陈约来信中的批语，以楷体表示；对陈约信中字句的修改，在整理中以按语（楷体）注出，用方括号区别于援庵批语。

[3] 铺：陈信义药材行。

不知是儿和铺头没缘，还是铺头不能容儿。〔按：援庵删去后半句，并批：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儿虽最苦闷，也没有回铺这个念头，（怕人不要你了。）请父亲谅儿恕儿。

从前还得着博哥^{〔1〕}不时指导、教训，有时或更为儿找得职业（但不过一两月便没得做），（人要有恒心，不然，到处不能容也。）儿很知到没有学问在世上是很吃亏的，（点样叫做学问？有事业做便是学问。）这年来也常时读书、写字，（单是读书写字，算不得学问。）只这一点可向父亲告慰。

儿现像一只乏了把舵的人的孤舟，父亲能恕儿从前的过错，扶儿踏上人生之路吗？

母亲和儿均赖平安。博哥、二嫂俱在容奇，他们的女儿留下母亲料理，生的很趣。辛姊^{〔2〕}已有三子，因剑泉兄入息少，很困难。

京中各位如何，念甚。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 儿约谨稟。
五月六日。

（二）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改回儿的原信，已于月前在四姑姐处得接，敬悉。儿先打算入光华的〔“的”字圈去〕，但光华今年奉令不招生，故此意无形中打消。至儿读书问题，曾一再与九公商量，结果已决定回法专。法专也奉令不招生，现在校的，准办至毕业，现在法专已改为〔“现在法专已改为”圈改为“现已改名为”〕法学院，将来在法专毕业后，如欲更得法学院文凭，须再读二年。更与九公商妥，决离中行，专心一意读书。儿本想转日班，但校中无此办法，故〔“故”字圈去〕九公以为日间总该找点适合的职业，儿也以为如此。在未找得以前，儿想于《史记》、《诗经》、诸子等国学之一部〔“之一部”圈去〕，用些功，于字儿也想加以研究，除功课外，儿便从事于此。利姊说，益兄将于九月回粤（无所闻），未知已起程否，省中各

〔1〕 博哥：援庵长子乐素。

〔2〕 辛姊：援庵长女桂辛。

人都好，勿念。京中各位谅都很好，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九月四日。

(三)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儿对法律虽不有十分大趣味，但因日续的浸淫，早已与之生相当关系矣（无论何种科学，能深入必有得处）。不经不觉暑假后可升班了。大明年便是毕业，在此后的两年，当较前时为要紧，参考书当然不少，望父亲加以援助（要书我外行，要钱可寄汝一点）。

益兄回来时，见到南方的学风不及北方，鼓动儿转学北方，儿早有此意（亦不尽然，你学法律，我即将近日一张论北平法学院新闻一篇寄汝）。益兄回平后，此事倒沉寂了。这固是由儿无勇气，而究竟缺乏了援助的人（无援助有无援助的好处）。

儿于法律的书籍外，很爱读文学的书籍（文学似不如史学），因为无人指引，爱读还只是爱读，是散漫的、无系统的，这是不会得益的。譬如儿爱读国学的书，但国学这么多书，从何读起，何者应读不应读？都没有相当能力去拣摘，时常会因此而减少了兴味（无所谓国学。国学二字太笼统了，不如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等。我的著作，你得读否？便中我寄汝一二种，此是转转口味的法子，你既学法律，仍然读你的法律书为要）。

儿闲暇还想写下字，苦于连一本较妥当的碑帖也找不到（你此次来字，大进步，可喜。可见你近来用功，至慰至慰。一个人总要有一样长处，免人鄙屑），更不知应从何人入手？墨砚是写字不可少的。（是要墨砚，抑要墨盒？）但终找不到一个好的，因此种种，儿觉人在世，是少不得人们的提携和帮助，儿悔以前舍近而图远，总不会想起父亲来，现在很望父亲常常指导。儿有这么一个希望，虽然是将来的话，但很想能实现，就是在法专毕业后，很想再读两三年农科（到时至算，心多不好也），因家里很少人于农业是有相当学识的。儿也并不因家没有人学便去学。其实儿底志愿是如此。所以很希望将来有这一个机会。

儿常常也想写信父亲，但执笔总是写不成，说是畏惧又不畏惧，懒又

不是懒，其间总觉一种不自然，真不可解（写信与尊辈或卑辈，均要注意一件事，写出来盼望人家认得。草字虽然好，虽然是一种美术，但是人不识的字，不宜太草，免人误会而厌恶也，注意注意）。益兄回来劝儿多寄信父亲，但直至现在才写这一封，真的有几回执起笔总不知从何说起。

到祖母处见父亲来信，说今年暑假回来，喜甚。

北京各位如何，念念。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上。七月十日。

专心在法专毕业后，再看机会。稍暇我当有字帖检几种寄汝，若久不收到，可写信来催。

（四）一九三〇年八月来函 并批复^{〔1〕}

〔以上原缺〕字帖博哥本来有的，但上上海时一并带了去。曾寄给儿一本《李北海〔此处添“某某”二字〕碑》，和儿自己买的《九成宫》、《兰亭》、〔此处添“某某人”三字〕《圣教序》外，再没有了。有许多书法家，虽知其名，但总未得看过他们稍为可信的字迹，自己又没有多大力量去买，父亲能多寄儿那就好了。

潜妹、善妹们寄来利姊的信，儿常得〔以下原缺〕

说没有看过，以后请多寄点回来。儿通常习字，通是磨墨，故需要墨砚，不是墨盒。但平常的墨砚是很快干的，写字时很窒碍，很想得一方较好的。这里中华书局虽有好几种端砚，但要价总在十馀二十块钱（皆是新坑，不可买，须买旧坑），故不敢买，又怕上当。说起墨砚，就联想到笔，在广州买笔也不易。昨年一位姓江〔以下原缺〕

（五）一九三〇年八月往函

十七日来□□收到。来书文理与字体均大有进步，至为可喜。惟草字究有几分日本味，系从何帖学来？

来书言有李北海碑。李北海所书碑极多，是哪一个？

又云有《九成宫》。《九成宫》乃晚清末年最流行之字体，尤其是广

〔1〕 此函前后均缺。

东，但风气早已变过，不可学。

《圣教序》有怀仁集王羲之本，有褚本。王本最佳，行书从此入，不患误入歧途也。

汝既然喜欢学字，何不学篆？今付汝篆帖多种，先认识《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照《续卅五举》笔画先后，写得半年，便有模样，比行楷易进步也。试为之，有困难，再告汝。

问我著作，寥寥无几，今检出数种寄汝，日历及表有不明白，可问，即答汝。

讲起墨砚，平中甚易找。但此物邮寄难，奈何！余民国二年以二元得一明人曹石仓端砚，极佳。去年又以十二元得一歙砚，亦佳，系嘉庆间大学士刘权之故物，经刘燕庭藏，又转入梁节堪家，近始归我。假定有人回粤，我托其带汝，此砚比曹砚更好用也。

笔亦容易，稍暇寄汝数枝。余素不讲求笔，但有人送我几枝，或者汝合用。

书籍慢慢来，《书目答问》一书不可不备，石印本三角一册，即购阅之可也。卷末有清朝著作家姓名，尤须熟看，至紧至紧。

又《辘轩语》二册，今寄汝，为讲旧学必看之书。其中所说“学”一门尤要，要常看。

至于字帖，从前讲石刻，自有影印出，得帖较容易，有正书局、中华、商务，皆有影本，比前人眼界广阔得多。若求进步，当更看前人墨迹。此事不容易了，徐徐为汝图之。余近以廿五元得一手卷，为乾隆第六子永瑤所书，极佳，或可寄汝。此事要看汝后日进步如何矣。

今由邮寄汝书五包共廿二册，收到复我。阅后如何，又复我。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其大意谓汝有心学，有心向上，然后教汝也。

（六）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来示敬悉（来字或示字之上应空一格，以表敬意，此去信与尊辈或平辈均应如是也），并书籍五包得接。（书五包之外，翌日又寄

《故宫周刊》一包，每期均有宋人书札一通，收到否？）现既有门路，若肯心去学，当易进步，阅后有不明处，便再奉函求教（教字亦应空一格）。前二次信，偶以〔“以”圈改为“因”〕高兴，并无半点不敬之心，以后不敢。《李北海碑》是法华寺碑，以其处处藏峰，甚爱之。《圣教序》是王本。（最佳，但未知是何拓本？）《九成宫》（《九成宫》光绪间多人学，故觉其俗）以为习楷书当学之，今知误矣。近得《乐毅论》（宜学其神味），但初习字，不宜从小楷入手（是），用以参看矣〔“矣”圈改为“耳”〕。校中后天开课，暑假完了，墨砚与笔恨不能即得（笔尚容易寄，砚真费事矣），又不知要待到何时。在父亲（高二格谓之双抬，高一格谓之单抬。前叶父亲二字高二格，此叶父亲二字及金安二字高一格，何也？无论高一格或高二格，应前后一律乃合）最不闲暇，还抽空指示一切，儿知自爱矣。付归利姊百元得接。儿草字之日本味或无形中得自博兄。校中又有日本文一科（日文极要），或由此得来（无要紧），今既知之（最怕不知，知到便易避），当改之。自祖母以次均好，勿念。平中各位如何，甚念，徐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要知书札行款，最好看《故宫周刊》之宋人尺牍。）儿约谨禀。九月十二日。（余最近有人送我一砚，砚底刻“灵岩山馆大昕”六字，又有辛楣印。灵岩山馆为毕沅号秋帆读书之所，大昕则钱竹汀先生之名，辛楣则竹汀先生之字也，至可贵矣。近又得朱竹垞先生手书家信，系其晚年与孙及子者，共八通，精极。）

（七）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往函

即日寄汝日本笔四枝，又中国笔三枝，已寄妥。往返邮局及税局，极其麻烦，可恨。收到即复我。日本笔有三枝购自大连，又一枝则友人游日者所赠，未知用法如何？中国笔有二枝，亦系友人所赠，云系精品，未尝用也。又一枝名稿笔，以其制特别，特寄汝一试，未必佳也。近有友人送我乾隆间福州漆小瓶，瓶底刻鲒埼亭款。鲒埼亭者，全谢山名祖望先生之集名。于是吾书案上有钱竹汀先生之笔筒、毕秋帆先生之砚、全谢山先生之瓶。三人皆清代有名史学者，日夕相对，读书精神为之一振，快何如也。刘权之砚，俟有便人回粤，托其带汝，寄则极不便也。

有意习篆否？能草不可不能篆，习篆似易于习草也。

此间佳帖极多，俟汝发问后乃续告汝。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

汝如何进步我不知，然观汝来书字体大进步，已脱俗矣，可喜可喜，亦令我极快心之事也。

处世极难，然难极尚有人比我难，则我已得天独厚矣。

譬如汝现在不近我，在汝以为不幸，然近我者他又以近我为不幸。因近我有好处，又自然有坏处，常常受骂，又觉得离开好也。

祖母精神与前年如何？三姑往港，祖母是否住生生？四姑生意好否？九公常见否？彦叔各位如何？便中将家事略谈一二，亦大慰也。

约儿览。父字。九月廿六日。

（八）一九三〇年十月来函 并批复^{〔1〕}

〔以上原缺〕后以其年小，且行止又不定，又值嫂嫂小产，故命返广州。父亲之信，今日转寄博兄一阅。父亲何不问及辛^{〔2〕}姊呢〔“何不问及辛姊呢”圈改为“知辛姊近日情形否”。旁批：此言又令人不痛快，辛曾问及父亲否？难道一定要父亲先向儿女请安吗？是否近来世界倒行逆施了？你说话如此糊涂，心理如此胡闹，真令人气坏。此信本想不回你，但不回你到底不明白，故不忍不一告也〕？辛姊仍未算安乐，已有三子。剑泉兄在粤汉铁路局当职，数人生活以此维持矣。利姊到平时，粤中情形便知其详也。近日习字，字体与前有点不同，是因执笔之故，篆书虽仍学习，从背看与前都不过如是，仍要大造工夫，华山碑便请早日寄归，又学〔以下原缺〕

照此改过几个字，似乎不令人讨厌。若照原文，则直向父亲提出质问，岂有此理！难道父亲是你们奴隶吗？可恨！

（九）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来函 二十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来示敬悉（应写明某日来示敬悉）。儿子闲暇，最爱读子

〔1〕 此函仅存中间一页。

〔2〕 辛，援庵长女桂辛。

书，因其中很多至理，读之每有所悟。苦不得善本，请便中多寄些回来，如真即〔“真即”圈改为“果”〕就有人南来，墨砚外，文房应备的东西，请〔“请”字圈改为“能”。另批：上文已有请字。〕检多几件寄来，也是得以振振读书精神的意思。父亲谓儿字能脱俗，真令儿有点高兴，不知将来可有希望连儿底人格也脱俗矣（恐怕要多读书乃能）。又恐都能脱俗矣，而益不能容于俗何？（明理自然不怪人，更不能以为人是俗，己是清。）忽而铺头忽而银行，不善谋生显然，与其买身一般的受人工钱打工太不值，不如造耕田佬，似较存天真（此层错了，谁不是受人工钱打工？如今我等教书何尝自由？自星期一至星期六，日日忙为谁？亦不过奈穷唔何耳。一停手，即停口。不死则已，死则要连仔女都饿死。就因为凡靠教读食饭者，月入数百元，非用尽不可，一年能有几钱剩。绝不如商家可以希望有钱赚也）。前信提及毕业后想习农科者，正是此意。颓真有点颓，但世情教人不得〔此处添“不”字〕作如是想。父亲以为儿不过不近过父亲，近过便知受骂而愿离也，儿以为读书固常遇艰深而不能明者（此未得门径耳），但怎会因其不易明而不读呢？篆字觉得很有趣味（有趣何不寄些来一看？），揣摩多时，虽觉头脑万端，但有《续三十五举》，自不至太离谱。《书镜》里的执笔法虽不甚了了，而用腕力和拳空指密曾下过一翻工夫，无论大小楷俱能如此，更常写下一尺以外大字，更知用腕之妙（写字分行布白要紧，汝此信八行中两边写得太不留白，而中间之白又太多。白多者即行太疏，而头尾二行挨边处绝不留余地，太不合章法。康执笔法不足法）。每月总有一二次到铺头，有时会遇到九公、彦叔（对尊长要守子侄本份，至紧）。

祖母（可以平头不必抬头）精神很好。三姐姐下港，老人家丢不下一头家，没有去生生。大姐姐在道济住了多日，（二姐姐近日如何？）四姐姐隔日总到探望，祖母便不觉寂寞了。昨日知道益嫂举一男，益兄便造吧吧了，可喜可喜。《故宫周刊》都收妥了，（收到有何用？寄汝为是看这些宋人墨迹耳。何以一字不提？）省中祖母以次均好，勿念。四姐姐生意很旺，幸而多是接生，不然，必定很多人病了。平中各位想都康健，寄来笔待收到（寄不容易），另函奉覆，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两行之间，空地甚多，而首尾两行之空地极少，此是无章法之过，注意改之。）

儿约谨禀（太靠边，不合。第一行亦要留边，至紧至紧）。双十节〔在“双十节”上加“十九年”，并批：十月廿一日付还〕。

（一〇）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笔早挂号寄汝，何以至今未见收到？又刘权之藏砚，日前亦已由邮挂号寄汝。刘为嘉庆间大学士，曾与修《四库全书》。此砚为梁节庵旧藏，予以十二金得之，并配以红木盒三元。收到即复，免望。汝前问予著作，曾以数种付归，只见收到，未见对于各种著作有何提及，可知汝并未检阅也。如此则要我寄归何用？且付汝之《中西回史日历》，乃予自己常用者，中间有太平天国历数叶，为后来用墨笔加入者，并未存有底稿，寄后颇懊悔，今亟须检查，特将道咸同三朝《中西回史日历》寄汝，见信即检出日前寄归之一部，用墨笔将上下栏年月照写一份，速即寄还应用。但切要细对，不得有误，误则笑话也。予近来功课极忙，奈何奈何！专此，示约儿览。父字付。十一月二日。祖母前代予请安。

（一一）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日来函 十四日批复

（以上原缺）以此二十元为九公^{〔1〕}之意，且为暂时的，须有父亲信，限定多少便多少，然后易造事。并知三宅欠公家钱甚多（九公来信云二万八千元。我自民国二年后未尝由粤汇平一文，这些钱皆粤中用去者也），不怪，加以制限。最好父亲每年能寄儿六百馀七百元（非要逼死我不可。你替我想，我是干甚么的，月入有定，月出有定，非同做买卖可以发财，打工人如何能应付此？你知王国维先生是如何死的？就是为钱逼死也。你开口亦可以，难怪你说无胆，我觉得你胆不小也。奈何！我本欲逃世，不与家人通问，因为你来几次信，情难过，故回你，岂知又创出大祸，你知到近来薇三姑要三千元，铺中云无钱，九公叫我设法。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死因了。王先生月入四百元，仅够支家用及自己买书之费。他儿子死了，他亲家要他三千元交他寡媳，逼得王先生投昆明湖也），不然呢，恳请去信九公、彦叔，提及此事。两年后此身定卖与人者。前信所

〔1〕 九公，援庵九叔维镛。

言，一时之火气矣。卖定卖，值不值另一件事。至怕卖而没处买（此等话太糊闹），儿为前途惧也。二姑姐乡中居住，暂中有出省。儿欲定阅《燕京学报》一类之刊物。对于布白，得父亲指示始得明白。然不觉间便又乱，须得相当练习。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四姑姐前日下港，下月大姑姐娶媳妇。京〔“京”圈改为“平”〕中各位谅都平安，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一月三日。

你们这些思想，太不对了！动不动说卖身，自己又无本事，又不肯下气于人，孟子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试一细想，天下人境遇不如意者何限，人家饭都未有得食，何况其它？今对这样又不满足，那样又不满足，开口动要六七百元，成何说话。试问钱何由得来，是偷的是骗的，是敲诈的，不然是赌博的，不然，何由说得六七百元这些容易？难怪给人看小了。不安份之人，最无法也。

不要得寸入尺，若再来些糊闹话，恕我不回信，我又要同你等再绝往来也。

九公一函可交利〔1〕一看。十一月十四日。

（一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来函 二十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到四姑姐处得接二日来示，敬悉，勿念。另墨砚一方，同日得收，全无损伤，儿得之喜极矣。习字有此，更感趣味也。此砚父亲预算托人带返，今竟便〔“便”圈改为“由邮”〕寄来，四姑姐一见便说：“睇亚吧几痛你，重唔快的用心机。”在儿初学之人，得此可贵又为前名人所用之砚（刘权之是四库馆编纂，后作大学士。刘燕庭是金石家。梁鼎芬是诗人。此砚得之甚廉，仅十二元。配一天地盖三元，共十五元也。此砚极佳。余不得灵岩山馆砚，则此砚不能寄汝也。然余之灵岩山馆砚乃破底的，余爱其为钱竹汀先生所书款，故宁留破砚，而以美砚寄汝）本足引以为荣，但别一方面很觉惭愧，为望将来有种种成就，庶几不负此砚也。至于碑帖，儿多不知，最好能按儿程度陆续寄来（此层恐怕办不

〔1〕 援庵次女利贞。

到)。儿现欲得见者，篆书如李斯、李阳冰等所刻所书（不必不必，先学邓石如可也。前寄归之《弟子职》一册即邓书。用笔先后则看《续卅五举》），得此虽不能即有所获，但常与之相见，自是一善法，余如钟繇二王欧颜之字，也请多检些（不必不必，专写《圣教序》亦够。并批：不容易）寄回。前次父亲寄来之书籍，都有翻阅，不有提及，正是儿之浅陋处。只有给人，一点意思也没有也（此语我看不明白。凡写信作文，以人能明白为要）。寄来道、咸、同三朝〔“三朝”下加“日历”二字〕数纸，已照写对过，快信寄上（已收到）。前日四姑姐自港回，江姓友人托其带来儿小楷笔四枝，俱极品。昨日得博哥信，知也有笔三枝托人带来，儿高兴极了，能发奋将些笔用完（余生平极不讲究笔，而梁启超先生则劣笔不书，白沙先生则自制茅笔），自有相当进步，然非易事也。废〔“废”圈改作“旧”〕历九月初二乡间大祠堂举行入伙礼，热闹异常。事前祖母、大姑等都想回乡，终以江河不太平，老人家上落不易，不果行。前三日奉上一函，另字一束；又五日，字一束，想都得接（二束只收到一束，一束尚未收到，或者迟日收到未定。）祖母以次均好，勿念。平中各位谅均康健，余容后禀。专此，敬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十四日。（廿四日付还）

此砚与常品的是不同。此信为儿第一次试之，干固不易干，且自始至终浓淡如一。磨墨时间一倍往时之砚，以其滑也。事前儿知砚将到，曾购一本《砚史》，看未有几页而砚已到，只摘捺砚（似不必常捺）、用砚几段看之，免不识而损砚也。

学问要就自己环境。如果家藏书籍丰富的，则宜于博览；如果家中书籍少的，则宜于专精。余藏书不算甚少，但你则可算甚少甚少。无力多购，又无图书馆可利用，则唯一方法是先专精一二种，以备将来之博览。此所谓就环境，古人所谓素其位而行。不能因未有书遂停止不学，等有多书乃学也。习书亦然，家多藏帖则博观，家无藏帖则先专临一二种，以求将来之博观。余谓汝今日最写《圣教序》数百遍，此是捷法。有机会自有东西寄汝。临《圣教序》，单写不得，必要多看，看后再写。

(一三)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来函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批复〔1〕

〔以上原缺〕及叱石岩，在儿未游过的人深感兴趣。近来乡间宁静异常，各处开公路，好几段已能通车，交通甚便。儿曾省五祖父之墓。梁任公先生教人不要学李北海，其实李碑儿也觉甚是难学。但觉甚佳，故爱阅之。刘砚曾小心细涤，原来青的可爱，怪不得说一片碧云。又见许多斑点，这大概是说辉古藻的藻了。省中各人平安，勿念，平中各位谅都康健，念念。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二月十七日。

此叶除末一行外，其余均写得甚有骨力，至为可喜。篆书近有继续练习否？稍有规模后，可并写隶书，以求变化。篆隶比行楷易写也。

董其昌字，近日大廉，不知何故？余得一二卷，甚佳。

去年一年，我最高兴之事，系购得一严衍字卷。严衍系明末一史学家，以四十年之力专治《通鉴》者，著书名《通鉴补》。《书目答问》未附清朝著述家名表，严衍在史学家第二名，但错了秀水人，其实系嘉定。行草飞舞精绝。

余近日收钱竹汀、王西庄二先生字不少。钱精隶书，王写《圣教序》，钱、王并能画。余近得王先生花鸟一幅，精绝，真佩前人之精力绝伦也。

你要记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二语。

你若要学隶书，我有一《华山碑》可以寄汝。既好写字，则篆隶楷草，四体不可不兼。最怕走错门路，入了俗途。眼多见，自然不俗。宁可生硬，不可俗。汝现在的楷书可以算得生硬，已脱了俗之门，故可有进步也。篆书现在初学，草书已有根柢，能脱日本气便佳。非谓日本气不好，因你日前所写之草，系日本普通习字帖之草，非日人之佳者。予见日人写得极古拙，逼近晋唐者亦多有。一月廿九日。

〔1〕 此函缺前半。

（一四）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来函
六月二十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月廿六日曾奉上一函，想已得达，念念。广州天气已渐炎热，下月中校中便举行年考，后便放暑假，明年今日儿将毕业矣。毕业后，不知又将如何耳（毕业后再作道理。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前途固茫茫也。儿处此已二十馀年，日久生厌，甚愿得藉能离此，换换空气，到时不知可得此机会（不必多心，机会是有的）。废〔“废”圈改作“回”〕历年时，三叔^{〔1〕}来省，嘱儿今年未可在铺支钱，此事回港后当去信父亲商量。儿此数月来所用款项，俱匏向四姑姐支所转先。近得三叔来示（已复三叔），云尚未得父亲答复。儿伏乞父亲于此两年内供给儿费用，彼得在法专读至毕业，后此如何，儿只好看机会矣（大约可以，不过要极省才可。余渐老，不能为牛马走矣）。

此数月来，于功课外儿多读《史记》（《史记》必须读。未知你所读者系何板本，告知，或可寄汝一读本），甚有趣味。亦常习字，又习小提琴，初本欲学钢琴，以无钢琴故转而习此。凡此能假儿数年，儿料当有所成者，不知命运如何耳（命运二字我不甚喜欢讲）。

省中自祖母以次均好，勿念。平中各位如何，甚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廿七日。

祖母^{〔2〕}生日，你可告知一消息，秋凉后我或者返粤一次。何以必须秋后？因我欲乘此长夏，在图书馆做一种工作。暑假后一切事辞去，有人供给我一笔小费用，可以休息一年，故此可自由居住也。此消息老人闻之，当爱听。六月廿二日。

去信与三叔、九公等尊辈要注意，行书胜于大草，《圣教序》最合宜，大草不易识，易生误会，慎之慎之。近日来书大进步，可喜。

〔1〕 三叔，援庵胞弟国键。

〔2〕 祖母，援庵生母周氏、过继母李氏此时均健在。此处指周氏。

(一五)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往函

我从前只系买书，近年颇买字画。最近见乾隆时史学大家钱竹汀先生等手札五册，极精，惜索价太贵，尚未购成，不见可欲不欲，自己购买力有限，而尤物日出不穷，只有收窄范围而已。

我从前对汝说过，草书对家中尊辈或凡不认得草书之人，不可写草书信，防有不识，误事。汝记得否？此语要答我。

本月廿二日中国银行寄利女一百元，收到复我。

余极无暇，老实说，复你一信不易。即代我请祖母大人及各姑姊等大安。援付约儿。八月廿九日。

(一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来函 十月二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付回儿五月廿七日原信，敬悉，勿念。自前次父亲回平后，至今早又三年余，各人得闻父亲今年秋凉后有南旋消息，皆大欢喜，尤其祖母也。广州天气已异常炎热，常在九十度以上，近又西燎非常紧涨，为数年来仅见。儿现已放暑假，因习小提琴，故无他知。前数月曾以十二元买得一套古香斋袖珍《史记》，此本为丛书，散买得之。不知此本板子好不？儿因学法律，曾买一套《韩非子》。因《韩非子》便及《老子》、《庄子》等子书（《史记》、《韩》、《老》、《庄》皆必读之书），但都是普通市上所卖者，不得好本。请父亲检几本寄归。此长假期，便想对此用些功夫。昨日偶搜出一本张宗祥的《书学流源论》，内说不可以羊毫作书，历数其弊端（张说未必，但可参考）。儿虽不尽以为然，但不无疑惑。儿现适犯此，非羊毫儿不会写，究意如何呢？道济自改医舍后，现更将一连三间屋打通，楼上自己居住，楼下作留产等用。又是一翻新现象也。前接利姊来信，说现在青年会造事，又习国画（青年会事未就，现只学画），一时惹起儿之兴趣，于暑假期中，如找到老师，儿亦想学几笔，父亲以为如何呢（总胜于不学）？

省中自祖母以次均好，勿念。平中各位如何，念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上。七月一日。

此信久未复，以为不久可以见面，故不复也。谁知南返之说暂不能实行，奈何！十月廿三日。

（一七）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往函

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但入门要紧，不可走错门路。不懂犹如白纸，尚可写字；入错门路，则犹如已写花之纸，要洗干净，难矣。

学怕无恒。凡学一事，必要到家。或作或辍，永无成功之可言也。

胸襟要广阔，眼光要高，踏脚要稳。

我前寄归汝之《故宫周刊》，是好东西，见你不甚注意，故不再寄了，知你未能领会也。

我暂时不能回粤，何以对祖母说，真难真难，善为我说之。十月廿三日。

（一八）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日来函 十一月十八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即日得接来示，敬悉，勿念。此处各人皆以为父亲不日便南来，大家一团高庆，今忽云暂未能来，正不知何事也。难为祖母早早便常常提住，今竟便未来。

儿前此一信，现在自己看来，亦觉其俗不可耐。当时不知如何心情，会写成彼样，大概是误解某书也。其意曰，字有方圆，须万团并济，始为工。儿以为硬直直便是方，欲硬直直，便要落笔时着力。现在知到此不是方，是一种不和谐之“梗线”，更知到硬直直是在艺术内用不着者。记得前时博兄教儿写字，唯一法子是打圆○，想来甚有道理也。能圆而不能断，便入于流，能圆能断，此“断”大概便是所谓“方”，不知是此意否。从此儿更联想到造人，造人也要圆（圆过头不是变了滑头吗），面面俱圆，不过要能断，“断”便是“决断”，双方面都未可或缺。

儿学习国画甚有趣味，黄先生亦教得甚有心机。

省中各人平安，勿念，平中各位想皆康健。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二日。

(一九)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往函

二日来书收到，我总觉草书不甚适用，究不如行书要紧。如果写信写《十七帖》、《书谱》、怀素等等，恐怕累事，对尊长尤不宜。老实说，不如怀仁《圣教序》最合适。观你来字，究嫌欠健，想因未临《圣教序》故，能临《圣教序》一百几十遍，必大有可观也。我近得汪容甫先生临《圣教序》手卷极佳，将来有机会给你看。馀未一一。此复约儿。父字，十一月十八日。

(二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函

十二月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十数日曾奉上一函，想早得接，念念。天津与北平至近，报载天津甚不安宁，不知北平情形如何，至为念念。日本暴行如此，殊令人指发。现全国既如是奋激，难免一战，在此情形，读书亦非其时矣。（不读书又何如？）

祖母甚好，不过在各人看来，因年纪关系，又老几许。儿常到问候，甚好听《客途秋恨》。每至，儿常唱此以娱之，粤曲中惟《客途秋恨》祖母多少记得。儿唱时，彼口中常喃喃自语。精神好时，上半枝完时，彼还不算，以此知其甚兴奋也。省中各人均好，勿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廿四日晨。

(二一)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往函

昨接汝信，想不复汝，心又不安，今早晨起，姑复汝一言。

一、我命汝写信尊辈，不可用草书，最好用行书。此语不知说过几多回，汝一概不理睬，而且近一二次来信及信皮，有颓放之意。青年人不应如此。

一、我屡次信所说，如《圣教序》等等，汝从不答我，一若未见我信者。如此则我何必告汝，汝又何必来信耶？

一、此次来信说日本事，云读书非其时。然则我辈舍读书外，尚有何

可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近日此间学生纷纷往南京请愿，此等举动有同儿戏，借端旷课游行，于国事何补寸分，可为痛哭者也。凡事初二三次尚不甚感觉，多则变了无聊。如所谓政府不答应则将全体饿死于国府之前，此何语耶？壮则壮矣，其如大言夸毗何？此日本人所旁观而大为冷笑者也。人之大患在大言不切实，今全国风气如此，又何望耶。

我今对汝不愿多言，望汝对我历次信所言、所问、所希望于汝者，有存在心之时，有答复我之时。不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则不如其止矣。我写一信极不容易，有时执笔欲止者再乃写成之。注意注意，何谓颓放。

法律、音乐、书、画，汝近所好所学也，甚佳。救国之道甚多，在国民方面，最要者做成本身有用之材，此其先着。

我本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处。但各有各人的本份，人人能尽其本份，斯国可以不亡矣。难道真要人人当兵去打仗方是爱国耶？我对国事亦极悲愤，但此等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积之甚久，今始爆发。在历史家观来，应该如此，又何怨耶。我不能饮酒，到不高兴时，报亦不愿看，仍唯读我书，读到头目昏花，则作为大醉躺卧而已。此可告祖母者，我近状之一也。至今仍未着棉袜，为廿年来所未有，因不用出街也。十二月六日。

（二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函

从前我在晏公街栈房住的时候，有书枱一张，又有藤杠一个，内所载皆文件书札之属。记得书枱柜桶内有梁节庵（名鼎芬）先生信多封（皆与教界公会的）。又有黄晦闻（名节）先生与中山先生书，系用宣纸打横写的，写得非常之精。此等函件如能找出，皆无价宝也。又有一帐簿式之簿，蓝皮二册，内所粘皆顾南雅（名莼）先生之家信，亦非常之精。南雅为钱竹汀先生弟子，有书名。此二厚册若能寻出，亦无价宝也，试一寻之。此等物件若在今日见之，皆非百数十金不办（且不易见），可惜沉霾篋中，无人过问也。设法设法一寻，可于此小事视汝能承家学否也。圣诞后一日。

(二三)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来函 二十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本月六日得接去年圣诞后一日来示，并儿十六日原信，敬悉。勿念。接信后，儿曾去铺头搜寻过〔“头”字圈改为“中”，“过”字圈去〕，梁节庵先生、黄晦闻先生之信俱不获见〔“见”字圈去〕，有〔“有”字下添“一”字〕部分书柜已搬去回澜桥栈，此处正建马路，栈在（？此字不清楚）修门面，未往搜寻。至帐簿式手册二卷，则存在，为博兄以前在铺头〔“头”字圈去〕所连书柜一起搬来者博兄曾一度往铺头〔“头”字圈去〕将书柜搬了许多回来，但为顾南厓等所书，不见有顾南雅名字（南雅是号，此公名莼），不知是否即此二册（此二册不管是否顾南雅，即即包好，由邮挂号寄平。寄到后，果是顾南雅，则即将故宫最近印之书画十大册寄汝）。记得博兄在粤时，曾说此书价值不匪，但离粤时又无带去，故现存此处。关于梁、黄先生所书，问问博兄，或知头绪，当年搬书柜时想已一并检出矣（梁先生名鼎芬，黄先生名节。从前是在书枱柜桶，不在书柜中，可设法再留意）。

过两日考试，试后是寒假，假后之一学期，是儿在法专最后一学期矣。因此又为同学录事，须要造造工夫。

昨益兄来信云，将南回度岁（他云去杭州，未知何往）。未知已起行否？平津近状如何，各位想都平安，至念。省中自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元月十五日。

此信之字似《黄庭经》，又似《乐毅论》，是为书道正宗，再写必成家矣，可喜。

顾札寄来，最好内用油纸包好，外用厚洋纸捆好，防湿及防绳断纸破。因邮局寄东西，乱抛乱掷也。

(二四)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往函

同我问候祖母及姑姊各位。我在此一年，无甚可告，印成《敦煌劫馀录》（自著，排印）十四卷六册，又《元典章校补》（自著，木刻）十卷四册，又新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二册，未刊。一年工作，如此而已。

这些东西，在家人都未必觉得有甚么用也，不过我自以为贤于博弈而已。又利姊肋膜炎复发，本月五日入法国医院，至今已三星期，热尚未退，只好缓缓等候而已。其余各人均安。报载国难会议会员事，想家中已见名单，但我不会南下，因久不作政谈，而述作之事，又忙个不了也。此示约儿。父字。一月廿六晚。

（二五）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来函 三月十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付回儿去月十五日原信，同日又得收书画九册，勿念。儿闲中临字，最多是《圣教序》，于《乐毅论》及《黄庭经》则未尝习过。而大人来示云，前信字似此二帖，此大概由《圣教序》得来，而二者想是同源。今日将二帖寻出，以后临之，想必合辙，以其未尝习之而笔路近也。昨由邮将顾先生所书二册奉上，想已得书，至梁、黄二先生所书，尚未到铺再寻，以铺装修，尚未妥当，然想亦难寻获。儿已去信博兄，不知有与大人谈及此事否？得利姊病讯，闻之各人皆为不安。博兄信更云其是肺癆，且入第二期，何以会得此病呢〔“呢”字圈去〕？不知现在如何（不至加甚），精神可好（尚好），已否退热（热不高）。人最不幸是疾病，然父亲亦不可以此太费心，须得保重。国难会名单已见，日本如此狂暴，我民气又如是强烈，免不了是大战，真不幸也。所著《敦煌劫馀录》不知儿可合看否，甚欲得之（汝看之不懂，未必有用。此系敦煌所出唐人所书佛经目录耳）。寄来书画集于儿习画甚大助力，多谢父亲。前数日过旧历年时，三叔、三婶并弟妹皆来省，异常高庆。祖母以次均好。关于利姊病，各人均致问候。平中各位想皆安好，馀容后禀，专此，敬请金安。儿约谨禀。（此三字要注意。凡写字到末尾，必要更佳）二月十二日。

同我问候祖母及各姑姐安，至紧。我对于此等地方常疏忽也，此层万不可学我。

顾札早收到，可惜是顾筠，非顾蕤，颇失望，当时记错了。

此次来书字亦佳，但嫌太扁，大约因信笺有间行，不觉为他所给。凡写字不必尽格写，要留馀地。三月十九日。

(二六) 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往函

屡来信只此一套，无新意，有何可复。有学术上事，有学校事，有家中各宅事，有乡中新闻，有社会新闻，皆可报告，何至老是一套？至于自己近状及读书见解、处世经验尤有可谈，何至一字无有。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听其自取也。四月八日。

(二七)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七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于本月十五日，儿大考完毕，在学业上已算告一段落。儿前曾奉上父亲一函，意欲于暑期北来，后连接三叔、博兄来信，知此事不获允于父亲。来日方长，本亦不必急急成行也，惟儿此后如何，诸多事情，在在须父亲指导，而父亲又远处北方（远处有远处好，他们在乎的，一年不能得我一字也）。故儿特为此信就商于父亲。儿在此暑假内一仍照旧过学生生活，尚可。若于假期后又无书读，又无职业，岂不成一无业游民？儿所学者为法律，则将为律师乎，一以年纪轻，得不到人信任，而此种事业，又于儿性情不相合（合不合，习惯耳，余于医亦然。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除此必出于在机关造工一途，此途更不易侵入，必以有力者为之提拔，而现在“官”似尚多于人民。国之所为乱也。正以人存造官可以发财之心，故不愿入此污途。将为工乎，又无何一种工之技艺。为商又无本钱。为农又无土地。似此种职业有不能为，有不愿为，此儿所以彷徨无措也。本来读书为人生最高尚之事，然儿又无以读书为业之程度，一无成，百无成，不孝之大未有过此者。此时父亲尚舍而不教，以后则更不堪矣。儿年纪小幼，人世浅，事事尚须人之携带，今又不能面见父亲，纸又不能尽儿所欲言，儿不知所可。

再过几日是祖母之寿辰，此处定然有一翻热闹。祖母以父亲等各位皆在远处，常以此为怀。博兄来信云，父亲暑假将会南来一行，又不知能成事实否？

此处前月闹脑膜炎，现又流行霍乱，天灾人祸，此固乱世必然之事。

四姑姐新居不日落成，位置在生生之后边，利姊如何？平中各位谅都平安，至以为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六月十七日。

今年一年，暂未有职业，亦不要紧。既学法律，则须得法律之用。有正用，有旁用。做律师，做法官，正用也。能利用法学知识以为其它之用，所谓旁用也。

余治史学，正常恨缺乏法律知识。假使我懂法律，我又多一翅翼也。

试想有何可以利用法律知识之处。既学了三年，用过苦功，断无无用之理。你既好音乐，又好运动，又好书画，再加一法律，岂不甚善乎？我谓汝尚欠一文一诗。文、字、诗、画、音乐、运动、法律，七件头。

（二八）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来函 七月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前几日在考试中连接三叔、博兄信，知儿欲来平事不得父亲允许，一时急起来，即曾奉上一函。儿当时只是心慌，正不知毕业后如何落着。父亲见信时，便会知儿慌忙之态。此种举动，儿等青年在处急事时，在所不免，父亲当能原谅。本来天生人，天养人，真要谋生，就造后生也得一饱。但人之志向，总望向上去，如果一个人但求一饱，则更不有问题。想成就一种事业，觉得人生不是如此单简，则非努力不可。儿知到人不能离群而索居，但是人之真学问之造成，常常不在大庭广众中，而在深居静默之时，唯是此时，始能造自己之事。一入社会，便须讲应付，讲应酬，正是贡献自己出社会，那容有一个自己。虽然世上有如此一种人，但儿不喜欢如此。儿现在程度虽尚幼稚，但无论何事，都是学得来。只须有如此之环境，便可成就如此之事业。儿现在甚愿更求上进，更读书，虽至于老而不改。世界之事，合儿之性情，样样都想学去，唯“学”为无穷尽，为最有意思，其余的事，似不关己。虽至居不安、食不饱，亦不介怀。而此“学”之环境，甚赖父亲之提携、之援助。儿好读书、好音乐、好字画、好运动，而此种种皆有其志而不得入室登堂，必假儿岁月则必有可观，可敢断言。但衣、食、住为一日不可少，儿受父亲养育已二十馀年，长此不能自立，又岂是造人之道，故儿常说欲找一种职业，能自食其

力而入世不深者，无他，一方欲不离群而索居，一方欲自己造回一种自己高兴造之事业，若真无此种职业，则天待儿也太薄矣〔此处批：谬！并用红笔划去此句〕。父亲爱儿，必能为儿设想，儿正在歧路徨徨，非有人指点之不可也。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上。六月廿日。

（二九）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往函

我从前好似对你说过，不要学我。我处家中不为人所重视，以少不能谋生也。但我见你近日行动，又好似不能为人所重视，奈何！大约亦因不能谋生也。但既如此亦无法。今年暂且照旧，当多读一年书，何如？去年用钱如何，我绝不知。三宅去年用过若干钱，亦不知。无人告我，我何由知之乎。你亦只字不提，我向谁问乎。（四体《千文》，即还汉哥，有机会再寄一册与汝，我有一册唐初人二体《千文》，更佳也。）

你写字已成一个样，学画近何如？久不见你提及，是否又辍业了？音乐、运动，我知你好的。既然如此，为何不索性注意于文与诗，俾成一派乎。文本要紧，诗则消遣而已。然在书香之家，二者似不可少之条件也。有意之后，再谈。余无时不念汝也。廿一年七月十日。

（三〇）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往函

数来书收到。因搬家，前来书未检出，故迟迟未复。亦因三叔来帐目，汝似支过二百馀元，此惊人之数，心里亦不痛快，故不复也。以予所寄三叔款项，以为绝不会支过，今竟如此，且多，奈何！余在京苦抵，分毫不敢多用，而汝等以为平中各人好舒服，慌死难为你，一味去花，未免苦乐太不平了。且汝心理，以为近我者必佳，不知近者只常受骂，且无暇教导。今汝虽远离，隔月有一信，比近我诸人，舒服多矣。年来来往人亦多，可一询平中情景，何尝与汝心中所猜想者一样乎？托汪公事，我以为无甚意思。无论无成，即成亦不过数十元之事，能做得几月？到时沦落，又将何如。且汝等不知稼穡艰难，起行时又必支借一大笔旅费，负担亦累我而已，曷尝有良心为骡马一想耶？我今年八月起收入又锐减（比去年差三分一，比前年差一半），现计每月均须亏空，尚未有弥补之法。此博在平所亲见。他如何说法，汝必知也。我叫汝安分在粤研究一年，明年再

算，并答应月津贴汝若干。汝必要求快乐、求虚荣，与我期望不同，亦无法也。我觉得广东比他处好，一定想有人在广东。曩者施甥女来信，云欲北来谋事，我询他在粤已有五六十毫洋一月，平中岂易得此，故属他切切勿来，勿多心。在北者正欲南迁，岂有在南者反欲北迁之理？

来信又谓去年三宅支数，现尚未钞出。究竟近年粤中如何用法，何至八九个月尚未知结数之理。一定支数好多好杂，不然何至此？不可解。

我前见汝字有进步，故极夸许。此次来信，颓放万分，可知根柢系浅，一放纵，即软弱不成字，不能不时时刻刻兢心而行也。字好丑系第二，第一须要有骨。汝写字一不留神，即无骨了，此次来信是也。充实本领要紧，谋事不谋事其次。如果人说汝，汝即少见人，闭门读书可也。心驰于外，岂能成学。南京之事，非有十二分把握，不可轻去，不然三两月又闲散，何以作归计耶？慎之慎之。此示约儿。父字。廿一年九月廿日。

（三一）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来函 二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日得接由三叔转来手示，奉悉。儿非不自爱而甘流于俗，尚望父亲之明察，凡週（不识）于儿之长辈，俱各能多搵钱，正以钱为足乐之人，其教子侄也，亦必以其方，人因是其所是。况读书与搵事造俱各具至理，人生之各一面也，有其好有其丑，又事之必然者。在乎其人日所接与习之而成自然也。不幸儿有读书之心，而日所见俱非读书之人，儿求至平，敢自信非为求乐，正欲近朱而得其赤矣（找事亦佳，但不必离开广州耳）。父亲前次来示，岂不明叫儿再读一年书？儿非不见，特所接近者，其趣异，而皆儿之长辈也，虽不强儿必行，然亦是其理。周旋〔~~周旋~~改为“周旋”〕于二者之中，其心愿从者，远处他方，其不愿从者，反接近而日有所闻。日夜思维，唯有远离此地，一可以免不听人话，又可从心之所欲为。（在广州抄一家用单，尚如许为难。不在广州更如何？）奈父亲信久久不一至，儿处境殊苦也。直至最近得此次来示，真如获至宝，而此处长者之心，不会以其所是而自非之，为儿者亦惟有处之得法而已。到北平之事，虽不知其故，然已知为必不可能（非不可能，看机会）。然望父亲时时来示，或可挽儿于流俗之中，儿虽不才，必决然自励，冀得上进也〔此

两句打双圈]。

去年三宅数，直至现在尚未得九公覆回，儿只得再托正铺先生钞过一分，所漏者仍是乡中之数，即三祖母每月所支之数，亦即九公迟迟未覆回之数也。

多有人自平回，藉知平中消息，然利姊病未尝或□，则已为不可讳事（何所谓讳？不过此等病一时不能好，故信中懒提及耳）。利姊前年如未尝回粤，则相见日浅，情怀不至如是之难堪，奈何一别竟幻变如斯。思想及此，意志未尝不颓丧也。病人不宜刺激，不敢去信问候，亦唯有远远默祝早日平安。

祖母康健如常，各人均好，勿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月三日。

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望我儿好自为之，勿效乃父也。廿一年十月廿日。

（三二）一九三二年十月往函

吾少年不长进，每为族鄙所鄙夷，又因不善谋生，故益不容于俗。但不善谋生是一事，对付人情又一事。吾甚望汝能得族鄙称誉，不为人诟病，不似汝父所为，则大幸矣。汝父不足法，好自为之。

一个人最要紧系能够善用自己环境，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不管在甚么境遇中，要尽行利用自己境遇，如遇陆则走马，遇水则行舟，不必对于目前时时不满也。

（三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来函 十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十月卅日得接廿日付回儿三日原信，奉悉。勿念。十数日前，儿曾回乡，得见三祖母，并曾省五祖父、三祖父之墓。三祖母殊健康，富岗至坑尾，日常往来六七遍，办事精神一如往昔，惟眼常红病，然亦不以为意，与儿长谈至夜深而不〔“不”字下添“觉”字〕有倦意，不促〔圈去“促”字〕请之睡，必至天明而不〔“不”圈改为“后”〕止（此次慎馥

先生来，曾有一夕谈至天光)。能至七十馀岁人，尚具如此魄力，三祖母亦必有其至之之道。

五祖母精神亦好，每一行动则不能如三祖母之健步矣。惟性安闲，时现笑靥，真善能养老者。曾一度住生生，现仍在道济。二老无有不挂望父亲者。

辛姊数年来境遇欠佳，剑泉兄又常病，在粤汉处月入八九十元（在平岂易有此，此可算中等事矣），以生活程度驾上海、香港而上之广州，实不足以维一家。然辛姊除逼于不得已之人事外，未尝见其或露怨容，殊难能也。云曾奉信父亲（是年前之事），不知对其状况又如何说法耳。

北平自青柳（不明白作何解？每一询问，动须十馀日，何苦不写清楚耶？即即复我）有宋仲温《急就章》真迹，书用笔十法真迹，便中请父亲买寄儿。又唐人二体《千字文》亦父亲所曾允寄来者（有翻刻一册赠汉兄，便可往一观，但不可借归。如喜欢可寄汝。若不甚喜欢，则省得我一寄也）。

省中各人均好，勿念，平中各人如何，念念。

今日夏〔“夏”批改作“旧”〕历十月十日，（夏历二字实不通，普通用之，皆不通也，不可再用此二字。月前有新刊《元典章校补释例》一册寄汝，何以来信不提及？究竟收到未，阅过未？）父亲生辰也，儿远离膝下，不能面祝，惟愿父亲身体更为康健，事皆如意。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七日。

（三四）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往函

来信对近日工作绝不提及，究竟每日作何事，用何功？写画乎？写字乎？研究音乐乎？研究政法乎？四者皆佳，能深造便佳。读书要注意作文之法，来信虚字不尽用得妥当，要十二分注意。近日读何书，并须告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你有问我然后有答也。最怕浅尝辄止，各得其皮毛，则废物矣。人不可一日闲，心必须有所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废人矣。汪希文先生在粤否？闻有病，是否？

祖母及姑姐各位替我问好。十一月十六日。

今日为让儿卒日，思之为之泫然。

(三五)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广州不比往年，生活所费日高，欲求生计，其实不易。儿虽常思及此，亦虽曾托人，然于今尚不能得一事，仍甚担忧。然曾与三叔等商量，已领得律师照〔批：两虽字，两然字，两曾字，一尚一仍，一曾一已，均要避免。超按：批回时将此数字圈去〕，计划与同学数人共设一所在面世（此语不明）。自知年轻，必不〔“不”下加“易”〕为人所信托（既曰必不，又何必做）。生意在此数年内定当不前，所冀数年后在此得一资格，应酬较易，而现亦聊具一自由职业之名，更或有一二小讼事，亦稍资弥补〔批：两亦字。并圈去“亦”字〕，如竟无人过问，则无所得外，尚须供养会所也。数同学素皆友善，能互相助扶（真系益友则可交），中有未入法校前已熟〔“熟”下加“识”字〕此中情况。其人尝为前辈律师之助手，因此次事用去款六百馀元，已商准三叔等，在铺支转。有可作为犹可，不然，将何以对爱儿者之操心乎。

儿志于学，（何谓学？）早具决心，必向此途前进，感于前惟重看阅而无背诵，故每一为文便有拮据之苦，知非多读名篇不足以广文思。然从何而起，不得头绪。就前所看书，古人中惟慕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归有光等，其人之〔“之”圈改为“用”〕意颇稍〔“稍”圈改为“能”〕了悟（之字嫩，颇即稍），于儿身心影响不少，然于须背诵之文，尚茫茫不知着手也（孟、庄、司马须熟读）。儿每读书更感一事，即不知字之确音，盖异地殊音，虽有反切，而所出之音每似不像字典中有同样反切之两字，在此可分作不同之两音，就《广韵》一东二冬，在此又了无分别，而竟为不同之两韵，如此实感不知何从（古今关系，地方关系，此系音韵学专门）。以上所云望父亲指示。

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培基〔“培基”圈改为“慎余”〕世伯南旋，曾得数面，平中各位近况亦有所闻，慰甚。（慎翁如何说法耶？）徐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十九日。

(三六)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往函

律师不一定不可做，但律师品流杂，心术未必皆正，此可虑也。汝既学为此，第一品格不可因此堕落，如嫖赌、饮吹、酬应种种。第二心术不可因此败坏，如只知谋利、不顾良心等。第三尤须慎防自己犯罪，所谓君子怀刑，至紧至紧。

来信文理不大通，须留意。重复字宜检点，闲字要铲除。

读文不识字，常须检《康熙字典》，习惯自不至有大错。

《论》、《孟》、《庄》、司马之文皆可背诵，《骚》、陶则纯文学而已，归有光等则浏览足矣。《韩非》、《商君书》不可不读（论严谨，韩胜于庄）。其文深刻谨严，于汝学文有益。余生平喜阅雍乾上谕，其文皆深刻入里，法家、考证家均不可不阅也。（真草《千文》已交博寄汝。此信到，请代叩祖母及各姑姐安为要。）

慎馀世伯回，有何话，可详告我。尝与夜谈十数小时，为数年来所未有也。十一月廿八日。

(三七)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往函

篆书及临《圣教序》今日收到，大致尚佳，可喜也（自后只寄一二篇人在信中即可，不必多寄）。篆书写好后，最好反底一看，则欹斜不正之处，自然显出，此秘诀也。若只从正面看，或看不出，从背面一看，则原形毕现矣。

执笔之法，不要听人说要执正，有时非用侧笔不可。写篆或颜柳，似非正不可，此外大约须侧笔方能取势。至于写隶，则更非将笔尖向身不可，岂能全用正笔？但用侧笔，易将手踣按梗不动，如是，则不能用腕力，且腕太不活动。若能防止此节，则自然可以用侧笔也。

行楷最难写，篆隶最易写。因行楷是进步的写法，篆隶是初民时代的写法。故写行楷，非要有多年工夫不可，篆隶只有一年半载即可写成似样，速者三两个月便能似样，行楷无此急效也。但凡事最怕不得其门而入，又怕误入迷途。所谓误入迷途者，即起坏头是也。入门不慎，走入歧途，回头不易。故恶劣之字帖，万不可学，一学便走入魔道，想出来不容

易，故凡事须慎于始。十一月廿八日。

(三八)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来函 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月十六日、廿九日来示奉悉。寄来《千字文》得接，多谢父亲。至新刊《元典章校补释例》则尚未见寄到（寄莫天一先生一册，已有回信收到。寄汝及汉侄各一册，未知汉已收到否，系寄回澜桥转交，汝一部则寄生生也，但未挂号。今尚不收到，则寄失了，因已有两个月也。便可一询汉兄）。儿文不通顺，心常自苦，现极力诵读古文（读要紧，作亦要紧，明白尤其要紧。不明白，徒读亦无益也。老友朱兆新先生教子弟则最主张多读），冀得有进。博兄现至上海，何不回粤一行？儿造律师，实聊具一名，望将来多一路可行。所用款项，全为领照之用。儿现身心尚甚闲静，常家居读书，所识友人寥寥可数（交友要紧，详后），极少应酬之事（前函并非说不必应酬，不过说不可因应酬而学得嫖赌、饮吹耳。应酬是一事，嫖赌饮吹又是一事。应酬人所不免，嫖赌等等，则下流之甚者也）。凡儿所学，甚可度日，过若干年后，虽未尝接一案件，而固已为律师若干年矣。儿冀得此一资格，当胜似为世人诟以一无所事。儿求九公愿为信义法律顾问，九公甚欢喜也。（无事则易，有事时则不易矣。故无事时要常常预备有事则何如，且有何等事乎。不可不预先有此筹度，有此防备也。所谓凡事豫则立者此也。）然父亲所诫一二三事敢不铭心。儿实不敢逾矩也。数年来儿所购买之书藉〔“藉”字圈改为“籍”。并批：籍从竹，藉借也，从艹〕，竟不自知已有四五百元，以《四部丛刊》最占多，小小一阁书室，颇足留恋。时还习字，或弹琴，自以为甚得矣。琴为利姊在粤时所购赠。今接博兄信，知其已沉重，见物思人，能不一哭，远在千里，不获晤面，实更难堪甚矣〔圈去“实”、“甚”两字〕。

祖母甚平安（我有信汝，必须告祖母），勿以为念。慎余老伯南返，曾至生生数次，常云父亲甚发福，惟眼几如一线（余眼目日差，恐再过数年不能读书矣。但余眼虽差，然眼未尝有病，不过疲乏而已），凡有亲旧必提及父亲，数数然也。并一如父亲前来示所云，今年接回辅仁事，又失书数千元云云〔圈去“数”字〕。

徐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二月八日。

汪希文先生在粤否？《释例》亦曾寄他一册，未见回信。黄仲敏先生住何处，便查明告我。

各姐姐及三叔岁数，查明告我，我总不记得。闲中一查便可，不可过着迹。

交友要紧，不交友则孤陋寡闻。但要识人，谁为益友，谁为损友，别择甚难。学问、道德、能力，三者最要。每交一友，必自审曰：此人学问能益我否？此人道德能益我否？此人能力能助我否？能则大善矣。反是则问此人能累我否？害我否？能则大害矣。此择交不可不慎也。十二月十五夕。

（三九）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往函

十二月廿七日我有一信回你，寄去博处转寄，本欲博看一看也。谁知此信竟然失了，可惜之极。中间除批回汝信外，我有三四张笺纸的信，又有黄晦闻先生的信，志在给你看，竟然失了。此信大意我亦不尽记得。你来信要紫毫笔，用一种嘱咐式口气，不合，改回告你。又论到写章草不必学，章草非正宗。凡字有特别形状令人易认易学者，即非正宗，如龔宝子、龔龙颜章草、张裕钊、康有为等等，均有特别形状，后生学三二日即有几分似，此野狐禅也。如《乐毅论》、《兰亭序》、《圣教序》之属，学三二月未有分毫像，此正宗也。画罗汉画鬼容易，画人画马不易，以罗汉、鬼，人不易见也。又论近人之字，尤其粤人，以汪莘伯名兆铨、黄晦闻名节二先生之字为最佳。莘伯已过去，即希文先生之堂伯父。余在平收其书信不少，写得绝美。又黄先生新近写有《镇海楼记碑》，在五层楼，未知你见过否？最近博求他写一分，美极了，已寄上海，真瑰宝也。而前日寄你之信失了，奈何。又你说二体《千文》无跋，原有跋，翻印者不印跋耳。此完全是隋唐人笔，不知你何以谓宋元人笔。此帖亦至不易学，非百回看，百回空拟，百回摹不可。何谓空拟？即用指来空写，不用笔，不用墨。空写百馀遍，并多看其各个与全体之神气，然后执笔试写之，则仿佛有相似也。前信有一次问汝好几种事，何以至今未复？凡我有信与你，不妨讲与祖母知，俾知我近状也。此示约儿。一月廿五日旧除夕。

(四〇)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来函 二十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自得利姊噩耗以来，心殊耿耿；又榆关失守，国难更逼；二事或颓或奋，处处心惊，人生处此亦良苦矣（青年人不宜作此语）。报载平津时受骚扰，不知近状若何，至以为念。此处祖母各人均好，勿念。汪希文先生现在南京，不得其赐〔“赐”圈改为“音”〕问，已逾二月矣。黄仲敏先生寓广州光孝街书同巷四十一号。儿近读《文选》颇觉趣味（笺启书类最要，应先熟读）。习字转用紫豪（古人均用硬毫，无用软毫。羊毫系后起，古人不尔也）。音乐院自马思聪以事北行后，由陈洪先生主持，儿预算仍学下去。广州天气近甚寒冷，然十日前尚暖如二八天，人事一如天时，实可叹也（亦非青年人语）。徐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一月十八日。

前日寄汝（由三叔转）一函收到否？记得前寄博寄失之函尚有一事，即汝来信东字写错柬字草法是也。今想起，补告汝。

前寄汝黄先生信，失了至可惜。今将信皮二枚寄汝，亦可见一斑。此等字，汝以为佳否？

再者即知博兄外父景文（二字不解）嫂令尊宋伯联先生，昨日逝世。

前有信问各姑姊并三叔等岁数并生日，何以不复？

来信限于二纸，何也？要写许多好写，乡中、省中、铺中、生生等等新闻并多，何以一字不提？

(四一)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来函 二十八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于旧历年时儿曾下港，由三叔处得接除夕日来示；前日返省，又接一月廿九日改回儿原信，敬悉，勿念。晦闻先生儿所素佩服，《镇海楼碑》书法妙极，正宗之学也。（已见过否，何不复我？）寄示信封二个，于率意中正见其老到，殊非后所可及。友人邓诒先生于书学亦素有研究，甚负时誉（奇），有寄儿书一封，今奉上一阅。希文世伯于去年底回粤（何以不早告我？前信已说他在南京，既见他在粤，即应来信更正。

今日久乃告我，误事不少），有信来问父亲住址，想已得其消息矣。（何由得知？）各姑姐年岁，几经查问，始得其确。三叔卅九岁，因此次下港，并知正月十三日生辰。四姑姐四十二岁，似在四月生日（初五左右）。三姑姐四十五岁，八月初四生日。二姑姐四十七岁（似在二月初九生日）。大姑姐（十一月初六）与薇姑姐（生日似在七月初四）同年，五十岁。（已抄起。）

晦闻先生墨宝，未知能得到否？本不敢有此奢想，因父亲曾有寄来，不幸失去，故惹起此心矣（系信而已）。“特别字形令人易认之字，即非正宗。”儿谨领教，盖写字必须四方八面，笔笔充实不为工（能扁能长，能侧能正，又圆又方），只靠一二划为担纲，易成异状，必不佳也。然于章草则不以为与同〔批：语不明。并在“为与”旁打问号〕，曾数习章草，亦觉其非易学。宋仲温所藏肥本《兰亭》，本人有章草跋数页，甚爱之。二体《千字文》，儿误以为唐宋以后人所书，终以其运指似今人（唐宋以后人），而运腕不及前人（唐宋前人），由运腕运指而得之结体不同，字形自异，故有疑焉，望父亲指正之（运腕运指，由于起居不同。宋以后坐椅伏案，故运腕不灵。唐人尚席地而坐，几矮腕高，故自然易于运用。今日本人起居尚如唐人，故日本人字有唐味）。二位祖母甚安康，勿念。三叔说父亲或有回粤讯（未必），闻之甚喜。平津近状不知如何（我看无要紧）。故宫古物南迁，是何意思，岂不吓人。各位在平想皆安好，至以为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二月十八日。

我从前是有故宫出板之《故宫书画集》十册，寄汝否？是黑皮的。我忘记寄与何人，便复我。

我总觉得你对于我来信所问所答，不甚注意，故常常有忽略、懒慢的弊窦，故此我回你信，亦不甚高兴，且不敢多写，防多写你更忽略也。你可勿怪也。二月廿八日。

（四二）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来函 十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即接二月廿八日付回儿十八日原信，奉悉。勿念。故宫画〔“画”上添“书”字〕集十册，现在儿处，又故宫廿册，在四姑姐处。儿

俱得揽阅。镇海楼碑曾已〔圈去“已”字〕见过，甚纯熟生动。关于运指运腕一事，若不得父亲〔“父亲”圈改为“大人”。下两“父亲”同〕解释，梦想亦不以为缘于起居之不同，心总觉何以后人运腕指法不相像前人，今始恍然大悟。镇海楼碑，亦不出此例。昨报载晦闻先生有南返讯，前信云友人邓君书法甚为〔“为”圈改为“有”〕时誉。（若用为字，则“时”下应有所字。）父亲在侧批一“奇”字，儿不明白。邓君现虽为友，前实儿〔圈去“儿”字〕师也。诗词歌赋，俱所擅长，陈述叔老师亦每以为佳构。其字儿常说太露锋芒，然彼云出锋亦有好处，则儿不知矣。希文世伯一回粤，便来信问父亲地址，云曾接父亲书几本，即欲回信，多谢云云。儿将住址寄去后，以为必先儿有信父亲，故儿前信尚算为补白，真疏忽也。最近汪老伯来信云，现患神经衰弱病，精神甚不好，须竭力休养，儿曾到府上问〔“到府上问”圈改为“踵”〕候，适遇其外出，近况又不知如何。现热河又失守，平津自是危险，甚为慰念，国亡无日矣。三祖母尚能与谈话。五祖母真是老人成嫩仔，东一句西一句，讲讲笑尚好，系统之谈话，他老人家不耐烦矣。大概是素少运动之故，年来多处房内〔“处房内”圈改为“在”〕床上蹲着，非高兴厅亦懒出，老态甚露矣。然甚思念父亲并各位也。儿前日在双门底书坊铺得〔圈去“铺得”两字〕见李北海《麓山寺碑》（有正珂罗板），颇爱其雄阔浑厚，索价五元，现未买。习大字有此格局，妙极矣。省中各人均好，勿念。平中各位谅都平安，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三月八日。

字甚有进步，但写家书用此等笺纸似乎可惜。三月十九日。

（四三）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来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批复

〔以上原缺〕汉兄自南回后，今来省，始得相见。父亲送他之赵《千字文》，儿得见，甚爱内里〔“得见”圈去，“内里”圈改为“其中”〕之钟鼎及章草，现尚未舍将之〔“将之”圈改为“得”〕交还汉兄。

博兄宅遭火，利姊不知有受惊否？

省中祖母并姑姑各人均好，勿念。平中各位谅皆安好，念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四月一日。

此系去年来信，阅之不胜感慨，今改过一二字付回。廿二年三月十九日。

（四四）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往函

祢翮云医生寄来海珠桥照片，甚为伟观，可感也。此公汝认得否？我来平廿年，而此公之贺年片（且皆先施）未尝断绝，其厚意如此。但信皮尚写翊教寺，奇也。我今年有故宫月份牌（托人挂号）寄之，未知有收到否耳，又不好意思为此小事去信问也。

汝近来信，能有四笺，可喜。我虽懒回你信，但甚愿见汝有长信来，一可以知乡事，一可以知汝国文。三月十九。

（四五）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往函

前日寄回一函，想已收入。即日想起一事，听见汝从前好似想教书，有此话否？昨接门人刘君秉钧来信，知其在圣心中学当训育主任。此人与让儿在辅仁同系同班，亦新会人，未知能否托他招呼一些钟点。听见说圣心校长亦辅仁同学，则亦余弟子也。我以为能在圣心教几点钟，不错。未知你能教甚么，便中开单告我（中学程度），俾得问刘。假定可以，则现在预备到暑假后，即可上台，亦不至蹉跌也。

昨谈祢医生事，即日接他来一汇单，信嘱代购《故宫周刊》，前寄他之月份牌亦收到，不必打听。幹侄南返，托他带归《故宫》数册，又《故宫书画集》数册。近来《故宫书画集》出得多，《故宫》出得少，从前适得其反。你这些《故宫书画集》，无用可否一并（随你意）放在生生。因近来《故宫》不甚出，故不能多寄回，《故宫书画集》每册书皮皆本有浮签，因系易培基所题，此等字不甚雅观，故每册均撕去也。又托幹带回相片一，交祖母，后想起祖母眼目不甚好，未知能看见否，细读照片之字与他听可也。余来平时，祖母五十五岁，余今年亦五十四矣，一无所成，虚度光阴，思之愧怍。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又我近选有古文十余篇极欲寄汝一读，日间印起即寄汝，或者可为下半年圣心课本也，一笑。打算寄汝二分，一分你点过后寄回我，看你点得对不对，即知你国文程度。如果寄到，即子细点好句寄平，分一次二次寄均可。有错再改过寄你，则不啻上国文堂了。要注意注意，大约一礼拜后才能寄粤，今

不过先说定。此示约儿。三月廿一日春分。

(四六)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来函 二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八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即日汪希文老伯〔“老伯”圈改为“丈”。并批：不宜称为老伯，因渠尚有父亲在也。见面称伯，写信称丈，甚合〕寄来一信，转致父亲〔“父亲”圈改为“大人”〕，现特奉上。老伯〔“老伯”圈改为“丈”〕本知父亲地址，其所以〔圈改“其所以”为“乃”〕由儿转寄，实不可解。关于老伯〔“老伯”圈改为“丈”〕在粤运动续娶事，颇〔“颇”下添“有”字〕趣致。四姑姐尤知其详，相对人为汪霞公〔“公”圈改为“丈”〕十一女，然彼人〔“人”圈改为“美”字〕略不介意，事实难□，事之开端，早在大前年，至今老伯〔“老伯”圈改为“汪丈”〕此念未息，时有信来问及，以此故，老伯〔“老伯”圈去〕尝一度与儿书信甚密〔圈去“一度”，并批：既曰一度，则不能曰密；既曰甚密，则不只一度〕，最近回粤后寄来两信，亦有提起此事。四姑姐等非不欲成其美举，曾力助之，然事之不谐，实非人力所能及。此次来信，转儿寄父亲，想必有另一意在也。近日广州市开一市展览会，内古物馆之一部，古玩书画，多所陈列。于此儿略得见古人笔迹，颇开眼界。北平故宫既现不能到，有此亦慰情，聊胜于无。（我愿你将《故宫书画集》全置在生生）

平津近况如何？至为慰念。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十四日。

与汪希丈来往信要注意。渠系读书世家，父兄曾游幕，说话尤须谨慎，切切。去信上款宜称○○世丈或○○丈尊鉴，下题称侄陈○。普通信不必称愚侄或世愚侄，只称侄便得。信内自称亦可称侄云云。称自己父亲为家大人或家君。对人称四姑姐为“家四姑”，称四姑则“梁四姑”以别之。对人称九公为“家九叔祖”，称三叔为“家叔”或“家三叔”。写信体裁及称呼至要紧。从前北关人最讲究，对汪希丈尤须注意，免为人冷笑也。廿三日。

尤不可去信托人情，令人讨厌。余生平非万不得已，不求人。古人所

谓介绍，所谓有守者此也。切切！

（四七）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来函 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即接三月十九、廿一日来示并儿原信，敬悉，勿念。儿无时不思念找一些职业，服务社会，又须能有时候造儿所想造之事，而与本身职业不相违背，以为莫如教书，此素愿也。今接来示，云希望能在圣心学校找些钟点，乐何如也。至问所能教，则实深惭愧。儿每感自己之不通，未尝不刻刻思向上，然根基不好，功倍而事半，一无所成，何敢教人。其所可自慰者，则此为大众问题，盖较儿不通者，尚大不乏人（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今以有不如己者以为自慰，系大错误。若自己境遇不好，可以拿不如己者自慰。学问不好，不能作此想也），国有此情形，至堪累〔“累”圈改为“虑”〕也。如能在圣心找得责任不重，又为法科所曾学，或能支持。教国文则真不敢（选科犹可以），儿现正欲以此为学，大人云将有所选古文十数篇寄来，儿日夜之愿望也，胜如儿自向暗中摩索多矣（即日已寄二册，我的法子，即系叫你自己点句。将一册拆开，点好几篇即寄来，以不过平常信重量为限。有不明白之句，可以函问。我得闲即改即答付回。此即函授法之意，必大有得益也。要用墨笔点）。圣心方面，果能插身，儿则更安于所学，即或不能，仍望大人另为设法，务于暑假后有一职业。无职业，固人之所鄙，其味深尝矣。

昨接博兄信云，平津在在可危，曾电大人等离开（空白太多），此处各人亦深以此为累（虑字两错，注意），常要儿奉信请大人等离平。儿前信云祖母老，正欲触动乡思也。平津近状如何，至为以念。

幹弟闻数日后始到步，云因病停学，不知所因又是何病（大约因身体不甚佳，学医怕太辛苦耳。无甚病也）。

广州《市民日报》日刊有晦闻先生诗集，内有志大人得白沙先生书心贺诗卷一首（十年前购，四百元。十一年返粤时曾带归请汪憬吾老丈题跋。汝当时幼，未曾见也）。白沙先生书法真迹曾于市展会古物馆见之，神化之至。又前游西潮山，山顶某村，有先生所书陈氏宗祠数字（太祖祠有追远额，白云居士祠有富山书院额，均白沙书），力量甚雄阔，今知大

人亦有其手迹，将来望能得一见。

前五舅父（桂芬）来云，有大人老友简清吾先生欲得大人地址，一通讯息。初不知即为修志事，儿不识简先生，五舅父又不常来，故前日博兄来信问起，亦无从寻找，如一有消息，即禀大人也。

祖母以次均好，勿念。益兄近况，不知如何，闻其失一大女，年来家运殊坏，无益兄住处，未能问候（可写西单堂子胡同翊教女子中学）。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四月一日。（十日付还。）

刘秉钧信，可亲送去。如不在，则封口留下，面递则不用封口。迟数日再去。此人亦新会人，从前曾得过肺病。初友不必太密，钟点事更万不可提，提则寒尘矣。须要稍熟之后，微示之意，看有可为否。切勿急，勿勉强，能做到他先开口更佳。往来数次稍熟之后，只微表示想教书则可矣，亦不可开口径求人也。切切。见后，有何情形，复我。先为友，慢慢再讲教书事。你在何处会刘，假如他来找你，你在何处见他，告我。此信阅后三数日，可即付丙。

（四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来函 五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四月一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念念。（我有数函寄汝，介绍见刘秉钧，何以只字不提？）儿以清明回乡十数日，前数日返省，以前幹弟所带粤各物，照片一张，故宫五本，故宫书画集九册，均已得接，勿念。祖母见照片，甚喜，惟只见一个人，辨不出何者为大人云。儿近亦为祖母照得一像，在乡时又为三祖母照有一张，神情甚酷肖。谨奉上一阅。连日报章频载平津为（此字不明）危，此处祖母以次各人均甚不安。大人等何不即离此地，以慰众人。临书不胜忧惧，望以祖母故即为避地（故者旧也，所以也，死也。此字家信要小心用，断不能用在人名之下。好在老人不忌，若拆开信时忽然见此字，令人心打一惊。你亦太不予细了。“故”字凡家信及电报均不可用，用容易吓着人。此是大毛病，不可不注意，你此次又受了大教训也），实所至愿。

博兄在上海，现久不得其来信，未知是否因嫂嫂分娩而事忙，又所至念也。

在乡时有关修志事之报章记载，想已由三叔寄达（已见），九公意甚愿大人负起此责（此字不识）。

昨四姑姐交儿报纸一则（我未闻此事，粤真多新闻也），嘱即寄大人。

儿入圣心学校果有希望否（既然想，何以前信不复我）？心甚焦燥（所谓热中，所谓寒尘）。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专此，即请金安。儿〔写高的移右一行。并用箭头指示应与“金安”同行〕约谨禀。四月十九日。

南中觉得北平甚危险，其实在北平之人，不甚觉得。公家搬家，有公款可支，有公地可借。私人无钱不能搬，亦无地可搬也。

今日有故宫信片一盒寄归，收到后可送去老刘。此完全为你结纳之用，即管先相识，圣心事仍然未可讲出口，慢慢来，总要暑假后也。不能急，由人开口更佳。种种要照前信所授机宜。五月四日。

此信字太颓放，一不小心，即现原形。小心者，古人所谓敬慎也。

（四九）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来函 五月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廿一日得接十一日付回儿一日原信，并转刘先生〔“先生”圈改为“君”〕信一封（称呼要有分寸。对他自然可称先生，对我则不必了）。二日收到国文读本二册，四日收到《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十本，勿念。刘先生〔“先生”圈改为“君”〕信翌日送去，知先生〔“先生”圈改为“渠”〕以结婚故，告假未回，信留下。昨日始获晤面，谈笑甚洽，并留儿在校中晚膳，自下午二时相见，七时分别（古格言说，丑时骂尽恶言，好了有甚颜色。好时说尽知心话，丑了有甚颜色。不可不知。初见不宜太熟），得友如此，甚慰。先生〔“先生”圈改为“渠并”〕问候大人，似甚熟我家平中各位，云多曾见面，知儿未尝到平，以为憾事。平中风土人情，处处值得留恋，不似广州，大有愿即回平意，以为此处不堪久居也。先生〔“先生”圈改为“刘君”〕亦住河南，然多在校中睡宿，要探儿。以校中教员有与儿相识者，已先知儿住处，此事甚烦。儿现在同福新街二号，以前居拆马路牵及，当时急未找得合宜住处，故暂迁此。屋主邓姓，本乡人，微有亲戚，母亲住书偏，儿居三楼一小阁，不异与人同

居，出入必经主人。儿爱三楼静而高，住后反不欲别迁，如非十分相识，以为不足以见人，以此心烦。刘先生〔“先生”圈改为“君”〕诚能相知，虽以此相见，谅亦不怪，儿固愿其不来也。先生〔“先生”圈改为“渠”〕有姓名相同一人，亦为让弟友，前曾肄业南武。儿前曾闻其名，初大人介绍先生〔“先生”圈改为“刘君”〕，儿以为即此人，现亦回粤，与先生〔“与先生”圈改为“二人”〕甚相善，将约与儿一见云。则又多引出一人矣。欲入圣心之事，承命不敢提。亦以与先生〔“先生”圈改为“渠”〕年纪相差不过一二岁，人且已为校中领袖，儿尚一无所成，私心惭愧，以为早得近大人，必不至中途失学数年（近者亦不过如此，断无有写信改信之事矣），且时受教诲，虽不能如人猛晋，亦不会潦倒如斯。既自知其蔽，人家不提，儿实不好意思开口，望大人及时设法。讲稿五本（不过想以此等你多与刘见一面耳，此稿殊不足观），已交到刘先生〔“已”下加“照”字，删“到”字，“先生”圈改为“君”〕。四姐姐爱两本，培基世伯一本，儿留一本。阅过《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得以明白，而所说诗人书画家，为中国人，其所以能惹此等人注意，想又有因（你问此等人，指诗人书画家，抑指和尚？不明白你问意），敢以问。此外尚多馀一本，儿留以赠人。国文读本曾照书面六项造去，（中有圈声之字，如使、如质、如数、如度、如间、如予、如合从、如造、如征、如遗、如乡、如辟、如莫、如数、如称、如从等，明白否？）恐此信过重，另寄。虽有所问，然以为书中时有至关重要，不识高深，自算明白，竟而忽略者，望大人指示。（《荆轲传》有秦法二条，《信陵君传》亦有当时法令一条，“将在外”三句是也。汝学法律，知否？）

近日北平天津消息又更紧，大人等如何，至念至念。前奉一函，并五祖母、三祖母照片各一张，想已得接，念念。今年旧历闰五月（此处批“闰历”二字），五祖母岂不造二次生日，可喜可喜。两位祖母均甚康健，勿念。薇三姑有病在脚，行步惟〔“惟”圈改为“为”〕艰，然三祖母竟能至罗江探问，后，回石头。如此路程，儿等亦要半点钟，竟〔“竟”圈改为“今祖母”〕来回自如（两竟字），其健步如此。

举国不安，不然，儿愿乘暑假行行地方（未免太舒服了），以为游览，最增智识。经刘先生〔“先生”圈改为“君”〕一提，心更跃跃欲动，奈何。

省中各人均好，勿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批：何以要写在另一行。并将箭头指向前行“金安”之下〕。四月廿六日。

（五〇）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来函 五月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现在想起，该信日子，有两处漏去“二十”二字（不明），发后始觉，今特更正。兹奉上点读《史记》列传三课，诸多不明处，望大人暇时指正。今日阅报纸消息，似缓一步，然究不知平津如何，至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四月廿七日。

昨付汝转交刘结婚故宫明信片一盒，内有我名片，不知有失落否？今再写一个，如前者未失，此不必用也。

（五一）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得接四日、六日付回儿四月十九日、廿六七日原信领悉，勿念。近日报载平津极其险恶，昨到铺与九公商量，即已发一电大人，又与三叔信亦有谈及此事。省中自祖母以次，各人皆不安心也。宋人法书明信片一俟寄到，即持往见刘君。自初会后约两星期，儿曾作第二次之探访，以为居处终难见人，婉辞示意，刘竟未来。又以结婚，曾告长假〔圈去“曾”、“长”，“假”下添“稍久”，并批：北方人辞职，谓之告长假。改“曾告长假”为“告假稍久”〕，校事堆积，须得清理，甚为忙碌，故尚未有信问候大人，请为原谅云。此次会面时间亦极长，仍留晚膳，又值大雨，自下午二时许到校，夜九时始分手，盖是日适为假期，故渠得如是空闲。不然，儿恐碍人公事，早借故辞行，彼亦苦留，以此得作长谈。间及读书事，云在广州，此事实无可能，稍完备之图书馆，亦不可得，愿因大人介绍，得识此处之藏书家。儿现虽未敢须此，然可得参与交结，增广耳目，于将来或有用处，亦甚得计也。大人有相熟此等专家，请为设法（广州新近藏书家，首数莫天一先生伯骥，即十七甫仁寿药房东家也）。又谈及人生，刘君多慷慨之言。儿亦以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以此皆觉农业为要，彼欲在馀暇小试为养鸡等〔此处添“事”字〕云。确乎必有生产，然后世事可为也。在言谈中，刘君面目似甚相善，事后忆之，始觉其多有与汪希文世伯〔“世伯”圈改为“丈”〕相象处。关于教书事，终未尝提也。

即另寄上所点读《后汉书》。此书儿前未有看过，其中人名事故，几皆不识。只得将各篇中有关系之人事检出，《后汉书》略都读之，始渐有头绪，故久未点起奉阅（奉字连上，阅字空格）。处今之世而读《后汉书》，〔“感”字上添“真”字〕“感慨系之矣”，正是“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甚想念当时诸公也。

儿前信云欲乘暑假行地方，儿不会措词，儿意广州不可久居，愿有机会能暂离此数岁，且明知事未可行，暂为空想耳。人处乱世，实不敢苟安也，望大人明儿本意，宥儿说错。

昨阅报刊有杨云史先生感事诗廿绝。诗人如杨先生，亦世之有心人欤。

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平中各人想皆平安，念念。久欲寄奉益兄一信，然不知作何说，迟至今未行也。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十五日。

（五二）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往函

十四日来电，当即复回澜桥，想已收到。南下之人，必须有钱而无事。若余则无钱而有事，一时何能即走，故迟迟未动身也。请九公及祖母各位放心，余自然见机而作，勿念。

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为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又见有张国华、马国维、沈谷生诸先生文艺之作，皆老手。又有黄深明先生才廿三岁，词采亦佳。谁谓粤无师友，如此诸人，不过在圣心中学，推之其他各校，则粤中实大有人在也。谓粤中无大图书馆，则岑先生又从何处阅书耶？如此看来，汝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汝如未见此册（非卖品），当即觅一册阅之，即知其内容也。《后汉书》诸文已收到，所点大致不差，暇时改过后即寄汝。唯有一二小节汝

须学者，即勾股法及圈圈法^{〔1〕}（试另纸圈来我看看）。又引书之引号应在曰字下为之，汝每连“传曰”二字划在引号内何也？此事要注意。余近日晚上写字不甚清楚，老眼无花难矣。

又今日来信，北平之平字，草法实不可用。似曾言之，犹不检，何也？平字草法不通俗，今日来件，邮局旁注有“试北平”三字，可知检信邮差不识平字，而另问一人，乃写“试北平”三字于旁也。如此岂不累事。难怪阿铭说，阅你信要查字典也。此大毛病，今将原件剪还一阅，嗣后宜切戒。廿二年五月廿四晚。

（五三）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来函 二十五日批复

〔以上原缺〕见过，随即送刘君，适不在〔圈去“适”字，“在”圈改为“遇”。并批：粤俗以人死为不在〕，留交。后以无缘由，再未作第三次之探访矣。《圣心》未得见（廿四日已寄汝一册），既知之，必取一阅。儿早自知才薄，每一念此，未尝不心惭欲绝。顾所以至如斯者，当最应苦学之时，自己疏懒，无人看管，以至停读数年（人不必一定要读书，不读书之人多矣。只怨自己失学，不必怨人，怨人就是怨我。我根本就不一定要你读书，家中百数十人，读书者有几人乎），及后醒悟，常思戮力补过，故年来颇知自爱，然岁数已大，人事日繁，思虑一多，心何能专，（即此更不必读书。又想读书，又多思虑，一肚俗气，何能读书？读书要挨得饥，抵得冷，并受得世人讥笑，方能成学。今又想读书，又想谋利，有是理乎？）事倍功半，虽怀志向，实无所成，来示云“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因圣心多老辈），事固必然，非谓大人不能提拔，自己实学不足，将难以见人也。广州多亲戚故旧，应酬不免颇须时日。儿不能除俗，闭门攻读，朋友少识，本不为难，而亲戚之人，岂能久事生疏？每每自维，常思暂离此地，（未免太俗气了，奈何！此何能读书，何必读书？）苦心造就，一固根基，事自迎刃而解矣。然天不从人，偏值国家多故，欲至平者数数而终不可得，（越说越远，怨天尤人，何以为学？）起念至今，早三年矣，亦尝思毅然离粤，又恐责备，且大人常云“到平自有机会”，儿

〔1〕 援庵在此处作了打勾及圈圈之示范。

日夜望之，竟而不临，顾无可如何也。此为几个人之事，在斯多难之秋，本不许谈而志有所结郁。大人复言有关此，故为陈之。圣心事果不能胜任，则将如何（到现在，可向刘一探，云“圣心有乜野钟点，我可以帮忙。志不在修金，志在练习，请兄留意也”。对刘如此说便合，至紧，不可作寒尘乞怜语）。大人亦将许儿如愿来平乎。虽执贱役，惟得近书本，若不嫌也。儿甚恐惧一过此夏，事又不定，必须待之明年，奈何奈何。（何急至此？是否无饭食，要饿死？）

《文选》数篇已点读过，即另邮奉上。最爱《太史公报任安》一书。儿以为为文固要词句美好，此所以须多诵古人佳作也，然如是只可为应用之文耳（应用之文要紧）。其至重要者，实未在此，必其人一生之行事，有异乎凡庸，超越众鄙，可惊叹服者，然后为不朽矣。浮词之文，虽可传世，要不足重（浮词与应用是二事。浮词可缓），徒备一格耳。阅太史公之文，益以为然，儿实慕此。太史公之为文为学不到矣，然太史公之为为人，可得而知也。儿愿学古人之为人，古人之为人，有文可纪，于是儿诵读古文。（浮躁之人不能读书。何谓浮躁？如三日来信至十七日再来信，乃云前奉一函，前者何日也？此所[谓]浮躁不经心也。又收到莫氏藏书序，只云收到，不言几本，浮躁不精细，令人不能看重也。老实说，我信你有细读否？如不细读，则我自后不给信你。因我写一信甚不容易也。既不经心，我又何必给你信？）

儿书虽不多，既有志于学，儿之书室（读书之处）愿得大人改为一名，将永以为用也（可仍用励耘书屋）。

平津消息，如构成和局，我国自是受亏，然当地人民得不离灾，亦一幸事。弱国在政者，以为至上之计谋矣。然敌不可测，或求此而不得，此信到日，不知又如何耳，至以为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六月三日。（廿五日付回）

（五四）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来函 二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前奉一函（前者三日也），想得察阅。祖母病尚未愈，惟较前好，似日有起色，精神则常觉困倦。三叔等各人都曾来省，二姑姐留此

未去。计祖母自病至今一月有馀矣，此处各人操心不少。三姑姐素弱，惟至接近祖母，彼最难能（为我谢三姑。余在外，令三姑等偏劳，余心如割也。书此为之泫然）。四姑姐体魄强健，虽通宵抵夜，神气不减。大姑姐回来日居多，返男家时少。馀各人都日夜侍候（为我谢各位，至紧）。祖母多福，疾患自消，勿念。祖母甚挂望在外各位也。

寄回儿所点《史记》、《后汉书》，并莫先生《藏书序》（有送一册与刘否？）得接，勿念。《文选》数篇，前曾奉上，以后请仍照旧选篇寄儿（昨寄回《文选》数篇，并《圣心》一册，中有教员表，可看其年岁并所任课目），至能读书自立为止，最所盼望也。三叔云，大人是年多能回粤，得闻之下，喜何可知。益兄亦有返省讯云。

平中各位想皆安好，至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十七日。

三日来信说祖母病，应该过三二日即再来信。今乃等至十七日方来信，有是理乎？

余自接祖母病信，日日盼第二次信来；又因未有电信，知无大碍，心稍慰。又接三叔九日信，稍慰。而等你第二次信，则今日始到也。廿五日。

（五五）一九三三年八月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当日别后即乘午车返省，现在计程，大人料已平安抵步矣。关于儿读书事，最好能指定一种工作，于一期间内为之，彼〔“彼”圈改为“俾”，并批：又写白字，如何如何！〕有限制，得分段落也。《后汉书》便中望能寄来（无单行本）。自大人去后，有平一信寄生生，昨日交来，今特转上。又容先生有信来，问大人所借之书，留下抑带平，已覆答。

你的字一潦草就令人不欲观，屡诫不改，吾亦未如之何矣。

（五六）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往函

接刘函，知汝教初中国文一班。初教钟点少的好。我前数日报招考中学国文教员，到考者二百馀人，结果取录二人。题目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论”（语出《礼记·学记》）。到考有老者年过六十，有少者年廿一二，亦有前清进士、候补道等，亦可见谋生之不易也。然我所取

者系一年廿五至卅五之人，既凭文取录，又面谈一回，然后定夺。国文所要者，系教授法，如何得学生明白有兴趣，能执笔达心所欲言，用虚字不误，不论白话文言。白话必要干净流利，闲字少，的字呢吗等字越少越好。文言至要句法，讲文时必要注意造句及用字，改文必要顺作者意思，为之改正其错用之虚字，及不达之意，与乎所写错之字。非万不得已时，不可改其意思。又学生作文须用薄本，预计一学期作几回文，用若干纸，即可订成一本（不可厚）。每课文必另纸起，不可连前文写，必点句，但不必一篇相连，每文可分几段，另行起写。如此则教习可检查其旧作及旧错而告诫之，若散篇则不可检查也。又教习须自有日记，记某生佳，某生劣，某生有何毛病，某字错若干回，有可检查，方能得益。至于讲文，最要紧注意学生听懂否。如有一二人不在心，是学生之过。若见全班都不在心，则必定教者讲得不明白或无兴趣，即须反省，改良教法，务使全班学生翕然为妙。至于批文章，尤要小心。说话宜少，万不可苟且。学生家长自有通人，教习批改不通，易贻人笑柄，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心相掉也。今寄回《字学举隅》一册，中有辨似、辨异等字，读法、写法均相差不多，容易闹笑话。自己读书尚可，教人则要另用一番工夫也。至于所选教材，不知是由教习自己定，抑学校公定？此事亦须注意，太深太浅均不宜。所选、所讲者何等文，散篇抑课本？可即告我。

慎公世伯女公子未来见，到时自当指导一切也。上堂要淡定，改文不可苟且，但不必多改，最要改其错用及错写之字，批改宜少而不苟。因我见汝所来信，一苟且即不佳，其用心者尚可过得去，故以此为戒。又打圈之法，学之一分钟即晓，不学则六十岁亦不晓也。见信可打一行来，不然，必见笑于学生家长。此示约儿。九月十四日。

中圈直下，故从右至左。西圈横行，故从左至右。二者不同，各取其便也。〔1〕

〔1〕 援庵此处作打圈示范。

(五七) 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来函 十八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月曾奉上两函，想得察阅。培基世伯女公子〔此处加“端仪”两字，并批：此处不提端仪二字，下文忽然提出，似是另一人了。小说家所谓为下文张本者，此也〕前拟来平读书，故先曾有信提及此事。昨到生生，始知端仪姊忽改往中央。四姑姐嘱儿即奉书再〔“再”字删〕禀明真相，免大人以为何总不见此人来也。圣心处已到〔“到”字删〕上堂数日，前定初中二，现改初中三。教书已是初手，值此班明年又须会考者〔“者”字删〕，儿学问浅，无师承，心〔“心”字删〕甚惧焉〔“焉”字圈改为“不胜”〕，然惊〔“惊”圈改为“颇”〕怪学校不当轻与初来者〔“初来者”圈改为“儿”〕以此重担也，虽欲自勉力，亦将见其难为矣（焉、也、矣、也，四字连用，何不省一）。今人以〔“今人以”圈改为“想系因”〕大人任〔“任”圈改为“关系故委”〕儿重〔“重”后添一“任”字〕，不然想〔“想”圈改为“谅”〕不如斯也。望常有以教之，力〔“力”圈改为“为幸”〕，己〔“己”后添一“力”字〕不足，所凭者〔“者”后添一“又”字〕在远，如何如何！博兄数数〔批：数，音素。并圈去一“数”字〕来信问此事，一似如能成就，则彼心甚慰者，曾去信云已得关矣。祖母安好，勿念。容弟近状若何（甚佳），深以为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九月七日（九一八付回）。

注意同学，注意家长（尤其批改文），前函已言之。

《字学举隅》常看，《康熙字典》常检，至紧至紧。

《孟子》、《论语》宜熟读，文气自畅；曾读过之古文，亦宜常温。此古文也。至于今文，吾极欲汝看一家好论说之报纸。天津有《大公报》，其社论极有法度。未识粤中有此类好社论之报纸否？宜留意。今付来《公牘要旨》一册，收到复我。

对学生宜和蔼亲切，多奖勉，令其有兴趣。

佳句宜注意。能背诵固佳，不能（因国文外尚有其他功课也），亦须能记其佳句。

(五八)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往函

人不请你，说人不请你。人既请你，又怪人轻与你以此重担，何也？讲书态度，要稳重安详。最好有时自照镜一观，即知检点。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亦学也，学教人亦学也。勉之勉之。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教学相长，必大有益。前付《字学举隅》，又寄三叔转寄一函，收到否？收到即复。九月十八日。

(五九)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来函 十月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由三叔转来手示，领悉，勿念。儿自入圣心，且一月矣，虽觉为难，然尚胜任，不过要另造一番工夫。盖以前读书在会其意，今也一字之微，不敢轻放，为此〔“此”圈改为“之”〕数年，必有所造也。课本学校定商务之《国语》（第五册），书为十年前出版，以复兴国文至今未到而用此云云。课外儿欲选散篇若干首，前大人所寄，恰为合式矣。对学生，以初入此途，自不知教学法（本有几部教授法及管理法想寄汝，但要再听信乃寄），幸平时尚能涉猎，不致材料过枯，学生似感微趣。至改文，实所最〔圈去“所”字，“最”后添一“麻”字〕烦者也，自己本在〔“在”圈改为“是”〕半通，何能改人，故真不敢苟且。月前购得《马氏文通》，略为看阅，亦有所获。又《中国文学史》（顾实、谢无量）二本，穷多日之力，一气读完，始稍知文学来势。望大人时时指示，免儿自误误人。

同学李君，儿之善友，前应县长试，得列入榜〔“列入榜”圈改为“中选”〕，闻便将放任。昨日谈起，到时必邀儿帮忙，此实两难也。所放县不佳，事固当焉（当焉二句不甚明白，“焉”改为“然”），且不意为，然去不半年，结束（束。先生错了）回来，实在望内〔“望内”圈改为“意中”〕。时圣心已辞，便无后路。而李君至相得，即与儿同开事务所中之一人，李一去，所亦拟暂停。儿即不偕行，一人之力，必无能为力也，唯有随之歇息而已。人不能无群，数人皆去，儿将失此一群矣。然为官非所望〔“望”圈改为“愿”〕，固不论或小或大。今为律师，亦所以〔“所以”圈改为“不

过”]从众，而稍备后来也。究以人情难过〔改“究以”为“此次被逮”〕，是以至今犹豫，事又迫于眉睫，不知所从矣。矧自设事务处以来，虽无大作为，勉强尚可维持，藉此得一去处〔“去处”圈改为“地方”〕，出入有所，今一旦失之，颇为可惜。又前因音乐院学费事，与信三叔，始知大人除无存款在彼〔“在彼”改为“外”字〕，并为代垫〔“为代垫”改为“借去”〕数百元（此款前星期已寄还），音乐非急务，况于斯世，暂且置之。而由〔“由”改为“因”〕此儿不能无感也。圣心款少，果不足以维生（款少至若干，始终未告我），则将附尾而出县〔改为“囊裳弃去”〕乎？明知固犯，智者不为，奈何奈何。

祖母自经病后，精神无复〔“无复”改为“不如”〕往日，然尚无大碍，勿劳远念。三叔小女甚趣，仍在生生。前得博兄寄来侄女莲波相，可爱之至。平中各位想皆安好，念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九月廿六日。

《字学举隅》，以数日来未到生生，不知已收得否。

有心机写时，字的确佳，唯末行一忙，遂至马爪尽露。此吾常言之，人当注意于匆遽之间也。用心写时的确可爱。十月九日

（六〇）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来函 二十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九一八付回儿七日原信，敬悉。《字学举隅》、《公牍要旨》亦已得接，勿念。儿自得前信所示（示字至少应空一格），数日来不离《论语》，自以为有所悟也。孔子一生唯学，后人但知学之要，而不知学之意。本意一失，则学无所附矣。为仁则泥于仁，为孝则泥于孝，此盖〔“盖”圈改为“似”〕乎有得矣，然只得其一耳。学不如其几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学仁则义、礼、孝等皆在其中矣。闻一而不能〔“能”字删〕知十，举一隅〔“隅”后添“而”字〕不以三隅反，此不能贯而已〔“而已”圈改为“之之过也”〕。如能贯之，岂忠恕云乎哉（两句对举，上有而字，下亦应有而字。上有能字，下亦应有能字。有则俱有，无则俱无，此之谓句法）。学有所积，则能一以贯之，形之于外，是为中庸，以之对人则为礼，对事则为义，对亲则为孝，对万物连自己在内〔圈去“连自己

在内”] 则谓之〔“谓之”圈改为“为”] 仁。以其所对之不同，而异其方而已〔“异其方”圈改为“其方亦异”，“而已”删]，岂更有他哉。弟子问仁问礼，夫子每答不同，固在其本，不在其式也。本者，学是也，多闻多见则多能，多能贯而通之则为道，以道入群则为立，立而正，则权是也。儿初疑孔子何斤斤于为政，后知政与学古不分离，能政所谓能立能权，盖有学有道之士，每欲避世避群，而人固有形，何得隐焉？故学而得道，尚须能立能权，因以中庸为处世之方。过与不及，皆非中庸，中庸又非生而能之。刚毅木讷，天成之矣，亦只近仁，以其未学，不得便是仁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孔子最称焉。物质须减至最低（要知足），学业须进至无穷（要知不足），故曰发奋以〔“奋”圈改为“愤”] 忘食，乐以忘忧。人既曰生，则不能无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动不能无所之。其为学乎？学只是人生一种动作耳，除此非更有他求也。实无所为而为。进则进矣，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水岂有他求哉？四时行焉，万〔“万”圈改为“百”] 物生焉（引成语不可任意改字），天岂有他求哉？进则进矣，一种动作耳，无私意存乎其间也。学不与仁期，积学而仁自至；水不与海期，积水而海自成。为湖为川，水为本也；为礼为义，学为本也。期者求也，岂求为孝为信哉？盖学则不期而自至者也。儿自以为得古人之意，欲为一文曰“读论语后”，然终觉学之积也不厚，为之必不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恐悔其少作，惟留诸异日。今奉上所读《论语》上下册，书头多有感悟之言，（奉字何以空格？何以读书不读序？又何以有点句有未点句？）就以指正〔圈改为“谨以就正”]，亦所以见儿之志也。《公牋要旨》已略阅看，古者“政事与学问不分”，即在〔“在”字删] 此〔“此”后添“可以”二字] 知之。《字学举隅》亦时有翻检。本市无好社评之报，惟天津《大公报》则时得读，此处有卖也。自大人回粤时言及，即便〔“便”圈改为“已”] 注意之。

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平中各位如何，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月六日。

寄回误本《论语》二册。《论语》眉批字太小，余目不能看矣。十月廿七日。

(六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来函 十一月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即接由博兄转来九日付回儿前月廿六日原信，领悉，勿念。李君之事，儿本无意，虽云人情难过，然不能舍己所好，而强为其所不好。彼等约下月中旬起程，至时自为辞却之。圣心处每月二十馀元（每周有若干钟点？此数确少，我以为有卅馀元也），实不足用，望大人时周儿急，（我实无法，一猪母只有乳十二，奈何！）俾得一心向学，拜赐良多。教授法之书籍，儿极待用，请早寄来，其余以为应读者，常常指示，当可得事半功倍。前六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儿近来因须预备课本，又要改文，想再细读《孟子》而未有暇。《公牋要旨》已看完，颇得其意。

辛姊云，即有一信大人，述其近况。辛姊自结婚后，未尝见其有一日开眉，其志则甚难能，自作自苦，终日不懈，数年于兹矣。儿心痛极，而力不足以救之。辛姊非不自爱，然误之于前，欲自拔于后而不能。非不能也，无有援之者耳。愈穷愈不敢见人，其气之馁，直似非吾家之人。越疏于家人，则越孤零，苦矣辛姊，常对儿哭泣，实不忍闻，然于别人，则未尝不强为欢笑，盖对人告诉，适足增羞而已。今厚颜而告诉于大人，儿庆其得人〔“人”圈改为“体”〕而嘉其勇于自过（自过二字不甚明白），望大人怜而拯之，辛姊得益，儿等亦慰矣。（有何善法？我接渠信后，心中打一个特。爱莫能助，如何如何！你有本事，请你想想法子何如？你说唯有读书高，高到怎样？）然与以金钱为计甚暂，此外当设一法以善其后，则大人得问之辛姊本人，果能自振，何惧无助己之人。助辛姊可以，而及其家，如辛姊实有此求，则未免太过乎（此语不明。写家信与作文不同，如不能达意时，只可写白话，胜于令人不明白也）！

祖母平安，勿念。平中各位，谅皆安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月廿日。

父亲本是一个穷儒，素不善谋生，且亦不愿专于谋生。从前叫你们不要读书，本是有鉴于我，不愿子弟学我，且子弟亦不能学我。因我虽穷，我能处，你们不能处也。既不能处，何为要学我？我故曰：生计问题不解决，不能读书。而你又偏学人读书，又不能挨饿，所谓南辕而北辙也。我

前在粤借铺三百元，已还，已告汝。但昨接三叔函，仍欠三百五十餘元，且系港纸，吓我一跳，原来你的。正月一百四十元，三月一百零九元，五月一百元。如此岂不要磨死。此三百五十餘元，请你自己想法也。十一月二日

(六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同我问四姑姐^{〔1〕}，我前有书一包寄生生转苏心愉医生，谅已收到。又叶医生近状何如，完全恢复健康否？又汪希文先生在粤抑北上，便幸告我。此示约儿，并代请各位大安。十一月二日。

(六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来函 二十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二日付回儿十月廿日原信，领悉，勿念。四姑姐云，前寄来书一包，早交苏先生。叶先生已恢复健康多时，常有见面。汪先生返南京逾两月矣。又云祖母畏冷，前说买皮之事，请早照办（本月十一日曾寄道济^{〔2〕}狐皮一件，价洋九十五元，收到即复为盼），以轻暖为妙。祖母因冻，已少下床，然尚平安，勿念。此处各人并问候平中列位安好。

辛姊至如此，由来非一日，“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乎”，深有感焉。今则惟有力者为能助之，儿独善其身之不暇，遑论他人，儿知勉矣。

君子固穷，岂不知之，以为年尚未立〔“未立”旁打一？号〕，未敢有以异乎人。饮食衣着，不失其分，以同于俗。僻乖之行，实羞为之，于世无补，适足离于群而已。年来用度，或过分外，然自知非妄用也。儿无不良之嗜，择交尤慎，凡所与游，皆过儿者，虽友实师也。必恭必敬，固弟子之礼，物食为贄，虽不足表意，然在所不免矣。儿初为律师，不知厉〔“厉”改为“利”〕害，计其所入，不敷所出，在在须应酬也。今幸脱此。律师果可为，亦非其时，惟待异日。前所用去三百五十元港币，为数不少，儿实无力，望大人谅而认之，以观后效。儿既不自异于俗，然有为人渐知者，

〔1〕 援庵四妹瑤卿，医生。

〔2〕 道济，援庵三妹在广州所开诊所，援庵生母居此。

则儿未尝有儿女私情。人非草木，唯不在斯，而志于艺，老死为之，固所至愿。若迄尚一似无成者，限于年月耳，不敢妄自菲薄也。圣心处每周五点钟，每点五元，除人情及不时之税（“税”改为“需”）外，月约廿元，月来竟未出度外，深知事在人为耳。然此指日用而言，廿元颇难维生也，一有急，无处诉，仍得大人知而时周之，始有可为。儿不愿久处广州，既不得命于大人，惟冀年稍长，有所建竖，亦必作远游，以解孤陋也。

《最新学校管理法》及《论语》二本得接，勿念（我寄书与汝，怕汝如水过鸭背，故不愿多寄）。书须求善本，故愿大人时为指示，免入迷途。前年大人曾寄儿笔砚，写字固不必要笔墨精良，然广州所卖笔，几不可用。（那有此事？）有便，凡大细字笔（紫毫尤妙），请多寄来几枝，至盼至盼。

平中各位想皆安好。三叔小女仍在生生，磅过欠二两是七磅，颇趣致。博兄女莲波，虽未见其人，然寄来照像，足知非凡美矣。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十三日。

昨见东塾小手卷一轴，写《抱朴子》数则，凡卅九行，跋云：“壬辰闰九月，余将与计偕北行，硕卿侄以绢素索书，为书《抱朴子》外篇语数则。硕卿宜玩其词，庶不负余之意。书法拙弱，不足观也。兰甫并识”云云。壬辰为道光十二年，时东塾仅廿三岁，新举孝廉，预备入京会试也。其字极秀雅，不似晚年之苍老，然其词则不似廿三岁人。因观约来书有感而书此，并以告博。此卷绢本而残，取价十馀元（假定纸本而不残则甚值），未购到手也。十一月廿一日。

单以字论，以约年纪与东塾廿岁时书似差不多，然论学论文，则相去远矣。前给博之皇六子、严修能甚佳，幸宝重之，不易得也。又及。

（六四）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此处加“某日”二字〕来示，敬悉，勿念。儿常有习《圣教序》，但觉非常不易，不知时日不够还是天分低。儿最忌写行书，终不得其行笔之法，觉楷书还似容易（写罗汉易，写鬼更易，以罗汉、鬼皆人所未见，奇形怪状均无不可。写人难，写犬马亦难，以人为人

所习见，一望即知其是非也。行楷人所习见，自然觉得难写。但行书最大用，楷书次之，故愿汝习行楷也），只要有心机。汪容甫先生临《圣教序》，有机会一看，或能得益。《故宫周刊》儿曾看过，有书有画，正合儿现在所学。如仍有出刊，请父亲多寄些来。儿前数信字迹颓放，自知错误，以后改过。汉兄南回，已抵步多日。父亲托带祖母之茶叶已得收多日，祖母异常欢喜（此系故宫里拍卖的，真从前之贡品也，好丑则不得而知矣）。儿前信以日本逼人太甚，故以一时之气，作过激语，而实际仍读儿所读之书，造应造之事，未常或懈也。（对！）不过彼负责者太不负责矣。报载天津仍混乱，未知北平如何（北方一时未得平静）？至为念念。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勿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二月十六日。

凡回信应声明接某日信。

（六五）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来函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廿二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念念。刘秉钧兄忽报辞职，儿之去处，心颇踌躇，未得示下，不敢妄为。儿自与相识，日渐相善，其为人可得而知矣。切心所业，曾不逾职，位为训育，生徒遵服，年来校风亟为一肃，百举待兴，遽遭变局，诚堪痛也。且事不早于冬假之前，竟迫发届满之日，卒然临之，与人不备，当局措置，似失长者之宜。夫既不忝职，又主教素重，则事之由来，不易为外人料矣。一训育，一校长，其轻重之不同，投鼠忌器，将其以此而见退乎？事因人成，亦因人败，贤而得道，怀才终谤，后之来者，宁勿戒心？苟或不然，校中风尚，能不沦降者未有也。今职且逼辞，虽钟点反增，延至暑期，仍危不保，即亦何能为腆颜之事，以观校中人之耳目，而登坛讲授乎？淹留不舍，徒重患而离尤，飘然引退，有志者之当为也。上有父母，下而家人妻子，竟以一朝变故，傍徨无之，苦矣！昨与晤面，自云不日走平，依附大人，虽钞胥小役，愿而不辞。校事如斯，孰能无变，他日当有思我者。其志可嘉，其语亦豪矣。

连日南风，天气转暖，祖母平安，勿以为念。二姑姐事，想三叔已道其详，不再赘述。平中各位想皆安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

谨禀。二月三日。

(六六)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往函

数次来信，未有复汝，因来信充满怨望、要求、不满、不足、怨怼等意思，故不愿复你，待汝自省。然防汝终不知自省也，故今隐忍言之。又屡次来信，都无心得，营营于污浊之中（衣食使用之谓）。所有寄汝书物，除收到外，绝无一句复述，及阅后何如，有何所见，每以轻心掉之，殊不注意。如寄汝《学校管理法》，何尝见你有一句提及其中如何，如此尚望再寄书物乎？

老实说，某君本不是一个正派可靠之人，其人自来好用小手段，颇有聪明，不诚实，同学多不满之。此次因为你要谋馆，既有此一路，姑介绍你。此实不得已，又不便先说明此人如何如何，待你自觉，然心总不安。又听见你前来信，说与他颇密，知你已上他当。聪明不及人，无见识，又受此人愚弄矣。此人往日即有此小手段，我以为你一定会觉着，不怕。且此人有肺疾，未全愈，尤不宜多往来。久欲告汝，又欲托博转告汝，然终不便出口。今既发见此事，可知此人又为人不满，小手段又不行矣。天下人非尽愚人，岂能长弄小手段，而不为人所觉所厌之理？他来快信，云要在平谋事，我已去快信止之，令其忍耐。此间谋事甚不易，此人人缘既差，尤不易。即使谋得，如素性不改，亦不能久，所谓“到处都碰钉”也。到此时，我不便不告汝，各人做各人事，各人尽各人本份，不必因人，只要好好尽自己心力，忍耐做去。此人要渐渐疏远，他说北来，亦不容易。总系有你此次因缘，领过他一点小人情，他又有所藉赖，甚难为情耳。我当初叫你去，以为总有三四十至五六十，后来信说二三十，我已觉领此人情不值得，总系累事，我并不问，不便多说，不忍不告。你要绝去浮气，潜心做人。我说的话，不可当为水过鸭背，则或有盼望耳。

(六七)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来函，三月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十二日来示，领悉勿念。刘君大人所介，犹且委曲如斯〔“斯”圈改为“此”，并批：此仄斯平，此处应用仄，故改之〕，馀可想矣，宁

敢不慎。前信之发，承刘邀请，其间造词设意或稍迁就，盖为人谋不得不忠也。至来平之事〔“事”圈改为“说”〕，乃彼急遽之言，今钟点见〔“见”圈改为“既”〕增，生活稳定，昔时〔“昔时”圈改为“前此”，并批：昔时太久〕之〔删“之”字〕愤气，亦将已弭平〔删“已”字，并批：五字句不如四字〕，安身有地，自不更求。

聪明如刘，不知轻重，以坠厥职，惜已失信于人（三句不甚明白。词贵达意，不能达意，不如白话），流连不退，又非所宜矣。月初举家他徙（是谁徙？不明），以后见面自稀。谨承所训，各尽其分。本人尚尔，曾何足因以言去留（此句又不明白）。然得此席，究为所荐，迟至暑假，岂能不变？不善其后，固将不免。儿前任初三，今调初二，相差一年，讲授较易，惟旧同学接洽既熟，刻又须从新再造，所言加文学常识一点，因亦不得，仍每周五小时而已。（写得_不明白，总令人看得不痛快。何不写白话？更何不_点句？如此令人瞎猜，何为？）初春气候忽暖如夏，祖母〔此处加一“本”字〕畏寒，用是〔“用是”圈改为“因此”〕反安，精神稍振，勿以为念。二姑姐妥办女事后已于旧历年底来城，日伴祖母以为欢乐。昨接博兄转来益兄一信，云欲儿北上帮忙，能为设法，（大炮又来了，此人好车。蚁蚀观音，自身难保，又何能保你。不记得去年为祖母过生日之大炮乎？）此事如何，尚希示覆。另益兄一信烦代转交。平中各位想皆安康。徐容后稟。专此，敬请金安。儿约谨稟。二月廿二日。

家信贵明白。与其半通不通，不如老老实实写白话。现既学文，何不_点句？

幸勿水过鸭背。三月二夕。

（六八）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往函

我接你信，即电阿益，问他是否有意同我作对？因我叫你不要来，他偏要叫你来。他说不知到我意思，故叫他来玩玩云。我说：“你要同我作对，则我要与你断绝关系。”须知益在平，与我几个月不见一见面，平日绝无只字来往。因他不是讲学问之人，文字太劣，亦不愿来往也。在平多年，气我之事亦不少，不过我无法记得，遂逐渐忘了。今又糊闹，我只有照前办法，断绝来往而已。因此特告诉你知照。

(六九)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无求高品，古之明训。事焉借人，必为所薄。然未有为儿子不求其亲者也。彼上惟督其所以允与所求，庶几其可造就耳。而竟或不然，以儿为累，清夜自思，岂知其故。设令与世同流，不知进退，仍为商老铺；或当职中行，安居乐业，冉冉至老，无求若是，又将如何？舍而不恋，宁从所愿，盖道不相同，义不强为也。果以其志为可，则不宜又以其人为累。累可之间，其实难为，必也。放乎斯累，衡而观之，然后中情可得，志趣始见。因而栽之植之，亲而教之，其不自爱，不能擢拔者，固咎由自取，末之如何也矣。更以子之于亲，必敬必诚。奈何刘君之事待发而告，亡羊补牢，虽云未晚，而前此乐与周旋，殷勤相见，渐之染之，得无沮志？（谁教汝交浅言深？）岂不以大人所介，不能怠慢耶。（为学问道德而介乎？为谋钟点而介乎？）屡欲来平，知非不许，其密而不白，亦将待或事之发耳，纳于葫芦，宁能不闷夫？儿居处广州二十馀年矣，既不愿致利于前，又未得成学于后，进无所展，退不能守，固以年轻不肖，然因进无由，提拔乏人，此其故又岂小哉！环顾兄弟姊妹，其中遭遇一何外也？抑是命与？即无所怨已，能勿自伤乎？所谓怨也、怗也、求也、不足也，如斯而已！伏维谅督，不胜恐惧以闻。祖母平安，勿劳远念。二月廿二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馀容后禀，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一日。

家信要明白，最怕半通不通，如此不如说白话。此信非寄汝转约，乃专寄汝一看耳。此等信吾不能留，留之贼恩之大者。只可待其觉悟，不悟亦无法。（此批语为写与博者）

(七〇)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自大人未离粤前，儿已觉不适。送船返省后，即找〔“找”圈改为“请”〕医检验，云肠胃积滞，有鞭虫卵，嗣由叶慧博世伯调理直〔“直”字删〕至于〔“于”字删〕今，稍见效，而〔“而”圈改为“尚”〕未复原。加已〔“已”圈改为“以”。并批：已、以注意〕渐近天热，一发瘦

弱，差幸精神尚好。圣心处不得已曾告过数日假。昨秉钧兄云久未得大人信，心极惶恐（假使不因汝要入圣心，我就省了此等麻烦耳。得他廿五元，要负此回信责任，甚不值），儿慰以偶未暇不〔“不”字删〕及此耳。事实上大人想亦甚忙也。前时信中必有祖母消息，今其一已矣，此调单矣。儿欲再唱客途秋恨，要谁听之？真不复弹此调矣。然愿大人保重，无为祖母事过悲。儿既不克自制，而舍此更无慰词也〔“也”字删〕。三、四姑姑尚哀毁未已，见面时无复往时言谈〔“谈”圈改为“笑”〕，不知者将因此而生疏，相对默然，亦无以相慰也。平中各人想皆安好，念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十五日。

假定来信不骂我，我极愿汝常常来信。若终日不满，终不改革此心，则不必来信了。

（七一）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一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月十五日曾奉一函，想得察阅，念念。自经大人此次回粤，当面教训后，顿悟前非，深知死读书无补于事，以后不敢再提矣。读书人自有读书人品性，他项人物不得侵入，无根基之人罔谈读书，多见其不自量。（真读书则读书矣，不必将“读书”二字日日挂在口头也。犹如今人好言科学方法，而所做出东西，并不合科学方法。又有人口不谈“科学方法”四字，而所作皆合科学方法。此二人谁对也？）年轻之人，本无定性，偶然如此，翻然如彼而已。今既知无力为此，不得不另求所安，惟一愿望，得不冻馁足矣（先治生，后读书。或一面治生，一面读书。无专读书而不治生之理）。性本平庸，体质素弱，寸进未加，而病态已增，实无益而有害（叶世伯不肯收医药费，年尾不知何以为礼）。最近一病经月，自知更明（要病就病，要不病就不病，应有此精神）。医云胆汁过少，以致胃肠力弱，营养不足，因而贫血，此所以常现萎靡、多疑、恐惧、精神不足也。不健全之身体，强求任重致远，焉得不败？儿前此上大人之信，所为多隐约之词者，多疑也；不能达所欲言、尽情吐露者，恐惧也。大人不知（又怪责我了），求以健全之人而格之，儿于是更恐惧矣。儿既不能与于常人之康健，不敢自苦，多求激刺，但得安分守己，免于饥

寒亦已矣。偶尔开卷，唯消遣时日（口头笔头，日言读书，而所读何书，从未提及），非欲有所成而跻于士人之列，究以此种嗜好，较胜其他，不忍舍去也。圣心下期，不知如何，即幸得仍旧，亦止廿五元。七月分薪已知全体发一半耳（有无不足较矣。吾初以为有五六十。若早知如此，我不领此人情也。我所失大矣。然知治生之难，则尤不应浪费）。昨到生生接寄来汪容甫先生书札一通，五页多，谢谢。此虽通常琐事之信（信中刘端临、汪剑潭二先生亦负书名，然未尝得见），汪先生书法自是逸品，间或未纯，想是早年所写（汪剑潭名汪端光，有书名。书学米襄阳，《洪北江集》有《送汪剑潭南归序》，词甚丽。刘端临名台拱，经学家，无书名）。《圣教序》笔意最深，而以李北海偏峰之势出之，唐以后书家如宋之苏、米，元之赵，明之董，皆杂以偏锋出奇，大底如此也。儿临帖亦消遣而已，无所用心，难望进矣。平中各人想皆安好，祖母在乡平安，勿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十一日。

闻汝病甚念。但每来必有不满语，所以不愿复也。即如此信，亦有怪我语，故此怕接你信。信以结欢，乃以增怨耶？

（七二）一九三四年六月往函

我不是要儿女得我欢心。但假使来信不能得人欢心，则信之效力失矣。这就汝一方面说，非在我一方面说也。曰然，则如何然后能得我心？曰讲读书内容，而绝不提及“读书”二字（此系汝毛病），则我必高兴矣。近汪孝博常常来信，皆讲学问内容，绝未提及“读书”二字，我无不即复之。不似刘秉钧之来信，专讲谋事也。

曰假定专来信言读书内容，而生活费无着则何如？曰苟能得父亲欢心，见其所读者果有内容，不是只系口头说“读书”二字，则一月廿五元之生活费，绝不必靠圣心也。

王夷甫（衍）口不言钱，何尝饿死？但不愿出诸口耳。

曰身体不佳，何能言学？曰身体佳不佳者，精神作用耳。要佳则佳，无此信心，精神振不起也。

最怕是父亲境况太不佳，则无法接济。苟汝能不怨父亲（口不出怨言），及父亲境况非绝对不佳时，则年中尽可有点缀，不必靠此廿五元

了。但必有以上二条件乃得，一不出怨言，二我境况非甚不好。其实得父亲欢心一语，要父亲自己出口，惭愧惭愧。然不说，汝又不能自悟，又无人旁人说，奈何！

(七三)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七月一日得接来示，敬悉。儿适于是日下港来沪，七日抵达。此次因病后疲惫，圣心又虞不稳（所谓患得患失也），藉暑假远行一步，转转环境，碰碰机会（此等舒服为余少年所未受过）。现寓博兄处，连日得见书画多种，眼界顿开，受益不浅。昨又接寄赐东塾先生书札〔“札”圈改为“小楷”，并批：以十元得之〕，一发得意，果能到平一行，则文化集中之都，当更心迷目眩不暇给矣（万不必作此想。日子甚多，福要慢慢享）。但不知得大人允许否（绝对不许）。儿以太瘦，在此仍请医问疾。据云心部细小，营养不足，南方卑湿，北地为宜。儿以此病与生俱来，反不自觉如何，惟兄嫂一见即断有病征矣。馀容后禀。专此，敬请金安。儿约谨禀。七月十四日。

来信言病，言生活，无甚意思。偶一言之，未尝不可。如果要做读书人，应言读书事。但不可误会只言“读书”二字，而不言读书之内容。

(七四)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到沪至今已月馀，屡承博兄教诲，获益不少。闲散之日居多，然有时抄抄稿，校校书，均感趣味，渐渐染染。他日返粤，或会有一新途径，不致似以前呆板矣（以前只知“读书”二字，而绝不读书）。博兄云，大人欲儿读严氏《通鉴补》（此是一时随便说的话，随便举个例子，非谓非做此不可也。要做之事甚多），不过此书太大，费时日，收功难，即偕儿到图书馆翻看，儿略翻序文，稍知内容，果有时日，未尝不可阅读。但儿自知所急在速有收获（无此便宜之事），因数年来，一无所就（不读书何能有所获），此大病也。博兄教儿造目录工夫（真是要紧。假如一个人熟读《四库提要》，并无他能，亦可以吓倒人），正是此意。严先生

亦四十一岁始研究《通鉴》，则来日方长（此语又错了。人家引此鼓励你则可，你自己以此为安慰则谬矣。同是一句话，要问是何人说，即此谓也），现愿择其易者为之（择其少者作一种练习则可。若困易，则天下无易事，易必不能长久。松柏一年不长一尺，蒲柳一夜可长数寸，然则其寿命之长短亦如之。为学何独不然），大人以为如何？近日益兄屡有信要儿上北平，若为事实，未始非一出路，大人当不会以别故而阻止之。但不知益兄是否真能援助耳。徐容后禀。专此，即请福安。儿约谨禀。八月十二日。

假定此信无后数行，岂不甚善，何苦一定要讨人发脾气。

讲读书自有书之内容，如近日与博之来往函是也。不是只讲“读书”二字。

（七五）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来函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既知不得到平后，极其不安，即于廿二日南返，冀仍有望于圣心。调查所得，变动颇大，除已知岑先生在暨南外，刘秉钧亦已离去，儿自不免。失业之人最畏见人，一见九公、三叔问偏及此，实无以对，自惭而已。不知者尚不知如何说法，总是难堪，不易处也。今北平方面既有一线希望，奈何大人忍心固不之许。若竟为因母亲原故，则儿能自信无他。盖父子有父子之情，且知法之人，岂不知忌法，儿不愿长倚父兄，今竟失业，无所措手足。体弱不堪一击，因以老病复发，首尾必长，不幸而走入歧途，又岂大人所望欤？儿读书不得其法，一无所成，此后亦不能独自妄为，再蹈前辙。在沪时每欲久留，冀接近博兄，有所受益，然以不知博兄生活真况，不便仰不去，虽不我厌，得不自疑乎？望大人怜恤下情，俾力有所出，月有所入，得以安心，得以维活，人生始有意义。不然，惟父兄是赖，虽曰爱之，反以害之。北平一切环境，均较适合于儿，故十二分愿来。大人宜捐去微嫌，为儿设想，到平后愿负责自己一切行为，安分过活。儿得圣心讯后，懊丧之余，几至于哭。初未尝不欲遵命，暂仍在广州，现既已矣，儿乱矣，若有所失矣。人生至此，趣味云何，诚惶诚恐，谨以奉闻。仗维亮察，临书震慄，不尽所言，专候来示，以为定夺。专此，敬请金安。儿约谨禀。八月廿七日。

再者几年来甚少到生生，因相隔甚远也。如蒙赐示，请寄河南小港路深坑梁雄福堂，儿收便妥。

(七六)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博兄信，并得见大人示，内云“约有来信否？有何议论？近来书教得好否？余实无日不念之，但前年激得我太利害也”，语重心长，自取其咎者闻之，曾不知涕之何从矣。忆前年一时狂妄，出于胡为，其实并无若何具体存心。自后思悔，天良谴责，不能自容，固不敢，亦不曾有何再多嘴，独深惭于大人“无日不念之”之中。不知自爱，以伤大人之心，不肖不敬，轻举妄动，孤负一片慈祥之意（此后来信，不可再提此事，令人不快）。承问教书近况，则为此至今且三年矣。除稍堪糊口，知觅食之不易外，其最可悲伤者，信如博兄云“学问无少进耳”。年来时思奋发，奈心情不定，有罪之下，志衰气馁，忽忽焉，郁郁焉。亦以根基浅，陋杂不专，无从起首。博兄信云“《宋会要稿·刑法》一门……未知约弟有志为之否耳？弟苟有志，父亲必乐于指导也。”（此事非先略通历代刑法不能下手，现时可暂缓。因既系教书，即要好好教，免误人子弟为要。教中学甚不易，教中学亦最好练习。今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先生数年前亦教中学国文也。詹毅人先生为詹谷似之父，教广州中学四十年，今仍在中大附中。余意圣心是一立足地，不可鹜外，专心教好之为要。现担任钟点若干？教第几年级？入息有多少？定国文教员及历史教员之权在何人？现同教国文者有几人？是老先生抑青年？教历史者何人？即复）既有一机会，不自量力，强欲尝试，不敢冀有所获，惟能有门径以入学问之途，身心得所寄，于愿足矣。谨望大人设法维持之，庶使长大之年、闲散之心，不致沦落，迷而不反也。《大公报》沪设分处，似不寻常，不知只关乎营业之扩展，抑亦有避地之意欤？总之，华北戍边系首当冲要，所为系念者也。遥想大人起居万福为慰为祝。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四月十一日。

十日前有一函寄圣心中学，未知收到否？有信寄圣心，好否？十九。

近来最感觉生活与学问不能打成一片。但尔现时境地，倒可以做到此

节。因所教者系中学国文，而自己国文却仍然要用功。教学相长，即是生活与学问打成一片。单教国文，钟点恐不能多，必要伸张到能教中学历史。如果急起直追，补回此两年功课，当先从文与史下手。一可保持现时钟点，二可希望下年新钟点也。粤中中学未识需用白话文否？如不需用，可暂缓；如需用，则要白话与文言并治。白话最要紧是简净、谨严，闲字闲句少，时人白话当先阅胡适论著。有《胡适文存》等书否？即复。文言目前最要是学改文，因为教书，即要改文，如何改法，非下一番功夫不可。此事要有师承，师承不易得，最好将《后汉书》与《三国志》同有之传，如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张邈、张鲁、臧洪、公孙瓒、陶谦、荀彧、刘焉、刘璋、华佗等十四传，以《三国》为底，与《后汉》对照，看《后汉》如何改作，即可悟作文及改文之法，于自己及教人均大有裨益。故今第一步先宜为此，未知粤中有《三国志》及《后汉书》否？即复。

（七七）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往函

凡复信，要逐节看清楚，那件应复，那件未能即复。均细看，不可忽略。

粤中有何书，便可开一单来，以免重寄。《和文释例》有未？此书小品文极佳。

《才子古文》有否？是何板？木板抑铅印？此书所批文法极能启发人。

刘秉钧近状如何？有来往否？不可太密，亦不可得失。家信不可与人看。

（七八）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往函

范改陈志，有增有删。应从删多增少者做起，将《三国》本传找出，点句，分段，提行，用文章格纸钞好，再将《后汉》本传找出照改。

宜先华佗，次陶谦，次臧洪，次刘焉、刘璋、张鲁，次荀彧，再次其他，式样如另纸。

做好一传或二传，先寄平一阅。一次做不好，应再做。

(七九)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函 五月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寄圣心手示先已得接，稍候，昨又接由博兄转来十九日示，并儿原信，敬悉，勿念。《后汉书》、《三国志》儿有商务四史本，即承教试造，初竟不知有此趣味之事，改好一二传时，当呈察阅。教国文最难是改文，年来素为此件操心，多曾请教前辈，奈无所得，只勉强为之耳。圣心凡十三班，国文教员共七个（万不可与人争钟点，免招人恨），四个与儿年纪相若（内吕家廉为辅仁毕业生，岑公棣为仲勉先生公子）（岑先生不断来往信），三个老先生（内张国华鞠普先生相识大人云）（奇也，江苏人何由识我？或者识吾名耳。如果有交情，应称老伯也。有最近圣心同事职员录可寄一册来），分任高中并初三。儿则任初二两班，每星期共十二小时，每时五元。全校实权在朱校长，然大事需问巍主教。两位以大人体面，儿颇见优渥。教务主任张氏定钟点，其人深官场气味，私人多得重任（何名字？何处人？及岁数。家信外，万不可对人如此说，切切！）。初中历史教员乃张氏之甥，占钟点全数。去年暑假前，校长曾言方分两班与儿（不可争人钟点。须要听自然，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又语云，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及自日本回，即以是故不得手。广州文言、白话并重，而暗中仍趋向于文言。《胡适文存》现有一、三集，其论著有《中国哲学大纲》、《白话文学史》，余则在《大公报》、《独立评论》时得散见。书籍年来稍有添置，开单一事，不知应全部录出，抑只关文史者？《和文释例》、《才子古文》二书未有。数月来曾阅《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著）、《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著），自己便欲伸张，能教历史也（先求自己能教，不可争人钟点，切切）。惟散漫欠读书之方，粗有概念而已。刘秉钧君近兼广东教、忠二校高中国文史地，月入约百七十元云。因大家有工作，见面不多，而彼对儿颇要好，久久即相访。儿独于教书事与有研讨，余避不愿谈。想其以有家室之累，需急常求济，亦有还，数则迄今未清耳（不清亦好，省得再借）。交情始终具相当距离，遵指示也。大人赐示就请寄圣心为盼。儿现居处未入警区范围，投递不易，转瞬又是暑假，圣心钟点当无大变，最好能稍得历史钟点（可有

此想，不可运动，最要紧自己是否能教，好好预备，明年亦未迟）。学问受督促，更不得不自奋勉，生活亦好维持，专心半工半读，不使外骛矣。前数日报载大人赴京，现想已平安反平（有粤报关及我之事，应剪寄我，注明某报某日）。祖母居乡甚康健，惟服侍常不得适当之工人，至以为念。馥容后稟。（九公拜寿做戏事，何以一字不提？）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四月廿九日。

家信可留者留。有妨碍及伤他人感情者，阅毕记之，即须焚毁，免伤情感也，切切。五月七日。

（八〇）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往函

即日由邮挂号寄《文渊阁藏书全景》一部，作包裹寄，照章邮局送收件人一单，盖章往取，收到后打开细阅一回（不知书有碰坏否，覆我），即送去朱校长，云家父自北平寄来，物虽不值钱，但在广州或者算是第一部。因刚印好不久，市上尚未见有出售也。另名片一枚送去为要。

又《和文释例》一部二册，可自订为一册。熟看汉文再看和文，由浅入深，于汉文、和文均有裨益。又林熙骞课文二册，同一包寄粤，此系大学一年级作文，可看原文，并改处、批处、格式种种。批与改均不必多，以扼要实在为上，尤以顺原文稍改易其字句，不可大改也。

夹有《大公报·图书副刊》二张，适有一张说到陈君近代史者。

自后来书可分开家事与学问之事。因家事阅毕即毁，学问之事，则可留阅也。

（八一）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数日前寄上《华佗传》，昨又寄上《臧洪传》（均已付回），事属初试，定多错格，必应再造，现陆续钞改奉阅。范改陈志，深慕其剪裁，然则〔“则”字删〕苟不失其〔“其”字删〕实，尽可削减。如洪答琳书，多有真情婉转之句（陈质而范文。范尤注意于声病，故范文自较陈文为好读也。范改陈，系精益求精，不能比中学教员改学生文。凡学生文可以不改即不改，改以少为好，令其易记为要。多改满改，徒费心力，学生

不高兴，亦不易领受也，切切），即因此删去。古无标点符号，割裂处不知后人将何以明其原本。若陈志已先有减损，则再经数手，岂非只馀几句实话？裁剪工夫，盖亦难矣。陈志不为时讳，堪称实录，然尚偏于魏；又似不若范书之真。儿多经钞改，知其门径，改文自较易，惟眉批尾批，仍甚棘手，因套语万不宜用，且多虚泛（眉批以少为贵，要切实指点、容易记为度。尾批是批全文，字亦不宜多。由四字、八字至十馀字，通常不可过十五字。宜奖饰、劝勉，使其有兴趣。从前八股先生有《批语秘本》，多空泛不足学）。儿固未有一根本主意，以为肆应，执简驭繁，请示其法。（有十二点钟国文，不算少，不可妄想增钟点，要听其自然，尤不可妄想夺人钟点也。至紧至紧！）

前几日九公闰月生辰，一时陈家〔“一时陈家”四字删〕高兴异常，请安贺寿，送礼设筵，纷纭热闹。有自港来，自乡来，更远而〔“远而”圈改为“有”〕自沪来者，足足饮宴几日（此页三而字均不稳）。九公老当益壮，笑逐颜开，饮酒不少，亦一时盛事也。

秉钧君近欲侵入襄勤大学，彼云另自有信父亲而〔删“而”字〕屡属儿为通声气，难却难却。但大人必云又为儿事被骚扰矣，心甚战栗（此等话有何用处，只令人生厌而已，切戒）。而彼苦追，故冒昧为一言。平中各位想均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十六日。

昨见辛姊，形容暗淡，自云能教生理卫生。前年石室明德女中学校（与圣心为兄妹行，魏主教主办）（是否即圣神改名？）拟定辛姊为校医兼生理教员（太好），后为人捷足（奈何），抑亦辛姊当时得过且过，懒于应酬也。机会一逝〔“逝”字圈改为“过”，并批：凡“逝”字、“故”字，家信应不用〕，迄今未有着落。又禀。

有何善法？今已迟矣。先存此心，好好预备，有机会再说。明德校长是谁？由今年起预备，一年后当有机会，仍是我“患其不能”之老话。总要充足自己实力，免有机会上台时要塌台。女子写字亦要紧，汝之于圣心，字大有关系，不可不知也。

（八二）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十六日得接七日报，并儿原信，领悉。廿日到邮局取得《文渊阁藏书全景》一部，完好无损。细读一回，略知内容，由朱启钤先生之跋并后记，见其本末。大人于整理此书之工作，亦大费精神矣。翌日送之于〔“之于”圈改为“与”〕朱校长，见之〔“见之”二字删〕甚为欣悦，云当亲函大人致谢。即时相与共阅，儿以先曾过目，稍为解说，朱先生特爱其照景，拟配以〔“以”后添一“镜”字〕架而〔批：而字不稳。并圈去“而”字〕悬之。继及校中事，逾一小时告退。廿一日接寄回所改陈志，另书一包（《大公报·图书副刊》二纸，《和文释例》一部二册，林熙密课文二册）。林君课文，即一气看完，甚善〔“善”圈改为“喜”〕其纵横跌宕，磅礴之才也。大人批改之法，儿倾心得之，以后略无烦滞矣（余不甚好给双圈，此节不可学。如有好句，应给双圈也。至紧至紧。○○双圈，○单圈）。若能多寄几册，更易取则。林君文须奉回否（迟日寄还可也）？儿前在法专，虽有日文一科，然只习一年，教授又不〔“不”后添一“甚”字〕得法，同学略不注意，学校亦等闲视之。儿勉强熟〔添“习”字〕几十个平片假名，今阅《和文释例》（不单学其和文，其中汉文小品亦极可学也。此节要注意），颇似〔“颇似”圈改为“如”〕遇一曾邂逅之人，眼生未能善辨，应另造一翻工夫〔夹行批：应另行；眉批：忽然更端，应另行为是〕。数年来未尝断阅《大公报》，关于近代史质答文，已先得见，但经大人一提，更留意耳。近欲改定上海《大公报》，以其较近，先睹一二日也。

圣心最近教职员录未便〔“便”圈改为“印”〕。（自岑先生去后，未尝有一类刊物。）张国华先生（别号为何，欲寄木刻《西域人华化考》一部，与之请教）所以〔“所以”删〕识大人是在前清造幕客〔“造幕客”圈改为“游幕”〕时，亦但耳名耳。最记得大人诗两句“热风吹秋不成寐，美人颜色如花红”，（余绝不记得有此句。是否余诗，不可知也）是应试诗。“热风吹秋”难为想出云云。为儿言此者，以见其老迈也（既是老人，可以老伯称之。问何以称老伯，则云：既是识家大人，应称老伯）。

张教务主任日之字友沅，籍贯学历未详（约四十岁左右），但入圣心已七八年，算老资格的一位，待人殊恂恂客气。（应另行）辛姊近状不堪，非金钱助之所能了，儿屡欲为找钟点，（能教何学科？）识人少，生活难（“生活”句与上下句不接），久而未得。近彼因房捐事，几要入区。剑泉兄多病，入息少，辛姊在家中，以不能请〔“请”圈改为“雇”〕工人，惟理琐务度日。投闲置散，固不如为教员，身分高得多。又自气馁，不敢直言以重累大人。彼夫妇感情，几以穷而屡裂。（奈何！）

《华佗传》仍多错漏，固自己不小心，因大服大人之精细。数日前又寄上《臧洪传》，今日另函《刘焉》、《刘璋》、《张鲁传》寄奉。（《三国》原文要点句，《后汉》文用圈，佳句可用双圈。又此种工作，是自己学作文，不是学改人文，不要误会。改完之后，仍要熟看，比较两家之文何如，于自己作文，必大进步也。）儿日日有所工作，极感趣味。平中各人〔“人”圈改为“位”，并批：对下称“各人”，对上则“人”字要斟酌〕想均安好。馀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五月廿二日。

此信廿八日收到，首尾仅七日。

十二点钟不少，暂不可贪多，要听其自然。先求可能，打好基础，再求发展，否则容易跌下。切不可抢人钟点，尤不可求加钟点。自己做好，不怕人不请，一求人则失身份矣。切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不知，求为可知也。

书目何以未开单来？《和文释例》已订为一册未？

（八三）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来函 六月十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二日、六日接付回二原信，领悉。《和文释例》已订作一册，曾读多课，文章简洁（别有风味），从中略有领悟。

所抄寄陈志范书〔“所抄寄”圈改为“范改”，圈去“范书”〕，经接回几份，承诸方指点，细心阅诵，密会其旨，殊生兴味（各有好处，不同学生之文，不得不改。不可以陈作学生，以范作先生看也，当观其异同）。

而字连信不稳，盖由平日不小心，致养成错用惯习，以后知所谨慎。虚字之运转每苦不灵（多读可悟），以少作文训练之机会也。

书目续钞续奉上。前次迁居，书只顾常用者，馀叠乱未再整理，以故迟迟〔圈去下“迟”字。批：此字不用何如？时人浅薄之作不必看，费时候费钱。〕

接示后，曾往秉钧处，不遇，即留数字相告，迄今未得晤面（不必再去，已有快信介绍其见吴三立先生，能否有效，看机会也）。张国华先生字菊圃，（江苏某县人？）好书，校中人多有其手笔。儿有问难，谆谆教诲不倦。

月来时局更形紧迫，平中各位如何，至为悬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七日。

下年聘书已送来？吾因汝写草字，甚防汝对学生如此，家长有说话，则不能续聘矣。何如？念念。

博来信言汝有《书道全集》第五卷，是否？其中最精者为《丧乱》、《哀祸》二帖，皆非中国人所藏。多看自有进益。

石琢堂《孝行图跋》已抄入卷尾未？可先用纸照卷高矮，先写一回，算好行数字数及高低款式，乃照写入卷尾。行楷均可，但仍不宜用草耳。草不可不识，惟普通不宜写，切切。应比原卷多留天地头，前加题目“石琢堂……”末写“年月某某录”。

暑假后收信在圣心，便否？尚有其他便处否？以快得见者为便。

前书“谆谆（此字不雅）教诲不倦”一句，“谆谆”误作“敦敦”，又禀。

刘兄来航空信，已寄快函介绍，直接寄渠面交吴先生。今将渠来信删去数字寄汝一阅，阅毕毁之。不必留，亦不必交刘兄看，不过借此学作信札之用而已。中有不妥之句，已删改，细看当有益。凡看改文，必要看原文好，抑改文好？不改何如？细细参酌，自知门路。汝懂音乐，应懂作文声病。范蔚宗最擅长，故其文琅琅可诵。最近二次寄回之范改《陈志》，因草字未看，此次之《张鲁》末页则已批看也。六月十六日。

（八四）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往函

前两次来范改《陈志》，因太草不能看，已付回。各传中有整篇文章者，应另钞出。如《臧洪传》有洪“答陈琳书”，钞时应另行低格。他

如《袁绍传》有“上献帝书”，及“讨曹操檄”、“刘表谏袁谭书”、“审配献袁谭书”。《袁术传》有孙策“谏袁术书”。《张邈传》有袁术“与吕布书”，《公孙瓒传》有“劾袁绍疏”、“告子书”。《荀彧传》有曹操“上献帝表”、“荀彧书”，均为范所加。改至此应另录出，不必夹在传内。如此则不至小字太多，看不清楚也。余旧藏有《两汉策要》，写赵孟頫体，曾见及否？又旧时我之书籍，今存何处？内中亦时有佳本，能读父书，自是美事。惜粤中潮湿，藏书不易。藏而不阅，等于毁弃。仁寿莫先生何如？豪贤老少汪先生何如？有何所闻？告我一二。九公今年六十，信义今年系百周年，汝知之否？

（八五）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八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昨日教厅令各校提前考试放假，尽六月廿日以前结束。圣心即出布告，十一起考试矣。暑假期间，到校日少，以后如有示下〔“示下”圈改为“手谕”〕请赐寄广州河南新港路九十六号二楼为盼〔“盼”圈改为“幸”，并批：顷有一函寄圣心，即去询问可也〕。

《和文释例》，小品文佳妙〔“佳妙”前加“之”字〕，信如所言（“所言”上添“来谕”）。内容反覆辗转，曲直是非，惟所欲言。阅至“醉说”，先已惊其善辩，以后每出新意，纵横屈折，虽千变万化，又似有一贯之理存乎其间。至于《招月亭记》、《刚庵记》，始知作文之道，苟执定主意，则无往而不可（所选皆日本有名之汉文家，汉日文兼阅，甚有益。从前称翻云医生甚好之，曾自己出钱木刻一部《日本文钞》）。或奇或正，如意指挥而不离其宗。其馀妙句连篇，新辞满纸，前此〔“此”圈改为“所”〕未见，每觉趣致。又服其人善读中国书，不为所囿，翻陈出新，时入化境。真叹观止焉〔“焉”圈改为“矣”〕，多〔“多”圈改为“甚”〕谢大人给儿以〔“以”下添“此”字〕快乐也。

刘焉等传昨已接回，细阅一过，多见自己之疏忽，后自〔“自”圈改为“当”字〕留心。范晔，刘宋时人（此四字下得稚气，等于说“哥哥是男人”，谁不知之？可笑），文顾声病，乃当时〔“当时”圈改为“刘宋

时”，并删“刘宋时人”] 风气，则人每不知不觉间〔“则”上添“然”字，“知”改“自”〕多少须受时代之影响。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六月十日。

(八六)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十六日寄下第一二函，先后得接，领悉，勿念。《荀彧传》不合，异日再钞改奉阅（不必）。

暑假拟不远去，多以时日进修学业。圣心每年八月始送关（太迟）。昨见朱校长，云儿之钟点，有加无减，理由说是教得不差，学生悦服。实则即有增加，皆大人情面，儿焉得不晓（万不可常去，失身份，除非有事乃可去，少见面为佳。提携是靠人，上去之后就靠自己，人不能帮忙也。自己果用心教，不误人子弟，焉得不悦服？单靠情面是不行的）。

秉钧兄或有机会入勳大矣（少见面为佳。站得住否是靠自己）。儿无学问，不及覬觐，然不无引起上进之心（好！有心即成），冀一二年后能入研究院〔批：哪一个研究院？告我。并圈去“二”字〕。仁寿莫先生、豪贤汪先生，即以自己无所表见，乏缘拜谒（能阅《四库提要》及《书目答问补正》即可见之。家中有《四库提要》否？此间有多馥的一部《四库简明目录》，若要可付汝）。若得入研究院，有益于学业固不论已，而多识一班朋友，更免孤陋〔在“陋”字旁打一圈，示意漏字〕闻，联想及此，心怦怦焉。

江十一小姐结缡仅过期年，旬日前以病逝世，希文世伯再有悼亡之痛，伤心不已〔批：伤心即痛，何必同用。并圈去“有”、“之痛”〕。

石琢堂《孝行图跋》，前窃窃欲钞入，终以心歉，恐糟蹋，不配，费装潢，延迟不敢。今既承命，当假日恭以行书录之（万不可用草书）。

《丧乱》、《哀祸》二帖，每每临阅（《奉橘帖》亦佳），以太过神化，曾不得皮毛（必要多读），洵难能可贵。独《游目帖》，始终怀疑其不真（眼力不错），无论结体章法，都不及上二帖万一（摹本非元帖）。非云其字不美，而以相比，大觉不伦（是），至极亦为善临者所书（摹），观其行气不能收束放纵可知矣。

你字甚佳，可惜生迟数十年，不然可有状元之望，为之一笑。

《书道全集》十八册米帖有伪者 [不止一帖]，能指出否？看看你眼力。米《乐兄帖》极精，亦非中国人所藏。从前单影本一张，售洋五元。由此帖可见米字全由右军出，可与《丧乱帖》比美也。知你有《书道全集》第十八册，故及之。

信义百年仍巍然矗立，家人精诚团结有以致之。独“琪记”不以信义本名，另树一帜于上海，微见分异耳（忽然说法帖，忽然说家事，颇觉不伦。往后能分二函或二纸则好。写俗事可另纸作副函或附件，起首加再者二字）。

九公生晨在乡，恒叔、森叔请饮；闰月在广州，彦叔、三叔、汉哥、德哥请饮。儿初无以为礼，因加入此组（好），致敬意焉。

明德新办不过一两年（校长陈姓女子，名待查），与圣神不同。圣神落后，一蹶不振（省立其他女校亦可。打听有机会，即来信，看看有熟人否）。昨见辛姊，云另自有信大人，详告已事（有此意就好，有志竟成。一年不能，第二年亦可，先要自己预备，至紧至紧）。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廿五日。

我不盼望你加钟点，盼望你得高中钟点耳。

来书目甚好，但不写册数，太外行。不写册数，何由知其书全否？又何由知其书是木刻抑排印？往后注意，古书目最要卷数，今书目最要册数也。许多书店寄来书目，在我处无用，今寄汝。

（八七）一九三六年六月廿六日来函 七月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奉一函，想得察阅。大人旧日书籍，博兄离粤时多有带去，仍存此间者，具见近所列书目。其留铺未经博兄运移家中者，早残散无馀。（可惜！）

九公云，信义开张至今为九十年。三叔云百年，是据彦叔。彦叔未知所据。想一时记错，有见存正铺之“多识簿”（到正铺一时找不着此簿）内明书“光绪（儿按：应是道光）廿七年开张”数字，可为确证。又云“我三岁丧父，今年六十。海学公寿六十八岁，除三年，共一百廿五

年。若信义今为百周年，则海学公创办时年仅廿五，旧时未有如是年轻而能开铺立业者，故断定非百年，而为九十年，始为事实”云云。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六月廿六日。

海学公^[1]生于嘉庆辛未，西一八一—，卒于光绪戊寅，西一八七八。九公生于光绪丁丑，西一八七七。海学公卒时，九公才二岁，非三岁。便可向九公更正。传说不足据有如此者。

开张于道光廿七丁未，则至今为九十；开张于道光十七丁酉，则至今为一百。应以多识部为证，查得后告我。

(八八)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往函

来书目不写册数，至为遗憾，前函已道及。又有重复者，如《书道全集》，前云有五、十八、十九，今又云有五、八、十八、十九，究竟是有两部，抑写重？《日知录集释》亦二部，何也？

所来书目，俗陋板本不少，大概非线装者。又法政书甚少，可知此道未深究。而时下不相干之文学作品甚多，阅之徒费目力。中有胡怀琛其人者，最鄙陋可晒，能看出否？七月三晚。

(八九)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孝行图卷后序》已试为录出，谨呈察阅、改正付回，然后入卷。事属初次，心慊手拙（可随意，不必过矜持），又有错漏，冀将来正经钞入时能较好行气，无有遗误，庶几可以藏拙。某某录数字不落如何（无此式）。

彦叔云多识簿所载，信义道光十七年（西一八三七）开张，则九公之说的确，而九十八年乃为事实云云（今年系西一九三六，正正一百年，何以云九十八？不可解）。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七月一日。

九公系两岁丧父，非三岁，曾告九公否？

[1] 海学公：援庵祖父。

(九〇) 一九三六年七月往函

我藏有墨迹数件，久欲寄你一阅，于作文改文，大有补助。其目如下：

徐琪撰《刘瞻神道碑》。俞曲园（樾）先生改。

端方《请恤贵州提督潘万才折》。杨子勤先生改（即著《雪桥诗话》之人）。

又《请平满汉畛域折》。端方等改。

阙名《礼终集要叙》，又《守拙赋》。王芑孙先生改。

若欲阅，可寄归。但均未裱。

写信要讲究行款，折信亦要讲究格式，对上对下不同，不可不知也。横折便当，对下或对平辈，当勉强可用，对尊辈则颇嫌不敬。应先直折，然后按信封之长短，稍屈其脚，较为合宜。今用此函表其式，当注意。此亦常识之一，教科书所不载者也。

(九一) 一九三六年七月廿二日来函 七月二十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一星期前，承同事约往从化温泉一行，昨日回来（何以临行不先来信说明？令我久望。此又系不通人情）。先后寄下五函，均已得接，领悉，勿念。

《袁绍传》已钞改一大半。以前《董卓传》即自觉杂乱难看，故未奉上，今得新法，当依样再造，迟日寄阅。《后汉书》声韵之讲究，承指示后益见鲜明（陈寅恪先生有《四声三问》一文，寄汝一阅）。我国语言为单音，若无四声，同音字更多。当时出此，亦自然之势，惟至今日，虽广用四声，弊未能免。

前书目间有错叠，乃一边整理，一边钞写，又属初试，以致如是。《日知录集释》则确有两部，一为木刻，一为石印。至于“俗陋板本不少”，“时下不相干之文学作品甚多”，正见以前之错用功，渐亦稍稍自知，今得大人教诲，必循轨道而行矣。

所用格纸，为自出式雕板印成者，尚馀千数百张，想写完再可改

善（可）。

大人藏徐琪等墨迹，欲得一阅（即寄，阅毕三数星期后寄还）。但广州裱工不好，不裱又易拆散，不便观览，而心仍愿先睹为快。

《乐兄帖》洵精，自是四家之冠（前函是问真贋，以规眼力，非问好丑，此为未中所问）。米字固由右军出，而其成就，宁说近献之，得《地黄汤帖》十三行笔意，较右军为放纵。其《龙井方圆庵记》，逼近《圣教序》，几能乱真。“三枝”一章亦佳品也；“诗跋”一章则古拙可爱。儿尝以为字要有拙意，而一矫一蹀，则书家所难能。《乐兄帖》之“法”字即见工夫。

蔡哲夫先生闻名而不识。《陈氏承先裕后堂记》迟日返乡拓之，但不知如何寄送（缓缓不迟。大局变，他们职责亦或有变。但拓时碑首篆文可以不拓，因篆得太坏也。存好我前寄汝之蔡先生来片，拓好后可加一说明亲送去）。

圣心已接关，钟点如旧，本愿上高中耳，加钟点非所甚急。高中之上不成，正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之好教训。又自来教开初中者，极难在同一校转入高中（此感觉或许有），岂俗所谓“本地姜唔辣”欤？今惟深居简出，以求其“能”。而研究院之人，为此后亟务，资格不好，每易受亏也。广州只中大有研究院〔“研究院”圈改为“之”〕，历史文学系，主任为朱谦之先生主之〔删“主之”〕。旧京、新京之研究院可望不可即，未敢作太高想（研究院资格，似大学毕业乃能入，可查真）。前信“冀一二年后”一句，大人圈去二字，可知除非自己不努力，不然则一年便有希望（你的法政及音乐，我以为都可更求深造，以至成家，有意否？孔子曰：日知其所无，月毋忘其所能。能实谓好学也已。有机会时，可表示不愿意教初中，所谓以退为进。若他处有机会，可并表示辞去，但必须有把握方能说此话，到底仍然在能）。

多誌（用此字）（“识”音色，去声则音志，与誌通）簿已得见，开张确为道光十七年，今据大人所考，信义正一百周年。铺人虽不之知，而忽于近日扫灰水，填高铺面，使齐街道，无形中有焕然一新之气象，似亦有所暗示，寓庆贺之意（幹兄由日本回粤，曾晤面否？我之《书道全集》第五、第十八册，即托他代购者也）。

九公事已代告明，笑云，自己事连自己都错。

寄下书目，并容著《中国文学史大纲》收到，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原为辅大〔圈改为“各校”〕讲义，商务出至卷四，不知明清以下已编印讲义未（似未出）？欲观全书，谨〔圈改为“所以”〕有此问。又教国文科之工具书，有应备者，请指示（一时想不出）。应用事件，如近所教折信纸等教科书所不载之学问，请随时训诲（教科书绝不会有。教是有人教，育是薰染培育，非由于教，此所谓育。见惯了自然晓得。古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是育也，非教也。细观我信，应复即复，应问即问，或者有益）。若有此类专书，愿得一二册，有时以为不打紧之事，至易闹笑话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七月廿二日。

在日本书摊，曾见过有博文堂印南唐拓《澄清堂帖》否？一册。来书目有此帖，是博文堂印本否？售价若干？即复。

又寄来书目，有《圣教序》，是何本？有怀仁集王，有褚写，怀仁中又有各本。单写“圣教序”三字，不合。日本博文堂有北宋拓《圣教序》，集王书，须十五元，曾见否？

（九二）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往函

你有佳砚，常用否？不可常用水洗。有墨积，当先用水一二滴发透，然后横断旧信皮约五分阔铲去之。既不伤砚，又不费墨，此法最善。想起就告汝。

林文收到（七月十二日）。今付粤写本五种，印本三种，共一包，挂号，收到即复。印本不用寄还，写本过三数星期后可以挂号寄还。

我欲汝学篆书，学画。篆书可自习，数月即有可观。用方格，照黄子高《续卅五举》，先学下笔次第，比写行草容易，不可不学。习画则须有人指点，且缓图，先学篆可也。七月廿九日。

(九三)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往函

共信四函：

一呈伦达如先生。

一呈张远峰局长。

一呈林励儒先生。

一呈陈友琴先生。

前二函寄辛处，因重，分开寄。收到此函后，即通知辛，共商进行。七月卅夕。

(九四) 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圈改为“某某日”〕奉〔“奉”后添一“上”字〕一函，想得察阅。八日辛姊接大人（某日）快信，而寄此间之第二函，九日乃到达。两者均较平常件为迟，非始料所及。连日因此事奔波，适新旧交替、局面转换之际，尚无结果，然辛姊深感大人体念隆情，心怀畅适，事之成否，反不在意内。

昨刘君来晤，因询其近况，据云日间自有信与大人，圣心钟点则知始终未接关书。

刘君得罪校长（在主教前说校弊政，又有谋位之传闻）（忌之矣）。大人前次反粤时既有所闻，即以此见辞。刘遂在外另寻出路，此去年事也。今年求大人介入勸大，在未得实讯之先，闻广东教忠钟点都不稳，乃求主教转达校长，欲仍入圣心。某日儿遇校长，校长碍于主教，因询其近状，露重聘之意。刘得闻，因要儿同见校长。当时彼此颇释然，然至今未接关也。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八月八日。

(九五)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来函 八月廿六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廿八日付回儿原信，敬悉，勿念。《澄清堂帖》此间所存为南唐祖拓（珂罗版有正书局）〔改为“《澄清堂帖》，此间所存为有正

书局珂罗版，亦称南唐祖拓”）。在日时虽常到书摊，而所获只《书道全集》（第几第几等）三卷耳，《澄清堂帖》、《圣教序》等均未得见。《圣教序》为〔后加“有正珂罗板，亦称”〕崇禹龄藏宋拓怀仁集（有正珂罗版）〔删“（有正珂罗版）”〕。米帖不常临摹〔圈去“摹”〕，难辨真贋，请指示（214、218至221、233，伪之尤者）。

对于篆书，颇有兴趣。虽不常写，但时〔圈改为“每”〕翻阅《说文》。近三叔叫〔“叫”改“命”〕为九妹写墓字，即用篆文〔删“文”〕，因嫌〔加“画”〕幼，故〔删“故”〕已另写去。〔加“此”〕其不合式者，谨呈一阅。又“今在乐园”四字亦不合者，以颇自称意，顺附。

圣心高一国文教员有缺，即托人关说，“愿上高中”。校长以为教开初中，妨学生不满，果中前言。而自己无能，要为主因，别处亦未有机会。虽经此事〔改“虽经过此次”〕，觉不好意思，亦只得颯颜仍旧造下去再算（此所谓忍颈也）。近汪希文世伯〔“世伯”改为“丈”〕有信来云，刻颇活动，愿为儿找些事造〔删“造”〕（或法院或教育界），此方如成，应否离去圣心而就之〔批：不一定靠得住，不宜离。并删“而就之”〕？又别校如大人有熟人，请转接介绍（人情不可托，于复幸信详之，阅后交去可也）。圣心一住三年，未有进展，于学问有碍，似宜更求生机。

年来为求生活，于游艺之能——音乐，几几隔绝，闲心一去，一旦不易引还〔“还”改为“回”〕。至研究法政之趣味，远不如文史，即就商之子恒为商而言，亦愿去彼取此。

容《文学史》，史家风度，叙述其发生演变及影响颇详。尤其持客观态度，辄引胡、傅二先生主张，彼以为现白话时代，故言古文简之又简。对于文、白之意见如何？愿得明教（白难得简，文难得真）。

近阅冯雄译《世界文化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增智识不少。日前大人曾提及《才子古文》一书，愿得一读（从前有之，不知何在）。知大人有书一包寄下，甚喜，日盼其到。

（某日寄下）书一包，大小八册，今日得接。《四声三问》，即时看完。范晔深研声韵，先于沈约，则《后汉书》铿锵可诵，固其宜矣。容肇祖先生于四史，极赞司马、班、陈，独范则致微词，岂其响韵清雅外，余无足多？〔“多”后加“耶”，并批：文章好丑，各有所好。非如算学之答

数，万人所同也。]

前信言研究法政不如文史兴趣，然研究法律史，乃所愿也。学不成家，终日徘徊门墙之〔删“墙之”二字〕外，最为心怯。研究院资格，早托人查，未得报，若必要大学毕业，则亦已矣。年来对人对己，事事都感异常缺乏（自己写错字涂去，当用点。若亦用大圈，则与塾师改文无异矣。“除、对”二字是汝自己涂去者），缺乏正是一种刺激。时时刺激住，弄到忽而颓丧，忽而兴奋，然务求克服之，期待有成。

南粤王烧炮〔“烧炮”改为“放起身炮”〕请教习事（原文不明），于三叔处得知此笑话。儿又闻人言，学海书院早有大人名号，则更不待本人愿否，便强之加入矣。

幹弟回国，互相访，迄今未得一面，彼远住石牌中大，是以不易找。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八月十四日。

（九六）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六日往函

我改一信，颇费苦心，未知汝领受否？亲近我之子女，无此教训也。寄来陈范异同，我不能细看，大略阅之而已。又文稿作信寄，甚无谓。即日已改作文稿寄回一部，只费一分。收到即复我，免望。

来信改过批回，取其便当也。总要做到全信可以不改，不寄回，汝就是大进步。但我近来观察汝对我改回之信，似不十分重视（应该一个字不肯放过）。果然，则我亦懒得复也。八月廿六日。

（九七）一九三六年八月廿五日来函 九月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四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连日得细看徐琪等墨迹，不但于改文方面有所进益〔圈去“得”、“所”二字〕，于作文亦有领悟（自己涂改之字应用点，以免与我所涂者相混）。杨子勤先生改端方折，删去甚多，而文更见简明大体，原文则不厌求详，一作一改，俱为能手。曹子建有言：“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盖文章而经改定，即已受批评与欣赏，所以更佳也〔“也”字原圈去。批：此“也”字有胜于无〕。至于改文符号之运用，前感缺乏，今无

难矣。此等卷〔改“卷”为“册”〕折，有钱亦无处买。得大人赐观，开眼界不浅（可以多留一二月，细看数次，乃寄还未迟）。

尝闻国语难调出入声，而粤话则除若干字外，调四声甚易。岂真如陈寅恪先生言，入声自为一类欤？抑四声固由转读佛经而已自变化成另一体？国语难调入声，粤语易调，则礼失求诸野之意欤？将与音乐有关欤？清时名伶，常受宠异，京腔风行，而入声不能拉腔，不得不变平上或去，以为延长，于以影响民间欤？儿不得其解，心甚疑焉（《东塾集》有《广州音说》，甚精，不可不读）。

《孝行图》卷后序，照黄庭经度录入，书法大约如平日，而稍见拘束。颇自慰者，则章法行气，较〔“较”圈改为“尚”〕整齐，且无错漏。

近常学篆，摹吴清卿《说文解字》建首（学吴清卿似不如学邓石如），有时偶要翻检，此间只置〔“置”改“有”〕段注《说文解字》，事不易易。坊间一本较大字《说文》，售价不菲。大人有多馀板本请锡一部（段注繁，初学宜读一篆一行本，今寄汝。“锡”字可用，但普通仍用“赐”字为宜，免人说你写白字也）。

《切韵与鲜卑》一文得读，不想〔添“后魏”二字〕孝文帝之迁都，于语言风俗有若是影响者。

近顾颉刚先生有地图底本出版，此间无处买〔“无处买”改为“无售处”〕。此图如何，若尚合用，请寄归一册（未见）。

圣心昨寄来教员拟定时间表一纸，则知改任初中一年国文，（原任初几？）两班十点。“你要向上，偏降低你”，当局之暗示至显，无能而空头求进，不免重跌。前日大人信〔“信”圈改为“谕”〕云：“我不盼望你加钟点，盼望你得高中钟点耳。”即以此生勇气，藉有机缘，便欲尝试。本来希望愈大，失望愈惨，不进已矣，况更下落！月薪减十元，尚属物质，激刺不深，而精神之〔圈去“之”〕苦闷，乃所以青年人世渐久（“乃所以”三字，嫩），壮志日消磨欤〔改为“壮志消磨或即因此”〕？儿独不然，以为今日求之不得，尚有明日；此地求之不得，尚有别地，端在乎自己之努力，大人之教导，则何愁无出路。况今后预备功课，阅文改卷，均较容易，为人时候（此系“候”字草法，与“候”字异，可检《草字汇》）少，则为己时候多，正一进修之机会也。五十元之事，找之不易，

现亦非谈气慨之时，以是隐忍，不敢轻放。

入中大研究院，有大学一般程度之专门学校毕业者，亦合资格。（但）必经考试（云）。（有考否？）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八月廿五日。

此信有两白字（别字），即“菲”与“候”，写成“匪”与“侯”。降低班数，以此欤？改文有别字，容易为人指摘，慎之慎之。

（九八）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往函

我想汝写篆，最要知下笔先后，可看《续卅五举》。今付归一篆一行本《说文》，附通检，多写自然有味。又附归邓石如篆小四屏，无挂号，收到即复，免望。我想汝每次来信，夹篆文二页，一页寄回，一页留下，以观汝是否有恒心，是否有进步，何如？如以为可，即实行可也。

圣心降班，我亦替汝不快。但亦要反求诸己，既答应人，尤要用心去教，不可存消极之心，对人不起。有机会时再说。九月一日。

（九九）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来函 九月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八月廿六日付（“付”字照老规矩，应空一格）回两原信，敬悉，勿念。每次收到此物〔“此物”圈改为“信”〕，即如获异宝，必从头细看，揣摩玩味，知其中必有所得。大人曾费苦心也。今次示云“但我近来观察汝对我改回之信，似不十分重视”，则儿于谨慎从事中，定犯疏漏，致为观察所及。望谅其本心不如是，指示其疏忽，时时教导焉〔“焉”圈改为“为幸”，并批：“焉”字不甚稳。我所问必要答。细看所批，有须答复者必复，即为重视，若随随便便，便不重视也〕。

附转辛姊一示〔“一示”圈改为“谕”。并批：“一”字可省〕，详阅后亲交去。人情不可托，近〔“近”圈改为“今”〕竟破格为之，足见关怀儿女，靡所不至，只自己有不听话耳，大人未尝一刻不爱我辈也。至于林砺予〔“予”圈改为“儒”〕先生不接见辛姊，照当时情形，自有为难之处，观今日勤大纷扰未定之状可知（此事此间全无所闻，何不详细告我？说话及写信，均要替对方设想，不能因自己明白，以为人亦明白。如勤大之

事，我全无所闻。你要报告乃得，剪报寄来亦可)。

《袁绍传》“讨曹操檄”、刘表“谏袁谭书”、审配“献袁谭书”，《三国志》本传不载，(惟)裴注则俱补〔“则俱补”圈改为“载”〕之，与范书颇有异同。他日当钞改一翻。数年前，大人反粤时，曾教儿钞改《史记》、《汉书》异同。然只在匆匆之中，口说一次，以不得具体方法，心不领悟，未能照造〔圈去“只”、“之”，并批：我亦忘记〕。今既明白，俟毕陈范异同后，欲一为之。

研究法律史(极有趣味之事)应如何入手，宜断代抑通史?(先断代或各史《刑法志》。汉晋魏隋两唐旧五代宋辽金元明凡十二史皆有《刑法志》，先读《元史》何如?)甚愿指示路径，介绍书籍。

“白难得简，文难得真”两语，儿甚悦服，顿〔“顿”圈改为“颇”〕有所悟。文言以古时〔“时”圈改为“代”〕语说今时话〔“时话”圈改为“代话”〕，又既曰文，自多修饰，是以难得真(切实谓之真)。白话加一文字成白话文，自须点缀以词藻〔“点缀以词藻”圈改为“起草”〕，不能赘如说话〔“赘”圈去，“说话”下添“随便说出”〕，是以难得简(去重复支节，并少用“吧”、“吗”等字，谓之简)。二者虽有不同，究是一贯。观《大公报》之社论，既简而真，亦白亦文，其庶几乎!

圣心校长、教务主任，俱非熟人，虽数年宾主〔“宾主”改为“主宾”，并批：“主”仄“宾”平，此句宜用平，细读自悟〕，而叙集至暂，联络少，更无交情可言，其能一留数载，地位稳固则〔“则”圈改为“者皆”〕大人面子，主教之力也。其间未尝不欲削儿钟点，即此次降初一，想亦为减十元耳。儿入校之媒介为秉钧君〔“君”圈改为“兄”，并批：下文称兄，自以兄字为妥，况“钧”、“君”二字同音，不便〕，自彼去后，便无相熟〔添“之人”二字〕。今夏彼求主教复入圣心，而儿又有想升高中之事，校务主任刘祖禧者〔“者”字删〕，校长之婿〔校长前添“为”字，“之”字删。并批：从前未闻此人，不可因刘而与之得失。待人贵言忠信、行笃敬，至紧〕，校长以经营商业，不能偏颇校务，为制教务之权，特开此职使监之者也〔删“者也”〕。其人青年蓬勃，与秉钧君〔“君”圈改为“兄”〕不相洽，必欲排挤之，不与送关，闻非校长决意，实其力主之〔圈去“决”，“其”圈改为“彼”。并批：此层未可尽信，或刘以此

自解耳]。以儿与有关系，因并〔“并”圈改为“连”〕及焉。此教高中所以不成也。〔添“前函言降初一，今”数字〕得主教一言，亦未〔添“实行”二字〕降下初一，现〔删“初一现”〕仍任初二两级国文，乃不幸中之幸〔“乃”改为“实”。并批：初一与初二是否薪金不同？前函言降初一，今应述及前函。所谓文言每不如说话之明白，难得真者，指此〕。然深感世事不常，私情为重，能力虽云要紧，抑亦其次耳。〔添一“现”字〕秉钧兄不能回圣心，而得〔删“得”〕入明德（明德是何种学校？我不知），主教意也。主教因大人情面，待我辈时见优渥，想辛姊已自言之（辛来航空信，收到，甚慰。但主教代缴学费事，大不妥。我不暇复，晤时代达可也）。既感谢之，亦多拜大人之锡矣。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
九月六日（十三日到，即付回）。

两次用一分邮票寄回陈范异同，收到未？又一篆一行本《说文》及邓石如篆屏收到未？

前函老汪事，未见下文，何也？凡前信说过未完之件，后信必须提及。

你自己有别号否？告我。

（一〇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三日来函 九月廿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九日得接一日付回原信，领悉。十日收到邓篆小四屏，《说文》十册已收到未？）文稿亦于今晨寄到，勿念（此信折得太短，应短信封二三分便合，此信短信封一寸多）。

《广州音说》曾细看，陈氏辨音最为精审（兰甫先生极通音乐，为近代大儒。汪宗衍有《东塾先生年谱》，见《岭南学报》，甚佳），真非自私其乡者。至云“上声之浊音，他方多误读为去声”一层，即广音亦不能免。如“聚”、“户”、“雉”、“士”、“祀”及高下之“下”，此处人皆读为去声矣。儿前信云国语难调出入声，将与音乐有关欤？近阅吴梅《词学通论》，论平仄四声一章云“句中用□派作三声”（此事我外行了，汝可究心学之。孔子曰：“月无忘其所能。”汝之音乐，宜求进，不宜令其退也），盖歌唱之词，难为入声，词曲流传已久，于以影响北音乎？广州无戏

剧，（此言何谓也？）戏台上唱白，皆半咸淡官话（亦无人声），是以南音能保留其入声之易调乎？

中大研究院考期已过，儿自知未能，盖外国文（英文）根基至薄，只有中学程度，当时实不敢应试。人不得研究院，惟有自己读书矣。望时教导焉。

大人促儿学篆，殷殷之意至感，当努力向前，以副所望。只近日开课，事事稍忙，便先停顿，无卷交上，自己惭羞，更不婉辞辨说矣。以后当陆续夹上二页，勿念。为稳基础，不能不熟写《说文》部首（写部首常感无味，不如每部写数字或十数字较有生发），因常摹吴清脚本，大人谓学吴不如学邓（先学邓，后来可学《秦诏版》，全用方笔，笔尖向内，略如隶法），则若有邓篆本（无）请寄下一册。又习篆之笔宜刚抑宜柔（清以前无羊毫，乾嘉以后始兴用之）？儿写字一向用紫豪，以为羊毫写楷行草，俱难得晋唐意而易藏拙，然写篆想不如此，敢请教（篆更无用软毫之理。包慎伯以下不足法也）。

《书道全集》第十八卷米帖所指示其伪者，甚是（米南宫写草头特别，一看便能分真伪，如上图□真□伪）〔此处有援庵手绘图形〕恨儿无此眼力。二三四页以下草书帖真贋如何？何日本味之重也（此帖见三希堂，何由有日本味？看错了。此数叶甚佳）？“非”、“候”二字错得利害，多承指正。

圣心不过一中学校耳，而其间变幻似一切人情世故，赅括靡遗（到处杨梅一样花。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俨然社会缩影，令人有难为应付之叹。初辛姊以其子在圣心无学费交事，因秉钧君介见主教（大大不妥，辛更不应与刘往来），求免费。情形如何，不知其详，辛姊想有明白报告。儿入校多年，只某次在道上得拜识主教，介绍人仍是秉钧君，当时同行故也。偶及儿近状，命有暇去见，遂于八月末谒主教一次，降班事得以挽回（无压迫之心，有压迫之嫌疑。宜少去，更不宜用主教力压迫当事人，令人不快。语云“买上不如买下”。与其求主教，毋宁敷衍教务长以下），相谈不及半小时也。主教不知儿欲上高中（即知亦已迟），以为想加钟点，盖其姊既以免费事来见，乃度其弟生活亦苦（姊是姓罗的，不能以比例姓陈的），言之校长，开课后圣心续招新生三四次，于昨忽多添初

中一一班，即以国文五点增儿，月多廿五元。无补于学，且时间编得不好，颇见费事，便欲告辞。转念人家一翻好意，又未请教大人，不敢妄动，姑先上堂，听候示下，私心则窃窃不愿因此数钟点，而牵累大部分光阴也。尤有进者，由初二升高中已如其难，矧更下落一年，将来欲求上取，岂不更为艰辛乎（此层则无关，全在自己学力进步）？然则此事固宜告退，而人家不与尔事则已，今与尔事，若其辞去，转见自己诸多作态。虽所与非所求，不能强我以难，然人家既示好意，终不以是相谅也。不幸因此反生隔阂，则更非初衷矣，深感应付之难，情绪颇见摇动。（姑隐忍下去何如？）是以不厌累赘而扰清听。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九月十三日（廿一日付回）。

（一〇一）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一日往函

来书目有《故宫书画集》廿三册，是从何处来的？告我。

九月十日、十七日《大公报·图书副刊》有陈乐素文，已见否？

现在每星期共上几点钟课？改若干人文？告我。

三四姑情形如何？大姑之子入中山大学，现如何？一一详报。九月廿一日。

（一〇二）一九三六年九月廿六日来函 十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廿二日得接十三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刻已向圣心图书馆借得《元史·刑法志》（此间有一册散印的，日间寄粤），应如何读？望早日指示。图书馆之书，不能钩勒，抑关于此项书籍，由大人分别寄下，如何（我何从有此类书）？儿法学程度浅，观前列上书目，少此种书可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在当年已是落伍者，况儿是夜班生，日间又在中央银行工作，是以虽毕业，而只学得写几句稟而已（我意只是孔子所说“毋忘其所能”之意。既已学过，不可失丢。不独法律然，即音乐亦然）。似此学程，能否研究下去，或者凭一种兴趣向上之心，与大人之指导，尚堪造就，则毕生之愿矣。

勤大前因归并中大、易长、教员索薪诸事，顿呈纷扰之状（此间完全无所闻，应早告知。早知如此，则不去信也），报章虽少有登载此项消息，而事实则林砺儒先生不干（现陆嗣曾长校），索薪事已有头绪（林既不干，然则伦老伯之世兄有守何如？又我介绍刘往见之吴辛旨何如？便可打听复我），归并事如有所闻，再奉告。当时林先生不接见辛姊者，想正以自己忙于交代耳（据此则难怪）。

希文丈前时自己出心为儿谋事（不宜常接近，易见轻也。总要充实自己能力为上），后以叶夏声氏不接任法院，彼即来信告儿以不成矣。儿深感其眷顾之情，而本无求（删去）作吏之意，未尝为此事留心。前函偶尔提及，后便忘记再报（少年何亦善忘也？）。

刘祖禧为校务主任事（是否奉教？复我），在上学期中，突如其来。至于秉钧兄所入明德女校，则前信已言之（我近来记性更差，且来信阅毕即批还，故每不记得），乃巍主教主办圣心之兄妹校也。初中二国文十二点，初中一十点，差十元，儿现有十七点钟。（月共有八十五元，是否？）写此信第一页未完时，益兄忽来，载喜载惊（此间接三叔信始知），连日聚处，除一部分时间彼独往拜访当局贵要外，未尝稍离，甚乐也。藉知各位近况，大人身体平安，大慰。彼承四姑姐约，今日游从化温泉，拟今晚回乡，日间即北反云。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九月廿六日（十月四日付还）。

（一〇三）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往函

我有江慎修永先生（雍乾间经学大师）篆书一册，极精。本欲寄汝，但尚迟疑不决。非有所吝惜也，一防汝未必学，置之可惜；二因粤地潮湿，藏字帖易蠹蚀，不常阅必遭毁弃也。至于来价不贱，尚是第二层，故屡欲寄而辄止。且江先生书比王西庄先生书尤难得而可贵。此间只有此一册也。

（一〇四）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来函 十月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九月卅日得接廿一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前月寄粤一篆

一行本《说文》十册分二包，何以久未收到？即复。来篆渐有进步，不过笔画粗细欠匀，可注意。但恐太忙不能常写了，当系游艺，亦好消遣也。《故宫书画集》廿三册是大人数年前寄下，但先一次大人反粤吩咐并送与四姑姐（彼处另有《故宫》一套）（我记得《故宫》好似寄三姑，《故宫书画集》则寄四姑，是否？查复），则以心之所爱，又大人初意本是寄我，与其交四姑姐收藏，宁留此处，每有暇日，得以观玩，故敢不照谕送去。一片私心，尚其原谅。

博兄《毛诗六帖》、《宋初三馆考》二文，既先后于《大公报》得见（名誉渐起，可慰也），彼又另自寄下数分，嘱分送亲友（送某某人，告我）。博兄能专心做文章，时有发表，仰慕之余，益形惭丑〔“丑”圈改为“愧”〕。

三、四姑姐近况较前尤佳，身体康健，可为告慰。

益兄北反，当有详细报告（久未见面）。前时儿到四姑姐处颇密，一行作教员，则二三星期始一至。三姑姐处更疏，几数月一回。大姑姐之子——表弟恩现在中大文学院，明年毕业，久不久〔“久不久”圈改为“时”〕有见面。

秋天〔圈改为“高”〕气爽，忽动佳兴，颇弄琴弦〔“琴”圈改为“丝”〕。大人每提儿勿丢生音乐（日知所无，月毋忘所能），要为一有力暗示，其实未尝不知人到疲倦时快弹一曲，足以移情（诵诗读书，亦足移情。余近日暇即读《孟子》，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而一向便少闲心，计年馀矣。儿前数年曾有意习画，亦以此放下（是雅事，但嗜好不能太多矣）。前手谕说及，又有悠焉遐想，此愿未偿，一憾事也。

每星期儿上十七堂（初二每六，初一五），每班约五十生，两周一课文，不下一百四十馀篇，平均每日须改十篇，费二小时许，（我今年五十七，每周授课八小时。不授课，无饭食也，奈何！）此事心烦。本来有专为人改文者（多为前清塾师）（此等人思想多旧，文理未必佳），各处国文教员课忙，赶不及，必交此辈，已成惯例。其人既以是为业，责任所在，乃满批满改，每致原文面目全非（此法不妥），不可辨认。或竟全篇更作（更无谓），然后算好手而生意盛。儿虽不以此法为善，然有时急迫，无可如何，惟此是赖，〔“惟此是赖”圈改为“亦请人帮改”，并批：三句不明，是否亦请人帮改？〕平日则皆亲自为之。既以为人，为自己时候便少（为

人何尝不是为己)。月来更见显然，几无一二时间自修，生活与学问，能否打成一片？实有疑问。然“天下无难事，至怕有心人”，岑仲勉先生为圣心教务时，何尝不忙，而成功若彼，其勤奋良足景仰，则知惟在自己黽勉，只有前进，更无可疑。

承指示米之草头特别写法，辨别真伪此最为简要（此诀本于翁覃溪）。“芾”字便是草头，执以馥繁，了无困难。儿于字画先后，每每留心，临池不知此，必不易“势”似。如此。虽近只求其形式，然能入神与否，要为第一步。家有《塔砖帖》一册（忘记了），大人于平常人不注意而每误其先后之字，必为点出。儿一初即见此，故受影响甚深，近且以之教人，亦收效果（有时不一定，要以能合行书写法先后为要。譬如“有”字及“右”字则先撇，“左”字则先画。初学习习惯，则将来学行书易。最怕起坏头，费大力乃能改正也。慎勿误人子弟）。圣教序“卅”头先后与米全不同，虽书家写法各有特创〔“特创”圈改为“习惯”〕，而一偏旁便能定其真伪，重要可知。徐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月四日。

（一〇五）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来函 十月十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得接四日付回原信（此信甚快），领悉，勿念。此学期多任一班，月得八十五元（想是毫洋）。最后所加钟点，时间表编定始通知，故颇费事，因而在家时候较少。陈范异同不能照曩昔日为之。自己又觉有兴，于是易钞为对读，印象虽浅，只〔改为“但”〕亦有进益。每有日子则〔“日子”圈改为“闲日”〕钞校仍无废离。或以其时习篆，篆自己所好也，即大人不常常提着，亦自临摹，但总不似得大人指示督促之为有家学而〔圈去此四字〕快见效。江慎修先生篆书一册，因粤地潮湿难藏而不寄，此层到是。若谓防儿未必学故屡欲寄而辄止，（一篆一行本《说文》到今未说收到，是否寄失？）则虽不敢确其有成，独愿每日规定一时间为之，本来学得已是自己受益，况大人如是教训，焉有舍此不务之理？北平戴月轩名笔，欲得紫毫中楷一二枝，小楷五六枝（稍暇购归），半以赠好书友人，半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意〔“之意”圈改为“也”〕。广州紫豪小楷尚寻得出，中楷则难乎其难。此事久要言

之，恐费神，便存心至今。改回篆字一页，多谢指正，不匀处、斜处、中空处等等，此不易自觉者也。

勤大迟至本月十一日始开课，林先生不干校长，而有长文学院讯（本来系师范院长），有守世兄在彼，闻无变动。吴先生消息待查。

本名约字，若〔“若”圈改为“是”〕大人所改，则别字还望费神赐下。单名朋友间难称呼〔圈“难”，“称呼”下添“必连姓”〕，早有此感。在彼觉不顺口，自己亦觉不顺耳。无已，则如胡适先生加一“之”字，若何（好！以“之”为名是南朝习惯，如王羲之父子是也。沈休文是大文豪，本名约）？又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学则须疑”，就改“任疑”如何？然曰“约”而又“任疑”，滋人误会更甚。曰“约”字“耐诚”，相称已，而嫌“诚”字通俗。结果自己怕改坏，仍是大人起一个好。

《和文释例》汉文佳。祢翻云医生女友（是“友”字？是“支”字？不识）真在岭南大学，本相识，前时大人谕云彼家自刻一日本文钞，昨日相见，因求借一阅。书分上下册，题日本二十四家，对过题目，多有相同，惟未细读，其中当有许多妙处。谢求生先生教日文，极有经验，讲义新颖合用，以《和文释例》之和文较之，自有新旧之别，然以为参考，亦一助也。

刘祖禧校务主任为〔“为”圈改为“系”〕教友，闻在高师毕业，约卅岁（何处高师？“高师”上应有二字。应稍为敷衍，以善意待之，不可有得失）。

学生例两星期一课文。儿每十日左右奉上一函，一次写二小时许，正似课文，只难为操心批改耳。平中各位想均安好。益兄料已平安抵步（闻已到，但未见）。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国庆日。

篆用九宫格写，每半页九个字，大个的似易进步。未知粤有九宫格卖否？太小撑不开也。十七晨。

（一〇六）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来函 十月廿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一篆一行本《说文》早经得接（此书此间买要十元八元），时适在益兄回来之前数日，心中谨记发信即提收到。而该〔“该”圈改

为“是”）次之信，竟分几回写。完时匆匆，便尔漏去，尚不自知，以为覆妥矣。今日接寄下书五册，包纸上问及此事，然后觉又有不懂人情〔“不懂人情”圈改为“疏忽”〕之处，极为恐惧。如是善忘，实不能自赦〔“赦”圈改为“恕”〕，况该〔“该”圈改为“此”〕书接得后多曾翻检乎。误事于不自〔圈改为“无”〕意之中，又甚乎明知故犯。江慎修先生篆书屡欲寄而辄止者，即因此类矣〔“即”圈改为“想亦”，删“类矣”〕。（此函两用“该”字，公牍上常有之，寻常文宜少用。）

近日自觉不能通一种外国文，为学业上一大缺陷。以日文接近本国文，较易学习，因以夜间入谢求生（前中大勳大日文讲师）日文学校。冀半年后能略阅该国书籍。大人先日寄归之《和文释例》，（此书汉文佳，学和文未识嫌旧否？）实激此动机，而圣心颇有同志转相介绍，遂成此举。

前儿曾自号曰“若真”（八九年前事），博兄以“若”字有多解，易滋人误会，不雅驯，自后便不用，亦未更起别字（别字要自己改为好。若系双名，则可名号合一；单名不能不改一别字，以便于朋友的称呼。不然，则人每每连姓呼之，似有不便。若在外国，则不拘；在中国习惯，似乎不便也）。今日大人提及，甚愿为改一个，其意义潜永又自不同矣。

文稿廿四日收到（九月九日寄下一分），勿念。

《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曾细阅第三次稿，对自己之文亦不惮删改若是，做学问工夫真不易也。

十一日挂号奉还徐琪等文稿五分（廿三早尚未收到）。

月前曾为慎余丈书丹一文，就石上书写，事属初试，因呈一阅（后人学古人所谓书丹，未必即书于石。犹之称顿首者，未必叩头至地也）。黎贯诗为〔“为”圈改为“亦”〕博兄寻与慎余丈者〔“与”圈改为“得”，删后四字〕。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月十四日。（廿三日。）

拓本写得甚好，第一不俗，行气亦佳，可喜也。惟文是谁作？

付回笔九枝，收到记得复信。

（一〇七）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来函 十月卅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十三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篆书之学习既渐有

进步，微见头绪，颇具决心练至流利，稍得规模始罢（篆书比行书易见功，行书写一二年不能示人，篆书数月即成模样矣。行书是书之最进步者，篆书则初民作品，故较机械而古拙，比行书容易见效也。学邓学杨沂孙都可。《秦诏版》拓本迟日寄回）。虽有不暇，仍使不间断。前谕云先学邓，后来可学《秦诏版》，《秦诏版》未得见，心愿大人察儿习至相当时期寄下。江慎修先生篆书，若能一并赐寄（可以），藉以对临玩味，当更易领悟，但不知可有此福。

学画一年亦可以示人。辅仁美术专修科一年生作品可以展览，若字则写一二年断不足展览也。由是可知画入手亦易于字，与篆同。

《故宫》在四姑姐处，《故宫周刊》合钉集在三姑姐处，记得甚真，因两者都曾借阅。

博兄最近文章《宋初三馆考》、《毛诗六帖》代分送汉兄、雪妹、（施家）恩表弟等。德芸丈处已通知博兄自寄上。丈在岭南大学，时有晤面，尝询博兄状况也。

“字画先后要以合行书写法为要”，多承指示。别帖不知，独《圣教序》临摹为日不少，自信略有心得（《圣教序》独体佳，行气不属，大为董香光所讥。汝见之《圣教》是何本？告我）。此帖行书至妙，以之教人，想不致误。若夫“有”字、“右”字之先撇，“左”字之先画，则不合于行书写法而已，规之于篆，更有意昧焉〔“焉”圈改为“也”，并批：“焉”字常用得不甚妥，何也？宜常读《孟子》〕。

朱校长昨与儿言，圣心欲得一大学为后盾。辅仁同为天主教所办，近年每夏招生，已稍见联络，若能作更进一步之衔接，假以优待，某种分数以上准予免考直升（无此法。在辅仁附中毕业，亦要考，不过少考一二科而已。因入学试验系部定），即不能而但为其他有关联办法，亦圣心厚愿也。嘱为转达，看大人意思如何，然后正式商量（我极赞成，待与同人商量。但我不甚愿汝过问此等事，于汝无益有损）。

大人所著书，此间（此间指何处？告我）多有（有数种），《敦煌劫馀录》以为儿合看，请寄下一套（此是佛经目录，于汝无用）。“敦”照《康熙字典》，应读为徒浑切，音“屯”（要知到便了，不必照读），同“屯”义，而此间人皆读都昆切，音“墩”，读为“屯”反认作不合（最好

知而不读)。教本常有此字，究应如何读法（应照普通读法，不必立异。有时约定俗成，则积非成是也）？

颜书是否仍须用刚豪写？（明以前无羊毫。“写”字写得不甚好，何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廿二日。

寄汝“双钩东方象赞碑阴”已收到不？

来徐琪等作收到。当印刷品寄，照邮章不应封口。粤有好画师否？画要名贵，不以粗头乱服为上。总要有士夫气，不俗为佳。卅一日。

（一〇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来函 并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月廿三得接付回双十原信，卅日得接康篆，卅一日得接十四日原信，领悉，勿念。儿月薪八十五元，是毫洋。刘祖禧校务主任闻系旧广东高师毕业。

素来欲起而未起好之别字，一旦得大人指定，喜何如之！别字之使用，不甚明了（字系预备人称，已不能称字，除非以字行。称人称字，自称称名），只知古人相称以字（平辈），至何时应用名（对尊），何时应用字（对卑），又为人写墨之下款及朋友间通信，能否用别字？希为指教（对尊大不敬，对平辈亦不能，对卑辈或可）。

“写篆用九宫格，大个的，似易进步”，甚是。广州虽有而不合用，故宁用白纸，伸缩亦易，以后当为较大者。

笔九枝收到即覆，多谢多谢〔“多谢”前添“先此”二字，并批：写信时似未收到，则当加“先此”二字〕。

康篆放纵旁礴，敢观而未敢便学，以开眼界，固甚有益也（陈东塾篆收到未？连王觉斯字，各送三叔一轴。顺便有人到港托带去，因邮寄甚不便也。东塾此篆略仿《天发神谶碑》，曾见过否？）。

“后人学古人所谓书丹，未必即书于石”，承教。而前寄拓本，的据石以红朱写之，石不若纸之能上下移，故篇头字长，篇尾字肥，不自意行气，亦佳也。石成，未尝闻人说字好，有即大人耳（的确系好）。文

为慎馀丈自作，本已倩人写好，以不合度，某日与相见，临时引至石铺，为之钞上（甚似《黄庭经》，故佳）。

昨秉钩兄来，因送与博兄所为文二纸。谈次，知吴辛旨先生仍在勤大，勤大闻又有风潮，蕴而就发。

剑泉兄一向在粤汉铁路供职，前调往汉口，因病折回。现续请假，病虽稍差，若告假过久，即有失业之虞。便复原，看情形亦难再往汉口。辛姊更苦矣。

《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有名刊物，此间求之不易（我亦无之），而常欲得阅，几费转接借来，数日又须依限交还，真苦。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二日。

王觉斯三轴，尚有一轴，想送谁？告我。

东塾篆有人想要，可再寄。裱不裱，并说明。未裱者甚多。此间裱一张，大洋八角。邮寄有损坏否？

（一〇九）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来函

十一月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三日得接紫豪笔大小九枝，四日得接博兄转来《记许缙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二三次稿，《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二次稿（大人已先寄来第三次稿）。六日得接付回原信。江慎修先生篆书同日寄到。而“双钩东方象赞碑阴”，早在数日前收到，前信已有提及。几日之中，得如许珍品，不禁起我也何德而有此惠之感，快乐之极，至于忘形，亦人之常情也。

平日儿所临之《圣教序》，为有正珂罗板。亦称崇禹龄藏宋拓怀仁集，董讥其行气不属，诚然。而〔“而”圈改为“但”〕每字结体之佳，无出其右者〔圈去“者”〕。而不善学者，习焉不化（连有两“而”字、两“者”字，不妥）。常〔“常”圈改为“每”，并批：“常”平“每”仄〕见坊间旧书篇首之序，或楷或草，又杂以行，混为一处，自以为学《圣教序》已，而〔“而”圈改为“实”〕是谓死学，难怪为董所讥。董所讥者，想正指此。《圣教序》本身既曰“集”，则非一时写成，以至非

一手写成，自不能以此相讥。

江篆曾赏玩一夕，其渴笔甚多，以不识篆，不知是好是丑（亦间有坏笔。因是自己临池的，非为人篆的，故有坏笔，亦自存之）。而由此窥见其下笔之次序，驳接痕迹婉然（学古人书贵有墨迹者，正为此也），则得益已非浅鲜。儿前写行书，每苦下笔不稳，后得见《丧乱帖》及褚临《兰亭》等影印真迹，即敢放胆写去，若有把握，便觉今日览阅江篆，有同样意味。因临摹一翻，自以为又有寸进矣（用方笔，笔尖要斜向本身，略如隶法。《神讖》便是如此）。

有心学画，而苦不识此中〔“此中”圈改为“其”〕人。“粤有好画师否”，更不之知（便可打听打听）。

许周两稿，曾再三对阅，颇了增删转接之势。待再阅读，然后奉还（不必寄还）。

“篆要笔画均匀”，此层最难，亦最机械处之一（易学在此，不如行草亦在此。行草是进化的，篆本是笨法子。篆一年半年可示人，行草不能。是机械的，故易学）。自己学未上，反思疑江先生管笔锋甚短，求其合力压下，便易均匀。其多渴笔，岂亦与此有关欤（笔尖斜向写字人本身，行草则笔尖向外。渴笔因纸有攀）？

康篆则反是（康笔尖不向内），似将笔开透，故均匀不及江，而摇曳差过之，判若两派。而（二“而”字！）求其平正，不失规模典雅乃所愿，则学江。盖学康一失，则不可救药矣。

前信云“大人所著书，此间多有之”，“此间”指家中而言。（是木刻，是排印，何以来目录不见有？）

圣心欲与辅仁有所衔接事，已将大人意思转报朱校长，并请其直接磋商。“过问此等事，于汝无益有损”〔圈去“于汝”二字，批：引文此二字可省。并批：招人忌也〕，承教。

巍主教处从未再去拜候。平日无事，又已隔多月，应不应到彼一行？人家有好处相惠，连“道谢”亦未曾说过，问心有歉焉。而去则苦于无题目，只有候机会。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某月）八日（十一月十五日）。

(一一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来函
十一月廿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旧历〔“歷”圈改为“曆”〕十月十日为大人诞辰，而竖属勿为世俗之礼，则止有以寸心示敬，伏维福体安康，是祷是颂。同月廿三为祖母生日，特提前前日（十四日）回乡祝寿。祖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谈言说笑一如往年，可为告慰。皮衣一袭，当日收到。祖母一见，被身，嘻嘻大乐，唯问“你估亚垣除此尚照往年有银寄回否”？盖皮衣是一身之喜悦，而有银则能与众同欢，此老人家心事也。

《承先裕后堂记》已拓出，尚应否送去蔡先生（且缓）？

八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内“痕迹宛然”之“宛”字，误作“婉”。平中各位料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一月十六日。

又寄回东塾篆二轴，（邮政有损坏否？）一轴送九公，一轴送慎馥丈何如？但必须其喜欢始可送。否则明珠暗投，知交按剑矣。

文静孙女佳否？喜欢何物？告我，当寄归。

汪希丈有何新闻？十一月廿三。

(一一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六日来函
十二月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十七日得接王觉斯字三轴，廿日得接东塾篆两轴（一切完好无有损坏），各送三叔一轴，已妥交雪妹请其下港时带去，勿念。（何时下港，岂不太慢？余意打听有何人顺便下港带去也。若交雪，则我亦可直寄与雪，何必你转？）所馥王书一轴拟送慎馥丈。东塾篆有海学上款，适与海学公同名，因欲送九公一轴（有东塾篆，此不必。应送与天主教人，因上款系汤若望也），未知意下〔“意下”圈改为“尊意”，并批：对尊辈，何云“意下”？大误〕如何？《天发神讖碑》虽曾过眼，而印象含糊，今见东塾篆，依稀辨认耳。

廿四日得接付回二、八日两原信，领悉，勿念。家中所藏大人书有多种（另纸），前黄姓友人借去，久未送还，是以前书目漏列。因曾见过，记得有此类书，昨日即往取回（《史诤》、《西域》二种若欲阅，可寄粤）。

周亮工二三次稿，多有改则同改，增删则同增删者，如是即似第三稿不从第二稿钞出，抑在定第三稿时，大人〔“大人”二字删〕同时添改第二稿（是）。此事不明（此等稿只可示子弟，不足示人）。

东塾篆与王觉斯字，同时悬起，厅中焕然一新。王名字历史不详，愿得指教（明末清初书家，甚有名。但此轴□□上款有趣，非重书人也，应送天主教友人）。

大人前时说儿书法似《乐毅论》，今又说似《黄庭经》，然后自信帖味颇深，但不知大人若见所录《孝行图后序》，又将云何似耳。此序章法承大人多所指示，自谓行气胜前拓本远甚，笔势略仿《丧乱帖》，更似高一着。近偶临宋仲温章草，因效其意而为此信，想大人不以草书见嫌，认为不敬，而儿亦实无不敬之心也。将来篆书学成，则于书法一门，颇堪自慰矣（书法贵平正通达。有特别形象，则非正宗。章草因有特别形象，故易仿效，如康长素、张廉卿北魏诸碑，皆有特别形象，后生小子学三数月便有模样，为其有异象可认也，因此遂不足贵。偶作游艺未尝不可，以此见长，则谬矣。二王之所以可贵者，为其平正而难学也。故章草不足贵，尤不可对其他长辈用之，切切）。

写篆笔尖要斜向本身，此事以前不晓，但笔嘴须开大的一层，自以为发透，只有过分，不会不足，而不免专用笔尖。恐是执笔太直，明锋斜向本身后，或能矫正。（笔尖向本身，是隶法。不过要写方笔篆，则参用隶法；若写圆笔，则笔尖不必向内也。1. 笔尖向外右，是行楷法。2. 笔尖向内左，是隶法。）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廿六日。

吴次山云：“前人论文云：文之平淡，乃奇丽之极。若千般作怪，便是偏锋，非实学也。”章草得毋类是。况近日卓某所传宋仲温章草，是贗本，误以为真，已颇为此间识者所笑，何必效之。仍当以《书谱》为正。十二月二日。

(一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来函 十二月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十一月廿七日得接东塾篆两轴，史学刊物三册；卅日得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东塾篆已先后送上九公、慎馥丈，因是格言，除欣赏外，尚有实用，都甚欢悦。前拟送王书与慎馥丈，既送陈篆，便想改赠别人，但一时未定，现暂存家中。前信所拟送两位，适与大人意合，大概不致明珠暗投矣。

希文丈少见面，只去月初在生生食鱼生曾会晤。大家笑他又将再续弦，则不但不否认，且欢然大乐，有恨不得最好又试笑成之意。对象并非别人，江十一姊之金兰〔“江”前添一“即”，并批：“即”字少不得，要多读就明白〕，当年同居誓不嫁，江之适汪（删去“之”，改为“江适汪时”），几酿风波之陈氏也（四句为一句。即○○○也，无“即”字何以成句？“即”，是个盖；“也”，是个底，有底无盖，不成其为盒也），不料有此因缘。是以汪丈又大谈佛理。

文静前时体质极弱，初以为其甚鲁钝〔“初以为其”圈改为“似”，并批：初即前时。既有前时，初字可省〕，常常读书〔“常常读书”改为“读书常”〕不升级，其〔“其”字删〕后续〔“续”字删〕渐长大，体渐加健，且转为校中运动选手，而〔“而”字删〕功课亦按步就班，则前时之愚蠢〔“愚蠢”圈改为“鲁钝”，并批：仍用前文，“鲁钝”二字较醒目〕质弱使之〔“之”字删〕然也。其孤僻之性亦日改，近且时有小朋友往来，活泼可喜。闻祖父垂问，即踊跃欢呼，自作一信求改，请为转上（删去八个字，何如？）。

知篆有进步，益自奋勉。眼界要紧，最好能得多看，愿大人充量付下。前时日习数页，每经自选，然后呈阅。近日略无简择，便可奉上，自维〔“维”圈改为“惟”，并批：思惟之惟，从心〕亦至某一段落矣。

王觉斯诗有一字不识，“人穷□〔“□”处添一“星”字〕历涉波澜”，大底明其意，独此字看不出（四首：一述万国来朝之盛，二述海外人物之奇，三述汤若望之道术，四述游宴中之印象。“万壑”似指鼻，“镊铍”似指灯）。

博兄亟有回粤意，白云就碍于“衣锦荣归”一句，致迟迟不行。

岑先生文已先在《中大史刊》得见，近《东方杂志》廿一号有彼《释桃花石》一文，知“敦煌”二字为译音，则读“墩”与“屯”自无不可。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十二月三日。

即阅《大公报》商务告白，有王觉斯分书及楷书《八关商会记》（预定今日到商务一看）。则彼固善各种书法矣。又稟。

末二行写法，除写与我或阿博之外，有何人可以如此写法？写信贵乎人易懂，若要人猜，则费事矣。猜错更误事矣。此所以要戒也。

取银，要携原信皮去到邮政总局，盖与信皮同名之图章。

本期篆暂留阅。九日。

（一一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来函
十二月十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得接〔添“某日”二字〕付回原信，领悉，勿念。《史讳》、《西域》两种著作，便中请付下。

雪妹在岭南读书，与香港虽有一水之隔，然两三星期每〔“每”圈改为“辄”〕往反一次。是以陈篆王书，仍托其带去为最捷。适此次雪妹以乘脚踏车，不慎伤足，不良于行者几一月。而三婶曾来，篆、诗各一轴早经于此间收到后一日连随转三叔矣。（何以前函未提及？）所馥王诗一轴，拟送天主教友、圣心事务主任陈季瑗先生，先生好藏书画（可。此人曾到北平否？何以能教国语），记得前年曾转儿求大人书法，支吾应之，未敢上闻。后且每每追问，今以王诗送与〔“与”圈改为“之”〕，庶可塞责。彼亦知儿好临池，既以大人不肯为书，初不料是儿未尝代言，乃向其下〔“乃向其下”圈改为“曾”，并批：“向其下”可改为“思其次”〕，属儿写条幅多帧。自念虽少作此〔“虽少作此”可改为“素未习此”〕，止得应命，是〔“是”圈改为“此”〕去年事也。近又与儿共研草法，就案头为写数言，彼称是，谨呈一阅。

乡〔“乡”圈改为“本族”〕有宗字派陈永字棉生者（年大于九公），南

洋富商也，以本乡小学或开或辍，少能久〔“久”圈改为“苟”，并批：先生写白字了〕延残喘，乃发愿捐款办学，使人商于九公。九公正想今年尾结束明德（经费不足），闻此，以儿现走〔“走”圈改为“从事”〕教育，叫往询问，即为草就组织办法，另代覆一信与本人〔“与本人”三字删〕，稿呈上一阅。将来校长一职，九公要勤叔当之云。（何不叫勤叔回信？）

大人前曾言欲送一书与张鞠普先生，久未见再提，想作罢论。先生〔“先生”前添一“张”字〕对儿如子侄，不吝赐教，颇感激之。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

所教笔尖向外右向内左二法，初看不明，想落大是。王觉斯分书，曾到商务取阅，正是有特别形象者，便无购置。楷书则不得见。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二月十日。

凡写信末页至少有二行，三行较佳，一行不能成页也。此为大戒，切切。
〔超按：此信有四纸，末纸只有“金安 儿约谨禀十二月十日”一行。〕

关于乡校事，你切勿希冀一席。可以帮忙，如计画等等，但不可受半文报酬，至紧至紧。一受职则为乡人矣。

老刘密否？万不可密。能渐渐疏到不往来尤佳，能敬而远之最佳。不然，终有上当之日，悔之无及矣。十七晨。

彼来函及复函稿，付汝一阅。阅毕即毁之可矣。

（一一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来函 十二月廿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四日得接付回原信，领悉。文静款十元，不在总局收取，而在河南分局，分局往来交通较总局不便，十五日始如数收妥，勿念。文静甚喜，问要回覆多谢不（若对世俗人写信，则“不”字要加“口”作“否”），则答以代禀可矣。即为买书包、笔墨、砌木玩具等，得之雀跃欢呼。一来有爷爷疼爱，二来眼见如许多〔“多”字删，并批：若留“多”字，则去“如”字，因“如许”即“许多”也〕心爱品物，自然乐极。文静〔“文静”圈改为“渠”〕远离父母，虽博兄时来信问及，总似有点可怜，以叔代父管束，不免稍为放纵，对兄对侄，不能〔“能”圈改为“得”〕不如此。幸小孩

子尚听话，肯相群伴，可为告慰。

“即……也”一句，承教甚明，信乎有底无盖，不能成盒也。删去八〔“八”字后添一“个”字〕字一段，即〔“即”圈改为“更”〕见简洁。为文便苦难去渣滓〔改为“为文苦渣滓难去”〕，历观所改〔“所改”圈改为“改回”〕原信，最领悟是四字句之运用（连平仄阴阳在内），果能深其根柢，自可矫前病，如此则非多读书不为功，想另无捷径。

日文未学前，满以为不甚难，学下去，则明白终是外国语，究非数月能有成就〔“终”字删，并批：“终”与下句“究”同意，不能同用〕。况近年汉字日减，假名应用大增，英美德法俄语，尽是译音，通一国文已不易，更加以多国语言之译音，困苦可想〔圈去“想”〕知，是以〔“是以”圈改为“现”，并批：“是以”二字累赘〕虽未至灰心，然已感应付拮据〔“拮据”后添一“矣”字〕。

天主教明年正二月间假圣心开○○会，故提前考试，多放一星期春假。〔“春”字删，并批：是寒假？抑是春假？〕此〔“此”圈改为“本”〕学期快满，如是半年，真似瞬眼〔“瞬眼”圈改为“转瞬”〕，以功课稍加，不容多所自修，少有进展〔改为“进展甚少”〕，颇觉寒心。欲教高中，捱极捱未上，实亦无机会〔“实亦无机会”改为：一则未有，二亦未能取信于人〕。再忍一二年，加以寒酸气，则无疑为圣心初中地主矣〔“加以寒酸气……”改为：未知何如，姑努力求上进而已〕。

前函提及陈季瑗先生，与陈则参先生有关系否？则参先生现在何处？前六和东家。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
十二月十七日。

寄回文静北平名胜明信片十八张，可以自用，可以送人。廿三日。

（一一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往函

1. 眼见 如许 心爱 品物 眼见 许多 心爱 物品。
2. 为文 苦 渣滓 难去。
3. 如此 则 非 多读书 不为功。
4. 则明白 是 外国语。

5. 是以 虽未至 灰心。

6. 现虽 未至 灰心。

句之组成，有如此图。

明乎此，则所删去之字，想再加入，无地可容。

第一第四句更显，第五六句尤应玩味。

(一一六)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往函

一、墨迹，二、石刻，三、拓本，四、剥落，五、又剥落，六、翻刻，七、又翻刻……石刻已是二传，翻刻又翻刻，不知经过若干传，其去始祖也远矣。清道人写北碑，并其剥落嶙峋之处亦效之，遂成恶札，此大不可也。廿六年一月六夕。

(一一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九日来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廿八日得接十七日廿三日付回两原信，敬悉，勿念。习篆仅数月，便达“可圈者多”程度，私心窃喜，未始不由〔“由”字下添“曾”〕下每日必写之决心所致。而为文尚止至“犹是读得少”阶段，则又甚惭栗。虽二者难易悬殊，总因习作不勤，与乎平日不注意字句。此次来谕，为图明之，顿有所悟。即愿移日必习篆之志，为日读一文，（试专读《孟子》先，何如？）俾至通畅流利，能达己意始已。再有馀时，仍续学篆，篆只临江，恐少变化（墨迹难得）。门径已入，欲多见各家，如《秦诏版》（铜刻，极难得），《峰山碑》（石刻，已残）、《天发神讖碑》等（翻刻者多，隔三四度手，不如学人墨迹。二碑粤学海堂有翻刻），望能寄下。儿志在习篆，无意藏篆，况南方卑湿，而江篆矜贵，拟仍奉还，谨候尊旨〔“谨候尊旨”改为“听信谕办理”〕。又于隶书（暂缓），素少临摹，既书学有基础，欲一并能之。应如何着手，敢求明教〔“敢求明教”圈改为“示知为望”，并批：“尊旨”二字，似宜用之较疏之人，“敢求明教”句亦然，家人用此，总觉不妥。〕

寄下文静明信片十八张，收到。渠大喜，亦有分与书友及表兄弟。

陈则参先生系季瑗先生堂伯，现居香港，为小商人，颇潦倒云。季瑗先生闻未尝至北方，而真有担任国语功课。儿不懂国语，廿六年起部令须用国语教书，临急抱佛脚，明年夜间时间不能不补习以备应用（不学则已，学必学北腔。北腔高亢清脆，不可起坏头也。能购一无线电机，于国语必易进步。中央无线电台讲儿童教育之女子，发音甚佳）。

前函云圣心多放一星期假，是寒假，误作春假。寒假本定十数日，加多个把〔“多个把”圈改为“一”〕星期，近于一月。惟未想好如何善用耳。

书信谦称不能在每行第一字，则已前知〔“则已前知”圈改为“前已知得”，并批：事未来而先知，谓之“前知”〕。一字不能成行，书道本有此章法，独一行不能成页，则不知而误犯，幸得指示。此等处似小事而实关大体，不敢不留心。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二月廿九日。

未始不由曾下每日必写之决心所致。无“曾”字则“下”字孤。一月七晨。

（一一八）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来函 一月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二月廿九日奉上一函，想得〔“得”圈改为“已”〕察阅。昨见朱校长，知下学期钟点略有调动，增初三外国史四点，减初一国文五点，初二国文十二点仍旧，共得十六点，实少本学期一点。（初三与初一报酬同否？）外国史儿不在行，本不敢应承，但是校长好意，教高胜于教低。又忆初进圣心时，亦不识国文而教国文，故〔“故”圈改为“曾”〕经推辞，校长仍属努力向上后，勉强先答应〔“后”圈改为“结果已”，并批：“后”字点句，似不合〕。有一月寒假，前未知如何善用，今以为预备时间，亦不少。在无意中，似先知有此一着。半年来颇涉猎世界史，仅有概念。现在最要紧是参考书，请设法指示（我亦外行），课本用商务何炳松编《复兴初中外国史》，（是学校指定，抑自选？）儿英文程度不深〔“不深”圈改为“浅”〕，阅参考书自是困难，而藉此逼迫〔“迫”圈改为“得”〕进修，亦一机会。况尽有译本可读，头一学期教不好，第二学期当有进步。若〔“若”圈改为“似”〕此大胆的尝试，〔添“若”字〕大人以为太

危险，误人子弟，则仍可向朱校长告退，私心则跃跃欲动也。又朱校长云，圣心下学年拟改专任教员制，为求基本教员计，不能不要各人多通一两个科目。果然，则将来本国史外国史，儿均有占一席之可能〔“可能”圈改为“希望”，并批：总要自己了解，讲出来，人能懂而有趣味，则可以教下去〕。

秉钧兄不见多旬，先次会面，又试〔圈去“试”〕借钱。儿无以应，大家〔“大家”圈改为“彼此”〕不欢，近日不知如何。相距过远，往来素少，且兴趣殊异，难接近〔最好借一二次，若不还，则自然不好意思再借也〕。

三姑姐〔添“道济”二字〕不做医生〔圈去“医生”二字〕，儿前不知，近叫为〔“叫为”圈改为“嘱”〕写“陈瑜卿医寓”额，问起原来〔“问起原来”圈改为“始知”〕“道济医舍”招牌已除去多日。

喜逢新岁，地远，未能膝前道贺，谨遥祝百福。平中各位均此致敬。儿约谨禀。一月五日（十三日收到，即复）。

国文与本国史较近，与外国史较远。在中学教国文之人，应兼教中国史，此最普通之事。教历史不用改文，功夫较省。

（一一九）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往函

余藏有孔昭孔双钩《碣石颂》（即所谓一宿双钩本），极精，不知放在何处，久求未获。日前在旧摊又遇着一部，即购之，幸不贵。此为小篆正宗，但微嫌字体略扁耳。想阅可寄汝。此与《峯山碑》同一鼻孔出也。

辅仁中学有一西史教员，曾作一《西史表解》，可作参考。但系高中用的，不知初中何如耳？

（一二〇）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来函 一月廿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七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自经指示字句之分析后，每有兴趣将所读书之繁难者，照例为之，头头是道，纯简明化，得此一助，胜读书多年。今教以专读《孟子》，必有好处，当尽力行之。就平日看《孟子》而言，即觉其气势雄厚，无往不前，自后加工研求，定更领

悟。昨〔“昨”圈改为“前”，并批：已是第二次说，应作“前”〕偶起学隶一念，大人便为长谕以告，深味其言，倍自警醒。遵如所教，仍临江篆数时，再算。儿篆书根柢虽浅，然颇有求书之人。缘慎馀丈子尚博世兄为纪念其母，建一医院于从化，托广州书人邓尔雅氏（前广雅掌教邓蓉镜先生之子，容希白〔庚〕之母舅）篆其始末，而不合碑度，不便再托，因属儿为之。书成，众（此众何众也？）称较邓氏有生气。一传，故有求书者。儿以此乃偶尔之举，而自己知自己事，决未敢应承也。昨日同时收到书三册（《天发碑》、集篆四种、陈篆），即流览一宵，多开眼界，受益不浅。儿习篆虽未至应求变化之时，然多见亦一要件。即如此次为人篆碑，便大费工夫，若集篆四种等早到一步，则结体方面，至少多几样装法。但现在亦有现在好〔“好”字后添一“处”字〕，究竟根基不稳，若东一个秦西一个汉，反不如一路是江篆笔法来得整齐。前年赐下陈澧先生手卷（此极难得之品，应宝之），卷内自言书法拙弱，今之篆书何其气势也（不如所篆座右铭远甚）。岂正以其日前之拙弱，而成日后之气势欤？由此知端在自己之努力耳，世事大有〔“有”字删〕可为也。八日得接博兄转下《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一稿（第几？应照书皮写明第几稿，因我不记得那一稿也。若是第一稿，阅毕即焚之），曾细阅一遍，书首〔“首”圈改为“眉许”〕多贴有〔“贴有”二字删〕小纸〔“纸”圈改为“签”〕，深谕作法之意，想为博兄而设，但于儿亦大领〔“领”圈改为“有”〕益。《东方杂志》新年号（未到）有《墨井道人传校释》，未得见（未得见何以知其有？复我），必与此有关。图书副刊〔“图书”前添“《大公报》”三字〕之《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已得见矣（天津《益世报》尚有一篇，所谓一鸡三味）。

承教，学国语能购一无线电机必易进步，但此事似未易办到（非日货，每架要若干钱？查明告我），寒假后，仍拟先进国语补习学校。

报载十日晚西单商场大火，想远离所居〔“远离所居”圈改为“离米粮库甚远”〕，不曾受惊，为慰。（广九车及民族渡遇险有相识亲友在内否？）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一月十七日（廿四日）。

虽未至 应求 变化 之时

但现在 亦有 现在 好处

书眉 许多 小签

小信笺不应用长信封，寄到时每有折痕。用完后应改用相配之信封也。

又有一次，封信后闻伦达如丈逝世，在信皮后写了数字，你未注意。

[超接：批在信封背面]

(一二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往函

凡为人篆文，(1) 须先看文多少字，纸若干大，配好行数款式，先用楷书缩写样本。(2) 然后将文中之字一一检《说文》有无。《说文》有者无问题，《说文》所无者，应考求古人如何通借，不能任意瞎拼，贻人笑柄。(3) 一一查考后，乃将同样大小之纸打格，先篆一遍，以为程式。(4) 然后照式篆之。故打格亦要学也。日间将阿让生前所篆《说文》部首(格是自己打的)六条寄汝。余久藏之，不忍观，今日观之，不觉泫然酸鼻也。一月廿四。

(一二二)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来函 一月卅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九日得接十二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昨日收到《西洋史表解》一册，儿正需用此类书，多〔“多”圈改为“谨”〕谢。前日已买张仲和编《西史纲要》，现日日用功，预备应付。关书已接，时间已编，实得十六点，初三与初一报酬相同，月少上学期五元，因较有希望，不以为意。新教务主任梁叠峰先生（多少年岁？何处人？何校出身？）系熟人，前时南武学校老师，昨对儿云：本学期若开春季高一（今年春初三有一班毕业），你有几点。果然，则如愿以偿矣。外国史课本系校定，何炳松编，上学期授上册，下学期自然连下，不知此书如何耳。

双钩《碣石颂》，甚欲得见，盖多看之功，有时不减临摹。近日写篆，纸与间格更张，不如意。“净纯紫豪中书”笔已秃，前寄下二枝，一枝分与〔“分与”圈改为“赠”〕友人，一用至今，请大人再赐多枝（去年闻汝曾寄沪转平十元，可惜沪已寄还汝，不然，将此款买笔，岂不甚妙？）。前谕云“汝字已接近南派”，南与北之分，即圆与方，帖与碑乎

(此大概耳)? 儿未尝习北碑, 自始便从王入手, 不知北碑好处 (一习北碑, 不能再写王), 而谈书法者, 大抵赞扬北派抑损南派, 南果不及北欤 (此系一时风气。其实写北碑易于写帖数倍。碑宜于写隶楷, 若行草则无碑之可言)?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 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一月廿三日 (卅日)。

笔或托珍庄带回未定。便打听他何时到省可也。他明后日离平回粤。

(一二三) 一九三七年一月卅日往函

你既要学写字, 大纸店与裱画店 (与裱帖店又另一行) 不可不结识一二家。选纸、打格、装裱, 均须有熟店 (小店劣工不妥, 万不可贪便宜)。日前检旧笥, 有未裱碑帖多种, 如三体石经 (甚难得) 残字、《华山碑》(隶书) 等, 要裱甚费事, 亦不好寄。不裱寄汝又容易撕毁。且《华山碑》等不看全张, 专看剪裱 (阮云台重本, 最好整张裱) 已后之帖, 亦不佳 (粤俗名蓑衣裱)。故甚愿汝物色一二家裱画、裱帖店与大纸店也。一月卅日。

《碧落碑》一。

《熹平三体石经》残字四。

净纯紫毫中书四。

魏《元始和墓志》二。

魏《元彦墓志》一。

此二种所谓北碑也。有友喜欢, 可以赠之, 自己不必学也。

(一二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来函 二月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 昨日得接廿四日付回原信, 领悉, 勿念。日来迷头迷脑于世界史, 未尝少懈 (真迷头迷脑了, 何以寄回《碣石颂》及《峰山碑》等, 收到与否, 一字不提。我悔明珠暗投矣)。《西洋史表解》便是唯一化繁为

简之应用书，照现在情形，自觉尚算了解，可以应付。独篆书之学习，无意中停止数日（自以为足耶？恒心要紧）。《孟子》则必日读几页，其语势之雄厚婉转，即白话文尚似未能如是妙达，间有未明之句，现自寻检，结果不识，然后汇集求解〔“解”圈改为“教”〕。

承教为人篆文之法，然后明白此中妙谛。前次为尚博世兄所篆之文，既有邓氏者〔“者”圈改为“原篆”〕为底本，止打格，再以江篆笔路写出，故不成问题（虽学江篆，识者必以为学《三体石经》，黠者对人言，亦必自谓学《三体石经》也）。若“文中之字《说文》所无者，应考求古人如何通借”一层，则将来难解决之处，必在此。“众称儿较邓氏有生气”之“众”，未尝无一二知书者，陈萝生（大年）先生亦谓然。其实除几笔颇潇洒外，自以为整齐匀称多未及之（此自是熟不熟关系）。他日拓得，当并邓篆一同奉阅。

《墨井道人传校释》未得见而知其有者，《大公报》等早刊出《东方杂志》目录也（余未见，奇也）。今并《墨井集源流考》俱得见矣，一样化出〔“化”圈改为“做”，并批：不是化出，是做出〕几样，如许副收获，学者之应得〔“之应得”改为“应得之”〕酬报也。

乡间小学，九公与永伯条件不洽，无办（九公来信，云未通函与陈永商酌，非条件不合也）。明德则由公尝出一定款项，让与沙富某姓一惯办小学者包办。

广九车及民族渡遇险，有篁边疏外戚数人在内。不生（不甚明白）。

收音机非日货，每架普通在小洋百五十元左右。若非为学国语，则富家之娱乐品也，儿似未易备办（学国语必要买能听到南京中央电台者，于国语及其他常识均有用。若视为娱乐品，则大误矣。应备一架，我可以想法子帮助一半，即法币五十元。购好后即告我，但以能听南京为要）。

昨途遇秉钧兄，有病容，自言预备考文官试，已停译书。以彼教开外国史，得承介绍几本合用参考书。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一月卅一日。

近得一原刻《神識碑》，剥落虽甚，神气尚存，较之广州重刻本，相去天壤矣。但不睹广州重刻本，亦不知此本之佳也。前付粤之《峰山碑》，除“作”字外，有“暨”字，甚可见草书由篆出，不由隶出也。惟

章草则由隶变，故收笔常带隶意。

世界史即管试教，但教国文兼本国史，甚自然，兼世界史则较远了。最好能教本国史，不用改文也。二月七日。

(一二五) 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往函

即早见东塾篆六言一对，写《神讖》，甚精，系甲戌先生六十五岁作。比日前付粤之钟山陈澧篆册（此册不可学），远胜之矣。对文亦甚佳，云：欲寡过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索值卅元，还十五不售，可惜。虽日写《神讖》，然与影印之座右铭又不同，精品也。可惜可惜。二月七日

(一二六)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来函 二月十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二月一日得接书一包（让弟篆六条，碑二本），五日得接卅日付回原信并碑拓本八张，勿念。让弟篆格局甚具规模，打格尤精，自愧未逮，他日一并裱之，如何（可，但切戒用洋纸裱）？大纸店与裱画店有一二家，识而不熟（三多轩、富墨斋俱在高第街）。昨求鞠普先生介绍，又多知两家，待过旧历年后，便将三体残字、《碧落碑》去裱（《碧落碑》暂不必裱）。一次生，二次熟，渐渐进行，想不困难。去年十元，博兄果移代买笔，而全是小楷，未有中书，故敢仍扰大人也。俟庄弟到，收笔后再奉覆。

梁叠峰先生，顺德人，约四十五岁。曾在清华肄业，当教员已十馀年。

江篆每半页四行，行五字。儿之间格，即自此出。昨晚看《三体》残字并《碧落碑》，则知江篆所从来矣（与《碧落碑》无关）。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二月八日。

《碧落碑》系绛州友人所赠，顺便寄汝参考。篆体杂古籀，非小篆正宗，不必效也。此碑从前甚有名，相传李阳冰见而寝处其下，数日不能去，恐不可信。

(一二七)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往函

曹魏《三体石经》与吴《神讖》年代相近，故皆用方笔。《碧落》是唐碑，书者何人，尚无确说。

石经要整张裱，不可剪裱。切戒用洋纸裱，亦不必用绫裱。《碧落碑》暂不必裱。

让篆似是十七岁时所书，可惜可惜。

我有狼毫旧笔，写小字已嫌其秃，写寸篆正合，便将寄归。

日间逛厂甸，魏《石经》尚见过一份，双钩《碣石颂》不再见，不可因其刻本以为易得也。板绝后则可遇而不可求矣。

《峰山碑》系正宗，但因系重刻，入手总不如江篆之便。颇嫌其近于机械，而无笔势之可言也。

元魏墓志三张送何人？告我。非好之者不必送之也。汝现学王，不必学此。

来信被罚，切要注意。二月十四晚。

(一二八)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来函 二月廿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紫豪中书四管，已于庄弟到达之翌日（十日）得接，勿念。新笔未舍得开用，旧笔虽秃，尚能写数时也。一枝可用半年，四枝用完时，篆字大概有相当程度。《三体石经》、《碧落碑》已交店装裱，分三幅（《碧落碑》一幅，《三体石经》大带小分两幅），银五元。（是毫洋是大洋？）将来裱起悬之，日夕观玩，亦一乐事。东塾篆格言，与《神讖碑》（广州重刻。《神讖》有原拓本，大不相同）对看，前者略有楷意，后者隶所从出，岂由石之掩盖笔锋，抑古今制笔不同而生此异？钟山陈澧篆册，虽气势雄厚，而不免有特别形象，较之南海篆诗，更见怪异。然颇于此得一暗示，篆书垂直线较可自由伸展，横线已受相当限制（最好从纸背看）。叉线更宜约束，一伸展，其字即散，故叉线伸展须化为垂线，而陈篆册之垂线未免过当（此学《崑台铭》），草书由篆出，确是（如“不”字笔画之先后，纯篆法也），章草由隶变亦然，草南派，章草则近北派。

收音机既得帮助，购买不成问题。但南方卑湿，灯胆易坏；儿晚上又须上堂，故仍待斟酌。且近以道远，出入多，已去〔“去”圈改为“费”〕百数十元，购脚踏车一架矣。

外国史已上过几堂，算混得去，此后尽力自修，以谋熟练。春高一至今未开班，教高中仍成幻想。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二月十七日。

连次来信均被罚。此度邮票在何处得来？今将被罚信皮及通知单寄粤，即与邮局交涉可也。如系购买既久，则是自误；如系新购，则应向原局交涉。再有此等被罚信来，恕不收阅。廿四日。

（一二九）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七日来函 三月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廿四日得接十五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邮票过期作废，不知，致被罚（十七日信似仍用之），真太不小心。狼毫笔前曾用过一二枝，颇刚健而带粗涩，笔身干后，每收缩卷曲，是一弊，但上下品自有分别。今闻将有数枝寄下，甚喜，若既不带涩，又不卷曲，则打破前此印象，而知直是未尝用狼豪。《三体石经》应已裱好（决非洋纸），但连日春雨潮湿，以致延期，心甚急，而无奈（让弟篆亦待天气转好，然后送裱）。想是学篆未深，眼光未够。（与上文气不接，何也？）亦以大人之赐，定有来历，以是一见《碧落碑》，其欣悦程度不减《三体石经》（《碧落碑》本极有名，所以有李阳冰寝处其下数日不去之传说，但因其体杂，非正宗耳），抑尚过之。盖一为整幅，一为散落〔“散落”圈改为“残字”〕也。今接来谕，多一番见识，亟欲比而观之，偏未裱起，所以心急。

“《峯山碑》因系重刻（究系正宗），近于机械”，诚然。间尝见鞠普先生临此，甚均匀齐整，就只欠笔势。其论书尚钟鼎碑篆（钟鼎系金，碑系石），论笔主羊豪，故只能从反面、侧面得其暗示而已。元魏墓志三张，未送人，因同道者既习南派，又未有与北派者相熟，现暂藏之，以俟将来。

此次全省（广东）春季会考，以教厅用新法计分，千余人只二十余人及格，在九五以上不及格，致迄今未敢发表，亦教育上一问题也。

庄带来鱼、菜干、毛扇三柄，收到。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馥容后稟。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月）廿七早（三月七日）。

钟鼎拓本此间多有，未便寄汝者，欲汝根基固后再寄汝。金文多出于铸，石则出于刻。金间有刻者，轻器也，重器无不铸者。且其形无定，盖未进化之文字也。至秦则画一矣。故学篆以秦至汉为正宗。

（一三〇）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往函

篆、隶最怕起坏首，入错门。宁可不晓写，不可晓写而俗也，俗则不可医矣。书法皆然，不独篆、隶。汝现在写篆，恰巧有江篆墨迹可临，进步甚速。但必须临之百回，根基稳固，再图变化。《秦诏版》久已托人拓得一分，因其字体大小参合，不宜初学，所以留而未寄。今又欲学隶，似不必，应再过数时也。杂则不精，要注意。胡汉民隶书，一生只写一《曹全碑》，亦是此意。

我有杨惺吾守敬编《楷法溯源》一书，数年前就想寄汝，因汝字已接近南派，即圆体，而《楷法溯源》多选北碑，即方体，妨汝纷心，迟迟未寄。今之不寄《秦诏版》及《神讖碑》，亦此意也。分而不专，难得成就。且字最要紧看墨迹，从前英敛之先生最不喜欢米，我谓先生未见米真迹耳。后见宫内所藏米帖，即不轻米矣。徐世昌总统写一辈子苏，皆是木刻翻板的，老始见真迹及影本，遂稍进步矣。生在现在，比前辈便宜得多。二十年前，何能有今日之大观也。

前函言钟山陈澧篆似《岵台铭》，系言其字体之窄而长似《岵台铭》耳，至于笔画，《岵台铭》仍是方的，非圆的。清末多人学此，曾通行一时，今其风稍杀。

近时学问，比前人便宜得多。单是眼福，前人何能有此。携百金而之市，应有尽有之碑帖（指影印）可完全得见，于此而不胜前人，何以对前人也。三月七日。

（一三一）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往函

魏三体石经残石，系近年出土，东塾时未见。然因其学《神讖》（吴

魏同时)，故极相似。吾见东塾篆众矣，如此联尚是第一次见也。以视座右铭尚进一步。汝喜欢学草书，亦好，由《书谱》入（所临《书谱》系何本，复我。已背熟否，亦复我），亦是正宗，犹之行书之《圣教序》，学此断不至误入歧趋也。我有查声山临《书谱》卷，购之多年，无用，亦可寄汝。但临《书谱》必须整页，单片不合格式（每半页六行，仍须留钉装地位）。前人学草书，《书谱》要写百十遍，自然成家。

（一三二）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来函 三月十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三月二日得接廿四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庄弟廿七日离粤北上，谨托其带上毛扇二柄（三柄）、菜干并鱼一的。本来另备几种家乡土产，如炒米饼之类，一并托带，一来庄弟未定乘车或船，恐行李多，火车不便；二来闻祖母说，敬文兄不久以前已多少带去，是以留住。又庄弟直至离粤前一日，行程尚未十分定实，说叫起便行，以致煎鱼预备一次又一次，总难合期，到时怕会变味矣（未变，只我一人食，今午刚食完）。

〔加“魏”〕《三体石经》至今未裱妥，间日去催（不必催），裱店说，日来天气更坏，不裱起，正见我们交托得落，自己亦不便太催逼。价为小洋五元。广东未转大洋制，凡说银价，通是小洋，反是大洋始标明。

去年铺头生意有赢，较前两年生息（我正想问三宅从前支长之款，近状何如？即查明告我。我希望既有赢余，则可拨还公家，不至息上息，至到不了。即查明告我可也），就与广东未改大洋制最有关。此间银水低，各省乐于来交易也。

近日认真比观《游目》与《丧乱帖》，即发觉绝大差异（伪《游目帖》不足观，不能与《丧乱帖》及《九月十七日帖》、《奉橘帖》等相提并论）。《游目》用侧锋写，在其转折停顿处见之，如“蜀”字、“悉”字最明显（“登”、“改”两字其势更现。“冲”字在正锋，必以悬针出之，不作如是收法），其弊处更在“多”字、“时”字（“日”字、“为”字）之最后一点，简直与原字不相称。且全篇俱是一路扫去，曾无弹性，比之《丧乱》之跌宕伸缩，纯是正锋，不同法门（此是第一流，米南宫即由此出）。其章法之散落呆滞，表明是临而不是自书。“事”、“但”二字，如是

相接，若非临帖（是描，非临），断无是理。馀如“登”字、“旋”字出锋之勉强，“彼”字（“在彼”之“彼”）、“之”字，收笔之无力，无处不露破绽。

篆字章法齐整，大人指示之力也。字画粗细均匀，则至今未有把握，疑与笔纸有关（墨大有关），抑是工夫未到（前信付回草书，能每期照篆书寄一页来否？行书最有用，亦是美术。草书在今日则纯美术也，不能通用）。

过期邮票，买自小店，已交涉妥当。只连次被罚，心甚不安。

《九月十七日帖》及《奉橘帖》最要能看出其名贵气，多学多看，笔下自然不俗，此为医俗之仙方。看不出他名贵，眼中仍是俗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七日（三月十四日）。

东塾篆联照片已见否？觉得如何？告我。此学《神讖》而青出于蓝者也。此之谓善学，亦谓之善变。

《诏版》拓本如何？彼以全版作章法，不为一字一字作章法。金多如此，石则不然。

（一三三）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余家自植卿四伯始读书，然只习时文，不得云学。至余始稍稍寻求读书门径，幸先君子放任，尽力供给书籍，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至汝等则为三世矣。博能粗知门径，汝又喜临池，皆足补余缺憾，可慰也。勉之勉之。三月十四日。

（一三四）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来函 二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三日得接七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十三日收到，十八日乃复，何慢也）。东塾篆联极精，若〔“若”圈改为“似”，并批：若字容易误会为若果〕不经意，而自然超妙，尤其〔此处添一“是”字〕章法严谨，非老年人〔“年人”圈改为“手”〕不办，较之座右铭之尚不免〔“尚不免”删去〕愈来愈大，确胜一筹。鞠普先生亦称之，独以为其运笔用正锋，未合《神讖》（青出于蓝，又何必合），随执笔为证。《神讖》如何以

侧锋入，以侧锋出，说来未尝不形似，（寄粤原拓《神藏》二种，收到未？）然未敢遽信，心自考虑，尚须实习过始行下断〔此处添一“语”字〕。东塾先生篆既精矣，惟上下款行书略嫌生硬（不然）。秦诏版有趣，不论行列，不计大小（全文多出于铸，此则出于刻），而自古朴可爱，除一二字稍缺，余俱明显，宜于欣赏参考，顾如大人云不便初学也（寄粤《秦汉金文》，已见否？卷三新嘉量第二最佳，单一张售十元八元〔指拓本〕，此是石印耳。新者王莽国号也）。

篆用圆笔，易有规矩，而每流于呆滞；方笔显露笔势，然一不慎，即生粗粝，性所习则愿学方体（好），究竟方近挥洒，圆似临摹也。三体石经是方笔，愈看愈爱。鞠普先生以系近年出土，疑其不真（近年出土古物多矣，有真自然有伪。然徒疑不行，必须有证据）。然就篆论篆，亦超脱成格，得以日夕寻味，获益良多，现愿大人再赐一份（不易再找。因此等石新出后，拓数十份即为人购去。石在何处，待查），拟裁出小篆之部，以蓑衣表成一册，则可供案上之临摹矣。将矜贵品物如是割裂，未免“伤残”〔“伤残”圈改为“可惜”〕，而为便于学习计，若非价钱过昂，亦勉强之一办法耳（非价钱贵贱关系，乃物品有无关系）。

草书笔法，儿全出于澄清堂帖，（是何本？）习此已多年。近因大人言草必先《书谱》，而家本有有正石印宋拓太清楼本（可用），乃检出对临，以前虽曾习之，然颇不注意，是以未背熟（亟应背熟）而自有来源。且究竟临过，故任抽一字，即不能个个认出，亦不致离谱。大抵《书谱》用笔过圆，微嫌纤弱（因熟的缘故，不要紧）。虽云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然点画之分明，尤贵领会。抑或所见《书谱》板本不佳，致面目全非。果然，则是自己看差矣。况澄清堂帖，只管熟临，其中尽有不明不识之处，又何如“《书谱》究是正宗”写得出看得识乎？自经多次教训，从不敢以草书与不习之人或长辈，只闲中消遣，或偶受好事者所属，始游戏出之耳。草书固书法中之艺术，儿颇好之。查声山临《书谱》卷，若得见，当有所益（仍嫌其不甚佳，故迟迟未寄。但甚欲汝见见人家所写笔迹，笔迹总胜于刻石者，有笔锋可寻也。假使无江篆入手，进步未必能如是）。近日以友介绍，得识陈公哲氏及其书法（将在此间开个人书法展览会），平心而论，其楷、行、草虽曾下工夫（工夫要紧，天才亦要紧），但嫌呆

滞，缺乏生气。而在此间，固颇具藉藉之名也。儿昨为人草一小幅，稿呈一阅（败笔以红点为记）。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十八日。

前函问三宅支过钱事，如何？即复。

五月初余或往南京，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廿五日。

（一三五）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十年前余得王西庄撰窥园图记，江艮庭篆，索值五十元，不能购，后为沈兼士先生所得。越数时，又得钱竹汀先生隶书窥园图诗三首，顾敏恒题闾园图行书一首，以四十金购之，顷已倩友人补图。如果有人能替我补篆西庄文，则大善矣。影片及原文十六午已寄粤。诏版二枚，是刻的，非铸的，久未寄汝，亦因其有直无横，不便于学也。

草书二纸极佳，但纸太窄，须倍阔为度（至少六行半页），此等写法，万不可施于家中不习之人（朋友不习者亦然），自己逞能，令人讨厌也，至紧至紧。

东塾篆联已到手，照片寄汝，精否？与钟山陈澧一册比较何如？恐不止天渊也。此为东塾六十五岁作。

（一三六）一九三七年三月廿七日来函 四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廿日得接十四日付回原信（廿日收到信，廿七日乃复，足足一星期，何其慢也），领悉。廿二日得接《神讖碑》一册，拓本四张，《窥园图记》照片五张，《秦汉金文录》五册，勿念。三宅从前支长之款，曾数问九公，未得要领，最后九公云“待我覆垣哥”。闻三叔云，几年来铺头未有数目公报。九公推正铺，彦叔推九公，结果消息是生意颇好，略有赢馀而已（赢馀在何处？）。

此次寄下《神讖碑》两种，确较前寄广州重刻本不同〔“不同”前添一“大”字〕，然其用笔始终未看出端倪（只以隶笔写篆耳，无甚奇妙。所谓隶笔，即笔尖向执笔人心口。所谓中锋，即笔尖向地。所谓侧锋，即笔尖向外）。果如鞠普先生言，则是侧锋，而东塾先生以正锋临之，未尝

不逼肖，自己篆柢未稳，未便摹拟，存疑以俟来日。《窥园图记》“篆法朴雅”（江艮庭先生寻常写信俱用篆），“帷”、“冰”二字不识解，（未详。有抄错否？）诚如晦闻先生言。观所附释文末有“后一百四十六年，中华民国廿六年丁丑〇月，新会陈〇重录”等字，不明其意（廿五日函已详），大抵如《孝行图》后序，教儿学篆一遍，多识几字，但究竟如何，尚希指示。儿好写字，大人竟因此论及家学，似有厚望存焉，实自觉惭愧，计惟博兄为能承志继业矣。顾如字，在一二世纪前自具相当价值，时至今日，实难有立足之地。（何以见得？）儿前时颇好之，后知其无用，废习已久，偏大人为爱书画之人，见儿字有可为，屡勉励之，得以稍稍复习，而仍未尝以正经事视之，纯为承欢计耳（仍要自己喜欢为好，不必勉强。俗语云：“学得系自己得，他人不能得之也”）。即如起初学篆，其意不过欲稍通《说文》，实不知有所谓《三体石经》、《天发神讖碑》也。大人陆续寄下各碑，督促学习，始稍求字形之趣，而亦为承欢计耳（专为承欢，不必不必）。盖即使他日成一书家，于廿世纪有何用哉？而大人竟以是为“足补余缺憾”，儿实不敢，亦不能承受也。独儿好习字，果足以欢慰大人之心，则无不愿竭诚以赴。亦因字究近个性，故明知其无用而为之，似尚胜于博弈耳。

为学习国语，在广州难得好教师，忽触动数年来未曾去怀之心事，欲乘暑假至北平一次（不必再谈，有机会自然告尔）。儿想见识，想开眼界，一月之亲身观览，定胜一年之书籍邮递（益等在乎，常数月不晤一面，汝受教机会比益等多矣，所谓人心无厌足也）。想学国语，接近一月，亦胜似苦习半年。儿前略无所长，今日字成个模样，若以此求得书记一职（一月廿元），或以有四年教学经验，更求得教员一席（谈何容易），能在平逗留一年半载，是所至愿。说来虽似所求过奢，而日日未尝无此想（不必想，有机会自然告尔）。此事不提，屈指已三年馀矣。大人苟以为尚言非其时，则仍怀之以俟来日（不必怀），但一行总该有望夫。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廿七日（清明前一日付回）。

(一三七)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往函

如果想学隶书，现在已有机会矣。前日检出黎二樵隶书一册（来价廿四元），甚佳，可以从此入手（查声山卷卅元，不算佳），渐追汉隶。如篆之由江慎修入手（此册民国初年得，甚廉），可以渐追秦篆也。黎隶本得之数年，久想不起，前日无意中检出，可以寄汝。只怕汝不想学，徒为敷衍我，则不必也。因学得是汝的，不是我的。传曰：“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以为你可以栽培，遂极力供给你，非于我有何好处也。来信云云，未免倒置。现在隶书已有门路，专等汝覆信即寄。黎册外，尚有数种，为学隶必具之品，有意即寄，无意亦作罢。为我而学，不如为汝自己而学。汝果学好，我只得对人说，我有个孩子写字颇好而已，无他用神也。须知我有我之立场，不能靠孩子光荣我。我亦不如从前人，要做老太爷，我但求自己努力而已。自然你学好，我自然欢喜，但仍是为你，不是为我。来信看错，以为专是承欢，是大误也。我亦不能承受。四月四日。

收到我信，隔一个礼拜乃复，亦不必复，免我望也。

廿五日又寄粤故宫出板物目录一册，内金石拓片有红圈者，皆我所有。从前所谓重器，人间稀见者，其拓片动逾百数十元一张，今不难得。来信常称道普公钟鼎等等，吾家何尝无之，不过不欲汝学此。亦犹《书谱》所谓“何必易雕宫于云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也。要见自然可以检寄，栽者培之，尽吾天职，不吝也。若谓书家廿世纪无用，则何为有用。我早早想你们在铺做生意，你们不愿意，今又谓做书家无用，然则欲做何等人乎？可明白告我。四月四日又白。

付归：黎二樵隶册（精）。《张迁碑册》（颇佳）。《华山碑》拓片（佳）。汉碑残石拓片六（皆精）。《孔宙碑册》。《岷台铭》拓片（不佳，从前多人学，姑备一格）。袁篆饶君墓志。陈昭常题名。

右八种一包，挂号。

《隶辨》八册（正宗）。《高中外国史》一册。

右二种一包，不挂号。

袁篆看其软弱如灯草，而亦有小名，则以其翰林欤？

(一三八) 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来函 四月十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二日得接付回原信，领悉。三日得接查声山临《书谱》卷（十八元，表十二元，共卅元，非满意之品也），马君辅临汉碑（有时俗气），又《故宫博物院出版物总目》（专为金石拓片。有○者吾所有，要阅可寄），勿念。查临《书谱》不甚佳妙（是），虽笔迹宛然，因是亦难取法（不美）。一时性起，自临数页，或纯熟差有不及之处，而点画分明（章草写法），自谓有一得之愚。《书谱》以太熟（一定要由此入），本身已露纤弱（非所强弱者，在乎骨格，不在用毫之软硬），常见临者只有更软，未有能稍化为矫健（要分清楚字之骨格，与毫之软硬无关），心窃疑焉。于是虽明知草书不切实用（此指对家俗人言）亦时时摹习，思有以自见也。王西庄撰《窥园图记》、江良庭篆照片已得细阅。原来大人欲人补篆西庄文（是），儿不自忖浅陋，窃愿一试（慢慢试之）。因乘兴即拟成一稿呈阅，若勉强相就，则请指点明白（多写数时自佳），自觉则究竟日子浅，多有未识篆之字，须查《说文》（人有底子，比自己另写他文，容易得多），果未能担当，则过些时再算。《秦汉金文》卷三新嘉量已检阅（单卖拓本十二元，至少八元），愈看愈爱，且似曾相识，甚为面善。盖又是《三体石经》一套笔法也。反观儿所篆西庄文稿，真要撕成粉碎，从新再学，想落仍是更临几时，始为大人篆之，如何？计儿学篆日浅，虽未成功，而近日已渐生兴趣。兴趣一生，再假数时，自有可观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四月六日（十三日）。

隶书已找出头绪，前信已提及，想学即可寄。

清明后病至今，人极疲乏。

月底要往南京，一星期返。如果来信，可在本月廿一日以前。过廿一后则须俟五月初始可来信也，注意也。

(一三九)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来函
四月廿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某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神讖碑》未能看出其用笔，为以隶（笔）写篆，而〔“而”圈改为“因”〕自己未曾习过隶，习隶之心，早已有之，且曾告上。徒以当时起初学篆，大人不欲纷扰其心，今来谕及此，正合本意，虽篆字仅成模样（仍要多写），而旁通隶法，二者兼进，未尝无益。且为他日学《神讖》地，亦自得计。前日友人求为碑字，理宜以隶书之，无法，强以篆充，自惟苟曾习隶，岂不更妙，于是学隶之心愈切。数年前在（某地）古物陈列馆见黎二樵一隶联，写得甚有味而悦之，以为可法，今闻有黎隶一册（精品，不同查草）寄归，作学隶入手，心之喜悦，莫能自名。其馀数种亦以先睹为快。昨接博兄信云：“父亲来示谓弟大有欲做写家之意，似可达到云”，则他日果能成为写家，虽由自己个性接近，实乃大人栽培之效也。至于廿世纪书法究有无价值一点，姑不具论（说不得太长远，百年内不至毁灭）。总之学成一事，亦足自乐耳（宗教、美术、文学、园林、音乐，皆为人生不可少之品）。教书教极教初中，努力求上高中，乃目前想做之一等人。将来有著作，乃日后想做之一等人。譬如写家，苟无学问为本，直一字匠而已。若为名人，书法不必佳（此另是一事），无足而走千里，能不有感乎？前时大人叫儿在铺做生意，当时年少无知，重违尊命，今日思之，心常戚戚，其意非谓在铺即有何种覬觐也（在铺亦可读书，亦可成学），究是祖业，先人所遗，为子孙者义应如何爱护。乃数年间竟无数目公报〔“报”圈改为“布”〕，其中必有事故矣。苟为不可收拾者，将何以对先人经营之苦心乎？今日不能有所问，即问亦无所答，竟如局外之人，是以甚悔不从大人之言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四月十三日（廿二日付还）。

再者，“帷”、“冰”二字无抄错，江篆作□□□□也。

连下读，查字典，“凝”字亦明白。

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

(一四〇) 一九三七年四月廿四日往函

广州越华路、择仁里、九号，电话一二三九八，有山南画社，征求学员，星期一、三、五，日夜各一班，星期二、四、六，日夜各一班，日班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夜班下午六时至九时，其主持者为赵浩公、卢镇寰。吾欲查1.二公何处出身，2.各有多大岁数，3.学员共若干人，4.此社开办有若干时。四月廿四日。

(一四一) 一九三七年四月廿日来函 四月廿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晚得接（某日）付回六日原信，领悉。儿既预备学隶，对草书之兴味顿减，诚（“诚”圈改为“因”）已有更好之代替物也。而于草书之意见，又略与大人不同，以为草独体为原则，相联为例外（笔画相联，非谓形迹相联，乃神气相联，前函勿误会）。古语草贵能断、能停顿、能留是也。证之《书谱》，相联者不过十一，独体者居其十九（神气相联，则斜横□入均可。神气不属，则个个正当，亦只如排竿，有形无气也，注意此节为要），且要联不难，写时略快，顺笔作势便成，基本工夫，尤其是临帖，仍贵乎笔画清楚。若“未悟淹留，偏追劲疾”，则虽成联体，反见纤弱耳。而近世书草者，每沾此病，要之计所见如《澄清堂帖》、《十七帖》（《十七帖》亦多散句凑成，非原文），无不独体为形而只间有作势隐隐相联者，相联非草书所尚也。抑或儿所见未深，将有所误耶（所说是。前寄来草书神气不接。今试打一中线，俾自观之。须知《圣教序》为前人不满意，亦是因神气不属，因本系散字集成也。若出于一手写成，不能如此。所谓章法，所谓分行布白，皆指神气相联也）？因是自疑。况大人之言，必有根据，以是暂辍习草，代之以隶，正为得计。（行书最要，最有用，最美。楷次要。草、隶又次之。篆又次之。此指用处。行、草只宜施之笔札，若擘窠大字，非楷、隶不能镇纸。故学隶亦好。）

昨见心愉丈，云“执笔覆信援庵者再，已成篇而总未结尾，性实疏懒，祈先此致意”。

转瞬又是暑假，辛姊之事实为担心。（爱莫能助，奈何！）剑泉兄因病闲居已半年，辛姊操作服侍，亦日见体弱难支之势。罗家事顾不足扰大人之心，而辛姊可能于暑假后为得一职业，则幸甚幸甚。

大人既南至南京，亦将反乡一转否？甚愿膝前叙乐也。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四月廿日（廿五日）。

我卅晚入都，五月七日可回抵北平，三四两日开会。

草书不可不学，不必因前函而顿止。既有学书天分，正如百尺竿头，一气学好。如此则篆、隶、楷、草无不能，亦大足乐也。我见汝有可能，故以此勉之。若无底子，我亦绝不叫人学做作家也。我有一陈独漉隶条，亦极精，迟日或影寄汝。

隶先从二樵墨迹入，次学《华山》，学残石，均可。比写行草易得多。

（一四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来函 五月八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得接廿二日付回原信〔添一“及”字，并批：“及”字少不得〕廿四日手谕，领〔“领”圈改为“敬”〕悉，勿念。同时又收到黎隶等挂号件一包，而《隶辨》等一包，则前日寄〔“寄”圈改为“已收”〕到〔此处原有“矣”字，后删。批云：删“矣”字，须加“已”字〕。黎隶信为精品，尝谓书法忌太熟，必要有几分生，然后古拙可爱，黎书便以是见胜。独〔“独”圈改为“但”〕每有落笔头一点，如方宗等字，则〔“则”圈改为“似”〕未免强硬。而〔“而”圈改为“每”〕竖之收处，亦间有尾大不掉之势。而〔“而”字删〕整体观之，瑕不掩瑜，俱〔“俱”圈改为“究”，并批：“俱”即“皆”〕皆可法，至少无时俗气，尤为难能。字形逼近《孔宙碑》，想为其所从出。袁篆软弱，学圆体不成之失也。《华山碑》，前时已寄归一套三册（长垣本，四明本，华阴本），此次之拓片，想即长垣本石（是阮翻刻），不过更佳、更清楚。汉碑残石甚可爱。学隶有此等作参考，黎隶作课本，稍自黽勉，不难上手。山南画社事，查明奉覆〔“查明奉覆”前添一“俟”字，并批：“俟”字少不得〕，大概大人想儿习画矣。本有是心，果有好机会，学成此艺，亦大快事。大人云江慎修先生篆出《三体石经》（以其形似），又云《三体石经》最近出土（寄归之数片，是

最近出土)，不知江先生究曾见之否？（当然未见）儿极愿再得石经一分，裹衣裱而习之（闻开封图书馆有拓本，一时不易到手），以求变□谋进一步。近者日夕对壁玩赏，兴致盎然，就〔“就”圈改为“但”〕恨不能置诸案上，以供临摹矣〔“矣”圈改为“耳”，并批：“矣”字误用〕。今日学书，他日学画，同时更习诗文，自是一路工夫，但不知诗文又如何入手耳（凡学先专一家则易成，但入手不可误入歧途耳）。非是所望过奢，书画必须文学相辅也。但似言之过早，而实乃心之所愿也（一步一步来）。

廿六日接博兄转益兄十六日来信，知大人十四日起发高热，十五日始渐退复原，计十三日谕“清明后病，至今人极疲乏”，则十四日为再起矣（两样病接续来，睡床数日，为廿年来所未有）。昨日来示并未提此，则知已康健如常为慰为慰。接此信当在南京回平之后。朱校长以事十日前溯粤汉平铁路北行至平，将访大人云（余八午到平，未见到），若其时大人南京未回，则不遇矣。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一日（八晚）。

再者昨寄四月分所习篆十一纸，祈查收。

此信文法有不妥处，注意。

又汝所有有正本《书谱》，系哪一种？复我。有正有二种，一价四毫，一价四元六毫，廉者是拓本石印，贵者云是真迹影印。

（一四三）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来函 五月十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五月二日得接四月廿五日付回原信，领悉，勿念。书法贵神气相联，此章法也（整篇谓之章法。余前所论者系行气。今付回白沙先生诗轴影片，廿八字作廿八画看，全幅合成一字。故“春”、“日”二字明明缩入，而不觉其缩，“头”字明明突出，而不觉其突。此所以神也。此之谓章法）。草书尤要。儿习草不久，现正蹉蹉求字形之逼肖，尚未暇追其笔迹始末之势，更何能便拟章法行列乎。前以未悟大人之意，以为所见不同，一时颇自怀疑。今接来谕，顿明旨归，实是儿工夫未足，非彼此意〔“意”圈改为“所”〕见有异也。连日学隶，虽未及皮毛（颇有模样，

但笔画粗细太分明，应将幼画改大），颇恨习之之晚。盖以篆笔致其骨，隶笔拓其肉。篆贵乎束其中锋，隶在乎挞其全豪，收放方圆之间，固书道三昧。未曾习隶，不知此乐（专习黎墨迹一种，数月后乃他习则易成。目须多看，手要专习，植基要紧，基固则可放肆也。所谓他习者指他种隶也。若今日写篆，明日写隶，后日写草，不算他习）。二日接博兄信，云托大年弟带粤《澄清堂帖》一册，月初即到，故日候一日，以便收后复大人，但迄今未到。博兄又云，阅后挂号寄北平，则心更急（不必急急，听信再寄）。若非此帖太矜贵难得（颇难得），不宜留粤，即为借自他人（非）。以儿学草，因令一阅，故须寄还，然彼何迟迟其来也（此盖是博意，留数月不急也）。

山南画社尚未查复，何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六日（十四日）。

此信九日乃到，何也？

（一四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来函 五月廿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即接八日付回原信，敬悉。前日得接博兄寄来〔下加“博文堂影印”〕南唐拓《澄清堂帖》，细看似尚不及家中（删去）有正珂罗版印南唐祖拓澄清堂本（各人看法不同）。儿不知鉴古，就书法论，则前者〔“前者”改为“博文本”〕每有缺而妄增，无中生有，不合笔路之处，神气亦大不如，不知其矜贵处何在？愿有以开解茅塞（看法不同）。家中《书谱》系四毫本，其四元六毫本，太贵，未舍得，但曾借观，果然尖利可爱，异日当与怀素自叙（七八元）（怀素能如故宫本否？二元五，五扣）一并购之。山南画社事（已）查过，然不甚详，只知赵（台山人）、卢（不详）二公年均五六十左右，因到社二次见不着人（时间不合），俟再查后覆。入社想暑假后始能进行，因时间冲突，晚上在青年会学国语（教员赵宝如，北平人），正紧也。

大人改回原信，时时留心，早〔圈去“早”〕已有年馀，尚未得通顺，文法常有不妥处，固由文章非比别门，抑亦自己心拙耳。除留心改回之原信外，尚应如何补救（留心是也）。

内藤虎书法似出自赵文敏（白云出《圣教序》），不知在彼邦书名如何？（大名）难得有中国（唐人）味，又有许多结体像博兄。〔“像博兄”改为“与博兄同”，并批：内藤若在，有七十馀岁，岂能像后生？〕跋内王损庵之“庵”字等，简直难辨，想笔路相同，偶尔相合。儿学字受博兄影响最多，故认得甚真。《澄清堂帖》，俟得大人有谈及此〔圈去“此”〕之信，然后寄平（慢慢听信，不急不急）。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朱校长本拟至平，中途南京，突以其子失踪折回。此人圣心会计也。此间盛传与校财政有关，颇为震动。下学期变化如何（因朱校长早已有意不干），各有各之臆测，儿以所求不过数十元，颇超然局外，静观其后。闻秉钧兄极活动（本有可能），则更不敢惹之矣（听其自然）。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五月十五日。

日前以尔篆书示一能篆之长者，颇夸许，但谓少年人不应多用渴笔云。应注意。

前信言写隶要捱得开，颇有见地。但来隶尚未捱得开，应想捱开之法。

莫天一丈、汪丈及其令弟，有何新闻？久不知消息也。廿日。

（一四五）一九三七年五月廿二日来函 五月廿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前日得接十四日付回原信，敬悉，勿念。山南画社事，昨曾再往查询，始得见卢镇寰先生，云社已开办三年，有学生廿馀人，即已取得章程奉寄（收到）。儿前时曾自起兴习画，从师不慎，几自貽累。盖艺人〔添“不能”〕固穷而易无行（《论语》“君子固穷”，谓耐穷也）。故今日〔“故今日”圈改为“必”，并批：“故”与“是以”同意〕须慎择之，是以迟迟，似未有意而负厚望（此句不明。凡文笔不能达之句，不如用白话，免阅者不明，耽误时日），但不知赵卢二公果可从否耳。查过此社若可入，当先注意水墨画，以与书法最接近也（画易于书）。白沙先生诗轴，前时曾在九公处得见，因九公接到此诗时，颇有不识之字，特召儿往为解说。今以此作章法之例释，比初见又增一翻新意。盖前次并未将廿八字作廿八画看，现顿有所悟矣。晦闻先生书签，拙朴可爱，前言书法须有几分生与拙，此可云得之。

《澄清堂帖》(博文本)曾再三细阅,始终未见其佳处,岂以其木刻不比有正本之石刻耶(木刻比石刻进步,不过气味不甚同耳)?儿已试将自己以为可疑者列出之,校之有正本,彼则尚有线索可寻,此则不免有误矣,抑其所贵不在乎是?(此帖罗氏售与大西氏,价钜万,后有人诉其伪,致罗氏不能居东京。此民国初年事也。大西氏得此帖,名其斋曰“帖祖斋”,其宝贵可知也。今汝云看不出他好处,或者是汝之眼力特高耶?)但笔势先后既有可议之处,神气又不尽相属,将终损其值欤?叔言先生以之寄诸异国而讳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不大有可惜之意,异矣〔圈去“之”、“诸”、“讳”三字〕。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稟。五月廿二日(廿七日)。

朱校长之事,下文如何,亟愿知得。凡写信要记得下文。

鞠圃先生近有何议论?

珍幹有见否?楠叔之事(指广梅副工程司事)如何?有变动否?念甚。

(一四六) 一九三七年五月廿八日来函 六月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昨日得接廿日付回原信,敬悉。天一丈以无由拜谒,不知近况(一打听便知,何其孤陋也)。汪丈亦久不会见,但闻将与金姓十一姨结缡,现仍在禁烟局当职。其令弟素无过从,不知何似。其子前此常到生生,盖甚赏识雪妹,而雪妹已与慎馀丈子尚农,去岁自德国回来者,往来极密,故彼近已绝迹生生。儿近日专临隶书,意欲学至与篆书一样程度,始双管齐下(可)。此乃兴趣所之,不得不有所取舍。至于“隶要拈得开,有其意而未能形于事”者,关乎用笔未定方法,盖隶笔须锋向己身(适与行草相反),此习俗相传。大人亦曾以是指教,本无疑问,独儿欲本执笔一贯之理,执简御繁,无论楷、行、隶、篆,均以正锋出之(执笔一贯,用笔则纵横使转,不能拘泥一法矣),此为一种试验,篆楷行既已行之而不失规矩,故隶亦决一尝试(应用正锋或偏锋,惟其宜,不能执一)。今竟未拈得开,岂真须转用笔方法乎?常见鞠普伯执笔方法多矣(二樵册、独漉片曾示鞠翁否?对此有何批评?另独漉一片,可作汝出心赠之。独漉

名恭尹，岭南三家之一也），用笔方法繁矣，然不免有可疑之处。古人真如是不惮烦，写一体字转一种执笔，换一种锋向耶（执笔一，用笔不一）？卫夫人传羲之，羲之传献之，虽不知其方法究如何，岂不是只一种耶（惟其宜，不能一定，所谓适者生存也）？心疑未定，姑俟将来。又观人作隶，每好作如下之半跳笔〔此处原有手绘图〕，云是有力，二樵先生不免，抑何故哉？想必有其来源。独心以为不然耳。篆书多用渴笔，早知是病，当力改之，今日暂专隶停篆，意者《三体石经》残石重行找得寄下时为复习之日欤。

是年暑假，已定至广西一行（承广西友人之约），昨日忽来命令，教员须军训三月（六月起），（某日起？何日止？集中何处？能通信否？）兴致索然。机会一失，恐成过往矣。又教员须检定，（如何检定？考试乎，抑凭资历审查也？）儿未教过高中，以后进上，想不易易。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五月廿八日（六月三日）。

楠叔事如何？甚念。雪妹有游美消息，汝知否？幹有何新闻，在省住何处，有见面否？

宁远子弟中后起者有英俊否？

石头陈氏有新起人物否？昇隆堂后辈如何，有可注意者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近五十年来，石头竟无驰骋中原之子弟也！

辛近状甚窘，奈何！

（一四七）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来函 六月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廿七日付回原信，敬悉。朱校长以子失踪，至今未有头绪〔“头绪”圈改为“下落”〕，形容憔悴，颇怠于事。前信云传闻此事与校财政有关，但尚无实证，而两郎舅〔圈去“两”字，并批：一郎一舅，自然是两〕（校务主任刘祖禧）交哄，形势显露，校中颇分为各派，互相倾轧〔圈去“颇”、“为各”〕，然此固其一端耳。其初失踪，校长不在粤，巍主教闻而下命银行禁支圣心欸〔圈“欸”字，并批：“欸”正，“欸”俗。应查字典，一七画，一八画〕，此所以大传其与校财政有关

欤〔“欤”圈改为“也”〕。至真相如何，尚待证实，但由家事变作校事，已有可能之势。暑假既要军训（每日二小时）及学国语，乃不作别想，愿以馀暇读史，欲大人寄归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章学诚《校雠通义》等〔圈“欲大人寄归”，并批：“删此句改入下文较近情理，且上句有‘愿’字，此句又有‘欲’字，亦嫌复。读书是自己事，完全要父亲供应乎？抑视为‘为父亲读’也？”并在《校雠通义》旁添“如有副本，欲大人寄归一二种”数字〕。

隶书打格，依照黎式，所以局促，不关格事（试改阔的如何？似有关）。旧时学篆，大人意气勤恳，兴致盎然，今回习隶，似不如前（究竟是你事，抑是我事？是你不如前，抑说我不如前？不甚明白），当是儿对此天分较低，不能惹起趣味（若听我话，则仍然要将格改打。六行打五行，试一试如何，再改回六行未迟）。抑隶为字之进一步者，不如篆之易上手？又细观黎隶，似非健豪，岂欲笔锋“推开”（此“推开”二字，是你说）须用软豪耶？不然便是锋不向己〔下添“左边”二字，并批：南辕不能北辙〕之误矣。其事愈难，其志反坚（难能乃可贵），不敢自馁，将力求其故。“恭尹”（独漉）先生隶，似颇雄阔，未见高妙。

《澄清堂帖》，但就临池选帖言，宁选有正本耳，非对博文本有何高见也。但因此知其间有一桩公案，则疑其伪者，必有所据，其事亦有文章〔“文章”圈改为“记载”〕见存否？可能〔“可能”圈改为“甚欲”〕一阅。

珍幹曾见多面，已定日期结婚，偏对家丧母，因延搁〔此句改为“幹弟曾见多面，已定婚期，因女家丧母延搁”〕。最近离粤，云至南京找事。楠叔事虽有见九公面，不见提起（广梅铁路副工程司事如何？念念），待查〔“查”字后添一“明”字，并批：有可省之字，有不可省之字〕乃覆（置一人在粤，为知粤事。乃完全无用，一点消息都不知到。自动报告固然无，即属查事件，亦每每数星期不得要领，有何用处）。

入画社事，拟暑假后再算。画人颇有相识，慢慢查明，然后进行，但总自疑在广州难觅好教师（借以入手，仍在自己）。

菊圃先生不大知儿好习字，即常与论书，亦因彼此是国文教员，易以为题耳。昨见为学生写纪念册，颇赞儿有碑帖味。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四日

(十晚)。

钱梅溪先生隶书，清朝第一。今寄归《问经堂帖》四册，最便临摹赏玩。学之当于隶大有进步也。

凡有询问事件，应即查复，不要自私自利，专顾住自己。即使写得好字，亦是自私自利，无用人也。

“儿甚欲得《廿二史札记》等，不知何本好，大人如有副本，能赐一部否？”如此措词，岂不较妥？教国文之人，应善为说词。

(一四八)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来函 六月十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接三〔圈去“接”，并批：丧事买水，北平人谓之“接三”。“接”、“三”二字连用，北平人忌之〕日付回原信，敬悉。楠叔事已问过九公，云广梅工程已完竣，楠叔将日间反抵广州。（仍不得要领。此间所闻，工程司已换人，故屡函打听。今云完竣，究竟已换人否？楠叔犹任职否？）又云宁远后起子弟，要算国怡、幹、宁等（九公誉子，真不客气）。石头未有新起人物，尤其是昇隆堂暗淡不堪。

军训令已下，但未定实期，有十七八日开始讯。每日二小时（早六时至八时），地点未知，大概就在圣心（当初误以为集中军训，故问能通信否？今始知非集中训练）。此次教员检定，系凭资历审查，曰无试验检定，办法纸附上。儿虽未教过高中，若“教学经验”单指曾教过书言，尚有上达希望。但各校下期教员，多已聘定，圣心摇摇不定，令人有生活不安定之感〔二“定”字，圈去末“定”〕。不想数十元薪水，亦要患得患失，未免丧志（殊可不必，只要问心对得人子弟起）。然非如此，将不知觅食之难。

雪妹留美事不成矣（可惜）。

二樵册、独漉片，曾示鞠普先生，云黎隶出自《礼器碑》（只可云似），得一秀字，然太生，尚不及独漉厚重与汪芑生（即希文丈之伯祖，名璩）能深入汉隶。问何以不直习《礼器》（此话有理），答欲先求笔迹（此话亦有理），但彼仍劝直习汉碑为是。顺便示以儿所临隶，极赞笔底好。

辛姊日以眼泪洗面，人生至此，极矣！北平若有可容身处，（小学教员

之类) (此是梦话, 粤语何能教北童?) 暂离苦境, 庶几稍得苏息。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 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十一日 (十七日)。

隶日见进步, 然未知何时能转用隶笔, 或试为之, 何如?

《神讖碑》以隶笔作篆, 即用方笔写篆也。今必欲以中锋作隶, 是欲以圆笔作隶, 汉初期 (即篆、隶交界时期) 隶书有之, 后渐成为方笔了。更后则写篆亦作方笔了。今乃欲反其道而行之, 亦一经验, 但恐进步迟耳。

(一四九)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来函 六月廿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 昨接十日付回原信, 敬悉。《问经堂帖》同时收到, 勿念。学隶得此, 帮助不少。梅溪先生书法独到, 不愧名家 (维启公^[1]行楷学钱梅溪, 此吾家家法也), 独漉隶儿看不出高妙 (因系粤名人, 故寄汝, 非谓其高妙也。独漉本不以隶名)。鞠圃先生则言浑厚有力 (此语是), 深入汉隶, 远胜黎书 (只可谓之不同格。胜不胜, 无凭据。黎隶亦不如钱, 所以属汝从黎入手者, 一因家中旧藏此帖, 二因系墨迹, 三因系粤名家, 四因从此入手, 谅不至学坏)。儿所临隶局促, 果与格有关, 则将改阔之。

读书是自己事, 非完全要大人供应, 当时未顾虑及此, 一心欲得较好板本耳 (何不写明? 殆因笔拙)。儿胆怯, 怕见人 (要改), 家人朋友, 非因公事, 甚少往来, 致大人有问, 不能应对 [“应对”圈改为“对答”], 谈必为己, 迹近自私 (专顾住自己, 即系自私), 真无用人也。一向不自知, 今愿改之。儿篆书多用渴笔, 楷书收处太微, 俱体弱胆小所致 (《乐毅》、《黄庭》, 翻刻者再, 故收笔钝, 非右军书本来如此也)。故非不欲见人, 见则心震, 每失常态, 不如少见也。(君子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 十年前大人回粤, 见儿与家人寡寡难合, 说儿自外生成 (上当)。今日又如此, 则由来有自, 岂心愿哉 (改之)?

楠叔前日已反抵广州, 昨往访不遇 (问他自己, 亦不得要领。此等事应从旁打听。凡人失意之事, 不一定告人也)。

[1] 维启, 援庵生父。

雪妹与同学多人北上考察，六月廿九起程，到平时，对粤事当有详报（与同学一齐行动，晤面时当甚少）。

最近振文被振德挤出象伯写字楼。曲直，父老难分，振德以势占胜（贱格！兄弟争利，争到手，贻子孙，子孙又有兄弟，代代争，如何得了。此不读书之过也。只可谓之贱格）。

大姑姐女阿英表妹三月二日出阁，五月十九即丧夫，大为悲痛（奈何）。平中各位想均安好，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十八日（廿四日）。

容与同学十余人，今晚登车赴沪，转船回港，住港三叔处数日，将往省，大约在生生可见面。彼喜欢物理工程一路，不甚好文科也。我与你讲话时候，比与他讲话时候多得多。你每星期一函，他每星期不一定回家，回家未必细谈能如通信也。故汝受教训时比他多。所谓数见不鲜也。细察自觉。

（一五〇）一九三七年六月廿六日往函

廿四日付回十八日来信，又付《廿二史札记》一部八册，想收到。庐山谈话请柬，昨日收到，不免要去一回。而现住之屋已易主，七月廿一日到期，非搬不可。书多，搬家甚不易。庐山会期，七月十五至廿三，则非先搬家后不能往庐山。今日尚未觅妥屋，着急之极。大约至迟十号应各要起程，十号以前要搬好家。如有来信，在未定新址以前，可寄“北平辅仁大学陈校长援庵安展”。庐山为我祖景夷公旧游之地，甚欲一访遗迹。

益日间亦往庐，因北平中学校长互选三人赴庐受训，益适当选也。他去比我早，回比我迟。六月廿六日。

（一五一）一九三七年六月廿四日来函 六月廿九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十七日付回原信，敬悉。昨见九公，云广梅工程事，国楠自有信垣哥矣（未见）。言下彼亦似不甚明白内容。

临隶至“登”、“迁”、“满”等字，常有细画者，黎帖本如是（是黎弱点，不必效之），实明知之，一时不及改耳。又黎帖有结体松散者，此鞠

普先生所谓“生而未能深入汉隶者”欤？写隶须笔锋向己，闻教而试为者数矣，但运笔既用侧锋，执笔便须易法，此实验所得也。为维持执笔一贯，故试之以中锋。今知如此将“恐进步迟”，则不得不改弦更张。是以书道得见真迹固一要件，而得见名家即席挥毫，亦不可少之事。世之执笔图，运笔法，不免纸上谈兵，难以案图索骥。儿以未尝目击名家作隶，故姑从己意，暂以中锋出之，而有所候也。格已照谕拓展，自亦以为能稍伸张。

廿三日起军训，（同受训者是何许人？是公务员训练，抑国民训练？）本周上午六时至八时，每周时间或有更换，换则为下午五时至七时，共训百二小时，三月课毕。本队汪宗洙（字道源，希文胞兄）为长。今日乃出操之第二日，奇形杂出，颇示国民弱点。举动不灵者，身体羸弱者，不知团体生活者，处处而有〔“而有”改为“有之”〕，由此而言，儿固一活泼青年矣。

圣心情形纷扰，下学期竟不知如何。若为见机者，儿似应早早打算，因校长若不干，固无论已；即仍旧下去，照同事所推算之阵容，亦只有〔添“益”字〕加其不稳，不能对校风有所整顿也。儿在此四年，校风以今年为最劣，学生之嚣张，对教师之无礼，讲堂内之喧哗，考试场之挟带偷窥，种种不一而足。然而致此者，二刘（校务主任祖禧、训育主任透源）先生不能辞其咎。日与学生于妥协羸靡之途〔“途”圈改为“中”〕放任而纵容之，不能临之以威，而〔圈去〕服之以德。滥收学生，致见查于教厅，其事今仍〔“今仍”圈改为“至今”〕未了，此滥收之学生，高中一年级生，全校扰动之中坚也。二刘一为之〔圈去“为之”〕教英语，一为之〔圈去“为之”〕教国文，不能履学生之望，而唯以手段笼络之。是以好学生自爱而转校，所留者于是清一色〔“于是”圈改为“乃”，并批：上句有“是以”，则下句不能用“于是”〕。梁教务主任，稍有振作而见排挤，下期有透源先生转教务，而以一丁姓者补其缺之讯，盖利其领有检定训育之资格，且颇识教厅中人也。但老丁在同事中有“蛇王”（“蛇王”二字不解）之名，其为人可知。如此阵容，谁不谓危？况聘书至今未有消息，到时烧炮，或只与三两钟点，是意中事。非儿与彼等有意见，但人必先其亲友而及我，则临期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矣。儿仍甚愿作教员，在此

情形之下，应如何处之，敬希指示。（圣心局面如此，暂时听之。圣心外有途径乎？）

辛姊在北平多年，应识北平话，儿以为可教北童（此事绝无希望，不可能，不必再提。请在粤着想可也）。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六月廿四日（廿九日）。

余七月十号前搬家，十号左右往庐山。此信不必复，直到七月廿日左右再来信可也。

（一五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来函 七月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廿四日付回原信，敬悉。昨为幹弟往教育厅声请中学教员检定，遇汪宗衍先生，彼就在第四科办工〔“工”圈改为“公”〕。以大人曾问其近况，因与倾谈，彼云几不相识了，你老太爷好？我四月尾接他信，五月初曾有回复，谅已到达了。儿知其叔祖善隶，（是叔祖抑是伯祖？）问其家藏多少，承约日往观，但不敢造次，谨候谕再算（可去。少说多听，是初见人第一法）。

雪妹今夜十时粤汉车北上，将先至平，在彼〔圈去“在彼”，并批：“彼”字不甚妥〕停留十日左右云（平汉车不通已三日）。

容弟南反〔“反”圈改为“返”，并批：“返”较通俗〕，先得讯于三叔，再于（“于”圈改为“得”）益兄来信，今又得手谕。兄弟不相见早过〔“早过”圈改为“已”〕十馀年，现有叙首机会，喜何如之！独以未尝相处，难免客客气气尔〔“尔”圈改为“耳”〕。

前日寄上儿所临《圣教序》一册，初作书籍寄，邮局不允（搬家，物件未收拾好，俟收拾好再寄回），便当信件付上。此册非一日临成，每日闲暇执笔摹拟，积而有之〔“闲”改为“以”，“执笔摹拟，积而有”圈改为“时为”，并批：一句删去五字，意义并未欠缺，注意注意〕。第三页有一字不明，“投其旨趣”，不知《圣教序》有释文否（行楷何须释文？且《圣教》有褚河南写本，楷书，亦作“投其旨趣”）？能设法嘱人钞下一分否？记前时与博兄论此，如第九页“圣教缺而复？”（下句福仄，上句应平）博兄云“会”，儿云“全”。第十一页“弥益厚？”博兄云“顽”，儿

云“颜”等，都未断定，若有释文，一见便知矣（何必）。又此册一半为端仪姊（何人？）学字而设，因初临《圣教》，每不晓其笔势，故作一榜模，以为较便写成，先寄大人一阅，可行，然后与之（颇佳。但钩捺每轻微无力，自己觉得否？学隶以后，或可稍进）。

近日临隶已改笔锋向己，写落，未尝不便，将来或更顺遂。当初总是自己执拗耳。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七月一日。

连日搬家忙乱。十日批复。

（一五三）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往函

《史通·叙事篇》讥《汉书·张苍传》“年老口中无齿”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谓可省“年”“口”“中”三字也。故《史通》又有《点烦》之篇，如每老口中无齿，每日困暇执笔摹拟，积而省之。〔超按：“闲”改“以”，“执笔”改“时为”〕齿必在口中，举“齿”而“口中”可省。临摹必执笔，上句有“临”，则“执笔”二字为赘。譬如问人“食饭未曾？”曰“口中食饭未曾？”岂不可笑。“执笔”云云，与“口中”何异？举隅三反，思过半矣。廿六年七月十日。

（一五四）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来函 七月十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日奉上一函，想得察阅。昨得六月廿六日谕，敬悉。卢〔“卢”字改为“庐”，并批：先生写白字了〕山名胜所在，此行虽为公事，亦便于游览也（今日平汉车仍未通，何日去未定，下信再详）。

昨偶经字画店，见芙生先生隶一幅（临《礼器》，本四幅，失其三），（何以知其原本四幅？）爱之。虽非全璧，利其价廉，以小洋二元半得之，观玩一夕，微嫌其纤弱，然极老练，不失正宗。前数日始谈及此公，今便见此，喜悦可知。

圣心校长以子失踪（“踪”字似不可点句），未有着落，且本不大留意校事，近一发〔圈改为“更”〕尽付权刘婿。刘氏好弄聪明，由滥收学生事可知，其行政大抵类是。故校誉日落，下期阵容又如前信所云，则更〔圈改为“益”〕增其不稳。况儿在校四年，所职不过尔尔，固因自己

无才，而校长亦不算见知矣〔“而”、“矣”字圈去〕，故不得不作一〔“一”字圈去〕打算。昨日遇伦有守世兄，知哲如丈最近回粤（闻哲丈七日已南下），而国民大学吴在民先生（何职？）是大人相识（似不相识），若得丈介绍，在彼附中找一教职不难。如是，则圣心之去留，可自由择，心较安定。此一方面为生活，一方面雅不愿同船而目击其沉又不能救也〔“而”移“沉”后，圈去“又”字〕。

大人常引《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句，儿深感激矣。由此次教员检定章程特有一条，曰“有著作者”，大人批“有意思，所谓‘反求诸己’也”，而亟欲从事于此，但不知如儿者，亦能上手否（不易）？抑著述必须要自己聪明，或藉人指导亦可渐入其门否〔删“渐入其门否”〕？儿近卅〔“卅”圈改为“三十”，并批：有时可用“卅”，在此处必须用“三十”，因不成句法也〕之年，一无所成，虽性颇近文史，而只涉猎，学而不思则罔，此之谓也。然过去者过去，从今作好〔“作好”圈改为“发愤”〕，似未为晚，请大人指示门径（自找麻烦），如何预备，就是再过若干年始能下笔，亦不以为难。大人亦将感其诚而教之乎？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七月三日（八日收到，十日批复）。

再者《廿二史札记》即刻（“即刻”圈改为“已”）收到，勿念。

能将此书点读一回，于史于文，均有裨益。点读一二卷后，有何意见，再来信说，即著述之基础也。著述何可轻言，先为著述之预备，则未尝不可。

（一五五）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来函 七月廿二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六日得接廿九日付回原信，十五日接《吴渔山先生年谱》等二册（岑先生文不看，又白寄一回），今日接十日付回原信，勿念。

芙生先生隶，末有“摹汉碑四种”，是以云“失其三”。容弟已见面，相叙甚欢。闻华北事极为悬念，但以司空见惯，大家态度镇静（我接航空信，以为因此挂念北平，阅下去始知为伦老丈耳，非为北平战事也。自私自利至此，不觉为之叹息，为之失望）。

儿前信有赘语，大人举“年老口中无齿”为例，详加说明，不由不开悟。儿文字浅陋，对于著述难怪不易上手，然龟勉求为预备者〔圈去“者”字〕，将来即著述不成，今日多读点书，已先获其益。凡事有系统易见功，散漫难为力，以前空过日子，从此应求有所专长。《廿二史札记》阅过二册，而未全点，当从新再造。儿字“钩捺每轻微无力”（此专指所临《圣教》言耳），自经提示，已再三留意，奈不觉间即故态复现，岂真气力不及此欤〔圈去“此”字〕？

圣心以校长子失踪，竟闹出事，情形见附报。现虽告一段落，而尚未有〔“未有”圈改为“无”〕以善其后，以教育界中人闹此儿戏之举，可怜可笑（朱氏父子乃一孳孳为利之人，故有此笑话，非教育界人也）。儿以梁叠峰氏旧日先生，今时〔“时”圈改为“日”〕同事，相处有年，信其无辜。且其母老妻弱，号哭求援，眼见无人为助，心实不忍。又以与校长素无异言，宾主相得，且知其念子心切，虽强出此，设成苦肉计，以求其子回家为过火〔圈“虽强出此，设成苦肉计以求其子回家为过火”等字，并批：苦肉计系自己受苦，此处用得相当〕累人〔“累人”前添“误会”二字〕，但情尚有可原，处此二者之间，至为不易。终以人命为重。梁氏体弱，几一再殒死狱中，于是勉为其奔走，目的在先保其出狱。对校长未尝稍存〔“存”圈改为“有”〕敌意或妄敢造次也。今事已大白，成过去矣。独圣心自此校誉更落，殆难支持。儿前信言哲如丈回粤，求大人转请其设法。以丈识人之多，又亲身在粤，一出手，不难在国民大学附中（吴在民先生校长，张香甫先生院长）、勤勤附中等校得一教职，则圣心之去留，可自择矣。昨承有守兄之介，得见丈一面，丈亦知圣心之不足留，儿特不敢造次，切实求事耳。然丈意甚诚，云庐山谈话会完毕，各人返广州，必为设法。儿本求一谒，预为后地，实未料便及此，殊觉惭慄。谨请大人来书为一言（航空信目的在此，甚矣自己事要紧也），俾丈切实为助，庶几减轻儿之唐突，与不事先通知大人之过。若得大人书见丈，幸姊事亦希得一解决。当日（十六日）见丈，秉钧兄同往，盖儿识有守兄（在二年前），彼之介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七月十九日（廿二日下午五时到）。

隶书恐信过重，停一次。又禀。

如果再见伦老伯，可云“家父有帖候老伯”，作为我叫你的。至于应说什么话，除太寒尘卑鄙之话，慎重言之。有效与否，听之。孳孳为利，小人也。可自己去，不遇，则将片留下。廿二晚。

（一五六）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来函 八月廿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廿三日付回原信，领悉。儿作事每多乖舛，不知轻重，不辨是非，愿大人严加督责，俾循正轨〔圈去“俾循正轨”四字，并批：前信言“司空见惯”，此语在我安慰汝不必挂则可，岂能出诸汝口，论极〕，幸甚。念杜诗“国破家何在”之句，深自感不识大体若此。慚慚交并，不安竟日。今晨往谒哲丈，更不言他〔信原作“不敢言其他”，后点去“敢”、“其”二字，援庵用△号恢复此二字，并批：“敢”、“其”二字，有胜于无〕，只细亦知立志矣。

消息一通，请早来示，以慰下怀（电报不通，信件甚迟，人尚平安，便可告九公、四姑等免望。不管信件快慢，照常每星期一函，谈学谈家事，亦可藉此知彼此平安也。有信来即复，无信来则无由复也）。专此，即请金安。

平中各位均此致候。

益兄想未回平（回平一二日车即断，尚免惊恐也），嫂、侄等至堪悬念。儿约谨禀。八月壹日（廿三日收到）。

（一五七）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来函 九月廿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不得来谕，已逾一月，至为悬念（不来信不复，有来信未有不复也）。邮电不便，平中消息无由得知（邮政通而慢，电报此间可收，不能发，天津可发云云），日日烦躁，亟候一字之来。今日信义转来大人寄三叔八月十二日函，慰甚。即辛姊处又接大人〔添：八月廿一日〕示（八月廿三亦寄汝函，系复八月一日尔来信也），平安齐报，大家欣慰。博兄前数日始有来信，然发信期是八月十九日（沪来信亦极少，甚

念)，近况又不知如何？广州八月卅一晨有机来袭（此间已闻报），幸秩序旋即恢复，妇孺日来离市几半（圣心事如何？已送聘书未？未见提及，何也？）。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九月五日（廿一日付回）。

八月一日来过信后，九月五日乃来信，非邮政慢，写信少耳。

（一五八）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来函 十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今午得接大人八月廿三日付回八月一日原信，领〔“领”圈改为“敬”〕悉。五日曾奉上一函（九月廿一日收到即复旧址），想得察阅〔“想得察阅”圈改为“谅达尊览”，并批：“察阅”对平辈合用〕。当日三叔、辛姊均接大人信，儿都得拜读，知各位在平平安，慰甚慰甚。独念自己未得信为怯，今奉来谕，乃因去信未达（有信来必复），无由示下。数月来随处风云，无一净土，（还说“司空见惯”否？）尤其是我家父子兄弟，散处各方，消息一断，思念心〔“心”圈改为“倍”〕切，坐卧难安。本来三叔等在港，一定安全，但照近日情形，省港交通常受威胁，则将来变化正不可测。博兄曾来一电两信云暂不离沪（此间自接沪八月廿五日函，至今未再接，至为悬念），据慕贞三姑女慧莲姊述难民回粤，在陆在船之苦况，则虽欲离沪亦不易易。此间连日虎门均有战事，炮声历历震耳，空袭警号，日有所闻。母亲、文静已返乡（已在乡校入学）。新港路屋六日已推，（廿一日函能收到否？）儿暂寓慎馥丈处，来谕请寄辛姊处或信义。（来信信皮写恩宁市，“市”对抑“路”对？）闻各校廿日开课，到时不再延，将迁住圣心。如再延或别故〔“故”圈改为“有原因”，并批：此字家信总以不用为宜，前曾说过〕，当再禀知。三四姑姐无离广州（甚念）。九公安在信义，连日儿常到彼等〔“彼等”圈改为“各”〕处倾谈，盖乱世更念亲人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馥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九月十五日。

不接港粤信者半月，其企想不可言喻，惟祝老幼平安而已。邮政不过慢，并未至不通，所以不管信何时到，只是十日八日写一封，则常有

信在途中，可以不断的收到，稍慰远念也。余在此沉闷中著一书三卷，日间付刻。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已亦无补，不如不已也。十月四夕灯下。

(一五九)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来函 十月廿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五日奉上一函（十月五晨已复，并夹有上九公及三、四姑姐函，付逢庆中约，照九月十五来信地址也。今此函又言辛已回乡，则此等函能收到否？念念），想得察阅，念念。近日铭、庄等回粤，藉知平中状况，各位安好，慰甚。益兄有返粤讯（不闻有此事），不知已起程否？广州自廿一日起，频有机来轰炸，每日三五回不等。市民大半返乡，全城寂寞，学校未能开课。儿打算日内他去暂避，或回乡，或往广西寻职业不定。在此情形之下，难照常攻读，此两日始稍稍宁静一下，家中各位均好，勿念。祖母甚康健，乡间亦时有机经过，辛姊昨晚已携次子及第三子返石头，无谓在此多受惊恐也。伦丈亦早回东莞。

九公、四姑姐等以有职守，暂未离去，铺头、生生则早已生意极淡。雪妹廿号来广州，预备上课，受惊，前日即返港（近得汪瑛老人隶书四幅，可惜未能寄归。又有粤刻琅琊台刻石，有东塾跋，便当寄归）。

平中各位想甚平安，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九月廿六日（十月廿七日）。

来信写辛地址，又言辛已回乡，此信只得寄四姑姐处。至紧代我问姑姐好。前信收到未？即复。

(一六〇)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日来函 十一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月十八日得接九月廿一日付回五日原信，（十月五日有函寄逢庆交汝，并转九公、三、四姑姐各一函，已收到否？）领悉。此信所以〔“所以”二字圈去〕收到更迟，乃因寄旧址。九月廿六日奉上一函（十月廿七日寄回，交生生转），想得察阅。自九月廿一日以来〔“以来”圈改为“起”〕，广州常有机来扰〔“扰”圈改为“袭”〕，不分日〔“日”圈改

为“昼”]夜，初时不心寒〔“不心寒”前添“若云”二字〕则假，其后听惯，知怕亦怕不来，只好镇静，总系在夜间来时〔“时”圈改为“袭”〕，彻宵休想稳睡（“则假”系粤语，想许久乃明白。忽然又有“休想”，似非粤语。官白夹杂，似不甚妥）。如是一连几晚，精神不免受影响，（何以不说司空见惯？）所慰家人回乡者回乡，在此间者亦各平安，勿念。全市各校多迁地开课（开课日总在十月十以后），独圣心巍主教不主迁校，宁愿暂停（迁校的，据所知，人数最多不过十之一二，及三成者已绝少）。儿本已接关，且加添高中本史四点，可惜现在要〔圈去“要”字〕复课甚难，七月起已停发〔圈去“发”字〕薪，无形中失业。十月一日曾与友人至桂一行（桂省乎？桂林乎？不明白），预为必要时后地〔“后地”改为“地步”〕。十日反抵广州，即连接祖母信，催儿依原定日期——早在年初时，祖母等已择定旧历十月一日——结婚，当时因来日方长，虽承大人转博兄垂问数次，而迟迟未禀。数月来世乱，自料必须改期，更不好提。不意祖母等意决，一於不改，最近且派人来城，便为筹备，四围传开。自念祖母年老，云须亲见此事始得安乐，而自己岁数委实属不细，战事又不知竟延至何年月。慎馀丈亦催，以为不必因时局改期，正宜及早了一件事。遂依原定日，预以简单仪式完成婚事，（有请三叔主持否？）谨此禀知。婚后生活，或许很困难，就现在亦觉大不生性，深自忧心，但似不能自主，缪缪而行。望大人即加指正，幸甚幸甚（节俭持家，公正处世，效尔祖之所为，幸甚幸甚）。亦希冀时局好转，照常复课教书，则较可慰，有示请暂寄信义。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月廿日（十一月四日）。

**（一六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廿八日来函
十一月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廿六日得接五日快信（儿曾下港三日，闻此信廿三日已到）、付回原信，并转九公、三四姑姐信，勿念。廿日曾奉上一函（四日已付回），谅达尊览。自九月廿一日（或早由八月卅一日）至十月中旬，

飞机不分昼夜来袭，平均每日三次，此为最可怖时期。中旬以后，飞机移其目标于各铁路，交通时断时续，虎门亦封锁。省港方面交通更困难，但机甚少冲入市空，当局对防空办法又力加改善，如〔圈去“如”字〕以前晚间不论有无警报，七时一律灯火管制（即全市熄灯）。无论何时，一发警报，街市即禁止行人及车辆通过，诸多不便〔勾去“诸多不便”，并批：四字可省〕。现已改〔“改”后添一“为”字〕夜十二时始灯火管制。虽有警报，机不入市空，不有〔“有”圈改为“闻”〕弹炮声，各处通行无碍。于是市民回市日众，商店渐渐复业，市面虽未能正〔“正”圈改为“照”〕常恢复〔圈去“恢复”二字〕，亦不致如前萧条寂寞〔圈去“寂寞”二字〕，此为由恐惧不得不转镇定时期〔“由恐惧”改为“恐怖之后”，圈去“转”字〕。

廿六日至今〔圈去“日”字，“至今”后添“三日”二字〕，竟〔圈改为“已”〕无警报。月来少见，不知对手在弄何玄虚〔圈去“月来少见”四字，“在”圈改为“又”〕。

宁远〔“宁远”圈改为“本堂”〕各位〔“各位”圈改为“老幼”〕均安，无遇难者〔圈去“无遇难者”四字〕，稍可告慰，请勿远念。

昨得博兄电告平安，慰甚（无信来已一月矣）。

圣心定十一月二日复课，昨见朱校长言如此，就是仍未有薪。儿亦愿早日上堂，免投闲置散〔圈去“投”、“置”二字，“散”后添一“惯”字〕，闻到时虽〔添“有”字〕一二学生亦先开学云云。儿婚后难住圣心，地址待找着再禀，有示请仍寄信义（新得汪美生隶书四屏，六元，前信似已提及。我本不买此物，专为给你看看，可惜现未能寄。又有粤刻瑯琊台篆拓本一幅，有东塾跋，极佳）。

容弟月来奔波道路，先往长沙住廿馀日，转入广西大学（在梧州）一星期，十月廿四回广州，云接潜妹电，嘱五日内到汉，遂于廿五日下午，乘飞机前往云。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月廿八日（十一月十五晚）。

(一六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来函
十二月十五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十一月三日结婚，以大人远在北平，乃恭请三叔主持，陈大年陈衍芬先生证婚，黄懋贤先生介绍，在亚洲礼堂“如式”举行。亲友参与者约百四十人，两旬来无机侵袭，大家平安。三日礼毕，赴渡返乡谒祖。四日见祖母，祖母甚欣慰。

九公为改大名“孔法”，回乡后始知。五日预为祖母造寿辰。七日赴香港谢三叔（三叔四日返港），九日上从化小住，十六日返抵广州。连接付回两原信（十月廿七寄生生一封，十一月四日寄信义一封），敬悉。儿暂在颐养园租一小屋居住，此地近郊外，空袭警号只隐约可闻，不如市内呜呜震耳，颇静，合于读书。

圣心月中（十一日）已复课，学生不及四之一。儿只有初三级五点国文，仍无薪发。国文例难连堂，分四日上，甚不便。

辛姊前回乡（石头）暂避，剑泉兄仍在恩宁市，是以前信未请改址。最近且已返广州（昨日复辛一函，云新郎婚后，至今未有来信，不期今日即接十八日函也）。

正说飞机不来已两旬，现呜呜警报，又不知在何处投弹。现待此间执拾稍停妥，即再读书写字。空袭纵可怕，断不得因此辍学，数十日来所受刺激太新鲜（战地齐民总比吾人苦，一想念及此，即觉得自己太舒服也），思想随之有新转向，势之然也。

此间各人均好，甚念平中各位（潜、容在武昌，慈在衡山，皆安）。博兄月初曾有信来，最近战线移后，又不知如何。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十一月十八日。

主婚证婚各位有何新鲜教训，能略述一二否？鞠老近状如何？汪希丈见面否？三、四姑在河南，地方安静否？念念。十二月十五日。

又，付汝《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册。

(一六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来函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一月十九日、廿七日先后奉两函（十二月十五日复颐养园，十九日复信义），想达尊览，念念。昨日得接十一月十五晚付回原信，敬悉。月来在飞机日日光顾之下，仍加紧用功，但思想改变，无兴临池，初非有意如是，实似不能自主。每奋笔欲书，瞬觉一时应努力者尚多，遂悠然转向，顾而之他。旧习之破除，至不易易。且大人来谕，必提篆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势而利导之耳），或者近日常受激刺，一时意气，暂失本性，（何至此？）他年仍有复习之一日欤（不习便不习，谁人强汝）？岂汪芙生隶书四屏能寄下即为复习之机欤（“能”字何谓也？是否撒赖）？想必非大人吝惜，（本来为你买，何所谓吝惜？）其不能便寄（麻烦），自有缘由。即接博兄二日信云“……书已束高阁……一有机缘，定即南归。”（前者我亦曾废书一月，后因废亦无补，不如不废，因此数月来读书较多，可以消忧，可以遣闷，杜绝应酬，独居无事，惟日与古人晤对，不啻遁世之人也。似尚较胜于当空咄咄。）书且束高阁，何有于临池（此系十二月十一日来信，廿七年一月四日付回）。

(一六四)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来函 二月三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日得十二月十五日付回原信，领悉。信件延迟（半个月不算迟），倍增思念。

广州日日几次空袭〔圈去“日日几次空袭”六字〕警报，大家听熟，无甚感觉，但说不定数日中有一二次飞机〔圈去“飞机”〕冲入市区，弹与炮声隆隆〔圈去“弹与炮声隆隆”六字〕，就不能保何处是安全，胆壮者檐间树下偷窥，怯弱者匿伏不动，一似〔圈去“一似”〕听候最后命运来临。省河南北〔圈去“南北”〕交通靠珠江铁桥〔圈改为“海珠桥”〕，但飞机有飞向市区模样时〔删去“飞机”至“时”各字〕警笛一鸣，便分开中段，半日才放下，只好仍旧靠横水渡。广九粤汉路既是轰炸〔圈去此二

字] 标的, 省港消息, 时有截断, 但在无可如何之下, 人心已较镇静。岂知十二月中旬起, 传来南侵恶耗 [圈去“南侵”], 瞬间即走遍全市, 其 [圈去“瞬间”至“其”各字] 恐怖过于前时, 见面不外两句, “如何走?” “走何处?” 即平常胆定之人, 亦露张皇之色。

四姑姐两人住一间大屋, 早已感寂寞, 闻讯恨不得多几个人来陪伴说开, 三姑姐也常在一处。

英表姊遗腹子快要出世, 逼得亦随大姑姐从乡间来生生。不料紧张中, 反有几餐十几人一桌, 团团叙叙, 传闻未有实证。数日间情形稍松, 但至今人心上未除去上述两句话之念头 [“除去上述两句话之念头”圈改为“靖”], 必要时儿等仍是走难 [圈去“难”字] 梧州, 再进则容县, 离乡别井, 明知万苦 [圈去“明知万苦”四字], 终不愿精神难过。四姑姐等倾向避下 [“下”圈改为“地”] 香港。儿心不谓然 [圈去“心不谓然”四字], 立场不同, 未便有云。三叔来信, 亦力持镇定, 以仍居港较稳。

照博兄来信, 日间应已到港, 但未有讯, 甚念。益兄近况如何 (照常), 甚念。七月七日后未尝通信。

祖母居乡旺健。乡间本较好住, 但南侵一旦成事实, 若一路由广海来 [圈改为“一旦有事”], 则台山、新会等沿江佛公路一带乡村, 难免波及, 而与广州无异矣 [圈去“而与广州无异矣”数字], 是以乡间亦有返广州者。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 念念。专此, 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一月一日 (二月三日收到, 付回)。

鞠老仍在圣心, 照他的因果观, 一似甚有把握, 是以极镇静乐观, 无避地意。汪丈不见久矣。再禀。

十二月十九复一函, 一月四日又复一函, 又汪美生隶书四屏, 六日又付陈孝坚《崇雅堂铭》四条, 一一收到未? 刺目字句要省, 画公仔唔使出肠也。 [超按: 参删去之处。避日伪当局检查也。] 信皮仍写援庵好。

(一六五)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往函

荒乱之时, 最好读书。一可习静, 一可忘忧。徒自惊扰无益。人必有一死, 只争迟早。当求可以必传, 则死亦无恨。迩来来信较少, 孟子

曰：有妻子则慕妻子，诚然诚然。

一月廿七及数日前均有新刻书一册寄转萝生丈，已收到交去未？二月三夕。

(一六六)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六日来函 二月十一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十日得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已转交否？何以不题及？）十九日得接寿屏两包八幅，（十月十九日收到东西，廿六日乃复，我上你当，可谓费力不讨好矣！）廿日得接四日付回原信，敬悉。

博兄十日到港（船提前一日到），十一日儿下港接船，逗留三日，同返广州，十数日间相伴不离。几年不见，转以离乱得安闲叙会，比之前几次回来都是匆忙急遽，见面即行，相差极远，真不知是喜是悲。博兄现在入内地、留广州、回上海三件都未有主意，明日下港，云回来过旧历年。旧历年年关，照一般人观察，要有三成以上商店收铺，圣心学生皆商人子弟，下期大概开不成。博兄内地之路若打通〔“打通”圈改为“可行”〕，当追随他去。

汪先生隶书，确有独到处，妙在并不刻意，而挥洒自如。即悬之四壁间，虽明知新居为极暂时性，姑以此赏玩一时。（一句谢语均无，好似应份进贡的，实属可诧。所谓心肝当狗肺也，为之一叹！）陈先生篆用笔着力，而微嫌行笔不畅，图章既曰“陈宗颖”，“颖”字应从水，而从禾，未知相通否？

此间人虽惊定，但谁不能保早晚间无战〔“战”字圈去〕事发生。数日来常伴博兄赴茶楼酒馆，旺极一时。广州市百业凋零，独此繁荣，亦可见一般反常心理。

潮叔月初归来，昨得一面。见楠叔，云君渭最近被撤差〔“差”字圈去〕，因擅离职守〔“守”字圈去〕，几乎要查〔“查”圈改为“罚”〕办。

乱世家书，凡关于碍检查之字样，均应回避。删去六个字示例。我不说明，汝终不明白。

汪希文丈数日前曾到生生，对四姑姐言将不续弦而纳妾。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益兄近况如何？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

禀。一月廿六日（二月十一日付回）。

（一六七）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来函 三月廿七日批复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接博兄转来手谕，知大人不高兴，以寄下书物，既久不覆又不谢，反挑挑剔剔也。博兄并嘱即上书认错。儿前信不知大人怒气所在，以为专责久疏问候，则理由极简单，以前日日在恐怖中，失其常态，不遑宁处。其后则博兄南返，久不见面，未免依依。且前后下港二次，后一次交通阻塞，逗留越一星期，不特儿，想博兄亦信少。事实如此，则大人两寄信义之物两次迟收迟复，未为无因。近日儿暂放笔砚，而去学英文，来往书信，不免少一话头。此或副作用地引起大人不高兴。时势使然，愿恕其暂半途而辍。

二月十日收到《薛史》，十九日收到两四屏，二十日收到我二月四日函，三款一同至二月廿六日乃复我。由十日至廿六日，已经过两星期，由十九日至廿六日，亦过了一星期。《薛史》系不常寄的（第一次），又是转交证婚人陈丈之物，此是第一次。在寄者常恐在现在时候或收不到，尤其是两四屏，更非常寄之物，在此时候，更易不收到，故自寄出之日，即記念不已。以为收到者必高兴了不得，必即即复信免望也。而孰知日等一日。不复不要紧，若是遗失，岂不太可惜？原来收到已久，大爷没有功夫复（此间谓不暇为“没有功夫”），要听大爷得闲乃复也。此之谓冷水浇背。寄者一场热心，冒险寄归，为是要得大爷欢心。原来大爷淡然置之，过了一星期（连《薛史》就二星期有多）慢慢乃批答，非令到你热心生冷不可，真出人意外。今照来信日子重记一次如下表，请细想：

二月十日收到《薛史》一册；

十九日收到两四屏；

廿日收到四日函；

廿六日三款总覆。

四姑姐闹儿，非了不得之事，原因是太过爱。怪儿年年年初一即去拜年，今年初二才去。其实她忘记警报中桥扯起，去不得。儿至今未解释，渐渐自知也。

平中各位想均安好，念念。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禀。三月十四日（三月廿七日）。

（一六八）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往函

久未来信，正以为念，忽接十二日信，至慰。前信有未复者，以无甚可说耳。回港教书亦好，但生活之外，应有寄托，不然，终日劳碌，只为食饭，似不值得也。辛姊亦久无信，甚念。你处有他消息否？他儿子在台湾，最近未知何如？孤儿年轻，殊可悯也。博赴平说，未有所闻。信则常有，且常做文章，学向日进，声望日起，地位日高，慰甚。岑仲勉先生闻下年度离中研院，先行返粤云。此复约儿。父字。六月十七日。

诸孙趣否？将来必能孝顺你。身体比读书要紧。

（一六九）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五日往函

约儿：

十六日来信收到。关于汇款至汕吃亏事，在收到款时，未即变了实物，并非汇错。如果不汇，又说不汇，令人难做。三叔最近来信说，“关于三宅款项事，可否交与约侄就近管理？”我以为人是会移动的，不若铺头是固定的，因此回信三叔，仍请三叔替我管理。信内说“我们儿子好几个，兄弟只有二人。后生辈如有三言两语，请置之，看我们兄弟面上，不必理他。他们儿女快长大，自己亦做人叔伯，好容易就尝到此等滋味也”等语。请你对三叔要客气的。我只有一个弟弟，是不能分离的。无论如何，我不能离开他，请你们说话要谨慎的，开口要和悦的，不要令他老人难过。切切，此示约儿。父字。七月廿五日。

小子读夏令，有必要吗？身体要紧，要等他一年中有一点休息，不必过笃之也。

关于汝母用度，已请三叔每月支与港币五十元。如在乡居住，有房有谷，当更宽裕，但未知习惯否耳？惟来信谓“在汕三年长，一向依赖约儿供给，分文未有交他”，此在汝母言之则然。但据港处开来账目，约在港所支之款，即有汝母款项包含在内，为数不少，似不是白食约的。此层约应告母，免使母心里难过为要。

(一七〇)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九往函

约儿：

廿日在港及以前在省来信均收到。岭南之事未就，至为可惜，因有地方住，安静可以读书。又为资历计，总比拔萃好，拔萃在国内拿不出来。如有机会，再图入岭南好。九月底余又要飞京一次，好在惯了，不觉得苦也。此复约儿。父字。八月廿九日。

三叔信说汝母过港时，曾交他港币五百元。

(一七一)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往函

约儿阅：

廿六日及一日来信收到。你母月支，已去信三叔商酌，如何合算，照办可也。反正这些年来，我自己未用过家中一文。三叔处有账可稽，想你们亦知道的。至于你母来信说乡间建醮要钱，修屋又要钱。建醮事我不感兴趣，已请三叔替我作主。修屋事，修好也无人住，有钱就修，无钱可暂缓了。信中专言俗事，我颇不耐烦，不如与汝兄谈读书事为乐。此复。父字。九月六日。

(一七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往函

卅日来信早收到，饼干今日亦收到，寄得太费事，似可不必。我欢喜寄我一文，倒有意思。但文言白话之争，今已过去，各有长处，各有用处。白话文亦不易作，必要有意思乃能说出，文言文则可以无意思，用词句掩饰，敷衍成篇。如果持此等文言文翻成白话，必定像一个疯子说的话了。但从帝制时代，极需要此等文。有如作一篇皇太后万寿颂，非用词句堆砌，哪能成一篇文章？若用白话，三两句最多说完了。所谓各有用处者如此。你文说得有理，但有一句说“肚”字，是广东人语，北人都说是“肚子”，与其说“肚”，不如说“腹”较科学的。虽“腹便便”古人说过，但在今日，似以“胀”字代之为妙。

今日适接永昌^{〔1〕}来信，此子真可教。我见他进步得多，虽暂时失职，殊可爱。予常常去信责之，其实余心甚爱之。责之欲其警醒，且防其犯罪也。他不过暂时失职，不闻犯法，又不闻被人陷害，余心慰极矣。今将他原信改过付回，便可寄他。此子可教也。劝辛姊不必着急。此示约儿。父十一月九日。

（一七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往函

最近给光华同学会作《郑校长纪念碑》，已寄去交潘拙庵医生，未知能用否？不能用，不必说；如能用，未知将来请何人写，会请你写否？今日有人见着你写给我的信皮，大夸写得好，以为比乐素强，你听见何如？

我有冯承素横本《兰亭》，又有米南宫《蜀素帖》，未知从前已寄你否？如未寄过，可再寄。有此，胜过所有刻本《兰亭》。居今日而不能写好字，太对古人不起了，因从前人不易得见真迹，今则珂罗板大行也。十一月九日。又及。

（一七四）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往函

十三日信收到。文讲音韵，我不甚懂。近日音韵学成了专门学问，大学中国文系定章分二组，一文学组，一语言文字组，音韵即在第二组中。此次院士如赵元任等，即语言音韵专门。此等学问，昔日为附庸，今日蔚为大国了。可惜我不能帮助你发展所长也。

招子庸《粤讴》从前有木版精刻的（石印排字亦好，但不可太细字）。未识能代找几部（三两部）否？因有友欲找。又《美味求真》，亦粤东特有之书，亦盼望寄几部来，字不可太细的。辛姊十日函，永昌十五日函，收到。此复约儿。父字。十一月廿一日。

寄来文纸质太重。

（一七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往函

廿八日信早收到，但书至今未到，想不是航空寄。信内写航空，殆预

〔1〕 永昌，姓罗，桂辛之子，援庵外孙。

备航空，后乃由船寄耶？不急之物，航不航不要紧，但因信内写航，久未收到，故料是改由船寄耳。船少，寄件甚慢，常常一个月始到，或竟不到也。《东塾集》有《广州音说》，见过否？能说广州音，亦是幸福。方今语言学专家，如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诸君，皆非粤人，而能粤语。北京语无论有人声否，但听起来确是好看，想是我的感觉如此耳。南音柔媚，另有一种风趣。何处无佳音，要在人能领略而已。《客途秋恨》久已忘，能寄来一帙，或抄寄亦好。（能快更好。）辛姊近状如何？凡事睇开，不必求之太急，慢慢自然会好。甚念。此示约儿。父字。十二月十三日。

（一七六）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往函

前月十一及廿日来信收到，《粤讴》、《求真》各一册亦收到，但前所寄者仍未得收也。《郑校长碑》未知有写“书丹”人否？如何写否？未见提及。古人所谓书丹，盖以硃书石上刻之，今敦煌各处出土墓志，常有丹墨所书而不刻者，千百年如新也。《谢公祠碑》似有其事，但不甚记得清楚。你字甚佳，可惜碑文做得不好，无新意，且已改行，说不出精彩话，所谓勉强应酬者也。

辛姊近状如何？甚念。昌孙来信亦收到，但未知已谋得职业否？现在时期，各处都一样难。谨慎守己，不过求舒展就是。昌孙人甚精乖，吾甚喜欢他。虽常常回信不客气戒之，实爱之也。这次失业，无要紧。人不能一帆风顺，总有些挫折，正所以练历之。吾在他来信中见其进步多矣，可爱也。当其得意时，吾常防他为人所妒忌陷害，梦寐挂之，故常告以“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老实说，即怕其贪心及犯他罪也。今竟幸免，只暂时失职，又何憾焉，在吾则已极满意矣。

吾自围城后未写各处信者将及一个月，今始恢复写信。平津安，勿念。昨日此间各报纸载我南飞消息，不确。恐传至粤，以为我真已南飞也。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只难为粤中家人挂念耳。其实情形不至如报纸所传之恶。吾未尝一日废书，书案堆书如山，竟至不能伸纸写信。今此信亦在书堆上写，凹凸不平，无法清理，只好如此。三叔处亦久未去信，赖有各侄传达消息。各侄均乖，听话可爱。现已放假，学校因学生闲，又不能

走，男女宿舍，尚馀千人，乃另开寒假讲习班，已开始矣。今日预备复三叔信，最好你见三叔时，便中告知，请其勿念。现初复航，正设法为各侄南飞计。但实无甚要紧，钱粮都无问题，此局面不能久。专此，不一不一，即祝汝各人平安。约儿阅。父字。一月十晨。

(一七七)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往函

十日复汝一函，想已收到。前托三叔交汝港币二百元，转交辛姊收为幸。辛姊前月来信收到。《岭南即事》有《叹五更》一首，其词甚美。寻常歌调，只系双句押韵，此歌单句亦押仄韵，甚少见。且通篇如此，甚难得。有友人欲读此，幸抄一首寄我，首句是“怀人待月倚南楼”者便是。此示约儿。父字。一月十三日。

(一七八)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往函

一月廿九、二月廿六来信，同时收到。《美味》等六册，亦收到。“有钱难买少年时”，乃《叹五更》批语，无所谓合韵不合韵也。报载辅仁事，应剪寄我，俾知外间如何说法。或有关我个人事，亦望剪寄。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世界已前进，我犹故步自封，固然因为朋友少，无人提醒，亦因为自己天份低，没由跳出，遂尔落后，愿中年人毋蹈予覆辙（港得书似较易），及早觉悟，急起直追。毋坐井观天，以为天只是如此，则大上当也。余自前月廿四日起出带泡疹，胸前背后俱有，现已脱痂，患处犹麻痛。勿念，此示约儿。父字。三月十四日。

此信阅毕寄杭，或抄留一底子，省得我再写。

(一七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往函

三月廿六及四月一日函，并剪报收到。此后对我的事，想续有登载，望随时剪寄，以便省察。昌孙亦有剪来，殊合我意也。四月底我有给适之先生信一封，已寄三叔，便可取阅。辛姊三月卅一日来信收到。自一月廿四日三叔曾交他二百元，此后如再有交过，见此信时可再支二百。如一月

廿四后未有交过，则见此信时可支四百。但据三叔三月廿八日开来进支数，自卅七年七月十七日起，至卅八年二月十七日止，八个月汝母共支过港币二千四百元，平均每月支三百元。此数不小，未知其中有津贴辛姊否？我现在月入不过港币二百元，此指辅仁薪水计算。辅仁事甚不好办，中外感情不融洽，一旦离开辅仁，我即停口。我是脑力劳动者，除几部破书外，毫无积蓄。日食小米粥四碗，面包五片，最优裕者牛奶一磅，如此而已。去年曾为伯渭兄写一条幅，未知可送去否？酌之。馀未一一。此示辛女约儿姊弟。父字。六月十四日。

（一八〇）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往函

五月十四、廿九及六月十五日信，久收到。以邮路不通，未复信，即日同时接六月廿五及七月十八日函，并剪报等，甚有用处，因藉此可知远地消息也。五月廿九日函言：“八九年前，在港见一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著者吕振羽，里头一篇，说到父亲治史的方法”等语，想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之讹。因《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九四五年增订版序，说及“北平某教会大学校长陈某”，甚似指我。但我记不起有此事，便中查明告我。如《中国政治思想史》有说过我的话，亦望查出页数告我。我虽不及子路，亦愿闻过则喜也。惜近日校务较忙（从前外人管事），读书时候少，又耳目日差，五号字更无法看。时过后学，勤苦难成，我之谓也。杭州信亦甚疏，未审何故。辛姊六月廿八日信，今日同时收到，便转告。此示约儿。父字。八月十七日。

（一八一）一九五〇年月一月六日往函

十月廿三日、十一月五日及十二月十七日函均收到。久未写信，笔砚生尘。辛姊近状如何？日前晤一人名张云川，说是从前港《光明报》主笔，认识辛姊。日前又雪白侄介绍刘思慕先生来，恂恂君子，云是汝南武同学，《华商报》主笔。你们既认识这些前进友人，思想一定前进。永昌近日如何？至念。新中国无不劳而食之人，你们应当好好介绍他，指引他，跟前进的人走。年轻，包袱已弃掉，不愁不进步也。最怕念头高，不能吃苦，老在香港闲着，不是办法。想你必能指示他正确路线也。切切注

意，切切想办法。陈兄子姪欲来京读书，最好是暑假，因京中学校春季始业者绝少。日前简琴翁来信亦问及此事。琴翁书法绝佳，大草我有时不识，为之一笑。你有何进展，有何企图，旧包袱肯弃去否？乐素甚勇猛前进，可喜。惜余老矣，奈何！此示约儿。一月六日。

（一八二）一九五〇年月一月六日往函

顷发一函，忘记一件事。你十一月五日来信，太客气了，云“父亲七十大寿，连些少礼物不能奉上”。其实我七十生日，胡胡涂涂就渡过了，并无举动，有何礼物可送。但今触起我一件事。日前生日时，三叔嘱他女儿买了许多东西来，真令我过意不去。旧历正月十几，就系三叔生日，你能替我做些人情否？倘若“能”的话，最好不过了。你至紧至紧，到时同我买些礼物送去，声明是我来信叫办的，好否？不要忘记，谢谢你。即日接三叔来信，三宅支长了千八百元，你知道吗？专此，又示约儿。父一月六日第二函。

九公来信，付汝一阅。

（一八三）一九五〇年月二月三日往函

即接一月廿二日书，云“许久不得信示”，奇极。一月六日曾复十二月十七日函，何以此函尚未收到？函中大意，记得是因为你说邮政不便，是以未寄寿礼，我因托你买些东西送三叔生日，就等于送礼过我。今此信到时，尚可赶得及，办毕复我为要。另有转简琴翁一信，请加封并代买六尺大宣纸一张，破边，连信送去花园道缆车径一号简琴石先生信收为幸。又一月廿日我有寄三叔转冬女一函，八月至今未寄他信，晤三叔时便请问此函收到未。馀未一一。此示约儿。父字。二月三日。

信刚写完，阅报有港工人流血案等事，甚念。

（一八四）一九五〇年月四月廿二日往函

二月廿一日、三月四日及最近四月五日来信，均收到。我数月来少写信，可算是一毛病。三叔寿礼，你替我办得狠好。姻侄带来墨水笔，甚讲究，未免太破费了。教大学不易，尤其是局面改变，样样都要从新学过，

未知你自己觉得如何。现在各省大学多送人来京入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课。国民大学是私立，叶兄是何等人，我见过否？如果自己觉得有把握，未尝不可一试，慎酌之。

四月五日来信问归隐事，想是旧话。退休之心本有，但不是归隐之意，是想谢去事务，多努力学一点东西，再写一二部书，完成任务。因从前所学，限于见闻，今日看来，都觉可笑。既然未死，应再努力。可惜近来目力不佳，记忆力尤差，好不容易有进步，因此尚旁皇未知所向，最可恨也。三叔厚意可感，但恐无此福。不劳动不应得食，恐怕要做到尽头。姑听之。

伯苗兄来信，付汝一阅，未知应如何回复他。因我也是靠薪水收入的人，月入仅够开销，公债也一样要买的，那有几十万馀元钱？他景况我是十分同情的，但无力顾及，未知你们有何法。信义股份十二份，除了你们兄弟各二份交你们自己花消外，三宅公家四份，我未动用过分毫，想你们知到的。去年十二月底，三叔来信，三宅支长港币一千八百馀元，想你们也知道的。如果有钱的话，应该帮他一臂，但未知他愿意你们知到他来信否？如果不怕你们知到的话，可将我意思委婉告他知；如果他不愿意你们知到，就罢了。益儿好些时候未见。琴翁作古，何以来信未见提及。馀未一一。此复约儿。父字。四月廿二日。

一月廿八日信亦早收到。

（一八五）一九五〇年月十月十三日往函

九月十九日来信收到。你们这回来北京，正值我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深以未得畅谈为憾。这斗争的结果，辅仁由私立改为国立，想粤报必有电记载，但恐不详细耳。兹付上《光明日报》一张，如果粤报有不同的消息，或详细通讯，望剪寄我，俾知外间对此事之批评如何，以作检讨。馀未一一。此复约儿。父字。十月十三晚。

相片一张，比寄四姐姐的尤近。

（一八六）一九五〇年月十一月十四日往函

十月廿日、十一月五日函，均收到。腊肠的家乡风味，确与此地制者

不同，谢谢。五日信是十二日收到的，真准。柴著对《简明中国通史》几点意见，早就登出，今附寄。反美援朝活动，粤热闹不？此复约儿。父字。十一月十四晚。

（一八七）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来函

父亲：

十一月廿六日曾奉一函，想达尊览！大姑丈十一月廿八日夏历十月十九日因病逝世。当时未知，近始得耗，今日曾往吊问，见大姑姐甚为悲伤，云事起仓猝，头尾不过八日，四姑姐以为是恶性症。当力劝其节哀，谈许久始告退。闻三旬家奠，到时人情已函三叔商办。专此即请福安！ 儿约之谨上。十二，三。

（一八八）一九五一年月四月十一日往函

七日信收到。四中校刊收到后有人借去，竟忘记复了。两篇文章甚好。多练习，多发表，是有益的。在发表前应请人看看，听取人家意见。尤其是组织的老干部，看问题更正确，应与靠近。萝生伯有见否？晤时幸道及。他世兄的进步一日千里，健美之至。（又健美你的信纸信皮，真讲究了。）此示约儿。父字。四月十一日。

（一八九）一九五一年月七月十四日往函

来信收到了，但我接你信时在南泉，现在已下乡，原信未有带，幸益兄来信有你地址，可以回信。关于土改事，我们应积极赞成政府政策及法令。你对土改有研究否？应好好研究，这是几千年没有的事，我们躬逢其盛，何幸如之。

我到重庆，曾访过幹侄，并六宅业弟。我出京时适接到幹侄来信。

姑姐等病已愈否？念甚。我又忙，又老，连写信的时候都没有，奈何！幸精神尚佳，勿念。此示约儿。父字。七月十四日。

来信可寄四川巴县南泉管理局转土改工作团陈某。

（一九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往函

十月廿八日来信收到。九月廿八日我寄你旧址一明信片，结果收到否？来信说我十八日信似有点气，至少极不高兴。不高兴有之，但并未生气。何以不高兴？因为想知到乡间的事，总未有人告我。素不来信的人，不能责望他。你是不断写信的，可惜信都是短的，材料甚少，是以失望。你替我想，现在乡间的事，不靠你告我，尚有何人告我？况且阿幹从前来信，曾说过我夏间回他的信，他已抄寄九公、三叔同你，因此我以为你知到一些，所以倚靠你。你既然无消息，我就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不高兴。但不至生气，不必误会。粤中如有新闻关涉我的，我亦愿你们告我。此节从前似说过。假如有新闻关涉你的，我见着一定告你。我们近日进行“教师学习”，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报上批评，也是一种批评，应该知道。可惜我老，改造不易，奈何。此复约儿。援。十一月四日。

（一九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往函

四日复汝一函后，得你五日来信，并食物一盒，收到，谢谢。又得三叔转来九公信，并乡间信，略知土改情况，看来是颇严重的。我有复他们的信，今抄给你，是否可在报上发表，请酌。我们对地主阶级，不能留情。有何新闻，仍想知到。此祝健康。十一月十七日。

益入华北革命大学已半年多，功课甚忙。朴孙往华中土改。益嫂往东郊某工厂教书。朴孙日前生一女。陈韶（益大女）在辅大化学系二年级，陈怡（益次女）在沈阳当小干部。因来信问益，粗粗答复如右。吾家三代（垣、博、基、朴）参加土改工作，你怎样呢？十一月十七又及。

（一九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往函

陈垣复族人问土改的信

土地改革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要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才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应坚决拥护这政策。

如果我们父兄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的父兄；如果我们自己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自己。换言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如果我们在地主阶级，我们就要背叛自己的阶级来作自我斗争，我们是要废除地主阶级，但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

地主们既占有土地若干年，今日还给人民，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应该老老实实遵守政府法令，向农民大众低头，听受群众处理。群众对你好不好，就看你平日对人好不好，自作自受，也是心安理得。我们应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群众，一定会给你一个适当处理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往函

二日函及鱼收到，谢谢享表姐，他近年景何如？至念。前信族人见之谅不痛快，但思想搞通后，知到理应如此，心中自然舒泰。来信说乡间消息少，消息少的原因，系因为群众发动后，地主就孤立起来，除一二甘心作地主狗腿的，谁肯替地主通信。渡马站在农民一边，对地主一样仇视，地主想从渡马得消息也不可能。因此乡间消息遂少。

这次广东土地改革，你们无机会参加，至为可惜，但革命革到自己门前，系最好考验的一关，你们能接受这个考验，也是绝好的机会。此复。

鱼寄到已生蛆，亦一经验。病眼中。十二月十四日。

（一九四）一九五二年三月廿八日往函

廿三信收到。益自十五晚在科学院派人回家取铺盖，说是要反省，未知因何事，至今未出来。本早要告你，因久未来信，住址又屡变，无从通知。想寄恒安转，又忘了街名。日前益说你想要我一相片，今付上。此祝健康。约儿阅。三月廿八日。

（一九五）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往函

四日来书收到。益仍未回家，将近一个月了。初时犹可写条子回家，现在连条子也不能写，未识因何事。平日利字看得太重，这次应受教育。闻益嫂也有关系。朴往土改未回，家中只剩小儿女，似不成家。来信说所

得中了的公债寄他，如果系他自己的，须听他出来，有信给你，你才可寄他。如果有系别人的，可寄我转。但我近日也不常在家，家中只剩一七十馀岁的老妈。南屋外院又来了一家人家来住，小子八九个，颇杂。有信寄辅仁（暂不必寄兴化寺街）交我为幸。此节幸记住。杭州最近有信，未提到入革大。粤中五反，相识的必多。整肃一回，才能建设。你有参加工作组否？必须坚定立场，大义灭亲，不要为情面、旧习所累。四姑来信说老友鱼仔死了，仙姑助葬，不知鱼仔、仙姑何人，幸告我。馀未一一。即祝健康。四月十一日。

（一九六）一九五二年四月廿三日往函

十七日约来信并款，已收到照交。益仍未能回家，已四十日了。前两日人民法院来我处，查询他的情形。我照直说，铺业是有的，但我离粤已四十年，素不管事。祖铺除公家一份外，分九份。益是第四代，现在我还未分到，他更不用说了。至于房产，我更不知。四十年来，我自己不用家中的钱，后一辈是用的。这几年家中偶寄来钱，益是六份之一。粤铺事我不清楚，粤中有第三子陈约，在市立四中教书，他知道一些。来人又问上海、香港是否有铺？我说香港是有，但日久各宅贫富不一，中间轱辘，我不知了。上海铺名琪记，是九宅儿子之名，是否各房都有份，抑是九宅的，我也不清楚。益当初与人做买卖时，一定吹牛，说他有若干后援，到现在，人家都指出他是有钱，因此追问。又未知他在科学院反省，究竟是为大亨事，抑债务之外另有事，要他自己乃知了。汇来款预备交益嫂一百三十八万五，叫他尽地还人，未知他怎样办了。平日利心太重，唯利是视，应受此教训。人民法院是否会在粤向你询问，只有照直说，知道多少说多少，方对得人民起。一个人，除了生活以外，钱是废物，唯利是视的休了。来信不妨长的，有话就说，不必惜墨如金。从前好些事，你写信对益说，不对我说，他有时不尽告我。你以为他会告我，其实他不告我，我就不知道，你以为我知道了。粤中三反五反，要站稳人民立场，不要顾到私人感情，切切。四月廿三日。博转。

(一九七) 一九五二年四月廿七日往函

廿三日复汝一函，因懒另写杭信，遂将信寄杭转汝，想已收到。即日又接到伯苗函，能为我帮助他否？请酌。有款扣还可也。现在大家都要靠劳动生产，仍用旧式向人借贷，似不甚妥。益事仍未自由，乡事有何消息，便告我，寄校勿寄家。此祝约儿健康。四月廿七日。

(一九八) 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往函

廿三及卅日来信收到。廿七日寄汝一函，收到否？平日剥削甲，及要还甲时，又剥削乙来还甲，始终以剥削人为事，何时了。

益事可直接去信（快，于他好些），文津街中国科学院转交他，不必由我转。当初因他被扣，不知何事，故前信言有款可由我转。其实我这里也与他隔绝，不能转。粤中事麻烦三叔与你，不必包庇他，不必为他隐瞒（要老实，要直说）。他平日好吹，今食其果，是应该的。嗣后有他的款，可以直接寄他（写信给他，要预备可以公开的，才对。先去信说清楚，俟回信后汇款较妥）。非他的款，不可由他转。你平日有事对他去信，他从来不给我看，我亦不问他，所以好些事，我都不清楚。我已老，譬如写这封信，就好费力，奈何！目力至差，腕力亦弱，不能多写。此复约儿。五月六日。

(一九九) 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往函

五月十一及廿九日函收到。即早益嫂来说，前两星期，益着人到家取图章，昨日在法院看守所着人到家取衣物等，云“因债务执行，已由科学院送所学习”。她打算将五福里的屋退租。本月十五日朴分发到西藏实习，韶住学校，朴嫂回娘家，益嫂住工厂宿舍，这样就不必每月多费二三十万租钱云。但未知退股款如何汇他，由港抑由省，及汇至何处。来信不明白，我今告你，我最近得知消息如此。至于你来信，云“三叔属转益（是否由你转）打回正式收据，以清手续”等等，未知已办妥否，念念。他究竟在所要学习多少时候，不知道。但既云因“债务执行”，似与政治无关，算不算贪污也不知道，总要他自己才知道了。唯利是视，是其

平日大毛病，奈何。三叔处许久未有信去，许多话写不了。吾兄弟间并无隔阂，惟因儿辈牵涉，就有时难于说话。我稍暇要去信道歉，但因眼目不佳，写信甚费力，写到一二张纸就朦胧看不清了。祝你们好。此示约儿。六月八日。

我祝四姑姐生日，打一长寿图章。来信说篆文不易识，想已问过你。此图章系友所赠，不是自己夸长寿，便请转四姑一笑。六月八日又及。

(二〇〇) 一九五二年六月廿四日往函

十四十五日信收到，益事自八日后无新消息。闻系法院因债务执行向科学院要人，不是科学院送去的。又闻债务有四亿之多，详细不清楚。至于信义股份事，我记得系用维举祖名，因这股份系三宅的，应该系维举祖。但既不能用宅名堂名，实事求是，这股份系分六份，有四份是你们四兄弟的，有二份是三宅公家的。三宅公家又一份预备留粤用，一份预备寄京。我记得当时决定系如此。应如何处理，实事求是。用你们各兄弟名，好否？三叔处久未去信，至歉。眼花写字甚吃力。祝你们好。此复约儿。道宗^{〔1〕}。六月廿四日。

(二〇一)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往函

六月廿四及七月二日函收到。益自六月八日入看守所后，至今早敏洁来，始言定本月十九日下午可以接见家属（自三月十五至今第一次），待接见后如何再报。我对敏洁说，要问清楚犯何罪，几时才释放，即是要看判决主文。究竟如何，我全不知道，或者敏洁他们自己知道未定。馀未一一。此祝你们健康。七月十五日。

(二〇二)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往函

前信及款照收。朗诵件已托人找，迟日再复。我自前月底起两手指尖麻木，甚不便，医嘱停止工作，勿念。日前有女子来访不遇，留字叫瑞仪，称我做大叔。我觉得奇怪，端仪何以称我做大叔？原来是瑞仪。翌日

〔1〕 道宗为援庵在谱中大名。

再来，与幹嫂一齐。初见不相识，说起是七妹，我一时想起大兄来，不觉大哭。因七妹眼睛甚似吾兄。想起就悲喜交集，不由得不哭。来信说及幹侄，因此告你。不多谈，祝你们健康快乐。十一月十六日。

家中叫我做大叔者只有二宅的人。当初我想到瑞仪一定是二宅的。幹嫂在重庆见过我，他认得我。顺问幹侄好。

(二〇三)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往函

六日、八日信收到。信诚等新登记，要真名，这是对的。实事求是，是谁的，就登记谁。从前用维举祖也不是假名，但沿旧习惯罢了。现在要登记生人名，就不能用旧名。且既分开了，又有人退股了，是你的，就登记你名，是我的，就登记我名，总求合法不犯法就是。今日有送黄仲敏老先生的胡金竹字一轴寄你，收到后请给四姑姐等一看，谁便托谁送去，费神之至。此是《咏浪花诗》，第三句头二字不好识，我猜是“旧节”。节用古文，与□字草法同，未知是否？你如果识得，请告我，即祝健康。援付。

晤幹弟，同我问他好。在重庆见过，又三年了。

约之阅。三月十二日。

(二〇四) 某年二月六日往函

一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三叔礼物或由京想法子。我想送一副陈东塾行书对联，未知好否？来信两面写，不妥，请注意。七宅亚广，何止十几岁，怕记错了。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看过几次，忙不过来。我最赏川剧，越剧及河南梆子也好，惜乎粤风不竞，殆因话不好懂耶？你说我的字斜才见精神，才有章法，又要问四姑姐近来所写的斜不斜，这话是否矛盾？学校叫你搞音乐，搞粤曲，搞话剧，你一一推辞，这真是不对，以后不要这样。有什么法子发挥自己的天才，发挥自己的潜在力。从前万般皆下品的思想，要认真检讨一下（要改保守为进取）。祝你进步，祝你成功。一月六日〔1〕。

〔1〕 据信文，一月应为二月之笔误。

(二〇五)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往函

十一月廿九日信早收到。时日过得真快，转瞬过了新年，又快到旧历年，你们各人佳否？四姑姐搬家之事实实现否？我从前不好玩，所以弹棋博弈之事，一无所能。电影戏剧，也不好看，小说亦不观。及今思之，真可笑。今非昔比，看电影等大有益。四姑姐等常看电影否？我细想从前种种皆非，今日非要从新来不可。你好音乐，又能书，与文艺甚相近，近有用武之地不？便幸告我。

黄仲敏先生健康否？他住书同巷，年将八十矣。最近曾见及否？

吾家中子弟近状何如？谁最进步，有堕落者否？二宅汉哥在省抑在港？他们对我有何批评？望不吝告我。日前遇一北友，曾参加广东土改，住棠下，曾至吾家，并知石头为我之故乡，一定有人告他也。详情我不便细问，你能告我一二否？

三叔快生日，我想托你买一点东西送他。何者合适，幸告我。前年雪白等南返，曾托他们带几只官窑磁碟，路上碰坏了两只，至可惜。祝你进步、健康。一月十九日。

(二〇六) 一九五六年三月廿九日往函

即接到九公三月廿三日来信，我心安乐了。廿五日给你信，因为自我病后，好些事都瞒住我，有几个朋友去世，他们都不告我。虽是好意，但太无谓了。即如三叔这次病，至今无人正式告我，都是我打听来的。因此，九公久未有信，我就怀疑，所以廿五日信叫你“老实告我”，实在为此。今九公自己来信，我放心了。

前寄元白先生《佛教史概论》，是黄元白，罗生先生好友。此示约。援。三月廿九日。

(二〇七)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往函

约儿阅：

一个半月未写信给你，得毋念否？四月廿二日信收到。前两月三叔病，子女都回港看他。我事前并不知道，今想问你，姻、白二侄已北返，

我知道，基侄几时北返，我想你查明告我。基嫂现在有工作否？四姑等有再来北京兴趣否？前寄之书交黄元白先生，现在又有一启元白先生因公要到广州。他名启功，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未知你能有机会见面否？馀未一一。即祝你们健康快乐。援。五月十五日。

这次政协，陈容被天津市邀为特约代表。

(二〇八) 某年十月廿三日往函

十三日来信收到，信少令人□□。时节来一信，不算多。九月在香山静宜园相片一张，特题字寄练柔，代交为幸。此复约之。援。十月廿三日。

(二〇九)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往函

约之阅：

来电收到。你去年离京之前夕，曾与你游览工人体育场及北京新车站。时两处工程尚未完毕，现在已完毕了，兹寄你图片两张。

又最近相片四张：一、正要出去劳动。二、劳动归来。三、山游小憩。四、书库生活。寄汝聊作面晤。并祝健康！援。十一月十三日。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今年三月四日来信收到。

(二一〇)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三日往函

练柔爱余“劳动归来”相片，今特专寄一张给练柔。

这次来信，字较疏大，颇便老眼。但两面写，似不妥。

专复，即祝健康！援。十一月廿三日。

附“反美游行”、“劳动归来”照片各一张。

(二一一) 某年某月某日往函

约之阅：

你是能写字的，但最近几次来信，墨太淡，字太小，又太草，老人没有法子看，只有不看不复。但细想这不是办法，不告诉你知，你总不知，因为你没有到这个年纪，不知道老人眼目不行，所以直白告你。如果等到你八十多

岁的时候，你自然明白，但是太迟了。所以还是告诉你。

说话想人懂，写信想人看。如果令人看不懂，写来干什么呢？凡事要替人想想。

《文心》稿也收到，我是外行，恐怕不能帮助你多少。

你作戏剧工作，我以为甚好，努力吧！此祝健康！

（二一二）一九六二年六月廿七日往函

约之阅：

久未来信。接廿三日函，知家中大小均安，至慰。又寄来字数篇，甚好。可惜只有字，如有文章数篇，岂不更好？你最近有作文章否？读书而不作文章，犹如蚕不吐丝、蜂不酿蜜。不论长短，数百字或数千字，均比不作好，当有以复我。附函寄去《文物》杂志一册。请查收。此祝健康。援。六月廿七日。

（二一三）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往函

约之阅：

未接六月廿九日信前，先接寄来所写毛主席诗词。写得太好了，为之赞叹不置。

但有错漏。一首“屈指行程”，漏“程”字；一首“秦皇岛外”，漏“皇”字；一首“金猴”，“猴”字多一直。既发见有错漏，似不应付装裱。且既要装裱，何以不装成册页而裱成单片？且全十一页均无书者姓名，亦似不合。最好裱成册页，每页末尾可以盖章，整册末尾可以署名，如“陈约敬书”等字样。你以为何如？此复，即祝健康。援。七月十二日。

（二一四）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往函

约之阅：

九月廿二日来信收到。

毛主席词，写得甚好。但写词半阙或一阙，应有间断，不便相连。

戏剧材料，粤中有需在京找者，可来信，或可找得。馀未一一。即祝健康！援。十月五日。

(二一五) 某年十一月十五日往函

约之阅：

十一月八日来信谈到朱弁，我所知甚少。朱弁《宋史》三七三有传，其人奉使不屈，立身行己，值得称颂，但不应与王伦并论。王伦《宋史》三九一有传，《金史》七九亦有传，则当时舆论对此人的看法可知。朱弁著作存者有《曲洧旧闻》十卷，《四库》杂家类五著录，《知不足斋》、《学津讨原》等刻之。

又有《风月堂诗话》二卷，《四库》诗文评类一著录，《宝颜堂秘笈》等刻之。此外《中州集》卷十、《宋诗纪事》卷四十三有其诗，亦可参考。此祝健康。援。十一月十五日。

(二一六) 某年某月某日往函

约之阅：

十八日来信收到。“山外青山楼外楼”，系南宋初林升诗，见《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云：“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宋诗纪事》卷五十六林升条引此诗。你是从二书读过这首诗么？还是从通俗读本《千家诗》读过这首诗呢？《千家诗》说作者是林洪，与《西湖游览志馀》不合。林洪见《宋诗纪事》七十三，与林升另是一人。

(二一七)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往函

约之阅：

五月二日来信收到。字体疏朗悦目，至可喜慰。又得知家中大小安吉，又得知能参加此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好好学习，尤可喜慰。勉之勉之。

兹随函寄给练柔玩意黄鸟二只，此鸟搓圆压扁，均能迅速复原，亦玩意中之新品也。

此复，即祝健康！援。六月十一日。

信皮地址是门牌改编，非搬家也。

陈国键^{〔1〕}

（一）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来函

大兄钧鉴：

昨接六月廿日来札，诸情领悉。所谈由港往江之轮费应归兄账云云，此区区之数，不成问题，幸勿芥蒂也。至于前曾付上皇后船所影之小相片，既寻无着，料系遗失了，今特补寄上。据小子云，本来影多张，但不甚好云云。来札谈，每年到此时母亲将近生日，必有信回粤，今年此调不弹云云，悲痛为奚如。回忆兄昨岁在粤时盘桓多日，此情此景，犹在目前，今不可复得，能不令人生无穷之感，奈何奈何！式姊仍然在乡，他来信谓无意出省，因思念起母亲，太觉无聊云云。来信又称先月曾收到北平李书华君寄来白洋布挽联，今将包裹纸付上一阅，祈在平答谢之可也。大姊身体平安，祈勿念。来札谈及眼镜事，镶一老花小片在眼镜下，见多友人均如此。当初料不甚便当，但用耐些料无妨碍。我意甚欲大兄对于此事稍加留意些，或分配两个眼镜，一睇远，一睇近。因兄用眼部阅书过多，不能不配一合宜眼镜以调护之也。幸请注意，平中各位料然均安，念念。在港大小各人均好，祈勿介。此达，敬候大安。键上。七月一日发。

（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来函

大兄钧鉴：

昨日曾收到由中国银行汇来国币贰百元，经照如数收妥。此款未知是何用途，俟接来札乃照办理。前接十月廿九早来札，早已得悉。所谈益侄

〔1〕 陈国键（1895—1957）：援庵胞弟，一直在香港经营陈信义药材行。

与宗玉兄借款事，大约系先几年因翊教迁移，向天津潮弟借用的。但宗玉兄年来提用港号巨款几达拾万元，归还无着，未知又如何，可谓糊涂之至，甚不公平也。修墓事，本欲于重阳时举行，后因九叔斯时不暇返乡，是以未有实行也。来札所谈，诚然诚然，俟诸来年清明时乃算。三伯母^[1]明年八十寿辰，暂未能想出有何较好办法。至询九叔在乡请酒一场，约廿桌，每桌六元，不过约用百余元矣。约侄时有来信，婚事去年曾接他函称，有与慎公^[2]千金成婚消息。经即复信他，谓此事得知，不胜欣喜，佳期何日，即为告知等语。后闻此事发生中变，至今消息寂然。但所知者，他们来往仍甚亲密，并未有间断也。年纪不细，应当结婚，况有老人家在堂，早日玉成之为宜也。俟日间或去信探听消息如何？彦兄之第四子阿用，年十几岁，先月因患大肠热症，在中大医院去世。森兄之妾，先十几天因患伤症，在中大医院去世。便笔报告。雪女在岭南，颇出风头，先几天因乘单车，重伤足部，不能行动。后返生生医理，现已渐愈。汪希文君父子时在生生晤雪女面，昨天伊子持汪君来函见弟，函中所谈，系寒暄语，大约别有作用也。儿女婚姻事，弟意听之自然，兄有何以教我？平中各位，料然均安。港大小均好，勿介。余后叙，此候大安。键上。十一月十九日交。

(三)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来函

大兄均鉴：

日前曾奉上草函，料已收到。前接来札称有南京之行，想斯时经已返平矣。今有一事，欲请教于兄。岭南有派雪女留美之事，未知此事可行否？今将雪女原函付上一阅。弟意未敢决定，尚须考虑也。兄意以为如何，请由航空信复我。留美时期，未知两年抑或三四年，来往船费及费用为数不少，兄有何好意见，请示教为幸。昨天黄霄九先生到座，据称系与新会县长李务滋同到港，现任第十区荷泽局长，来港顺接北平眷属船云云。平中各位，料然均安。在港大小各人均好，勿介，此达，并候大安。

[1] 三伯母：援庵过继与三房，为援庵过继母。

[2] 慎公：梁培基。

键上。伍月廿九日付空邮。

(四)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来函

大兄钧鉴：

即接拾壹晚来札，诸情领悉。航空信，来往需时肆天，不算快，诚然诚然。迩来平常信亦不过七天而已。无紧要事，不寄航空，故此信亦作平常付寄也。日前所发上之信内详事，来札称不甚明白，足见弟之笔拙，请谅。雪女留美事，乃系有壹学额，伍百元美金，并非交换生。如系交换生，则更去不过。他本人意志不甚愿去，我们亦曾经作长时间之考虑，因将来婚姻问题等等。他本人既不甚愿去，亦听之，决定不去，回复学校也。昨接雪来信称及，暑假期内，学校社会系有华北之行，他亦报名参加。如到平时，大可亲聆吾兄之教诲矣。前函叙英甥女嫁陈姓，其夫去世，此事极为不幸，亦无可奈何。至来札询楠弟广梅副工程司事，此间无所闻，恕无以奉告。连日港地天时暑热，未知平中如何？各位料然均安，念念。在港大小各人均好，勿介，此达，并候大安。键上。六月十五日交。

(五)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来函

大兄钧鉴：

日前曾奉呈草函，料早收到矣。即接来廿日大札，诸情领悉。此札伍天便收到，亦算快。闻来月一日即有欧亚机直航飞平、港两地，空邮料不致如前之迟慢也。来札叙容侄回港粤一游，至为可喜，至时当照料一切。三、四姊处，经代转知，祈勿介。平中各位，料然均安，念念，此达，敬候大安。键上。六月廿五日交^{〔1〕}。

(六)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来函

大兄钧鉴：

前接贰日及拾日大札，诸情领悉。连日未有草函奉上，心意以为兄已南下，故日候一日，心中悬念，莫可言状也。弟心甚望兄等在平各人一同

〔1〕 援庵批：“一日下午五时到。”

回港，以避免战祸。容侄带来仿宋山水手卷，早已收到，谢谢。昨接雪女由徐州十二日来信，据称在定县逗留五天，不能再上，现折回郑州转徐州，入山东曲阜县云云。容侄先几天与杰儿上省转回乡间游玩。在港大小各人均安，祈勿念。平中各位，料然均安，念念。此候大安。键上。七月廿日付欧亚机。

(七)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来函

大兄钧鉴：

昨日得接九月八日来札，即日又接拾九日来札，诸情领悉。内附容侄函，亦经收到，即转寄武昌潜侄收转交。闻他现在武昌，但未有接来书报告也。广州学校多不能开课，岭南亦在停止之列。雪女在港，先几天广州颇扰乱，商务多有停顿。家中各大小平安，祈勿介念。港地安靖如常，统勿念。平中各位，料均平安，念念。此达，敬候大安。键上。十月六日交。

陈乐素^{〔1〕}

（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函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前日得接大人廿三日手谕，敬悉一切，请勿念。沪圣墓堂碑，曾闻徐司铎^{〔2〕}拟雇人尽拓之。蔡老先生^{〔3〕}信已送去，据云汪龙庄手卷跋颇长，来月底当可写好。至菊老^{〔4〕}纪念文届时另着人钞，闻纪念册稿限年底截止。《圣教序》琴斋^{〔5〕}借去，尚未还，谨此，即请金安，儿博谨禀。十一月廿八晚。

（二）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往函

四日付沪快信一函，未知何时收到？即接九月四日来函，慰甚。平日以接汝等信为乐，反言之则久不接信，其不乐可知。自九月八日接八月廿五日函后，至今始接此九月四日信也。

信迟到常有之，极少失。今失我八月十日及九月一日函，可惜。九月

〔1〕 陈乐素（1902—1990）：原名博，援庵长子。一九一八年至日本留学。一九二三年归国后，先后在广州南武中学等校任教。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政治宣传员。一九二八年至上海，从事中日关系史、宋史研究。一九三八年初至香港，在英华中学任教。一九四三年初至贵州遵义，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一九五四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一九五六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一九七九年任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八二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2〕 徐司铎：徐宗泽。

〔3〕 蔡老先生：蔡元培。

〔4〕 菊老：张元济。

〔5〕 琴斋：简经纶。

一日之函，系复七月廿三日来函者。八月十日之函，另付有《吴渔山年谱》六册，因七月份上海出版之《美术生活》，有陆丹林之吴渔山文一篇，料简翁^{〔1〕}必认得陆君，欲赠他《吴谱》一册也。然八月十日同今日之情形，已不胜今昔之感，岂尚有此闲心哉！又记得八月十日之函，有一事属向徐汇一查者。数年前徐司铎抄寄我西士所著书目，中有《天教便蒙》、《身心四要》二种，署周志撰。周志未知是中人抑西人，又未知此人是何时人，欲一查二书之序跋及著作刊版年月。因渔山纪念文中有先师周铎，始终未知周铎系何人，或者是此周志亦未定，所以前信及之，而不知竟有八月十三日之事也，可胜叹哉！

邮政即管慢，十日八日应有一家信在途中，则不至消息隔绝也。

《旧五代史辑本忌讳改窜例》^{〔2〕}三卷。今日已交文楷斋雕板，因暂时无杂志可发表，而此书倒是颇有永久性而又系研究正史之书，不如以之一灾梨枣也。八月十七日初稿成，九月四日二稿，九月十日三稿，十月一日四稿，今日发刻，则五稿也。惜邮寄不便，不能将几次稿寄汝。日间或将序、跋、目录写寄未定。新孙趣否，亲友有遇难者否，念念。此示博儿。父字。十月八日午四时。

（三）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往函

昨午付沪快函，想收到。《旧五代史辑本忌讳改窜例》序目及卷末结论抄阅，因忆及《会编》^{〔3〕}许刊本亦有此例不少，但只是馆臣拟改本，四库并未采用，不若《薛史》^{〔4〕}之改窜灭迹也。（亦因有写本相传，易于检对，故不采）。此示博儿。父字。十月九日。

（四）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十九日由三叔转汝一函，想收到。廿日即接六日来函，并小照片，小子甚趣（所骑者是狮子是狗，是真是假，不分也）。余连日臂痛颇剧，幸

〔1〕 简翁：简经纶（琴斋）。

〔2〕 旧五代史辑本忌讳改窜例：最后定名为《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3〕 会编：《三朝北盟会编》。

〔4〕 薛史：薛居正《旧五代史》。

是左臂，尚未至不能写字，仍照常阅书，藉此可以忘痛也。前曾有寄许地山、马季明、徐森玉各先生《旧五代史》等，但均写香港大学，未有写文学院等字，未知能收到否？雄侄有消息否，何以至此，念念。此示博儿。父字。三月廿六日。

（五）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往函

顷有一函交三叔转汝，欲汝往取时，一并收回置物与祖母之款也。直寄容、慈^{〔1〕}函，不如由港转寄之快，姑再试验一下，看看何时收到也。近又著一小书^{〔2〕}，大约暑假可成，已从事三个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之犹贤乎已！五月十五晚又付博儿。

（六）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往函

四晚来书，前月廿二日已复。廿八日又付归《朔闰表》六册，《薛史》、《吴谱》十三册，共分二包，想收到。表内有一册稍旧，系用过的，未知内有夹着旧纸片否？如果送人，应一检。

十二晚来信，早收到。连日闻省城事，食不安，寝不寐，未知九公、三、四姑等如何，至为系念。想早已离开，现在急盼事后来信。无奈何，惟有祷求主祝福各位而已。

小孙拟改名智仁亦趣。余近日为《释氏疑年录》，已写成四卷（三稿），至宋初。宋以后正着手写第二次稿，暑假后或能成。日与古德往还，智仁二字甚似古德名也。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六月五日。

（七）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往函

十六日收到廿八晚函，即复一缄，想收到（今早收到四日函）。省城不可居，闻九公已返乡（三叔七日函），只留彦叔等守铺^{〔3〕}，殊为可念。潜^{〔4〕}来信云十一日行毕业礼，拟留校，亦可念。想此时已到港，路上亦

〔1〕 容、慈：援庵子、女。

〔2〕 小书：《释氏疑年录》。

〔3〕 铺：陈信义药材行。

〔4〕 潜：友潜，援庵次女。

不好走。他到港可访袁先生^{〔1〕}设法位置，或在港、滇谋一席，不论薪水多少，找一栖身处，胜于闲居也。今日接寅丈^{〔2〕}廿六日来信，尚不算甚迟。此间已放假，校事颇有纠纷，亦听之而已。《释氏疑年录》，宋一代仍未竣。寅丈近著一文名《唐代西域人华化》，已付印，出版尚无期云。此示博儿。父字。六月廿一日。

友潜（五月廿九日）信不另复，说来说去，亦不过这几句话而已。他来信问行止，行止只能见机而行，不能远隔代为定夺也。

（八）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往函

廿一日复一函后，连接十一、十七日函，藉悉平安为慰。寅丈来信收到，敷伯收到书亦已有复函。此间亦已放假，下年事未知如何，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疑年录》第六卷宋已写二稿，现正清理第七卷元明，馀未一一。潜信暂不复（有实在地址后乃算）。此示博儿。父字。七月二日。

（九）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往函

二日曾复十七日来函，想收到。即日接廿二晚来函，知大小平安甚慰。《疑年录》稿尚须细改，见书愈多，修改愈甚，始知三家村学究先生株守一二高头讲章，安然自足，亦是一法也。昨日此间报载辅大校长辞职，并无其事，恐港报有同样记载，先此告知，勿念。此间有新到罐头豆豉土鲮鱼，甚可口，每罐一元至一元二角，大有故乡风味，馀未及。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十二晚。

（一〇）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往函

十二晚复廿二晚函，十四日又复超孙一函，想均收到。即接三日来信，并两孙成绩表，阅毕付回。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必一定用笔墨也。潜久未离校，颇

〔1〕 袁先生：袁同礼。

〔2〕 寅丈：陈寅恪。

担心，惟有盼祷其平安而已。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十九日。

（一一）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往函

十九日曾复三日函，已收到否？即日接十三日函，藉悉平安，甚慰。薇三姑月前来书，收到衣料，书中有《薛史》旧文，未经馆臣改窜，颇干磨勘^{〔1〕}。既未便复，亦未便明言，因渠不谙有磨勘之例也，能委婉使渠得知否（不知亦罢）？三叔来书，深谙馆例，于人名、地名及用语之有违碍者，悉能避去，虽间说省城灾情，亦不干磨勘也。暑假快过去一半，写字人孝先生于日前病故（即写《朔闰表》之人），一时未有替人（现只有一人），故《疑年录》进行稍慢，明清一部分（即第七八卷）尚未写第二稿也。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廿九日。

（一二）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往函

二日曾寄一函并《四库考证校表》想收到。即接廿八日函，藉悉平安至慰。八、九两日石室堂前被难者众，未识有熟人否？《疑年录》七、八两卷初稿已成，现整理一二卷二稿。行百里者半九十，距成书之期尚远也。木陈忞禅师《北游集》曾经雍正间查禁，久未找得，近无意中得之。书仅一册，未识叶丈^{〔2〕}曾见过否，便可询及（不急），或可抄寄一本也。又叶丈曾得一书，忘其名，乃汇抄明朝掌故，中有俗语谕旨^{〔3〕}，甚有趣，全书有四五函，似是抄本（红格）。如在手中，甚欲假其中语体谕旨一读（不过一二册）。或抄寄副本亦可，或先抄寄书名亦可（总名及子目）。不止一种，似是汇抄，便可一查也，不急不急。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十六日。

（一三）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往函

十六日曾复廿八日来函想收到，即日又接九日函，藉悉平安，甚慰。

〔1〕 暗示信中有引起敌伪注意语。

〔2〕 叶丈：叶恭绰。

〔3〕 指《国朝典故》。

省城连日不靖，颇可挂虑。物价飞涨，生活困难，盖因银价低落之故。月来雨水太多，塌房屋不少。《疑年录》大体已具，修葺整理，距成书期尚远，复阅殊不满意，奈何。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廿三日。

(一四)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往函

廿四日曾复十日来函，想得见。即接十四晚函，知晏公^{〔1〕}等无恙，是意外。乡中老人能不受惊，尤慰。眼目不好，迁避为难，甚可虑也。寅丈已离港未，晤时致意。近欲作一小文，名《汤若望与木陈忞》，有意思尚未属稿，未知能成否也。此示博儿。父字。十一月廿七日。

(一五)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往函

六日复十五、十六、廿三日函后，曾接四日函。近闻朱子襄先生故乡，及白沙先生钓台，均有事，至为焦虑。本乡慈济宫亦闻有死人，未知老人在乡如何，心烦不可言状。《国朝典故》事，暂不必提，因明知不易钞，暂作罢论可也。八日寄有《琬琰集删存》三册，分三包，已收到未？《汤若望与木陈忞》已脱稿，约万五千言，颇有新发见与新解释。新郎^{〔2〕}无信，潜有信而言病，均可虑，奈何。连日只有闻儿妇允贷一款，稍慰，余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冬至前一日。

(一六) 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往函

昨复一函，即日接来廿一日函，并小子信，及成绩，甚佳。四姑财产稍有损失，是好消息，不是恶消息。我辈处今日，应该有些阙憾，不然，会招天妒也。天下那有完全满意之事，稍有损失，是等于种痘，发些热，可以免疫也，请四姑放开心怀为幸。谋馆事诚不易，然要有恒心及坚忍心。譬如新郎，我本不想他读书，但后来他自己非读书不可，数年来甚有成绩，不过时有怨怼不服之语，我亦置之。前闻他要随丈人经商，实大失所望。经商何尝不好，但不能忽商忽士，忽士忽商，如此则两无所成。人

〔1〕 晏公：指在广州晏公街之陈信义药材行。

〔2〕 新郎：约之，援庵三子。

亦不能名之为商，亦不能名之为士。欲再谋馆，则难矣。所谓非有坚忍之心不可也。二十年来余立意每年至少为文一篇（专题），若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年或三年成绩，二十年未尝间断也。一生身体未尝大病，亦未尝经甚么难处之境，以视吾先人及其他亲友，自问可谓幸运之极矣。于此而不稍用一点功，何以对天之生我也！汝年来曾作甚么文，甚愿知到。记得从前似曾对汝说过，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专役志于衣食，殊可惜也。有所触不觉絮絮。此示博儿。父字。一月九夕。

（一七）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往函

九日复廿一日函并小子函，后又接圣诞节函。果于先生未相识，不知是岭大、是开大，是暨大，以研究某种学问著闻？活伦在十八甫西头路南，仁寿在东头路北，莫公^{〔1〕}藏书处是活是仁，前信似已问及。《汤若望与木陈忞》已印讫，昨将原稿寄阅。前者文成必先就正于伦、胡、陈^{〔2〕}诸公，今诸公散处四方，无由请教，至为遗憾。但此稿亦曾经十人参阅，凡有钩抹，大抵皆赖人指摘者也。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诚意求之。连日左腿作痛，大抵又是风湿。前夕痛甚，致不能睡，贴同仁膏药有效。血气益衰，无所成就，至可虑也。韶文学院总带有野鸡性质，奈何！乡中老人、途中新郎料皆安吉为念。此示博儿。父字。一月十四日。

（一八）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往函

十二日复卅日函后，十五日又寄汤若望论文五册，《寒食散》^{〔3〕}一册，史学年刊单本七册，分三包，想收到。朱少滨（名师辙）先生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闻尹公^{〔4〕}近亦在此云云，寄朱公转可也。久望信，今日始接八日函，函曾被水，想下雨之故。《西堂杂俎》，应作俎，衍“年”字已看出，“迫”字尚未校出，廿五页末衍追论之“追”字，原亦误迫，后

〔1〕 莫公：莫伯骥。

〔2〕 伦、胡、陈：伦明，胡适、陈寅恪。

〔3〕 寒食散：指余嘉锡《寒食散考》一文。

〔4〕 尹公：尹炎武。

改，而廿六页者仍未看出，甚矣校书之不易也^{〔1〕}。五号字余现不能看。“蔡念”及“因彼”，均是原文。憨璞聪召对，见憨璞语录，未举出，一时忽略。胡公^{〔2〕}曾撰《颜李学派的程廷祚》一文，登《国学季刊》第五卷。余日前见有程与袁子才尺牍七页，极难得，已照相寄胡公。其中一函，谓程晋芳眼孔如豆，不知学术一道，愈讲愈精云云。此进化论之言，出于二百年前，甚是难得，可惜篇幅稍大（十二寸），不然晒一张寄汝，近又写一文，名《苕溪森语录新史料》^{〔3〕}，初稿寄阅。前函言《大公》图书副刊复刊，误，盖《益世》非《大公》，亦非在港，告者误听也。此示博儿。父字。二月廿四日。

（一九）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往函

廿四日曾复八日来函，又《苕溪语录》论文初稿一册，想收到。连接十三，十九晚来信，知心愉^{〔4〕}丈逝世，至痛，岁数并不算大也。小子在家读书亦好，不必急急，身子比读书要紧。即日又寄若望文六册，分二包，友人想起就寄，聊报近状而已。吴子馨其昌先生与周更公^{〔5〕}同在蜀嘉定（某山？）武汉大学，便可寄去，麻烦则置之可也。因近日交通不便之故。苕溪文又有改动，因又新得其他材料，互相发明，颇可乐也。连日厂甸书摊稍有收获，都在一二元以内，贵则不能买了。朱逊先^{〔6〕}先生近在何处，有所闻否？缪赞虞凤林等前在中央大学者，今皆不知消息。乱离之感，良不可任。如有不关涉政治纯系学术新闻，不妨报告一二。此示博儿。父字。三月四日。

百岁老人^{〔7〕}犹在桂否？

〔1〕 以上均指《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之刊误。

〔2〕 胡公：胡适。

〔3〕 苕溪森语录新史料：后定名为《语录与顺治宫廷》。

〔4〕 心愉：苏心愉。

〔5〕 周更公：周鯁生。

〔6〕 朱逊先：朱希祖。

〔7〕 百岁老人：马相伯。

(二〇)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往函

四日曾复十九夕函，又付汤文六册分二封。八日、十一日各寄文稿一封，已收到否？即日接二日来信，知前寄各册均收到，甚慰。《宋官藏考》能在《辅志》登甚好，但国币低跌，只值港币五毫，未免太不上算耳。超孙习《说文》部首好，但小子切不可过劳，吾屡言身体要紧。商务从前印过一部学篆必携续三十五举，教小子用手指学篆笔画先后，曾见过否？寒假满后上课又已一星期，又绑住了。此示博儿。父字。三月十七夕。

(二一)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往函

十七夕曾复二日来函，想收到。连接七日及十三日函，藉悉一切，甚慰。《稼轩词疏证》已购得，准明日付邮。此书名疏证，然材料甚少，恐失望。欲撰陈同甫年谱，应将四库书全部南宋人文集与同甫年代不相上下者尽览一遍，方可无遗漏。然南中岂易得此机会也。且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1〕}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余撰《释氏疑年录》，目前已整理完竣，无意中又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因此又须将第十一、十二卷改造，此意外收获也。《嘉兴藏·弘觉语录》，本附有《北游集》，因目录不载明，故知者绝少。吾亦据目求书，故十年不得，可笑也。汤若望文有影响否？因内有顺治及董妃事，故尚能通俗，索阅者不少也。昆地已有回信。叶丈对释藏颇有研究，有何议论？《语录与顺治宫廷》亦刊出后，更为完美。廿三日曾寄《学志》单印本六册，已收到否？中有《恭府考略》附图，清水桥即今李广桥，北极庵即今住处也，便携图与三叔一阅，说明下亦好。恭府东现为女校。宁侄已愈，甚慰，佳子弟不容易栽培。潜孤人远处，终是挂心，奈何！此示博儿。父字。三月

〔1〕 四王并南田：指与吴历（渔山）齐名的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及恽寿平。

廿六晚。

《季刊》只存五卷三号，明日寄，馀俟找。

(二二)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往函

十二日寄港抽印本十一册并一函，想收到。十五、十六日搬家^{〔1〕}，现大略就绪。即接十二日函，从吾先生厚意可感。钟点宜少，由渐而进，不可贪多也。咸同《夷务始末》，明日方能打听，即日礼拜，各处不办公。约三日来信，已收到几日，粤事变后第一次来书，悲喜交集也。张菊老《校史随笔》甚佳（二册），已见否？《释录》叙例四纸，能寄石公为幸。近欲为一文，名《明末滇黔之佛教》^{〔2〕}，未知能成否？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廿三日。兴化寺五号发。

(二三)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往函

九日曾复廿六日函，想收到。《彝务始末》有一家三朝全的，七十元八扣，单二朝者至今无着也。即接七日函，询辅仁事，本月二日、三日，训育主任伏神甫、教务长胡神甫，前后被逮，颇严重。胡荷人，翌日即释，伏鲁人，闻日间可释。其罪名为介绍学生往南方，然已证明是误会，不日可了结云。前屡云渊如先生馆不可就，但到处杨梅一样花，故安土重迁也。《春秋经传引得》四册，又《注疏引书引得》一册，共五册，分四包邮寄，收到即复，因未有挂号也。教书可以教学相长，教国文尤其可以借此练习国文（于已有益，必有进步）。教经书字音要紧，最低限度，要照《康熙字典》为主，不可忽略。吾见教书因读错字闹笑语而失馆者多矣，尤其在今之世，幸注意也。《左传》人名最难记，每一人数名，前后不画一，应有法记之。约卅一日来信，收到。辅仁事三叔知到则告之，不知，则不必告也。约就何事？忽商忽士，似不甚妥，奈何！此示博、约儿。父字。八月廿一日。

〔1〕 搬家：由李广桥搬至兴化寺街五号。自此至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未再搬家。

〔2〕 明末滇黔之佛教：后定名为《明季滇黔佛教考》。

(二四) 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往函

廿一日复七日函后，四日付《彝务始末》，咸四十册，同五十册，分五包。五日又付《四书改错》二册，想均收到。廿一日来函，收到数日，未暇复。《左传》、四书教法，应注重文章，不能照经书讲，总要说出人明白而有趣为主。我近亦在《论》、《孟》选出数十章（目另纸），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习惯自然，则出口成文，可免翻译之苦。作文是作文，翻译是翻译。今初学作文，辄先作成白话，然后易为文言，此翻译法也。本国人学本国文不须此。学本国文贵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论》、《孟》为言文一致之标准，选出数十章，熟读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则出笔自易。寅丈已动身否，何以不见提及？伦丈来信复之，可按前址寄去，似系望牛墩。辛^{〔1〕}八月十二日来信收到，不另复。此示博儿。父字。九月九日。

服部^{〔2〕}先生已作古，可惜，曾知之否？

(二五)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往函

九日复廿一日来函想收到。即接三日函并约廿九日函，知《引得》收到甚慰。《彝务始末》想亦收到，复在途。院本有书不敢出售，可笑亦可怜。好容易找得一部送许先生^{〔3〕}，区区不必问价也。《左传人地名索引》亦好，我常用《左传释人》及《左传人名地名异同辨》，旧人应用旧书也。石丈所示疵累字句当遵改，行年六十尚有人改文，至可幸也，便为我谢之。现写刻已至六卷，未识年底能否蒇事。需款千馀元，辅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佛学书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为不雅。给商务，商务亦必欢迎，且可多流通，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脑筋旧，无法也。闻希文先生在省作郭忠恕书，佳人何为作此？《图书季刊》已出二期，曾见否？余自前月十四阅藏至今月余，尚未竣，日间又开

〔1〕 辛：桂辛，援庵长女。

〔2〕 服部：服部宇之吉，日文部博士。

〔3〕 许先生：许地山。

学，奈何？智永真草千文，有人用九宫格放大，五字一行，半页四行，（真草分卷）甚好看。馀未一一。此示博、约儿同阅。父字。九月十六夕。

“学也禄在其中矣”，此语专赠约。

（二六）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往函

十六晚复汝三日函并约廿九日函，想收到。即接廿一日函，知憬老^{〔1〕}去世，至为感怆。卅年前，憬老见予所写作小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今日虽无成，不能如老人所期，然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今往矣，天南知己又少一个矣，为之凄然者终日也！寅丈不赴美，早料到，但未见提及耳。每星期四十余堂，如何上法？前函云每星期廿馀点已属不少，今日四十馀堂，每日上几堂耶，何忙至此？功课太多，容易生毛病，学生常常见住一教员，亦易生慢，此节要注意。每星期不可过（至多）廿四点钟（每日四点），多则应让出，不然，恐非长久之计也。至于自己工夫做不做，尚是第二层，先要功课对付得过，不至生毛病才好。此示博儿。父字。十月五日。

（二七）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往函

五日曾复廿一日函，即接到卅日函，又接到憬老讣。明拟写一挽联寄去，文云“节拟西山，学传东塾，词刊雨屋，诗著晴篁。”讣文全写上憬老著作，曾见否？中有《雨屋深镫词》一种。又东海^{〔2〕}选晚晴篁诗，收罗有清一代诗人，例不录生存人，而独选憬老诗。此书出板已十馀年，将来考憬老生卒年者，必有问题也，故及之。你们有挽章应称愚再侄。有接讣否？东邻有人来，必问及汝，及阿益。益不过发表一二篇小文，亦有人注意。馀未一一。此示博儿。十月十三夕。

（二八）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往函

前夕复一函后，想起教书之法。前已说过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

〔1〕 憬老：汪兆镛。

〔2〕 东海：徐世昌。

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都已明白矣。但对同事要注意，太生疏不好，太密亦不好，总要斟酌及谦让，不可使人妒忌，使人轻侮。交友原本要紧，无友不可以成学，但同事则又另一样，与为学问而交之友不尽同，因有权利关系也。幸注意。此示博儿。父字。十月十五日。

（二九）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十五日曾有一函，想收到，约六日来信早收到。即接十八晚函，知功课之忙如此，因叹谋生之不易也。兹有与伦、许二公函，幸阅毕即转去，现草《明季之佛教》文，颇费商酌，故心常不闲。精力日衰，尤感少壮之不可不努力。祖母安否？尤念念。此示博、约儿同阅。父字。十一月二日。

（三〇）一九四〇年一月七日，往函

廿五夕曾复一函，想收到。昨接廿七日函，云《遗民录》未购得，颇失望。即接廿八日函，云已有，稍慰。因近草一文，中有涉及遗民者，不可不参考他人著作也。文分廿篇，近始成七篇，已得数万言，恐草成时有十万字。今将草目另列，○者已成，即有关遗民一部，故急于欲阅人书也。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惜胡、陈、伦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乡信甚念，奈何。约十七来信亦收到。此示博、约儿同阅。父字。一月七夕。

明季滇黔佛教考 廿八年^{〔1〕}一月七日 ○者初稿成

○明以前滇黔之佛教

〔1〕 廿八年：为廿九年之笔误。

- 明季滇南高僧辈出
- 明季黔南传灯鼎盛
 - 蜀僧与滇黔佛教之关系
 - 法席之倾轧
 - 静室之繁殖
 - 藏经之遍布及僧徒之著述
 - 僧徒之苦行及生活
 - 僧徒之外学
- 读书僧寺之风习
 - 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
 - 僧徒拓殖本领
 - 诸山开辟神话
 - 深山之禅迹与僧栖
- 遗民之逃禅
- 遗民之方外游侣
- 释氏之有教无类
 - 乱世与宗教信仰
 - 永历时寺院之保护及建置
 - 弘光出家之谣

(三一)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往函

七日曾复廿七、八日函并《佛教考》题目，想收到（似写错廿八年一月）。连日候《遗民录》无消息，颇不痛快，靠人真难也。六日来信收到，新《图书季刊》此间颇难得，顷已见到第三期，未知第四期已出否？似在上海出，但港购（是否）用港币，太不上算。中华书局廿六年七月印（陈）东塾书札一册甚佳。此间售七毛五一册（桂皓庭文灿上款，即东园先生之父也）。已购到二册，如港购需港币，可寄港一册也。《佛教考》已成十篇七万言，一月后可脱稿，然已百举俱废矣，奈何！此示博儿。父字。一月廿五日。

(三二)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往函

廿五日曾复一缄，想收到。即接十九日来信，并《遗民录》等三册，渴望已久，一旦得见，喜慰何如。袁公雅意，将何以报之？约来书言得校对职，佳事也。若能遇到主稿者系好手，则大可学文。闻从前温雄飞先生即由此学得主笔先生作文改稿之法，居然能为桐城派之文，要在自己能留心耳。乡信幸即设法寄去，然乡间来书，邮政竟通，奇也。此示博儿。父字。一月卅一日。

(三三) 一九四〇二月十九日，往函

前月卅一日曾复十九日函，十一又复超孙一函，十二又付超孙一画本，想收到。即接六日函，祖母已搬沙富，慰极。《滇贤生卒考》，不必再催。东塾书札是接信前已见之，抑接信后始见。商务书，此间照码加八成。英华下学期继续否，念念。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乃安心。认真（即尽心之谓）多奖励，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寅丈函并目录即寄去为幸。此示博儿。父字。二月十九日。

(三四)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往函

十九晚曾复六日函，想收到。《生卒考》及十二日函均收到。方君二书，颇多错误，奈何。时贤著作能满人意者何少也？但厚意可感，将来《疑年录》刻成，乃寄一部去何如？厂甸已完，逛了三次，无所获，只共购一二元耳。惟《佛教考》今日完成初稿。记得去年灯节后开始阅《嘉兴藏》（海内孤本），至此适一年，亦巧也。寅丈信及目录谅已寄去。馀未一一。两新孙佳否？此示博儿。父字。二月廿四日。

(三五)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往函

前月廿夕曾复十四日来函，想收到，即接廿七日函，寅丈失眠，有赴评会〔1〕否？改选十人，来单疑有误字。秉恭是否应作秉志，胡光是否应

〔1〕 评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作胡先骕，便取异本一校。伦丈久无消息为念。怡叔病可虑，因旧病复发，至为担心也。文道希致节庵尺牍，余藏有百馀叶，言政事者多，言学者少。前竹居先生刻《陈庆笙集》，余曾钞庆笙致节庵手札十馀通与憬老，中有叙及道希者。憬老以为道希无行，不欲其名见陈集云云。所谓无行者，指梁夫人作文夫人事也。节庵曾被参帷薄不修，即指此。道希札吾亦无暇整理，且不甚重之，有人愿考道希事，或有用得着处。从前似曾告遐丈^{〔1〕}（指余藏书札），此外关于此人事迹，全不知也。遐丈言其札记有关宗教，是何宗教？余近作文目目录二纸，便可寄遐丈，因渠喜言佛教也。今想起一事，久欲告汝，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须用单圈圈之。因见有改文只改而不圈者，殊不合，故告汝。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四月六晚。

新孙名，为父者全权主之。

（三六）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往函

六夕曾复廿七日函，中有寄遐丈目录。寄字打圈，非要紧之意，乃用邮寄，不必亲交之意。今又有征引书目，亦邮寄，免亲去费事也（关于利根和尚历史，除颀愚衡语录之方册藏经序外，遐丈有何所见，幸赐示）。即接六日书，胃病早已愈。商务闻只有版税办法，缓不济急，暂缓商，待想过再说。自三月五日初稿成，至今二稿尚未发抄，成一书殊不易。分省丛书办法甚佳^{〔2〕}，但刻板乎，排印乎？刻板则板藏何处，排印则书藏何处，由何处发售，颇费斟酌也。有可以帮忙处，自然帮忙，顾问云云，殊不必。华表先生系何人（何名，何县）？孝可系枚伯先生（己丑孝廉）之子，君浩先生之侄，雅才作贼，可惜。亦遐丈旧人，可告遐丈也。此示博儿。四月十九日。

（三七）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往函

十九日曾复六日函。即接十四日函，知怡叔事，可为一恸。此子太生

〔1〕 遐丈：叶恭绰。

〔2〕 指当时筹编《广东丛书》。

性，与宁弟同，实吾家莫大之损失，不知何以慰两老人也！寅丈函可感，但未写明季二字，恐有材料寄来时与明季无关者则无用矣。方国瑜君为师范时门人。前寄遐丈引书目〔1〕，曾寓目否？所引明季书四十余种，滇黔书五十余种，多人间共见之书，而不知其有佛教史料。所引僧家语录六十余种，多人间未见之书，更不料其有明季滇黔史料矣。此三百年沈霾之宝窟，待时而开，不足为外人道也。寅丈询在何处发表，未定。守和〔2〕先生来信，云可刊在西南文献丛刊，彼有函致商务云。但第一条件要能在数月内出板，若积压至数年，如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文，则殊无意思。此文现已发抄第二稿，二人抄，至快要二十天。筹款一节，已可缓，先谋速发刊也。又征引目，存汝处，如材料已见征引者，不必寄来，或叫约照式钞一份寄寅丈，亦可。前寄寅丈目录，未有目录后语，今寄约，亦可叫约抄一份寄去也。此后语即作提要用，并可以代序文也。此示博儿。四月廿五日。

（三八）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往函

廿五日复十四日来函，并引书目三纸，又由约转目录二纸，想均收存。即接廿一日函，道希尺牍，因屡次搬家，只找出已裱（原裱）者十余开，尚有散张一厚叠，找未齐，改日找齐再算。本系旧信，邮寄不识方便否？道希学问无甚足取（寅丈颇知其生平），整理他札记，不见得有大收获，恐徒劳而无功也。

《佛教考》尚未抄好；前函已说过，拟先抄好，向辅仁提出，如果无款印，乃再作道理，所谓先招亲房人等也。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俟抄好提出辅仁后，如何再报。图书馆任编辑事，诚如来书。小子身体可虑，从长商议后乃定可也。石刻拓本如果寄来再算，但不必催。文已成，此等材料未必合用，怕白领人情也。此文意中所想材料，均已到手，无甚

〔1〕 引书目：指《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征引书目。

〔2〕 守和：袁同礼。

遗憾。如果寄来，近尚可，远则人情太大，而未必合用，拟听其自然也。前函问遐丈利根禅师事，因张菊老纪念论文，遐丈藏经考曾提及利根，故欲知其出典也。前日余世兄〔1〕来问汝住址，大约寄托转交寅丈单印本，或留起俟寅丈到港时转交亦可。昨接德芸〔2〕先生书，言新撰八股文学一书，分九章，十四万言，欲在北方印。但未见稿，不易接洽，拟日间复之。如晤面时，彼先提及，亦不必提也。至商务印余文，能快出版否，此节便仍照前函打听告我。馀不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五月三日。

即日找道希札，无意中已将约前年寄来之所临《圣教》找出，稍暇当寄回，便转告可也。

（三九）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往函

前日曾复廿一日函，昨日并已将道希旧札找齐，计已裱者十九开，未裱者九十四页，分二包（内有约临《圣教》一册）挂号寄。与此项札有关者，尚有汪康年等札，但恐徒劳无功，不值得整理耳。守公札即寄去。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五月五日。

（四〇）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日，往函

前接五日函，即驰书慰问三叔。久不接三叔书，后接其十二日函，始知有八日来书，前日乃收到。又久候汝五日以后书，至今日始接十六日函，又知有十三日来书，至今尚未收到，何也？五日夹方君书，《四译馆则》，本可以赠他，但闻滇港印刷邮件停寄，故未付邮。又闻有一法，譬如寄方君件，写港通菜街八十三号陈宅方某某收，如陈宅接到此件时，即注此人已迁某处，退回邮局，即可寄去，不必另贴邮票云云。试打听此法能行否？闻寄守和先生书，寄平山图书馆，自然转到，在港不另粘邮票也。方君信不便复，料彼亦无甚新鲜材料可助我，此是寅丈好意（对他说），我未求其助我材料也。寅丈未识回港否，欲寄稿请寅丈一阅，并欲求其一序也。《广东丛书》名单已寄来，其中未识有无汉学者，甚怕与汉

〔1〕 余世兄：余嘉锡之子余逊。

〔2〕 德芸：陈德芸。

学家伍也。港币甚高，最好拨些款在平抄书，四五毛一千字，港币一毫馀耳。新借到木陈恣《布水台集》卅二卷，约五百七十叶，二十馀万言，钞工港纸二三十元，太便宜矣。余近又钞得木陈弟子旅庵月《奏对录》一卷，四十馀叶，于董妃顺治事甚详，可惜旅庵非粤僧耳！（粤僧天然函呈，剩人函可，阿字今无，各语录易找否，余均已找得。）茆溪录我有抄本，照原行款，将来必须印，但不必作头几种耳。《北游录》我有精校本，前寄遐丈之本，须再校也。《疑年录》本用励耘书屋名刊行，现辅仁亦欲用辅仁名，已许之，改封面。《丛书》简则，云通过之日施行，而全则无年月，奇也。阅此知易丈健在，为可喜耳。罗香林，逖丈^{〔1〕}佳婿也。

此示博儿。父字。五月卅夕。

（四一）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往函

卅夕复十六日来函并袁丈函，想收到，一日又寄港转方君《四译馆考》二册，能寄则寄，否则暂置之可也。即日已直接复方君一函，言港邮通则寄，又以油印目录及征引书一份寄去，言《佛教考》已付印，省得他寄不相干材料来，人情大而无用也。十三日来信，今日始收到，原来给港检查。即日寄约收《校补释例》一册（外写乐素收），内夹照片二张，久想寄汝阅（汝修年谱^{〔2〕}时），遍寻不获，日前找道希信发见之。照相寄汝，此余与三水^{〔3〕}一段因缘，三水不喜人读书^{〔4〕}，所以不能久处，然在今日思之，当时若随三水不去，亦不过如刘铁城等，多赚几个钱而已，孰与今日所就之多也，为之一叹。《佛教考》过数日寄港，请寅丈到港时一阅（不知到否），并欲丐其一序，将来另有信也。兼士先生阅《佛教

〔1〕 逖丈：朱希祖。

〔2〕 年谱：梁士诒年谱。

〔3〕 三水：梁士诒。

〔4〕 三水不喜人读书：现存重刻《辩学遗牍》封面，有梁士诒题词：“去夏游静宜园，曾以所购《元也里可温考》赠援庵。昨游园，复得此书。援庵撰述甚夥，人将爱之，诒将哀之，因袭近人诗赠之曰：销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间死生。是耶？非耶？民九四月二十七日士诒记。”

考》后赋诗相赠，有“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之句^[1]，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三月中旬教部发表聘任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十五至廿一人，未知有何许人，曾见报否？昨谈（前函）《布水台集》，借来已久，恐不能久待，晤遐或不必提，省一事得一事也。此示博儿。父字。六月四日。

目录以备不时之需，露封以便检查。

（四二）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往函

十九日曾复五日函，想收到。即接十七日函，言病愈八九，又女中聘书已接，至慰。向觉明（达）以图书馆员留欧数年，回国任联大研究所导师，名甚美，唯只得百馀元，八扣，闻已离去，以是知女中之不可弃也。

寅丈返港之说无变卦否？（余丈^[2]有《宋江考》抽印本寄汝转寅丈，已转否？）《佛教考》自前月廿七日发稿，至六月十八日始排得卅二页，第一卷完。至廿六日始排得六十四页，第二卷尚未完。预计八月初可毕。寅丈赐序能于斯时寄到，尚可排入。但须先探陈公意，愿作序否？如愿，则多候数日无要紧，因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也。顾亭林言著书如铸钱，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袁丈另自有信来，言馆有哈佛燕京社拨印书款数万元，何其阔也！（德芸丈书能介绍否？）学校暑假，关于大学教员之续聘与否有商量。有一教员因为学生反对，至不能聘。又有因分数过宽，近于不負責任，亦不续聘。甚矣谋生之不易也！又中学教员有批评学生不用心，或讲话，或睡觉（音教）者，分明系教者之不能引起兴趣，或不得法。又大学教员有上堂只批评人，说人人都不成，以自显其能，学生反问他，则又不能满答。凡此种种，皆不适宜。大约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见学生有作弊（指考试偷看等）或不及格等等，总要用哀矜而勿喜态度，不可过于苛刻，又不必乱打八九十分讨学生欢喜，总不外诚恳二字为要。对同事尤须注意，得人一句好话，与得一句坏话，甚有关系。偶有所感，顺便告汝。

[1] 沈兼士诗全文如下：“援庵先生见示近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奉诒一首：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庙罢，风雨感情亲。兼士。五、二十一。”

[2] 余丈：余嘉锡。

约来信日子（月份）似错，我灯下作书，眼花看不真（甚苦）。此示博儿。六月廿七日。

（四三）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往函

十三夕复卅日来函后，十五日又寄一函，并转吴子馨函，十六日又寄转吴《访古录》等三本，另《疑年录》一包，想次第收到。《疑年录》系样本，颇有误字，万勿送人。最好在书皮上，注“样本”二字，以免与将来定本相混也。前两日接四日、五日函，即日又接十一日函，藉悉一切。小子放假，应多玩少读书为佳。港地不静，殊可念耳。《佛教考》已印至第五卷，随印随改，颇有增补。久找《语嵩塔铭》未获，月前寄油印目录与石公，石公竟将《语嵩塔铭》抄寄也。寅丈序不必急急，在此时节，复经劳顿，请其作序，殊觉不情，慢慢等等可也。系作大学丛书出板，板式与《学志》一样，但单行耳。《宋江考》系寄平山图书馆某人转云云，如未收到，当系寄失。新印一录一考^{〔1〕}，港中相识有可赠者，便开列姓名住址，以便直接寄去，免得转折。二书性质不同，可在名下注“录”字或“考”字或“录考”二字，以好此类书者为限，不愿明珠暗投也。女中事暂可听其自然。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廿三日。

（四四）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往函

廿三日曾复十一日函，想收到。前日接到十七日函，并寅恪先生序^{〔2〕}。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近日又接到方国瑜君函，云《四译馆则》收到，但未有半条材料钞来。港地人心稍靖否，念念。黄仲敏先生近状何如？黄霄九先生世兄启庆，闻在港岭南教书，是否？希文弟宗衍，有作赋否？便告我。其兄作赋，则已闻之矣。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卅一日。

〔1〕 一录一考：指《释氏疑年录》及《明季滇黔佛教考》。

〔2〕 指陈寅恪先生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序。

(四五)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往函

九日曾复廿六日来函，及《疑年录》校记二小纸，又尹、叶、寅，袁四部《疑年录》，想均收到分别转交矣。即接二日来函，言港中学下学期不一定开学，至为悬念。暂且静观之，万方一概，亦无可奈何也。闻联大有搬家之说，是否。即接到孟真^{〔1〕}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商务出版，即取阅可也。《图书季刊》二卷二期，已将《佛教考》目录登出，真不好意思。已见否？辛姊穷，能在港卖几部《疑年录》或《佛教考》济之乎？昔杨惺吾先生嫁女无钱，写对联百副与之，每联二元，亦二百元耳。余不能书，只可卖书也。此非戏言，幸一筹之。《性命古训辨证》售国币二元，售港币若干，告我。罗孙来信，“本”字有钩，书籍作“藉”，此极显浅，而竟写错（字亦不甚佳），面诫之使不忘为要。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十四晚。

(四六)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往函

十四夕复二日来函，想收到。昨寄寅、尹、缪、逖、哲生，子馨、袁、傅并汝，共九册《佛教考》，未知何时收到，照转为幸。前稿汝阅过否，阅后何无一言？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觉得如何耳。方豪司铎，前办《益世》之报，闻近已迁居巴县。久无通讯，欲寄《佛教考》一册，未知能达到否？周寄梅先生闻在贵阳，亦欲寄去一册。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十六日。

(四七)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往函

二日复十九日函，并《佛考》正误表五纸，想收到。随接廿二晚函，知《疑年录》（四部）收到，彦叔出院，甚慰。即日又接卅日函，知《佛考》九册收到，但邮未通，姑候之。至图书馆代售书事，可试办。日前寄三叔《年录》一部，已转赠图书馆。今日付出《录》、《考》各五部，《录》照来信定港币三元五，甚合，但《考》售港币一元五或一元二（均

〔1〕 孟真：傅斯年。

连邮费)，可酌办。（是否要登广告，又要花本也。）情形要当地乃知，细思港非谈学之地，此等书未必能售，姑试试，能售时再寄。许可送《录》、《考》各一部，马对《录》来必有用，只送《考》一部何如，酌之。又有人发见《录》卷二第十页二行“珠林三二”，应作“三三”云，校书真不易也。今日寄五部，“三”字已改正。莫天一《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廿二卷，商务印，已见否？末册附自著书目凡五十余种，何其巨观也。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辄出人头地，亦风气使之然耶！来信言又病，虽愈，甚念。若言南地卑湿，则前在平时，亦见汝病一次，或不是地方关系，起居应有节制为要。此示博儿。父字。九月十日。

（四八）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往函

十日曾复卅日函，及寄《录》、《考》各五部，想已收到。连日望信不至，甚念，以为汝病未愈也。今日始接七日来信，盖经港检查，故迟到也。前谈卖书法，纯为欲收回几个钱，可以接济辛姊等。但如何能使人知有此书，甚麻烦。如果要登广告，现正隐姓埋名时候，非可在报纸上见名字也，故勉强即不必。料卖不得多少，幸勿彰扬为要。中学钟点，多至若干，太多恐招呼不来也。我今年亦开一新功课^{〔1〕}（旧名新法），现已开学，预备亦甚费事，且精力不及也，奈何！有人说吴子馨（其昌）已离武大，唐兰（立庵）离联大，就沪（前）无锡国文专修馆，有所闻否？欲寄《考》一册与汤用彤先生（字锡予），从前在联大，未知今何在？汤先生专门佛教史，商务出《南北朝佛教史》，甚佳。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九月廿三日。

约六日来信收到。

（四九）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往函

廿三日复七日函后，即接十三日函，即日又接十五日寄回《佛考》稿六册，无破损，勿念。诸书恐未易寄出了，姑听之。港中情形，甚念，能好好教书否？辛困难情形可悯，此间汇港，每百元须补水七八元，在港

〔1〕 新功课：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

收廿三元，太不上算，真可谓四海困穷也。中研院出集刊，近忽寄到二册，数年不见矣。其他杂志，均不见有。《图书季刊》九月份（即二卷三号）者亦未见，未知港曾见否？无善可陈。此复博儿。父字。九月廿四晚。

（五〇）一九四〇年十月六日，往函

廿三日复七日函，廿四夕又复十三日函，想收到。顷接廿日函，经港检查。仲勉先生与陈述兄同地，寅丈寄来《秦妇吟》（凡考证文先要观其利用何种书籍为要）已收到，分送并复谢矣。一日曾代兼士先生寄抽印本八册至港，亦分寄诸友者，能办则代办，不能则暂置之。《佛考》稿收到，前信已提。彦叔病甚念，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十月六日。

（五一）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往函

十四日曾复一日来函。前日北风怒号中，接十三日彦叔之赴，竟日为之不乐，竟夕为之不寐也。当时不能复信。曾寄《荆公年谱》一部，想收到。即日始接十一日函，此函先寄后到。彦叔立遗嘱，必定因有财产，尚有他事否？遗嘱内有何言语，便幸告知。前函问吴子馨，因寄去《访古录》，未接收到回信，不知能寄到否也？钱先生〔1〕赴齐鲁，从何道去？此间滇蜀航函不通。元胎兄曾有来函，经（直接）寄去《佛教考》一册。前者每册邮二角，今加倍。又向觉明达先生来信，托抄一文，已抄就，不知如何寄去，试打听代寄去可也。《图书季刊》九月份，此间已见，材料丰富，可见学术趣味尚浓厚，可慰也。《荆公年谱》从前少见，以为佳书，自燕京印出后，始知其书编纂无法，未为佳制也。连日闻彦叔事，人不快，昨夜睡不宁，兼之肝处作痛，晨起较好。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十月廿五日。

袁丈《年录》（共二部）已寄去否？

（五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往函

廿五日曾复十三日函，想收到。日前接十九晚函，即日又接卅晚函，

〔1〕 钱先生：钱穆。

此函甚快。余生朝阳历是十一月十二，精力日颓，恐不能为较大著述矣，奈何？伦丈到省，大约是教书，闻来信属人寄明清史讲本。袁书暂不能寄，尹书已寄去未？又《佛考》各本已寄出未？近又欲作一文，名《清初僧人之斗争》^{〔1〕}，将《佛考》法门纷争篇放大，未知能成否？近此间滇渝航信不能寄，平信太慢，遂懒写也。潜信（并书目）能代寄去为幸，地址四川（江津）中白沙，上松林邓宅，但来信邮戳是“东川白沙”，可酌写。博儿。父字。十一月八日。

（五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往函

八日曾复卅晚来函，想收到。久候家信未至，前日接六晚函，即日又接十四日函，均经港检查，所以较慢也。《荆公年谱》可不必寄回。清朝人为荆公研究者，尚有嘉道间沈钦韩。荆公诗本有李壁（李焘子）注，沈为补注四卷，又为文注八卷，皆注本事，非熟悉有宋一朝掌故不可。沈又为苏诗查注补正四卷，皆为研究宋事者所必读，非止为苏、王诗文而已。注书例有二派，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如施国祁之注元遗山诗，亦注本事也。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除正史外，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观其引用何书，即知正史之外，诗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觉明信仍盼寄去，子馨书仍盼查询，此书（《使华访古录》）不易再找，既找得，失了太可惜。或去信子馨先生一问何如。即使失了，亦使彼知予曾替他找得，并非置之不理也（因来信托找之故，觉明信亦然）。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十一月廿六日。

省城曾有火烛，是否？定三姑何故想返港？

（五四）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往函

前月廿六日曾复十四日来函，想收到。昨日接廿三日函，藉悉一切。闻守和先生日间到港，书籍如何寄法，一询便知。九月份《季刊》载《责善月刊》一卷五期有《中国现代史学界检讨》一文，未知如何说法，港能见此报否？馀无可陈。此示博儿。父字。十二月十一日。

〔1〕 清初僧人之斗争：后定名为《清初僧净记》。

(五五)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往函

十一日曾复廿三晚来函，想收到。数日前接八日函，因未晤傅公^{〔1〕}，遂未能复。前日晤之，原来他所藏《七签》^{〔2〕}，仅得一板，三十行，二十七字。盖原为梵夹本，每五行一折也。昨已送来，拟影一片付回。《道藏辑要》，光绪丙午成都重刻本，由彭瀚然发起，请贺龙襄助校，故所谓彭瀚然本，即贺龙襄本，非有二也。不过原刻《辑要》无子目（只有总目），贺又编为子目，并汇抄道家书目，名《道门一切经总目》，连子目初编，共八册，附《辑要》以行。今所见本无之者，当系购书时所缺。《洞经示读》一种，原附氏集《三大洞玉经》后。因原目漏载，故装订时缺去，已属书店代找，未识有单行本否？既有缺者，则必有多馀者，或找得未定也。然找不得亦无要紧，因所谓《道门一切经总目》者，系汇抄《四库总目》之道家类，及《道藏目录》，陈、晁二家及《通考》、《通志》等道家、神仙家目录而成，皆习见之书，只费一写官之力耳。所谓子目初编者亦然。此示博儿。父字。十二月廿七日。

(五六)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往函

十日付《佛教考》一册，内夹《云笈七签》书影一张，十一日又复廿四日来函，想收到复在途矣。即接七夕来函，询《道藏辑要》源流，未知港大有其书否，如有，甚易明白，如无则不甚易明白也。《辑要》原本刻于京师，为嘉庆间侍郎蒋元庭辑。今所通行者，多为光绪间彭瀚然重刻于成都，前函似已说及。但属书店找单行本《辑要子目初编》，至今未找着，恐不易有也。余近年购书甚少，故书店不甚来往，属他找书，亦不如前此之听命。商人唯利是视，无利可图，故不踊跃也。寅丈港大演讲，继续否，近有何新著，讲何题？余著《清初僧诤》初稿已成，十章三卷四万言，惜重钞一回不易，不然，则寄寅丈请教也。晤时便可告之，如有所提示，幸告我。十章目如下：五灯严统诤第一，晦山天王碑诤第二，五灯全

〔1〕 傅公：傅增湘。

〔2〕 七签：《云笈七签》。

书净第三（以上卷一济洞之净）；天童塔铭净第四，密云弥布扁净第五，灵岩树泉集净第六，牧云五论净第七（以上卷二天童派之净）；云门雪峤塔净第八，平阳御书楼净第九，善权常住净第十（以上卷三新旧势力之净）。末附馀论。不一一。此示博儿。一月十九日。

（五七）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往函

廿六日曾复十六日来函，想已收到。即接廿三日函，言《佛考》有错简，恐不能免。闻北平图书馆馆员言，知许君^{〔1〕}曾托北平馆抄《道藏辑要子目初编》，料单行本不易购。但子目即由《辑要》抄出，有《辑要》本可自抄，不必根据贺本也。德芸先生寄来广东未刻书籍一文（晤时幸谢之），已见否。其中有一名言，谓在港集款六万元，似较易于售书六十部，奇哉！今早复辛姊母子一函，似写错二月十四日发，不知何一时糊涂至此，晤时幸代我更正。馀不一一。此复博儿。父字。二月三日。

（五八）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往函

三日曾复廿三日函，想收到。昨接一日来函，知幹侄亦改行学商，始叹吾道之穷，一大家庭欲培植一读书种子果如是之难也！乡中谷贵，有缺食之虞否，甚念。守和先生仍在港否？闻其放洋，未有盘费，是否？静安遗书，是指商务馆新印否？已见目，未见书，闻与前印之《忠愍公集》大同小异也。《僧净记》二稿成，加一“记”字。迟日或寄请寅公一阅，未知公嫌烦否耳？此示博儿。父字。二月十五日。

（五九）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往函

二日曾复十八日函，想收到。即接廿五日函，说约已得拔萃教席，至慰。遯家事如此，想必不快，宜少晤。官僚底子太深，不可救药也。其姪曾晤否？尤不易相与，避之可也。至汝下年馆事，如果人不送关，则无可说，若不是人不请，则自己必须下年生计有把握，始可毅然辞之也，幸慎处之为要。乡信早已接到。《僧净》稿完，现拟一题，名《南宋初河北新

〔1〕 许君：许地山。

兴三教》〔1〕，即《元史·释老传》之全真，真大道，太一三教也。三教祖均宋之遗民，人多注意宋入元之遗民，北宋入金之遗民，甚少人注意。此文未知能成否，成亦不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姑以此为消遣耳。此示博儿。父字。三月十一日。

（六〇）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往函

十四日及廿五日函收到。《僧净记》如能寄则寄，不管两个月三个月，能寄到便佳，好容易即一个月也。航寄殊不必，无此需要也。萝生〔2〕先生及彬兄等，可代送一部，有未署名者即为此，有时想不起应送何人也。国学门〔3〕购入艺风堂拓片，仍在原处，何以问此？其中关于道教一部份，十五年前我已录得八九，可惜未能详校耳。此等史料，尚未有人利用过。来函言港不易居，沪更不可居也。《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已见，新字当改作古字。此杂志已出数期，无一篇有力文字，所谓海派者非耶？约廿一日来信亦收到，作文方法等书，向未见过。欲作文言，只有熟读《论》、《孟》，亦一捷径。能多读熟读，则出笔成文言。最忌先做成白话，乃改易为文言，则难得佳作矣。四宅珍庄侄三月五日在联大来信，关于（他前在辅仁）作文及体育分数事，（三月廿五日）已由校复他。是时我适病，未回信。闻他将返港（如未返，则函他亦可），便能问他收到复函否为幸。此示博儿。父字。五月七晚。

（六一）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往函

廿一日曾复八日函，想收到。即接廿三日函，问艺风拓片，封锁在汉学家手，无往来。至《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光绪间已有刻本。全五代文无甚意思，时短地狭，新鲜材料亦不多。至于碑刻，佳文固少，完整之碑尤少。钞书易，钞碑难，抄碑易，校碑难。寻丈拓片，摊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钞碑谈何容易？如欲辑五代文，港地书籍缺乏，如

〔1〕 南宋初河北新兴三教；后定名为《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2〕 萝生：陈大年。

〔3〕 国学门：北京大学国学门。

地方志等等，从何检阅，不易为也。但第一步应先编目，严氏编《全上古文》，亦先编目，凡百三卷，有刻本，即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每人作一小传，（每文注出处）极费力，极有用。后来《全上古文》刻本，即按此目录所指定之出处，抄出付刻也。其实只有一编目已足，凡易找之书，不必抄刻，难得之书及散篇然后抄之，想亦无多。但抄易校难，若钞而不校，无用也。近因故宫新印李北海《岳麓寺碑》，尝取《全唐文》一校，原来《全唐文》脱去四百字。官僚所编之书，如此其不可靠也。《全上古文》当少此病。且《全上古文》注出处，《全唐文》不注出处，一塌糊涂，殊可笑也。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讨厌，不妨多请教，但不宜久坐，此机会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为要。至于好摆架子之官僚，可以少见了。昨日孙子书^{〔1〕}先生属代寄近著一册，收到在家信中复谢几句，以便交代。又即日付汝《中和》月刊六册，间有可观。港邮已通未？此示博儿。父字。六月七夕。

（六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往函

七日曾复廿三日函，想收到。日前接一日函，即日接十三日函。《四朝成仁录》最近有刊本未见，（亦未知果有否）《东塾记馀》亦未见。因近年不买书，书估不上门来，我亦永不出门，消息甚陋。钞书事现无闲人。五代文事前函已大略言之，罕见资料，尚未想得。《南宋初河北新兴三教考》，三月八日定题目后即病，今已成十一章，差不多成了一半，大约暑假后可脱稿。不耐久视，最苦人也。此复博儿。父字。六月廿七日。

（六三）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往函

五日曾复七月廿一日来函，想收到。连日盼汝家书不得，望眼欲穿矣。七月十三日复六月廿九日来函，云汝患感冒，已愈，又有复陆先生言《成仁录》书，廿一日又寄约交汝公穆^{〔2〕}先生手书，并言《东塾杂俎》未刻成等等，计时皆应有回信，岂中间有失落耶？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

〔1〕 孙子书：孙楷第。

〔2〕 公穆：陈庆修，陈澧长孙。

伯^[1]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此也。许地山四日逝世消息，此间遍传，而约六日来信尚未提及，岂讹传耶？固幸其讹传也。然言之者凿凿。继任者^[2]何人？寅丈最合式，但怕不耐酬应耳。下文如何，想有详报。傅公^[3]闻已辞中研院总干事，前云入医院，近状如何，有所闻否？袁公闻颇不得意。公超近在港否？此等消息，惟汝能复我，至于家事，尚有别人可问也。劲庵^[4]云来，何以久未到。镜池接女中，已定否？此信目的，本为李玄伯书，顺及他事耳。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十六日。

德芸丈函，以为可交则交去，否则作罢。

(六四)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往函

十六夕付汝一函，言李玄伯新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于古史研究甚有帮助，想已收到。前日接一日函，即日接九日函，藉悉一切。寅丈对港大事，有希望否？于汝甚有益也。玉书^[5]所用《续通鉴长编》，系局本，经乾隆改译，人地名全不用得，可惜。七月十三夕信及《中和》月刊失了，此是罕见之事。昨接莫天一先生函，言教部有奖学条款，他有著作，想请余介绍，已答应之。但此等文件，余未寓目，未知何如。兹复他信，并可连同（港存）《佛教考》、《僧诤记》各寄去一册。地址“澳门新马路十三号益群药房莫培樾医生收”。莫盖其儿子也。又七月十三夕曾夹复陆丹林先生书，言《四朝成仁录》此间同人及书估均未见过。此函失了，拟不再复，晤时可致意，并代道歉为幸。《释氏疑年录》卷五关于释家五代文，有须钞者，可告我着人钞出。惜乎所用书记，月来已另找事，家中现在无书记也。此示博儿。父字。八月廿二日。

[1] 李玄伯：李宗侗。

[2] 许地山原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3] 傅公：傅斯年。

[4] 劲庵：李棣。

[5] 玉书：陈述。

(六五) 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往函

八月廿二日曾挂号复九日来函，内有复莫天一先生信，想已收到照转。昨日又挂号寄《释氏疑年录通检》十册，即日又寄《南宋初河北新创三教考目录》油印三份，收到照转为幸。即接十七日函，寅丈事能成为事实则佳矣，防马公阻碍否？开来五代文（应名《全五代十国文》）参考书，似应先注意金石书。金石书有录全文与不录全文二例，尤须注意录全文者。如《南汉金石志》，《岭南遗书》本，此目前重要之书，何以遗却？他如《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两浙金石志》卷四，《偃师金石遗文》卷上末之后梁《赠太尉葛公神道碑》等，皆可收入。又有《八琼室金石补正》，凡录全文者，均应参考。有重复者，则应互相校勘，取其精确。因录全文者，每有异同及缺漏，如《金石萃编》等，体例甚佳，而所录文一塌糊涂，试以现存拓本校之，错漏百出。此事非亲力亲为不可，王兰泉晚年患目，《萃编》悉委门客代撰，故其谬如此。如《全唐文》等官书，其谬尤甚，不可不注意也。徐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九月三日。

(六六)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往函

三日曾挂号寄新著目录三份，又复十七日来函，想收到。刘氏嘉业堂刻《南唐书笺注》，已见否？前函漏写。即接廿五日函并潜函，今复之，便请寄去。寅丈事极佳，人同此心，真猜到也。《三教考》极欲寅丈一阅，惜无书手，写一部不易。前书手用之十年，因生活不能维持，已另就事，现甚不便。余眼日差，不能写正书。石公闻下年就贵阳师范国文系主任，前云结伴东归，想未实行也。此示博儿，父字。九月六日。

(六七)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往函

六日曾复廿五日函，后接廿八日函，九日即挂号寄去《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想收到。即日接七日函，又挂号寄去《佛教考》二册，《僧诤记》一册，共一包。漱公不甚熟，似由彬兄处一晤。袁公前患热病，发谵语，得罪贵人，为人潜构，不得志，至今郁郁，奈何！前言《释录》五或有材料，非一定有也。如有需用，乃着人抄之。本宅写字人已散，新撰

《三教考》（六万言）欲钞一副本寄寅公，亦未有人，至不便。《历代赋汇》末卷（即一四〇）有王周《蚘子赋》，二百七十字；外集卷十三，有杜光庭《纪道德赋》，四百八十字，补遗卷十七逸句，有南唐江文蔚蟹赋两联廿八字，余有徐铉赋三篇，已见本集。上述王、杜二赋，未知已见否？沪上人来，说孟真须休养三年，森玉先生已回港，季明竟继地山后任，是否？闻辛姊与其子有事，甚喜。朱逊老荐其婿罗香林入国史馆，竟为人所攻，拂衣去。奇也，婿不能荐耶？近又做一短文，名《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约二千五百言。于阶天主教徒，上海人，然教中人鲜知之也。余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九月廿二晚。

（六八）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往函

廿二夕曾复七日函，想收到。即接十四日函，言《山右石刻丛编》、《两浙金石志》等，俟稍暇检之（来函言森丈代友潜处购书能寄，何以《佛教考》、《僧诤记》不能寄也。《新创三教考》拟改为《新道教考》）。至前函言《释年录》五有无五代文可采，系指所引传状碑铭有五代人所撰否？今细阅之，实寥寥。因僧是五代僧，文未必五代文也。乾隆中蜀人李调元编《全五代诗》百卷，在《函海》中，曾见否？前函似未见提及。此书前十七卷五代诗，自十八卷以下十国诗，每人有小传，可参考，惜不注出典耳。契丹、高丽、南诏文确在五代时者，亦可附录（但难确定耳）。莫丈^{〔1〕}著述介绍书，大意甚佳，可即代署名，因往返需时，且有不便也。如果太长，可稍节之，以就程式。又“冠绝八省”句，怕招妒否，统与元胎兄酌之。能不动原文，尤妙也。此示博儿。父字。十月一晚。

（六九）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往函

四日复廿日函，想收到。莫公函所谓条款，当指建炎，谅不是阜昌^{〔2〕}，如是阜昌，则非追回不可，当时未想到此节也。九月六日复汝一函，并潜

〔1〕 莫丈：莫伯骥。

〔2〕 建炎、阜昌：建炎，宋高宗年号，阜昌，伪齐刘豫年号。借此暗示当时迁至重庆之国民政府及在南京之汪伪政权。

女函，何以至今未见复，岂不是又失了？本月七日曾挂号寄汝《两浙金石志》、《台州金石录》、《越中金石记》、《偃师金石录》（又名《金石遗文记》）各一册，《山右石刻丛编》二册，共六册一包。凡金石文除造象、经幢外，成一篇文章者，即应采入。又李晋称天祐至十九年，吴杨称天祐至十五年，虽是唐年，亦应归入五代，因唐天祐只有四年也。南唐末造有称宋建隆年者，亦可归入五代。《八琼室金石补正》（嘉业堂刻本）卷七九至八一，皆五代石刻，已见否？刘喜海《金石苑》，又名《三巴汉石纪存》，有影印本，八册，从前甚易得。其第二册有碑记三篇，已收入未？各志有重复者，可作校勘之用。各家考证跋，可参考，不尽可据。昨接希文弟宗衍来书，托抄天然和尚（名函昱）行状，云欲作天然年谱。此题甚佳，往年北关仔做学问，每得风气之先，不料至今犹是也。又金武祥《粟香四笔》卷一，有南汉石数通，为《南汉金石志》所未载。此书（粤刻本）易得，已见否？《赋汇》文二首钞寄。久候九月六日复函未到，乃书此示博儿。父字。双十节。

（七〇）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往函

七日寄金石书六册，十日付一函，言《金石苑》、《粟香四笔》等有南汉及蜀金石，想已收到。随接九月廿七日函，顷又接十日函。《南唐书笺注》未见，想无甚要紧。顾懷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所载现存之书，序跋有作于五代时者，皆可收入。凡唐末、宋初人，其文作于五代时者，亦可收入。《补五代史艺文志》，《金陵丛书》乙集及《鹤斋丛书》三集有刊本，已见否？陈仲鱼鱣撰《续唐书》，以后唐继唐，南唐继后唐，而至宋，废梁晋汉周四代，其说颇有见地，广雅本。此示博儿。父字。十月廿三日。

德芸丈谓余入学似在光绪丙申，非也。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丁酉赴北闱，首场再求之艺，文之以礼乐，题本偏全，放笔直书，以为必售。出闱以际同县伍叔葆先生，先生笑颌之。榜发下第。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烈，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珍重语之曰：“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也。”虽

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既归，尽购丁酉以前十科乡、会墨读之，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以一圈为识，得文数百篇。复选之，以两圈为识，去其半。又选之，以三圈为识，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馀而技粗成，以之小试，无不利矣。庚子、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即其效也。然非叔葆先生之一激，未必肯为此。迨壬寅借闹汴梁，改试策论，前功遂废。丙申余十七，辛丑余廿二也^{〔1〕}。便幸转告德丈。十月廿三日又及。

（七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往函

廿三日曾复十日函，并告德芸先生学八股经过，想早已收到。久候回复十月一日、四日两函，不至。前日始收到十八日函，盖复十月一日函者。即日收到廿五日函，则复十月十日函者。而四日之函，未见提收到，亦未见提不收到，奇也，岂我十日之函未提到四日有函耶？此函系述岭大国文事，盖复九月廿日来函者。《册府》^{〔2〕}所有五代文，以诏令、奏议、笺表为多，如将帅部之传檄门，则亦有檄文也。兹将《册府五代史料目录》二册写本，及《金石苑》（即所谓《三巴金石苑》也）第二册挂号寄汝，或稍有帮助未定。凡《册府》行数稍多者，其中大概有文在内。但每文须自加题目，及要参考《薛史》与《会要》已载否耳？《八琼室金石补正》百卅卷，陆增祥撰，民国十四年吴兴刘承幹（即嘉业堂主人）希古楼木刊本，不难得。但余无此书，学校有，又不敢拆散寄汝，防万一遗失也。《道教考》作辅仁丛书第八，《陈于阶传》入《学志》，均已付刊。尹默先生诗字二纸附寄，“再同”者兼士先生幼名也。风云紧急，港能安居读书否，甚念。汉侄、幹侄等近状如何，至为念念。此示博儿。父字。十一月十一日。

〔1〕 关于此段经过，援庵一九六一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届毕业生谈话时说过：“十八岁（一八九七）入京应试，因八股不好，失败。误听同乡一老先生的劝告，十九岁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了，白白糟塌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载《中国青年》1961年16期）。

〔2〕 册府：《册府元龟》。

(七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往函

十一日复廿五日函，并寄《金石苑》一册、《册府五代史料目录》二册，想收到。即接六日来函，但仍未见提十月四日之函，何也？德公欲将前函发表，但前函因德公问到，顺笔裁答，未识有不检字句否？如果认为无碍，亦可发表，但作访问口气，似胜于据本人自述，因此等事不值得自述也。请德公酌之。欲寄信与岭南大学，须写何地址，幸告我。又有张汉三老先生，名学华，光绪庚寅词林，此人在港抑在省，能一查否？此示博儿。父字。十一月十九日。

(七三)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往函

二月十八日函昨始收到，在途四十日矣。寅丈愿在辅仁授课，此梦想而不得者也。当未接此信时，曾与余季丈谈及，昨接信后，即告同人，皆大欢喜。所惜者辅仁报酬向来微薄，教授最高额四百元。近因物价高昂，始有五成津贴，总六百元。然因国际经济关系，将来津贴减成与否未可料。闻寅丈前所住屋未退，则住不成问题。如能北来，真如天之福。请一言为定，因邮筒往返甚需时日也。专复博儿，并代候寅丈起居为幸。卅一年三月卅一日。授。

(七四)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往函

十一月廿一日曾复七月十六日来函，廿五日又寄柴^[1]撰《谢三宾考》，两次共四函，及《通鉴胡注表微》目录，未知收到否？至今相隔两月，未接来信，至为悬念。小子佳否？行止无变否？《胡注表微》至今始写定《本朝》及《出处》二篇。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馀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余廿条按语，则甚不易。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2]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

[1] 柴：柴德赓（青峰）。

[2] 身之：为《资治通鉴》作注之胡三省。

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青峰兄有通信否？闻他已到白沙，遵俭^{〔1〕}已见之，博识多闻，于遵俭大有裨益。汝等能图一晤，亦甚佳也。《表微》目录，为本朝、书法，校讎、解释、旧文、避讳、考证、察虚、纠缪、评论、感慨、劝戒，为前篇，论史法；君道、治术、相业、臣节、伦纪、出处、兵事、边情、民心、夷夏、生死、货利，为后篇，论史事。每篇三十至七十条，《通鉴》顶格，胡注低一格，表微低二格。《通鉴》提其要，胡注全录，表微即按语，或有或无。防前信不收到，故重书之。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一月卅一日。

三叔久未通信，其子女现在如何，便望告我。

（七五）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往函

自去年十一月接过汝七月十六函后，至今日始接汝今年一月廿八日函，当即通知阿益，因等汝信等到疲了。十一月廿五日续寄汝《三宾考》中二函，今年一月卅日又寄汝一函，未知收到否？三叔处止接到去年六月函，今年二月曾接施大姑姐十月廿三日函，知三叔等平安，今接汝函，知各侄等下落，至为安慰，只欠约处未有消息耳。青兄处亦久未接信。《胡注表微》付写者只有本朝、书法、校勘、解释、避讳、出处六篇，每篇约八千言，馀尚未写就也。全书格式，每篇前有小序，低二格；次引《通鉴》，顶格；次引注；低一格；次为表微，亦低二格。今将已成诸篇，各抄一段寄阅，亦可略知书之内容也。盼望不断来信，不可等到信到然后复，防中有遗失，彼此等，则信息更迟也。张孟劬、马幼渔二公新逝。有所闻未？一月卅一日寄青兄一函。二月廿八日复寄潜女《胡注表微》提要数份，属转青兄及汝，未知收到否？敏侄与十妹、十一妹俱与容儿同在一地，冬女亦在处，未知他们兄妹见面认识否，殊可笑也。当未接汝一月廿八日函时，时时与益胡猜乱想，久不知汝消息，并向各方打听。今接来

〔1〕 遵俭：援庵次女婿张遵俭。

书，不啻大乐。余让之〔1〕接青兄一月廿一日信，已见。如有通函，并为我问及为盼。儿妇及各小子佳否？此复博儿。乙酉五月一日。

（七六）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往函

自五月一日接一月廿八日函后，当即复过一函，此后音问即断。近始接来电，并石公先生电，始知汝等平安，至慰。广州、香港尚未有消息，辛、约等亦未有信，殊为焦灼，谅必平安也。乡中老人更未知如何，今年八十八矣，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也。浙校还浙，想不能太快。年来南中消息断绝，暇时尚望将文教有关之人事见告（如不能详，剪报寄来亦可）。又出板新籍及论文，亦愿得知一二。兼士先生来，云寅恪先生已游英，孟真先生将赴美养病，是否？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六月卅日曾复伊二月九日来函，由潜夫妇转，未知渠收到否，余极愿他回辅仁也。《表微》拟在《学志》发表一部份，汝有何意见，可以助我。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语言历史研究所有何举动，闻有信派余让之逊接收北平旧址及档案。木刻《僧诤记》刻得一半，工饭大长价，至不能刻完，现竟烂尾。承刻之人匿不敢见面，只可听之而已。《谢三宾考》究竟全份已接到否？雪妹夫妇在何处？做什么事？便幸告我。此间自去年秋天接过三叔六月十二日函后，至今一年零四个月未接信，其挂念为何如耶？甚拟交通复原后，即南归一转，未知何时路通耳？有见甚么新书、新友，信中一一详叙为盼。此信亦想到那一处就写到那一处，非一气呵成者。各小子谅已高大，不认得。此复博儿。父字。十月七日。

郑韶翁老而遇此，可惜。

（七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十月七日曾复汝来电一快信，未知收到否？遵义航信不通，快信恐要一两个月乃能收到。今由重庆张婿处转汝函，料可快些，因重庆可通航也。连日等汝来详函，久候无有，至念。南中学术界消息久断，昨有人寄来复旦大学长沙陈子展撰《龟历歌》，知董作宾撰《殷历谱》，鲁实先作纠

〔1〕 余让之：余逊。

诤，皆学术界好消息，何以不见告？又寅丈游英亦未见提及，何耶？接石公先生函，极夸奖汝。又言柳髯^{〔1〕}极称许《谢三宾考》，可见有目共赏，非阿所好也。中研院始终有开会否？评议员第二届已满期，历史学续选者何人？故宫理事第六届闻已改聘，中何人？报载不详，全靠家信。方司铎^{〔2〕}所办杂志，继续出至几期？有何佳作？闻《东方杂志》继续出到四十馀卷，有何重要论文？《图书季刊》仅见第五卷一期，前后有何消息？凡此种种，便幸告我。约之信新接到，九月十三日在“蕉岭三南楼”来，是一粤东盐务管理局。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十一月二日。

小子何以不来信？

（七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往函

十月卅日来函收到多日，满拟俟收到九月廿六日函乃复，至今未收到，何也？近数天常接到南中去年来信，此等信在途中一年，不知搁在何处？约之蕉岭信亦收到，雪侄沪信亦收到，但港及广州信未收到一函。方司铎寄来《真理杂志》目录及《益世报》副刊等，几无一文，想必有因。复旦鲁君撰《殷历谱纠诤》（未见），陈君子展撰《龟历歌》和之（鲁君寄来油印一份），学术消息似不寂寞。更有何所闻否？遵俭告我，有人在《东方杂志》四十卷七号撰一文名“陈垣”，鲁君在复旦创刊号撰一文名《陈氏日历订误》，均未见，已分托遵俭及方豪司铎剪寄。予生平作文，与世无争，竟有人顾及，亦美事也。智超来信，信皮写得甚老练，初以为自己写的，然与信内字不同，未识是何人所写？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照片一张寄智超，余右为沈先生，左为张先生。馀未及。此复博儿。父字。十一月十日。

（七九）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往函

十一月十四及十七晚函均收到，因劳及肠病以致不能作文，殊可感

〔1〕 柳髯：柳诒徵。

〔2〕 方司铎：方豪。

喟。最近接三叔十月十二日胜利后第一次在港来信，云广湾号^{〔1〕}三宅溢利九十馀万元，已去信属其汇十万与汝。如需用，仍可再拨。身体第一要紧，其次则学问。因生活而劳，因劳而病，以致不能有所述作，最不值得也。教书固然要紧，然全力放在教书上，而自己无所就，亦不上算。年前吾防汝随便发表文章，嘱要谨慎，今因汝久无文章发表，又想汝注意于此。书籍最要紧，青峰近兼图书馆主任，甚佳。余老先生之婿周祖谟，字燕孙，近承袁守和先生之托，整理北大所购李木斋盛铎之书，亦一好差事。兼丈^{〔2〕}北来，首先注意东方图书馆，其办公处即驻于此。敌人二十年所搜罗，不啻为吾人积也，岂非一大快事！不倚赖浙大，将来家属东行，诚不易易。然东行后行止如何，能有一机关半教书半研究，而可以解决生活，多写几篇文章，最上算也。有所图否？即使有研究机关，不能完全解决生活，而由家中帮补解决生活，亦中策也。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乘精壮之年，养好身体，多著几部书，最有意思，幸留意也。阅《图书季刊》近数期，西南学风仍不寂寞。陈雪屏先生来，带上姚从吾士鳌先生赠我法币万元，受之殊愧。本月七日已将此款托中央银行汇去贵阳罗永昌，其母子飘零，殊可念也。三十年来，我自己虽未用家中之钱，然家人亦不能得我一文，教书人何能有此。已去信三叔，此九十万，应拨赠何人即拨之，存之亦无用也。潜、慈婚事，亦未尝需我分文，慈、容出国，亦未尝要我接济，此为幸事。不然，教书人何能栽培子侄出洋，念念抱歉不已。尝对三叔言，子弟读书，应尽力供之，钱留无用。不做买卖，亦不能有钱，汝有儿女多人，家中应帮助汝。汝所业是教读，家中尤须帮助汝。家中无钱则已，如有，任汝花消也。益近状尚好，勉强过得去。约自己会向三叔要钱。容、冬一时尚不用接济。惟汝子女多，应由家中补助也，免得时时兼谋生活，何能读书邪？不够用，向三叔处汇可也，或由我转知亦可。身体要紧，著述第二，幸紧记。《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见可告我，声明第几页几行便悉。馀未一一。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也。又感慨篇一份寄遵俭了。此示博儿。大小好否，念念。

〔1〕 广湾号：指在湛江（当时名广州湾）之陈信义药材行分号。

〔2〕 兼丈：沈兼士。

父字。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八〇)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往函

一月十八日曾复十二月廿四及一月五日来函，想已收到。顷接一月廿四日函，知赤坎之款尚未到，至为念念。想因交通不甚畅快之故。当亦去信三叔问之。《陶渊明之思想》，已托人去信成都，不见得能自动寄来，因此间未尝与成都燕大通讯也。德公^{〔1〕}何以不能再入岭南？容元胎在粤中大，近来信欲北来，不知又何以不安于中大？一个人第一要有本领，第二要有人提拔。有本领而无人提拔，不能上台，有人提拔而无本领，上台亦站不住也。九龙书籍散失，未知年前付港之零本（为全五代文）如何？一部书失去一本，与失全书无大异。幸所寄者无借人之书耳。闻五代文^{〔2〕}近托王一中（庸）代办，王君曾与向觉明、贺昌群同在北平图书馆，地学专门家也。《表微》订误表甚佳，尤其是《通鉴》卷数有误，非细对不可。至于熙、篡等误，于排印尚无碍，因铅字不至误也。唯符、苻、偏、徧等字，铅字有二，钞本误则排字误矣。晓峰^{〔3〕}先生补文院长，兼主任否？前函图书馆事如何，能进行否？减少教书钟点，或少改课本，为唯一自救之方法。不然，舍己芸人，殊不值得也。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至于家务之劳动，则作为读书教学之休息可也。余不理家务，不管生计，以在家读书为用功，到校教书及办公，则作为休息。亦幸是教会学校，校务有人当家，故得借此休息及躲懒，非教会学校不能也。利用环境，顺其自然，偷闲读自己之书而已。此示博儿不一一。父字。卅五年二月三日。

智超一月十二日在遵义来信收到，有信去，幸提及。

〔1〕 德公：陈德芸。

〔2〕 五代文：指叶恭绰主编之《全五代文》。

〔3〕 晓峰：张其昀，时补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八一)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往函

博儿阅：

二月三日曾复一月廿四日函，想收到。此函第一次寄中山北路三五九号也。数日前收到二月一夕来函，因想搜集些“七七”后日人研究东洋史成绩，一时找不得，故迟迟答复。原来日本有历年出版《东洋史研究文献目录》，我所见者只出到民国廿七八年的，且有一半是洋文，颇厚不便寄，拆散又可惜。而其他出板年鉴等等，数月前书摊常见（闻人说的），近则绝少，因此等书人以为无用，纸贵，尽挪去作还魂纸毁灭了。此间日人办有一近代图书馆，当有资料，因胜利后被接收封存，尚未开馆，亦无从查起，所以未有好答复。自太平洋战事起，东、西京《东方学报》似亦停刊，日前往日调查会，闻袁守和先生荐你去，何以辞之？杨联陞君曾见过，忘记何处人，是粤人否？皮君是否湖南皮鹿门（锡瑞）先生后人。“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教大学与教中学不同也。小子疹想已愈，念念。日前于主教来，言曾见你，是在何处？美国人哈佛柯立夫翻译你《北盟会编》论文。此问大小安好。父字。卅五年二月十五日。

(八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往函

二月十五日曾复二月一日来函，想收到。廿七日托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李良廛君汇汝五万元，因遵义无分行，先汇到贵阳徐副理锺瀚设法转汝（信内有《甘泉乡人曝书杂记》三页），未知何时才能到也。家信久不谈学问，接二月十六日函，喜慰无已。直斋^{〔1〕}本名瑗一节，前此未见人说过，可算是一发见。但此等作法甚劳，而所获不算大，在乾嘉诸老中，不过笔记一条，扩而充之，则为令人一论文矣。譬诸炼奶，一匙可冲水一大碗也，为之一笑。但当搜索材料时，应并注意他题，或同样诸题，庶不至劳多获少耳。

《解题》续成都古今集记条之己丑，认为己卯无不可。惟卷十四琴谱

〔1〕 直斋：《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

条，曾言己卯分教鄞学，可惜宝庆，开庆及延祐《四明志》，均找不着陈瑗踪迹。至谓其改名当是避理宗嫌名，引宝庆丙戌崇古文诀序为证，亦可成立。但孝宗曾更名瑗，谓避孝宗旧讳可乎？续成都集记条之末一段，当是随斋批注之类。随斋是程棨，甘泉说引沈叔埏说。沈，乾五二年进士，秀水人，较《十驾》说为长。然谓其说具载《演繁露》，则谬甚。《演繁露》当作《雍录》，《雍录》九有论石鼓文七篇，故随斋言其说甚博也。

《韶宋志》载《洛阳名园记》跋与《解题》所载有异字，皆以《解题》所载者为长。

陈玉父《玉台新咏》后序，今存本皆有之，不必引自《韶宋志》。且近南陵徐氏重刻明寒山堂赵氏覆宋本，不见陈下有空字痕迹，《解题》新咏条，亦未见提及此序，好在外家李氏云云，尚可作一旁证。

惟《解题》卷二，三礼图及礼象条，卷十四法书撮要条，均以吴兴为吾乡，与袁清容跋楔帖称为霁溪陈侍郎者合。何以又称永嘉陈瑗。此层应有解释，或者永嘉人，而寄籍吴兴者乎？

照来信分名字、成书、卒年、学行四项，甚妥。学行改言行，何如？《解题》中有考证、评论、感慨等等（陈不喜释老，时于解题见之，与晁氏大异）。可摘出演染成一篇有意义文字，亦不干燥也。

来信颇有误字。张氏十咏图见《野语》，误作《癸辛杂识》。《国粹学报》撰晁陈传之陈祺寿，是光、宣间人，在陆心源后，非嘉、道间之侯官陈左海也。来信“祺寿”二字倒。又道古堂跋解题，在卷廿六，来信误作廿五。

方著爱国史家，已见，标榜太过，恐惹人反感^{〔1〕}。徐昭法言（语见《僧净记》四三页），一有赞叹，又为不赞叹者生嗔，奈何？

书成待钞件未发。雪侄自沪来，具知抗战期中家人各处消息，即遵义情形，亦第一次亲闻，为之快慰。又接到三叔二月廿日港邮函，云已汇汝廿万元，想不日可收到。当初听见遵义未有中央分行，据雪侄言则有其他银行，或不至甚转折也。又中央行之信，未知何时到？重钞寄《曝书杂记》（即《甘泉乡人稿》）一段。《颐縵堂集》未见，因检《演繁露》无考

〔1〕 指方豪所撰《爱国史家陈援庵先生》一文。

石鼓文事，检考古篇亦无之，原来在《雍录》，皆程大昌撰，顾綵盖误记。因此愈信人言之不可轻信，引书非亲睹不可也。因此并“程桀字仪甫，号随斋”云云，亦不一定可靠（《元诗选》三千余人，无程桀）。顾綵原文，未说明此八个字所出也。周益公作文简墓志亦未见，辅仁似无周集，此事尚须一查。又同治《湖州府志》七四陈振孙传，与《宋史翼》全同，“安吉人”云云（《宋诗纪事》六五作安吉县人，四库作安吉人），颇疑安吉者是“安吉州”非安吉县。吴兴郡隋以来改置湖州，宋宝庆初又改湖州为安吉州，故吴兴、湖州、安吉皆郡名，不指今安吉县。然则谓直斋为吴兴人、湖州人、安吉州人，皆可也。谓直斋为安吉人，似不妥。直斋一定居郡城，不居安吉县，观《解题》卷二、卷十四及卷三春秋比事条，卷四三国志及五代史纂误条口气可见。

《学津》本《野语》，时有误字，引用时应注意。牟巘《陵阳集》及吴师道《礼部集》各一条，未知有用否？

《鲁岩所学集》有跋五篇，皆空洞，似无裨于考证。今日星期六，下半日放假，书记先生要休息，要过几日乃抄完，故今先将已抄各条付邮。仪礼堂无材料，方志想诸家已见过，如《宋史翼》所引之劳志，今不易得见矣。

白沙女子学院解散，未知青峰如何？博儿阅。父字。卅五年三月二日。

（八三）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往函

三月二日曾复二月十六日函，并付去钞件七页，想已收到。嗣接二月廿八日函，言三叔之款已到，慰甚。至日人发表宋代论文，尚无所见。卅二年五六月寄遵之《宋代法典刻板考》及《〈永乐大典〉本宋代法律书〈金玉新书〉及〈淳祐新书〉考》二种，皆未收到，思之至为可惜。此等书今想找一部再寄，亦不可得矣。此路殆绝了。最近两年，各刊物亦因被炸而停了。柯君译《北盟会编考》，已出板否亦未知。昨日有人携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庄泽宣君最近来函（致其所亲），云闻我有回粤消息，肯在岭南讲学否（属其探我口气）？又云本拟聘约之为讲师，因被汕头市长拉去作秘书，可惜云云，亦一新闻也。粤中人材，何缺乏至是。最近亦曾接洗玉清、李镜

池二君在岭南来函，然与前消息绝不相联，各道各事而已。白沙师院解散，青峰未知何如？此等风潮，加入固不妥，不加入亦甚难处，所谓无可如何也。此示博儿。父字。三月八日。附钞件三纸。

(八四)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往函

八日曾复二月廿八日函，并鲁岩抄件，想已收到。连日接函四封，计有去年八月十一日、九月廿六日旧信，又有今年三月八日及十二日新信。九月信乃复我卅三年十月十二日函者，及今阅之真如梦寐也。惟“六百六年六六翁”云云，尚有两六六，一为身之卒后六十六年国土始复，即洪武元年也；二为身之乙酉成书后六六三百六十年，国土又复沦亡，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也。此皆偶合，然其数适为六，则奇也^{〔1〕}。《四库提要与宋志》^{〔2〕}，大体尚稳，余丈批了三处：一、第二行引《宋志》序，“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应在“损”字绝句；二、《包拯奏议》条，《宋志》是元至正本，非成化本；三、《中兴小历》条，四库改作小纪，是避清讳耳。《图书季刊》在何处刊，何人管，待探实后乃交去。客户云云，未见有人注意，日文杂志中似亦未见有此等目录。前为汝编五代十国文时，寄去香港零本书数册，曾记得否？幸在是自己书，如果是借人的，则不好意思了。料此等零本尚存港地否？又我之粤雅堂本《崇文总目》，《武林掌故丛编》本《南宋馆阁录》，汝曾借过否？遍询无着，因顺及之。顾綵引文，谬误如此，是为引书不检元文者戒。真所谓“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也。此示博儿。父字。卅五年三月廿日。邮票便转智超。

(八五)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往函

廿日复八月十一日及九月廿六日、又三月八日及十二日函，想收到。

-
- 〔1〕 援庵一九四五年七月所作《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云：“《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九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乙酉（一九四五年）援庵六十六岁，故云“六百六年六六翁”。
- 〔2〕 此文后发表于《图书季刊》新第七卷第三、四期，题为《〈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
- 〔3〕 此语见援庵讲授“史源学实习”课之导言：“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顷接三月十八日函，并尊生先生吟稿，拜读。又《苹庵诗史》一册，四十年旧雨，读之陨涕^{〔1〕}，但未知此稿应否寄回及寄存何处，便探黄公意告我。黄祺寿文引黄谏《书传》，未知何据？此书未见传本，《经义考》八八作黄谏《书传集义》，亦云未见也。客户文是何意思？能将题解开列及此文提要抄来，或可找找日本杂志有此类论文否，空洞“客户”二字，无从知其内容也。张亮丞先生昨日中风，半身不能动，今年仅六十，可惜。岭南来信约予夏间南下讲学，其意甚殷，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因亮丞事，更为之不怿。宋志稿寄回抑暂存，现尚未知负责季刊者何人，及应寄何处也。陈直斋文，照来信题目可以。棠侄云赴美，是何路数？官价外汇取销，私费出洋不易，如何便告我。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徐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卅五年三月廿五日。

（八六）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往函

三月廿五日曾复三月十八日函，想收到。顷接三月卅日书并陈振孙文，甚好。惟有一笑话，以《梅磔诗话》为胡身之诗话是也。宋元间以梅磔为号者不止一二人。故此文未有给别人看，今签改数处寄回，可自斟酌，不必尽依吾说也。此外尚有两点须注意：一此文引号多，传写排印，易于脱落，故须预备其有脱落时，亦不至令人误会乃可。则行文时须做到不加引号，而引文与己文分别显然，乃足贵也。二此文小注不少，其多者乃至二三行，此必须设法减少，或改为正文，如十一页前数行是。因近日印品多用五号，再有小注，须用七号，大不宜也。且作文自加注，只可施之词章，如诗赋铭颂之属，字句长短有限制，不能畅所欲言，有时不得不加自注。史传散文自注甚少，除表及艺文志之属为例外。《宋书》谢灵运传《山居赋》、《北齐书》颜之推传《观我生赋》，亦自注。非注，人阅之不懂也。史传与注相类之句，如语见某传，事具某志等类，亦皆作大字正文，不作小注。又如《孟子》引《诗》“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即以当时语释之曰：“泄泄，犹沓沓也。”又引《书》“洚水警予”，即解释之曰：“洚水者，洪水也。”又引《诗》“畜君何尤”，即解释之曰：“畜君者好君

〔1〕 廖莘子（苹庵）：援庵一九一一年在广州主编《震旦日报》时同事。

也。”皆作正文，并不作小注。《大学》引《淇澳》之诗，加以解释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云云，亦不作小注。此狠可效法者。又如《论语》，“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以下“德行颜渊”云云，亦是注释，然并不作小字。所以我近日作品，力避小注，不论引文、解释、考证、评论，皆作正文。此体将来未知如何，我现在尚在尝试中，未识能成风气否也？且要问注之意义为何，无非是想人明白，恐人误会耳。既是想人明白，何不以作正文？若是无关紧要之言，又何必注？此文在研究院集刊发表如何？九公与三叔信云，约到广州以至去汕头，未尝见九公一次，贵人事忙云云。我难辞不能训子之责矣，惭愧之极。此示博儿。父字。四月八日。

东行时是否与家眷全去，抑分批？水行、陆行抑航行，均须谨慎勿急，至为念念，勿争先。

（八七）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往函

四月五日书，早收到。顷又接四月十六日函，知直斋文决将小注改作正文，抑何迁善之勇也。西庄语本预备作文末馀话，亦可博一笑。《哀扇工歌》，见《知不足斋丛书》十八集《清波别志》上，无作者姓名，厉樊榭据《梅磬诗话》知为沈作喆撰，遂采入《宋诗纪事》四十四卷。今将娄县姚椿《樗寮诗话》一则抄寄，姚即道光间辑《国朝文录》之人也。报载傅孟真先生日来平，未知是否？客户文此间未见有日人著作。有人说浙大史系主任有属汝之说，好做否？前两日由陆宗达先生介绍萧仲珪^[1]夫人来见，具述汝等在遵情形，雅意可感。又说儿妇勤劳，子女听话种种，为之欣慰。念其勤苦，又为之泫然。竺校长^[2]由中国银行汇来万元，属交冯子衡^[3]先生家属，已代送去，回条一纸，照转为幸。馀后及，此示博儿。父字。四月廿四日。

书成待发，又接银行通知，有晓峰先生来万元，想亦是冯宅贖款。俟

[1] 萧仲珪：萧璋。

[2] 竺校长：竺可桢。

[3] 冯子衡：冯承钧。

取款交去后，有回条，再寄遵。

(八八)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往函

廿四日复五日、十六函，云萧夫人来见，并付去竺校长回条，已收到否？即接廿日函，言辞职事，颇有斟酌。所言教部审查事，我常为此担心，此我之责也。我不能监督你们，所以至此。今日最难者，虚写不好，实写无用，如教中学等，不能成一资格。廿年前我最怕填履历至出身一项，但捱到现在，则老起面皮，竟直对此项不写，表示非学校出身也。然老人可以如此，年轻人在今日说不过去。第二项履历，我从前亦畏难，近日则老实不客气，填任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二十年。此皆捱到现在，然后免此踌躇也。故以为此困难，应如何渡过，要斟酌。所难者目前。至于资格云云，浙大算一好资格，但要注意，资格是不能一时得的，须要积，最好能积至五年，则算一段落矣。现行款则，每有任大学教授五年以上等条文，少有云三年以上者。故予意，以为必不可留，则不容说，如果可留，以能容忍至五年以上为妙。再一层，复员后即去，在你以为功成而退，在他人看之，或以为非常时期你可以混，平时即干不下去，此节亦须注意到，因不能逢人解释，不知者或有此误会也。故昨晚我想了一夜，放心不下，所以即复汝，应细斟酌。廿四日函言主任“好做否”？我意是不宜做也。资望浅，令人妬，而且起眼。对于聘人，聘者固然得好感，不聘者则生恶感矣，故暂不好做也。过几年资历稍深，则又当别论。今日之函言教授“好辞否”？我意是不可辞也。稍积数年，著作日多，实力充足，则无施不可，此时可自由矣。最要者是要基础稳固，能任教授五年以上，非常时及平时皆曾任过，此所谓打好基础也。若一到平时，则须舍去，是未打好基础也。细斟酌为要，看看如何渡过此难关就是（指审查）。

岭南来信，邀我甚紧，殊可笑。先是我复岭南友人函说过，交通便，可以南返，欲借住康乐可否？因此该校院校长遂来信邀约，已诚意正式辞之。近又来信，只要肯担任名目（指文科研究院），不必管事，带几人（指助手及研究员），要住多少地方，普通报酬外要有甚麽特别云云，皆不是我意思。我近来老得厉害，预备印完《表微》即须暂停工作。馀未一一。张晓峰先生冯宅回条照转。此示博儿。父字。四月廿七晨四时。

(八九)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往函

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五日函收到，浙大事暂不辞，甚好。履历以一地方年代多为贵，不以转移地方多为贵也。前数日晤傅孟真先生，知直斋文已收到。客户文如何能得出色，未知内容，无从悬揣。据此间燕大人言，寅丈回国仍在燕大，与来函所说不同。《会编》及《徐考》^{〔1〕}，此间早已无存，即旧本亦找不着，记得已扫数寄汝矣。此复博儿。父字。五月十三日。

友人要转入辅仁三年，本可以。但人不在乎，无法考试，非到平后，乃可报考。凭空讲，无从答应能取与否也。顷接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三月廿八日来函，不知何以今日乃收到？史学丛书第一、二辑是何等文字，能录其目寄来否？是普遍征求，抑有所选择，所已征求者何等人，亦愿知之。回条两纸转交为幸。又及。五月十三日。

(九〇)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往函

五月八日及廿一日函早收到，忙未得复。史学丛书事，余无文可选，大约要交白卷了。本应由主编者见到某人某文可选，乃与某人商量征求其本人及出版处同意，较为妥适。若由本人自选，似不甚妥也。关于汝所担任功课，我想《鲑埼亭集》可以开，不管用甚么名目，但以此书为一底本，加以研诵及讲授，于教者学者均有裨益。我已试验两年，课名是《史源学实习》，即以此书为实习。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短者二篇，预先告学者端楷钞之，虽自有书亦须钞，亦一种练习。且应先预备同样格纸百页，以便一年之用。钞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如是则可以知谢山^{〔2〕}文组织之方法及其美恶。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作《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余用力于

〔1〕 指《三朝北盟会编考》及《徐梦莘考》两文。

〔2〕 谢山：《鲑埼亭集》作者全祖望。

此书者四年，隔年一讲，故已讲过两次。甚欲用《经典释文》体，作一《鮚埼亭集考释》。但其书博大，未易毕业也。仅于一、二页短文中释得数十篇，可以够一年多讲授之用耳。未讲此书前，余曾讲《日知录》两年。又前，曾讲《廿二史劄记》好些年，皆隔年一次。错误以《劄记》为最多，《鮚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鮚埼》也，故甚欲介绍于汝。我已有底子，做下去更易也。且于浙大讲浙东学术，尤其本地风光，可细想复我。智超身体何如？停一年不读书，纵其自习，亦一样有益。甲午^{〔1〕}广州大疫，余停学一年，读书之基树于此也。此示博儿。父字，六月一日晨四时。

（九一）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往函

六月三日来信收到。一日曾复五月廿一日函，已收到否？函内说《鮚埼亭集》事也。香港钱甚贵，闻法币千元只值港币二元馀，可叹也。《东方》蒋君文已见。征文名单，人材济济，老人应退避三舍了。日前有谢文通君来见，云在浙大相识，今到北大云云，熟否？即接方司铎由青岛来电，云不日来平云云，从前未见过面也。傅先生日间飞京中研院开会。昨日接四川灌县青城山常道观道士易君来函请《南宋河北道教考》，方外之交，万里来书，甚有趣。忆吾书初出，此间白云观道者曾踵门求书，罗浮酥醪观住持锺玉文亦托人函购。假定吾他日游山，不怕无因缘也。青峰留滞重庆，不能奋飞。楠叔闻已回粤，有消息否？九公^{〔2〕}今年七十大庆，殊可祝也。因自茂台、良英、海学^{〔3〕}以来，百年之间，男子无有七十者。古稀云云，证之吾家，良不诬也。寅恪先生闻仍在清华，燕京、浙大之说，均成过去。友潜之病殊可虑，惜无以慰之。遵俭人甚忠实，余对此常耿耿，奈何。昨看亮丞先生，比数月前大好，可以不扶杖送客出门，大约休息一年可以复原未定。竹汀先生亦瘫后二十年乃卒，且书成于瘫后者不少也。晨起无事，拉杂书示博儿。父六月十六日晨四时。

〔1〕 甲午：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时援庵十五岁。

〔2〕 九公：援庵之九叔维镛。

〔3〕 茂台、良英、海学：援庵之高、曾、祖父。

(九二)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往函

十六日曾复三日函，想收到。后又接十日函，云前信开口，盖因夏天浆糊化水之故。闻愿下年开《鲒埼亭》，至慰。但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余已试用两年，觉颇有趣。可先将全集点读一遍，选其千字以内之文为课本。两年来（中隔一年）我所选前集廿五篇，外集四十八篇，一年约讲五十篇，其中有两年同讲一篇者。点读之后，如有意见及疑问，即来信讨论可也。萧穆《敬孚类稿》有跋严修能批《鲒埼亭集》，《国粹学报》似亦曾登过。严批本有传抄本，李庄研究所^[1]即有一部，此间亦有数人过录，可助考释。《香雪庵丛书》有《鲒埼亭集斟识》一册，商务出版有《谢山年谱》亦有用。未识诸书南中易得否？总之，朱竹垞、全谢山、钱竹汀三家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能以为课本者，全氏最适宜。黔中所得残本，亦可用。先找出五七百字一篇者读之，稍暇我当命人录能讲目寄汝。现书手太忙，未暇也。昨日方司铎由青飞平，廿年通讯，一旦晤面，喜可知也。具言在遵时过从之事，藉知种种，甚慰。儿妇之贤能，南来者众口一词，殊可喜也。又有南海谢文通君，亦谓相识，此人何如？据方司铎言，浙大曾有学术论文有伤本地大姓感情之事，足证予近日所主张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为陋。如氏族之辨，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古人谓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亦是此意。日本史如何讲法？据日人所著之本国史最佳者选用而批评之（口头），岂不甚善？如自做讲义，学生流布，有弊病否？唐史用何讲本？如何讲法？便可告知一二。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杭州书籍不少，地方亦佳，余甚慕之，大可做学问也。今日辅仁已放假，《表微》尚有最后《货利》一篇未做好，大约要七月底完成也。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六月廿三日。

[1] 李庄研究所：指抗战时迁至四川南溪李庄之历史语言研究所。

（九三）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往函

六月廿九日来信，收到。前日萧仲珪兄来，此次见面才是第二次也。第一次（廿八年）与牟润孙来。牟自两年前离辅仁往商丘，近始由沪来平。前接青峰六月十六夕函，云十七离渝往西安东下，月底可至南京。但至今未接西安、南京信，亦不知十七日离渝否也？《鲒埼亭集》已讲过之目录寄。此七十馀首中，只有一出典未找出，即外编二十八《跋岳珂传》之张端义（即撰《贵耳集》之人）奏议也，余均考出，《敬孚类稿》跋又见《国粹学报》，阅不阅不要紧。凡授课不要作为授课，作为自己用功可也。据仲珪兄言，将来浙大教员住处，大成问题。此事不独浙大然，各处无不然。以现在北平论，教学月入，房租须占三之一，或二之一，如何能了？《鲒集》所选，略分六类。参考书最要者，《续甬上耆旧集》、《宋元学案》、乾隆鄞县及宁波府志，与本集相互证明而已。有疑问随时札记寄来，可以代为解答。余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七月七日。

（九四）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往函

七月廿晚来信收到，将有长途旅行，颇为系念。凡事谨慎，不焦急，作为“游历想”可也。杭州地方太好，得书亦易，可惜房子不容易找而已。校中文院解聘、新聘人选为何人，便告我。王西庄讥陈振孙系南宋微末小儒，此语结果有用否，便亦告我。遵义现在书少，只可随其自然，遇有可以涉猎泛览时，则以博观为是，遇无可博观时，则专读一书，亦能有益处也。《鲒埼亭》读出有头绪未？文章、意义均佳，在清人集中总算第一流。考据稍疏，此其所以能为《史源学实习》课本也。若全篇无甚错处，则不能作课本用矣。余自《胡注表微》完后，尚未有第二题目，要稍为休息。闻胡先生^{〔1〕}今日到平，晤后当有所触发也。姚从吾来，出示全真教文甚佳。方司铎为田枢机秘书，将辞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及上海复旦，专在北平，办天主教编译馆，并在辅仁任课，亦甚活动也。附寄萧穆《敬孚类稿》及四当斋文共六页，未完。此示博儿。父字。七月廿九日。

〔1〕 胡先生：胡适。

(九五)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往函

八月廿六及卅一晚、九月一晚由遵来信均收到。兹照前信由震兴行马卓青君汇交贰拾万元，又三叔八月卅一函一纸付阅，可与琪记、敏妹接洽也。贺昌群先生现来平，四五日后返京。渠现主中央大学史系，因金毓黻先生离校，欲请汝补其阙。前日有一电致遵交汝，不知汝已离遵也。其意甚殷，但浙大不容易辞耳。他从生活方面着想，谓杭不如京云。他想电长沙及汉口截汝，惜无收电地址也。馀未一一。只祝汝大小平安耳。此示博儿。父字。九月九日。

(九六)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往函

八月廿六日及卅一晚又九月一晚函，均于九月九日作复，寄沪四马路石路聚源坊十一号楼上震兴化妆品行马卓青先生转交。续接二晚、五日、七晚，六晚（迟到）、九晚各函又佳电，及十三晚由汉口来函，虽迟到先到不一，然均按日收到无失。又接宥电并俭电，知已安抵杭州，至慰。俭电已转南京中央大学，贺君久已离平，此电当成明日黄花矣。惟是未见至沪之信，颇为念。何时至沪，及取款事顺手否，想已有信在途。十月廿日中研会在京开会，旅费已寄到，余或到京一行，与适之先生同帮。因生平未尝坐过飞机，正如乡下佬出城也。小子读书已安置妥未？房已租妥未？尚有《鲒埼亭集》跋数纸，已抄好，待接有住址信即寄，防此信或有失也。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字。九月卅日。

(九七)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往函

卅日曾复十三晚以前，及佳、宥、俭等电，寄杭州浙江大学史地系，未知能收到否？续接廿二晚在汉长兴轮来书，又接廿九晨在杭来书，藉悉一切。何以又病，至念。身体疲劳，应以心理调节之。凡遇苦境，皆须作为一种练习，欣然接受。所谓长安虽乱，吾国泰然，不可无此修养也。不然，血肉之躯，何能抵敌种种苦患耶？沪款取得顺利否？所差尚远，港粤须年底结算后乃有消息，只有忍耐数月。卅日函言我本月廿日出席中研院评议会，想已知到。今夹附《鲒埼亭》件三页。《通鉴表微》前十篇已出

版，惜未能寄。大约年底全书可出。《鲒埼亭》课能开否？有把握否？有疑问可来信。此间各报纷纷办文史及读书等周刊，学术空气尚浓厚。沪、渝、津三处《大公报》合办《文史》周刊，请适之先生主编，本月十六日出版，销流颇广。有短文可在此发表，酬报较丰。此示博儿不一一。父字。十月五日。

（九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往函

十一月五日信早收到。遵俭二人五日飞平。七日入附属医院。潜双目已全失明，情形不甚佳，奈何！陈振孙文将于后日在《大公报》一次发表，信到时当已见。此文在日报发表颇可惜，但久寂借此一鸣亦好。此次京中数家，自我离开后都散，无常至此，不胜感喟。各小子初到杭，皆好否？浙大课已开，情形顺否？选者几人？《表微》下册，差廿页印毕。新战线尚未辟，将军老矣。此复博儿。父字。十一月十八日。

（九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往函

廿四日来信收到。一病十日，昨日起销假。钟点由九点回复为四点，实在教不了也。潜飞平刚刚一月，眼无大进步，奈何！卓然等到台，已有信来。《鲒埼》顺卷次讲，甚好。照前目专讲宋代，岂不更省事？姑以前集言，照前所开目，与宋代有关系的，便是卷廿三之陈忠、大愚、宋忠三篇，廿四之宋兰、宁波二篇，卅之宋枢、蕺山二篇，卅六之真志三篇，共十篇。此十篇皆有小错漏，可为校释之用。今将陈忠一篇录寄，以下各篇，如有疑问，即行来信可也。《表微》误字不免，乾祸之误，乃印时二字脱出，工人随手塞入，非校之过。又梅涧不误，所据本不同耳。余未一一。十二月五日。

（一〇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往函

九晚函悉。十一日寄《表微》下册两部，另全册一部，未识何时收到？余感冒已愈，胃口仍不开。《鲒埼》外集十四巾子、东浦，十六同谷、石坡、杜洲，十九宋王，二十六宋诗，二十八胡文、张邦、胡舜、岳珂、陈谦，三十一题真、跋汪，凡十四篇，皆讲宋代的。兹钞寄二十八二

胡及张三首，如谓“《宋史》不为高登立传”，殊可笑。最宜使生查对，查出时必大高兴。前辈工具书不完备，史源实习之事不可少也。遵俭等十五日回津，南开事已到任。潜回夫家，有人照料，比在京好。春假能来平，甚佳。余未一一。此复博儿。父字。十二月十七晚。

(一〇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往函

卅一日及一月三日来信均收到，资格事告一段落，三四年间，得到此地位，幸甚。《魏文节事略》未见，此等事辑，不啻一魏杞索引，甚有益于人。人得此资料考证而研究之，则可成一佳文。此书当是其后嗣所为，余平日未尝注意其人也。潜女于三日上午三时在津寓去世，已葬万安公墓。是日益与雪及潮叔之女如瑛均到场。不卒于重庆、南京而卒于津，且与舅姑同住者半月，可谓不幸中之幸。一月九日。

(一〇二)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往函

一月九日函久未见复，正以为念，因有《鲒埼》考释多首并汤道未件，仅剩一二份之故。十四日复函并文昨始收到，知此函尚未失，至慰。昨与青峰谈起黄晦公^{〔1〕}书法，忆及镇海楼手卷实为晦公晚年绝作，未知此卷在何处，便幸告我。又往年秋涓^{〔2〕}先生曾用珂罗版印行晦公所书王公墓志，曾见过否？小楷亦精。十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谢山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亦所谓还心愿也。须作二万字之文乃能够本。兹以影片示汝。小子佳否？有何新见之书，新识之人及海上文坛消息，能不断告知为望。此示博儿。父字。二月二日。

(一〇三)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往函

二日及七日来信并古代日本文均收到，此间所识无研究日本事者，故此文未有交别人看。应如何处置，便告我。凡发文要注意所投之报及杂志如何？同是一文，因所投之报及杂志不同，所生影响遂不一。北平馆信，

〔1〕 黄晦公：黄节。

〔2〕 秋涓：王蘧。

已电询袁公，得其复函如另纸，当有信径复汝矣。我对他说，颇不客气，一非自投，而系应征。二如不愿登，即告知，因有多处索文也。因袁手下某君，颇势利，余故为是言。三叔久未来信，有来信时，当将汝事顺告之。四海困穷，非一二人之事也。遵俭现在南开，我以为不如中央图书馆，前途希望较大也。小子病宜少读书，停一二年不入学无要紧，身体第一，读书第二，幸注意。南宋定都文，我心目中无甚新资料。浙中所见新出板书报，有何佳文及值得注意之作，幸告我。孙子书楷第先生前日在图书周刊文^{〔1〕}，已见否？似乎闲话多些，长些。同人有何批评？专此复博儿。父字。二月十七日。

日本文稿有几个字要注意，如代字易讹为什，改字易讹为政。前振孙文已有此误云云。

（一〇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往函

九月卅日及十月廿九日来信，早收到。两月来不写家信，正想写信与你，刚接十一月九夕信，知功课稍有眉目，至慰。当初接你信，言白拿钱，甚痛苦，诚然。人不劳动，不应得食也。史系现停，明年有复开之望否？如果不复开，史学教员何所事？不是现在好意思不好意思问题，而是明年如何着落问题。今既留校教公共科社会发展史，是否变成了政治课教员？史学专门课，将来仍然有否？此层要注意。我当初因你来信云白拿钱，我就想到能否请华东局介绍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或华东有类似此项机关可入否？个人自修，不如集体学习，单是读书，不如实地训练，就是作一回下乡调查工作，也是实地学习之一。既云学校方面不肯放走，是学校何人，校委会抑系主任等等，幸复我。来信问社会发展史研究提纲，只见有艾思奇著的《社会发展史提纲》，未算定本，拟明日寄汝一部。又有恩格斯的《从猿到人》，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发展史，又有《人怎样变成巨人》及北京出板的杂志名《学习》，已出了两期。以上各书，未识你已有否？如未有，而需要，可照寄。但寄重复，则无谓了。所以最好想要甚么书，及已有甚么书，开列单来，可以酌寄。如果先头开

〔1〕 指发表在《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七期评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之文。

单未有，后来已有，亦应告知，以免寄重无用。沈志远译《历史唯物论》，上册出后，到出下册时，不单卖，连上册为一册，只可重买。但有人说此书译得不算好，有难解处即其错误处云，未知是否？此间教政治课的教员稀少，都系合千百人聚于一堂，用扩大器播讲，名为“上大课”。次则分组讨论，有问题不能解答的，汇齐请教育部专家解答。教部亦每两星期开会讨论一次，聚各校教此课之教员讨论云。

相片收到，夏作铭^[1]先生晤时幸道及。容儿就南开电机系副教授，每周七小时，有馀暇自修。近学俄文，颇有兴致。益少见。朴孙原在辅大农学系，现清华、北大农学院，与华大合并，辅仁农系取消，朴亦改入北大合成农业大学，也学俄文。牟润孙有消息否？方司铎在复旦不甚得意，现在何处知否？谭季龙^[2]君行止何如，有联络否？余忙于事务，学习一无进步。傅沅老已于数日前过去。张星娘半身不遂，已退休。余老丈也因病休假。张怀请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刚由美国回。黄伦芳请入新法学研究院。萧仲珪在辅仁，其国文系主任顾随先生，前日午睡，至六时未醒，家人唤之，已昏迷，即送医院救醒。馀未一一。此示博儿。父十一月十四日。

简琴翁^[3]来信，云有二子欲来京入大学，尚未回信。又云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琴翁书法大佳，但来信，经检《草字汇》，仍有一二字未识，可见余之孤陋，为之一笑。约之最近曾有十月廿三日信，省港邮件，仍未大通云云。贺昌群君有消息否？缪凤林君究竟有人震旦否？有所闻，幸告我。又及。

[1] 夏作铭：夏鼐。

[2] 谭季龙：谭其骧。

[3] 简琴翁：简经纶。

陈维镛^{〔1〕}

（一）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来函

援庵贤侄鉴：

成年不通一函，因我暮气已深所致。前由阿约交来字画一幅，恰与先祖同名，妙极。来书问及民族渡遇难事，大约溺毙有三百人之多，惟所识亲友均无及难，因该渡系贵族式，无巡城马之故。侄远处北方，我又懒于写信，料必诸多挂念。写及家事，不甚乐观。琪之子家驯三岁，彦之子阿用十八岁，淦之子阿匡廿七岁，维鏊、维梧，均先后去世。妇人死去一个，系宗建之妾。宗建所造之米机无利可图，他家用与儿女教养费，有一部分要倚赖信义^{〔2〕}供给。宗玉所经营之糖业、番枳事业，闻均遭失败，见面只有心照，不便过问。观荣、长志两老表好不得了，长贫难顾。七姑两个仔，能文能武，有好人唔造，可奈何？论及生意，是年各埠各号均有喜色，稍堪告慰。星架坡信义原日林氏占一万元，他今年自愿退股，加五计算给还与他，从此招牌又加回一陈字。叻号（按：指星加坡信义）今年买铺二间，从新改建，连产价、建筑费共需叻银四万元之谱。叻号新张，当该埠生产衰落时期。今年下半年，叻地已恢复繁荣，该埠生意更有希望。海口广德^{〔3〕}造了卅余年，近三五年始有转机，惟仍未能保本。前各同志多已退股，只余宁远堂与碧池祖股份。彦侄之大舅林耀墀在广东增城开办金矿事业，宁远堂及个人均造有

〔1〕 陈维镛（1877—1956）：援庵九叔。陈信义药材行总负责人。

〔2〕 信义：陈氏家族共有之陈信义药材行。

〔3〕 海口广德：在海口之陈信义分行。

多少股份。试验时期，成绩颇好，未悉将来如何矣。论及乡间人事，变迁颇大。厚者薄，薄者穿，在退化地位者实居多数。由南洋失业回乡，触目皆是。近日好世情者，华庭之子应秩，子宾先生之子侄庸垓、次骐，行事劣迹，乡人皆贱之。伯驹斯文扫地，借债度日，有不得了之势。杏桥之子君慧，刻为广梅铁路正工程司，国楠为副工程司，开办已有两月之久。至教育方面，我经理十馀年，成绩甚劣，筹款难，靠教员难，及难得尽如人意。初时我主张来年停办，应秩由南洋回粤之日云，陈永年中愿担负三千元经费办本族教育事，着我进行。得闻之下，我甚高庆。经着阿约预算计划，大约需款六千五百元乃得。适返乡后，征求各方意见云，乡中各学父多不满意读学堂嘅。询虞旧学家学生多至一百三四十人。乡人以礼拜不放假，暑期不放假，识读四书，便称为好先生。时至今日，本族仍不知教育为何物，及说何以不讲读书而讲求积分。我见得如此，一防捐款之人希望大，二因自己系教育界外之人，三因经费少，难请可靠教员，不敢通函与陈永商酌，此事已作罢论。刻下有李姓教员，南武毕业生，由宗辉介绍到本校，已办两学期，由本乡祖尝及本堂凑足五百元给他，学费由他收，每名规定学费八元。我为轻负担计，亦乐于赞成，办过一学期，看过如何再算。坑美大围连年均受水患，农民损失甚大，乡众均仰望于本堂倡议救灾水泵。后得五七个热心家愿垫支六千元，我亦赞成一份，垫支二千元。核算修基围水闸、置水泵等共需银一万三千元。此围有田一千亩，拟每亩科派银一十六元，分四年收讫。围内各姓均赞成此举，现已陆续进行，不知自量，为地方计，勉为其难矣。维启^{〔1〕}祖之山，正面处再崩卸，我着工人于大寒之日用蛮石砌回，及在护领之上锄一水坑，使水分流，如此想不致有再卸下之患。家中、铺中，各人均好。三伯母仍康健。吾老矣，幸得身体平安，统祈勿念。草此，并询近好。陈九，一月卅号。

〔1〕 维启：援庵生父，维镛之五兄。

(二) 往 函

自己又不是无得食，散一点财产给大众农民兄弟，岂不是好事？社会主义社会，私人财产无甚用处。来谕说本堂子弟不满，这是暂时的，过一下就明白了，你老人家也不必怪他们。

〔手稿〕

陈雪晶^{〔1〕}

（一）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函

伯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月前美国基金委员会轩尼博士曾示意岭南女学监罗和平女士，请在女生中选出二年级生一人赴美之加省，预算在美读三四年级，此乃免费学额，另每年给与美金五百元，至毕业为止，共两年期限。船费杂用须自备，看来似觉甚相宜。但以生活程度奇高之美国，使用当不少也。且毕业后所得只一学士耳。若谓毕业后继续读三年，考取硕士，但此时既没有津贴，而美国最近又禁止学生工读，这岂不是要父亲负担一重大数目。家里弟妹不小，自己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想来想去，都是毕业后再找机会赴美较为上算也。此事父亲初甚赞成，征求伯父意，惜收到电时已不及，不得已将此事作罢！侄已于六月十九日试验完毕返家，暑假期内岭南社会学科研究会有一全国文化考察团，由徐锡龄教授领队，侄亦随队北上，将于七月一日乘粤汉车出发，先至汉口、郑州，十日后可抵北平，届时侄当进谒伯父，请示一切，俾无知侄女得蒙教益，是所至盼。肃此，敬请大安。侄雪敬上。六月廿六日。

〔1〕 陈雪晶（1915—2000）：援庵侄女，国键长女。一九三八年岭南大学毕业，四十年代与孙传芳次子结婚。曾在香港政府福利署工作。曾来信告我：“我的名字是大伯替我改的。我出生后，爸爸给他去信，那时刚下雪，他老人家说：‘叫她做雪吧！’1937年我随徐锡龄先生北上，打算到北京后，即转燕京。不料到定县后数天就‘七七’事变，和走难的队伍，攀上火车后梯，辗转逃到青岛、上海，乘轮南返（香港）。”

(二) 约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往函

雪侄如晤：

本月九日再复汝四月廿五日来函，并原来信皮，我误看三号为五号。今又接五日来信，又改地址，不知我九日之信，能收到否？来信言家中兄弟和睦，至慰。凡事贵能谦让，未有谦让而不和睦者也。卖书云云，似非要务，存书不比存钱好吗？且存钱何用，现方有人将钱买书，如非必要，似不必卖。既然问到我，我就不主张卖也。所谓宋明板，是否真的，明板书不算难得，宋板则希罕了，但未知真假耳。此事我都稍懂得的，未识能将书目板本开给我看看否？如有书目，挂号或有顺人带来一阅亦好〔1〕。专此，即问阖府潭安。援字。六月十六日。

信寄北平后外兴化寺街五号，收到较快。

〔1〕 雪晶姑来信告我：“在津时，（我）每周都往北京，住在大伯家。他老人家常代我看孙家的书和字画。”

陈珍铭^[1]

(一) 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来函

援大伯：

因为事情严重，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同情给予我些微的援助。上次我因为言语的失慎，做成了莫大的错误，希望你包含原谅。上次经你拒绝援助后，我多方出法子向同学间筹备，幸能够数，如期缴上论文。惟现学校放假在即，同学即将离校，故所借之款，亟待偿还。家中虽已去信，惟以路途遥远，一时不及到达，而同学们催我甚急。我心甚焦急。故再度请求大伯之体谅，予我以一臂之助则我感甚矣。我平日用钱太无分寸，自此次教训后，当加留意。祈大伯予我以悔过之机会为幸。万望大伯体谅我书此信之至诚，而信我有悔祸之决心，则虽大伯再度拒绝我亦感谢矣。

顾问合家安好。 姪珍铭上。六月七日。

[1] 陈珍铭：陈宁远堂四房子弟，援庵堂姪。时在燕京大学学习。

罗永昌^[1]

(一)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来函，一月二十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

敬稟者：喜接大人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赐来训示，母亲传阅，如获异宝，捧读数遍。大人嘱写字要端正，“一”字不能写成~〔按：援庵在此句旁加双圈〕。聆悉尊训，本应即时改过，奈因多年坏习惯，一时恐难尽改前非，乞望准赐时日，渐改恶习。

我们住在贵阳城西郊市西路一九八号，是合作社的职员眷属宿舍，母亲与我各一小房，环境很好。日出而进城办公，日暮返家休息。由家步行至办公处（省府路四十一号），约需时廿馀分钟。

年少无知，自幼辍学，限于环境，盲目搜索，在黑暗社会里湖（胡）混，时错则为他人所窃笑矣。良言忠告，静默萦思，真只有大人良言指引，启发蒙昧，此真令我永刻骨铭而不能忘也。愿天父帮助我珍惜自爱，冀能不辜负大人善诱之德。

来示赐训，获益良多，容留铭铭。

蒙赐家慈尊照一枚，覲见霁范矍铄，寸丹愜畅。大文《通鉴胡注表微》小引，得睹字划行间，一一之错受感化不少。惜孙因文学修养尚浅，内容多乏解释为憾。

东单牌楼忠信公绸缎店奉达之名片，因在张恩泽君离筑赴渝，在车站之际匆忙写的，致多错漏。蒙加训诲，又进益不少。知我者谅我爱我，莫

[1] 罗永昌（1927—1992）：援庵外孙，长女桂辛第三子。抗战后期在贵阳合作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铁路部门工作。一九四八年以后在香港经商。

过于大人者也。

筑市繁荣随着战争结束而减少，日见回複（復）昔时之荒凉寂寞矣。不论气候、环境，实不宜吾等多住一时，甚望能早日摆脱此睹境思情、逃难之伤心地。返广东，昔事回溯，徒增惆怅痛苦心情，甚欲得一休息。且广东既无家园顾虑，何必多此烦恼，故意不欲南返。（汝伯父现在何处？应有信去请安问候，并向伯母请安。）

拟赴台湾，因交通还未恢复，携眷赴任，尚非其时。但职缺不能久悬，又不能忍弃慈怀，独漂千里，故只可作罢。

转赴东北，更不是其时。除上述问题外，严寒气候，更非吾母子之可能受。

上海太繁华，年青彷彿，易沾恶习，心为之戒，故亦不能往。沉思流离数载，孤苦无依，苦难中母子流离，历尽艰辛，幸赖平安，痛定思痛，凄惨吾家，凋零冷落，如我複〔按：援庵圈去“複”字〕不识自爱，何足以慰吾以（已）死父亲、兄弟，更何足以慰吾栽培养育，数载患难与共的母亲吗。唉！忆及吾家，泪跟笔泪。但徒呼惨痛，又複（復）何益呢？

好友张恩泽君，从少禧（禧）戏及长，闻吾惨淡心情，时加劝慰。其父张吉轩字伯宽先生，前上海《大公报》编辑，待吾兄弟亦複〔按：援庵圈去“複”字〕不错。今逢张翁出任北平行营秘书，或东北热河财政厅厅长，日后孙拟赴平，与泽兄一面求学、一面工作，冀获有所成〔按：援庵在上写一“成”字示范，先撇后画〕就，慰吾慈怀。维（惟）望大人多加指引帮助。此恩此德，毕生难忘。

馀容后禀，专此敬候

福安！ 外孙罗永昌谨上。元月四日。

去年十二月廿五日来信收到。

復，音服。複，音福，重複也。成，此字要先撇后画。如果先画后撇，一定写不好。记紧记紧。感字等亦要先撇后画。

（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来函，一月二十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敬禀者：

顷接大人本月三日来谕敬悉。大人尊体安康为慰为颂（下缺）

来相片收到。但送相片与人，必须写日子。

写字笔画先后要讲究。如“成”字一定要先写一撇，而后写一画。

来信寄北平后门外兴化寺街五号比寄辅仁大学收到快，因在家时候比在校时候多也。记紧。

十二月廿六日复你十一月廿六日来信，已收到未？今次来信皮，已比前两次写得好，小字易进步。

（三）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来函，二月四日批复

（上缺）现我之主管长官是河北人，名齐卫莲。先生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多年，现任本市市政府秘书长、省政府顾问及省府合作社理事兼总经理。在北平居留多年，大人尊名，言谈中亦多认识。

再者，前函提及之张伯宽先生，是朋友张恩泽君尊翁，亦居平多年，曾任职报界。平《大公报》及沪之《申报》，均曾任总编辑及主笔。现已赴东北热河省接长财政厅。张先生在粤南方政府时代，为陈济棠先生之机要参谋主任，职挂陆军中将。孙现所交朋友，多半是比我长一辈。因为我年青便迫于投身社会，差不多每一个朋友都猜不出我年纪这么小，朋友中军政商学医的居多，但很多交情尚浅，暂不能用以助己。

朋友中，虽然好坏参差，但我年纪虽小，认识颇大，良朋益友，常在栽培选择中，大人大大可放心。现在我的处境，便证明我之待人及人之待我。慢慢的，大人便会知道我之奋斗不虚也。环境迫成我这样，怨恨中複（復）又欣慰。单身漂泊，全无亲戚的一点支持、提拔、帮助，能站得住而不致身临饥寒者，苟非吾友，又如何呢？现在朋友中，虽大部暂不能为己助，这暂待时日而矣（已），此比亲戚强而我矣（已）。此请大人谅我，因为痛心的，他们不加帮助，反而妒忌中伤，残忍何複（復）如此者乎！呜呼，人情冷暖，吾深知者也。冷皓（酷）白眼，激发吾往上争。将来不敢言之出类拔萃，但最少也得吐一口气吧。知我者维（惟）大人，望多赐教导，以成吾志，心铭为感。专此敬候
福安！ 外孙罗永昌谨上。元、廿。

一月廿日付回四日及十日来函，想已收到。所言“成”字及“左”字“右”字的写法，想已明白。如果写不惯，最好用手指在桌上写一百几十

回，就可以转过来了。

来信不过几个月，字已大有进步，可为喜慰。

孔夫子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尤，怪责也。一个人不必怪责人，人待我好，固然于我有益，人待我不好，亦未必于我无益，故此不必怪责人。此孔夫子之训也，记紧记紧。

二月四日付回。

(四)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来函，七月十四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六月五日来信并改回信稿多件均已收到。因月来事情繁多，这样那样，心神不宁。为着前途事业，我不得不接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之聘，往台湾台北泉町铁路管理委员会工作。约待各项手续办理清楚，及台省汇到旅费，即行偕母先返香港。母亲暂缓前往，留在粤、港间暂住些时日，待我抵（抵）台洽办家属赴台手续后，再接母亲、兄弟等同往。

闻台省气候环境颇佳。此行目的，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候机会出国，进行充实事业建设之基础。目前环境观察，公费出国希望甚浓。时光荏苒，伏思已往未来，均不忘大人对我之帮助、指导。赴台后，望仍常常惠予赐教。通讯处，请暂寄香港湾仔洛克道一六〇（?打圈之法，中西不同。西文由左至右⊙，中文由右至左⊙○○）号式楼家兄罗永兆转给我。

但本月前，请仍赐寄贵阳，因我七月底才可离职也。母亲平安，勿念。专此敬请

福安！ 外孙罗永昌敬上。七月四日晚。

甚望能在贵阳多得一示。七月十四日付回。祝你母子平安。

来信甚有进步，为之欣慰。你如果要去台湾，我有几句话送汝。存心要忠厚，做事要勤慎，待人要谦和。不可贪不义之财，不可为犯法之事。要想长远，不可徒顾目前。要顾名誉，不可徒想富贵。孔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利。恕不多写，多写怕你不记得。

(五)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来函，十一月九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十一日训示，敬悉。奉诵回环，不忍释手。如临镜现形，深悉大人慰勉，义意深长，不信者自信，亲历亲尝，惭愧惭愧。

以往各位长官，须（虽）先后因人事更动而下台，但对孙之生活，尚极关怀。奈因失业人多，谋事不易，且仕途人事关系殊深，一朝天子一朝臣，量人量己，相形见绌，惟忍耐候机而已。

现日居家力学《圣经》及其他书报，夜则静思检讨，修身养性。碌劳命苦，不知何日始可另谋栖身之处。

慈亲孤苦，心殊关怀，量力不足，徒作空言阔论，倍觉汗颜。知者谅我，不知者能谅乎？扪心竞竞，恳乞大人不于（予）见弃，倍赐裁（裁）育，不胜幸甚幸甚。肃此敬请

福安！ 外孙罗永昌谨禀。九月十四日。

好孩子，比前进步多矣，可喜。

此系旧信，因最近来信“虽”字仍错，故此寄回。虽系虽然，须系须要。十一月九日。

(六)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往函

十二月卅一日来信收到。所言台人对国内来台人员多含愤恨，此是自然之理。至要谨慎谦和，不可趾高气扬，以为自己了不得，至紧至紧。

你母来信，收到你款，甚安慰，称赞你孝顺，我亦为之喜慰也。

来信问善姨，由重庆返南京，又由南京返天津，已于一月三日上午三时逝世。与舅姑同住者半月，终比卒在重庆、南京好，亦不幸中之幸也。

来信又问善姨夫妇。他们到台北，住旅馆。来信只言寄台北邮局 138 号信箱，长久住址未定。你如找他，可寄 138 信箱黄卓然询问他地址也。今日我亦将你地址寄他。馀未一一。此示昌孙。 外祖。一月十日。

近日来信比去年文字好得多，为之欣慰。

(七)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往函

屡次来信，收到。知到汝近来历练得多，老实得多，孺子可教也。年轻人最紧要“老实”，不荒唐，不大砲，不贪不义之财，不欺负人，至紧至紧。我见荒唐人，讲得满口好听的话，不久即为人告发，或自己犯罪，而入牢狱者多矣。尤其在胜利以后，此等事更常见也。因此我听见你近来历练得多，老实得多，心中为之大慰也。勉之，勉之。

接港电，我母病重，现正接洽飞机返粤，待今日下午决定。大约你接此信时，我已到粤也。粤通信处：广州河南栖柵南街生生医舍。或者到港，则可见汝母。此示

永昌外孙！ 外祖字。七月廿二日晨。

(八)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来函，九月三十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敬稟者：

孙近月来因工作冗繁，操劳过度，精神欠佳，时有失眠，至疏修函请安，乞请赐于原有。（客气空话，少写为佳。七月廿二日在平寄汝一函，收到否？何以未见提及？）前接家信，惊悉先外曾祖母福体〔按：援庵圈去此二字〕仙逝，聆闻饮泣。奈该时乃因庶务股创设，奉命兼长该股，百事待理，无时稍暇，迄未修函问候，自知殊属不该。〔按：援庵圈去此六字〕扪心更觉难过。及后精神日渐不支，先后一再呈辞兼职，皆〔按：原信“皆”字上半作“此”，援庵批改〕慰留而不获准。长官时多慰勉指导，见难引退，颇觉难安。从言语隔膜、习惯殊异事倍功半的困难环境中，埋头苦干，先后从日式的各种不同环境文化中，接收、整理、改良、重建了人事、庶务两个最困难复杂的股，不辞辛劳的目的，就是希望从经验中弥补我学识的不足。这恳望大人俯察孤儿的苦衷，不以我为贪图名利虚荣而见弃，并时赐教导，俾可依遵，则孙幸甚，慈亲幸甚。（谨慎，忠实，至为要紧。我此次回南，在香港见汝母，甚好，不必挂念。看汝近日来信，进步得多，欣慰无已。谨慎谨慎，不贪不浮，幸甚幸甚。）

经年长管人事，而未有一人为我开罪，长官为此而特别器重于我。

秋凉矣，忆时计日，来台已将一载。以勤补拙，学识经验，似觉稍具根

基。自下月一日起，因有特殊成绩，至积劳失眠，奉准给假一周，公费往北投温泉休养，年底并有希望能接慈亲来此。专此奉闻，谨肃叩请福安！ 外孙罗永昌敬启。九、十九。

九月卅日付还。

（九）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来函，二月五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敬稟者：

叠月未接来示，（十一月廿二有信给你。）孺念殷殷。接家信，藉悉慈亲亦些时未接大函示。（十二月八日有信给你母亲。）惟在各亲友间接中聆悉大人福体安康，日时著书写字，殊为慰颂。

时近岁暮，台北连日气候突然转寒，为台省近十数年所未有，物价颇受影响，逐天上涨，生活迫人。

来台虽将一年又半，而工作亦日渐繁复，究因学识经验尚浅，（自己知到浅，便会求深。）渐觉力不从心。沉思大人一向训诲，诚属迷途南针。以前因为人世顺适，未遭挫折，至使目不经心，无事视为难。迄今渐深于世，为人情世故，锻炼磨折，（好）始悉自属渺小空虚。（好。自己知到空虚，便会求充实。）孤儿迷途搜索，雨雷风险，徒窃悲叹，求告无门，苦力支撑，幸尚未失足淤泥之中。（我时时防年轻人犯罪入监牢。因近时生活艰难，贪心易起。《论语》上说得好：“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刑就系挂念会犯罪，怀惠就是想钱。）然前途茫茫，俯首凝思，能不惶恐？日伏案桌，埋理公务，尤恐力之不胜，而社交应酬，仪态品格，不欲人欺，亦不欲人恶。对上（总要实在）应下，时感困难，（对上应该实在，不要只知巴结；对下尤应客气，不要欺负人。）固世之无两全者。顾此失彼，阅历显浅，未暗（谳）时人之奸恶。（不必当人是奸恶，先要自己学好。）心意忐忑，徒视听他人之冷眼讥消。（不要紧。）风雨四面，孤儿难持。时窃孤身，忽厌于世，念及慈母，忠贞抚育，凋零的家，毫无生息。身历孤儿之痛，备尝讥凌之辱，又欲苟延挣扎，期待雨过天晴。

台湾铁路直隶国营消息，反复沉浮。世事人情，何可变幻如意，慈亲时有来信，（去信要紧。）居港平安，勿念。智超表弟亦时通讯，博舅以次各位都好。约舅闻因汕市府改组，短期或将返穗。馀容另稟，专此叩请

福安！ 外孙罗永昌敬禀。元，廿九。（二月五日付回。）

来信字大有进步，可喜。比起在贵阳时来信，可谓进步千里，为之欣慰。

你常常写信给我，不如常常写信给你母亲。因你母亲常常挂念你，需要得到你的安慰。而且你母亲系孤人一个，在港寄居人家，甚可怜，甚可念也。

究竟回信你寄信箱好，抑或寄别处好，不甚明白。

（一〇）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来函，二月十二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敬禀者：（尊前，“前”字要点句。）顷奉接五日谕批原函，（下文有捧字，上句“奉”字可删。）捧诵回环，难愿以手释。默静沉思，悟领训诲，以（觉）近日处境，适需此一指示。因现任职务及其他〔按：援庵圈去此二字〕环境，随时皆有不胜失足之虞。声色货利，生活迫人，尤易诱人跌倒。捧诵深思，无限慨叹，忆及以往，想到将来，深悔我的过去：骄傲、显露、紧张、荒唐。不谅察自己空虚无能，时自豪窃笑于人。〔按：援庵圈去“自豪”、“于”，批：上句已有自字〕究因人世浅，未经阅历，过去尚属称意，而无阻碍。学问浅，涵养小，不免目空一切，傲慢荒唐。（写信要明白，闲话要少，要切实。重复字句，尤要检点，我不敢多写给你，防说话多，你不记得，随随便便看过，失了我深意。）从以往想到现实（在），支持站立，维（惟）大人再三晓谕数语之力。“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对上应该实在，不要只知巴结”；“对下尤应客气，不要欺负人”。小子恪（恪。格，变革；恪，音洛。）遵之功，书至此，对此三语座右铭，仍铭念不已。……

来示又嘱小子多写信慈亲，……“母亲系孤人一个”……触目惊心，饮泣战兢。周禀二三函，违别迄未间断。奈时窃〔按：援庵圈去此二字〕经年劳碌，未有稍宽慈怀，深愧乏善告慰。量力不从心愿，〔按：援庵圈去量、愿两字〕徒呼（然）悲叹。每忆于（及）此，忽不欲生。〔按：援庵圈去此四字。〕姑（即）无闲言，亦〔按：援庵圈去此字。〕能不汗颜乎。孤儿童年辍学之痛，至凡事途倍于人，（此句不明白。写字要讲究。譬如未、余、途三字写法，单写“未”字可以捺，写“余”字则下截要改为点，“途”字则上截亦要改为点。一个字不能有三捺。“途”不成字。）

比之则以“丈”“里”计。命也如此，仰天长叹，夫复何言（言字要点句。）学问浅，勉负重任，近涉专门技术者，时感困难。“进固未能进，退亦无可退”。谋生不易吃饭难，奈何奈何。馥容另禀（禀字要点句）。专此（此字要点句）敬请福安（安字要点句。凡收句更要点句）。

外孙罗永昌敬禀。式、八。

“罗”字上头不要太阔。

又禀：来示请寄台北邮局八十八号信箱，因该信箱系我私人自用者。

（一一）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来函，十一月二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孙已于本月四日离开台湾，六日晚平安抵香港。稍为休息及拜见六舅父（谁是六舅父？此等称呼不妥，应即改正。）后，八日晚趁船往广州，旋即到新会一行。时适接近重阳，又值陈太祖建醮，亲友多在新会见面。

外祖母自香港战乱离别，计已九载矣。虽乱世奔波，而康健如昔。母亲亦赖大人福庇平安。离别重逢，喜难笔述。

在新会逗留一周，外祖母与母亲往香港。我因欲在穗谋工作，即由乡返穗，暂寄住河南同福上街十三号曾姓友家，现正筹谋一栖身之处。目下生活艰难，百物奇昂，公务员入息有限。由台返穗，川资已大费踌躇，再以失业徬徨，谋事不易。虽暂可寄居人下，而游手好闲，扪心实觉万分难过。况母亲两年别离，无一慰藉，更倍觉汗颜。

世途蹊蹇，无能叹命薄。来日茫茫，咽泣终夜。穗如不能立足，恐又要长途跋涉，再作他乡之客。

穗市数天前一阵秋风，略有寒意。不料今日烈日高照，又如六月炎夏。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时窃以此语聊为自慰。

报载平市物价飞涨，面粉、白米不易购得，不知是否属实，唯愿大人安康。广州闹米荒肉缺，物价天天不同，币值日低。到处杨梅一样花，真不知如何了了。大人如暇，乞望来示。肃此敬请

福安！ 外孙罗永昌谨禀。十、廿七。

赐示请寄：广东广州河南同福上街十三号曾宅转交。

虽穷，不闻犯法，至为欣慰。余所挂虑青年人，常恐其犯法也。今闻汝安返广州，至慰至慰。凡事谨慎为要，目前困乏，忍耐可也。

(一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往函

廿七日来信收到。一个人不能一往顺利，中间必有挫折。善处世者利用此挫折，来修养自己。样样反省，“不怨天，不尤人”。尤其是怪之意，不尤人，不怪人也。说话要老实，面色要和霭。暂时失意，不要紧，切切。此示永昌外孙。外祖字。十一月二日。

(一三) 约一九四八年，往函

你知到久不覆你信的缘故否？因你每次来信，都有三个刺眼的字。^{〔1〕}常常惹起此间家庭不快。所以一见你来信，不敢拆，即焚毁。你系好意，但系累人。请以后信内不可提及这三个字。不告你，你永远不明白。忍不住，乃告你。

(一四)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函，九月十一日批复

外祖父大人尊前：

敬禀者：疏函请安，孺念殷切。惟终日事忙疲累，目倦始寝。欲勉强执笔，苦思乏善禀告，又作倦睡。（闲话宜少说。）日昨益舅等由平经穗来港，晤面聆悉国内情形佳胜，窃羨不已。尤喜者，获闻大人福体安康，快慰实难笔述。孙自来香港后，蛰居经年，日为环境谋虑，无心与任何人等来往。（人不能不与人来往。）及谋职家庭教员，就环境之便，几终日沉迷研讨织造漂染业。旋又正式受职该厂，从学习进而工作，现更进而参与改良设计。〔按：援庵在此四句末均打圈。〕以稚幼之年，浅陋不堪之学识，去学习，追赶着工作，尤惶恐不逮，何仍有馀暇干非份之事。况从字墨里领悟大人教益十有馀年，岂有干与大人意愿相违之事。诚恐大人徒

〔1〕 应为“外祖母”三字。指援庵发妻邓照圆女士。

然忧虑，谨至诚修函奉达，大人明察，当以谗言渎听为不齿。〔按，援庵圈去“谗言”以下七字，并批：无人说坏话，不必多心，好好工作便是。经历与年岁俱进，至可欣慰。〕小子无知，能获赐予教导，幸甚。谨肃敬请福安！ 外孙罗永昌谨上。一九五〇，八，廿九。（九月十一日付还。）

在港最好看《大公报》或《文汇报》，所得祖国消息较正确。

信皮字画太细，不相宜。地址竟看不明白，无法回信，只可寄省转。

〔按：此段批在信封上。〕

（一五）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 来函，九月三十日批复

外祖父尊览：

几个月时光，好像一天半天这么快便过去。为生活劳碌，差点儿连月日时间也记不清楚。只有事情天天堆积，又慢慢地完成，这才恍悟时间已过几许。（以上是闲话，家信用不着，可以省去。）接广州致易表弟信，闻大人到重庆，（我五月廿八日离京，九月廿七日由重庆飞京，整整四个月。）智超表弟到南京……总之各位都安康愉快，祖国的欣欣向荣，（是的。）值得羡慕。希望稍过时日，我也可以回到向荣中的祖国。铁路上的工作，我很有兴趣，大概粤汉铁路会是回国的踏脚石。或许快要迁返国门的香港纱厂中，我也许会是随员的一份。铁路和工厂，消磨我最近的六年生活。□从学习、工作，走进创作的另一阶段，差不多奠定了我以后事业的道路，遗憾是学识跟不上工作的现实，（回到祖国，就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不愁学识不够。）这使我受到不可言喻的障碍和阻挡。但当我欣闻大人往重庆，这使我得着很大的鼓励——能力是创造出来的（要虚心，要朴实）——至诚地恭维大人，亦万分感谢大人给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愿大人多赐来信，使我多得学习的资料 and 机会。青年人应该与时代一同前进，（老年人何尝不应该前进，但要紧认清自己是那国人。）请大人带领并指示我前进吧！专此敬请福安！（问你母亲好。） 外孙罗永昌谨上。一九五一，捌月拾捌日。（九月卅日复。）

张遵俭^{〔1〕}

（一）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来函

岳父母大人尊前：

敬稟者：敬维福躬康泰，为颂为祝。前阅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悉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由顾子刚君转赠图书馆收藏。此札曾沐手泽，辗转之际，定有一段因缘也。今日报载尊撰《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一文，阅之喜甚，此诚考证学问示范之作。初学者得读此文，于入门方法上可获不少启示。剥茧抽丝，语语引人入胜，考据至此乃有绳墨可循，可谓精绝。窃谓自《元典章校补释例》以下各著，殆仅乾嘉间段、王诸作可与比论。其重要在于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驭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然大人神思独运，殊非二三子所得企及。庸陋如婿，亦譬如视而不见矣。十日手谕十三日奉到，当即复稟一札，想达钧右。平馆《图书季刊》近期刊出专论两篇，而两篇均属乐素兄文，具见器重。年来颇拟练习作文，惟以此间书藏未丰，每有欲作，辄觉参考材料困难。尚求指示一二题目，俟试作后再恳斧削，未悉尊意如何。友人梁君子涵返平省亲，特介进谒，附携七妹衣物，亦祈代收为盼。专肃，顺请崇安。子婿张遵俭敬稟。卅六年九月廿日。

〔1〕 张遵俭：援庵次婿。长期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陈 善^{〔1〕}

（一）约一九四七年，往函

十一月十四日来信收到。卓然^{〔2〕}近日光景如何？既然能另住东山，料必光景较好，至慰。一个人年纪日增，经验自富，想汝二人近日必比前几年更有进步也。我无时不以汝等为念，可惜无能力多多帮助汝们耳。北平各人平安，但佣人真成问题。现在要生火，事情又（下缺）

（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往函

贺寿电及来信收到。妞^{〔3〕}国语讲演第一，国文又数一数二，我听见真高兴。据我看来，他不独国文好，将来英文亦一定好，从今日起，英文自会进步。因凡事都有一个时候，未到时候，不会发生，到时候就自然表现了，今后是他英文进步时候也。因他父亲英文好，他也一定好。日前我写了一张“条幅”，想寄卓然，因写得不甚称意，是以未寄上。将来再写，一定寄上。（下缺）

（三）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往函

廿四日来信收到。基、雪白^{〔4〕}在广州考辅仁，两人均已考上，你知道否？此最可庆幸之事也。四姑姐处，我已去信，他知道一定高兴了。

〔1〕 陈善（1914—2002）：援庵第四女。时为广州培道女中教师。

〔2〕 卓然，姓黄，陈善之夫。

〔3〕 妞，陈善之女黄知怡小名。

〔4〕 基、雪白，援庵姪、姪女。

教书对学生要夸他，夸他就高兴。他有进步，固然要夸他，他无进步，亦要夸他。等他高兴，自然用心，自然进步。一个学生最怕你说他不。你说他不，他就自暴自弃了。总要鼓励他，奖掖他，此是教学最好方法，至紧至紧。

上课之前，自己要好好预备。上课时，总要学生明白，宁慢莫快，总要他听得懂，听得有味。他在堂上闹，不用心，不能尽怪学生，先要反省自己讲得清楚否？明白否？他听得有味，自然不闹了。

卓然近况何如？至念。九月廿三日中研院又开会，我大约又要飞京一次。知恒^{〔1〕}、知怡前者来信，均收到。渐渐大个起来，真开心也。不见又一年了。此复善女。父字。八月廿九日。

（四）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往函

自二月廿五日复你来电后，至今未写信，难怪你们挂。但电报你们有收到否？系由生生^{〔2〕}转。在后又接过二月十四、三月廿日函，均未复。今日又收到你四月廿五日函，知到你们四月廿五日以前平安，甚慰。北平各人均好。哥哥^{〔3〕}每两礼拜由津来平一次，日前已与刘姓女士订婚。

昨日收到慈女^{〔4〕}四月廿三日信，此等信都系战前到上海，今日清理出来转到北平的。从前你们挂住北平，现在北平挂住你们，真真烦闷也。

我自二月底胸前胸后出“发泡疹”，早已好了，但至今患处犹麻木，大约要过一个夏天乃能完全恢复。勿念。

辅仁情形不佳，中外同人感情不洽，办事甚棘手。

知恒二月十四及四月廿日信收到。

四姑姐处久未写信，日间拟去信问候。此示善女。父字。六月十四日。托人带来食物，收到。

〔1〕 知恒，陈善子。

〔2〕 生生，援庵四妹珞卿在广州诊所。

〔3〕 哥哥，援庵第五子容，在天津大学任教。

〔4〕 慈女：援庵第五女，时在美国。

(五)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往函

六日由四姐姐转汝一函后，接一月廿七日函，又即寄回你。七日又寄你转慈、冬^{〔1〕}女各一函，未知收到否？今又有七日人民日报一张，中有舒舍予先生“由三藩市到天津”一文，可寄冬女参考。文中述到与他同船回来的有二十二位留学生，闻大多数现在华大研究所改造思想。我今日扫屋，不能多写。二月九日。

(六)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往函

善女阅：许久未写信与你，已有三个多月了。四月廿六日来信并冬女信早收到。本月五日已由辅仁出一证明书与他，未知有效否？但辅仁另外有人在美国读书要回来，也是如此。此非一人之事，一定有法子解决。信已由三叔转寄，因此处邮局寄美国信，亦由香港转，故不如由我们自己寄香港转也。娃娃^{〔2〕}不断见面，但不算多，月至多一二次而已。忙，用功读书，知到艰难，甚好。你们能组织旅行团，甚便甚好。四姐姐早就说要到北京游，现在系时候了。我到北京四十年，今年始逛过明十三陵，兹寄汝照片一张，也可见老子兴复不浅。你们思想搞通未？到此新时代，旧人要经过思想斗争，好几个月才搞通，搞通就高兴了。此祝康乐。父字。五月十三日。

(七)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往函

六月廿五日来信收到，七月九日托人带来信并波罗等也收到，但太费事了，嗣后不可以此托人，人费力钱车钱不少。最好邮寄，不能邮寄，不必寄也。知恒早已南下，不必挂。现在社会，都系集体行动，互相帮助，可放心也。七月廿一日来信，亦收到。三妹^{〔3〕}十日有信来，云九月初可抵大沽。容儿明日由京往汉，转广州，不日你们可以与他夫妇见面。馀未一一。此示善女。父字。七月廿六晚。

〔1〕 冬，援庵第六女，时在美国。

〔2〕 娃娃，知恒小名，时在燕京大学学习。

〔3〕 三妹，陈冬。

(八)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三日，知恒外孙南归省亲，特书数字问吾女夫妇好。援。

(九)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来函

爸爸：

许久没给您写信，我真该打！到现在连家住在那儿都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兴化寺街呢？

看见过您在思想改造时的检讨文章，您所说的事情，好些是做女儿的所不知道的，因此我也不停地在挖，我们在二月三日集中改造，这是广州市私立中学教师的改造，公立中学早已在去年暑假完成了。爸爸，有功夫来信鼓励鼓励我！这次我打算大扔包袱，不再有什么顾虑，现在拿起过去自己的工作总结或鉴定来看，真怪臊的，为什么以前老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可是学习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真太不够太差了。

您生活起居如何，念念。最近接过妈妈两封信，她在天津住得很好，也没说别的，倒全是问我和娃的事，娃给您写信了么？我一连两个月没收到他来信，还以为他有什么事，前几天接信才放了心，原来因整党和学俄文，忙不过来，卓然这个搞不通的心理可老大不好受呢！

爸爸，请您替我查一查，师范大学有没有一个女助教叫符娟明的，最近我听说她在师大，这是我在培道的同事，和我很合得来，因为大家都是北京来的，若有的话，请告诉她给我来信吧！

我将会很忙，赶着办学期结束。有信请仍寄来培道，因为培教〔应应为道〕是思想改造女教师宿舍，便宜了我们，很方便！敬祝健康，快乐！女善谨上。一九五三、一、廿七。

(一〇) 一九五七年，往函

善女阅：

十一月廿六日来信内有汇票五十元，知恒来已照交他。他昨晚动身出国，有治装费七百元，不怕无御寒衣服。现在国家一切都为人民打算周

到，你们可放心。这次知恒在沈阳回京，我出街，二日又来，食了饭才走。他在京住科学院招待所，身体甚好。这次他们化学所选二人往苏研究，他是二人之一，实不容易，你夫妇听见真开心了。他过津时，曾见过你妈，都很平安。腊肠等收到，谢谢。容儿通信处寄你。他与知恒不同一地，但相隔不远。他今年九月曾回国，十月再去。夹上我最近相片四张，内一张有容儿的。祝你夫妇健康！

〔据底稿〕

（一一）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往函

善女阅：

十一月十日来信收到。生日我不愿提，安安静静渡过一年一度的日子就好。你们合份寄食物，合份打电报，都有一点铺张，我心实过意不去。知恒归，你夫妇应高兴，我亦替你们高兴，可惜他来看我，匆匆一面，未能留一饭，至歉。最近接冬女十月十一日信，都是家常话，已转津，今将他新住址寄汝，并寄去照片四张，聊示近状。并祝健康！ 援。十一月廿三日。

（一二）约一九六五年，往函

善女阅：

二月六日来信收到。你说我“不会不理你”，是的，我常常挂念住你们。与街坊邻里要相处得好，要谦恭，不要骄傲，不要作坏事。人有时对你不好，你要自己反省，不可专怪人。

这些都是我常常挂住你们的。即祝你们健康！

（一三）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往函

黄知怡并未来信要钱，因想起她子女多，就寄她几个钱用，并非她来信，且她也久未来信。此复善女。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援。

陈智纯^{〔1〕}

（一）一九五〇年五月，来函并批语

祖父大人膝下：

上次您给大姊的像片我见了十分喜爱，您的身体好吗？

星期三，我们又是第二次月考，我将第一次月考成绩报告单给您看。

我们的校舍，有二座屋，一，二，三，四年级及幼稚园在一座，五，六及先生宿舍在一座中间操场隔开（批语：有点句，有不点句，何也？）我在五年级读书弘道女中是基督教的学校附设小学收男生女生我们级里女生廿四人男生廿五级会分如下五股：一，总务股二，学艺股三，康乐股四，风纪股五，卫生股我是学艺股的股员还有一个图书馆是由自己组（下缺）

〔1〕 陈智纯：一九三九年生。援庵之孙，乐素第三子。当时在杭州弘道小学学习。

族 人

（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往函

土地改革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要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才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应坚决拥护这政策。

如果我们父兄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的父兄；如果我们自己是地主，我们就要斗争我们自己。换言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如果我们是地主阶级，我们就要背叛自己的阶级来作自我斗争，我们是要废除地主阶级，但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

地主们既占有土地若干年，今日还给人民，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应该老老实实遵守政府法令，向农民大众低头，听受群众处理，群众对你好不好，就看你平日对人好不好，自作自受，也是心安理得。我们应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群众，一定会给你一个适当处理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

〔原稿〕

（二）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往函

前信族人见之，是否痛快，但思想搞通后，知到理应如此，心中自然舒泰。来信说乡间消息少，消息少的原因，系因为群众发动后，地主就孤立起来，除一二甘心作地主狗腿的，谁肯替地主通信。渡马^{〔1〕}站在农民一边，

〔1〕 渡马系广州人称来往城乡替人带信的。

对地主一样仇视，地主想从渡马得消息也不可能，因此乡间消息就少。

你们的思想，近来锻炼到怎么样，这次广东土改，你们中学教员无机会参加，可惜。但革命革到自己门前，也是最好考验的一关，你们能接受这个考验，正系绝好的机会。

病眼中情人代书。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原稿〕

陈珞卿^{〔1〕}

（一）一九五二年五月，往函

我妹生日在光绪壬辰^{〔2〕}农历四月初八，就是公历一八九二年五月四日。如果用公历计算，我妹生日永远是“五四”青年节。今年“五四”为我妹六十周年纪念，是值得庆贺的。如果用农历计算，今年我妹六十周年适逢公历“五一”劳动节，也是值得庆贺的。但我还愿意用公历计算，年年一样，以“五四精神”祝我妹永远青年！珞卿四妹。胞兄垣。

（二）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往函

四妹：

我昨晚一夜睡不宁，正想着我弟^{〔3〕}生日，今早九点才起床。十点接港电，突然一惊，我亲爱的独一无二的弟弟与我们长辞了。当即覆港一电，未知何时收到。今特重写一函，请你转去，并知我情形也。此祝大家平安！

大、三妹均此。

（三）一九六二年，往函

三妹八月五日、四妹八月十一日来信早收到。约之来京带来食物，谢谢。后来阿彩来京，又带来贵重物品。太贵重了，令我心却不安。我正挂

〔1〕 陈珞卿（1892—1983）：援庵四妹，医师。

〔2〕 光绪壬辰：光绪十八年。

〔3〕 我弟，援庵胞弟国键。

住你们经济情形，但照带来物品估计，你们经济情形并不算坏，不然，何能送此厚礼。只可这样想，开解自己。你们太多礼了。

大妹近状如何？何以不告我。

阿彩又带来外甥施如樱、施鉴光、施佩瑜等送我物件，太无谓了。政府现正提倡生产节约，何以破费至此。我一面口说多谢，一面心里难过。要你们花钱，大可不必。也照对你们想法，知道他们经济情况尚好罢了。见面时请替我说一声，不能一一回信了。

(四)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往函

四妹如晤：

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可以作小说看。以前只有油印本，不便寄汝，今印本已出板，特寄你们一册，比看京剧好些。看后如何，请告我。此祝大家健康！ 援。四月十二日。

(五)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往函

四妹如晤：

我今寄你们一本好书，你们一定欢喜看的。此书买了许久，大家都争着看，故此好似旧书一样，实非旧书也。此祝大家健康！ 援。五月十六日。

(六)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往函

四妹如晤：

你们好吗？

潘拙庵先生回粤，曾见过否？他曾来过我处，谈得甚欢。

溥仪自传，有功夫看否？看看可以解闷。解闷就是消遣的意思。你前次作忧虑解，真可笑。

今年听你话，不到别处避暑，安安静静，在寓渡过暑天。身体尚安适，勿念。最近全身闲装相片一张，神情尚似，晒存为幸。祝你们大家平安！

(七) 一九六五年五月，往函

久不用毛笔写字，近日始试为之，因此问四妹好，三妹好，憬熙妹好，姨婆好。

一九六五年五月。援。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

陈振杰^{〔1〕}

（一）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往函

杰姪兄弟姊妹同阅：

你们的父亲、我亲爱的独一无二的弟弟离我们长逝了。我接电忍不住悲痛，当即覆一电祝你们大家平安和睦，免我挂念。想已收到。特再写一函，重祝你们平安和睦！ 援。二月十三日。

〔1〕 陈振杰，援庵之姪，国键长子。

施如英^{〔1〕}

（一）往 函

番薯干早已食完，土鯪鱼尚舍不得食。番薯难得，煮熟晒干，手续麻烦，更难得，谢谢。

听见陈永贞甥孙的消息，真系高兴。这完全是得于母教的。

好儿女不在多，一个就足够开心了。

我因此为施如英甥女贺，并为我大妹安慰。

〔1〕 施如英：援庵甥女，大妹之女。

陈致易^{〔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往函

致易孙阅：

来信收到。你爱劳动是最好不过的事。

祝你健康！ 援。十一月十一日。

〔1〕 陈致易（1940年生）：陈约长子，时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学习。

陈珍汉^{〔1〕}

（一）往 函

珍汉姪台如晤：

七日来信收到。如汇款写陈垣收便得。^{〔2〕} 姪台处理事情真是细致，至佩。有甚么书籍想在京买的，请告知为幸。附上最近相片四张，请晒存。即祝健康！

（二）往 函

珍汉姪台如晤：

七月廿三日来信收到。当初我以为此人是我家子弟，原来不是。此人四十年未见，近日仍然在教会里讨生活，其不甚长进可知，似不与来往为宜。为此琐事，费姪台一番周折，歉甚。专复，即祝健康！

（三）往 函

珍汉贤姪：

某某日由中国银行汇来之款，经已如数收妥。诸费清神，实为感谢。专复，即祝健康！

港中、家中有何新闻，便幸告我。

〔1〕 陈珍汉，约生于一九〇五年，援庵堂姪。时在香港。

〔2〕 款指陈信义药材行新加坡分之收益，九宅均分，为数不多。

(四) 一九六四年五月，来函

今年二月，叻号^{〔1〕}汇返港币二万元，维举公应得 740.74 元。乐素等四人每人应得 370.3，即合 2222.2 元。本应照去年办法汇上，但基弟云：“1962 年 8 月莘姐因伯娘^{〔2〕}病重，在渠处取港币 2000 元，并保证由伯爷名下支取，立字据一纸。可否先扣 2000 元，然后 222.2 元汇上。”莘姐则着姪照顾分派。各持己见，有待大叔定夺。希早复。

〔信稿摘录〕

(五) 一九六四年六月，往函

珍汉贤姪：

六月八日来信并款收到，费神之至。近接你秀婵姊在丹灶圩来信，说你八妹夫妇在湖南的大学教书，你有来往否？他夫妇是何名字？学校又是何名字？你知道否？便幸告知。又你需要何书在京寻找，亦望告知。此复，即祝健康！

(六) 往 函

珍汉贤姪：

一月十八日来信收到，藉知近状安吉，至以为慰。所言寄款事，请按址寄至北京兴华胡同十三号我收便得。此是新改门牌，并非迁居。专此，即祝新年快乐！

(七) 一九六五年二月，往函

珍汉贤姪如晤：

十三日来信收到，港币折人民币 249.58 元亦已照收，勿念。费神之至。专复，并祝健康！

〔1〕 叻号：陈信义药材行在新加坡之分号。

〔2〕 伯娘：援庵原配邓照圆。

陈秀婵^{〔1〕}

（一）一九六四年九月，往函

秀婵姪女：

来信收到。兹寄上五十元，请收用并复。

〔底稿〕

〔1〕 陈秀婵，约生于一八九〇年。援庵堂姪女。此时在江门丹灶圩。

陈智仁^{〔1〕}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往函

智仁孙阅：

十一月十日及十二月十二日来信，均收到。告我杭州市大改革情形甚痛快。来信词句亦清楚可喜。但字太细，老年人看来甚费力。现在《毛选》都特印大字本以便老年人阅读，为何来信的字越写越细呢？此复，即祝你们大小平安！

〔1〕 陈智仁（1937年生）：乐素次子。时在杭州大学工作。

刘慧如^{〔1〕}

(一) 往 函

慧如同志：

本月十日由邮局汇你收百八十元，请转交奶奶一、二、三三个月家用，未见回信，未知收到否，请复校长为幸。^{〔2〕}

(二) 往 函

一、二、三三个月用费，请交奶奶，收到复我。

(三) 往 函

一、二、三三个月家用交奶奶。小苹来信收到，写得甚好。

(四) 一九六四年，往函

兹汇上七、八、九月母亲家用，收到请复。祝大小平安！

〔1〕 刘慧如，援庵第五子容之妻，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

〔2〕 此函由援庵起草，以刘乃和名义发出。

陈垣简谱



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 庚辰）生

十一月十二日（农历十月初十）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

祖父海学，取堂名陈宁远堂，于一八三七年在广州创陈信义药材店，店址在老城晏公街闽漳会馆旧址。

海学九子，三子维举，五子维启。维启别字励耘，有两子四女，长子即垣，次子国键。维举光绪十一年卒，无子，由垣入继。

垣字援庵，族中大名道宗。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 乙酉）六岁

离乡至广州。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 丙戌）七岁

在广州入私塾，启蒙师为冯掖薇。当年读红皮书，八岁读《大学》、《中庸》、《论语》，九岁读《孟子》，十岁读《诗经》，十一岁读《易》，十二岁读《尚书》（以《尚书》难读，故先读《易》）。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十三岁

读《礼记》，有关丧服诸篇不读。

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 癸巳）十四岁

读《左传》，在私塾未读完，在家补读。

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此书读了几遍。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十五岁

广州大疫，学馆解散，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打下学问的初步基础。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十八岁

入京应顺天乡试，因八股文不好，失败。回广东后苦读苦练八股文。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十九岁

开始教蒙馆授徒，仍学八股文。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二十一岁

新会县案第二。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二十二岁

新会县案第一。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三岁

补廪。入开封参加乡试，因改试策论，前功尽弃。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二十四岁

读赵翼《廿二史劄记》。

再入开封。游肇庆、琼州，住香港。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二十五岁

与潘达微等人筹办《时事画报》。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二十六岁

积极参加广州人民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爱国斗争，为广州拒约会负责人之一。

《时事画报》创刊，负责报中文字，以钱罍、谦益等笔名发表借历史题材反清的文章。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二十七岁

因触犯时忌，被迫离开广州，在新会篁庄小学教书。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二十八岁

先任广州振德中学教员，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二十九岁

愤而离开歧视中国师生的博济医学堂，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校，并在该校学习。同时在《医学卫生报》发表文章，宣传近代医药卫生知识及医学史。

阅读历史文献，在方功惠处借读抄本《元典章》。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己酉）三十岁

赴日本访医学史书籍，得见多纪元胤《医籍考》等书。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庚戌）三十一岁

在光华医学校毕业，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细菌学、解剖学等。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辛亥）三十二岁

兼任广州《震旦日报》主编，编《鸡鸣录》副刊。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三十三岁

任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评议员。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三十四岁

当选众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三十六岁

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开始阅读、研究《四库全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三十八岁

因研究宗教史，向英华借阅宗教史书籍。当时英华在香山静宜园主持辅仁社，因访英华，而有首部史学论著《元也里可温考》之作。

十月，随梁士诒赴日本。在日本购缩印藏经，寻得《贞元释教目录》等书。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三十九岁

继续研究基督教史，编成《基督教史目录》。

十月，与叶恭绰等游大同云冈石窟寺，写成第一篇佛教论文《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四十岁

校刊基督教文献及撰写基督教人物传。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四十一岁

六月至八月，在张宗祥等人协助下，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大致摸清了《四库全书》的情况。

发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四十二岁

二月，主持孤儿工读园。九月，创办平民中学。

十二月，署理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总长黄炎培不到职）。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四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阅图书馆所藏敦煌遗经八千卷。

五月，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

研究伊斯兰教史并开始写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四十四岁

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及《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篇。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四十五岁

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以校讎不易，未刊。

完成《敦煌劫馀录》初稿。

十月，冯玉祥驱溥仪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为委员。因会长李煜瀛经常出京，常受托主持工作。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四十六岁

十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为理事，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

《二十史朔闰表》出版。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四十七岁

一月，英华逝世，临终以辅仁大学校务托付，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直至一九五二年。

《中西回史日历》出版。

八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武力接收故宫博物院。与马衡等尽力抵制，为宪兵司令部逮捕。下午获释后，有宪兵二人驻家中监视，直至十二月始撤走。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四十八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下编在《燕京学报》发表。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四十九岁

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

《史讳举例》在《燕京学报》发表。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五十岁

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亲自给一年级同学讲授国文、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评论等基础课。

任北平图书馆委员长。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五十一岁

春，完成《敦煌劫馀录》。

夏，校沈刻《元典章》，校出错误一万二千馀条。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五十二岁

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名誉教授。

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五十四岁

主持《宋会要辑稿》的影印工作。

在师范大学新开“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课程。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五十五岁

《元祕史译音用字考》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第一种刻板印行。

三月，生母周太夫人逝世，回新会奔丧。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五十六岁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五十七岁

撰写有关吴历（渔山）的系列论文。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五十八岁

四月，完成《吴渔山年谱》。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月底，北平为日本侵略军占领。留平主持辅仁校务，教育青年。

下半年，继续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年底完成。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五十九岁

十月，完成《释氏疑年录》。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六十岁

发现《嘉兴藏》，有清初僧人语录二百余种，据以修改《释氏疑年录》十一、十二卷。

自九月至次年十一月，系统阅《嘉兴藏》。

七月，搬家至兴化寺街五号，在此居住至逝世。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六十一岁

三月，完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遭民之民族气节，并首次大量采用僧人语录入史。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六十二岁

一月，写成《清初僧诤记》，借以抨击结队赴日本朝拜、归以为荣的

汉奸。

七月，写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大量采用碑刻资料，表彰金初河北抗节不仕之遗民。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六十三岁

九月，完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中论断多针对时事而发。

以《通典》及《册府元龟》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缺叶。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六十四岁

“史源学实习”课改以全祖望《鲒埼亭集》为教材，目的在“正人心，端士习”。欲为《鲒埼亭集考释》，未果，但作了大量批注，并写了多篇范文。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六十五岁

开始写作《通鉴胡注表微》。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六十六岁

《通鉴胡注表微》写成大部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十篇在《辅仁学志》发表。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六十七岁

十一月在家书中说：“《表微》下册差廿页印毕。新战线尚未辟，将军老矣。”

十二月，《通鉴胡注表微》后十篇在《辅仁学志》发表。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六十八岁

在报刊上发表史源学范文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散篇二十余篇。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六十九岁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十二月，蒋介石派飞机欲接往南京，拒绝南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己丑）七十岁

一月，北平和平解放。

四月二十九日，作《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

一九五〇年（庚寅）七十一岁

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仍任校长。

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

一九五一年（辛卯）七十二岁

夏，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团团长，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历时三个多月。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三岁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十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

一九五三年（癸巳）七十四岁

十一月，因脑血管硬化入院治疗百余天。此后多次住院治疗。

一九五四年（甲午）七十五岁

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又当选第二、第三届代表。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一九五五年（乙未）七十六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一九五八年（戊戌）七十九岁

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后又当选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

一九五九年（己亥）八十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一九六一年（辛丑）八十二岁

开始点校《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

一九六五年（乙巳）八十六岁

十月，写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这是最后一篇著作。

一九六六年（丙午）八十七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

一九七一年（辛亥）九十二岁

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医院逝世。家属遵照遗嘱，将积存稿费四万元全部交作党费，珍藏的四万馀册图书及千馀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珍贵文物现由首都博物馆收藏，图书、手稿及部分文物由国家图书馆收藏。

通信者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n

安若定 919

Bai

白寿彝 741

bao

包赉 723

宝熙 116

bei

北京市道路工程局 806

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秘书处 797

北京市人民政府 790

北京市公安局 405

北平图书馆 626

北平邮政管理局 714

北师大海鸥锻炼队 804

北师大化学系三年级同学 836

北师大患病同学 840

北师大教育系四年级同学 834

北师大历史系二(三)班同学 837

北师大数学系四(二)班同学 835

北师大越南留学生 838

北洋政府国务院 283

bo

伯希和 357

Cai

蔡迪 891

蔡尚思 381

蔡守 562

蔡元培 51

cao

曹聚仁 860

曹仕邦 914

cen

岑仲勉 568

chai

柴德赓 588

chang

常福元 182

常任侠 909

chen

陈彬和 877

陈伯驹 105

陈伯君 742

陈大年 391

陈德芸 705

陈凡 866

陈国键 1093

陈汉章 419

陈均 690

陈乐素 1097
陈珞卿 1179
陈梦家 923
陈明柱 857
陈乃乾 334
陈奇猷 887
陈庆稣 637
陈庆年 62
陈庆佑 73
陈善 1171
陈少白 607
陈述 629
陈叔通 893
陈维镛 1153
陈秀婵 1187
陈祥春 647
陈雪晶 1156
陈寅恪 394
陈裕菁 614
陈约 931
陈珍铭 1158
陈珍汉 1185
陈振杰 1182
陈振先 288
陈智纯 1176
陈智仁 1188
陈致易 1184
chu
储皖峰 638

Dai
戴传贤 627
dang
党支部 927

1202

档案工作编辑委员会 921

deng
邓拓 871
邓之诚 418
ding
丁传靖 421
丁浩川 849
dong
董朴垞 798
董允辉 604

Fan
樊守执 192
范文澜 817
fang
方国瑜 665
方豪 307
feng
冯承钧 652
冯友兰 654
fu
福开森 441
辅仁大学工会 717
傅斯年 407
傅增湘 78
傅种孙 819

Gao
高步瀛 373
高季平 872
高鲁 179
ge
葛砥石 738
葛一之 854

gu

故宫同人 290

顾敦铎 389

顾颉刚 197

顾廷龙 671

guang

广东省人民政府 801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855

广扬杂志编辑部 818

广州美术馆 864

guo

郭沫若 805

郭则沅 642

国良 658

He

何锡麟 833

何章钦 703

贺昌群 444

荷兰学者 862

hou

侯外庐 791

hu

胡炳贺 739

胡鸣盛 188

胡适 201

胡玉缙 275

胡子晋 392

hua

华南农学院 879

huang

黄鸿光 901

黄节 166

黄鹏霄 268

黄现璠 706

黄霄九 459

黄元蔚 43

黄子猷 559

Jian

简经纶 645

Jiang

江瀚 430

蒋天格 682

蒋孝先 406

jiao

教育部 713

jin

金灿然 843

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886

Kai

恺 378

kan

阙铎 58

kang

康生 910

ke

科学出版社 810

柯昌泗 110

柯劭忞 108

Köesfer 613

Lei

雷鸣夏 253

li

黎锦熙 918

黎照寰 922

陈垣来往书信集

李济贤 848
李镜池 688
李铭钧 712
李青萍 799
李小文 898
李宣龚 269
李 桢 563
李应林 701
李煜瀛 242
李振声 677
李正奋 249
李宗侗 287

历史博物馆 852

历史研究编辑部 827

厉鼎焯 668

liang

梁家勉 878

梁 宓 606

梁士诒 28

梁志文 633

liao

廖世功 191

lin

林 钧 917

霖 55

liu

刘秉钧 454

刘道升 710

刘慧如 1189

刘 节 617

刘钧仁 916

刘乃和 908

刘文典 608

刘仙洲 659

柳诒徵 426

柳肇嘉 76

lu

卢 弼 190

卢藉刚 189

鲁实先 681

lun

伦 明 74

luo

罗香林 344

罗 庸 660

罗永昌 1159

Ma

马 衡 285

马 良 37

马其昶 289

马小进 636

马叙伦 737

马裕藻 612

马 准 390

mai

买鸿治 685

meng

蒙文通 873

孟 森 345

miao

缪凤林 226

mo

莫伯骥 431

mou

牟润孙 634

mu

慕元甫 35

Nan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842

nie

聂崇岐 880

Ou

欧阳棠 600

欧阳祖经 912

Pan

潘拙庵 841

Qi

齐燕铭 820

启 功 621

qian

钱稻孙 355

钱经宇 343

qu

瞿宣颖 244

quan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办公厅 809

Ren

人民出版社 881

人民教育出版社 740

人民日报 869

任金柱 882

rong

容 庚 265

容肇祖 297

rui

芮歌尼 718

Shan

单士元 661

shang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865

shao

邵瑞彭 161

邵 章 264

shen

沈兼士 94

沈士远 103

沈尹默 363

sheng

圣心中学 455

shi

施如英 1183

史念海 679

史树青 711

世 仁 377

song

松崎鹤雄 254

su

苏心愉 170

sun

孙殿起 821

孙楷第 437

孙人和 248

孙 壮 271

孙祚民 822

Tai

台静农 401

tan

谭祖任 291

tang

陈垣来往书信集

- 唐长孺 814
tao
陶 湘 72
teng
滕 固 567
tian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926
天津中学教师 722
田 农 605
tong
通 电 27

Wang
汪大燮 380
汪希文 475
汪兆铭 628
汪兆镛 471
汪宗衍 479
汪祖泽 558
王重民 336
王国维 261
王启初 859
王 睿 816
王若璧 42
王世杰 561
王桐龄 456
王 蘧 615
王云五 393
王芸生 863
wai
外文出版社 851
wei
魏建功 348
wen
文学古籍出版社 802
wu
乌荫棠 657
吴承仕 184
吴贯因 423
吴 晗 817
吴其昌 663
吴 淦 653
吴震春 101

Xi
席启昶 247
细井次郎 678
xian
冼玉清 692
xiang
香港友人 716
向 达 791
xie
谢道安 670
谢公惠 896
谢国桢 443
谢树英 632
谢兴尧 666
谢忠梁 788
谢仲墨 831
xin
辛树帜 832
新会旅京同乡 425
新会县政协 907
新会修志会 839
新会修志委员会 446
xiong
熊德基 791

xu

徐鸿宝	470
徐景贤	611
徐世章	104
徐 巽	45
徐用仪	680
徐中舒	823
徐宗泽	350

Yan

颜世清	56
严星甫	641

yang

杨殿珣	826
杨树达	272
杨廷福	888
杨维新	429
杨志玖	875

yao

姚从吾	602
姚大荣	453

ye

叶恭绰	172
-----	-----

yi

易 意	61
佚名一	115
佚名二	800
佚名三	825
佚名四	899
佚名五	913

yin

阴法鲁	884
尹 达	791
尹炎武	117

ying

英 华	29
-----	----

yu

余镛堂	894
余惠刚	812
余嘉锡	365
余穗祥	902
余 逊	885
俞同奎	375

yuan

袁洪铭	743
袁励准	424
袁同礼	619

Zhan

詹宪慈	252
-----	-----

zhang

张伯桢	48
张长弓	674
张纯一	31
张尔田	436
张 怀	900
张立民	897
张庆云	829
张汝翹	47
张书云	649
张舜徽	892
张星烺	230
张旭光	903
张雅琴	924
张 镛	388
张元济	609
张允亮	376
张执一	895

陈垣来往书信集

张宗祥 67
张遵俭 1170
章 焜 422
章士钊 65
zhao
赵俪生 808
赵世暹 883
赵万里 655
赵贞信 691
赵紫宸 876
光 琳 54
zheng
郑秉珊 686
郑鹤声 599
郑明勤 830
郑天挺 715
郑逸梅 858
政协北京市委秘书处 807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委会 786
zhong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824
中国佛教协会 915
中国科学院 815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 828

中华书局 846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874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845
中央研究院 708
zhou
周绍良 803
周叔迦 664
周肇祥 263
周作人 651
zhu
朱杰勤 707
朱启铃 112
朱 谦 920
朱师辙 276
朱文长 643
朱希祖 360
朱永邦 925
朱子勉 850
zhuang
庄蕴宽 342
庄泽宣 702
zu
族 人 1177

图
版



新時仁兄史帶 筆致大老西域記中如印疑為四庫全
書所據之底本今因改一果然誠了寶也書眉簽注人
有祖一望之望蓋當時傳書多一校官名見四庫提要
卷有書內句有墨點其一點者行也三點者葉也四庫書
每半葉一行之字其係寫時計算行款一標識也
篇首方印不名明當為翰林院印進則右書例始篇首
用翰林院印此見於乾隆三十八年骨上論者也卷上第
七葉末作供表以後一段其行最議院用雙字為宋元藏

图一 致廖世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之一，见本书第191页）

本行無善據明藏本增入考也曰本撰要批註未檢校宋
 元明藏本借公理想推定自今一編蘭山句起已無量
 功德句止三百七十字為明人附記一語其館目一疏略也
 日本編印大藏經以宋元明高麗四本互勘特行此五
 百十六字校附卷末已審慎也此為吳氏西華堂刊本四
 庫提要引經乃善凡刊本者是也必如何特行此海
 外乎 君乃於海外後得一善本請其善本行如耶同
 輩致微并假奴語如君以誌誠兼院前陳垣謹啟
 甲子年
 上

图二 致廖世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之二）

20
 $\frac{9}{189}$

20
 $\frac{168}{138}$

20
 $\frac{295}{295}$

11
 $\frac{21}{11}$
 $\frac{22}{271}$
 242

沈若香
 致傅增湘
 稿

大新本(2) 志
 自以冠...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图六 致傅增湘（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见第87页）

元白先生著布蠟燭已運來未暇既之後
 步通出下稽字印後之竹一第二行方陽之
 惟考之：惟當作須。察所先特錄移以正
 乃幸身法印收
 景安



青白玉滿身瑞斑點
 甲邊三孔下邊三孔
 出關中 清秘製

图七 致启功，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见第624页）

圖卷先生方鑒 三秋未會尚不能去訪正歉頌有隆
 者圖於中法古字、勸工信字生工獲付對所等事、欲
 請
 最左右者甚多特請 友李石曾差詣
 尋處晤席為石壽、函介復並祝
 以祝
 蔡元培 為啟
 一月十九日

图一〇 蔡元培来函，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见第51页）

閣下部讀

讀史數文

數無帶文

尋唇讀文

稱讀忙備具習王

收食半偈

收食半偈第二疊

初聲賢文

數語讀法明使文

數語讀法明使文第二疊

數語讀法明使文第三疊

音日言特翻斯讀明上類

元蓋凡識有聲竟本三千之中而譯二十餘道

者一依梵本知有聲竟本三千之中而譯二十餘道

其補者

在倫我博

文廿二拜

免此其中人

音譯也保三

孩唐先生

國作

雪翁撰

图一一 王国维来函，约一九二三年（见第262页）

援菴先生 大著元西
城人華化考一書
甚印本 昨見書坊

有油印者一部 想另
有排印者世何變字
其乞

示知家境 中少象
對世想之 此手向
起后不一 昂節

黃節

图一二 黄节来函，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见第166页）

祝新 弟 呈 上
 月 一 用 彈 者
 古 分 說 傳 話 子
 以 身 傳 身 子

援庵先生：

在车上拙作二篇，乞赐寄稿。

如有不妥，请即示知。玉为盼感。

宋国晖此轶录中，有孟姜女事。

刚晖何人，以轶录何系，何以，检查

多，迄未得知。未识先生知之否？

致请道安。

抱刚谨启

國立北京大學用箋

十一月二十三日

图一三 顾颉刚来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见第197页）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字 號 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援菴先生著席奉謹

惠示並承

賜書感激之至 史津例 二書

再讀一遍 宜佩其文簡理富

謹展 持絕 此非 困者 口語地在 不亦

可及也 謝 而陳者多 五六日

內趨前 請教 專牛 為 了

善上 不 必 十 涉 之 台 十 日

所址北平北海

電報掛號 華文二九八零 (歷)
Philologie

图一四 傅斯年来函，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见第410页）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用 箋

接獲先正 道學去未下也
 泰昌金年己未君之語記極神此另想甚
 粵人中國時未想自有南界江州止身是字
 更不編卷何似試矣 宜 正作群云為論後
 可清後呈
 心所滿疏 池不也之者速也 句外身度如中
 者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十七日

图一五 陈寅恪来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见第398页）



援菴先生：

今天收到 先生送我的全谢山筆臨影片兩張，十分
 感谢，已寄给中研院王崇武君，託他去比鄰國子圖書館
 收藏。非山序校本亦经注了。

辅大的講演，已托讓之兄轉達 先生，俟稍一安公
 即来補講。胡注表微的公序，稍缓也即试作，但恐不
 够副 尊之意耳。

如蒙一复，甚感，敬祝
 大安

胡適 敬上

廿六，三，廿五

图一六 胡适来函，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见第219页）

有如是年輕而能開舖立業者，故斷定非百辛，而區九十
辛始為事實云云。餘容後稟，專此即請

金安

先約謹稟

六月廿六日

海亭公于於嘉慶辛未，西二二辛，於光緒丙寅，西下七八
九月，於光緒丁丑，西下七七。海亭公卒時，九月才二歲，亦

三歲，後下向，水公更正，傳說不足據，亦如左者。

聞張姓道光廿七丁未，即己午，為水十，聞張姓道光十七丁
酉，即己午，為一五，亦如左，謹此為誌，查得公告我。

图二〇 家书（与陈约），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批复（见第1001页）

史道叔中為識語去張蒼傳「年老年去為六
 之成句。而「存身加」謂「有年」也。以史道
 亦有然歟。為如「年去」中「去」字。每句「句」
 字。則「精而」之。蓋必在「中」。年去句「年」了
 首。吃著為執筆。高有「信」以執筆二字。為變。壁
 如向「信」未原。曰「年合飯未嘗」。以不「先」執筆
 云。必「中」何異。幸得。及「思」也。半矣。廿七年七月十日

图二一 家书（与陈约），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复信（见第1061页）

自
來
信

一九五二年起

○二月廿六日付信于世周十一至
四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五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七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八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九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三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四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五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六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七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八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九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十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九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五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九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四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五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九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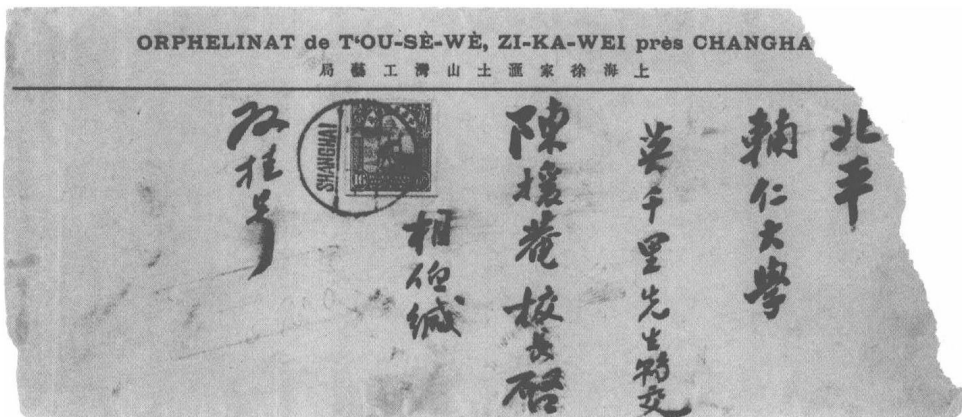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收信十一至

图二三 汪宗衍来往信登记表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年 (参第504-525页)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ZI-KA-WEI près CHANGHA

局藝工灣山士匯家徐海上



图二四 马良来函信封，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参第38页）